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四五・經部・春秋類

春秋屬辭辨例編六十卷首二卷(卷一至卷三十)

〔清〕張應昌撰

2683/05



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  
同治十二年江蘇書局刻本影印原  
書版框高一九六毫米寬二八一毫米

# 春秋屬辭辨例編

一

〔清〕張應昌撰



# 春秋屬辭辨例編

同治癸酉二月  
江蘇書局刊版



時  
三  
年  
四  
月

春秋屬辭辨例編

奏章

詹事府詹事 臣夏同善三品銜通政使司副使

臣朱智三品銜鴻臚寺少卿 臣許庚身跪

奏爲繕進在籍中書解經之書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爲學莫先於研經而著書尤貴乎析義

臣等籍隸杭州稔知同鄉前任內閣中書張應

昌所著春秋屬辭辨例編八十卷積數十年之

精力而成其書頗爲賅洽夫春秋大旨曰事曰

文曰義而欲明其義必先明其事明其文記曰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聖經書法在聯屬其辭排

比其事而義自見故先儒沈葉春秋比事趙汴

春秋屬辭毛奇齡春秋屬辭比事記等書皆以

屬比明筆削之義至於其文有不可盡拘於例

者自左氏始作五十凡公羊穀梁更加日月之

例於是何范以後諸儒相率以例解經而推闡

愈密苛細繳繞轉多窒礙是屬辭辨例二者所

以類其事顯其文而因以著其義也該中書本



此意以纂輯由漢唐迄

國朝諸儒訓釋春秋者採摭畧備其子史文集中  
涉及春秋者亦廣爲甄錄計得四百餘家搜羅  
既富采擇尤精信爲說春秋者之淵藪該中書  
係四品封典嘉慶庚午科舉人今年八十一歲  
耄年勤學實事求是洵足矜式膠庠臣等見其  
苦心哀輯謹代繕呈進以備

採擇伏查康熙年間胡渭進所著禹貢錐指乾隆

年間顧棟高進所著春秋大事表均蒙

聖祖仁皇帝

高宗純皇帝嘉予採納搜入

四庫今張應昌所著春秋屬辭辨例尙爲說經之

書倘蒙

皇上典學之餘

俯賜乙覽則儒生稽古之榮當與胡渭顧棟高並傳  
於藝苑矣謹裝爲八函計四十八本恭摺隨同

上進伏乞

聖鑒謹

奏



南書房片 奏奉

發下詹事臣夏同善等代進浙江舉人前內閣中

書張應昌所著春秋屬辭辨例編八十卷臣等

悉心閱看其意以春秋屬辭比事不必立例而

義自見屬辭可賅比事因采成說爲書謹按屬

辭比事語在經解固是讀春秋定法至舍傳從

經掃空舊例始自啖助趙匡宋元以來多爲此

學是書原本宋儒兼及眾說間附按語亦頗詳

慎計搜羅四百餘家之多研求數十餘年之久

用力可謂精勤洵足爲耆年好學者矣謹

奏

序

春秋爲千古史家之祖而史書於例最嚴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孔仲達云春秋聚合會同之辭是屬辭比次褒貶之事是比事長樂劉氏以爲古者編年之史皆曰春秋仲尼未作已列爲經春秋之法貴實其實以誅暴亂也石林葉氏又云春秋言約而意隱屬辭比事使美不過實貶不損美綜是諸說蓋聖人以褒善貶惡之權隱寓於載筆記事之間至其事之無關勸戒者則仍史書之舊文故略者因之疑者闕之初非隨事而概設其褒貶也善乎杜征南之言曰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烏虜盡之矣乃自後人推求之甚涉於拘泥拘泥之甚流於附會附會之甚入於穿鑿於是書月書日書名書字之類其無褒貶存焉者亦謂褒貶分焉

春秋屬辭辨例編

吳序

而矯其弊者則又奔經而從傳夫傳之辭多浮誇失實未可盡信苟不自持卓識而依違曲徇則從經誤從傳亦誤也錢唐張仲甫舍人殿門里居研經好古尤嗜春秋之學病說經者之支離也徧取三傳以下及國朝說春秋之書讀之積三十餘年之力彙四百餘家之言輯爲春秋屬辭辨例編六十卷條分件繫綱舉目張其說博而不蕪其體詳而有法破其褒貶穿鑿之例折衷而歸於一是庶幾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而爲讀春秋者之淵海乎昔唐李鼎祚撰易集解采子夏以下三十五家宋衛湜撰禮集說采漢唐以來一百四十四家先儒著述今不存者賴是以存其匡略則網羅舊聞儒者之事也仲甫其猶此志也夫

咸豐二年壬子秋九月既望吳縣吳鍾駿序



序

春秋魯史也孔子修之史而經也春秋天子之事者明天子之義也非孔子以天子自居也筆削之義孔子自言之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魁柄下移篡弒爭奪祿去公室三桓式微故成春秋而亂賊懼所謂義者如是而已左氏傳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或謂凡者卽言例之始不知乃魯史之例非孔子獨創之例經不離乎史也如謂左氏史學公穀經學孔子因史以成經後人能舍史以言例哉後人好以例言春秋泥一字褒貶之說以字字皆有例其說愈煩而愈謬趙郡蘇和仲云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者是也然或曰不修春秋可以例推之而得修之之義是大不然公羊引不修春秋兩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以是爲筆削眞實餅家言隋志所載賈逵朱墨列穎容釋例鄭衆條例方範經

春秋屬辭辨例編 朱序

例吳畧說例劉寔條例刁氏例序何休謚例范甯傳例及例義例苑今皆不傳惟杜元凱釋例存尚不失傳旨嗣是舍傳言經陸伯冲纂例劉原父說例崔子方本例張大亨例宗標異爭新各樹一幟自是以後紛紛言例始謂左氏不及公穀之密繼謂公穀不及已說之精例有未通則改三傳以求春秋例仍有未通則又改春秋以就已說甚至僞撰事實誣譏古人以慘刻之論設羅織之條不僅如商鞅之棄灰於道有刑步過六尺有誅也是何心哉例之爲害於春秋大矣自孫明復後繼以胡文定正例之外又生變例而春秋幾亡幸逢國朝經學昌明一洗前明合題之陋斥胡傳不用兼立三傳於是名儒蔚起亭林補正征南半農尋源董相有顧氏震滄之表而事始詳有張氏彝歎之辨而義始正此外各家皆徵實立論一切妄作聰明臆說褒貶者辭而闕之廓如也錢唐張君仲甫以名孝廉官中翰不

春秋屬辭辨例編 朱序

赴職著書不倦尤銳意於春秋其初倣沈文伯趙東山傅士凱之體爲屬辭一書分別部居多前人所未發既而見開愈廣論說愈詳採摭研索愈不已稿五六易而未定也仲甫厭俗余抗塵走俗者也迺不鄙余每晤談輒終日娓娓室中堆几塞案皆春秋稿本欣然不足余謂之曰前人之說君既論定之矣君之說應成焉以俟後人之論定可乎仲甫瞋之閉戶益勤余執掌於原鄉舟山海昌之間時時以書問君索觀春秋蓋君之治春秋者三十餘年余之見君治春秋而增損之者亦幾十餘年矣今年已酉夏君以書至嘉禾而始知君之春秋有定本也首載凡例已揭其要大抵以屬辭該比事據辭之同異斷義之是非由是以求筆削之旨不求新不立異不架虛以肆詭不迂曲以求通舉前人所謂一字之褒一字之貶斤斤乎以例繩之者糾而正之是豈好辯哉君又云此書成不願他人序而獨爲知者

三

春秋屬辭辨例編

道通屬序於余將謂余知春秋邪余非敢知春秋也知仲甫而已知仲甫之治春秋而已金陵朱緒曾述之序



序

國初俞右吉先生云傳經之失不在於淺而在於深春秋爲甚誠哉是言也說經家之有門戶亦惟春秋爲甚論甘者忌辛是丹者非素春秋三傳之異同去古日遠流說愈紛攻擊者愈辨而愈失聖人筆削之旨卽名爲棄傳從經仍不於經中求其旨而但以例爲說穿鑿附會其弊更不可勝言余友張仲甫積三十餘年之心力專治是經集漢唐以來諸儒說是經之書及五百種取程子之說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成春秋屬辭辨例編一書爲卷六十其論說分門合類以隸之別爲卷首兩卷上卷列春秋總義下卷列三傳諸家得失其書通編以事義類聚皆屬辭比事教也大旨所在厥善有三一曰正而純說春秋者固多未得聖人之旨而不從褒貶爲說且能平三傳得失者片言隻語未嘗不出於正觀其全書瑕瑜不掩往往偏者多而純者少仲甫是編有杜元凱之周密而無曲從左氏之偏有陸伯冲之精核而無陰主公穀之偏有孫明復之簡易而無斷制深刻之偏有劉原父之深邃而無改竄字句之偏有葉少蘊之博洽而無支離放縱之偏又如沈文伯之議論平允程伯剛之敘述典瞻趙子常之攷證貫穿仲甫更兼而有之而無拘牽煩碎之偏其於褒貶之說凡以書名書人爲褒貶與以一字褒貶論時人論列國者一掃而空至胡氏以爲王朝大夫列國命大夫附庸之君諸侯之兄弟例書字而書名者皆貶杜氏以爲伯仲叔季皆字書字爲褒而書名者亦爲貶仲甫則取近儒方望溪之說謂春秋無書字之法引祿父考父行父以證邾儀父之爲名引子糾子儀子威以證王人子突之爲名引蕭叔祭仲以證紀季蔡季許叔之亦非字舊說據仲子不書葬葬不稱夫人小君又別立官不附于姑以爲春秋之初不借其

春秋屬辭辨例編 羅序

四

往偏者多而純者少仲甫是編有杜元凱之周密而無曲從左氏之偏有陸伯冲之精核而無陰主公穀之偏有孫明復之簡易而無斷制深刻之偏有劉原父之深邃而無改竄字句之偏有葉少蘊之博洽而無支離放縱之偏又如沈文伯之議論平允程伯剛之敘述典瞻趙子常之攷證貫穿仲甫更兼而有之而無拘牽煩碎之偏其於褒貶之說凡以書名書人爲褒貶與以一字褒貶論時人論列國者一掃而空至胡氏以爲王朝大夫列國命大夫附庸之君諸侯之兄弟例書字而書名者皆貶杜氏以爲伯仲叔季皆字書字爲褒而書名者亦爲貶仲甫則取近儒方望溪之說謂春秋無書字之法引祿父考父行父以證邾儀父之爲名引子糾子儀子威以證王人子突之爲名引蕭叔祭仲以證紀季蔡季許叔之亦非字舊說據仲子不書葬葬不稱夫人小君又別立官不附于姑以爲春秋之初不借其

春秋屬辭辨例編 序

後變禮故謹誌之仲甫則取前儒謝以正及近儒毛西河徐庭垣牛

空山之說引帝嚳四妃唐虞三代各崇其生母以證春秋母以子貴之義春秋所書妾母成風敬嬴定之以之薨葬其時皆無嫡在尊其所生乃禮之宜非紀禮之變也仲子葬葬本在春秋前非經不書也別宮不附乃桓未爲君隱不得追崇之也舊說書同盟曰服與曰同欲曰惡其反覆而書同辨之者謂同盟是盟名爾仲甫則取前儒吳草廬及近儒張蔡歎之說以爲不能主盟則稱同盟舊說禘以爲祀其祖所自出禘祫爲二仲甫則取前儒黃若晦王梅溪及近儒顧復初孔衆仲諸家之說謂止一祫祭辨趙伯循祀所自出之說爲誣類此者皆其說之無不純者也一曰詳而核近人說春秋之書分門隸事有爲志者有爲類考者有爲大事表者有爲屬辭比事記者王氏書未成顧氏書最精確確仲甫是編主於發明書法不沾沾於討論故實

春秋屬辭辨例編 羅序

五

故土地氏族官制兵制田賦昏祭諸門不見於經者不備載實足與顧氏書相輔而行而是編尤爲習春秋者所不可及其書法先月日次王迹霸國尊周攘楚爭盟交兵朝聘會盟戰伐以及書爵書王臣書世卿書世子公子大夫書人書名氏不書名氏書出奔書叛書立書納書入書弑書殺書執之類與夫大夫專國魯僭禮樂祭祀昏喪田賦軍狩卽位告朔告糴肆眚宮室城築土田取與災異地名四裔諸門又若譏始舉重示人自責功過不掩辭同 異書事在此而示義在彼常事不書非常則書告則書或不由赴告 書簡辭繁辭諱辭於不書處見義各種書法至於書初書遂書猶書以書乃書而書弗書不等類字法靡不一一剖析復彙爲比事屬辭書法一門分爲四類一總挈全經比屬之義一屢書不一書比屬之義一前後一事或事異義同比屬之義一前後二事或事同義異比屬之義蓋辭不

五



屬而事可比者亦枚舉而網列之而以闕文誤文終焉可謂詳而核者矣一日博而精呂居仁集解采擇頗精所集取僅九家高抑崇集注雖采諸家又不標舉姓氏惟程積齋本義采三傳以下一百七十六家原書多佚古說賴存仲甫是編采摭增繁折衷求是依據先儒爲之疏通證明悉舉其姓名而不掠美每門各條以義類爲次義異者則並列之其諸家說同者或取其詳而明或取其簡而當擇善是從無所拘泥有前說相沿已久後說推闡益精則援引前說以後說別發明之亦有案難定斷理或並通則兼采數說並標二義以俟論定者其古書今佚原書未見者注明轉引之書皆仿前人例也既博且精洵春秋家集大成之書豈一知半見者所可同日而語也歟仲甫潛心研究稿數易猶不肯自是荒陋如余尚承下問時時與商推今創刪將蕆工又辱問序于余是編大旨具凡例中余第撮其梗概

春秋屬辭辨例編 羅序

六

爲讀是編者作嚆矢云咸豐五年秋七月既望同里羅以智拜序

春秋屬辭辨例編凡例

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聖經書法必聯屬其辭排比其事而乃明是以先儒沈氏文伯有春秋比事趙氏東山有春秋屬辭 國朝毛氏西河有屬辭比事記方氏望溪有比事目錄他如曰統紀曰提綱曰通論曰大事表等編皆以屬比顯筆削之旨也言屬辭則比事該之矣若夫以例說春秋拘泥穿鑿其害至不可勝言夫史固有所謂史例者乃策書之大體簡牘之恒辭於聖經筆削無涉也如事成於日者書曰事成於月者書月事成於時者書時此以日月紀事之史例當如是也如戰書及以別主客會書殊會以別先後等差或本爲兩事則再書其人或承上省文不再書爵族或會盟隔日則再書其地或先行會禮則先書會而後書伐救侵盟或以伐之日戰或有不與戰者則伐戰並書兩舉其詞並告

春秋屬辭辨例編 凡例

二

其事則伐取伐入伐圍並書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朝則書朝來則書來侵則書侵伐則書伐弑則書弑卒則書卒行即位之禮書即位不行即位之禮不書即位公及盟及伐則書公非公身親之則不書公會葬葬某公不書葬不書葬某公若斯之類不可枚舉此或據來告而書或據魯事而書之史例本當如是也其事各不同其告辭書法各不同是以其文不能同又况簡編脫略傳授闕誤舊史所無者孔子不能益經成以後脫誤者又學者所當闕疑也而先儒傳說乃字字鑿生議論以例說聖人之筆削甚至於謂聖人改正朔貶天王誅賞諸侯黜陟列國誣聖已甚而卒於全經不可通歷代諸儒辨之詳矣今彙輯辨說於卷首分隸辨說於各門蓋善言春秋者莫過於孟子其事其文其義數語惟屬辭而其事著其義亦著焉惟辨例而其文顯其義亦顯焉夫經



文中固兼有舊史之文筆創之文但聖筆可以斷定者如書天王狩于河陽書會于稷以成宋亂書盟于薄釋宋公會于澶淵宋災故程子所謂大義炳如日星者是也其餘則洵如朱子之言曰孔子據他事實寫見得當時事如此今硬說那箇字是孔子文那箇字是舊史文如何驗得又曰某都不敢信諸家解除非是孔子還魂親說出誠哉是言也惟屬其辭比其事破其衷貶穿鑿之例而孔子所云竊取其義者自見焉蒙幼讀是經志於是既壯而老乃始徧閱三傳以下至於國朝諸家之書積三十年之久編輯略就惟愧無學殖窺天以管又夙嬰心疾記事無珠踏駁繁蕪知所不免願當世碩儒糾繩誨正之

程子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最爲片言居要棄經從傳春秋之義固支離盡束三傳獨抱遺經春秋之事又何所徵實

春秋屬辭辨例編 凡例

要之以經爲主傳之可從者則取傳以證經傳之不可信者勿舍

經而從傳此諸家著述所以有辨傳之名陸伯冲葉石林程積齋朱西亭王石庄諸家

釋經之目高雨也三傳舛謬不少辨見各門按三傳謬處指更輯不勝屈不備采

總論諸傳得失之說載於卷首

事據左氏其述諸國之紀載傳聞辭氣浮夸雖未可盡信然苟無悖

戾於經者仍錄之以舍此別無考索也若其謬誤者則前儒辨證

具在亦不容不剖析諸家有盡取傳說者以爲全不可信然則別

有可徵信者邪

唐宋元明諸家辨正先儒舊說者多矣而經學昌明至國朝爲盛

第說春秋之書最夥即流傳者亦不能盡見是編就所見者采擇

漢唐以來羣儒之說得經義者隨見備采近儒亦采數十家其中

如顧氏亭林毛氏西河徐氏庭垣焦氏廣期方氏望溪張氏彝歎

萬氏充宗惠氏牛農顧氏復初焦氏禮堂葉氏書山顧氏星五高氏雨農郝氏蘭皋皆極精覈而高渚張氏桐城方氏錫山顧氏光澤高氏棲霞郝氏之論說尤掃盡雲翳炳見日星至是而聖經簡易明白之旨乃大顯故采取爲多此數家亦有此失彼得者互衡而衷於是庶幾擇善而從之義然猶恐未盡當也且孤陋寡識所見又隘匡其不逮以俟博學君子

程子之說胡傳主之而更失於過求深曲穿鑿後儒辨正其失詳矣不如朱子之說明白簡易而大義朗然此張氏彝歎所以有宗朱辨義之作也

是編門類有本趙氏子常屬辭而去其煩碎拘牽有本顧氏復初大事表而益以羣言衆說非敢勦襲損益前人以聖經本正大平易綜厥大旨而繁例可刪衆說資補證發明舊以羣言而事義彌著

春秋屬辭辨例編 凡例

也

欽定傳說彙纂於胡傳多駁正采衆說爲詳駭

日講解義

御纂直解更刊除一切褒貶穿鑿苛細繳繞之說而大義昭然三書義

精理博實開我朝經學之盛敬謹恭引

孔子論禮樂征伐自諸侯大夫出一章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朱

子註論語曰尊周室攘夷狄皆是春秋一經綱領宗旨蓋春秋爲

君弱臣強而作諸侯專會盟侵伐則王室卑王命息大夫專會盟

侵伐則據其國弑其君諸侯僭則大夫強大夫強則陪臣脅春秋

開卷見諸侯之專制終卷見陪臣之執命至於大夫則文公以前

列國卿大夫皆稱人大夫未張也文公以後列國專政之卿以名

氏見大夫張也而不稱政之大夫仍稱人此義呂朴卿唐荆川發



之近儒張氏方氏顧氏高氏更暢其說而凡以書名書人爲褒貶之說一掃而空矣春秋又爲尊王重霸而作桓文功烈雖卑孔門不道其事然當亂世猶賴二霸得以王室尊而夷狄卻兵爭息而中夏安此夫子所以有一匡天下之譽也但觀霸主未興之前如何霸圖方盛之際如何霸業既衰之後如何則二百四十年之大旨自見此義諸說詳於齊晉爭盟門而人以一字褒貶論桓文者一掃而空矣春秋又爲尊中國抑外夷而作如戰書及則以晉及楚不以楚及晉會葬諸侯則吳楚之君不書吳楚爭盟必書窺中夏必書先舉號次書人次書爵以著外夷之漸強書楚晉爭盟吳晉爭盟書吳楚交兵吳越交兵以著中夏之日衰此義諸說備見各門而凡以一字褒貶論吳楚者一掃而空矣此皆大旨所在有千百年論定之案而後之好學深思之士以爲不然獨排衆論反

春秋屬辭辨例編

凡例

四

覆辨明確不可易則雖舊說相沿已久勢難削替不得不擇而從也如魯之禘祫先儒皆以禘祫爲二以禘爲祀其祖所自出顧氏復初獨取杜注以爲止一禘祭並極辨祀所自出之說爲誣漢據聖人之經力闢漢儒之僞實爲發前人所未發又如胡文定謂王朝大夫例書字列國命大夫例書字附庸之君例書字諸侯之兄弟例書字而書名者皆貶杜元凱謂伯仲叔季皆字書字爲褒而書名者亦爲貶諸儒皆沿其說方望溪獨云春秋無書字之法引祿父考父行父以證邾儀父之爲名引子糾子儀子臧以證王子突之爲名引蕭叔祭仲以證紀季蔡季許叔之亦非字又曰凡書伯仲皆行次也叔胥宋子哀皆名也斬盡葛藤顧氏大事表取之又如志妾母僭嫡變禮之說先儒據仲子不書薨葬不稱夫人小君又別立宮不耐于姑以爲春秋之初不僭其後變禮故謹志

春秋屬辭辨例編

凡例

五

之惟謝氏混本公羊母以子貴之義謂子爲君禮宜尊所生又爲之辨析曰妾母雖貴嫡母在上則位有等降嫡母在以妾母事之嫡母歿以夫人事之所論甚得準情制禮之正近儒毛西河牛空山亦持此論以折舊說而徐氏庭垣引據帝學四妃唐虞三代各尊崇其生母以證春秋母以子貴之義尤見古禮歷代行之非始行於春秋而春秋所書妾母成風敬嬴定姒之薨葬其時皆無嫡在則尊其所生乃禮之宜非記禮之變也得禮而書之者不書妾母之薨葬則不辨其有嫡母兼有妾母也若仲子薨葬本在春秋前左氏云子非經不書也別宮不耐乃桓一爲君隱不得追崇之也則以仲子比擬後之異稱者謂春秋之初不僭特著後來之僭以垂戒說本未協也又如書同盟舊說曰服異曰同欲曰惡其反覆而書同顧氏復初從劉原父黃若晦以爲同是盟名張氏舜歎從吳草廬以爲不能主盟則稱同盟極合時勢事情類此者未能盡舉

地理人物前人自有成書是編上地氏族門惟就經所書者攷證兵制狩禮田賦昏祭等門亦然見於傳者不備載專爲經文輯解也逐事分門合類可以互證參觀顯其義也每門將通說總義列于前更可瞭然  
經文如書假書得書乞書畀書歸書來歸書逃書獲書次書至書初書猶書乃書而書弗書不書以書與及暨之類逐字分門不避瑣屑之誚者史法經筆皆有義在也  
通編以事義類聚皆屬辭比事敘也後更彙爲比事一門不避複疊者以各類詞繁提其要乃顯且有辭不屬而事可比者又有備具首尾而義見者枚舉而網列之益見文萬旨千之無盡也此門分



四類有總掣全經比屬之義有前後一事或事異義同比屬之義有前後二事或事同義異比屬之義有屢書不一書比屬之義史文經義又有各種書法如簡辭繁辭諱辭及辭同義異譏始舉重告則書不告則不書又有不由赴告而書者常事不書書者各有其故又或示人自責或功過不相掩或書事在此而示義在彼或於不書之處見義此類書法因所見論說而采之另立為一門舉隅以示未能備載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多聞闕疑春秋有舊史闕誤有修成以後闕誤凡穿鑿例說皆不闕疑之故也以闕誤終焉亦志聖人之志也有脫文有誤文有義文以闕誤槩之

各門駁辨舊說有止采辨說而不詳載舊說者有詳列舊說而載駁辨於後者隨筆輯錄未能盡一

春秋屬辭辨例編 凡例

各條下采數家之說多以義類為次不盡以時代先後為次其義思者另行別之

諸家未葺二家說同則取前說前略後詳前晦後明或前繁蔓而後簡當則取後說其或大段甚當而一二句害理者可刪改則刪改前人亦有此式其或兼采數說蓋兼取而義始備也或未能斷定而姑並存也

先儒傳說有兩說並有理者彙纂往往兩存之顧氏大事表凡例亦云先儒舊說經後人推勘而益精然前說相沿已久不容遽革仍以前說為據而另發明後說俾學者知讀書當另出手眼而亦不至輕蔑前人云云斟酌兩得今亦從之

說春秋家古書今佚者或今存而非完本者引前儒采輯之本有數家並采從其在前者如張元德集傳集註呂居仁集解程積齋本

義三傳辨疑汪德輔胡傳纂疏采輯諸家遺說至今幸存而在氏所采尤富明胡廣等大全實全勦汪書今引據汪氏原書惟定公後數年今佚引大全補之程子之傳今無完書見於張氏汪氏所采者較伊川經說遺書增倍又如唐人盧氏全陳氏岳經說罕傳汪書所引猶見梗概陳說並多見於積齋采錄竹垞經義考宋章俊卿山堂考索所載陳說二十七條以為斷珪雲璧殆未攷及此兩編也又如陸氏淳說有為今刻纂例辨疑微旨所無而見於汪書者如昭三十年公又如今本項氏父世家說從永樂大典輯出其見於諸家所引者多今本所無類此者見於今本註今本見於他書所引註所見書名以便查考

采他書以成書者其原書今存仍註原書如魏華父春秋要義所采即孔疏鄭荊鄉經釋所采有原書者是也然亦有未見原書未攷

春秋屬辭辨例編 凡例

其實仍以所見他處援引註明者

各門各條所註書名若但書某氏或舉其字均嫌不顯檢前人采輯之例亦有舉其名者倣之以便閱者瞭如非敢唐突先儒也亦有易曉從略者如杜注孔疏之類又有數家合參並載其書名者或並見彙纂內合注彙纂所引者以省繁瑣而便查檢

蒙淺學無獨見但采輯前言而不敢妄抒臆說是以謂之愚按折衷各說亦皆依據前人為之疏述證明若云蠡測能參則吾豈敢

原編六十卷刊成於咸豐乙卯遭亂板毀書亦僅有存者京曹諸公別繕進

呈釐為八十卷卷較勻稱今繕本未見故仍就原編覆板且省寫工也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類

一〇

宮詹夏同善通政朱智鴻臚許庚身以應昌春秋屬辭辨例  
編繕本

進呈蒙

恩嘉獎留覽感

恩恭紀

閉帷仰屋手麟編膏晷孜孜四十年六籍無涯驚望歎一經  
有癖偶鑽研前儒名論昭雲漢秘閣羣書采玉田都道集成  
宏義府敢參臆說管窺天西湖文淵閣四庫全書春秋類及其餘經史子集備采  
一編老去幸鈔成其事其文取義明故友嗜痴登薦廣侍臣  
采菲說耆英石渠芸閣欣蒐錄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 恭紀詩

乙夜藜光仰

鑒評何福薨言蒙

聖擇

玉音寵受倍心驚

何時重付棗梨傳欣與儒林義共詮避厄劫餘留舊稿求書  
南部舊新編差同衛李存遺佚敢比顧胡精注箋吳侍郎鍾稟集數百家之說羣籍賴此以存此諸李鼎祚之易集解衛湜之禮記集說猶爲優于倫也若京曹諸公奏牘中援顧氏春秋胡氏禹貢爲比張編修之洞與人書稱許以舊學全荒爲可繼顧氏大事表者惟此編則淺學何能瞻跂嗟日暮流傳商榷賴羣賢

臣張應昌恭紀

春秋一編原刻燬失重刊不易吳中張子青中丞發交書局  
代梓感德敬賦

仰承

宸覽惠儒林不惜傾簾百鎰金拾燼俾償千載願焚膏深恤卅年  
心一經陋我窺蠡管羣籍於斯采貝琛開書四庫論春秋者采焚畧備  
此研磨公海內棗梨功德玉堂森  
冊府東南化劫灰補亡津逮西山開徵文考獻三江萃連屋  
堆牀萬手裁東南五省各設官局刊補亡書  
聖擇芻言資討論材逢大匠篤栽培感恩深爲明經幸不爲一生  
辛苦來 應昌續稟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 恭紀詩



春秋屬辭辨例編總目

辨例各條詳列每門子目

卷首上 春秋總義

卷首下 三傳諸家得失

卷一 春秋以周正紀事 嗣君踰年即位書元年 即位朝正書

王正月 歲首書王繫月 歲首紀事書時不書月者不書王首

事書時下有二月三月者亦不書王 一時無事書首月不書者

闕文 隱十年不書正月 定元年不書正月 事之繫日者書

晦朔 剛日柔日 上辛季辛 書閏月 書日書夜總論 書

日中日下月 書夜夜中 一月兩事不得其日書是月 會盟

書日在諸侯之下所以別會與盟之異日 先會後戰先伐後八

則亦異日 伐戰同日 以卒日繫事上著其爲一事 不以時

告者即告時書之辨 日月誤文 有日無月 日月喪貶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總目

卷二 書天王 書京師王城成周王室王所 書錫命 尊王書

法 書王室之亂 春秋王迹 周魯交際

卷三 伯主懷楚事總論 春秋霸圖總論 附春秋加 宋襄秦穆

楚莊非伯論 齊楚爭盟交兵 齊桓公總論 宋楚爭盟交兵 宋襄

卷四 晉楚爭盟交兵 晉文公總論 晉襄公總論 晉成公總論 晉景公總論

晉厲公總論 晉悼公總論 晉平公總論 晉昭公總論 晉懷公總論

卷五 晉楚爭盟交兵 晉悼公總論 晉平公總論 晉昭公總論 晉懷公總論

卷六 吳晉爭盟 齊景公總論

卷七 書朝王如京師 諸侯相朝聘總論 書諸侯來朝 來聘

總論 書王使聘魯 書列國來聘 王臣但書來 夷狄書來

外臣但書來 王臣以事來者書其事 諸侯以事來者書其

事 外臣以事來者書其事 王臣不書使 外大夫小書使

卷八 君大夫適外書如總論 公外朝奔喪送葬書如 內大夫

書如 公外如非朝則直書其事 內大夫外如非聘則直書其

事 內大夫以事出不書如 書外諸侯相如 書公至不書公

至 內大夫被執得歸書至不書至 君大夫外如在道而復

君大夫反國書還

卷九 會盟總論 內特會參會特盟參盟 外特會參會特盟參

盟 中國夷狄特參會盟 同盟 殊會殊盟 來盟泄盟 聘

而遂盟 朝而遂盟 書遇 書晉命 書享禮

卷十 大夫主會盟征伐總論 內大夫會盟諸侯 公會盟外大

夫 內大夫會盟外大夫 伯國大夫主會盟

卷十一 內盟書及書會 書公會之下盟又書公及 會而後盟

者盟書及 盟于師書及書如師 內盟不目其人而書及 會

春秋屬辭辨例編總目

外盟不書公與大夫 內大夫出使非卿皆不書其人 外盟夷

狄會其師書及 會盟征伐首王臣 魯王世子不同盟 王臣

與盟不與盟 列國世子朝聘會盟征伐 內卿並使並將並會

並盟 內卿從公出不書有故則書之 外臣奉命之事常書人

變例則書君

卷十二 主會首書 主兵首書 春秋之初諸侯序爵不以主會

主兵首書 大夫主會主兵有諸侯在會序諸侯之下 序諸侯

伯主意爲升降 前目後凡 一事再序列國不再序列國 兩

事再書某人 大夫一事再見卒名不氏 君行二事再書君

大夫以二事出再見名 書曰諸侯 會王臣盟無王臣書曰諸

侯 諸侯書曰諸侯 書曰諸侯之大夫 公及外大夫盟書

曰大夫不名



卷十三 會盟變文著事實 會盟書所爲用兵書所事 書會盟

如會 會公來會公 書曰公會諸侯盟 書會于某而後伐救

侵盟 曰弗遇曰不與盟曰不見公曰弗及盟曰乞盟曰逃歸不

盟曰未見諸侯 不書所會 會盟同地再書 會盟同地不再

書 盟不地 戰不地 會盟以國地者國主與盟兵以國地者

其國亦與戰 與會不書 與兵不書 王臣與會與兵不書

內外會盟不書

卷十四 征伐總論 外兵君將書君大夫將書師師書將書師書

人 征伐在諸侯則君將稱君大夫將稱人用衆稱師在大夫則

專兵之卿書名氏非卿稱人用衆稱師 承上略辭書師 君將

大夫將書師 書師通稱

卷十五 書王師 以諸侯之師不曰以而曰從 不言會及不

春秋屬辭辨例編 總目 書戰 書敗績不書敗績 書敗以自敗爲文

王臣會伐 秦晉交兵 齊晉交兵 吳楚交兵 吳越交兵

卷十六 宋鄭交兵 齊魯交兵 宋魯交兵 邾魯莒魯交兵

卷十七 齊晉楚爭鄭 晉楚吳爭陳 晉鄭楚伐許 齊滅紀始

末 宋滅曹始末 楚滅蔡始末

卷十八 書侵伐總論 書侵 侵不書 書伐 伐不書 內被

侵伐書某鄙不書某鄙 內被兵不書侵伐

卷十九 書戰總論 戰書及不書及 外兵伐而敗者不書必交

戰而後書敗績 外戰不書敗績或并不書戰 內兵書來戰及

戰 書敗其師又書獲其君將 內兵勝書敗其師書君大夫不

書戰 內兵敗則但書戰一書敗績爲義文 外兵書敗某于某

書伐而戰 圍而戰 戰稱將敗稱師或變文敗稱君稱人

卷二十 書圍 內邑書圍 伐圍並書 書成 書襲 書入

伐入並書 書降 書遷 不書遷

卷二十一 書取總論 外取國邑田 外取邑不書 內取國邑

田 內取邑不書 伐取並書 書取某師 不書曰取 書滅

不書滅

卷二十二 書救 書伐以救 救不書 書次 書至 書追

書克 書潰 書殲 書獻捷 書歸俘 書平

卷二十三 內會外兵書及書會 內會外兵會及並書 會盟而

後伐救會侵而再有事亦先書會後書及 兵事後會 書會師

內兵不書主帥 外兵不書主帥但書國闕文 諸侯之師不

序 書以師 書乞師 書棄師 書師還

卷二十四 諸侯書爵總論 諸侯爲時王貶爵進爵 附庸未王

命不書爵 諸侯宋書公外惟天子三公稱公 國人稱君曰公

春秋屬辭辨例編 總目

係通稱非爵 嗣君稱子不稱子稱爵不稱爵總論 嗣君未踰

年不書爵書爵者非禮 未踰年當書子不書 踰年當書爵不

書 國君爭立之際稱君不稱君 國無二君則雖立未踰年未會

而得列於會則雖其人爲逆賊亦得稱君 國有二君而皆嘗列

於會則皆得稱君 國有二君而其一未列於會則在位雖久亦

卷二十五 書王臣 王臣書某氏子 宋大夫書官特筆 書世

卿經書魯世 諸侯國卿制制論

卷二十六 書王子 書王世子 書諸侯世子 內書世子生

書諸侯弟兄 諸侯之兄弟不書兄弟 爲大夫稱公子不稱兄弟

書行次 公子大夫既不書氏繫駁辨 未命爲大夫不稱公子不

公子書子 討世子母弟稱君 殺兄弟世子不稱君 書盜

書聞



卷二十七 姓氏總論 大夫書氏不書氏總論 諸侯之子爲大

夫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 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賜族書氏

未賜族不書氏內外大夫見經者皆分國備列 王臣書氏

卷二十八 名字貶褒駁辨總論 諸侯書名不書名駁辨總論

諸侯失地名不名駁辨 諸侯入國歸國名不名駁辨 諸侯滅

同姓名駁辨 諸侯相殺名不名駁辨 附庸書名書字書人駁

辨 諸侯命大夫書字駁辨 諸侯兄弟書字駁辨 公子大夫

書字不名駁辨 書死難君前臣名 小國大夫不名專則名以

事接我則名有故則名 大夫生而賜氏駁辨 大夫卒名字並

書駁辨 大夫已卒不名 春秋無書字之法論

外諸侯卒名不名辨見國禮門 大夫名不名辨見書殺門關文門

卷二十九 書人總論 微者稱人大國下大夫士 春秋之初外

春秋屬辭辨例編 總目 五

大國卿大夫亦稱人 文公時外大國卿專政書名之後會盟征

伐大夫非卿亦仍稱人會鍾離以前衆會齊盟卿會猶稱人戰案

以前會師卿將猶稱人 衆詞稱人 略詞稱人 夷狄便文稱

人將卑師少稱人另門 附庸稱人另門 稱人以執另門 夷狄書人另門

卷三十 天王書出書居書入魯公書孫書次書居書在 書出奔

總論 王子王臣出奔 王子王臣出奔不書 諸侯出奔 諸

侯世子出奔 諸侯出奔不書 魯公出奔書唁 公子大夫出

奔 公子大夫出奔不書 內書夫人孫 失地之君書法變例

已滅復書示存亡繼絕之說辨 滅國復見於經不著其所以

復 外大夫以邑叛 外大夫不書叛 內叛不書

卷三十一 書立納入總論 書歸入復歸復入總論 書立 立

不書 書納 納不書 書入 入不書 書歸 歸不書 諸

侯復國變文不書歸 書復歸 諸侯復國不書復歸 書復入

變文不書復入 書自某歸于某 不書自某歸 書自某入

于某 不書自某人 歸入奔納繫國不繫國

卷三十二 書弑君稱國 稱人 書亂賊名氏 內諱弑君

外弑君不書弑駁辨 弑君者不再見於經辨 書戕 孔子成

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論

卷三十三 書殺總論 稱人以殺討賊之辭辨 書殺變文不以

討賊之辭辨 書誘殺諸侯 諸侯以歸書殺 殺母弟世子公

子 殺母弟世子公子不書 書專殺大夫稱人以殺 殺不書

大夫 內殺大夫書刺 內大夫不書刺 書大夫相殺 書盜

殺

卷三十四 書執總論 書執諸侯 書執大夫行人 書伐不書

春秋屬辭辨例編 總目 六

執 執書歸于歸之子 書以歸以來 不書以歸 書滅書獲

書放 書逃

卷三十五 大夫專國總論 晉卿專國 陳氏專齊 宋衛亂臣

魯政下逮 季氏專魯 春秋楚令尹論 謹強都之害

卷三十六 書魯僭禮 書魯禮改革 祭祀總論 書魯郊祭

書魯大雩 社不書用牲于社觀社非禮則書祭 書魯內祀大事

有事 書魯樂制

卷三十七 十二公書即位不書即位 書魯不告朔不視朔 書

魯田賦軍旅 書魯蒐狩治兵 書告糴 書肆大告

卷三十八 昏禮總論 書逆王后 書王姬下嫁 書魯娶夫人

書內女外適逆諸侯書逆女不書逆女 書歸不書歸 書來

杞魯昏姻論 書魯夫人逆書來 書納幣致女嫁 逆書來 書歸不書歸 書來



藏僭逆 書姒氏孟子喪禮略 歸 書公會女  
甯淮一書至外如外會皆不書至  
卷三十九 凶禮總論 書天王崩葬 王子未即位卒不書崩葬  
書公薨 內未踰年之君稱子稱卒不書葬 書作主 書夫  
人薨葬 書天王來歸則合會葬列國來歸祔奔喪會葬  
卷四十 書外諸侯卒葬 公往列國奔喪送葬諱不書 諸侯葬  
稱公書諡 戲內諸 書內大夫卒 書王臣卒葬 書外大夫葬  
書王姬卒 書內女卒葬 諸侯居喪會盟侵伐朝聘大夫居  
喪從政出會  
卷四十一 書魯宮廟 書魯宮室 魯土功總論 魯城築總論  
書魯土功城築 書外城  
卷四十二 邑繫國不繫國 土地無邑稱田 土田書假書取書  
歸書入書疆書來歸書歸之于 書求 書獻 書錫 書界  
春秋屬辭辨例編 總目 七  
書歸物 書用 書得書獲 書新 書作 書立 書毀書墮  
書觀 書告 書言 書乞 書貪利致賂  
卷四十三 災異總論 魯災異總論 日食  
卷四十四 星變 大雨震電震廟雨雪雨雹 無冰雨木冰 霜  
變 書不雨書雩書大旱 大水 火災  
卷四十五 地震 無麥苗麥禾饑大饑 蟲災 螟 螽 螻 蛄 物異 書  
外災異 書有年大有年  
卷四十六 東周列國總論 國數 疆域 列國地名都邑地並見  
經者 上 周 都王城 成周 封建 翟泉 邑南 渠 仍 周 召  
郊 地文 栗 皇 垂 茂 魯 南門 中城 西郭 邑郭 棠  
山川 雒 梁 垂 茂 魯 南門 中城 西郭 邑郭 棠  
郡 諸 小穀 卞 郕 二郭 平陽 棘 費 台 桃  
武城 陽州 郕 卞 郕 二郭 平陽 棘 費 台 桃  
地 汶 唐 楚邱 康 祝邱 咸邱 折 郕 曲 陶  
惟 奚 蕨 長勺 乘邱 鄆 洮 薛 秦 鄆 甯母

升陞 昌開 鄧陵 拔 蛇淵 劉 遇 盼泉 紅 比 濟 西  
水 鄧陵 昌開 鄧陵 拔 蛇淵 劉 遇 盼泉 紅 比 濟 西  
卷四十七 列國地名都邑地並見經者 中 宋 南里 已部 防  
彭城 雍邱 孟 承 地 垂 菅 稷 虛 龜 襄 幽 果 邱  
荅 鹿上 齊 邑 祿 祿 大 棘 沙 隨 虛 柯 崔 澶 淵 曲 棘 梁 邱  
山川 泓 鄧 邱 平 州 垂 杏 屠 落 姑 夷 陽 穀 地 石 門 桃 邱  
夾谷 鄧 邱 安 甫 艾 陵 山 川 艾 桑 袁 婁 重 邱 野 井 晉 別 都  
趙 邑 韓 箕 邱 邢 邱 乾 侯 五 氏 令 狐 晉 陽 朝 歌 荀 陽  
交 剛 地 葵 邱 溫 河 陽 雍 榆 雍 榆 鄭 邑 鄧 鄧 陵 長  
大 盧 適 歷 山 川 沙 鹿 穀 梁 山 河 曲 鄭 邑 鄧 鄧 陵 長  
新 城 垂 龍 衛 雍 邱 瓦 屋 時 來 武 父 清 厲 鄧 陵 長  
亳 城 北 蕭 魚 曹 邑 鄭 地 穀 邱 衛 都 朝 歌 鄧 陵 長  
清 邱 夷 儀 平 邱 越 邑 鄭 地 惡 曹 曹 南 衛 都 朝 歌 鄧 陵 長  
鐵 邱 新 築 馬 陵 地 惡 曹 曹 南 衛 都 朝 歌 鄧 陵 長  
澶 淵 稷 曲 虞 山 川 瑣 澤 沙 柯 首 止 城 濮 瓦 宰  
春秋屬辭辨例編 總目 八  
卷四十八 列國地名都邑地並見經者 下 陳 地 檀 辰 陵 蔡 都  
蔡 新 蔡 州 來 許 都 許 葉 夷 紀 邑 鄧 鄧 陵 蔡 都  
地 鄧 蔡 州 來 許 都 許 葉 夷 紀 邑 鄧 鄧 陵 蔡 都  
都 夷 儀 北 燕 邑 陽 西 號 邑 下 邾 邑 須 句 訾 婁 釋 漆  
地 鄧 蔡 州 來 許 都 許 葉 夷 紀 邑 鄧 鄧 陵 蔡 都  
山 川 釋 山 小 邾 邾 地 句 莒 邑 向 密 邾 邾 婁 釋 漆  
鄧 水 沂 水 楚 鄧 邱 邑 鍾 離 葉 夷 防 茲 地 浮 來 杞 緣 都  
陵 牟 婁 楚 鄧 邱 邑 鍾 離 葉 夷 防 茲 地 浮 來 杞 緣 都  
無 婁 楚 鄧 邱 邑 鍾 離 葉 夷 防 茲 地 浮 來 杞 緣 都  
秦 邑 彭 吳 邑 檣 李 地 善 道 向 徐 地 婁 氏 戎 邑 楚  
白 狄 地 積 函 越 鄧 邑 地 皆 未 見 經 以 係 大 國 附 於 此  
卷四十九 經書諸小國 邑 地 宿 向 極 滕 戴 薛 州  
穀 鄧 南 燕 牟 葛 於 餘 邱 譚 遂 滑 蕭 郭  
鄧 山 戎 卽 北 戎 赤 狄 路 氏 甲 氏 陽 虞 江 黃 舒  
席 舒 鳩 弦 溫 卽 蘇 鄧 厲 卽 賴 英 氏 項 梁 鄧  
隨 頓 夔 介 姜 戎 沈 都 六 雒 戎 麋 巢



示義在彼 於不書之處見義 治亂則黨與訟然

春秋屬辭辨例編  
總目

總目

+



春秋屬辭辨例編各類中駁辨例說子目辨例者門內無

卷一 春秋以周正紀事春秋時周月諸經說如聚訟今惟取辨證

商周不改時月辨詩書周禮孟子春秋不備載

嗣君踰年即位書元年孔子謂魯元王魯公

即位朝正書王正月孔子謂魯元王魯公

歲首書王繫月以王為文王繫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不書者闕文以爲孔子

隱十年不書正月隱不自正

定元年不書正月定無正始

事之繫日者書晦朔日食書朔另門

書閏月天無是月附

會盟書日在諸侯之下所以別會與盟之異日公羊

春秋屬辭辨例編 辨例子目

不以時告者即告時書之辨天王崩陳隱齊小白環晉諸夷

韓杜注辨

日月誤文辨

日月衰貶辨全經不能備載酌

書天王天子一更不書天

書京師王城成周王室王所書成周王所與列國等辨

書錫命以九錫爲錫命

書王書法勞績土師河陽爲王

書王室之亂子孫事請不書辨

宋襲秦穆楚莊非伯論諸家

齊楚爭盟交兵始戰衛齊辨

會戰謀王室辨城緣陵遷

未楚爭盟交兵始伯獨書爲辨

卷四 晉楚爭盟交兵

晉文之世書入晉界宋爲諸辨

晉成之世次厥緒三國不書辨

晉景之世宋齊入陳鄭書楚子與楚辨

晉厲之世宋齊入陳鄭書楚子與楚辨

晉平之世宋齊入陳鄭書楚子與楚辨

晉平之世宋齊入陳鄭書楚子與楚辨

晉平之世宋齊入陳鄭書楚子與楚辨

晉平之世宋齊入陳鄭書楚子與楚辨

晉平之世宋齊入陳鄭書楚子與楚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 辨例子目

晉伯餘燼召陵書使隨之辨

吳晉爭盟不書晉用兵制楚辨

齊景圖伯不書伐晉辨

書朝王於京師踐土致天子辨

書諸侯來朝踐土致天子辨

書王使聘魯踐土致天子辨

王臣但書來不書朝不與其朝辨

夷狄書來不書朝不與其朝辨

外臣但書來不書朝不與其朝辨

王臣不書使不書使辨

外大夫不書使不書使辨

非君命不不書使辨



內大夫書如私事不書其事罪之辨

內大夫以事出不書如不稱使辨

書外諸侯相如書如非朝辨

書公至不書公至書至不備禮不書至辨致會致伐義辨備禮

其往幸其歸善其事罪其行辨往還時月日辨在正月著其不朝

辨正

君大夫外如在道而復事畢事未畢辨不至而復

君大夫反國書還書還善

中國夷狄特盟會盟黃池兩

同盟惡諸說辨持書同以示議辨

殊會殊盟夷楚與諸侯辨黃池兩伯辨

來盟洩盟者以國與之辨洩盟不言及以國與之辨書高

辨例子目

三

子義齊桓辨屈完書于師為前定辨

書遇為大齊桓辨書及內為志辨

內盟書及書會內為主外為志辨

內盟不目其人而書及言公抑大夫之仇辨斥言公議詞不

詞辨

外會盟不書公與大夫諱不書辨不書以著

外盟夷狄會其師書及外之殊之書及辨

王臣與盟不與盟王臣虎辨

列國世子朝聘會盟征伐世子不當

主兵首書兵首治亂與辨賄故

大夫主會主兵有諸侯在會序諸侯之下卿可以會

一事再序列國不再序列國重言貶

兩事再書某人辭辨

大夫一事再見卒名不字補族尊君舍族尊夫人辨舍族

君行二事再書君辭辨

大夫以二事出再見名再書公子

畧辭散辭書曰諸侯有駁

書曰諸侯之大夫有駁

公及外大夫盟書曰大夫不名諱辭辨

會盟變盟著事實以爲特筆

書會盟如會後會辨

書會于某而後伐救侵盟疑辭辨

日弗遇日不與盟日不見公日弗及盟日乞盟日逃歸不盟日

未見諸侯諱不諱耻

辨例子目

四

不書所會後至辨

會盟同地再書美惡褒貶辨

與會不書與兵不書王臣與會與兵不書內外會盟不

書此四門駁辨就

外兵君將書君大夫將書帥師書將書師書人本公羊說附諸

以前文公以後稱人稱師義與辨

君將大夫將書帥師沒公書師義與辨

書王師當伐鄭辨伐鄭諱不書敗辨王人書字善救衛辨

秦晉交兵伐敗書不書褒貶辨

齊晉交兵諱伐盟主

吳楚交兵書爵書人褒貶辨書人書國褒貶辨

宋鄭交兵桓十五年公羊說辨



齊魯交兵 戰郎左氏說辨 追齊師胡  
邾魯交兵 取須句左氏說辨 哀八年  
齊晉楚爭鄭 宣三年以書伐為鄭從楚以不書平為襄鄭從  
襄七年公穀說辨 宣十年以不書晉教為責晉辨 成七年  
晉楚吳爭陳 襄七年會鄭罪陳辨 哀  
晉鄭楚伐許 始末 鄭許  
齊滅紀始末 紀伯姬書魯哀公辨  
楚滅蔡始末 哀元年書圍蔡辨  
書侵伐總論 三傳及趙氏胡氏說辨 有罪無罪有名無名辨  
書侵伐 晉文侵曹衛復怨辨 召陵書侵隨之辨 召陵以  
書伐 信二十一年楚伐宋成十七晉伐鄭不書圍辨 信二十一  
書戰 哀二十四秋伐鄭文三枚江傳事辨 成九晉伐鄭不  
春秋屬辭辨例編 辨例子目 五  
伐不書 戰 責晉辨 彭衙罪秦辨 夷儀不于晉  
內被侵伐書某鄙不書某鄙 春秋之初尊魯春秋之終卑魯  
內被兵不書侵伐 責晉不書辨 不與戰不書辨 我有辭彼  
退師不書辨 兵未加不書辨 貶背盟來伐不書辨 昭駁  
戰書及不書及 別主客直不直辨 書及貶不貶辨 胡氏說  
于韓于泓城濮彭衙台孤于泌新築于鞍胡氏說辨  
外戰不書敗績或并不書戰 晉辨 河曲不書及諸說辨  
內兵書來戰及戰 罪彼罪內辨 戰郎左說辨 以來戰為前  
辨 戰宋穀梁說 定不言及為內諱辨 不書伐我為貶三國  
內兵勝書敗某師書君大夫不書戰 皆陳未陳辨 詐戰疑戰  
內兵敗則但書戰 書敗績以為 各條胡傳責魯辨  
外兵書敗某于某 備戰疑戰陳未陳辨 不結日不偏陳辨  
辨 于穀罪秦子言責晉辨

楚敗徐穀梁說辨  
魯父三傳說辨  
伐而戰 戰而戰 伐而戰 城濮泓正楚罪辨 艾陵難詞吳詞辨  
戰稱將敗稱師或變文敗稱君稱人辨 齊伐衛公穀說辨 莊公辨  
追齊師穀梁胡傳說辨  
書圍 邑不言圍辨 同圍齊同心疾齊辨 楚入鄭書圍怨楚辨  
圍戚公穀說辨  
內邑書圍 邑不言圍辨 伐圍取邑之辭辨 伐  
伐圍取邑 邑不言圍辨 伐圍取邑之辭辨 伐  
書入 穀梁內弗受說辨 公入和胡傳說辨 未入曹責曹責魯辨  
伐入 穀梁內弗受說辨 公入和胡傳說辨 未入曹責曹責魯辨  
書降 鄭公羊穀說辨 降  
書遷 遷紀邑 遷之者不地為  
春秋屬辭辨例編 辨例子目 五  
書取總論 辨 易辭辨 不用師徒  
外取國邑 田 疾始取則書桓以後不勝書則不書辨 以久  
外取邑不書 宋公和胡傳說辨 齊取郭胡傳說辨  
內取國邑 田 易辭辨 內諱滅辨 兩取須句傳事辨  
伐取國邑 田 易辭辨 內諱滅辨 兩取須句傳事辨  
書滅 有罪無罪辨 滅 入滅異義辨 罪見滅者辨名不名則  
不書滅 紀公穀說辨 滅 滅路氏胡傳說辨 滅同姓名辨  
書救 齊人救郭辨 三國救郭公穀說辨 宋王人救衛辨 貶  
師救 齊人救郭辨 三國救郭公穀說辨 宋王人救衛辨 貶  
侯救 鄭公穀說辨 彭城不可救辨 襄二十四年不書楚救齊諸  
說辨 會晉師不于晉辨



書次	次郎公穀說辨	次成穀梁說辨	齊衛三次重
書至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書追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書克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書潰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書獻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書平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內會外兵書及書會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書會師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內兵不書主帥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外兵不書主帥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諸侯之師不序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書以師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書乞師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書師還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諸侯爲時王貶爵進爵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諸侯宋稱公外惟天子三公稱公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嗣君稱子不稱子稱爵不稱爵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嗣君未踰年不書爵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嗣君未踰年書爵非禮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嗣君踰年當書爵不書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國君爭立之際稱君不稱君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取喪辭貶辭辨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公穀以爲

書王臣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宋大夫書官特書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書王子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書諸侯世子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書諸侯兄弟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諸侯之兄弟不書兄弟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公子大夫貶不書氏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大夫貶不書氏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討世子母弟稱君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殺兄弟世子不稱君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書盜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姓氏總論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大夫書氏不書氏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諸侯之子爲大夫稱公子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魯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曹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陳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齊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楚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賜族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內外大夫未賜族不書氏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魯無駭公穀說辨 <small>杜說辨</small>	衛州吁公羊說辨 <small>左穀說辨</small>	鄭宛穀梁說辨 <small>紀梁說辨</small>	秦衛公羊說辨 <small>楚說辨</small>	內外大夫已賜族書氏	魯單伯左說辨 <small>夷伯左說辨</small>	宋仲父以孔為字辨 <small>仲孫公穀說辨</small>	齊崔氏左說辨	名字貶褒駁辨總論	諸侯書名不書名駁辨總論	諸侯失地名不名駁辨 <small>詳各條下</small>	諸侯入國歸國名不名駁辨 <small>詳各條下</small>	春秋屬辭辨例編 <small>辨例子目</small>	諸侯滅同姓名駁辨 <small>詳各條下</small>	諸侯相殺名不名駁辨 <small>詳各條下</small>	附庸書名書字書人駁辨 <small>詳各條下</small>	諸侯命大夫書字駁辨 <small>魯單伯鄭祭仲陳女叔蔡季紀季蕭叔</small>	諸侯兄弟書字駁辨 <small>魯季子齊仲孫高子宋子哀華孫</small>	小國大夫不名專則名以事接我則名有故則名 <small>辨詳各條</small>	大夫生而賜氏駁辨 <small>季友仲遂叔肸</small>	大夫卒名不書書駁辨 <small>上同</small>	願氏春秋無書字之法論	外諸侯卒名不名辨見凶禮門	殺大夫名不名辨見書殺門闕文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春秋屬辭辨例編 <small>辨例子目</small>	諸侯出奔不書 <small>非其罪不書辨微之不書辨</small>	諸侯世子出奔 <small>左傳衛侯左傳各條歸罪人君之說辨</small>	諸侯出奔 <small>舊史書春秋歸過於君辨襄二十一年傳</small>	諸侯出奔 <small>左傳無</small>	諸侯出奔 <small>襄王書出左傳杜注說辨王猛書入公穀說辨</small>	三書公在乾侯左傳說杜注說辨 <small>公在楚胡傳說辨</small>	天子王臣出奔 <small>自同無</small>	天王書出書居書入魯公書孫書次書居書在 <small>天子不言出辨</small>	猶稱人 <small>各條</small>	人會鍾離以前衆會齊盟卿會猶稱人戰鞍以前會師卿將	文公時外大國卿專政書名之後會盟征伐大夫非卿亦仍稱	春秋之初外大國卿大夫亦稱人 <small>各條</small>	書人總論 <small>襄公例</small>	卷三	公子大夫出奔 <small>內大夫非其罪不書必有罪而後書辨書名</small>	公子大夫出奔 <small>齊崔氏左穀說辨公孫歸父左傳趙顧說辨</small>	公子大夫出奔 <small>齊高止左傳說辨秦鍼</small>	公子大夫出奔 <small>魯公孫會公穀賈孔陸劉說辨</small>	失地之君書法變例 <small>紀侯襄辭</small>	已滅復書示存亡繼絕之說辨 <small>書遂事穀梁汪氏說辨書紀</small>	外大夫以邑叛 <small>來奔不書叛為內諱辨公穀以地正國說辨</small>	內叛不書 <small>魯季氏張公室特削叛字辨分器重於地</small>	書立納入總論 <small>一字襄</small>	書立納入總論 <small>左氏四例辨公羊四例</small>	書立 <small>左傳立</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子討賊辨 陳于微師書人貶辭討罪辭辨書行人左穀說  
辨叔孫舍書行人說辨 朱仲幾公穀說辨 朱紫祁鞫  
書行人穀梁穀梁注說辨  
書伐不書執 譚執言伐辨  
書以歸以來 凡伯來趙孫胡說辨 蔡侯不言獲公羊說辨  
不書以歸 蔡侯不言以歸胡說辨 公穀說辨胡傳不諱之說辨  
書被書獲 胡說辨 羊陳趙說辨 晉寧穀梁說辨 晉侯杜  
書放 待放罪人放辨 稱國  
晉卿專國 公穀說辨  
季氏專魯 公穀說辨 季子來歸哀辭辨 成風傳語  
胡傳說辨 以行父為忠辨 會那邱奮說辨 子野卒三  
立君對江說辨 公穀侯左氏說辨 失國專告昭公辨不改  
孟子卒穀梁公辨 成  
春秋屬辭辨例 辨列于目  
書魯郊 魯有冬至新穀一祭辨 穀梁一月一卜說辨 三望  
公穀說辨 天子四望諸侯三望辨 效牛之口傷之字  
以用郊但為穀不時辨胡傳用人之說辨  
書魯大雩 魯早災辨 穀梁冬無為雩辨  
書魯內祀 魯大事 有事 會燕  
大事為祫有事為時祭辨 公羊三年祫五年禘之說辨諸  
侯祫祫為二之說辨給非祭名辨 祫信公穀胡傳說辨  
自出趙說辨 魯無文王廟辨 祫信公穀胡傳說辨  
正月孟穀梁說辨 書魯穀梁說辨 從祀先公馮氏說辨  
書魯樂制 六羽杜預辨公穀說辨  
魯十二公書即位不書即位 以書即位為繼正不書為繼繼辨  
為說辨胡傳以為孔子削說辨 隱莊閔僖不書即位左氏隨事  
而書者或與之或罪之胡傳說辨 承國先君書即位不承國  
意公羊說辨行小惠 桓即位公穀胡氏說辨 定即位胡  
氏說辨  
書魯不告朔不視朔 閏月公羊謂天無是月穀梁謂附月之條  
日天子不以告朔辨 酒朝于廟公羊以

為非禮辨 不視朔公羊以為有  
疾以為自是公無疾不視朔辨  
書魯田賦軍旅 邱甲甲非賦車乘徒卒胡李毛願論辨 邱甲乃賦  
公穀復古復正說辨 或謂魯舊二軍今增一或謂魯舊  
三為二今復為三辨 舍中軍公羊以三軍為三期以諸侯  
為復正辨 用田賦諸家論辨  
書魯蒐狩治兵 閏大蒐書大非僭辨 穀梁以秋蒐為正辨 大  
西狩穀梁說  
辨范注說辨  
書告糴 稱使糴書無糴穀私行公穀說辨不  
書肆大雩 公羊忌省說穀梁  
春秋屬辭辨例 辨列于目  
書禮總論 公羊說不親迎辨 穀梁親迎恒事不  
昏禮總論 志辨 昏禮以著邦交非專誌失禮辨  
書逆王后 祭公逆后不正其即謀于我穀梁說辨不親迎而  
之禮程子說辨以書來書逆為義穀梁公而罪魯舊說辨  
稱紀季姜公羊孔疏劉陳說辨 單靖公傳說姬結辨  
書王姬下嫁 左氏以單伯為周  
大夫逆作送辨  
春秋屬辭辨例 辨列于目  
書魯娶夫人 趙國親迎辨 穀梁以莊公書迎女為不正其親  
人公穀說辨美書氏不書氏說辨 莊公逆女杜說辨美氏書  
氏說辨 逆婦美公穀胡傳說辨出姜不書至不言  
書內女外適 趙諸侯書逆女不書逆女 書歸不書歸 書來  
紀逆女公羊辭窮無母說辨不親迎說辨 紀叔姬以賢  
書辨 紀叔姬嫁齊為始嫁之文辨 宋納幣書使議詞辨 許  
成辨 紀叔姬嫁齊或齊之辨 同姓嫁之異姓則否辨 公穀胡  
傳末共姬嫁齊或齊之辨 同姓嫁之異姓則否辨 公穀胡  
傳左氏傳事辨 齊來歸子叔姬公穀說辨 左氏以王故  
許 高國來逆說公自主胡氏說辨 子叔姬以爲宣公女辨  
公子結嫁陳陳人之婦公  
穀胡傳孔疏程氏說辨  
書魯夫人 魯文姜淫逆 書莊公昏魯哀姜穀梁 書聲姜  
外如外會皆不書至 書出姜大歸穀梁僖逆 書如氏孟子喪  
其母無服辨妾不入廟辨春秋重書兩夫人以著嫡母妾母



詩在夢和之音韻不請音韻留音韻補公辨音韻蔡桓侯賜音韻諡號

## 辨例子目

晉書 賈天土辨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九

齊魯地別辨  
衛與戎兩楚邱辨  
水經誤首陽辨  
地異辨  
辨在平邱非封邱辨  
以鹿為山足辨  
濮陽辨  
陳辰陵誤夷陵辨  
蔡國楚地辨  
紀地非東莞杜注辨  
鄭地非亦為一國名辨  
鄭地盛為成諱滅同姓說辨  
邢疑二地名夷俄說  
北燕陽非中山之  
西號仲義叔東西二國辨  
邦非附庸辨  
小邾鄆之辨  
莒二年入向穀梁有為四辨  
相自雍邱并陷于地杜說辨  
楚吳入郢不書入楚辨  
吳會吳之向杜注辨  
戎此戎州已氏之戎  
楚邱伐凡伯處非南地辨  
經書諸小國向國非譙國龍亢之向辨  
鄆非襄陽城杜注兩部皆在成大武辨  
宋邑之蕭辨  
臧魯取公羊說辨  
羊以爲邑辨  
州來楚邑辨

楚書判書楚書人書尉書大夫名氏  
法辨一不致州國氏人名字爵公羊說辨  
勝哀稱人辨改號楚進之辨公穀胡氏  
完說辨人辨歷上人楚以人二國辨戰  
師敗於人責宋辨圍宋人楚子以人諸  
辨以爲得臣帥大夫先諸侯辨城濮伯  
夫不敵君辨撤聘進之辨楚商臣辨  
叛辨伐鄭書爵書人衰賊辨書胡傳  
義辨稱晉臣名氏微楚君說辨伐宋  
罪宋辨楚書卒貴之辨書子黜之辨  
氏書人殺梁說辨滅陳榮貶稱師辨  
輒進退辨辨減陳榮貶稱師辨  
長岸進楚辨  
吳書國書八書爵伯爵降了辨書法與楚異謂進楚退吳辨  
羊說辨札不書公子公穀胡氏衰貶說辨吳書爵公穀說  
辨長岸進楚退吳辨戰柏陸書爵入邦書吳衰貶說辨  
高公穀杜孔衰辭辨自貶之說辨會黃池書  
春秋屬辭例編辨列子目  
越書越書於越書越人越於越公羊說辨  
徐舉號書人書爵  
廣書爵書人書師敗秦師于飯公羊無譚牛以稱蔡爲狄之辨  
公辨更佈不氏辨激進之辭辨  
四裔總論夷蠻戎狄名  
書戎杜氏誤以姜戎陸渾戎爲一辨陰戎九州戎吳說會  
梁以戎爲南辨  
書狄伐衛盟邢國人遷狄辨晉敗狄貶人辨敗績公穀說  
辨長狄非國號辨  
書遂公羊生事說辨  
書事非一例辨  
晉公羊  
大夫二事專事書遂議祭公專不反命何程劉胡說辨  
說辨  
大夫山奔書遂議歸父  
說辨



兵事書遂侵蔡遂伐楚胡傳說辨遂成虎牢公羊說辨

不書遂劉陳納頓于公羊說辨

書猶猶朝于廟  
公穀說辨

書乃書而注辨穀梁范

書以以師以叛以奔以歸俱另門執衛行人穀梁說辨以王猛公穀劉胡說辨

書會書及書暨

內大夫與外大夫偕行不書及

二國二邑二地書及一邑公私大小公穀說辨  
知門及兩觀公穀說辨

二地不言及公邑私邑辨桓僖敵辭辨

卷六十

閩文誤文  
日食閩日朔穀梁說辨  
夫人閩姓氏三傳說辨  
外諸侯卒閩名左氏說辨  
王不稱天胡氏說辨

十四年不書王說辨  
桓昭定不書秋冬說辨  
秦鄭晉

不盡然辨公穀書孔子生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

辨例于后

新

時闕桓四年七年昭十年定十四年闕詩河賈程胡說辨

月闕紀美歸京師闕月程子

日月下闕事

日食朔日朔公羊以爲失之前後

一日兩事重誓曰美文穀梁穀梁

一曰阿瑟童言曰哀父說辨

王不稱天  
鳳文三  
說辨

桓用十四年不書王公耕稼太  
諸說辨

夫人姓氏闕文三傳夏五不訪辨  
附內女國闕文

外諸侯爵號名諡闕文誤文以文公會外盟闕文

何說辨  
紉子伯杜  
程趙說辨  
定本三傳  
程胡說

疾捷二傳說辨  
卒闕名左氏說辨  
郭公二傳  
諸侯出

丙大夫闕名衍文

外大夫闕名闕國名衍文誤又辨  
黑肱闕書邾公穀說  
魏多公羊說辨

殺大夫闕名 公羊曹宋二說  
辨左杜公氏說辨

兵事闕文衍文誤文 陳人曰字說辨 則壽公羊  
說辨 致陳宋闕宋胡傳說辨

盟地誤文盟于地  
衍誤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

辨類子目

備

辨例子目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引書姓氏采本書者大字書別

左氏以爲左明者非也或傳外傳國語

公羊氏漢初人傳

穀梁氏赤傳秦孝公時人

逸周書

家語

世本孔氏正義引禮記正義引

竹書紀年

管子

荀子

韓非子

呂氏春秋

春秋屬辭辨例編引書姓氏

尚書大傳

韓詩外傳

詩傳

大戴禮記夏小正傳

春秋繁露

史記

淮南子

新序說苑又漢書五行志引

劉氏歆子駿漢書五行志引

史氏游急就篇

劉氏熙成服釋名

班氏固孟堅漢書白虎通又太平御覽引

春秋屬辭辨例編 引書姓氏

賈氏逵景伯左傳疏引穀梁疏引

上虞王氏充仲任禮記疏引

臨渚王氏符節信潛夫論

汝南許氏慎叔重說文解字五經異義左傳疏引

山陰趙氏暉長君吳越春秋

陳留蔡氏邕伯喈獨斷

何氏休邵公公羊解詁

高密鄭氏元康成禮記儀禮周禮注毛詩箋駁五經異義

樂陽服氏虔子慎歲時廣發墨守起廢疾左傳疏引

南頓應氏劭仲遠作仲遠風俗通左傳疏引

高氏誘戰國策注呂氏春秋注淮南子注

蘇氏寬左傳疏引

雲陽韋氏昭宏祖國語注

杜陵杜氏預元凱春秋釋例左傳集解

順陽范氏甯武子穀梁集解

姑幕徐氏遵仙民穀梁注疏引

巴西陳氏壽承祚三國志

崔氏豹正熊古今注

聞喜裴氏松之世期三國志注

又駟史記集解

順陽范氏暉蔚宗後漢書

武康沈氏約休文宋書

吳郡皇氏侃論語義疏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類

蘭陵	蕭氏	子頤	景陽	南齊書
涿鹿	鄭氏	道元	善長	水經注
甄氏	鸞			五經算術
新野	庾氏	季才		靈臺秘苑
景城	劉氏	炫	光伯	左傳疏引
吳郡	陸氏	德明	各元	經典釋文
衡水	孔氏	穎達	仲達	左傳正義
京兆	顏氏	師古	字籀	急就篇注
臨湘	歐陽氏	詢	信本	藝文類聚
令狐	德素	等		北周書
魏徵	等			隋書
房喬	等			晉書
春秋易辭辨例編	引書姓氏			
涿州	賈氏	公彥		周禮疏
楊氏	士勳			儀禮疏
釋元應	大慈寺沙門			一切經音義
相州	李氏	延壽	退翁	南北史
徐堅	等			初學記
河內	司馬氏	貞		史記索隱
張氏	守節			史記正義
趙州	啖氏	助	叔佐	陸道纂例引
河東	趙氏	匡	伯循	陸道纂例引
吳郡	陸氏	伯冲		纂例
劉氏	惠卿			集傳辨疑
瞿曇氏	悉達			微旨
				開元占經

衡州	高氏	郢	公楚	文苑英華引
張氏	參			五經文字
南陽	韓氏	愈	退之	翰苑集
河東	柳氏	宗元	子厚	文集
趙州	李氏	吉甫	宏憲	元和郡縣志
京兆	杜氏	佑	君卿	通典
濟南	徐氏	彥		公羊疏
洛陽	盧氏	全	玉川	元和姓纂
太原	白氏	居易	樂天	文集
楊氏	儵			荀子注
春秋易辭辨例編	引書姓氏			
寬陵	皮氏	日休	養美	文苑英華引
昌平	劉氏	去華		唐文粹載黃對策
吳郡	陸氏	希聲	邁叟	程端學本義引
李氏	瑾	子玉		汪克寬纂疏引
陳氏	岳			章如愚山堂考索引
烏程	邱氏	光庭		程端學本義引
涿州	劉氏	晦		兼明書
廣陵	徐氏	緒	楚金	舊唐書
李昉	等			說文繫傳
蘭州	趙氏	普	則平	太平御覽引
宜黃	樂氏	史	子正	五經通義
曹州	邢氏	昺	叔明	禮記外傳
				太平寰宇記
				兩雅疏
				孝經疏
				論語疏



傅平	孫氏	東	宗古	孟子疏
王欽若	等	冊府元龜	重修廣韻	皇綱論
太原王氏	黃	程端學本義引	汪克寬纂疏引	汪克寬纂疏引
長洲葉氏	清臣	道卿	汪克寬纂疏引	汪克寬纂疏引
李氏	堯俞	汪克寬纂疏引	汪克寬纂疏引	汪克寬纂疏引
館陶王氏	沿	聖源	汪克寬纂疏引	汪克寬纂疏引
海陵胡氏	瑗	翼之	汪克寬纂疏引	汪克寬纂疏引
平陽孫氏	復	明復	尊王發微	尊王發微
京州石氏	介	守道	徂徠集	徂徠集
共城邵子	堯夫	皇極經世	程端學本義引	程端學本義引
夏縣司馬氏	光	君實	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
春秋屬辭辨例編 引書姓氏 五				
廬陵歐陽氏	修	永叔	唐書	五代史
仙遊蔡氏	襄	君謨	忠惠公集	忠惠公集
黎氏	綽	希聲	程公說分紀引	程端學本義引
蜀無名氏			通義	通義
新喻劉氏	敬	原父	公是集	公是集
新喻劉氏	敬	貢父	彭城集	彭城集
杜氏	諤	獻可	程端學本義引	三傳疑義引
師氏	協	張洽集注引	程端學本義引	鄭玉閣
高安劉氏	恕	道原	通鑑外紀	通鑑外紀
眉山蘇氏	洵	明允	嘉祐集	嘉祐集
南豐曾氏	鞏	子固	南豐類稿	南豐類稿
河南程子	頤	正叔	傳	經說
伊川			遺書	雜說
			張洽李明復	汪克寬引

洛陽尹氏	好	彥明	李明復集義引	筆談
錢唐沈氏	括	存中	東坡文集	歷代名賢確論引
眉山蘇氏	軾	子瞻	集解	樂城集
眉山蘇氏	轍	子由	集解	樂城集
常山劉氏	河	貢夫	張洽集傳集注引	呂本中集解引
高郵孫氏	覺	莘老	經解	經解
新喻孔氏	文仲	經父	清江集	清江集
華陽范氏	祖禹	淳甫	太史集	太史集
吳邵朱氏	長文	伯原	樂圃餘彙	樂圃餘彙
彭城陳氏	師道	無已	後山集	後山集
長安張子	載	子厚	正蒙	正蒙
山陰陸氏	佃	農師	埤雅	陶山集
春秋屬辭辨例編 引書姓氏 六				
將樂楊氏	時	中立	龜山集	龜山集
謝氏	凝	持正	李明復集義引	李廉會通引
吳興張氏	大亨	嘉父	五禮例宗	通訓
襄邑許氏	翰	松老	呂本中集解	張洽集注
鄭州畢氏	仲游	公叔	西臺集	西臺集
福州陳氏	祥道	用之	禮書	禮書
吳縣葉氏	夢得	少蘊	傳	攷
清陵崔氏	子方	彦直	經解	本例
泰和蕭氏	楚	子荆	辨疑	辨疑
崑山王氏	蔭	彦光	汪克寬纂疏引	胡廣大全引
山陰傅氏	崧卿	子駿	夏小正傳	夏小正傳
邵武李氏	綱	伯紀	梁谿集	梁谿集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類

三〇

盧陵	胡氏銓	邦衡	解	程端學本義引三傳辨疑引
臨川	鄧氏名世	元亞	古今姓氏書辨證	
崇安	胡氏安國	展侯	傳	
胡氏寅	明仲致堂	斐然集		
胡氏宏	仁仲五峰	五峰集	李明復集義引	
胡氏安國	和仲節堂	汪克寬纂疏引通旨		
鄧縣	高氏開	集注	鄭玉爾疑引	
壽州	呂氏本中	集解		
鄱陽	洪氏迥	景伯	隸釋	
洪氏邁	景虛	容齋五筆		
眉州	蘇氏籀	仲滋	雙溪集	
紹興	鮑氏彪	文虎	戰國策注	
春秋屬辭辨例編 引書姓氏				
婺源	朱子	元晦	語錄 語類	論語孟子注
金華	唐氏仲友	與政	帝王經世圖譜	
莆田	鄭氏樵	漁仲	六經輿論 通志略	
侯官	林氏之奇	少穎	拙齋集	
休寧	程氏大昌	泰之	思順之稗編引	
樂清	王氏十朋	龜齡	梅溪集	
長樂	劉氏本		汪克寬纂疏引	
資陽	李氏石	知幾	方舟集	
永嘉	薛氏季宣	士龍	汪克寬纂疏引 又浪語集	
長沙	王氏觀國	彥質	學林	
沙隨	程氏迥	可久	項安世家說引 汪克寬纂疏引	
金華	呂氏祖謙	伯恭	左傳說 續說 博議 東萊別集	

廣漢	張氏拭	敬夫	汪克寬纂疏引	
歙縣	羅氏願	瑞良	爾雅翼	
金溪	陸氏九淵	子靜	象山集	
吉州	羅氏泌	長源	路史	
永嘉	陳氏傳良	君舉	後傳	
楊氏復	信齋	止齋	文獻通考引楊氏祭禮書	
松陽	項氏安世	平甫	家說 又汪克寬纂疏引	
永嘉	葉氏邁	正則	水心集 習學記言	
永嘉	戴氏溪	肖望	講義	
永康	陳氏亮	同甫	龍川集	
縉雲	葉氏時	秀發	禮經會元	
春秋屬辭辨例編 引書姓氏				
吳興	沈氏業	文伯	比事	
廣陵	孫氏奕	季昭	示兒編	
建陽	蔡氏沈	仲默	書集傳	
浦城	真氏德秀	景希	大學衍義 西山集	
金華	章氏如愚	俊卿	山堂羣書考索	
長洲	王氏楙	勉夫	野客叢書	
於潛	洪氏咨	舜俞	說	
嘉興	衛氏湜	正叔	禮記集說	
丹棱	程氏公說	伯剛	分紀	
趙氏彥衛	景安	雲麓漫鈔		
清江	張氏洽	元德	集傳 集注	
武甯	邢氏	坦齋通編		



任氏公輔	張治集注引	程瑞學本義引	王克寬
吳邦李氏琪	陽伯	王霸列國世紀編	
合楊李氏明復	尤翁	集義	
永嘉鄭氏伯謙	節卿	太平經國書	
平江葉氏大慶	榮甫	攷古	延
朱嘉黃氏仲炎	若晦	通說	
莆田劉氏克莊	潘夫	後村集	
大梁趙氏與奇	行之	寶退錄	
福清林氏希逸	肅翁	庸齋續集	
慶元王氏應麟	伯厚	困學紀聞	通鑑答問
綿州趙氏鶚飛	金明	經筵	玉海
南安呂氏大圭	朴	或問	五論
平江萬氏鎮	子靜	王介之四傳質引	
四明王氏貫	見春	黃震日鈔引	程瑞學本義引
慈谿黃氏震	東發	日鈔	
梁平馬氏端臨	貴與	文獻通考	
莆田黃氏仲元	善甫	四如講稿	
四明趙氏孟何	漢南	葉纂引	
林氏堯叟	唐翁	左傳句解	
眉州家氏鉉翁	則堂	詳說	
平江陳氏深	子微	讀春秋編	
臨川陳氏世崇	忠隱	隨隱漫錄	
桃源戴氏堃	仲粹	鼠璞	
朱氏宜春		程瑞學本義引	三傳辨疑引

春秋屬辭辨例編 引書姓氏

四明趙氏與樸	存耕	程瑞學本義引	三傳辨疑引
廖氏偁		宋文鑑引	
紫城王氏若虛	從之	津南遺老集	
托克托等		宋史	
熊氏明本	與可	經說	
蘭谿金氏履祥	吉甫	通鑑前編	仁山集
樂城李氏洽	仁卿	敬齋古今錄	
崇仁吳氏微	幼清	纂言	
何氏異孫	草廬	十一經問對	
陳氏則通	錢山	提綱	
新安俞氏卓	心遠	集傳釋義大成	
東平王氏樞	仲謀	玉堂嘉話	
資州黃氏澤	望中	越訪師說引	
偁賜吳氏萊	立天	淵源集	
金華黃氏潛	晉卿	日損齋筆記	
休南陳氏槃	壽翁	史伯瞻管窺外篇引	馬順之裨編引
張氏敷言	定宇	史唐顧引同上	
大各齊氏履謙		諸國統紀	
徽州盛氏如梓	庶齋	庶齋老學叢談	
慶元袁氏桷	伯長	清容居士集	
慶元程氏端學	時叔	本義	或問
崇仁吳氏集	伯生	道園集	
廬陵李氏廉	行簡	會通	
新安汪氏克寬	德輔	胡傳附錄纂疏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類

吳江王氏元杰子英	謝義
歙縣鄭氏玉子美	經傳闕疑
休甯趙氏訪子常	集傳屬辭金瓊匙師說
平陽史氏伯璿文機	左傳補注東山存稿
李氏紳	管窺外篇
番陽萬氏孝恭	日聞錄
黃氏翰勉齋	汪克寬纂疏引
滿江宋氏謙景濂	學士集
宋謙等	元史
青田劉氏基伯溫	誠意伯文集
古田張氏以甯志道	春王正月考
泰州石氏光霽仲謙	書法鈎元
臨江劉氏永之仲修	明文衡引
安福劉氏實敬齋	集錄
廬山邱氏清仲深	大學衍義補
山陰王氏守仁伯安	文成集
周氏洪謨	疑辨錄
無錫邵氏寶國賢	左鱗簡端錄
郴州何氏孟春丁元	餘冬序錄
蘭溪童氏品廷式	經傳辨疑
上元金氏賢士希	記愚
增城湛氏若水元明	正傳

新邵楊氏慎	用修
山陰季氏本	升修
東吳袁氏仁	彭山
長洲陸氏繁	子餘
武進唐氏順之	應德
富順熊氏過	叔仁
秀水黃氏正憲	懋容
晉江趙氏恆	志貞
新鄭高氏拱	肅卿
金壇王氏樵	明逸
嘉定徐氏學謨	叔明
丹陽姜氏寶	廷善
春秋屬辭辨例編	引書姓氏
太倉王氏錫爵	元取
太倉傅氏遜	士凱
婺源余氏懋學	行之
烏程姚氏舜枚	虞佐
臨海王氏士性	恆叔
日照焦氏竑	弱侯
全椒楊氏于庭	道行
錫山高氏攀龍	雲從
京山郝氏敬	仲興
南昌章氏漢	本清
確山陳氏耀文	晦伯
漢嘉賀氏仲賦	景瞻
丹鉛總錄	
私考地考	
胡傳考誤	
左氏鐫	左傳附注胡傳辨疑
荆川集	張尚瑗折諸引
明志錄	
翼附	
錄疑	
正旨	
輯傳	
春秋億	
事義全考	
日錄	
左注辨誤	
蠡測	
疑問	
廣志繹	
筆乘	
質疑	
孔義	
直解	
圖書編	
經典稽疑	
歸義	



黃氏宗義  
黎洲南雷文約

馬氏 左傳 覽左 繹史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類

吳郡汪氏 价 介人 皇朝經世文編引	安溪李氏 光地 晉卿 榕村集 榕村語錄	平湖陸氏 隴其 稼書 讀禮志疑 三魚堂臆言	崑山徐氏 乾學 原一 讀禮通考	德清胡氏 渭 肅明 禹貢錐指	長洲韓氏 炎 東樵 有懷堂集	錢唐馮氏 景 山公 解春集	秀水朱氏 彝尊 竹垞 經義考 曝書亭集	蕭山毛氏 奇齡 大可 傳 簡書刊誤 屬辭比事記 經問	東陽李氏 格岡 論語稽求篇 禘祫問 西河集	太原閻氏 若璩 百詩 尚書古文疏證 四書釋地又續	春秋屬辭辨例編 引書姓氏	錢唐應氏 揭謙 嗣賓 集解	秀水徐氏 庭垣 文衡 注應氏集解	吳江沈氏 彤 冠雲 管窺	華亭吳氏 浩 養素 左傳小疏	晉江陳氏 遷鶴 介石 十三經義疑	錢唐高氏 士奇 澹人 紀疑	吳江張氏 尚瑗 宏遠 地名攷略	吳縣惠氏 周惕 損持 三傳折諸	高安朱氏 軾 若瞻 詩說	金山焦氏 袁熹 廣期 春秋鈔	閔如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慈谿姜氏 震英 西溪 湛園集 湛園札記	高適張氏 自超 彙款 宗朱辨義	常熟蔣氏 廷錫 揚孫 尚書地理今釋	長洲何氏 焯 紀曉 讀書記	錢唐吳氏 陳炎 寶門 三傳異同考 五經古文今文考	泰州陳氏 厚耀 酒源 長歷 世族譜	茶陵彭氏 維新 石原 墨香閣集	桐城方氏 苞 鳳九望溪 直解 通論	婺源江氏 永 慎修 羣經補義 鄉黨圖考	吳縣惠氏 士奇 仲儒 春秋說 禮說	長洲楊氏 繼武 文叔 古柏軒文集	無錫華氏 希閔 康原 延緣閣集	春秋屬辭辨例編 引書姓氏	武進楊氏 椿 農先 孟鄰堂文集	無錫高氏 愈 紫超 顧棟高大事表引 華學泉疑義引	無錫顧氏 棟高 復初 大事表	平湖陸氏 奎勳 聚侯 義存錄	元和惠氏 棟 定宇 左傳補注 九經古義 後漢書補注	華亭黃氏 之雋 石牧 唐堂集	三原劉氏 紹欽 微旨	上海葉氏 鳳毛 超宗 說學齋經說	武進臧氏 琳 玉林 經義雜記	常熟陳氏 祖范 亦韓 經咫	富塗徐氏 文靖 位山 管城碩記	常熟陶氏 正堉 祥衷 春秋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平	何氏	勝	勳	樵香小記
錢唐	牛氏	運震	真谷	空山堂傳
錢唐	汪氏	師韓	上湖	韓門綴學
武進	楊氏	方達	符蒼	補註
天台	齊氏	召南	大風	三傳注疏考證
歸安	沈氏	炳震	寅駟	九經辨字讀蒙
仁和	杭氏	世駿	大南	道古堂集
錢唐	袁氏	枚	子才	小倉山房集
無錫	吳氏	鼎	大年	隨園隨筆
上元	程氏	廷祚	啟生	三正考
金匱	秦氏	蕙田	樹	地名辨異
鄞縣	全氏	祖望	味	五禮通考
春秋屬辭辨例編	引書姓氏	謝山	經史問答	鮎琦亭集
廣昌	黃氏	永年	靜山	外集
桐城	葉氏	西	書	漢地甲志稽疑
武進	錢氏	維城	幼安	究遺
武進	莊氏	存與	方耕	茶山集
無錫	顧氏	奎光	星五	正辭
仁和	盧氏	文昭	紹弓	要指
吳江	陸氏	耀	青來	舉例
仁和	趙氏	佑	駁人	隨筆
嘉定	錢氏	大昕	曉微	經典釋文攷證
嘉定	王氏	鳴盛	厚皆	龍城札記
象山	姜氏	炳璋	石貞	抱經堂集
仁和	翟氏	璣	晴江	切問齋集
				維索
				潛研堂集
				聲類
				尚書後案
				周禮軍賦說
				讀左補義
				爾雅補郭

錢唐	吳氏	守一	萬先	日食質疑
鎮洋	畢氏	沅	湘	晉書地理志補正
金壇	段氏	玉裁	秋	左氏古經注
陽湖	趙氏	翼	雲松	經韻樓集
桐城	姚氏	鼐	姬傳	咳餘叢考
吳興	董氏	豐恒	菊町	左傳補注
仁和	孫氏	志祖	詒穀	經說
武進	莊氏	所	虛庵	惜抱軒筆記
仁和	沈氏	亦然	梅村	識小編
江陰	趙氏	曉明	敬夫	讀書一得
餘姚	邵氏	晉涵	與桐	校正一切經音義
曲阜	孔氏	廣森	衆仲	公穀異同合評
春秋屬辭辨例編	引書姓氏	謝山	兩雅正義	公羊通義
歙縣	金氏	榜	輔中	禮箋
休甯	戴氏	震	慎修	東原文集
上元	戴氏	祖敬	敬威	五洲
陽湖	管氏	世銘	未堂	韞山堂集
高郵	李氏	惇	成裕	羣經識小
儀徵	武氏	億	虛谷	羣經義證
餘姚	翁氏	元圻	載青	困學紀聞注
嘉定	錢氏	塘	學淵	既亭述古錄
餘姚	邵氏	璵	桐南	劉炫規杜持平
汪氏	喜林			說文羣經正字
寶應	劉氏	製倫	池九	劉履同秋經雜記
武進	臧氏	庸	西成	秋槎雜記
				拜經日記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類

海鹽 崔氏 懋儒	早洲	吾亦廬稿
武進 惲氏 敬	子居	大雲山房集
仁和 梁氏 玉繩	謙庵	史記志疑 警記
仁和 梁氏 履繩	處素	左氏補釋
儀徵 阮氏 元	伯元	注疏校勘記 研經室集 訪經精舍文選
陽湖 洪氏 亮吉	君直	左傳詁 卷施閣集 更生齋集
曲阜 桂氏 履	未谷	札樸 晚學集
元和 陳氏 樹華	芳林	經傳集解攷正
江都 汪氏 中	容甫	述學
秀水 王氏 復	敦初	駁五經異義補遺
新城 魯氏 嗣光	秋旌	王昶湖海文傳引
豐山 王氏 棠	勿剪	知新錄
春秋屬辭辨例編 引書姓氏		
陽湖 張氏 琦	翰風	戰國策釋地
鄞縣 屠氏 繼序	洪篁	困學紀聞補注
歸安 姚氏 文田	秋農	朔閏表
棲霞 郝氏 懿行	梅九	說略
高郵 王氏 引之	伯申	經義述聞 經傳釋詞 周秦名字解故
蘭溪 陳氏 壽祺	恭甫	五經異義疏證 左海集
德清 許氏 宗彥	積齋	鑑止水齋集
江都 焦氏 循	禮堂	左傳補疏 羣經宮室圖 雕菰集
涇縣 趙氏 紹祖	琴士	讀書偶記
桐城 馬氏 宗璉		左傳公羊傳補注
陽湖 李氏 兆洛	申耆	養一齋文集
武進 劉氏 逢祿	申受	左氏春秋考證 公羊何氏釋例

涇縣 左氏 昭	春谷	三餘偶筆 續筆
臨海 洪氏 頤	筠軒	讀書叢錄
江甯 黃氏 之紀	星巖	王昶湖海文傳引
仁和 趙氏 坦	寬夫	異文箋 寶璧齋札記
江都 秦氏 嘉謨		世本輯補
青浦 倪氏 倬	雲莊	讀左瑣言
績溪 胡氏 匡衷	樸齋	侯國職官表
江都 凌氏 曙	曉樓	公羊禮說
寶應 朱氏 彬		經傳攷證
大名 崔氏 述	東璧	考古續說 三大典考 豐鎬考信錄
連城 賴氏 啟英		無聞集
春秋屬辭辨例編 引書姓氏		
南昌 龔氏 元珮	瑞生	春秋客難
桐城 馬氏 源		皇朝經世文編引
太倉 蕭氏 景	曼叔	經史管窺
刻縣 鄭氏 文蘭	雨培	辨義
高氏 岱		春秋地名攷補
光澤 高氏 澍然	雨農	釋經
嘉定 黃氏 汝成	潛夫	日知錄集釋
長興 張氏 壽恭	梅溪	左氏古義
休甯 徐氏 卓	萃生	經義未詳說
臨縣 俞氏 正燮	理初	癸巳類稿
固始 蔣氏 湘南	子藩	七經樓文鈔
睢陽 張氏 用星	聯齋	左氏聚
書目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首上

春秋總義

邵子曰人但知春秋聖人筆削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爲公也如因牛傷知魯僭郊因獻六羽知僭八佾皆非聖人有意於其間

皇極經世

又曰春秋爲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

歐陽氏曰孔子聖人萬世取信公羊穀梁左氏不能無失孔子之經

三子之傳有所不同當舍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惑也

文集

又曰傳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

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取其得者廢其失者可也

嘉其尊大之心可也取其卑小之說不可也或曰傳有所廢則經

有所不通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

又

孫莘老曰論語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

伐自諸侯出

春秋總義

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

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孔子所

謂十世始隱桓之時所謂五世始宣成之時也春秋始於隱桓天

下之禮樂征伐出於諸侯而王道絕矣宣成以前諸侯之大夫尙

多稱人宣成以後魯宋齊晉蔡衛陳鄭八國之大夫會盟侵伐名

氏悉書無復稱人者於時六卿專晉三桓擅魯齊之政出於崔高

衛之政歸於孫甯天下諸侯之國政無不在大夫者孔子傷之至

於隱桓而春秋作隱桓至於襄昭十世矣天下諸侯不得爲政於

其國而大夫之名氏悉書於春秋孔子之意如此其明

經解義

程子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

遺書

又曰大率事同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

可例拘又

蘇明允曰賞罰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

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曰夫子之作春秋非曰

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

書也魯作之也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及於天

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

之權在周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成王幼周公以爲天

下不可以無賞罰不得已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

之東遷也平王昏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

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

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假天子之權宜如何如齊桓晉文可也

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桓文陽爲尊周實欲富強其國故

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首上

春秋總義

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

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

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願以爲今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

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

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所爲且先自治

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君則沐

浴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

嘉祐集○按茅鹿門曰孔子非思周公而與魯以天子之權當時列國各有史孔子魯大夫也故得觀魯史因其文而修以賞罰之權以補王政之闕垂教萬世耳

蘇子瞻曰春秋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近法家者流

苛細纖繞竟亦何用

蘇軾雙溪集

朱伯原曰周室東遷王綱絕紐朝覲會同之儀不修於京室禮樂征

伐之柄皆出於諸侯周之所存位號而已更歷數世亂日以甚則



楚吳越交亂天下夫隱桓之後諸侯無王矣成襄之後大夫無諸侯矣君臣之道父子之恩至於泯沒孔子道不行既無以有爲於當世又懼王者之法於是乎絕國魯史而作春秋所以尊王室繩暴亂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者之事公羊子云撥亂而反諸正是也孔子既沒師說各傳而能言其要者莫如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推是見扶王法以繩暴亂也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推是見隱桓而下議諸侯之無王成襄而下議大夫之無諸侯也曰春秋無義戰推是見諸侯之不得專兵也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推是見春秋非王命不得擅廢置也蓋孟子深於春秋其後作傳者五而三家存焉互有得失漢以來董仲舒公孫宏治公羊宣帝劉向好穀梁劉歆賈逵之徒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三

好左氏是非紛錯準則靡定其爲論注疏說者百千人攻訐毀譽黨同斥異范甯略言三家得失唐啖助始作三傳集解趙伯循又損益之陸淳著萃其說作纂例辨疑微旨由是春秋之學初得會通

樂圖餘稿春  
秋通志自序

胡康侯曰經以傳爲案傳有乖謬信經棄傳可也盡以爲可疑而廢傳則無以知事之本末盡以爲可信而任傳則經之宏意大旨或泥而不通要在學者詳考而精擇之

翼三十  
一年傳

林少類曰孔子作春秋惟以君臣上下之不明義利之無別所以記載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詔後世司馬公范內翰得此說故其著書立言之始首辨名分之際以正天下之大綱謂威烈王當正其分不當封韓趙魏爲諸侯唐太宗甯不得天下不可稱臣突厥此則明乎春秋之大旨而得夫子之正傳也

拙齋  
文集

薛士龍曰春秋善揚其善惡言其惡而無私焉不爲褒貶抑揚以亂是非之正也三家託褒貶以爲傳不知春秋也

浪語集春  
秋目要序

胡致堂曰孔子作春秋以示萬世人君南面之權無不備載而其大要則在於父子君臣之義而已如魯莊不爲父復讐反與齊通好

備書釋怨通和之事于策卽所以著其罪也

胡寅斐  
然集

葉石林曰春秋所以作爲天下也爲後世也卽魯史而爲之經求之天理則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朋友也夫婦也無不在也求之人事則治也教也禮也政也刑也事也無不備也以上則日星雷霜雨雹雪霜之見于天者皆著也以下則山崩地震水旱無冰之見於地者皆列也泛求之萬物則螽蟥螟蜥蜉蝣鸛鵲之於鳥獸麥苗李梅雨水殺菽之於草木者亦無一而或遺也而吾以一王之法筆削於其間穹然如天地之在上未嘗容其心而可與可奪可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四

是可非可生可殺秋毫莫之逃焉由是可以爲帝由是可以爲王由是霸者無所用其力由是亂臣賊子無所鼠其身前乎此聖人者作固有義舜禹湯文武周公焉而莫能外也後乎此聖人者作復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焉而莫能加也是以當孔子時雖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

春秋  
傳序

王梅溪曰春秋書朝書會者欲朝會之權必出於天子也書侵書伐者欲征伐之權必出於天子也權在諸侯則讓之如踐土之盟之類是也權在大夫則刺之如雞澤之盟之類是也先王人而後諸侯者欲權在王人也內中國而外夷狄者欲權在中國也書盜一字者所以戒小人之竊權也書聞一字者所以防刑人之弄權也有書賞者如錫命之類皆所以譏濫賞非周公之賞也有書刑者如殺放大夫公子之類皆所以譏濫刑非周公之刑也時王失周



公賞刑之法不能革當時姦弊故以筆削之權代之梅溪集

鄭夷原曰聖人光明正大不應以一二字加褒貶於人不過直書其

事善惡自見黃氏曰

朱子曰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見其治亂興衰非於一字上定褒

貶初間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及五伯出來方有統屬禮樂征

伐自諸侯出到後來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據他事實見得當時

事是如此今硬說那箇字是舊史文那箇字是孔子文如何駭得

聖人所書好惡自見如葵邱召陵踐土自是好後來漢梁之盟自

是差異不好孟子說春秋處皆看得地步潤今要去一字兩字上

討意思甚至以日月魯氏名字皆寓褒貶聖人不解恁地細碎類

又曰春秋大旨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

已未必字字有義也孔子當時只要備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何嘗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首上 春秋總義

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如書會盟侵伐不過見諸侯擅興

自肆耳書郊禘不過見魯僭禮耳至於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

禮之中又失禮也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

卒猶釋是不必釋而猶釋也如此等義卻自分明又

又曰先儒說春秋添一字減一字便是褒貶某不敢信以王不稱天

為貶以桓公不書秋冬為貶天王失刑不成議論可謂亂道因惡

魯桓而及天子可謂桑樹著刀穀樹汁出者又如貶滕子而勝遂

終春秋稱子豈有此理又

又曰春秋所書本據魯史舊文筆削而成今人看春秋必謂某字識

某人則是孔子專任私意不知據事直書善惡自著若要如此推

說須得魯史舊文參較異同然後可見而豈可得也又

又曰春秋只據赴告而書孔子只因舊史而作非有許多曲折大槩

成襄以前舊史不全有外遺故所記各有不同昭以後皆聖人親

見其事故記得其實如何卻說聖人子其爵削其爵賞其功罰其

罪是甚說話似此皆是杜撰又

又曰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又

又曰或論春秋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書法多有不同曰此烏可信聖

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

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莫識其意是後世弄法舞

文之吏所為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又

又曰春秋只是據實而書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

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竊恐不然又

又曰今之做春秋義都是巧說計較利害將此經做權謀機變之書

不是聖經矣又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首上 春秋總義

又曰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亦何嘗有意用某字使人知勸用

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詞與義足以褒貶榮辱人不過如

今之史書直書世事善惡了然觀之者知所懲勸故亂賊有所畏

而不敢犯耳近世說春秋者太巧皆失聖人之意又立為凡例加

某字其例如何去某字其例如何盡是胡說又

又曰讀春秋之法無他法只據經書事迹準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

某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折衷

便見胡文定則說得太深又

又曰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柄如日星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

是聖人直書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為以常情待晉襄

書秦人為以王事責秦穆恐未必如此又



所謂凡例又變移遷就如國各有稱號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故國以罪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人必有姓氏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故名以誅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事必有日月至必有地所此記事之常否則闕文也今必曰以某事故致以危之不月以外之不日以畧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則是非以義理求聖經反以聖經釋凡例也

又曰聖人能與世推移世變無窮聖人之救其變者亦無窮春秋初年王室微諸侯強故抑諸侯以尊王室及諸侯又微而夷狄又強則又抑夷狄而扶諸侯聖人隨時救世之心正如此而世儒乃動以五帝三王之律之此議論之所以愈繁多而愈不得其真也今惟以春秋之世而求聖人之心則思過半矣

呂朴卿曰說春秋穿鑿抵牾之患大端有二一曰以日月為褒貶二曰以名稱爵號為褒貶必先破此兩說而後春秋之旨可得而論也春秋事成於日者書日成於月者書月成於時者書時其或應書而不書者史失之也說春秋者多以是為褒貶愚請有以折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七

曰以名稱爵號為褒貶必先破此兩說而後春秋之旨可得而論也春秋事成於日者書日成於月者書月成於時者書時其或應書而不書者史失之也說春秋者多以是為褒貶愚請有以折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八

正名分乃貶王而去其天以是為正名分可乎穀伯鄧侯稱名說者曰朝弒逆之人故貶之滕子杞侯獨非朝弒逆之人乎滕薛稱侯稱子說者曰朝隱公褒之朝桓貶之朝隱有何可褒朝桓雖可貶終春秋不復稱侯豈皆以朝桓之故而貶之乎先書荆繼書楚已而書楚子說者曰進夷狄也聖人作經本以辨夷夏之分而乃進夷狄乎春秋據事直書名稱爵號從其名稱爵號而是非善惡係乎其文非書名皆貶書字皆褒也假令某與某在所褒而舊史但著其名某與某在所貶而舊史只著其字則聖人將奔走列國以求其名與字而後著之於經乎是春秋不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也若夫因其名稱爵號之異同而知其事實則固有之矣有以事之大小而其辭因之以詳畧者有蒙上文而殺其辭者固難以一例書而時變之升降世道之盛衰亦有因之以見者楚一也始書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九

荆再書楚已而書楚子吳一也始書吳而書人已而書吳子於以見夷狄之浸盛矣魯暨柔鄭宛詹始也大夫猶不氏於後則大夫無有不氏者鄭段陳佗衛州吁始也皆名之於後則雖弑君之賊亦有書氏者於以見大夫之浸強矣始也曹莒無大夫於後則曹莒皆有大夫於以見小國之大夫皆為政矣始也吳楚君大夫皆書人於後則吳楚之臣亦書名於以見夷狄之大夫皆往來於中國矣諸侯在喪稱子有書子而預會預伐者於以見居喪而會伐之為非禮也會於曹蔡先衛伐鄭則衛先蔡於以見當時諸侯皆以目前之利害而不復用周班也幽之盟男先伯淮之會男先侯戚之會子先伯蕭魚之會世子長於小國之君於以見伯者為政皆以私意為輕重而無復禮文也凡此者莫非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而是非善惡乃因之而見初非聖人以是為褒貶也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十

學者必欲於名稱爵號之間而求聖人褒貶之意則窒礙而不通矣於其不通也而強為之說則務為新巧何所不至甚非聖人明白正大之心爾呂大主五論

又曰春秋不以日月名稱爵號為褒貶則春秋所書皆據舊史爾所謂門人不能贊一辭者其義安在曰有春秋之達例有聖人之特筆因其事實而吾無加損焉此達例也其或史之所無而筆之以示義史之所有而削之以示戒者此特筆也用達例而無加損者聖人之公心有特筆以明其是非者聖人之精義又

又曰讀春秋者先明大義其次觀世變春秋之始是世道之一變春秋之終是世道之一變劉知幾云孔子述史始於堯典終於獲麟蓋書之終春秋之始孔子述書至文侯之命而終者文侯之命平王之始年也隱公之初平王之末年也四十九年無復振起之意

由是而上則為西周由是而下則為春秋此非世道一變之會乎此春秋之所以始也入春秋而夷狄橫然猶時有勝負也蓋至於獲麟之前歲而吳以被髮文身之俗偃然與晉侯為兩伯矣入春秋而大夫強然猶未至於竊位也蓋至於獲麟之歲而齊陳常狄其君齊為田氏矣魯自季孫逐君之後魯政盡在三家而君如贅旒矣晉自趙鞅入絳之後晉政盡在六卿而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漸已具矣向也夷狄交於中國者其大莫如楚而今也以整國東方之晉而奔走於偏方下國之越以求自安矣向也諸侯猶有伯而今也伯主不競諸侯之爭城爭地者日擾而無一息甯矣故自獲麟之前其世變為春秋自獲麟之後其世變為戰國此又非世道一變之會乎是春秋之所終也然不特此也合春秋一經觀之則有隱桓莊閔之春秋僖文宣成之春秋襄昭定哀之春秋

伯主未盛之時莊之十三年會於北杏二十七年同盟於幽於是合天下而聽命於一邦矣合天下而聽命於一邦古無有也僖之元年而齊遷邢三年城衛四年伐楚五年會世子九年盟葵邱而安中夏攘夷狄之權皆在伯主矣伯主之未興諸侯無所統也而天下猶知有王故隱桓之春秋各書王伯主之既興諸侯有所統也而天下始不知有王故僖文以後之春秋其書王者極寡伯主之興固世道之一幸而王迹之熄獨非世道之衰邪僖之十七年而小白卒小白卒而楚始橫中國無伯者十餘年二十八年而有城濮之戰於是中國之伯歸於晉矣晉義猶能嗣父之業靈成景厲不足以繼悼公再伯而得鄭駕楚尚庶幾焉自是而後晉伯不競蓋至於襄之二十七年宋之會晉楚之從交相見昭之元年號之會再讀舊書於是晉楚夷矣四年楚靈大會於申實用齊桓召



陵之典晉蓋不預中國之事者十年平邱之盟雖曰再主夏盟而晉之會諸侯於是止耶陵以後參盟見矣參盟見而諸侯無主盟者矣天下之有伯非美事也天下之無伯非細故也天下無伯而春秋終焉故觀隱桓莊閔之春秋已傷王迹之熄觀襄昭定哀之春秋尤傷伯業之衰此特其大者耳其他如荆人來聘夷狄之臣始未有名字也於後則名字著於經矣無駭狹卒諸侯之大夫始未有書字也於後則有生而名氏著矣始也諸侯盟諸侯於後則大夫盟諸侯始也諸侯自相盟於後則大夫自相盟矣始也諸侯僭天子於後則大夫僭諸侯矣始也大夫竊諸侯之柄於後則陪臣據大夫之邑矣合一經觀之大抵愈趨愈下愈久愈薄泐之而下則七雄分裂之極不至於秦不止後之作編年通鑑者託始於韓趙魏之爲諸侯其亦所以繼春秋之後歟又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十一

又曰春秋者扶天理而遏人欲之書也周轍東王政息政教失風俗壞君臣之道不明也上下之分不辨也夷夏之辨未明也長幼之序未正也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而世莫知其非也臣弑君子弑父強弁弱下篡上而世莫知其亂也孔子以明天理正人心之責自任焉故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事未嘗與魯史異也而其義則異矣孔子成春秋不過空言耳而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豈非以其正人心之功乎故曰春秋天了之事也世衰道微天理不明人心不正是非善惡之論幾於倒置然後亂臣賊子始得以自容於天地之間不特禮樂征伐之無所出而已也孔子之作春秋也亦明是非之理而已自世儒不明乎孟子之說遂以春秋之作乃聖人賞善罰惡之書而所謂天子之事者謂其能制賞罰之權爲是說者不惟不知春秋抑亦不知

所謂天子之事也彼徒見一字書法不同以爲褒貶予奪所在子之所以代天子之賞奪之所以代天子之罰以替國而僭天王之權以匹夫而操天王之柄夫子本惡天下諸侯大夫之僭作春秋以正名分而已自陷之何以律天下聖人宜不如是也蓋是非者人心之公不以有位無位而皆得言故夫子得因魯史以明是非賞罰者天王之柄非得其位則不敢專故夫子不得不假魯史以寓賞罰是非道也賞罰位也夫子者道之所在而豈位之所在乎或曰夫子託諸魯以律天下其賞之曰魯賞之也其罰之曰魯罰之也夫夫子匹夫也固不得以擅天王之賞罰魯諸侯之國也獨可以擅天王之賞罰乎魯不可以擅天王賞罰之權而夫子乃因推而予之則是夫子爲其實而魯獨受其名夫子不敢以自僭而乃使魯僭之聖人尤不如是也大抵學者之患在於尊聖人太過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十二

而不明乎義理之當然欲尊夫子而實背之或謂四代禮樂孔子告顏淵者不見諸用而寓其說於春秋此繆妄之論孔子亦謂得志行道則當如是爾豈有無其位而修當時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禮樂之制乎夫子魯人所修者魯史其時周也所用者時王之制也謂其竊禮樂賞罰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幾於誣聖人乎觀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嘗以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諸儒之說既破而後吾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旨與夫孟子所謂天子之事者皆可知矣又

劉後村曰所謂天子之事者尊君抑臣尊王抑霸尊內抑外本家則堂曰聖經有常法不可以定例求也自三傳及諸儒百家不原書法以求聖人之意每以凡例而律聖人之法其失甚大經所書各事不同其例安得同或以變例言是乃求通其例之不可通者



耳竊謂以變例而求春秋不若以常法而求春秋蓋春秋屬辭比事之書也或聯書以著其義或累書以盡其義有一歲而始終維書一事者有一事而歷數歲屢書者欲求聖人之意必反復究觀而得苟執例以求經是猶有司者執例以廢法其可行乎或又曰書法全同其不可以爲例乎曰春秋美惡不嫌同辭有書法全同而不可據以爲例者有書法雖異而可以爲同者若以書法同異而律春秋抑又拘矣許說綱領篇

黃善甫曰說春秋者於千百載之下欲逆推千百載以上聖人之心恐夫子當時之意或不如此不若以夫子之言斷之只論語一書便可看堯曰篇叙堯舜禹湯文武之傳皆是王道繩墨答子路名不正二語是要旨八佾篇多微意而不如諸夏之亡一句尤凜然論晉齊諸正及其仁之稱微管之歎斷蓋伯者功過至於禮樂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幸

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而春秋始終備矣四如又曰春秋一經皆亂世事王室盛衰諸侯離合裔夷更代在焉世家始終制度沿革禮樂變更在焉天人應驗氣數轉移在焉此皆關於世變之大上

陳隨隱曰春秋何始於魯隱公杜預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讓國之賢君非也桓公弑兄諸國無討賊者自平王不能復父讐始此春秋之所以作也此春秋之始於隱公也隨隱漫錄

吳草廬曰邵子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春秋書實事而善惡形于其中矣至譏言乎朱子謂據事實書而善惡自見其旨一也唐啖趙宋孫劉而下不泥於傳有功於經者奚啻數十家然褒貶之嚴猶未悉除至宋末李呂而後大不惑夫其所謂褒貶者以

書時書月書日爲詳畧其事以書爵書人書國爲榮辱其君以書字書氏書名書人爲輕重其臣而已噫事之或時或月或日也君之或爵或人或國也臣之或字或氏或名或人也法一定而不易豈聖人有意於軒輊子奪之哉齊氏春秋統紀序

吳立夫曰孔子論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無道然後諸侯大夫專之逆理愈甚則世數愈速春秋之理不外此矣公羊子蓋深有得焉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以是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而權之者也漢之學者曰隱桓遠矣孔子立乎定哀之間蓋推其盛衰離合之變與夫聖人之權者以爲有隱桓莊閔僖之春秋有文宣成之春秋有襄昭定哀之春秋豈非公羊之遺說哉淵穎集春秋世變圖序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古

又曰劉氏據閔因序謂聖人徵百二十國實書此豈墨子所稱百二十國春秋乎東遷以來晉有乘楚有構机魯有春秋然秦世家云文公以後始有史紀事春秋列國敗亡數十而附庸小邑蠻夷邊鄙又豈悉有書可徵乎聖人但因魯事以寓王事隱桓之初魯與齊鄭宋衛交齊霸而魯事齊晉繼霸而魯又事晉襄昭以降霸統絕而魯又事吳楚故經所載類不出此數國事然則春秋魯史耳豈徵百二十國之書乎又書春秋權衡意林後

程積齋曰春秋之不明凡例褒貶害之也春秋有自然之法因是事而著是理以爲法天下曷嘗設凡例以待其事而書之哉水又曰春秋有大屬辭比事有小屬辭比事其大者合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此觀之其小者合數十年之事而此觀之春秋之始諸侯無王未若是之甚也終則天王不若一列國始也諸侯之大夫未若是之張也終則專國而無諸侯始也夷狄未若是之橫也終則



伯中國滅諸侯始也諸侯之伐國未甚也終則至於滅同列之國此大者也始也大夫執權終則至於弑君始也子弟預政終則至於篡位始也諸侯專恣妄動終則至於滅身始也夫人昏姻不正終則至於亂亡此小者也一經之事無不皆然大凡春秋一事爲一事者常少一事而前後相聯者常多其事自微而至著自輕而至重始之不慎卒至不可救者比比皆是必合數十年之通而後見當自春秋之始至中至終而總論之而先儒或畧之乃于一字之間究其義此穿鑿附會之所由來也

又曰春秋常事不書書者皆非常此說始於三傳然三傳卒不能守其言左氏見事多以為禮公穀亦有以為喜之嘉之者夫既得禮矣喜之嘉之矣則是常事也豈有非常之事而聖人以為禮爲可喜可嘉哉又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五

又曰穀梁云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有待貶絕而惡從之者按春秋俱不待貶絕而罪惡見未有待貶絕而惡從之者謂待貶絕而惡從之者褒貶之說亂春秋者也

三傳辨疑 文十八年

鄭師山曰常事直書義自見大事變文義始明春秋有魯史之舊文有聖人之特筆不可字求其義如酷吏之刑書亦不可謂全無其義如史官之實錄又曰聖經簡義與固非淺見所能窺測歲久殘闕又豈想像所能補綴與其通所不可通取譏於當世孰若闕其所當闕俟知於後人

程傳闕疑

黃楚望曰說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則一切刻削煩碎之說自然退聽

趙訪師說引

趙子常曰魯史有例聖經無例非無例也以義爲例此事屬辭屬事貫通自成義例然後知以例說經固不足以知聖人爲一切之說

以自茲而漫無統紀者亦不足以言春秋也

東山集

元明曰孔子之作春秋如化工之妙物各付物而物之妍蚩自見豈物物而雕刻之哉今之治春秋者皆物物而雕刻之之類也何足以知天地造化之心哉

正傳傳十九年

又曰春秋大段舊史之文非皆孔子筆之也劉氏曰春秋故史也有所不革孔子所言其義竊取謂之竊取者如竊此老彭之竊未敢顯然之謂也况革乎

又義元年

唐荆川曰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之春秋者有是非而無毀譽之書也所以寄人直道之心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說春秋者謂聖經不如是之淺也說之過詳而其義蔽

季氏私考序

又曰春秋王道也天下無二尊禮樂征伐會盟朝聘生殺之權一出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五

於天子而無有一人敢作好惡作威福是王道也是故問會之禮掌於宗伯而天子巡守諸侯既朝則設方明而盟是會盟者天子之權也不出於天子而私會私盟者罪也故春秋凡書會書盟皆罪之諸侯朝於天子不朝天子而私相朝者罪也故春秋凡書如書朝皆罪其朝者與其受朝者九伐之法掌於司馬而天子賜諸侯弓矢鈇鉞然後得專征伐雖專之亦必請命於天子而後行是侵伐者天子之權也不出於天子而私侵私伐者罪也故春秋凡書侵書伐皆罪之諸侯之大夫公子雖有罪必請於天子而後刑殺焉不請於天子而專殺者罪也故凡春秋書殺大夫公子者皆罪之夫侵伐有貪兵有忿兵有應兵有討不睦者故戰有彼善於此者而要之無義戰盟會有解難有固黨有同欲相求有同力相援有同患相恤故會盟有彼善於此者而要之無義會義盟殺大



夫有誅叛有討貳有懷諫有借以說於大國有為強臣去所忌故殺大夫有彼善於此者而要之無義終是故春秋自于殺濫淵兩會之外並不書其故至於盟與伐無書其故者非畧也以爲其會其盟其伐其代其職既足以著其罪矣不必問其故也殺大夫必名亦有不名而但書官如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者非畧也以爲義繫乎其殺之者而不繫乎其殺者義繫乎殺之者則其殺也足以著其罪矣不繫乎其殺者則不必問其爲何人與其爲有罪無罪焉可也說者乃瑣爲之說曰某事以某故皆無益於春秋也夫春秋所以正亂賊也易曰弑君弑父其所由來者漸說春秋者云人臣無將夫人臣而竊其君會盟伐刑殺之權其爲將也甚矣人臣竊會盟伐刑殺之權而久假爲莫之歸其爲漸也甚矣臣子至於推刃於其君父而書弑其君是弑之成也是春秋之所痛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七

也人臣而竊其君會盟伐刑殺之權是弑之漸也是春秋之所辨也孔子嘗自言之矣曰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甚而自大夫出甚而陪臣執國命是春秋之勢也陪臣大夫還之諸侯諸侯還之天子是春秋之撥其亂而反之正也周之盛也王道行頌聲作其可見者莫如詩雅蓼蕭湛露是諸侯會同於天子也彤弓是諸侯聽征伐之命於天子也出車采芣是天子征伐而四裔不敢侵叛也故曰詩亡而春秋作詩未亡天子之權存詩亡天子之權喪春秋收既喪之權而還之天子者也春秋所以接詩亡之後也

唐荆川集 讀春秋篇

高齋卿曰春秋天子之事自孟子有斯言而聖人之志益以明白後人之不得乎其言而聖人之志益以晦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此孔門明訓也乃自託南面之權以行賞罰乎然則何爲

天子之事曰孟子不云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平王東遷周室遂弱然其初典制猶有存號令猶有行者迨其末年衰微益甚秦離遂降爲風而雅亡矣至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又其降政在於大夫矣又其降陪臣執國命矣暴行交作臣弑君子弑父者接迹於天下矣孔子爲是懼於是據文武之典制明天子之號令而春秋作焉春秋始諸魯隱公隱公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是王迹熄而詩亡之時也詩至是而亡故春秋自是而作乃以繼二雅表王迹蓋當是時天下皆曰周雖有王猶無王也而孔子則曰周固自有王也其典制其號令固在有可取而行之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蓋謂周天子事猶今人稱我太祖舊制云爾非謂孔氏託南面之權也是故取桓文者爲其能尊周也書王正者存周之正朔也尊王人以仰諸侯者明周之等衰也故曰其義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本

竊取之也曰孔子不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乎曰子貢曰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子思曰仲尼憲章文武而孔子之告哀公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自言則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曰夢見周公是孔子之所欲見諸行事者亦止是行周公之道以興東周之治耳曰然則何以曰吾志在春秋曰孔子以爲吾欲行周公之道以興東周之治乃竟不可得志廢所託故託之乎春秋使今王能行文武之政即可據而行也使後王能行文武之政則亦於此取之而已矣故曰志在春秋也蘇氏云成王幼周公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此曲說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子蓋傷之而以天子之權假之乎蓋春秋明天子之權非以



假天子之權也以天子之權還諸天子非以天子之權與魯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蓋周之舊典禮經也故孔子因而修之以著先王之舊則所謂述而不作者也自是周天子事夫何嘗以假魯也人能明乎文武之道與法則春秋所書褒貶自見正不必求其義於一字之間也後儒不能明文武之道與法乃徒求其義於一字之間不惟求其義於一字之間而又過爲深求之於是求之愈深而去聖人之意愈遠矣曰若是則知我罪我謂何曰知我者謂我爲尊周也罪我者謂我爲天子之法明則僭亂之罪著諸侯惡其害已也伊川云春秋只是一個權談以天子之事爲孔子之自爲天子也不知孔子只是尊周何謂權胡氏之傳其志可尚而於經旨則未得彼見南宋之孱弱激焉而爲是傳蓋欲尊王室誅奸佞振弊起衰但於天子之事其論甚左且曲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五

求於一字之間又自相矛盾仍復曲爲之說則於經旨無當耳正郝仲輿曰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此春秋底本也自世儒以褒貶說春秋而底本壞曰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此春秋格局也自世儒以事例合春秋而格局壞曰子欲無言天何言哉曰吾無隱乎爾此春秋宗旨也自世儒以深文隱語視春秋而宗旨壞

春秋直解

又曰春秋直書而義自見無深刻隱語謂褒貶以行賞罰斷斷無之孟子云春秋天子之事春秋爲天子之事而作也豈謂孔子以天子之事自用乎又

又曰孔子曰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春秋之作豈肯自犯其所惡哉是以義直而情婉法嚴而禮恭憂深而辭遜學者不信經而信傳以爲春秋責備之嚴夫聖人豈有已甚之辭乎又

又曰春秋所惡莫甚於晉齊趙託尊王之名晉則公然自爲也楚雖僭號未能得諸侯而晉朝諸侯百有餘年楚未有加於周而晉召王徵兵奔走其卿士偪殺其大夫楚未受諸侯之貢而諸侯於晉有歲幣有徵發驛脅叱使莫敢不諾晉之惡什倍楚矣

劉仲修曰時有遠近則史有詳畧史有詳畧則辭有同異焉此甚易曉若自文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文以下悉書日焉自文以前君行八十書至者十七文以後君行九十書至者六十四是也當隨時而觀經也而公羊子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休云所見之世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所聞之世恩少殺故諱亦少殺焉所傳聞之世恩又少殺故弗諱焉甚乎其陋矣陳傅良曰隱桓莊閔一書法也僖文宣成一書法也襄昭定哀一書法也夫不曰史之有詳畧而曰聖人隨其時而異其書焉其賢於公羊者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五

幾希大抵尊經之過以爲聖人之作傳者必有所受則求之益詳而傳會之益鑿又或以爲刑書則言之益刻而鍛鍊之益深以爲美則強求諸辭曰此子也此褒也聖人之微辭也以爲惡則強求諸辭曰此奪也此貶也聖人之特筆也或曰聖人之變文也一說弗通焉又爲一說以護之一論少室焉又爲一論以飾之使聖人若後世之法吏深文而巧詆蔑乎寬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僕之愚則曰其文則史其義則彰善癉惡其善者曰如是而善其惡者曰如是而惡無褒貶予奪之說其區別凡例主程子其綱領大意主朱子三傳則主左杜而嚴其謬妄諸家則無適主取其合者去其弗合者如是而已

明文衡劉永之與梁孟敬論春秋書

章本清曰後儒欲尊孔子不曰聖人以天自處則曰聖人以天子之權與魯非特筆削大義不明反使聖人得罪名教以春王正月爲



改周正以桓不書王爲黜天王以滕杞書子爲貶諸侯至於不書  
秋冬天且在其貶黜中矣僭妄至於此極而以加諸孔子乎孔子  
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曰爲下不信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信斯言也必不黜天王貶諸侯子奪卿大  
夫也如謂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鈇鉞述與信之謂  
何如謂隱原有卽位之文孔子削之以貶隱桓三年原有春王之  
文孔子削之以貶王則史闕文之謂何且倍上反古亦甚矣蓋魯  
之春秋與晉乘楚檮杌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而其義  
孔子竊取焉可見文皆史氏之舊特擇其有關王迹與名教者筆  
之無關王迹與名教者削之其闕文則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而已  
故游夏無所容其贊也惟筆削定而紀法昭所以大義燦然不待  
孔子褒之貶之人心勸懲自有不容已者史皆信史春秋皆實錄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如此則聖人之心乃白於萬世而不爲諸傳所誣

又曰春秋存王迹是是非非善善惡惡據事直書王政雖不行乎天  
下而猶存於筆削之間此亂賊所以懼也聖人好惡直道之公後  
儒讀經平也而詭求之易也而艱尋之尊聖彌甚去經益遠又  
凌以棟曰孔子曰多聞闕疑又曰史闕文春秋正多闕而可疑者如  
魯桓不書于者十四年說者歸咎天王失討叛逆則他叛逆之失  
討何限何以書王秦伐晉鄭伐許晉伐鮮虞不書主帥說者以爲  
甚其罪則他國之侵伐者何限何以書法不爲軒輊又如陳侯鮑  
卒書甲戌巳丑盟於密書紀子帛莒子夏五不書月郭公不書事  
此類非魯史闕誤卽春秋成後傳者訛之有疑則闕之闕之所以  
尊之也不從其闕而委曲文之以悞後世非尊春秋者也朱子謂  
春秋自有無定當處正指此凡例

朱魯庵曰聖人之與桓文非與其伯也與其尊王而已後之獎桓文

者乃云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聖人不得已而授之以諸侯夫諸侯  
者天子之諸侯聖人安得而授之大非春秋尊王之義也黜桓文  
者又云齊晉名爲尊王實則僭王之權亂王之法是亦一楚也則  
併其好名之志沒之何以激發天良而誘進大道乎  
又曰春秋之文萬有六千五百餘史記自序曰春秋文成數萬子長  
生于素火之後其言必有所據信斯言也則殘缺者幾半矣左氏  
所記不見于經者甚多其詞亦間有類于釋經者安知非春秋之  
逸文乎更可異者張晏云春秋萬八千文是爲三國時人其所言  
春秋之文與今春秋多寡相越之遠至于千百則何以解也  
陳介石曰孔子春秋舉大綱而萬目皆舉尊周室攘僭王扶弱主抑  
強臣誅亂討賊正名定分以桓萬古彝常此其大綱也當求之正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大不當求之纖細朱子曰孟子云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

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又云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皆看  
得地步濶不解細碎朱子地步濶之訓甚爲快然蓋看得濶則聖  
人但書一句而意無不包專指泥定之至於前後義例不相通不  
得不牽強穿鑿以成其說而去聖人之旨遠矣  
又曰春秋無誅意之法也立此論者本孔子之論臧武仲然孔子雖  
責武仲以要君至於作春秋但書曰臧孫紇出奔邾無自防之文  
與列國大夫出奔者同蓋魯論者論人之書也春秋者治人之書  
也論人者可原心而挾其惡治人者必罪狀昭彰然後可加以刑  
如舍罪狀而專論意何人不可以意中傷之哉自傳經者擬爲此  
說後世暴君酷吏藉此行虐于是有缺望之律有腹誅之條有見  
知故縱之科皆誅意之說啟之也



顧亭林曰孔子生於昭定哀之世文宣成襄則所聞也隱桓莊閔僖則所傳聞也國史所載策書之文或有不備孔子得據其所見以補之至於所聞則遠矣所傳聞則又遠矣雖得之於聞必將參互以求其信信則書之疑則闕之此其所以爲異辭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三語必有所本而齊魯諸儒述之然其義有三闕文一也諱惡二也言孫三也原註孔子曰孫漢書言孔子無道危行言孫作春秋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及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學日知錄四

又曰襄公二十四年日有食之正義曰此與二十一年頻月日食理必不然但其字則變古爲篆改篆爲隸書則繼以代簡紙以代繅多歷世代轉寫謬誤失其本真後儒因循莫能改易此通人之至論攷魏書江式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尙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重

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世謂之古文自古文以至於今其傳寫不知幾千百矣安得無誤後之學者於其所不能通必穿鑿而曲爲之說其爲經典之害也甚矣又

朱錫鬯曰孔子之作春秋撥亂世反諸正其好惡一出於平非有所微也顧說春秋者往往未得聖人之意煩其例苛致其文子者十誅譏者十九夫有所褒也蓋有所尊也蓋有所貶也蓋有所褒也今欲尊周而動著王室之非禮欲誅亂臣賊子而先責賢者備是聖人惡惡之辭長而善善之辭反短比之申不害衛鞅韓非而有甚矣

曝書亭集劉氏權衡序

又曰以例說春秋自漢儒始曰牒例鄭衆劉賈實也曰謚例何休也曰釋例顧容杜預也曰條例荀爽劉陶崔靈恩也曰經例方範也曰傳例范甯也曰說例吳畧也曰畧例劉焯之也曰通例韓滉陸希

聲胡安國畢良史也曰統例啖助丁副朱臨也曰纂例陸淳李應龍戚崇僧也曰總例章表微成元孫明復周希孟葉夢得吳激也曰凡例李璣曾元生也曰說例劉敞也曰忘例馮正符也曰演例劉熙也曰義例趙瞻陳知柔也曰刊例張思伯也曰明例王哲王日休敬鉉也曰新例陳德甫也曰門例王鉉王炫也曰地例余蕭也曰會例胡箕也曰斷例范氏也曰異同例李氏也曰顯微例程迥也曰類例石公孺周敬孫也曰序例家鉉翁也曰括例林堯叟也曰義例吳迂也而梁之簡文帝齊晉安王子懋皆有例苑孫立節有例論張大亨有例宗劉淵有例義刁氏有例序繩之以例而義益紛綸矣又卷氏本例序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重

少也而僖公之前何以君大夫將皆稱人則非盡貶與將卑師少也以稱字爲貴而鄭儀父許叔蕭叔有何可貴以殺大夫稱名爲罪而陳洩冶蔡公子變有何可罪諸侯失國名而襲于譚子不名滅同姓名而楚滅麇齊滅萊不名則其說窮矣不書公子爲削其屬而弑君如楚商臣齊商人反稱公子則其說又窮矣卿卒必記日月公至必告於廟以益師不曰爲薄之而成公以後皆書日以恒會不致爲安之而公行大半不書至則其說又窮矣不得已有變例之說夫所貴乎例者正取其一成而不可易若前後游移彼此乖忤何以示萬世之準繩張氏左傳折諸卷首引朱鶴齡集說序李榕村曰孟子言春秋天子之事也蓋謂春秋本諸侯之史其時列邦僭亂名分混淆而史體乖舛夫子因而修之其名秩則一裁以武成班爵之舊其行事則一律以周公制禮之初故曰春秋天子



之事者猶曰天子之史云爾說者不察而以爲夫子行南面之權則近於夸矣又董仲舒述夫子之言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蓋謂凡著書者言理則虛微事則實故雖言理義以垂訓不如借二百餘年行事使是非得失皆著見於此爾說者以爲春秋是夫子之行事非空言此亦似非本意格刊

又曰春秋最是難看無一點文采不過幾箇字眼顛倒用得確便使萬世之大經大法燦然具備微而顯顯而微一歸義理之精無非自然之則又語

又曰朱子說春秋據事直書爲多未必盡有褒貶或不以爲然不知朱子不是說全無褒貶謂未必如今人說一字不放空都有褒貶耳道理卻是寬寬的說好寬些包得道理多蓋甯可失出不妨過密萬一失入其弊甚大胡傳多不是聖人意又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重

又曰管仲器小八佾雍徹旅泰山林放問禮之本季氏伐顓臾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佛肝召陽貨欲見諸章便是春秋凡例應潛齋曰左氏在孔子後孔子所見所聞未必盡與傳合嘗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已矣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善謂事之可信者也則後儒傳錄豈能無訛乎集解

何此瞻曰春秋曷爲不託始於惠公而始於隱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書也隱公被弑之君也義門讀

張彝歎曰解經之法在於全經大義觸處皆通而已伊川曰春秋前既立例後來書得全別文定曰春秋有正例有變例夫惟所見有前後之互異有正變之不同故其爲說通於此不可通於彼而馮已見以測聖心強經文而就我說遷就支離不能免也朱子則曰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重內輕外貴王道賤伯功而

已識此則春秋綱領可得也又曰聖人作春秋以褒善貶惡示庶世不易之法今乃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求之而莫識其意是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爲非聖人至正之道又曰春秋直載當時之事使見其治亂興衰不於一字兩字定褒貶識此則春秋之條目可以悉舉也因朱子之說而推之不必強立爲例而後可通於前變可通於正又何先後之互異正變之不同哉宗朱辨義序

又曰孫明復以爲春秋有貶無褒朱子曰如晉士句伐齊聞喪而還分明是褒之夫王政不行諸侯放恣專會盟擅侵伐其事原無可褒至如葵邱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尊周攘楚聖人取之者則固寓褒於貶也而其他彼善於此之事其辭若喜之而其意若有憾者則又寓貶於褒也朱子曰春秋貴仁義而賤功利貴王道而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重

賤伯功又曰春秋明王法而亦不廢五伯之功通乎此則褒貶可知矣寓褒於貶寓貶於褒之義亦可知矣蓋聖人非有意以爲褒貶據其事直書之耳又論

又曰孟子曰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作非以存王迹以著王迹之所以熄而詩之所以亡也會盟侵伐諸侯自專而王不能禁弑君篡國而王不能討繼世而不稟命又擅廢立之大夫世家而國無命卿又專殺之王世子出會天王下勞而不知其非朝伯主不朝天王而相沿爲留名爲懷楚實則爭伯名爲請王命實則役王臣夫子筆削魯史直書而罪自著故曰天子之事又曰有書事在此而示義在彼者有書事在前而示義在後書事在後而示義在前者有以不書示義者有以登書示義者有煩文以示義者有省文以示義者有問文以示義者有微文以示義者有



義係乎人而其事不必詳者有義係乎事而其人不必詳者有書其事同文而義在取舍各著其是非者有書其人同事而義在分別其善惡者有書一事而具數義者有書數事而明一義者蓋是非以筆削而見褒貶以是非而見比事屬辭春秋之教固無待於鈞深索隱也又

又曰春秋紀事之書而義即在事之中苟攷於事不得其實則索其義有不可以強通者矣諸儒於事則全信左氏於事之合體不合禮者則衷三禮以斷之夫周禮之舊當孟子時諸侯惡其害已而去之其詳已不可得聞而況漢儒雜集之書其可盡據以論春秋哉左氏浮夸其不可全信抑又明矣故春秋有不可卒解者不當以傳文禮經可徵而竟不一闕疑也諸儒惟坐不肯闕疑故信左氏者取諸左氏不信左氏者則又撰以己意攷證三禮者則以三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毛

禮之成言斷春秋之已事而不知漢儒附春秋及三傳之說以爲禮者正多也朱子解經於文之難通者則曰疑誤疑衍疑有闕文於義之不可以卒合者則曰未詳於兩說之不可通者則曰未知孰是於禮之無可徵信者則曰不可攷夫以朱子之博於學而精於理其解經之虛公嚴謹且如此何說經者謾自以爲能邪又

又曰諸儒謂春秋於內大惡諱之內之大惡諱弑書薨聖人之不得已也而且以不地著之桓宣輿遂慶父之爲賊文姜哀姜之與弑則終不得而諱也其他孰有大於國母官淫之醜乎孰有大於朝齊朝晉朝楚之辱乎孰有大於郊禘蒐闕之僭禮易許田不視朔之變制逆祀而躋僖公憤倫而娶同姓乎孰有大於邱甲之虐用民力田賦之厚歛民財乎則皆備書於冊矣而又何諱哉蓋聖人據魯史以作春秋其會盟侵伐弑君殺大夫則統天下諸侯以示

義至於朝聘卒葬祭祀昏姻立宮城邑之類則皆以魯事示義事係一國而義關天下聖人原無所顧忌於魯也諸儒但以滅國書取朝聘書如出奔書孫謂皆諱之而不知婉其文而不沒其事不得謂之諱也諸儒又以會盟侵伐之不目公與大夫者爲諱然即不目公與大夫而其屬辭曰及曰會即明知其非公即大夫矣何爲諱邪諸儒又據傳載而經不書者爲諱即其事洵有之而於義無害又無關於國於天下之故或舊史不書或聖筆因可以無書而不書非以諱爲義也至於左氏諱尊諱親諱賢之說抑又不然蓋當春秋陵替僭亂之世聖人之道先王之法無有存者聖人正以惡夫禮樂變爲干戈仁義泯於功利諸侯強而荆蠻橫小侯滅而大族興篡弑叛亂接跡於世而作春秋以著其變亂之實使義取乎諱之則春秋亦可以不作矣朱子曰春秋直載當時之事又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毛

曰據魯史以書其事然則何有於諱哉又

又曰讀春秋不得不攷事於左氏朱子曰左氏說得事有七八分固當信其可信者也但有與經牴牾者如經舉諸侯之爵而左氏以爲大夫如經稱人而左氏以爲諸侯又如侵伐圍入取滅之類間有不合諸儒往往據之以爲聖人筆削褒貶子奪之義所在殊失之也伊川曰以傳攷經之事跡以經別傳之真偽此意最好蓋經傳不妨有異同經既書得明白則不可爲傳所疑誤也又

張彜歎辨稱字爲褒例已入駁辨書字門辨書人爲貶例已入文公以前卿將稱人與將卑師少同門辨書氏不書氏褒貶例已入駁辨既不書繫門辨書葬不書葬褒貶例已入外諸侯卒葬門辨會盟不書以爲削之之非已入會盟門各總論

華霞峰曰春秋征伐稱爵稱人以一事而前後異書以一時而美惡



同稱說經者忽以稱人貶忽以稱爵貶忽又以稱爵爲無貶莫善於齊桓之伐楚大陘而書爵莫惡於楚成之執宋公伐宋而亦書爵則後世何所取信哉夫春秋大義九伐之法掌于司馬諸侯非有王命不得興兵故通經書伐二百一十有三皆譏也而其罪之輕重則各以其事見義不關乎稱人與稱爵也顧氏大義表引

又曰胡茅堂謂讀經當看大旨有疑且闕之此最是讀春秋之法于可疑者而必欲爲之說則穿鑿傳會而大義反爲之晦矣如書執國君十有三惟宋執滕子嬰齊齊執戎蠻子赤書名或曰嬰齊書名遂失國也然晉人之執虞公非遂失國乎何以不名或曰自外於齊盟也負弑弑君之罪不更甚于外齊盟乎何以不名執戎蠻子赤例不當書名而書名或曰外之楚誘殺戎蠻子例當書名而不書或曰夷狄相殘畧之皆隱說也春秋大義不過罪其不以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五

命而執諸侯以著其無王之罪耳罪當施于執者不宜施于受執者無名之道也或曰衍文蓋疑之而未可定也則闕之可也又如經書諸侯出奔十有二惟衛侯成公出奔楚衛侯成公出奔齊成公伯來奔不名或曰衛鄭不名武攝而位未絕也衛侯衍何以不名乎或又曰著衍之立以正非突朔之比也北燕伯欵蔡侯朱昌子庚與邾子益亦立以正者又何以名乎邾伯來奔據傳太子朱儒竊地來奔此正突朔之比何以反不名乎春秋大義不過罪其遁逃苟免書以著其失國之罪耳諸侯失地書名其不名者或曰闕文蓋疑之而未可定也則闕之可也又如執君不名執君歸書名其執也大義罪執之者其執而歸書名也大義罪受執者所以著其書失國也而曹伯負芻之歸不名或曰天子赦之責王之縱釋有罪若名負芻以正其罪不更可以著王之釋有罪乎又如書國

滅出奔大義責其不能死社稷耳而譚子弦子溫子不名徐子章禹獨名或曰徐子既已服吳而出奔責其無興復之志也然何用知三君有興復之志而不名乎或曰不名史失之蓋疑之而未可定也闕之可也闕之無害春秋之大義也又

又曰滅同姓書名獨衛侯燬誘殺書名獨范子虔疑者以爲義文蓋以齊滅紀滅萊晉滅虞虢楚滅麇皆滅同姓而未嘗書名然春秋書衛滅邢雖不書名而滅同姓之惡著矣書楚誘殺蔡侯雖不書名而楚虐猾夏之惡著矣不以書名而罪增不以不書名而罪減雖謂之義文可也趙東山以魯與邢俱周公之後衛滅邢而魯不救爲無親故聖人特名衛侯以示親親之道雖罪衛而意責齊魯此正朱子所謂桑樹着刀穀樹出汁者又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五

經之辭而此其事耳以外諸侯稱爵爲褒則楚商臣蔡般皆稱爵矣以外大夫不書繫與族爲貶則鄭公子歸生陳夏徵舒書繫與族矣以稱人爲貶則文嬴以前會盟侵伐列國之卿大夫皆稱人而不以名見宜成以後列國之卿以名見而大夫仍稱人小國之卿大夫終春秋恒稱人而莒慶曹公子首獨以名見以是知凡此類皆舊史之文隨時勢以變更而非有典法者也說者乃謂諸侯忽稱爵忽去爵外卿忽稱氏忽云氏或貶諸侯稱人與卿大夫無別或貶外卿稱人與大夫無別不惟義無所處亦且變亂事實通論又曰春秋因事屬辭各得其實而是非善惡無遁情焉豈特不以日月爵次名氏爲褒貶哉亦未嘗有特起褒貶之文也其特文皆所以發疑耳蓋事雖變而義非隱無所用特文也惟事變而義隱然後特文以揭之文異然後疑生疑生然後義見而非用以爲褒貶



也又

又曰凡宮觀門社之災未有不復作者而所書獨雉門兩觀內女之歸其國未有不納幣者而所書獨宋公孫壽未有不來逆者而所書獨紀履緌吾國未有不致女者而所書獨季孫行父如宋若使舊史宮觀門社災而復作例不書則雉門兩觀亦無自而見於經矣納幣來逆致女例不書則壽履緌來行父如宋亦無自而見於經矣以雉門兩觀知西宮新宮御廩臺社之新作舊史備書而孔子削之也以壽履緌來行父如宋知凡納幣來逆致女舊史備書而孔子削之也又

又曰春秋書諸侯之奔而逐之者為兄弟為大臣為國人為隣國弗辨也書大夫之奔而逐之者為國君為同列弗辨也書國殺大夫而所殺之賢奸弗辨也蓋諸侯奔為天下之變事大夫奔為一國之變事不必問其逐之之人也國殺大夫不王可知不必問其所殺之人也又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三

又曰春秋微辭隱義於參互處見之如薨而不地之為弒於他君之必地見之相書即位無隱先君之心於閔僖之不書即位見之又又曰舊史之文有以魯君臣之意向為詳畧者魯怨鄭忽而助突故忽薨儀之弒不書抗王師以立朔步黔牟之奔不書蓋桓以篡立故崇茲醜正而不以忽薨儀黔牟為君也有以國人之好惡為進退者季子來歸不名是也孔子不革而正之何也弒與奔之不書不可益也季子魯卿非若齊仲孫朱華孫司馬司城之名無從得之也四人者之名不可得故季子亦仍其舊以見魯人之情也又又曰屈摺經義以附傳事者諸儒之蔽也執舊史之文為春秋之法者傳者之蔽也舊史所載事之煩細及立文不當者孔子削而正

之可也其月日爵次名氏或畧或詳或同或異策書既定雖欲更之其道無由而乃用此為義貶乎惟脫去傳者諸儒之說必義具於經文始用焉而可通者十四五矣然後以義理為權衡辨其孰為舊史之文孰為孔子所筆削而可通者十六七矣直解

又曰凡先儒之說就其一節非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而比以異事而同形者則不可通者十八九矣嘗考詩書之文作者非一而篇白為首尾雖有不通無害乎其可通者若春秋則孔子所自作而義貫於全經苟其說有一節之未安則知全經之義俱未貫也又凡諸經之義可依文以求而春秋之義則隱寓於文之所不載或筆或削或詳或畧或同或異參互相抵而義出於其間所以考世變之流極測聖心之裁制具在於此非通全經而論之未由得其間也通論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三

又曰朱可亭云魯史文本有闕有赴告畧事之首尾本不具孔子不能益不能革大義數十既以或筆或削或從同同或起特文明彰其教其仍舊史者義法亦制於其中先儒各以意測大抵皆誤執舊史之文為聖人書法而強附義理所以求之愈深失之愈遠又方氏論王使至魯魯朝聘周已采入周魯交際門論魯軍政已入大夫專兵門論內滅內取已入書取門論殊會論書滅論書平論蒐狩論城築論書納入歸復歸執書歸不書歸論書人論書氏不書氏已入各門論諸侯名不名王朝卿大夫附庸之君諸侯之兄弟列國卿大夫稱爵稱行次稱名稱人己入名字駁辨各門書王臣門論弒君異稱已入書弒門論殺稱國稱人辨殺大夫書官非累上論兩下相殺已入書殺門論天王崩葬夫人葬葬內女書卒已入以禮門論魯逆夫人內女書歸書來已



入昏禮門各總論

顧復初曰春秋有只一書以見義者如子同生肆大皆鄭棄其師成宋亂宋災故王室亂終春秋不再見此聖人之特筆不必屬辭比事而可知者也有屢書再書不一書以見義者如桓五年齊鄭如紀至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凡十七年書紀十四事桓三年正月會於贏至冬年來聘一年之中連書六事莊二十二年及齊高侯盟于防至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覲用幣三年之中連書十四事自桓十八年會于濞至莊元年王姬歸于齊兩年之中連書九事自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濞至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七年之中連書凡十七事自莊九年齊人殺無知至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五年之中連書凡十一事自僖十七年齊侯小白卒至二十七年楚人圍宋公會諸侯盟于宋首尾十一年連書凡三十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三

四事自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伐衛至二十九年盟于翟泉兩年之中連書十餘事自僖三十三年晉敗秦師于殽至文五年楚人滅六六年之中書晉秦楚三國凡九事自文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至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凡十八年書晉楚凡二十事自宣十年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至宣十八年歸父還自晉及筮遂奔齊九年之中書歸父凡八事自成二年楚公子嬰齊會十二國之大夫于蜀至十八年楚鄭伐宋凡十九年書晉楚凡十一事自襄元年圖朱彭城至十一年會于蕭魚書晉楚魯宋陳鄭凡三十四事自昭二十二年天王崩王室亂至昭三十二年城成周首尾十一年書朝猛敬王凡十四事自昭二十五年鸛鶴來巢至定元年夏六月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首尾凡八年書昭定之廢立二十四事自哀元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至八年歸

邾子益于邾八年之中書邾魯凡十一事以上俱詳載屬辭此須合數十年之通觀其積漸之時勢聖人之意自曉然明白于字句之外而豈以一字兩字稱人稱爵為褒貶哉大事表

又曰春秋又有各為一事不宜連屬看者如莊二十二年肆大皆與下葬文姜自是兩事而穀梁彊連之謂文姜罪本不應葬若不赦除眾罪而書葬為嫌天子許之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與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自是兩事而公羊彊連之謂殺大夫不死曹君之難者僖十四年沙鹿崩與十五年韓原之戰自是兩事而左氏彊連之謂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文十二年杞伯來朝與下子叔姬卒自是兩事而左氏彊連之謂來朝時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十四年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自是兩事而公穀彊連之謂單伯淫乎子叔姬支離扭捏增造事端此以屬辭比事而誤用之者也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書

又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時勢凡三大變隱桓莊閔之世伯事未興諸侯無統會盟不信征伐屢興戎狄荆楚交熾賴齊桓出而後定此世道之變也僖文宣成之世齊伯息而宋不競荆楚復熾賴晉文出而復定襄靈成景嗣其成業與楚迭勝迭負此世道之又一變也襄昭定哀之世晉悼再伯幾軼桓文然實開大夫執政之漸嗣後晉六卿齊陳氏魯三家宋華向衛孫甯交政中國政出大夫而春秋遂夷為戰國矣孔子謂自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實一部春秋之發凡起例逐年有發端逐代有結案有起伏有對照非可執定一事以求其褒貶也

又曰看春秋眼光須極遠近者十年數十年遠者通二百四十二年自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此發端也至定四年蔡侯以



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庚辰吳入郢是結案志蔡之積怨而能報楚而復卽寓其中矣自僖十九年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此發端也至昭八年楚師滅陳是結案志陳之招楚適白貽患而貶卽寓其中矣隱十一年鄭伯入許此發端也至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是結案志鄭之志在吞許歷二百八年之久而卒滅之以著鄭之暴而中間之許叔入許及許之四遷鄭之屢次伐許圍許皆其聯絡照應也僖十五年宋伐曹此發端也至哀八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是結案志宋之志在并曹歷一百五十九年之久而卒滅之以著宋之暴而中間之盟于曹南及屢次之圍曹伐曹皆其聯絡照應也成七年吳伐郢此發端也至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是結案志吳之暴興而亦速斃而中間之入楚破齊與晉爭伯皆其倏忽變幻也隱四年書翬帥師而十一年有鍾巫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蓋

之禍宣二年書公子歸生帥師而四年有解鼂之禍宣元年書趙盾帥師趙穿帥師而二年有桃園之禍成六年八年九年連書晉欒書帥師而十八年有匡麗之禍此起伏之在十年以內者蓋弒君有漸其大要在執兵權不至弒君不止滅國亦有漸其大患在於數侵伐不至滅國不止聖人灼見諸國之時勢亂賊諸人之心事而次第據實摹寫之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又

又曰鄭夾深謂說春秋有三家有以春秋爲一字褒貶者有以春秋爲有貶無褒者有以爲褒貶俱無者泥一字褒貶之說則春秋一書字字冰霜劍戟聖人之心不如是之勞頓也泥有貶無褒之說則春秋乃司空城旦之書聖人之心不如是之慘刻也泥褒貶俱無之說則春秋又似叢語瑣說聖人又非無故而作經也鄭氏之言極是聖人之心正大平易何嘗無褒貶但不可于一字上求褒

貶耳孟子明言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邱竊取之矣如以爲無褒貶則是有文事而無義也如此則但有魯之春秋足矣孔子更何用作春秋乎近日有厭支離之說而竟將春秋之褒貶抹去者矯枉過正亦非聖人之意又

又曰有以春秋爲有筆無削者是卽無褒貶之說也夫未修之春秋卽不可得見而左氏之書具在如襄公親送葬楚子昭公昏於吳豈有不遺卿大夫會吳楚葬之理而終春秋吳楚之葬不書此削之以示義也襄公葬楚子不書而於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見之昭公昏于吳不書而於哀十二年書孟子卒見之此削之以示諱也又如十二公之納幣逆夫人魯史皆書而春秋於僖公襄公不書此所謂合禮不書也世子生皆書而春秋止書子同生此所謂常事不書也此皆其顯然可見者如以爲有筆無削則春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美

竟是一部鈔胥何足以爲經世大典又

又曰春秋有以一事而繁稱不殺曲折盡意不煩傳說而瞭然明白者如隱七年春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凡十六言則志王室陵夷外裔肆橫衛不修方伯之職晉不行報聘之禮爲可誅也桓二年春公會齊侯陳侯莒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郕大州于宋戊申納于大廟凡三十言其志公納寵賂成篡弒而又薦於周公之廟爲蔑王章而紊祖制也莊八年春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凡三十言則譏其老師費財連結與國親仇讐而滅同姓也宣四年齊侯平莒及郕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凡十五言則譏其恃強陵弱強人從我借公義以濟其貪欲也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



首及齊師戰于案齊師敗績凡四十七言則譏其以忿與兵魯四卿並出三國之大夫皆以名見兵權下擅為大夫執政所自始也成七年春王正月饒風食郊牛角改卜牛饒風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猶三望凡二十七言則譏其違天僭禮可已而不已也此非貶乎而謂藉一字以貶乎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陟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凡四十二言受盟而退不用力征僖二十八年夏四月乙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凡五十二言一戰勝楚天旋地轉襄十九年秋七月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凡十八言行師得禮卒格遠人此非褒乎而謂藉一字以褒乎又如盟會祁葛滕薛皆稱人雖晉宋亦間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有稱人者畧之也文七年十五年十七年扈三次會盟俱不列序諸侯而定四年召陵之會十八國之諸侯無不列序其爵者則以楚瓦不仁從楚諸侯悉起從晉而荀寅以求貨而失此機會為可惜也昭十三年平邱之會十四國之諸侯無不列序其爵者則以棄疾新立楚方內亂晉復得宗諸侯而叔向徒盛兵威而失此機會為可惜也此皆有關於天下之大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事勢數變如高山大川學者須高處立大處看形勢曲折高低走伏自見若區區執定一句又求之一字兩字如鑽入鼠穴聖人之心不得出矣

又曰未修之春秋明見于左傳者有二其一見宋華耦之言曰臣之先臣督得罪朱殤公名在諸侯之策其一見衛甯殖之言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此各國皆書魯之

春秋亦然而仲尼一因之一改之曰衛侯出奔齊以自奔為文蓋君出奔如此書自覺非體書君自出奔以全君臣之分也此聖經改魯史之鑿然可據者又○愚按毛西河論史有簡書策書之別是策書非簡書簡書出奔齊本魯史簡書舊文非夫子所改攷之經目一語標題必無大書特書臣還其君之體策書如通鑑之敘事通鑑紀載不嫌於詳盡也今存顧說而辨正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又曰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蓋孔子作春秋天王亦在誅貶之列然不過直書其事而自見如隱公不朝聘天王而王遣使賜惠公之妾桓公弑其兄而王追錫桓公命文姜弑其夫齊襄淫其妹而王使魯主王姬之昏三綱淪九法數昭然具見初不必名宰咺王去天以示貶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桓文亦假託其事者故聖人亦有取焉然齊桓之一匡九合可取而其滅譚滅遂降鄆之罪不得為桓公諱也晉文之勤王定伯可取而其召王巡

待擅執衛侯之罪不得為文公諱也蓋春秋只列各人之供招罪狀未嘗判斷謂其人應得何罪某人應麗何條又又曰史稱定哀多微辭而聖意未嘗不顯然昭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春王正月三書公在乾侯公薨于乾侯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則昭公死於客殯而定公受國意如之情事顯然矣六次如晉至河乃復則季氏連結晉之權臣申縮由已而公束手受制之情事顯然矣城啟陽及屢次用師于邾或書三卿或書二卿則兵權一手掌握而欲吞滅列國以自肥之情事顯然矣兩次會吳伐齊皆書公齊為仇讐之國三子坐享厚實以危難之事委其君欲陷公死地之情事顯然矣此皆聖人所親見故備書之當日史官為季氏之黨阿奉意指未必能詳盡如此又又曰春秋只須平平看下去白如岡巒之起伏世運十年而一變或



數十年而一變聖人第因其世變而據實書之如春秋初年猶以滅邑爲重至其後則滅邑不書而滅國書矣猶有未賜族之大夫須命於王朝至其後列國之大夫無不氏與族者矣春秋中葉猶書諸國伐我北鄙南鄙東鄙至定哀則直書伐我直造國都而四鄙不足言矣荆初年猶舉號繼而書楚人繼而書楚子最後但書楚之大夫兼及吳越南風滋競中夏反受其蔭庇矣列國會盟征伐初皆書君其卿大夫則稱人無有以名氏見至末年而但書大夫之名氏政自大夫出而君位幾如贅旒矣通春秋之蒐狩皆書公至定哀之蒐狩不書公君無一民一旅其得失皆與君無預矣此皆春秋大變故而聖人書法第據當日之時勢初非設定一義例謂有褒貶于其間也又

又曰看春秋須先破除一例字胡文定謂凡書救未有不善此亦不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季

可拘僖二十八年楚人救衛襄十年楚公子貞救鄭聖人非是許楚乃是罪鄭衛唐討吳元濟而王承宗李師道教之豈得謂許其當救乎僖十八年狄救齊聖人則深罪宋襄齊桓攘狄一旦身死內亂宋襄繼伯反爲搆禍致煩狄人之救聖人蓋傷之杜少陵詩云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其意正同例之不可拘如此又

又曰春秋書初書猶書遂俱聖筆煩上添毫處書初獻六羽以明前此之僭書初稅畝以志橫征之始猶釋猶三望是譏其可已不已猶朝于廟是幸其禮未盡廢遂伐楚次陘遂救許圍許是志其赴機之捷遂滅賴遂滅偃遂伐曹入其郛是志其兵威之暴遂及齊侯宋公盟是志其國事之擅他如日誘殺日取師日大去日棄師日逃歸日殲日收日用皆聖人用意下字此顯然可見者又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罕

又曰春秋誅貶非特不於一字上見併當於不書處見之如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則下當書云師及衛師伐我執戎子某歸於京師此理之必然者而其下寂然則魯衛不臣之罪著而戎之桀驁凡伯之失節皆其小焉者矣文八年天王崩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則下當書云殺公孫敖公公子某如京師而其下寂然則魯慢天王爲不臣失刑誅爲不君而公孫敖之罪爲不足言矣又如昭公二十二年王室亂則下當書云公及晉侯及某某國入京師誅子朝王室復定而其下寂然但書朝猛之迭勝迭負劉單之拮据萬狀直至二十五年會于黃父期納王則晉失方伯之職諸侯無勤王之義均無所逃而王子朝之罪更不足言矣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則下當書云天王使某侯伐衛殺州吁立公子某而其下寂然直至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十有二月衛人立晉殺係衛人自殺立係衛人自立天王不能正列國不能討其罪自著而衛人擅立君之罪反其小焉者矣入春秋失政刑于是始嗚呼此經之所以託始乎隱也又

又曰莊二十九年樊皮叛王明年王命虢公討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此天討之最合者而聖人不書常事不書也莊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天命之最乖者而聖人不書不告不書也華督亦死閔公之難不書此聖人削之也又

又曰觀其不書者而聖人特書之旨自見此最是看春秋之一法又

又曰春秋之中葉討伐無書王者政自諸侯出也至末季討伐無書公者政自大夫出也定公之初伐齊反書公者陪臣執國命而欲假公以與大夫抗也哀公之世征伐盟會無不書公者大夫復張已專其利而以危難之事陷其君也聖人一字之去留世變存焉



若據實書以爲褒貶者殊錯又

又曰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諸侯死猶名則大夫無不稱名之理左氏以稱名爲貶遂于孔父仇牧洩治謂不足貴於崔杼之出奔不稱名以氏告謂非其罪顛倒已甚且以叔肝爲賢而書字則孔子大聖續經當書仲尼卒不當書孔丘卒矣又

又曰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朱子註謂悼典庸禮命德討罪大要皆天子之事然謂聖人筆削代天子行事者則又非也彛歎張氏謂春秋非是維王述乃著王述之所以熄最得春秋之旨細看全經如三錫命是褒篡弑廢王言所謂命德者安在列侯上傲王命內相篡奪而王討不加所謂討罪者安在諸侯不奔喪會葬而王遣使求車求金典禮一切廢壞聖人只是於此等標明王迹不行于天下處而誅貶自見又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聖

又曰文定動云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不知石碣之除州吁當隱公之初年桓王初卽位只告陳使討不聞告王而請討則此時王令已不行矣當末世而以五帝三王之事律之敵師臨境而云反躬責已加以文論此如逢劫盜而與談仁義何異又

又曰世儒多以例釋春秋吾不知所爲例者將聖人自言之乎抑出於後儒之揣測也是不以凡例釋春秋而直以春秋釋凡例執字以求之如宰咺書名王不稱天之類不爲酷吏之舞法深文則爲免園之咬文嚼字而春秋之義隱矣吾觀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聖人前後之書法而知例之斷斷不可釋經也執隱桓莊閔之春秋而例昭定哀之春秋則鑿矣學者無以傳求經並勿執經以求經惟熟覽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綜考聖人前後之書法與聖人默會乎千載之上庶乎可以得之

四禮表叙

又曰聖人何嘗執定以獲麟一句結住只爲是年春記此事四月遂有陳恒執君事孔子沐浴請討不行於是輟簡廢業未幾遂卒是春秋乃聖人未竟之書凡云文成致麟與觀麟而作俱是憤憤又

顧氏辨春王正月已入周正紀事門論禘辨趙伯循朱子說已入內祀門辨楚書人書爵非褒貶已入書楚門辨賊臣不書氏死難書名舊說已入書弑門辨書名書字已入名字駁辨門諸侯兄弟書字駁辨門辨諸侯失地滅同姓名不名已入失地名不名駁辨門論書次書遇已入書次書遇門辨盟會諱不書公已入會外盟不書公門論內外城築已入內城外城門各總論楊繩武曰春秋尊王攘夷而重霸尊王故尊周尊周故并親魯攘夷故損楚損楚故并惡吳越尊王攘夷非霸者不可故重霸重霸故子桓文

顧氏大事表序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聖

楊農先曰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何也曰天子之事禮樂征伐是也周室盛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五霸興出自天子者諸侯假天子之命出之故曰王者之迹也霸業衰諸侯授其權於大夫大夫猶必假諸侯所假者以從事則迹或尙存焉大夫弱陪臣強國命爲陪臣所執而迹於是乎熄矣夫方諸侯力政其臣用命之時大夫之跋扈已萌不必梁之會雞澤之盟而始知其不臣也大夫擅權君若贅旒之日陪臣之強悍復著不必三都之圍陽關之據而後知其叛夫也魯史見其如此始於隱終於哀一皆書其自出夫子因文以述其事雖不能還其事於天子然即文以觀諸侯大夫陪臣之罪自見此夫子之義即魯史之義也夫天子之事降而自諸侯出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陪臣執國命夫子皆如其自出者書之見之者或以爲此出於諸侯出於大夫執於陪臣者僭也竊



也亂臣賊子之漸也聖人不得已而直書之耳漢儒不察謂竊取之者夫子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為天子之事也宋儒曰夫子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有德必褒有罪必貶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夫作春秋微亂賊也無其位而取國之史任私意為筆削褒貶人於一字之間以代天子之刑賞誰信之而誰懼之欲人之禁其欲而不肆也能乎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貶夫子之言也若如漢儒所云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是二百四十二年中自天子至於大夫無不在所貶所退所討之中吁母乃已甚乎何其與夫子平日之言相戾也則處士橫議不將自春秋啟之乎昔韓起聘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夫魯之春秋已與易象並稱則其義不同於他史可知夫子竊取云者取魯史之義非孔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聖

子自設之義也豈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云乎哉

楊慎孟和室文鈔春秋考後序

葉書山曰聖人因史作經非為魯國修史故凡事之無關勸懲者輒削而不錄所削之事或錄其前而削其後或錄其後而削其前其事之首尾聖人以為不必備者以有魯史在耳聖人當日若不恃有魯史聖人固不能逆料身後之有左氏為之傳也亦安用此一部首尾不具之書以疑誤後學乎

究遺

又曰杜氏春秋序云魯春秋策書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刊而正之以示勸戒此語不允極周德雖衰惟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耳其史官記注自有舊章何至違異彼其所以為此語者總由誤以聖人為魯國修史故不得不坐舊史以違舊章之失於是韓宣子所見者為周之舊典禮經於孔子之所本者為多違舊章皆誤也竊意魯史舊文為聖經藍本其記注必不至有甚差謬但案而不斷

不足以垂教耳杜氏只刊而正之一語便見其受病之處種種支蔓由此而生學者知聖人非為魯國修史則于春秋思過半矣又曰春秋有褒貶而先儒以稱名稱人為貶稱官稱爵為褒則是以黜陟為褒貶矣夫褒貶與黜陟不同黜陟為人君大柄褒貶則託諸空文是是非非無所避忌所謂庶人之議也豈僭擬天子諸侯黜陟之柄哉然則孟子以為天子之事何也是是非非以誅討亂賊為已任天子固不能外是以為事也豈必書諸侯去其爵書大夫去其官而後為天子之事乎

又曰程子春秋傳序云春秋微辭隱義忽子忽尊忽抑忽縱時措從宜者為難知其意蓋指稱人稱爵之類不知聖人固不以此等為褒貶也若以忽子忽尊斷獄辨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是書為伊川未成之書胡文定泥之誤矣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聖

又曰史記載聖人之言曰我欲載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蓋謂是非只據理而言則虛而無實不若就當時諸侯所行之事斷其是非為更易曉也先儒誤會文義以作春秋為聖人自己所行之事豈不可笑

何勵庵曰春秋有顯然為聖人特筆者如鄭伯克段于鄆紀侯大去其國鄭棄其師天王狩于河陽公在乾侯之類率變文見意其中有美惡存焉其餘隨文褒貶大都顯而易見不待穿鑿

無香小記

全謝山曰春秋經之旨有三傳所不得而啖趙見之者有啖趙所不得而宋元諸家迭相詰難而見之者甚矣會通之難也

集萬氏春秋序

秋職

杭大宗曰歸安慎子云世言春秋不合於聖人之旨者有三聖人以忠恕為心凡刻深之論如法吏深文以苛致其罪者非也聖人以



易簡處事比紛紜瑣碎與一切穿鑿之說非也聖人以中爲本以權爲用凡拘於凡例與一切用後世淺見以測聖筆之子奪者非也惟求之於義而不求之於例義同則辭同非由乎例之合義異則辭異亦不必曲徇乎例之變道古堂集

姜白巖曰即事爲經者聖人之義也論本事而爲傳者左氏發明聖經之義也皆不欲空言說經也後之學者以實事爲空言譁然於一字之褒貶曰此春秋之例也始求於左氏而義不可通繼求之公穀二家而不可通者愈甚則又自爲一例故釋例之書不下數十家例愈繁而義愈非抑知春秋無例左氏亦無例或曰左氏言例詳矣杜征南因分爲正例變例而謂之無例可乎曰傳之例皆史氏之舊例非左氏自定之例也傳曰來告則書又曰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豈作春秋時告於夫子乎曰辟不敏者豈夫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聖

子作春秋而辟不敏乎傳明言例之受於史官矣蓋史官之例有五有舊典禮經至春秋而猶有存者例也即義也有東遷後列國相沿之例則名存而實亡也有魯史自相傳受之例則得失參半也有霸國更定之例則勢利爲進退也有魯君臣私意自定之例則詳畧無定理也其例本於史氏其義不可深求而杜氏謂凡例皆周公之禮經變例皆聖人之新意則謬也讀左補義自序顧星五曰說春秋者多知理而不知勢王室僅擁空名而責以不能征討有罪小國危亡無所控訴而責以不能上告天子下告方伯皆是隔靴撻癢讀左補義自序郝蘭皋曰聖人之書簡易明白說者自以艱深淆之耳左有左之例公有公之例穀有穀之例胡又有胡之例而此諸家之例又斷斷不能相通我不識春秋一句之文何故有如許不能相通之例且

彼所謂例者非自孔子曰授而筆傳也直以意造爲之說略凡例

又曰說春秋者好於經所無處尋褒貶春秋皆實錄也其多一字少一字皆事實如此不得不然非聖人意爲增減也如書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此實公及不得不稱公也又書及宋人盟于宿此實非公及不得稱公也據事直書何等明白又如書魯書人皆實錄也書爵者君書人者大夫何等明白今說者曰不稱公者沒公也又曰此君也貶人之夫君也可貶而人之然則人也亦可褒而君之乎本有公者可削而沒之然則本無公者亦可增而有之乎又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聖

又曰春秋多闕文昔人云今之春秋非皆聖人親筆蓋傳授遞更失真者多矣然其脫文誤字以義推之今皆大畧可見如桓之篇正月無王不書秋冬又如實來及處父盟則以爲貶之夫闕文聖經之不秋冬則以爲削之實來及處父盟則以爲貶之夫闕文聖經之不幸也然文雖闕而義可尋不幸之中猶有幸焉至於汨之以傳說消之以褒貶支離破碎穿鑿附會此則聖經真不幸也已又高雨農曰褒貶依事以立而事得其實則是非明功罪定善者知所勸惡君知所懲孔子曰其義竊取豈非舊史文與事遠無以明是非定功罪因而正之使其事其文各止其所而義存焉乎則安得更立名目爲褒貶也自三傳興而後有褒貶之說其大指不離實與名與人而已夫爵人名三者必有其實也謂春秋忽沒之忽易之則後之讀其書者又烏知當日孰君孰卿大夫而爲春秋所削哉則曰考傳而知之然則無三傳而春秋不可讀矣有以知其不然也三傳不必盡鑿空之詞亦據衆史而成然春秋方病舊史之不實而正之而三傳乃取他史之未正者傳之其烏能有合乎不能皆合而通之以褒貶褒貶不可見而當之以爵名與人宜其愈



解而愈勢也余故專取證於經以求其文與事各止其所而義存焉者久之而靡然有得也曰春秋之文實錄也其事不待傳而詳其義亦不假褒貶而見也

釋經序

陳泰甫曰董廣川云春秋無達例廣川與胡毋生同爲公羊先師胡毋生始纂條例以解經而廣川不專守例如此察乎廣川之言則左氏五十凡之夥公穀月日書法之勢可刪也韓昌黎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後世以商鞅之法蕭何之律斷經幾以春秋爲刑書察乎昌黎之言則孫明復胡康侯諸家之刻深可廢也宗經而攻傳自唐啖趙始然啖趙猶陰右公穀其流弊乃至謂三傳無一字可信豈篤論歟

高氏釋經序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上

春秋總義

里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首上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首下

三傳諸家得失

王仲任曰公穀之傳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

論衡

范武子曰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齊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

穀梁傳序

啖叔佐曰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類非同時所云左邱明恥之某亦恥之邱明蓋如史佚遲任後人以左氏爲邱明非也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下

三傳諸家得失

一

又內傳及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刺蓋集諸國史非入所爲

唐書本傳

又曰左氏傳周晉齊宋楚鄭等國事最詳晉則每出一師具列將佐

宋則每因興廢備舉六卿史文每國各異蓋得數國之史又廣采

當時文籍及雜占書縱橫家小說故是非交錯混然難證

陸游集例

又曰三傳分流其源則同擇善而從思過半矣予考覈三傳舍短取

長又集前賢註釋裨補闕漏商榷得失尼父之志庶幾可也

全唐文卷

二百五十三

啖助

春秋統例自序

劉惠卿曰左氏紀諸侯事具舉其證是後人追修非當世正史

朱彝尊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九引

義考卷一百六十九引

程子曰或問左氏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問公穀如何

曰又次於左氏問左氏卽是邱明否曰傳中無邱明字

遺書

劉原父曰左氏拘於卦告公羊牽於讖緯穀梁窘於日月又曰爲左



氏學者曰邱明受經於仲尼其實非也仲尼之時魯國賢者無不從之游獨邱明不在弟子之籍若邱明真受經作傳豈得不在弟子之籍豈有受經傳道而非弟子者哉附錄

鄭漁仲曰黨左氏者以左氏爲大官以公羊爲賈餅家尊公羊者以公羊爲墨守以左氏爲穀梁爲膏肓疾善公羊者以左氏解義背經屬綴不倫非一人所爲右穀梁者以爲文情義約多所發明二子所不及或有均取其善者則曰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識穀梁善於經各指其失者則曰左氏失之誣穀梁失之亂公羊失之鑿或欲盡廢三傳或又不得已合三家同異而通之是數說者皆不足以盡三家之學也大抵三家之傳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取其長而舍其短學者之事也六經

胡荊堂曰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或失之誣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下 三傳諸家得失

或失之亂或失之鑿汪克寬纂

朱子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公穀義理卻精然考事甚疎○又曰左氏事恐八九分是公穀多出揣度○又曰左傳載許多事未知是不是且把來參攷公穀之說亦有那道理但恐聖人當初無此等意○又曰胡氏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類語

又曰三傳惟左氏近之左氏必非邱明聖人所稱者然正是直人如左傳文自有縱橫意思或云左邱其姓左傳自是左姓人作又

章俊卿曰左氏辭勝於事其釋經乃或滅裂公穀曲生條例踏駁不倫其釋經密於左氏而其說之繁碎抑又過之山堂

王伯厚曰呂成公謂左氏有三病周鄭交質不明君臣之義一也以人事傳會災祥二也記管晏之事則善說聖人之事則陋三也王

介甫疑左氏爲六國時人者十一事同舉

呂朴鄉曰左氏熟於事而其間有不得其事之實公穀深於理而其間有害於理之正者不可不知也蓋左氏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所由深於情僞熟於世故往往論其成敗而不論其是非習於時世之所趨而不明乎大義之所在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論宋宣公立穆公而曰可謂知人矣鬻拳強諫楚子臨之以兵而謂鬻拳爲愛君盾亡不越境返不討賊而曰惜也越境乃免此皆不明理之故而其敘事失實者尤多如桓文攘楚豈能驟舉而攘之哉必先翦其手足破其黨羽故桓公將攘楚必先有事於蔡晉文將攘楚必先有事於曹衛此事實也而左氏不達其故於侵蔡則曰爲蔡姬故於侵曹伐衛則曰爲觀浴與塊故此其病在於推尋事由毛舉細故而二公攘夷安夏之烈皆晦而不彰則左氏未可盡以爲據也公穀二氏事多謬誤畧其事而觀其理固有精到者而害於理者亦甚衆公羊論隱桓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啟後世妾母陵僭之禍穀梁論世子廟贖之事則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啟後世父子爭奪之禍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趙鞅歸於晉公穀皆曰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後之臣子有據邑以叛而以逐君側之小人爲辭者矣公子結媵婦遂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事異域而以安社稷利國家自諉者矣祭仲執而鄭忽出其罪在祭仲也公羊則以爲合於反經之權後世蓋有置其君如奕其者矣紀侯大夫其國聖人蓋傷之公羊則以爲大齊襄復九世之讐後世有窮兵黷武而以春秋之義自許者矣是非易位義利無別君如武帝臣如傳不疑皆以春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下 三傳諸家得失

三



秋定國論而不知其非也其爲害豈不甚哉嘗謂三傳皆失實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何范杜三家各自爲說而說之謬者莫如何休公羊之失既已畧舉何休之謬尤甚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不過曰君之始年耳何休則曰春秋紀新王受命於魯滕侯卒不過曰滕微國而侯不嫌也而休則曰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之王滕子先朝故喪之黜周王魯公羊未有明文也而休乃倡之其誣聖人甚矣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此其言已有失矣而休之徒爲之說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質家親親明當厚於羣公子也使後世有親厚於同母兄弟而薄於父之枝葉者未必不由斯言啟之公羊曰立子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言固有據也而何休乃爲之說曰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使後世有惑於質文之異而嫡庶互爭者未必非

春秋屬辭例編 卷首下 三傳諸家得失

四

斯語禍之若此之類不一而足三子之釋傳惟范氏爲少過其于穀梁義有未安者輒曰甫未詳而何休則曲爲之說適以增公羊之過故曰范寧穀梁之忠臣何休公羊之罪人也論又曰宗左氏者謂邱明受經於仲尼好惡與聖人同然左氏大旨多與經戾安得云好惡同觀孔子所言左邱明恥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其人當在孔子之前而左氏傳事終於智伯乃在孔子之後左氏非邱明也或以爲六國時人或以爲楚左史倚相之後若公穀二氏亦非親受經者所述多是宋之傳聞又不曾見國史故多謬誤又○按劉歆班固杜預皆以左氏爲邱明至唐啖趙立說破之鄭漁仲以左傳證其非邱明者有七見六經與論黃東發曰左氏雖依經作傳實則自爲一書甚至有全年不及經文一字者烏在其爲釋經哉經所不書者竊效書法以附見其不自量亦甚矣若夫浮夸而雜品藻不公又所不論也然其所載事則

曾見當時國史故不可廢也左氏杜預以爲左邱明啖助始考其不然○公羊分所見所聞所傳聞爲三世宜不苟者而事跡人名地理間與左氏不同不知何所主而然意亦別有所見紀載之書數世遠不知孰是以次而言且當據左氏爾○穀梁釋經畧與公羊同其云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亦公羊分世言經之意也公羊以妾母夫人爲禮以宋襄之仁擬文王穀梁黜之非之所見過于公羊○杜注左氏何注公羊皆專主之惟范注不私於穀梁○鈔卷三十一李伯紀曰三傳之說有逸然與經相違者正當信經而不信傳痛刪去之然後聖人之意明不當取其近似之說如春秋於魯史之闕亦關之所謂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必求其義而爲之說則求之太備如災祥必書使人恐懼修省若以常星不見夜中星隕爲兆霜

春秋屬辭例編 卷首下 三傳諸家得失

五

統將與以甲辰甲午地震爲兆素王終始則索之太過梁穀集與黃若晦曰先儒謂左氏非邱明邱明乃孔子前輩故云左邱明恥之某亦恥之先邱明而後已尊之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蓋左氏卽楚左史之後故載楚事比他國特詳公穀或云子夏門人要皆非親受經於聖人者具載事實則左氏可及當據事以觀經事或低牾難於盡從則以經爲斷通說又曰三傳謂春秋書人書名去氏去族貶也書爵書字稱族稱氏褒也甚者如日月地名或書或不書皆曰褒貶所繫也然或事同而名爵異書或罪大而族氏不削於是褒貶之例窮矣窮而無以通之則曲爲之解焉專門師授襲陋仍訛而春秋之大義隱矣又吳草廬曰朱子於春秋止用左氏經文謂公穀異處在人名地名非大義所繫微謂載事則左氏詳釋經則公穀精蓋左氏有按據之



書公穀多傳聞之辭況人名地名之殊或由語音字畫之外此類從左氏可也若考之於義的然見左氏爲失而公穀爲得者又豈容偏徇哉漢儒專門守殘護闕去取不公至唐啖趙陸三子始能信經駁傳得其義者十七八然趙氏所定三傳異同與尊尙未能悉當元文類聚四經中錄

盛氏如梓曰葉石林謂左氏魯史臣之後雖未必見當時孔子所約之言而多知魯事公穀則受學於孔門弟子者也創立凡例時亦有及其事者因其聞而得之也今經之目既不可見而義又無顯然以告後世者千載之下憑空臆斷而議聖人深嚴精微之法以必其合可乎庶齋老學叢談

虞伯生曰昔之傳春秋者五家鄭夾先亡學者據左氏而或議其浮夸與經義遠者多公穀則據經立義唐啖趙始知求聖人之意於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首下 三傳諸家得失

六

聖人手筆之書宋之大儒以爲可與三傳兼治者明其能專求於經也然其傳已亡存者惟纂例等書清江劉氏權衡三傳得之爲多先儒云直書其事而義自見斯言也可以求聖人之意而無傳會糾纏之失矣道園集

宋景濂曰在魯史則有史官一定之法在聖經則有孔子筆削之旨魯史云亡學者不得見以驗聖經之所書三傳之蔽左氏以史法爲經文書法公穀雖詳經義亦不知有史例之當言是以兩失焉

宋學士集趙氏屬辭序

郝仲輿曰左傳或出三晉辭人之手故其說往往右晉擊重耳五臣不啻口出誇晉功業無異三王世受諸侯朝貢卿大夫招權納賄皆鋪張其事恬不以爲怪世儒遂謂春秋尊晉獎霸皆左傳誤之也郝敬直解

高見春鎮曰劉歆七畧云左氏受經於仲尼後儒從而和之嘗以傳語考之左氏戰國時人也當戰國時齊魯衍著書推五德之運以符應爲驗而昭九年傳云陳水屬也水火配也哀九年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此等語與鄒子同意周官保章氏雖以星土辨九州土地然不言某國爲某星自三家分晉後堪輿書出十二次之說行始有燕爲木趙爲火梁齊爲元枵衛爲豕韋吳越爲星紀等說而昭十一年傳云歲在豕韋歲及大梁襄二十八年傳云歲在星紀此等語與堪輿書合耐酒之名起周末而傳曰見于魯耐秦惠王十二年初臘而傳曰虞不臘秦孝公時商鞅立賞級爵曰不更曰庶長而傳有不更女父庶長鮑其爲戰國時人可知康耀文經義精義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首下 三傳諸家得失

七

王石崖曰左氏之文有微而失之無斷公穀多斷而失之無微此春秋所以難知也有微矣雖斷非其義然據事以求聖人之情不遠則左氏愈矣好斷而強立義則詰曲支離惟其意妄矣四傳質莊公篇陳介石曰傳春秋者公羊先出穀梁次之左氏最後而行愈廣公穀發揮義理得聖人之意者不過數十條其餘或合或離不必皆是然其不是者可疑其是者則懸日月而昭然此公穀二傳所以附聖經長不做也唐有啖助趙匡陸淳此事屬詞用心甚勤而學官專主胡氏胡氏說宗伊川以義理爲穿鑿朱子議其太深太過不達事情陸淳語

顧亭林曰左氏出于獲麟之後孔子所未見後儒誤謂聖人據以筆削於左氏解經不合者多曲爲之說夫左氏宋列國之史而作者也非出於一手春秋則因魯史而修者也孔子云多聞闕疑慎言其餘修春秋之法不過如此日知錄



朱錫鬯曰劉仲原父春秋權衡於三傳害義者旁引曲證權其輕重別其是非以待讀者自悟可謂善學春秋者也原三家之傳雖未得其平由於尊聖人之過求聖人之心不得遂紛紜同異者有之要其所主皆二百四十年之事若胡氏之傳其文孔氏之文其事則類指南渡君臣得失也近乃舍三傳而主之而取士者并舍經而專主乎傳是何異學易者之僅知操錢而卜也李榕村曰胡文定解春秋豈爲無功但說夫子那樣嚴刻卻不然吳寶崖曰作春秋傳者五家左公穀而外又有鄒氏夾氏漢武帝時置五經博士立公羊春秋宣帝時立穀梁春秋而鄒夾遂廢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諸儒尚門名家各持其說不相下夫春秋不可以史名而以經名學者顧可舍經從傳哉王安石廢春秋爲斷爛朝報不列學官蘇轍氏因著春秋集解以矯之歐陽修氏則力辨春秋屬辭辨例編卷首下 三傳諸家得失

三傳偽說之亂經鄭樵氏亦然又按孔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自漢以來所編古經俱自三傳取出各有增益其存古經文惟左氏最優五經今文古文考

又曰三傳始皆口授自學者著爲竹帛遞相傳會愈多異辭昔朱子刻春秋於臨漳郡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傳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非大義所繫故不能悉然人名地名之異或由語音字畫之訛豈從左氏宜矣其中亦有左氏非公穀是者且有一字殊而大義俱乖者春秋書法以垂教也書事以垂戒也三家不明教戒之義而但以褒貶爲說有一事而或以爲褒或以爲貶者有事同而前以爲褒後以爲貶者有以書爵書字或稱氏稱族爲褒者有以書名去氏去族爲貶者有以日月地名之書不書爲褒貶者然其中亦或事一而名爵異書罪大而世族不削則又何辭以解

乎而後儒猶曲爲之解則愈非也昔馬融著三傳異同說唐志有李鉉春秋二傳異同李氏三傳異同例馮伉三傳異同今皆不存趙氏嘗攷其舛謬二百六十條陸氏纂例攷後二百四十一條先儒猶惜其與奪未能悉當大約三傳不可盡信不可不並存學者當思未有傳以前春秋之旨安在而後可折衷也三傳異同考方望溪曰左氏有與經合可證二傳之非者公子比弑其君虔之類是也二傳以此爲不弑而歸獄焉以左氏微之則志乎弑者實此非棄疾也有顯與經背而不可從者鄭歸生弑其君夷宋華元自晉歸于宋之類是也使弑者實公子宋必不歸獄于歸生使華元至河而復必不書自晉歸于宋經之作豈知後之別有傳哉必待傳而後可求則春秋之義荒矣通論惠半農曰三傳事莫詳於左氏論莫正於穀梁韓宣子見魯春秋曰春秋屬辭辨例編卷首下 三傳諸家得失

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本周禮以記事也左氏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故紀事皆實而論或末公公羊不信國史惟篤信其師說師所未言則以意逆之故所失常多要之左氏得諸國史公穀得之師承雖互有得失不可偏廢後世有王通者好爲大言以欺人乃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於是啖助趙匡之徒爭攻三傳以伸其異說夫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首焉如坐閭室之中矣公穀二家卽七十子之徒所傳之大義也後之學者當信而好之擇其善而從之若徒據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力排而痛詆之吾恐三傳廢而春秋亦隨之而亡也左氏最有功於春秋公穀有功兼有過學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所必無可疑惑之甚者也春秋黃石牧曰左氏好以成敗利害論人而喜神怪夢寐醫巫卜筮童謡占驗之事疎縱於瀆倫犯上之大罪而嚴密於耳目手足之小節



其所網羅國史皆一手潤色因事造文故戰陣辭命聲容意氣家人父子細碎繁瑣雖人殊國異經其叙述若化工之造萬物也而証與夸不免矣至若臚一代之典章先經後經以明原委依經錯經以尋枝葉為功於春秋者鉅考事修辭者千百世成祖之集

顧復初曰胡氏之春秋多有未合聖心處蓋即開章春王正月一條

而其序述者有二其一謂春秋以夏時冠周月是謂夫子以布衣而擅改時王之正朔也其一謂不書即位為首細隱公以明大法是夫子以魯臣子而貶黜君父也其餘多以復讐立論是文定之

春秋而非夫子之春秋

大事表

又曰春秋為聖人經世之書以傳而明亦以傳而晦一晦於公穀之以日月生義經杜孔啖趙及孫明復劉原父之駁辨而差明再晦於康侯之以復仇立說宋明以來屢經駁正而聖人書法終未大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下

三傳諸家得失

十

明于世又有私意小智盡棄三傳臆度附會橫空造作如趙氏經筌黃氏通說之流雖間有長處而得不償失功不補過至以春秋行夏時及不書即位為夫子貶削則自三傳以來未之有至宋儒始入障霧謂聖人以天道寓王法改本朝正朔擅貶斥君父此尤傷教害義之大者而歷代名儒如鄭夾溪家則堂程積齊三家祖其說連篇累牘引證經傳其說愈牢其蔽愈甚

又卷末附錄

華希閔曰公穀好以日月立例又以閔文強生義例左氏好以稱族舍族稱名稱字立例貶抑忠義寬假亂賊而春秋之旨一晦左之誤杜氏祖述之公穀之誤則杜孔啖趙陸及孫明復劉敞辨之不一遺餘力胡文定當介甫蔑棄春秋之後力崇聖經矯枉過正舉其斷闕者悉以為書法所存復鼓公穀之餘焰且時值靖康多指復仇立說是南宋之春秋而非夫子之春秋而春秋之旨再晦厥後

諸儒心知其非迭加攻擊至趙宋訥家則堂遂欲棄左傳事其以經文前後揣摩臆度增造事端與鄭書燕說無異而春秋之旨三晦蓋是經家障二千餘載北好學深思者烏能折衷說以歸一是乎

顧氏大事表序

楊繩武曰說春秋者自三傳外不下百什家大約自唐以前說經者各據傳則三傳互有主客自唐以後尊經者多棄傳則三傳漸若贅瘤夫六經皆說理之書而春秋獨為記事之筆漢藝文志云孔子據魯史而作春秋邱明述本事而為之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則春秋所重在事而事當以左氏為斷

顧氏大事表序

楊農先曰言春秋者莫善於義莫不善於例例者舞文弄法吏所為非春秋教也自漢胡毋生著公羊條例廷尉張湯用之以治大獄丞相公孫宏以其義繩臣下江都相董仲舒撰決事比於是公羊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下

三傳諸家得失

十一

家以春秋之義為獄吏例矣穀梁氏因之左氏後出經生恐不得立於學官仿公穀二家為書不書之例引孔子君子之言附益之後儒未察謂皆出於邱明杜氏又集傳例為釋例而習春秋者益但知有例不復知有義矣司馬遷云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指者胡毋生例也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李壽曰今更闕一千二百四十八字則春秋文脫落甚於他經後人欲於日月名字爵號氏族之間以一二字同異為聖人褒貶且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豈不謬乎

顧氏大事表序

葉書山曰左傳有極心相處如宋之盟楚先晉歆明明是盟先楚彼卻誤認作會又無奈經文先序趙武乃曲為之解曰貴信此不細心分別會與盟之故也若知有兩事覆舉之法則此盟之覆舉聖人已將先楚暗藏在内而支詞蔓說自無所容其喙矣

完趙總論恩按說



詳晉楚爭門本條並宋諸家說與葉說相發明

陳亦韓曰經藉左而明者十之七八因左而惑者十亦二三如經書許止弑君而左氏以爲不嘗藥經書楚麋鄭氏頑齊陽生卒而左氏以爲弑夫不嘗藥而書弑雖酷吏無文不至此以疾赴卽不書弑是黨亂賊而何以懼亂賊乎公羊以弟爲同母弟謂親厚異於羣公子是一父之子分厚薄也謂母以子貴與庶子爲父後降其母服之禮正相反以子同生爲病公以季姬爲使鄆子請已以單伯爲淫于子叔姬皆委巷之談大失經義者也穀梁傳義長於公羊而亦有紕繆如鄭伯髡原諱弑書卒之說謂鄭君會中國諸侯其臣欲從楚而弑之春秋不欲使夷狄之臣弑中國之君故不書弑迂謬難通又以蒯瞶違命出奔輒拒不納爲是亦失經旨

袁簡齋曰公羊之非如春王正月而以爲黜周王魯宋穆讓國而以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下 三傳諸家得失

主

爲釀禍叔術妻嫂而以爲賢許止弑父而有時赦宋襄敗泓而以爲文王之戰祭仲廢君而以爲合聖之權於外大惡書於內大惡諱然則內之亂臣賊子無忌憚矣子同生而以爲病桓則是直彰公縱夫人淫奔而與大惡不書之說自相矛盾諸侯不再娶何以晉少姜卒齊人請續婚叔向爲博物君子不引不再娶之禮以辭之而乃以喪辭邪母弟稱弟母兄稱兄以同母弟爲加親于羣公子是知母不知有父也仲嬰齊卒而謂弟可以後兄是亂昭穆也商人兄終弟及皆君臣也未聞有父子之稱仲嬰齊與歸父皆大夫也無君臣之分可以有父子之稱乎以爲人後故不稱公孫嬰齊而稱仲嬰齊然則襄公二十二年之叔老卒彼又爲何人之後而不稱其氏乎以昭六年書仲孫何忌爲諡二名啟王葬禁二名之漸以齊襄公復九世之仇爲合禮啟漢武開邊之禍以天王出

居千鄭爲不能乎母啟武后易唐之所以齊人執單伯執子叔姬爲道淫不知行人者官名也不稱行人非貶也魯有送者齊有逆者單伯烏得而淫之襄六年莒人滅鄆左氏鄆恃賂也謂恃賂魯而慢莒也鄆滅而晉人且來討曰何故亡鄆公穀兩家以爲立異姓故曰滅鄆蓋惑于昭四年魯又取鄆一節而曲解之不知取卽取之于莒也立錫非禮而竟以爲滅國亦斷無此書法穀梁紕繆處稍遜于公羊而亦不少其可笑者鄆季姬遇于防謂僖公愛女使自擇配許止弑君以爲不嘗藥按左氏以爲飲許止之藥而卒故曰弑也又慮其爲藥誤而非有心于弑故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如僅僅不嘗藥何得直以弑書

隨筆

錢稼軒曰左氏之言固有過誇且失實者然吾所取于左氏者謂能備其事而可循是以求聖人筆削之迹也非卽以左氏之是非爲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下 三傳諸家得失

主

聖人之筆削也夫左氏之書通二百四十年之書爲一篇者也其脈絡貫通本末咸備讀者類能知之若其離合變化以斷爲續以抑爲揚則有不得盡知者讀者必通其言并通其所不言其言在此而意在彼與言如此而意不如此者皆一一深思而得其故而要以是非不謬於聖人爲宗學者循是而探索之而聖人筆削之意乃可窺也

錢維城茶山文鈔 姜氏讀左補義序

姚姬傳曰左氏之書非出一人所成自左氏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虞卿傳荀卿蓋後人屢有附益其爲邱明說經之舊及爲後所益者今不知孰爲多寡矣余考其書於魏氏事造飾尤甚竊以爲吳起爲之者蓋尤多夫魏絳在晉悼公時甫佐新軍在七人下耳安得平鄭之後賜樂獨以與絳魏獻子合諸侯千位之人而述其爲政之美詞不



恤其夸此豈信史所為論本事而為之傳者邪國風之魏至季札時亡久矣與邶鄘等而札胡獨美之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此與魏大名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之談皆造飾以媚魏君者耳又忘明主之稱乃三晉篡位後之稱非季札時所宜有適以見其誣焉耳

惜抱軒集左傳補註序

管絃若日穀梁先有經而後以義理釋之者也故義理少而得乎經者常多公羊先有義理而後以經證之者也故義理多而得乎經者常少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立嗣之常經也而以律仲子桓公則舛也君子大居正傳國之大義也而以釋宋穆公之渴葬則疎也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應變之微權也而以齊襄祭仲之逐君則悖也國君與國為體九世之讐可復也而以齊襄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下

三傳諸家得失

西

為事祖禰之心盡則近于阿縱也為人後者為之子禮也而非所以論仲嬰齊之為兄歸父後也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仁也而非所以定公孫會之不書叛因其為公子喜時之後也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謂士庶等夷之列也而非伍員之所得加于荆平也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謂家庭承奉之常也而非衛輒之所得施於廟贖也故專言其理皆俊粹而光明合之於經輒抵牾而穿鑿漢人篤信其理弁其不合於經者而不敢疑後人訾議其經弁其甚深於理者而不敢信皆一偏之說也

韞山堂集

倪雲莊曰漢書藝文志左邱明魯太史孔安國據以注論語正義云左邱明受春秋于仲尼者也杜氏春秋序云左邱明受經于仲尼陸德明經典釋文云孔子與魯君子左邱明觀書于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又云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蓋漢以來諸儒皆以

論語之左邱明即傳春秋撰國語者至唐啖助始謂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邱明恥之蓋如史佚遲任爾薛應旂謂傳春秋者乃楚之左史倚相之後今左傳序事于孔子既沒後至韓趙魏滅智伯之時則傳春秋者非左邱明矣

讀左瑣言。愚按左傳記韓魏知伯事舉趙襄子。則作於襄子卒後獲麟之歲至襄子卒五十七年矣。

韓元少曰自漢以來言春秋者惟宗三傳能卓然有見於三傳之外者自啖氏始蓋魏晉以前學者各守傳以合經唐中葉後學者頗欲舍傳以求經宋孫覺主啖趙而孫復遂廢傳從經夫春秋之義刑賞忠厚未有或偏焉者也而自漢儒以春秋斷獄董仲舒有決事比一書與張湯相授受遂為巧詆深文之階常秩亦譏孫復之書之刻如商君法大批尊經太嚴求之太切凜凜過於刑書朱子曰安國傳有牽強處聖人只是直筆據見在而書也

有懷堂文集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首下

三傳諸家得失

圭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首下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一目錄

春秋以周正紀事

夏時周月諸經說如聚訟今惟取辨證  
商周不改時月辨 春秋者宋入其旁通諸經條辨不備載  
辨 詩書周禮孟子春秋不合辨 周正夏正經傳不合

嗣君踰年即位書元年

元王晉辨 元王晉辨 元王晉辨 元王晉辨  
元王晉辨 元王晉辨 元王晉辨 元王晉辨

即位朝正書王正月

書王正月王正月王正月王正月  
書王正月王正月王正月王正月

歲首書王繫月

以王爲文王辨 書二三月以爲存夏股辨  
桓不書王辨 見關文門

歲首紀事書時不書月者不書王首事書時下有二月三月者

亦不書王

一時無事書首月不書者闕文

以爲孔子所加辨  
隱十年不書正月 隱不自正辨 貶隱不書正辨

定元年不書正月

定無正始辨 不與季氏承正朔辨  
事之繫日者書晦朔 晦朔書不書亥辰辨 以晦爲冥辨

剛日柔日 上辛季辛

書問月 春秋時置閏之失 天無是月附月之餘辨  
書日書夜總論 書日中日下辰 書夜夜中

一月兩事不得其日書是月

會盟書日在諸侯之下所以別會與盟之異日  
先會後戰先伐後入則亦異日

伐戰同日

以卒日繫事上著其爲一事  
不以時告者卽告時書之辨 大主廟陳陳辨 小主廟陳陳辨 小主廟陳陳辨

日月誤文

關文衍文見駢字門 明年誤  
有日無月

日月寢貶辨

全經不能備載酌采辨說見各條下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一

錢唐張應昌學

○春秋以周正紀事

夏時周月諸經說如聚訟今惟取辨證  
商周不改時月辨 春秋者宋入其旁通諸經條辨不備載  
辨 詩書周禮孟子春秋不合辨 周正夏正經傳不合

文定謂以夏時冠周月按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是時月全改如孟

子說七八月之間旱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枉成十二月與梁成

分明是九月十月若是十一月寒時過了何用更造橋梁

周人改月之證見於書傳明甚但當時兼存夏正故經傳互見迭出

後人因此迷而不覺程子以爲正月非春特假之以立義胡氏又惑

於商書之說乃爲夏時冠周月之說其實非也何以言之周官於布

治言正月之吉此周正也而以夏正爲正歲所謂正歲十有二月今

斬冰其證尤明又如詩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此夏正也而以周之正

月爲一之日觀此二者可以見其兼存矣其兼存之何也周雖改正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一 春秋以周正紀事

以夏數得天未嘗廢而頒時授朔則從當代如孟獻子曰正月日至

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有事于祖孟子十一月徒枉成十二月與梁

成 用當代正朔言之後人見當時之言與詩人七月四月之篇錯

出無所適從自爲紛亂雖左氏有不察者如晉史獻惠之間見於左

氏者與經常差兩月蓋晉史用夏正是以差也左氏皆以爲從告而

書則何故每差兩月乎左氏在當時以夏正爲周正胡氏居後世以

周正爲夏正其誤一也

張洽集傳

朱文公曰程子胡氏之說周未嘗改月夫子特以建寅之月爲歲首

月下所書之事是建子月事是後月與事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不

如是錯亂無章劉質夫亦以春字爲夫子所加但魯史謂之春秋似

元有此字石林葉氏考左傳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以爲經傳所記有

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有用夏正者也

王應麟即學紀聞



王正月從建子說與詩書不合從建寅說與周禮孟子春秋不合主  
建子者以詩書牽附主建寅者以周禮孟子春秋牽附皆不通之論  
也周禮所謂正月者建子月也所謂正歲者建寅月也或謂正月爲  
寅月正歲爲子月誤矣案周禮太宰以正月布治於邦國都鄙小宰  
以正歲帥治官觀治象之法大司徒以正月布教於邦國都鄙小司  
徒以正歲帥其屬觀教象之法合而觀之則太宰司徒以子月體天  
道之始布之小宰小司徒以寅月體人事之始布之先子後寅自然  
之序大政令先用子月常事則用寅月耳孟子言徒枉輿梁成朱註  
舉國語夏令是九月十月蓋枉梁早成民乃不病涉若待十一月十  
二月而成病於溺者多矣安得以爲未病涉又言七八月旱則苗槁  
是五六月也若夏之七八月禾且實矣安得謂之苗以周禮孟子考  
之知周正建子更以春秋考春秋而益信定元年十月隕霜殺菽爲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春秋以周正紀事

酉月無疑若亥月則隕霜不爲異而亦無菽矣書無冰者三桓十四  
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所謂春正  
月二月皆謂子丑月是時無冰無以爲凌室之藏是以記之或謂仲  
春開冰而無然後書之則書正月無冰豈有寅月遽開冰者桓八年  
冬十月雨雪謂酉月不應雨雪也若亥月又何異焉傳十年冬大雨  
雪亦謂八九月不應有耳若亥子丑又何異焉呂大圭或問隱元年  
何休哀十四年注春言狩者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正而行夏時以  
夏正說春秋蓋防此然何氏固以建子爲周春但疑春不當言狩而  
妄爲辭耳至程子門人劉質夫則曰周正月非春假天時立義爾遂  
疑建子不當言春此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所從出唐順之稱編  
周改月數而小雅所稱六月十月四月二月皆夏正之月蓋夏正得  
天時之正行於民間者久故作詩者從舊俗稱之爾若周書周禮

記所載春秋三傳所述及孟子所言則皆周所改之月吳澂集言  
春王正月三傳無明文左氏以正月爲建子得之矣而略於春字之  
義何氏以斗指東方爲春得之矣而略於正月之文穀梁皆無論焉  
漢唐諸儒直以周正春爲建子之月至宋人始有三代改正朔不改  
時月之說故程子以書春爲假天時立義胡氏因之則是十一月本  
非春聖人虛立春字於正月之上誠有事與時差兩月之疑矣獨張  
氏用劉歆說則見於後漢書陳寵傳甚明蓋武王改月時就改十一  
月爲春也陳寵傳曰冬至之節陽氣始萌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  
月陽氣上通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人以  
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成三統又案前漢律歷志周師初發以  
殷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明日壬辰至戊午渡孟津  
明日己未冬至庚申二月朔四日癸亥至牧野此與武成泰誓日月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春秋以周正紀事

時皆合亦足見武王滅商之日即改月而史就書爲春也李應會通同上  
春王正月周之時月奉王正朔是尊王第一義答顏子語乃爲萬世  
通行之法非以之作春秋也曲說害聖經自兩漢至唐無此說漢初  
猶有夏殷周歷三傳同用周正無異說趙汝師說○按唐劉知幾始有春秋用夏正說  
春秋謂始年爲元年歲首爲春一月爲正月加王於正皆從史文傳  
獨釋王正月者見國史所書乃時王正朔月爲周月則時亦周時孔  
氏謂月改則春移是也昭十七年傳載太史梓慎之語乃改時改月  
確証左氏去聖未遠於當時正朔豈容有差而猶有異論何也謂殷  
周不改月者據商書元祀十有一月而秦人以十月爲歲首也曰夏  
時冠周月者則疑建子非春而孔子嘗欲行夏時也按漢志據三統  
歷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即書之伊訓篇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  
丑朔伊尹祀于先王以冬至越弗行事其所引書辭有序皆與偽孔



氏書伊訓篇語意不合所謂古文尙書者撥拾傳會不經說者欲據之以証殷周不改月可乎禮記孟獻子云正月日至七月日至其說與傳合冬至在周之正月夏至在七月而太初歷立冬小雪于夏爲十月商爲十一月周爲十二月唐大衍歷算春秋冬至亦皆在正月孰謂春秋不改月乎觀後漢陳寵之論蓋三陽三正皆可言春所謂夏數得天者以其最適四時之中爾孰謂建子非春乎若夫子答爲邦之問與作春秋事異春秋當代之書不當易周時以惑民聽爲邦爲後王立法故舉四代禮樂而酌其中固有攸當也使夫子欲用夏變周亦何以責諸侯之無主議桓文而斥吳楚哉趙汴左傳補注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春秋以周正紀事

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三代迭用之蓋非自三代始甘誓曰怠棄三正則唐虞以前固有建子丑者矣特以歷起於子丑終不如建寅盡善故孔子取夏時非謂建子丑不可也行夏之時論爲邦則然非謂國史可改也如胡氏說使聖人修輿服志改周輅爲殷輅乎修禮樂書改武舞爲韶舞乎春秋爲亂臣賊子而作若以夏時冠周月先黜時王冬春之序無王甚矣又何以討亂賊楊子庭○魯史奉周正所謂今用之吾從周者也告顏子行夏時又斟酌百王所謂某有志而未逮者也兩不相妨以爲冠夏時於周月鑒矣又周語云武王伐紂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以歷推當時南至日纔牽牛則伐紂在南至之前而武成稱一月伐商泰誓稱春會孟津則改月改時自武王始至子分至啟閉夏時終不可易故汲冢周書有參用夏時之說若紀國事陳時政何得不遵昭代之典朱朝瑄

泰誓春大會于孟津而曰星在天龍以歷上推爲建子之月二十八日戊午而書言春則周人以建子爲春正月確有明徵王介之春王正月以正繫王以王繫春又有曰春王二月者曰春王三月者明著此正月二月三月是周王之春也非夏商之春也亦見天王大

一統凡奉正朔者皆宜稟命焉姚舜牧聖人之書明白簡易而後儒推求過甚遂成不決之疑如春王正月之類是也其以周改月兼時者漢孔安國鄭康成至明趙子常王陽明賀景瞻也以周改月不改時者宋程伊川胡康侯至明劉文成也以周不改時兼不改月者宋蔡仲默魏華父至明章本清也子直以春秋本文斷之而已矣春秋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十月者以周正爲建西月故雨雪爲非時若夏之十月建亥雨雪亦常耳何足書成公元年二月無冰此建丑月也若建卯月無冰又何異焉莊公七年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春秋以周正紀事

秋大水無麥苗如周不改月不改時麥苗何得至秋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夏之十月菽已穫矣隕霜亦非失時此類甚多更有可證者僖五年左氏傳曰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日南至者子月也此又改時改月之的據胡氏泥于冬不可爲春故有夏時冠周月之說以爲孔子行夏時見於行事之驗謬矣湯斌潘蔡氏尙書傳既主改正朔不改時月之說文定春秋傳又謂夫子虛加春字於月上謂周本是冬十一月夫子特借以明行夏時之意皆惑於冬不可爲春之疑而誤也按後漢陳寵傳語是子丑寅三陽之月皆可言正皆可爲春明矣而謂周代改物於履端初始稱冬十一月一年之內首尾皆冬有是理乎又謂夫子改冬爲春改十一月爲正月周之臣子戾王朔正朔改本國史書尤不可以訓也蓋周之時月俱改自王朝之發號施令列國之聘享會盟與史官之編年紀月



較若畫一惟田狩祭享猶用夏時而易其時與月之名若桓四年春狩桓八年春正月烝是也至傳文有從夏正者劉氏微謂左氏雜取諸侯史策故與經錯異是也先儒謂宋行商歷晉行顓頊歷蓋其國通行已久三代所不禁而其告于王朝則一稟周之正朔未可據傳以爲不改時月也其經文與尚書符合斷然周正無疑顧棟高六事表

又日月數之說朱子孟子註以爲改蔡氏書傳以爲不改則朱子是也詩七月篇攷之七月九月之數是寅月起數夏正也觀流火授衣之言可見矣一之日二之日之類是子月起數蓋周之先公已用此紀候故遂定爲一代正朔以威發栗烈之氣候驗之可見矣夏正周正同見一詩之中可見月數未嘗不改及讀左氏傳僖公五年晉伐虢問克敵之期於卜偃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朔必是時也考之童謠星象之驗皆是夏正十月而傳乃書十二月丙子朔晉滅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一春秋以周正紀事

號非十二月卽夏十月乎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正月冬至非卽夏十一月乎成公十年六月晉侯使甸人獻麥六月非夏四月乎經有只書時者僖公十年冬大雨雪蓋以西戌月爲冬也使夏時之冬而大雨雪何足爲異而紀之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蓋以子丑月爲春也使夏時之春而無冰何足爲異而紀之又如隱九年三月大雨震電若是夏正則震電不爲災矣桓十四年正月無冰若是夏正則無冰不足異矣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周人於夏時之冬行狩禮史只書曰春此非周之春而何定公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周人於夏時之春行蒐禮史只書曰夏此非周之夏而何至昭十七年夏六月記太史曰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而未夏至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又記梓慎之言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尤爲明顯又昭二十四年夏五月傳

記昭子曰日過分而陽猶未克經書五月而傳謂過春分是當夏之三月也因是知周之正朔月數俱改其朝覲聘問頒朔授時凡筆之於史冊者用時王月數其民俗之歲時相與之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也但改正朔不易民俗夫子以其不順故欲改從建寅欲行夏時則是當時所行非夏時也春秋首書春王正月蓋正月固王之正月也必別有所謂正月者故稱王以別之胡氏不敢謂王正月非子月而於春王正月之春字謂以夏時冠周月皆攷之不審安得有隔兩月而以夏時冠周月之理又引史伯齊陳定字張敷言說○按三或謂三代皆改正朔不改月數故商正建丑而書伊訓篇云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又太甲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覲服奉嗣王歸於亳是商雖以丑月爲正而寅月起月數未嘗改是說本蔡傳蔡氏以元祀爲太甲踰年卽位改元之元年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一春秋以周正紀事

故以十二月爲建丑之正月而仍稱十二月故云改正朔不改月數按孔傳解伊訓曰此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孔疏殷家猶質踰月卽改元不待正月也孔傳解太甲篇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五月三年服闋孔疏自元年十一月至此年十二月二十五月服闋也張氏以寧曰若以元祀爲踰年改元之年則方其改元既已踰年又加以元祀至三祀之二十五月則爲四年而非三祀矣況營柩之舉不得已之事伊尹幸其君之終喪而急迎歸不待歲首正月也由是以觀所謂十二月乃商之十二月爲夏之十一月也張氏數言亦曰嗣王服喪攷之顧命固有常儀何待正月而放柩之事朝而自怨夕而復辟尤不須於正月況正月但書十二月以虞書正月上日正月朔旦及秦漢而下例之殷獨無正乎此可見商正之時月俱改卽無庸以此疑周正之時月不改也蔡氏尙書傳既主不改時



月之說而胡氏春秋傳因謂商以丑爲正而卽位書十二月則月不易也秦以亥爲正而建國書冬十月則時不易也周正建子非春也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也夫商書十二月之辨張氏言之矣至若秦以亥正而稱十月史氏伯璿曰秦改正朔已在周亡三十六年之後是時天下已無周正則秦所謂冬十月者因民間所用夏正而書之耳皆於周改月數之說不相礙

又大事表摘參

汲冢周月解篇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人時巡狩享祭猶自夏焉故先儒謂商周革命有改正朔之名而授時祭享有用夏時之實春秋史官紀事必書本朝正朔尊王也其民俗通行悉從夏令趙東山左傳補注引此爲據凡非赴告策書定爲一代之制者皆得通言夏時如國語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蓋本天道而播諸民莫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春秋以周正紀事

八

能違其早晚之候也故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此祭享之猶自夏也龍見而畢務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啟蟄而耕此授時之猶自夏也至於建丑建子革命改正原不相沿非謂朝廷既改建子爲春而民間猶沿夏正以寅月爲春正月也特三正通於民俗其來已久故立文有不同耳

華學泉疑義

胡傳謂孔子取春之一字加於周正月之上周果不改時也則建子之月儼然冬也冬則正夏之時也夏之時日冬孔子書之曰春是月本行夏之時而孔子乃變夏之時矣又其論曰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孔子果以夏時冠月則亦何難以夏正紀事時可自專月獨不可自專乎四時十二月以爲可改則皆可改以爲不可改則皆不可改也今改夏之冬爲春日將以垂法後世不改周之子月爲十一月日無其位不敢自專以不可爲春者

悍然命之爲春無其位者又敢自專如此乎吳鼎三正考引陳延敬說○如胡氏之說以夏時冠周月非所以尊周以仲冬爲孟春豈可謂行夏時乎不夏不周之間孔子何以自處焉

又引湯斌說按陳說見千亭集湯說見潛庵集

左傳載叔孫昭子梓慎之語禮記載孟獻子語哀十三年十二月家語又載季康子之言今十二月夏之十月也皆當時人語

毛奇齡西河集

蔡氏德晉曰二分二至夏正以四時繫之而商周皆不繫時左傳於冬至日日南至於春秋分日日中禮記於夏至日日長至於冬至日日短至於二分日夜分蓋二至以日行長短之極得名二分以日夜適中得名原無關於春夏與秋冬也○按家則堂辨改月之說曰以子丑寅爲春午未申爲秋四序紛錯中節皆秦建子月立春則建五月何得爲春分乎建午月立秋則建未月何得爲秋分乎春秋分者謂晝夜等寒暑中今以窮冬盛夏爲春秋分晝夜可得而均乎寒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春秋以周正紀事

九

暑可得而中乎余應之曰惟不可得爲春秋分故曰日夜分吳鼎三正考考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晉殺其大夫平鄭父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經書十有一月壬戌而傳爲九月壬戌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號公醜奔京師而卜偃以爲九月十月之交襄公三十年絳縣老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長歷推之則魯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此皆晉用夏正之見於傳者也又隱六年冬宋人取長葛傳作秋劉原父謂左氏雜取諸侯史策參用三正故經云冬傳謂之秋也攷宋用殷正則建酉之月周以爲冬宋以爲秋矣

顧炎武知錄

列國惟晉用夏正定四年傳言唐叔封於夏墟啟以夏政此晉之所

以用夏正歟

趙坦實錄



成十年晉侯獮卒傳云六月丙午晉侯欲麥杜注周六月今四月麥始熟按晉用夏正據此似亦用周正考隱三年傳稱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若用周正則麥與禾時皆未熟此鄭事也又用夏正雖杜注云取者蓋芟踐之乃從而爲之辭終覺附會不安彼其所以有是異同者夏時得天列國紀載多用之非特晉用夏正而已左氏傳凡用夏正者類皆采自列國之史其本魯史舊文者用周正如襄十五年晉侯周卒經書十一月傳文稱冬十六年葬晉悼公經書正月傳亦稱春與晉侯獮卒經書在五月後傳亦稱六月其義正同蓋晉侯食麥其事至瑣陋而卒非晉史所宜言左氏云云必魯史載傳聞之說魯史用周正左氏本其舊文此時月之所與經合歟其他凡時月傳與經合者倣此葉西完遺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春秋以周正紀事

之十二月正周之春也此可爲鄭亦用夏時之證葉西完遺嘗閱竹書紀年云魯隱公元年正月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也足證晉用夏正而魯春秋奉宗周正朔大書春王正月此所以表異於晉乘楚檣杙而韓宣子歎爲周禮在魯者職是故也陸奎勳義存錄廣川書跋載晉姜鼎銘曰惟王十月博古圖載齊侯鐘銘曰惟王五月敢敦銘曰惟王十月是當時列國皆尊王正不獨魯也王正月必魯史本文劉原父以王之一字爲聖人新意非也顧炎武左傳春王周正月此古人解經之善後人辨之累數百千言而未明者傳以一字盡之矣又左氏開卷元年春王周正月杜注言周以別夏殷明顯如此馮景解開卷書正只一王字周之不同於夏已判然莫能易左氏傳又增一周字而義益顯無庸費辭盧文弨

經曰春王正月傳加一周字王周二字連讀後世皇唐皇宋皆本此春爲周春正爲周正其義甚明何休之黜周王魯及胡氏之夏時冠周月蔡氏之改歲不改月皆可以此一字正之姜炳璋讀按永嘉陳氏謂魯史以夏時冠周月孔子書王以存周正尊周而罪魯四野程氏謂魯不奉周正而建寅孔子不革以著其僭亂淫野呂氏謂春王正月即夏正月周雖建子孔子修史斷從夏正皆惑於冬不可爲春及行夏時之說也吳鼎三正考辨之家則堂原夏正說陳廷敬午亭集稿之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辰辰大雨雪

左書時失也○公羊震電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周三月夏正月也雷電未可以發既已發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漢書五行志劉向語○若建辰之月則震電不必書矣汪克寬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春秋以周正紀事

左書時禮也○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杜預○周之正月建子即夏之仲冬周禮中冬大閱遂以狩田是田狩從夏時也釋例曰三王異正朔而夏數得天周代舉事皆據夏正故春狩而曰書時禮也孔穎達疏○狩雖得時而非其地烏得不書亦猶西狩以獲麟書非以不時書也謂譏春狩非也呂大圭○公羊云何以書譏遠也此非以不時書以譏遠書也張以春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用周正紀魯事也此非以不時書爲再烝見讀書也胡安國傳○杜註孔疏見祭祀門○據此經於子月書曰春正月則見周之時正朔改而月數亦從之而改矣洪若水冬十月雨雪今八月也書失時杜預○公羊日記異也何注八月雨雪陰氣大



盛○雨雪常也惟大而爲害則書獨此年雨雪不言大者周十月今之八月非雨雪之時以異書黃仲炎○夏八月也范註引月令孟冬行秋令則雪霜不時與經不合梁義疑○劉說見災異

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

周正月夏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者溫也何休○此亦見是周

正紀事若夏之正月則東風解凍宜無冰矣俞卓

又 秋八月御廩災乙亥嘗

公羊譏嘗也何注八月本不時不以不時書者言本不當嘗也

○春秋用周月以八月嘗不時也胡

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

周之秋今五月已熟之麥及五稼之苗皆爲水漂殺也杜注

莊十七年冬多麋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一 春秋以周正紀事

主

麋多則害五稼杜○周之冬夏之秋也故害稼張以甯

莊十八年秋有蜚

漢五行志謂盛暑所生盛暑爲夏六月周八月也張以甯

莊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

此周之四月當夏正建卯之月改時改月甚明趙汴

莊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

周之冬夏之八九十月收成之時麥禾皆無故曰大無湛若水

莊二十九年冬十二月城諸及防

左書時也詳見土功門總論

僖十年冬大雨雪

周之冬夏之八九十月是時陰結而未凝故以爲異湛若水

周十月也水始冰地始凍而大雨雪寒甚過度也張以甯

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

周之秋午未申月即夏之五六七月正夏旱之時故穀梁以爲

雩月正也於此可見周之改時湛若水

僖十三年秋九月大雩

周九月即夏七月正農人憂旱之時若以爲夏之九月則五穀

成熟非用雨之時矣湛若水

僖三十三年冬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經書隕霜二日隕霜不殺草一日隕霜殺殺葢周之十二月

夏之十月也霜當殺草而不殺草異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

未當隕霜而殺草亦異也黃仲炎○何氏劉氏說見災異門

宣十五年秋螽冬蟧生

周之秋夏之夏周之冬夏之秋左氏公羊皆曰幸之以物已收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一 春秋以周正紀事

主

而不爲災五穀大成之時安得日不爲災不災亦不書矣孫覺

成元年二月無冰

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溫杜○二月今之十二月此

月無冰則一時無冰可見矣若待終時乃書則今之正月豈可

更言無冰乎穀梁之說非也陸績○若以夏正言二月建

卯無冰宜矣何庸書邪此改時改月之明證也陸全勳

成七年冬大雩

穀梁曰冬無爲雩也非也周十月今八月不雨安得不雩劉敞

襄二十八年春無冰

書春無冰志災異也周之春子丑寅月也子丑之月氣方寒正

鑿冰之時故以無冰爲異湛若水○無冰紀異明是子丑月主

夏正者謂是年前未藏冰而春無冰供用說烏可從張自超



昭九年冬築郎圃

左氏以爲時則經奚書然以冬爲時可見左氏用夏正

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

公羊記異也何休注夏之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也○周十月

今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

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

顧引史說見前總論

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杜注○此是子丑月書狩足知周

改時改月謂譏非時而狩非也此是虞人修常職本不應書爲

獲麟書耳趙注○公羊傳何注曰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

蓋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正而行夏時趙氏汙日以行夏之時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春秋以周正紀事

古

說春秋蓋助於此按周之孟春夏之仲冬也謂春不當言狩何

耶經言春不言冬安得謂變周之春以爲冬也吳三

以上但據經書周正之顯然可見者列之其不顯者不備錄

○嗣君踰年即位書元年孔子謂一爲元辨 僖周改元辨 書

天子之封諸侯割其土壤分之臣民使之專爲己有故諸侯於其封

內各得改元傳說鄭國之事云僖之元年朝於晉簡之元年士子孔

卒是諸侯皆改元非獨魯也

人君嗣位踰年必改元此重事也當國大臣以其事告于廟秉筆史

官以其事書於策絲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於極前定位之

初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於三年畢喪之後

即位之年稱元年者明君人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

文定訓元爲仁訓仁爲心太支離

嗣位稱元自古天子諸侯皆然非春秋始也然諸侯得其年不得

有其正正朔必稟於王故春秋以正月繫之王而元年繫之魯

君之首年曰元王之始月曰正元者首也正者長也上尊其在首故

不日一年而曰元年尊其在始故不日一月而曰正月趙注

公羊疏謂諸侯不得改元春秋王魯故託稱元非也元者始爾君之

始年謂之元年猶歲之初月謂之正月非有天子諸侯之辨也

公羊傳謂元者始年爾所謂王正月大一統者尊王之義爾而爲公

羊之學者推致師說何注徐疏以爲託王於魯故稱元年其意謂魯

當繼周而王於是是有黜周王魯之說謬誕非公羊本旨

三代以來以始年稱元年者尙矣何休曰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

託新王受命於魯書經莫甚天子諸侯各隨其即位之年數之自漢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嗣君踰年即位書元年

古

以後天下始一於用天子之年而何休乃因其當時所見爲說言諸

侯不得改元立號是妄說也且春秋時安得所謂號哉

命日以元虞典也命祀以元商訓也年祀日辰之首謂之元久矣豈

孔子名之哉說者言春秋謂一爲元深求經旨反淺之也

書元年乃魯公紀國之元非僭天子之改元也諸侯無改元之禮侯

國紀元是史氏舊文非孔子所定也孔子但據事與文而述之耳謂

以天子之權與魯又謂係元於魯著其無王皆非也

公羊家謬云黜周王魯蘇老泉遂謂以天子之權子魯大誤

爾雅釋天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孫炎曰載取物終更始

歲取歲星行一次祀取四時祭祀一訖年取年穀一熟按說文季穀

熟也從禾千聲是年者禾熟之名每歲一熟故以爲歲名

隱公元年



公羊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何休注變一爲元元者氣也王者當從天奉元養成萬物○一者萬物所從始也元者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漢書董仲舒傳○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杜預○即位稱元年常事爾未修春秋之前固已如此謂一爲元蓋古人之語耳後世曲學之士乃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大法歐陽修五代史漢隱帝論○元字之義董氏以爲視大始而欲正本至何杜附益因有體元之說夫以始爲元唐虞已然古之帝王義或有取而遂目爲聖人書法則鑿矣案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哀定公元年

春秋屬辭例編

卷一

嗣君踰年即位書元年

大

公未即位元必不改未改之日必乘前君之年於時春夏當名此年爲昭公三十三年及六月後方以元年紀事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故入年即稱元年也孔疏○秦以前皆踰年即位漢惠以後即位於先君即世之年然猶踰年改元自漢帝禪即位改元於昭烈崩之次月而兩建元矣然朱子綱目必大書先君之年分注嗣君之改元取法于春秋踰年改元之意也此年雖定公未即位而追書元年春者以昭公已薨則是年實嗣君之年不可不書元年春也汪克實纂疏○即位在大六月史策不得一歲兩年故於是歲即稱元史法然也馬瑞事緯○即位朝正書王正月書王云王潛云孔子所加辨公羊春者何歲之始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穀梁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言王正月者革前代取天下必改正朔夏以建寅之月爲正殷以建丑之月爲正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正是時王所建故以王字冠

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受命之王必改正朔繼世之王奉而行之歲頒於諸侯諸侯受王正朔故言春王正月孔疏經書春王正月王即周平王也月即周正也公及邾儀父公即魯隱公也魯用周正則魯事周矣天子稱王諸侯稱公魯尚稱公則號不改矣春秋之文安在黜周王魯乎又卷一杜序下孔疏入見書即位門

春秋屬辭例編

卷一

即位朝正書王正月

七

曰公羊五始非要義此自是史官記事之體爾見正義元始年也人君以德教養之始與元氣發育不異故一年謂之元年正始月也人君以政正天下始於是月故一月謂之正月李昉復集義引謝春大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上奉天時下承王正云爾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程子羣公之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正月謹始也天子頒朔諸侯受而行之所以尊王室而大一統也趙鵬飛經筵正朔者天子所以奉若天道而敬授人時也帝王之首政天下所稟張洽春書王正月以不一統而禮樂征伐以次而正焉集注書王以統之尊天子卑諸侯俾禮樂征伐不專於諸侯也故用隱之元統平之春存平之正公羊以隱爲受命王非矣如愚考索春秋天子之事歲首必書王見賞罰之事必自王者出崔子方經解



以國紀事雖得自用其年所奉乃天子正朔故必書王正月日講

是時王室已不能頒朔于諸侯諸侯已不復受朔王主室春秋書王

正月所以望天下垂散之統而歸于王也黃仲炎通說

此侯國之史故加月加王若王朝之史則月上不必加王也或有以

書王為夫子特筆者案殷人鍾銘有唯正月王春吉日之文可見時

月稱王乃三代恒辭趙訪通說

胡傳謂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非史策舊文未必然

也古器物往往有稱王月者如周仲稱父鼎銘則王五月父已鼎銘

則王九月敦敦銘則王十月是周時本有王月之稱陸榮廷傳疑

未為天子則雖建子而不敢謂之正武城惟一王辰是也傳一月

言一之日已為天子則謂之正而復加王以別於夏殷春秋王正月

是也顧炎武日知錄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一 即位朝正書王正月

隱元年春王正月

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莊元年春王正月

此月無事空書月者雖不即君位亦改元朝廟與民更始孔

閔元年春王正月

僖元年春王正月

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成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襄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昭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哀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歲首書王繫月以王為文王繫月書二三月以為存夏殷辨

記事者以事繫日以口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

異也杜預春秋序

歲首必書王月奉正朔也以某月繫事則書某月月為繫事書也其

十一公元年所書王正月為朝正即位書非常年繫事之比兼他義

故不入此例唯定公元年書王三月繫事與常年同即位定在六月故

也此皆魯史成法也其或歲首史本不月則但書春蓋王為月書既

不書月不嫌無王也趙訪通說

春秋之法惟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正月餘年則事在正月書

正月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十年春王正月庚申

曹伯終生卒之類是也事在二月書二月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

有食之四年春王二月宮人伐杞之類是也事在三月書三月隱七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一 歲首書王繫月

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莊十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之類

是也一時無事則書首月莊五年春王正月十一年春王正月之類

是也孫復魯王發微隱三年

事起正月則書王正月二月雖有事不復書王矣如文元年書王正

月公即位二月癸亥日有食之之類是也事起二月則書王二月三

月雖有事亦不復書王矣如莊四年王二月夫人享齊侯于祝邱三

月紀伯姬卒之類是也若正月二月已有事而但書時則三月雖有

事亦不復書王矣如隱九年春王使南季來聘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之類是也惟孟仲未有事至三月而始有事則書王三月如隱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之類是也若人君之始年則正月不以有事

無事而皆書王惟定公則否呂大圭或問隱元年

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







十四年王正月	十五年王二月	十六年王正月
十八年王正月		
襄二年王正月	四年王三月	六年王三月
八年王正月	十一年王正月	十二年王三月
十四年王正月	十六年王正月	十七年王二月
十九年王正月	二十年王正月	二十一年王正月
二十二年王正月	二十三年王二月	二十六年王二月
二十九年王正月	三十年王正月	三十一年王正月
昭三年王正月	四年王正月	五年王正月
六年王正月	七年王正月	十年王正月
十一年王二月	十五年王正月	十八年王三月
二十年王正月	二十一年王三月	二十三年王正月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一 歲首書王繫月		
二十四年王二月	二十六王正月	二十八王三月
三十年王正月	三十一王正月	三十二年王正月
定元年王三月	二年王正月	三年王正月
四年王二月	五年王三月	六年王正月
七年王正月	八年王正月	九年王正月
十年王三月	十五年王正月	
哀二年王二月	四年王二月	八年王正月
九年王二月	十年王二月	
○歲首紀事書時不書月者不書王首事書時下有二月三月者亦不書王		
年首月承於時時承於年因書王以配之見奉時承天之義然春秋有時而不月者因不書王蓋書王必上承春下屬於月也 <small>范甯注</small>		

歲首係王著周正朔或歲首所書事舊史止書時則二月三月皆不書王如隱八年春遇重三月歸祊襄十五年春向戌聘二月盟文九年春毛伯來金二月得臣如京師三月夫人至之類是也 <small>江克寬集</small>		
四時具而後爲年是以時雖無事必舉首月以明時過桓九年夏四月隱九年秋七月桓元年冬十月此類是也若時有事則隨事而繫之月其未詳月者直繫之時春秋不遺時爾非不遺月也何必定舉首月哉若春之三月皆亡不得於春下空懸一王字故悉不書王公		
羊曰隱無正月穀梁曰隱無正桓無王鑿矣 <small>馬驥左傳辨例</small>		
趙氏呂氏說見前		
隱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隱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隱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一 歲首紀事書時不書月者不書王		
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桓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莊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莊十三年春齊宋陳蔡邾會于北杏		
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莊十五年春齊宋陳衛鄭會于鄆		
莊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莊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		
莊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莊二十六年春公伐戎		
莊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莊二十九年春新延殿

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

莊三十二年春城小穀

僖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僖七年春齊人伐鄭

僖十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僖十三年春秋侵衛

僖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僖十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僖二十一年春秋侵衛

僖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歲首紀事書時不書月者不書王

僖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

僖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

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

文四年春公至自晉

文六年春葬許僖公

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文十一年春楚子伐麇

文十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

文十七年春晉衛陳鄭伐宋

宣五年春公如齊

宣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宣十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宣八年春公至自會

宣十年春公如齊

宣十二年春葬陳靈公

宣十三年春齊師伐莒

宣十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宣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宣十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成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成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成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成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歲首紀事書時不書月者不書王

成十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襄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襄五年春公至自晉

襄七年春鄭子來朝

襄九年春宋災

襄十年春公會晉侯等會吳于柎

襄十三年春公至自晉

襄十八年春白狄來

襄二十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襄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襄二十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襄二十八年春無冰





昭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昭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昭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昭十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昭十六年春齊侯伐徐

昭十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昭十九年春宋公伐邾

昭二十二年春齊侯伐莒

昭二十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昭二十七年春公如齊

昭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郕

定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疆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歲時紀事書時不書月者不書王

定十二年春薛伯定卒

定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哀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哀六年春城邾瑕

哀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哀十一年春齊國晉帥師伐我

哀十二年春用田賦

哀十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以上歲首紀事但書時不書月者不書王

隱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三月鄭伯使宛來歸初

隱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三月大雨震電大雨雪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三月晉侯入曹

文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郕

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文十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成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鄭伯堅卒

成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師

襄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及向戌盟于劉

昭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月鄭伯嘉卒

昭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三月曹伯滕卒

定十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二月楚陳滅頓

以上首事書時下有二月三月亦不書王

○一時無事書首月不書者闕文 以為孔子所加者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歲時紀事書時不書月者不書王

隱六年秋七月公羊傳曰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

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

隱九年秋七月穀梁傳曰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

史之記事一月無事不空舉月一時無事必空舉時者四時不具不

成為歲故時雖無事必虛錄首月其或不錄皆是史之闕文桓四年

不書秋冬注云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事書首時以成歲故春秋有

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是其說也 孔疏

無事書首月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 程子經說

一時不具歲功不成時天時也月王月也示國君當奉天道守王度

此春秋書時月之旨也 劉賡

一時無事書首月具時成歲也謂書時為夫子所加者謬矣 趙游

無事書春正月者二十四自隱元年始書夏四月者十有一自桓九





年始書秋七月者十七自隱六年始書冬十月者十一自桓元年始

李康會通

漢書律歷志三統歷云經於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時以記啟閉月以記分至啟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故時中必在正數之月傳曰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此聖王之重閏也壽恭按節謂如大雪十一月節之等中如冬至十一月中之等節不必在其月中必在其月也張壽菴古義隱六年秋七月○愚按此說本漢志蓋周之正四七十月為夏之十一一二五八月為特書首月者異而亦通

隱六年秋七月 九年秋七月

桓元年冬十月 九年夏四月 秋七月

十二年春正月 十三年秋七月 冬十月

十八年秋七月

春秋屬辭例編卷一 一時無事書月不書時

云

莊四年秋七月 五年春王正月 十一年春王正月

十二年夏四月 十三年秋七月 十五年冬十月

十六年春王正月 十八年冬十月 十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二十年秋七月 二十一年春王正月

二十二年夏五月 三十年春王正月

僖六年春王正月 十年秋七月 十二年秋七月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 秋七月 三十年春王正月

三十一年秋七月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

文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十三年春王正月

宣六年夏四月 冬十月 十一年春王正月

十二年秋七月 十八年夏四月

成元年冬十月 十年冬十月 十一年冬十月

十二年冬十月

襄二十二年夏四月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

昭十年春王正月 十二年秋七月 十四年夏四月

二十年春王正月 二十九年秋七月 三十二年秋七月

定二年春王正月 三年夏四月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冬十月 九年春王正月

十一年夏四月

哀八年秋七月 九年冬十月

以上一時無事書首月者六十

桓四年不書秋七月冬十月

桓七年不書秋七月冬十月

昭十二年不書冬

春秋屬辭例編卷一 無書月不書時 隱六年書月

定十四年不書冬

云

以上一時無事闕首月者二有事闕書冬者二見闕文門

○隱十年不書正月 隱不自正辨 貶隱不書正辨

春秋首時雖無事必書而有不書正者舊史失其月也如二年會潛舊史不載月若上書正月則疑會潛為正月事故不書正公穀之說非也王正天下之公也隱之正與不正一國之事也以一諸侯之故廢王正豈春秋之法乎况各公多有書春無正者乎明經春十年之間偶無繫正月之事又偶有闕日月之文故耳公穀之說直捕風捉影或問

以隱為當正而不自正春秋正之故於元年特書王正月則莊元年正月亦無事而首書王正月聖人何正也又諸公元年悉書王正月後何正也十年不書正月者三年四年十年皆書王二月不書正月



蓋事在二月不可得而書也如桓七年春書二月莊二十四年春書  
王二月之比也以隱為不自正桓莊亦不自正邪七年書王三月不  
書王月者事在三月也如莊十二年不書正月書三月之比也二年  
六年八年九年十一年春書不書正月者舊史或脫或畧不知事在  
何月而以春日之也僖五年七年文四年春書不書月之比也以爲  
隱不自正則僖文亦不自正邪按經而言公穀之義誣矣又三傳  
先儒謂隱二年以後無正隱不自以為正也然會盟侵伐一以君禮  
行矣何獨廢正月以見讓德邪據春秋書春王正月九十有三春王  
二月二十一春王三月十九事在春某月書某月止書春不書月者  
九十六不必盡書月也王樵補傳  
彙纂謂隱不朝王不報聘是不奉正朔自隱始故不書正以示義愚  
謂隱不朝不聘統觀十一年之事而是非自見不必每年削其正月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隱十年不書正月  
以示義隱自元年以後不書正月者或正月無事或年代久遠但書  
春而佚其月公羊所謂傳聞異辭是也必爲之說則繁矣顧棟高  
隱元年書正月餘皆不書正月公羊謂隱不有其正穀梁謂隱不自  
正說春秋者又謂隱在位王命五至身既不朝又無一介之使報禮  
不書正以著公之不奉正朔皆非也隱元年已書正月義著於始年  
矣三年四年十年事在二月七年事在三月他則朝聘例當書時觀  
魚歷時久亦當書時會遇輸平本可時可月畧之則皆時之非事在  
正月而特削其正也元年已書正月則不得謂之無正若謂隱不有  
其正則元年何以有正月邪如謂隱不朝聘京師故不書正彼桓  
公亦未嘗遣一介於京師又何以書正邪此說經者之陋也牛運  
按先儒胡氏王氏程氏謂舊史本無不容穿鑿所見允當顧復初亦  
從之牛空山所辨尤周晰

○定元年不書正月 公穀定無正始辨 不與季氏承正朔辨  
左傳杜注公之始年不書正月公即位於六月  
公羊定何以無正月即位後也

如穀梁說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則隱無正終桓曷以書正始乎定  
不書正月杜得其旨章如愚山堂考索  
一公之始雖無事當書王正月定公未立故不書無他義程端學

凡人君初年雖無事必書正月者蓋於是日行即位禮也昭薨定未  
立魯無君無朝正之禮而此月又無他國之事可書二月亦無事至  
三月始有執宋仲幾之事故書王於三月也吳澄

杜注是謂定無正始者非正月者周王之月未有削天子之月以懲  
諸侯者賀仲賦

經書春王三月執宋仲幾事公穀欲發定無正之義乃截春王二字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定元年不書正月

爲一節胡氏因之致使經文離析此傳經之大病童品經  
昭公雖薨而殯未返定公未立故喪至自乾侯書曰公不日先君至  
戊辰而始以公之號加於定公明此三月猶昭公之月非定公之月  
也故從乎凡紀繫春於三月傳以爲不正定公之始者非王介之

春王連三月爲文此是舊例以正月二月無事至三月始有事而書  
之無有以春王二字爲文三月又爲文者若謂定公爲意如所立即  
不正始則宣公爲東門襄仲所立獨正始而書正月何也毛奇

桓宣之元年書正月者桓宣即位於正月故也隱莊閔僖之元年皆  
書正月者不修即位之禮故特書其即位之月也定以六月即位則  
不必書正月而三月有事則又不必書其時之首月矣其書春王三  
月與他正月二月無事而書春王三月豈有異文哉諸儒截春王二  
字爲一條謂夫子削定公之正月以見定之不能正其始又以不書



正月為不與季氏之承正朔者皆非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不書正月見國無主正朔未有所承也耶既濟每歲必書王正月公在乾侯示魯尚有君以承正朔而意如據國之罪自見焉至定元年不書正月而此義益明方苞直解

公穀欲發定無正之義乃分春王二字為一節使經義反晦經本以春王三月為句定公此時位尚未定豈可預責其罪邪至魯之曠年無君春秋備書昭公薨于乾侯越明年六月而定公即位魯君臣之罪已著安用穿鑿為哉顧棟高大事表異同篇

公穀胡氏皆云定無正故不書正月夫昭之見逐旅死定之即位制於李氏直書於前後其罪自見何必於此削正月哉黃永年南莊類稿

此不書正無君以主正朔也三傳皆載春王二字為一節謂定公不正始故無正月似乎本有正月而特削去者夫王正月連讀猶言周春秋屬辭例編卷一定元年不書正月

正月也截春王二字本無文理成何書法經文自連春王三月為文所謂事在三月書三月也第元年與常年不同雖正月無事必空書春王正月以著始年定公此時尚未為君正月又無事故不空書春王正月至定公之立不正本自昭然不必削正月而後見也牛運震傳

隱莊定元年事並在三月而隱莊空書首月存即位之月也定即位之在六月故不書而正月二月皆無事故書三月先儒以為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則桓宣書正月豈釋纂乎公穀不可從高謝然釋經

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此無正月公未立也又適正月無事故闕之公羊云正月者正即位穀梁云不言正月定無正非也若實正月有事不容沒其文又不得曲避正月而移於他月也郝懿行說

○事之繫日者書晦朔日食書朔另門晦朔書不書喪既辨以晦為冥辨事之繫日者遇晦朔則書晦朔穀梁傳左氏疏義見下

成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

穀梁曰事遇晦日晦○日為陽精月為陰精兵尚殺害陰之道也行兵貴月盛之時晦是月終陰之盡也故兵家以晦為忌不用晦日陳兵昭二十三年七月戊辰晦吳敗楚于雞父犯忌而

戰勝者知楚有可敗之機晦是兵家所忌楚必以吳為不動故得掩其不備也傳文陳不達晦孔疏○經傳之見晦朔此時史隨其日而

存之無義例也賈氏云泓之戰譏宋襄故書朔鄢陵之戰譏楚子故書晦難父之戰夷之故不書晦左氏無此說經不以此示

褒貶孔疏昭二十丙寅朔考之則甲午正二十九日李廉會通○公羊以晦為晝冥記異非也以上文六月

傳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

穀梁曰事遇朔日朔○公羊曰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大其

春秋屬辭例編卷一 定元年不書正月

重

不鼓不成列以為雖文王之戰不過此也非也劉敞權衡○愚按穀

梁是也公羊說謬顧氏棟高謂書日書朔以楚之驕橫已極故謹而詳志之亦非也舊史書日遇朔書朔孔子仍之無庸異說

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春秋值朔書朔值晦書晦杜以長歷推己卯是九月三十日孔疏

○公穀以為晦冥非也古史書日遇晦朔必書以為歷數之證

穀梁成十六年傳云遇晦書晦何得於此稱晦冥陸道集傳辨疑引趙匡

僖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按公穀二傳說晦朔多難信公羊云朔書晦不書因於僖十六年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云何以不日晦也是非晦而謂之晦於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成十六年戰鄢陵書晦俱云晦冥也是實晦而謂之非晦穀梁以僖十五年書晦為晦冥與公羊同



於成十六年又云遇晦日晦所言俱無憑準顧棟高朔表後論

○剛日柔日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曲禮○禮記疏甲丙戊庚壬五奇為剛乙丁巳辛癸五偶為柔○按記疏引春秋疏

桓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

莊八年春王正月甲午治兵

兵戎外事故以壬午甲午猶吉日詩田獵用戊用午也汪克有案疏引王侯

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祭夏五月丁丑祭

桓十四年秋八月乙亥嘗儀禮注疏說見內祀門

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

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

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一 剛日柔日 上辛季辛書月

宗廟內事已卯丁丑乙亥乙酉丁卯辛巳癸酉皆柔日也季本私考

○書上辛季辛

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穀梁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長歷推此年七月己

丑朔上辛月三日季辛二十三日也不書其日之辰空言辛者

本見早甚欲知二雩相去遠近耳無取於辰故空書辛也疏

○書閏月 春秋時置閏之失 天無是月附月之餘辨

周官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鄭注中數朔數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賈疏

一年二十四氣每月節氣在前中氣在後節氣一名朔氣月有大小

一年三百五十四日而已自餘仍有十一日是以三十三月以後中

氣在晦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故須置閏以補之節氣在晦則後月

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周禮注疏

古歷十九年為一章章有七閏入章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

閏三月十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

十二月此據元首初章若於後漸積餘分大率三十二月置閏不必

恒同初章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歷家以此為章首之年漢律

歷志文元年距僖五年辛亥二十九歲是時閏餘十三閏當在十一

月後而在三月故傳曰閏三月非禮志之所言是嫌閏月大近前也

杜以僖三十年閏九月文二年閏正月故言歷法當在僖公末年誤

於今年置閏是嫌置閏大近後也杜以春秋歷法錯失置閏或先或

後但推勘經傳上下日月以為長歷日月同者數年不置閏日月不

同須置閏乃同者未滿三十二月須置閏所以異于常歷孔疏文元年

傳曰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杜云步歷之始以為術之端首

暮三百六十八日月行有遲速必分為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一 書閏月

餘日歸之於終積而為閏正義曰推歷謂之步歷謂歷之上元以日

月全數為始於終更無餘分以此日為術之端首故言履端於始也

日行遲月行速每月參差氣漸不正但觀中氣所在以為此月之正

取中氣以正月故言舉正於中也月朔之與月節每月剩一日有餘

所有餘日歸之於終積成一月置之為閏故言歸餘於終也又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一日遠地一周而過一度日與天同行而

少遲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與天會是一歲月與天同行

而又遲十三度有奇積二十九日有奇而與日會是一月歲有十

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一歲之常數也日與天會而多五日

有奇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

焉三歲一閏尚餘三日有奇五年再閏則少五日有奇至十有九歲

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以上參用尚書蔡傳大率三十二月則有閏閏前



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有朔而無中者爲閏月有晦朔則自然有閏無閏則失月行之數望晦朔皆非其正晝夜平分不在春秋之中而寒暑反易矣故書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公羊謂閏月天無是月穀梁謂附月之餘日皆非夫月非有閏之名特以日月行天疾徐不同而中數朔數盈縮有異遂謂之閏蓋天與日月之行自然有閏因其自然而置閏豈可謂天無是月哉月非有餘也豈可謂附月之餘哉經傳閏月多在歲終是時歷法謬矣每置閏於歲終故傳以閏三月爲非禮則無中者不謂之閏而名曰閏者非閏月矣是宜當時之卿大夫以天無是月指爲歷家所置也江克寬纂疏文六年襄二十八年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甲寅至乙未四十二日蓋閏月之日不書閏者范甯曰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之常體也是也文六年書閏歲廢政也哀五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書閏月

義

年書閏歲殺恩也則特筆也

孫纂直解襄二十八年

錫山顧氏曰傳文閏在中閏者甚多不得謂春秋閏月俱在歲終且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失閏則春之一月入於夏夏之一月入於秋而時不定子之一月入於丑丑之一月入於寅而歲不成必以積餘之日隨時爲閏應閏之月卽是歸餘之終非十二月乃爲終也文元年閏三月之非禮乃言推術者之失移月或太前太後耳陸燿切問齋集今歷三歲一閏五歲再閏春秋閏法錯謬傳屢言之元郭守敬曰周秦間閏餘乖次漢造三統歷是非始定蓋周衰失政不能修正歷法至戰國衰亂秦置閏多在歲後莫能隨月置閏恒書後九月漢初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廢壞始造太初歷自後乃精密顧棟高天文表叙所謂歸餘者謂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爲閏非歲終之謂也何以言之春秋經傳紀閏月者九襄九年閏月杜氏謂門五日之訛襄十八

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甲寅至乙未四十二日何休以爲閏月但經傳無明文亦不取其餘八閏惟成十七年閏月昭二十二年閏月傳文上有十二月其在歲終無疑若文六年閏月不告朔傳在冬十一月之後則未知其在十一月歟十二月歟僖七年閏月惠王崩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哀十五年閏月渾良夫與太子入經傳皆上有冬字則未知其在十月歟十一月歟十二月歟文元年閏在三月昭二十年閏月衛殺宣姜傳文上有八月下有十月故孔氏以爲閏在八月後此兩閏不在歲終傳有明文也然則春秋何以譏閏三月曰漢志文公元年閏餘十三閏當在十一月後而在三月故傳曰非禮此據三統歷言之杜預云於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置於今年此據長歷言之漢志謂失之前杜氏謂失之後二說不同要非以其不在歲終而譏之也若秦漢之後九月乃秦法之失續漢志延光二年尙書令忠上奏謂漢祖受命因秦之紀十月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書閏月

義

爲年首閏常在歲後不稱先代建於帝典是也

錢大昕詩研室集閏月說

閏以正時時以作事則此所謂時乃夏時也始中終卽每時而言履端於始謂測算斗建以紀啟閉在四孟月也舉正於中謂歷象日景中星以紀分至在四仲月也冬至在正北則夏至在正南春秋分在正東正西可知故指其所在之位而稱爲正也歸餘於終謂積氣朔餘日以置閏在四季月也周禮太史職閏月詔王居門終月疏云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四門十二月聽朔於十二堂閏月名於時之門是周本於四季月置閏也所謂歸餘於終則事不悖者作事必順時序閏每時季月則畢所未及作者不至過時故曰不悖若閏在歲末則過時而悖者有矣沈彤小疏○愚按杜氏解歸餘於春秋閏在歲終漢氏傳所說雖有明徵足糾其誤沈氏又援周代禮經斷爲四季月置閏尤與確證傳會左傳而失之者秦法也啖氏云傳於襄二十七年言司歷過也哀十三年又記孔子之言曰



司歷過也皆指上朔歷官與桓十七年傳云官失之也意同其曰天子有口官諸侯有目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月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則所謂司歷與官非謂魯人明矣杜氏乃以為魯之司歷哀十三年傳注又云季孫雖同仲尼之言而不正問皆謂魯自有歷實承劉欽之誤而非傳意也漢律歷志六歷有周歷魯歷其於左氏之言失問皆謂魯歷蓋本劉欽說五言志周哀天子不班朔所傳魯歷不與春秋相符杜氏亦謂好事者為之謂謂周室雖衰朔葬卒葬皆告諸侯必無不頒歷之理諸侯亦必不敢輒自為歷使魯史日月與周歷不同則韓宣子見魯春秋何以謂周禮在魯此必無之事也陳厚樞哀十有二年十有二月左氏以為失閏非也以三年內所書月日推之自十一年五月甲戌至十二年五月甲辰為三百三十一日是必甲戌之日在十一年五月二十三十四之後則十二年五月始得有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書問月

義

甲辰十一年五月之甲戌既在二十三十四之後則十年三月又不得有戊戌其間已置一閏無疑以此知左氏之妄而又託之聖人其不可據如此朱胡瑛  
自襄二十七年至哀十二年其六十四年杜歷置閏二十三行歷亦置閏二十三未嘗失一閏也而十二月餘火猶西流明是天度歲差之故閏後猶未見閏前則物候多違耳補正歷問之說皆是臆解歷賴自天子豈季孫之所得補哉陳厚樞考辨左氏失閏之說甚精  
歷法分至必居四正之月歲序乃不愆故氣朔有盈虛置閏以齊之  
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左傳見告朔門○閏月不告所以正廢閏之失閏月會葬所以

正用閏之非洪咨夔程氏云歷法是年未應閏經書閏月則周閏有所移也陳厚樞  
哀五年秋九月齊侯杵臼卒冬閏月葬齊景公  
公羊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易為以閏數喪數畧也

○穀梁不正其閏也○葬以月斷者也以閏數宜矣何謂不正乎劉敞○喪以年計者言期而不言閏以月計者閏亦月也安得不計趙彞飛○以上二說○苟以閏數而書則諸書崩葬卒葬皆宜書矣豈獨書此江克寬○非禮也閏月喪事不數梁文六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閏者惟文六年不告月此年葬齊景公爾皆議其變常也孫復○春秋不書閏月此其書閏何也喪事不數閏議其以閏月葬也蘇轍○以上三說○二傳不同諸儒各有所主彙纂亦並存之愚謂穀梁是特書示議也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書問月 書日夜總論

義

顧棟高三傳異同表○謹按日課解義主穀梁見禮門○趙氏訪引長歷是年閏十月今按齊景公卒于九月諸侯五月而葬則閏當在十二月又明○經書閏月于冬下上問叔還如齊一事下文無紀則閏月未知何月疑在年末杜云閏十月未知何據陳厚樞○劉氏微云葬以月斷宜數閏恐非蘇氏輒曰春秋不書閏書者皆譏郝懿行  
○書日書夜總論

古無以一日分為十二時之說洪範言歲月日不言時周禮焉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有二星之位不言時自漢以下歷法漸密於是日分為十二時不知始於何人所以分紀其時者曰日中曰晝曰日昃見於易曰東方未明日會朝曰日之方中日昏曰夕日宵見於詩曰昧爽曰朝曰日中見於書曰朝時曰日中日夕時曰雞初鳴曰旦曰質明日大昕曰晏朝曰昏曰日



出日日側日見日日遠日見於禮爾雅疏曰入後二刻半為昏日雞鳴日中日

蓋日下見日日吁日日入日夜日夜中見於春秋傳曰晡日薄暮

日黃昏見於楚辭紀晝則用日史記項羽紀呂后紀彭越傳淮南王

安傳所云晨旦日中日晡是也紀夜則用星詩之言三星在天三星

在隅三星在戶春秋傳之言降婁中而旦是也周禮司常氏不辨星

則分言其夜日夜中日夜半日夜鄉晨是也分言其夜而不詳於是

有五分其夜而言甲乙丙丁戊者周禮司常氏掌夜時注夜時謂夜

晚早若今甲乙至戌按左氏傳卜楚邱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而杜

注則以為十二時雖不立十二支之目然其日夜半者即今之所謂

子也雞鳴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隅中者巳

也日中者午也日昃者未也晡時者申也日入者酉也黃昏者戌也

人定者亥也一日分為十二時見於此考之史記天官書曰旦至食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一 書日夜總論 書日中日下見 早

食至日昃日昃至晡晡至下晡下晡至日入素問藏氣法時論有日

夜半日平旦日日出日中日日昃日下晡吳越春秋有日時加日

出時加雞鳴時加日昃時加禺中則此十二名古有之矣王案知新錄

○書日中日下見

宣八年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定十五年八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見乃克葬

諸說見凶禮門○日西也易云日中則昃下見蓋晡時公羊注

○昃音側穀梁作稷如字昃也陸德明左傳釋文○按錢大昕

費中候注稷河紀至子○宣八年孔疏下見日昃也按書無逸自

朝至于日中昃疏以亦名昃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蓋日中

為午日昃為未晡時為申易云日中則昃是日中之後即為日

昃周禮司市日昃而市注亦云昃中也則孔疏以為日昃得之

公穀以為晡時非也左傳三餘偶筆

○晝夜夜中

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夜者自昏至旦之總名下言夜中則上言夜者夜未至中謂初

昏之後耳非晝夜不見星也穀梁夜作昔傳曰日入至於星出

謂之昔如彼言星出以前名曰昔其時未有星何怪其不見而

書為異也知夜是夜昏之後星應見之時而不見耳孔疏○穀梁

作昔夜昔古音同古書昔訓夜詩樂酒今昔今詩作夕趙坦異文箋

○一月兩事不得其日書是月

僖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五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不得其日嫌與上同日故書是月葉夢傳○公羊曰是月何以不

日晦日也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此妄說也春秋書晦多矣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一 晝夜夜中 書是月 早

此非晦也是月耳穀梁曰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亦非也春

秋不以日月為例書是月以別非戊申之日耳不知其日故闕

之陸德明注○古本公羊作提月何注提月邊也魯人語也

在月之幾盡陸佃注鶡冠子云提零日也引公羊為證初學記

晦日條引此正作提月陸德明時所見本固有以提月改作是

月者故釋文先云是如字一音徒兮反蓋陸氏不詳審傳文及

何注明是為提也盧文弨注○注疏本本作提月今本作是乃

後人依釋文改之陸氏不云本或作提亦疎漏又經典釋

○會盟書日在諸侯之下所以別會與盟之異日

此例惟新城與雞澤耳凡會盟主之盟其會日便盟者書某日會其

侯盟于某先行會禮別日又行盟則書日以隔之公羊下日以近之

之說迂甚公羊謂信在趙盾齊世子光盟日定歲伐例亦然不行會



禮但合戰則云某日會某及某戰若先行會禮則日合戰亦書日隔之李康會通卷十八王

文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齊西同盟于新城

襄三年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曰未同盟于雞澤

初期會而變為盟故地盟不地會以別于繼會之盟先書會後書日以別於期盟之盟高澍然○凡會盟同日者則書日子會

之上不同日者則書日子于盟之上而與盟不同日之會必書地如葵邱之盟先書會于葵邱重邱之盟先書會于夷儀之類是

也獨此與新城先書會而列序諸侯之下即書日無于某地之文蓋諸侯始將為會至期而更為盟其始以會召故先書會而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一 會盟在諸侯之下 先會後盟

後書盟以別于始以盟召諸侯者也葉西

○先會後戰先伐後入則亦異日

桓十二年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

先言會而後言日會戰異日也蘇轍○諸戰書日者日即從月

計此經當云二月己巳公會紀侯鄭伯今退己巳于鄭伯之下

者春秋之例公出會多以月變盟戰敗多以日故日在公會紀

侯鄭伯之下也十二年十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亦其

類也孔疏引○公羊曰曷為後日恃外也案先會而後日成會

而後戰也恃外有何義乎陸清辨疑

文十五年六月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公羊云兵至即入非也若如此則當書云戊申卻缺帥師伐蔡

入之此既先伐而後言入非即入可知陸清○莊二十八年齊

人伐衛日在伐前則知以至之日戰矣此日在伐後則知伐未服而後入矣方苞

哀十一年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

○伐戰同日

莊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公羊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

日也何注用兵當先至境侵責之不服乃伐之今日至今日便

伐暴也○伐不言日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伐罪方以是日

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胡○艾陵

之戰日在伐下此以日加於伐上則齊方至而衛即戰可知李

會○愚按內外兵伐戰並書者四桓十二年十有一月及鄭師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一 戰皆以音聲上之

伐宋丁未戰于宋僖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

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鹹哀十一年五月公會吳伐齊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皆日在戰上惟此日在伐上

○以卒日繫事上著其為一事

襄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穀梁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蓋非以災卒則先

卒而後災可也方苞

○不以時告者即告時書之辨天王崩陳隱齊小白薨晉諸將夷吾卒晉殺

趙氏訪日凡不以時告者即告時書之如成元年三月癸未王師敗

績于徐吾氏秋王人來告敗史繫其事於秋僖四年冬十二月戊申

晉太子申生卒五年春來告史繫其事於春傳志此類甚多赴告策

書之體如此晉惠公卒在僖二十三年九月史書在明年冬杜氏曰



文公定位而後告也又如成九年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杜氏曰  
丙子六月一日書七月從赴定四年二月癸巳陳侯吳卒癸巳正月  
七日書二月從赴皆以前月卒日繫來告之月書之又云凡崩薨赴  
以往日者書往日以來日者書來日愚按趙乃墨守左杜之義然經  
文史法不當如是前儒有辨之者或以傳用夏時經用周正而兩歧  
或以傳文杜歷有訛而致誤昔人所謂窮舍傳而從經此類是也今  
備列杜義而以有辨說者采入其餘未及詳采者可類推

隱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左云王戌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杜注欲諸侯速至故以遠日赴

隱六年冬宋人取長葛

杜云傳言秋經書冬秋取冬乃告非也史雖據赴告書日月當  
依次序豈得但據告時編之左傳日月多與經異或雜取諸侯  
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故經所云冬傳謂之秋也劉敞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不以時告者即告時之辨

書

桓十二年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壬辰七月二十三日書於八月從赴杜預○杜云從赴則非豈有  
日不誤而月誤者蓋傳寫之訛耳王夫之○按孔疏云上文有

七月書壬辰於八月下如此類注皆謂之日誤今云從赴者以  
其終不可通蓋欲兩解故也因引五年陳侯鮑卒以十二月甲  
戌為正月是再赴以證之附和杜說甚曲

僖五年春晉殺其世子申生

書春從告杜預○經書春不書月數蓋春二月也晉用夏正晉之  
十二月為周之二月晉以十二月告魯史自用周正改書耳杜  
謂以赴告之日書之非也顧棟高○亦非魯史改晉之告文  
也晉雖用夏正不過其國史私以夏正紀時豈有不稟正朔之  
理其告文亦必用周正也葉西

僖八年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杜依左氏謂前年閏月崩今年十二月來告諸家辨左氏之誤  
見凶禮門

僖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甲子晉侯詭諸卒

左穀作甲子不應甲子在戊辰後合從公羊作甲戌張洽○經  
書甲子於戊辰之後杜注孔疏皆以為赴在盟後也張氏洽從

公羊作甲戌或戊誤為子亦未可定案○杜注非也未有不  
序時日先後而顛倒以書者設夏卒而秋赴豈亦將先秋後夏

謂書在赴後乎蓋文誤徐庭瑤○案傳秋盟于葵邱率孔先歸  
遇晉侯曰可無會也晉侯乃還九月卒則獻公之卒實在盟後

甲戌為九月二十一日似得其實在穀譌一字耳趙坦異

僖十年春王正月晉里克弑其君卓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不以時告者即告時之辨

書

傳云十一月杜注書春從赴晉十一月為周正月傳從晉史而  
經從魯史爾正義從杜謂晉以今年弑赴者非顧棟高大事表

僖十五年十有一月晉侯及秦伯戰于韓

傳云九月杜注書十一月從赴顧氏正譌論同上

僖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傳云十月乙亥卒十二月乙亥赴愚按恐是傳有誤當從經

僖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

杜氏注文公定位而後告夫不告文公之入而告惠公之薨以  
上年之事為今年之事新君入國之日反為舊君即世之年非  
人情也疑此經乃錯簡當在二十三年之冬傳日九月晉惠公  
卒晉之九月周之冬也吳鼎三

文九年二月晉人殺其大夫先都傳載此事乙丑日杜云乙丑正月十九日書二月從告



文十四年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杜云乙亥四月二十

又九月齊商人弑其君舍傳事在七月云齊人定懿公來告難故書以九月

成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茅戎杜義見前

成九年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杜義見前

襄十九年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傳言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而經書秋七月辛卯杜氏云從

赴今依歷推之五月晦乃癸巳而非壬辰六月甲午朔而非癸

巳癸巳朔在八月相去兩月若曲變其法以從壬辰朔與襄二

十年之十月丙辰朔又不合矣竊疑春秋時有用周正者有用

夏正者各國日月不盡合於魯月每差兩月日每差一日胡法之

齊之夏五月即魯之秋七月辛卯與壬辰亦差一日也陳厚耀

襄二十八年十有二月丁亥天王崩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一 不以時書即當時書之辨

左傳程氏辨說見凶禮門

昭八年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傳云辛亥杜云

定四年春王二月癸丑陳侯吳卒杜云癸巳正月七日書二月從赴

○日月誤文闕文衍文見闕誤門

愚按杜氏集解所云日月誤文孔疏釋之云杜勘檢經傳上下日月

制為長歷計其上下若月不容誤則指言日誤若日不容誤則指言

月誤見隱二年諸儒遵之者多然有攷正長歷差錯及問法參差辨杜之

失者亦不少又有經實誤者今備列杜注而有辨說者錄焉

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誤杜注○長歷此年入

月壬寅朔其月三日甲辰十五日丙辰二十七日戊辰其月無

庚辰也七月壬申朔則九日有庚辰此則上有秋下有九月則

月日俱得有誤故云日月必有誤也孔疏

隱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

傳言正月會癸丑盟釋例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

知經二月誤杜注

桓十七年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蹇

二月無丙午丙午三月四日也日月必有誤杜注

僖十八年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八月無丁亥日誤杜注

僖二十七年八月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八月無乙巳乙巳九月六日杜注

僖二十八年五月癸丑盟于踐土

經書癸丑月十八日也傳書癸亥月二十八日經傳必有誤杜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一 日月誤文

僖三十三年冬十有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

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杜注○劉炫云如杜歷四月

丁卯朔八月乙丑朔則辛巳四月十五日癸巳二十七日而乙

巳為十一月十二日大衍歷則辛巳癸巳皆在三月而乙巳為

十二月十一日杜歷自隱元年至文元年三十四閏大衍三十

六閏蓋春秋周歷本差後世追算又互有得失杜氏惟據長歷

釋經遂以此年十二月所書四事皆為十一月亦固矣陳厚耀

文十三年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十二月無己丑是十一月十一日杜注○按十一月己卯朔十二

月戊申朔顯棟高

宣九年九月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九月無辛酉日誤杜注○下有十月癸酉長歷推癸酉是十月十



六日辛酉在前十二日故云九月無辛酉經文上有八月下有十月知非月誤孔

宣十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麇

十二月無戊寅戊寅是十一月九日杜

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江氏陳氏說見日食門

成二年夏四月丙戌戰于新築

四月無丙戌丙戌五月一日杜○陳氏厚耀按仍當在四月

成十七年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脹

穀梁傳十一月無壬申乃十月也疏云以下文十二月丁巳朔

逆推之壬申十月十六日○杜注十一月無壬申日誤孔疏云

公穀諸儒皆以為在十月據傳十一月諸侯還自鄭壬申至于

春秋屬辭例編 卷一 日月誤文

吳

狸脹而卒是非十月分明誤在日○公羊云非此月日也待君

命然後卒大夫也穀梁云致君而後錄臣也陸氏清劉氏微辨

之○經文應于冬會伐鄭之下即書壬申嬰齊卒蓋嬰齊從伐

鄭還至中途卒下方書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則日月無誤矣

此蓋錯簡也顧棟高○公穀以為待公至然後卒大夫故十月

之日書在十一月之下非也月日顛倒史無此例郝懿行

襄二年六月庚辰鄭伯論卒

庚辰七月九日書六月經誤杜○長歷六月壬寅朔其月無庚

辰七月壬申朔九月得庚辰知傳是而經誤孔○經在當時日

月不應誤蓋傳寫謬耳顧奎光

襄三年六月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

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戊寅七月十三日經誤杜○陳說見有日無月門

襄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三月無己酉日誤杜○按三月壬戌朔辛卯晦顧棟高○己酉

當作乙酉陳厚耀

襄九年冬會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經誤以十一月為十二月以長歷推之十二月無己亥杜○傳

言十一月己亥又於戲盟之下言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按長

歷己亥為十一月初十日癸亥為十二月初五日經誤也孔

襄十一年會于蕭魚

傳十二月戊寅會經書秋史失之杜○傳記此年事自四月己

亥以後日月甚詳經書七月盟毫北後有公至自伐鄭楚鄭伐

宋二事則再伐鄭在九月明矣諸侯觀兵鄭人行成晉鄭交泄

春秋屬辭例編 卷一 日月誤文

吳

盟已不得復在九月況莅盟後始退師為蕭魚之會豈復一月

中事乎下文冬字當在會于蕭魚上趙汴

襄十五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八月無丁巳此七月一日也誤杜

襄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襄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書頻日食二距前月合朔去交三十一度弱無再食之理是傳

寫之誤齊履謙○歷無比食之理史誤也漢史亦有之江永

襄二十五年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邱

己巳七月十二日經誤杜○傳云七月經言八月杜以長歷校

之七月十二日有己巳知是經誤也孔

襄二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經書十二月傳言十一月杜以長歷推之乙亥是十一月朔非十二月也傳曰辰在申再失閏矣若是十二月當為辰在亥以申為亥則是三失閏非再失也推歷與傳合知傳是而經誤也疏○傳云再失閏釋例云魯之司歷漸失其閏至此始覺有謬遂頓置兩閏以應天正前閏建酉後閏建戌劉敞曰頓置兩閏眩聽駭俗非人情也周密曰杜長歷置閏疏密不齊如此年則一歲兩閏然前此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六年皆有閏矣何緣至此失閏之再而獨置兩閏乎愚謂長歷既可疑則經書十二月未必為誤朱鶴齡讀左日鈔○傳文是經文傳寫訛耳此年七月經有辛巳則乙亥朔必是十一月矣十一月則辰在戌非在申而傳云辰在申司歷過再失閏矣此左氏之妄也春秋時歷術不精失一閏者固有之如昭二十年日南至在二月是也然亦隨時追改豈有再失閏而不覺者乎江永羣經補義

襄二十八年十有二月乙未楚子昭卒杜注○十二月甲寅天王崩至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有二日胡文定以為此閏月之驗不書閏見喪不數閏也呂氏本中云不書閏者以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杜孔以為日誤因不知閏月之日係前月之下耳按胡呂之說非也傳載二十九年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經書二十九年五月庚午衛侯衍卒若二十八年十二月置閏則次年二月不得有癸卯五月不得有庚午矣顧棟高朝問表○按襄二十九年有閏則此年不得有閏經之乙未傳之乙亥朔乙皆當為己字誤也若置閏以合經傳則二十九年之日皆不合陳厚耀長歷

昭元年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長歷推己酉十二月六日經傳誤杜注  
昭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壬午月十八日傳言十一月誤杜注○杜氏歷是年閏八月蓋推勘上下日月以合經之十月壬午然合於經之十月壬午而不合於傳之十一月壬午九年二月庚申經之十年七月戊子十二月甲子矣按大衍歷閏在九年三月古歷閏在九年二月知八年無閏也愚謂壬午從傳在十一月當於九年未置閏則月日皆合陳厚耀長歷  
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朱氏江氏說見日食門  
昭二十二年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此月有庚戌又以長歷推校前後當為癸卯朔書癸酉誤杜注○按大衍授時二歷推是年日食皆得癸酉而杜氏以為癸卯則以閏月前後不同也二歷閏在日食前故十二月得癸酉杜歷閏在日食後故十二月得癸卯杜之不移閏在前者以閏十二月見傳不可改移故以癸酉為癸卯之誤不知日食自有一定之交分相距之定日非可差一月也杜不曉推日食而但以經傳日月校之失之矣經當書閏十二月癸酉朔失一閏字非卯誤為酉也且校之前年七月壬午朔日食與二十四年之五月乙未朔日食皆與大衍歷合則十二月之為癸酉無疑陳厚耀長歷  
附年誤  
僖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  
傳載惠公卒係二十三年九月杜注以為晉文定位而後告惠



公之喪故書于次年按二十四年當係二十三年之誤也晉之九月為周之冬十一月傳從晉史紀夏正而經自用周正耳經傳所載時日本合因字譌而杜誤解也顧棟高杜注正譌篇

○有日無月

隱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戊申三月十七日有日而無月杜注○長歷推此年二月癸亥朔

十日壬申二十二日甲申不得有戊申也此經上有二月下有

夏得在三月之內不是字誤故云有日而無月傳二十八冬

下無月而經有壬申公朝于王所有日無月與此同凡如此者

有十四事疏○按上年十二月有癸未則此年二月無戊申戊

申書州吁事不蒙上文二月莒伐杞故曰有日無月陳厚耀長歷

桓二年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有日無月

三

戊申五月十日杜注○長歷此年四月庚午朔其月無戊申五月

已亥朔十日得戊申是有日而無月也疏

桓十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丁酉五月一日有日而無月杜注

僖二十八年冬會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壬申十月十日有日而無月史闕文杜注○按賈氏云欲上月則

嫌異會欲下月則嫌異月故但書日釋例駁之

宣十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

丁未二月四日杜注○二月乙巳朔丁未當是二月三日顧棟高朔閏表

成十年五月會伐鄭丙午晉侯獮卒

據傳丙午是六月七日有日無月

成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公羊註疏庚申在二月以去年十二月丁巳朔依長歷推之今年正月小二月為丙辰朔數至庚申為二月五日正月之中甯得有之乎○按傳閏月乙卯晦樂書中行偃殺胥童是十七年閏十二月則庚申為正月五日矣疑公羊注疏誤也顧棟高朔閏表

襄三年六月己未盟雞澤戊寅叔孫約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

盟

按大衍歷六月丁酉朔戊寅是七月十三日與杜同傳繫叔孫

約事于秋明戊寅是七月也經闕秋七月字耳陳厚耀長歷

昭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郕釐卒

丁酉九月五日有日無月杜注

定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

定公戊午乃克葬辛巳葬定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有日無月 日月衰斂辨

三

辛巳十月三日有日無月杜注○此年八月庚辰朔則辛巳更盈

一周是十月已卯朔三日得辛巳疏

○日月衰斂辨 全經不能備載酌采辨說見各條下

春秋不以日月為例杜注

史之所記日必繫月月必繫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有日無月

者十四有月無時者二或史文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

脫之四時具乃得成年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既

得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獨書其月當是仲尼之後寫

者脫漏其日不繫於月當是史文本闕若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

有壬申丁丑計一時之間再有此日雖欲改正何以可知不得不因

之其時而不月月而不日者史官立文亦自有詳畧按經傳書日者

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



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年數畧同而日數加倍此則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且他國之告有詳有畧若告不以日魯史無由得其日而書之如是則當時之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仲尼從後修之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畧之不可以為衰貶孔疏  
公穀以日月為例非也杜元凱曰朝聘會遇侵伐執殺土功之屬例不書日盟戰入滅崩薨葬弒君日食之屬例多書日文以前宜以下年數畧同書日加倍久遠遺落不與近同此即公羊所謂所見異辭所聞異辭者也凡當書不書皆舊史之文非衰貶所係陸績集例  
日不日古史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程子經說  
記史者繫日繫月有不可以盡得則有時而闕焉魯史不可盡得春秋安得盡書以日月為例公穀之過也葉夢得傳  
春秋書事有時而不月者月而不日者時月日皆備者公穀立為衰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日月衰貶辨  
貶例後儒因之曰某事當日不日畧之也某事不日而日謹之也不知朝覲會盟侵伐不可指日而期指日而畢故多書時葬有七月五月之差不可指日而會故多書月子生君臣薨卒一定不易故多書日此自然之理也災異於日著之歷日者月之歷月者時之歷時者加自文為別文十皆隨事遠近大小志之何衰貶之有章如愚山堂  
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事成於日者書日事成於月者書月事成於時者書時凡朝覲蒐狩城築作毀之類皆以時成也會遇如至侵伐圍取救次遷平奔叛執放水旱雨雪冰雪蟲螟之類或以月成或以日成也崩薨卒弒葬祭盟狩敗入滅獲災異之類皆以日成也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史失之也如某事當書月而魯史但書時某事當書日而魯史但書月孔子安能增益呂大圭五論  
以日月為衰貶不通之甚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此自史法夫

事之是非固有因日月以見之者而可書之意不為日月設也又或問  
日月者紀事自然之法春秋非不欲盡書日月然舊史有詳畧有闕文其無日月不可益有日月不可去也無日月而益則偽有日月而去則亂公穀見其歧異求其說不得從而為之辭牽彼就此例此方彼自知不通則付之不言故日月之例為春秋靈矣程端學或問隱十年  
史固有應日而不得不日者有不應日而自不須日之者亦有一事俱在一日者有事大而非凡日所能攝之者不可一概論況年世遠遠簡編蠹壞脫複又安可以日與不日執為春秋大旨李治敬齋古今難  
史固有因日月之前後而知其是非者而非以書不書為衰貶也如莊三十一年春築臺於郎夏築臺於薛秋築臺於秦三十二年春城小穀見纓閱三時而大功屢興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蝻生見連三時而災害薦作也莊八年師次於郎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見閱三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日月衰貶辨  
時而兵勞於外也不於書時見之乎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見朝夷狄之國閱七月之久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見閱九月而後雨也不於書月見之乎如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見八日之間再見天變也辛未取郕辛巳取防見旬日之間取二邑也壬申御廩災乙亥嘗見其災餘為不敬已丑葬敬嬴庚寅克葬見其明日乃葬為無備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見魯人先晉而後衛己未同盟于雞澤戊寅及陳袁僑盟見晉之先盟諸侯而後盟大夫凡此之類不於書日見之乎年時月日關係於史者如此而已以為衰貶則皆臆說章漢圖書編春秋大旨篇  
趙東山因日月以明類篇謂以日為恒者以不日為變以不日為恒者以日為變以月為恒者以不月為變以不月為恒者以月為變說似精密但既曰恒文之盟不日又曰晉主夏盟恒日既曰內離會不



月又曰見魯桓之會皆月莫非以已意爲之可爲定例乎又  
王充論衡云公穀日月例使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  
折之義郝懿行

定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即位皆於朔日故不書日定公待昭公喪至既殯而即位故書

日陸淳纂例○公羊曰即位不日何以日錄內也穀梁曰其日

何也著之也踰年即位厲也范注厲危也公喪在外踰年皆非

也凡公即位正月一日故不書日今在六月戊辰故書日耳

程端學三○非即位之常月故史法須詳而日之馬驥

以上辨即位書日

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杞公穀作紀

穀梁曰朝書時此其月何也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而紀朝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日月褒貶辨

三

之惡之故謹而月之非也六年冬來朝猶是此紀侯過而不改

其責宜深深則宜日而反書時何哉劉敞○成七年曹伯朝六

年十八年定十五年邾子朝皆書月不可以書月爲貶汪克寬

以上辨來朝書月

僖二十八年冬會于温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公羊曰其日何錄乎內也何注危錄內再失禮不月而日非也

若錄內何不書月陸淳辨疑○穀梁曰日繫于月月繫于時不

月者失其所繫也以晉文之行事爲已傾矣非也晉文行事之

慎豈待日月乃見劉敞○有日無月脫之也公穀鑿矣程端學

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

穀梁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非如而日如不叛京師也○公

如京師纔此一見爾傳蓋以諸侯朝例時推之據理而言天子

朝有時則例時諸侯朝無時則例月猶可爾今天子書月而諸

侯之朝多書時可見經義不在於是葉夢得○公之如京師

論其跡似得禮論其情則本伐秦耳春秋正義其似是而實非

穀梁乃欲實其似是以爲是又以實如爲非如變亂是非日月

爲例之弊一至於此程端學三○穀梁非也公之意雖在會晉

而朝王實不容沒安得以書月而斷其非朝齊召南穀梁

僖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何休注如京師善則月榮之如齊晉善則月安之如楚則月危

之按同此書月日榮之安之危之實鑿無謂齊召南公羊

以上辨公如書月不書月

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穀梁不日其盟淪也謂七年伐邾也然則盟書日者皆不淪乎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日月褒貶辨

三

盟必有日月其不日者史失之耳呂大圭○不日闕文葉夢

以爲盟淪不日然如桓盟儀父于趙亦淪何以日或以爲喪盟

故不日然如桓盟鄭伯于越亦在喪何以日張自超宗

又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不日闕也穀梁云車者之盟不日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奚盟文

二年及晉陽處父盟又何以日牛運

隱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諸儒以會爲成於月者其不月皆譏蓋於春秋之始見隱四會

而三不月桓十四會而無有不月遂以月成爲例而以不月爲

譏至桓文之會不月則又遷其詞以桓文會皆不月而月爲譏

矣考諸春秋桓公十四會皆月者離會參會耳至齊桓霸而衆

會不月者多矣至晉世霸而終春秋之世衆會不月爲常矣蓋



會有要約至有先後促則月緩則不月離會參會月者人少而  
台易也或慢於事而愆其期則亦不得而月成矣盟主會諸侯  
不月者人衆而合難也或期之迫而應之勤則亦可得而月成  
矣至於有譏無譏係乎其所以日月爲說不可通張自趙宗  
又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胡氏以書日爲謹之聖人何事不謹獨謹于盟戎乎朱朝瑛  
內盟如蔑宿密不日而唐艾浮來書日外盟石門不日而瓦屋  
書日胡氏獨於唐盟書日謂謹之則艾浮來何所謹乎徐庭垣  
隱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穀梁曰外盟不日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按春秋謹貶之法  
罪同同誅惡同同罰不以終始爲輕重也孫覺○周禮諸侯不  
得擅相盟若責其擅相盟則內而公及宋人盟于宿外而齊侯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日月褒貶辨

美

鄭伯盟于石門亦盟矣何不謹其始必待於參盟乎葉夢得

○日與不日史有詳畧聖人因之而不削耳湛若水

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何休注桓會皆月危之也按僖元年八月會程十六年十二月

會淮成三年十一月會蜀襄十六年二月會渙梁皆會加月其

他因會盟伐者加月尤多安見桓會之爲危之乎蔣召南公羊

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穀梁謂前定之盟不日非也盟不書日者多矣前定不日豈書

日者皆非前定乎葉集

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藐

彙纂穀梁見下條

莊十二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隱三年盟蔑莊八年盟蔑不書日穀梁曰其盟洵也此年盟柯  
公穀皆以不日爲信之也按盟柯之後鄭再會而魯不從未可  
爲信况蔑與葵邱桓盟亦有書日者二傳則又遷就其說盟屬  
書日公穀皆以爲危之葵邱書日公羊以爲危之穀梁以爲美  
之何前後互異乎朱子謂以日月爲褒貶實繁無義理者此類  
是也葉集○公穀見此不書日遂爲桓盟不日之論見魯與外  
諸侯盟多書日遂爲公與外盟書日之例然如蔑與落姑固不  
書日何必皆日乎以盟柯爲信則蔑與落姑復何信而然葉夢得  
考○穀梁謂桓盟不日信著于諸侯也殊不知春秋書內事如  
卒葬嫁娶災異繫日悉當雲望繫月蒐狩土功繫時若外事從  
赴告而已盟會外事也不赴以日則不日苟曰桓盟不日桓方  
霸之際亦有書日者莊二十二年盟防二十三年盟扈閔元年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日月褒貶辨

美

盟落姑僖九年盟葵邱是也桓既卒之後復有不書日者僖二

十八年會溫二十九年盟翟泉文二年盟垂隴宣七年盟黑壤

成十八年盟虛打是也可知盟會不以日爲例章如愚○書考

莊二十三年冬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彙纂見上條○公羊曰何以日危之也我貳之也妄說耳劉敞

莊二十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穀梁謂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非也杜邱于淮皆

書至矣葵邱于扈皆書日矣何得爲安之信之耶葉集

僖三年冬公子友如齊蒞盟

方選友如齊盟期未定自不得日穀梁謂不日前定者非葉集

僖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

公羊曰桓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桓公霸而矜之叛者九國



非也葵邱桓之盛孟子言之矣以日月爲例遂亂於安危

○穀梁以書日爲美之亦非穀梁曰桓盟不日此葵邱固春秋

所于而義不在書日○公穀皆非踐土蟲牢雖澤渙淵

皆日豈盡危之且此會惟六國而後之獻牡邱淮皆至所謂叛

者九國何所指耶傳之盟薄盟宋文之盟穀成之盟蜀皆日豈

亦美之○參看前盟柯說○葉說見齊晉爭盟門

文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穀梁曰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非也公盟不日者多矣何

以能必之

宣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穀梁謂前定之盟不日非也良夫奉命之時未必卽有盟期故

不書日

春秋屬辭例編 卷一 日月褒貶辨

昭十三年八月甲戌同盟于平邱

穀梁曰其日善是盟也是後楚盛而諸侯離何善之有

以上辨會盟書日月不書日月

書日賈氏許氏曰盟載許者日月備易者日月書詳易之別

殊無其詳而邱惟載許者日月備易者日月書詳易之別

襄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說穀梁者謂聘例時此月者欲書王以正蔡般之罪推此言也

觀之其安可勝記乎

以上辨聘書月

隱十年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公羊謂取邑不日此日者一月再取甚之也案取邑不在書日

若無日則是同日取之此但記實爾凡取邑皆有罪何論一月

再取假如異月再取則無罪乎穀梁曰不正其乘人之敗而深

爲利故謹而日之按經書敗人師而取二邑自己不正何須日

以謹之哉○王戊敗宋師辛未取郕辛巳取防魯史紀事

自然之法也若或不得其日敗師取邑其惡亦不得掩非聖人

特書日以甚其惡亦非謹其事而日之也苟謂聖人特書日以

甚其惡以謹其事則餘無日者皆無甚惡無甚謹乎

書日者蓋聯上之壬戌上既書日下苟曰取郕則是壬戌取之

何以別也凡取邑苟不合義雖十年一取亦不可苟合義一日

取十邑誰日不然豈有一取再取之甚也

莊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夏六月公敗宋師于乘邱

莊十一年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穀梁十年傳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范注疑戰者言

春秋屬辭例編 卷一 日月褒貶辨

不刻日而戰以詐相襲勝內謂勝在內也十一年傳其日成敗

之也范注結日列陳不以詐相襲得敗師之道故曰成也○穀

梁以不日爲疑戰近於左氏所謂敵未陣曰敗某師者左氏未

陳之說亦妄意之耳鄆之役書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

獲莒挐此書日者也穀梁以爲公子友屏左右與莒挐相搏取

其寶刀孟勞殺之故書獲莒挐以惡公子之給若是則疑戰矣

何以反書日乎日不日固何足據也○內勝七獨長勺

乘邱偃不日穀梁遂別之以爲疑戰也按長勺三鼓而後戰則

皆陳矣謂之疑戰可乎○長勺乘邱于偃不日崔氏

以長勺乘邱爲議莊公一歲再敗人師以偃爲護僖之忘喪卽

戎然莊既一敗宋逾年又再敗宋春秋何不併削于鄆之日以

議之耶僖既忘喪而敗邾又於是年忘喪而敗莒春秋何不併



削于鄆之日以譏之邪日月之例皆不可通張自超宗朱辨義

莊十年二月公侵宋

穀梁曰侵時此其月何也深其怨於齊又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按書侵或時或月傳見書時者多以爲定例然內侵如定六年三月侵鄭八年正月侵齊之類外侵如僖四年正月會侵蔡十二月會侵曹之類皆不爲說則何惡乎葉夢得穀梁傳

又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

先儒日月例以爲楚敗中國不日雞父吳敗六國而日者爲胡子沈子滅故故於穀日而於莘不日然楚滅陳蔡與衛之滅邢同言日矣何以滅中國之言日同而敗中國之言日不同邪又何以中國之於狄魯之於鹹日晉之於箕交剛太原不日不月而時邪夫內事可詳則詳之外事告詞有詳畧則月日不可悉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日月褒貶辨

奎

先儒定爲例而於不合者又以爲有褒貶殊不可通張自超宗朱辨義

莊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

穀梁云不日微國也非也滅不書日多矣亦有時而不月者矣

蓋皆因史舊文也葉夢得

僖元年秋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冬十月壬午公子友敗莒師于鄆

葉說見上○穀梁敗邾師傳同上莊十

僖五年秋八月楚人滅弦

穀梁謂不日微國也非也國亡無赴告者失其日爾滅國重事

豈以微國而略之葉夢得

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子戰于泓

見事遇朔書朔門

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夔

穀梁以爲丁日微國也非也赴告闕爾葉夢得

文七年三月甲戌取須句

公羊曰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非也僖公時亦嘗取須句矣何不爲內辭哉穀梁曰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非也設不日則聽其取乎諸取邑不日者皆聽之乎劉向

宣十二年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穀梁傳曰其事敗也按舊解此戰書日者爲敗之故也特於此

發傳者二國兵衆不同小國之戰故特發之春秋於戰不論大

小內外無不書日不獨此戰書乙卯也如以爲兩大國交爭不

同小國則莊二十八年衛及齊戰衛師敗績一小一大亦書甲

寅僖二十二年宋楚戰泓一小一大亦書己巳又如宋鄭之戰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日月褒貶辨

奎

戰河曲經書戊午又何嘗因書收績而後書日乎齊召南穀梁注疏考證

宣十五年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穀梁曰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時非也項遂譚溫

梁鄆蔡號皆中國也不日潞子甲氏舒鳩陸渾皆夷狄也不時

又日其日潞子賢也非也其意以稱子是衰不知爵自當子耳

豈有國滅身虜而得爲賢者劉向○穀梁非也僖三年滅下陽

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七年夏滅項則中國不日矣宣十二

年冬十二月戊寅楚子滅蕭則卑國不月矣昭二十三年戊辰

吳敗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于鬬沈于淫滅則夷狄不時

矣及說之難通又變其詞或云畧之或云蒙上月皆自紊亂仲

試歸義

宣六年○春秋書此著晉之暴且譏其棄宋不救而事外夷爾公羊泥於稱爵爲衰穀梁專以日月生例可笑殊甚顧棟高三傳異同篇



成二年六月癸酉戰于鞏

穀梁云其日或日日其戰也或日日其悉也范注悉謂魯四大夫悉在戰非

也書戰未有不日者梁傳

成九年冬十有一月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穀梁曰其日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大夫潰而之楚惡之故謹而

日之非也蔡亦中國蔡潰何以不日大夫之楚事三傳皆無見

審有之當言叛不得言潰此強以其日而爲之辭也劉敞傳

○胡傳謂書日謹之以明城郭溝池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固

本安民爲急所論爲國之本是也謂書日以謹之繫矣淮南子

襄六年秋莒人滅鄆

穀梁曰非滅也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鄆中國也而時非滅也

非也辨見上宣十五年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日月褒貶辨

奎

定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

侵齊

劉氏駁穀梁說見公至門總論

以上辨兵事日月

定元年九月大雩

公穀言月雩正秋冬大雩皆非正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

雩夫雩以祈雨也若待毛澤盡人力竭雖雨何救哉蓋傳以日

月爲例故有此分別陸績辨疑

以上辨大雩書月

桓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

穀梁云以爲學武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非也劉氏曰但曰

大閱安知觀婦人乎葉氏曰安有觀婦人而崇武者乎程端學

以上辨大閱書日

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觀用幣

程氏駁公穀見昏禮門

以上辨昏禮書日

隱五年九月螟

春秋記災或月或時皆以實書非有義例穀梁以爲甚則月不

甚則時非也夫月胡以甚於時邪牛運震傳

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震電庚辰大雨雪

穀梁曰兩月志正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故謹而日之案書兩

日明相去之近而陰陽繆戾也不日何以知之謂之謹而日非

也孫覺○此不著癸酉不足以見八日再變莊七年辛卯星隕

如雨不日又不見夜及夜中劉敞○穀梁見僖公書六月雨故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日月褒貶辨

奎

以爲書月志正彼乃無待於書日者非與此別正不正也葉夢

桓五年秋螽

與前書螟同以久暫計之則時甚于月穀梁甚則月不甚則時

之說非也葉夢

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程積齋辨何休說見災異門

僖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隕石于宋五五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公羊曰是月者僅逮是月也不日者晦也穀梁曰石無知之物

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皆非也言是月者宋不告日嫌

與隕日爲一日故分別之耳劉敞○書是月者所以別非戊申

之日爾不書日者所不可知闕之也孫覺○梁山沙鹿亦無知

之物胡爲而不日虞與蜚亦微有知胡爲而不月也汪克



恭○經書是月非止嫌同日也或鶴之退飛不止一口故以是月概之也公羊以是月為晦穀梁以有知無知分日月皆穿鑿劉氏駁之詳矣案○石無知日之然則梁山崩不日何也鵲微有知之物月之然則有鸛鵒來巢不月何也顧炎武曰知錄

文九年九月癸酉地震

穀梁云謹而日之非也地震在國中故史得詳其日山崩在他國史不能詳故或日或不日傳見地震皆書日故以為例梁山崩不日豈不謹之乎案夢得穀梁傳

成五年夏梁山崩

穀梁曰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尋穀梁此文似云山有崩道崩不當書今以晉侯問伯宗故獨書也是豈春秋意邪劉敞權衡成七年春王正月鼪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鼪鼠又食其角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日月褒貶辨

突

穀梁曰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非也郊牛之口傷與鼪鼠食郊牛角皆莫知其傷與食之日也則固不可以日言審以為急正當書日何反不日也傳意以為牛口傷此自傷者不可以過有司鼪鼠食角有司備之不謹故云爾若是則牛口傷當日食角當不日何為牛口傷亦不日哉案夢得穀梁傳

以上辨災異書日月不書日月

隱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訪庚寅我入祊

公羊曰其日何難也言至此穀梁曰日入惡入者也以日為難以日為惡朱子所謂日月衰貶穿鑿全無義理者也案

以上辨內取土地書日之說

文九年二月辛丑葬襄王

穀梁曰日之甚其不葬之辭也非也上云得臣如京師即會葬之人矣何謂不葬乎劉敞

以上辨天王葬書日

隱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穀梁曰諸侯日卒正也非也正者日不正者不日則其義可信而無疑大正者日纂者亦日何邪又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則曹伯之嫡也莊二十三年曹伯射姑卒有月無日此復何耶劉敞

○卒或日或不日文定曰謹則書日慢則書時劉氏曰君薨赴以日月臣子少慢則赴不以日月汪氏曰赴以日史書之以見臣子之謹終不赴以日者史不書經亦無憑而書以見臣子之慢先君而忽其死生之大變也然合春秋考之大國不日者什之一而滕薛莒杞杞許諸小國日不日相半豈大國之臣子

謹小國之臣子慢耶又如楚卒六君皆日吳卒四君皆不日是謹而吳慢耶又如曹惟終生壽二君卒以日其餘九君皆不日曹之臣子習於慢以為常耶趙氏以為弔貽之禮厚則日薄則不日然有日卒而不葬不日卒而葬者厚其弔貽而不會其葬薄其弔貽而會其葬何耶皆不可通也案自起宗朱辨義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日月褒貶辨

李

又 十有二月癸未葬宋穆公

公羊云不及時而日湯葬也何注不及時不及五月也湯急也

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何注不能以禮葬也禮八

隱之也何注隱痛也痛賢君不得以時葬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何注緩不能以時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何注定

公是也何注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按所謂過時而日者直指齊桓公而言爾是時公子爭國隱之可也若夫衛穆宋文咸無齊

桓公而言爾是時公子爭國隱之可也若夫衛穆宋文咸無齊



桓之賢無爭國之患過時而日有何可隱且無患難而過時葬  
宜不日以見其慢無為乃隱之也又過時不葬謂平安無故悔  
緩不葬者則可若國亂君越過時豈臣子本情而責以不能葬  
乎請如此義不可勝紀其蔽在於以日月為例穀梁曰穀梁曰  
日葬故也危不得葬非也宋穆之葬有何危耶又此葬穆公  
合五月之節而書曰穆公非其國無亂公子馮出居於鄭則  
無謀亂者矣不可謂危不得葬也蔡桓侯三月而葬桓十書日  
蔡季賢而請諡不可謂湯葬也齊惠公三月而葬宣十書日齊魯君奔喪  
卿往送葬齊國無難晉悼公三月而葬襄十書日晉霸方盛平公嗣  
業諸卿和睦皆不書日不可謂慢葬也衛穆公六月而葬成二宋  
文公七月而葬成並書日二國皆無亂而傳謂宋文始厚葬不  
可謂痛之也衛桓公十五年而葬隱五陳靈公二十一月而葬十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日月衰貶辨 亥

告而遣使故於大國及其葬之月於小國則多不及其葬之月  
而以時計也此其所以大國有日不日而書月為多小國有月  
不月而書時為多也張自超宗○或日或不日蓋史有詳畧先  
儒謂會葬備禮則書日畧則否非也魯會葬大國豈有不備禮  
者哉方苞○外諸侯卒或日或不日由彼赴以日不以日也魯  
會外葬或日或不日由歸告以日不以日也徐庭垣  
隱五年夏四月葬衛桓公  
穀梁日月葬故也非也後此蔡宣曹桓鄭莊皆非弒何以月葬  
汪克寬○春秋於列國諸侯書葬者五十一而月葬者三十三  
豈皆有故乎汪氏駁之是也案  
隱七年春勝于卒  
失日也外諸侯卒不書日月並同崔子方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日月衰貶辨 亥

二皆不日非不能葬也待討賊而後葬也正克寬○公羊曰當  
時而日危不得葬也何危而宋之禍宣公為之也穀梁曰日葬  
故也危不得葬也范注諸侯時葬正也月葬故也日者憂危最  
甚一傳皆以不日為危夫宋此時非有變故無危不得葬之理  
此因日後之兵連不解造此義例爾顧棟高大事表○崔氏說  
於左氏宋文厚葬之說謂大國諸侯之葬例月其日者因僭禮  
而加日以譏之小國諸侯之葬例時其月者因僭禮而加月以  
譏之然如卿會葬齊宋六君之葬皆不僭禮故不加日耶叔弓  
會滕成之葬滕獨僭禮而加月邪非也以葬之日告則書日不  
告則不書日耳蓋大國皆告葬來告者以致我之往會也小國  
不敵不敢致我之往會故不來告也來告則有日故得書日其  
大國之不日者不待來告而遣使會葬之故亦不日惟不待來

隱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父卒八月葬蔡宣公  
穀梁云日卒正也非也日不日因舊史耳孫覺○穀梁日月葬  
故也非也宣公卒葬二傳不載其事但以三月葬見其速爾推  
此可見傳凡所謂故者未必有實迹特牽其例而強推之葉夢  
又 夏六月辛亥宿男卒  
卒而不名者亦多不日其日者三此年宿男成十六年滕子哀  
三年秦伯益雖不來赴苟得其日則亦書日也諸儒日月之例  
以弔贈厚薄為說皆穿鑿張自超宗  
桓五年夏葬陳桓公  
不書月日闕文命○按何休曰不月者責臣子也知君父有  
疾當營衛不謹而失之也非也  
桓十七年秋八月癸巳葬蔡桓侯



汪氏說見上葬宋穆公

莊三年夏四月葬宋莊公

穀梁日月葬故也非也未見宋之有故也葉夢得穀梁傳

莊十六年冬十有二月邾子克卒

不日闕文俞樾釋義

僖七年秋七月曹伯班卒

季氏本以不日爲不赴張氏溥因之蓋謂嗣子有爭不暇赴也

非也曹與魯屢同會盟無不赴之理若其不赴則亦不書矣書

卒不書日闕文也案葉集

僖十四年冬蔡侯肸卒

穀梁曰諸侯時卒惡之也非也臣子少慢則赴不具月日大慢

則都不赴春秋因而不改若必以爲惡之而書時不書日則鄭

春秋屬辭辨例編

主

厲衛惠篡國叛王何以不惡之哉劉敞權衡○穀梁疏曰肸父哀侯

爲楚所執肸不附中國而常事父讎故惡之而不書日鑿也徐學

漢春秋○按劉氏謂臣子慢則赴不具月日亦非也豈有千里告

喪而忘月日之理即使不具月日亦當考究而後書于策豈有仍

其率畧而漫書之乎此蓋修春秋以後之闕文也顧棟高大事表闕文篇

僖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三十二年冬十二月己

卯晉侯重耳卒

按小白卒穀梁曰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然則小

白不正卒不得書日以其不正前見故得書日也今重耳亦不

正者其不正前未嘗見則卒不當日而日之何哉劉敞權衡

僖十八年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劉氏說見上葬宋穆公

僖三十二年夏四月癸巳葬晉文公

赴之詳故得書日穀梁謂日葬危不得葬非也湛若水正傳○敗素

而後葬何危乎程端學辨疑

文十三年夏五月邾子貜卒

賈氏據下年傳云邾文公卒公使弔焉不敢因謂弔有闕故不

書日而於昭六年正月杞伯益姑卒傳云弔如同盟亦不書日

復不申解杜預釋例

宣三年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葬不月闕文諸侯五月而葬今十月卒則葬在三月間趙明飛經筵

宣九年八月滕子卒

滕昭卒不日或小國禮不備赴不以日或史闕也案葉集

又 九月會于扈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春秋屬辭辨例編

主

穀梁曰其日未踰境也非也未踰境猶在國何得書其地劉敞權衡

宣十年六月葬齊惠公

汪氏說見上葬宋穆公

宣十二年春葬陳靈公

汪氏同上

宣十八年七月甲戌楚子旅卒

穀梁云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日而不言正

不正簡之也范注中國君日卒正不日不正今進夷狄直舉其

尸而不論正不正按穀梁非也荆蠻猾夏安得進之程端學辨疑

成三年春王正月辛亥葬衛穆公二月乙亥葬宋文公

汪說見上葬宋穆公

十五年夏六月宋公固卒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穀梁曰月卒日葬不葬者也以其葬其姬不可不葬其公也夫  
人之義不踰君非也若以葬夫人必葬其君莊二十九年葬紀  
叔姬而不葬紀侯何哉劉敞○宋其公未有失德傳爲失德不  
葬之例故以日葬爲危謂以其姬而得葬皆妄說也梁傳

襄十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汪說見上葬宋穆公

襄三十年冬十月葬蔡景公  
穀梁曰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  
子非也若然則景公實不葬爲書葬以與其得民乎徐庭垣

昭七年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何休曰當時而日者世子輒有惡疾不早廢之臨死乃命大臣  
廢之自下廢上鮮不爲亂故危錄之妄說也劉敞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日月褒貶辨

圭

定十二年春薛伯定卒

何休云不日月者子無道未三年見弑故畧之妄其矣劉敞  
不日不月史文畧也集注

以上辨外諸侯卒葬日月

莊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穀梁曰日卒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非也若有所見又不  
日豈不益明乎何以日之乃與正卒相亂哉劉敞

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

公羊謂不忍言弑可謂不忍言日不可苟弑者不忍言日則隱  
公何以書王辰桓公何以書丙子閔公何以書辛丑子般何以  
書己未乎程端學○子卒不日穀梁以爲故子般亦故也而  
書日又以爲有所見則日均不可從案○君薨皆日即被弑

之君亦得日而子惡之卒經傳俱無其日當是敬嬴襄仲斃之  
聞聞之內外人不知其日耳顧棟高

以上辨內弑君書日不書口

文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顧公穀作號

穀梁云書日以謹商臣之弑非也即不日乃不謹商臣之弑乎

劉敞○此不待日卒而謹也蔡般之弑何爲不日梁傳

文十四年九月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穀梁云不日何月未成爲君也按經言弑其君則眞齊君也穀

梁既日成舍之爲君矣而又曰未成爲君何哉程端學

襄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穀梁曰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非也弑君  
大惡焉有正不正邪以日月爲例其弊至此程端學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日月褒貶辨

圭

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不日者脫之孫復○穀梁曰不日子奪父政也非也若書日  
可遂云非奪父政乎劉敞○穀梁曰不日者子奪父政夷之也

何休汪公羊曰不日者爲中國隱痛子弑父之禍不忍言其日

夫楚商蔡般般負覆載不容之惡書之策即所以正其大戮有不

待貶斥而見者日不日非誅斥所存家鉉翁○經已明書世子

弑君何謂不忍言公羊註非也許止弑其君何嘗不日乃註則

云加弑爾非弑也夫不忍言眞弑者乃忍加弑乎賀仲獻

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穀梁云言歸非弑也弑君者日不日比不弑也非也里克商人

陳乞之弑皆不日豈皆不弑乎汪克寬○程說見書歸門○穀

梁非也虔死于外不得其日何焯



昭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計世子止弑其君買冬葬許悼公

穀梁云日弑正卒也日卒時葬不使止為弑父也皆非也州吁

無知督萬商臣商人趙盾歸生夏徵舒崔杼甯喜弑君皆書日

可云皆正卒乎春葬陳靈公可云不使夏徵舒為弑君乎劉敬

以上辨外弑君書日不書日

僖十九年夏六月鄭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鄭子用之

穀梁曰惡之故謹而日之非也宋邾之惡極矣不待乎日之而

後知惡之也蓋史日之以別于會盟之日耳遷若水

以上辨執殺諸侯書日

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

公羊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左氏

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非也公孫敖仲遂公孫嬰齊卒于外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一 日月褒貶辨

而公在內叔孫舍叔詣卒于用而公在外不與小斂明矣而書

日何也穀梁曰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非也公子牙公孫敖仲

遂季孫意如豈正者乎而皆日叔孫得臣不聞有罪而反不日

皆妄也胡傳駁左穀是矣而又謂恩數有厚薄夫恩數厚薄有

儀品隆殺焉豈在日不日之間程子曰日不日因舊史也春秋

有可損而不可益也劉敬權衡○失日也內大夫卒不書日

者並同莊子方○內大夫卒日不日公羊說近之謂愈遠則不

得其詳也家鉉翁○益師之惡三傳皆無見穀梁何由知之葬

見內大夫多日卒推以為例爾以此見公穀日月例皆未嘗見

事實待妄意之審此為信則公子牙將篡君者季孫意如親逐

昭公者而牙書七月癸巳卒意如書六月丙申卒謂之無惡乎

梁傳葉夢得○恩數厚薄以據左傳公子驅葬之加一等故云爾

然文公而上一百一十四年書日百有七十宣公而下一百一

十八年書日二百二十年數畧同而日數近倍則程子謂因

史信然也江克寬○益師之卒不日四傳各持一說惟伊川說

是章濤○公族卿佐卒必書禮也其或不書與書而或

日或不日皆史有詳畧文有完闕左穀之說胡氏亦知難通又

自立一例以為恩數有厚薄夫公族喪自有典禮非國君用情

得以厚薄即有厚薄亦必規其厚薄之間於典禮有違有合不

得但以日不日漫為起例毛奇

隱五年冬十有一月辛巳公子驅卒

胡氏以日不日明恩禮之厚薄則無駭之賜族宜在所厚公子

牙之見配宜在所薄然何以無駭不日而公子牙則日朱朝瑛

宣五年叔孫得臣卒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一 日月褒貶辨

不書日諸家皆生義例未必然以為闕文者近之黃震○不書

日闕也胡傳據何休謂得臣不能止仲遂逆謀削去其日非也

仲遂身為逆者卒且書日況得臣乎又季孫行父助成逆謀左

右仲遂尤力而卒亦書日何獨誅於得臣葉集○胡氏以書日

為恩數以不日為聖人削貶非也逆臣天下能指其惡惡在日

與不日遷若水○以不日為削則公子牙謀弑何為又不削

辨疑○以為恩禮之畧者不日則無以解於得臣之私勞者也

於是變其說曰得臣之卒宜日也而不日是聖人削之以示貶

則公孫敖之請葬弗許宜不日矣而反日豈聖人筆之以示褒

乎朱朝瑛○按杜注不書日公不與小斂仍隱元年傳之誤

定五年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誅季孫不在於卒與不卒日與不日也胡傳謂書卒者見定不



討賊以爲大夫全始終之禮此非定之所能爲也賈仲軾○穀梁例大夫不日卒惡也意如逐君可謂惡矣其日卒何哉劉敞

以上辨內大夫卒日不日

莊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穀梁曰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非也此存紀爾傳妄以諸

侯日卒日葬之例推之也葉夢得穀梁傳謝

以上辨內女葬日

隱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穀梁曰其月謹之也非也苟不舉月則勿謹之乎劉敞

昭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穀梁曰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前衛甯喜弑劉書日傳以爲謹之爲明正既與前言正嫡者異矣今楚虔殺般書日傳以爲謹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日月寢貶辨

去

則又與前明正者異矣梁傳

以上辨書殺月日

襄十四年四月己未衛侯出奔齊

說穀梁者曰衍結怨乎民自棄於位君弑而歸與知逆謀故出入皆日非也以劉爲君以衍爲賊春秋乃爾昏惑哉劉敞

襄二十六年二月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

穀梁曰日歸見知弑也范注衍實與弑故錄日以見之此大誤

矣衍君也劉臣也賊也衍入劉誅正也在甯喜則爲弑非謂衍

不得戮劉也以爲與弑是人君不得討賊矣家鉉翁

以上辨諸侯奔復書日

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何休曰日者嫌敖罪明則起君弱故諱使若無罪敖之罪加日

何以能諱不日何以能益劉敞○賈氏曰日者罪廢命大討也慶父弑君出奔應在大討而不書日何以又不說杜預○穀梁曰惟奔莒之爲信謹而日之葉氏曰言日別其復而後奔也僞如奔齊紇奔邾皆書日非有嫌於不信亦何爲而謹也梁

以上辨內大夫出奔書日

各條隨見酌采不能備載可以類推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日月寢貶辨

去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一終



卷一補

周正紀事總論

春秋志在尊王而後儒輒亂之謂聖人以權自予以夏時冠周月從周之謂何而夫子為此哉誣先聖而害人心非細故也毛先舒異春秋正朔考

左傳云春王周正月明其爲周之春正月非夏時之春正月也而說者謂孔子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舊文將書冬正月乎吾知其必不然也孔子行夏時乃講席私議豈得於魯史矣改周家之正朔葉鳳學說

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鄭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按中朔所以推步日月之氣盈朔虛康成以之別歲年之名稽諸古籍未有明證且推步歷法馮相氏已掌之矣太史之正歲年者爾雅夏曰歲商曰祀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補

朱

周曰年夏數得天故殷周雖改正朔仍兼用夏正周用夏不用殷故舉歲年不及祀也歲者夏時年者周正行事以夏時頒朔以周正不同而兼用之故必正之以序別其行事如祭祀田獵逆暑迎寒之屬夏時繫仲春者周爲四月繫仲秋者周爲十月按其從夏時之事合以周之歷日此之謂正歲年以序事也周禮凡曰歲終曰正歲皆夏時也大司徒正月之吉布政正歲令于教官卿大夫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正歲令羣吏考灋凡言正月之吉必在歲終正歲之前其時相承正月爲子月歲終爲丑月正歲爲寅月也周正建子一王正朔之大若周禮於正朔之大沒其文豈周之善哉孔子論爲邦用夏時而作春秋必奉周禮用正歲以合天而必先正月之吉以著正朔其義一而已矣戴震文集

夏小正一書實月令所本其曰夏小正者蓋周改朔之後此書仍聽

民間習用以便民事而實非本朝之制故謂之夏小正以別於周正爾雅考

歲首書王總論

詩降於風書絕於文侯之命天下無王矣春秋所以作也天下無王而正月必書王者所以君之也陳師道後山集

剛日柔日總論

外事師田外祭之類用剛日詩吉日惟戊既伯既禱吉日庚午既差我馬春秋壬午大閱甲午治兵是也內事冠婚內祭之類用柔日書丁未祀于周廟春秋己卯烝乙酉吉禘于莊公丁丑作僖公主丁卯大事于太廟辛巳有事于太廟辛巳立武宮丁丑夫人姜氏入是也士之始虞再虞用柔日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何也始虞再虞曰哀薦禘事三虞卒哭曰哀薦成事禘事則凶而已凶陰也故用柔日成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補

朱

則變而之吉吉陽也故用剛日亦外剛內柔之意也郊外事也日用辛社內事也日用甲何也甲者日之始而主生辛者乾之位而主成萬物之生本乎社其成功則歸諸天故社用甲而郊用辛不可以內外拘之也陳師道禮書

又凶禮書剛柔日

桓十八年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莊二十二年春王正月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閔元年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僖二年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文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文十七年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文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宣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剛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成元年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成十八年十二月丁未葬我君成公

襄二年秋七月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襄四年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嬀

襄九年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襄三十一年冬十月癸酉葬我君襄公

昭十一年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定元年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晨乃克葬

又 九月辛巳葬定嬀 以上內書公夫人葬日十八

隱三年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補

全

桓十五年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桓十七年秋八月癸巳葬蔡桓侯

莊九年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僖十八年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僖二十七年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僖三十三年夏四月癸巳葬晉文公

成三年春王正月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乙亥葬宋文公

成十五年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昭七年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以上會葬外諸侯書日十一

春秋葬皆用柔日葬敬嬴定公己丑丁巳所卜之日也遲而至於明日庚寅戊午事之變也非用剛日也所書列國之君葬期無非柔日惟成十五年葬宋共公庚辰是剛日其亦而不克葬

遲而至於明日者歟漢人不知此義而高帝長陵以丙寅武帝茂陵以甲申昭帝平陵以壬申元帝渭陵以丙戌哀帝義陵以壬寅皆用剛日顧炎武曰知錄○曲禮剛日柔日鄭氏云順其出爲陽順其居內爲陰按葬爲內事屬陰用剛日者非其義已梁履繩補釋

閏月論

凡四時成歲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月中氣驚蟄春分清明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通周月解

近世儒者纂說曰置閏之法非必置一閏月即截然於所餘日及零分都無餘欠也此說以年計之則似是以月計之則實非何則蓋置閏之年其餘分未必截然無餘是矣而不可有所欠也歷家必於三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補

全

十三月左右置一閏而補前借後必各得一半則後月節氣必在此月之中而中氣不在其月則閏在是矣是固天然恰好當在此置非人所可移前後後也左傳閏三月非禮之譏正爲不當置而強置者發推彼以明此可也其曰置一閏而有餘則留所餘之分以起後閏此不易之論也其曰置兩閏而不足則借下年之日以終前閏此不通之論也既曰不足則所閏之月必當於下年所當恰好置閏之月所謂恰好即月之置有節氣無中氣者豈有預借先閏之理史伯璿管置閏之法履端於始者以十一月一日子初一刻冬至爲歷首蓋前此更無餘分故以此日爲始也舉正於中者舉月之中氣以正月也閏月之前中氣在晦閏月之後中氣在朔無中氣則閏月也歸餘於終者每月氣盈朔虛所有餘日積成一月則置爲閏也氣者四時之氣也自立春交氣之刻至立夏交氣之刻得九十一日有奇九十者



其正也一日有奇者其盈也合四時計之得五日有奇是爲氣盈朔者日月之合朔也日周乎天月積而退二十九日有奇而會於日每月常不足半日合十二月計之亦五日有奇是爲朔虛每歲之日不足三百六十之數盈虛皆其餘日也不及三歲所餘之日又足一月之數至五歲而再餘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故三歲一閏五歲再閏也泰以十月爲歲首以九月爲終取歸餘於終之義閏九月不問中氣劉元城從其說蓋春秋再書閏月皆繫冬餘似乎有據然與舉正於中不合故古今皆從舊法焉胡承詒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一 補

全

有無中氣之月後有有中氣之閏證諸經傳難合陸燿切問齋集

氏說

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穀二義不同按襄二十八年胡氏傳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日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喪服不數閏也又蘇氏集解亦譏齊以閏月葬皆從穀梁說則公羊非是汪琬

羊非是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目錄

書天王關文不書天三 省文但書王三 誤書天子一  
書京師王城成周王室王所書成周禮典列國等辨 書王所  
書錫命以九錫爲錫命辨 賜錫分二義辨 貶桓文不書齊  
尊王書法陽爲王諱又爲晉解辨 踐土不書天王下勞辨 狩河  
書王室之亂子願事諱不書辨 罪襄王書出辨 諱襄王用  
春秋王迹 春秋交際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 目錄

氏說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

錢唐張應昌學

○書天王不書天王三省文但書王三

誤書天子一

畿內稱王諸夏稱天王穀梁疏成八年引賈逵

儀禮傳云臣之所天者君也周王爲衆侯國之君侯國以王爲天也

王朝之史但稱王故尚書王不稱天此侯國之史故稱天王吳澄纂言

天王之名非孔子創立也周官司服爲天王斬衰曲禮臨諸侯吟於

鬼神曰天王某甫崩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假國語亦稱天王則

周人舊有是稱明矣方苞直解○按舊說天王之號獨見于春秋

顧亭林亦謂書天王以吳楚徐越僭王故加天別之按戴記所述皆

三代盛時典禮非因春秋列國僭擬爲表異之詞也張尙瑗左傳折諸

或言王或言天王或言天子杜預以爲王者通稱非也以爲闕文理

或然矣以爲去天示貶者失之春秋不書天者惟莊元年王使榮叔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 書天王

來錫桓公命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贈王使召伯會葬而已先儒

則曰春秋王必稱天以履者天位行者天道所賞天命所刑天討桓

公弑篡而王不能誅反錫之命成風妾母而王歸含贈會葬成其爲

夫人使妾並嫡二事最大故去天示貶謂其不能奉天也只因拘書

天王之例故有此說夫春秋爲尊王而作也而乃貶天王乎且錫桓

公命固不能行法錫文公命獨得禮乎歸成風含贈會葬固爲非禮

歸惠公仲子之贈獨非妾母乎而皆王不去天何也呂大圭或問莊元年

啖氏助謂王不能法天行道故去天以貶信斯言也則孔子加討於

天王而視奪其稱號僭亦甚矣黃仲奕通說莊元年

桓公正月無王者十有四或謂王不頒朔或謂桓無王或謂元年書

王正桓之罪二年書王正宋督之罪十年書王以數之終十八年書

王以正桓之終也不知聖人據舊史作春秋其大義昭如日星豈屑

府去一字以示貶使後世揣摩億度起紛紛之論哉此傳寫闕誤後

世不敢增耳夫桓之篡弑固無王矣宣與桓無異何以復書王桓既

無王元年即不書王可也今元年書王以爲正桓之罪三年不書王

反不正王耶二年書王爲正宋督之罪如單慶父楚商臣等何以皆

不書王於前去于於後以正之耶至若十年數之終十八年正桓之

終則妄誕穿鑿之尤者爲此說者由於不解王正月三字相屬而以

王字自爲一義正月自爲一義故也苟知春秋據事直書不以一字

爲褒貶義在於事而不在年月日時之間則無此病矣程端學或問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或有春無月或有月無王而有月無王之歲適

皆見於桓之篇於是穀梁獨發桓無王之論其論以爲桓弑天王不

能討故曰桓無王然則春秋貶桓欺抑貶王歟如以爲貶王則春秋

弑父弑君天王皆不能討曷爲獨貶於桓如以爲貶桓則於天王何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 書天王

與而顧削去春王之號哉桓之無王有月史文闕誤也惠士奇春秋說

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命胡傳本啖氏謂王不稱天寵篡賊也夫桓

立而書公楚商臣齊商人弑君俱書子書侯文九年書楚子何獨貶

及天王耶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贈王使召伯來會葬胡傳亦曰不

稱天譏王也於前贈仲子則名冢宰於後葬成風則王不稱天夫均

一贈妾母之失也忽歸獄於使者忽貶及於天王聖人作經示後世

不宜使人眩惑如是則以爲闕文得之黃永年南莊類稿

周室既卑諸侯無王者不惟魯桓何獨於桓誅無王之罪穀梁云桓

無王元年有王所以治桓弑君之罪則何以解十一公之元年無罪

書王公羊無此說董仲舒何休皆以桓爲無王非傳意王引之經義述聞

隱元年秋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

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程子經說○繁



王於天明王者當欽若天道循名以盡其實又以見尊王即所以尊天不尊王則獲罪於天也御集直解

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隱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又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不稱天省文耳與公朝于王所同義胡傳曰王奪鄭政怒其不朝而伐之非天討也故不稱天張氏洽曰王以小忿伐鄭而大姦大惡乃屢聘焉故不稱天皆鑒說也朱子嘗云春秋直書其事善惡自見不以一字為褒貶若以書王稱天始為天討則下貶魯惠之妾下聘魯桓之賊非天命天討矣而皆以天稱何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 書天王

三

耶且春秋兩書公朝於王所其義本責魯而不責王亦不責天何耶程端學○不能命諸侯討罪而以諸侯之師自伐之書伐而譏自著也仲尼何敢削天子王也徐學漢○書從王自是立

文宜如此增一天字便不順如稱王師不可云天王師也泥于去天為貶之說遂舍鄭伯滔天之罪有臣而責君悖舛滋甚高大事

表偶筆○稱王便文也以事繫王成辭也王人王師王所亦如之釋經○鄭伯不朝王伐之非過也繻葛之戰王師敗績矢

及王肩鄭伯之惡不可贊矣胡傳以王不討宋魯憤怒與師為王罪去天示貶舍臣責君大義安在此說經者之悖也牛運震傳

桓八年春天王使家父來聘

桓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不書天者脫之孫復尊○啖氏謂寵簋弒以黜三綱去天示貶

則桓之四年五年八年王來聘非寵簋逆黜三綱乎何以皆書

天王也夫春秋書事即見罪豈必以去天為貶哉黃仲炎通說

僖二十八年夏盟于踐土公朝于王所冬會于溫天王狩于河陽

公朝于王所

不書天省文程端學○省文與桓五年伐鄭同顧棟高大事表

文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文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舍且賜三月王使召伯來會葬

不書天脫簡也非貶吳棫○榮叔歸成風之舍贈與宰嘔歸仲

子之贈一例耳何以彼不去天示貶或曰於前宰書名則王不

貶自見於後王不稱天則榮叔不貶自見此參陳傳良語豈歸仲子之

贈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歸成風之舍贈會葬罪在天王而不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 書天王

四

在榮叔召伯乎其不通明矣呂大圭○毛說見書魯夫人門

宣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成八年秋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天子天王王者通稱杜○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通稱

也胡○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又曰告嗣天子王矣

王與天子兼言非以天子為卑王為尊也汪克寬○啖氏曰文

誤是也蓋天子天王雖同然二百四十年中書天王三十有二

惟此稱子故知誤也顧棟高大事表三傳○俞氏舉曰天子當

作天王賜當作錫皆文誤也啖氏曰二傳不知文誤妄生穿鑿

又開

襄三十年夏天王殺其弟佖夫

昭二十二年夏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



于王城

未逾年不稱天王劉敞○稱王示當立也稱名在喪也曰王猛見居尊得正又別乎諸王子也胡

昭二十三年秋天王居于秋泉

公羊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按公羊義謂著有天子可也高

王非也葉氏○公羊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天

子諸侯在喪有白稱之名有臣子稱之之名傳于毛伯來求金

言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而未稱王

也故其說以爲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然此其自稱而已經于魯

君踰年書即位未有不稱公者傳亦有踰年稱公之論則天子

未三年豈有不稱王者哉毛伯求金不言使者自天子言之敬

王居于秋泉言天王者自臣子言之兩者固不同也葉夢得公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 書天王

五

○穀梁曰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按天王者天下

之王豈以居而名哉又穀梁○稱天王者既葬已逾年矣春秋

之法未葬未踰年不稱王已葬而未踰年亦不稱王已踰年而

未葬亦不稱王既葬已踰年則稱王汪克寬集疏○敬王始立

遠稱天王者距景王已踰年也著天下已有王而子朝不得亂

之也高閌○猛居于皇敬王居于秋泉一也未踰年不稱天王

一年無二王也既踰年稱天王曠年不可無王也姚舜牧

昭二十六年冬天王入于成周

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尙來歸賑

書天王止此天子之在惟祭與號而已王熊

○書京師王城成周王室王所書成周畿與列國等辨書王所

公羊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

以衆大之辭言之杜九年○穀

京水也地下之衆者莫過于水地上之衆者莫過于人京大師衆也

故曰京師蔡邕○夏爲夏邑商爲商邑周爲京師白虎

周自天子言之則曰王城成周諸侯言之則曰京師孫復尊王發

澗水東瀍水西爲王城都邑在焉瀍水東下都爲成周商民居焉汪

寬纂疏宜

十六年

桓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僖二十八年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僖三十年冬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文元年夏叔孫得臣如京師

文八年冬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

書京師王城成周王室王所

六

宣九年夏仲孫蔑如京師

宣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成周東周今之洛陽范

成十三年春公如京師夏公自京師遂會伐秦

諸侯擅興兵大會于京師罪之大者詳書之以著其惡高閌

成十五年春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十六年秋曹伯歸自京師

襄二十四年冬叔孫豹如京師

昭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武王克商營維邑遷九鼎尙未有都城至周公卒營維邑謂之

王城即邠今河南城也桓二年○公羊曰王城者何西周也

毛氏辨之見地名門○陳氏家氏說見書天王出入門

昭二十六年冬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今洛陽注杜○公羊成周者何東周也毛氏辨之見地名門

○漢河南縣即郛郛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洛

誥所謂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漢洛陽縣周公所營下

都以遷殷頑民是為成周洛誥所謂卜澗水東亦惟洛食者也

平王東遷定都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

都成周注克寬纂疏○王城曰東都蓋以鎬京為周之西都東

對西而言也成周曰下都蓋以王城為洛之上都下對上而言

也時子朝據王城故王入成周而居吳穀○成周在王城之東

故黃宏謂敬王為東王子朝為西王也然左傳記王入于莊宮

杜注莊宮在王城則敬王亦入王城矣蓋敬王畏子朝黨人王

城而弗居遂定都成周也注克寬○入于成周者蓋敬王去郊

郛之都而遷於成周云爾終成周非舊都無堅城可衛故三十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 書京師王城成周王室王所

二年城之其曰成周不曰京師者何也不言成周則疑為郊郛

矣黃仲炎○敬王嘗居翟泉矣今書曰京師則不知其為成周

歟翟泉歟故書成周以紀其實俞樾○愚按黃氏俞氏說

以周室衰微同於列國故王失地同是也孫氏○按左傳及杜注十月入

於諸侯故曰成周而不曰京師非也○成周十二月入王城至三十二年城成周乃徙都李廉○狄泉

成周皆京師也故地以別之若書入于京師不唯無以別王城

且疑狄泉為畿外邑矣而狄泉書居時在城外故也高謝然

昭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等城成周

敬王自王城徙都成周因城之書成周紀實也張洽○敬王入

成周即徙都於此遠劉單惡黨之在王城也成周既城後遂謂

之京師高攀龍○胡傳謂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眾

大之稱成周為地名與列國等者非也京師者春秋所謂王城

者也即河南郛郛之地武王遷鼎周公營以為都成周者洛陽

也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者也平王東遷定都王城杜氏謂

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是也夫京師

無定所王之所都即為京師河南郛郛前日之京師叔孫得臣

如京師晉人執曹伯歸之於京師是也成周洛陽今日之京師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是也今書成周以別其非前日之京師

爾程○城築當以地舉城王都曰城成周與城楚邱城夷

儀不言城衛城邢同趙汭○平王東遷以王城為都則王

城乃京師也敬王避子朝餘黨欲遷都成周末城時都猶未定

不得言京師既城而天王都焉夫乃得謂之京師也故定元年

書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京師即成周也若于此即曰城京師

則疑于城王城矣萬斯大○不曰城京師別于城也而京師眾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 書京師王城成周王室王所

大之稱非地名城築例書地即邢杞城國都曰國亦地也春秋

書魯事不曰國而城國都曰西郭曰中城亦以方別之是足以

徵矣胡氏以為書成周與列國等吾不知春秋何以奪周如此

之速誣聖害道莫此為甚高謝然○洪氏說見書王室亂門

定元年春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城則曰成周執人則曰京師何也城成周著其地也執于京師

示執人於天子之側也郝懿行○汪氏以為不曰執于成周而

曰京師所以尊王室而正晉大夫無王之罪其城成周不稱京

師所以見周室下同列國無自尊之實非也如書城京師則似

就王城增修之不見不居王城而留居成周之實矣如書執仲

幾于成周則不足以正執大夫于天子之側之罪矣張自超

昭二十二年王室亂







且請命景王使成簡公如衛弔追命襄公他國猶有其事趙汾屬

齊桓晉文晉惠衛襄齊環之錫命不書詳內而略外也謂聖人貶桓

文之功而削之非也事表偶筆○書錫命三皆誌僭賞也最失禮者

莫如號公命曲沃武公為晉侯綱紀從此大壞其餘如成簡公返命

衛襄劉定公賜齊侯命皆僭賞之尤者又刑

詩韓侯受命王親命之蓋喪畢入覲而錫也至春秋有歿後追命者

有立數年命者有未畢喪命者而是禮亡矣高樹然釋經成八年

公羊云命者加服按詩唐風無衣之篇晉人為其君請命以無衣為

辭則王錫諸侯當有服也傳稱王錫晉惠公命受王情則又有王也

賜玉使執而朝覲以合瑞賜服以表尊卑若薨後追命止褒稱其德

賜之策書或當有服以表尊卑不復合瑞未必有玉也孔疏莊

大宗伯九儀之命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 書錫命

則六命受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公羊注引禮緯九錫與

周禮九命異能安民賜車馬能富民賜衣服能和民賜樂則民眾多

賜朱戶能進善賜納陛能退惡賜虎賁能誅有罪賜鈇鉞能征不順

賜弓矢孝道備賜鉅鬯此是有功特賜不闕九命之事然參之諸書

平王命晉文侯以鉅鬯弓矢虎賁宰孔賜齊侯以賞服大駘龍旗九

旒渠門亦旂襄王命晉文以大駘戎駘形弓鈇鉞鉅鬯虎賁則古者

策命之典不過如此但何休所引出禮緯及白虎通則漢儒以漢法

附會增益之也文元年胡傳曰黻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車

馬袞轍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彤弓茲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取

禮及詩為證分為三事然詩詞不過言其大槩其實有功亦可賜車

馬轍冕也王命士會以黻冕是矣錫命有命辭有命物或兼有或止

有命辭而無命物兼有命辭命物者如後世以璽書褒賞功臣增秩

賜金是也止有命辭者如後世賜手詔褒美是也莊元年穀梁疏

王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

國之君不過五命而不言大國蓋冕三公之服也其出封加一命卷

賜上公九命之服所謂有加則賜者大國也自三公推之卿六命其

出封為侯伯則冕冕加鷩冕七命之服大夫四命其出封為子男則

希冕加毳冕五命之服猶三公之加衮此禮言出封之賜者也春秋

諸侯固已出封矣始即位而天王各賜之以所應服之服謂之賜命

其曰賜命者蓋加之非所應服之服而不進其爵何以知之晉文

公獻楚俘于王王命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九命作伯上

公之服也然文公猶稱侯而不言公其爵未之有加也蓋所謂命者

服也非爵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蓋有爵之命大宗伯所謂

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者也有服之命典命所謂諸侯之五儀諸臣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 書錫命

之五等之命而其事則宮室車旗衣服禮儀者也葉夢得春秋

襄十四年靈王賜齊侯命昭七年景王追命衛襄公專命以辭也傳

二十八年襄王冊命晉侯兼命以服物也方苞直解

僖十一年傳賜晉侯命受王情命謂策命周禮內史職凡命諸侯及

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典命云侯伯七命王謂命圭古禮諸侯薨還圭

見白虎通 策命新君仍賜之沈彤春秋○愚按江氏羣經補義謂錫

侯爵位賜一圭恐玉府不能給疑杜注

為非蓋未攷古有君薨還圭之禮也

小雅瞻彼洛矣大雅采芣韓奕皆錫命諸侯之詩也諸侯世子除喪

見天子猶未爵命而服士服故瞻彼洛矣之首章曰緹躬有奭緹躬

者士祭服之韞而采菽諸侯來朝曰赤芾在股此既受爵命得服赤

韞也然則未受爵命而君其國者皆服元士之服歟路車乘馬元衮



解急紆緩之心天子是以賜子之韓侯乃韓侯入覲其首章曰韓侯受命王親命之則凡王命諸侯皆親命也若夫諸侯薨天子追命則無聞焉惟周官太史大喪讀誄小喪賜諡小喪謂諸侯喪其卿大夫之喪蓋賜諡必有誄辭皆大史賜之小史讀之春秋傳昭七年衛襄公卒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之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此誄辭也然則諸侯薨天子追命蓋賜諡讀誄歟莊元年錫桓公命公穀以為加服愚謂死而加服乃禮耳非命也錫命者錫之誄辭周官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償鄭康成曰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饋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祭統所謂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是也未有諸侯不順命于王所而王遙使以命之者惠士奇春秋說穀梁疏糾何休以九錫為九命之謬是也經言錫桓公命命字當如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書錫命

三

周禮魯本七命加錫服飾以榮其終如八命九命者耳至白虎通所云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陸虎賁鉞鉞弓矢和曾皆是有功特賜既與九命無關且隨其功之大小為賜未有一時具全如魏晉篡臣之為也禮緯本不足憑何注公羊亦非傳意公羊傳曰命者何加我服也豈有如禮緯所列者哉齊召南穀梁注疏考證○何休引九錫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公羊命者何加我服也何休注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其財物○穀梁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追命桓公褒稱其德賜之策誓若昭七年追命衛襄之比杜注衛襄之歿王使成簡公追命之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予敢忘高圉亞圉策誓之辭也魯桓錫命亦當倣此家鉉翁○襄十四年靈王將昏於齊使劉定公錫齊侯命

則此錫桓公命亦因命營主王姬之昏而追錫其先君爾非禮也桓篡弑未嘗入朝受命王追錫以寵之尤非禮也注克寬○王者褒有德賞有功十二公惟桓罪大天王之錫曷為來哉章愚山堂○錫命之禮奉隨服加命書于其上太史述命侯氏降拜升成拜太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故經言命傳言服也上公九命大國七命小國五命孔廣森公羊通義文元年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公羊傳同上○諸侯即位賜以命圭合瑞為信杜○杜氏謂錫以命圭公羊謂賜以命服以傳載晉惠受玉情證之則杜氏得之晉武公請命詩咏子衣安吉證之則公羊亦得之故胡氏取禮經黼冕圭璧之說其義始備李廉會通○諸侯終喪入見有錫歲時來朝有錫能敵王儔有錫黼冕圭璧因終喪入見而錫之者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書錫命

古

禮所謂喪畢以上服見天子賜之黼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衣輅因歲時來朝而錫之者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子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元衣及黼是已彤弓旅矢因敵愾獻功而錫之者詩所謂彤弓昭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是已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見而獻功也何為來錫命乎傳○命為諸侯也諸侯終喪受命正也未畢喪命之非正也既畢喪不受命亦非正也劉敞○諸侯不命于天子不成為君故世子雖有世繼之義必待天子爵命乃得為君文公未畢喪而天王先使人即命之非禮矣高麗集注成八年秋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賜公穀

岷隱曰魯十二公獨文成二君身受王命文公拜命之後猶能遣叔孫得臣如京師成公無是也愚按魯不請命天子反賜命



而魯又不往拜倒置一至於此黃震曰○成公即位九年未嘗一

修朝禮獻功則榮乎未有聞也甚至王葬不王元杰不奔當加

黜削之刑反遣來賜之命王靈不振至於此乎王元杰○成公

未嘗朝覲天子又無功德可褒而王遣使就國錫之命是長其

傲也春秋書來求止於文公書來聘止於宣公書錫命止於成

公是後益微弱禮文不足以結諸侯爵命不足以寵諸侯也沈

事○杜氏以爲緩然諸侯久不朝矣而王尚賜此此正告朔餼

羊有志者所當憤然思去而尚責其緩也乎毛奇○此簡書原

是錫字胡傳本誤作賜字反將左傳本俱改作賜字而以錫爲

別出字謬矣毛奇○賜錫音近古文賜作錫易訟卦錫之

聲帶釋文錫星歷反又星自反師卦王三錫命鄭本作賜書禹

貢納錫史記作入賜錫土姓作賜土姓則本一字也然古器物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書錫命尊王書法

欸識多作錫則從公穀亦得趙坦春秋○愚按劉氏意林據禮

記古者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以爲此賜命是也因謂

錫命者世世相襲賜命者服過其爵彰于身者也雖典核有據

然此字當從公穀作錫是左經誤無庸立新義也

○尊王書法陽爲王諱又爲晉解辨 陽土不書天王下勢辨 狩河

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傳稱王以諸侯伐鄭而經書三國從王變文以著君臣大分也

成十三年傳云公及諸侯從劉康公成肅公伐秦而經不書諸

侯從劉子成子者王臣非至尊之比猶尹子單子之伐鄭止以

列會爲文也襄十四年傳云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而經不

書大夫從晉侯者諸侯不當擅與列國之師亦止以列會爲文

也三國書從明人臣從君之義戰敗不書存大君無敵之體而

鄭罪自不可掩矣此一經特筆汪克寬○餘見王師書法門

僖五年夏公及齊侯等會王世子于首止秋諸侯盟于首止

見王世子不同盟門○春秋之作爲尊王也周衰諸侯跋扈君

臣之禮掃地殆盡所賴於振興者二伯而已使小白帥諸侯朝

天子以今天下則重耳雖不臣安敢致天王哉惟小白不朝京

師致王世子是以晉文得侈其惡無所嚴憚論春秋之義則小

白之罪誠過於重耳矣嗚呼賢如二伯且假尊周之名而忘其

實況當世諸侯哉孟子謂三王之罪人諒矣章如愚山堂

僖二十八年夏盟踐土公朝于王所冬會溫天王狩于河陽公朝

于王所

左晉師還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獻楚俘于王王享醴命晉

侯宥策命晉侯爲侯伯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冬會于溫晉侯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尊王書法

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

天王狩于河陽○穀梁天王守于河陽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

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爲天王諱也○穀梁曰于踐土于溫皆諱

會天王也非也若實會天王罪大矣可得諱乎劉敞○書曰天

王守于河陽所以神天王之尊也伸天王之尊所以罪晉文之

不臣也李明復集○左氏特載聖意見孔子改史之義以明其

他多用舊文也葉氏通說見朱彝尊○文公負震主之威不帥

諸侯朝王而致天子屈尊非所以正天下故即其可書者書之

以示天下大訓張治○晉文不朝京師廟獻楚俘以乘勝之衆

坐致衰陵之主甚矣會溫以襄王自狩爲文者黜強侯而尊天

子也孫復尊○曰召曰使乃左氏深文以顯經義非史策成言

也史策直書不過曰天王會諸侯于河陽而已晉侯負其豐功



春秋屬辭例編 卷二 尊王書法

主

偉烈不朝王而致天子於會書曰王會諸侯則徒章上替未損下陵非尊王之道也正之曰天王狩於河陽則天威赫然臨於下土有不可以強弱論者而晉侯蓋世之功微矣土以尊天子下以全晉侯而貴王賤伯之意溢于辭表趙汭屬辭特筆以王名篇○據左傳是晉侯作王宮于踐土以俟天子而與諸侯先為盟耳而穀梁謂王亦會盟誤矣蓋諸侯盟是一事王以巡狩而出臨諸侯策命又是一事故兩言朝王所也書公朝于王所蓋尊王之義也書會溫在狩河陽之上則諸侯會與天王狩是兩事穀梁謂會天王又誤矣湛若水正傳○胡傳引啖助說謂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特書狩河陽既為王諱之又為晉解之見春秋忠恕夫諸侯見天子雖強大而恭順亦何嫌之有晉文之不朝非自嫌也憚於入覲而將假王寵以誇諸侯也春秋書法既存君體亦以起問者見事情而晉文之罪自著矣從啖說則跋扈之臣恃強脅主孰非忠者而乃曲筆以順其情是春秋為亂臣賊子文過也害義孰甚陸榮期傳辨疑○公穀諸儒謂踐土之會天王下勞王子虎盟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也蓋諸儒以此年有朝于王所之文遂附會其說稽之經文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至是未歸也踐土鄭地王尚居此何謂下勞又考首止葵邱之會王世子宰周公皆與春秋不諱而獨于王子虎諱之耶此晉文既獻楚俘合諸侯而謀納王也朱睦㮮諸傳辨疑○按說見晉楚爭盟門○自昭王南征不還巡守禮廢平王東遷周室夷于列國天子不巡守久矣惟襄王二十年當魯僖公二十八年王曾諸侯于河陽蓋百餘年莫能行之禮也惠士奇說○天子巡守有

春秋屬辭例編 卷二 尊王書法

主

朝諸侯之禮故尚書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馬融王肅皆云四面朝於方岳之下王巡守而朝之正也召王非正也故仲尼書云天王守于河陽所以正君臣之禮惠棟九經古義○左氏公羊皆以狩為時田而後儒多指為巡狩按古者巡狩朝會諸侯每兼田獵宣王車攻之詩是也傳云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正是會諸侯選車徒之事張尚瑗左傳折諸○溫即河陽也春秋書于溫于河陽兩地不相蒙若會自會而狩自狩泯召王之迹而全天子之尊也溫與河陽識者既知為一地而二百四十二年中王狩惟此獨書且上書會下書朝則晉侯之召隱然言外矣特筆一書尊王抑伯於斯盡見萬斯大隨筆○竹書紀年云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則魯史舊文亦當如竹書所紀而春秋革之也郝懿行說略○愚按不書下勞去其實以全名胡文定張元德汪德輔諸人之說也汪氏又云踐土于溫皆先行朝禮後盟會春秋皆先書盟會後書朝使若晉文合諸侯以尊王以全子當尊之名統天下常尊之實按于溫先朝後會傳無明文踐土則傳本不足據劉原父程積齋辨此傳見王臣不與盟門紀實當信經也僖三十年冬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聖人之法不與其以卑及尊故先京師而後晉也孫覺經解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伐秦公羊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何鑿造○穀梁言受命不敢叛周也○書如京師自京師志諸侯猶能稟命于王也周家盛時諸侯皆旅朝京師或因巡守而朝于方岳之下及其衰有過闕不下者矣即倡義尊王若桓文之盛不能率諸侯一朝於周而晉文為宮踐土屈天王而朝焉今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 尊王書法

九

晉厲朝而請命與天子之老借行錄其猶知有王也書自京師  
會諸侯伐秦示稟王命若征伐自天子出焉此春秋存周之意  
也家說○書如京師遂會伐秦則成公之罪無逃而君臣之  
法愈正也晉侯實召天王而書狩河陽成公實會伐秦而書如  
京師惟其無禮故以禮正之孫覺○僖公朝王所為會晉而行  
成公如京師為伐秦而往皆非有尊周之心也然書法皆正其  
名焉汪克實○上書公如京師曷不即言遂會伐秦而又曰公  
自京師何歟蓋公因道出王畿而朝本非專朝春秋以朝王之  
禮不專不可以訓故正其辭曰公如京師而又曰公自京師者  
若因朝而會伐不因會伐而朝所以示尊君之義徐庭垣○其  
言自京師者何諸侯不敢過天子也公會晉伐秦也其以伐秦  
為遂事者不使伐秦重於朝王又以見伐秦者晉命非王命也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 尊王書法

九

牛通○諸儒謂春秋以伐秦為遂事明朝王為重以存人臣之  
禮者不然也春秋正以遂會伐秦著如京師之非本意也蓋三  
月如京師五月會伐秦中間兩月使以如京師為一事會伐為  
一事是猶若以朝王為事者故聖人獨書公自京師四字以著  
公之如京師為會伐秦而往若不書公自京師四字後人讀之  
疑於中間兩月或既歸而又會伐則公有朝王之事矣張自超  
義○愚按張氏說本劉原父高抑崇張元德三說見書與主公  
穀諸儒異而更得微旨要之存人臣之禮固是尊王之義著如  
京師之非本意亦是尊王之心蓋存其禮正其名與著其非本  
意理本一貫也○書公自京師以見諸侯皆會京師也使書三  
月公如京師夏五月遂會諸侯伐秦則諸侯不會於京師之辭  
矣不書遂會則疑朝王與會伐為兩事矣方苞直解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 書王室之亂

十

○書王室之亂子通事詳不書葬罪襄王書出葬陸襄王用  
王室三大亂史有詳有畧蓋舊史以魯與其事則詳之不與其事則  
畧之也子頹之亂惠王之定不書以虢鄭主之而魯不與也襄王之  
入叔帶之討不書以晉主之而魯不與也子朝之亂備書於册以叔  
鞅方有事於京師而其後魯與成周城成周之役也惠王之出王命  
不錄其入蓋王室懿親莫重于魯有禍亂與魯不能救而他國有功  
則魯人恥之不書于册春秋即其事其文取義非備記載之書不必  
具首尾舊史所無孔子不能益也方苞通論參直解及高  
襄王之復左氏書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而經不書舊史所無夫  
子不得益也路史以為襄王未復國王子虎居守此鑿空之論邵氏  
曰襄王之出也嘗告難於諸侯故仲尼據策書之其人也與夫惠王  
之出入也皆未嘗告於諸侯策所不載仲尼雖得之傳聞安得益之  
乃若敬王之立則仲尼所見之世也子朝奔楚且有使以告諸侯况  
天王平策之所具蓋昭如也故秋泉書成周書顧炎武  
傳曰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故昵愛寵私並后匹嫡未有不  
產禍者王室變亂載於經凡四而以嫡庶不分嗣統不正亂者居其  
二焉襄王嫡子也叔帶母弟也而惠王以惠后之愛欲廢鄭立帶雖  
賴小白主伯定其位而小白既沒卒不免叔帶之難使襄王越在草  
莽豈晉文紹伯王始克歸然則牽房閭之私情移社稷之深患者實  
惠王啟其端也子猛嫡長也子朝庶長也而景王以賓起之請欲廢  
蒍立朝及景王即世子朝作亂盤結黨與交兵攘奪者五年五年之  
間子猛被禍敬王播越賴劉單之賢戡定禍患而王室始安然則蔽  
僂倖之私議貽社稷之深患者實景王啟其端也夫敬王棄變亂之



際劉單輔相權不在已不能即去子朝固不可責也而襄王已即君位有齊晉以爲倚重叔帶之難非若子朝之強斷以大義而懲父之何至委宗廟而出奔哉奈何狗匹夫之孝牽母后之恩不能防於未難之前制于已危之後柔懦不斷養成其愆卒致傲弟再入而身遂失守則叔帶之禍非特惠王之罪抑襄王醞釀之也沈氏春秋所書皆亂迹也然以亂書者惟兩見而已一曰成宋亂亂之始也一曰王室亂亂之極也始焉以諸侯之亂望治於王猶可言也繼焉以王室之亂待救於諸侯不可言也朱勳

僖二十年夏鄭人入滑

此記天王出居于鄭之始也張洽

僖二十四年夏狄伐鄭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傳見書狄門○又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 書王室之亂

三

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於晉使左鄆父告於秦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子帶之亂方其奔齊或放焉或封焉親愛之而不殺可矣古之人有行之者舜也而王不能反召之使得終其惡及其以狄伐周罪在可討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也而王不能反避之使得奪其位惠王可謂喪七也矣葉傳○趙氏王氏顧氏辨貶王書出說見書天王出門○襄王果使狄伐鄭經當明書天王使狄伐鄭豈止曰狄伐鄭哉况伐鄭而復依鄭亦無是理程端學三○不書王師以狄伐鄭或是狄自伐鄭注氏以爲諱襄王之用狄非也不諱出居而諱相狄耶張自超宗○王出狄師伐鄭則不宜反依鄭豈顧叔桃子陰黨叔帶以鄭爲王所毗倚先敗狄伐之邪方苞直解○顧叔桃子叔帶

私臣請滑伐鄭二事皆叔帶使二子爲之朱氏睦樸曰二子叛王爲叔帶謀是也姜炳璋讀○子積之亂鄭伯勤王執燕伯入王城得子積五大夫殺之定天王之位而周不告命鄭伯既卒號亦隨亡魯史不記經無從書傳特詳之以不沒其功莊二十而諸儒曲求不書之故鑿矣○齊桓定襄王之位復貽後患丁帶卒召戎伐周而齊不問王自討之齊又受帶之奔又使仲孫爲之請吾不知桓何愛於帶而保護如此也戎應帶召連兵以伐天子入王城而夷吾和戎於王又和戎於晉吾不知桓何畏於戎而周旋如此也苟且小補無當於王道也又

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左傳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 書王室之亂

三

之庶子伯益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於榮錡氏戊辰劉子擊卒無子單子立劉錡五月庚辰見王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於單氏王猛次正故單劉立之權謀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王戊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悼王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王子還子朝黨也不欲癸亥單子出失王故劉子如劉單子亡奔於平囑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驪延定稠八靈景之族因子朝奔京劉子入于王城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太子天下之本太子之位正則嫡庶之分明爭亂之源塞矣猛以嫡當繼王不正其位朝以庶怙寵王不制其失以



至亂作書王室亂明亂自景王爲之也李明後集○春秋記事

必指其實下書猛朝之事自足見王室之亂乃於此不隱其辭

何哉前此王室衰微猶未至亂聖人每扶而尊之王敗于鄭而

曰蔡衛陳從王伐鄭王與戎戰而書王師敗績於茅戎襄王出

奔而書天王出居于鄭晉侯召王而書天王狩于河陽王室可

識可貶者皆遷就隱避今景王不能正家諸子爭立五年之間

國無定主王室之亂莫此爲甚故特書之悼周之不復興且罪

諸侯之不一救也高閼集注○春秋周室三亂禍皆生於父子兄弟

嫡庶不明惠王寵子帶幾危世子齊桓盟世子而位定襄王復

寵帶出居于鄭晉文納王而王室安向微二霸周室之亂豈待

敬王時哉然則書王室亂者憫周室微弱歎桓文不作也戴溪

○禍莫大于牽閭門之愛壞室家之法晉獻以嬖故殺適立庶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書王室之亂

亂晉者數世齊桓以嬖故五子爭立亂齊者亦數世景王愛庶

以致亂作書云亦惟在王宮邦君室其以室言治亂安危皆由

內始未有身正而家不齊家齊而國不治天下不平者也書王

室亂所以示家法不立風化不正爲人君溺嬖縱欲徇私教倫

之戒且見諸侯莫有勤王叔鞅目擊其亂而不之圖魯罪其首

也洪谷復○惠襄之世王室有鄭號之親齊晉之輔雖亂而未

底于亂也悼敬之世王僅守府齊鄭外攜魯微晉替其亂乃極

于亂也書曰王室亂傷周之不足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朱無名

○書王室亂不書京師亂京師天下之辭也王室一家之辭也

寵孽並適亂自內作非繇外也魯昭二十九年京師殺召伯盈

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定公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亂本其絕

乎乃僖駟之亂姑猶之處窮谷之敗莊官之朝傳詳記之終敬

王世周亦何嘗治哉張溥列國論○子壽早世儲位未定王猛以次

當立于朝庶孽有寵凡百王臣各思擁立附子猛者劉蚰單旗

樊齊諸人也附子朝者尹固毛得召盈原伯魯諸人也晉人納

猛亂庶適已乃王猛忽卒母弟敬王嗣立子朝所未甘心也於

是大臣奉王出奔子朝復入東西二王分峙其國南北列侯各

疑其君迫黃父一會乃納王敬王之立一年而即出出四年而

入入五年而城其亂階何莫非景王之所貽也春秋痛而詳書

而首則志之曰王室亂馬驥左傳事緯○子積之亂不書子帶之亂書

天王出不言亂以惠襄御極已久雖有頹帶奸王之位順逆自

明王室未嘗亂也至于景王嫡庶無辨干戈競起東西二王莫

知適主幾旬之內流血盈尸此乃大亂而禍由景王所致故于

葬景王書王室亂也徐庭垣○不曰京師曰王室者京師統臣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書王室之亂

民言則疑爲外變王室專懿親言則知爲內變而子朝爭立之

迹劉單靖亂之功可得其本末矣高澍然釋經

又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冬

十月王子猛卒

左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疇遂如圃車次于

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王子處子猛黨冬十月

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子王

城庚申單子劉蚰以王師敗績於郊黨所敗前城人敗陸渾

于社前城子朝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已丑敬王即

位館於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

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閏月

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



丑伐京毀其西南○上書王室亂此書劉單以王猛居皇又書王猛不書王子猛是劉單以亂之故而擁立當立之子爲得其正也因亂而以猛居皇又能以入王城其居皇也非劉單之罪則其入王城不可不以爲劉單之功文定責劉單扶天子令諸侯而專國柄然則諸侯失國大夫謀納其君皆非正乎此書劉子單子下書尹氏毛伯召伯以著劉單之正尹氏毛召之不正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傳稱晉荀躒帥戎兵納王于王城經不書晉納而書劉單以者子朝奔京劉子入于王城單子使王子處守之則王之入王城實一于以之晉不過以師從王入耳故不書晉納葉西○單子告急天子出居晉欲勤王而全軍不發君及上卿不行但使籍談荀躒坐視王師之大敗陸渾尙知前驅亦以晉不救而敗安在其爲勤王乎故本晉納王而經歸功於劉單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 書王室之亂

三

也宋劉原父胡文定謂書以字責二子擅權擬以霍光驂乘非其倫矣斯時從亂蜂起羣情惶惑非劉單出其死力繫九鼎於一綫則大事已去書以者深嘉二子重錄其功也未段悼王既崩敬王卽位云館於子旅氏則此時救患真急於水火而晉既觀望不前王師畏懦不進迨晉取前城而王師遂敢伐京可知前此劉單之敗晉救不力也傳寫單子極出色用樊齊之謀誅八黨奪悼王於平時盟百工焚鄆於王城遣使如晉告急而伐百工伐東園劉蚩崎嶇以佐單子而勢乃不孤姜炳璋讀左傳義

昭二十三年春晉人圍郊

左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一師王師一師晉師也癸卯郊郭潰郊郭二邑皆晉朝所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敗故庚戌還師○案左傳去年冬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

師納王于王城此始書晉人圍郊郊者近畿之地子朝據之晉爲王討而圍之此王事也而春秋書辭若此何哉蓋是時王猛死敬王立中外未知立之當否晉師在郊莫有爲王致力者子朝乘之而入是秋敬王有狄泉之出書晉人圍郊譏用師之不力也家鉉翁詳說○書辭之略何也此春秋意也亂踰年矣晉爲盟主不能糾合諸侯同討乃以微者僅圍一邑尙足以爲義乎正其罪則過諸侯勤王之意書其功則非諸侯壞王室之義微其罪而略其功予奪之意深矣張自超宗朱辨義○觀于晉之圍郊書法甚畧則知春秋不予晉人之能救難也朱鶴齡讀左傳義○趙汜曰亂未弭而告閒必二卿不親事師不肅也觀明年士景伯泣問周故晉人乃辭子朝則前此觀望可知朱鶴齡讀左傳義○汪氏說見書圍門又 秋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 書王室之亂

三

左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於尹丙戌單子劉子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於王城於是敬王居狄泉尹氏立子朝○書天王居于狄泉正尊位黜篡逆示天下以正也且罪諸侯也諸侯若無聞也書尹氏立王子朝示非天下所立非周所立一人所立也且罪尹氏也爲周世卿不輔以正逆好天位怙亂以終也宋無名氏通義○高氏說見書天王門○陳氏說見書王子門

昭二十五年夏叔詣會晉趙鞅等九國大夫于黃父

左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以王猛之無寵單劉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衆召伯與南宮嚭甘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一會十國無異議焉知邪不勝正矣胡傳○二十二年六月王室亂冬晉使籍談



帥帥納王猛二十三年春晉人圍郊郭潰而師還至二十四  
年乃泄問周故越一年而會黃父又越一年周告急而出師何  
其緩也胡銓春○景王崩王室亂非小變也晉視則同姓尊則  
方伯不率諸侯勤王待告急而後遣將列國拱視未嘗號召散  
王為東王子朝為西王尤非小變也又不汲汲奔問官守徐遣  
士景伯泄問曲直之故又越明年乃不得已為會使非子太叔  
有以發范獻子之機猶未徵會也十國既會宜激揚義氣鼓行  
直前而方且令輸粟具成期以明年納王苟知當納何待來年  
致天子蒙塵閱數年未定視乃祖文侯修扞于艱得無愧乎洪  
夢春○謀王室大事也諸侯莫至僅合大夫謀之且又緩期異  
於桓文之盟首止以定太子誅叔帶以定襄王之舉矣葉西  
昭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 書王室之亂

三

左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七月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  
闕塞十月王起師于滑十一月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  
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嚳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王入于成周○晉人納王之善  
無一言及之何也罪晉不臣而哀周之衰也晉為同姓大國侯  
伯主盟不能即安定之一圍郊而亟還坐視成敗踰五年然後  
興師若以納王而善之則藏姦觀釁不忠不臣者勝矣汪克寬  
李○二十三年書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言王位已定  
尹氏所立非正也至是書天王入于成周王子朝奔楚一入一  
出辨內外明正篡矣始書王室亂著亂之始至此書入著亂之  
平家鉉翁○敬王自居狄泉至此三年矣而始得入成周者以  
子朝倚尹氏為援而成周人又黨子朝以拒之也觀傳云王子

朝入尹而成周人成尹可知矣故書曰入入者難詞也季本  
又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見上○先書入成周後書奔楚天子反正罪人服也汪克寬

王○立子朝獨書尹氏奔楚舉毛召者明罪在尹氏先誅逆首

後治其徒孫復尊○餘見王子出奔門世卿門方說見書以門

昭三十二年冬會城成周

諸侯有事于京師皆不書歷六年傳二十戊之不書 據傳十三

傳城之不書二十四年 以是為常事也書城成周非常也 陳傳良

○平王東遷居王城敬王徙成周是再遷矣晚而為東西周則

又遷矣當平王之遷晉文侯實扞王于艱惡襄之難文公猶能

繼乃祖之業然視文侯不侔矣今成周之役晉大夫專之南而

以令列國大夫世變愈下事益可歎戴溪○城成周說者以為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 書王室之亂

天

善列國非也王室之亂在昭公二十二年踰年而晉有圍郊之  
師四年而晉有黃父之會及城成周閱十年矣有怠慢若此而  
謂之尊王勤王者乎天王入成周無一字及晉納王見春秋之  
深責晉顧奎光○諸侯勤王大夫任役衰世之盛事也傳體經  
義提出天子曰三字儼然周室盛時詔命敬王為成周始遷之  
君劉單為之佐居危思安比之農夫望歲想見君臣憂勞俱有  
休惕維厲之心焉晉人私議則曰天子實云其告於王曰天子  
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則周室聲靈人心猶繫而彌牟  
令役事事加詳尤見非徒辭命之恪恭也東周何不可為哉此  
夫子惓惓於行周道也姜炳璋○求諸侯莫如勤王子犯之  
言霸者之事也不如城之後弗與知范鞅之論小人之心也  
按傳定六年天王避儋駟之亂居于姑蔕明年劉單以晉師



納王皆不見于經何也王室禍亂魯不與則舊史無其文也  
方苞直解○愚按方說是也家氏詳說云惠王于釐之難不  
書爲王諱也釐王子帶之難書天王出不書入皆數二王以  
子朝之亂再出再入詳記之且曰王室亂言其亂形已兆猶  
幸其出而能入也至敬王儋之亂再出遂不復書蓋閱之  
甚憂之甚知其終不能自振  
而廢書也其說曲生意義

○春秋王迹經傳所紀顧氏王迹拾遺表詳列之此編已以  
經所筆者入各門茲不再列各條止采總論

書止於文侯之命而春秋起于平王末年其誥命不足紀而後託于  
紀事之史乎且文侯之命之存於書已非灝灝之舊矣天子命諸侯  
曰伯父叔父可也顧父義和而字呼之得無降尊貶重乎考其語不  
惟藝天王威重而且開諸侯僭端是猶初年之命顧已若此迨夫末  
年以天王之尊下賄諸侯之妾而祭伯之來非有王命陵夷之勢遂  
至於此故書之文侯之命見帝王而下世變風移將降而爲春秋戰  
國也春秋起于平王末年見帝王以來風聲氣習不復返於春秋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 書王室之亂 春秋王迹 元

世也噫周書終而春秋始其猶黍離降爲風歟章如愚山堂  
考索別集

詩亡然後春秋作小雅盡廢有宣王焉春秋可以無作也王風不復  
雅絕望於平王矣然雅亡而風未亡擊鼓之詩以從孫子仲爲怨則  
亂賊之黨猶未盛也無衣之詩待天子之命然後安則篡奪之惡猶  
有懼也更齊晉霸未嘗無詩蓋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夏南之亂  
諸侯不計而楚討之中國爲無人矣春秋所爲作歟王應麟困  
學紀聞

詩亡解者但謂雅亡雅者朝會之樂孟子言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  
也言詩風雅頌皆在其中古者巡守陳詩觀民風自巡守絕跡無復

陳詩之事不足以著民風善惡然後因魯史載諸國行事焦贛  
筆乘

胡氏謂詩亡者雅亡也余謂風詩多春秋事詩亡蓋合風雅言之小

雅六月序曰小雅盡廢則中國微則雅亡于幽厲矣列國之詩終於  
株林澤陂則風亡于陳靈矣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

於檜之卒章曰傷天下無王於曹之卒章曰傷天下無伯蓋雅亡而  
風存人猶知是非美刺也風雅俱亡春秋所以不得不作也惠周惕  
詩說

春秋作于雅亡之後詩之所終春秋之所始隱之所始平王之所終  
按幽王之難在魯孝公末年迫惠公初年周既東矣春秋不作于孝  
惠時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存鄭武公入爲司徒善於其職則猶  
用賢也晉文侯扞王于艱錫之秬鬯則猶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  
師則諸侯猶來朝也義和薨諡爲文侯則列國猶有請也及平王在  
位日久不能自立棄其九族寡寡有終遠兄弟之刺不撫其民周人  
有束薪束楚之譏末年失道滋甚以天王之尊賄諸侯之妾祭伯非  
王命而私交武氏子非王命而求賄鄭莊爲卿士用舍不公至其怨  
王奪政乃有交質之舉若敵國然王綱解紐委靡不振春秋于此蓋  
有不得已焉託始于隱傷周室之陵遲子實曰如有用我者其爲東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 春秋王迹 三

周乎此春秋撥亂世反諸正之意也程公說分紀  
天王篇後論

文宣以前周固微弱然莊僖之際尙有二霸爲之扶持禮文猶足以  
交諸侯爵命猶足以寵諸侯也文宣以後二霸既遠周室之衰尤甚  
是以春秋書來聘止于宣公自宣以後雖有禮文不足以結諸侯也  
來錫命止于成公自成以後雖有爵命不足以寵諸侯也來求止于  
文公自文以後天子雖求之諸侯亦弗與也沈萊  
比事

古者威權出於一人命令行於天下諸侯有不服王命方伯討之嗣  
位有未立王命卿士定之兄弟甚間之變有大臣爲之鋤治王都城  
築之役有大臣爲之服勤內而三事大夫外而列國諸侯莫不聽命  
于王權所以獨尊也東周不競權勢浸微征討之事扶救之功或主  
於諸侯或主於伯主或出於大夫類借力於人以紓難隱桓之間天  
子雖微猶有諸侯從王侵伐者其後諸侯益強蔑視周室幸二伯繼



與託名尊周可以倚重至昭定之世中國無伯諸侯失權而天子遣使請命卒使園郊之役成周之功歸於列國之卿衰弱甚矣沈案此舉隱公之世王章概有存者號鄭爭政而鄭莊俯就其左猶以王官爲重也石厚欲定州吁朝陳請觀猶以王觀爲寵也伐宋名以不王則王職猶共也討蔡衛鄭名以不會王命則王事猶嚴也祭仲論京不度則過制之威未衆也無駭卒請族則世官之威未遠也魯鄭易田闕二世而始成則猶難於專地也鄭不敢縣許而使大夫監之則猶難於滅國也泰山有祊則巡守之典猶可復也九宗五正有後則封建之制猶可尋也夫隱公之元距東遷四十九年矣王章廢墜可見者猶若是況東遷之初乎惜平王之無志也呂祖謙東萊別集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平王之初文侯武公心在王室故諸夏未見篡滅之事統紀猶未盡散也至平王二十六年曲沃封而晉難萌二十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 春秋王迹

三

八年莊公嗣而鄭釁起馴至平王之末則晉不能自保鄭且包禍心王室孤危而無與立故自入春秋巡守朝覲會同無一見焉王師再出見姓王使下聘禮樂征伐無一自天子出篡弑攘奪所以接跡此春秋之作所以始於隱公不始於惠公也方苞通論周之衰也諸侯不睦大臣不和骨肉不協總由天子之無政也春秋十有二王而崩而不赴者三大臣之顯者十餘族而或奔或亡者九自莊迄敬二百年而王子之爲亂者六馬驥左傳事緯東遷政教不行然春秋初年聲靈猶未盡泯鄭伯號公爲王左右卿士鄭據虎牢之險號有桃林之塞左提右挈儼然三輔雄封其時賦車萬乘諸侯猶得假王號令以征伐故鄭以王師伐邾秦偕王師伐魏二邾本附庸而進爵滕薛杞本列侯而降爵列國之卿猶請命天子諸侯之妾猶不敢僭同夫人虎牢已兼并于鄭奪還王朝曲沃以

支子篡宗赫然致討衛朔逆命子突救衛書王人樊皮叛王號公奉命誅不服庶幾得命德討罪興滅繼絕之義然鄭以懿親且交質矣曲沃之伐不惟無功日後荀躒且爲晉所滅甚至射王中肩列國無爲王敵愾者而僖工之世命曲沃爲晉侯貪寵賂獎篡弑三綱盡矣嗣後王室益微迨至晉滅虢而襄王復以溫原賜晉舉峭函之險固河內之殷實悉畀他人自是王朝不復能出一旅與初年聲勢大異矣以文武成康維持鞏固之天下陵夷衰微至此豈朝夕之故哉惠襄以後世有兄弟之難子頹子帶子朝迭亂王室齊家有闕政本不脩皇綱陵遲君子閔焉獨能憑藉先靈稱述祖制折伏強暴若襄王拒請墜定王詰鞏伯而王孫滿以片言却強楚於近郊之外管之以太阿授人而欲以朽索控駟馳之馬其難哉劉棟高制棟高大事表桓王親將伐鄭三國以師從雖一敗不振然不可謂非天討之正也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 春秋王迹

三

諸侯黨衛朔伐黔牟王子突救衛雖無補於衛然不可謂非救無辜伐有罪之師也晉厲伐鄭假王命以制楚然不可謂非周室聲靈之猶故也僖公朝襄王非其地然不可謂非朝王之舉也成公朝簡王於京師志在會伐然不可謂非會於如晉如楚也城成周諸侯不躬親傲矣執人於王都悖矣然不可謂非列國勤王之舉也敬王入于成周晉定觀望五年而納之其罪多矣然不可謂非諸侯敵愾之功也襄二十六年傳載鄭起聘周事此類是霸者尊王實事自齊桓官受方物以來晉伯踵之定其職貢代輸之周雖至晉平晉僑趙氏偷情猶使韓起獻時事不可謂非衰周幸事也姜炳璋讀左補義王臣屢聘固失體至不以聘爲重而不聘且不得比于諸侯矣魯君屢朝固非制至不以朝爲重而每見反且不得比于諸侯矣猶之諸侯專征爲無王至劉單屢在行間王臣且爲諸侯役矣大夫專征爲



無君至定哀屢親侵伐君且爲臣役矣此積重之勢也高誘然釋經昭二年

○周魯交際

隱七年呂氏九年胡氏孫氏經解趙氏屬辭說見王使聘魯總論

東遷後于同姓異姓諸侯結好論志交福贊喜致贈禮未嘗廢顧諸

侯事天子禮反闕焉苟失禮於王室雖父母之邦不諱也朱彥直集春秋論

天王於魯錫命歸昭含賑會葬求賻求車求金皆以非禮書若王臣

聘魯魯朝聘於王則禮也禮則常事也而不削何也魯不朝而王乃

聘焉傾也聘而不報而又聘焉益傾也君不朝而臣聘則仇也聘列

國勤於京師則無等也天王出而公就朝非其所也會伐而道如京

師非其事也若削之轉疑於得禮而不書矣隱桓間王亟加禮而無

一報僖文以後魯卿始有聘周之文何也此觀魯之邦交而知之矣

公朝於齊晉則間得報聘宋衛之聘則交相報薛滕邾杞來朝則未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 周魯交際

有以聘報者魯之視周益不得僭於宋衛也至晉文以勤王屬諸侯

故王使再來而魯應時以報焉晉文歿則不復然矣莊僖之間王臣

不聘魯者幾六十年論者以爲齊桓明禁之功非也王臣下聘禮也

非禁之所宜及也蓋莊僖之間王室多難未遑外事耳方苞通論

周官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時聘曰問殷類曰覲以饗燕之禮親四

方之賓客以服膺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大行

人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服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

禮以補諸侯之裁所謂問問者歲徧存三歲徧類五歲徧省十二歲

一巡守以巡守之明歲爲始自五歲之後七歲屬象宵論言語協聲

命九歲省而屬瞽史論書名聽聲音至十一歲又徧省之達瑞節同

度量成牢禮同敷器修藻則先王所以親諸侯者如此而諸侯亦考

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至春秋而天王不巡守存類省之禮皆不行

天王遣使來聘惟隱桓之時凡五見僖三十年宣十年各一見而已

所謂歸服以交諸侯之福者僅見於定之十四年惠士奇春秋說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周之來聘七錫命三歸服一贈葬四來求三魯

君臣之朝聘于周八會葬于周四綜其事論之得失可見也宰咺歸

贈失禮祭伯私交東遷之首王春秋之首事經兩譏焉平王崩而魯

不奔喪隱公之無禮也桓王二十餘年五聘於魯求車求賻而入朝

之使無聞桓公之不臣也莊王七年而葬桓王魯人僅一往會逮及

僖王惠王三十年間王使不出魯臣不往春秋於是絕而不書雖祭

叔有交世子王人有會會無一介之使奔走京師春秋綱紀久弛天

下不知其非又何獨責魯哉襄王春秋賢王僖公春秋賢君僖之事

襄也從齊桓以定位從晉文以復王兩朝王所恪守臣禮襄之於僖

也生則周公報朝死則叔服會葬錫命其子贈葬其親上下有禮爲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 周魯交際

春秋所希見意謂業隆而王室尊天下咸識天子之大抑王之於魯

又何周詳無缺也頃王之立女栗有會是後十有八年歷匡王定王

周魯使絕至宣公九年仲孫聘周王使季子往聘蓋王使下徵獻子

始至非宣公志也公屢朝齊而不朝王奔齊喪而不奔王喪遣卿會

齊侯葬而不會匡王葬且身爲篡逆九伐未加而王聘下答無王之

悲至此極也魯成卽位朝貢不修簡王忽來錫命春秋譏之越三年

而以伐秦之役道過京師靈王享國二十餘年僅有叔豹一至景王

之崩叔鞅雖來會葬其後敬王卽位王室大亂反無一使以相存問

政在季氏昭公出奔彼意如不知有其君又焉知有天子耶然自召

伯錫命以及石尚歸服之歲上下百年天使兩出王命其日積矣古

者諸侯有朝王有巡守歲時交聘吉凶告赴所以存紀綱篤親親也

魯諸公之朝齊晉楚三十有三而朝周僅三諸大夫之聘列國五十



有六而聘周僅五吾讀隱桓之春秋悲王命之日讀襄昭之春秋

哀王命之日情周之衰也何日之有馬驥左傳事緯

隱元年秋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暱

王使至魯惟隱桓文三世為勤隱之世四桓之世四文之世五

餘九公五而莊元年猶為桓至也使至之勤則有所求也於隱

求賻於桓求車於文求金此王室所以卑諸侯所以恣也方苞通論

隱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秋武氏子來求賻

宰咺歸仲子之賻隱公不奔平王之喪王室不能舉政刑而乃

下求列國入春秋三年間書周室四事而人亡政熄已具見張

集注○書求賻上下之失道並見穀梁云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

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交譏之是也湛若水正傳○餘見天王

崩葬門○方氏說見上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 周魯交際

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天王聘隱者二無一介之使如京師答天王之勤也趙鵬飛經筵

隱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說見王使聘魯門

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桓逆賊不能誅而再聘焉大王失道甚矣湛若水正傳

桓八年春天王使家父來聘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說見王使聘魯門

桓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三月乙未天王崩

說見書求門天王崩葬門方氏說見上隱元

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冬王姬歸于齊

公羊傳見王姬下嫁門

又 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汪氏說見書錫命門

莊三年五月葬桓王

說見天王崩葬門總論及本條下

僖二十八年夏盟踐土公朝于王所冬會溫天王狩于河陽公朝

于王所

說見朝王門總論及本條下

僖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魯僖之事襄王從齊桓首止以定位從晉文踐土以復王王之

德魯豈後齊晉王以牧伯之事命桓文於魯僖則周公報朝叔

服會葬錫命文公以及其子贈葬成風以及其親遇下以禮厚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 周魯交際

矣張溥列國論○餘見王使聘魯門內大夫如京師門書遂門

文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說見天下會葬門○十二公獨會葬僖襄王感其輔齊桓定已

位也既會葬其身又錫命其子私心耳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夏大土使毛伯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京師

說見內大夫如京師門

文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舍且贈三月葬我小君成風王使

召伯來會葬

說見天王歸贈門○二張氏說見上僖三十文元

文八年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奔莒

文公時君命已不行于大夫敖無足怪魯君既蔑視周王安能

使大夫受吾命而不廢哉沈秉比事○餘見內大夫如京師門



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高氏陳氏說見書求門方氏說見上隱元

又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說見天王崩葬門

宣二年冬十月乙亥天王崩于年春葬匡王

見天王崩葬門

宣九年夏仲孫蔑如京師

胡氏說見內大夫如京師門○前魯數公未有先施而聘京師者蔑之行猶爲能尊天王然即位九年如行又屢如齊以朝而于天王則不朝而聘固知春秋書此非以美之也諸儒每以春秋不書魯之朝聘京師疑于常事不書如此年之聘亦未有事故而書則知二百四十年魯之加禮于天王寥寥矣張自超示朱辨義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 周魯交際

一三五

○徵聘而厚賄其使明年王人復報聘蓋自晉襄既亡雖秉禮

如魯亦不復翊戴天子矣此孔子所以進桓文與何焯讀書記

宣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說見王使聘魯門

成五年冬十一月己酉天王崩

不書葬罪不會已高開集注

成十三年春公如京師夏公自京師遂會伐秦

諸說見朝京師門書遂門○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皆重賄之是時陵替已甚待諸侯之臣若此則諸侯可知當時局景豈特下堂而已顧奎光隨筆

襄二十四年冬叔孫豹如京師

傳說見內大夫如京師門○按魯自宣七年蔑如京師後不聘

王者四十餘年矣至是而約如京師者蓋因齊爲王城郊故欲假王寵以釋齊怨也葉百光遺

襄二十八年冬十二月甲寅天王崩

不書葬不會汪克寬集疏

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說見天王崩葬門

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尙來歸服

王使自宣十年王季子之後至此始見蓋是時晉伯已衰列國無統而孔子相魯之餘魯勢稍振故王室借此以親望國亦一王伯消長之機也奈何孔子方以膾肉不至而行則魯之禮又蕩盡歸服之意何足以感諷魯哉李廉會通○侯國不守典禮而使宰咺歸賜侯國不其責職而使石尙歸服經書天王以是始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 周魯交際

一三五

蓋傷周而歎魯也王應麟困學紀聞○周魯之交止此天子之在者惟

祭與號歸服之後無書焉王室益微矣王應麟傳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目錄

伯主攘楚事總論

春秋霸圖總論 附程氏顧氏春秋加意於宋論

宋襄秦穆楚莊非伯論 諸家辨說

齊楚爭盟交兵 始伯獨書爵辨 曹南鄧子後會辨 會孟獻

杞辨 會淮謀節辨 以下預事伐衛 貶齊桓辨 城絳陵遷

齊桓總論

桓文總論

宋楚爭盟交兵 始伯獨書爵辨 曹南鄧子後會辨 會孟獻

辨

宋襄總論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目錄

目錄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

錢唐張應昌

○伯主攘楚事總論

按史記周文王封祝融苗裔熊繹於楚封以子男之田夷王時王室

微熊渠得江漢民和立為王厲王暴虐熊渠畏之去王號十一世至

熊通伐隨命請王室尊為王王不聽乃自立為王子文王始強陵江

漢間小國敗蔡即此時也 汪克寬纂疏莊十年○楚世家熊通伐隨

我號隨人之則請不聽熊通怒曰我先王熊渠之師也我先王

乃以子男田居楚蠻夷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王

楚自熊繹受封六世至熊渠立子康為句亶王紅為鄂王執疵為越

章王此僭王之始又八世至熊儀是為若敖又二世至熊眬是為蚡

冒又一世至熊通是為武王武王十九年入春秋侵隨於桓之六年

合諸侯於桓之八年圍鄧敗鄧於桓之九年盟貳軫敗鄧師蒲騷於

桓之十一年伐絞伐羅於桓之十二年楚已大於江漢之間矣莊

四年文王熊賁立莊六年而伐申莊十年而執蔡侯莊十六年而滅

鄧於是楚勢益張他日爭伯之權輿始此 李廉會通 桓二年

春秋前已患楚矣詩云撻彼荆楚是也春秋之世夷狄為中國患者

戎盛於春秋之始狄微於春秋之中吳始大於春秋之季其患皆未

若楚之暴且久其初止於猾夏其後至於抗衡又其後遂至於用中

夏之柄蓋楚有方城為城漢水為池有申呂之田以禦平外有申息

之門以備於內有成莊其平康昭之為君有子文孫叔子庚子木子

蕩之徒為之謀國所以能世抗齊晉而與春秋始終歟 李琪列 國世紀

周室既微楚亂中國馳驅宋鄭陳蔡之郊諸侯望風畏慄奔走不暇

向非桓文驅逐懲艾之幾何不胥而為夷也故召陵城濮專與桓文

也夫孟子稱仲尼之徒無道桓文而春秋與之者與其一時之功爾

召陵城濮雖能勝楚不能絕其僭號以尊天子使平惠以降有能以



王道興起如宣王者安有桓文之事哉孔子其實傷之也孫復尊王發微

趙訪

武王滅漢陽諸姬文王滅鄧息魯史不書無告命也趙訪

楚極強大故桓文責之皆是沒緊要事桓公豈不欲將偕王猶夏之

事責之但恐無收煞只得如此晉文城濮之戰亦委曲還他許多禮

數設使桓文責之不少假借他定不服兵連禍結何時而已朱子語類

僖十九年于齊之盟魯及諸侯盟楚之始也僖二十一年鹿上之盟

外諸侯盟楚之始也至會孟僖二盟薄同盟宋僖二遂陵僖二諸侯幸

而城濮之捷卻其方張之勢晉伯不振而楚莊竊討賊之義盟于辰

陵遂主諸侯宣十厥後于宋于誠遂狎主齊盟莊克實纂疏

于齊之盟楚始與中國盟也然主盟載者猶非楚也辰陵之盟楚始

主中夏之盟也然惟從楚之國也至於蜀之盟大國如齊宋小國如

邾莒莫不奔走於刑牲歃血之下則世道之憂方殷也趙訪金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伯主攘楚事總論

齊桓伐楚屈完來盟未嘗引楚而內之也內楚列於齊盟自盟齊始

合南北之成者向成此會已為之權輿陳合晉楚之成而楚執宋公

宋合晉楚之成而楚爭長寇不可啟漸不可長此之謂也王樵輯傳

伯主加兵於楚凡三齊桓遂伐楚善也晉襄伐楚以救江書法一變

未盡善也晉定侵楚書法再變以為無能為也變而愈下趙訪金

書荆入蔡霸未興而楚猶夏之始也書次厥貉霸既衰而楚窺中國

夷之雄遠交秦巴近攻陳鄭書楚秦巴滅庸而楚之謀益狡矣書楚

子圍鄭而中國虎牢之險淪於夷矣書宋及楚平而南北爭衡矣天

下之勢一變也然於時諸侯有附楚者而猶未敢公然附楚也弭兵

之說倡而南北之從交見中國諸侯公然朝楚向之玉帛於齊晉者

盡在楚矣申之會空中國而聽焉齊晉之所連以扼楚者楚連之以

扼中國矣天下之勢又一變也唐順之荆川文集讀春秋篇

初為中國患者惟楚自齊桓服楚晉文繼伯子孫皆不振楚氛復熾

當時諸侯往來晉楚間晉不能有加於楚楚之強自若也迨悼公援

吳制楚楚乃削弱而平定又懦致威楚之功讓於吳而天下之勢復

歸於吳至會黃池越入吳勢又不在吳而在越夷狄代興中華失勢

聖人蓋傷諸夏失策使天下之勢竟歸夷狄而返也俞致言平義卷十三

春秋尊王攘夷而重霸尊王故尊周尊周故并親魯攘夷故擯楚擯

楚故并惡吳越尊王攘夷非霸者不可故子桓文顧氏大事表揚序

春秋大患在楚堪敵之者惟晉然必晉與秦合而後可制楚僖二十

八年書晉侯宋公齊師秦師戰于城濮晉秦合晉伯所以盛也文十

六年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秦楚合晉伯所以衰也中原之要害在

宋鄭晉得鄭則可屏蔽東諸侯楚得宋而患且及魯宣十五年夏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伯主攘楚事總論

及楚平而其年公孫歸父先會楚子于宋此楚伯之極熾也襄十一

年諸侯會于蕭魚而楚旋執鄭良霄不復以鄭為事此晉伯之極盛

也秦自殺之戰仇晉而與楚合晉伯不競者數十年晉不得不通吳

以倚楚其後晉楚俱衰而吳復與晉爭伯矣顧棟高大事表偶筆

齊桓沒而僖公至以楚師伐齊取穀晉伯息而哀公兩會吳伐齊夫

子所以有被髮左衽之懼又

○春秋霸圖總論 附程氏顧氏春秋加意於宋論

伯者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鄭元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把也

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孔疏威二年

霸之名何昉乎傳載展禽有共工氏霸九有之言國佐有言曰五伯

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白虎通亦曰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

政則霸之名不自周起明矣馬驥左傳事終



司馬溫公迂書曰二公分天下治之日二伯周衰二伯職廢桓文合諸侯尊天子因命為侯伯伯之語轉為霸之名自是與學元折困春秋之初未有伯也而伯之漸已萌蓋是時惟齊為大國惟魯為望國齊以黨鄭伐宋而求魯魯以受鄭祊田而從齊於是乎參會於是乎連諸侯伐宋然則伯之萌齊魯之為而魯隱助之也黃震

讀隱桓之春秋知伯圖未興而諸侯莫相統一也讀莊閔僖文宣成之春秋知伯圖迭興而諸侯猶有所總攝也讀襄昭定哀之春秋知伯圖浸衰而諸侯莫適為主也呂大圭或

攷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北杏以前是一時北杏以後是一時召陵以前是一時召陵以後是一時北杏以前諸侯無伯故有特相盟者參盟參會者相攻伐者北杏以後則異是矣召陵以後諸侯亦無伯故亦有特相盟者參盟參會者相攻伐者召陵以前則異是矣天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春秋霸圖總論 四

下有伯非美事也天下無伯非細故也有伯則無王矣名曰尊周而實奪其權北杏以前天下未知有伯也而猶知有王北杏以後天下惟知有伯矣此豈美事哉雖然有伯者在諸侯猶有所附中國猶得以安夷狄猶知所畏也伯衰而諸侯散中國擾夷狄橫矣又定伯圖未興列國更相吞噬莫之統一然心猶知有周也及伯圖興翕然惟伯主是聽一時氣勢赫奕中國賴以少事而王命浸微矣北杏以前諸侯盟會序爵北杏以後則諸侯序伯主為首矣北杏以前諸侯有特相會者北杏以後則諸侯非伯主不會矣北杏之會至者宋陳蔡邾之大夫耳至幽之盟則宋陳衛鄭許滑滕之君也至葵邱之會則宰周公在會矣至溫之會則天王實狩焉有北杏之會則有幽之盟有幽之盟則有葵邱之盟有葵邱之盟則有溫之會矣又莊十隱桓之間政在諸侯而猶未恣橫小國未有被執遭滅列國尚知有

王室莊僖而下禮樂征伐皆霸者主之甚則執其君墟其社稷又降而政在大夫則夷狄盛陪臣強世變極矣程公說分初年魯衛宋鄭更相侵伐霸興方有統屬雖侵天子之權然維持中夏諸侯有畏懼及霸衰肆行無陣甚至夷夏無辨兵交中國呂祖謙王迹既熄霸統未興諸侯自擅無所稟命觀隱十年見兵革之亂桓

十一年見會盟之亂霸興乃無此亂故君子與桓文日講解自隱至僖天子微而諸侯恣自僭之末以至文宣諸侯怠而大夫張自宣之末以至襄昭大夫恣而諸侯微自昭以至定哀列國衰而吳楚橫隱桓莊之世諸侯特相盟交相伐者藉藉焉桓文既霸則無星矣及定哀而特相盟交相伐者不異春秋之初則霸統既絕也齊桓

初歿以及靈成景厲之霸業中衰則間之而私會盟私侵伐者汲汲焉紀散則眾亂也及其季也會申而天下諸侯聽於楚矣滅陳滅蔡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春秋霸圖總論 五

伐吳誅齊慶封而天下征伐聽於楚矣又其季也入郢敗齊伐魯伐陳遷蔡會黃池而天下會盟征伐聽於吳矣夫以天下諸侯之眾而不能支吳楚者非力弱也其勢衰耳非勢衰也其紀散耳方苞齊襄吞紀而桓公之降鄆遷陽滅譚滅遂踵之晉則耿魏虞虢皆獻公滅之而文公席有之也齊之霸雖於襄晉之霸成於獻較焉啟疆國大兵眾乃以制天下有餘王介之齊伯會盟之國十有五晉伯會盟之國二十所爭者陳蔡鄭許而已此四國者繫中國夷狄之盛衰者也齊桓失蔡見於會盟者陳鄭許也晉文失許見於會盟者陳蔡鄭也晉文即世蔡即不來許一盟而不復從盟者獨陳鄭而已厥後鄭叛而陳服陳叛而鄭服二國且不純乎主晉景公失陳其見於馬陵蒲成鍾離之盟僅僅一鄭悼公救陳成陳終不能得陳于戚以後之五會于戲以後之三會亦惟



一鄭大抵楚取三而晉取一而鄭人犧牲玉帛待於二境終不純乎主晉也楚人每有事中國則陳蔡鄭許共佐之齊之役佐楚盟齊孟之會佐楚執宋之役佐楚盟宋魯衛至于宋之會僭然致蔡歸生于宋會之上鄭陳許皆在列焉此夷狄乘中國之大隙也楚得之而晉始弱厥後召陵一會陳蔡鄭許皆楚而今晉頓胡小國晉楚而今晉此又中國勝夷狄之一大機也晉失之而吳始興伯主不為而他

人得以藉手耳鍾離之役敗桓之四會將致吳以抗楚豈料黃池一役反致吳以抗晉設使召陵得志天下事豈至此邪陳則通

齊桓伐戎在召陵之後晉襄伐狄在城濮之後蓋楚為大患故不先事戎狄晉霸之盛併力與楚爭楚弱而晉霸振及其衰也舍楚而專事戎狄是置腹心之毒而癰疥是亟也姜炳堃讀左補義襄四年

中州為天下之樞而宋鄭為大國地居要害國又差強故伯之未與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 春秋霸圖總論 六

也宋與鄭常相鬪爭連伯之與宋鄭常供車賦潔玉帛犧牲以待於境上亦地勢然也顧春秋時宋最喜事春秋之局變多自宋起當齊桓之伯宋先諸侯以求盟桓死而襄遂求諸侯于楚卒至執于孟傷于泓楚遂橫行不可制春秋之局於是一變晉文起而首先輔晉成伯業鄭衛陳蔡翕然服從春秋之局於是再變最後華元合晉楚向戌以弭兵為名令晉楚之從交相見卒至宋號之盟楚先晉黃池之役吳先晉舉中原之勢陵夷而折入于吳楚皆向戌為禍首也春秋之局於是三變此春秋升降之一大機也顧棟高宋執政表叙

顧氏春秋於齊晉外尤加意于宋論

宋居天下要樞晉楚之所視以為強弱故春秋重之初不因其為王者之後如公羊說也如書雨益于宋隕石于宋五六鵠退飛過宋都以及宋大水宋災他國災異未有如此詳悉者也又如會未有書其

所為首而會于稷則云成宋亂會洹淵則曰宋災故是聖人特筆志貶盟亦未有書其所為者盟于薄則曰釋宋公是聖人特筆志褒晉楚爭宋鄭而鄭及楚平春秋不志至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大書特書蓋宋為中國門戶常倔強不肯即楚以為東諸侯之衛至宋即楚而天下之事去矣故晉文晉悼之興首有事於救宋先軫曰取威定伯於此乎在韓獻之曰成伯安疆自此始宋之關於天下利害非細故也楚額之猾夏也於僖二十六年圍宋楚莊之爭伯也於宣十四年又圍宋至向戌為弭兵之策合天下諸侯盟于宋而伯統絕蠻夷橫矣謂春秋無意於宋者豈識春秋之旨哉大事表○愚按程伯附錄于後

程氏公說曰宋中國之望也齊晉之伯可稱者三君未嘗不加意于宋桓之與首會北杏以平宋亂會鄆以求其服急於得宋如此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 春秋霸圖總論 七

既得則為之伐附庸之鄭鄭怨之鄭求以懷宋諸侯之望既歸而始霸之烈以定桓沒宋襄欲踵霸諸侯從之而圖霸失其道晉文之興亦急於恤宋悼之興亦急於救宋出穀成釋宋圍執曹伯昇宋人於是成一戰之霸師台谷退楚兵討魚石從宋人於是成二駕之功足驗當時大勢矣分紀宋世本後論

○宋襄秦穆楚莊非伯論諸家辨說

按左氏傳夏后太康不循民事諸侯僭差昆吾氏乃為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大彭氏豕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霸業興者也齊桓晉文翼戴天子至于繆公受鄭甘言過殺之敗襄公覆軍殘身終為僂笑莊王借號觀兵問鼎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書於竹帛同之伯功豈不暗乎應劭風俗通

五伯見左傳成二年杜氏注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



晉文王應麟困學紀聞○開按杜注五伯本服虔見毛詩疏集證按應劭風俗通同杜氏漢書異姓諸侯王表師古注亦從杜預應劭之說同杜預引鄭元語亦與杜預同

五霸之論聖人無是言也說孟子者謂桓文與宋襄秦穆楚莊也荀子則謂桓文與楚莊閻廔勾踐也其論既殊信吾夫子之言可矣孔子但言桓文而已初不及宋襄秦穆楚莊閻廔勾踐也七君皆見於春秋而聖人獨於桓文有實子之辭首止葵邱之盟踐土于溫之會召陵城濮之役王室賴之諸侯賴之兆民賴之子之非私也幸天下之不遂為夷也若宋襄固無成功秦楚吳越為中國患聖人何忍長其寇哉秦穆悔過之誓得列於書楚莊得陳鄭而不有哀宋危而許平其義見稱於武子以二君為夷狄之賢君固也而與桓文同列可乎秦誓特取其辭而已穆公之悔非其道也悔其敗而益阻兵故春秋無一字之褒也若楚莊者九害中國滅蕭庸舒蓼假伐戎以觀兵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 宋襄秦穆楚莊非伯論

於周仗討罪以肆虐於陳圍鄭圍宋必面縛請降登牀告病而後已又非秦穆之比觀春秋所書無一語子秦楚也趙鵬飛經筵宣十八年學者見左傳孟子戰國策皆有五伯之文而荀卿書以齊桓晉文楚莊吳閻廔越勾踐為五伯因欲退閻廔勾踐而進宋襄秦穆以當之據傳載齊國佐之言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為五伯之伯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以五伯對四王言與孟子以五伯對三王言不異則杜氏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豷韋周伯齊桓晉文者近之若夫楚莊吳閻廔越勾踐乃中國大義所當攘卻而所謂勤而撫之以役王命者於宋襄秦穆亦何取焉傳又言秦穆公遂霸西戎孟子亦言其用百里奚而霸此蓋循習俗流矜尚之辭因人所恒言而言之不可通於春秋至甚論春秋之事惟曰齊桓晉文而已趙鵬飛經筵宣十八年霸者謂其有功於尊王乃可稱焉如夏昆吾當太康時身為盟主誅

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大彭豷韋氏復續其緒是也齊桓九合一匡申明王禁晉文納襄克帶翼戴天子亦其人也故應劭以夏昆吾商大彭豷韋周齊桓晉文為五伯而說者謬謂五霸盡出於周遂以宋襄秦穆楚莊而於桓文之列彼三君有一事之尊周乎而可以若是班乎孔子止曰桓文則周之霸者獨桓文而已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則五霸之分屬三代諸侯何疑凌稚隆測義信二十三年

五伯趙氏曰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豷韋周桓文朱子注孟子兩存其說至說春秋又云春秋五伯迭興桓文為盛似專主趙氏然秦穆未合諸侯宋襄爭伯身敗楚莊僭王聖人以攘楚許桓文必不予楚以伯當以丁氏為是張自超宗朱辨義總論杜注左傳趙注孟子不同據左傳國佐之言其時楚莊甫卒不當遂列為五亦不當繼此無伯而定於五也其通指三代無疑顧炎武知錄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 宋襄秦穆楚莊非伯論

自趙岐以秦穆宋襄楚莊與桓文列朱子取之傳習者未嘗於孔孟之言求之耳桓文正誦孔子之言其事桓文孟子之言春秋傳亦於鄭之會曰齊始霸於晉文救宋曰一戰而霸其於秦穆但曰遂霸西戎固未許為中夏霸主也若楚者桓文制之而成霸則受制於霸者焉得以霸名宋襄圖霸身敗又何足論召伯廖賜齊侯命出於惠王宰孔賜齊侯昨尹氏王子虎賜晉侯大路彤弓桓晉皆出自襄王天子之命累加二霸傳文所錄本於簡冊所傳漢書曰二霸之後漢以陵遲曹同六代論李康命運論漢魏諸儒皆止就桓文立論是春秋之霸止有桓文合夏商之昆吾彭豷而為五鄭語史伯對桓公曰昆吾為夏伯大彭豷韋為商伯此丁氏所宗其說正張尚瑗左傳折諸卷首楚靈王會申謂其臣曰伍舉曰吾用齊桓伍舉所稱六王二公未嘗及其先莊王則楚之不得為霸明矣宋襄敗衄無足道秦穆但屬西



戎而已觀桓文之盛召伯廖率周公子虎叔與父王命稠疊有周召二伯氣象但周召王道不以霸名霸爲王之衰所以昆吾大彭豳韋際夏殷之衰亦稱霸也又卷十二

○齊楚爭盟交兵始伯獨書魯辨以子頗事伐衛貶齊桓桓辨會謀謀王室辨滅綠陵

桓二年秋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始懼楚也杜注楚武王僖號蔡鄭懼而會謀○楚武憑陵江漢蔡鄭近楚故懼其後卒虜蔡侯而鄭終春秋爲之服役聖人蓋傷之胡○楚

武王十九年入春秋侵隨於桓之六年合諸侯於桓之八年圍鄭敗鄧於桓之九年盟貳軫敗鄧師於桓之十一年伐絞伐羅於桓十二年至文王熊貲立莊六年而伐申莊十年而執蔡侯莊十六年而滅鄧楚勢益張矣李廉○後此二十七年荆敗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宋義楚莊非伯論 齊楚爭盟交兵 十

蔡師以蔡侯歸又四年入蔡又二年伐鄭則二國懼楚可知程學或○會鄧之舉中國陵夷之端所由繫也關天下之故特書之姚舜牧○蔡鄭天下之中也楚得蔡則長驅宋陳鄭許之郊得鄭則界絕齊魯秦晉之路故齊與楚爭蔡晉與楚爭鄭也  
御案○中國患楚自此始周夷王之世熊渠僭王然而尋去其號猶知畏天子也及平王末蚡冒啟濮猶未蠶食諸夏也武王之立當王室益衰諸侯多故曲沃偃晉鄭伯抗王魯衛陳宋弑其君中國多難自顧不遑自是荆蠻之主侈然矣馬驥方傳事緯

莊十年夏齊師宋師次于郎  
左傳見內兵敗某師門○其言次何桓圖伯而未集也桓公所甚汲汲者魯也不得魯不可以合諸侯宿師于郎將以誅魯而北杏不至鄆會不至則猶未得志於魯也書次見桓之未得志

也陳傳良○齊桓始入未撫其民而輕用之故再不得志於魯晉文之八五年而後用其民蓋鑒此也呂本中集解引許翰

又 秋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猶夏之始陳傳良○楚文王承武王之烈內有鄧曼爲之母外有令尹闢祁莫敖屈重等爲之臣爲會漢汭而隨人不能乘其喪鄧不血食而三甥無以謀其暴於是勢不可遏莊之十年齊桓方謀魯以圖伯於東李廉而荆亦執蔡以爭強於南故執君滅國之禍始於此年會通○桓二年蔡鄭會鄧近楚之國始懼嗣後敗隨敗鄧滅申滅鄧滅息蠶食其地聲息猶隔遠不見於赴告故史不書至此則非直僂蹇自大已震驚華夏矣焦袁熹  
○書之以起齊桓之所以攘楚而成伯功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齊楚爭盟交兵 十

齊桓圖霸之始懼人心不一滅譚以懼之所謂以力服人也夫三王之興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也齊桓殺糾得國殺一不辜矣滅譚立威行一不義矣三王罪人豈不信哉鄭王  
莊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齊桓圖伯之始  
左以平宋亂遂人不至○桓圖伯之始也左氏以爲平宋亂或因之以起事黃震○宋有弑君之亂蕭叔大心帥五族討賊立御說平亂者定御說之位也以是會諸侯其名正矣然列國僅有陳蔡小國僅有邾并宋四國而已魯衛最近而皆不會信未孚於諸侯也吳澂○王風之什絕筆於莊王而僖王之立齊桓之霸皆在是年此王霸興衰之機林堯叟注○東遷王政不行強暴得志天下思賢伯之興久矣齊桓一會而四國受命焉然桓公苟能於宋萬弑君之初舉兵討之則不勞告諭而天下翕然



宗之矣張洽○諸侯主會盟之政由北杏始大夫主會盟之政

由文七年屢之盟始以諸侯主天下之政諸侯無王也楊時龜

○列國戴齊爲主是無王也所謂功之首罪之魁湛若水○文

定以爲齊桓始平宋亂遂得諸侯夫使宋亂果藉齊以平不應

急背以致明年之伐也張自超○按自桓二年蔡鄭會鄆始

懼楚楚武侵隨於桓之六年合諸侯於桓之八年圍鄆敗鄆於

桓之九年盟貳軫敗鄆師蒲騷於桓之十一年至莊六年而楚

文伐申十年而執蔡侯使無齊桓之與中國岌岌矣顧棟高

李氏廉謂北杏獨書齊侯曹南獨書宋公城濮獨書晉侯皆始

泊之辭說本陳止齋非也辨見春秋之初大夫稱人門

又 夏齊人滅遂

問遂人不至之罪以脅諸侯惟我是聽此皆襄○桓公貪土地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 齊楚爭盟交兵 三

之廣恃甲兵之衆驅逐迫脅強制諸侯懼其未盡從也要之以

會盟束之以威力侵之伐之執之滅之其實假尊周之名以自

封殖爾孫復○天子於諸侯一不朝則貶爵耳齊遂均爲諸

侯會而不至告之以辭命懷之以德禮可也而遽滅之使有拒

違王命悖慢王室者將何罪加之乎鄭王○金仁山曰遂在濟

北必魯之附庸齊滅之以威魯也故魯懼而爲柯之盟張溥

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公不及北杏之會故特盟孫復○齊霸先結宋次結魯蓋宋

魯大國宋魯從而小國皆從矣戴溪○齊桓以義動諸侯必先

得魯北杏魯未至公與盟而齊伯成張溥○公納糾於桓爲

讐又敗齊長勺郎之次齊又不得志魯之怨齊未償也今賴釋

憾而爲是盟桓之心休然有容矣宜諸侯心服也趙鵬飛○齊

桓未霸之初肆力以逞自柯盟之後春秋書齊之事與滅諸滅

遂者異矣意者管仲得志在此時乎呂大圭○北杏之會魯遂

皆不至魯又有納糾之憾敗師之怨乃桓會魯而滅遂者遂小

國易虐則借以立威魯望國難圖則結以爲助恩威異用皆視

其力放於利也黃仲炎○桓汲汲求魯者魯東諸侯之望也納

糾敗敵之仇恐齊未能釋耳故北杏四國不盟而柯則盟桓欲

示信於莊也張自超

公羊載曹刺手劍事趙氏曰案桓公未嘗侵魯地及盟後未嘗

歸魯田其事既妄又不可訓存耕趙氏曰長勺之役劇與莊公

言戰如彼詳緩觀社之行劇陳莊公之辭根據義理必非懷利

以僥倖者且乾時敗績安有城壞壓竟之事汶陽之取何所據

而云爾邪程端學○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公羊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 齊楚爭盟交兵 三

謂不背曹沫之盟者也然此戰國之說也齊桓方以禮合諸侯

甯有是事春秋之所不書不可信也黃震

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單伯會伐宋

左宋人背北杏之會故○北杏定宋君之位而宋即背之人心

未孚也吳澂○宋有弑君之賊齊不能討陳納弑君之賊齊不

能止大義所在已失之呂大圭○齊桓圖伯先欲得宋魯魯周

公之後宋王者之後不得此不足以號召諸侯若晉文則無事

此矣凡此皆齊桓創其局晉文享其成者也顧棟高

又 秋荆入蔡

桓霸繼三年方得魯而旋失宋諸侯猶未協也而荆入蔡桓患

之而未有以制也其後越二十六年諸侯協從中國無憂而後

侵蔡伐楚亦足見桓之持重有謀不爲不審之計以敗中國也



趙聘飛○蔡會北杏坐視不救何也力尚未足制楚不欲自挫

經筵其銳而姑以蔡委之況宋甫會而又畔專力謀宋則勢難相顧

矣豈不知蔡之當救哉彙纂○獻舞被虜蔡有倒懸之急而蔡

人來會北杏不肯即安於楚荆因此入蔡而齊終未嘗爲蔡出

一旅之師也以齊桓之謀管仲之智遲之又久而後發可見當

日荆楚之強齊桓制楚之不易召陵一盟亦第羈縻之使不敢

抗衡中國而已終未嘗與楚交鋒而蔡之從楚不與冠裳之會

齊桓亦不問蓋蔡密邇於楚今日背楚明日兵入其國都齊桓

自度力不能庇蔡故亦不責蔡之背華即夷以相安於無事而

已此見齊桓之不輕用兵而中國所以少安也華學泉

又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此齊侯再謀會諸侯也北杏之會諸侯猶貳去冬會鄭宋公已

春秋屬辭例編卷三 齊楚爭盟交兵

服至是諸侯始以禮會而霸體定矣高閏○衛朔入國不通諸

侯者九年鄭突自遇垂不通諸侯者十一年今皆不敢不至宋

服故也卓爾康○陳蔡曹邾已歸齊者不復與會蓋齊之伯政

務簡便不欲煩諸侯也吳微○先儒以此爲衣裳之會一其說

本論語九合之言又計桓公之會不止於九分爲衣裳之會十

有一兵車之會四而十一會除北杏與陽穀爲九見論語又或除

北杏與初會鄭見隨隱由不知九當作糾之過也季本私

莊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左春復會焉齊始伯也○傳言始伯蓋指諸侯始定而言然魯

未信服而宋人猶或主兵衛鄭未免復叛蓋諸侯心猶未一也

鄆之會伯之始也幽之盟伯之成也彙纂○齊侯三會而不

盟以示重慎故盟則衆信莫渝也呂本中集

解引詳論

又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

鄭小國宋足以勝之齊桓不用師於有罪之國又不能扶弱小

以抑強大乃役邾與師爲宋伐鄭宜諸侯心不一而合之難也

張自超宗○鄭厲去年自櫟入鄭

宋蓋鄭不服則諸侯之心未一也張治○鄭厲去年自櫟入鄭

殺子儀齊桓聲鄭突篡奪之罪而伐之豈不爲伯業之光哉計

不及此首列於二鄭之會及其反復三國伐之又以宋故亦何

足以服之李廉○鄭背鄭之會也鄭厲嘗通於楚其入國不告

於楚又不誠服於齊中立以觀釁也趙涉○桓爲宋伐鄭又伐

鄭所以堅宋人附己之心故桓之伯業宋實輔成之張自超宗

春秋屬辭例編卷三 齊楚爭盟交兵

又 秋荆伐鄭

入蔡伐鄭齊桓雖患之力未能制也趙聘飛○荆患自蔡及鄭

也鄭天下之樞密邇周畿荆北侵陳蔡許當其衝而鄭尤其要

害齊楚所必爭自鄭受幽盟荆不敢窺鄭者十餘年御纂

又 冬會齊侯等八國諸侯同盟于幽

左同盟于幽鄭成也○齊自北杏以後屢合諸侯有會無盟者

諸侯之心未一也至此而鄭服始合九國之君爲此盟此糾合

諸侯一匡天下之始吳微○楚憑陵中國蔡鄭當其衝首罹其

害自鄭從幽盟楚不敢窺鄭者十有餘年齊霸之力也趙聘飛

○齊桓大台諸侯諸侯畢會公羊書公會是也李明復集○餘

見同盟門○齊桓伯業係於宋不小其始也宋公推戴爲盟主

而伯業以成其終也宋人背之伐曹遂卒無以制楚趙聘飛

意伯集

○齊桓大台諸侯諸侯畢會公羊書公會是也李明復集○餘

見同盟門○齊桓伯業係於宋不小其始也宋公推戴爲盟主

而伯業以成其終也宋人背之伐曹遂卒無以制楚趙聘飛

意伯集



中國諸侯宋爲大既爲之服鄭又爲之報鄭宋自是與齊爲一  
宋親而中國諸侯定矣呂本中集

莊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秋鄭詹自齊逃來

左鄭不朝也○張氏說見書執門○鄭既同盟而旋執其國卿

必懼楚有貳心也直方苞○書詹逃來魯之叛盟詹之苟免齊之

義不足以服鄭皆可見又○桓以鄭不朝而執其用事之臣其

霸天下之志見矣其無王之罪著矣湛若水○宋大鄭小齊桓

蓋懷宋以示德而威鄭以正法文王之政大畏小懷而桓反之

所以爲霸張洽集傳

莊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齊桓始霸責魯不恭其事故來伐也程子○齊之伐魯雖由公

子結之不恭是年秋公子結陳人之然魯之事齊本後於諸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 齊楚爭盟交兵

侯又受鄭詹而背盟幽之信已得罪於齊矣齊宋在鄭將以陳

人伐我結知之先以禮下之齊以公子之盟未足以結成卒來

伐而取服焉蓋齊以受詹未討而結抗君與盟又重齊之忿爾

彙纂計○若齊桓怒結則不當與之盟未有既盟而又以與盟

爲討者以情事推之似魯背幽盟受鄭詹齊宋尋盟以討貳結

專命以講好歸而魯不用其謀以親齊故三國復來討耳直方苞

莊二十年冬齊人伐我

齊桓既伯七年諸侯略定始伐我呂本中集○戎爲中國患久

矣齊桓緩以圖之而未嘗急也漸以處之而未嘗遽也中國諸

侯有一不安於我則不可以得事夷狄故汲汲焉會盟諸侯以

治其內十年之久而後有伐我之舉不用大兵不動大眾聲罪

致討之義嚴焉一捷之後而戎始不能爲中國患我不能爲中

國患而後齊得以專意於楚此管仲之規模也呂大圭○我近  
齊魯必先服之乃可經營中夏而無東顧之憂直方苞

莊二十三年夏荆人來聘

楚加兵蔡鄭而聘魯用遠交近攻之術張洽○周室衰微夷狄

有與中國交聘而諸侯不待之以夷狄遂起其爭強之心是諸

侯有以啟之也其後與伯主敵跡由此爾程子

又 公及齊侯遇于穀 冬公會齊侯盟于扈義引胡銓

程子曰遇于穀盟于扈皆爲要結婚好也此惡公與齊婚又與

夫人入時相近故爲是論而有未盡然者齊桓始霸十六年同

盟于幽而魯國叛鄭詹逃天下未之與也一匡諸侯在先親諸

姬欲親諸姬在首善魯是故高侯盟防未得魯之心也遇于穀

盟于扈而魯交始睦魯睦而諸侯莫不從至二十有七年同盟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 齊楚爭盟交兵

於幽天下與之成乎伯矣由親魯也陳遵鶴

莊二十六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陳鄭許已服齊矣伐徐所以通江黃之路開取舒之門成伐楚

之謀也宋序齊上蓋徐必犯宋之牧圉故以宋主兵宋齊皆人

而公親至勤齊也直方苞

莊二十七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陳鄭服也○去年伐徐之後猶以宋主兵故穀梁謂此盟爲

授之諸侯也授之諸侯者齊桓得衆也高閌○前盟于幽而鄭

復不朝至於執詹魯又受鄭詹之逃至此盟外內同心推桓爲

伯伯業始盛汪克○再舉同盟之禮以申伯令而一諸侯之

心也魯宋陳鄭皆至而衛獨不來故明年伐衛張洽○二幽相

隔至十二年齊桓薨威養銳不輕發露如此顧棟高



又 冬公會衛侯于城濮

幽之再盟宋先之魯陳鄭從之衛獨不至魯衛兄弟之國意此會謀於魯以招衛也張氏治汪氏說見內特會門

莊二十八年春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左王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齊侯伐衛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公羊曷為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何休注蓋為幽之會衛認公服父喪未終而不至故徐彥疏二十五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 齊楚爭盟交兵

太

明年鄭虢同伐王城殺子頹首尾凡五年而齊桓是時方伐魯伐戎於王室之難若罔聞知天王亦不聞乞師伐衛至此已越十年衛君已易世矣乃始請師於齊天王不應含忍於其父而蓄怒於其子齊桓不應坐視於衛朔稱兵犯順之時而與師於衛懿易伐之後且王室子帶子朝之亂經文紀之詳矣獨子頹之事絕不見於經又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此乃齊晉末世之事桓公創伯方新安得有此故知左傳之事不足信學者以經斷之可也願棟高三○齊果以王命伐衛衛逆王命春秋當如書子突救衛而衛朔入衛之意以著衛罪豈可但書衛人及齊人戰乎程端學三○齊桓果稟王命而討不庭假名義以威服天下必親總三軍連諸侯以臨之衛人決不敢戰戰亦兵權在齊不在衛宜書齊及今書法如此是非奉行天討者豈猶意前

盟幽送人不至而滅遂再盟幽衛人不至命偏師問罪于衛衛以偏師敵之而敗故兩國皆書人微者也書衛人及齊人戰桓猶未成乎霜也陳遷鶴○謝氏說見戰書及門

又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程子說見齊楚爭鄭門○書以書霸主攘夷之功也湛若水齊霸已盛而楚猶恃其強不畏齊也吳棫○荆又伐鄭陷其外郭及於達市勢益岌岌鄭近王畿王室亦震齊救而荆師夜遁春秋書救二十三而齊桓居五五伯桓為盛有以哉直解

莊二十九年夏鄭人侵許

諸侯救鄭而許不至且許自盟幽之後不與會故鄭從齊令侵之自是許從中國御纂○此霸令也專用鄭人就近徵兵不煩諸侯也猶之伐戎用魯取舒用徐伐陳用江黃伐厲借曹伐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 齊楚爭盟交兵

五

北戎偕許高樹然

莊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過于魯齊

左傳許氏說見書過門

又 冬齊人伐山戎

史記齊世家山戎伐燕桓公救燕伐山戎至於孤竹命燕君納貢於周諸侯聞之皆從齊○案外傳齊桓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荊州諸侯莫敢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刺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敢不來服攘白狄至於西河縣車東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河南城周嶽濱諸侯莫敢不來服此戰國誇大之辭亦足見桓公勞師遠伐之實李廉○使實自行經當書曰齊侯使實救燕經當書曰救燕今經曰齊人又不曰救燕況燕不與齊桓會盟則三傳史記不然矣程端學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齊楚爭盟交兵

三

○穀梁以爲善齊桓救燕以通職貢經不書戎伐燕亦不書齊救燕救邢救許皆書於冊何獨於救燕則沒而不書傳信者經也當據經以考傳不當據傳以疑經顧棟高引○殷高中與必氏羌來王而後奮伐荆楚周宣中興必征伐獫狁而後蠻荆來威齊桓之伐山戎亦召陵盟楚之先聲也然侵曹之戎害近而大齊無一矢相加病燕之戎害遠而小齊則懸車束馬以伐之霸者好名大抵若此朱朝瑛○桓公將問楚罪而戎牽其北誠有不容已於斯者而公羊曰操之爲已蹙矣不操也而縱之不蹙也而佚之彼且操我而蹙我其如之何胡氏曰舍近政而務遠畧亦非也書伐山戎於前記獻戎捷於後大其績也徑亭之楚服罪而通王貢伐山戎之威震之夙矣王介之○齊之伐山戎以山戎可以得志得志於山戎則亦可以威楚此管仲之謀然而非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道張自超宗○山戎在燕南齊北齊欲伐楚恐戎議其後故先有事焉晉悼之弱亦曰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古之謀國者詳審如此方苞直解

莊三十一年夏齊侯來獻戎捷

魯濟之遇左氏以爲謀伐山戎繼書齊人伐山戎明年六月書來獻戎捷公羊曰威我也旗獲而過我按劉向說苑載齊小白北伐請兵於魯魯不與小白怒將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毋乃不可乎魯必事楚是我一舉而兩失也桓公乃已而左氏不記此事吾嘗推之此卽左氏所謂謀伐山戎者蓋嘗召兵於魯矣歸而示之捷豈非懷其宿憾以威魯之而矜其強乎葉夢得○公羊謂過我非也山戎在齊北魯在齊南無緣道出於魯齊侯蓋因勝戎紆道以來託於獻捷所以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齊楚爭盟交兵

三

深結魯也蓋其時非得魯宋之死力則不能與楚爭中原諸國蔡既南折於楚陳方內難衛殘於狄邢亦困焉曹邾小國不足恃也楚屢爭鄭而齊不能抗則霸勢去矣惟魯宋無內難無外患地大力完寬然可用齊桓此年來魯明年遇宋蓋救鄭抑楚之師將以時舉矣而魯旋內難是以楚再伐鄭齊師終不敢與直待魯僖位定數年而後伐楚之謀決焉故曰深結魯也方苞直解

莊三十二年夏宋公齊侯遇于梁邱

傳說見書遇門○齊侯連年用師戎在魯西南伐戎以其病魯也徐介宋魯之間伐徐以其病宋也山戎在燕南伐山戎以其病燕也然桓之意則不僅此桓欲伐楚久矣惟恐師出而或搗其虛議其後故以兵威之獻捷親至魯庭梁邱遠臨宋境蓋恤其患斯有以得其心洽其歡斯有以致其力傳特提出齊侯爲

楚伐鄭之故始知從前僕僕於魯宋者皆爲此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又 冬狄伐邢

志狄禍也春秋戎先見荆次之狄又次之戎亂曹魯荆病蔡鄭狄禍邢衛微齊桓孰能匡之御纂○齊桓獻捷誇功謂足以內服諸侯而外讐遠人矣狄乃於內地肆伐無所忌憚然則以力救人者誠不足以服人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閔元年春齊人救邢

按傳管仲言於桓公以爲戎狄不可縱諸夏不可弃燕安不可懷桓公於是興師救諸夏攘夷狄皆管仲發其端也張洽集注

又 秋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冬齊仲孫來

見盟書及門書歸門書外臣來門

閔二年冬齊高子來盟見來盟門



又 冬狄入衛

桓之初年其滅衛又伐邢憑陵中國如此向非桓霸幾何而不淪胥於夷狄此夫子所以有微管之歎也呂祖謙曰狄之伐邢也齊救邢而已未有討狄之師故狄復入衛李昉集○齊桓不用兵於狄爲其近而忽之也莊公三十年北戎病燕桓公伐焉而燕無戎禍使如謀燕者謀邢衛先事伐狄則邢衛亦無難矣比事屬辭見伯者防遠之功忽近之過陳遷鶴

僖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救邢見書救門左傳見外城門○前救邢之時狄雖退卻去伐衛衛與邢近故再往救邢次師而不速進者蓋恐萬一小敗則夷狄便來侵中國所以未敢輕發直待邢潰方乘其勢亂而救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齊楚爭盟交兵

三

之呂祖謙○謂齊桓次而後救緩於救者不然也按莊公三十

二年冬狄伐邢閔公元年正月齊即救之二年十二月狄入衛

僖公元年正月齊師救邢自入衛至於救邢相去一月之間則

知狄入衛之後未嘗再伐邢齊桓以向者狄曾伐邢懼其乘入

衛而候至於邢故次師以杜其來路是乃所以救邢也戴溪○

半歲之久師駐邢衛之境使其免於狄患而後去之諸侯所以

深感齊桓所以重序三國者明自正月以來在此不去非他諸

侯之師故也焦袁熹○邢之不能扞狄勢也遷而城之存邢之

善策也重列三師自春徂夏勤於簡書矣故重序以志其勳徐

垣管○狄以十二月入衛而齊以正月救邢入衛之下無救衛

之文齊實未嘗救衛也救邢之上無入邢或伐邢圍邢之文狄

實未嘗伐邢也邢衛接壤狄既入衛邢必望風奔潰適三師次

于聶北遂奔三師師逐狄人邢是以得遷夷儀而三師城之此

齊桓有救邢之實也若衛則已國亡君滅宋桓公迎衛之遺民

渡河而南立戴公於曹然後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

尹士三千人戌曹耳諸儒皆以救邢不速責齊桓未悉當日事

情耳經無狄伐邢之文左氏亦曰邢人潰而已三師本爲衛出

而已不及救衛邢衛接壤知衛亡必及邢故宿師聶北以救邢

耳此實錄也邢素受狄患今又當狄破衛方張之勢故望風而

潰邢之得遷皆三師逐狄之功也又爲之助其版築使得安居

故傳稱齊桓公存三亡國惟救邢爲善而經獨於救邢辭繁不

殺不殺齊桓之功也若衛已國破君亡則於救衛不足書故春

秋於城楚邱以內辭書所以示不足於齊桓也惟樸鄉呂氏得

其旨樸鄉或問曰去年十二月狄入衛邢與衛近前年又嘗被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齊楚爭盟交兵

三

兵今既入衛矣邢亦不免三國之師出無及於救衛而猶及於

救邢故邢不言伐而衛不言救邢不言伐可以見齊桓之功衛

不言救足以爲齊桓之恥華學泉○閔元年齊師出而邢圍解

然未嘗大創狄也猝然入衛齊不及救桓公有鑒於此知其必

伐邢而預待之次師以爲聲援狄懼而遁則師不勞而救有功

也傳於救邢之下云邢潰奔師則不與狄戰而奔赴諸侯之師

也云師遂逐狄人狄欲偏邢而諸侯逐之去也啖叔佐猶云書

次爲不速赴邢未被狄而先次以待猶云不速乎正月逐狄六

閱月城畢始還猶云失救道平書次書救書城皆予之也傳曰

分災討罪發明經義盡矣姜炳璋○愚按啖氏以書次爲譏

伊川亦謂其衆可救而徒次以爲聲援致邢不保其國張氏自

超從之其說未是當從呂氏華氏等說



公羊云邢已亡矣蓋狄滅之案邢實未亡何得云亡又云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若實諱狄入衛何以書陸渾辨疑○公穀疑此為莊三十二年冬狄伐邢之事曰邢亡曰滅邢曰封邢曰邢復見竟忘前此伐邢已有閔元年齊人救邢之經全不思邢未嘗滅其但書再救而不書再伐者以邢不告再伐也毛奇

又 秋楚人伐鄭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櫟左楚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櫟謀救鄭也○荆自莊十九年文王卒于堵敖立幼弱數年兵患不起二十二年熊渠弑兄堵敖而立是為成王二十三年來聘漸有事於中國而子元尊權向不能遲至三十年闢班殺子元子文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於是楚勢復強李廉○楚伐鄭桓不遽救而會諸侯謀之蓋楚方強而謀制之慎重不輕舉彙纂張○狄侵邢齊獨往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齊楚爭盟交兵

敵後又不煩會而即以宋曹往救今楚伐鄭而齊師不遽出先合諸侯以謀之者畏楚不敢輕敵也張自趙宗

僖二年春城楚邱衛亡而後存之雖有安存之力已失安存之道前書狄入衛後書城楚邱春秋不美齊桓也李陽復集○亂不極則功不大功不大則名不高狄以閔之元年伐邢其後二年而齊始遷邢於夷儀狄以閔之二年滅衛其後二年而齊始封衛於楚邱齊桓之恤二國必在於二年之後者何也所以養其亂也齊桓之心以為當二國之始受兵吾亟攘卻之亦諸侯救災恤鄰之常耳曷足以取威定伯哉待其都邑已傾流亡已眾然後徐起而收之深仁重施殆將沒九淵而輕九鼎矣故其功名震越光耀赫然為五伯首向使絕之於萌芽則名安得如是之著耶呂祖謙

議○齊之於邢也聞難而即赴既亡而能存得霸道矣狄入衛在閔公二年之十二月僖公元年春正月始城楚邱不已緩乎鄆風載馳之詩曰我行其野兀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當時大邦孰有如齊齊而不救其無衛乎蓋狄入衛懿公死戴公立十數日又卒文公立二公皆齊所定齊非忘衛者所惡獨懿公耳懿公自幽盟不至見討於齊故狄入衛齊亦不救耳張傳

又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左服江黃也○江黃楚與國二國來則楚失右臂齊桓此盟服楚之慮周矣胡○北杏至是二十四年諸侯服從攘而伐楚何患不克而必待江黃之來始定謀哉蓋師出萬全伯主之舉也諸侯之師固足以圖其前而楚疆且銳無以拒其後未足制其死命故必來其與國俾為犄角之援則腹背受敵向何恃而不屈哉此所以必得江黃而後伐楚也今其至也必盟以結其心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齊楚爭盟交兵

江黃之心固則伐楚之功成矣趙鵬飛○江黃楚東北境可出兵以截齊後者則必服江黃而後伐楚所以困楚亦所以固齊也魏禧左傳○伐楚救鄭之謀已定於會櫟而宋最大江黃最遠故再為貫與陽穀之會以堅其信彙纂○桓慮江黃為楚援盟之以孤楚之勢諸侯惟宋獨與者宋之輔伯甚力無會不與無盟不從故盟江黃不煩他諸侯而獨宋公與也又初結江黃未必遽信而肯來齊桓亦不肯輕身以遠適貫宋地也不可以無宋公及明年江黃既信來會於齊則可以無宋公也張自趙宗

江黃屬楚不遠而來桓之伯盛矣惜為德不終卒滅於楚程瑤



義引趙 ○江黃至賈又至陽穀又從齊侵陳黃亡於僖三十二年江亡於文之四年李廉 ○穀梁載賈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問之是知書賈之盟所以著江黃致禍之由桓實誤之也黃仲炎

公羊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為莫敢不至也○公穀云遠國至諸侯皆至按春秋會盟皆據實書無舉遠以包近之例陸道辨疑 ○公穀非也盟有載書名俱備列豈有舉大者遠者而餘不序何以示後春秋惟後至不書所會無至而不書者召陵十八國且詳書豈齊桓盛事不備序徐庭垣 ○公羊以為遠國接江國在今河南確山縣

黃國在光州俱非遠國朱朝瑛 ○止四國會耳傳失實齊召南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齊楚爭盟交兵

美

疏考 ○齊宋江黃其盟則諸侯無不從可知二傳蓋推言其勢之若是非諸侯皆與盟也汪克寬

又 冬楚人侵鄭

楚自子文為令尹浸強若非齊桓制之爭盟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張洽 ○楚比歲侵鄭而師不出者王師不討有罪久矣躬

天下所難必萬全而後動春秋不以緩為譏矜其難也家鉉翁

僖三年夏徐人取舒

齊桓自莊二十六年伐徐徐服於齊則取舒之謀齊謀也舒隸於盧而近楚楚與國也齊取之奪楚援也其後楚疾徐而兩伐之蓋憤滅其與國齊桓救之亦以其有取舒之功也趙鵬飛 ○魯頌曰荆舒是懲舒與荆比而為中國患其來久矣徐人伐舒為中國撓楚也家鉉翁 ○從齊令也徐已從齊矣齊伐楚必取

道於徐及舒齊恐徐之中變也使之取舒所以絕徐於楚因以通伐楚之徑也直解 ○魯頌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皆咏僖公

從齊桓征伐之事懲荆者召陵是也懲舒者疑此取舒是也蓋

徐為中國取也其下章曰遂荒徐宅言徐人之服從中國也廣

森公羊 ○魯人頌僖公之功當是敘績於召陵之後其於荆舒

不過懲之而已則徐未必取為附庸而又豈滅之耶蓋舒接江

黃皆為楚捍蔽江黃可以盟結而舒則楚之黨類非兵治之不

可得志或是徐受齊命適并其地其事足以張中國之勢而翦

楚之援故徐來告春秋紀此以著諸侯所以得駐師楚境而楚

人之所以不敢出也張自超 ○為齊通伐楚之徑也牛運

又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左謀伐楚也○穀梁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指笏而朝諸侯諸侯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齊楚爭盟交兵

美

皆諭乎桓公之志○貫之盟江黃新至不保其無攜也故盟以

結之猶未以伐楚之謀諭之也今會而命之授以成算故明年

遂與伐楚之師蓋二國在楚之東南而臨近蔡楚兵至陜則二

國在楚兵之後按兵不動為掎角之勢蹙其後齊與諸侯關其

前此會受其謀也趙鵬飛 ○按左氏謀伐楚也或曰侵蔡次陜

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焉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

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次於陜所謂聚而為正

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陜大眾厚集其陣

聲罪致討以震侯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

八國之援此克敵致勝之謀也循河以歸然後及江人黃人伐

陳則知侵蔡次陜而二國不會自為掎角之勢明矣胡 ○桓之

伐楚慮勝而動好謀而成者也諸侯同盟已久必江黃至而後



定計出師諸侯之師當其前江黃擬其後楚腹背受敵故次

而遂服家鉉參○內外合援誠克敵制勝之術惜其求一時制

勝之功不為日後久遠之慮以致異日江黃被滅呂大圭○齊

深結江黃非謂有江黃遂可以斷楚右臂將倚之以招來楚東

諸小國併力撓楚也傳云江黃道柏皆睦於齊此可見已朱朝

記○前日服江黃也不遠以謀告之此日謀伐楚則江黃交固

以伐楚告之矣姜炳璋○陽穀在齊之西非江黃便道宋致

二國遠至此蓋就桓為謀欲密其迹爾季本

又 冬公子友如齊盟

公蓋有故不會陽穀是以季友泄盟此見桓之寬政優簡於諸

侯呂本中集○按左氏齊侯為陽穀之會定計伐楚其來尋盟

乃戒師期定要束非常事之盟也此一大事齊桓始與宋公遇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齊楚爭盟交兵

天

梁邱謀之今將出師復與宋公會陽穀而魯尚未預其議也故

來尋盟而季友為此行家鉉參○定伐楚之計也陳衛諸國亦

當同之外事不見也焦袁熹○齊將伐楚所仗于諸侯者宋魯

為大宋則堅輔齊矣猶恐不得志於魯也且宋陳鄭衛許曹致

師於楚其途甚便而魯獨遠齊必欲得魯故再致魯臣以盟之

張自超○蓋陰戒師期而恐為楚所覺也齊魯之師既出曹

衛宋鄭許陳絡繹道會以歷蔡境是以楚不暇為備耳方苞

又 冬楚人伐鄭

左傳趙說見齊楚爭鄭○楚連年侵伐齊桓不救而孔叔猶有

勤我之言蓋知權實陽穀之會皆為伐楚救鄭之謀故也汪克

疏○楚人三年三至於鄭則其志迫未一受創而歸則其氣驕

連年用兵則其民困諸侯師至未有戰而不敗者也受盟召陵

可以知其用事者謀國之善而楚之所以日強也張自超

僖四年春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

伐楚次于陘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公羊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曷為再

言盟喜服楚也桓公救中國卒帖荆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

來何與桓為主也序績也○時楚強大暴征之則多傷士眾桓

公先犯其與國蔡潰而威行乃推以伐楚楚懼然後受盟善其

以文德優柔服之故詳錄其止次何休○桓之病楚久矣元年會

桓二年盟貫三年會陽穀以謀之今先侵其與國遂次敵境復

發微○楚使之對桓公責包茅之不貢則諸問昭王之不復則

辭微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

難然而桓公退師禮楚使而與之盟於此見齊師雖強桓以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齊楚爭盟交兵

天

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以禮下之而不驕胡○兵不血刃師

不與尸干戈一舉積賴受盟其惠安中國之功大矣故伐楚之

師書次于陘善其不以攻戰為事也書屈完來盟善其兵刃不

交而楚人聽命書盟于召陵善其退舍與盟服楚有禮而不以

兵威也李明復○不書來盟于師則無以序桓之績不書盟

于召陵則無以著盟之地何以不言及諸侯盟不使屈完得與

諸侯抗也牛運○召陵一役齊桓三十年圖楚之謀也荆自莊

十年見經十三年而桓已會北杏以圖諸侯十六年又為幽之

盟然未敢遽加兵也二十年而後伐戎三十年而後伐山戎至

僖四年而後伐楚蓋山戎強於戎而楚尤強於山戎方其始也

兵威未振伐戎而已其繼也兵威漸振則伐山戎矣又其後也

兵威大振則伐楚矣是故十四年荆入蔡而不能救十六年荆



伐鄭而不能救力未可以有為則姑隱忍而有待二十八年荆  
伐鄭始會宋魯救之然而未大戰也力未可以有為則姑解  
吾中國之急而大舉則以俟他日也梁邱之遇謀伐楚矣聖之  
會謀救鄭矣貫之盟得江黃楚之右臂斷矣徐人取舒楚之種  
落散矣陽穀之會處置定矣公子友如齊蒞盟諸侯之大夫各  
受約束矣於是輕兵侵蔡以破其黨重兵次陘以攝其氣而楚  
屈服不暇矣至於行師又何其整暇有謀持重不迫也不先侵  
蔡則楚未可伐而彼得併力拒我勝負未可知也次陘非有畏  
以爲吾大合八國之師以壓敵竟彼出與吾戰吾深入其地勝  
負亦未可知也此審進止之宜也迨屈完來而退師與盟非示  
怯也蓋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伯主之義也叛則提兵壓竟以示  
其武服則退師與盟以示其仁武以震之仁以懷之夷狄之心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齊楚爭盟交兵

三

服矣此兼威懷之道也呂大圭 ○晉文時楚人圖宋救衛楚師  
在外是出穴之虎也與之一戰決勝負則易齊桓時楚雖以前  
年伐鄭而未嘗駐兵中原楚師在國是距穴之虎也與之一戰  
決勝負則難故侵蔡以伐其援使之顧盼失助次陘以壓其境  
使之彷徨自危而又不深入客地以自犯難不急蹙窮大以致  
反噬此真知兵者也城濮挫楚之氣召陵服楚之心孰謂召陵  
劣於城濮哉又 ○齊桓將攘楚必先有事於蔡晉文將攘楚必  
先有事於曹衛所以搜其黨與翦其手足也又 ○蔡鄭當楚之  
衝華夷之門戶也不得蔡無以及楚既得蔡楚之門戶敗矣故  
遂伐楚進次于陘待楚服也期於服不期於勝也來盟于師楚  
于意也盟于召陵齊侯意也齊以楚服退而與盟一蹶不遺而  
服方張之楚八國之師囊橐而歸桓之績大矣趙鵬飛 ○齊距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齊楚爭盟交兵

三

楚數千里據諸侯動大衆久而後涉其境楚得以爲備勝負未  
可知故先侵蔡道蔡以及楚所謂兵從天而下楚欲聚而保險  
已無及矣欲出而求戰知弗敵矣乃如師乞盟未戰而氣索於  
是坐收懷夷之功家鉉翁 ○陳蔡鄭許密邇荆蠻蔡居汝水之  
南實爲楚人門戶之蔽今陳鄭許皆從獨蔡爲齊師南北之擾  
將聲兵討蔡楚必救之救兵至不下蔡則何及於楚也不若輕  
兵侵之蔡人倉猝受兵不暇告楚而奔潰不可支矣蔡道既通  
遂臨楚境楚人亦不虞君之涉吾地也楚憑陵中國三十餘年  
諸侯莫敢南向一旦聞蔡潰而及已倉皇四顧欲守險則陘者  
先君蚡冒建國之地已爲諸侯有欲戰則恐江黃之議其後所  
以有屈完之如師歟書侵而遂伐神速而不留也伐而書次持  
重而不迫也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克敵而不驕也此齊桓節制  
之師而管仲教之也陳則通 ○桓之待楚進退有禮雖不足以  
盡王者之義而一匡天下實二百四十二年甚盛之舉張治 ○  
春秋所書未有盛於此舉者以晉文晉悼之烈因楚來侵而勝  
之則武矣未有入其境聲其罪而伐之者也入境聲罪而伐之  
惟齊桓故曰盛也陳運鶴 ○次陘之師不如城濮之戰有四重  
兵深入懸樓爲客志可以逸待之一也八國併將事權不一久  
而生變二也敵人乘險進不得戰退無以自處而我坐老三也  
楚氛甚張全師未歸足以待敵非僅如二廣東宮之甲從之者  
衆吾師有盡而敵無窮四也故知齊之許盟所謂善勝者也陳  
泰五 ○齊桓謀楚恐不能勝未可明言伐楚而蔡爲楚與自北  
杏後不與會盟罪當討亦爲伐楚必涉之境然恐蔡知而爲備  
則楚亦得爲備故託故潛師侵之使楚不知蔡既潰遂伐楚猶



恐輕進深入勝負難知爰脩文告之辭待其自來屈服此爲節制之師遂只繼事之辭見桓制楚之善也義全考。齊桓謀楚事屬重大故經營有年而臨事斟酌不敢一步進次輕便結局雖未嘗纖毫損楚而齊威則張矣可見戎狄驕橫爲中國者稍得大體卽是勝者倘欲求全則未必可得而至於喪威損勢反使其益張此管仲之識時達變也魏禧左傳經世鈔附謝文游說。楚僭王號憑陵小國無敢問其罪者桓一怒討之東南半壁頓有生氣真盛舉也然不深入決戰者本求服之非求勝之也詩稱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桓之次徑盟召陵其庶幾焉又附彭家屏說。齊以伐楚召諸侯楚必預爲備預爲備必戰戰則勝負未可知今因伐蔡而移師臨楚楚無備必震震而後可服也此齊之得也屈完來卽與之盟而退唯用其虛聲焉耳又齊之得也何焯讀書記。蔡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齊楚爭盟交兵

三

僅一會北杏明年荆入蔡嗣是從楚不與中國會盟桓姑棄蔡以子楚以爲吾不伐楚而但責蔡必旋服旋畔也故甯棄蔡二十餘年不問直至伐楚之師出而義旗所指首及乎蔡蔡有卽夷之罪宜爲鳴鼓之攻不以伐而以侵者志不在區區之一蔡也八國之師纔侵已潰於是聲罪討楚楚之罪在僭王而但以包茅不入爲辭者楚自熊通請王號於周周不許自立爲武王及茲又三世矣以齊桓之力不能使之革去王號恪守子男之服也以是責之必不服而用戰兵端一構荼毒生民齊桓管仲不肯爲也故用機權於詞嚴義正之中則彼之校計於利害曲直之間者自然出於行成之一策而我可以坐收安攘之功矣聖人微管之歎尤以其能不用戰也戰者聖人所慎伐而次焉得聖人之心矣夫以楚之強恣而屈服行成則中國之威稍伸

伯主之義亦著又何多求焉君子以是知齊桓持之重施之恕而成功之難也焦袁熹。管仲提出命我先君天子命之也賜我先君天子賜之也包茅責供侃侃而談曰是徵曰是問彷彿大司馬張九伐之威聲罪致討楚使曰寡君之罪也彷彿賊臣俯首伏罪二百四十二年列國猶知周室管仲之力也然不能明斥其僭王猾夏之罪蓋此時敵手爲令尹子文兵練勢強無瑕可攻非如子玉子反可以計取故舉其小過支吾遠引明使易以爲辭耳齊桓以爲戰而屈人不若不戰而服故據其險要以示欲戰及楚使有謝罪之言輒麾軍退舍頓兵四閱月按兵不動但嚴部伍堂堂正正純以德禮相招此楚人所以感之而心服也云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蓋感之者深也聖人至仁之心不特八國之民不忍傷殘卽僭王猾夏之楚人亦不忍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齊楚爭盟交兵

三

戕賊全軍而遺敵人自服在所亟予也所可惜者以大業而僅得小成本領不優規模有限夫子所以爲器小也嗣後惟晉悼蕭魚之役差堪媲美然良霄之執終不如屈完之盟姜炳璋讀左補義。○桓公責楚以包茅不入固非有夾輔王室之誠心而其事則正矣李昉復集義引楊時。責包茅不入昭王不反亦假仁以行其霸也又引。○荆楚僭王罪之大者包茅不入罪之小者昭王之不復則非罪矣舍其大而問其小何哉楚大國也僭王大惡也以大惡責之彼肯弭然受責哉攻之弗克圍之弗下將何辭以退故舍其所當責者而及其不必責者庶幾楚之爲辭也易我之服楚也亦易此所以爲霸者之心王樵。○楚地廣兵強殷高宗代之三年而易稱其德則卻屈完之請率率八百耳合之諸侯上無天子之寵靈以未經血戰之軌里蹉跎於方城漢水之間能



保其不爲泓之傷股鄰之掬指乎直斥其僭號之罪以臨之豈患無名而彼業已楊然自大一加兵而卽削號必不可得之數也晉文大勝於城濮而楚旋受衛侯之通晉悼制勝於蕭魚而楚旋修吳宋之怨屈完受盟楚兵不敢窺申息者終其世桓公已沒猶曰無忘桓公之德桓之得志如是亦可止矣三苗來格尉佗稱臣桓之德固未足以及此而亦時之未可也王介之曰傳賢○桓操必勝之勢收不戰之功故春秋詳序以著其績而杜氏以爲綏之以文德者非也桓豈能以文德綏楚而楚又豈桓之文德所可綏哉蓋其軍容之壯師律之嚴衆心之一故楚知其不可犯不得已而引罪請成桓亦知楚不可以遽勝而姑聽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屈完之來實楚君臣定計使之來盟若齊不計其成乃不得不戰耳其不書使者蓋楚不敢抗諸侯之師而又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 齊楚爭盟交兵 三

恥盟城下完之來不曰寡君使下臣聽命祇若完自來者故不書使也春秋於此亦以見楚之強項而齊桓苟且遷就與之盟而退也其言來盟于師者見其來爲盟于師而來著楚人心怯而口不服也其言盟于召陵者見諸侯之師退而與盟著齊桓之假禮以服楚而實則得寸而自足也又

穀梁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爲僅矣范注楚子不來屈完受盟辭又不順見桓公得志之僅也○桓心畏楚故先舉蔡而次于陘夫次陘無必進之志矣齊果能討楚於楚使來當首問其稱王問其伐鄭問其虜蔡侯之罪有辭止無辭進服則止不服則進此堂堂問罪之師矣釋此不言枝梧遠引包茅不貢昭王不復是明借以易託之辭恐達彼怒至戰而自損也陳師以出未踐郢郊未覲楚子僅僅屈完一

來遂振旅歸歸未踰年而楚滅弦矣踰年又圍許矣齊何嘗能服楚耶郝敬直解○召陵之役胡傳本公羊以爲序續諸儒多從之但屈完之詞甚伉既盟之後楚滅弦滅黃圍許敗徐桀驚如故桓不能禁則所謂得志爲僅者豈不信哉故兼取穀梁而郝氏之說附焉案○次陘之師奉辭不迫終於不交兵而講好庶幾王者之征然管夷吾於治楚一大事不得其要領責楚之二事是責其所不足責而略其所當責也自古帝王之征夷狄未暇責以禮也必首問其侵陵諸夏患苦人民之罪如宣王六月之詩獫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是也若其揣力度時未能進討亦必約其休師息旅如漢文帝遣匈奴警是也今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又入中夏虜蔡侯加兵於鄭責楚當以此先而無一語及之既而屈完來盟亦止曰同好而已何夷吾之慮若是其疎哉蓋其意常樂天下之多事而以號召排拯爲功觀既盟之後楚兵車徜徉桀驚如故而齊之勤諸侯自若焉使諸侯不能一日不虞楚之患卽不能一日不藉齊之功此管仲之淺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黃仲炎通說○桓公本無湯武之學而管仲未聞王者之事未敢正其僭王之罪僅致屈完受盟故曾西鄙其功烈之卑孔子稱其一匡又曰器小孟子以爲三王之罪人又曰以力假人孔孟論伯者之事卽春秋所書之旨而邵子所謂五伯功之首罪之魁功過不相掩者備矣程學本○有王者興必將正其疆土復其滅國一就吾區畫品制然後已非但補其罅漏已也然則孔子奚取焉曰彼善於此也周不能王列國吞齧夷狄內侵向無齊桓胥被髮左衽矣聖人之心寬宏惻怛與人爲善取其所能而惜其未至故錄其伐楚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齊楚爭盟交兵

義

之事又。○荆蠻之罪莫大於僭王使桓公能稟天子命號召諸侯申明大義以告當世然後竭天下之力挫強楚之鋒豈惟周室是賴萬世綱常實由以定惜乎逞伯主之虛聲無尊王室之實意急功利之近習味道義之遠圖故其功僅足以暫安中夏於一時不足以永尊周室於後日鄭玉。○楚受盟之後仍桀驁而桓不能禁者以楚未大創也桓所以不能創楚者以深入楚地楚得以逸待勞攻之不克圍之不下故得屈完一來而遂旋師桓亦知其力之不足以制也晉文是以致楚衛地俾楚離其巢穴一舉勝之而後荆楚稍帖中國安枕則是城濮之功六於召陵而論者必以為誦是使曹衛齊宋仍受楚患中國諸侯未能翕然從晉也宋儒經說不論實事而好騁雄辭大率類此顧棟高。○胡傳謂齊桓庶幾王者之事非也楚僭王號殘諸姬大事表。

有王者作削地黜爵然後伸天討此義管子非不知也特以量敵揣已未能得志故不敢訟言其大惡而姑責以可受可辭之罪楚雖受盟而君不赴會既盟而侵敗王略如故此正霸者苟且之事王者不為仲尼不道也方苞。○齊桓盟會莫善乎葵邱征討莫高乎伐楚所謂樓諸侯以伐諸侯為三王之罪人者亦即在是觀文考義不以功掩罪亦不以罪沒功是役也功在責包茅服強楚罪在不討僭王不誅猾夏所以然者不由王命以力假仁自知不足以服人未敢問及乎此也萬斯大。

愚按公穀二傳一揚一抑霸者功過本不相掩二說相兼義理乃足是以王公羊序續之說者亦有不足之論也故彙纂兼取之。○又按張氏尚緩謂當薛楚伐鄭之罪而管仲言不及此顧取膠丹縮酒事漫責之殊不當理疑左氏取楚史成文其詞半

服半抗皆楚人飾詞而非當日情事其論別而有見附存之

又 齊人執陳轅濬

左傳見書執門。○濬塗之謀慮其為國病忠於陳者也齊桓不思已師有擾而反罪陳人不忠既執其臣又伐其國桓之心盈矣成湯之征行者不止而耕者不變宣王之師不留不處而三事就緒善用兵者入竟無犯齊桓之兵雖有節制然觀濬塗之言以為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則其行師之道有愧於古人矣呂大圭。○霸者慕仁義之名有所為而為之故暫假而暫歸召陵之事可謂義矣而執濬塗之舉旋踵而起何歸之遽也使其假而能久久而不歸則必有非苟然者矣汪克寬。諸侯俱盟召陵而退而陳大夫何以獨見執也七國中陳鄭許近楚鄭德齊深許男新卒皆不畔也惟陳尤偏於楚恐兵退而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齊楚爭盟交兵

義

楚修怨則首受禍必有攜貳之心桓為是執其大夫而一再伐陳也誤軍道之說蓋失之焦袁熹。○按此說別亦得情事

又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左傳討不忠也。○江黃雖從齊然不敢明出師以助伐楚故陸之師江黃不與討陳用之是齊桓失計也但可使為犄角之勢詞敵情導軍道耳使之侵伐結怨而我救或不能及則反以快敵而負小國效順之心矣王樵。

又 冬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齊實未嘗濱海而歸安有陷師沛澤之事及江黃伐陳江黃皆汝旁國而近陳則路由陳鄭明矣據左氏所載濬塗之言齊桓何至勤師以討蓋陳蔡近楚嘗有貳心今不欲齊師反由已國齊以為叛齊即楚之漸故因歸師以威之觀再侵而陳乃成則



陳初未肯心服可見蓋與師以堅陳之從齊非專以濤塗故也

王熊案○案伐陳之役先儒皆謂濤塗誤軍道獨王氏熊以為陳

貳於楚亦有理案○張氏說見書侵門○案先儒多信左傳

誤軍道之言以桓公之侵伐為驕滿然觀張氏王氏之說所見

略同則左氏未可信也夫濤塗即櫻齊侯之怒執其身足矣不

然以偏師致討可矣何煩大衆而以三國七國之兵臨之且歷

二時之久邪蓋楚怒齊之攜其與國受盟之後誘陳使貳於已

以為齊得江黃而我得陳也陳以小國而受齊師自秋及冬必

恃楚為之應援齊合七國侵之俾知兵力強盛不敢南向即楚

塞楚北出之路而後召陵之盟固耳顧棟高大事表○陳請成於是終

齊桓之世陳不敢自外於中國而楚亦莫能害則此年之一再

伐侵亦伯事之不得已者焦袁熹

僖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

首止秋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左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天王以惠后故將廢鄭而立帶齊

桓以為議之於朝觀賁之以諫詞從則世子安不從則廢是從

違未可知也莫若為會以尊世子使天下曉然皆知世子之為

鄭則其位終不可易矣此齊侯之志也高閼集注○世子危不得立

桓公為會以定之殊會世子不以世子夷於諸侯所以定世子

也桓公可謂善處父子之間矣陳傳良後傳○王將以愛易世子諸

侯爭則不可諫則不得桓公會世子而天王以尊後嗣以定孔

子曰正而不諫此之謂也劉敞傳○齊桓定王世子而王室安使

惠王無易樹子之過景王不能正國本而王室亂使諸侯有戍

周城成周之勤晉頃甯王太子已亂之後不若齊桓能彌難於

未亂之先也汪克明○桓不以定世子位為名而世子自定如

以定世子為名而顯然與天子抗衡則何以服諸侯焦袁熹

當是時桓未嘗明告於世子世子亦未嘗明告於諸侯及會桓

率諸侯旅見於是諸侯同盟而皆默喻乎桓之心姜琦瑋讀

餘見殊會門尊王世子不同盟門前目後凡門

率諸侯以定王室桓公有尊周之名也會王世子而不能朝王

會首止而不能入見於周桓公無尊周之實也李明復集○齊

侯不動聲色國本已定王室以安桓之功也然以世子而出會

諸侯以諸侯不奉王命而會王世子隱然有脅制其君之意其

功雖足錄其事不可訓也聖筆直書而功罪見矣華學泉

左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

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是時中國諸

侯未有從楚之心而惠王敗鄭從楚以間中國中國之不競王

室亦有以敗之非齊桓撫以德禮鄭早從蠻夷矣參張大亨通

又 秋楚人滅弦弦子奔黃楚滅中國之始

傳曰江黃道相皆弦姻也方睦於齊弦子恃之而不事楚故亡

此見桓之伯僅足以庇陳鄭諸國江漢之間力不及也焦袁熹

○楚之受盟召陵原非心服今睨桓有事於王室而復起滅國

之謀張自超案○桓能討楚復弦足以立中國之威制楚之橫

書此罪桓之失機會張治集注○使齊人能出偏師合江黃以為之

聲援弦必不亡而江與黃亦無後日之患家鉉翁○召陵盟前

踰年楚即滅弦桓不能問而黃猶恃齊受弦子之奔故黃之亡

亦不旋踵是前日之合江黃適以禍之也顧陳高大事表

僖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齊楚爭盟交兵 美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齊楚爭盟交兵 美



許諸侯遂救許

聖人筆削當以屬辭比事之法求之上書鄭伯逃歸則齊桓之伐鄭書伐書圍見鄭之不服罪而諸侯無譏焉下書諸侯救許則楚人之圖許其罪不可掩矣汪克寬纂疏

僖七年春齊人伐鄭

鄭未服故齊力足制之不煩諸侯也張洽集注

又 秋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左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受方物孔疏周室既衰貢師諸侯各受官司受其無常職今齊桓後方所當貢天子之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請去三蒙以鄭為內臣管仲諫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桓公因管仲之言而修禮於諸侯又不受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齊楚爭盟交兵

卑

世子為內臣之請仲之於桓桓救多矣張洽集注○鄭伯首止逃盟之後六年齊合六國以圍新城七年齊又伐鄭鄭未服也今桓公修禮於諸侯諸侯受方物鄭伯即使世子聽命於會其德禮之效歟王元忠識義○鄭伯先使子華求通謝過至冬鄭伯使請盟于齊必鄭君身親之盟乃成也觀下鄭伯乞盟可見卓爾康并義○仲諫桓以辭子華盛德事也齊可以王矣惜其不學道以自刑其國使家有二歸國有六變之禍故孔子小之王錫爵目錄○是會陳鄭皆遣世子蓋二國皆新被侵伐陳欲渝盟而未敢渝姑勉強以應鄭欲與盟而未得與猶趁趨不前故君皆不行而遣世子也案○諸侯圍鄭而鄭不從齊辭子華而鄭請服正邪得失之機可觀矣賈仲軒識義○管仲可謂以禮服人桓公可謂樂從諫知自克者使桓公從子華之言以詐而服鄭事未必濟且

失諸侯今示之以禮緩之以德鄭不旋踵而請盟家鉉翁詳說○鄭

將服而猶疑故使其子請之齊桓欲釋鄭伯之疑故與之盟而信之蓋此盟專為子華不然於魯宋陳何事而又煩為此盟邪

甯母魯地必鄭求解於魯魯為之請於齊齊聽魯因求魯地而盟子華也張自超宗步辨義○謀鄭是一篇之主蓋鄭逃首止之盟王

輔以貳楚緩則相為觀望急則楚交益固故前伐鄭以兵威之

此謀鄭以禮服之皆管仲之籌畫也姜煥璋讀左補義

僖八年春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

鄭伯乞盟趙坦異文箋曰公羊有鄭世子華四字衍文也下書鄭伯乞盟則鄭世子不與盟可知

左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春

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惠王果以七年崩襄

王秘不發喪然不過數日之間豈有經年無君而子帶不知者

乎以經考之諸侯為襄王謀首止已定洮但尋前盟而已惠王

實以八年冬崩王人來告喪而畏子帶作亂所謂告難于齊者

近之故諸侯復為葵邱之盟而襄王以宰周公臨之無秋不發

喪之事傳以洮盟為謀王室故差一年葉夢得左傳識○鄭自此終桓

之世從齊而楚絕迹於鄭桓之伯功盛矣高問集注

僖九年春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秋

諸侯盟于葵邱

左會于葵邱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按外傳葵邱之會桓

公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輅龍旗九族渠門未族諸侯稱順焉○首止之盟定王世子之位而

叔帶尚有睥睨之心也今世子立是為襄王元年桓為是舉以

尊之則子帶何敢窺其鼎之輕重哉此葵邱之盟有功於周

室為大趙坦異文○桓公翼戴襄王之事初會首止尊王嗣而定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齊楚爭盟交兵

望



天下之大本繼會于洮謀王室而安天下之大勢終會葵邱明  
王禁而示天下之大法五霸桓爲盛而桓之會葵邱爲盛汪克  
疏○襄王之立非惠王之意而惠后猶在則襄王固未知得終  
安其位否也霸主請於王而與之盟王亦出內臣而臨之有不  
得已者是以無易樹子猶載之初命葉夢得傳○襄王位定而錫命  
桓公史記所云使宰孔賜桓公彤弓矢大路是也宰孔來而有  
葵邱之會合諸侯以重王命也夏既會九月諸侯復盟者宰孔  
已還桓公大明王禁於諸侯也桓公翊戴襄王始於首止中於  
洮終於葵邱王世子則殊會宰周公冢宰兼三公者也雖不殊  
會而不同盟王人下士也序於諸侯之上而同盟辨上下明尊  
卑誠知節哉張溥傳四○前此鄭厲勤王虎牢有錫後此晉文勤  
王遂敗南陽齊則樂乎其未有聞非賞薄也齊侯失心王室羣

春秋屬辭例編

卷三

齊楚爭盟交兵

聖

落光明舉凡絕大經猷未嘗厚自表暴故王無割地之事桓無  
分外之求以視鄭厲求爵晉文請隧相去何止霄壤哉孔孟交  
與之非偶然也姜夔補義○餘見王臣會盟門  
左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其在亂乎○公羊葵邱之會  
桓公震而矜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  
也○桓以五命之辭約束諸侯皆修身正家尊賢敬臣子民柔  
遠人懷諸侯之要也然桓公於易樹子以妾爲妻之禁不免躬  
自犯之况諸侯方服而驕公羊氏以爲震而矜之左氏記宰孔  
不務德之語料其將亂此桓德極而將衰也蓋自再盟幽而諸  
侯協獻捷治戎存邢衛卻狄盟召陵帖楚而列國安盟首止盟  
洮而王室甯至葵邱而伯業盛矣奈何城杞之功不若城邢救  
徐之師緩於救許伐黃不恤謀鄩無成而伯業衰矣心有勤怠

春秋屬辭例編

卷三

齊楚爭盟交兵

聖

之殊故功有盛衰之漸張洽集注汪克○桓公經營馳驟三十年  
間勞亦至矣然自服楚其心乃盈不能朝于京師翼戴天子興  
衰振治以復文武之業前致王世子於首止今致宰周公於葵  
邱心盈已甚孫復傳○襄王定位功之大也且率諸侯朝王聽  
命桓公管仲不知學此不過假尊王之名以適吾之所便故不  
暇奔惠王之喪聽冢宰之命於朝既致冢宰於葵邱而又自爲  
盟焉遙制朝政權自己出此其罪也功不可以不予罪不可以  
不明程端學○襄王初立惠后猶在叔帶伺釁桓請王命而會  
諸侯王亦出重臣以臨之而奸謀戡矣然桓果能帥諸侯朝王  
以聽命焉天王自尊叔帶不足慮矣乃於衰經之中講會盟非  
禮也遠致天子之望志矣邱非度也名爲尊王實圖伯而已矣  
御纂○惠王崩而桓不率諸侯奔喪襄王立而桓不率諸侯  
直解○桓公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  
國據孟子桓之會莫盛於葵邱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今以  
爲叛者九國與孟子正相反且桓之會不過宋衛陳鄭曹許與  
魯七國雖首戴亦然今但陳不至爾江黃蓋不以爲常也則九  
國者誰乎此蓋拘於桓盟不日之弊也葉夢得公○公羊謂叛  
者九國無可考趙氏云此會惟六國會鹹牡邱皆七國會准八  
國甯有九國叛乎汪克○震而矜之有矣叛者九國未見其  
事據左氏則逃者鄭伯爾黃震○叛者徐彥以厲等九國當之  
妄也公羊之言蓋亦因晉侯之中道而返附會之全祖望



僖十年春秋滅溫子奔衛

葵邱明王禁而狄逼京師不問其夏乃伐北戎則伯主尊王假

而已矣程端學本義○狄滅畿內之國而桓公弗圖狄所以侮

王室輕諸夏而致襄王出居之禍也方苞直解

又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是時患有大於戎者狄及晉楚是也晉滅虢滅虞狄入衛逼邢

伐晉滅溫楚滅弦圍許置而不問舍強圖弱所謂不務德而

遠略也汪克實纂疏○盟主與微國共行此自爲逐利之計狄

比歲爲中國患今年春掠及近畿捨王畿之近寇而爲伐戎之

遠役書齊侯許男伐北戎著其私也家鉉翁詳說○桓獨徵師於許

者前以諸侯之師伐鄭未嘗用許師又爲許解楚圍故伐北戎

獨致許男而不復煩諸侯也召陵之以江黃伐陳杜邱之以曹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齊楚爭盟交兵

師伐厲于淮之以徐人伐英氏齊桓用師節制如此張白超宗朱辨義

僖十一年冬楚人伐黃 十二年夏楚人滅黃

穀梁賈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若楚伐而不能救則無

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

能救君子閔之也○冬伐夏始滅黃待救也三時而救不至黃

何以存桓之伯業不終矣程端學○齊桓未伯求諸侯如此其

勤也伯業既盛而棄江黃如敝屣何也以德行仁者德愈盛而

心愈固以力假仁者力盡志溢則怠矣程端學○楚之強自敗

蔡始桓於召陵服之俄而伐黃明逼齊也齊師不出於是而遠

及徐徐與齊邇齊救不力則天下遍被禍矣故敗蔡一大機也

伐黃一大機也惜桓德之衰也陳際泰○齊不得江黃無以制

楚故楚人憾江黃深既滅弦以蕩其藩牆遂以兵潰其心腹而

齊桓坐視其亡滅黃者齊也非楚也家鉉翁詳說○江黃背楚內向

知義者也桓文不能存其社稷此蔡許所以世屬於楚不復作

中華之望鄭所以犧牲玉帛陳於境上以待強者歟張自超宗朱辨義

○齊於江黃弗能庇乃結之爲召陵之師未幾次第就滅而齊

不敢問則管仲之言信矣且齊嘗用徐取舒而楚卽仇徐桓合

八國救之卒至徐敗襄林幸而徐稍強未至爲楚滅耳顧棟高大事表

○滅未有書伐國者而黃書伐江書圍蓋以從中國被兵故望

救而來告也來報歷三時而救援不至此黃之所以滅方苞直解

僖十三年春秋侵衛

楚伐黃而不救霸業息矣然後狄侵衛鄭淮夷亦病杞胡傳○著

華夏之見陵霸圖之不競也湛若水正傳

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冬公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齊楚爭盟交兵

子友如齊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左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

齊仲孫湫致之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鹹之會二

傳無事迹惟左氏以爲謀杞謀王室按王室之事不載於經而

明年書城緣陵則謀杞之說與經合孫覺經解○公羊云曷爲城杞

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按明年楚伐徐諸侯救徐其謬可知

辨疑○案左傳十一年夏揚拒泉臯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

城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十二年王討王子帶子帶

奔齊齊侯使管仲平戎于王十三年使仲孫湫聘于周請復子

帶夫子帶以臣伐君擅召外商以危王室此天下大變也帶則

當誅戎則當討何以不聞齊桓一旅之問反受子帶之奔不執

之以歸于京師且於戎則爲之請平子帶則爲之請復是助叛



臣黨外夷也豈管仲之智而出此召戎之事不見於經且成周之役魯亦在焉周豈有不赴告於魯之理既赴告安有不書而戎之伐周諸侯之成周經俱無所見春秋尊周攘夷於此等事尤不宜從略故疑子帶之召戎與子頹之亂皆左氏妄載而非其實也豈因後日有召狄之事遂增出召戎以爲齊桓之勤王室誇美歟據經書城緣陵則知會鹹專爲城杞也成周之事左氏增造耳顧棟高大事表○會鹹而如齊者魯爲伯姬故受託幼子今爲淮夷所病必爲杞請援於齊齊既會諸侯謀之故季友如齊謝會而又請命城緣陵也張自超宗○城邢序三國之師者以三國之師救邢即以三國之師城邢也城楚邱不序者諸侯各助其役如成鄭之不復序諸侯也城緣陵書諸侯者即會鹹之諸侯前日後凡也蓋當時事勢如此故書法如此又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齊楚爭盟交兵

吳

存耕趙氏曰左氏非也淮夷若能病杞當深入魯衛過宋而後至魯有淮夷之難矣程端學三傳辨疑○木訥趙氏曰杞初國於陳畱桓六年遷於濇子在今密州淮夷則在今之泗州蓋越魯而後至於此不啻千里之遙無病杞之理經無其事未可據也愚又按遷杞之說經亦無考桓六年濇子公如曹不復杞即并其地至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濇子是杞都濇子始終未嘗改何由中間遷緣陵耶是亦妄矣案傳十二年書楚滅黃十三年書狄侵衛而於十四年城緣陵疑緣陵爲嚴險之地楚狄出入必由之道特城以控扼之與城楚邱之意略同耳顧棟高三傳異同表○愚按此辨別而確存以備考

僖十四年秋狄侵鄭

張說見書侵門直解說見書狄門

僖十五年春楚人伐徐

楚自召陵後雖強然兵車猶未離乎近楚之國今徐居下邳而臨淮泗乃遠攻若涉無人之境者齊霸之衰可見黃仲炎通說○

徐近齊魯楚遠伐其無東方諸侯甚矣故齊魯必救之毛奇齡傳

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盟于牡邱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左尋葵邱之盟且救徐也○徐去楚遠楚伐徐暴橫憑陵之罪著矣徐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有饒糧越險之艱也楚兵威及徐而齊之救患顧不力焉葵邱聽命之諸侯不即驅之討楚而又從而盟之人心貳矣不晨夕赴難而次焉諸侯俱在而使大夫將焉列國解體而伯威不行矣書盟于牡邱見諸侯救患之不協書次于匡見霸主號令之不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齊楚爭盟交兵

吳

行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之德衰而志怠直書其事而義見者也胡傳張洽集注參顧棟高○徐爲中國取舒以剪楚羽翼故楚仇之與江黃同既滅黃而又伐徐皆所以爲報也楚賴桓伯之衰內侵無忌使桓能卻楚以存黃則楚可懲而徐不被兵矣失於不能救黃故雖欲救徐而亦無功張自超宗○大約齊桓用兵不肯輕於臨戰其盟其次將以先聲懾楚使解徐而去也楚豈懼於聲勢之虛張哉蓋桓之作用止於如此故以爲善其救者固非以爲德衰志怠不能速救者亦未盡然也桓之德即不衰志即不息其能一戰安內攘外乎苟戰而不勝則楚勢益張而中國受患益甚桓固自量故如此而止又○餘見書救書次門

又秋齊師曹師伐厲

左以救徐也杜注厲楚與國○厲在徐楚之間蓋攻楚之必救



以解徐也然楚卒敗徐則此役為無用集注○厲固楚之與伐其與不足以損楚之一毛徒激楚之憤徐有襄林之敗未必不以此趙勝○救徐不力而分兵伐其與國之微者齊不競矣趙勝○徐無罪而楚伐之厲復何罪而齊伐之乎同為暴也攻所必救厲非楚所必救也齊不敢當楚而無辭於徐姑分師以伐厲名為救徐實避楚也直解○齊實畏楚不敢援其鋒託言攻楚所必救耳齊師既移諸國之大夫益無固志此徐所以不支而楚益無忌也直解

又 冬宋人伐曹

輔齊伯者宋今曹從齊伐厲宋乃伐之是撓齊也朱朝瑛○同盟始自相攻桓不能一矣則何以制夷狄呂本中○諸夏相加兵自莊之十九年於是再見宋襄為之也陳傳良○齊桓畏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 齊楚爭盟交兵

楚不獨為楚所弱且為宋所窺方苞○趙說見書伐門

又 冬楚人敗徐于婁林

以七國之眾不能敵楚千里之孤兵書諸侯之盟與次大夫之帥師於前書齊曹伐厲宋人伐曹於中書楚敗徐於後則齊桓之無志諸侯之解體救徐之不力具見程端學○齊救之而楚卒敗之則救無益也所以病齊桓孫寶○桓之救徐而次匡與救邢而次焉北伐楚而次陘同意蓋欲振旅示威不戰以屈敵也而楚必敗徐而後甘心者無懼於諸侯之師也楚惟得志於徐故其後敢與中國諸侯戰至泓之勝而益恣張自超

僖十六年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左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成周會于淮謀鄭且東略也鄭所病城郕役人病有夜登邱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左

氏以為謀郕杜注淮夷病郕也是時中國與楚以淮為限淮以外皆楚與國長江之險楚人所有也於是會淮必不專為郕故家範○淮夷即今之臨淮東鄉魯西逼宋南接吳楚與徐前日徐為楚敗齊救不及故為兵車之會觀兵于淮趙勝○城郕之事經不書左氏未可信程端學○左氏云謀城郕也或云為徐謀楚也明年春齊徐伐英氏則齊為徐謀楚之說信張

乃可以報楚觀於伐英滅項知此役之為徐謀也謀郕其餘事耳朱朝瑛○左氏以為謀郕杜氏師氏汪氏皆以為淮夷病郕謀伐淮夷然台九國諸侯而不見有伐淮夷之師而來春即會徐伐楚之與國英氏則此會仍為徐謀楚而未必為郕矣不然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 齊楚爭盟交兵

能為徐伐英氏而不能以諸侯之師伐淮夷耶張自超○齊桓霸業始於北杏終於淮衣裳之會十一兵車之會四盟幽而下葵邱以前衣裳不敵血兵車無大戰霸之盛也厥後鹹之會避狄而遷杞杜邱之盟次匡而救徐霸之衰也至於會淮霸心愈怠而霸業遂終王元○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葵邱之盟東會於淮桓之心直欲耀其威於天下宰孔語晉侯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亦深探齊侯之心歟呂大圭○法氏坤宏曰魯頌閟宮云魯侯之功遂荒徐宅淮夷率從蓋謂此也孫寶○邢侯未嘗與齊桓會盟而會淮忽與何也邢自請從於會爾邢舊屬衛十八年與狄伐衛蓋不堪衛之徵求欲伐衛故先從於會卓爾康

信十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左齊爲徐伐報襲林之役。楚人病徐不能制楚而伐其與國是遷戮也。胡鑑○齊能服楚則屬與英氏將爲齊役如江黃爾不能制楚而讐其與國威德衰而伯業終矣。趙鵬飛經筵

又 冬齊侯小白卒

桓威加四海而付託非人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功利之在人淺矣。胡○桓爲盟主四十餘年死之日五公子爭立師敗國危同盟莫爲之援其無遠識而不得人心可知。李明復集義引謝澠

齊桓總論

伯圖之興小白爲首伯權之重小白爲盛小白未興之前天下不知有王小白既興之後天下始知有霸天下不知有王君子以爲憂矣天下始知有伯君子又豈以爲喜乎春秋之初鄭莊一時之雄而百門之盟齊序鄭上其後蒲之役齊衛以事晉命蓋衛北州之侯而齊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齊桓總論

五

東方之望國也是當時諸侯所望以爲伯者獨在於齊然是時有相盟者矣而未有合諸侯以同盟者合諸侯以同盟者自小白始有相會者矣而未有合諸侯以大會者合諸侯以大會自小白始同盟而有主盟同會而有主會其事則前此未有也是以當時諸侯亦疑焉而未至北杏之會小白圖伯之始也而宋陳蔡知僅以大夫至則法純乎從齊也迨夫盟柯結魯而後信聞於諸侯伐宋而後威行於列國於是鄭之會鄭衛至再會于鄆陳侯至又會于幽魯亦至魯至則諸侯皆至矣至莊二十七年再盟于幽則始授之以諸侯自是會于榘盟于貫會于陽穀盟于首止于甯母于洮于葵邱于鹹于牡邱于淮諸侯無不從焉召陵之役諸侯之大夫一語不可則其身見執其國見伐首止之盟鄭伯逃歸則新城之圍伐鄭之師不至於乞盟不止是合天下而聽命於一邦者未有如桓公之盛也諸侯之所以從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齊桓總論

五

者何也春秋之初王綱浸弛天下未有知尊周者小白起而尊周室春秋之初列國紛爭諸侯未有寧處者小白起而安中國春秋之初夷狄恣橫莊閔之間益以盛強莫有能攘卻之者小白起而攘夷狄鄭伯禦王而不恤王人救衛而無功此何義也首止之會世子在而王室安洮之盟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葵邱之會周公實在不與諸侯之盟此義一明而諸侯無敢不服矣魯齊鄭會於時來而入許齊陳鄭遇於垂以圖紀此何景也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盟征伐共而列國無相伐衛既亡而復存杞幾危而復固邢爲狄伐則爲之城鄭爲楚伐則爲之救此權一執而諸侯無敢不聽矣戎伐凡伯荆虜蔡侯狄人猖獗淮夷侵侮此何時也序績召陵而荆帖陳旅晉北而狄退獻捷於魯而戎弭陳兵於淮而淮夷畏此功一振而諸侯有所恃以爲安矣諸侯之奔走畢從以是三者故讀隱桓之春秋見天下無王而紛紛莫之定也讀莊閔僖之春秋見天下有伯而擾擾者有所依也是伯圖之興固天下之至幸也然隱桓之間天下雖不知有王而王之實猶存何者王之威令雖不行而其權猶未有所移也閔僖之間天下既知有伯而王之實已泯何也移其所以事王者而事伯也則伯圖之盛又非天下之至不幸歟。呂大圭或問

修內者王修外者霸修內者逸修外者勞修內者本於心遇機之來則應之機靜則止何勤何怠修外者本諸物物來無窮而智力有限一日少懈則智力有窮矣齊桓五伯之盛其初會北杏以求諸侯諸侯未和伐宋以爲鄆之會伐鄭而爲幽之盟諸侯無貳矣而後伐戎伐徐徐戎率服則救鄭以示威於南伐山戎以示威於北定魯之難救邢之危衛則封之杞則城之內之諸侯一德事齊可以南征楚也則會江黃以倚楚之後取舒庸以折楚之臂然後與次陘之役成召



陵之功則攘外之功成矣外雖定而王室未寧於是為會定世子之位襄王踐祚又為會率諸侯以聽於冢宰而王室定矣內和諸侯外攘強楚上定王室桓公蓋以三王之功不我過也則忘心生狄滅溫齊不問楚滅黃齊不救狄侵衛齊不知既而楚知其怠而易與於是履東夏而伐徐桓公合八國諸侯于牡邱顧望不進乃命大夫救之而徐卒底於敗一桓公耳而前日之桓公非今日之桓公何也勤怠之殊也勤怠之意何從生修外而不修內也

趙鵬飛經筵

春秋盛衰凡三變桓公之未興桓公之方伯桓公之既沒世變各異也王臣下聘不報王師出伐無功凡伯書伐戎強於北蔡師書敗荆盛於南此桓公之未興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載序續召陵而荆帖矣陳旅肅北而狄退矣獻捷過魯而戎弭矣此桓公之主伯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問衛滅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齊桓總論

至

懿親而義師無討楚書子而主會狄書人而參盟此桓公之既沒也桓公一身盛衰又三變伐邠侵宋侯度未一入蔡侵鄭戎疾未殄滅遂降鄆履事未久設施多舛遇穀盟扈闕理未熟檢防易肆桓公圖伯之初也貫澤而下葵邱以前衣裳歆血兵車無大戰仲尼傳其

李廉會通

一匡孟子與其為盛在是數年桓公定伯之日也九合盛而萌震矜管仲死而放繩墨城杞貶於城邢救徐怠於救許伐黃則外憂起會下則家法虧蓋桓公成伯之後也驗春秋大勢之三變則桓公主伯為有功即桓公一身之三變則桓公立功為不遠

李廉會通

信十七年

桓得管仲而任之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與國高各帥五鄉作內政而寄軍令與盟策以盡海王之利以三選擇賢始於鄉長之推繼於官長之選復親自賞相於是民皆勉於為善相地而衰

音

征山澤各致其時重聘幣號召天下遊士反棠潛於魯

使為南伐之主反臺原漆里於衛使為西伐之主反柴夫吠狗於燕使為北伐之主齊國之境南至餉陰西至濟北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鄒有革車八百乘即位數年東南多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左氏於桓公事多略故具於此

又莊十三年

齊桓於事之難濟者不求速濟而終於必濟鄭則十有一年始服楚則二十有五年始盟定計於堅忍不搖收功於雍容不迫雖伯者規模有王者氣象

洪谷葵春秋說

管仲守信不貳行法無移不藉樹蓄務富民財不大興兵務舒民力定王室齊魯難制荆楚并夷狄此其所以虎視中原也若夫殺子糾而父子兄弟之恩薄天王出不能奔命而君臣之義虧魯晉宋有弑君之賊不能討也陳有殺嫡立庶之罪不能正也鄭有兄弟爭國之禍不能平也不從已則伐宋伐鄭伐陳執濤塗厚自封殖則滅諸滅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齊桓總論

至

遂處已若是何以服人馳心於功利之域故卑也

李明復集義引胡宏

齊桓之於諸侯皆列國爾地醜德齊莫能相向一旦起而號令之非由積德累仁以聽天下之自至迫於不得已而應之苟可以得志於天下者無不為之損德害人而不恤焉作內政以強兵設輕重以富國滅小弱以廣地結強大以植援威聲震響之下是以諸侯懼而從之如此其易也故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

黃仲炎通說莊十五年

管仲以富國強兵為威制張本力既足以勝然後假仁義以行之故能不以兵革而一正天下然言功利實自此始後世皆陰用其術而陽諱其名功不及之而禍反滋焉

黃震日鈔

齊桓還自召陵君臣驕盈由識量淺狹雖稍伸中國之威終不能大挫強楚之欲諸侯睦者漸乖合者漸離楚得以窺其間使中國自救不暇而霸業衰矣故夫子大齊桓之功而小管仲之器

家鉉翁詳說信四年



桓公帥諸侯尊周室其實帥諸侯以尊已假尊王之名以令諸侯約之以會要之以盟臨之以威制之以力也程端學本義莊十五年引孫氏

入春秋而王室之衰甚矣然而桓王伐鄭則三國從之四國伐衛則子突救之餘以猶存也贈聘錫命以魯一國觀之則所以羈縻天下者可知是諸侯猶藉王命以為重天子之於諸侯猶未截然扞格苟

有能與之者猶足與為政於天下也使齊桓舉太公之履以修周召共和之舊修朝覲聘問之禮為諸侯倡侵伐盟會必歸命於天子然後扶控大小庶邦以問罪於天下如宋萬魯慶父之弑逆則誅之諸侯有自相侵伐者則討之捍戎於曹攘狄於衛因以責貢於楚天下有不翕然尊周者乎顧乃強摟諸侯而盟之且春秋書滅國自桓公始一日齊師滅譚再曰齊人滅遂以誅其罪也楊子庭

傳云存三亡國杜注指魯衛邢竊謂魯雖有慶父之變何至於亡不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齊桓總論

得在其數蓋謂杞與邢衛淮夷病杞不遷亦將亡也傳所云薄德謂因亂取魯緩救邢衛竊謂因亂取魯固不必辨而救邢雖稍緩功亦大矣封衛又豈緩乎蓋概言其德不及古先聖王耳傳述左注辨說

桓有大功三無召陵楚無周也無首止天王無周也無葵邱諸侯無周也春秋所以予桓陳際泰五經讀

北杏肇績魯衛不至鄭幽繼盟宋鄭懷疑迨三國存而大義始昭江黃服而蠻方始懼至賈澤陽穀之會遠侯畢集矣桓公端委指笏以朝之盛之至也而其後功高志滿盛極漸衰者無他管仲死也故桓公中主也得管子而名彰聖人所以不稱桓公而歸美管仲者為其持大體正名分兵力甲於天下必不敢教其君為鄭人編葛之舉也至尊莫如王子定其位而覬覦絕於天下矣至親莫如哀姜誅其罪而淫亂絕於諸侯矣侵伐不勞大師盟會不煩小國功高來天王之

寵猶凜天威而恐隕越何規模之宏遠乎馬驥左傳事緯

春秋之世之趨於伯非自齊桓始也桓八年楚已合諸侯于沈鹿矣十一年屈瑕盟貳軫矣脫無齊桓而天下之勢將遂折而入於楚故當日之望齊桓如槁旱之望甘雨也然而齊桓攘楚之功不及晉文十之一何也城濮一戰天下翕然宗晉桓盟召陵未踰年而楚滅弦又踰年而楚圖許滅黃伐徐楚之傑驚不能稍減故穀梁子謂桓之得志為僅此非桓之劣於文也管仲與令尹子文並世而生管仲有節制之師而子文亦有持重之計召陵之役按兵不出遣屈完如師方城漢水數言隱然有堅壁清野以逸待勞之計故桓不得已成盟而退楚未大創故天下從違之勢未分也使如得臣之輕脫囊瓦之不仁一戰而勝全師壓楚責其僭王與侵奪諸侯之罪還楚舊號悉反侵地豈非赫然王者之師哉然桓之志在服鄭而已當日北方多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齊桓總論

故狄病邢衛山戎病燕淮夷病杞伊雒之戎為患王室桓公左支右吾之不暇明知天下大患在楚而未暇以楚為事以為王畿之鄭不向楚則事畢矣故終其身竭力圖之至如楚之江黃晉之虞虢以為鞭長莫及無如何也且管仲相桓以大義服人未嘗交兵與諸侯一戰其意以愛養民力勤恤諸侯為事故仲尼許其仁也顧棟高大事表

齊桓大本不立心術未純故規模小而局量淺驕矜之色易形荒逸之譏不免然其生平以力假仁而不好戰夫子所以予之張自超宗朱辨義

以萬世之人心而論則霸者當黜以春秋之時勢而論則霸者當尊霸之當黜也為其於仁義而假之陽為尊周室之名陰遂其自私自利之實也故孔子以為器小孟子以為三王罪人然假乎仁義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也陽為尊周室之名者猶知周室之當尊也嗟乎東遷之後天子之喪求賄求金不能應至王室不能以喪赴天王帥諸

寵猶凜天威而恐隕越何規模之宏遠乎馬驥左傳事緯

春秋之世之趨於伯非自齊桓始也桓八年楚已合諸侯于沈鹿矣十一年屈瑕盟貳軫矣脫無齊桓而天下之勢將遂折而入於楚故當日之望齊桓如槁旱之望甘雨也然而齊桓攘楚之功不及晉文十之一何也城濮一戰天下翕然宗晉桓盟召陵未踰年而楚滅弦又踰年而楚圖許滅黃伐徐楚之傑驚不能稍減故穀梁子謂桓之得志為僅此非桓之劣於文也管仲與令尹子文並世而生管仲有節制之師而子文亦有持重之計召陵之役按兵不出遣屈完如師方城漢水數言隱然有堅壁清野以逸待勞之計故桓不得已成盟而退楚未大創故天下從違之勢未分也使如得臣之輕脫囊瓦之不仁一戰而勝全師壓楚責其僭王與侵奪諸侯之罪還楚舊號悉反侵地豈非赫然王者之師哉然桓之志在服鄭而已當日北方多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齊桓總論

故狄病邢衛山戎病燕淮夷病杞伊雒之戎為患王室桓公左支右吾之不暇明知天下大患在楚而未暇以楚為事以為王畿之鄭不向楚則事畢矣故終其身竭力圖之至如楚之江黃晉之虞虢以為鞭長莫及無如何也且管仲相桓以大義服人未嘗交兵與諸侯一戰其意以愛養民力勤恤諸侯為事故仲尼許其仁也顧棟高大事表

齊桓大本不立心術未純故規模小而局量淺驕矜之色易形荒逸之譏不免然其生平以力假仁而不好戰夫子所以予之張自超宗朱辨義

以萬世之人心而論則霸者當黜以春秋之時勢而論則霸者當尊霸之當黜也為其於仁義而假之陽為尊周室之名陰遂其自私自利之實也故孔子以為器小孟子以為三王罪人然假乎仁義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也陽為尊周室之名者猶知周室之當尊也嗟乎東遷之後天子之喪求賄求金不能應至王室不能以喪赴天王帥諸

遷之後天子之喪求賄求金不能應至王室不能以喪赴天王帥諸



侯以討寤生不朝之罪而射王中肩此時求一假仁仗義以尊天子者其可得乎官受方物修其職貢使衰周猶繫乎人心霸者之力也猾夏者楚也有霸以後止有一楚無霸以前秦晉齊宋皆楚也小國日就夷滅矣齊桓創霸存三亡國義聲震於天下而諸侯不敢肆自是晉文至悼世為盟主博尊周恤小之美名不敢貪諸夏之尺土也受小國之懇而時合諸侯以討之執之也雖楚之橫暴猶挫其鋒端惴恐霸者之議其後不然旅何人斯肯存三國而不有哉迨襄二十七年宋之盟南北分衡定七年鹹之盟天下無霸於是七雄起小國滅而周鼎亦移然則桓文於三王為罪人而視春秋之諸侯則功臣也管仲於聖賢為器小而視春秋之卿大夫則仁人也此孔子所以仁管仲而孟子亦稱桓公為盛也

姜炳璋讀左補義

或謂齊霸方盛而天子蒙塵不能削平禍亂輸晉文一籌呂東萊曰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齊桓總論 桓文總論

事

周室東遷號鄭秉周政與周最親凡有患難二國首先任為己責齊桓雖圖霸終退然讓之知當時尚不以甲兵強弱為事諸侯向稟王命據此則王室之亂初不告命諸侯而獨與二國謀觀魯史不書其事則齊桓未可厚責也

桓文總論

霸者之處心行事純疵半焉公矣而不能不私仁矣而不能不暴信矣而不能純乎信義矣而不能純乎義

家鉉翁詳說

孟子謂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而春秋與桓文何也孟子談王道故不錄霸功春秋示王法不欲盡廢天下之功而不錄也王道盛明中國尊安固無事乎霸王綱陵夷諸侯恣擅猶幸天下之有霸故夫子平日議論間有取焉自周室之東威令久廢不獨楚僭王也鄭莊周之卿士至於侵犯王畿射王中肩齊襄卒宋魯陳蔡敗王人救

衛之師則五國皆叛矣環視四方真其有能倡義尊王者幸而桓公出焉文武成康之業所以未墜於地者謂非創霸之力不可

又王霸之辨德與力而已齊桓名義最正者救邢封衛之舉首止葵邱之盟然其心則欲仗義以服諸侯而成己之霸也其於小國則滅譚遂降鄆遷陽皆以力服之於楚雖能受盟召陵曾未數年滅吾與國之黃不能救也既又伐吾與國之徐雖救之終莫止其敗也其於晉未能使之與會盟取虢與虞不以滅同姓問之殺世子申生不以易嫡子正之葵邱將會而還亦不致詰之蓋力所不及則無以服之矣迨其末年城緣陵而散城鄆而不果狄侵衛鄭而不能遏是易服者亦無以服之矣又其甚也身沒未幾而宋曹衛邾之師已見伐矣若晉文之誦視齊桓又不逮焉本無義也而假一事示之義本無信也而假一事示之信本無禮也而假一事示之禮曰示云者表揚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桓文總論

事

以考眾也朝王而遽請隧焉是名為勤王而實窺大物也陽樊不服則圍之原不服又圍之名雖受地於王實則以力取也桓文皆以力假仁而不本於德故能屈人之力而不能服其心

真德秀大學衍義十四

桓文有尊周室安天下之心惠王寵子帶欲廢太子齊桓會首止以定其位齊桓沒叔帶卒亂周室天王出居于鄭晉文迎王入王城誅叔帶則二君之大節可見桓之會葵邱稱盛明王禁也文之盟踐土稱信獎王室也聖人所以褒其功稱其仁惟不能遵王道之正征伐自出貢賦自專則其罪爾

王哲皇綱論

五霸桓文為盛而聖言抑揚不同誦正之心迹判焉稱管仲之仁與民之受賜子仲即子桓也桓之會盟北杏陽穀在齊境幽榿貫葵邱則宋地鄭首止鹹則衛地甯母洮則魯曹之地耳文一出而會十國子溫要天王于河陽盟王人列國于翟泉皆近王畿外則挾王室以



警列國內則怙威勢以逼天子此譎正之所由辨也文以定太叔之難遂逼取樊溫原橫茅之田圍陽樊而啟南陽偕有王土蒐于被廬作三軍蒐于清原增為五軍至景公遂偕天子六軍之制將佐六卿至景而卿十有二始偕皆自文公其罪大矣程公說分紀晉世本後論

以桓公之盛初時服楚遷邢封衛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及至末年一件事也做不得同一桓公何故昔強今弱蓋自葵邱之會志得意滿伯業漸衰晉文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乃使孔達侵鄭不能使諸侯畏威至於用兵亦是伯業衰處大抵伯業皆如此呂祖謙左傳說

桓霸三十年方成文則兩三年做許多事桓雖有兵車之會然史無可書之事亦無可喜之功文之事業史策粲然而不如桓霸之無迹又如齊桓之興便存已滅之衛歸乘馬門材等收刑具器用而遷之存植亡國如此晉文伐衛使衛失國君臣互相屠戮執曹伯使其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桓文總論

美

亂乃復之皆文不如桓處又

齊桓成霸業無迹晉文成霸業有迹文所以不如桓然齊霸不繼而晉霸不絕者管仲一身在事不為齊求人材而晉專務收人材狐趙之徒倡推賢讓能之風直至景公時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波流之及至于如此晉霸所以長久齊霸所以不永也又

桓文譎正固有辨矣然循流究源桓之罪過於文也當周之衰諸侯跋扈使小白主伯之後即帥諸侯朝天子以令天下則重耳安敢致天王哉惟小白不朝京師致王世子是以重耳遂無所憚章滿國書編

桓文之未出也權雖不在天子而諸侯亦未能盡得天子之權也蓋其權散桓文之既出也權既不在天子又不在他諸侯而桓文獨盡得天子權也蓋其權聚桓文以前諸侯固有相朝者則亦一二小邦而已猶未有六服羣然相朝者固私盟會擅侵伐者則亦一國兩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桓文總論

美

自肥執曹界宋為譎已甚桓之末年侈然有封禪革命之心而文至於請隧此其去問鼎者無幾耳又何以責楚也然則聖人所稱民免於左衽而仁之何也曰是聖人之專論功也故天下無霸而至於四夷縱橫而莫之禁者非天下之幸也天下有霸而至於臣疑於主而莫之恤者亦非天下之幸也唐順之荆川集讀春秋篇

桓文之扼楚力有難易桓所從者宋衛陳蔡皆弱國故謀之十餘年結江黃連十二國之師而後能服楚文所從者齊秦皆強國故一年之間僅連三國之師而克楚又

聖人子桓文以其假行天子之事如上書狄伐邢下即書齊人救邢上書狄入衛下即書城楚邱楚伐鄭而桓有召陵之師楚圍宋而文有城濮之戰楚以彭城封魚石而悼公圍宋彭城皆為齊圍非晉不解攻伯統未與與伯述既熄則有坐視而已從此處著眼聖人褒貶



微意與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處和盤托出紙上事表偶筆

桓之伯魯宋久而後合會鄭乃伯之始然宋人猶或主兵衛鄭未免

復叛其難如此晉文則一戰而伯矣蓋霸之初諸侯猶未肯推擁一

人聽其號令故難也至文公時諸侯習熟見聞惟強足庇民者是從

故一勝而皆宗之所處之時有難易也顧奎光○齊桓時楚雖強而

未盛故召陵之師緩晉文時楚與中國爭盟矣故城濮之師急齊桓

時惟蔡鄭與楚而江黃及徐尚有從齊者故可整兵相向晉文時宋

齊兩國外皆服屬楚故必致楚來戰乃能勝之時勢異也

齊桓之世楚非不彊也然用師不過淮漢之間中國諸侯未至大病

既而召陵觀兵屈完來盟齊無亡矢遺鏃之費而楚服焉晉文之時

楚勢方熾號召中國諸夏咸拱手聽命非用大創楚豈輕服中國諸

侯亦未相信也文公復二國以助已執一使以怒敵我得其利楚受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桓文總論

李

其愚城濮一捷諸侯景赴於是驚覺上賜牛耳獨執楚人乃不敢北

視矣故召陵之師較晉爲遜而城濮之績視齊爲烈時勢不同遲速

異效桓文之事正未可以低昂也馬驥左

○宋楚爭盟交兵始伯獨書辭辨曹南師子後會辨會孟獻

僖十八年春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五月宋師及齊師戰于

鹹濟師敗績左傳齊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管

宋襄公以諸侯伐齊齊人殺無虧將立孝公不勝

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宋敗齊師立孝公而還

春秋不書公子昭奔宋不書納公子昭而但書伐齊則伐喪而

已矣宋襄志在爭伯春秋不使其得假託孤之說以爲名也書

伐齊書及齊戰書師救齊書狄救齊屬辭觀之可見華學泉

傳序齊桓諸子皆以其母之次第爲次第非以無虧爲長桓卒

亂作宋納孝公於義未爲不可然春秋不書納昭而但書伐齊

不書昭歸于齊突赤而但書齊師敗績者伐齊之役乃宋襄圖

伯之事也名爲納昭意實爭霸故止以伐齊書者宋襄之欲繼

霸也胡氏乃謂春秋以奉少奪長爲宋襄罪亦淺之乎論春秋

矣其書師救齊狄救齊又以著宋襄之德與力皆不足服人以

致紛紛與爲敵亦非以救爲善如胡氏所云也以宋主兵者春

秋固記宋襄圖伯之始事也葉西○立嗣以君父命足矣何待

屬於鄰國之君管仲何至若是此蓋宋襄誣死証生之辭耳而

左氏受其誣惑矣宋襄自僖十五年伐曹齊桓在時已有爭伯

之志桓公卒而孝公奔宋宋得之如奇貨挾之伐齊猶懼不勝

以孝公爲先君所命則其名正以已爲齊侯所屬則其辭順幸

而戰勝卒立孝公齊國以爲信然不知宋襄實欲立成攘伯借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宋楚爭盟交兵

李

孝公以挫齊日黃仲炎○宋襄志在爭伯而特假託孤之說誣

齊人以納孝公春秋不書納公子昭而但書伐齊且以宋主獻

之戰則伐喪而已矣攘伯而已矣此聖人誅心之法也顧棟高

僖十九年春宋人執滕子嬰齊

宋襄圖伯而伐齊喪執滕子如此欲伯得乎無德而肆暴所以

無成吳澂○趙汭曰齊桓卒而宋執滕子晉伯衰而宋圍滕宣

中國無伯小國之憂也宋襄執滕子身亦執於楚宋文圍滕國

亦圍於楚中國無道蠻夷之資也御纂○宋襄前年伐曹而

曹即從宋伐齊以爲諸侯可以力服於是虐國君使諸侯不敢

不聽命而不知曹已先叛矣旋伐曹再伐鄭而即敗于泓夫以

齊之大而圖伯之初猶屈已以求宋魯宋乃專恃威力宜其敗

不旋踵也顧棟高○齊桓九合皆魯宋陳衛諸大國而和滕同



役者鮮焉故德足以懷力足以威也宋襄圖伯乃示威於小國  
非惟德薄謀亦僨矣方苞直解○滕自盟幽後不與盟會者幾四十  
年齊怨之而無責桓之所以極盛宋執之以立威襄之所以無  
成姜碩璋讀左補義

又 夏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邾子會盟於邾邾人執鄆  
子用之

宋襄此盟從之者曹人邾人而已諸侯不服可知也與北杏之  
會異矣李明復集義引謝是○宋襄不能致曹枉駕以盟曹邾于宋而  
弱于宋猶且不服況諸侯乎邾則後而執之所與偕者僅一邾  
而已宋幾曹復叛去不得已乃求諸侯于楚計愈下而心愈拙  
矣黃仲炎通說顧棟高大事表○齊桓沒而諸侯悖亂如此孔子所以有一  
匡天下之言也然王者化及人心遺風餘澤久而未斬伯者使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宋楚爭盟交兵

奎

人革面骨未寒而亂作其禍有甚焉者王伯之效於斯可見程學本  
○曹與宋接壤宋在曹西而邾距曹東三百餘里宋公既  
盟於曹南邾非其歸路邾子何由得遇於邾公羊以為後會非  
也邾近於邾邾欲圖之因宋怒其不會請於宋為此虐謀而詐  
與會耳當時以為宋實使之春秋推見其情歸罪於邾而已朱朝  
○愚按程積齊顧復初引劉氏趙氏家氏說辨用邾子者  
非宋所使會盟非會曹南之盟所辨甚是與宋說合程說見書  
會盟說見書執○駁始伯書爵見春秋之初大夫書人門○  
書法與北杏同陳氏遂以此爵宋為子伯鹿上人宋為不予伯  
李氏亦謂始望宋之能伯繼罪宋之失德然春秋於桓文猶不  
得已而取之北杏原非予桓而謂曹南予宋哉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秋宋人圍曹

齊桓之伯屈意去忿盟魯平宋以致諸侯宋襄不從子魚內省  
德之言亟事干戈宜其不伯張洽○伐齊盟曹南從宋者惟曹  
邾二國襄公善遇曹伯以親諸侯可也而專事威強殘蔑小國  
欲以力爭不亦難乎沈裴○傳曰討不服也曹屢與盟非不服  
矣無罪而伐之無名與盟而伐之無義子魚曰無閔而後動無  
義無名是謂有闕而妄動何以服人湛若水○當時鄭入滑狄  
侵衛魯伐邾以中國無霸而動也宋襄苟能治其所當治則義  
聲暢而伯業成矣比事以見義宋之圍曹非矣家範翁詳說

又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邾人盟于齊左傳見盟  
楚欲得志於天下久矣齊桓討而攘之桓霸稍衰滅黃敗徐駸  
駸抗衡然尚有所懼也齊桓既沒宋襄圖霸而諸侯不服陳乃  
借不忘桓德之說招楚入盟陳蔡及鄭皆近楚而素服之者受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宋楚爭盟交兵

奎

其謀而楚因是得行其志焉齊孝忘其父之攘楚納之國都而  
與盟魯信亦忘荆舒是懲之志偕之同歟南北之合成陳已為  
向戌開先其後役屬於楚而終為楚滅是陳自招寇也宋襄見  
此役以為楚之強可以得諸侯於是求諸侯於楚而已偃然居  
齊楚之上夫以楚之強悍豈肯以諸侯授宋而已屈伏為其下  
者乎其見執宜矣張洽集注顧棟高大事表○當人心渙散之際而借無  
忘桓德之名以糾合諸侯楚之謀也爭霸始此黃仲炎○以中  
國之大楚雖強未必敢遽窺上國也中國始卑而楚始尊矣黃仲炎  
○鄭叛從楚與陳蔡合倡不忘桓德之言以欺齊齊孝不  
察納之國都而與盟魯亦同歟夷夏之防從此潰矣首陳蔡罪  
其倡謀也沈裴○此會為桓公之辱大矣桓公以四十年圖  
霸服楚艱乎為力填土末乾而諸侯召楚以盟於其側諸侯則



然爾孝公非桓之子乎父攘之以除中國之患子盟之以爲天下之害趙鵬飛○首陳何也左云陳請修好以無忘齊桓之德

夫不忘桓德請於桓之舊盟可耳何援楚入盟是知陳之請楚

之謀也楚列齊盟自此始蔡鄭皆楚黨也直解○卓氏曰先

陳主是盟也鄭後楚何也鄭爲楚私不可不後楚也陳蔡故從

楚者也先陳蔡爲正其體也鄭新服者也後鄭正其罪也此論

最精朱軾○齊忌宋之奪其霸權而墮楚計自有此盟然後

宋孤而中夏之勢大屈盟薄戰泓曹衛亦折而南嚮至於成穀

逼齊合兵圍宋遂有鞭笞天下之心曩令齊魯宋衛同心則陳

鄭將附楚不堅楚豈敢深入內地虐執盟主無所忌哉直解

僖二十年夏鄭人入滑

齊桓沒諸侯兵爭弱小被其毒宋襄欲伯當糾其罪而懲之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 宋楚爭盟交兵

鄭入滑當先糾者也舍是弗爲而執滕圍曹是爲暴而已矣家

翁詳○王氏說見書入

又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家氏趙氏說見中國夷狄特盟門

又 冬楚人伐隨

莊以前兵加江漢未有告命今爲同盟之國遂假告慶策書爲

恐動諸侯之計李廉○隨漢東諸侯之大者而叛楚則是時楚

之力未能綏定南方也苟能收之以爲用則中國拒之於內漢

東諸侯撓之於外楚必不能得志也惟中國甘心棄外藩於楚

而且以中國援楚楚內無中國之憂得以陵江漢小國小國不

支盡折入於楚楚無外患而勢益強遂與中國爭長矣賈仲軾

僖二十一年春秋侵衛

中國無霸則諸侯力攻四夷橫決書伐衛伐邢入滑伐隨侵衛  
著無霸之患也呂本中○爲中國患者狄與楚楚強大未易  
治狄悍而微宋襄與其盟楚而求諸侯蓋若伐狄以審諸夏能  
治狄而霸政舉矣乃舍其力之所可及義之所當爲而爲其所  
不可爲狂躁害之也家鉉翁

又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左宋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

○齊晉攘楚所以成霸宋襄反求諸侯于楚便不能攘夷狄尊

中國霸業所以不成呂祖謙○宋襄欲合諸侯而德義不足以

感人曹南之盟僅能脅服至近之曹至小之邾其餘更無從之

者而楚之勢力足以威人齊之盟不特陳蔡鄭從之魯亦從之

此宋襄所願欲而不可得者故借楚之令使諸侯從已是求肉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 宋楚爭盟交兵

於虎也其遭執辱宜哉吳澄○齊桓攘楚以安列國宋襄盟楚

以求諸侯王克○愚哉宋襄之圖伯也齊桓之與協比

諸侯輯齊東夏垂二十年内外無患小大一德而後敢問罪於

楚宋襄不德執滕君虐鄆子賈怨於曹結憾於魯諸侯皆咤然

外之獨齊孝以其納己之故不得已而從焉然前年盟齊亦同

楚人之盟矣保其無二心於宋哉乃一旦欲以隻牲尺書服虎

狼之楚是大愚而不移蹈死地而不恐者也趙鵬飛○齊桓死

宋襄以爲天下惟吾獨尊楚蠻夷可以名市也齊爲吾所立必

不叛我其餘小國可折筆驅之耳於是虐小國以示威盟鹿上

以餌楚而已偃然列其上是不特楚憾而齊亦憾并諸小國亦

俱憾楚喜宋之見與此盟勉列其下盟孟而卽辱之矣顧棟高

又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



伐宋

左會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宋求諸侯於楚而楚許之故為此會宋為首事故先之然能致諸侯之來者楚也楚以子爵序侯伯之上而亞於宋公則此會楚為之主齊之盟楚序陳蔡之下鹿上之盟楚序齊下蓋楚初與盟猶未敢偃然自肆也至是位列國諸侯之上而兩伯之仇不待春秋之終已見矣吳數纂言注○宋襄所恃者有恩於齊而已鹿上之盟幸脫虎口者以齊在也此會齊不至陳蔡鄭許皆楚黨而曹又宋之讐也見執固無疑趙明飛○宋襄非但不識楚之誦詐且不知五國之不同心而輕為是會也張洽○岷隱曰齊桓霸業已成猶不敢輕視楚宋襄輕於挑楚於是楚狎侮之日盟則與之盟日會則與之會至則執之如玩嬰兒於掌股之上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宋楚爭盟交兵

至

黃震○序楚子於上者著其強也列諸侯於下者卑其弱也金日鈔○楚子何以先諸侯宋襄欲圖霸而會楚子諸侯推先楚子也諸侯知宋襄不足霸則勿會而已會而先楚子遂使楚子得以爭中國則宋與諸侯之罪也葉夢得傳○中國未嘗不尊四夷未嘗不畏中國時有盛衰夷狄時有竊發得志於中國者有之然得志者其暫而不可得而觀者其常也惟中國甘心與夷狄為伍而不恥夷狄以中國為易與而其志遂肆不可制矣齊之盟引入中國鹿上之盟尊為等列楚遂玩中國於掌中賈仲賦○執宋公者楚子也不言楚子執之不與楚子之執宋公且分惡於諸侯也楚子何以先諸侯不先書楚子則無以見執宋公之為楚子且無以見楚宋之爭長也牛運震傳○諸侯會宋地宋襄主盟乃無故而楚子執襄以伐宋此必諸侯惡襄不道執殺國君

因以此報之維假手楚子實則諸侯其為故以盟齊之役先有以結之故也書其事而諸侯之罪自見胡氏謂五國之君不能相救夫陳蔡楚鄭皆盟齊之國唯許曹新會而曹又屢被宋伐豈肯救者毛奇○孟會使齊魯大國皆會楚亦未敢遽執宋公齊孝繼而不前蓋忌宋霸之成而不知轉授楚以柄也魯則自外於會以孤宋先盟於薄以附楚楚之張齊魯成之也方苞直解

又

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諸侯從楚會孟伐宋魯獨不與故獻其捷以威魯也魯是以從楚而為薄之盟吳澂○宋之曹南鹿上于孟三會魯皆不與楚悅魯之不與宋也通好以結魯故公會諸侯求釋宋公而楚即聽之文定謂不書宋捷為魯諱也未既未獻而魯受之矣又何諱哉且既以同執同伐罪五國之聽命於楚又以會諸侯釋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宋楚爭盟交兵

至

公罪魯之不能救宋討楚反盟楚以求釋又豈以不書宋捷為伸有道之弱而沮無道之勝哉則所謂諱者非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左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公羊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于目夷諫曰楚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不可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公子目夷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逆襄公歸○宋以乘車而往楚伏兵車以執豺狼之心何可量也甚至獻捷以脅魯會薄以受盟操縱大權不在中國而在外夷



矣王元杰○魯爲望國楚欲借以號召天下孟之盟僖公不與

故使宜申獻捷齊而誘之公畏楚而來楚既得盟魯即慨然釋

宋公以見德而堅魯之服從卓爾康○楚子釋之也春秋則曰

會諸侯不許楚得制中國之命也李胡復集春秋以爲中國

之大恥不書會楚子而曰會諸侯不書宋公歸自楚而曰釋宋

公其盟其釋若皆中國諸侯爲之所以立中國之防而全中國

之體姚舜牧○會于薄釋宋公者諸侯請於楚而釋之也操縱

在楚也其不曰楚釋而以諸侯自釋爲文者存中國也黃仲炎

○宋天下之要樞也楚得宋而天下可圖矣既執宋公而復釋

者何蓋楚方會中國諸侯未盡服從姑假魯以釋之是楚之狡

也張傳四○當日晉齊諸大國坐視宋公屈辱而莫之救公獨

不畏強楚而爲之謀意良厚矣而傳者乃以爲魯罪不已甚乎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宋楚爭盟交兵

交

卽會而請釋亦非有賄賂卑屈不可以對人者何諱之有獻捷

不言宋不待言也執之釋之不言楚子不以執與釋之權予楚

是則春秋書法也朱載堉○書法蓋以釋宋之權予魯也胡氏

謂魯宜拒其使請於天王討之張氏謂諸侯若能使人征繕

而修文告之辭明宋之直正楚之罪則楚當愧屈而歸宋公二

說可謂闢於勢矣以楚之詐豈能自服於義以楚之強桓文用

全力僅勝之魯能聲罪致討乎事固有理如是而情與勢不能

者顧奎光○諸侯卽會孟之五國未嘗不爲宋請而楚必得魯

之盟而後釋之蓋楚之狡計欲借一宋以市一魯也自是魯甘

心從楚矣顧奎光○又見書公會諸侯門會盟書所爲門

僖二十二年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襄嘗困於楚矣疾戾已甚而德慧術智未有以增益其所不能

所謂過而不改而又甚之者張洽○鄭之從楚力不支也宋且

不能抗楚而就執辱何以責鄭甫脫累囚遽率諸侯伐鄭豈非

力小任重歟顧棟高○會孟之辱宋不振矣而衛許滕猶從以

伐鄭知當日諸侯尙有怒荆蠻而快大義者也修德以和輯諸

侯未嘗不可得志于楚而遽興師挑釁何也自敗于泓而衛許

又皆向楚矣張自超○宋公見執而三國旋棄楚就宋蓋深

懼楚人之暴而思中國之有霸也能修德禮以緩諸侯息力蓄

謀觀釁而動猶有濟也乃急於爭鄭以致楚師其敗宜矣方苞

又 冬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左楚子伐宋以救鄭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

既濟司馬請擊之不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

礮焉○穀梁泓之戰以爲復孟之恥也孟之恥宋襄有以自取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宋楚爭盟交兵

交

之治人而不治反其智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

○宋襄脫數鼓之餘而歸不能責躬自咎修德養威乃挑楚釁

而不量力以圖衆敗身夷此自取也趙鼎○宋不能服

鄭伐鄭以致楚兵是之謂召釁又不知好謀而成以致敗是之

謂玩敵趙鼎○書及楚戰權在宋也楚張甲兵以臨之畏避

不戰將奉社稷南向其爲辱也不亦甚乎宋公不肯屹然而與

戰戰雖敗未嘗折入於楚楚雖勝未嘗奄有乎宋宋公之志見

重於春秋矣惟平日不能和合其民臨事不能節制其師致身

傷兵挫則春秋所譏也陳遷鶴○宋襄一會虐二君何有於重

傷禽二毛曹南口血未乾而圖曹何有於不鼓不成列而公羊

氏大之以爲文王之戰不是過亦太甚矣俞汝言○傳糾正

一戰師敗身死取笑天下然與楚戰猶有雪恥之志勝於遭挫



辱而卽降屈者以視鄭之入朝魯之乞師何如哉春秋猶未深惡之也其敗不必諱汪氏以爲不書宋公敗績爲中國諱辱者非也前不爲宋公諱執而此爲宋公諱敗耶張自超宗宋辨義

僖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左討其不與盟于齊也○前納齊孝乃宋襄攘霸之心齊知之矣特已受其援立之恩姑聽命而未心服諸小國亦不甘也於是陳蔡召楚與齊盟以顯與宋敵宋乃求諸侯於楚鹿上之盟齊勉強一來而居宋下不甘孟之會卽不至迨至宋公見執於會孟受傷於泓戰遂顯與宋貳而乘其貳報其伐喪焉齊之盟本欲損宋今責宋以不與齊盟所謂欲加之罪也顧棟高○齊孝伯主之裔楚氛日熾執宋公不問伐宋公不救已失大義而驟伯業矣况又乘其師敗身傷而伐之邪先公攘楚而宋兩世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宋楚爭盟交兵

主

輔伯是楚敵而宋鄰也伐鄰以快敵有人心者不爲左氏謂討不與齊之盟鹿上宋齊已同盟顧舍鹿上之與而討齊之不與哉蓋齊實以報鄭之役也張自超宗宋辨義○討不與盟齊以是知齊之忌宋尤深也方苞直解○齊已與鹿上之盟忽以宋不與盟于齊爲討非其本意也楚勝故媚之宋敗故侮之姜炳璋讀左補義

又 夏宋公茲父卒

左傷于泓故也

又 秋楚人伐陳

左討其貳于宋○宋盟曹南伐鄭陳皆不與而盟齊會孟伐宋並從楚未見其貳於宋也蓋以伐宋之後鄭朝楚而陳不朝故假以爲辭而伐之耳方苞直解○陳招楚爲盟而反討其貳蓋伐之以備後來者使陳不敢他向耳陳自是從楚矣顧棟高大事表

僖二十四年 左氏傳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

宋自是亦從楚矣顧棟高大事表○按是時陳蔡鄭許以近楚而從楚

魯以周公之後而從楚宋以先代之後至此亦從楚楚又結曹

而昏於衛諸侯俱拱手南向未服楚者齊與晉耳而齊方爲楚

所逼二十六年伐齊取穀天下之勢岌岌矣又

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齊桓卒楚執宋公納頓子侈然欲廢置諸侯春秋所懼也陳傳良後

傳○此見中國無伯楚得執討伐廢置之權也焦袁熹關如編

宋襄總論

齊桓之霸修外不修內故不免於怠若宋襄者內外兩不修而至於亡者也其伐齊也以爲霸統在已故師未反而執滕子遠爲曹南之盟以爲諸侯無敢不從而來盟惟二小國鄭子又不至怒而用之既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宋楚爭盟交兵

主

爲不道曹叛之乃圍曹滕怨卽亡曹叛邾去宋之爲宋悍然而已而陳蔡又召楚盟于齊則東諸侯一舉從楚矣乃盟楚以求諸侯夫諸侯豈可求於楚哉楚得諸侯肯挈以遺宋哉宜孟會見執也迨脫囚以歸宜自咎而修已睦鄰養成植德以徐圖大舉復不自量伐鄭以招楚兵一敗塗地兵喪身亡所以圖霸者非其道也趙鵬飛經筵宋襄急於求諸侯而不度德執滕子以冀諸侯之畏盟曹南以要諸侯之從圍曹以必諸侯之服陳蔡楚鄭盟於齊則爲鹿上之盟以求齊楚遂會以合諸侯而不虞楚人之執已也猶不自反伐鄭以致楚之來亟爲戰以雪孟之恥不知已之不敵也孟之會蓋逐鹿搏金之見有以蔽其明汎之戰蓋困獸猶鬬之忿有以奪其智呂大圭或問宋襄不量力偃然爲盟主欲屈強楚之君於會其愚而不能料事一矣齊桓之伯宋襄耳目所接也自觀信義與齊桓孰愈壤地與齊桓



孰愈兵甲與齊桓孰愈齊桓九合諸侯終不能屈致楚子而宋襄乃  
謀欲致之其愚而不能料事二矣孟會見執曾未聞時忘辱忘禍自  
取傷敗其愚而不能料事三矣呂祖謙左氏傳議

齊桓之伯未嘗用戰爭之力也存三亡國而未嘗加兵於狄合八國  
之師于召陵成盟而退其於淮夷山戎止以先聲驅之務在保安弱  
小使各安宇下而已其與師管更迭用之令各就近為侵伐而不役  
之於遠故東征西討而民力不逮數動與國而諸侯不怨而宋襄則  
反是方齊桓之卒也汲汲乎欲代其任而首先與齊戰幸而一勝則  
翹然自喜以為天下莫與敵於是一會虐二國之君五年之中無歲  
不與師伐曹伐鄭馴至排不測之強楚軍敗國蹙旋以身斃其輕用  
民力若是雖使齊晉之大其能有濟哉夫以晉文之兵力猶兢兢示  
禮示信示義迷合齊秦兩大國而後敢與楚戰宋襄以孤軍單進又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宋襄公總論

不乘險擇利雖以晉文處此必敗而况小國乎顧棟高大事表  
齊桓圖伯曲意以求宋魯兩盟于幽以堅諸侯之志存邢存衛以服  
諸侯之心招徠江黃以孤楚之黨經營數十年而後一問罪于楚以  
伯中國宋襄曹南之盟止能脅從至近之曹至小之邾而顧飲合入  
屬楚之蔡新朝楚之鄭一旦偕楚以受盟於我不待智者而知其不  
能矣且齊桓連內諸侯以攘楚宋襄合楚以脅內諸侯其事之正不  
正已大相左而其行事又相背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齊桓之謀楚深結魯宋衛鄭繼得陳許徐小國以及江黃之遠莫不  
服從然後與師制楚宋襄欲以虛名駕楚愚矣方苞直解  
宋襄納齊公子昭使齊人殺長立少於桓無負於義實妨諸侯鮮  
樂從者同役惟曹衛邾耳義聲不立雖欲繼霸而諸侯多貳次年曹  
南之盟僅有曹邾知衛不服矣至秋圖曹知曹又不服矣又况執滕

君用鄒子好行凶德諸侯益離楚人乘之而起收諸侯以自附齊之  
盟陳侯修好蓋楚授意也陳蔡與鄭素服於楚非楚授意陳豈能強  
楚從之自有此盟齊魯亦從楚矣宋襄不悟盟席上以求諸侯楚陽  
許而竟執于孟會孟諸侯無一非楚之從也猶不悛明年復伐鄭猶  
不悛復與楚戰泓至於被傷而卒失伯體之重傷中國之威由其傲  
狠悖德為謀不臧馴致孤立無援喪師辱國以至於死也蔣斯大  
齊桓不能使楚弱猶能不使楚強宋襄使楚強而驅諸侯從之使晉  
文不與楚之橫暴不待莊矣故宋襄者桓文之罪人顧奎光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 宋襄公總論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目錄

晉楚爭盟交兵

晉文之世 書使曹伐衛復怨辨 書楚救衛予楚辨 以書入曹 王事不督辨 晉入曹界宋為諸辨 段土天王下勞辨 創納

晉文總論

晉襄之世

晉襄總論

晉靈之世 次厥貉制三國不書辨 盟扈倉扈書日諸侯辨

晉成之世 楚書子書人夷貶辨

晉景之世

盟辰陵入陳圍鄭書楚子予楚辨 書楚圍宋責 成三年伐鄭襄書爵辨 成十年伐鄭以晉侯為州蒍辨

晉厲之世 會瑣澤經傳不符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目錄

晉靈成景厲總論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

錢唐張應昌學

晉楚爭盟交兵

晉文之世 重耳反國在僖二十四年 書使曹伐衛復怨辨 書楚救衛予楚辨 以書入曹 界宋為諸辨 踐土天王下勞辨 創納王事不書辨

僖二十六年夏公子遂如楚乞師 左春齊師侵我西鄙夏伐我北 鄆東門襄仲滅文仲如楚乞師 滅孫見子玉而冬楚人伐宋圍縉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楚即晉 道之伐齊宋 楚伐宋公以楚師伐 齊縉桓公子雍于穀

宋為楚敗傷痛未瘳而復有緡之圖諸侯坐視宋之病而不藥

也僖公又投其毒而睨眈之魯罪重矣 趙鵬飛 楚雖強外夷 也齊魯雖不和中國也比之兄弟也兄弟鬩牆外禦其侮魯乃 不忍齊人侵伐之怨乞師於楚是以蠻夷殘中國置毒於心腹 也其害義醜禍孰大焉 湛若水 僖附楚如此所謂荆舒是懲 正傳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 晉楚爭盟交兵 晉文之世

者安在哉 焦袁熹 宋成已朝於楚晉文與而宋又善於晉楚 以是為討其志不胥中國而盡歸之不止也此與齊桓之初入 蔡伐鄭又不同矣 又 齊孝首盟楚于齊為引楚入內之始豈 知受師喪邑即楚為之魯僖俛首蠻夷以求一戰之利所獲幾 何其後楚禍不可收拾積漸至子孫屈身往朝之皆不慎始之 過也盟齊乞師皆中國重楚也中國重楚而召陵之意不可復 尋矣 賀仲誠 宋先代之後齊伯國之餘而魯亦周公之後也 魯與楚比而道之伐齊宋使無晉文之興幾無中夏矣 顧棟高 大事表

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麇

麇上游之國也麇滅則通於巴蜀楚益富強春秋所懼也 御纂 直解

僖二十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公會諸侯盟于宋左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日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



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公穀註有解宋圖之說案左氏二十八年楚子使子玉去宋又子玉曰君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圖以此言之宋圖不解也蓋公不救宋而往會從楚之諸侯耳。程端學○書楚蔡鄭許以中國諸侯協楚圖之禮義滅矣冠履素矣罪孰大焉書公會諸侯盟于宋譏失盟也雖魯未與圖宋而與楚結盟公之罪亦著矣。湛若水○魯與曹衛陳蔡鄭許既皆從楚宋獨不從楚故圖之合陳蔡鄭許皆楚道之所由也曹衛爲之遙應以絕宋通晉之道盟魯以絕其北道不使通齊所以困宋之謀至矣使非晉文用謀決策宋亦危矣。季本○此必楚子在宋約公出會而盟之以堅中國諸侯之志使無援宋以求必得志於宋也然公既不能救宋又往會盟罪甚矣非如盟薄釋宋公猶可原也蓋盟宋而子玉不去宋則知公之盟非以解宋圖而實以張楚勢耳。張自超○緡之圖猶未也又帥四國伐焉楚必欲得宋以霸中夏幸晉文勃起楚乃去之此夷夏盛衰之機。朱辨義○楚帥四國圖宋而魯復會之曹衛又結於楚天下大勢楚蓋十居其八九矣。顧棟高○晉文晉悼之興皆以救宋卻楚成功晉人有言曰成伯安疆自宋始矣宋固列國之樞紐也故始焉楚成爭伯而有宋之圖繼焉楚莊圖伯而又有宋之圖始焉楚爭伯而有宋之盟終焉楚分伯而亦有宋之盟。李廉○是時諸侯俱已事楚獨宋尚存而今

受困晉所持以協力排楚者齊秦兩大國而其師未能卽至於楚是潛掠曹境聲言伐衛以致楚救及楚救衛晉又不與戰而入曹使楚人兩地奔馳寬緩時日以待齊秦之至耳。黃正憲○楚勢方盛豈能遽加以兵侵曹伐衛先破其黨與也齊桓伐楚有事於蔡晉文伐楚有事於曹衛。朱陸樸○晉文不許衛之請盟所以必致楚也若許衛盟楚或解宋之圍全師而去則無以大創之而絕其再來故不許盟而攻之益急楚與衛皆能不救乎狐偃所以坐策其必來也使晉文專救宋直趨宋郊楚鋒方銳迎而與之角非萬全策也孫臏圍魏救趙之謀曰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闕者不搏戰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此卽晉文之術也。王樵○晉文當時莫急于救宋救宋莫先于治曹衛楚已深入千里不卽近以乘其弊攻所必救以致其來以逸待勞以主待客何以收萬全必勝之功乎又○晉文之急於救宋非私於所好也問罪於曹衛非偏於所惡也胡氏以此譏晉侯過矣曹在山東衛在河北隔以大河而東連齊西連晉南有宋以爲之捍蔽國又未有警焉聞風遙附甘爲之下而與講婚媾楚雖得陳蔡鄭許未及大河以北曹衛導之且魯所資以交楚者曹衛爲之居間故曹衛受兵而公子買之首早已爲謝罪之資故討曹衛者擊蛇而擊其項之道也晉文豈惜脣脣怨而屑屑於壺漿豆肉間者哉曹被圍而猶戶晉之門者於城上衛已破而猶南投荆蠻二國之從楚如此其堅其可觀文匿武以致之乎錄楚人之救以見衛之固合於楚而楚亟於爭衛也卽經文觀之義自見矣。王介之○曹衛實楚黨救宋必假道二國不先摧之而輕率以進則前有強楚之阨後有曹衛之阻



若楚據險以老我師曹衛斷後以絕我餉危矣故先破曹衛又執曹伯出衛侯使二國滅亡之不暇而後晉進可戰退可守故楚子聞之退于申使子玉去宋也至于許復曹衛執宛春又離其黨援激其從我也徐庭垣○侵曹伐衛胡傳以為議復怨朱

子又謂伐衛致楚為讎皆非也曹衛諸姬又北方大國非如陳蔡弱小密邇於楚者而相率從楚此門庭之寇勢不得不先除何得以復怨譏之其時陳蔡鄭許從楚圖宋矣曹衛又即楚魯又乞師于楚伐齊未即楚者獨齊宋耳而齊宋方有倒懸之急晉欲救宋則恐曹衛之議其後此即王者用師義當先討安得為誦文定又以書救衛為子楚譏晉尤非也書楚人救衛益著衛從楚之罪書公子買戍衛益見公黨楚之非顧棟高三

又 楚人救衛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楚盟交 晉文之世

四

書救衛所以見晉伐所必救制之得其道能致城濮之戰而成服楚之功鄭玉○伐曹衛以致楚師之出楚師至而克楚則諸侯皆為晉矣何用勞師於陳鄭蔡許哉此晉文之謀也趙鵬飛○楚分圖宋之師以救衛也狐偃固已先料其必然矣吳澂

又 晉侯入曹執曹伯昇宋人

左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自晉侯侵曹至此皆春秋著晉致楚與戰之由也張洽○晉之用師於曹衛實欲致楚先以假道而啟衛之費衛既不許則還師略侵曹境不深治曹也移師伐衛執其不假道之罪取其邑衛服罪

請盟而猶不許以致其君出避魯成逃還則楚人不得不救衛矣楚既救衛則又移師臨曹入其國而執其君又昇受圖之宋多方以激楚之怒則楚不得不戰矣吳澂

又 夏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左楚子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請戰王怒少與之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先軫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公說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四月次于城濮子玉使鬬勃請戰已巳晉師陳于莘北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子玉將左子上將右胥臣以下軍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樂枝使與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之卻櫟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楚盟交 晉文之世

五

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齊桓服楚召陵楚本大創也故次年即滅弦救鄭楚患終不能弭晉文以為楚不大創不足以定伯故一戰勝楚而後伯業定張洽○楚稍斂於召陵之師而甚張於孟之會非城濮挫之更霸問鼎殆不可制召陵惟不極挫故楚大張城濮一勝而晉伯世於天下此見兵力之不可已焉陳際泰○齊桓召陵以前二十餘年養威持重而始與師問楚晉文急於一戰者何也諸侯不安則楚不可圖桓所以先合諸侯而後伐楚也楚不退則諸侯不服文所以先與楚戰而後合諸侯也桓公沒諸侯苦楚之暴久矣孟之戰諸侯不敢問泓之戰宋人不能當伐齊圖陳暴骨如莽又合四國之師環宋城而圍之是時有出而與楚戰者諸侯不欣欣然視之如歸邪晉人惟恐楚人之



不戰也多方以怒楚始則輕兵侵曹以示楚之緩繼則重兵伐衛以聲楚之急楚人救衛果墮其謀晉遂卷甲疾趨入曹而執其君矣楚人旁皇顧盼不知所爲至于執曹界宋楚怒已甚宛春見辱誰能堪之然後退師三舍陽以報楚子之惠陰以示子玉之怯而關勃之請戰必矣齊桓屢盟屢會而後爲召陵之役晉文一戰而便爲踐土河陽之會非其時異而事不同邪陳則通提綱○桓之時楚患尙小但侵擾隣境蔡鄭諸國而已齊師一出楚既畏服故盟而不戰也晉文時則伐宋大國執其君齊魯之君俛首帖耳委命下吏中國幾變於楚非兵威何以折暴耶此素○齊桓時楚雖猾夏敗蔡師執蔡侯又一伐蔡三伐鄭然蔡鄭特近楚之國耳楚未至與中國並驅爭先故齊桓猶可以徐爲之謀晉文時則楚執中國盟主又戰敗之魯且如楚乞師成穀逼齊四國合兵圍宋而曹衛亦受其節制其勢極盛故晉文不得不速與之戰召陵得屈完之盟而退師城濮不至敗楚師不已蓋齊桓欲服強楚之心晉文欲挫強楚之勢所遇不同用計亦異其爲有功則一也呂大圭或問○晉敗楚功也執曹伯出衛侯罪也功罪不相揜也御纂直解○桓伐楚深入楚境諸夏之勢已張不戰而盟可也今則楚深入諸夏晉不大挫其鋒不能杜後患也魏禧左傳經世鈔附孔之達說○論者以分田界宋許復曹衛執行人避三舍等事爲晉文之譖又言其欲速亟功以爲不及齊桓不知桓之時楚勢未大張憑陵中國未甚及執宋公之後楚目中無中國諸侯久矣使非城濮一戰幾何不胥中國而爲夷乎其譖與亟奚病魏禧左傳經世鈔○孔子譖正之語朱子專以伐楚一事言之其說蓋原于杜預非然也論其譖與正之大者如齊桓不

納鄭子華之請而晉文因元咺執衛侯齊桓定王世子而拜賜胙而晉文則至請隧規模之正大事事不如齊桓而論城濮之戰則勝召陵遠甚召陵雖盟而楚滅弦圖許毫無顧忌蔡鄭亦未敢即從齊城濮一勝而天下之諸侯如決大川而東之其功之大小甯可以數計哉論者曰晉不宜伐衛以致楚其說非也論當日從楚之罪則曹衛爲罪首蓋近楚者許蔡其次則陳又其次則鄭諸國之從楚不得已也若衛爲北方大國而曹介齊魯之間與楚風馬牛不相及其相率而從楚何爲者楚之結曹衛欲諸侯俱南面朝楚耳此門庭之寇也晉不伐曹衛勢必加兵於陳蔡鄭許勞兵頓師而楚撤曹衛譖其後則有孤軍轉戰腹背受敵之患勝負未可知也孰若蹙方張之寇於大河四戰之地一舉勝之而楚之虐餓息聖人宜錄其不世之功不宜以爲譖而訾之也且當日時勢魯從楚矣宋亦嘗及楚平矣魯又乞師伐齊取穀楚兵威所未及者周與晉耳能仗義執言以服之乎令晉文而守拘方之見師出一挫周室將不可問其利害孰爲大小而儒者之見乃責其兵出詭道非王者之師其弊必至如陳餘儒者不用詐謀奇計卒爲泚水之擒而後已是皆杜氏之說誤之也顧棟高晉書爭盟表○晉文先破曹衛翦楚之黨威聲先奪強敵自懾至于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離其黨援激其從我兵法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論者因譖而不正一語遂無一不以爲譖不知譖而不正與正而不譖皆霸術也顧時有緩急勢有難易當齊桓之世先未有霸諸侯渙而不萃桓以禮信屬之又綏之以德數十年然後中國翕然宗之時荆楚雖強猶知畏懼召陵之伐服罪請盟若晉文時楚氛橫熾中



國威懾懾有倒懸之勢此豈禮義所能柔服者使非用謀安能  
振却又焉得虛言指讓坐長寇讐乎何得以多謀爲罪乎夫霸  
之不如王以急功利耳非謂好謀多算卽非堂堂正正之師也  
徐庭垣。用譎亦是兵不厭詐譬之除虎狼者入山搏之與設  
阱取之但當以入山而搏爲正然必不以設阱而取爲罪也胡  
氏於侵曹伐衛斥其報怨於戰城濮斥其詭譎斯亦固矣顯奎  
筆。趙氏經筵說見後總論。駁始伯書爵方氏郝氏說見春  
秋之初大夫書人門莊十三年會北杏

又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陳侯如會

左晉師還作王宮于踐土鄭伯爲楚敗而懼行成於晉晉欒枝  
入盟鄭伯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獻楚俘于王王享醴命晉侯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楚爭盟交兵 晉文之世

八

宥策命晉侯爲侯伯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使叔武受盟王  
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晉文不獻俘京師以乘勝之衆坐致衰  
陵之主雖曰不脅天子吾不信也孫復等。邾莒未嘗預大國  
會盟今莒子預焉至溫之會邾子預焉蓋莒嘗因魯卽楚邾嘗  
附宋伐齊今亦恐懼請從爾季本。魯及陳蔡鄭衛五國俱改  
而從晉所謂一戰而伯顧棟高。盟于踐土穀梁曰諱會天王  
也非也若實會天王罪大矣可得諱乎劉敞。傳云天王下勞  
此不可信前書天王出居于鄭未嘗書歸于成周踐土卽鄭地  
則天王蓋居是久矣何下勞之有天王之歸蓋因踐土之盟也  
前此鄭陷於楚天下無勤王者今晉克楚會諸侯於鄭地以諸  
侯朝焉天王因是復歸冬書河陽之狩則既歸而出狩也黃震  
又 公朝于王所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楚爭盟交兵 晉文之世

九

公朝王是也朝于王所非也致王踐土因以諸侯朝之也晉文  
入國卽謀定襄王既勝楚卽作王宮于踐土以諸侯見名爲尊  
周實挾天子以令諸侯蓋由先軫教之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  
侯信之且大義也志在求諸侯託勤王之義爾黃仲炎。左傳  
云作王宮于踐土無召王之事與公穀致天子之說異孔。襄  
王親至踐土經無明文於此見之經之互可考驗如是毛奇  
又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  
左計不服也。從楚圍宋者陳蔡鄭許也楚既敗蔡鄭卽從晉  
陳雖後盟亦來如會獨許不至故合諸侯以討許也衛侯既赦  
之使復國矣而聽元咺之訴故又欲討衛也踐土無邾秦至此  
小國畏威大國聞風而至見晉伯之盛吳。左氏以爲討不  
服因下有伐許之文又有公至圍許之文故也其實會諸侯以  
俟天王狩耳蓋晉文召王狩以諸侯見必約諸侯先至故諸侯  
至而爲此會其伐許亦因朝王之後而再有事也張自超  
又 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  
自踐土作王宮邀致天子至溫之再會天子猶在馬使環旒黃  
屋役役於道途以爲己號令諸侯之柄罪可勝誅哉黃仲炎。  
晉恃其有功欲假王以樹威於諸侯耳故聖筆奪之趙佑。晉  
文思誇耀諸侯溫去京師祇百里若因會以入觀則朝王本諸  
侯事何足誇耀不得已思周禮有冬狩之典乘此冬日名戒武  
事諸侯當執贄鼓以從借此會朝一舉兩得所謂譎也召者請  
也古凡延請曰請召啟請王狩故傳曰召王非謂呼召也毛奇  
又 諸侯遂圍許  
晉文率諸侯朝王許獨違命書遂圍許得討叛之義李昉復集



○晉文一年之間侵曹伐衛入曹兵威如摧枯拉朽又勝楚而盟踐土霸業成矣當休兵息民修德行禮以服諸侯之心而禮煩威躋踐土盟血未乾又合諸侯會溫城濮大勞甫息又率諸侯圍許諸侯罷於應命是以合四國之力能勝強大之楚合十一國之力乃不能服小弱之許吳激○桓公沒諸侯從楚自子人九行成而鄭從晉叔武受盟而衛從晉陳侯如會而陳亦從晉前日從楚以執宋圍宋者皆改乘轅北向獨許負固不至蓋服楚之威令久矣是以久圍而不變也以蕞爾之許合十一國之衆逾時閱歲不能成功亦見威力之及人淺矣許之甘心從楚其亦有懲於江黃也李廉○許固以近楚而難從中國然晉文一以威力控制許知晉之威不足以底己而德不足以懷楚是以果於不服也張洽○齊伯許未嘗不服今晉文有震諸侯之威而許不至歉於齊桓者不以德綏而以武震沈集○觀翟泉之盟許不與則知雖圍之而未服矣齊桓伐蔡蔡潰即舍之以伐楚其後蔡不從桓而桓亦不復加兵於蔡者爲能度德量力而晉文之競武以求勝爲不及桓也許圍不下而復曹伯將以招許也故使之會諸侯以圍許而許卒不下於晉者晉文作事煩擾不信於許也張自超  
僖二十九年夏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左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盟不寒則不必尋也踐土之盟有齊宋蔡鄭及後至之陳今齊宋陳蔡皆在而鄭獨不至鄭已怠於從晉矣蓋文公既歸衛侯而又執之受曹伯賂而後復之合十一國以圍許諸侯不用命而許不服蓋其所爲

煩擾繆戾已失諸侯之心威重挫損漸起諸侯之慢鄭之急於從晉當自反矣而謀伐之是不以德義懷人而專以威力脅人與齊桓異矣故明年圍鄭卒不能得鄭也齊桓之伯至葵邱極盛而後衰晉文之伯惟踐土一盛而即衰矣吳激○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人盟甚矣莊子○踐土乃王子虎蒞盟也今以大夫盟王子文公之志荒矣以大夫敵王人則諸侯敵王矣陳傳良後傳○桓公會不遇三川文公則盟翟泉矣桓公不以大夫抗王人文公則使大夫矣陸○左氏以爲謀伐鄭夫鄭伯從會于溫圍許方散纓歷一時貳楚之跡何以遽見此後秦晉伐鄭遠在明年九月則翟泉之盟非爲謀伐鄭也蓋是時衛侯在獄曹伯始歸圍許無功晉恐諸侯之心不一故請王臣以合之而鄭人不至然後知鄭之懷貳而有明年之師也張自超  
僖三十年秋晉人秦人圍鄭左討其貳於楚也○德義馭國之大柄晉文侵曹伐衛皆不以德執曹伯執衛侯皆不以義是以令不行於許而圍許信不行於鄭而圍鄭李明復○約秦非計也秦虎狼之國導之使見諸夏之弱而有雄心鸞起入滑禍延數世而不已則晉文之過也御纂○晉所以能服楚者秦爲之佐也戰城濮會溫盟翟泉秦於晉無役不從秦晉合則制楚而有餘使無穀之費秦晉之交永固中國之兵永息矣嫌隙一構晉之所以不振楚之所以日強實萌於此是故非秦不能輔晉非文公不能用秦顧陳高  
僖三十年夏狄侵齊三十一年冬狄圍衛衛遷于帝邱諸說見書遷書圖門○書狄侵齊圍衛著夷狄陵中國晉伯不



競也湛若水

○衛至遷都以避而晉會無一旅之加罪晉也姚

牧疑○僖元年邢遷夷儀下書齊城邢此年衛遷不見晉師之

出但次年書衛人侵狄衛人及狄盟而已桓文相懸若此又○

邢遷繼救邢而書于桓之存邢也衛遷繼圖衛而書譏文之棄

衛也俞汝言平○衛再被狄難皆當桓文伯時桓惡其不與幽

盟而不救文怨其出亡不禮而不救見桓文之禍也張自超宗

僖三十二年冬晉侯重耳卒

附是年傳楚圖章請平於晉晉賜處父報之晉楚始通

以盟主而與叛國交可乎駁駁乎為向戌交相見之漸矣傳特

紀之謹世變也姜炳璋讀

晉文總論文以僖二十四年入國至二十八年城

晉文之興事易於齊桓然入國後事之不載於經者凡四年蓋文以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楚爭盟交兵 晉文之世

主

前晉未通於盟會不著於典策雖以文納王之功史策亦不見勤王

固為大美然特以求諸侯之利心而為之豈真知有君臣之義哉大

抵桓文雖並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桓公二十餘年蓄威養晦始能問

罪於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於召陵桓公屢盟屢會遲迴晚歲

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溫之事敏乎葵邱桓公會鄭失魯盟幽失

衛首止失鄭葵邱失陳文公三會而大侯小伯莫有不至其得諸侯

又盛乎桓公而曰文非桓匹何也功多於桓者罪亦多於桓也事速

就乎桓者義尤壞乎桓也桓公得江黃而不用於伐楚文公謂非致

秦則不可與楚爭楚抑而秦與矣桓之盟會未嘗使大夫預盟文之

翟泉使大夫主之大夫交政自此始桓於諸侯不服不過伐其國執

其臣未嘗執諸侯也文則執曹伯復曹伯執衛侯復衛侯惟己所恣

此桓所不肯為也桓公會不邇三川盟不加王臣會且殊世子文公

致天王則悖矣盟于虎門仇矣會洛陽城內地則逼矣此桓所不敢

為也桓公嘗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為元

咼執君則三綱五常廢矣此桓所不忍為也小白之伯王臣無下聘

者重耳之伯則宰周公下聘矣小白之伯伐戎三救諸侯四城國三

猶以中國諸侯為念重耳之伯則狄侵齊而不救衛遷帝邱而不之

恤矣大抵齊桓緩於圖事晉文急於成功桓猶志於尊周室文乃敢

於致天王桓猶有救災恤鄰之心文惟立威於已城濮之役所以折

楚人之氣者正欲以爭諸侯耳豈真有攘夷狄安中國之誠心哉然

則聖人請正之辨可謂深切著明也矣李氏世紀呂

晉文功與齊桓同而勢與齊桓異齊桓難於合諸侯而易於制楚晉

文難於制楚而易於宗諸侯蓋齊桓之興天下習衰周之弊莫識所

謂霸者故求諸侯為難必屢會屢盟訓諭告戒而後服從楚人方張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楚爭盟交兵 晉文總論

主

其侵犯不過蔡而已故諸侯既合則一問而楚服若晉文之興則諸

侯習於從霸起而號召之一揮而至矣然楚之強則非齊桓之時也

齊桓之時楚不出蔡鄭今則魯曹鄭衛陳蔡許自東以南皆楚矣起

而收之不其艱哉故齊桓伐楚至於召陵楚地也晉文敗楚止於城

濮衛地也自楚及衛蓋千里却楚千里之外以收魯宋曹衛陳鄭許

蔡半天下之諸侯其用力為如何是又勢之不同也趙鵬飛經筵

諸侯不安則楚不可圖桓所以先合諸侯而後伐楚楚人不退則諸

侯不服文所以先制楚而後合諸侯以時論則創伯難繼伯易以事

論則桓成功遲文見效速以心論則桓正而文譎陳則通

晉文時始終仇楚者惟宋若曹衛許則一於附楚至齊魯陳鄭之屬

則又視晉之成敗為向背者也故城濮之戰從晉止齊宋秦三國蓋

齊以伯者之後宋以疾楚之深秦以納公之好故皆說于晉也至陳



鄭魯衛蔡邾莒則自敗楚之後始從晉盟陳畏楚猶緩於從晉特稱如會衛則始終從楚惟元咺及國人附晉許則踐上與溫皆不從盟會鄭雖兩與盟會而翟泉之盟有貳晉之心乃復不至夫小白之伯經營中國者二十五年諸侯懷德畏威信附不疑盟會之間攜貳者少及小白沒距晉之伯已十一年諸侯事楚其心已固重耳無盟會之素一旦驟伯中夏宜乎諸侯信服不堅而糾合之難也沈某此舉晉文勤王示義伐原示信大蒐示禮所謂五霸假之也然霸圖猶有此後世併此無之晉霸子犯先軫之謀居多先軫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之說已不如管仲三不可之言惟子犯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其言為精而又曰德義利之本則霸佐之心矣金履祥通鑑前編召陵之師規模既定聲罪討之楚屈服而不敢校此正也晉文加兵曹衛以致楚許復二國以攜楚拘來使以怒楚避舍示怯以誘楚詭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楚盟交兵一晉文總論

西

計如此故齊桓圖楚之謀三十年而後有召陵之役會諸侯之事亦三十餘年屢盟屢會而後有葵邱之盛文則侵曹伐衛勝楚圍許盟踐土會溫兩致天王執曹衛之君而復之霸者之事為之略盡皆在一年之內是齊桓猶有近正之意晉文則太謫矣齊桓猶有近厚之心晉文則太迫矣呂大圭或問文公名雖救宋而意實在於勝楚荷意止於救宋則當宛春之使必欣然而從矣我復曹衛彼釋宋圍兩得其欲文公非惟不許乃執宛春以辱之又私許復曹衛以挑之惟恐激而不怒怒而不戰是其心果在於勝楚而不在於救宋也至於退舍之事固已料子玉於度內所以肯退者先有以必楚之不退也心欲戰而形若不欲戰用以報德用以驕敵用以感諸侯之心用以作三軍之憤文公之請豈一端而已哉三日而去原若欲自附於王者之師然毀邱墓以脅曹果王

者之師邪利小則用信利大則用暴晉是以知文公之謫也三罪而民服若欲自附於王者之刑然舍魏犢而屈法果王者之刑邪疎者則用法愛者則用私吾是以知文公之謫也統而論之大則如託符以召三小則如曳柴以誤敵皆不能出夫子一字之外呂祖謙左氏博議齊桓卒晉文未與諸侯相率朝楚楚人竟主夏盟陸渾偏於王畿王使執於侯國戎稍燕息狄更鴟張天子出居不能守其社稷苟非晉文繼霸則衰周一幾以及泗上小侯能終春秋之世乎姜夔補遺讀晉文攘楚尊王皆有威劫勢陵之意初定子帶之難辭秦師獨下忌秦專功是第一次謫處朝王便以隄為請雖襄王折以大義而必與以陽樊諸邑其震主之威可見齊桓定襄王但遣宰孔賜胙晉文勝楚王臨會之桓則下拜文乃請隧卒之翟泉且使狐偃入王城盟王子矣至鄭衛雖盟仍見貶見伐亦見其挾怨肆虐也魏禧左傳經世說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楚盟交兵 晉文總論 五

據傳二十五年傳是年春晉以師納王夏四月王入於王城取太叔於溫殺之於隈城晉侯朝王經不書其事先儒說不一或云諸侯既朝王踐土遂不復告納王按城濮踐土為僖二十八年事去納王越三四年傳於蒐被廬時歷叙文公致霸之由首曰定襄王再曰伐原然後一戰而霸明明可考也或曰以其請隧圖邑挾功上僭削其功不錄然罪與功兩不相掩豈因罪并沒其功惟氏趙氏黃氏因謂王久居踐土城濮之後王歸成周則三傳皆妄乎方望溪謂魯史以魯不與故不書其言是也晉文初起魯方構怨於齊乞師於楚未與晉通晉不告也天王出居以魯奔問官守而書也納王朝周以魯不與事而不書也魯史所無聖人不得增也張尙瑗左傳折諸姜何章讀左補義顧奎光隨筆恭齊桓之霸也歷年多威服於人久晉文之霸也歷年少威服於人未久然桓公身死而霸業遂壞文公繼世而主盟不替由齊止仲父之



賈而晉多謀臣之助齊有同氣之覺而晉多繼體之賢故也徐悲學

顧氏棟高論城濮服楚見前僖二十八年

吳氏澄論晉霸一盛即衰見前僖二十九年盟翟泉

王氏元杰論晉襄能紹文齊孝不能繼桓見下晉襄總論

晉襄之世

僖三十三年春秦人入滑

傳說見秦晉交兵門

又 夏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散

左傳家氏說見秦晉交兵門○秦晉構怨自是始歷三君交戰

無虛歲曾不十年晉遂不競而楚興故特書之陳傳良○秦襲

鄭於千里之外得鄭不能有其地而顧勞師以爲之者乘晉文

既沒冀得志于鄭以攝天下諸侯而圖伯也故雖知鄭有備猶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 晉襄之世

入滑以肆其兵威晉急邀擊以敗之者蓋惟恐秦之遂伯而挫

之使諸侯不貳于秦而文公餘業可繼故出奇兵截要道爲必

能敗秦之謀終春秋之世秦楚大國楚則時盛時衰秦不復有

中國之志者楚戒城濮而秦悔殺師也夫是以桓文兩伯並稱

齊之後無繼者而晉文子孫世主夏盟與張自超宗

又 狄侵齊 秋晉人敗狄于箕

兩書晉人之勝見襄公不墜文公之業故諸侯畏之而不敢叛

異乎齊桓死而諸侯伐之者矣鄭玉闕疑○餘見書狄門

又 冬公如齊

又 冬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計其貳于楚許自此服晉至宣十○晉襄初立秦之類鄭齊

之聘魯皆有志于爭伯晉襄惟外患之是憂而置齊魯之交於

度外故伯事復盛焉亦善於繼承者矣書敗秦敗狄如齊伐許

於一年之間其晉伯絕續之會三強睥睨之秋歟李鼎○許乃

文公所不能致而襄能伐之勤於承先業矣義全考○陳鄭服

楚者不用齊魯宋衛之師獨與同役故楚人不敢北嚮日講

文元年夏晉侯伐衛 衛人伐晉

左衛不朝故○衛成怨晉文之執季年不朝襄公嗣位從先且

居之言朝于王所乃命大夫伐衛諸侯於是復歸於晉汪克寬

義義○晉文嘗執衛侯及其季年不朝亦人情然也襄公不能

反已而親伐之雖能一勝而致衛報復之師視霸主如敵國晉

晉侯伐衛見晉侯之自輕書衛人伐晉見衛人之無霸也鄭傳

又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魯原事齊及晉伯而改事晉晉文遽卒公復朝齊以自託至此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 晉襄之世

見晉伐許伐衛大用兵于諸侯而心畏之故急會也觀下又書

公孫敖如齊則既結好于晉又修禮于齊彼此並託張自超宗

文二年夏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左晉討衛故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衛敢於伐

盟主孔達之罪也晉文之季年衛不朝晉襄公既祥而伐衛

孔達師師伐晉事在元年今陳侯爲請而執孔達衛服其罪故免於伐吳

○明年衛人會晉伐沈則知衛服於垂隴之會矣呂本中

餘見大夫士盟門家氏說見比事門

文三年春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左以其服于楚也○沈楚與國也諸侯不忍楚之暴伐其與國

將以懼之沈何罪乎春秋書之以諸侯爲失所伐矣孫寶○晉

襄紹霸易於桓文桓制楚於方張文敗楚於既熾難子爲力而



襄公之世商臣有滔天之惡楚人棄之此襄之霸資也而襄不能就乃以大夫主會且竭力于無事之秦區區演襄爾之沈以爲能伐楚之與國也嗚呼隘矣趙鵬翔○沈汝南小國不與中國會盟近楚而服於楚其分也且形勢微弱非若江黃舒英之爲荆楚指臂也孰無可伐之罪又無不容不伐之勢伐之是無名之師也朱軾春○晉伐楚與國之沈而明年楚即滅晉與國之江晉不能有沈而江爲楚有襄之傾也姜琦瑋讀

又 秋楚人圍江 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左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按傳晉先遣先侯救江○江近楚前已服從齊桓而

楚自城濮後亦不敢侵伐今晉文及晉襄霸業衰又與秦爲敵無暇圖楚楚復有窺諸侯之意而先圍江高開集注○江黃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宣公八年 晉襄之世 六

楚之與而志在中國齊桓之伯慕義請盟楚人憾之黃坐是滅齊不能救也及晉文繼興江人不以黃之既覆楚之方盛猶事晉不倦視陳蔡衛鄭朝晉暮楚者有間矣今爲楚所攻自今年

秋迄於明年夏首尾幾一歲晉僅能遣偏師赴之而江又滅矣

春秋志二國之滅責齊晉也家範翁○諸儒多罪晉以孤軍塞

責非救患之師案楚滅弦黃齊未嘗遣一旅以救今晉請王師

命上卿聲罪致討非徒以孤軍塞責也且杜注謂子朱爲楚伐

江之師問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是處父亦未嘗無功惟

明年卒爲楚所滅晉之罪在不能存江而伐楚以救江非其罪

也案○江黃國小近楚非晉之兵力所能存也齊不救弦黃

而晉兩次救江并請於天王得延旦夕之命勝齊桓遠矣而責

晉不能存江亦過矣春秋之書伐楚救江者蓋責晉襄之不能

伐楚以正商臣弒逆之罪而區區於救江爲舍其大而圖其細

如會于澶淵宋災故一例書法兩便當日合諸侯而誅商臣楚

方聽命之不暇何暇圖江此所謂正其本而末自正也顧棟高

○經書加兵於楚者三惟齊桓得屈完之服處父有伐楚之名

而無討楚之實晉定公會十八國於召陵有伐楚之勢而僅爲

侵楚之陋春秋蓋惜之正克寬○晉襄不能討商臣乃伐其與

國所以爲商臣所窺轉生猾夏之謀而圍江以試之也方苞

晉伐附楚之沈楚伐附晉之江其不義一也江沈皆近楚而遠

晉晉得沈不足以益國而楚得江則可以拓地沈雖見怒於晉

而楚之近援可恃江一受毒於楚而晉之遠救不及故沈雖潰

而不亡江即有晉救而遠漢然則小國非不知有從晉之義而

正不能支其入楚之勢也張自超○觀江滅而秦伯爲之降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宣公八年 晉襄之世 九

服出次蓋能難楚者秦也秦晉合則楚可制而此日方在茅津

仇晉所以秦晉分合爲晉楚強弱之大關也張向瑛左

文四年夏秋侵齊

自箕之敗狄師三年不出及秦晉連兵晉有西顧之憂而狄侵

齊晉楚滅江六拱手坐視霸勢遂不振矣方苞

又 秋楚人滅江

自城濮至此僅十年楚已滅江者以晉方與秦爲敵無暇圖楚

故也使能釋秦之憾合諸侯以討商臣則不至有此矣顧棟高

文五年夏秦人入郢

秦前入滑將以窺東諸侯窺東諸侯而不得至是又窺楚李本

文五年秋楚人滅六

晉襄志氣已衰故秦楚敢於肆行吞噬弱小而無忌也吳微



連書入都滅六著秦楚爭強陵弱之事焦袁熹○書滅江六著  
商臣之暴晉襄之無志於攘楚而聽其蠶食小侯也張自超宗  
文六年秋晉侯驩卒

晉襄總論

晉孝不能繼桓之業晉襄能紹文之伯傳之累世者國家盛衰繫乎  
人才進退桓公之於管仲權歸一己身沒而衰文公則能選用狐趙  
之徒傳之子孫奕世不已是用人才乃國家先務也王元本○襄  
襄親伐衛而敢報伐威力替矣救江不亟赴乃先伐楚欲其自救以  
解圍非救患之師也故使楚復肆暴豈非罪哉沈素

齊孝不能率桓之烈晉襄能繼文之統孝公初宋有抑齊之志而啟  
廩之爭襄公初秦懷駕晉之謀而尋殺之魯晉爭伯之端也孝公不  
能抗宋而襄公能挫秦晉所以未失伯也文公之沒三疆並興秦雄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楚爭盟 晉襄總論

三

西陲狄狃北師楚復強於南苟縱一敵則晉伯去矣襄公夏戰殺以  
卻秦秋敗箕以翦狄冬伐許以離楚一年之間三敵悉退亦可謂有  
伯者之略此其能繼文者也乃外患既息舉動即異伐衛則損威矣  
會公孫敖則毀列矣士穀主盟則權散矣處父救江則謀怠矣楚一

二載事不逮初况能持久乎規模又淺於文公其矣李琪

晉襄西敗秦北敗狄南伐許而不能討楚商臣且聽其滅江滅六蓋

驟勝而怠見小昧大也晉文當楚之強能勝之襄值楚亂而不得志

惜哉御纂

晉襄即位之初似有伯者之略然不能討商臣之罪而區區伐沈以

潰其與國何益乎所以無暇及楚者以與秦構難故也顧棟高

晉襄敵秦而縱楚罪也又書外大夫與盟自士穀始書外大夫帥師  
自陽處父始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晉襄之失也張自超宗朱

辨義文四年

文公之業首在制楚襄公之業首先制秦制楚者天下之公制秦者  
一人之私襄惟先其私而後其公故終身不能病楚文公之陣求紆  
以退商臣弒立坐失事幾頻年雖師止在小國垂隴之盟委諸大夫

楚氛日甚卒莫能問也馬驥左

楚為中國患於晉無患也秦為晉門庭之寇晉襄以全力攻秦而視

楚人之孔熾若無有也是其志不存乎天下而惟自保其國視桓文

之經營措注規模相去遠矣焦袁熹○襄

晉靈之世次厥黎制三盟不書辨盟屈會屈書日諸侯辨

文七年秋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左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

立故也○見伯國大夫主盟門書日諸侯門

文八年冬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楚爭盟 晉靈之世

直解任氏張氏說見內大夫會盟外大夫門

文九年春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於

狼淵以伐鄭鄭及楚平諸侯救鄭不及楚師夏楚侵陳陳及楚

平○范山勸楚子於是出師伐鄭遣使聘魯以此見自古夷狄

未嘗不竊伺中國之衰而肆其侮也黃仲炎○夷狄乘中國衰

便不侵犯如齊桓之前楚強自召陵勝而少帖桓伯衰楚又內

犯自城濮勝而復安至是十餘年又乘衰而入蓋數十年便須

一次鎮壓之方俯首帖耳也呂祖謙○趙盾帥五國之兵不及

楚師更不聞其討楚謀服鄭鄭城濮之遺烈明年遂有厥貉之

次宋道之田孟諸至於宋鄭之君為左右孟自是滅麋滅宗滅

巢滅庸無歲不并吞列國楚益強大地連秦隴遂問鼎觀兵周



疆矣此豈特晉靈趙盾之罪實由襄公不討商臣致楚日肆滅  
江滅六滅蓼遂加兵於鄭以至潰決不可救也順棟高○楚自  
城濮之敗不窺鄭者十五年今狼淵之師得勢以去浸淫乎北  
向以爭諸侯楚之強晉為之也高樹然○張李說見晉楚爭鄭  
文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

伐鄭而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也張洽○黃說見上  
文十年冬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左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  
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  
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厥貉之會麋子逃歸○  
書次厥貉見楚之未得志於諸侯也陳傳良○樸鄉呂氏曰左  
氏之說恐非事實春秋獨書蔡侯而不及他國愚按經無陳鄭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楚爭盟案 晉靈之世

三

會楚子于息之事十四年魯宋陳衛鄭許曹同盟新城程端學  
疑○如傳所載則厥貉當列陳鄭而經略不一見觀新城之盟  
三國皆至則其未嘗與楚可知說者從傳乃為削三國書蔡侯  
之說誤矣季本私考○前年楚來聘通道中原以便北侵之計故親  
自浮漢江東下陳鄭蔡則皆經歷之地厥貉雖無明據意必在  
蔡之西北宋之東南界楚欲窺中原必至之地也越此則歷宋  
都而楚亦不敢深入矣黃正憲○外次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而  
後書晉不在諸侯楚欲圖北方是夷夏盛衰之機也趙訪○書  
荆入蔡此霸未興而楚猾中國之始書次厥貉此霸既衰而楚  
窺中國之始張尚瑗左傳折  
文十一年春楚子伐麋  
楚為厥貉之次陳兵虎視欲有事於諸侯宋陳鄭來會而

所加乃伐不附己之國以示威中國張自超宗  
又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左謀諸侯之從于楚者杜注陳鄭宋也○晉欲謀貳國而使次  
卿為會魯亦不遣執政而使惠伯往其謀之不遠而不足以御  
遠人方張之勢也莊克寬○楚蔡次厥貉而晉為此會中  
國蓋亦懼矣謀諸侯之從楚者美舉也然晉靈受制於趙盾盾  
不出而求諸侯卻缺何為者而文公亦怠於政事不親出徒為  
是會不能攝楚而得諸侯亦何益矣參趙鵬飛經筵張

文十二年夏楚人圍巢

趙氏說見書圍門

文十三年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齊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  
楚次厥貉而晉遂不競於是公朝晉衛侯會公公還自晉鄭伯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楚爭盟案 晉靈之世

三

會公諸夏之懼甚矣陳傳良○餘見書會公門  
文十四年夏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同盟于  
新城

左從于楚者服○楚浸強而晉不競諸侯懼甚矣去冬衛鄭皆  
因公請平于晉故為此盟陳傳良○從楚者宋陳鄭許也宋陳  
聊近年從楚許則自文公圖之不服襄公又嘗伐之今始與盟  
晉自襄公之末楚再憑陵趙盾為政稍加和集去歲衛鄭求附  
盾因并招負固至久之許講同盟之禮修復齊桓之故事然僅  
能和集不足以方桓盟又霸主不臨政在大夫徒以趙盾主是  
盟爾張洽○商臣既卒楚莊方幼諸侯乃復歸晉此人心向背  
之機也惜晉君臣不能係屬人心於是楚莊又起而爭伯負仲  
義○自垂隴以來晉不會諸侯矣至此宋陳鄭許皆至此晉有



爲之時而惜乎以趙盾專之也晉靈立已八年可以出會諸侯而盾專之故盟不序諸侯不名晉大夫此序諸侯而名盾者著盾之專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餘見同盟門伯國大夫主會盟門

文十五年夏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卻缺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高氏張氏家氏說見伐入門○蔡堅附楚厥貉之次助惡著矣而新城之盟又復不至晉伐之不爲不義但此時商人弑君虐執晉使晉爲盟主宜急合諸侯以討之舍大義不爲而勞師遠出以伐不附已之蔡書此見晉之不討賊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冬諸侯盟于扈

左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賂晉故不克而還於是齊難是以公不會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楚爭盟與晉靈之世

西

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辨說見書曰諸侯門

又 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晉靈禮於晉而見侵弗恤曹修禮於魯而彼伐莫救夫豈特齊

商人之暴戾無道皆晉靈趙盾之失職也

呂本中集解引詩翰

○商人無

已甚矣凡一役再有事不悉書此悉書者齊始敗夏盟也

牛通震傳

文十六年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秦楚相遠其所以得伐庸者由巴蜀通道也

戴溪請義

○秦又聽服

於楚矣夫城濮之役秦人在焉遂與列國盟晉襄因役之役

報復不已自是失秦使其協和以攘楚蓋有餘力而晉反棄秦

以資楚此晉所以不振也故春秋前書秦人入都後書楚秦滅

庸以致意焉

高閼集注

○莊王之與西連巴秦繞出周晉之後西南

既合而北趨晉則列國諸侯在其掌握矣

趙鵬飛經堂

○是以爲不

連秦人不可以滅庸不連巴人不可以通秦于是合秦巴之師

自此而申息之北門可以直達王都而死內顧秦巴之間道又

可以繞出其背而絕晉之援是役也楚所爲大得志者也未幾

而肆焉問鼎蓋決於此

朱朝瑛

○晉之克楚得策於結秦晉之

不競於楚失策於警秦自殺之後警殺數世晉自失一強援自

生一強敵強援失則氣力不完強敵伺則不暇遠略晉衰楚橫

實由於此春秋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見晉之警秦借盜以兵

也

唐順之荆川文

○三國滅庸無關於中國之故可以不書而

春秋書之者以誌秦楚之合也秦楚合而中國益危矣秦之離

中國而合楚則晉之失策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自後楚遂不可制晉

益孤而楚益熾矣此皆殺之役爲之也

顧棟高大事表

○滅庸者楚也

而列書秦人巴人無異辭胡傳因謂庸有取滅之道以是滅楚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楚爭盟與晉靈之世

圭

之罪夫春秋豈爲楚計得失哉其所以列書者實著楚之交深

黨固橫行無忌將有問鼎之漸闢天下之故而書之也楚至文

之世巴庸皆病楚今楚莊連結巴秦滅庸庸與麋界連秦隴楚

得其地則逼周晉且滅庸而楚之內難夷矣連巴秦而楚之外

援固矣滅庸以塞晉之前結秦以撓晉之後斯不待陸渾興師

而早有窺覷周鼎之志矣且庸非小弱也周武時曾佐伐紂立

國已數百年晉欒武子稱楚自克庸以來蓋亦重大其事地居

秦楚巴三國之界故不結巴秦不得滅庸庸滅而秦楚合中國

之藩籬撤矣前此翟泉于溫之盟志秦晉之合晉伯所以盛也

今此滅庸志秦楚之合晉伯所以衰也晉伯之盛衰周室之安

危係焉凡怨楚罪楚之滅皆非也春秋豈爲楚計得失哉

又 文十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夏諸侯會于扈



左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甯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夏晉侯蒐于黃父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四國討宋不見得賊而散則扈會非爲討宋明矣故自此逾年宋文爲裴林之會則諸侯之再成宋亂也晉靈不主則諸侯不序猶之前也皆趙盾爲之也張自超宗○餘見書曰諸侯門宣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左宋人之弑昭公也晉以諸侯之師伐宋又會諸侯于扈將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書遂侵宋言志不在陳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而晉楚同盟于宋南北之勢於是始陳傳良○楚莊文十三年卽位休養數年至此爭伯自僖二十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靈之世

三

七年楚圍宋至是而再加兵于宋中國又無伯也李廉○陳鄭二國晉楚所必爭而宋亦附晉仇楚者也晉靈失霸不足以保鄭鄭始向楚楚既得鄭又欲得陳而仇晉之與國於是侵陳遂侵宋書之傷晉之弱疾楚之強也沈裴○楚莊前日滅庸之役首結秦巴以侵中國之西今侵陳宋又結鄭以侵中國之東未得秦巴則不及庸未得鄭則不及陳宋必秦鄭既服則東西之勢合羽翼之謀成而後趨中國趙鵬飛

又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裴林伐鄭

左趙盾救陳宋會于裴林以伐鄭也楚爲賈救鄭遇于北林四晉解揚晉人乃還○陳宜救鄭宜討惜晉伯不競致四國之師不能勝而反遣楚禽也吳謙

又 冬晉人宋人伐鄭

左報北林之役晉侯侈故不競於楚○穀梁伐鄭所以救宋也○宋怨鄭楚之侵復請晉伐鄭晉亦以前伐無功遂連兵伐之夫晉以貪賂失諸侯趙盾合四國諸侯不能服鄭不能目責而又伐之兵不以義其能振乎高閔集注程○裴林合四國伐鄭無功故不復可致三國伐鄭爲宋也故獨與宋連兵吳謙宣二年春宋鄭戰于大棘獲宋華元

左鄭受命于楚伐宋○鄭奉楚命伐宋楚用鄭以及中國晉坐視宋之敗遂致楚莊得志焦袁憲又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靈之世

三

伐宋蓋楚有辭于宋也晉主夏盟盾既當國何畏乎楚何避乎觀柳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晉惟取賂釋宋而不討故不能服鄭不競於楚胡傳日講解義辨正文○諸侯之從晉謂晉可依也率諸侯以討宋乃立賊而還鄭由是謂晉不足與而從楚以侵宋晉乃芘宋以伐鄭鄭復使歸生伐宋晉復黨宋以侵鄭一動之非義而與國叛之敵國侮之彼得以奉辭而我疲於奔命至一再而未已也伯主舉動詎可輕哉呂大圭○文定據左氏謂鄭惡晉之不討宋弑君而附楚非也是時鄭之用事者公子歸主歸生弑君於三年之後豈有惡宋弑君之義者哉鄭蓋省於晉靈之不足以君國而趙盾專政志不在存恤諸侯故附楚以自固也夫新城之盟鄭許內屬晉不能撫之以堅其志致鄭卽楚晉宜自反不自反而謀動干戈威脅力制既兩



伐之又再侵之鄭固有罪而晉亦不為有道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秋趙盾弑其君夷臯

晉靈時伯局三變其始楚商臣圖北方陳鄭從楚其後宋亦從楚而諸侯散盟新城鄭衛請平盟應宋衛陳皆與盟蔡亦與盟而諸侯復合終以受賂鄭首叛盟楚莊勃起而天下大勢折于楚矣顧棟高○李氏說見厲公篇末大事表

晉成之世 楚書子書人襲貶其

宣三年春楚子伐陸渾之戎

左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窺周室也陳傳良陸渾在伊洛之間逼近王城蓋將據周鼎焉趙鵬飛○荆楚雖強然越陳蔡

宋鄭之郊而至王畿行踰千里兵食不繼晉若號令諸侯或遏其前或衝其中或尾其後匹馬隻輪無返者矣伯主狙於宴安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 晉羣盟案 晉靈之世 天

列侯畏其威焰莫之敢禦既睥睨于王都旋移害於同姓主夏盟敗晉師薦食之勢遂張由諸侯之縱之也書楚子見其親將以臨天子之畿書楚人見其親鄭為彈丸但用偏師掠之而已陳遷鶴○以下楚書子書人喪貶辨說並見書楚門紀疑

又 夏楚人侵鄭

左鄭即晉故也○楚之志在耀兵於王畿也繼伐我而書侵鄭鄭與陸渾皆在王畿之側則楚之志可知已朱朝瑛

宣四年冬楚子伐鄭

傳云鄭未服者明其意在爭鄭非討賊也鄭三年三被楚兵至肉袒牽羊而後已其為猾夏顯然姜炳璋

宣五年冬楚人伐鄭

宣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陳即楚故○宣之元年楚侵陳而晉伐鄭曾無幾時楚伐鄭而晉侵陳小國之困極矣御纂○餘見書侵門晉楚爭陳門

宣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左鄭及晉平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此會終不能服楚不旋踵而滅舒蓼伐陳矣程端享○靈公失齊失魯失陳失鄭晉是以無能為成公請王命以合諸侯而王叔泄之庶乎文襄之餘烈矣趙訪

宣八年夏楚人滅舒蓼

疆舒蓼及滑內盟吳越楚益疆大胡○楚滅弦黃蘗江六遂及舒蓼循江而下以及於淮與吳越接壤而泣盟吳越矣洪谷

又 冬楚師伐陳

左陳及晉平楚伐陳取成而還○陳以晉衛見侵復從晉故楚討之晉不能救陳又即楚高閔○楚子觀兵周疆又疆舒蓼及於滑內盟吳越其強至矣然猶未得志於陳鄭當是時使晉國君臣能恐懼自治明其政令何遠不能遏其鋒哉陸九淵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 晉羣盟案 晉成之世 天

宣九年秋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晉侯卒于扈

左會扈討不睦陳侯不會伐陳晉侯卒乃還○晉靈不能繼文襄之業中國無與主盟會皆出於大夫至成公方會諸侯于黑壤于扈中國賴之黃震○荀林父帥師伐陳諸侯不振可知也

不知制楚而伐陳失道也李明復○是時齊魯自為一黨不與晉通徐彥○帥師以伐因上文其為諸侯之師可知朱運

又 冬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書救鄭何楚伯也元年救陳今年救鄭而辰陵之盟遂以陳鄭



于楚矣陳傳良 ○晉成值楚莊暴與屢爭陳鄭二國乍得乍失

終不能服無德以庇小國也顧棟高 ○李氏說見厲公篇末

晉景之世盟辰陵入陳國鄭書楚子于楚辨 書楚圖宋書

成三年伐鄭衰書爵辨 成十年伐鄭以晉侯爲州蒲辨

宣十年夏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晉不能庇鄭致其從

楚又不能討陳之罪而徒汲汲於爭鄭失禮義矣陸九淵 ○楚

莊爭諸侯晉人不取犯其鋒惟伺其去釋憾於小國又不能治

賊其君者而以討逆遺楚遂使楚挾仗義之名而霸矣家鉉翁

又 冬楚子伐鄭晉子會救鄭

晉偏師無益于救故略而不書家鉉翁 ○餘見晉楚爭鄭

宣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楚爭盟之世

左楚子伐鄭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

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陳鄭當南

北之衝楚所欲爭者也所恃者晉霸耳晉德不足庇之則有從

楚而已季本 ○楚子序於陳鄭之上者主盟也有辰陵之盟而

有鄭之戰有鄭之戰而後有蜀之會盟是變端之大者矣春秋

所謹也程端學 ○以爲子楚者不然也楚之爭陳鄭久矣其志

蓋欲并吞中國也殺徵舒不過假義遂欲納公孫甯儀行父云

爾非有正義討亂之心也烏得妄子楚又或 ○陳鄭俱服於楚

中國之憂也而陳止齋乃云序楚子於上與楚子以霸非也春

秋於楚攘斥之不暇豈與之以霸乎序楚子於陳鄭之上著其

僭居中國侯伯之上亦以卑從夷之二國也家鉉翁 ○左云晉

土會救鄭遂楚師於潁北諸侯之師成鄭但觀次年經書楚盟

鄭而晉反會狄則此之救鄭逐楚且留成者非其實矣使晉果

能攘楚鄭未有甘於從楚者也御纂 ○胡氏以討賊進楚莊

非也據傳楚侵鄭及櫟鄭既服并徵會于陳而爲此盟盟後踰

三時始討夏徵舒其時陳侯在晉使辰陵有謀陳侯豈復如晉

子陳氏又謂子楚以伯更非矣春秋所以子伯者以其尊王也

楚既僭號莊復觀兵問鼎卽有微善烏足贖其大惡又 ○楚君

書爵久矣陳鄭屈服於楚亦久矣胡傳以書爵序陳鄭之上謂

因其能謀陳而進之陳氏傳良汪氏克寬謂子楚以霸非也傳

稱侵鄭及櫟無一語及陳事且既盟之後逾三時而後興師何

以見是役之爲謀討陳也蓋因鄭服并徵會于陳而爲此盟借

夏氏爲兵端實則謀并其國本無討賊之心楚誠欲討賊陳君

在會以楚之威執徵舒戮之一使者之任耳豈必以重兵親入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楚爭盟之世

而後罪人可得乎討陳亂於是盟無涉先事而與之尤非經旨

高樹然釋經 ○春秋豈子楚莊以霸哉春秋以外楚攘楚子

桓文其必不予所外所攘者之惡陵中國爲伯以躋於桓文明

矣書辰陵蓋傷中國之不競也然楚莊經營十六年而所得者

僅陳鄭二國則猶幸諸侯之不肯背華卽楚者有義理之公心

也至於勢不能爲力不能支宋楚之平豈得已哉張自超宗

又 秋晉侯會狄于櫟函

陳氏說見下條家氏張氏說見比事門

又 冬楚人殺陳夏徵舒 楚子入陳

楚倡義於天下而晉方與狄會晉卑甚矣故楚莊之春秋晉有

諸侯之事不悉書宣三年晉侯伐鄭不書五年荀林父伐陳不

書陳傳良 ○黃氏曰諸家以討賊譽楚案楚子初謂陳人無動



將討於少西氏已乃入陳是以盜賊之行給而取也微舒弑君者也甯行父導其君以致亂者也以法則微舒罪重以情則甯行父罪重殺微舒而納二人討賊如是乎張氏曰二人奔楚誘楚以利故楚子殺微舒而入陳也然則與楚討賊過矣程端學本義

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

左楚子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許之平○傳言

楚莊退三十里而與盟蓋晉師已起聞而亟去非得鄭而不取也家鉉翁詳說○日圖曰入日納悉書之見中國之無伯也與僖二

十五年圖陳納頓子同趙訪屬○前年春陳鄭同受盟辰陵及

冬而入陳乘陳之不備也自冬至春即移入陳之師以圍鄭又

乘鄭之不備也既得陳鄭不因而夷其國都虜其君臣而據其

土地者懼晉也高氏於陳謂楚莊有遷善改過之美於鄭謂子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楚爭盟 晉景之世

楚莊不為利謀所誘豈其然哉張自超宗朱辨義○趙氏說見書楚門

又 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左傳見及戰門○前此晉楚爭陳陳猶未純乎從楚自晉不能

為陳討賊楚執討賊之權於是陳為楚有鄭不堪楚之屢伐而

受盟辰陵猶未純乎從楚也故微事于晉晉既不能有陳而僅

爭鄭則邲之戰晉楚勝負之一決也自邲之敗而楚橫行莫制

矣呂大圭○論者謂邲之敗與楚以霸不然也晉救鄭不書緩

也責晉非與楚也林父逗撓不前春秋正失律之誅責林父非

與楚也豈以晉一敗之故而僭王之楚可使之霸乎家鉉翁詳說○

書荀林父及楚戰于邲晉師敗績林父之罪著矣晉自靈成迄

景重駭無知仰成羣下日底於削今楚子自將圍鄭而晉僅以

諸卿當之諸卿復人自為謀不相統一欲戰者二三欲遁者六

七以此眾戰烏得不敗又○楚莊強暴震視諸國入陳圍鄭莫

敢誰何其猖獗十倍楚成晉文城濮之役以三大國為助今晉

景視文公時威力人心消索幾盡而以林父偏師當虎狼之楚

乎藉令諸將同心三軍用命勝負之勢猶未可知况林父節制

不嚴計謀不一始惑於韓厥分惡專罪之言繼壞於錡旃致師

召盟之請楚師一乘倉皇無措致此敗者豈可專歸咎於先穀

哉黃正憲○晉救鄭義也晉之敗於楚不足為辱也世多以成

敗論人故譽楚而貶晉耳春秋但書楚伐鄭而以晉主此戰程

辨疑○陳有弑君之賊晉不能討而楚討之則楚直而晉曲

楚子親在軍而晉以重兵委之大夫則楚子勤而晉侯怠况荀

林父不能整軍容集眾謀為必勝之計耶張自超宗朱辨義○鄭事晉

而楚復圍之晉不得不與楚爭及晉師至而鄭已從楚若便退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楚爭盟 晉景之世

師是楚大得志而晉甘為之屈也故議戰非得已也特以離渙

之晉遇整暇之楚一戰而敗晉君臣不得不任其責耳焦袁熹

○偏師輕戰失律勦民自是楚莊橫日以兵力劫諸侯郝懿行

又 冬楚子滅蕭參看書

楚既得陳鄭又敗晉師遂深入內地憑陵小弱高閏○滅蕭所

以逼宋汪克寬○蕭在宋之南自宋至楚蓋千里楚兵直至宋

郊滅其附庸則楚患深矣晉無寸兵之援蓋救鄭而敗向何敢

稱兵向楚哉楚莊得陳而不有得鄭而復其君論者以為賢觀

今滅蕭之舉則前日乃虛陳鄭國大民未易服耳趙鴻飛經筵

又 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邱

左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邱曰恤病討貳○楚

服陳鄭敗晉滅蕭憑陵甚矣是時陳蔡鄭許皆從楚晉所得者



宋衛曹及魯而已宋與曹衛皆唇齒之國猶欲推晉伯以爲主而晉實不競何足以制楚且盟不旋踵宋伐陳而衛救之楚伐宋而三國不恤則盟無益也且原穀違命喪師晉之罪人而主茲盟約可乎程端學李本○晉爲楚所敗諸侯懼而爲此盟不旋踵而皆背之高閔○盟而驟忘未有若清邱者盟辭曰恤病討貳陳貳於楚而宋伐之衛救陳不討貳也楚伐宋而晉衛不救不恤病也以春秋之法言之背盟之罪陳其首也衛其次也張傳四○晉景無制中夏之略也楚莊方張晉懼諸侯從楚而爲此會而君不親行求諸侯不亦難乎能過明

宣十三年夏楚子伐宋

左以其救蕭也按諸儒之說以其伐陳也○陳叛晉不與清邱之盟晉當問而不問宋代晉伐之犯楚怒而被兵晉當救而不救諸侯何恃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楚盟案 晉景之世

晉

哉晉景無能爲矣趙鵬飛○楚有事於列國皆自鄭宋楚成爭伯敗宋于泓楚穆爭伯弱宋於厥貉楚莊之興挾鄭以侵宋又伐之圖之與之平而南北之勢成矣成十八年彭城之役楚又挾鄭以圖宋向非悼公之盛則于宋之盟不待襄之末年而天下分伯矣李廉○陳鄭宋皆在河南天下要樞也鄭處其西宋處其東陳則介乎鄭宋之間得鄭則可以致西諸侯得宋則可以致東諸侯得陳則可以致鄭宋陳鄭既皆歸楚再得宋則河南之地盡爲楚有矣卓爾康○楚本欲圖宋滅蕭以脅宋也而宋又伐陳攻其與國更有辭於伐矣季本○楚欲盡得諸侯陳鄭既服以次及宋固不因其救蕭伐陳而始爲有辭之伐也蓋得宋則又及魯衛長驅中原莫不臣屬此楚莊之志也伐宋無功圖宋不下而後伯業不成宋同中流砥柱哉張自超宗

宣十四年夏晉侯伐鄭

左爲鄭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鄭人懼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之從楚畏楚也晉景不能攘楚而區區伐鄭是中國自相殘賊而夷狄愈得志矣程端學李本○餘見晉楚爭鄭門

又 秋楚子圍宋

楚橫行列國許蔡陳鄭已從次及於宋宋列國之門戶也得宋則齊魯以之此所以必於服宋也趙鵬飛○鄭未易爭也是時急莫先於救宋宋救捷則鄭亦可招而晉勞師於鄭緩於救宋乃比之鞭長不及不知宋去則楚之威震及齊魯豈但失鄭而已王樵○始則滅蕭以逼宋又不假道以挑宋伐之不屈繼之以圍得平乃已甚矣楚之暴也是時晉乃勞師於鄭而置宋度外鄭既不得宋復失之味緩急之宜而畏楚故也御纂○去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楚爭盟案 晉景之世

晉

年伐今年圖春秋屢書於策罪楚之暴而責晉之不能救也景案○宋不量力而伐陳固非謀國之善然楚爭中夏鄭服則次及於宋雖無瑕釁亦不免受兵胡傳謂春秋責宋非也楚之不假道儼然行王使過賓之禮宋殺其使者實足以伸大義而抑邪心春秋何故反責之以利害爲褒貶非聖人意也方苞

宣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左孟獻子言於公曰小國之免於大國聘而獻物朝而獻功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十五年春歸父會楚子于宋○楚圍宋之威震及魯矣呂本中集○楚伐陳而陳服討鄭而鄭降圍宋而宋請平俱駢首南向矣然陳亂而楚討賊國人皇皇聽命固不足責鄭宋被圍初皆闔城拒守歷時力不能支然後請服此亦有不得已者獨魯不然楚子在



宋兵未及魯而望風納賄惟恐或後可見魯君大夫苟免自營  
怵於威武之甚矣黃仲炎通說。○千乘之魯可以自彊齊晉諸與國  
可以互爲聲援也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何其卑乎昔楚執宋公  
獻捷威魯而魯懼先諸侯而趨之今兵未至魯而魯震先宋之  
未平而求媚焉何其益卑乎王樵傳。○歸父會楚子於宋正與昭  
九年叔弓會楚子于陳書法事情皆同李廉會通。○魯謀自安之計  
耳謂平宋楚者妄也孫氏復說。魯自謀猶恐不濟况能爲宋計乎趙飛經。  
○僖二十一年楚伐宋而公會盟于薄二十七年楚圍宋  
而公復會盟于宋是年圍宋而歸父復會之蓋宋東北與魯接  
壤懼楚師及已故先納款而一當齊霸既衰一當晉伯未定一  
當晉伯已弛前後殆一轍矣高謝然釋經。○楚圍宋而晉不救于是  
宋未下而魯先降矣使晉能救宋魯猶有所恃也顧奎光傳筆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楚爭盟兵 晉景之世

三

又 夏宋人及楚人平

左宋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  
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乃止楚築室反耕者宋人懼使華  
元夜入楚師告子反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  
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告王退三  
十里宋及楚平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外平不書必關天  
下之故而後書陳鄭皆及楚平矣不書宣九年至宋始書之僖  
二十四年宋嘗及楚平矣不書至莊王始書之必宋從楚必莊  
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春秋特致意焉陳傳良後傳。○楚之圍  
宋軍罷食盡而將去矣宋人告急晉不能援宋及楚平豈得已  
哉書曰宋人及楚人平見列國之無伯也見荆楚之恣橫也見  
諸侯畏楚莫有救之者也呂大圭或問。○楚頓兵三時民罷食耗使

晉救之宋攻其內晉擊其外一舉而伯業定矣晉失之而楚於  
是有蜀之盟惜哉程端學本義。○晉景公會狄而不討陳滅赤狄潞  
氏而不救宋不可以言伯矣汪克寬集疏。○自齊桓之歿楚始橫行  
於天下當時與之敵者一宋襄而已春秋序宋公於楚子之上  
深與宋襄能以攘夷爲己任也今也晉政日衰又敗于邲威望  
日損與齊桓歿時事有相類者宋文乃能於此時抗夷而即夏  
楚滅我附庸吾則伐其與國楚過我而不假道吾則戮其使人  
毅然特立有宋襄之風楚莊以是伐而圖之勢雖危迫猶不肯  
爲城下之盟春秋是以嘉之書曰宋人及楚人平貴宋也著宋  
之義足以敵楚之強也宋鉉翁詳說。○宋之急至於易于析骸望援  
如水火而四鄰環視莫之動心楚軍亦止七日之糧爾而晉不  
能出一師以援之待其威殫力盡徐自解罷書曰宋人及楚人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楚爭盟兵 晉景之世

三

平傷中國之失道也王樵傳。○楚千里圍國久不下師老矣此與  
城濮之勢同晉復伯之機也晉不出而魯會焉宋絕望故不得  
不與楚平平先宋內辭也而不救者之失亦見直解。○外平  
不書此何以書宋以大義受兵被圍三時環視不救使力屈而  
受盟於楚故特書以著霸主及諸侯之罪方苞直解。○楚子前年伐  
宋矣宋見宋人如何屈服而楚師退楚固不能得宋也是時諸  
侯無有敢抗楚者宋殺楚使楚之投袂而起勢將吞宋乃自前  
秋至于今夏應時成歲而宋人堅志城守盟主不救鄰國無援  
極而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猶不肯爲城下之盟則宋楚之不平  
特宋欲平楚而亦楚欲平宋也春秋書宋人及楚人平爲敵國  
相抗釋然修好之詞不爲屈服受盟之詞蓋怨宋之不得已而  
未有議也圖書九月平書五月以圖之久著楚之必欲得宋以



平之遲著宋之不下於楚也文定較量華元子反之是非以稱  
人為貶是為傳作傳非為經作傳矣如春秋有貶兩人之義則  
當直書華元子反以著其事不當反沒其名也張自超案○左  
氏曰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不應楚軍如是其疎元如是  
其輕入當如公羊以為乘堙而與子反語也黃永年補

宣十七年夏公會晉侯衛侯曹伯和子同盟于斷道

左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執晏弱蔡朝南郭偃  
○初晉為清邱之盟以求諸侯而以大夫主之諸侯亦以大夫  
聽命宜其不足以結信也今宋已為楚北方無宋藩籬益薄矣  
晉侯懼而復為斷道之盟所以固魯衛曹邾之心也楚方虎視  
列國幸晉景收其餘以為宗主趙鳴飛○魯衛曹邾皆相鄰之  
國是時宋與楚平楚若以宋為嚮導而東侵則四國實為門戶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楚爭盟兵 晉景之世

美

而晉齒相依者也此盟不可已矣黃正憲○此盟在宋及楚平  
之後而徵會于齊則初意因懼楚也卻克既怒齊遂起伐齊之  
謀耳李廉○按斷道之盟諸傳以為謀齊穀梁以為外楚二說  
並可用也宋楚既平南風方競曹衛適當其衝晉合諸侯以共  
籌之則外楚者其本謀也卻克徵會於齊齊侯不至使四大夫  
如會晉人怒而執之則伐齊之舉亦即於此盟定其謀也故李  
氏廉兼取二說案○此盟宋不來矣鄭陳蔡許從楚如故所  
謂示之以整使謀而來者安在不能守信不能字小晉實有閑  
將誰尤焉賀仲軒○不主盟而同盟書同者載書之詞也伊川  
以為諸國同心欲伐齊文定謂同心謀欲伐齊釋其憤怒殆不  
然也魯宣公歸父方勤事齊非有怒齊之事曹邾皆與齊無怨  
觀下伐齊之師惟晉侯及衛世子臧而魯曹邾不與可見矣蓋

是時楚氛日熾齊與楚好晉怒齊不與盟會而又結好於楚俾  
楚得無忌以肆侵諸侯故徵會斷道以謀之也魯自黑壤之會  
扈之會清邱之盟皆不與而忽同斷道之盟者行父惡歸父之  
專棄晉之徵會斷道會晉其實則陷公於晉以激怒於齊使齊  
仇魯而絕歸父之援也宜豈真心背齊以即晉者哉張自超案

○楚至莊強甚服鄭陳蔡而西諸侯在字下矣服宋而東諸侯  
歸疆索矣又西結秦繆出周晉之後北聯齊牽制周晉之東天  
下大勢皆歸於楚齊不思桓公召陵之勳聘使南行互為問晉  
其不忘盟主者惟魯衛曹邾數小國晉霸中絕禍勝言乎故晉  
景翻然為斷道之盟左補義○愚按諸儒多辯謀齊之說景  
纂從李氏兼二說最得程積齋三傳辨疑力辨左氏卻克之事  
謂傳載使卻克徵會至卻子請伐齊數語當在十八年伐齊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楚爭盟兵 晉景之世

美

下愚讀張氏姜氏之論知傳所云討貳乃怒齊之附楚而非為  
卻克之事也因外楚而謀齊乃當時急務又何疑焉  
宣十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自晉文卒齊不復從晉盟晉是以不競於楚晉不得齊諸侯不  
附景公為斷道之盟欲謀楚而齊不至於是始則自將伐齊繼  
則四國會戰案○餘見齊晉交兵門  
成元年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季孫行父改事晉晉得魯則伯事張故降而與之盟焦袁熹  
成二年夏晉卻克會三國大夫及齊戰于鞌  
是時楚氛孔熾齊以東方大國亦與楚通晉將復修伯業若不  
得齊則魯衛曹邾皆去矣故盟於斷道謀楚即以謀齊及受戛  
既盟而齊不肯晉者二十餘年楚亦少歛其鋒晉人世伯之業



賴以不墜則牽之戰亦安可少哉彙纂

又 冬楚師鄭師侵衛 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公及楚人

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鄆人盟于蜀

左宣公求好于楚莊王卒宜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

從晉伐齊衛人亦受盟于晉從伐齊楚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

齊王卒盡行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

于蜀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

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甯衛孫良夫鄭公

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楚鄭侵衛晉失機也楚莊卒

共王未能和諸侯晉不於是時修文襄之業以抗楚乃區區逞

憾於齊則楚鄭侵衛晉致之也既而楚勢益張諸侯白河以東

一舉屬楚趙鼎飛○楚以致齊爲名加兵魯衛挾衆威魯以臣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楚爭盟 晉景之世 卑

抗君魯納賂請平而公以周公之裔下與楚大夫會辱已甚矣

吳微纂言○楚前此與諸國盟皆序諸國之下此序諸國之上

季本私考見楚之主盟汪克寬纂疏○合此一年之事觀之晉竭力以謀

齊故無力以制楚勝齊之得小而縱楚之害大矣李廉○以楚

成之強所得者陳蔡鄭許而已以商臣之暴所得者陳蔡鄭宋

而已即以莊王之盛而辰陵之盟亦止陳鄭從之雖入陳圍鄭

平宋而未嘗合諸侯也今諸侯從者十一國晉不敢爭其後四

十三年然後晉楚之從交相見又八年楚靈合諸侯皆蜀之役

啟之也又○楚先已得秦鄭陳至是得齊而諸侯大國無不爲

之用遂侵衛以動諸侯魯人素無立志及是怖於隣震往預嬰

齊之會遂使魯盟家並翁○諸侯敗齊之後楚鄭不過侵衛而

已不及乎魯使魯能告晉而力救衛中國猶可保也成公懼楚

首會嬰齊又與之盟可已而不可已者也程端學○前公孫歸父

會楚子于宋祖傳公之故智也今成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襲

歸父之故事也蓋楚欲伐魯魯每先往求免故魯之不被楚兵

由此故也自後襄昭皆朝于楚魯之卑辱有自來矣謝義○左

氏謂蜀之盟卿不書置盟也於是畏晉而竊與楚盟曰置盟非

也楚自得志于邲橫行中國諸侯之不附楚者鮮矣今其號召

列國之君臣羣至于蜀而公然爲之盟主而列國之君臣亦公

然受楚之盟是豈謂之畏晉而竊置哉黃仲炎○衛從晉伐齊

故楚假救齊之名以侵衛鄭序楚下聽楚役也稱師用衆也晉

既用傾國之師以勝齊遂無力救衛而十一國晉從楚直解

○嬰齊在蜀山東諸侯皆望風承服以苟免侵陵爲幸而已書

此盟見諸侯已南北兩事世變之大也楚本爲齊而來齊與楚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楚爭盟 晉景之世 卑

合山東之國無能自立者不特畏楚亦以近齊慮其陵暴而晉

伯方衰不能速救故也魯倚晉以勝齊實亦心畏之故與楚盟

而不恤叛晉知晉不能獨責諸侯且晉令及我則又轉而從晉

故下年遂會晉伐鄭熊袁○據左氏則蔡許皆從侵衛據經

則十一月公會蜀即於是月十二國盟蜀而秦大夫與焉秦距

魯遠使約會而秦始至不應若此其速是必秦大夫亦從楚師

矣而春秋皆不書獨書鄭師者專罪鄭之從楚也猶厥貉之次

專罪蔡也張自超○此盟楚主之故秦先於宋而齊後於從

楚之國傳稱蔡許之君與盟而經不書非孔子削之也楚人以

爲私而不列於載書如號之會邾滕不與耳方苞○是役天下

諸侯盡屬楚矣南方諸侯則有陳蔡鄭許北方諸侯則有魯宋

曹衛大國則有齊秦小國則有鄆邾幸楚莊卒而晉立威于秦



稍留中夏一縷不然其不胥而為楚者幾希顧棟高大事表

成三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討邲之役也次于伯牛鄭公子偃帥師禦之覆諸鄭敗諸邱

與皇成如楚獻捷○宋魯衛曹雖盟于蜀猶不背晉去彊盛之

楚從衰弱之晉春秋蓋恕四國之悔過而罪鄭伯之怙惡也謂

嘉四國書爵非也彙纂高閏家鈔翁○鄭之從楚久矣使晉有

志於抗楚服鄭曷若移伐鄭之師於鞏之役乎移七大夫之勢

而迫楚則楚必怖移七百乘之兵以伐鄭則鄭必服怖齊孰若

怖楚之為利服齊孰若服鄭之為功兵力既盡於齊楚人乘隙

而逞諸侯既已屬楚而區區搜諸侯從楚之餘為伐鄭之役宜

其不能得鄭也趙鵬飛○蜀盟之後晉伐鄭而四國從則晉之

力固足以用諸侯也景公能以信義懷服楚安有今日之暴哉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景公之世

李明復集○楚鄭侵衛故晉伐鄭宋魯衛曹雖與楚盟楚人既

去仍奉中國伯主楚雖盛晉亦不全衰也焦袁熹○晉實畏楚

故楚師既遠而後伐鄭方苞○又見書伐門晉楚爭鄭門

又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

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皆為晉來尋盟恐貳楚也元年與晉盟赤棘宣七年衛為晉致

魯使孫良夫來盟至是皆尋之毛奇○晉欲藉魯衛致諸侯而

晉之交疎不如衛之交密故既聘於魯又因衛以要之朱朝瑛

成五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杞伯同盟于

蟲牢

左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辭以子靈之難○是時齊始從晉鄭

以訟許不勝亦改而從晉晉為是盟以固諸侯之心亦復伯之

機也彙纂○鄭自邲戰後至此始從晉李康○晉始復振且反

鄭於久叛雖不能竟服鄭再救無功而志足嘉也趙鵬飛○晉

景末年兩大盟會斷道蟲牢稍能振伯業者二會之力也然謀

復會而宋辭之豈非以行事非純出於禮義有不當於人心者

乎呂大圭○齊自晉文之後不與晉盟至是同盟袁婁之役故

也鄭自楚子之圍不與晉會至是同會訟楚不勝故也王元杰

○鄭以許故不得志於楚請成於晉晉喜得鄭合諸侯就鄭地

而盟之張自超○晉自文襄之霸凡會齊君未嘗親從自敗

於鞏無會不與無役不從由是楚氛亦少靖焉蓋趙盾乘晉霸

之盛不恤國事故使亂賊公行荆蠻益熾荀林父卻克樂書當

喪敗之餘而復振以向能承君命而盡力於疆場耳而景公會

盟救伐多身親之故也方苞○晉自靈公以大夫主會盟遂失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景公之世

諸侯至是景公屢出會盟而諸侯復集郝懿行

成六年春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晉命也○晉景不務彌縫諸侯之闕去年與宋會盟而今年

令魯衛伐之使諸侯構怨如此則楚必有以量中國矣呂本中

許○宋以國難辭會故也前楚莊圍宋晉不之救蟲牢之盟宋

實與焉未有貳心諸侯未歸又謀再會晉令實繁乃尤宋辭會

使衛侵之不亦過乎御纂

又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冬晉欒書帥師救鄭

左鄭從晉故晉楚遇于繞角楚師還晉侵蔡楚救蔡晉師遂還

成七年春吳伐鄭

吳鄭相去隔江淮二水而伐之者吳始大也黃震○荆之始見

也入蔡吳之始見也伐鄭莫之問故駸駸焉交亂中國戴溪



通吳上國因吳以徹楚非聖人所欲也吳僭號淫名聞於天下猶之楚也中國有一楚復增一吳季文子所以懼也美滿璋讀左補義

又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杞子杞伯救鄭同盟于馬陵

左楚子重伐鄭諸侯救鄭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鄭囚楚鍾儀獻諸晉○齊桓之救徐先盟于牡邱盟爲救而設也晉景之救鄭後盟于馬陵非特爲救鄭也有宋莒在焉宋以五年辭會魯衛受晉命侵之莒自晉文之卒至是始與盟約蓋因會以固結之耳汪克寬纂○楚人頻年伐鄭前此晉遣上將救鄭諸國不與焉今君自行而合八國往救此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特書以美之前日伐鄭晉以一大夫援之今則合九國而君自行所以爲鄭援者日加則知楚之日熾矣胡傳參楚鵬飛經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季盟交兵 晉景之世

○晉景同盟五惟此盟無譏以二救之善也若非此二舉則盟蜀之後晉之伯業喪矣惜乎蟲牢不能謹於義于蒲不能謹於信故馬陵之盟雖善而竟不能復文襄之業也李廉○再救鄭也伯職修矣前之救猶大夫今則九國之君親將不踰時而皆至鄭恃以不屈於楚盟蜀之後晉伯復延賴有此耳故書以子之晉兩救鄭皆未至而楚師退楚之兵力未勦也諸侯益懼之故晉於救兵未返即爲此盟以釋其懼而弭其貳楚也御纂直解○蟲牢之後既兩侵宋已知諸侯之不信矣救鄭徵師而未後至晉固不得不爲馬陵之盟以再籠絡之也盟而後魯宋之交成左氏以爲莒服故莒於春秋爲小國自晉文之後不與諸侯盟會莒何恃而敢與諸侯抗哉莒素服屬於齊齊不與盟會故莒亦不至今齊勉合於晉齊至莒亦至耳晉豈爲編小之莒而

煩諸侯以盟之哉凡春秋小國多不列盟會者各有所屬服也其或間與者或伯主列之或所事之國列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成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汝陽之田歸之于齊是時樂武子范文子知武子中行獻子皆名卿也不能引其君以當道而出令之不信發命之不衷徒知堅齊之服從會不思一齊聽命而四方解體悔而尋盟烏足以要人心汪克寬纂疏

又 晉欒書帥師侵蔡

左遂侵楚獲申驪○報伐鄭也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惠春秋矜焉呂本中集○蔡自翟泉以來不與盟會者四十有八年文十五年卻缺入之至是復加兵雖不能得蔡然亦可謂不畏楚矣趙鵬飛經○陳鄭蔡三國迫於強楚乍服乍貳非其罪也善察天下之勢者當用力於楚苟不知此雖救陳救鄭救蔡不足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季盟交兵 晉景之世

以爲恩而伐陳伐鄭伐蔡不足以爲威也戴溪講義○蔡與楚近不得已而服屬於楚如晉文之時蔡何嘗不合楚內向哉蔡之甘心事楚固爲有罪晉不能制楚以來蔡而與師動衆以殘毒其臣民春秋所惡張自超宗朱辨義○趙氏鵬飛曰蔡背晉即楚久矣侵之以振伯主之威聖人之所與也家氏鉉翁曰未能制楚而侵小國以爲功春秋所不與也家說較勝朱載堉秋鈔

又 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左晉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不能制楚而徒欲服鄭不能制吳而反欲責邾晉之君臣無能甚矣先書吳伐邾此書四國會伐邾不能救之又伐之著晉之罪家鉉翁詳說○晉既通吳以病楚則非以邾事吳而伐之也傳誤方苞直解○邾當吳北境四國伐之爲吳通道也蓋吳通晉有二道一由宋彭城宋



魚石復入于彭城傳曰毒諸侯而懼吳晉是也一由邾道首是年傳云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於莒是也高謝然

成九年春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尋馬陵之盟季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是行也將始會吳人不至○晉反魯衛侵地復有二命俾歸諸齊無惑乎諸侯解體也晉不知反求諸已悖信明義而要質鬼神以御之然自此鄭魯俱有叛晉之心執鄭盟魯紛紛甚矣已則無信而要人以信可乎葉治汪克實○自蟲牢馬陵于蒲三盟列國之勢稍振然伐鄭之舉不足以令諸侯汶陽之歸不足以固諸侯於是鄭魯皆有叛意執鄭伐鄭止公盟公紛紛如是晉伯不足言矣李廉○其哉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楚爭盟交兵 晉景之世

吳

晉之無策也盟而可保諸侯蟲牢足矣何必馬陵馬陵足矣何必于蒲德不足以懷威不足以震惟恃歃血之信以爲固人心其可厚誣耶程端學本義○晉懼失諸侯也受孫林父以攜衛反汶陽田以貳魯志不得於楚而侵蔡威不能及吳而伐鄭雖屢盟無益也趙訪○蟲牢則就鄭地以盟馬陵則因救鄭而盟此則必晉有疑於鄭之貳楚故復爲鄭尋盟也觀下執鄭伯可見張自超宗○此晉謀通吳之始顧棟高○餘見同盟門

又 秋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楚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討其貳於楚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錫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許氏高氏張氏直解說見晉楚爭鄭門○于蒲之盟不久而鄭復朝于晉則雖一會楚公子何害於從中國

事伯主之義十二國盟蜀而晉不問鄭一會鄧而即執其君殺其行人伐其國晉尙足以服諸侯哉張自超宗

又 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莒潰楚人入鄆

楚之伐莒以救鄭也莒同盟馬陵及蒲晉坐視不救春秋所惡家鉉翁○楚遠於莒越吳魯之境而伐莒實有輕諸侯之心莒固不足以抗楚且與楚隔絕亦豈意楚師之至宜其不戰而潰也或者罪莒無備莒之微縱有備其能敵楚乎趙鵬飛○楚兵未有至於沂上者今越淮泗而伐莒且是時晉方執鄭伯伐鄭乃不之救而長驅東向攻所不急何也蓋爲備吳也吳伐鄭入州來江淮間與楚之國皆震驚楚懼吳合鄰出淮泗則自汝以東非楚有矣得莒足以制鄭故遠出鄆北以爭諸侯此楚伐莒之計也卓爾康○傳以鄆爲莒邑但莒已潰矣入其旁邑不足辨義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楚爭盟交兵 晉景之世

吳

書此蓋文十二年行父所城者崔彥直曰鄆魯邑也是也入魯邑宜先有侵伐之文今止書入者莒既潰乘勢以入鄆未可言侵伐也楚人微者也嬰齊在莒別以偏師入鄆也書入鄆危魯也楚猶夏之道二其一徑蔡以爭鄭其一由徐而病魯御纂成十年夏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鄭公孫申曰我改立君晉必歸君春立公子緡夏鄭人殺緡立髡頑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五月伐鄭鄭伯歸○晉執鄭伯致其國亂而伐以納之所爲若是不足以主夏盟矣張自超宗○餘見晉楚爭鄭門○左傳謂晉侯有疾太子州蒲立而會諸侯伐鄭安也啖氏劉氏家氏均駁之劉氏權衡曰經但言晉侯無以明其爲州蒲也啖氏曰如傳所云失禮之甚經當有父在而爵其子春秋必不然○若此書晉侯爲州蒲後書卒



者又爲晉侯猶亦無此體例蓋君在而立君者鄭也非晉也左傳所記傳聞之誤爾牛運震傳

又 六月晉侯薨卒

當景之世楚莊爲霸者事晉無遠略而從事赤狄潞氏遠楚莊沒始爲牽之役以服齊僅不失霸耳呂本中集解引許翰○景始卽位有卿之敗諸侯叛去國勢浸削蜀之盟從楚者十一國晉莫如之何也幸而卻克戰齊而勝散者復合叛者復來霸威稍伸然天資庸闇荀林父逗撓喪師而殺先穀欒氏怙黨專恣而害趙宗妄欲伸主威而不知是否邪正之辨家鉉令詳說○晉景當敗郤後諸侯盡去獨能發憤自強自戰羣立威得齊復得鄭雖屢服屢叛伯業猶賴以未墜焉顧棟高大事表○李氏說見厲公篇末

晉厲之世 會瑱澤經傳不符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楚爭盟案 晉厲之世

吳

成十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瑱澤

左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既許晉羅茂成十年晉使羅茂如楚報楚公子辰以結成十一年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十二年克合晉楚之成夏晉士燮令楚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瑱澤成故也冬晉卻至如楚聘且泄盟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泄盟十二月盟于赤棘○經書晉衛而不及鄭伯傳載鄭伯如晉而不及魯衛故劉氏敵以爲傳未足信案○攷傳與經不合此會本以合楚鄭也今楚鄭不至魯衛自盟何邪且合晉楚者宋也宋亦不與又何邪凡晉楚爲平則應大合諸侯以申成好今三國會而已又何邪傳未足信也劉敞攷○此爲伐秦起文耳今年會瑱澤明年使卻鉤來乞師而遂伐秦比事觀之可見矣呂大圭或問○台晉楚之成若實事則無不告諸侯之

理經不應不書又曰會于瑱澤成故也按此會楚不與何以證其成乎故知並謬也蓋晉令鍾儀歸求成事竟不集左氏遂誤爲此傳耳陸清辨疑引趙匡○左傳全與經不合經書會瑱澤者晉衛衛也傳載宋合晉楚之成盟于宋西門之外者晉宋楚也而如晉聽成者又鄭伯也魯衛不與也傳不足信明矣王樵傳○謂晉楚爲成春秋所惡故略而不書非也春秋惡之正當特書其事以示戒無爲削之以諱其惡且此而可削何不併宋與號之會削之乎學者信經可也顧棟高大事表三傳異同篇○傳說宋不足信也傳云合成有宋獲成有楚聽成有鄭而經並無文以爲削宜并是會削之何以專存晉魯衛傳雜取他史彊附經文也高樹然釋經本劉氏攷

以經考之爲謀伐秦而專會晉衛猶之齊桓伐楚前期會宋盟晉耳又本呂氏大圭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楚爭盟案 晉厲之世

吳

晉厲初立而求諸侯於是爲瑱澤之會然所會者魯衛而已齊宋不與也前年叔孫僑如如齊魯實貳於齊事晉不篤故晉求諸侯必先得魯衛以魯衛於齊宋爲姻魯衛不叛則齊宋至矣趙驥飛○公被止於晉又要盟公有憾焉今晉厲新立將合諸侯以伐秦恐魯不至故會之釋怨修好也衛睦於晉又睦於魯故亦與焉御纂直解○晉以止葬辱公恐卻犇行父之交聘未足以解故特會公以示親厚之意而衛之堅輔晉伯猶宋之堅輔齊桓又魯之背齊而向晉原因衛講好其間故瑱澤之會獨魯與衛而他諸侯不會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中國敗夷狄皆不書惟晉特書之病晉也楚方聘魯平宋合諸侯之大夫子獨觀兵于雒矣而晉區區爭地于羣狄是故宣成



之春秋晉有事於秦楚或略不書而甚詳於滅狄以是爲晉衰也晉之衰諸夏之憂也趙涉集傳

成十三年夏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於時吳楚交與諸侯震恐晉屬嗣霸不圖制吳楚乃連諸侯以報私忿諸侯無怨於秦而聽從會伐皆罪也趙涉集傳

成十五年春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見書執門

又 夏楚子伐鄭

左楚將北師子襄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楚子侵鄭遂侵衛鄭子罕侵楚取新石。經無盟晉楚事左氏以此實瑣澤之會而不知其背經益甚且經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楚盟交兵 晉屬之世

辛

僅書楚伐鄭而不伐衛又鄭懼楚不暇來即與平故次年有侵宋戰晉之役奚敢報復侵楚取新石此皆不然者也程端學三傳辨疑

又 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等會吳于鍾離

左始通吳也。晉抗楚故通吳以奔楚援趙涉集傳。餘見吳晉

爭盟門殊會門

成十六年夏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左楚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與楚子盟于武城晉侯

伐鄭楚子救鄭六月遇于鄢陵楚師敗績射共王中目楚師皆

遁。二百四十年中晉勝楚者惟城濮鄢陵而已自宋襄泓之

敗楚額橫行列國至城濮而沮其志自荀林父邲之敗楚之陵

駕尤甚盟蜀而諸侯從者十一國至鄢陵而挫其鋒所可惜者

厲公始無制勝之計不能堅忍持重從樂書固圉之謀以困楚

終無持勝之德不修政於內而徒求逞於外是以三假王命以

伐鄭而鄭終不服由其無取勝之道所以不逞也王克寬

世人以成敗論事於晉厲多所不取愚觀春秋書法及考當時

之事厲之志猶有可嘉春秋未嘗以其不克終而併廢之也晉

自靈成景天下諸侯去而從楚及厲公乃能率其驕狠情慢之

卿與楚一戰城濮以來所未有也論者乃謂樂書欲戰不如士

變爲逃不然也是時楚共空國以出俾鄭人侵宋以致晉師晉

若不出宋將不支楚師長驅而來魯衛諸國皆從風而靡矣故

鄢陵一勝關係甚重而晉厲公者志得旋驕反以是速其死良

可惜耳家範論。晉師爲伐鄭而出不書伐鄭者鄭聞晉師而

告楚楚子遠來故止言戰也上書乞師無他國會戰者不暇俟

諸侯之至也晉靈成景三世積衰自邲之敗大勢去矣厲公能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楚盟交兵 晉屬之世

至

於積衰之後不假外助一戰勝楚幾與城濮等矣第城濮經營

有素一戰而伯厲之勝豈有成謀亦倖而已御纂。矢集楚

子之目而全軍皆遁戰勝過於城濮而楚不懼鄭不服者何也

桓文之時楚雖強橫而交於諸侯者淺故虛聲可以協之強兵

可以創之自晉楚之勢互爲盛衰鄭之叛服習爲常事楚之進

退亦習爲常事一戰之勝負不足爲利害也而是役也鄭公然

助楚以戰晉故雖敗而服之猶難矣張自超宗。楚之取敗于

反伏罪共王豈甘心下晉者乎嗣是晉三伐鄭楚救必出夷氛

自若猶無勝兩共王惕於一敗之畏更勵其常勝之勢卽悼公

三駕未至重困况區區一厲公也馬驥左傳事錄

又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左謀伐鄭也。晉厲聽僑如之譖不見公于沙隨晉昭聽邾莒



之恕不使昭公與盟平邱晉以為討貳也然諸侯之貳自若也其責魯非義不足以令諸侯也

注克竟

○晉蓋疑諸侯之貳故

會以卜之鄭既叛晉及鄢陵之戰來乞師我師不出諸侯亦無以兵助晉者晉所以為是會也

趙勝飛

○餘見會盟書不見公

又

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左傳見晉楚爭鄭門○楚敗而鄭猶不服見晉政之衰矣

高閔

○公辱於沙隨旋會伐不敢怠也又執行父不已甚乎

直解

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同盟于柯陵

左尋戚之盟也○穀梁謀復伐鄭也○按傳鄭太子髡頑侯獯

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成鄭故伐鄭○晉假王命討鄭周

以二卿會之晉厲無道而能數合諸侯力捍強楚者假王靈以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楚爭鄭之世

重

令天下也高閔○晉之伐鄭至于再三以天子一卿為未足乃

使單子同尹子以行而鄭終不服昔齊桓之時鄭嘗不服齊伐

之而鄭伯自來乞盟晉文主盟陳嘗不服乃敗楚之後陳侯自

來如會此無他桓文先有懷楚之威足以服陳鄭之心也與今

晉侯之伐鄭豈不相遠乎

鄭王闢

○餘見王臣與盟門

又

冬公會單于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王官下臨諸侯景從以卻已敗之楚服懷貳之鄭宜若振槁然

乃屢遇楚師而望風卻走者以厲公既勝鄢陵驕佚放恣黷於

用武慢於尊王是以諸侯無同心戮力之誠鄭不畏而楚復肆

勢甚張挾鄭為援不有晉厲假王靈以薄伐不知其憑陵當何

如者雖伐楚不服不猶愈乎縱楚肆行者耶春秋但書晉伐不

書楚救則其意未嘗不與晉也

姚舜牧

又

冬楚人滅舒庸

楚方推敗餘威猶能蠶食使鄢陵得志毒被華夏可勝道哉觀

舒庸之滅然後知挫楚而不復北師者晉厲之績也

日講

滅以示強於中國而不能復出師救鄭亦無能為己

張自超

成十八年春晉弑其君州蒲

晉厲北挫狄於交剛西敗秦於麻隧南破楚於鄢陵威名震赫

而卒以驕侈失德致禍

黃仲炎

晉伯在靈成景厲之世衰矣楚莊之事倖乎霸矣然春秋書

伯在晉不在楚者存晉也自文六年至成十八年凡四十九

年為靈成景厲之世靈公政墮柄分無抗伯業之志成公力

弱事懷無主諸侯之權景公心勢謀外無馭天下之略厲公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楚爭鄭之世

重

外強中乾無服人心之道靈公以少主在強卿上驕下肆楚

嘗試晉政而爭鄭有狼淵之師此非細故也而救鄭之役止

書晉人衛鄭未忘晉德而介魯為杏柴之會此關大勢也而

新城之盟晉侯不出盟尾討齊難會尾平宋難此豈常變也

或求賂以免或無功而還方且沈溺宴安不亡何待故曰無

抗伯業之志也成公若有其志矣履國四年始出偏師以侵

陳黑壤與尾二會僅能再合列國而已楚三歲三伐鄭無攘

卻之計鄭子家弑逆無討賊之刑諸侯何觀焉故曰無主諸

侯之權也景公若能收其權矣不能首合與國大修同盟以

治即異之黨使楚得號令於辰陵乃且會狄攢函是孰緩孰

急也不能討少西氏以誅陳之惡使楚得行方伯之事乃且

興大師以伐齊是孰重孰輕也不能統一六師蒐繕卒乘使



邲之役不振旅乃伐唐咎如滅赤狄咥然言功是孰害孰利也規模失序徒勤諸侯蟲牢馬陵于蒲晚年三會竟莫駕走故曰無取天下之略也厲公若有其略矣歸于京師而後正曹負芻之罪請于王官而後展駕鄭之威亦假義飾譽者也敗狄而狄服伐秦而秦恐勝楚而楚弱通吳則吳成沙隨辱我猶未快也而求多季孫柯陵伐鄭猶未息也而再勤單于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志四鄰無嫌而諸侯反貳蕭牆反危故曰無服人心之道也

李廉會通說  
本李其世制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四

晉楚爭盟交兵

晉靈公責厲論

晉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四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目錄

晉楚爭盟交兵

晉悼之世

晉悼總論

晉平之世

改先晉辨

晉昭之世

晉伯餘燼

後論 會吳梁傳載齊高厚事辨 會夷儀不書 伐齊辨齊同盟重邱辨 會申敗諸侯不殊淮夷辨 會競不書盟辨

後論

後論 會黃父無貶辨 會召陵晉侵陋之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

目錄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

錢唐張應昌學

晉楚爭盟交兵

晉悼之世

成十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鄭伯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郛取幽邱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患之西鉏吾曰若楚人與吾同惡吾固事之不敢貳矣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開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播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杜注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取彭城置宋亡臣而戍之塞吳晉交通之路余光存佚○此楚子取宋彭城子魚石也不與楚子取彭城以與宋叛臣故以自入爲文孫復尊王微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

晉楚爭盟交兵

晉悼之世

又 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子重救彭城伐宋朱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曰成伯安彊自宋始矣晉侯師於台谷以救宋楚師還○齊桓霸業始於平宋亂晉文霸業始於釋宋圖悼公霸業又始於彭城之救宋故曰成伯安彊自宋始矣前楚鄭稱爵而書伐今楚鄭稱人而書侵晉勢漸盛而楚勢漸衰矣李廉會通○悼公一出師而楚師還異於楚師至而諸侯亟還者矣汪克寬纂疏

又 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左謀救宋也宋辭諸侯而請師以圖彭城○諸侯師至楚師已退故宋人辭諸侯而請其師以圖彭城而先爲此盟高閔集注○悼公卽位之初宋以楚鄭之侵告急義當救也而吾國之禍變甫定列國之趨向未一於是遣使乞師以示兵不輕舉而致其謙

盟于虛打以觀人心之向背而一其趨洪各義春秋說○謀救宋知義矣晉侯親出有勇矣不奪魯喪得禮矣御纂直解○悼初立卽爲此盟以討宋叛臣此諸侯所以服而晉伯所以復興張自超宗朱辨義襄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圍宋彭城

左圍宋彭城爲宋討魚石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齊人不合彭城晉以爲討齊太子光爲質於晉○伐叛討逆霸主之事悼公首合諸侯之大夫爲宋圍彭城討魚石得其職矣宜列國和會願奉其役也趙騷經筵○晉悼初政勵精韓厥當國善謀冬會虛打春圍彭城北方積衰之勢賴此復振黃正附○五大夫據彭城吳晉之路絕而晉勢孤且以窺宋而東諸侯危矣今彭城降五大夫執拒楚固宋通吳而楚不振功豈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

晉楚爭盟交兵

晉悼之世

常哉姜炳璋補義○宜執魚石界宋戮之則法嚴義正矣乃以五大夫歸置之郕邱但書圍宋彭城爲晉悼惜也張自超示朱辨義

又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次于郕

左伐鄭入其郕敗其徒兵於柏上東諸侯之師次于郕晉師自鄭以郕之師侵楚焦夷及陳○鄭從荆蠻而助叛臣晉悼旣禽五大夫於是伐鄭討其從楚納魚石之罪汪克寬纂疏○首伐彭城以伸君臣之義次卽伐鄭以正夷夏之防賀仲軒疏義○次郕以備楚也楚不出則一韓厥足以制鄭楚至則五國之師固在焉故書次謹於用諸侯而厚以禦楚且不輕殘鄭也齊杞前不與圍後至也宋衛莒滕薛今不與次先歸也御纂直解○晉旣討魚石卽興師伐鄭之師意不欲再煩諸侯而五國大夫則出師次郕以俟命張自超宗朱辨義○按郕當作郕乃鄭地非鄭國見地名門



又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左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大邱○楚攻晉所救也而諸侯之師不動則有以量楚力之所至矣呂本中集○晉既降彭城問鄭從楚之罪而楚不敢出師以與晉敵但爲侵宋解鄭之常策知其無能爲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二年春鄭師伐宋

左楚令也

又 夏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左鄭成公疾子驪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離我秋鄭伯論卒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驪曰官命未改○說見爭鄭門又 秋仲孫蔑會晉荀偃五國大夫于戚左謀鄭故也孟獻子日請城虎牢以偏鄭

春秋左傳卷五

晉楚爭盟交兵 晉悼之世

三

加武子冬復會九國大夫于戚遂城虎牢左鄭人乃成

說見晉楚爭鄭○鄭方堅于從楚城虎牢所以扼鄭之吭使之不得南向也攘楚服鄭關天下之大計○爭地勢而不爭野戰此悼公最得要領處功高桓文遠矣○顧氏說又見後晉悼總論

襄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晉有事于狄而楚以爭中夏楚有事于吳而晉以服陳鄭此見諸行事之著明者也方苞直解○張氏說見吳楚交兵門

又 夏公及晉侯盟于長橋

晉悼之立書來聘二此復出國都盟公皆以禮先諸侯高樹然

又 夏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同盟于雞澤左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陳侯使袁僑如會叔孫豹六月同盟逆吳子吳子不至

盟于雞澤

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左陳請服也

悼之霸在得陳得鄭陳鄭即楚久矣一興虎牢之役隻矢不遺而鄭來歸陳觀鄭之歸而亦從於會一會得二叛國偉矣趙經○自鄭背戚盟凡四伐鄭再侵鄭不能服鄭今城虎牢而鄭從會陳雖與楚不待徵召亦如會從盟書以見中國威力之盛也李明復集○鄭服也昔屢伐不至今不召自來何哉政教修明六卿和睦內治外治則外從也鄭君先至諸侯既盟之陳臣後來使大夫與盟慰初附之心別君臣之分晉侯其適於情而明於禮哉直解○此會悼公有三意一是鄭已服不可不會鄭伯一是欲修吳好故待吳子一是恐齊貳心故會齊觀士句告齊之言曰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可見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春秋左傳卷五

晉楚爭盟交兵 晉悼之世

四

又 冬晉荀偃帥師伐許

左許事楚不食于雞澤故○晉得陳鄭而許猶比楚故伐之然許爲鄭所虐遷于葉逼近於楚必不能叛楚而事晉也趙經○荀偃不能輔悼修德以保陳陳固則許何患其不來今遽帥師問罪於許宜其并陳不能保也張洽集注○責許不會雞澤也晉果服楚許將焉往乃以鄭陳偶服遂侈然求多於許宜不得許也御纂○既得陳鄭即用兵於久不內屬之許而許卒不服

張氏責其規模欲速并陳不能保者是已張自超宗襄五年夏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左吳子辭不會雞澤之爲之合諸侯使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同盟于雞澤左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陳侯使袁僑如會叔孫豹六月同盟逆吳子吳子不至

晉楚爭衡權之在吳故晉急吳如此張洽集注○晉將邀吳爲



戚之會而魯衛近吳且俱同姓故命以通好懲前此吳子之不  
至也義全考○前此吳再不至今晉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

告會期善道吳地往會之也前殊會往會也此列會吳來也前

稱吳其君也此書人其大夫也奔走天下以會吳非計矣陳侯

至而言楚患故命皮陳也御纂○夫勾吳亦一荆蠻耳又皆

僭王中國不能抗吳楚而爲和吳敵楚之計成十五年既以七

大夫往而爲鍾離之會茲又以魯衛之大夫往而爲善道之會

吳子卒不自來而使大夫來會于戚以抗諸侯豈非中國之屈

於勾吳哉晉前失於不和內助諸侯之秦後失於和內抗諸侯

之吳至於黃池爭盟幾主中夏矣張自超宗

又 冬戊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齊世子光救陳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 晉楚爭盟交兵 晉悼之世

五

左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楚必疾討陳陳近於楚有陳非吾

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伐陳子囊伐陳十一月會于城棣以

救之○見晉楚爭陳門書成門

襄七年冬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

曹伯莒子邾子于鄆左會鄆以救之杜注陳侯逃鄭伯光頑如會

未見諸侯卒于鄆陳侯逃歸左陳人患楚使楚救公子

楚圍陳而陳侯亦列於會者蓋圍之不密得以出會求救也陳

侯逃歸陳遂屬楚諸侯不與楚戰各自罷歸不成爲救故會爲

不書救孔○汪氏李氏說葉繁案見晉楚爭陳○陳圍三月矣

陳侯冒圍而來乃徐徐爲會平是不急陳徒質陳侯以要陳耳

悼承厲亂故初年勵精今諸侯睦矣故憚於敵楚而懷安一念

自足業由此際惜哉御纂○楚子十月圍陳至十二月陳侯

於圍城之中出而告急而晉無意救徒留陳侯會鄆以待諸侯

之師夫城鄆救鄭戊陳救陳亦無多事而必藉諸侯之師是以

楚圍之急陳人大恐陳侯乃逃歸毛奇○陳自此後至晉楚分

伯而始與宋號之會陳固堅事楚而晉亦不復急陳矣卒以內

亂爲楚所滅終春秋之世不復列於中國諸侯亦可惜矣齊桓

會首止而鄭伯逃誘於楚也晉悼救陳而陳侯逃休於楚也蓋

陳有戒心於前即晉之危不若即楚之安也張自超宗○陳蔡

爲楚偪鄭之要路楚所必爭而二國睚楚者彼豈不知尊王從

伯之爲美哉以密邇於楚中原大國不足以庇之也自蔡哀虜

於楚爲楚屬國齊桓盟會陳在而蔡不至晉文溫及翟泉陳蔡

皆與稱極盛焉襄靈而還蔡多從楚而陳則屬晉迨微舒弒君

晉不能討楚莊遂納二兇而陳之從楚者垂二十八年是失蔡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 晉楚爭盟交兵 晉悼之世

六

又失陳矣悼公繼霸陳侯來歸正服陳招蔡之機也蔡既不至

陳又逃歸自是陳蔡皆爲楚用此霸功之歷世遞降者也義

左補

襄八年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邱

左會于邢邱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

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於會故親聽命○時

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惟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

杜○昭三年鄭子太叔云文襄之霸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

朝自襄以後晉德少衰諸侯朝聘無復定準今晉悼復霸更合

諸侯故公朝晉而稟其多少如公朝者蓋亦非一晉侯謙不敢

在國約束出外合之亦難煩諸侯使大夫聽命疏○悼公盟盧

村首以仲孫蔑崔杼則乎其間繼會雞澤又以諸侯之大夫盟



陳袁僑今會邢邱且曰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則諸侯失政  
實悼公爲之汪克寬○使大夫聽命不欲勞諸侯也胡傳謂晉  
侯姑息愛人而委政於臣下自後大夫各專其國此防微之論  
也葉集○賁養敬曰齊桓官受方物是朝聘天子之數非自利  
之也晉以強力挾諸侯使職貢歸於己不知始自何年觀於子  
庭爭承及女叔侯所謂職貢不乏玩好時至者其爲諸侯病久  
矣悼公辭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當有不安於心者康侯乃責諸  
侯之不親會誤矣姜炳璋讀○餘見內大夫會盟諸侯門

又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討其侵蔡鄭及楚平○此鄭又從楚之始○得陳又爭鄭也  
向使救陳楚師焉得至鄭哉救陳則兩得也不救遂兩失矣據  
傳楚師至而鄭平蓋招楚以從楚鄭之本謀也直解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 晉楚爭盟交兵 晉悼之世

襄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同盟于嚴

左諸侯圍鄭鄭人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  
與之戰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  
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乃許鄭成詳見  
爭鄭○又晉侯歸謀所以息民從魏絳請施舍行之期年國乃  
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  
者不戰知武子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不與楚戰楚師遂屈  
得善勝之道矣胡○齊桓之時在於服楚晉文之時在於勝楚  
晉悼之時在於敝楚召陵以前楚始加兵於鄭及次陘之伐屈  
完來盟而鄭無楚患矣城濮之前楚滅黃而霸主不能恤敗徐  
而諸大夫不能救執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既又戢穀逼

齊合兵圍宋威動天下及得臣敗績而楚乃懾服矣迨夫晉師  
敗鄭之後楚復陵駕北方縣陳入鄭滅蕭圍宋蜀之會以大夫  
主盟諸侯而聽命者十一國卒之保鄭以爲己有厲公敗之於  
鄆陵三假王命以伐鄭而終不服悼公復伯鄭與於五會之信  
而猶叛焉悼公欲直擣方城漢水之境繼齊桓帖荆之績則楚  
寢強盛未肯服義也欲與之決勝復文公館穀之捷則暴骨以  
逞克不可命也於是數伐鄭不與楚戰使楚人疲於奔命而莫  
能爭挫其暴狠之鋒摧其憑陵之志桓文以降於斯爲盛汪克  
疏○晉悼服鄭之謀在敝楚故盟戲盟毫北以致楚伐成虎牢  
以致楚救皆所以敝之也使鄭不與盟諸侯遠歸則楚師可不  
出而謀誦矣故知二盟皆有鄭在從左有鄭而不更目鄭伯緣  
上伐鄭文也觀蕭魚之會不目鄭伯其證也柯陵如之此盟繼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 晉楚爭盟交兵 晉悼之世

書楚伐亦鄭與盟之證高澍然○李氏說見晉楚爭鄭

又 楚子伐鄭

左子驪及楚平

襄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夏遂滅偃陽

左會吳子壽夢也夏四月戊午會于柤荀偃士臼請伐偃陽而  
封宋向戌焉諸侯之師久于偃陽五月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偃  
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乃與宋公○晉合十二國會吳  
於楚地謀楚也謀制楚以服鄭也晉楚爭鄭久矣九年鄭同戲  
之盟而復叛以楚兵逼之也楚兵不出則鄭可久安故會吳於  
楚地以示晉已得吳吳將援晉而掎楚楚出兵議鄭則恐吳襲  
其後而不敢然後晉得以服鄭鄭得以從晉而無楚患也故蕭



魚之後楚不伐鄭鄭不叛晉者二十年彙纂趙鵬飛卓爾康○荆楚地大  
人悍專與伯爭諸侯能敵之者齊晉秦三大國齊自桓公之後  
國亂君弱不敢伐楚秦以殺函離晉連歲構師反與楚合晉獨  
力制楚而秦又乘之楚無懼志也吳居楚肘腋之下盛氣方厲  
巫臣啓謀楚疲奔命鳩茲庸浦之閒于戈日見晉一通吳吳益  
致銳於楚師不出則擾其旁出則議其後楚畏吳偏無暇與晉  
校晉始得以服鄭息鄰睦交而坐享霸功是故晉三會吳專以  
楚故權事濟變非得已也晉文之時能克楚者齊秦而樂爲晉  
用文公因之集二國之師於城濮一戰而勝晉悼之時能克楚  
者吳而未必卽爲晉用悼公惟招之同會不用吳師而楚自屈  
此悼公之知權也張薄列國論○是時能制楚者吳悼公于善道于  
戚于相其申好不一而足此卽齊桓遠結江黃之遺智也吳亦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

晉楚爭盟交兵 晉悼公之世

九

未嘗亡一矢遺一鏃此卽江黃按兵不動適相犄角之遺智也  
陳際泰○以偏陽爲晉吳往來之衝故滅之以通吳乎然非義  
矣書以罪之直解○晉悼之時楚氛方熾合諸侯以攘之猶  
懼不足集事故通吳爲犄角之勢及鄭服之後晉不復恃吳矣  
故向之會因吳伐楚喪范宣子退之蓋用吳而不肯爲吳用晉  
君臣早有成算說者必以會吳爲悼公伯業之累不亦過乎彙纂  
○滅偃陽通吳晉之道也其地近相故於會相爲繼事高澗然釋  
○通道而不能懷柔鎮撫之乃滅人之國書遂滅偃陽於會  
相之下不能爲晉悼解矣齊桓滅譚滅遂降鄆遷陽晉文執曹  
伯逐衛侯霸者大抵如此故曰三王之罪人疑舜牧○桓文會  
盟侵伐小國皆不與晉自厲悼以後會者滋多霸者之德衰中  
夏之力屈皆可見直解○靈成之世晉不敢敵楚懼秦伺其西

也蕭魚之後楚不敢爭鄭懼吳乘其後也又

又 夏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左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圍宋門於桐門

又 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爲伐宋故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此三駕之一

左鄭及晉平楚救鄭子蟜與楚人盟○城虎牢而不戍何貴乎

城戍之所以庇鄭抗楚三駕之績實本於此彙纂○虎牢之城

先識地勢扼鄭咽喉自戲盟之後三分四軍以待來者是故楚

疲晉逸而不可爭卓爾康辨義○晉悼爭鄭盟雞澤而鄭服盟戲而

鄭再服然雞澤之盟猶守六年戲之盟不逾年而卽背鄭固不

足信矣悼於是一駕不已而再再駕不已而三振旅以來不戰

而退逾時歷歲卒會蕭魚其道用柔雖以楚之強而爲其所制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

晉楚爭盟交兵 晉悼公之世

十

矣漸進齊光於小侯之上者方在治楚不可失齊不特不忿怒

於齊侯之不至而且尊異其世子之肯來蓋純乎用柔者也張

起宗朱○陳氏嚴氏直解說見晉楚爭鄭

襄十一年夏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

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同盟于亳城北

此三駕之二

左圍鄭鄭人懼行成七月同盟于亳詳見爭鄭門

又 秋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同上伐鄭會于蕭魚此三駕之二

左鄭人行成告絕於楚詳見爭鄭門○三駕止此八年九合亦止此

晉之制楚者三文公以力勝厲公以幸勝悼公以善勝不以盟

誓爲信不以威力爲武所謂善勝也庶幾召陵之不戰乎伐楚

盟召陵伐鄭會蕭魚皆序績之文也李廉會通○齊桓霸業至葵邱



而盛束牲載書而不敵血諸侯咸喻桓公之志晉悼伯業至蕭魚而盛悼公信鄭不疑不復同盟而鄭自此不叛蓋要之以信而強從不若待之以誠而自服也注克寬○晉楚爭鄭數年晉用知罃之謀但聲言伐鄭而未嘗加兵於楚使楚自不能應勢窮力屈知義之不可敵而不敢抗也疑問○晉悼之強入卿之睦楚子囊所謂事之而後可者與楚決戰豈不有以勝之而悼以誠感未嘗戰楚并未嘗戰鄭初師於牛首繼觀兵於向卒觀兵於東門合十三國之師未折一矢不戢一人而楚斂兵不敢爭鄭鄭之服晉不貳者二十四年其功偉矣必以戰勝爲功非春秋之義也左補義○襄十八年至二十六年楚三伐鄭在悼公已卒之後而卒不得志以蕭魚之烈尙在也其明年趙武聽弭兵之說天下諸侯俱朝楚於是晉楚之交兵息而伯業終矣顧棟高○呂氏說見後晉悼總論胡氏趙氏說見晉楚爭鄭汪氏說又見上同盟于戲○參看會盟變文門○又參看下文書楚執鄭良霄書執門晉楚爭鄭門高許汪李諸說又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傳說見晉楚爭鄭門

襄十二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報晉之取鄭

著楚之無能爲也李廉○齊桓會葵邱之明年書楚人滅弦晉悼會蕭魚之明年書楚公子侵宋皆無害於兩公之伯一以著

楚之強項終不服善一以著楚之計窮力竭也張自超宗

襄十四年春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蒍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晉會吳止此

左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以

退吳人去年楚共王卒吳乘喪侵楚大敗吳師○吳者楚之仇讐而中國之聲援也故中國得吳可以鉗楚之暴而吳楚交橫則中國益衰然則晉凡三會強吳進不與之結盟退不與之攻伐特爲會以禮之誠得權時之宜沈棠○繫繫案見上會桓○魯以二卿會晉而晉列二卿於會晉魯俱失禮矣且自蕭魚而後凡役皆大夫悼公之怠而伯業之衰也注克寬○傳載范宣子數駒支之語曰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言語漏洩職女之由此皆不實也諸侯解體非此戎之過何以誣之哉況去年蒐于綿上傳曰晉國大和諸侯遂睦祗隔一年何故遽有言語漏洩不如昔者之事邪又曰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則是姜戎列於會矣經何以不序乎劉微○吳既告敗晉爲之合諸侯以謀楚是將以援吳則安得復數其不德而退之乎此蓋後不見諸侯伐楚故妄云爾此自好會非謀楚也務襄執於會不應不見於經杜預謂不書非卿然則齊人執鄭詹豈卿乎戎子得與會亦當見經杜預謂不書爲晉屬不得特達然則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穀何以書乎葉夢得○左氏謂爲吳謀楚然吳在向而晉率著侯之大夫往會之是晉有求於吳非吳有求於晉也故疑左氏所載非其實吳澄○家氏曰自是吳雖與晉疎然其於楚也兵連已久勢不得爲之下更勝迭負四十五年楚無一日之甯居晉所以服鄭而楚不能與之爭者實陰受吳之賜愚按傳稱數吳而經書會吳傳稱執莒公子務婁而經書莒會傳稱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而經不書戎會此皆當以經爲正疑問○餘見殊會門大夫會盟門內卿並會門吳晉爭盟門又夏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蒍曹人



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傳見秦晉交兵門。自文公以來合諸侯之師未有若是之

眾也然以十三國之重兵徒以煩民功績蔑有將帥不和威德

兩弛晉侯待於竟上視若贅旒晉之衰由悼公之怠也高閔集

寬纂。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而悼不自將諸侯之師及涇

不濟荀偃樂懸二師爭而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則君令不

行於大夫矣陳傳良。晉悼用十年之力率諸侯爭鄭於楚而

又率之伐秦其勞諸侯而敝中國甚矣蓋荀偃有櫟之敗至是

荀偃欲刷前恥佐強梗之大夫率之而不能進鼓之而不可作

不得秦成大潰以歸家鉉翁。諸侯所以屈己為霸主役者以

霸主用諸侯之力以安諸侯而已故雖為之用而不懟以公用

之也今以霸主之勢脅諸侯而私用之宜其一用而諸侯離也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 晉楚爭盟交兵 晉悼之世

故冬為戚之會大則齊不至小則曹薛滕邾不會矣趙鵬飛。○

晉厲合九國之諸侯以伐秦晉悼合十三國之大夫以伐秦其

為動眾動遠取議春秋一也然一則剛而惡一則柔而善也故

伐秦之役重煩諸侯而微列國之卿其道皆用柔而其失也損

威喪德諸侯不畏大夫無忌滅國不問出君不問交相侵伐不

問而以圍齊執邾莒之事遺之後人晉伯因以漸衰豈不惜哉

張自趙宗。○尊周攘楚是霸者主腦若但以報櫟之役再煩道

敝之諸侯則已償也乃必報伐則晉侯先濟諸侯之大夫安敢

不濟而已安坐於竟是遷延之役悼實倡之姜炳璋讀

又 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蒍莒人邾

人于戚

左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衛人立

則非正也晉不討亂會其賊以定之而列林父在會霸主抑君

而臣是助且戚林父邑也合列國於孫氏私邑具書於策晉大

夫之黨惡具見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為之也悼公之德

衰矣葉集許翰陳傳良。晉悼用師於鄭衛衍無會不往無

役不從今為其臣所逐晉當會諸侯納衛君誅孫甯以伸伯討

乃反聽賊臣立君而為會以定其位此春秋之所甚惡也家鉉

說。○衛侯出奔而林父會于戚昭公在乾侯而季孫會適應抑

君助臣之禍前後一轍悼公霸業盡喪矣齊人之貳豈待假羽

毛哉李康。○衛孫林父出其君其罪大矣不令之臣天下所惡

也晉不能討乃因以定之豈非列國大夫皆林父之輩同惡相

濟歟黃仲炎。○晉霸業之衰實始於齊人之貳也晉楚之爭衡

齊秦時偃強其間為晉霸梗秦在西陲晉蔽之害不及諸國齊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 晉楚爭盟交兵 晉悼總論

居山東一與晉異即加兵魯衛而邾言助之為魯患尤甚朱鶴

左。○楚之不能與晉爭成於子辛之侵欲也而士句復蹈之

及為政而又重諸侯之幣晉雖欲不失伯得乎何焯讀

襄十五年冬晉侯周卒

晉悼總論

悼公起四公之衰復文襄之盛一國宋彭城而得諸侯再奪鄭虎牢

而來陳鄭外抗強楚內通東吳不獨伯功之美也其行事忠厚不迫

堅忍持重有回顧卻慮之謀無輕逞輒快之舉八年九合則勤於安

夏三分四軍則謹於用民六卿選德則用人有章驕御知訓則教士

有法此所以能得諸侯服鄭而駕楚也使晉以詐力相長未必能服

諸侯也悼以謙德臨之難澤之召諸侯曰願與二三兄弟相見以謀

不協故十三國不令而從無滅譚滅遂執曹執衛之事使晉以盟誓



爲信未必能得鄭也悼以誠心行之鄭子辰曰晉君方明必不棄鄭故五會之信終於不盟無逃盟之煩使晉以戰伐爲威未必能駕楚也悼以容量處之楚子囊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故三駕之烈不交一旅無城濮鄢陵之勞是三者有君子之資矣蕭魚一會不戰不盟楚不敢爭鄭不敢叛離召陵之役不能過也惜乎能服諸侯而不能杜大夫之專能得鄭而不能掩失陳之責屈王臣同盟雞澤用諸侯報怨於秦孫林父逐君而不能討齊靈公撓霸而不能馴邾莒肆行而不能禁其治疎矣不然悼之霸過桓文矣趙鵬飛經筵李琪世紀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襄五年會戚一也會城棣救陳二也七年會鄆三也八年會邢邱四也九年盟戲五也十年會柎六也戊虎年七也十一年盟亳城北八也會蕭魚九也自四年至十一年爲八年李廉襄五年○按李說本服注見史記注劉氏說見此事門襄十二年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

晉楚爭盟交兵

五

悼公伯烈最可稱者蕭魚之會也以盟則不如屈完之服其心以戰則不能如城濮之誓其氣然以荆楚方強子囊爲政而凜然有憚晉之心觀子囊之言曰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孫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然則晉悼所以能服楚者固有道矣獨其失在大夫之專雞澤之會諸侯實在而使大夫盟甚至邢邱之會大夫得以會諸侯而向之會則直以大夫而已以悼公之賢而不能抑大夫之專又從而張之是將誰咎哉至於鄆嘗預會而聽莒人之滅鄆莒魯同盟而不恤莒人之仇魯蓋其設心措慮全在制楚而其他皆未之及此所以不能如桓文之盛歟呂大圭或問晉悼楚服其威鄭懷其德抑何盛也然謹於諸侯而縱於大夫工於撫鄆而拙於懷陳明於治楚而暗於治秦君子惜焉尤失者衛孫甯

逐君而庇之晉六卿魯三家齊崔慶陳氏自此縱矣日講解義

晉悼敗楚之計與齊桓服楚晉文勝楚異矣諸侯大夫無歲不奔走於途士民無歲不披甲執兵以聽晉命何其煩且急也雖然晉悼之時非桓文之時也齊桓之時楚病中國未甚其欲得中國之志未堅桓定其規模蓄其謀慮然後臨之以重兵責之以大義既示以必戰之勢而又開其來盟之門楚雖欲不服而不能也齊桓既卒宋襄召盟盟鹿上會孟延盜入室戰敗于泓而天下震恐晉文不戰而勝之不足以及遇其方張之勢也襄靈以來中國之禮義日敝而楚之威力日強既不能服之又不能勝之則伯主攘楚之道窮矣晉悼敝之之法豈得已哉蓋鑒於鄢陵之戰不能收城濮之功而不得不爲此變計也則謂晉悼之伯比績桓文不爲虛美矣張自超宗朱辨義襄十一年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

晉楚爭盟交兵

六

德量過之惜權移於大夫助孫林父之奸爲賊臣荀偃所悞領陳高大事表悼公乘再霸之餘再合諸侯天下翕然宗晉較文公創始稍易然文一戰而霸悼則八年九合而後定之何遲速相懸若此曰文公時天下之勢已盡屬楚剝極則復故文公一出而如日再中至悼公時未服者鄭耳鄭又未可旦夕服而楚執政子囊又堅忍持重非如得臣之輕脫債事其勢常迭迭迭退非要之以持久而老之以不戰則徒暴骨以逞而無當於服楚之大計故當日謀臣長慮卻顧定和戎之策以專事中夏建息民之謀使國力不竭者魏絳也不戰而屈人者知罃也而其要尤在戊虎年鄭爲南北之中距晉楚道里各半若徒道敝楚人恐楚敝而諸侯之力亦敝留宿勁兵則我爲主而楚爲客諸侯散則各歸其國聚則兵衆不勞而畢具靜以待動遂以制勞此固不待交鋒而楚已卻避矣且鄭固願服於晉特慮爲楚所擾耳戊



之則鄭在晉之宇下而楚不敢爭以鄭屏楚而東諸侯始得晏然據楚以安中夏其計無出於此論者或以服鄭爲勞民以棄陳爲失策皆一偏之見不審時勢之論也夫陳蔡許近楚服楚已久必欲致三國之服從是如齊之合江黃適以速楚之滅也當襄昭之世中國至服鄭而止以鄭爲南北之界晉悼君臣能識大勢也

又晉悼公論

虛打一會而晉得宋虎牢再役而晉得鄭其於陳也來則字之去則舍之急在宋鄭故緩在陳鄭起蔡數疆場日擾孫僑識禍亂之萌子駟持兩待之論悼公五會以著信三駕以著威九合以著和服鄭即止未嘗暴骨原野殘民鋒鏑而霸業已隆矣和戎睦華得安內攘外之權通吳制楚得遠近交攻之法

馬駟左傳事緯

悼之服鄭勝楚全在城虎牢以偪鄭三分四軍以徹楚故楚不能與爭吳之謀楚亦用三師以肆之故卒入郢

魏禧左傳經世說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

晉楚爭盟交兵 晉悼總論

七

晉悼初立所以命百官者皆培植國本之急務所以任六卿者皆興起人心之至機抑戎以靖其外息民以安其內於是三駕而楚莫能爭夫以其年不若文公其佐不若桓公而少壯能老成英銳能詳重規模位置度越桓文無他欲寡故耳欲寡則虛虛則明明則通公方好田聞虞人之箴而田以時女樂方在庭斥其半以賜謀臣曾無難色車服器用悉從節約朝聘有定數不過求於列國得寡欲之道矣若其大節目所在因循曠失蓋方寸本來之明無與發之也故嘗謂春秋之君惟悼公可與有爲惜乎不知尊德性而道問學

洪咨夔春秋說

晉悼之霸雖盛於蕭魚亦衰於蕭魚未會蕭魚之前君臣兢兢一心同力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其警戒如此及既會蕭魚之後君臣志得意滿戚會范宣子假羽毛於齊悼公不能正其罪衛孫林父逐君問中行獻子謂不如因而定之皆是君臣苟簡弛墮之語

呂祖謙左傳說

悼公用韓厥則克彭城用知罃魏絳則服鄭及晚節末路用荀偃士句則衛大夫逐君不能討以此知人君不可一日無謀臣也

楊子應

晉平之世

會吳梁傳載齊高厚事辨會夷儀不書伐齊辨齊同盟重邱辨會宋傳事辨經改先晉辨會

說不書盟辨會申貶諸侯不殊淮夷辨

襄十六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澠梁大夫盟

左平公卽位改服修官誓守而下會于澠梁命歸侵田晉侯與諸侯宴于澠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爲討邾莒也邾莒連伐魯魯使告於晉悼公將爲會以討之未果而卒平公卽位遂成父志

高閔集注

○平公承悼公之烈可以因時有爲十年之間七合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

晉楚爭盟交兵 晉平之世

太

諸侯浸梁祝柯澶淵商任沙隨兩夷儀是也苟能攬權以挈政統明義而感人心則霸功可以濟矣奈何首事之初卽以霸權授之大夫而討罪服貳又素於義浸梁執邾莒二君不歸京師且不能復魯之侵田圍齊焚其四郭而齊猶不服澶淵雖獲齊成實以齊莊欲求好於諸侯非誠服於晉厥後不免朝歌之伐商任沙隨澶淵氏而反召盈之亂國夷儀將以伐齊卒受賂而同盟焉自是不復能合諸侯而大夫專出會盟矣原其失在縱權於下世卿強家黨惡怙亂不能仗義以正諸侯故霸政墜也

汪克育

○會于戚而孫林父甯殖定矣會澠梁而衛剽定矣

張自超宗

晉悼失於其終而及身之伯衰晉平失於其始而晉之世伯衰

朱耕義

○此盟蓋懼諸侯之從齊也齊自鞏戰後於晉無役不從自悼之末年始貳屢侵伐魯四年之中至六伐鄆而四圍



邑所以復有平陰之圖顯棟高○平公父卒未久豈有便行其

樂歌舞之理又云高厚逃歸若已在會而逃歸經不合不書傳

五年鄭伯襄七年陳侯並書逃歸以明其罪何得獨此不書左

氏此傳不足憑也陸渚辨疑○盟之大夫即在會諸侯之大夫

也會者十一國而齊不在焉則高厚何從至哉蓋是時齊方從

楚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以爲通齊楚之使則齊固不與諸侯

合矣否則高厚以逃歸不書豈可併沒齊侯不得見於會哉葉

傳左○顧說又見大夫主會盟門

襄十六年春齊侯伐我北鄙○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十七年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

國防 冬邾人伐我南鄙

晉悼沒齊衛同時擅興而邾亦釋憾於魯此無霸之害也方苞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 晉楚爭盟交兵 晉平之世 五

又 夏叔老會鄭伯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許男請遷於晉諸侯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驥

聞將伐許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夏伐許○許欲從晉不果故

晉伐之鄭與許有怨故君親行高閏○左氏晉荀偃欒黶帥師

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

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果爾是城濮以來未有

之戰功也經何以沒而不書耶且許所恃者楚也楚敗而許自

服矣何用伐爲以是知左氏之說未足據也朱軾春

襄十七年春宋人伐陳

七年鄆之會陳侯逃歸自是不復與諸侯會而楚鄭連年侵宋

宋於是請於晉而伐之書伐許伐陳皆著楚之誅也高閏

襄十八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見齊魯交兵門○書同者諸侯合兵同力也見晉不能主兵也

俞卓○同圍齊不但晉志也自圍齊之後晉師無君將矣雖大

夫之師出亦無與於諸夏之義矣陳傳良

又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魚後楚兵又至鄭李廉○間鄭伯之從晉伐齊也平公初年

承悼之烈國勢方強鄭子孔欲從楚而楚卒無功葉纂薛季直

襄十九年春諸侯盟于祝柯

左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何曰大無侵小○渠梁祝柯二

盟誅強恤弱有悼公餘烈此後權移於大夫而不競矣顯棟高

襄二十年夏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 晉楚爭盟交兵 晉平之世 三

左齊成故也○光以篡立內不自安求成於晉說者謂晉不伐

喪齊莊誠服者吾不敢信也士勾當大會諸侯暴光之惡正杆

之罪別立賢君乃以得成爲利遂使崔杼得列於壇坫之側而

無敢討夫齊襄無道猶能輟高渠彌而晉則悼助林父平助崔

杼荀偃士勾之所以罪不容誅也姜炳璋讀○齊來受盟者崔

杼因亂立君結諸侯之好也先儒以爲士勾聞喪還師而遂來

會爲能修德來遠未必然也張士超宗○是時楚已不復與晉

爭獨齊乍叛乍服蓋晉伯極盛將衰之候也顯棟高

襄二十一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千

商任

左銅鑾氏也○鑾氏之出徒以權門私怨而平公受其激怒勤

動諸侯以逞范鞅之積憾卒致禍亂呂本中集○胡傳論古者



大夫去國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今晉不念欒氏世讎搏執之而極其所往過矣按晉以大夫之故再勸諸侯君失政而大夫專春秋所惡在此彼欒氏之區區焉足論哉欒氏之區區焉足論哉○盈非有犯上可誅之罪句實忌盈於國何有且又使君會諸侯以錮之而逞其憾悖甚矣而平公聽之非君道矣此何事而勤諸侯乎失伯職矣直解○范氏報私怨也而晉平一任其所爲自是政移於范氏伯業衰矣大事表

襄二十二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 晉楚爭盟交兵 晉平之世

三

今秋去楚適齊故復爲此會以堅其約雖諸侯在列意專者齊晉平拘柄臣之意爲一亡臣再勸諸侯皆庸一至此乎直解○商任之會九國沙隨之會十二國動天下大衆而大夫專以報私怨太阿旁落宜諸侯解體而齊遂敢伐晉也大事表○會商任盈未至齊也會沙隨盈已在齊矣晉侯錮之齊侯納之而君相見何以爲詞甚矣諸侯之不以誠相與也張白超宗

襄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叔孫豹帥師救晉

來世服於晉至頃公始貳成二年會衰襄又事晉至靈公復貳襄二十年盟澶淵又事晉今緣四年耳乃敢猖獗如此則晉伯之衰不能宗諸侯矣顧棟高○晉伯國也主諸侯以庇人何至使人救救晉而晉霸衰矣書救晉而天下益多故矣賀仲載襄二十四年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 晉楚爭盟交兵 晉平之世

三

又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啟疆如齊聘且請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字如楚辭且乞師八月會于夷儀將以伐齊冬楚子伐鄭以救齊諸侯還救鄭楚子還○楚既制吳於是伐鄭瞰晉伯之衰諸侯之貳也季本○鄭自蕭魚之會歸中國楚不敢爭者十有五年晉平嗣業不能杜楚人窺伺之議楚乘釁而時據鄭前日諸侯圍齊楚公子午伐鄭今日諸侯會夷儀楚率蔡陳許伐鄭楚蓋一日未嘗忘鄭而晉不能和諸侯以制楚乃據諸侯以報怨且勝齊孰愈於制楚哉趙鳴飛

襄二十五年夏再會夷儀十二國諸侯同上秋諸侯同盟于重邱

左會於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賂晉侯晉許之同盟於重邱齊成故也○崔杼之弑晉宜問罪討賊置君以



定其國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以義會諸侯而以姦終之晉日趨於下矣明安國傳○齊取朝歌晉之私憾也崔杼弑君天下

之大惡也因報怨而伐之以弑君說而遂釋之是知有一己之

私憾而不知天下之大惡也黃仲炎通說○祁午數趙午之政再合

諸侯三合大夫始此今年夷儀明年澶淵再合諸侯也二十七

年于宋三十年澶淵昭元年于號三合大夫也李康會通○晉悼動

輒召十三國諸侯大夫日夕奔命而晉平效之諸國疲困極矣

此會盟將變之候也毛奇齡屬辭比事記○夷儀之會經本不言伐齊侯

果爲報朝歌之役而以殺其君爲解且以賂免則諸侯得無譏

乎杜預以爲齊有喪自宜退師尤非使弑君不討而謂之不伐

喪則凡弑者皆可以喪免之矣據十四年經書衛侯衎出奔齊

此獻公爲孫林父所逐而立剽也二十三年書齊侯伐衛遂伐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 晉楚爭盟交兵 晉之世

晉是時衍猶在齊疑爲伐剽而晉有黨焉故明年爲夷儀之會

衛侯亦與夷儀衛地則晉必謀衛而未成故至是又會傳言晉

侯受齊侯賂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則晉復變而與衍矣後三月

所以遂見衛侯衍入於夷儀則晉之再會皆爲謀衛耳崔杼負

罪聞會懼討因以許復衛侯而用賂此經所以但書會蓋本無

伐事也程端學三傳辨疑○按左氏言齊成而同盟固已過矣然猶未

明言齊與盟也杜氏解傳則曰伐齊稱同盟齊亦與盟也夫經

於夷儀之會列序諸侯之名至此書諸侯同盟前目後凡至明

且約豈有齊人與盟之事哉又○受賂不討齊亂而諸侯列序

觀此則知盟會扈諸侯不序先儒以爲不能討賊故略之失

其義矣蓋衆會而列序然後不能討賊之罪益彰無爲以略之

見義也方苞直解

又 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羣舒近楚爲楚蠶食至是盡矣成十七年滅舒庸宣八年滅舒

蓼及是滅舒鳩羣舒無噍類稽其先蓋與楚俱張荊舒是懲是

也而今皆併於楚則楚之疆日闊矣趙鵬飛經筵

襄二十六年夏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衛人侵戚東鄙晉成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孫氏

愬於晉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

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衛侯如晉晉執而囚之齊侯

鄭伯爲衛侯故如晉國子景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

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

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告晉侯乃許歸衛

侯○林父逐君悼公爲之定篡君之位今剽死獻入晉平受賊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 晉楚爭盟交兵 晉之世

臣之譖而止獻公囚甯喜取衛田以益林父平固甚愚亦何利

而爲此由晉之諸臣各爲私計羽翼諸侯之大夫使交起爲亂

以爲彼剖分宗國之地耳魏趙韓三分晉國悼平實啟之矣家翁詳

○晉平重邱之後五合大夫自縱其權委之臣下而且主

張失宜冠履倒置會澶淵則黨叛臣盟宋則以霸統屬之荆楚

城杞則不恤宗周而私母家澶淵謀宋災而蔡般不討皆悖上

下之義素內外之分汪克寬纂疏○孫甯逐君衛獻奔出晉爲盟主

不能正之今甯喜弑剽納獻林父入戚以叛宜誅林父以定獻

公今反黨逆醜正以登叛人徒以林父嘗與戚之會剽嘗同俱

梁之盟圍齊伐齊衛嘗用命澶淵商任沙隨之會剽無不從則

剽固久役於晉而衍無一毫之益於平公也今林父立剽而喜

弑之林父逐衍而喜納之則喜固剽與林父之讎晉旣黨剽而



伯林父則亦以衍喜爲難焉趙鵬飛○晉平但知衍已非衛之

君而忘乎林父原爲衛之臣但知今日君衛之則不可弑而忘

乎當日君衛之衍不可逐但知助不弑則之林父而忘乎助逐

衍之林父但知助林父以抗十二年失國之君而忘乎逆衛衍

以黨十二年專國之臣是非公私之介不明失大義而開亂端

焉使能戮甯喜命林父避邑以定衍之爲君則得矣張自超宗

○晉庇一孫林父而諸侯貳聽一向成而諸侯散洪名鑒春秋

又 冬楚子陳侯蔡侯伐鄭

左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卒於楚楚子爲之會陳蔡伐鄭師還乃葬

許靈公楚之求諸侯亦勤矣是以卒得志於中夏書許男卒楚

伐鄭葬許靈公以警晉也家鉉翁○楚以許故約陳陳伐鄭蓋

知晉之不在諸侯而復爲陵駕之舉姚舜牧○楚之懷許於流

離死喪之日抑強以安弱與晉之辱衛於奔亡困頓之餘庇賊

以抗君者其得失之相去何如母怪乎中國之衰也朱朝瑛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 晉楚爭盟交兵 晉平之世 三

之兵以爲名觀以爲名三字便見得向成之弭兵非是果欲息

民欲求息民之名耳其後挾此請賞則其意實爲一己之利而

已傳於前誅其心於後記其請邑之事又有以正其罪焉呂祖

傳○晉與楚前此有征伐而無會盟今晉不能服楚與之同會

結盟則中國之衰荆蠻之強可知故二十八年書公如楚見中

國諸侯莫不朝楚矣三十年書楚使遷罷聘魯見中國諸侯莫

不受其聘好矣至昭元年會號昔之從晉者今轉而與荆蠻矣

至昭四年楚遂得專制諸侯之會合十三國於申而堂堂之晉

於此蔑聞楚得肆其暴橫遂執徐子伐吳殺齊慶封滅賴滅陳

殺陳行人于微師陳孔與執公子招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制

於荆蠻之手天下知有強楚而不知有晉也皆晉平之罪也沈

事○楚同主夏盟皆宋爲之也宋襄圖伯始進楚人於鹿上之

盟既而孟之會楚宋並序諸侯之上二伯之端兆於此今向成

爲成而兩伯之勢遂成至申之會晉且退讓不主諸侯而向成

且獻禮於楚子由是知荆楚之爭雄於北方皆宋爲之汪克真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 晉楚爭盟交兵 晉平之世 三

○弭兵之說蓋是時晉楚皆怠於出師是以偶有六七年之安

靖然晉帥師而取鄆晉帥師而敗狄兵未嘗散也號之會楚圍

讀舊書未幾大合諸侯伐吳滅賴安在其能弭兵也哉又○向

成以晉霸日衰慮宋受楚患故爲弭兵之舉耳季本○是時吳

乘楚後奔命不暇楚非昔日之楚矣而悼公卽世晉亦不在諸

侯故二十五年趙武告穆叔有自今以往兵其少弭之語然則

合和南北以苟安數年之無事晉楚之同心也楚誠欲劫盟豈

先使晉知之蓋形我而我懼則可以獲所求耳是以交見則

許之爭長則讓之一一不較趙武叔向如嬰兒玩於人之股掌



也夫弭兵猶可也楚晉之從交相見則中國之大勢盡去矣傳○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晉楚夷矣向也不過陳鄭蔡近楚之國從楚耳今也晉衛宋均於事楚矣至申之會而楚專主諸侯矣是大變也呂大圭○自是中國諸侯兩事晉楚桓文數十年之業一朝而壞之天下之勢遂大潰不可收拾趙訪○於會誤梁無君臣之分於盟宋無夷夏之辨林堯○周有明王亦必用兵平亂趙武何人輕言弭乎晉君暗臣私無志諸侯武受向成之惡遂欲博以爲功以此約楚楚可信乎楚傲於晉吳又撓之其勢已挫以弭兵招楚楚反張矣直解○晉世主夏盟天下諸侯之安危視晉晉之先公當楚勢昌熾之時猶能戰城濮戰鄢陵會蕭魚以挫其鋒比年以來楚有吳患勢稍衰矣趙武當國使能輔晉平增修德政和輯臣民結好諸侯爲必能勝楚之勢楚不內寇則爲衣裳之會以震攝之楚入侵則爲兵車之會以戰卻之振先緒而續伯功則楚可弱而諸侯可安數世之利也奈何失可乘之時而乃使諸侯北面朝楚邪夫桓文周之罪人顧春秋猶或取之者以其攘楚之功故天下諸侯不朝天王而朝伯主齊晉偃然受之功罪猶足相當今以天下諸侯而爲晉楚之從天王安在哉是不以爲周之諸侯而分爲晉楚之諸侯矣嗟乎晉不以諸侯朝周而以朝已至此又以已之諸侯朝楚又以已之諸侯易楚之諸侯使並朝已罪爲大矣張自超宗○弭兵息民事非不善屈中國諸侯以庭見於楚則冠裳倒置而齊桓晉文之業掃地盡矣據左氏則向戌止爲弭兵之謀而晉楚之從交見則子木請之而趙孟許之也論者不以罪趙武而以罪向戌何哉宋在春秋獨能抗楚今向戌但

爲和解而趙武竟諾其諸侯交見趙武累向戌矣約盟既定明年朝楚聞楚子卒宋公及漢而返向戌曰姑歸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蓋悔爲趙武所誤又○成十二年華元爲晉楚之成未三年而楚即背之賴厲公鄢陵之勝中國之威復振則楚不可信兵不可去已有明驗平公席悼餘烈向戌復爲此舉曷不鑒於前事以却之即不能却亦當約束諸侯嚴兵以待請交相見不許請先晉不許可則盟不可則退治兵如故天下諸侯與晉者衆楚必不敢動奈何俯首帖耳惟命是聽趙武叔向公然賣國楚虔得藉此縱肆無忌楚日滅國不爲敗盟晉一出師卽爲夷信坐視諸侯之魚肉此非特爲成之誤爲成而弛備之誤也顧棟高○楚入春秋薦食中國舊矣中國不得已而修霸令豈好兵哉文公躬擐甲冑經營中原以禦彊楚凡以存天下之大防使中國之勢常伸也今也楚不能得志於諸侯借弭兵之說以收天下之權而晉乃貪弭兵之名以求一時之利晏安鴟毒坐失事機何其拙也夫以楚成之彊楚莊之賢百餘年間師勢力頓未常得一號令北方而康王乃不煩一卒晏然爲盟主於是中國大勢盡移於楚楚誠得矣晉何以自處哉子木盟而駟謁諸王楚之權實在其上晉則趙孟直自主之矣大夫專諸侯替而蠻夷得志此一大變也馬驥左○傳曰以誣道蔽諸侯是通篇斷結起處欲以爲名是通篇脈絡微特向戌以爲名也卽趙武亦以爲名飾其畏楚之實而且任其懷惡欺陵而又美其名曰守信其實皆誣道也夫楚窺周鼎滅諸姬無虛日桓文以來欲正其罪而不能武成兩人忽攔入冠裳之會讓以先歛列國諸侯未聞朝王而僕僕於楚廷是率天下而王楚也且事



晉者賦於楚事楚者賦於晉頓使魯衛曹許諸國忽增倍賦而取給於殘喘之民是不以兵殺之而以賦殺之也况申之會執徐伐吳滅陳蔡兵何嘗弭哉當是時諸侯大勢從楚者什之三從晉者什之七悼公三駕後二十年間楚再伐鄭無功乃不折一矢而中原皆入於楚是趙武向戌欲得其虛名楚則舉顯名厚實兼收之而諸侯無一不受其實禍也弭兵之罪可勝言哉無他晉卿封殖私家利於無事故此盟皆主以大夫而君如寄生傳亟敘子木使駟謁諸王一語以見不如諸夏之亡也姜炳璋讀○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此南北兩伯乃東西並帝之權輿也向戌之弭兵又即戰國合縱之始也此主通和故此會爲春秋一大關鍵顧奎光○宋左師請賞不請於晉楚獨請於其君者蓋弭兵之會全出向戌專爲宋一國之計而非爲天下之大計也宋在晉楚間其近楚也次於鄭其近晉也次於衛然而晉每盟會宋必與焉蓋其徵發常先及也自襄公爲楚所辱宋以大國不克與晉楚抗衡而頻從其後無異衛鄭宋人患之已非一日以故華元先有息民之謀向戌繼爲弭兵之舉其名既無惡於天下其功之成由宋則晉楚將德宋宋國可以安此其計也是以請賞也于罕責之自不可易趙佑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 晉楚爭盟交兵 晉平之世

三

左以盟先楚經改先晉殊未然蓋會在夏盟在秋爭長在盟不在會也盟先楚故春秋止書大夫盟而不序則楚之陵晉之偷具見而有中國之意亦寓矣直解○當時在會坐次木晉爲先經文所書會之序也及盟而經文不列序楚之駕晉無從見也試觀既盟宋享晉楚大夫而趙孟爲客則諸侯本先晉之明驗也左氏以先晉爲孔子所改孔子修春秋其文則史豈有取

諸侯次第自改之之理然則使楚竟駕晉於會春秋將遂先楚乎是又未必然也春秋固不敢擅改載書之次第然畢竟須重王爵黃池之會吳竟駕晉矣然春秋書曰公會晉侯及吳于于黃池則內外進退之旨了然可見使宋之會亦若此則書法亦若此矣聖人經文之妙如此然後知說者謂春秋甚惡晉而許楚者妄也全祖望經史問答○周制盟與會次序本異說見定四年今屈建所爭者歃血之先後耳其會固未嘗先晉也傳曰書先晉晉有信也考之已不詳杜預曰蓋孔子追正之亦非傳意傳曰楚先歃言盟非言會也經於盟凡舉故先楚不見經耳蘇轍行○齊秦不交見和滕爲私屬其不書傳言之矣向戌何以不書會盟於宋以國與也高誘然○同役不列序離事宜凡舉豹不氏蒙上省文也三者皆春秋達例以特文釋之鑿矣又○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 晉楚爭盟交兵 晉平之世

三

是會也大夫專盟無君臣之義晉楚同歃失夷夏之防此世道之一大變也傳記楚先晉歃而經先書晉以爲晉有信非也蓋會有會禮盟有盟禮諸侯大夫夏已會而秋乃盟會時晉固先楚故經先書晉至盟而楚先晉經則以前目後凡之例書之使先楚之跡泯然不露噫大夫專盟而特書曰諸侯之大夫存君臣之義也楚先晉歃而止書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立夷夏之防也春秋之立文精矣萬斯大○存耕趙氏曰宋之盟諸夏大變也左氏浮誇乃謂是會多文辭愚按左氏言齊秦許之今經無齊秦又此盟之後二十九年邾人滕人城杞三十年邾人滕人會於澶淵後凡會盟邾滕無不書於春秋則是齊宋嘗請邾宋未嘗請滕也豹不書族前見也會非以有信先晉也左氏皆曲解經文而撰事以實之又楚屈建既與諸侯之大夫盟矣必



無晉荀寅如楚再泣盟之事若有之經亦當書之程端學三傳辨疑

襄二十八年冬公如楚  
左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列國之君旅見於楚始此舉魯以見其餘陳傳良。○僖十八年鄭文公始朝

於楚二十二年鄭伯又如楚二十四年未成公亦如楚自是而後鄭伯屢朝於楚而陳許朝楚傳亦閒見至於今而列國諸侯

旅朝於楚以事天子之禮事之矣至昭九年而列國大夫亦旅見於楚迄哀四年而晉亦京師楚矣汪克寬纂疏。○昭九叔弓歸于楚。○楚之與國朝晉者不過近楚之陳蔡及一二小國而

鄭宋魯衛皆旅見楚庭晉之失策未有甚於此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襄二十九年夏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 爭盟交兵 晉平之世

三

左晉平公紀出也故治杞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城杞鄭子太叔見太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合十一國諸侯之大夫而書城杞爲悼夫人也合十二國諸侯之大夫于澶淵而書宋災故爲其姬也是時衛衛喜弑君孫林父以邑叛蔡世子般弑父吳楚之大夫交聘於中國天下亦多故矣而區區於宋杞是晉之已細也晉之已細而後有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侯般假討賊以盟諸侯如楚靈王者矣陳傳良。○僖公爲成敗伐邾春秋不予以救患之義平公爲悼夫人城杞春秋不予以保小之仁李廉。○晉平以母家之私煩諸侯以城杞伯業所以曠也故書城杞以示

貶穀梁以爲變之正者非也葉集

襄三十年春楚子使遼罷來聘

報公之朝也以聘報朝楚人行伯主之禮於中國也牛運。○張氏說見書聘門

襄三十年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爲宋災故是年五月宋諸侯之大夫會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慶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

大夫會于澶淵。○蔡般弑父晉人不討春秋貶澶淵之會而書宋災故所以深著其不討賊也晉不討賊而後楚虔得竊是義

以行之以討陳亂爲名而滅陳以討蔡亂爲名而滅蔡皆澶淵之會爲之也黃仲炎通說。○陳說見上。○餘見書人門駁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 晉楚 盟交兵 晉平之世

三

昭元年春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澶

左尋宋之盟也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晉人許之。○宋之盟齊人不與今齊又從楚矣晉伯之衰可知高開集注

○孟之會楚宋序諸侯之上宋號之會晉楚序列國大夫之上皆兩伯之辭汪克寬。○趙武再合諸侯三合六夫止此李廉。○

自入春秋百七十年楚僻居南服雖強自大不得與晉齒也中國諸侯依盟主以自存其有屈於夷者暫也非其常也宋向

戌持弭兵之說以納交二國未嘗欲聖中國諸侯爲楚役也趙武不明內外之分苟偷目前之安首棄常經倒置冠履俾晉楚

之與國交相見而中國諸侯宋魯鄭衛咸北面於楚庭爲辱實大始曰弭兵既而楚盛兵以臨諸侯及夷小國憑陵諸夏其禍



為烈家鉉翁詳說晉既再屈楚遂肆虐向戌以誣道蔽諸侯趙武

以偷安禍列國罪不容於誅矣日講○自宋盟以後五年矣

楚康雖未甚猖獗而慶子剛之凶敵久聞晉曾不警備方且治

杞田歸宋財為不急之務凡楚所請許於前日者今日不得不

許入楚之穀中而不悟顧棟高大事表○傳云尋宋之盟而不誓諸儒

謂盟先楚抑夷狄故沒之按盟果先楚春秋正當書之以見義

何反沒之此蓋會而不盟也朱陸釋疑○宋之役先會後盟而

楚不爭于會則所爭者先歃耳用是知此會亦晉先楚非改載

書也高謝然釋經

昭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

邾子宋世子佐淮夷倉于申

左四年春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 晉楚爭盟交兵 晉平之世

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曰日君有惠賜盟於宋曰晉楚之從交相

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驪於二三君使舉請問君若苟無

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

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

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

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

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逼於齊而親於晉惟

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

會六月楚子合諸侯于申問禮于左師與子產左師獻公合諸

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楚子示諸侯侈○楚初

專合諸侯也齊桓卒楚宋嘗爭長矣晉文起而攘之晉志不在

諸侯而楚莊遂盟辰陵然止陳鄭從之耳申之會求諸侯于晉

而晉輕許之遂合十有二國楚之得志於諸侯未有盛於此時

者也會盟之一大變也陳傅良後傳○晉平公不在諸侯楚於是強

為伯者之事程子經說○中國自宋之會政在大夫諸侯不出者十

年楚子因得大合諸侯自是天下之政制在夷狄至於平邱召

陵之會諸侯雖云再出尋復叛去事無所救不足道也孫復傳

○楚子欲求諸侯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又曰諸侯其

來乎則楚子固自以為不足服諸侯而懼其叛也當是時使晉

稍強其誰敢與爭晉強而諸侯聽之則楚亦不能肆其志而晉

侯方溺於嬖寵豈復有志於中國哉葉夢得傳○涇梁之盟大夫無

君申之會諸侯皆秋春秋之大變也有難澤之盟而後有涇梁

之盟有宋之盟而後有申之會君臣夷夏之分謹其微而已王應麟因學紀聞

○楚圍求諸侯於晉大國若齊秦次國如魯衛小國若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 晉楚爭盟交兵 晉平之世

曹邾皆不能致宋太子至而後則東諸侯終未肯以事晉者事

楚也雖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欲用齊桓而椒舉已知其

不濟宋鄭大夫亦幸其不能為吾患矣則雖侈然一時亦何能

為哉趙訪屬辭○楚求諸侯司馬女齊勸晉侯許之謂務修德而無

爭然其以諸侯授之楚也非務德而無爭也畏之而已惟子產

知之故語楚度曰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

斯論為得其情矣女齊曰晉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叔向曰天

將假手於楚以幾蔡二子國人所賴以師保其君者也而言若

此晉是以不競於楚陸堅左氏傳○楚之橫暴自敗蔡師虜蔡侯以

來已無中國矣蔡邱之後雖敗宋襄子泓而未能合諸侯城濮

之後雖敗晉師于邲而亦未能合諸侯者猶有懼於中國諸侯

也至此而合十二國以行伯主之事其志則始於大夫之盟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

晉楚爭盟交兵 晉平之世

三

夫中國之治邊鄙審於德不足以化之則當嚴爲之防使不得入跳而入焉則張其威武撻之使去如其讓之必至於和之和之必至於服之服之則必至於爲其所吞併故滅陳滅蔡而勢將以次而及中國諸侯也張自超宗○高氏曰楚之會諸侯也非小國則與國耳魯齊衛曹薛邾杞不會也宋鄭滕小邾雖會而終不與也成吳之役中國諸侯皆去淮屬楚者從之云云可見歸晉者諸侯之本懷從楚者其不得已也晉則不競聽楚所爲至於滅陳滅蔡而不能救濟楚之國淪胥以鋪其患始於虢成於宋而狼狽於申皆晉爲之也以知春秋之罪晉也陳遷鶴紀疑○宋之盟至是九年矣始猶爲二伯而楚爭先趙武靡然從之楚虔遂逞其狂悖而爲此會自此以後楚虔三伐吳滅賴滅陳滅蔡伐徐四出吞噬晉不敢南向加一矢雖有厥慙之會反卑滅蔡伐徐四出吞噬晉不敢南向加一矢雖有厥慙之會反卑

又

楚人執徐子

吳通上國道必由徐執徐子爲其不能閉吳通上國之道爲貳已也姜寶事義全考○楚執徐子亦可以不書而春秋書法與晉文會溫執衛侯若無異者亦所以罪中國諸侯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秋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

封殺之遂滅賴

左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殺之遂以諸侯滅賴還賴于鄢○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宋不在故也杜○諸侯畏楚之強守宋之盟而從楚然猶不能致魯衛曹邾至伐吳則諸侯皆去所從惟楚之屬耳人心向背可知也張大訓○始合晉楚之成以弭兵也楚既得諸侯遂動兵晉魯無所問春秋聯書會盟伐國哀晉之失霸也家鉉翁詳說○一會而執徐子一伐而殺慶封滅賴楚暴甚矣姚舜牧疑問○晉楚弭兵今楚伐吳同姓同盟之國也而晉竟若罔聞直解○會十二國而楚爲主楚未有之事連七國而主軍以伐國亦楚未有之事皆以著中國之失霸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往時晉主諸侯楚猶有所忌今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

晉楚爭盟交兵 晉平之世

三

晉甘自退不與楚爭楚遂得大合諸侯專力於虢已之吳以爲漸窺中國計然歷數在會之諸侯陳蔡許徐頓胡沈固素服於楚者也淮夷夷也鄭固往來於晉楚者也宋則合晉楚之成者也滕邾皆屬宋與宋俱往也然則泗上冠帶之國如齊魯衛曹邾杞皆未之預是雖合者十二國止牽率其同類爾何足以爲榮及徐子既執而諸侯解體伐吳之役宋鄭滕邾蚤已去之彼陳蔡胡頓諸邦名雖諸侯實同烏合安足以敵方熾之吳雖克朱方滅賴不足以立示威反播惡於慶封之口未幾而棘櫟麻之入遽見報於吳人春秋書此以著楚虔之暴橫無能且病晉之衰而閔在會之諸侯也葛斯大○胡氏謂楚虔弑立諸侯不以爲討而又推爲盟主故不殊淮夷以貶在會之諸侯不知諸侯畏楚而從非定虔位也文定於楚子麇卒則云聖人畧其



墓弒以扶中國於此會則云罪其為會以貶諸侯皆穿鑿徐庭

昭五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左傳見吳楚交兵門○楚始通越也晉通吳以病楚楚效之亦

通越以病吳御纂

昭六年冬叔弓如楚

見書如門

昭七年春公如楚

楚靈非強君也數會諸侯皆微國又多叛矣必朝哉以晉平失

伯使我不能自安耳高問○餘見公如門

昭八年冬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三舉陳書滅書執書放書殺皆繫之楚責中國不能治陳之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 晉楚爭盟交兵 晉平之世

使楚得挾義行詐以墟人之國也姚舜牧

昭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諸夏大夫旅見於楚於是始舉魯以見其餘陳傳良○楚既滅

陳威鎮諸夏是以無所號召而諸國之大夫自會之呂本中解引許翰

又 許遷于夷

滅陳遷許皆中國無霸之禍高問○備著楚之作威福於諸侯

張自超宗

昭十年秋晉侯彪卒

晉平五盟六會服齊狄甯東夏平秦亂城瀘于祁午數當時之

功如此然內有變而不知外有患而不悟何功之足云尊為

邦君而授權於大夫淇梁之會所謂內有變而不知者也身主

夏盟而授權於荆蠻宋之盟所謂外有患而不悟者也諸侯

位而大夫實主戰書是委權以與之也至於樂盈之變曲沃之

民主樂氏而不知公室矣晉主夏盟而聖諸侯以界楚是棄權

以假之也至於申之會楚用齊桓召陵之典而晉十年無預中

國之事矣李康會通說○汪克寬論見前襄十六會淇梁○晉

平時政權全移於大夫至於與楚成二伯晉遂不復為盟主使

楚虔日橫吞滅陳蔡而不能救晉伯之失平公為之也顧棟高

○自宋之盟弭兵楚方銳意諸侯而晉已及時般樂韓起為政

才復出趙武下營殖私家無心公室安得禁楚之不大合諸侯

然猶使叔舉如晉求之求者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其告子產

曰晉其許我乎恐晉未必許也司馬侯不規以抗楚而勸趙楚

命折以三殆且聽命於天知公無振霸之畧六卿非輔霸之人

乃楚之求未已也既得諸侯復求薦女令人難堪而既許諸侯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 晉楚爭盟交兵 晉平之世

復許送女平公絕少廉恥六卿總無人心姜炳璋讀○晉霸自

文襄至悼雖有盛衰然猶為中夏主盟而幸天下諸侯朝楚者

則自平始輔霸之臣自趙盾藐視幼君躬主諸侯大夫遂張而

宋之盟趙武直以列國大夫為政而君不與其時之號令皆助

臣辱君之事其於君父一任其耽樂是從而不之顧也故晉之

霸業至平而盡輔霸之勳至武而絕又○晉平卒而諸侯使送

葬者十有三國故晉當平昭之世諸侯益睦文襄以來無此也

傳書送葬之盛以見時當全盛勢有可為叔向多才不難輔霸

晉有昭子鄭有子產皆諸侯之良也奈何甘為楚役哉又

晉昭之世

昭十一年夏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楚虔欲滅陳久矣幸陳亂無君故先滅之而後行執殺以逞其



或欲窺蔡亦久矣慮其君固守故先誘殺而後加攻圍以肆其暴○既殺蔡般又圍蔡則志在殄蔡之國既滅蔡又執殺其世子則志在殄蔡之祀楚庚之暴至此而當時諸侯親聞見其所為會無仗大義以致師於楚一問其罪者使諸侯能救蔡則陳亦可復何至於滅之自楚封之自楚哉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十一年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憇 冬楚師滅蔡  
左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憇謀救蔡也使狐父請蔡於楚弗許○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厥憇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使楚益驕有以量諸侯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呂本中集解引許論○晉當使人諭責以違載書擅興兵滅與國之罪度雖頑冥不靈國中猶有人豈不畏義而止而晉之用事者庸猥無能乃卑辭為蔡請益為夷所侮辱而蔡遂滅矣家鉉翁詳說○宋之盟以弭兵為名今楚背盟肆暴於陳蔡晉不能以義責之而反姑息含忍遣使請楚豈不悖哉王雱輯傳○楚子馳一介之使以求諸侯晉人奉命恐後晉合諸侯之師以請一蔡楚竟拒而不許晉何以堪之縱厥憇之會無及於蔡然誅暴討亂存亡繼絕無空返之理奈何不敢以一矢加楚人而歸胡傳乃謂晉與諸侯欲救蔡而力弗加則無惡焉為春秋以恕待人是何言也賀仲載詳義○自分伯之後以陳蔡為楚屬度外置之故遣使請命而不復命將出師也不然合八國之眾協心禦之楚雖強亦何足患乎說者謂春秋無貶詞原其心而諒其力也誤矣汪氏曰春秋書厥憇之會於圍蔡

之後滅蔡之前不書救蔡則厥憇之大夫不待貶絕而罪惡見也朱朝瑛○不書救不能救也度頓兵於蔡諸侯共起擊之義也且前以弭兵為盟楚背盟肆暴諸侯懼之則用眾力以遏凶欲亦晉復興之機也乃合九國而不敢進遣使如楚為蔡請命卑屈已甚使楚益驕直解○荀吳一呼如夢初覺厥憇之會者八國齊宋大國在焉斯時蔡世子有方嬰城固守效死弗去不忍忘親事誓以丐一日之生也相持八閱月日待諸侯之救而此時荀吳善戰魏舒善謀刻期進師敗楚救蔡豈非霸者之舉無如韓起之覺而又夢也請蔡於楚益為楚輕楚人弗從坐視枕戈復讐之孝子縛而為山川瀆祀之犧牲噫韓起之罪烈矣子產曰不能救蔡也早知韓起矣姜炳璋讀左補義○晉自襄二十六年會澶淵獨主夏盟明年遂成二伯至此凡十七年不主會盟不用師旅此年復合八國不討楚以庇蔡反卑辭以求楚伯業全喪矣蓋始壞於平公而大壞於昭公則趙武韓起二人養成此禍耳暮氣之不揚不可為也顧樞高大事表○自宋虢以後晉日偷楚益肆弭兵之禍遂至於此使晉有英君良臣乘楚惡之賁盈因諸侯之憤懼聯義師以遏楚鋒未嘗非興霸之一助力也方苞  
昭十二年冬楚子伐徐  
高閔曰徐為吳姻楚疾吳故遷怒非也王樵曰楚已滅陳蔡將事北方患吳撫其後乘滅陳蔡之威伐徐欲以先聲脅吳使不敢動而其言伐徐之故是矣尚未盡度之情也度滅陳蔡遂以為天下事無不可為傳載其求周鼎為分逆志見矣直解  
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邱同盟于平邱公不與盟



左晉成厲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郕故晉將來討叔  
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七月治兵於邾南甲事四  
千乘遂合諸侯于平邱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告於齊齊人  
懼聽命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  
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莒愬魯於晉晉侯不見公使  
叔向來辭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邱公不與盟晉人執季  
孫意如以歸○是時乃敵國外患恐懼省戒之時而安於不競  
無憤恥自強之志惟宮室臺榭是崇及諸侯皆貳欲以兵甲耀  
之不亦末乎傳○晉自重邱以後主盟皆大夫今復合十四國  
諸侯叔向請之劉子臨之中國猶有望焉而齊人不可鄭人爭  
承魯不與盟晉之合諸侯遂由是止鄆陵之役參盟復見晉非  
盟主矣陳傳夏後傳○自晉楚爲成晉君臣謂天下無事媿情苟安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 晉楚爭盟 晉昭之世

聖

無復自強之志楚由是竊竊權虎視列國晉鼠伏而不敢出幾  
二十年今楚虔自底覆亡復爲此會號召諸侯如病疴沉痾之  
人強自支拄而已詳說○晉侯聽邾莒之訴而辱公天下孰  
不解體且始執季孫爲邾莒之訴非有扶弱擊強之義也及其  
歸之又以土地猶大所命能具非有不能救蔡爲夷執親之悔  
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高閔○晉伯方  
與則厚魯以繫列國之心晉伯既衰則薄魯以折諸侯之氣洪  
秋說○晉霸已衰叔向乃欲掃境內之衆以示武不知霸者非  
專恃力必假德方能立如文公出定襄王入務利民伐原示信  
大蒐示禮皆是依傍德而行至平公以後無德全恃力此晉昭  
雖有四千乘而不能一振也呂祖謙○諸侯方脫楚靈之虐駢  
首從晉以德緩之飢易食渴易飲也今晉人令於諸侯曰有革

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自是人心失望黃仲炎  
○重邱之後會盟皆大夫至此而再合諸侯且乘楚亂又有可  
爲之機矣惜乎叔向賢大夫不以義匡其君乃導之以威力故  
諸侯不服而晉之合諸侯遂止於此李廉○晉昭初立有志於  
求諸侯而叔向諸臣德卑材下卒於無成陳宗之○晉不能以  
義服諸侯乃假王命借劉子爲重以扶諸侯將誰欺乎賀仲軾  
○楚亂弑殺相尋晉昭一爲此會王臣下臨諸侯畢至使乘人  
心疾楚請王命以討之復陳蔡以導之義聲既昭衆皆用命必  
無楚矣不此之爲而徒會亦奚以爲御纂○是年楚虔覆亡  
棄疾新立晉乘楚亂而爲此會此中與伯業千載一時也而叔  
向乃張兵威仇親暱齊敢拒令鄭敢爭承衛病芻蕘之擾魯困  
蠻夷之訴諸侯並貳而伯業不能興矣顧棟高○是役也諸侯  
大事表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 晉楚爭盟 晉昭之世

聖

方將望治而竟以執魯大夫終之同盟辱魯非桓文事况厲  
祁徵朝邾南盛兵業先失禮於諸侯齊以投壺懷貳鄭以伯男  
爭承衛以芻蕘懼淫卽微魯魯四方亦叛矣馬驥左○會天子  
之上公大合諸侯甲車四千乘建而不旆恐喝中華不見公執  
季孫意如於諸姬則陵之於荆蠻則避之春秋所大惡陳遵義  
○楚滅陳蔡晉不能救弑君晉不能討方且沾沾於魯之取鄭  
齊之不盟而期以示威示衆所以終不復振也趙佑  
又 冬吳滅州來  
吳滅楚之附庸而楚不能爭棄疾新立國亂甫定故也平邱之  
諸侯不能乘機治楚以復陳蔡而取大義豈不惜哉張自超宗  
昭十五年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張氏說見比事門



昭十六年秋晉侯夷卒

晉昭僅一會大夫一盟諸侯楚庚之亂諸夏庶幾復伯乃虜祁

崇侈以啟貳祁南盛兵以示汰平邱之盟坐視諸侯之去況能

駕敵國哉李玘世紀。晉所以失霸以晉之執政知封殖不知公義

也蓋至韓起流而益下弑君滅國之事皆置不問所請求者小

節所圖謀者私家子產笑其無恥久矣美炳瑣議左補義

晉自文公創伯於僖之二十八年歷襄靈成景厲悼平昭凡九

世共一百有四年自是以後晉楚俱衰齊景爭伯參盟復見二

十六年如春秋初年矣此世運一大變也顧棟高大事表

晉伯餘燼自黃父無貶辨會召陵書侵隨之辨

昭二十五年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

邾人滕人薛人邾人于黃父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晉昭之世

左傳見王室亂門。自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室亂天王播越諸

侯莫救四年之後晉始為此會而諸侯不至但大夫謀之且曰

明年納王夫王室之急如此豈可坐待明年哉有霸者作如齊

桓盟首止以定世子晉文誅叔帶以逆襄王豈不美哉聖人書

此傷諸侯之無霸也高閔集注。此為王室而會不書無勤王之實

也期以明年納王卒不聞晉侯躬御戎馬展義王室也其後遣

大夫將兵俟王室之將定而竊其功晉之不能甚矣家鉉翁詳說汪克寬

纂。王室之亂四載矣諸侯無一念及者晉嘗圍郊而無功深

自阻縮不復議焉今以太叔一言而晉叛然內慚見上趙鞅於

是合九國大夫謀之然是時諸侯之政皆出於大夫大夫各謀

弱公室以為己私志不在是也徒畏清議而勉從爾實何補哉

子朝固位於內而不敢問天王蒙塵於外而不能納區區會九

國之卿何為哉其後幾二年而天王始入成周王自入也劉單

之功也諸侯之大夫無與焉考之於前則四載之亂而晉如不

聞稽之於後則甫及二期而王始入前不及知後不及事春秋

書是會前不屬狄泉之居後不屬成周之入足以見其無益也

趙鵬飛。是會諸侯不至又不於周而於晉地又期以明年明

年荀躒趙鞅之師出天王書入而晉師克鞏不書皆不予晉也

胡氏以為免於貶非矣熊過明志錄。是役也得春秋盟會之正然

晉侯與諸侯皆不親會齊則併大夫亦不與會但會而此後無

諸侯之師此年夏會黃父而明年之冬然後天王入成周經文

大義炳然第書事而善惡自見不必求美刺於文字間也毛奇齡傳

昭二十七年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

扈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晉昭之世

左會成周且謀納公也宋衛固請納公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

司城子梁北宮貞子曰季氏甚得其民鞅以為難請從二子圍

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宋元公為公

故如晉衛靈公欲以公子及其大夫之子質於諸侯以求納公

則宋衛猶知君臣之義也而齊景晉頃聽梁邱據士鞅納賄與

季孫同惡相濟憤然無知以為魯之休戚無關於已孰知田常

貽禍於齊六卿伏憂於晉厝火積薪而不悟邪使二君能為魯

討賊亦足以警內盜之膽也桑維翰孟何家鈔翁。黃父之會令成周而

不至故再會以令之至納公之謀特以宋衛之固請而及之其

本志原不在此也朱朝瑛。此必晉微會諸侯如以為謀納昭

公則既微會以謀而何以士鞅又卻宋衛大夫之請耶且昭公

與晉絕而託於齊晉必不為納公之謀然則扈之會當為成周



而宋衛因會以請納公而士鞅卻之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三十二年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左王使富辛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冬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

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諸侯不勤王室久矣

當王室危弱之時而能安王室霸政之僅克舉者也

家鉉翁詳說

敬王蒙塵於狄泉者凡六年諸侯莫肯念亂晉不於是時仗大

義以納王舍諸侯而盟之方岳之下以同尊王室今天王既入

成周乃欲以數雉之城而干尊周之名其為惠何隘哉歷序十

一國之大夫而城蕞爾之地亦足以見其小矣

趙鵬飛經筵

室亂敬王立八年而始為成周之城非勤王之義且諸侯不親

而以大夫共王事尤為不臣也

黃仲炎通說

○王事之闕霸事之資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 晉爭盟義 晉伯餘燼

墨

也子類之費齊霸以興叔帶之難晉霸以起猛朝之亂亦晉霸

已衰而復振之機也成周之城合十一國以戮力於王室無敢

違者自是而十年之後諸侯之戴晉者猶昔也無私要之會盟

無相攻之侵伐而乘安輯維京斥絕庶孽之後大會召陵問罪

於楚雖以久相攜貳之陳蔡未賓服之頓胡亦牽帥以從而中

國之勢較桓文而尤盛甚哉大義之在人心不可泯而鼓舞之

權莫大於此也大書曰城成周序其績以見天下之綱維所繫

之重也以頃定之懦也魏舒韓不信范鞅之鄙也一修勤王之

節而天下景從之況大有為於當世者哉

王介之四傳質

○歷序諸大

夫以城成周與歷序諸大夫以城杞無異則其勤王事猶之勤

列侯之事而諸侯之視天王與列侯等

張自超宗朱辨義

定四年春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

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夏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左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辭蔡侯○諸侯欲治楚

而不能也會十八國之衆天子大夫臨之盛矣以求貨而辭蔡

晉失諸侯吳入郢自此始

劉敞傳

○召陵之會晉可以復伯而失

其機也蔡不勝楚之虐告於諸侯而請伐楚蔡陳鄭許頓胡皆

服役於楚者也而皆與於會則病楚而歸晉也晉為盟主上致

劉子下合十七國之君齊桓之師不如是之盛也若能奉辭伐

罪服楚而霸諸侯豈不多於齊桓召陵之功哉奈晉政已移於

六卿六卿懼其君成功而權不及已故乞賂以離蔡假旄以賤

鄭散諸侯之師而曠其君之功晉定制於其臣而不能進遂使

救蔡伐楚之績歸於強吳此晉所以失諸侯而吳所以橫行上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 晉爭盟義 晉伯餘燼

墨

國也吳主黃池之會自此始矣齊桓八國之師書曰伐楚盟于

召陵紀齊桓之績也晉定十八國之師書曰會于召陵侵楚知

晉定之無能為也

葉集孫復高閔呂大主家鑑翁李廉余光

○是時晉楚之德相似

也其大夫用事而貪賄又相似也諸侯兩貳而楚侈無厭縣視

與國至以一裘一馬拘唐蔡之君三年而後遣蔡昭侯於是赫

然奮其讐恥之志指漢而誓沈玉而濟如晉請師晉請命於天

子天子特使其老臨之大合十有八國之君其素屬於楚桓文

之所不能悉致者而皆在於會可謂盛矣若能仗義而往則楚

服而諸侯之散者復合其功豈不多哉而奈之何晉大夫皆隸

材也求貨弗得遂辭蔡人潛掠楚境而還以伐號召而以侵終

之春秋從其實書之亦不待貶絕而罪惡見矣

王樵傳

○齊桓不

戰而服楚書伐書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晉定不能伐而空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

晉伯餘燼

晉伯餘燼

聖

還書侵書諸侯自盟于皋鼈又○恩按此兵本是侵非伐也氏見書侵門故以爲○晉自平邱之盟失人心更二十餘年無會盟之事今蔡侯求刷其恥晉爲大合諸侯于召陵從役者十八國前此未有也奈何晉政制於貪鄙之臣以利欲之私敗天下之義諸侯解體吳於是時方有圖中國之志欣然投袂一戰勝楚天下大權吳遂執之而中國之事去矣黃仲炎○陳止齋謂是役劉子爲之劉子定內難復辟于周而楚納子朝故合諸侯討楚○晉以蔡人之請而謀伐楚其所以爲名必不專爲蔡也楚納子朝故以王命討之而主劉子但諸侯皆有懈心王師亦不能聲罪致討第侵之而已朱朝瑛○此會也劉子在會諸侯景從整旅而問楚人之罪討子朝之孽易於責苞茅順於詰南征必可得志而功烈過召陵矣奈何以荀寅索賄失之○楚昭繼平之昏亂而稚劣不君囊瓦驕貨虐小至以委馬之故拘留唐蔡之君蔡憤如晉乞師晉請命於王王臣下臨而十七國一呼而集蓋人心同疾楚也楚已民心咸離屬國多叛吳復撓之晉能奉辭伐罪廓清南服功軼桓文矣奈晉卿懼其君威權復收必於勢家不利散諸侯以墮其功而固其私晉定昏庸莫能自主世未有內治不修而外威可立者也亦由悼平以來不謹操持以至此極耳劉子定王室之亂因晉請命而下會蓋有興王之志乎與會不與盟亦得王人下會之體惜權出於晉劉子不得行其志也明年王人殺子朝於楚則此舉不爲無功然晉謀楚無成此盟何爲哉御纂○此晉人之舉而傳特書劉文公合諸侯何也晉受蔡愬而猶豫未決文公奉天子命激厲晉人檄召諸侯欲乘楚政亂臣貪之會以撻之大振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

晉伯餘燼

晉伯餘燼

吳

王靈併除子朝而十八國諸侯率師趨命主其謀者莫宏王室之定宏有功焉傳插私於莫宏一筆又插吾子欲復文武之畧以見斯舉宏實左右之也無如晉卿方爲分晉之謀以貨阻蔡以羽旄辱鄭迫晉師先歸諸侯皆散自此會後劉文實志以死晉伯已熄吳越主盟世變一大關鍵莫宏猶欲與周其志同於聖人而支天無益不出晉大夫所料也美炳璋讀○晉定侵不遂徒手而歸恐爲諸侯笑而攜貳於已故特爲盟以申固好乃荀寅之譎謀而晉定之懦志也○會王臣合十八國之諸侯桓文之伯未有盛於此者也久服於楚之蔡許時晉時楚之陳鄭從未內屬之頓吳皆合志以來會附楚之國惡其暴虐乘其衰弱求屬於晉正中國整頓之時而晉定不能有爲爲可惜也張自超宗○齊桓召陵之師會者八國晉文城濮之○楚昭繼平之昏亂而稚劣不君囊瓦驕貨虐小至以委馬之故拘留唐蔡之君蔡憤如晉乞師晉請命於王王臣下臨而十七國一呼而集蓋人心同疾楚也楚已民心咸離屬國多叛吳復撓之晉能奉辭伐罪廓清南服功軼桓文矣奈晉卿懼其君威權復收必於勢家不利散諸侯以墮其功而固其私晉定昏庸莫能自主世未有內治不修而外威可立者也亦由悼平以來不謹操持以至此極耳劉子定王室之亂因晉請命而下會蓋有興王之志乎與會不與盟亦得王人下會之體惜權出於晉劉子不得行其志也明年王人殺子朝於楚則此舉不爲無功然晉謀楚無成此盟何爲哉御纂○此晉人之舉而傳特書劉文公合諸侯何也晉受蔡愬而猶豫未決文公奉天子命激厲晉人檄召諸侯欲乘楚政亂臣貪之會以撻之大振



前此齊衛伐晉夷儀河內皆不書諸侯猶有所忌未成乎伐也至是晉益衰無異於列國齊衛遂連兵伐之特書以著霸統之絕王道盡而霸統復亡世變於是窮矣

日諱解義

讀隱桓之春秋而知王澤之竭也讀昭定哀之春秋而知伯烈之壞也晉霸復盛於悼公浸衰於平昭而遂廢於頃定廢興存亡未有無故而然者也或曰晉之微也有楚弗援有吳弗抑二疆並立伯權遂弱自召陵擁十八國之衆不能振旅至於戎蠻之執晉倪焉北面而事楚以京師之禮自吳滅巢滅徐伐陳伐齊晉不能誰何迄乎黃池之會吳哆然駕晉晉之失伯實吳楚之張也曰諸侯苟合吳楚豈能間乎其端在諸侯之先貳當時齊景衛靈宋景之君其國皆強戮力周旋何患於吳楚今也齊景公有抑晉代興之志宋衛魯鄭之君無非攘臂以從齊者也蓋晉執行人叔孫婁與邾大夫坐而失魯執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

晉伯餘虛

吳

仲幾樂祁犁而失宋涉佗成何詬衛而失衛荀寅辭蔡而失蔡假羽旄於鄭而失鄭是以齊得以盡取諸侯鄭則與齊盟于鹹會于安甫矣衛則與齊盟于沙次于五氏矣魯則與齊會于牽宋則與齊會于洮矣終而齊侯衛侯且伐晉矣則晉之失伯乃諸侯之離也曰晉國苟治諸侯安得背乎其原在大夫之先叛使諸臣如先朝之盡忠輔公何憂乎齊衛今也疆家多門各求封殖而削弱之禍獨歸宗國自趙鞅取衛貢五百家動晉陽之甲韓不信執宋命卿不顧踐土之盟自魏舒南面泣政敢干位以命大事而趙籍魏斯韓虔爲諸侯之萌已成矣則晉之失伯乃大夫之擅也曰晉之禮義素明則大夫豈得擅乎利勝而義微此上下所以不奪不屢也范鞅請冠而魯使蒙執趙鞅受楊楮而宋卿賈禍邯鄲爭貢而三卿亂國或取季孫之賄而昭公不納或求蔡侯之貨而伐楚之師徒出或索十牢而吳人借爲

口實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晉伯之衰又誰咎歟此春秋所以謹義利之辨察天理人欲之分正君臣上下之位而示後世以防微杜漸反本澄源之道也

李琪世紀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

晉伯餘虛

手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終



補晉悼論

晉屬無道鄭服於楚幸而有鄢陵之捷乃恃勝而驕亂自內作此楚所以輕晉也又納叛人以病宋未幾又侵之楚之離宋以撓晉也悼公新立諸侯會圍叛臣就執宋乃定焉韓獻子曰成霸安疆必自宋始晉有成謀悼能復強而楚於是始挫然晉得宋易得鄭難者宋故屬晉鄭實屬楚也陳逼於楚久非晉有雞澤來盟晉亦輒為陳動無何君又逃歸晉不復問急在宋鄭也夫楚人忿於鄢陵之敗欲肆其馮陵以報晉日逞兵於陳鄭之郊虎牢城而殺申陳叛而殺王夫蓄怒強忍詎宜驟當其銳悼公不欲交其鋒也卷甲息民守之以靜彼出我還示之以怯以退為進以不戰為勇鄭服即止未嘗驕武而霸成矣會鄆釋陳賢於齊桓之盟貫蕭魚服鄭易於晉文之勝楚天假之年功烈當倍惜年未三十而卒諡法誠可悼哉

馬驥釋史○馬說餘見前論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 補

至

襄二十七年盟宋條下

弭兵美名也美名不可逆故一號而諸侯皆至焉是時魯衛宋曹從晉者也陳蔡鄭許從楚者也會分二主列國共屬是直以諸夏之權授之荆楚夫兵而可弭乎哉晉自夷儀再會諸侯多攜趙孟執政霸業浸衰兵不止則北方之勢漸急宋實首當其銳故向戌啓謀欲偃兵以紓難是舉也宋之志楚之利也以諸侯讓楚則兵不用楚計狡而晉謀疎向戌不悟也春秋痛諸姬之國皆服事於楚書公如楚書在楚以宗國而北面荆蠻自周公以來未之有也號之會楚仍先晉其為盟主若固有之書盟宋所以痛其始書會號所以痛其成既而楚子會申晉人不出中國之事去矣宋前有華元而兩霸之端起後有向戌而兩霸之勢成宋誠晉之蠹兩臣誠宋之罪人哉

馬驥釋史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六目錄

吳晉爭盟 罪晉用吳制楚辨 會戚諱不書盟吳辨 黃池而伯辨  
齊景圖霸 次五氏垂葭諱不書伐晉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六 目錄

一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六

錢唐張應昌學

○吳晉爭盟罪晉用吳制楚辨 會成諱不書盟吳辨 黃池雨

楚之始見也曰荆敗蔡吳之始見也曰吳伐邾不以爵氏人名書見其勢之猶微也方其勢微使中國能深思遠慮抑遏其鋒則用力不難而遺禍不烈矣涓涓不塞而成川壩火不撲而燎原故吳楚之禍至盟宋盟黃池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黃仲炎通說

二霸所以禦楚者合諸侯修盟會厲兵威以禦卻之而已未聞求援於蠻裔也厲公不能遵紹二霸援蠻裔以抗蠻裔安得不長其驕暴哉雖然平厲二公固無足多稱若悼公攘楚服鄭蕭魚之會去重耳無幾亦與吳會何也蓋晉承厲景之餘禦楚不暇又益以方張之吳苟非假禮文之好優柔其暴氣籠絡其驕心則吳楚交橫中國其淪胥矣然則悼公之會吳亦勢有所不得已也沈棻此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六

吳晉爭盟

一

楚與齊晉相仇視魯衛僅同微國然未嘗有伐齊伐魯之文至吳最後見經而伐魯伐齊兵威有過於楚者蓋齊晉之霸桓文景厲悼雖有優劣皆能執中國之柄以障楚之狂瀾楚雖暴橫猶有懼中國之心不過晉制小國雖欲逞志齊魯有所不能也至吳之興則齊晉不能抗中國悅首喪氣甘心自屈故吳得以陵轅諸侯雖強大如齊畏事如魯亦被其禍由是論之晉齊更霸所以賜諸侯者多矣又吳晉強弱之形不獨係一吳之盛衰其始盛也當晉患楚而未憂吳其繼也中國倚吳而吳亦有意駕晉又其後也晉伯不在諸侯中國亦甚易與吳所爭不在晉而在楚又其最後也中國既不足畏楚人亦不能強吳所憂不在楚而在越吳之盛衰凡四變李琪世紀晉用吳倚楚其後吳卒破楚入郢都至為患中夏病齊及魯與晉爭長黃池論者因以晉晉自啟門庭之寇其實非也晉欲制楚不得不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六

吳晉爭盟

二

用吳吳之所以橫不可制者咎在晉君失政六卿擅權不以諸侯為事其失不在用吳也蓋楚之強天下莫抗齊桓攘楚不得已而用江黃然江黃國小而近楚楚滅江黃桓不能救是無益於制楚而徒速江黃之滅若吳則不然在楚肘腋而力足與楚抗自成七年入州來楚奔命不暇不復加兵於宋鄭中國藉以息肩者數十年其後晉用向戌弭兵之說委天下諸侯南向朝楚偃然弛備無復有經營中夏之心楚得肆其驕橫爭長壇坫楚熈而吳熈因遂踵其故轍向使晉不玩楚而嚴兵以待之楚人爭先則正辭以折之楚必俯首帖耳不敢動楚不敢動而吳亦無緣萌其覬覦焉有召吳而反為吳病者哉且晉自盟平邱之後已失伯齊景欲嗣興而不能宋魯鄭衛皇皇無依故吳得乘虛爭伯就使天下不折而入于吳亦必折而入于楚也況是時晉政下移天下久已無晉晉宜發憤自立速收六卿之權必

成七年春吳伐邾吳始見經

左吳伐邾邾成○自壽夢得申公巫臣而為楚患於是兵連土

國張洽集注○吳通於中國道遠而艱其接於荆楚境近而切

春秋宣八年盟楚始見於傳成七年伐邾始見於經程公說○

吳今平邱相去隔江淮二水而伐之吳始大也黃震○通

吳本欲以敵楚而中國先被其害伐邾者黃池之漸也何焯讀書記

成八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左以其事吳故○案此時吳晉未通故邾與吳成而晉伐之此為爭盟之始明年即謀會吳十五年遂會于鍾離吳晉為一家不復爭邾矣迨後楚患息而吳日強橫遂爭長黃池而此時微



吳晉不能伯也必以通吳為召禍者非通論也顧棟高大事表

成九年春公會晉侯等同盟于蒲

左將始會吳人不至○盟蒲景公會吳吳不至於鍾離而後

至盟雞澤悼公逆吳子吳又不至於戚而後至吳不敢自列於

諸夏而晉求之急將以罷楚也楚罷晉亦不復伯矣陳傅良後傳見七年

吳入○去年晉與吳爭郟此年即謀會吳蓋晉知楚患之方棘

不欲更仇吳以益其敵也而吳驕蹇不至至十五年復親往會

之不問吳之來會故書會以會以殊之至襄五年戚之會不復

殊吳蓋來聽諸侯之好且受命成陳晉驅遣吳如屬國非復前

日景象矣是故非用吳不能制楚非悼公不能用吳顧棟高大事表

成十五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等會吳于鍾離

左始通吳也○吳之見經始於伐郟盛於入州來晉之通吳始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六 吳晉爭盟

三

於會蒲成於會鍾離李廉○案呂氏謂此舉兆黃池之會實晉

之開門延盜此迂論也結吳抗楚後來楚患稍息此舉實為有

功較之齊桓合江黃以伐楚而卒至江黃見滅者其勝百倍後

之黃池爭長此是晉實不競召陵辭蔡以破楚大功讓之吳以

致諸侯翕然從吳耳宜責其後日之委弱不宜以通吳為晉咎

也顧棟高大事表○又案東萊呂氏謂通吳誠足以病楚然楚病而晉

亦病借助於夷狄未有不貽其患者然晉之通吳未嘗受吳之

病也向之會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嗣後未嘗與吳盟會亦未

嘗為吳與師何病之有晉之失伯由於盟宋之以諸侯予楚會

召陵之以伐楚讓吳乃晉自不競耳使不通吳晉亦不能伯也

必以通吳為晉咎反任楚之橫行吳之助楚乃為得計乎又○

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深問周公

禮樂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吳越春秋

襄三年夏公會單子晉侯等同盟于雞澤

左晉欲通吳好盟于雞澤逆吳子於淮上吳子不至○吳恃強

大未易役使也而悼公能自強不專恃吳吳卒聽命顧棟高大事表

襄五年夏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左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

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晉將邀吳為戚之會而魯衛

近吳且俱同姓故命以通好季本私考○成九年會蒲吳不至吳不

聞有辭來解且遲至十五年不來聽命待諸侯往會于鍾離今

之不會乃蹶然不安先期解釋至秋即來赴會且受成陳之役

非吳之前倨後恭也以晉悼公自強故耳顧棟高大事表

又 秋公會晉侯等吳人鄆人于戚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六 吳晉爭盟

四

左會吳且命成陳也○晉合十四國為會吳以強大而居末僅

先屬魯之鄆且受成陳之命如屬吏然晉悼具有降龍伏虎手

段故日後會向即退吳人蓋能用吳而不為吳用也顧棟高大事表○

左氏以為盟于戚陳氏以為不書盟為晉諱晉吳之盟春秋終

諱之竊恐不然使以盟為善則不必諱以盟為不善亦當書以

著其失而又何必諱哉蓋吳之來未必肯受晉盟晉亦未必強

使受盟也蜀之盟辰陵之盟以中國諸侯受楚盟且不諱而諱

吳之受晉盟邪齊以伯主之後聽宋同楚為鹿上之盟且不諱

而諱晉之同吳盟邪黃池之盟吳主之或晉魯以為恥而自諱

之故舊史不書耳此則晉主盟吳來受盟不當自諱春秋何義

而諱之也因知其會而不盟也張自超宗朱辨義○陳氏傳良謂不書

盟為晉諱非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悼公霸事方盛諸侯無不



協者故止行會禮耳且悼公務持大體魯侯稚齒出國而與之盟陳袁僑如會使大夫盟之則不肯輕與吳壽越盟審矣方苞直解

襄十年春公會晉侯等會吳于柵

左會吳子壽夢也。自襄十一年楚舍鄭不爭而十四年二十四年再伐吳急吳而緩中國也觀此而悼公之通吳有功於中國大矣而貫道王氏乃謂晉挾中國諸侯以制楚不患不足以悼之會吳為無遠慮又謂晉伯世用夷是文襄之淺齊桓不爾噫是將以齊桓之合江黃為得計耶徒使江黃見滅而楚日熾召陵之後楚滅弦圍許縱肆無忌孰若文公之用秦悼公之用吳城濮蕭魚而後猶得一二十年安枕也是儒者之好為大言耳孫高問。餘見晉楚爭盟。焦氏說見地名門柵。襄十四年春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等會吳于向。

春秋屬辭例編

卷六

吳晉爭盟

五

左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晉會吳止此此後吳不資于晉晉亦不能致吳李廉會通。是時吳伐楚喪故執此為罪以退吳能用之亦能退之最得制馭外夷之道後來魯哀卑事強吳使臣會之親往會之致吳責百牢徵師伐齊如同縣鄙故開門延盜宜責魯不宜責晉晉之通吳制楚此以毒攻毒出於不得已且楚患去而仍能退吳其毒無損也魯之通吳以求媚可已不已此如服毒自斃耳顧棟高大事表。襄二十九年夏吳子使札來聘。吳親上國故來趙訪。自盟宋後中夏諸侯盡朝於楚吳楚方離故歷聘上國以聯遠交且以觀諸侯之嚮背也日講。定四年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吳入郢。晉不能救蔡伐楚吳能救之伐之吳晉強弱較然可見自是諸

侯皆宗於吳孫復尊。楚僭疆江漢陵犯中國二百年矣中國不能制假手於吳國幾亡而僅存惜中國之失此機會也蘇漢。哀六年春吳伐陳。

求主夏盟不能討衛之拒父宋之謀曹魯之謀邾鄭之滅許也爭陳於楚而已家鉉翁詳說。

又 夏叔還會吳于柵

始結吳好也張洽集注。春秋之末魯與吳會而後有黃池之事魯不得不任其責李廉會通。吳伐陳還至柵魯往會之高攀龍。

○自向之會退吳吳屏處蠻夷不與中國盟會七十年矣哀公乃乘晉楚俱衰齊景又歿中國無伯詔事吳國以周公之後而甘屈外夷為中夏倡黃池爭長非魯之咎而誰咎哉顧棟高大事表。

哀七年夏公會吳于郢

春秋屬辭例編

卷六

吳晉爭盟

六

左公會吳于郢吳來徵百牢。吳欲伯諸侯魯先往會之高問集注。○晉衰而即齊景死而事吳趨利棄信春秋所惡家鉉翁詳說。○比年書會惡公之即吳也牛運震傳。哀十年春公會吳伐齊。此吳令也會夷伐夏公與吳皆有貶牛運震傳。按傳八年齊如吳請師將伐我九年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是年使來徵師伐齊於是魯會伐之夫吳豺狼也齊甥舅也吳本欲借齊伐魯及齊辭師而遂含怒伐齊魯不念甥舅之好而就豺狼之命魯之為魯可知顧棟高大事表。哀十一年夏公會吳伐齊。按傳十年吳復來徵師是年春齊國書伐我至是復會吳伐齊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夫齊以辭師于吳致吳之伐魯反



助吳伐齊則齊之伐我宜也魯不自反助吳之凶穢覆齊之全師借強鄰以矜武功比蠻夷而仇甥舅魯可謂知恥乎大事表

○責魯也吳之威加北方多魯之力也汪克寬纂疏

哀十二年夏公會吳于橐皋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郕

吳之敗齊魯故也魯以為惠故會吳修郕之好公既睦於吳而吳將圖伯故合宋衛以從吳也齊固晉之仇今魯宋衛亦折而從吳晉其殆哉故明年為黃池之會晉好於吳非爭伯也紆吳患也然晉之屈吳之雄諸侯之事吳者皆魯為之也四書公會吳繼書公會宋衛明年公會晉侯及吳于黃池魯之罪著矣趙飛經 ○吳既敗齊魯以為德故公親往為會非吳請尋盟而會也魯衛宋于郕魯致衛宋以從吳也傳說未必然衛必不敢殺吳行人與辭吳盟况會止三國安得云會吳季本 ○按傳公會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六 吳晉爭盟

七

吳于橐皋吳徵會于衛衛侯會吳于郕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据此則夫差威靈已及魯宋衛且其先已得陳蔡幾如楚靈之比而晉若不聞黃池爭長實晉之痿弱致之顧棟高

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于黃池

左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秋七月盟吳晉爭先晉人○吳語夫差既勝齊乃北征闕為深溝通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于黃池吳晉爭長未成聞越亂乃帶甲三萬以脅晉趙鞅使董褐復命責其僭王吳王乃降稱公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歆晉侯亞之○公羊其言及吳子何兩伯之辭也○左氏曰先晉國語曰先吳二國史籍之與也按自宋之盟晉已為楚所先陵遲至於是時豈能復與吳爭國語信也晉人恥吳先之故諱焉呂本中集 ○內外傳載爭盟之事不

同趙氏匡謂吳晉敵體而會如今賓主對舉酒故晉史即云晉為先而吳語即云吳先歆各自護其主亦有理彙纂 ○傳云晉人先歆左氏據晉人之辭也吳語云吳公先歆外傳據吳人之辭也經無明文竊以為當從國語夫差既通江淮遂帥舟師自淮入泗自泗入沂又闕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連絡水道以達於封邱之濟水黃池封邱西南境也是役通國並行國語載吳人服兵振甲建旌提鼓三軍皆譁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吳公先歆晉侯亞之皆實錄也夫以委靡欲盡之晉貪懦無恥之鞅觀此聲勢早已覺戰乃云建鼓整列欲與司馬寅伐吳師死行陣未必然也况此時鞅不知越已入吳並不知吳王有墨而能慷慨立論如是哉此必鞅以會告諸侯飾為已功

左氏因晉乘之舊文耳又經先晉或以為晉人先歆亦非也歆者盟也經但書會則由中以及外自然之序也左補義 ○晉會鍾離而吳始通會戚會祖而吳遂張欲以吳制楚不思吳亦一楚也柏舉之役五戰入郢伐我之役一舉而城下艾陵之役又大敗齊師凡諸侯事晉者悉轉而事吳晉方內離外叛不暇與校黃池悅首從之天下大勢淪胥於荆蠻者七八書法以公會晉侯正所主於吳之士而夷夏大分乃不以世變紛紜而遂移春秋說○晉主中國會盟百有餘年自會召陵後晉侯不見者二十四年至此遂與吳會而晉侯從之中國之衰蠻夷之強至此極矣此春秋之終程端學 ○不書吳子則無以見爭伯之實不書晉侯及吳子則無以示吳子不可為主之義然而楚主會盟則實書楚子為主吳主會盟而不實書吳子為主者吳未若楚之強橫中國之服吳未若服楚之甚故不以罪楚子之主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六 吳晉爭盟

八



盟者罪吳子之主盟也張自趙宗朱辨義○案辰陵于蜀于申楚雖主

盟而晉不與于宋于號楚雖先晉而未有王人來蒞盟今黃池

之會吳子為主晉以累世之伯魯以周公之後皆俯伏聽命于

壇坫之上天子且使單平公臨之是天下大變自晉楚爭盟以

來未之有也特書晉侯及吳子微示兩伯以志世變之極諱單

平公不書仍復先晉以存夷夏之防顧棟高○餘見殊會門王

臣不書門盟不書門○愚按程積齋引黎氏說及黃東發邵二

泉朱西亭諸家皆以此為參會非兩伯見中國外夷參會門釋經甚當然

會晉吳與會他國不同不可謂吳無爭伯之心也故並存衆論

○齊景圖霸次五氏垂黃諱不書伐晉辨

昭十六年伐徐為齊景爭霸之始齊景即位於襄二十五年至此二

十餘年自崔慶相殘之後委政二惠及樂高敗始親政不能明政刑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六 吳晉爭盟 齊景圖霸 九

以經其國委任陳氏以無政之國爭疆圖霸宜其不振李廉會通

公孫丑並稱管晏富竊疑焉景桓固霄壤不倖晏之於管德過之而

才則不及也考景公事無一可稱魯昭在難而不能納天王出居而

不之問范中行叛君則救之衛輒拒父則助之見義不能為逐利若

不及在位五十八年紀綱壞亂變寵並興末乃舍長樹幼以召亂孔

子曰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謂以其君顯殆不然歟家範翁詳

景公在位前有晏嬰後有孔子晏嬰告以陳氏之禍孔子告以君臣

父子之說卒不能用無何身沒卒以國與陳氏張洽集注

自晉失諸侯而齊景有代興之志於是強鄰以信劫衛以威國夏之

師又以脅魯蓋祖齊桓滅遂會柯之故術也然不知今之齊異乎昔

之齊矣昔為齊侯之齊今之齊其不為陳氏幾希晏子謂公弃其民

歸于陳氏夫不能自保其民而欲以威天下霸諸侯此孟子所謂緣

木求魚也黃仲炎通

昭十二年晉侯宴齊侯投壺齊侯舉矢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是時

景公寢晉之衰已有爭長之志屬當平邱之會晉不復能宗諸侯楚

制于吳無復北方之志而吳亦未遽爭衡中國齊得於此時收召列

辟得鄭得衛得魯復得宋夫以齊之強承桓公之餘烈又當晉楚俱

衰之後因利乘便使能正魯意如之罪反昭公而君之伸大義於天

下何遽不能代晉主盟哉乃鄭陵之盟信讒而佚天討且於晉則助

臣以叛君於衛則助子以拒父三綱既絕猶欲執晉而求諸侯是卻

行而求前也卒之內不能正其家溺意變寵輕棄國本廢長立少權

臣得間數年之間遂移陳氏亦可悲矣孔子告景公曰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所以起膏肓而拯廢痼者豈不深切著明也哉顧棟高

齊景歷晉平昭頃定之世有大機會三皆坐失之子朝之亂率師勤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六 齊景圖霸 十

王桓文之勳也坐視不救而必待頽情之晉一也季孫逐昭有志討

罪而聽據之受貽終於無成二也王室再亂鄭衛皆叛晉從齊率以

討賊易如反掌乃天王出居不恤其難三也失此三會而羣年爭霸

屢盟何益哉姜炳璋讀

平仲蓋君子而未仁者也述其生平和同之辨踴貴之諷諫誅祝史

勉君修德不憚指斥陳氏得不謂之君子乎而盟崔慶於太官周旋

於樂高陳鮑之間即謂比於小人可矣其不失為君子者忠君愛國

之心繩愆糾謬之義其有時而從俗則避害之心勝而全身之慮周

也全其身而不當於理則私意也仁人無私故曰君子而未仁又

呂東萊曰景公非不知尊信晏子然諂諛如梁邱據不能去強大如

陳氏授之權以是知為國者未能絕去小人之根本雖有一二事從

賢者之言無益也



昭六年冬齊侯伐北燕

家氏說見書伐門

昭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景公當晉政既衰可霸之時不能以天下自任前伐北燕受賂而回此伐北燕半途而返非其力之不足用心不剛也家鉉翁詳說

昭十六年春齊侯伐徐

晉伯衰而齊爭伯徐楚之與國也高攀龍孔義○晉既不能遠略齊

景果省德明政以糾合諸侯繼桓之烈可也乃內不治而事外且徐未聞有罪師無名矣祇以徐居齊南鄙楚平繼亂新立不能顧徐故乘釁以逐利耳其無成宜哉御纂直解○餘見書伐門

昭十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汪氏說見書伐○齊桓創伯亦不能不有事於附近之小國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六齊景圖霸

十一

滅譚滅遂降鄆遷陽之類未為義也而卒能致伯齊景則徒伐

徐莒而已不足有為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二十二年春齊侯伐莒

高發伐莒或莒有罪也不數年齊景又親伐之不圖遠略而屢

虐近邦真不足以有為哉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

公孫于齊求齊援也次于陽州侯齊命也而齊侯以唁為名拒

公而已以齊大國之力伐季氏至易也為君伐臣至順也惜乎

齊景不知為此汪克範纂疏引任公輔

又冬齊侯取郕

齊修方伯之職討意如以納公可也何取乎一邑取郕見無意納公也晏子不能贊成伯業愧於管仲矣應鶴謙集註並凌嘉言○不伐

魯正季孫之罪但取郕居公蓋其遠信也意在拒其入齊之都其取郕也意不在復魯之國本無急義救患之心矣姜炳璋義左補義

昭二十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鄆陵之盟乃齊侯假納公之大義以為糾合之謀此于鹹于沙

之漸也使能充此志則復北杏之業何難既而卒不能納公則

叛伯而已矣李廉會通○齊景為此會辭曰以公故亦藉是延引歲

月魯賄朝入齊師夕旋用心不剛為善不勇故嬖倖之臣得以

入其邪說家鉉翁詳說○以齊之強而景公有馬千駟助君以治道

臣何患義之不順事之不成而猶假力於莒邾杞諸小國哉書

鄆陵之盟以著齊景之不能扶大義而與伯業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定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六齊景圖霸

十一

李氏說見外特盟門○于鹹于沙齊景圖霸之始事也夫所謂

盟王者上而尊王次而救災卹患斯有以服人而成其霸業魯

昭為強臣所逐不能納公天王出居姑猶不能勤王見義不為

乃欲乘機襲霸無是理也今日求之鄭盟于鹹明日求之衛盟

于沙強人從我豈能翕然家鉉翁詳說○齊景乘鄭之怨晉而攬鄭

與盟又乘衛欲叛晉偽執其行人以侵衛假求平之迹竊與衛

盟因晉定庸弱而爭諸侯也黃震日鈔○景公得晏子為輔未嘗不

欲霸也與鄭盟鹹與衛盟沙遂合鄭衛為安甫之會且以歸田

致邱結我為黃之盟又會宋于洮乘晉之替而攬諸侯謀非不

善也而齊竟不復伯所以圖伯者非其道也夫五伯假之亦必

以義濟權然後可以長齊盟方昭公為季氏逐求於齊果威苟與師問罪則孰不響應失此可伯之機乃求諸侯於磔裂渙散



之中晏子之智未矣洪谷義○諸侯咸貳於晉故齊景出而求

諸侯鄭怨晉故從齊然鄭方得罪王室而齊與之相結不亦悖

乎御纂○左氏以為衛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結私于齊侯

曰執結以侵我乃為沙之盟當是齊景圖伯既得鄭又欲得衛

因北宮結之來而假詞以罪之執結以侵其疆衛見晉已不在

諸侯而利合齊故亦因其來侵而盟齊以叛晉耳張自超宗

又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許說見齊魯交兵門○齊景又欲合魯也程端學本義○霸之

興必有義舉以激人心之趨非徒威所能濟也齊景圖伯志非

不銳而行非其道召陵之會不親至又挾鄭劫衛同為叛晉之

盟帥師伐我且先歸鄭以居陽虎使為內應豈義舉乎所以志

大心勞而功愈邀洪谷義○齊既得鄭得衛於是伐魯魯嘗侵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六 齊景圖霸

鄭而與齊爭戰矣今伐之者所以堅鄭也抑以威魯也御纂

定八年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定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齊僖圖伯與衛侯胥命于蒲景欲嗣伯與衛侯次于五氏行非

其道果何以濟洪谷義○齊景於衛之助伐則報以三邑於黎

彌之先登則予以上賞於死事之敝無存即晉襄之於先軫無

此異數欲以招徠與國激厲將士其卒至於無成者以未有餘

而本不足也姜炳璋讀○餘見書次門張氏說見下伐晉

定十年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齊既盟鄭于鹹盟衛于沙復合為會幾有復伯之勢張自超宗

定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見書次門張說見下伐晉

定十四年夏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張說見內參會門○鄭得罪於王齊挾之以叛晉范中行得罪

於君齊挾之以撓晉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其以是歟林堯

又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諸說見外特會門

定十五年夏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見書次門

哀元年秋齊侯衛侯伐晉

據傳救范中行也齊景輔范中行以抗君弊衛輒以捍父將以

求霸不亦悖乎所謂日暮途窮倒行逆施者也家鉉翁○晉國

天下莫強且世主夏盟至其衰弱諸侯猶所畏懼也故齊景圖

霸睥睨遠巡而不敢進今晉國內亂三卿俱叛使齊景能因其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六 齊景圖霸

時誅其叛逆以正君臣之分則晉猶且賴之况他國諸侯乎一

舉而霸業成矣顧乃背君助臣舍順從逆豈可以主盟諸侯哉

宜其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鄭玉○齊之謀晉久矣亦何為哉

彼蓋以伯統在晉晉屈則諸侯來歸矣不能自修方伯連帥之

職乃欲一伐晉以得諸侯愚哉趙鼎○左氏以伐晉為救范

氏而諸儒因之然齊衛次五氏次垂葭以謀伐晉皆在范氏未

叛之前去年次渠蔭而後伐晉之謀決則齊衛之伐晉或構范

氏為內助而非為救范氏與師也張自超宗○陳氏據左氏以

次五氏為伐夷儀次垂葭為伐河內皆不書伐為不忍書必至

於是而後書夫果成師以伐夷儀伐河內春秋何所不忍而不

書耶如以為憫諸夏之無伯故不忍書然如戎伐凡伯王師敗

績于茅戎戎蠻無王皆忍書而不忍於諸侯之無伯哉



哀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師師圍戚

伐君臣稱兵而齊為臣伐君衛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圖父君子

知齊景之不霸而將有亂也張洽集注引許翰

哀五年夏齊侯伐宋

汪氏說見書伐門○定十四年齊宋會于洮宋從齊矣後宋伐

曹執小邾子爭伯也故齊伐之晉伯衰而吳楚越爭於外齊宋

爭於內春秋所以為戰國也直解御纂

哀六年秋齊侯杵臼卒

齊景老而益悖葬南厯時而亂作高國百年之舊族一旦為賊

臣所傾高國逐而孺子死陽生立齊國之命制於陳氏國隨以

亡由景公辨之不蚤辨以至此極亡齊者景公乎家鉉翁詳說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六 齊景圖霸

五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六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七目錄

書朝王如京師書朝書如哀更辨踐土致天子辨

諸侯相朝聘總論

書諸侯來朝各國各總論附後其止一來朝者在本條下

來聘總論

書王使聘魯下聘責天王辨

書列國來聘齊 晉 衛 宋 鄭 陳 楚 秦 吳

王臣但書來不書朝不與其朝辨逆后書來識詞辨

夷狄書來不書朝不與其朝辨日來卑詞辨用夷禮不稱

外臣但書來嘉之罪之辨

王臣以事來者書其事

諸侯以事來者書其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七 目錄

外臣以事來者書其事

王臣不書使當喪未君辨不與其使不書使辨

外大夫不書使識其君不書使辨尊其臣不書使辨予以

無大夫不書使辨權不書使辨非君命不書使辨我無君彼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七

錢唐張應昌

○書朝王如京師書朝書如衰貶辨踐土致天子辨

周制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殷同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

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諸侯邦

交世相朝而已東遷諸侯不臣小國朝大國大國朝盟主而不復朝

天王魯君再朝王所一朝京師皆以晉故非特朝也趙訪

周制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巡狩各朝於方岳以考制度尊天子

一不朝貶其爵再不朝削其地三不朝六師移之周衰禮壞諸侯不

事天子朝聘不入京師無考禮修德尊天子之意矣呂大圭或問

虞周之書諸侯見天子於京師於外皆言朝春秋書朝王所二事雖

出於權而禮則專書如京師一事雖似於正而禮則簡汪克鏗纂疏

天子不錫命采菽詩作諸侯不朝王苑柳刺興自幽王始豈待東遷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七 書朝王如京師

鄭人交惡驟爾朝桓桓桓桓公曰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說其視鄭莊

之來以為幸也嗣是鄭不朝者十年王忿而討戰而敗自此不敢以

朝禮問諸侯禮稱諸侯即位三年入見天子今也文成襄定畢服朝

晉昭踰年而朝晉即位朝王之禮缺矣書稱月正元日觀四岳羣牧

今也僖宣正月朝齊成襄正月朝晉正月朝王之禮缺矣陳則通

經書公如京師一朝王所二魯如此他國可知君臣上下之分特紀

綱禮法維之王朝無紀綱而後政自諸侯出諸侯蔑禮法而後政自

大夫出記曰聘親禮廢則君臣位失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日譚

僖公非能朝王也天子在踐土河陽晉文率諸侯以朝而公亦與朝

也又非晉能尊天子也天王勞晉侯於踐土晉侯致天子于河陽而

因率諸侯以朝也春秋書曰王所而其實著矣成公會晉伐秦道過

京師因而朝焉意不在於朝也春秋曰如京師曰公自京師遂會伐

秦而其實亦著矣二百四十二年書朝王所者二而皆不于京師書

如京師者一而又不以朝無王甚矣春秋所以作也顧棟高實錄

僖二十八年夏盟于踐土公朝于王所

此踐土諸侯也外朝王不書書魯以見其餘陳傅良○先

言晉文致天子而公朝之此讀者不察也邦衡胡氏曰二十四

年天王出居于鄭至是尚在鄭踐土鄭地以天王在鄭故就鄭

地以盟非自京師致天王來也予按經言朝于王所即王之所

在耳居鄭未復其事甚明程端學本○天王不居成周而出

于外三傳遂有下勞晉侯之說學者遂信傳而不稽諸經也經

於僖二十四年書天王出居于鄭自後初不書歸于成周踐土

即鄭地則天王蓋居踐土久矣何下勞之有天王之歸因踐土

之盟也秦凱于王會諸侯以盟于鄭以諸侯朝焉天王因是復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七 書朝王如京師

歸于成周也然則何以不書歸曰冬書河陽之狩則知天王既

歸而出狩也趙鵬飛○王將還入王城因晉獻捷而受朝諸侯

因王在而朝乃天經地義胡氏從穀梁以為非其所者非也義

事考○不書諸侯朝獨書公朝者孫氏以為春秋魯史故但書

公朝是已而義未盡也踐土晉侯先朝而獻俘鄭伯亦先朝而

傳王後至之諸侯亦皆朝如各書晉鄭之朝而合書及諸侯之

朝則屬詞太繁故但書公朝而他可見也至會于溫而後晉天

王狩是諸侯先至而後朝天王矣是時諸侯羣朝矣而亦但書

公朝者蓋前後異書則似以書不書為褒貶而疑於其義故亦

但書公朝而他諸侯之皆朝可知也朱辨義○晉文功之首

罪之魁也楚鄧弼肆一戰勝之使天下猶知有周此晉文之功

也不躬率諸侯以朝天子而屈使就已開後世挾天子令諸侯



之漸此晉文之罪也類棟高○毛氏惠氏辨穀梁見書王所

又冬會于温天王狩于河陽王申公朝于王所

古者天子巡守方伯率諸侯朝于方岳之下此禮久廢今一歲

兩受諸侯之朝晉文但假此以夸諸侯非真能尊天子也然實

誦而名則正心非而迹則是吳說○晉文始入以定襄王誅子

帶爲首務諸侯義之人心歸之用能成其霸業當率諸侯朝王

京師請職事焉乃以臣召君倡爲不度春秋書王狩公朝以明

君臣之分家鉉翁○河陽密邇京師不朝京師而于河陽褻矣

是晉令也晉於一年之中兩帥諸侯以朝雖朝禮未盡春秋猶

有取直御纂○諸侯不朝京師久矣天王出居于鄭不奔問官

守天王勞則一朝王所天王狩則再朝王所一歲中兩書公朝

非子公之朝以著天下諸侯不朝京師之罪也張自超宗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七 書朝王如京師

成十三年春公如京師

公不伐秦豈能朝天子夫事天子也安有挾二事以往哉有朝

之名無朝之誠所謂享多儀儀不及物劉牧○會伐秦道自主

都不得不朝上書晉來乞師下書公自京師遂會伐秦書公至

自伐秦是挾他事以往而非專行之罪著矣蓋曰不因伐秦則

亦不朝京師爾以伐秦爲遂事者明朝王爲重也其辭若志敬

而實志不敬此春秋微辭高問○京師爲天子之居凡朝必至

焉故言如而朝自見若王所則非常朝之所故言朝而不言如

晉徐庭垣○如京師則朝不待言故不言朝踐土河陽稱王所故

須言朝耳或曰書如不與朝也非也內書朝日如郝懿行○愚

按書如自是魯史內適外之辭王所書朝亦是史體當如是若

書公如王所則不辭其衰貶於事中言外可見非以書朝書如

爲子奪也以徐氏郝氏說爲正先儒或云書朝以正其尊王之

名不言朝以著其無尊王之實意不在朝書如以誅其意又與

公朝列國同辭罪其以列國例京師皆求之太過也今酌制節

附傳載外諸侯朝王

○諸侯相朝聘總論

異義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虞夏制也左

氏說十二年八聘四朝再會一盟周制也駁曰三年聘五年朝文襄

之霸制歲聘問朝之屬說無所出鄭元駁五

周官歲問殷聘世朝諸侯相朝聘之禮也昭三年傳曰文襄之伯令

三歲而聘五歲而朝先儒以爲此朝伯主之禮昭十三年傳曰明王

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問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七 書朝王如京師 諸侯相朝聘

以顯昭明於是有十二年八聘四朝再會一盟之說與禮家所錄皆

不同鄭氏以其無所出不從之春秋書來朝三十有五或得邦交世

朝之義或用文襄五歲而朝之制李廉會通僖十

襄八年會邢邱傳曰命朝聘之數朝聘數無可考惟昭三年鄭子太

叔舉文襄三歲五歲之霸令與昭十三年傳所稱天子之制歲聘問

朝問者隔一歲再朝而會再會而盟不同霸令朝聘較天子爲減而

會盟則無限數有事即會有不協即盟此晉文襄私定之制而後君

復申命傳所謂聽朝聘之命以此毛奇

世相朝者五等之君繼立皆求朝往朝也此禮春秋不行大行人鄭

注所謂凡君即位大國朝小國聘者乃春秋之禮非周禮惠士奇

子太叔所言文襄朝聘之制考之春秋惟魯之事齊桓爲合晉文以

後經傳事迹皆不同蓋霸業有盛衰疏數隨時有過有不及終不可



爲定制也趙訪左傳補注卷八

春秋諸侯或附大結好或畏威共命故小國則朝之聘之大國則聘而不朝朝魯者皆小國公如者晉齊楚三大國而已聘魯者齊晉宋衛陳鄭秦楚之邦魯臣所如唯多大國而或及於小國李明復集義引程子註說周禮邦交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謂之殷得中而不過也謂之世終世而一朝也其禮節矣周衰禮壞無禮義之交惟強弱之視以魯事觀或來朝不報其禮或屢往不納以歸無古制矣且列國於天子述職蓋闕如也而自相朝聘可乎胡傳隱十一年

春秋諸侯豈必繼世而朝哉迫疆弱之勢緩大國之討而朝也故朝魯者曹鄆紀滕薛邾杞而已齊晉宋鄭未嘗一至魯庭也魯所朝者齊晉楚而已未嘗一造滕薛之庭也交相朝無有也趙鵬飛經筵書朝聘皆貶其不尊王而自相朝也何異孫十一經問對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七 諸侯相朝聘 書諸侯來朝

五

春秋之初齊魯皆爲望國未有朝於人者魯朝齊自僖十年始朝晉自文三年始至襄而并朝楚矣齊頃以鞏之敗始朝於晉宋之盟屈建令晉楚之從交相見意爲齊而發趙孟拒之而釋齊秦故齊終未朝於楚張尙爰左傳折諸

○書諸侯來朝本朝各國各總論附後其止一朝者在本條下貶朝桓辨以春秋諸侯相朝聘爲禮辨

同來朝各行禮則各書之若穀鄧偕至朝不同日也旅見則累數之

若邾牟葛及滕薛同日行禮是也張洽集注隱十一年

齊晉宋衛未嘗來朝魯者齊晉盛也宋衛敵也滕薛邾杞來朝奔走而不暇者地狹兵寡不能與魯抗也孫復尊王發微同上

滕朝者四杞邾朝者各七曹小邾朝者各五邾朝者二薛紀穀鄧鄆邾牟葛蕭叔之朝各一魯皆未嘗報聘汪克寬纂疏同上

來朝皆小國也畏大國不獲已是以來也鄭人曰曹畏宋邾畏魯也

宋人曰滕薛邾吾役也晉人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不甯惟是鄭畏邾也杞畏莒也紀畏齊也邾畏宋也邾畏吳也穀鄧畏楚也介葛牟畏東夷也春秋錄之悲其無以自存依人以爲安也齊桓始伯曹邾皆列衣裳之會幸也其餘小邾薛杞之屬成襄後稍稍通盟會前此一百二十年無以自見若蕭若介若邾終春秋未得與焉若來朝不書誰知其有國矣春秋悲其無以自存亦幸其猶未亡也春秋之末諸姬垂盡視昔日來朝者獨有區區之滕耳陳則通提綱

曹邾滕杞小邾朝魯爲多杞七朝而止於成曹五朝而止於襄小邾五朝而止於昭邾七朝而止於定滕五朝而訖於哀穀鄧僻陋焉牟旅見羣然而走於桓杞伯姬之子鄆季姬之夫羣然而走於僖曹伯再朝於文小邾子再朝於昭杞紀昏媾薛介比隣邾子仇讐或終始一至或忽禮忽兵春秋諸國何可長也東遷列國唯利是視小國朝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七 書諸侯來朝

六

魯猶魯朝大國也是以齊晉更霸之日曹遂不朝晉悼昏杞之後杞遂不至滕與二邾迄春秋之末猶棲棲兩觀之間式微甚矣馬驥五傳事緯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穀梁諸侯來朝諸言同時也謂別言也若穀鄧累數皆至也滕薛

○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晉使荀庚來聘衛使孫良夫來聘固人臣也魯尙不敢同日而參盟豈有兩國君來朝而

並見耶公志驕矣劉敞意林○伐戴人邾小國皆懼所以來朝劉寶集錄

○不各書來朝而累數之與穀鄧異文是旅見也罪也口講解義

桓二年春滕子來朝見諸侯貶爵門

桓二年秋杞侯來朝公穀作紀

杞當從公穀作紀左氏誤爲杞因下文入杞一事遂生來朝不敬之說杞來朝魯有少不敬未宜便伐其國况杞爵非侯乎蓋



是時齊欲滅紀紀求魯爲之主故來朝耳葉集劉牧

桓六年冬紀侯來朝

左傳見齊滅紀門○夏會鄭冬又來朝紀求於魯至矣卒至滅

亡書之見紀苟焉圖存而魯坐受其朝莫之拯也家鉉翁

桓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鄭侯吾離來朝

公羊何以名失地之君也○穀梁其名何失國也失國何以言

朝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失地所以能

朝者諸侯失地有遂亡而不復者有猶能託於大國而圖復者

其倉卒奔來不暇修禮則以奔接之或從容猶能如平日之過

我則以朝接之苟不失其爲君能以朝禮來見吾安得而絕乎

葉夢得○曲禮曰諸侯失地名公穀以書名爲失國之君於義

爲正葉夢得○左氏曰名賤之也非也侯伯之爵豈小哉劉向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七 書諸侯來朝

書名謂貶朝桓亦非也朝桓不名者多矣不宜同罪異罰方苞

桓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左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杜注諸侯之嫡子未誓於天

子而攝其君則以皮帛繼子男故賓之以上卿○穀梁朝不言

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仇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

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內亦失正矣○世子攝其

君謂會同急趨王命者也今曹伯有疾雖闕朝魯未是急事而

使世子攝焉故云非正楊士○諸侯相朝而攝是抗天子之禮

於諸侯也葉夢得

桓十五年夏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俱稱人而合行禮知其尊卑同孔○愚按以稱人爲貶先儒多

駁之杜預以爲附庸世子安有三國同遣世子邪當從高氏邾

氏說見附庸稱人門

莊五年秋邾黎來來朝

胡傳見附庸書名門○附庸小國與介同稱邾視介猶有禮故

介止言來邾兼曰朝汪克寬○邾至僖七年書小邾子其來

朝五此年及僖七襄七昭三昭十七年也其後復役於宋李康

莊二十三年夏公及齊侯過于穀蕭叔朝公

公羊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穀梁其不言來於外也朝於廟

正也於外非正也○嘉禮不野合朝公于外是委之於野傳○

蕭宋附庸於魯本無朝事之禮時齊桓與公在穀蕭去穀近來

朝伯主因并朝公應○叔蕭君之弟介弟攝君又行禮於野

皆非也吳澄○禮朝聘受於太廟歸美於先君不敢以已當之

也書朝公志公之侈而蕭叔之簡也交譏之顧棟高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七 書諸侯來朝

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

伯姬會公于洮又復來魯蓋爲伯道殷勤也伯姬在魯故杞伯

亦來朝李明復

僖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

公羊與其子俱來朝也○穀梁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

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

道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

姬來朝其子參譏也范注參譏謂伯姬杞伯魯侯也○諸侯之

子本有攝君之禮今杞伯之子幼弱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若

能行朝禮則當如射姑書法伯姬別言來爾孔○是年紀惠公

卒成公嗣位蓋欲託其子於魯也吳○來朝其子者以其子

來朝也子幼不成朝故不曰以其子來朝姬以莊二十五年歸



杞至今十三年子幼可知高誘然○杞惠是年卒葬皆不書是

魯弱杞而廢其喪紀也春秋書之既以譏伯姬亦以著魯受其

子之朝而不會其父之葬也張自超宗○如曰杞伯姬使其子

來朝桓九年曹伯使其子來朝則嫌於伯姬之不來也如曰杞伯姬

其子來朝宣三年齊高固則嫌於伯姬之並朝也故必變文如

是書戴祖啟

僖七年夏小邾子來朝

邾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著其能以爵通社預

僖十四年夏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左鄆季姬來甯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遇防而使來朝

○朝未有言使者其曰季姬使鄆子來朝何惡魯而賤鄆子也

魯爲已汰鄆爲已卑於婦人乎何譏陳傅良○鄆子娶於魯而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七 書諸侯來朝

不敢來朝者微陋不能成禮也僖公因季姬來甯責以不朝故

季姬使之來朝魯後屬鄆鄆卒爲莒滅魯不能存之而惟責其

不朝不仁也趙訪

僖二十年夏鄆子來朝

公羊曰失地之君又云鄆滅在春秋前按入春秋九十年矣若

失地則三世矣猶能躬行朝禮乎劉敞○鄆爲文昭惟此年一

見而已孔○鄆附庸於宋意是時宋襄無道慮其難恃魯爲同

姓望國故求依附黃正憲

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春秋秋公子

左杞桓公來朝公卑杞杞不共也○杞來朝將以庇社稷而魯

反以兵入其國伯姬託子於魯魯不篤甥舅之好國且是破趙

○杞自此不復與我通自城緣陵後亦莫與諸侯會蓋魯于

淮夷矣鄭玉蘭疑

文十一年秋曹伯來朝

左文公即位來見○曹自晉文執曹共不得已而從晉及襄

政衰遂不與諸侯之事文公立附於魯自此復列諸侯公

○曹本從齊宋襄圖之則從宋晉文執之則從晉公

伯朝魯求庇然朝於喪畢以事王者事魯非禮矣御纂

文十二年春杞伯來朝

左杞桓公始朝公也按傳載杞叔姬事顯氏其

文十二年秋滕子來朝

左滕昭公始朝公○曹杞滕相繼來朝皆以公即位也公乃不

修述職之禮於京師無王甚矣汪克齊○滕自宣公見執於宋

而從之二十六年矣昭公嗣立復朝魯宋亂不服爭也季本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七 書諸侯來朝

文十五年夏曹伯來朝

傳曰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古之制也非也周官六年五服一

朝則五年一朝事天子之制不得用于列國左氏據子太叔之

言不知周禮邦交世相朝之禮趙訪○齊伐曹入郕莒畏

齊託於魯季本○事天子之禮曹行之魯受之均罪也御纂

宣元年秋邾子來朝

僖文之世邾屢爲魯虐至是因宣公立而求成然十年公孫歸

父伐邾取繹不朝見伐朝亦被兵小之事大難矣趙訪

成四年春杞伯來朝

左歸叔姬故也○將歸叔姬先來言其故杜

成六年夏邾子來朝

成公即位始朝汪克齊○魯取邾而邾遂朝魯畏也高開



成七年夏曹伯來朝曹宣公

成公即位始朝汪克寬○曹魯兄弟國弱小屢朝而魯不報聘

邦交無禮可見解義○曹征役上同衛鄭朝覲則下比邾莒

戰寧伐鄭救鄭無敢不從此其名與鄭衛同也而勢實不支故

鄭衛未嘗朝魯而曹屢朝之此其實與邾莒比也趙翼

成十八年秋杞伯來朝

左杞桓公來朝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

成十八年秋邾子來朝

左邾宣公即位來見○晉悼新立厚於魯杞邾相繼來附季本

○儀禮疏見嗣君踰年書爵總論

襄元年秋邾子來朝

邾宣去年朝魯今襄公新立故復來季本○獻可杜氏曰春秋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七 書諸侯來朝

小國朝大國凡書皆諱之豈可曰禮愚謂天王崩魯襄公在喪

邾子來朝而曰禮乎程端學

襄六年秋滕子來朝

左滕成公始朝公○滕久不朝今以晉睦於晉託庇耳季本

襄七年春邾子來朝

左始朝公也○宣四年平莒及邾則邾近莒小國十六年邾伯

姬來歸則嘗結昏於魯故宜公爲之伐莒成七年吳伐邾邾成

八年晉以邾事吳伐之今晉既會吳于戚於是始來朝趙翼

襄七年夏小邾子來朝

左小邾穆公始朝公

襄二十一年冬曹伯來朝

左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即位喪○喪畢不朝京師而朝宗國非

禮記集說

襄二十八年夏邾子來朝

左邾悼公來朝時事也○邾自晉執其君魯取其田益微弱矣

至是悼公來朝高閌

昭三年秋小邾子來朝

左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

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從之○

邾雖累從晉列於諸侯而不失事大之禮本魯附庸故耳季本

昭十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左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芣穆公賦菁菁者莪

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魯既卑矣小國猶有朝者晉亦

卑矣諸侯猶有往者不異其君畏強臣耳直解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七 書諸侯來朝

昭十七年秋邾子來朝

魯自庇不暇何暇庇人邾與小邾來朝無益矣趙翼○魯邾

昏姻國襄七年之後久不來今魯婚吳畏吳求庇也季本

定十五年春邾子來朝邾朝止此

去年來會未成禮故復來朝未幾奔魯之喪卑屈甚矣家鉉翁

哀二年夏滕子來朝諸侯來朝止此

哀公新立故滕頃公來朝自襄六年成公來朝七十有三年不

朝矣中間惟我襄公定公之喪兩會葬而已微弱甚矣趙翼

滕薛來朝論

滕朝魯者六自隱至襄滕以赴見經者三隱七年滕侯卒宣九年滕

七年赴者其詳未嘗來朝來朝隱桓者其詳不見書卒宣九年赴者

即來朝文之昭公成十六年赴者文公也不朝於魯其後朝襄公而



與襄同三駕之會者成公也悼公在位二十五年不朝於魯昭公失政故也朝哀公者頃公也滕近魯不可不朝薛自朝隱後不復朝魯

杞來朝論

杞朝魯者五母來朝子者一愚按桓二年來朝者紀也非杞趙氏仍舊誤列入今變之莊二十七年伯姬與子來託其子於魯是為成公即位後不朝魯僖二十七年其弟桓公來朝杞雖先代後而微於滕薛盟會皆序滕薛下入春秋即為昔伐其後非城緣陵以遷之國幾亡於淮夷其來朝求庇也而魯豈能庇杞者乎伯姬託子庶幾魯篤甥舅之好也當其身國且見破况後世乎僖公賢君且不念姑姊妹况他君乎而僖之末年伯姬又來求婦小國之結於大國類如此亦可哀矣文十二年桓公來朝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七 書諸侯來朝

三

悼夫人故城杞又使魯歸杞田於是杞文公來盟自杞桓後稍能自強既昏於晉世從盟主征伐雖不朝魯而終春秋魯不敢侵暴之矣

紀來朝論

紀來朝二紀近齊而娶於魯齊鄭襲紀再來朝以謀齊難請王命求成于齊公告不能既而紀女為王后魯主其昏蓋魯為紀謀必不敢滅王后之家爾齊僖猶知有王其子強橫卒亡紀國魯無如何也

曹來朝論

曹來朝四世子來朝一桓九年射姑始朝即莊公也其後三世不朝魯以方從齊桓盟會也兩朝文公者曹文朝成公者曹宣負芻不來朝朝襄公者曹武自後六世皆不朝魯曹國於晉宋衛鄭之間自從齊霸即班莒上鄭下其事魯如此於諸大國可知而文十五年齊入其郭討其朝我其後卒滅於宋當時小國之不幸而已

邾來朝論

邾本魯附庸而國疆隨公為蔑之盟既而為宋伐邾桓八年伐邾十五年邾與牟葛同朝十七年又盟于越既而及宋伐邾故僖文之世不來朝僖伐邾者三文伐邾者一而後邾亦伐我宣公之世小國朝魯者皆不至而邾獨釋怨來朝時諸侯皆事晉而宣事齊邾子穆且齊出也故獨來朝後又朝成繼好邾宣既立即來朝明年又來朝嗣君蓋自宣以來再世無間於魯也臧紇救鄆侵邾敗于狐駘邾年叔孫豹如邾聘且脩平邾人間我有齊官之難伐我晉為梁梁之會為我故執邾子邾悼公立復與齊更伐我晉既圍齊再執邾子取邾田歸魯而邾自是不敢窺魯矣齊慶封來聘明年邾子亦來朝邾莊公立三十四年不朝於魯邾快黑肱相繼來奔定三年莒比蒲邾子來會公明年又來朝隱桓之世其曲在魯以眾暴寡也襄之初年其曲在邾特齊也邾既削而其臣多叛定哀之間邾雖卑事魯而三家強暴無所不至非有齊吳之救則邾滅矣

小邾來朝論

小邾者邾別封未命已來朝既命又來朝後閭肅世乃朝襄公而伯主會盟征伐無役不同矣昭三年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不可則當時大國之接小國一崇一卑在其好惡而已昭十七年又一來朝而止如知武子宋仲幾之言小邾蓋服於齊宋也以上皆趙訪屬辭

○來聘總論

禮小聘曰問使大夫大聘使卿名見於經是卿也穀梁楊疏隱七年諸侯邦交成相問殷相聘周道也書聘不書問畧小事也葉夢得傳同上邦交殷相聘殷之為言中也聘義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聘禮曰小聘曰問久無事焉則聘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鄭



氏以比年小聘為歲相問三年大聘為殷聘近之矣然大聘不必限以三年也以無事之聘為無盟會之事有故之聘為宋災之類則因事命使亦謂之聘禮之小者名之為問故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私而不升不郊勞禮之所記止存聘義聘禮而畧問禮舉大以見小也此周制見於經者然鄭游吉言文襄之霸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異乎古矣葉夢得春秋考卷十四

諸侯於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所以致其恭其於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所以致其愛春秋朝聘不入京師相與結歡者數大國經復考禮一德尊天王之實也但連衡以相比周耳呂大圭政問歷七年古者邦交禮簡入春秋時比周相結使命日煩齊桓漸復反正晉文季本私考信信之末年大夫之交政列國者紛紛無制矣三十三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七 來聘總論 王使聘魯

聘禮大要欲相厲以輕財重義俾民作讓聯錫舅之情篤兄弟之好字小事大之意即寓其中春秋時眾暴強陵就魯而言大國有聘無朝小國有朝無聘其來往者緣一時之私無報施之道當時所述或云三歲而聘昭三年鄭或云歲聘以志業昭十三年或云諸侯即位小國朝而大國聘襄元年各以意為辭非復邦交舊典矣萬壽大學春秋隨筆

○王使聘魯 書下聘黃天王辨

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按周禮問問以諭諸侯之志是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王制疏引存類省聘問五者君之事也春秋何以獨書聘天子撫邦國一歲徧存三歲徧類五歲徧省而無聘問蓋存類省常也聘問非常也聘與問一事大日聘小日問則問亦聘矣此聘所以獨見也葉夢得傳曲禮曰諸侯使人問于諸侯曰聘而大行人有聘問禮典瑞主璋以

類聘則天子使人問諸侯亦謂之聘王制稱諸侯之於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則諸侯使人問于天子亦謂之聘穀梁曰聘諸侯非正誤矣張大亨五禮例宗

書公如京師者一臣如京師者七而天王來聘者八見天下無王而王室衰替也孫覺經解

書天天下聘責諸侯不朝之罪也隱之史策不書遣使如周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是未嘗朝也一不朝貶爵再不朝削地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而遣使聘焉王失威福之柄矣二百四十年書公如京師一朝於王所二卿大夫如京師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三歸服一贈葬胡傳隱九年四則問於他邦及晉楚齊秦之大國又可知矣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七 王使聘魯

猶足重文官以後周衰尤甚禮文不足結諸侯也呂大圭或問卷四桓王聘魯五惠襄定各一自定以下無下聘者矣桓王屢下聘此周室之衰也定王而下浸微不復下聘此周室之極衰也又卷十二聘隱桓者桓王東遷諸侯不共王職王室乃屢下聘聘而猶不享觀於是求聘求車之使莊公再主王姬之昏莊王錫命桓公信王無使至魯襄王時僖兩朝王所而王使冢宰三公來聘於是魯始聘京師則以晉文之伯也文公之世襄王錫公命歸成風賈會葬故不復下聘頃王匡王無使至魯定王徵聘宣公乃使仲孫蔑如京師明年王季子來報聘成公之世魯不會定王之葬而簡王向來錫公命靈王景王無使於襄昭定公之末敬王使來歸賑而已趙訪屬辭凡伯南季仍子家父不過大夫猶可也宰周公以三公之重王季子以介弟之尊而下聘禮益瀆矣隱僖得聘猶可也以宰糾而聘桓以



季子而聘宣寵亂賊矣李廉會通

天王來聘常事可以不書然諸侯抗天子而不行朝禮但見天子懷

諸侯而修聘禮則爲非常事不可不書矣張自超宗朱辨義隱九年

諸侯朝而王聘正也諸侯不朝而王聘非正也比事以觀天王之失

道魯之不臣自見顧棟高賓禮表

黃氏震曰諸儒多以諸侯不朝不貶爵削地而反下聘責天王不思

是時周衰甚矣此何異父祖垂絕不責不孝子孫之不養而反責長

者之祈哀趙氏鵬飛曰王室微弱諸侯強大天王豈得已而下聘者

秋扶王室豈有反責天王之理書王來聘所以誅魯之不朝耳穀梁

以非正責王朝者非張尙瑗梁折諸

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先儒據之以爲天子聘諸侯之禮今考

大宗伯及行人此文皆上連朝宗親遇會同下承殷顓實指王見諸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七 王使聘魯

侯與見諸侯之使鄭注朝宗親遇會同就王見諸侯言聘煩就王見

諸侯之使言則時聘謂諸侯聘天子非天子聘諸侯也然天子使諸

侯亦有之大行人又云問問以諭諸侯之志是也不曰聘而曰問尊

卑之別也東遷王室既卑聘問下同列國春秋因事書之以著其衰

高斯大學春秋隨筆

愚按諸儒以爲春秋責天王者固非然王聘之非正亦不貶自見穀

梁說未可竟廢也故彙纂兼用之至時聘之禮先儒多誤解萬氏據

周禮考辨甚精又分晰禮經謂天子有問無聘亦甚確核並存之據

葉石林張大亨所考則問固亦稱聘也

方氏說見周易交際門總論

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程子謂諸侯不朝不能正其罪而反聘之王失道矣張洽謂隱

十年中王使三至魯不報聘書之以罪魯二說當兼用見九年

隱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以五年一朝計之公當再朝而乃不朝而天王一賄一求二聘

焉著王使之勤所以責魯不朝之罪趙鵬飛○宰咺祭伯凡伯

南季接踵魯庭而公不朝平王武氏子來求聘又不奔喪會葬

桓王即位又不入覲隱桓之罪大矣張洽集注莊克寬纂疏

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弑逆王不能討而聘之是崇亂也劉敞傳

桓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傳雖不言聘蓋爲將伐鄭而遣告魯孔

桓八年春天王使家父來聘

五年中三聘魯而隱桓未嘗一朝并未遣一使傷周責魯之意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七 王使聘魯

隱矣程端學本義○命魯主婚也魯爲紀謀納女於王趙鵬飛

僖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左周公問來聘辭備物之饗○魯未嘗朝京師第因與晉會盟

朝於王所而已襄王不能正王制而下聘焉已失道矣况遣冢

宰乎陵夷其矣程端學本義○三公兼冢宰乃坐而論道之大臣至

貴重者也其可薦幣於諸侯之庭乎黃仲炎通說○自莊二十三年

祭叔來聘之後不書王臣下聘者四十餘年蓋齊桓尊王人殊

王世子不盟宰周公其尊周之意明故王臣無下聘之文至僖

公三十年而宰周公來聘者蓋晉文兩致天王盟王子其仇周

之跡著故王臣行下聘之事呂大圭或問

宣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左劉康公來報聘○宣公不朝於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



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終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之母弟來王靈益不震矣○定王始則徵聘於魯繼則厚賄於仲孫終則命貴弟來報王不能自尊矣故來聘之書止於宣公汪克寬

附傳載周聘外諸侯僖十六年內史叔與聘宋

○列國來聘

書諸侯來聘三十一齊五晉十一宋衛各四陳鄭秦吳各一楚三魯秉禮之國受同列朝聘而尊王禮闕書以示譏也表本汪克寬

趙訪曰傳釋列國之聘有三一結好二結盟三通嗣君今考結好而聘者有報若莊二十五年陳女叔來聘冬季氏如陳是也結盟與通

嗣君而聘者不報禮薄與交聘異也朱鶴齡讀左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七王使聘魯列國來聘

五

齊晉於魯大國也宋衛陳鄭敵國也吳楚秦荒服之強也強大勢足以陵我比肩勢足以抗我故其交我止有聘而無朝重耳與霸在位不久此禮未舉歷襄及靈晉霸中微魯方勤齊交晉頗簡成公時數被齊難方堅晉之好三年晉遂來聘則以魯奉事之謹答其意也是後晉一於事晉故晉之聘禮驟多於齊而齊之聘魯不過襄二十七年一聘而止至陳則在隱文莊僖之間交通中國其後晉制於楚禮文疎絕故莊二十五年一聘而止鄭以小國介乎晉楚左右脅迫故於諸侯禮文稀闊暨悼公與霸鄭歸服中國特於襄五年來聘也衛宋兩國自文宣以來至襄昭之間始有聘禮蓋前此者二霸迭興諸侯一心從霸盟會薦舉信好敦固不待聘問而相親也後此者霸業不競諸侯攜貳雖盟會之禮且猶墮廢况玉帛之使乎若吳楚秦三國楚以莊九年始入春秋欲結諸侯與齊為抗故二十三年始來聘

中更二霸挫其鋒銳二霸既沒楚復窺中國至文九年復修聘以求諸侯及晉悼卽世平公不能修先烈以張中原襄二十七年遂擊諸侯委於楚是以三十年又來一聘吳自成七年躡楚之蹤傲睨天下諸侯病楚假吳為援故吳得交通諸侯此襄二十九年所以來聘也秦則僻居遐壤罕接中土故自信以前無聘問之文及文公時交結諸侯初修聘禮皆逞志以結諸侯也沈棻

齊來聘五

齊聘魯五年之再來齊僖糾合也歸父之來晉襄未定也國佐之來齊頃叛晉也慶封之來齊景爭霸也皆出私情然春秋初齊猶加禮於魯桓霸後魯聘齊二十一而齊聘僅三至視魯卑矣李廉曾通

齊僖聘魯者再一結艾盟一致夫人故魯皆不答聘齊昭來報聘一齊靈與魯齊惠受賂立宣公其結援以私而不交聘齊頃來報聘一齊靈與魯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七列國來聘

三

有怨朝聘禮絕齊莊立魯修好而莊不報因齊伐晉而魯為晉侵齊故也齊景立乃來聘通嗣君趙訪齊魯交聘論曰召陵以後魯始事齊未始事晉謂諸侯不能抗齊也城濮以後魯始事晉而又事齊謂齊權猶可抗晉也蓋以後魯之事齊寢簡事晉寢繁謂晉伯足以弱齊也入東周來魯甚持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齊兩遣介弟來而不報齊猶媚魯魯無畏乎齊也二鄭二幽諸侯授齊以伯魯獨晏然無事於齊大夫行李不出疆場者七十餘年召陵之役震動中華僖七年季友如齊則我聘齊之始也十年公如齊則我朝齊之始也繼又友往聘焉公往朝焉當是時諸侯靡然從齊小白卽世諸侯無所統屬聘問不相往來城濮之役重耳繼起諸侯再合而魯之望走又在晉矣然而魯猶未也踐土之會雖從於晉襄仲之聘不之晉而之齊則魯未忘情乎齊也蓋齊魯皆東



諸侯然齊大於魯親於魯伯國遺威餘烈猶足動人魯不能無畏之也晉文朝死國子夕來此豈尋常聘問之比哉將以現魯召魯也魯之役晉人得志魯且不畏晉而朝齊文公即位元年先遣穆伯往告於齊次年公始如晉而猶忌於齊也亟納幣於齊以自託十有五年齊執單伯我告於晉而晉不問齊侵西鄙我告於晉而晉不救遂背晉事齊而立宣之謀又於齊乎請公如者五大夫如者七齊惠挾其大有造於魯晏然受朝聘而不報至易世國佐始來鞏之戰齊爲晉弱魯始折節事晉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謂不往齊晉我必甚僑如龜勉於十有一年之行齊蓄憾於魯忌晉不敢發者三十二年晉悼末年乃數致怨於我叔老之行蓋亦昔遣僑如之意歟襄昭定往聘各一何昔密而今疎也昔之事齊謂齊權猶足抗晉而今反見弱於晉謂齊權足以庇魯而今不能自庇其國我又何必數數然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七 列國來聘

三

故隱桓之世齊魯敵也莊始從齊者也僖始事齊者也文宣事晉復事齊者也成襄昭事晉而半事楚者也定哀則事吳越矣陳則通提綱

隱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結艾之盟

桓三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致夫人也○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杜注經書聘傳

言致夫人是行聘禮而致之也孔疏○齊僖親送女至魯竟又使

貴介弟致之見其愛女之至情之私非禮之正也吳敬業

僖三十三年春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報公子遂也或謂晉文沒齊欲主盟而修好也黃震日鈔○前有取

穀之怨晉既霸公子遂聘齊解讐結好越六年歸父來吳敬業

宣十年冬齊侯使國佐來聘

國武子報季孫行父之聘○宣公親如齊弔喪公孫歸父繼往會葬而行父歸父又皆如齊一年之間君大夫接踵在齊齊不

得已僅一報聘應觀魯十二公求媚大國未有如宣公之甚者

也戴溪○一歲之間公與大夫五如齊齊不得不一來聘雖在

喪忘哀失禮不顧矣然亦或欲伐莒而來謀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二十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景公即位通嗣君杜注○齊靈莊時魯久受兵患今通好家鉉翁詳說

晉來聘十一

晉景來聘二一尋盟一言伐鄭晉屬來聘洩盟一晉悼來聘四一拜

朝一通嗣君一拜公之辱一拜師晉平來聘三一命公討衛一拜城

杞一韓起爲政而聘頃公來聘通嗣君一自景而後始來聘魯文襄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七 列國來聘

三

之伯雖受魯朝聘而不報也趙訪屬辭

魯朝晉二十一聘晉二十四而晉使之來十有一荀庚卻雙聘而遂

盟以大夫伉也士變以伯令徵也惟成十八年至襄十二年悼公復

伯以禮親諸侯故十餘年來聘者四外此惟昭二年韓起以禮來若

荀吳黨叛臣而徵諸侯士執責牢禮則非禮之加甚矣顧棟高大事表

晉魯交聘論曰古之大夫聘問不出境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春秋

之初諸侯聘問尙簡大夫不得通外交春秋之中諸侯聘問寢繁大

夫始得藉外權春秋之末外交愈固外權浸重而大夫皆得爲內患

春秋之義卿非君命不越境祭伯之來王臣始焉內大夫猶未有交

乎外者自莊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大夫外交於是始然是時聘

問尙簡外交之迹易見也屬有齊晉之事行李之命無月不至假聘

行私皆得遂其外交之謀而沒其外交之迹矣季孫專魯始終倚晉



之大夫爲重文公之世其微也成襄之世其著也至昭公則衰盛而不可禦也晉襄卽世宣子執晉柄而行父適來他年齊侵之告卒能轉移諸侯之師於扈之會微行父之力不及此仲遂主齊立宣公魯卿不往晉者十七年宣公卽世移向日之主齊爲今日之主晉者行父也行父內專政於魯外取功於晉六年新田之賀實行締交大國十年成公如晉晉以公貳於楚執之及歸猶使卻鞮盟公不信我公之朝乃獨信行父之聘自此魯國之權操縱於季孫矣若邱之辱僑如之諸實爲之行父之歸范文之言實獎之晉重季孫而赦魯也非重魯而赦季孫也嗚呼行父猶可繼是而宿繼是而意如魯尙足以爲魯哉八年士句以聘幣來九年以聘幣報范文有功於季武之父季氏往報於范文之子季氏范氏之交始合矣荀偃爲政使叔孫往而請代范齊句爲政季孫乃親往拜師季氏范氏之交始厚矣邢邱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七 列國來聘

三

之會我襄公在晉不使公敵晉侯而使季孫敵晉侯則季孫之權重於公而公已失位矣豈特昭公失國之可歎哉嘗謂襄公以前晉之君敵晉之大夫也襄公以後魯之大夫敵晉之大夫而晉魯之君不與焉當成公而有荀庚卻鞮士燮之聘當襄公而有荀偃士句士魋之聘或因公朝而晉以大夫聘也或因晉大夫聘而公朝也公之與大夫敵也二十六年荀吳之來遂敢以召公爲辭魯幾爲晉之鄙邑矣以大夫敵公猶可自二十九年之士鞅以後公且不得儕於晉之大夫矣韓起爲政來告既享於公復飲酒於季氏何爲哉公以弔少姜而見辭季氏致辭乃與之公以取年襄而見辱季孫往謝乃享之公以取卿故而見止季孫十六年之行乃受之公屢朝而屢不入季孫屢聘而屢受季孫自此心無君矣然猶忌叔孫昭子也士鞅之來愛一牢而取憎大國越一年而使叔孫往果見執焉意如之謀巧矣

公孫于外不討不令之臣反使荀躒會焉荀躒私焉范氏中行氏皆意如之匹也昭公欲歸又可得耶嗚呼若邱之執釋行父者范氏也平邱之執釋意如者荀氏也適歷之會私意如者又范氏之使荀氏也昭公失國之由由季孫之藉外權逼公室也蓋諸臣莫強於三家三家莫強於季氏仲孫之聘晉三其事簡也叔孫聘晉者五豹婚之爲臣忠也季孫之聘晉十有二則有主范主荀之實罪不可掩也不特此也宋樂祁主范鄭伯石主韓衛孫林父善晉大夫諸侯之大夫皆季孫也晉君弱六卿強擁虛器於上而朝歌晉陽之事起晉君亦昭公也又其甚也陪臣執命三家大弱梁嬰父董安子之名疊見于傳季斯仲忌如晉誰使之也春秋於此終矣

東則通提綱

成三年冬晉侯使荀庚來聘

左來聘且尋盟○魯君親朝而大夫報聘齊晉皆然非獨晉爲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七 列國來聘

三

盟主之禮然也當時大小強弱之勢如此張自超宗朱辨義○又見聘

而遂盟門○汪氏說見下昭二十一年

成八年冬晉侯使士燮來聘

左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

成十一年春晉侯使卻鞮來聘

左氏日報聘且蒞盟然則經何以不云來盟邪劉欽權衡○又見聘

而遂盟門

成十八年夏晉侯使士句來聘

左范宣子來聘且拜朝○公朝始還聘使繼至晉悼之下諸侯

肅矣呂本中集○魯天下望晉爲盟主而肆非禮于魯故諸侯

多離心晉悼初立公卽往賀告至未幾聘使隨至非復前日止

公不見公之氣象矣洪咨夔春秋記



襄元年冬晉侯使荀息來聘

左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

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魯公即位之初朝聘

於外有之鄰國未有先來聘者獨襄公為然晉悼屈已以交諸

侯當次鄭之役晉侯衛侯次於戚謀而聘晉耳戴義○二國來

聘左傳以為得禮杜氏為說以通之曰王赴未至也當時諸侯

朝聘不避天王之喪久矣杜氏之說亦臆度之見爾牛運震傳

襄八年冬晉侯使士句來聘

左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於鄭○成公末年至襄十二年

四聘晉結與國不亦厚乎宜悼公之得諸侯也汪克寬纂疏

襄十二年夏晉侯使士魫來聘

左來聘且拜師前年伐鄭○悼公之待與國有禮矣初年謀霸不敢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七 列國來聘

輕動諸侯之兵必使來乞師至今服鄭又使來拜師以大役小

不以勢行由始迄終一以禮接故願為之用也洪咨夔春秋說

襄二十六年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左為孫氏故召諸侯討衛中行穆子召公○林父據戚晉黨叛

臣戌之衛伐戚殺晉戌不自反而謀討衛倒行逆施矣家鉉翁詳說

襄二十九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拜城杞也○拜城杞則私情之不足令諸侯可知李康會通

昭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告為政而來見禮也○前此晉聘未嘗以上卿執政將命今

韓起來蓋晉伯衰欲以嘉好結晉汪克寬纂疏○來聘告為政此見

當時君弱臣強之漸諸侯即位則告政鄰國為其繼先君而修

舊好也今大夫乃行諸侯之禮呂祖謙左傳說○昭公嗣位來聘亦以

諸侯朝楚恐貳於楚故執政大臣出聘以固結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二十一年夏晉侯使士魫來聘書聘止此

晉頃公即位通嗣君杜注○即位五年始出聘伯業既隳無求於

諸侯故修好不急趙鼎鑄左傳○左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

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魫士魫怒魯人加四牢為十一牢

○禮好不結而求財無度聘義亡矣春秋自是不復志聘呂本中集

許翰○晉自韓起聘後不遣一介行李者十九年幸而士魫來

乃責加牢於禮外豈惟卑魯實君命之辱也周官行人之職上

公九牢諸侯七牢鞅大國之卿何得逾諸侯強恣甚矣洪咨夔春秋說

○二十三年晉執叔孫舍蓋原於士魫之怒也晉之聘魯十有

一始於荀庚終於士魫始則仇而要盟終則怒而責禮汪克寬纂疏

○即位久乃修聘霸業既隳六卿爭權邦交不暇及也直解御纂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七 列國來聘

○晉昭拒公於平邱又公朝而不得入又止公歷三時而歸無

禮甚矣晉頃即位魯不朝聘而士魫來正釋怨修好之時也願

減禮而激怒士魫以致往朝又不得入其後晉執行人昭公失

國而兩次乾侯在外七年皆意如之絕公於晉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衛來聘四

成公來聘一成公見執於晉魯僖為請於王得歸既服於晉國勢稍

安而武子來拜僖公之賜故魯不報定公來聘尋盟一衛獻來聘新

君七年報之林父旋來尋盟凡尋盟之聘皆不報趙鼎鑄左傳

太如之子惟周公康叔為相睦而入春秋贊幣不交者百餘年何乃

闊略如是隱桓時舍婚姻之國未有書聘者也齊伯與而陳始聘晉

伯與而衛宋鄭始聘諸侯交聘皆非邦交之常役役於伯主耳自晉

文以來晉數有憾於衛晉文之季年成公不朝而衛見伐衛人報之



而卿見執以百餘年間之衛一旦甯子來豈無意邪此時魯睦於晉數會晉君晉卿將藉魯以介於晉也故十三年公如晉衛侯遂會公於齊也新城以後衛又於晉為睦我反不如之昔也衛藉魯以事晉今也又為晉以致魯宣七年之冬將為黑壤之會則春使良夫來盟焉宣之季年魯不能堪於齊而始自歸於晉斷道之盟我公與焉衛侯與焉始私要結以謀齊矣越明年而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又二年而晉魯衛之大夫戰齊於鞏則良夫來盟之意非耶我成公三年良夫又聘則鞏戰之餘也衛良夫來晉荀庚亦來胡巧相值也我襄公即位之元年晉悼之次年也衛子叔來晉荀庚亦來胡巧相值也蓋衛在晉之宇下行李往來詳其動止而與之俱耳七年我季孫報子叔之聘衛林父拜武子之言大抵晉親而魯衛亦親也設或衛從楚而魯聘之則晉疑於魯魯從楚而衛聘之則晉疑於衛疑則禍生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七 列國來聘

主

魯衛各保其邑之不暇何暇自相聘邪衛之來聘者四來盟者一魯獨使季孫一往報之兄弟之情薄報施之情忘矣抑吾於衛聘之始終而有感焉甯子來聘成公復國之後也衛有甯子之聘而國始安孫林父來聘獻公失國之先也衛有林父之聘而國始危季孫之往報豈衛之幸哉良夫傲慢為臣而君已不逃叔孫穆子之所料繼是而來魯者再其結於魯者深識者已懼其異日公孫剽何為者邪林父又何為者邪又加季氏焉二豎之黨合也二豎黨合而獻公失國之禍成矣異時晉會于戚謀定衛君其君則前日聘魯之人也其與晉之臣則魯衛之二豎也獻公之得居夷儀者幸也

陳則通

文四年秋衛侯使甯俞來聘  
文公時倍公之烈猶在故同姓則衛來聘異姓則秦來聘變夷則楚來聘惜文公不能繼業也

高限

集註○衛自孔達為政侵鄭伐

伯主晉會垂隴將伐衛陳侯為之請成執孔達以說而後得免自是甯俞代為政明年晉遂歸孔達其夏衛侯朝晉至秋而來聘事大睦鄰以安社稷蓋皆出俞之謀所謂知也

吳澂

交伐之後即會伐沈之師而又聘甯俞謀國之忠也

張自趙宗

成三年冬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左來聘且尋盟○又見聘而遂盟門

襄元年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公即位故

襄七年冬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左拜武子之言尋孫桓子之盟○又見聘而遂盟門

宋來聘四

其公來聘一一通嗣君仲孫蔑往報之一聘其姬故魯不報平公來聘尋盟一元公即位通嗣君一

趙訪

宋魯交聘論曰宋魯春秋之望國也宋王者之後魯周公之後齊晉二伯先結宋魯而後可以圖諸侯蓋卑於齊晉而隆於衛鄭陳蔡者

也魯於衛鄭陳蔡邦交闊略

春秋無魯魯蔡交聘之事文六年以後無魯蔡交聘之文鄭聘者一魯迄不報衛

獨一往

宋來聘者四來盟者一魯聘宋者五其禮相當何也其初出於晉魯視宋之謀其後乃成宋魯交聘之實盟宿遇垂魯首親宋

輪平而後黨鄭仇宋十五六年宿生既沒會宋于虛于龜駭合復離

未始有成盟也桓文迭伯同列衣裳之會未始有特聘也文十一年

襄仲如宋魯豈肯屈意先下於宋哉厥貉之役楚謀弱宋宋及楚平

於晉罪也魯方睦於晉衛雍之盟襄仲與晉盾深交此聘蓋觀宋從



致女宋魯之交始固繼又宋聘我二我如宋三宋魯之友會密昭二十五年叔孫如宋而宋不報公在外不獲報也元公不願昏姻宋元季平子之外姊爲公如晉見宋公內魯君而外賊臣之義焉宋人生子又妻平子爲公如晉見宋公內魯君而外賊臣之義焉

魯之交皆不偶蓋魯秉周禮宋亦善守先代故也陳則通提綱

成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通嗣君也。宋入春秋未嘗來聘文十一年公子遂雖往而宋不報也華元之來其爲其公謀昏張本乎汪克寬纂疏引王孫。晉宋

衛相繼來聘以三年春同會伐鄭故也吳棫年譜。去年晉衛同來聘今茲宋來聘公親如晉報明年仲孫蔑報聘于宋獨於衛無

報豈非畏晉而卑衛邪戴溪講義

成八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聘其姬也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七 列國來聘

三

襄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杜。餘見聘而遂盟門

昭十二年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通嗣君也宋元公。魯使卿會宋葬故嗣君逾年卽遣聘不顧忘喪卽吉之嫌張自超宗朱辨義

鄭來聘一

鄭聘魯一通嗣君也終春秋魯未嘗聘鄭趙訪

魯鄭交聘論曰魯鄭東周舊好也自鄭語來盟後桓十冠蓋不入魯

者百四十其始來之使書人隱六其繼來之使書名隱八其又

來則鄭君之責介弟也蓋春秋之初諸侯姻魯雖齊君兩遣介弟來

猶不報也宜鄭於魯厚也至齊伯而鄭逃盟遂勤新城之圍晉伯而

鄭貳楚遂煩秦晉之師幸城濮一戰楚不敢爭者十五年狼淵之役

鄭貳楚遂煩秦晉之師幸城濮一戰楚不敢爭者十五年狼淵之役

鄭及楚平辰陵以後南北兩屬當是時鄭人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

待來者何暇修聘諸侯以百四十年間閭之鄭一旦子發將命胡爲

來哉虎牢大城鄭人懼晉雖澤之會鄭始決意從晉子發之來將藉

魯以介於晉也故是年會戚陳鄭伯與焉然則諸侯邦交大抵役

役於伯主故也抑魯有鄭人之事五隱桓之間輪平歸祊來盟鄭方

結齊而致魯以從齊也襄公時子發來聘鄭欲結晉而藉魯以從晉

也定公時及鄭平叔還如鄭泣盟鄭又結齊而魯反藉鄭以從齊也

召陵侵楚以後諸侯怨晉定七年齊鄭盟鹹倡叛十年我及齊平會

夾谷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藉鄭從齊之意瞭然矣石門之事再

見矣吁春秋之初天下無王齊鄭之罪也而魯次之春秋之末天下

無伯齊鄭之罪也而魯次之陳則通提綱

顧氏說見下陳聘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七 列國來聘

三

襄五年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通嗣君。來聘僅見此以悼公之盛諸侯之睦也李康會通。魯

鄭兄弟素無仇怨自語來盟百四十年不通好者何也或以伯

主爭鄭魯師多從因以有隙至此來聘者豈鄭之執政者賢將

堅以內屬故受伯主之盟通兄弟之好耶張自超宗朱辨義

陳來聘一

陳魯交聘論曰陳於文公以前來聘者一往聘者二而其後絕筆何

也齊伯之後女叔來聘季友報之是時陳有弊齊之功楚無爭陳之

事陳從會盟征伐通聘問焉楚圍陳納頓陳幾折入於楚踐土如會

執玉帛以從諸侯我文公六年行父不忘先子之志聘且結好焉魯

之待陳猶前日也自楚宋伐陳見於傳晉盾侵陳見於經陳已懷南

北之志辰陵會而楚盟之事作鄭役逃歸而晉討之又絕陳始決然



南面於楚矣魯陳交聘止于文公之年者陳貳於楚故也陳則通

陳邴楚故止一聘魯在莊公之世荆楚未盛之前鄭懼楚故亦惟一聘魯在晉悼之時諸侯方睦之日顧棟高大事表

莊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書諸侯交聘之始

左始結陳好也○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來聘而友

報之杜注○雖其君使之實出其臣之私意大夫交政中國始此

黃仲炎通說○此錄齊桓之功也桓公糾合諸侯謀其不協王帛之

使盛於中國陳役於楚而邴宋衛齊桓主中國則陳不知有楚

患嘉好之使接於我焉志陳之聘我中國諸侯見矣莊存與春秋正義

楚來聘三秦來聘一吳來聘一變書法進夷狄辨

楚秦吳來聘論曰齊桓之伯華夷之界嚴聘書荆人盟書屈完楚君猶不見經也齊桓之後有書楚子使椒聘秦伯使術聘吳子使札聘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七 列國來聘

三

者矣蓋自齊之盟孟之會諸侯以中國許楚其後椒之聘始不得以

夷狄待楚溫之會翟泉之盟諸侯以中國許秦其後術之聘始不得

以夷狄待秦鍾離善道數會諸侯又以中國許吳其後札之聘始不

得以夷狄待吳伯主諸侯以中國許楚秦吳春秋安得以夷狄絕之

邪雖然著君臣之辭而臣猶未書氏也宋之盟伯主以天下諸侯授

之楚晉趙武楚屈建兩大夫列於諸國之上無所差等則遠罷之聘

其不以當時大夫列之乎前此楚聘不報今則叔弓旋往純用中國

報施之禮矣不惟卿聘焉公且往朝焉且椒聘在晉君少安之日術

聘當楚人抗伯之時吳札楚罷又諸侯盟宋之後椒術姦雄札罷材

畧乘四方之多虞以觀上國其謀豈淺淺邪嗚呼齊孝宋襄啓楚者

也晉文啓秦者也景厲悼啓吳者也平以霸授楚者也歎齊桓之不

復見也陳則通提綱

莊二十三年夏荆人來聘

楚成即位欲窺上國故來聘趙汭○楚三來聘而浸強故書法

三變說者以爲漸進之按楚大夫書名書氏自嬰齊會蜀已然

挾來威魯以臣仇君亦予而進之乎謂著楚之浸強者其說近

之秦術吳札亦同顧棟高大事表

文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

晉文襄之盛秦楚未嘗得以爵通至是椒聘書子術聘書伯雖

曰能成禮而列國無伯可傷矣李廉會通○稱君稱使益以文物禮

儀接中國矣椒術札不氏猶鄭伯使宛之例爾向也書荆人繼

也書子書伯書使然大夫猶不氏也至於遠罷書氏矣是夷狄

之浸強也呂大圭或問○顧說見上

襄三十年春楚子使遠罷來聘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七 列國來聘

三

通嗣君○公踰年在楚郊敖即位報之高閌集注○魯以君行楚以

大夫聘桓文所行乎列國者自宋之盟楚行霸主之禮矣張治集注

○報公朝也小朝而大聘猶曰僭也內朝而外聘不更辱乎楚

以齊晉之待魯者行於魯宋之盟爲之也御纂直解○顧說見上

文十二年秋秦伯使術來聘

李說呂說見上○歸穉稱秦人九此已稱君大夫矣汪克己纂疏

襄二十九年夏吳子使札來聘

左通嗣君也杜注餘祭遣札而後死札六月到魯未聞喪孔疏

上書聞弒吳子此書吳子使聘文不隔月吳魯相去遠非君死

之月命臣故杜以爲通嗣君通餘祭嗣也二十五年餘祭立至

此始通上國吳子既遣札而後死札未及聞喪故行吉禮札去

後吳告喪告以五月被弒故追書在聘上○諸說見書吳門顧



說見上○吳窺上國故來魯後雖服吳然有職貢而無聘趙訪

錄傳載外大夫聘周

成十七晉師至

僖十三年齊仲孫汲

錄傳載外諸侯相聘

僖十四年晉平鄭聘秦

宣十四年楚申舟聘齊

成十年晉糴穀如楚

成九年楚公子辰如晉

襄二十四年晉師至楚

又鄭公孫揮聘晉

襄二十四年鄭子西聘晉

昭十九年楚令尹子瑕聘秦

襄三十一年吳屈庸聘晉

昭十九年楚令尹子瑕聘秦

昭七年鄭子產聘晉

昭十九年楚令尹子瑕聘秦

昭二十六年齊公孫青聘衛

昭十九年楚令尹子瑕聘秦

昭二十六年齊公孫青聘衛

昭十九年楚令尹子瑕聘秦

昭二十六年齊公孫青聘衛

昭十九年楚令尹子瑕聘秦

昭二十六年齊公孫青聘衛

昭十九年楚令尹子瑕聘秦

昭二十六年齊公孫青聘衛

昭十九年楚令尹子瑕聘秦

昭二十六年齊公孫青聘衛

昭十九年楚令尹子瑕聘秦

昭二十六年齊公孫青聘衛

昭十九年楚令尹子瑕聘秦

昭二十六年齊公孫青聘衛

昭十九年楚令尹子瑕聘秦

昭二十六年齊公孫青聘衛

昭十九年楚令尹子瑕聘秦

昭二十六年齊公孫青聘衛

昭十九年楚令尹子瑕聘秦

昭二十六年齊公孫青聘衛

昭十九年楚令尹子瑕聘秦

昭二十六年齊公孫青聘衛

昭十九年楚令尹子瑕聘秦

昭二十六年齊公孫青聘衛

昭十九年楚令尹子瑕聘秦

昭二十六年齊公孫青聘衛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七 列國來聘王臣但書來

三

隱元年冬祭伯來

○王臣但書來 不書朝不與其朝辨 逆后書來議詞辨

左祭伯來非王命也○來未有無辭者無辭為稱則但書來祭

伯無天子之命而私交與介狄同文陳傳良○大夫非君命不

越境所以杜朋黨之原周室衰微典禮浸廢畿內諸侯得以誣

上行私交於鄰國而況外諸侯直書曰來以正其失王元杰○

其曰來則不奉王使而自來於魯初不知其來為何事但著其

私交而已乃公曰來奔穀曰來朝夫春秋書事必以其實來奔

來錫命來會葬來求車求金無不據事直書並不敢有隱諱於

其間也毛奇○非朝非聘故直書曰來先儒謂不與其朝非也

王朝卿士豈肯降列而朝於魯觀祭叔之來以聘為名則祭伯

祭公之非朝可知矣方也○如朝也蕭叔朝公則書之如睦也

南季來聘又書之此直曰來而已知非朝聘和楚行○穀梁伊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七 王臣但書來 夷狄書來

書

桓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矣朝與奔不足究也牛運

愚按程子云祭公受命逆后而至魯先行朝會之禮故書來而

以逆后為遂事責其不虔王命而輕天下之母諸儒多從之趙

氏訪則以書來書遂為非議詞與諸說異而論甚通見昏禮門

方氏苞意亦同見王臣不書使門張氏自超謂書來以著魯為

紀謀之由更合情事見齊滅紀門

○夷狄書來不書朝不與其朝辨 日來卑詞辨 用夷禮不稱

僖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冬介葛盧來

左來朝舍於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時公冬以未見

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杜注不稱朝不能行朝禮○公羊何

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穀梁曰其曰來卑也非也卑人葛人

亦可謂卑矣何以得言朝哉劉敞○趙子曰啖云不於廟受故

不言朝此說是也葛盧但為事而來本非來朝所以不廟受故



直書來爾陸渙○介狄皆東夷小國不言朝夷狄不能以朝禮

見魯不廟受也趙訪○不見公而亦書者魯人喜來遠人特屬

書之魯頌所夸准夷獻琛即是其事又○先儒謂不言朝公在

會也然冬時公在國何以亦不言朝則杜注是劉紹攷○夷無

相朝之禮故祇書來與白狄同舊說謂其用夷禮故不稱朝非

是毛奇齡○按劉公是孫莘老謂不言朝不與其朝外之也亦非

○春秋之法自外至者書來介葛盧白狄也蓋聖人之意凡曰

來者皆以不來為善也孫覺○春秋書夷狄來者二葛盧白狄

是也介則先來而後侵中國白狄則先伐中國而後來然則夷

狄來中國必有所窺伺也程端學○介葛盧來遠人服也魯

僖喜大故名故詩頌蠻夷率服然介之再至實啟侵蕭之禍黃

炎通○葛盧來如果來朝何以不行朝禮如果行朝禮何以不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七 夷狄書來

書朝觀後書介人侵蕭則知葛盧之來實非來朝必有不睦於

蕭之事赴訴於魯也微國相侵可以無書則葛盧之來亦可以

無書然而春秋書之者以罪魯不能靖小國之紛而喜介之附

己受介之偏辭而介果逾年有侵蕭之舉也張白超

襄十八年春白狄來

不言朝不能行朝禮杜○春秋會戎盟戎則有諷介狄之來則

無絕也家登翁○按劉公是謂不言朝不與朝也外之也未是

○孫胡趙毛說見上

○外臣但書來嘉之罪之辨

閏元年冬齊仲孫來

左仲孫湫來省難○書來譏也仲孫之來覲魯也將因人之難

以為利所以病齊桓也陳傳良○閏公編書三子之來皆特筆

也季子高子之來著國人之喜而仲孫止書來則春秋所諷也

李廉○不書來盟來聘直書曰仲孫來其無名以來可見矣桓

為伯主魯國有難起而正之猶反手也落姑之盟僅能復季子

而夫人慶父之志未可知也仲孫之來未有以甯魯也則其來

者為無名魯國之望歟焉呂大圭○傳言其情曰省難史錄大

體但言來比而觀之齊桓不早平魯亂以致閔公再弑其失自

見趙訪○事不可書故但言來又○胡傳云不稱使而曰來者

見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以桓公不能討賊為

使臣不以禮仲孫不能勸君討賊為事君不以忠此皆過刻之

論非春秋本旨黃仁胡○左氏以其省難嘉之胡傳以其不能

勸齊桓討賊罪之以請討責仲孫人臣之義固當如是但寬於

待季友而謂書季子為賢之嚴於論仲孫而罪其不能請討是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七 外臣但書來

所謂室中失盜不責家人而責路人者也季友以公室至親能

斷於未發難之牙何愛於己行逆之慶父使匍匐齊廷以告是

時齊桓方親魯以合諸侯未有不聽者落姑既盟宴然來歸而

國難再作友有罪焉舍季友不責又嘉之而苛責仲孫誤矣然

左氏以為嘉仲孫亦不然也書慶父如齊書盟於落姑書季子

來歸書仲孫來著魯人縱賊與齊桓之不能討賊也張白超

宣五年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反馬也○何言乎高固之來譏也子叔姬來可也高固來不

可也嫁女者父母在則歸甯大夫非君命不越竟齊高固及子

叔姬來專行之辭也劉敞○內女非夫人不書歸甯此以高固

親行反馬非禮書趙訪

○王臣以事來者書其事



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聘

桓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俱見書求門

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文元年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成八年秋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俱見錫命門

文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文五年春王使召伯來會葬

俱見凶禮門

文五年春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七 王臣來書事

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尙來歸賑

俱見書歸門

○諸侯以事來者書其事

莊三十一年夏齊侯來獻戎捷

傳說見獻捷門○齊桓身下諸侯以圖伯假獻捷而至或云使

人來非也使人當書齊人若卿來當書名氏安得書齊侯趙訪

襄三十一年滕子來會葬

定十五年邾子來奔喪滕子來會葬

奔喪會葬諸侯於天子之禮也諸侯則遣人弔喪會葬而已春

秋諸侯以事天子之禮事大國故魯宣奔齊惠之喪晉楚皆賞

止魯君送葬魯鄭以此事齊晉邾滕亦以此事魯趙訪

成九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外臣以事來者書其事

隱八年春鄭伯使宛來歸祔

成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俱見土田書法門

成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成十六年夏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成十七年秋晉侯使荀息來乞師

成十八年冬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俱見書乞師

宣五年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見昏禮門○孔疏謂因聘而逆非也果爾宜書聘不言逆直解

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七 諸侯來書事 外臣來書事

見書納幣

僖二十一年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見書獻捷

○王臣不書使當喪未君辨 不與其使不書使辨

隱元年冬祭伯來

傳曰非王命也釋其不稱使杜○若王使來當云天王使祭伯

來聘亦如天王使凡伯來聘今以自來爲文明非王命而私行

也疏○公羊曰何以不稱使奔也曷爲不言奔王者無外故不

言奔案周大夫無不言奔之義陸清辨疑引侯助○按

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聘

公羊何以不書使當喪未君也○來求三武氏子毛伯皆以當

喪不書使惟桓十五年家父求車書使李廉○不稱使聽于冢



宰之時發命者非王也方苞直解○彙纂駁當喪未君說見下文九  
桓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公羊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昏禮不稱主人者謂天子雖尊不自爲主人也左氏莊十八年號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不言王使而曰號晉鄭使之逆此不稱主人之明證也祭公何以來乎周制天子與諸侯爲昏使同姓之國爲之主魯以周公之後爲王主禮其來舊矣家範翁詳說○穀梁謂不言使者不正其以宗廟大事即謀于我也非也若譏天王言使不更昭著乎陸績集傳引趙匡○不稱王使者正以使迎非王事魯既命迎則王自不當再命且春秋逆女不一從無稱君使者皆禮不稱主人而胡氏云王不書使責其使三公爲非禮非也毛奇齡傳○吳氏澂曰此過魯而問婚期也問期因而往逆未嘗復命于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七 王臣不書使

而遂往故書遂非譏私行也劉敞謂不與王之使祭公故不稱使非也方苞直解○趙氏訪陳氏遷鶴說見昏禮門○愚按書來不書使趙氏方氏從公羊昏禮不稱主人之說證以家氏所攷確有明徵故從之而以爲不與其私交及駁公羊者皆刪之

莊二十三年春祭叔來聘

穀梁曰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趙氏曰非天子之命耳豈謂責其外交而去使字也愚謂春秋言使則受天子之命不言使則爲外交也尋穀梁不與使之意乃似孔子去其使字以譏其外交誤矣陸績集傳三傳辨疑

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左氏云王未葬也杜云雖逾年而未葬故不稱王使非也諸侯逾年尙稱公王者逾年不宜反不稱王毛伯來求金非王命可

知也書顧命曰伯相命士須材此則冢宰當國之文矣劉敞直解○

踰年不書王命三傳謂之未葬故也夫未葬踰年不稱王命則桓王七年而後葬其間何以書王命乎張大亨五禮例宗○人君即位

未踰年先君雖葬不稱君既踰年雖未葬稱君古之制也全襲

王雖未葬而頃王即位既踰年矣毛伯來求金何以不稱使以毛

伯受命之時王未踰年也逮正月然後至魯故不得以王命書

張大亨通訓○公羊曰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

即位未稱王也三年然後稱王陸氏淳駁之曰前後例踰年即

成君言三年非也所駁是已然以不稱使爲當喪未君胡傳仍

用之豈諒闇之禮踰年得稱王而猶不關涉政事邪僖九年會

葵邱宰孔致襄王之命一則曰天子使孔再則曰天子使孔何

邪考顧命康王之誥以冢宰命行事者惟未受冊命之時耳既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七 王臣不書使

罕

受冊命則羣臣陳戒即稱天子而王亦即目稱子一人是即位

以後冢宰雖攝政未有不奉王命而行者也彙纂

襄十五年春劉夏逆王后于齊

胡傳謂不稱使不與天王之使夏非也凡稱使外諸侯之辭也

故魯臣聘盟逆女無書使者王事不得從外諸侯之辭故與內

辭同惟王臣來魯必稱使所以別於祭伯祭叔之私來也方苞直解

○外大夫不書使譏其君不書使辨 尊其臣不書使辨子以

無大夫不書使辨非君命不書使辨 我無君彼

隱二年秋紀履緌來逆女

公羊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

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此不言紀侯使娶繻而

成八年書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者蓋昏禮不稱主人主人謂



靖也卿為君昏侍者必稟君母之命婦人之命不得通於鄰國若卿自來非君所命故裂繻不言使也其無母者臣無所稟不得不稱君命故公孫壽言宋公使也孔○方氏苞高氏濶然說異見昏禮門成八年

莊六年冬齊人來歸衛俘

蓋使人來也不書使某者其人微也以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之文知之也書法與鄭人來輸平同葉西

閔元年冬齊仲孫來

杜氏云非齊侯命故不稱使非也若仲孫無君命而來是私行也大夫而謀諸侯禮乎若以不稱齊侯使即自來者楚屈完豈亦因事私行者乎劉敞○此來窺我非使於我也故不書使而止書來高閔○高子仲孫皆季友以兩臣相見不以使禮見君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七

王不書使外大夫不書使

聖

故不稱使趙訪○胡氏以不書使為譏齊桓非也非聘非盟而書齊侯使仲孫來非屬辭之體也直解○此齊侯使之也何以不言使來則有事也何以不書事齊侯之使仲孫以為省難又因以規國則所事不可言也所事不可言則亦不得言使也牛○愚按以上三說皆是劉原父曰不言使譏也桓公知魯之可憂而不知使仲孫之非也誠憂之何問焉仲孫知魯之可親而不知存慶父之非也誠親之何待焉交譏之與胡傳同病程子曰齊侯使來省難仲孫勸其君以甯難親魯上不書使見仲孫安魯之功下不書聘見齊侯窺魯之心見李明復亦據傳為說未合經體高抑崇曰窺我非使於我故不書使即方氏牛氏之說而二說尤明

閔二年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曰不稱使我無君也非也慶父出奔僖公已立此僖公之盟也何謂我無君乎穀梁曰不言使不以齊侯使高子也非也尊有功之臣不繫於其君豈春秋意邪劉敞○不稱使者齊侯使來視魯而未定盟高子至而後結盟也張洽○仲孫高子其來非私來也其盟非專盟也齊侯使之而不言使者不持國書不將君命故不言使也先儒總以不稱使為責其君稱氏稱字稱子為子其臣故左氏撰為魯可取乎之語胡傳用公羊之說謂齊桓使高子將南陽之甲以謀其國皆不然也桓方圖伯以大義示天下伐山戎以恤燕卻狄以救邢而豈苟於乘亂以取魯哉以理言之則周公之祀非齊桓所敢殄以勢言之則七百里之國非一戰所能井非特賢明之君不動取魯之心即智謀之士亦不建取魯之策而謂齊桓不審時度勢而欲取之哉左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七

外大夫不書使

聖

氏浮夸不足信也張自超○不言使正謂盟出於高子而非受命於小白與楚屈完同也若謂高子有功故不以齊侯使高子則凡功利之臣掠美自專其君皆不得而制豈春秋之法乎葉夢得○不書齊侯使胡氏謂權在高子非也齊桓既聽仲孫之謀務甯魯難而親之矣公羊稱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城魯正與桓存邢恤衛之事同豈如胡氏所云哉其不書使舊史據國人為文也故高子仲孫皆不以名見葉西○高子屈完不稱使先儒謂權在二人不盡然也春秋所重者名分所爭者體統若書曰齊侯使高子來盟是尊齊侯而卑我公非體也若書曰高子使屈完如師盟于召陵是尊高子而卑齊侯亦非體也使者上臨下之詞聖人不使強齊得臨我宗邦荆蠻得臨我方伯此崇體統重名分之大義也至魯衛兄弟之國要約



時相通使大夫來盟無所嫌故孫良夫可書使袁婁之盟卻克大夫也齊侯君也君可臨大夫且齊臣與晉臣體敵故國佐必書使陳遷鶴紀疑○按此說最得

僖四年夏楚屈完來盟于師

穀梁傳見來盟門○楚子遣完如師以觀齊屈完觀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完來盟為文杜注○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曰與不穀同好如何屈完曰君惠微福於敝邑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則屈完之為也不言使制在屈完也得傳○公羊曰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非也楚使屈完來覘師不使屈完來受盟盟者屈完之為非楚子所使也大夫不得敵君今乃尊外裔之臣以當霸主豈春秋之義哉義夢得公羊傳○公羊非也桓公盟主雖楚子自來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七 外大夫不書使

聖

猶不可仇矧屈完乎程端學辨疑引陳岳○傳謂此前定之盟非也果前定則當書使或書乞盟直方苞○不書使者完受命如師未受命盟也高謝然○不稱使公羊以為尊屈完劉氏辨之極是穀梁以為權在完胡傳因之李氏廉謂與齊高于來盟同以齊桓之使高于本欲覘魯之成敗楚成之使屈完本欲觀齊之強弱高乎至而安魯屈完至而服齊春秋所以獨以權與二子也非也完之來蓋楚君臣定計使來盟若齊桓不許其成乃不得不一戰耳張氏治以為若書楚子使屈完則一同中國君臣之辭故不書楚子使者嚴內外之分也趙氏然則使宜申獻捷使叔來聘何以一同中國不嚴內外之分乎蓋楚畏諸侯之師不敢抗而又恥於城下之盟故屈完之來不曰寡君使下臣聽命於執事祇若完自來者是以不書使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愚按葉石林傳

引左氏文以證制在屈完則穀梁說未嘗不是惟李氏謂春秋特筆子屈完則非也至陳介石張彝歎見解獨別而甚得情事並取之陳說見上齊高子

文十五年春宋司馬華孫來盟

為公子鮑結援私來不稱使趙訪○不書使非奉命而來也苞直○何休曰不稱使者宋無大夫按司馬即大夫之官華孫即大夫之名何謂無大夫乎劉敞○張氏說見來盟門顧氏趙氏說見宋大夫書官門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七 外大夫不書使

聖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七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八目錄

君大夫適外書如總論

公外朝奔喪送葬書如

內大夫書如諱奔書如辨因聘行私事不書其事罪之辨

公外如非朝則直書其事

內大夫外如非聘則直書其事

內大夫以事出不書如不稱使辨諱私行辨

書外諸侯相如難不言會辨書如非朝辨

書公至不書公至致前事後事義辨致會致伐義辨備禮

征幸其歸善其事罪其行辨桓會離會惡事會夷狄不至

正辨

內大夫被執得歸書至不書至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八目錄

君大夫外如在道而復事畢事未畢辨不至而復內辭辨

君大夫反國書還書還善辭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八

錢唐張應昌學

○君大夫適外書如總論

來則稱朝聘往則稱如內外辭也吳激

內適外曰如如往也故上下內外通言之然外諸侯大夫來魯朝聘

皆明書之魯朝聘他國皆但言如者內辭也程端學本

內朝聘但書如始行則書之未成禮之辭也據魯君如晉至河而復

者六魯臣如京師如齊不至而復者各一始行不果彼國必成其禮

故但書如諸侯來朝皆成禮而後書故書來朝也趙汭

春秋諸侯朝聘大國不朝聘天王魯君再朝王所一朝京師皆非特

朝大夫如京師四皆非特聘書魯朝聘曰如諱其朝聘也陳則通

內朝聘皆書如以為國惡而諱之也如者無名之辭也魯十二公未

嘗特朝京師是無王也君不朝而使大夫聘則抗也不朝王而朝齊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八 君大夫適外書如總論

晉則失位也聘列國勤於京師則無等也故皆書如以志其出之無

名州公天子三公齊鄭強國豈肯行朝禮於曹紀以是知如者無名

之辭也方苞直解莊

愚按書如自是史體內適外之辭以吳趙及徐郝說為正徐郝說見

陳鐵山以為諱辭方望溪以為無名之辭亦通然己是言外所見之

義而非正義矣至以為罪其以列國例京師者似太過

○公外朝及奔喪送葬書如

公出朝會奔喪皆書如不言其事史之常也宣十年

朝者下奉上之辭也外諸侯來朝則書來朝錄實也公朝于齊晉楚

但書如不書朝避卑也會葬奔喪亦下奉上之辭也外諸侯來則書

來會葬襄三十一年來奔喪定十年錄實也公往會葬奔喪但書晉侯

儒卒公如晉公至自晉不書葬晉景公成十年書齊侯元卒公如齊公



至自齊宣十不書奔喪避卑也成十一年

公朝他國皆書如若又有故則書故納幣親社之類是高閔集注

東遷諸侯不朝王室而朝伯主經書公朝王所者二如京師者一皆

因事而非特朝二百四十年無特朝京師之事而書公如齊十如晉

二十一如楚二由魯以知天下諸侯之不臣矣抑魯公之不朝王不

特係王室盛衰而亦係魯國輕重焉春秋甫降齊伯未與魯視諸侯

為強四十一年間未嘗有事他國之禮齊伯既與魯何役不會何盟

不同三十二年間亦未嘗有事朝伯國之事自僖十年移事周之禮

而事齊魯取輕於諸侯矣僖公即世晉人遽以不朝來討則慢魯之

始也蓋自文之二年移事齊之禮而事晉魯取慢於諸侯矣昭公如

晉見止者二見辭者四書疾者一蓋自襄之二十八年移事晉之禮

而事楚魯取厭於諸侯矣周公伯禽之後為望國龜蒙曼釋之封為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八 書公如

不小公車千乘之賦為不弱輕而至於慢慢而至於厭皆魯不能秉

禮之過也抑魯公之如齊晉楚不特係魯國之輕重又係世運之升

降焉僖之朝桓乃會於葵邱之明年王室之卑而齊霸之崇也文之

朝襄乃戰於彭衙之歲齊伯之絕而晉伯之續也宣公之世事晉蔑

如是時楚莊圖伯於南齊惠結魯於東晉方懼楚不敢敵齊晉伯之

小弱也晉悼方與伯業猶競盟宋以後則楚執牛耳矣外而陳衛如

楚內而魯衛如楚至於章華落成楚大夫敢於有魯侯之召則晉伯

之已去也如齊其初也如晉其次也如楚其末也其初知盟主而不

知有天王其末知蠻夷而不知有諸夏可慨已蔡陳則通提綱

僖十年春公如齊

書公如齊十四桓莊四書如皆非朝此為朝齊之始李廉○莊

十三年柯盟魯已服齊莊公惟因昏姻一再如齊自此不至齊

幾二十年桓公伯業未盛不責朝禮也今公始朝齊見於葵邱

之後伯體漸肆諸侯不朝天子而朝伯主自此始矣張治○僖

公兩朝齊桓事伯主也末年一朝齊昭繼前好也宣公四朝齊

惠以篡立求援也吳澂○春秋之初必小國乃朝大國鄭伯男

也齊嘗以其不朝執其大夫則桓公始伯舍小國未有朝齊者

至盟甯母諸侯官受方物明年而公子友如齊盟葵邱明天子

之禁明年而公如齊蓋桓公制朝聘之數於是始趙訪

僖十五年春公如齊

用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之禮矣張治○杜預何休謂合

古五年一朝之義非也周制諸侯世相朝汪克寬

僖三十三年冬公如齊

公本事齊逮晉伯而受盟今晉文卒間晉而虐邾懼晉而改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八 書公如

齊因齊聘而朝之以自託也高閔張○天王聘不往朝國歸父

來乃躬報謝不貶自見家鉉翁○天王以三公冢宰下臨非常

之禮也公不入覲拜寵而使公子遂報聘又以二事出焉齊卿

來聘常禮爾大夫往答可矣而躬往朝之悖甚矣汪克寬

僖如齊三三朝伯主一繼齊好也春秋諸侯以小朝大隱桓

莊之世小國朝魯而魯未朝大國當時國皆齊等也桓霸之

初未遑定制莊公三如齊皆以事行至僖七年公子友如齊

十年公如齊十三年公子友如齊十五年公如齊合三歲而

聘五歲而朝之法蓋齊霸既成盟於甯母始定其制以為諸

侯朝伯主之禮僖十七年桓公卒故僅再朝而已晚年一朝

齊昭修好晉文伯業甫定故僖公未嘗朝晉趙訪

文三年冬公如晉公及晉侯盟



三年朝晉與成襄定同諸儒並主二年先朝諱不書之說舍經從傳經愈晦矣高謝然釋經

文十三年冬公如晉

左朝且尋盟

文如晉二朝伯主也晉文霸時僖公與踐土之盟溫之會嘗使大夫一聘一拜田而弗朝聘齊圖婚而不通晉好至文公喪畢始如晉五年公孫敖如晉六年行父如晉襄公卒後公一如晉朝靈公十五年行父以齊難如晉者再而晉受賂不克伐齊公遂舍晉而屈於齊矣傳曰文襄之霸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豈文襄舉齊桓之典而主盟日淺故有不盡從其令者乎趙訪屬辭○按二年朝晉以盟○高氏程氏駁傳二年如晉說見內盟不目其人書及門二年及晉處父盟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八 書公如 四

宣四年秋公如齊

一歲三聘而又亟朝謹事大國以自固也高開集注

宣五年春公如齊

左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經雖諱止公之跡而踰時書至自齊比事觀之其實亦不可掩汪克寬集注

宣九年春公如齊

有母喪而行朝會非禮范甯○會黑壤而懼齊來討公子遂聘不卒事故公急往朝之雖冒忘哀即吉之譏不顧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宣十年春公如齊

比年朝齊求悅強大益黑壤取怒於晉既不會扈又不曾晉成之葬惟恐晉人來責而勤事齊以望援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夏公如齊

左為齊奔喪○不言奔喪者尊內也何休不言朝聘何休○齊侯卒而奔其喪是以事天子之禮事齊也高開集注

宣如齊五四朝一奔喪公德齊惠定其位謹事之晉伯中衰遂不朝聘於晉晚歲不悅齊頃背齊好晉反覆皆私也趙訪屬辭

成三年夏公如晉

左拜汶陽之田○宣成既除喪而朝不施之王而施之齊晉春秋譏焉家鉉翁詳說○去年八月取汶陽田不速往拜者以有楚師也至冬不往拜者懼晉怒其盟楚也會師伐鄭以解晉而後往拜之假拜田以朝晉於是遂事晉焉宣公終身朝齊成公終身朝晉至於宣奔齊元之喪成奔晉孺之喪後先一轍辱亦甚矣張自超宗朱辨義○自文十三年朝晉至成三年始復朝中歷二十七年而晉不見討者以晉靈不以諸侯為事而楚莊暴興晉方與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八 書公如 五

秦構難宣公謹事齊晉休於秦楚之合而齊魯之黨比在所不問也至齊頃構怨將乞師於楚以伐齊會楚莊卒乃改用晉師一勝而改事晉使非羣之功魯將改其事齊者事楚矣顧棟高大事表

成四年夏公如晉

連歲如晉以晉即楚故也高開集注○晉景見公不敬勝齊而驕也公歸欲求成於楚而叛晉以季文子之言而止甚矣成公中無所主也始與晉伐齊而勝當與晉睦未幾率先諸侯受盟於楚猶幸晉人無討故連年如晉以救前日置盟之過一不為所禮又將叛而即楚張洽集注家鉉翁詳說

○公去年如晉拜汶陽之田今年如晉或以取汶陽田而棘人不服故也高氏以為嘗即楚故然目會伐鄭後晉已釋然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成十年秋公如晉



左公如晉晉止公使送葬○宣奔齊元之喪成奔晉孺之喪成之事晉同宜之事齊矣宣奔喪返國再遣會葬之卿何其各有禮也晉胡爲於成之奔喪而又止之送葬以辱之哉齊元卒於四月宜卽於其月如齊五月而至晉孺卒於五月成至七月始如晉是必成本不奔喪晉怒而假貳楚來責以致成之奔喪成然後如晉而晉因以止公送葬也則左氏謂晉人以爲貳於楚止公之說爲有據矣張曰趙宗朱辨義○此與宣十年夏四月如齊皆奔喪也春秋有書外侯來奔喪者而內奔喪不書以內辱沒之乃國史體也然沒其事而不沒公如以公行必書也而晉止公送葬亦沒之以外事可略也然則文二年及晉處父盟云沒公如而詳其事顯與此背其爲三傳之誣信矣高樹然釋經

成十八年春公如晉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八 書公如

晉悼新立朝嗣君

襄三年春公如晉

左始朝也○卽位三年雖成公之喪既滿而齊姜之服未終蓋受晉之聘已逾兩年久而不報獲罪大國豈得已哉張自趙宗朱辨義

襄四年冬公如晉

左聽政且請屬郕○公至是纔七歲爾奔走道路所謂國君道長不得已也汪克寬纂疏引王孫○連年往朝若是之數蓋爲郕故豹請未許而公往請之邪張自趙宗朱辨義

襄八年春公如晉

左朝晉且聽朝聘之數○文襄之伯令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襄以後晉德少衰朝聘無準今悼復伯故公朝晉稟其多少如公朝者蓋亦非一晉故爲會以命其數蓋亦同文襄也李蔭主會通○公

嗣位甫八年三朝於晉晉悼立未十年魯君四朝倍於諸侯事天子五年一朝之制悼公改命朝聘之數亦知過矣汪克寬纂疏

襄十二年冬公如晉

左朝且拜土觴之辱○大國聘卽自往拜是公無辱歲也左氏以爲合禮過矣陸道辨疑引趙匡○公於晉悼無歲不曾伐會盟三年初朝四年八年及此年無事則皆朝未有一歲寧居張自趙宗朱辨義

襄二十一年春公如晉

左拜師及取郕田○附晉之強取田而往拜是邦交以利不以義矣汪克寬纂疏○倍取濟西田使卿拜賜成取汶陽襄取郕田親往拜賜受霸主尺寸之惠不忘如是而奕世襲封乃忘所自未聞遣一介至京師也汪克寬纂疏○晉悼之世公四如晉以公之朝

爲重也平公立己六年公始如晉終平之世公僅一朝昭立而朝平者二其一危晉所辭至河而返而魯臣之如晉九政自大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八 書公如

夫出不以公朝爲重也御纂直解○圍齊取郕田已三年至此始

往拜者蓋魯猶患齊淵淵盟而聘問通然後朝于晉張自趙宗朱辨義

襄二十八年冬公如楚

左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舉魯以見其餘也曷爲不書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凡舉魯以見其餘者天下之辭也公朝於王所公如楚皆天下之辭也見王伯之盛衰矣陳傅良傳○楚靈伐吳不得志兵威可知非特義不可辱勢亦不足畏也公朝之無識甚矣朱朝瑛畧記

成襄如晉者九朝盟主也襄如楚者一晉楚之從交相見也成公元年爲齊故威孫許及晉景盟赤棘二年會晉師敗齊晉由此復振諸侯叛者皆服之魯自是專事晉矣成公朝景



者三四年之朝晉侯不敬公歸而欲結楚叛晉季文子不可而止蓋以齊既朝晉厚齊則薄魯也十年弔喪晉厲新立疑公貳於楚止公公受盟而歸晉悼立公聞其賢往朝甫歸而士句來拜朝襄公即位晉又先來聘故公朝悼者四三年始朝四年聽政八年聽朝聘之數蕭魚之役晉來拜師十二年公復往朝晉悼待諸侯有禮故公謹事晉也晉平爲魯故圍齊削邾田歸魯故二十一年公如晉拜師末年晉楚合成二國之從交相見公遂朝楚晉伯日衰華夷相亂矣趙訪屬辭

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傳說見公如書復門

昭五年春公如晉

左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昭公如晉七至晉見止者一及

春秋屬辭例編卷八 書公如

河而不至者五惟此年善往返然以莒人之怨幾不免辱傳見公至

蓋習威儀之節而不知禮之本也莊克寬

昭七年春公如楚

左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遺啟疆曰臣能得魯侯來

召公○以朝聘往猶辱况以臺榭之樂往乎鄭王

昭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

見公如書復門○趙訪曰慈本從公如晉故不書非劉炫不告

廟之說朱鶴齡議

昭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見公如書復門

昭十五年冬公如晉

左平邱之會故也○平邱公不盟而大夫執往朝不納辱亦甚

矣○又往朝畏大國不敢以爲恥也吳敵○公屢爲晉卻以季趙鵬飛

正故也今晉方釋季氏無所庇故聽公一朝焉趙鵬飛

昭二十一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見公如書復門

昭二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見公如書復門

昭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如齊求納而不能故復居鄆季本

又 冬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朝齊者一會齊者一齊無以爲公謀故明年求於晉趙鵬飛

昭二十八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

昭二十九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

春秋屬辭例編卷八 書公如

見魯公孫齊書次門

定三年春公如晉至河乃復

見公如書復門

昭公朝晉者一如楚者一昭定如晉至河乃復者六皆朝也

晉衰已甚然世伯之威不敢不朝楚靈之召亦不敢不往

公朝晉平不納辭弔少姜也三朝晉昭再不納再朝晉頃復

不納則以晉魯之臣專橫也孫齊之後又再見拒晉人知有

季孫不知有公也定公受國季孫見卑於晉固宜趙鵬飛

○內大夫書如詳奔書如辨 因聘行私事不書其事罪之辨

外大夫來聘書聘內大夫出聘不書聘蘇轍所謂禮成在外未可必

於我是也趙鵬飛

書內大夫出聘旨有四有以見簡禮者公子遂如京師叔孫得臣如



京師之類諸侯不朝而使大夫聘也有以見詔禮者公孫敖如晉繼書季孫行父如晉之類煩而不節也有以見大夫專命者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之類非君命而行也有以見大夫私行者公子友如陳公孫茲如牟季孫行父如陳之類託君命以遂其私也黃仲炎通說文六年愚按凡因聘而娶不書其事御纂直解云私事不足書是也汪氏克寬謂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季友私交則書其事信五年公孫茲如牟文六年季孫行父如陳文七年公孫敖如莒洩盟成八年公孫嬰齊如莒昭二十五年叔孫舍如宋因聘與盟而逆則不書皆所以謹私交也蓋因公事而行私事則不書私事罪其不當託君命以遂其私無公事而專行私事則直書貶自見其說非是

僖三十年冬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聘周聘晉之始

左東門襄仲將聘於周遂初聘於晉○非禮也天子至尊非諸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八內大夫書如

十

侯所得抗僖與襄王交聘抗執甚焉故曰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以惡之孫復尊王發微○王臣五聘矣未有以

三公下聘者今襄王以晉文兩合諸侯朝之於是以三公下聘

非特聘魯也晉齊以降皆歷聘耳魯以公子報聘而遂如晉是

以事鄰國之禮事周也趙鵬飛經筵○魯本欲初聘於晉但以王室

先來聘則不容不報故因聘晉之使先至周慢王畏霸之情見

矣吳澂纂言○家宰三公來非常之禮莫大之寵也魯未嘗朝聘於

周已慢王矣况晉未聘魯而魯往聘周先聘魯而魯苟且答聘

是尊王之禮不如事伯之謹也汪克寬纂疏○天王兩聘隱公三聘

桓公不聞一拜京師之使僖公不逾時即遣公子遂入謝豈能

以於隱桓哉晉文以勤王屬諸侯故不敢後耳張自超宗朱辨義方苞直解參

文元年夏叔孫得臣如京師

拜錫命也○在喪不能躬往使臣可也除喪朝王乃為盡禮而文不能往也家鉉翁詳說

宣九年夏仲孫蔑如京師

左王使來徵聘孟獻子聘周○公歲首朝齊而夏使大夫聘周

且九年中於周繼一聘其於齊再朝矣比事考之不貶自見胡

○此年左氏謂王徵聘故孟獻子往襄二十四年左氏謂齊人

為王城郊故穆叔往夫春秋備載當時之事若周王召聘齊人

城郊安得不書哉經既不書則二大夫之行蓋非為周也沈某此

襄二十四年冬叔孫豹如京師

左齊人城郊穆叔聘周且賀城王嘉其有禮賜之大路○自宣

九年仲孫蔑後五十餘年始有此聘自此不聘周呂本中集解引許論○

襄聘晉九是年春先聘晉冬乃聘王慢王甚矣汪克寬纂疏○公未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八內大夫書如

十

嘗朝天子是時穀洛關毀王宮齊城之豹乃往聘且賀焉高閭集注

內大夫聘京師者四文九年叔孫得臣葬襄王非聘也文八

年公孫敖弔喪不至而復奔莒故亦不數隱桓之世王室來

聘者五來聘者一來求者二錫桓公命一而魯君臣三世不

享親於王庭至僖二十八年因晉文盟會始兩朝王所又明

年宰周公來聘而魯始聘京師遂聘晉是魯之朝聘天子皆

以晉故也文元年王使再來故得臣如京師拜而王使又來

贈矣宣公之世王使徵聘故蔑如京師明年王季已來報聘

矣王室懷諸侯有過於成周魯之事周不能如齊晉自成至

哀五君性襄公末年豹如京師中國無伯諸侯并不知有王

室而王室亦絕意於諸侯也趙訪屬辭○書大夫如京師見諸侯

不朝也黃仲炎通說○攷魯史聘周之文公子遂之聘非魯



意也報周公也叔孫得臣之聘非魯意也四毛伯也仲孫蔑之聘非魯意也因微聘而往也獨襄二十四年叔孫豹事為聘周之實自宜以後冠蓋不入天王之邦者五十一年既不合先王制聘之期則巧為之辭曰賀而已陳則通○公子遂如京師報宰周公也而以二事出叔孫得臣如京師拜錫命也而以大夫往宣公五朝齊而仲孫蔑一如京師襄公五朝晉而叔孫豹一如京師入春秋後天王聘魯者七而魯大夫如京師者僅四又皆簡慢不恭如此罪可勝誅乎顧棟高○大事表○愚按趙氏屬辭謂周制諸侯於天子有朝貢無聘問聘問者上所以交乎下非事天子禮也傳記韓起聘周之辭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王曰辭不失舊則言聘非舊制可知此說誤也大行人有時聘殷頹之制鄭注賈疏謂上文朝覲宗

春秋屬辭例編 卷八 內大夫書如一

主

遇會同諸侯見天子之禮也時聘殷頹諸侯之臣使來也時聘者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殷頹者一服歲朝彼五服皆使卿以聘禮來頹命以政禁一服朝而五服聘聘者多故曰殷殷衆也又小行人云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頹省聘問臣之禮也疏云存頹省三者天子使臣撫邦國之禮聘問二者諸侯於天子之禮安得謂下事上無聘禮哉王美韓子美其辭也所謂時事者即天子有事之謂也非謂聘非舊制也特春秋諸侯不朝而聘又聘不如期為無王耳

附內大夫如京師弔喪不至而復者一

文八年冬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公不奔喪而卿行是諸侯不有天子敖如京師不至而復是大夫不有諸侯程端學本義○敖豈惟無王實無君文公既不加

罪又不遣他卿如京師天王喪赴已三越月仲遂盟戎近在王都之側若罔聞知徐遣敖共弔事又不至而復曾不知僖公母子之喪王臣將命者再三也經書公子遂會雒戎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奔莒非獨著敖之罪魯君臣之罪皆見矣汪克寬莊二十五年冬公子友如陳內大夫出

報女叔之聘。此內大夫出聘之始而亦季氏之始事也隱桓莊之間周齊來聘魯不報謝而女叔一來季友旋往繼又躬行以會原仲之葬則陳魯之交出於季友原仲之私矣李廉○東遷邦交禮廢隱桓之世無交聘者凡為結盟致夫人相通嗣君而聘者皆非交聘故不答也惟陳魯之聘有邦交遺意趙訪文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

左聘且娶焉杜注臣非君命不娶○因舊好假聘圖婚汪克寬

春秋屬辭例編 卷八 內大夫書如

主

內大夫聘陳二。先儒謂行父如陳公孫茲如牟嬰齊如莒皆因聘請昏納婦止書曰如不許其託公以遂私非也據經止聘問恒辭治經者何由知其別事蓋事本微細不宜登於策書而又無害於義故略之耳日講○陳魯交聘論見前卷文十一年秋公子遂如宋

左聘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張氏自超駁左見宋魯交兵門

成五年春仲孫蔑如宋

左報華元也。蔑與元交相聘問其情厚矣而明年逼於晉令遽與侵宋之師朝玉帛而暮于戈謹邦交者如是乎汪克寬

襄二年秋叔孫豹如宋

左通嗣君也。宋有魚石之亂又再被楚鄭之兵魯人未報衛



晉之聘而聘宋者憂急難也高閼集注

襄二十年冬季孫宿如宋

左報向戌之聘。魯連歲與齊和莒交兵不遑朝聘今始平於齊遂交鄰尋好汪克寬集注。○據傳報向戌之聘也但戌聘於今年矣今始報之哉蓋季氏與邾為姻邾與宋為姻此宿之私行而託於聘也御纂直解。○向戌來聘及盟之後越五年不報既盟澶淵先聘齊而後報宋亦猶成公時盟于馬陵齊怨既釋而後宋婚成也蓋魯之忌於齊者如此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二十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左聘且為季氏逆婦。傳謂為意如逆女此未必然晉士鞅來聘意如欲惡昭子於晉簡其牢禮以怒士鞅昭子之見執以此其不平於季氏久矣其見執也不肯納賄於士鞅肯無故而為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八內大夫書如

西

意如逆女乎朱朝瑛略記。○魯既失好於晉故舍如宋以結於宋此

宋公所以有如晉請納昭公之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內大夫聘宋五一為言蕩意諸而往成五年報聘襄二年通

嗣君二十年報聘昭之世三家分魯聘晉楚外無修好姻鄰

之禮何能專聘於宋季孫娶宋公之女假聘而逆其事不足

書故但言如耳趙汭屬辭○此據左為說不如朱張說。○宋魯交聘論見前卷

襄七年秋季孫宿如衛

左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公初即位晉衛俱使卿來聘既而公如晉者再大夫如晉者三而衛至此始報故謝緩衛疑魯之外衛矣故冬孫林父來聘且要盟也趙鼎飛經筵。○仲孫蔑執政務睦鄰故多通使鄰國季本私考

內大夫聘衛一文成之世衛皆嘗一來聘此年冬又來聘皆

不報以其有故而非專聘也趙汭屬辭。○衛魯交聘論見前卷

僖七年秋公子友如齊

自三年友如齊蒞盟其後每三年非朝則聘六年伐鄭自春徂冬不暇朝聘故今年行至十年則公如齊十三年公子友再聘十五年公再朝焉當齊之霸三年再朝之節不廢趙鼎飛經筵。○甫盟甯母又聘勤事霸也十三年夏會鹹冬聘與此同汪克寬集注

僖十三年冬公子友如齊

鹹會諸侯受齊命助杞故公會罷而歸使友如齊蓋為城緣陵故也高閼集注。○陽穀甯母會鹹皆公既會而季友隨聘蓋伐楚服鄭城緣陵之事魯皆同之葉集張治張溥

僖二十八年秋公子遂如齊

齊孝與魯絕好比相侵伐昭公復與公同盟踐土故公遣聘之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八內大夫書如

五

呂本中集○前年魯以楚師伐齊取穀孝公卒未及報怨晉文

既伯齊魯均為受盟之國齊不敢背晉盟而修怨魯因聘齊講

好而釋怨也朱朝瑛略記。○齊昭即公子潘本魯壻初立故聘之毛奇齡傳

文元年冬公孫敖如齊

左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以衛社

稷忠信卑讓之道也○會晉歸而聘齊魯於是兩事齊晉且圖

昏於齊也高閼集注。○左氏於朝聘悉以為禮不考其尊周交鄰之

疏數率周公來聘公子遂報聘且初聘於晉毛伯錫命得臣往

拜而敖亦初聘於齊比事以觀不貳惡見汪克寬集注。○繼世固有

相朝之禮然必喪畢朝天子而後及諸侯乃合禮也趙鼎飛經筵

文十七年冬公子遂如齊

左拜穀之盟○公已與齊盟遂復往者政在遂故高閼集注。○商人



連年伐我上卿納賂請盟又親與盟今又使卿聘而怒猶未息  
襄仲歸日青卑屈不足紓禍如是不知立國雖竭力事之奚有  
人將食魯麥

宣十年秋季孫行父如齊

齊頃立而初聘○是年公如齊者二使臣如齊者三天王使王  
季子來聘矣未聞君臣如京師也比事而罪著矣陸九淵  
象山集

成十一年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以修前好○謝其來賂因修好焉自鞏之役絕交至是復通

高閭○夏行父如晉秋僑如如齊從容於二大國之間惟厚於

己者親之爾前日以憾齊之故不得不事晉今晉以魯為貳已

公朝之而見止卻鞏來聘又抗公而盟之魯安能忍辱以事晉

乎故通舊好於齊趙鵬飛○晉使我歸田於齊齊未嘗遣使至

魯是齊德晉而怨魯也今往修好繼又求昏齊卒無報聘則魯

為齊弱久矣戴溪○諸說皆謂受晉辱而改事齊理或然也是

時齊當新敗亦未敢抗晉但恐晉不足恃則齊將乘間而為構

怨之師故修好焉此行父僑如所以相繼為晉齊之行也葉集

襄二十一年秋叔老如齊

左齊子初聘於齊○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復繼好息民杜

自成十四年僑如如齊逆女後二十四年無交好之事李廉

昭九年秋仲孫獲如齊

左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自叔老至今二十年復修好殷盛

也杜○魯久不聘齊七年晉齊平故聘俞舉○周制諸侯三年

一聘謂之殷聘殷者中也七年叔孫姑如齊蒞盟蓋以聘往至

是問一年故曰殷杜訓為盛非鄭氏義以殷為中謂三年大聘

定十年冬叔孫州仇如齊

謝致邱也杜○夾谷既會又往聘以拜歸田張自超宗  
朱辨義

內大夫正聘於齊十僖公初年二如齊聘伯主也末年及文

元年二如齊雖事晉猶不忘齊好且求昏也文末年一如齊

晉伯中衰齊懿要公為穀之盟往拜盟也宣十年行父聘新

君成公自鞏戰後齊頃屢同盟會故僑如請修前好齊復叛

晉見伐魯亦會晉圍齊齊怨深矣而齊莊新立同盟澶淵故

叔老聘齊釋怨襄公末年齊景新立慶封來聘以通嗣君自

是禮意久曠故昭九年僖子殷聘至夾谷之會齊來歸田侯

犯之叛齊又致邱故州仇如齊蓋景公末年又結魯以叛晉

也齊大國近魯而世為姻魯雖事晉不忘齊好事之宜也恃

晉慢齊以來侵伐危國之道也趙訪○齊魯交聘論見前卷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八 內大夫書如 七

附 內大夫如齊非聘者七

莊三十二年冬公子慶父如齊

子般卒慶父如齊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莊公以兵權授慶

父流禍至此故於餘邱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

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胡○慶父

姦克觀莊公與叔牙問答之辭使非季子應時誅之則般不復

得立矣今般雖弑而尚未能取國非特季子之黨未順亦見魯

俗秉禮人心未盡從也故因閔公之立告於伯主以為自託之

計齊桓與魯鄰且親豈不知慶父為賊容其來使使之復歸以

遺後禍可見其無討賊之實意而有取魯之私心春秋書慶父

如齊著莊公養成其惡使得出入自如而齊桓失方伯之職也

張洽○案左傳共仲賊子般成季奔陳立閔公先云成季奔而



後云立閔公明閔之立慶父立之也杜氏謂閔公年八歲蓋慶父雖弑君未敢遽自立先取其黨之幼者立焉而徐圖廢置故以君命告即位於齊因結齊援經乃據實書之曰如齊爾張氏集計甚合情事穀梁謂諱出奔杜氏謂無君而假赴告以行皆不足據劉氏駁之是也案○何休云奔也非也若奔而言如是春秋縱有罪也而曰起季子不探其情不暴其罪亦非也若季子不探其情不暴其罪但不殺之緩追逸賊書奔足矣又何故改之為如哉劉敬權衡○穀梁曰奔也其曰如諱也非也慶父弑君魯國之讎奈何反掩匿蔽覆不明白其奔使弑君之賊不見乎又○胡氏以為慶父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著慶父之專恣今以事考之慶父實非出奔閔二年出奔莒則書出奔爾牛運震傳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八 內大夫書如

太

左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計之○劉氏以為遂將弑君謀於齊而後決非也子赤齊之自出當立而弑之又盡殺其所自出而謂齊與之同謀未必然矣即據左氏仲見齊侯請之齊侯欲親魯而許之或是請而許立宣公未必請而許殺惡視也向者齊殺魯孫魯人以叔姬請齊并其行人執之魯殺齊孫是以無道為齊報豈反謀於齊而行之當是二臣有弑赤之心乘齊弑商人國亂之會假賀立拜葬之禮以往先為彌縫使齊不怒而後為我所欲為也其私計以為齊殺我孫我則已矣我殺齊孫齊屈於前事亦難發其口又賄之以濟田重之以昏姻蓋料齊之不得不抑而自己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冬季孫行父如齊

行父實與謀故出姜歸齊而行父遽如齊焉子赤齊甥也恐齊聽夫人之訴而來討讎納賂而平耳高閔集注○遂得臣行父三人皆與謀以其前後如齊而知之汪克寬集注

宣元年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納賂以請會。經書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然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比事以觀可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胡○公既昏而納賂請會蓋春秋時國君不以其道立得預諸侯之會則不復討公之位定則臣子黨亂之罪皆可逃也高閔集注○季文子三思而行宜無過舉矣而不能討逆反為之使齊納賂焉豈非私意起而反惑歟朱子

又 夏公子遂如齊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八 內大夫書如

充

左如齊拜成。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於策者著其始終成就弑立之謀胡○遂得臣同如齊請立宣公逆謀之始定位而拜成於齊逆謀之終汪克寬

宣八年夏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見大夫奉使書復門

宣十年冬公孫歸父如齊經文連書秋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左伐邾故也。案傳行父如齊初聘也歸父如齊邾故也齊頃初立公往奔喪又使貴卿會葬而復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君臣妄說人以免討歸父貪於取繹畏齊而往春秋備書著其罪也胡○甚矣魯之懼齊也二歲之間公與大夫五如齊矣高閔集注

此皆非為聘問出也事不合書故亦但言如屬辭  
唐三十年冬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傳說見前聘京師。周先聘魯魯往報故傳曰將聘於周晉未聘魯魯往聘故傳曰遂初聘於晉不專於王室直書義見王傳倍三十一年春公子遂如晉

左拜曹田也

文五年夏公孫敖如晉

高氏說見比事門。三年公朝今又使卿聘謹事霸也吳

文六年秋季孫行父如晉

公即位六年躬朝晉而卿比年往聘過於事天子之禮而京師

之朝不見於經知有霸主不知有王矣汪克

文十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秋季孫行父如晉

左春如晉爲單伯子叔姬故也秋齊人侵我告於晉。魯不能討齊反因晉以求於齊晉爲盟主不能討商人皆罪也張治

春秋屬辭例編 卷八 內大夫書如

宣十八年秋公孫歸父如晉

左欲去三桓與公謀聘於晉。季氏辨左見魯政下逮門。宣

公因齊得國故謹事齊及晉討齊於是背齊事晉胡

成六年夏公孫嬰齊如晉

二年三年兩朝比年嬰齊行父又兩聘鮮齊倚晉故亟行迭往

莊克寬。衛侵宋之後而嬰齊如晉是必解親宋之故於晉也

晉命侵宋以絕之而魯不敢辭故侵宋之後行父復如晉者是

必報絕宋之命於晉也張自超

又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賀遷也新。嬰齊如晉既返而二大夫侵宋晉命也師

返而文子如晉報宋服也明年救鄭之役宋復從晉者魯故也

趙鵬飛。一年再聘必非無事而但修聘禮者左氏以爲賀遷

即據左氏晉以四月遷則六月嬰齊如晉宜致賀矣而至於冬哉且賀遷亦常事不書耳此蓋報侵宋之命於晉也張自超

成十一年夏季孫行父如晉

左報卻棼且泄盟。晉人止公久乃歸之然猶亟於聘魯者疑其叛而要結之也公被晉辱然猶繼朝而聘者畏其威而諂事

之也黃仲炎。魯盟卻棼知晉疑我故速往報聘以釋晉疑其實則憤晉之辱將結好於齊而先彌縫之也張自超

襄四年夏叔孫豹如晉

左報知武子。是時晉悼初立修禮於諸侯

襄五年夏叔孫豹即世子巫如晉

左傳王氏說見世子朝聘門。卽不勝爲魯之患求爲附庸於魯相與往見於晉明年晉卽滅衛則是往無益矣劉

春秋屬辭例編 卷八 內大夫書如

襄六年冬季孫宿如晉

左晉人以卽故來討曰何故亡卽季武子如晉聽命。魯雖屬卽既而辭之聽命於會矣滅卽者晉不問晉而問魯何耶黃

襄九年夏季孫宿如晉

左報范宣子。公朝而晉來聘又使報焉事大之禮動矣高

襄十六年冬叔孫豹如晉

左聘且言齊故。言齊見伐故十八年晉有平陰之役趙鵬飛

襄十九年春季孫宿如晉

謝伐齊且取邾田也吳

襄二十四年春季孫豹如晉

賀克欒氏杜。賀克欒氏豈禮乎正。穆叔之如晉既以謝雍榆之無功亦以請於晉而起侵齊之師也張自超



襄二十八年秋仲孫羯如晉

左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公二十一年以前於晉五朝五聘及今八年終襄之世不復朝而聘問亦疎羯之如晉以將朝楚而告也亦可知晉平不足致諸侯而魯不勤於晉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二十九年冬仲孫羯如晉

左報范獻子。魯歸杞田猶往報聘魯屈於晉如此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二年夏叔弓如晉

左報韓宣子。韓起之來通嗣君也故報之趙明飛

又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致少姜之薨

昭六年夏季孫宿如晉

左拜莒田也。宿受莒牟夷叛邑莒愬於晉公在晉後爲晉所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八 內大夫書如

止以范獻子之言得歸故宿如晉謝卓爾康

昭八年夏叔弓如晉

左賀麗祁也。楚落章華魯君親往晉落麗祁諸侯皆在而魯獨使卿往此平邱公不與盟而執季孫意如之端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二十三年春叔孫婁如晉

左爲取祁師晉來討婁如晉被執

定六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桓子如晉獻鄭伴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一卿可兼他事豈可每事一卿高闕。斯繼父政挾仲孫如晉結強援自固也黃仲炎。季孫如晉獨多藉外權過公室耳熊過明

內大夫聘晉二十四昭二年冬季孫宿如晉信三十年公子遂

爲聘晉之始文公之世如晉者五宣公事齊於晉僅歸父一

聘而已成公時如晉者三晉不以德綏諸侯公數見止辱失

盟主之禮悼修文襄之業使命數來而魯事晉亦謹襄公之

編見經者九昭公屢朝而見拒屢聘而執行人魯不知所以

自立而晉伯亦衰定六年以後魯君臣之如晉者無聞焉高闕

事表○僖之末年一聘晉文一拜曹田也文五年六年再如

晉亟聘晉襄也十五年一再如晉爲齊難故告於晉晉靈受

齊賂不克伐齊魯遂屈於齊矣宣公爲齊所立不復聘晉末

年乃一聘成公立晉既敗齊遂堅事晉六年一聽命伐宋一

賀遷十一年晉厲新立報卻曄且蒞盟晉悼立既使士句來

報成公之朝襄公即位晉又先來聘故襄公事晉尤謹其臣

凡九如晉四年報荀躒五年覲鄒世子而鄒卒爲莒滅故六

年如晉聽命九年報士句十六年會淇梁之後言齊故十九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八 內大夫書如

年圍齊之後拜師二十四年賀克欒氏二十八年告如楚二

十九年報士鞅昭公之世三家益專公不得爲政二年報韓

起六年拜莒田八年賀麗祁二十三年爲取祁師聽命定公

之世家臣柄國二卿如晉一獻鄭伴一報夫人之聘陽虎爲

之也凡拜田告難聽命其事不合書而亦皆從伯之事也故

亦例於聘而但書如趙明飛○晉魯交聘論見前卷

昭六年冬叔弓如楚

始通好於楚張洽○兩事晉楚季孫如晉不得不以叔弓如楚

經趙明飛○四年公不會申已而震楚兵威故先遣聘而明年遂

躬朝高闕○左民職令尹子蕩伐吳吳敗其師叔弓如楚聘且

弔敗若如傳言吳真敗楚何以不書若楚不赴於魯亦不弔敗

矣今魯弔之是楚嘗以敗赴於魯也經何得無其事乎程端學



○公不會申懼楚之見討也欲往朝又懼於襄公之取辱故使叔弓往聘左氏以爲弔敗弔敗之禮豈可施於汰侈自怙者乎朱朝瑛○以聘往也以爲弔敗非也牛運震傳○楚處暴詐申之會魯辭不與故三桓懼往見執辱而使叔弓試焉羣儒乃爭以附楚責昭公蔽於理而失其情實矣方苞直解

內大夫聘楚一莊文襄之世楚皆一來聘而魯不報昭公之世晉益不競楚圍驕侈求諸侯於晉以會於申而魯不至於是使叔弓聘焉明年遂敗驅來召公矣趙步屬解

襄六年冬叔孫豹如邾

聘且修平○公即位邾來朝四年有狐駘之戰至是修平高開集注

內大夫聘邾一邾自宣成以來世朝於魯四年魯屬邾邾莒伐郕滅紇救郕侵邾而敗六年莒卒滅郕魯知外患未已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八 內大夫書如

書

怨修好時襄公幼孟獻子叔孫穆叔爲政能克已矣趙步屬解

僖五年夏公孫茲如牟

牟附庸國會朝魯不應使卿聘此小國蓋戴伯娶於牟卿非君命不越竟故請使以聘而自逆傳稱娶焉明其因聘而娶也疏

成八年春公孫嬰齊如莒

左逆也杜注因聘而逆○與莒通也魯嘗平莒邾莒不肯屢伐之蟲牢之盟莒人在焉故與之通後復脅於晉而伐莒魯之邦交如是乎御纂直解

內大夫如牟如莒各一

○公外如非朝則直書其事

內適外皆曰如苟書其事則非常也動涉非禮明書之以示貶汪克己集注

桓十八年春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上文公會齊侯于濼

見書與門

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

見昏禮門

莊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

左非禮也曹劌諫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齊因祭社蒐軍實故往觀杜○公朝聘常事但書如而不言其事此非常也特書其事杜○觀社稱如觀魚不稱如竟內不可言如也劉敞傳

○昏議尙疑故公以觀社爲名再往請議後一年方逆蓋齊難之也莊子○齊俗每曰祭社蒐軍夸示威衆而聚人觀之故莊公得託此爲名以如齊吳澂集言

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八 公如非朝直言其事

書

見昏禮門

諸侯非朝觀會同不踰竟桓公率於文姜莊公急取齊女傳

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策書實錄善惡見矣趙步屬解

○內大夫外如非聘則直書其事

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

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

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

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成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並見昏禮門

僖三年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文七年冬公孫敖如莒涖盟



昭七年春叔孫舍如齊泣盟  
定十一年冬叔還如鄭泣盟

見泣盟門

僖二十六年夏公子遂如楚乞師

見書乞師門

文六年冬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文九年春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

宣十年夏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襄三十年秋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昭三年夏叔弓如滕葬滕成公

昭十年秋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昭十一年春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八 內大夫如非聘直書其事 美

昭十六年冬季孫意如如晉葬晉昭公

昭二十二年夏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哀五年冬叔還如齊葬齊景公

見凶禮門

莊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左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諸侯相葬禮也列國大夫相葬

非禮也臣無境外之交專命僭制不貶自見李明復纂○越境

行私季氏之專已兆於此俞卓○公孫茲如卒娶季孫行父如

陳聘且娶公孫敖如莒泣盟且逆女公孫嬰齊如莒自爲逆經

皆不書逆此書如陳葬原仲無異於葬諸侯之使是季友請於

公矣雖請於公亦私行非禮汪克寬○公羊云通乎季子之私

行也辟內難也非也穀梁云諱出奔也非也是時內難未作何

避之有劉敞○二傳以爲避難出奔託言會葬且曰春秋爲之

諱甚矣其誣也友奔陳在子般既弒之後此自以私交而出又

何疑焉原仲之不幸外大夫之死史所畧也王介之○張治吳

滋汪克寬本左氏舊交之說以爲請命而行謂書法無異於葬

諸侯之使也似得情事蓋大夫非奉君命出境不書於策葉集

以上納幣逆女四致女一泣盟四乞師一會葬十葬大夫一

○內大夫以事出不書如不稱使葬諱私行葬

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

不書如京師逆內逆嫌辭耳高謝然○愚按高說是穀梁曰不

言如者君弒於齊使之主昏與齊爲禮其義不可受也非也

莊二十八年冬臧孫辰告糴于齊

情急於糴故不言如齊告糴乞師則情緩於糴故云如楚乞師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八 內大夫以事出不書如 美

二傳曰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之私行也非也據經魯臣出使

例不言使孔○告糴豈可謂其私行哉國無麥禾而饑安得私

行而告糴公羊非也穀梁曰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

辰告糴於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不言如爲內諱也

穀梁不責魯人之無預備而責齊之不歸粟與魯之無外交失

輕重之權衡矣且時無明王賢諸侯安能聞鄰國之饑不待告

而卽歸粟哉夫告糴於齊既明書之何必去一如字爲內諱也

程編學三○公穀以不稱公使爲私行春秋內臣出使無書公

使者以此爲諱可怪也萬斯大學

○書外諸侯相如不言會葬書如非朝辨

外相如二州公如曹爲來魯書也齊鄭如紀爲紀人來告也皆非常

例公羊以爲離不言會穀梁以爲過我而書不及左氏遠矣李廉



諸侯相如告則書蓋兩君之好非有禍福勝敗之事不告苟皆告而書之不勝書矣齊鄭欲襲紀紀魯晉姻國欲求援於魯具其事以告州公國危將來魯亦先以告焉皆與相朝為好者事異趙訪屬辭

方氏說見內道外書如總論

桓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齊侯鄭伯朝於紀欲以襲紀紀人知之○紀人懼而來告故

書注○外相如不書有關於魯然後書齊欲襲紀以朝往焉紀

人主魯懼而來告故明年來諸謀齊難會于郕尊不朝乎卑大

不朝乎小懷詐讓以圖人國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而乃包藏

禍心以圖之魯史承告而書夫子存而弗削所以著齊人滅紀

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此聖人誅意也胡傳劉○許近於鄭鄭

欲得許與齊同謀而卒得許紀近於齊齊欲得紀與鄭同謀而

卒得紀齊僖鄭莊合謀吞噬小國自隱二年盟石門至桓十一

年盟惡曹二十年間二國為一伐宋入郕入許立督今又相與

謀紀自齊鄭如紀十有七年而紀亡齊可罪也鄭莊之惡可勝

誅哉吳澂纂言○自如紀之後紀多為計以謀免而卒不能春

秋之初小國困於強暴者二君之罪居多春秋詳其相與之迹

以深誅之張洽○春秋諸侯不世相朝矣惟小朝於大弱朝於

強耳齊鄭豈朝紀者哉春秋內朝外書如魯以朝於諸侯為諱

也若假朝禮以圖襲取何不直書朝紀明著其跡而罪之而亦

為齊鄭諱書如哉凡外書來者非朝也內如外者不皆朝也何

必斷以為朝紀哉此當是假事以任耳張自趙宗○大國豈肯

輕朝卑小如非朝也爾雅如往也齊鄭往視其動靜為後年

滅紀地也毛奇○愚按公羊於桓二年蔡鄭會鄭發傳云離不

春秋屬辭例編 卷八 外諸侯相如

天

桓五年冬州公如曹

左洎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將

有其末先錄其本胡○州公王臣也州實內采邑公爵也州公

其實來魯而中道如曹故先書如曹繼書實來文相承也然則

書州公來足矣何必煩文而書如曹哉此魯史之舊也聖人不

春秋屬辭例編 卷八 外諸侯相如

天

沒其迹者見王臣一出而交二國也與隱元年祭伯來義同趙

○自曹適魯閱其失國亦所以責之也諸侯為三公擅去

其封守託身於諸侯之國書如曹書實來皆所以責州公惡外

交也家鉉翁○如往也非朝也與前如紀例同毛奇○愚按諸

說皆謂失國假行朝禮趙氏匡以為譏王臣外交趙木訥家則

堂毛西河並從其說○愚又按顧氏棟高從師氏協孫氏復方

氏菴之說以實來為闕文與州公不相蒙論甚精當見闕文門

附襄五年夏叔孫豹鄭世子巫如晉

左傳見世子朝聘門○公羊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叔孫豹

率而與之俱也○穀梁外不言如而言如為我事往也○不能

守其國以卑其宗廟鄭失正矣天子建附庸非天子命而私有

之魯失正矣故曰叔孫豹鄭世子巫如晉以交譏之劉敞○有



取人之附庸以自屬者矣未有取國以爲附庸者也附庸之地  
可受於天子不可自屬以私於已附庸之君可因已以達於天  
子不可已率之以達於諸侯葉夢得傳○公如晉聽政請屬鄆晉初  
不許孟獻子爲之言已而聽之故豹偕鄆世子如晉左氏謂比  
諸魯大夫是也又春秋○鄆已內屬奉魯命如晉故世子比於內  
臣否則外聘不見經且與內連書無是例也高澍然釋經

傳載外諸侯相如

僖十八年鄭伯始朝於楚二十二年鄭伯如楚二十四年宋  
成公如楚晉文季年諸侯朝晉見文元年傳文三年齊侯如  
陳四年齊伯如晉宣十二年鄭伯許男如楚七年鄭成公如晉  
如楚成二年齊朝晉成九年鄭伯如晉十二年鄭伯如晉成  
又衛侯如晉成九年鄭伯如晉十二年鄭伯如晉成十年  
四年衛侯如晉成九年鄭伯如晉十二年鄭伯如晉成十年  
傳公孫僑對晉使謂鄭伯朝晉者三朝晉者四見二十二年  
朝齊又子展相鄭伯如晉二十四年鄭伯如晉二十五年  
魯公如楚二十七年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于沈子白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八

傳載外諸侯相如

幸

狄朝晉二十八年鄭伯如楚又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三十年鄭伯如晉三十一一年鄭伯如晉又衛侯公如楚昭  
三年鄭伯如晉又如楚四年許男如楚六年齊侯如晉昭  
如晉定三年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二十四年鄭伯  
昭侯唐成公如楚

○書公至

致前事後義辨錄其久誌其遠危其往幸其歸善其事罪  
其行辨恒會不至離會不至惡事不至會夷秋不至辨  
恒辭變文辨往還時月日辨至在正月著其不則正辨

凡公行出必告廟反必告至曾子問曰凡告用制幣反亦如之則出  
入皆以幣告也但出則告而遂行反則告訖又飲至故行言告廟反  
言飲至也書勞策勳其事一也舍爵乃策勳襄公朝還告至而孟獻  
子書勞則策勳非惟討伐雖常事有以定國安民亦書功於廟也然  
則告至必以嘉會昭告祖禰有功則舍爵策勳無功則告事而已釋  
例曰春秋公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八十二其不書者不告廟也隱  
公之不告謙也餘公之不告慢於禮也或行有恥辱不以告也若事

可恥而不以爲恥反行告廟則史亦書之以示過也溫之會遂圖許  
書至自圖許相之會遂滅偃陽書公至自會諸若此類事勢相接或  
以始致或以終致時史之異耳無他義也孔疏桓二年

桓二年傳曰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  
也桓十六年傳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襄十三年傳曰公至  
自晉勞於廟禮也然則還告廟及飲至及書勞三事偏行一禮則亦  
書至悉闕乃不書至杜注襄二十二年

諸侯嗣宗廟社稷之重出必告廟而行反有告至之禮所以謹出入  
慎安危也王制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曾子問曰諸侯出而反  
必親告於祖禰是也王哲皇論

禮以告廟爲先飲至書勞其次也蓋出則告行反則告至故謂之至  
有告廟而不飲至書勞者矣未有飲至書勞而不告廟者徐庭垣管窺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八 書公至

幸

禮記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命祝史告于宗廟諸侯  
相見必告于禰命祝史告于五廟反必親告至于祖禰乃命祝史告  
至於前所告者是出入必告廟比之出告反面之義而告祇在禰其  
曰宗廟者該祝史言之也出告不誌者以出祇用幣無飲至策勳之  
禮故略之也蓋飲至者喜其至而飲於廟中也策勳者飲畢而書其  
所行之事於策也勳者事也功也此是禮例其有書不書者以行禮  
有詳略或用幣而不飲至或飲至而不策勳或第命祝史而已不親  
告則皆不書毛奇齡傳桓二年

公行告廟則書於策春秋隨其所至以示功過且志其去國遠邇遲  
速也其有一出而涉兩事者或致前事或致後事擇其重者志之也  
又有不致本事者本事非功也十二公惟隱不告謙不以人君之禮  
自處也其餘不告者或恥也或怠也陸道鑾例引







其去國踰時之久錄其會盟侵伐之危不可通矣桓二年會稷成宋亂而不書至則著其黨惡附姦之罪不可通矣以此知因舊史之文也方苞直解○愚按趙氏仿屬辭謂筆削之旨以書至為恒則不書

至以見義以不書至為恒則書至以見義其說亦未免妄意之也穀梁曰公如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往月致月有懼焉爾莊二十三年傳又曰

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定八年傳皆非也公如往時至月則文公十三年冬公如晉十四年正月公至自晉是

也是時公未至晉衛侯會公于晉至晉盟其君而反鄭伯又會公于葵一出而三國附最榮矣何以危致也往月至時則宣十七年六月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是也是時諸侯協心列國為一無有他變

何以危往也又如襄三年六月會盟雞澤秋公至自會單子出而安王室陳侯來而從霸盟其往何危往月至月則僖四年正月侵蔡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八書公至

伐楚八月公至自伐楚是也是時齊桓主諸侯穀梁曰以伐楚致大伐楚也何以惡之也穀梁於致為例最多皆不可據殆不勝舉不知

或時而見月或月而見時史或失其月於前或失其月於後耳據史而書無所加損也劉敞權衡定八年葉夢得

書公如公至或月或時或月如而時至或時如而月至並因舊史詳略無義例惟往反在一月者專繫月在一時者有間事則月無間事

則時乃屬辭之體也胡氏之說支矣可說然釋經宣九年逾月逾時逾年書至皆誌其實也至在正月亦是以實屬辭諸儒以

為著不朝正于廟春秋無此義張自超宗朱義襄二十二年○愚按莊非以此義書而此義自具也

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此書至之始

左傳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以地致者四

此及文十七年定八年十年說者以為皆魯地家鉉翁詳說○胡氏謂遠與戎盟而書至者危之也按此戎徐戎也在魯東郊費晉所謂東郊不開是也未嘗遠也况唐是魯地以近郊之戎其君

長親來而會於我地何危之有毛奇齡傳

桓十六年夏公會伐鄭秋公至自伐鄭

左以飲至之禮也○自去年十一月會而伐今年正月又會四月又伐合三國以輔鄭突之暴歷三時之久乃歸暴師一年為

逆理悖常之事桓之惡稔矣家鉉翁詳說○義與公至自唐同皆告廟則書也彼書地此書伐鄭蓋非魯地者皆志以事孫覽○何

休曰致者善公非也元年不致以為奪臣子辭二年致以為深抑小人今書致以為善公行義桓會不致以為無憂可危如休

之言致者乍善乍惡乍安乍危無一可通劉敞權衡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八書公至

莊五年冬公會伐衛六年秋公至自伐衛

穀梁曰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惡事之成也既言惡事不致是諱之也復謂見惡之成而致則致不致將孰辨

乎亦知其不可通而妄為辭矣梁夢得穀梁傳○朔八而公至雖不言納而公之罪亦明矣蘇轍集解○師出經年曠武以抗王師考其

時而惡自著汪克寬纂疏○至伐衛於王人救衛衛朔人衛之後著朔以諸侯之師人諸侯實抗王師以納朔其罪甚於桓之伐鄭

納突也如不書至則似王人來救而諸侯之師已散衛朔自入於衛諸侯之罪莊公之罪皆不著矣故莊之至伐衛與桓之至

伐鄭書法同而義不同彼以著突有諸侯之師而不得入鄭此以著朔以諸侯之師得入衛也張自超宗朱義

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



忘父讎冒母喪而往以此告廟其心何如張洽○公羊曰桓會

不致此何以致危之也案此著其踰年而返廢居喪告朔之禮

何危之哉程端學○公行二十三書至者五而其三皆爲娶

離女此則親往納幣越國踰年告朔居喪之禮俱廢自後觀社

致逆女致兩年之間三至齊廷必得此女而後快且未至而丹

楹刻桷既至而使大夫宗婦覲備書之深切著明矣顧棟高

莊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義見上○蓋以著君舉之不法故書之於至納幣之後至逆女

之前以罪之而不至遇穀盟扈以明示其義也張自超

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

穀梁先至非正也○公親迎當與夫人偕至先夫人而至非也

孫覽○娶離女三至齊廷詳書誅其心張洽

春秋屬辭例編 卷八 書公至

莊二十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信四年春公會伐楚夏盟召陵秋公至自伐楚

穀梁有一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

大伐楚也○伐楚功大策勳於廟爲得其實趙鵬飛○致先事

致後事之說穀梁得之公羊以爲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者獨

於伐鄭會蕭魚致會則可通於此不通則以爲楚復叛盟故不

以會致皆強論也李廉○諸書至或以前事致或以後事致亦

猶湯既勝夏遂伐三股而序書者曰湯歸自夏成王東伐淮夷

遂踐奄而序書者曰成王歸自奄蓋以滅夏滅奄其事重於伐

三股伐淮夷故爾汪克寬○齊桓以侵蔡伐楚一事出疆而告

至舍前事者以齊桓本志在伐楚也晉厲以如京伐秦一事出

疆而告至錄後事者以晉厲本志在伐秦也趙訪金○告至於

廟故書但公伐楚後又伐陳此祇告伐楚者以公出時祇以伐

楚告故也其例與後六年公伐鄭又救許祇書公至自伐鄭正

同穀梁之例妄矣毛奇○按穀梁說李氏取之而趙東山毛西

河辨更通 御纂直解亦曰致伐楚致伐鄭皆致其本事也

信六年夏公會伐鄭秋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

不致救許而致伐鄭者伐鄭本志也救許遂事也胡銓○穀

梁曰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按伐鄭可大則救許亦可

大矣皆齊桓偕征伐之罪皆齊桓攘荆蠻之功何以獨大伐鄭

也程端學○伐鄭後又救許祇告伐鄭者與四年公至自伐

楚例同毛奇○本爲伐鄭起師救許乃因而及之之事也葉西

信十五年三月公會盟于牡邱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救徐九月

公至自會以會致始此

春秋屬辭例編 卷八 書公至

至自會欲救徐不能楚師未退而先返也黃震○不以救徐至

者諸侯不親行也李廉○公羊曰桓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

按公羊見桓公時魯書致者少故爲此言爾非有所見也程端

傳辨○飲至常也有不書者疑史有詳略也公羊求之太過徐

誤春○高氏以爲正月如齊因而會盟暴師於外已逾三時是

因如齊不書至自齊疑其未歸而即會牡邱也然如十年如齊

不至又何義耶又如成公會伐鄭不至而書如晉豈急於奔喪

而不及歸耶襄公會鄆不至而書如晉豈迫於朝晉而不敢歸

又盟戲不至而書會相豈勤於會吳而不遑歸耶若是則春秋

當用自京師會伐秦之法書自伐鄭如晉自鄆如晉自戲會諸

侯於祖以著之矣故知其不然也張自超

信十六年冬公會于淮十七年秋公至自會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八

書公至

美

僖二十六年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是受賜於楚而結怨於齊也幸而齊孝即世晉文服楚不然方

皇皇然虞齊屑屑然奉楚無少暇矣猶以為功告至策勳不知

功在前而罪居其後矣趙鵬飛○公羊曰此已取穀矣何以致

伐未得乎取穀也曷為未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劉

氏曰原公羊之意謂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則今得意不當致

伐故如此問也然伐齊取穀者無諸侯之會也則不得致會公

羊妄說穀梁曰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危之也若惡事不致則

凡書至皆善事乎程端學三傳辨疑

僖二十八年冬公會于溫公朝于王所諸侯遂圍許二十九年春

公至自圍許

公會於溫朝於王所今以圍許至者其責也至自會則若無

功至自京師則實不至故以圍許至也凡例謂後事小則以前  
事致於是不通矣趙鵬飛○李氏以踐土不至而圍許至見晉  
文伯事之衰者非也僖公於桓文會盟非用兵則皆不至桓之  
首止甯母于洮蔡邱于鹹皆然不特文之踐土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僖三十三年冬公如齊公至自齊

十年十五年不至此年至者至而即死固不可不至亦見前兩

如齊為朝伯之常而此為屈於強大釋怨修好故書以別之此

後文宣成襄如齊晉楚皆為屈事強大故無不書至張自超宗朱辨義

文三年冬公如晉四年春公至自晉

自是公朝強國皆至者事近得詳事遠則不得詳也呂本中集解

文十三年冬公如晉十四年春公至自晉

文公至是十有三年而朝晉者三過於事天子之禮書至特詳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八

書公至

美

是後成朝晉者四襄朝晉者五昭定六如晉而不見納書至河

乃復焉事霸益恭而益辱矣汪克寬

又夏公會盟于新城秋公至自會

按新城之會從於楚者服去冬衛鄭因公請平於晉至是從楚

者復附晉公於此會為有功以為榮而歸飲至顧棟高大事表

文十七年夏公及齊侯盟于穀秋公至自穀盟穀之下公至之

六月盟穀秋而後至則屈之會公何暇會之哉穀之盟不當盟

而盟屈之會當會而不會書公及齊侯盟于穀而諸侯會于豆

著公之失所從也趙鵬飛

宣四年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宣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左傳見前書公如○見止而結昏鄰國之臣累其先君而於廟



欽至故以示過杜○文定謂比年如齊書至危之也非也既請

昏歸田而齊悅之凡宣之如齊蓋安而不危也張自超宗

宣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

為齊伐萊而書至自伐萊何功於魯而飲至於魯廟耶趙鵬飛

又 冬公會于黑壤八年春公至自會

逾時始至以為止公則可攷後事而知之苦云因止公而書至

則桓文以後凡會盟皆至矣獨危黑壤哉張自超宗

宣九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宣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又 夏公如齊公至自齊

春朝惠公夏奔其喪天王之喪不奔辭繁不殺其罪見矣胡

宣十七年夏公會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

春秋屬辭例編 卷八 書公至

會盟書至文宣成襄皆然矣汪氏以為黑壤危晉之見討斷道

危齊之見討然則成之蟲牢于蒲于戚襄之難澤梁瀘淵商

任沙隨夷儀無有不至者又何以云耶張自超宗

成三年春公會伐鄭公至自伐鄭

會伐未有不至者吳氏以為雖未逾時伐鄭無功亦危而至之

然如僖公伐楚有功而至則又豈不危而至其逾時耶張自超宗

又 夏公如晉公至自晉

東遷諸侯以事王之禮事大國宣公詔齊成公尊晉知有伯不

知有王春秋莫不書如書至此事以觀義自著矣汪克

成四年夏公如晉秋公至自晉

成五年冬公會盟于蟲牢六年春公至自會

汪氏云公當自會如京師奔喪乃奄然歸國書公至自會善其

無王然齊會葵邱於天王崩之後而於僖公不書至會則知春

秋無此義矣且天王崩日盟蟲牢日相越四十日其赴告已早

在諸侯不報會奔喪而猶泰然同盟其罪已著正不俟書至於

會後而始罪之也張自超宗

成七年秋公會救鄭盟馬陵公至自會

會而楚師退故不至救鄭高閏○至會者楚既退而會盟為大

也觀此可知至圍許之疑於朝王不至會之義張自超宗

成九年春公會盟于蒲公至自會

蟲牢馬陵于蒲三至會著晉景終失鄭也明年伐鄭不至者伐

鄭為納鄭伯也與前後伐鄭不同如書至自伐鄭則疑前後之

至伐鄭為鄭不服之故矣而此為納鄭伯亦不著矣張自超宗

成十年秋七月公如晉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春秋屬辭例編 卷八 書公至

左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十一年春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

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書至自晉與前後如晉

書至同而時之久則按之可知送葬之辱則於不書葬著之故

明年瑣澤之會為晉厲結好於公則不書至矣張自超宗

成十三年春公如京師夏公自京師會伐秦秋公至自伐秦

此年書晉乞師知伐秦晉厲意也次書如京師知成公之朝非

專行也次書自京師伐秦使若繼事焉不可過天子也卒書至

伐則見公此行非為朝王著其實也抑揚予奪微而顯矣汪克

王葆○如京師而至伐秦與圍許於會溫之後而至圍許義各

不同蓋會溫朝王其本事也不至本事至圍許以著假狩而朝

之非禮也此則伐秦其本事也至本事不至京師以著過京師

而朝王之非禮也張自超宗



成十五年春公會盟于戚公至自會

成十六年秋公會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

以會告也公雖不見而實往會以成事告趙鵬飛○苟以不見

公而不書至則疑於晉止公矣非危之而書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秋公會伐鄭冬公至自會

未嘗為會而曰至自會有託焉爾以伐鄭出會而不得與其事

及公歸不可以伐鄭致故託曰至自會爾高開○春秋不以本

事致者惟此年伐鄭至會襄十八年圍齊至伐李廉○李氏廉

謂厲公三伐終以伐致悼公三伐終以會至為春秋立文之精

非也或致前事或致後事皆舊史文此年諸侯次於鄭西魯以

內難不敢過鄭則不與伐可知明年夏伐鄭自童戲至於消曲

楚人師於首止而諸侯還則兵未嘗接可知至明年冬伐鄭傳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八書公至

聖

稱圍鄭則薄其城下協心同攻故歸而以伐告耳方苞○伐鄭

而書至會以著伐鄭之不用其師而行父之執僑如之奔扈之

盟皆為伐鄭不與起也此與柯陵之至會不同柯陵盟於伐鄭

之後故也張自超宗朱辨義○行父見執公待于鄆晉釋行父方與偕

歸不可以伐鄭致故曰致自會以見公之不與伐鄭也葉氏夢

得謂伐在會後則致會張氏洽謂危在於會未確徐卓經義未詳說

成十七年夏公會伐鄭盟柯陵秋公至自會

伐後而盟故以會至即穀梁二事偶則致後事之例也與襄十

一年伐鄭會蕭魚至會定四年侵楚盟皐鼫至會書法同李廉

又 冬公會伐鄭公至自伐鄭

三假王命卒不得鄭終至伐鄭著鄭未服張自超宗朱辨義○按張說仍本李氏廉

成十八年春公如晉夏公至自晉

襄三年春公如晉夏公及晉侯盟于長樛公至自晉

不以長樛至本非會杜○盟乃朝後之事本謀如晉以如晉為

重故不以長樛至程端學本義

又 夏公會盟于雞澤秋公至自會

杜氏以為逾時故至之然如于戚沙隨皆不逾時何以至耶自

桓文後會盟皆至不必有事無事逾時不逾時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四年冬公如晉五年春公至自晉

高氏以為危之又云襄之出二十四至者二十一皆危之也然

則救陳而會鄆伐鄭而盟戲澶淵而盟四國大夫其不至者以

為安之耶故諸儒之例不可以通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五年秋公會于戚公至自會

納吳為好會不逾時而亦書至則他會盟以為過時危之而至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八書公至

聖

者皆非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冬公會救陳公至自救陳

穀梁以為善救陳也范氏謂善之故以救陳至然成七年救鄭

何以獨不善救鄭而至會耶救鄭而為馬陵之盟以盟會為大

故至會救陳不盟故至救陳非有別義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八年春公如晉夏公至自晉

那邱公在而大夫會蓋季孫從公朝晉由晉赴那邱經於會後

書公至則季孫往會之時公尚在晉葉集○自鄆如晉也故會

鄆不書公至朱載堉○王氏以為雷晉半歲不與會而歸書至

以危之非也公自朝晉晉自徵會諸侯之大夫各自為事晉不

使公與大夫之會乃有禮於公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十年春公會晉侯等會吳于相夏遂滅偃陽公至自會



穀梁曰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非也黃池會外裔也自京師會伐秦惡也未嘗不致葉夢得傳

又 秋公會伐鄭冬公至自伐鄭

此年至伐鄭明年再至伐鄭而後至蕭魚之會晉悼勤於伐鄭不急於得鄭而卒服鄭也張自超宗朱辨義○九年會盟于戲何以不致繼有事也穀梁傳曰恥不能據鄭非也于鄭不致以自鄭如晉繼會邢邱故于戲不致以繼會相故郝懿行說略

襄十一年夏公會伐鄭秋盟臺城北公至自伐鄭

十年伐鄭此年圍鄭皆以服鄭退楚為重故告廟之辭主於伐鄭至三駕鄭服諸侯以息肩為喜故以會告自舊史據祝冊書之非筆削所寓方苞直解○致伐不致盟雖同盟猶未得鄭也牛運震傳

又 秋公會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八 書公至

留

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程子經說○據左氏諸侯觀兵於鄭東門鄭人行成遂會於蕭魚蓋鄭既服故不復伐而從會所以致會葉夢得傳○厲公三伐終以伐致悼公三伐終以會致皆舊史據

告廟之辭非聖人變易其辭以褒貶也日諱○方氏說見上

○書至會鄭服也以著兩至伐之未服鄭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愚按

穀梁曰不以伐鄭致得鄭之辭也舊說皆本此義亦通惟謂春

秋以變文為褒貶悼公三伐終以會致不以伐為功也則非也

襄十二年冬公如晉十三年春公至自晉

左公如晉朝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於廟禮也

襄十六年春公會于淇梁夏公至自會

襄十八年冬公會圍齊十九年春盟祝柯公至自伐齊

此圖也其以伐致何圖而以伐致者以伐告也劉敞傳○此以伐

齊出而歸以伐齊告圖乃伐之一事耳程端學本義○公羊曰何以

致伐未圍齊也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劉氏曰非也若

諸侯實未嘗圍齊者春秋何得書之穀梁曰何為致伐曰與人

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劉氏曰非也執君取地邪事也以伐

齊致齊事也今欲以齊明邪以邪明齊乎無義以通之存耕趙

氏云何以致伐始以伐齊出也公穀求經太過又三傳○圖而

致伐胡傳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非也公出本以伐告

也信二十九年以圖許致何也晉以許不會圍之魯非初與晉

約伐因會而圖自當以圖致安得以伐致此皆舊史據策書之

方苞直解高○賈逵謂圖齊而致伐以策伐勲也於義為得孔

疏辨之未當魯於是役倚晉成功至作林鐘以銘勲其以伐告

廟又何疑焉齊召南左傳註疏考證○既盟祝柯而不至會者固著齊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八 書公至

留

未服而亦見諸侯以伐齊為本事盟為末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愚按張氏

云書圍著諸侯之已甚書至伐著齊責有以取之亦未免曲生義故刪節

襄二十年夏公會盟于澶淵秋公至自會

襄二十一年春公如晉夏公至自晉

又 冬公會于商任二十二年春公至自會

襄二十二年冬公會于沙隨公至自會

襄二十四年秋公會于夷儀冬公至自會

春秋但書會夷儀不書伐齊救鄭則至會宜矣安有不至齊為

不能正齊罪不至鄭為薄救鄭功之義哉許說非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二十五年夏公會于夷儀秋盟重邱公至自會

襄二十八年冬公如楚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至自楚

左見季氏專魯門陳遷鶴說見公在門○公留楚七月孫復尊王發微



昭五年春公如晉秋公至自晉

左莒愬於晉受奔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

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情也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

○昭公如晉凡七止者一及河而不至者五惟此年得成禮而

反然以受牟夷為首所愬幾見止焉歷三時始歸御纂直解

昭七年春三月公如楚秋九月公至自楚

左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薳啟疆來召公

昭十三年秋公會于平邱不與盟公至自會

昭十五年冬公如晉十六年夏公至自晉

左公如晉平邱之會故也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

不書諱之也夏公至自晉○時久乃還意如陷其君也家鉉翁詳說

○襄公二十八年十一月如楚明年五月書至昭公去年冬如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八 書公至

果

晉今夏書至皆受制大國踰三時始返汪克寬纂疏

昭二十五年秋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二十六年

春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杜注入魯境故書至猶在外故

書地○穀梁公次于陽州其日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

以言至自齊也○日至自齊蓋自野井入齊國都齊既取鄆始

來居耳若未至齊則當書至自野井與至自乾侯同王氏葆謂

公自野井來居于鄆非也季本私考○公未嘗告廟而仍書至賈逵

謂季為守臣當為公代祭如荀躒所云子姑歸祭者恐意如無

道未肯出此此必公在行所亦設主以告而史官書之也毛奇齡傳

昭二十六年秋公會盟于鄆陵公至自會居于鄆

越在外而書至蓋君去其國取羣廟之主以從故告然即無主

不之告亦當書至以存公於書至為變文也高澍然釋經○汪克寬

曰曾子問云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則昭之去鄆而

返亦或告於祖廟其言未得經旨蓋鄆內邑也公雖失國而猶

居鄆故以內為辭凡外出而返必書至後鄆潰而寓晉地不惟

不可言至亦且不可言居然書在亦所以存公也皆特筆也若

以曾子問為辭豈廟主從於鄆不從於乾侯乎義難通矣御纂直解

昭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書公至自齊居于鄆者三至自會居于鄆者一至自乾侯居于

鄆者一書至書居我君故也魯國臣子之義也高澍然集注

又 冬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昭二十八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

鄆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八 書公至

聖

不致以晉者不見容於晉未至晉何

定四年春公會于召陵侵楚夏盟于皐鼫秋公至自會

以伐楚召而以會致不成乎伐高澍然集注○會盟兩地故致會

定六年春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定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又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諸儒謂季氏圍鄆致國夏之伐因迫公報侵然觀晉師來救是

稟晉命用師故兩皆書侵書至與侵鄭至侵鄭同文張自超朱辨義

又 夏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不以會致者離會致地自參以上致會郝懿行說略○愚按張氏自

超謂私會不至此以會師至誤也私會於春秋初年書至矣

定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穀梁曰離會不致危之也非也八年公會晉師于瓦亦致又何危乎又曰其以地致危之也亦非也兩國會盟致皆以地常例兩權衡○傳例特相會往來稱地自參以上往稱地來稱會桓之盟唐文之盟穀定之會夾谷盟黃皆特相會即穀梁所謂離會也例以地致何危之有徐庭垣○愚按張氏自超以爲夾谷盟黃會牽皆非好會之常故皆書至殆未然時近則史詳耳

定十二年冬公會齊侯盟于黃公至自黃

穀梁以地致危之非也兩國會盟致皆以地此常例爾顧棟高大事表

又 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告至則書雖國內亦然或以爲成疆如列國故書至是以邑敵國非經旨不可從高澍然釋經○其至圍成者以著圍之而成終不得墮也又以著叔孫墮則則墮墮季仲墮費則費墮定公親用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八 書公至

宋

師而不能墮成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定十四年夏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哀十年春公會吳伐齊五月公至自伐齊

既聞齊喪班師可也所以久而不歸者進退制在吳也朱注

哀十三年夏公會于黃池秋公至自會

書公至於楚伐陳越入吳之後以著吳子在黃池楚越皆乘吳

子之出而與師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公行不書至

隱元年春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秋公及戎盟于唐

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六年夏公會齊侯盟于艾

七年秋公伐邾

八年秋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

十年春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 夏公敗宋師于菅

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秋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桓元年春公會鄭伯于垂 夏公及鄭伯盟于越

二年春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

三年春公會齊侯于贏 夏公會杞侯于郕

六年夏公會紀侯于郕

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

十一年秋公會宋公子于夫鍾 冬公會宋公子于闕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八 公行不書至

吳

十二年夏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秋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 公會宋公子于虛

冬公會宋公子于龜 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十三年春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

十四年春公會鄭伯于曹

十五年夏公會齊侯于艾 冬公會于袤伐鄭

十六年春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十七年春公會齊侯紀侯盟于葛 公會邾儀父盟于進

莊三年冬公次于滑

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駘 夏公伐齊納糾

十年春公敗齊師于長勺 公侵宋 夏公敗宋師于乘邱



十一年夏公敗宋師于鄆

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

二十三年夏公及齊侯遇于穀 冬公會齊侯盟于扈

二十六年秋公會伐徐

二十七年夏公會同盟于幽 冬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八年秋公會救鄭

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閔元年秋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僖元年秋公會于榿 公敗邾師于偃

五年夏公會盟于首止

七年秋公會盟于甯母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八 公行不書至

八年春公會盟于洮

九年夏公會盟于葵邱

十年春公如齊 張說見前僖二十三年書公至自齊

十一年夏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

十三年夏公會于鹹

十五年春公如齊 張說見僖二十三年書公至自齊

二十一年冬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二十五年冬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二十六年春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公追齊師至鄆

二十七年冬公會諸侯盟于宋

二十八年夏公會盟于踐土 公朝于王所

三十三年夏公伐邾取訾婁

文七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秋公會盟于扈

宣元年夏公會齊侯于平州

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邾公伐莒取向

十八年春公伐杞

成二年冬公會盟于蜀

十年夏公會伐鄭 張說見前于蒲書公至

十二年夏公會于瑯澤 張說見前成十年書公至自晉

襄七年冬公會于郕

會鄭不至者公自鄭 晉明年書公如晉公至自晉 孫復尊 王發後

襄九年冬公會伐鄭 同盟于戲

穀梁曰不致恥不能據鄭也此何獨魯之恥而不致公 葉夢得 傳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八 公行不書至

○不至蓋不及歸而春即會矣 應揚謙 集解 ○邾氏說見公至門外

年公至自伐鄭條下

襄十五年夏公救成至遇

二十六年夏公會于澶淵

昭二十六年夏公圍成

昭公既孫自他國而返必書至惟目圍成而復居于邾則不言

至示內外之別也 汪克寬 纂疏 ○不書至者以成與邾俱為邑書至

無義且非辭也而定十二年致圍成者彼自邑反國則國其所

也故書此自邑反邑則成邾一體也故不書 高澍然 釋經

哀七年夏公會吳于郕 秋公伐邾以邾子益來

哀十一年夏公會吳伐齊

前伐齊書公至此不書至非貶也前至伐齊著其聞喪不還師



久於齊之罪此則公未與戰如書至於戰前則公實未前歸如書至於戰後則疑公與戰故不可以至而竟不至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哀十二年夏公會吳于麋舉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郎

○內大夫被執得歸書至

大夫行不書至降於君也彼執則書至謹事變重國卿也苟從公歸則不書

趙訪屬辭

內大夫適他國其歸未嘗書至惟被執得反則書之以大夫同體一國之休戚係焉故也

正克寬纂疏文十五年引王孫

內大夫執而見釋皆書其至執之書則其歸不得不著

高閭集注文十五年

君臣同出則以君致故季孫行父與公同歸不書行父至

杜預張治注○貢云刺晉聽譏示已無罪不書至非也孔疏駁之

文十四年冬齊人執單伯十五年夏單伯至自齊

春秋屬辭例編卷八 內大夫被執得歸書至

書

昭十三年秋會平邱晉執季孫意如以歸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昭二十三年春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二十四年春舍至自晉

○君大夫外如在道而復

事畢事未畢辨不至而復內辭辨

還者事畢復者未畢師還公還自晉歸父還自晉士句聞齊侯卒乃還皆不當更往又並合禮故曰還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孫敖如京師

不至而復仲遂至黃乃復皆事未畢而復也穀梁還者事未畢復者事畢倒也

陸道集例雜字門

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

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杜杜致少之喪服

○昭公喪畢不朝周

以少姜之喪而如晉是以取辱宜公奔齊惠之喪成公奔晉景之喪已為非禮况寵妾之喪乎書如而復諱公之取辱亦傷世

道之衰也積習之弊至於趙文子卒鄭簡公如晉弔晉人辭之

則不惟弔其妾且弔其臣矣

注克寬纂疏

○公朝晉五唯其末言有疾則外此皆非公之自復晉辭公也

將執公是時魯晉方睦韓起來聘叔弓報之晉欲執公何耶

案

○公屢至河而復蓋皆季氏為之使公不得志於晉穀梁傳曰公如晉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此最得其

實左氏豈以為晉人辭公者魯史順季氏之飾詞耳

孔廣森公羊通義

昭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取鄭之役莒人愬於晉故辭公公子愁遂如晉○穀梁曰季

孫不使遂乎晉也而左傳以為莒故魯受莒之叛臣叛邑敗其

師伐其國取其地然皆季氏所為而公每至晉輒為所卻豈晉

臣曲為季氏之地公有辭不能自伸歟穀梁之說必有所本

案

春秋屬辭例編卷八 君大夫外如書復

書

○此復也其言乃何乃難辭也何難爾師伐莒莒訴於晉

晉侯以為討謂公無辱於是反

劉敞傳

○餘見季氏專魯門

昭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執其卿而朝其君不如辭之乃使

士景伯辭公於河○公以請季孫也不得與盟而猶欲躬朝以

請其臣失進退之義甚矣宜其見辭而不得入也

注克寬纂疏

難辭也公將請意如於晉晉人不可然後反

劉敞傳

昭二十一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公如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叔孫為政季氏惡諸晉士執

怒卑已故公為所卻

是年夏士

蓋季氏外交晉制其上也

案

○晉伐鮮虞豈妨邦交之禮如文三年晉將伐楚救江而公如晉成三年晉將伐虜告如而公如晉未聞辭公也况是年晉



實未嘗有事鮮虞蓋託辭以拒公耳汪克寬纂疏

昭二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左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何言乎有疾有疾所以

見無疾也其言乃何乃難辭也蓋逮於有疾而反爾劉敞傳○公

羊非也有疾則書有疾何殺恥之有程端學三傳辨疑○書有疾乃復

明非晉辭之也然則不書有疾皆為晉辭可知為晉辭而猶與

仲遂之至黃乃復同文若公之自歸然蓋皆以全君而諱其辱

也御纂直解○公羊以為殺恥則前之無疾而復豈揚恥邪行人

執而往朝與前執意如而往朝其為恥一也非書有疾所能移

即使晉不見拒又烏得不以為恥哉張自超宗朱辨義○以有疾為託

辭非也前乎此何以不託也經言有疾何由知其非疾郝懿行說略

○公如晉不入者六此書有疾以明他不入之非有疾也牛運震傳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八君大夫外如書復

定三年春公如晉至河乃復

三傳無說賈逵云刺緩朝公以六月即位此年即朝於事未緩

晉何以辭之若見謹當謝罪何由此後更無謝處孔疏○意如遂

昭立定皆晉大夫庇之公如而復操縱其君使聽已也家鉉翁詳義

以上公如書復

文八年冬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奔莒

左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只不至而復便

是大不恭魯亦不使人再往便是罪朱子語類○不至而復公不能

諫文公之惡亦見孫復尊王發微○易為或言而復或言乃復乃難乎

而也劉敞傳○大夫受命而出君言不宿於家雖死以尸將事聞

父母之喪徐行而不返以君命為不敢專事未畢而復罪也公

子遂至黃乃復非自復也故地而以難言之乃難辭也公孫敖

如京師不至而復自復也故不地而以易言之而易辭也葉夢得傳

○公子遂書曰至黃乃復則遂之心本欲至齊而以疾不能也

公孫敖書曰不至而復則敖本無至周之意雖受命而實不行

也呂大圭或問○公羊曰不至而復者內辭也夫公如晉至河乃復

國君且不得諱曾謂為大夫內辭乎穀梁曰不言所至未如也

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君

命也若未如而言如不復而言復不惟春秋虛如之文乃使掩

敖之惡反為不廢君命不專君命乎程端學三傳辨疑

宣八年夏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公羊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

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何注以喪喻疾喪尚不當反况

於疾乎○穀梁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復者不專公命也○有疾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八君大夫外如書復

而還也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以疾還非禮杜注○公如

晉至河乃復公得以有疾復也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不言有

疾者人臣不以生死壅君命以疾還非禮也牛運震傳○下書卒則

有疾可知有疾而不書則不可以疾廢命之義著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以上大夫奉使書復

○君大夫反國書還師還另見書師門書還善辭辨

還者終事之辭胡傳

至彼而反曰還還者事畢之辭也公還歸父還未及彼而反曰復復者事

未畢之辭也公如晉至河公入其境曰至某乃復公子遂未入其境

曰不至而復公孫敖如京師趙訪屬辭

還旋也意同轉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公至自晉則知言還者

已離彼而未至國不至而復至河乃復皆未至彼而使返耳蘇楚辨疑



文十三年冬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

衛鄭從楚非得已也而晉未察魯為請成以紓二國之患春秋

善和難見公一出而二國附如此故詳志之高閔集注○愚按公羊

曰還者何善辭也往黨衛侯反黨鄭伯故善之也按春秋善魯

公之意自於此條全文見之而豈在還之一字耶

宣十八年冬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左傳見出奔門○歸父反矣未復命於殯也欲入而復命則慮

見殺於是壇帷復命於介不失禮矣曰還曰至以終事之辭免

歸父也注克寬纂疏引胡甯○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奔莒則莒君命

而廢使事者也歸父如晉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則能達君命而

畢使事者也注克寬纂疏○大夫還不至其曰還自晉至笙何為奔

齊故也趙訪集傳○左氏公羊以為善之按還之一字魯史記其自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八 大夫反國書還

晉還魯耳何善之有

襄十九年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左傳喪而還禮也○穀齊地還者終事之辭大夫出竟有可以

女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世衰道微利人之難者衆矣聞喪

而還不亦善乎或曰士句宜殯帷歸命乎介使士句未出晉境

如是焉可也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句矣胡傳○春秋時背殯帥

師冒喪伐人者多矣而士句還師善矣注克寬纂疏引王葆○春秋之義

復者事未畢還者事畢士句兵無所如而反以事畢之辭書之

善其得禮以為得事畢之義故曰還也孫覺經解○愚按穀梁誤以

復為事畢還為事未畢因以士句專命為非然則書復之公子

遂公孫敖轉不貶乎劉原父辨之是矣公羊曰還者何善辭也

大其不伐喪也經意予其不伐喪經文自明白可見亦非以還

之一字為褒也但以事畢之辭書之耳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八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八 大夫反國書還

三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九目錄

會盟總論

內特會參會特盟參盟

外特會參會特盟參盟

中國夷狄特參會盟會黃池兩伯之辭辨

同盟服異同欲惡其反覆同心為善為惡諸說辨 特書同以

殊會殊盟殊吳為尊吳外吳不殊淮夷為夷楚與諸侯辨 黃

來盟泄盟來盟前定辨前定不日辨 來盟不言及不言內盟

之辨齊桓辨 屈完書于師為前定辨 華孫書字書官貴

聘而遂盟

朝而遂盟

書遇以書遇為特貶諸侯辨 以書遇為大齊桓辨 書及內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九目錄

書胥命以為結言不盟近正辨

書享禮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九

錢唐張應昌

○會盟總論

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于卻地曰會約信曰誓注性曰盟

此非知禮者之言是四名者皆非諸侯所得為是漢初諸儒竊取春

秋所書不知其為僭妄意以為先王之制而載之禮葉夢得春秋考

盟者殺牲載書而約也會者約信命事而不殺也古者六歲而會十

二歲而盟孟會非禮孟盟亦非禮 劉敞傳

諸侯臨一國之民民不可一日不治則國不可一日去之故先王之

法諸侯無事不得出境朝天子則出境天子巡狩則出境方伯率諸

侯以征伐則出境春秋時侵伐盟會無時無之諸侯未嘗安居國中

以治其民也未嘗一歲無出境之事也悉書之皆罪爾高閼集注桓十二年

合諸侯之謂會昭神要言之謂盟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而以盟會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九 會盟總論

發四方之志天子巡狩諸侯既朝則設方明是會盟者天子之權也

春秋盟會咸出諸侯之志即有褒貶亦彼善於此爾馬驥左傳辨例

春秋會盟以名言之則離與參為私同為公也以事言之則事之公

者為公私者為私也以義言之則合義者為公不合義者為私也其

有見于傳而經不書者以為惡之諱之而削之非也張自超宗朱辨義總論

傳言踐土載書之次與會不同會之班次以國大小為序及其盟也

王臣臨之異姓為後故其次與會異孔疏傳二○以上總論會盟

周禮大宗伯時見曰會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言天子合諸

侯而命事曰會也曲禮諸侯相見于隙地曰會此言諸侯將朝天子

先會以習禮儀也曹劌曰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

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蓋諸侯無私會

必有天子之事而後會也春秋書會九十二非以王事會也皆議也



惟會蕭魚以不戰服楚偃兵息民書會伐而又書會爲一經特筆可

謂彼善于此者矣參彙纂隱二年會潛孫復徐彥

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踰竟何休注隱二年會潛

傳稱楚子問禮于宋左師鄭子產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

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子服景伯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

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伯然則王伯合諸侯之禮不同今皆

亡之司儀掌客器具其儀耳節則未之詳也張大亨五禮例宗

會同之禮設于宗伯掌于行人成康盛時諸侯因時而會宣王中興

鳩散討貳復有東都之會平王東播權歸諸侯其會非干戈敵仇則

盟誓固黨非窺人土地則保我疆邑車輪四馳蔑有寧歲始也諸侯

專之其次大夫專之其次蠻裔攘之禮法變蕩不可扶持矣沈某

古者諸侯服天子之命以守疆土以治人民朝聘有時出入有度世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會盟總論

之亂也諸侯無法以守強陵弱衆暴寡大者糾合其黨以逞其私小

者附從不暇以救其亡列國之會紛然于天下矣凡書會皆非正也

若夫彼善于此惡有重輕則各存乎其事呂大主或問隱九年

禮時見曰會會以訓上下以正班爵以敘長幼則會無非時者無非

事者春秋之世強陵弱小役大構事者旁午交與畏命者奔走不息

欲相親則爲會欲報怨則爲會欲求盟則爲會欲合衆則爲會勞民

盡財棄國弛政凡書會皆罪也李明復集義隱二年引謝混

會有三例時會也參會也主會也特會者離會也兩君相見也三其

初以諸侯而特會其後以大夫而特會諸侯矣又其後以大夫而特

會大夫矣其初以諸侯而主會其後以大夫而主諸侯之會矣又其

後以大夫而主大夫之會而君若贅疣矣其初以諸侯主諸侯之會

以攘夷狄其後以夷狄同主諸夏之會而晉楚之從交相見矣又其

後以夷狄獨主諸侯之會會而伯主不復與矣懼楚而通吳會吳以

謀楚卒之楚敗吳強而黃池之會春秋以是終焉通而論之諸侯特

會多在隱桓以前自有主會無特會參會者矣大夫特會多在文宣

以後有大夫特會而後有大夫主會者矣以諸侯主天下之會自北

杏始以大夫主天下之會自鍾離始以夷狄同主天下之會自宋始

有北杏而後有葵邱之會宰周公至會溫而天王狩焉諸侯之亢極

矣然後大夫乘之大夫主會而諸侯失政然後夷狄乘之顧棟高大事表

穀梁子謂會者外爲主隱二年會戎于潛條下非也凡盟有書公及公會之別

若會而不盟則舍會無以屬辭方苞直解○以上論會

盟明也告其事於神明也劉熙釋名

周官大司寇邦之大盟約泄其盟書登于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六官

皆受其貳藏之司盟邦國有疑會同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蓋古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會盟總論

者天子諸侯信則盟以要之割牛耳歃血敦以盛血漿以盛耳將歃

戎右執器陳其載辭司盟北面讀載書告日月山川之神既告以次

歃既歃坎牲加書埋之此天子盟諸侯之禮也春秋之世不由王命

諸侯自盟司寇不泄其伯者之盟則假會同禮爲之隱元年孔疏趙汭屬辭參

盟非先王正禮也故朝覲宗遇諸侯以四時見王于廟者皆無盟諸

侯有非時而來朝者曰會十有二歲王不時巡而來朝者曰同二者

非朝之常禮則爲之築宮爲壇於國外設方明而祀之謂之盟非時

而來朝者必有戒事而使之守也則爲之盟以一之司盟掌之而大司

諸侯者必有戒事而使之守也則爲之盟以一之司盟掌之而大司

寇泄焉是非天子不可行天子者百神所主而天下所聽焉者也安

有諸侯而可三神者乎諸侯而有盟僭也葉夢得春秋考

諸侯有不協請於天子而盟不得擅相盟書盟皆惡之葉夢得傳隱元年



衰周不競信義不足懷遠威刑不足制強諸侯攜貳不能協一假歆血以要信而背信產亂實起于此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變雅之詩也至東遷盟約浸繁口血未乾兵及已接適以資狙詐之計耳沈氏

春秋之盟有二有公天下而為盟者有私一國而為盟者桓文合諸侯獎王室雖衰世之事聖人猶或與之為其近于公也若諸侯自相為盟各為私計甚而黨逆朋凶怙惡濟虐則春秋所惡家鉉翁詳說隱元年

盟者不相信也隱元年書及邾邠七年書伐邾元年書及宋盟十年書伐宋取郕防以見無由中之信未有不背者也黃仲炎通說

不請命天子而擅盟王命由此不行書盟罪諸侯之專也修德禮明信義正法令大國待小國之道也德禮修而小國懷信義明而小國服法令正而小國畏奚待要約而後協哉不正其本而劫之以盟邦國由此不親書盟又見睦鄰之失道也李明復集義隱元年引謝堤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九會盟總論四

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宗主也主盟列所盟先後周道尚親故後異姓或以為同宗之盟或以為宗伯屬官掌盟詛載辭非也馮時可左氏釋

昭十三年左傳杜注入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嶽之下孔疏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即此再朝而會傳與書合杜言巡守盟于方嶽與書義同愚按盟于方嶽周官及三禮並無其說朱鶴齡讀

特盟專辭也三以上為參盟參盟衆辭也伯者之盟為主盟主盟尊辭也尊為盟主聽命焉有盟主而天下之參盟定于一矣盟主不作而盟復參錯矣齊桓沒有曹南之盟晉伯衰有鄆陵之盟顧棟高大事表

日諸侯盟于扈文從此無天子日大夫盟襄十從此無諸侯又偶

君子屢盟諸侯盟之漸也出此三物大夫盟之始也盟詛與而政教號令始不行于天下詩以是刺春秋以是貶惠周揚詩說

先儒疑盟誓非古然夏氏作會殷人作誓古實有之必以周禮司盟

之言為漢儒偽雜實未然也盟蓋聖王豫設以待衰世何可深非東遷列國日尋干戈而會盟尚有講信修睦之意焉况春秋時猶秉周禮不至如戰國之爭城者賴此以維持之也於此而禁之人道絕矣惟盟當別善惡善惡繫乎公私桓文率天下尊周室公也善也無事而搜諸侯私也惡也與楚吳共事推楚主盟不但譏其私而已惡之中又有惡焉是故私相盟與夷狄盟之盟不可有同尊周同外楚之盟不可無以為盟誓皆惡之恐論近於偏也陳應鶴紀疑以上論盟

○內特會參會特盟參盟從伯主會盟者另列與夷狄會盟者另列

特相盟會不書惟內悉書之據傳僖二十四年晉侯會秦伯于王城

僖二十八年晉侯齊侯盟于欽孟之類皆不書陳傳良後傳

盟蔑與句繹為春秋書盟之始終此可以考世變汪克寬纂注克寬纂

隱元年及宋盟宿已為參盟之端然宿小國而內稱及外稱人微者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九內特會參會特盟參盟五

不足紀故穀梁於外盟之瓦屋發義曰諸侯參盟於是始王樵傳隱八年

無主盟而後參盟見天下之有伯非美事也天下之無伯非細故也無伯而春秋終焉呂大主五論

春秋初年王綱已弛霸政未興宋魯齊鄭各立黨與喜而會會而同盟相與同利怒而叛盟叛盟而戰復相與爭利紛然無所統攝幾底於亂故於宋魯齊鄭之會盟爭戰詳記備書家鉉翁詳說桓十二年

司盟邦國有疑掌其盟約所以崇體統息紛爭也隱桓之世盟會繁與結黨相軋自齊會北杏諸侯始統于一無敢擅相會盟歷一百五十六年晉伯衰鄆陵復為參盟而諸侯復散七國之分擾兆於此聖人悲王道不行以為惟伯猶足維之也故予伯顧棟高大事表

一與一為二又加焉則三由是而之焉無窮矣故參盟同盟異於特盟也參盟者同盟之漸有參盟則有盟主而伯事興矣張尚瑗穀梁折諸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九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二八一



隱元年春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左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內相盟則書且先錄其本以著

七年伐邾之爲渝盟也牛運震傳

又 秋及宋人盟于宿

左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盟于宿始通也○

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此參盟之始杜注○魯宋之交始此而

離于六年之輸平李廉會通○胡氏曰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此其

志者有宿國之君也按不稱公則及而盟者魯臣也十年釐伐

宋則會而伐者亦魯臣倏而盟倏而伐皆聽其臣爲之而公若

無與焉春秋微旨也故此盟惟重宋而已若謂有宿君而後志

豈不誤哉袁仁朝傳考誤

隱六年夏公會齊侯盟于艾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內特會參會特盟參盟

六

左始平于齊也杜注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案惡結好○艾之盟鄭故也自盟石

門而齊鄭爲與國齊將救鄭則地隔於魯不求魯無以救鄭鄭

來渝平齊爲之謀也故鄭使反命而齊爲艾盟趙鵬飛經筵○春秋

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於是魯鄭始平鄭方交惡

於王而亟平齊魯將以合諸侯焉陳傳良後傳○宋殤合五國之

師伐鄭又圖邑而取之鄭怨宋深矣特平齊以爲他日伐宋之

謀何以知其爲鄭莊合齊魯也石門之盟齊鄭合黨故也汪克實纂疏

疏○諸侯修睦以悖信明義爲本魯與宋盟宿矣齊與鄭盟石

門矣至此魯離宋黨與齊盟艾又二年齊離鄭黨與宋盟瓦屋

又二年齊魯並離宋黨而與鄭盟中邱倏離倏合爲結黨私行

計耳信義何有焉季本私考○公會齊四十一始于艾終于定十二

年盟黃于艾志齊僖小伯之始于黃志齊景爭伯之終汪克實文

隱八年秋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左以成紀好也杜注二年紀莒盟密爲魯故今成之○魯莒有

未平之怨前此紀人爲之平之而魯莒之好猶未合也今隱公

欲降心以消二國之患而莒之君卒不至以望國之君而盟小

國之臣譏公之失禮也家鉉翁詳說

隱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

左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來告命會防謀伐宋也○魯

昭歸防之利齊背瓦屋之盟連兵伐與國內揣有愧故相與假

王命非王意也其後伯主挾天子令諸侯實防於此家鉉翁詳說○

爲鄭會齊將病宋也前輸平則爲艾之盟今受防則爲防之會

盟艾魯鄭猶未厚也自會防而後魯惟鄭是聽程端學本義引趙與權

隱十年春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內特會參會特盟參盟

七

左會中邱盟于鄧爲師期○尋防之會謀伐宋杜注○防之會魯

與齊謀伐宋中邱之會復借鄭決師期汪克實纂疏○鄭叛王合諸

侯無王命而私會齊魯齊魯亦無王命而私會鄭而後諸侯之

師始橫行天下陳傳良後傳○是時未有霸也而已爲霸之漸前此

惟兩君相會至此而參會矣前此惟敵國相攻至此而連兵矣

自參盟而有主盟自連諸侯而搜諸侯以伐矣王樵輯傳

隱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左鄭謀伐許○許鄭接壤鄭之所利齊魯無與也鄭莊計餌齊

魯借力吞併甚矣鄭莊不仁齊魯不智吳棫吉纂言○會中邱魯地也

會時來鄭地也前則鄭欲結魯與齊來魯爲會此則魯既收鄭

祊取宋邑因往鄭謀許以爲報也鄭誘魯以利始求之而後招

之魯爲鄭所誘始從其求而後遂不得不應其招此鄭莊之後



魯隱之庸也張自起宗

桓元年春公會鄭伯于垂

左公即位修好于鄭○桓公篡立欲結好自固因鄭求許田未遂乃求好于鄭鄭亦乘機以求許田耳張洽○魯鄭特相會盟

惟桓之編有四會垂盟越盟武父會曹鄭莊之結魯桓之交鄭突皆黨逆耳李廉○隱公初鄭莊獨雄隱舍宋而事鄭伐宋入

許無不與同此桓所畏也故首求於鄭鄭既得賂然後結好三傳蔽於易昉之言而不知許田之爲賂是以并垂之事失之葉

傳得

又夏公及鄭伯盟于越

當時惟齊鄭最雄亦惟齊鄭最睦得鄭即無患于齊又何患于他國故盟鄭而桓位定矣朱朝瑛○垂之會鄭爲主也越之盟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九內特會參會特盟參盟

八

魯志也鄭欲得許田以自廣故爲垂之會桓欲結鄭好以自安故爲越之盟胡○左氏謂結昉成循其迹也穀梁謂內爲志誅

其心也鄭借易田之迹以行要求之心桓諱求盟之心而附結成之迹彙纂○春秋之世篡賊列於會盟則不討故鄭挾以求

許田而魯志乎爲此盟也方苞○愚按內盟書及穀梁內爲主之說另門已辨之矣而凡書盟原有內爲主者特非以內主之

故書及耳故仍采此數說入此

桓二年春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左爲賂故立華氏也○穀梁傳家氏說見書以門

桓三年春公會齊侯于厭

左成昏于齊也○懼方伯而乞昏不由媒介而自會皆不正也家範○魯宋世姻隱敗未結怨桓爲仲子所出齊恐新君復

通宋姻有意親魯既失好於宋不得不修睦於齊故不特魯欲

娶於齊而亦齊欲昏於魯也自此莊僖文宣成皆娶齊女而宋交絕至伯姬歸宋始通然則會處乃齊魯世好之始張自起宗

又夏公會杞侯于郕杞公羊作紀

杞當從公羊作紀齊魯方睦紀畏齊會魯求庇彙纂○程子云杞稱侯皆當爲紀左云杞求成因入杞而傳會耳汪克寬○按

郕即魯成邑非郕國辨見地名門彙纂以爲郕國參會誤

桓三年秋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謹公親迎當書逆女不曰會此見齊侯出疆送女而公會之皆非義也彙纂

桓六年夏公會紀侯于郕郕左公作成

左紀來諮謀齊難也○齊欲圖紀紀魯甥也以魯婚于齊故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九內特會參會特盟參盟

九

魯黃震○此見強國暴恣小國微弱奔走不暇救其危也孫寶

桓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齊鄭方圖紀衛與鄭有隙伐鄭之役衛實從王魯因會之將以爲援然齊

衛胥命于蒲亦既修好矣衛始以鄭之怨約與魯會終以齊之故背魯弗來呂大圭○衛宣未與魯通至是爲會期而終背公

更與齊鄭即之戰兆此黃震○餘見會書弗遇

桓十一年秋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自去年魯與齊衛鄭爲仇桓公欲合黨以敵之結宋與陳蔡要

言歃血初無忠信誠懇之心張洽○宋爲鄭所抑積忿久矣故鄭莊卒即挾突以亂鄭請突立必助已也而突仍絕宋使宋莊

不得志於鄭故合三國以爲盟將爲圖鄭之計也是盟宋爲主既而五會桓公欲堅魯之志也蓋齊鄭爲黨宋得魯則齊兵不



敢擬其後而宋可專意向鄭耳季本○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闕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詞費也所以著屢盟長亂數會厚疑盟而卒叛會而卒離也胡○黃說見下

又 秋公會宋公于夫鍾

黃氏說見下胡氏說見上

又 冬公會宋公于闕

宋欲結魯讐鄭也季本○宋魯皆助鄭突者折以下三盟皆宋莊結魯爭鄭之計卓爾康○折闕夫鍾之會是宋欲親魯伐鄭故數會于魯地宋為主也龜虛之會是魯欲平宋鄭宋不受平故數會于宋地魯為主也黃正憲○胡氏說見上

桓十二年春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紀當作紀

隱二年紀莒盟密是時紀謀齊難故魯與之盟莒以援之汪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內特會參會特盟

十

疏 ○魯桓切切為紀謀故屢會焉而大國無與同心僅與小弱之莒偕其不能助紀可知吳○紀乃紀之誤左氏平杞莒之說非葉西○謝氏說見前總論

又 秋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

左傳見下條穀邱宋地也傳云句瀆之邱○宋以立厲公故責

賂于鄭鄭人不堪故不平杜○去年宋與魯陳蔡為盟今又盟

燕將以斷齊鄭之道也左氏乃云平宋鄭何也蓋齊謀吞紀魯

桓欲援之而不能其欲平鄭于宋者欲鄭背齊合魯而陰援紀

也計亦巧矣黃正憲○左云魯平宋鄭然此盟必是魯宋燕三

國別有事要約非為鄭賂之事也因與宋公相見而為鄭致請

耳吳○左氏以為平宋鄭若既盟矣則平兩國之言已刑牲

告神而定之矣何必又與宋屢會又盟鄭而連師伐宋哉吳氏

以為別有他事非為鄭賂是已蓋皆為紀也又致燕人者多結黨以敵齊也張自起

又 公會宋公于虛 冬公會宋公于龜

左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邱即穀宋成未可知

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二年兩盟四會惟宋之故書盟

會未有若是頻數者家鉉翁○宋納突求賂突入國不償遂成

讐隙故公欲平之虛龜皆宋地公欲成宋之急屈已連往與會

而人不親焉詳書以譏之張洽○公始以柔會宋復自會于夫

鍾于闕于穀邱于虛于龜求宋亟矣蓋自隱以來黨鄭則伐宋

善宋則伐鄭至鄭之戰懼鄭謀已故急求宋既而求鄭為武父

之盟而成伐宋之役明年再會又明年復會其求鄭亦如是其

急鄭適有突亂知其不足恃乃復伐之立國如是而可久乎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內特會參會特盟

十一

疏 ○胡氏黃氏說見前

又 冬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左公平宋鄭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鄭突奪位而求

盟也顧棟高○自突之入鄭四會二盟皆為鄭謀使宋鄭可平

一盟足矣何以多為今屢盟數會而宋不肯平可以已矣乃寒

前日之盟背前日之會盟鄭而謀伐焉冬及鄭反覆甚矣趙

○與人交者無忠信誠慤之心而以利合一旦爭小利則相

視忽如讐敵然公之見棄於宋而盟鄭其離合正如是魯桓宋

莊鄭屢交相盟會紛紛離合惟利是視煩盟潰信祇以長亂而

已張洽○鄭助齊以虐紀魯為紀求合諸侯乘突新得國將以

攜齊鄭之交故屢會宋以求免鄭賂所以示德于鄭也宋既不

從鄭亦怒宋而謀合于魯故為是盟魯之盟鄭者為鄭圖宋故



逾月有宋之戰鄭之盟魯者為魯扶紀故逾年有七國之戰張自

辨義趙宗朱

桓十四年春公會鄭伯于曹

左鄭人來請修好會于曹曹人致饋禮也○以曹地曹與會杜

○突之立以宋而宋既憾之所與者魯而已故求於魯為會前

年伐宋德魯故今春會而夏又聘焉趙宗飛○前年魯鄭救紀

而敗齊衛蓋虞齊衛報怨會以謀之曹與魯協故會鄭于其地

○會于曹地曹在衛南東北界齊伺齊衛之往來也季本

桓十五年夏公會齊侯于艾

左曰謀定許也經無其事孫覺○隱十一年入許者齊魯鄭也

今許乘鄭亂復國齊魯不與師問之則已矣安得反為會定其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內特會參齊魯盟

主

乎孫氏鄭氏所以駁左也高氏闕以為魯與齊絕僖公卒襄公

新立今復通好揆諸當日情事近之案○此齊襄元年也素

通其妹假會為往來之地耳故不數年有彭生之禍顧棟高

又 冬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見書伐門會于某而後伐門

桓十六年春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謀伐鄭也○前年謀納厲公不克故更謀杜○非禮之會且

為不正况屢謀以伐人乎其肆人欲滅天理罪孰大焉湛若水

桓十七年春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左平齊紀且謀衛故○紀懼齊每為之備而齊多詐為此盟示

之以不疑俾弛怠而不我慮尋盟既退魯齊遂戰于奚齊遂遷

紀三邑足知盟之無益而長亂矣高閏○公十三年會紀敗齊

以益其怨今乃盟之豈足釋憾又欲納朔一動而二失也張洽

○紀魯之姻國而衛朔在齊故齊欲納朔而魯欲平紀也然其

後齊卒遷紀而魯卒會齊納朔則齊魯之強弱具見汪克寬

又 春公會邾儀父盟于越

左尋蔑之盟也○是年八月即伐邾則越盟不待貶而惡自見

隱桓皆盟邾而背盟者皆以宋故汪克寬

桓十八年春公會齊侯于濶

本與夫人俱至濶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杜

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莒

穀梁盟納子糾也○見公之釋父怨親仇讐也胡

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左始及齊平也○齊魯不和久矣納糾之後至於屢戰齊桓求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內特會參齊魯盟

主

伯欲與魯平而盟孫覺

公羊莊公升壇曹子手劍從之管子曰君將何求曰願請汶陽

之田管子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

曹子操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

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按曹子事經不書歸

田况汶陽田至要戰乃能取無足據者齊桓伯術捐小利結諸

侯容或有之但公羊言之過其實耳葉張治○左氏載曹劌

問戰諫觀社謁然儒者之言公羊乃有盟柯之事太史公遂以

曹沫列刺客之首此戰國之風春秋初未有此習也王應麟

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結出竟遭齊宋欲伐魯專矯君命與之盟何休

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侯盟于防



公忘讐請昏齊使卿要盟傲魯甚矣春秋責齊亦責魯家鉉翁詳說

莊二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扈

小白已霸矣復爲離盟者以圖婚於我而固其好焉爾故前高

侯爲防之盟而後公如齊納幣今齊侯爲扈之盟而後公如齊

逆女見公之迫于齊而不敢不從也葉夢得後傳○盟于防遇于穀

矣復盟于扈何也見齊侯之汲汲於魯也公志在得妻而齊侯

之志在于從伯故盟防而後許之納幣遇穀而後許之請期盟

扈而後許之逆女齊不得魯則諸侯不親自長勺乘邱以來知

公不可力服故委曲招致十有餘年而卒致公于盟會趙訪集注

莊二十七年冬公會齊侯于城濮

齊會魯將討衛定交而加兵見其謀之審張洽集注○會于衛地謀

伐衛明矣然魯不與伐者亦猶魯濟謀伐戎而不與也汪克鏞集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九內特會參贊特盟參盟

十四

閔元年秋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左請復季友也○子般卒慶父哀姜專國季友出避禍公在童

年孰奉之會伯主而爲國計者必魯之世臣有不當權而忠于

國者深謀秘計告於伯主以伯令召閔公至齊地與之盟使復

季友之意出於齊既盟召諸陳而公次即待之若不敢不從伯

主者季友以伯主之重慶父不敢去之矣吳澂集注○齊桓公爲伯

不討慶父之罪有軼罰矣然能順魯人之心而復季友故先爲

此盟使公安乎季友安乎公而慶父亦不敢害季友季友

歸而魯有所恃亂庶可弭乎則此盟之繫於魯也重矣顧夫人

慶父猶在則禍本尙未去也御纂直解○此時慶父在齊季友在

陳季欲歸魯定亂而慮齊桓之以姜故助慶父也故先乞公盟

齊桓而後來歸此皆成季之謀所豫定者不然是時姜在宮閔

方九歲國無重臣焉能遇事果斷越國而會強大如此毛奇齡傳

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故爲是盟而魯會之

集傳○齊孝不能修桓之業陳鄭失所依託爲是盟以合齊楚

爲息肩之計蔡則久屬服于楚者也魯久與宋絕好宋襄方憑

陵諸侯故亦幸齊楚之合而往會楚乘諸侯之不服宋計攝東

諸侯合已亦聽陳楚爲是盟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僖二十五年冬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左衛人平莒于我○莒自獲孥後未通于魯衛成承衛文之志

平其舊怨至明年會向乃成趙鵬飛經筵○莒慶先盟莒子後盟見

慶能左右其君也二盟慶之志也慶何以能致公因婚姻也何

以能致衛因甯速也文公以前外大夫會盟無以名見者莒慶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九內特會參贊特盟參盟

十五

以魯婚姻主平二國名之著其專也因甯速以致衛故甯速亦

連類名之皆所以著事實高澂然釋經○中國無伯參盟復見趙訪集傳

僖二十六年春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左尋洮盟也○洮盟衛成在會而莒以大夫向盟莒子在會而

衛以大夫何也洮盟衛平莒魯而已不親之何以取信于人故

衛成在苦塊亦躬行莒與魯怨舊矣一旦復通慮有不測故先

以大夫聽命而測魯之情也向盟莒知魯肯平不躬行非所以

爲平莒魯相從衛但以大夫質信而已趙鵬飛經筵○高說見上

文元年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晉疆戚田故

文二年春及晉處父盟見內盟不目其人

文三年冬公如晉公及晉侯盟見公如伯國受盟



文八年冬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見大夫會盟門○左云報扈盟解經之實也而又曲生來討之文以合上傳後至之解既日報盟又曰來討自相背疑引杜預

文十年秋及蘇子盟于女栗

左頃王立故也○蘇子周卿士王新立故與魯盟親諸侯杜

頃王即位諸侯莫有朝京師者王乃命蘇子盟魯文公當辭不

敢盟而躬往觀焉可也及蘇子盟不恭甚矣家鉉翁○柯陵尹

子雞澤單子平邱劉子皆諸侯盟王臣洮翟泉王人女栗蘇子

皆大夫盟王臣義引謝混○王臣下盟諸侯周室之卑等于列

國春秋說○諸家多從左謂頃王新立而盟以盟王臣與周下

盟諸侯爲非惟戴岷隱曰僖十年狄滅溫溫子奔衛溫卽蘇子

也今豈非既復其國而求與魯盟邪黃震○按戴說得之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九

末

文十一年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左謀諸侯之從于楚者○謀諸侯義也大夫擅政失也汪纂疏

文十三年冬公如晉公及晉侯盟

見公如伯國受盟

文十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間○

公即位之初憚會霸主而付之公孫敖不得志于晉者數十年

今齊亂公能討其罪雖大國必畏之矣旣不能然反使商人得

以威我命卿執辱邊鄙被兵此有志者困心衡慮之時也公方

且宴安於國使大夫自屈以請盟而不見答無志甚矣張洽

文十六年夏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耶

左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穀梁復行父之盟也○齊屢

侵伐畏而與盟不能禦侮而納賂求盟君臣有愧矣家鉉翁○

陽穀之會齊侯弗及盟者晉爲魯故會扈將伐齊齊侯賂之遂

不果伐於是齊侯欲取償於晉至是納賂求盟所以得盟高開

文十七年夏齊侯伐我西鄙公及齊侯盟于穀

左齊伐我襄仲請盟○齊以鄆邱公不親盟來討而晉公出盟

亦見前盟之無益也汪克寬○齊侯與遂盟矣齊之叛盟固不

容誅然公之昏庸不能爲國以禮而汲汲以請盟深可恥也文

公之世大夫盟會十八九獨此書公盟亦以見大夫之張也金

解○商人無禮伐魯喪使魯以在喪之故卻之可免魯盟之辱

乃魯前以病辭此不以喪辭不亦悖乎張自超宗

宣元年夏公會齊侯于平州

左以定公位○春秋弒立者列於諸侯則不復討曹人之請負

芻亦以此傳○齊公子元不討商人之弒舍歟職之弒商人元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九

主

卽因亂得國僭然在位其愈於魯接無幾也豈惟魯欲會齊以

定接齊亦欲會魯以定元平州之會同惡相濟耳張自超宗

宣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楚疾於宋危矣宋入楚則齊魯以楚爲鄙穀之會謀楚也此歸

父會齊侯之故趙鵬飛○楚使申舟聘于齊則齊楚有交會齊

謀所以事楚也傳註○會必有事以大夫往會諸侯尤非無

事空行者左氏不言相會之故觀下歸父會楚子于宋則此會

當是齊魯休楚師之強合謀以交于楚也據左氏楚使申舟聘

齊齊亦應有報聘之使又據左氏成元年傳臧宣叔之言曰齊

楚結好我新與晉盟云云則此爲合謀以親楚無疑張自超宗

宣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左見晉楚爭盟門○楚陵蔑諸侯甚矣不嚴兵固圍以爲聲援



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胡

又 秋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公自齊惠之歿事齊稍怠惟歸父兩會齊侯齊蓋有以議魯矣

高固婚于魯故為魯謀也趙聘飛 ○魯欲會楚先為穀之會今

欲從晉先為此會皆觀其強弱以為行止不敢背齊也卓爾康

成元年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左聞齊將出楚師故○魯固齊之與也宣之末年歸父叛齊即

晉既而歸父奔齊晉向疑魯貳心於齊魯亦恐晉不信也故為

此盟果於絕齊志於從晉焉明年戰鞏其謀蓋定于赤棘趙聘飛

○易為及晉盟齊怨成矣晉援不可緩也高閔 ○行父當國

憾齊人之納歸父又聞其將出楚師故結晉晉既怒齊亦欲懷

魯故不憚降尊而為此盟蓋皆以締私也直解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內特會參會特盟參盟

成五年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見內大夫會盟

成十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左宋合晉楚之成會于瑣澤成故也○案經書魯衛而不及鄭

傳稱鄭伯如晉而不及魯衛故劉氏謂傳未足信然春秋事據

左氏今仍存之案 ○趙氏呂氏辨說見晉楚爭盟門

襄三年夏公及晉侯盟于長櫟

晉悼謙敬不使國君就已出國都而為盟長櫟近城之地疏 ○

觀襄公如晉能與晉侯盟則左氏謂會沙隨之歲始生而說者

遂為四歲即位者妄矣季本

襄十九年冬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

左齊及晉平故穆叔會范宣子○魯懼齊為會以自固高閔

襄二十年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左及莒平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向莒邑莒數伐魯前年諸

侯盟督揚和解之二國復自結其好杜 ○莒與邾伐魯誤梁之

會晉以魯故執邾莒之君同圍齊之後又執邾子至是齊與晉

成莒失其恃而為是盟趙聘飛

昭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左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獻會楚子于陳○楚子在陳魯自

往非楚召之也不行會禮故四國大夫不總書耳杜注 ○書會未

有不行會禮者離至不旅見故不總書耳葉西

昭十一年夏仲孫閱會邾子盟于祿禚

傳說見邾魯交兵門○邾魯與國宜其盟好相繼而自隱盟茂

桓盟趙至昭幾二百年曠絕蓋莊僖以來干戈相尋故盟好不

講今始息兵于邾以尋曠廢之禮結祿禚之盟然隱桓時公親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內特會參會特盟參盟

與盟至今政在三家矣書獲之盟邾見政不出于昭公也沈棻

昭二十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傳曰謀納公也莒邾杞皆魯與國高閔 ○齊景假納公之義以

為糾合之謀而卒不能納王鉉 ○參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

也於是再見晉不復主盟也晉不主盟而後齊專盟矣陳傳良

昭三十一年春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見大夫會外大夫門

定三年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公羊作枝

左盟于邾修邾好也杜注邾即拔○大夫不顯邾君在喪而盟

之甚矣至句繹之盟奪其地而二卿脅盟又甚矣葉集汪克

定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魯卿特會諸侯久矣今書公會公始為政也君出必以上卿相

之三桓與齊構釁今與齊平恐齊意不測故使公試其危三桓



亦不敢出孔子甫用於魯而魯大治故使孔子攝相焉治聲既動於未會之先禮意復感於為相之際故會而不盟昭七年暨齊平定十年及鄭平皆泣盟平則必盟也今不書盟不煩盟也是知為國以禮服人以誠侵伐不事詛誓不作大道之行規模宏遠矣御纂直解○陽虎奔齊請師伐魯齊侯以鮑文子之諫而止至是魯用孔子大治齊人慕義春平而夏會焉安有使萊兵劫魯侯之事是會聖人相禮使兩國繼好謀闕以從先王之典何以盟為經不書盟傳何得云盟其盟辭齊魯魯以從役魯要齊以反田非聖人事也彙纂趙匡王樵○齊景圖霸將善魯以勸來者何至以兵劫且齊魯會盟多矣未嘗有衷甲之變就使有之聖人豈無禮義之論愧之如燭之武解鄭圖展禽卻齊寇何至以兵刃為威以求索為功如魯曹沫趙盾相如乎侈言夾谷奇績者皆淺心陋識未聞孔子之道者也黃仲炎通說○公即位後齊魯日尋干戈孔子首以講信修睦為事故有此會齊景圖伯亦欲親魯惓然釋憾以田來歸洵聖德所孚也左穀欲歸功孔子而載萊兵劫魯侯優施舞幕下之事夫聖人言語氣象自有以感人於周旋揖讓之間左氏曰士兵之穀梁曰使司馬行法焉此武夫闢力者所為而以証聖人乎齊師出竟要魯以三百乘從是以縣鄙視魯也聖人必以禮拒之安肯請田而勞吾民以奉鄰國果然則汶陽既歸魯當共命何以終定公之世盟黃會牽屢書于冊不聞魯為齊役乎垂葭之役齊師出竟魯未嘗以三百乘從也朱子以此事為附會先儒亦多疑之故不錄彙纂案○三田之歸左穀謂孔子退萊兵而齊人以謝過非也陽虎奔齊請師以伐日三加必取之以飽國之言而止遂執陽虎是時晉

政已衰公德齊叛晉而與之平則齊魯固相好矣是以會而不盟使齊果有意於得魯則方陽虎叛奔可以乘間何舍是不為反僥倖一旦之勝乎公羊曰孔子行平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此言猶近彙纂得傳○左穀所稱劫萊兵誅優施請汶陽欲大聖人而反小之先儒推以情事謂不足信誠然直解定十二年冬公會齊侯盟于黃結叛晉也杜注○于艾隱齊魯為盟之始繼之以瓦屋于幽而齊霸遂成于黃齊魯為盟之終固叛晉之交而晉不復霸矣汪克寬○陽虎奔齊侯犯繼往懼其間也故盟以結之牛運震傳定十四年夏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左晉圍朝歌會謀救范中行氏○齊景求霸助晉亂臣孔子去魯三國同助不衷危矣張治案注○齊侯兩次以謀晉而未能令晉有荀士之費復會以謀之蓋挾其叛以撓晉亂君臣之義矣魯親受臣禍而公亦與焉何也荀士舊有德於季氏今之會三家為之公受制於臣也御纂直解○又見外特會會洮哀二年春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邾者魯附庸最近且親不待講好修睦自有一體之誼此而疑貳則天下邦交何禮義忠信之有故書盟始蔑而終句繹也案○魯邾之盟始於隱公盟邾儀父終於叔仲盟邾子夫邾子未列於諸侯也公盟之既列於諸侯也魯臣盟之可以觀世變矣蔑與句繹魯盟邾之始終即通春秋書盟之始終張自超案○自是內外盟不書不足書也是故七年邾衍八年萊門盟吳不書甚者會邾十二三國盟亦不書陳傅良後傳○餘見大夫會盟哀六年夏叔還會吳于柎



見書吳門

哀七年夏公會吳于郢

哀十二年夏公會吳于案皋

俱見中國夷狄特會○兩會伐齊又為此會堅吳之好以敵齊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郢

左吳徵會于衛衛殺吳行人而懼衛侯會吳于郢公及衛侯宋皇瑗盟卒解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言于太宰嚭乃舍衛侯○於案皋之後與衛宋為會必衛宋求通於吳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外特會參會特盟參盟

外盟來告則書杜預注

外特相盟會不書雖參以上不書必有開天下之故而後書春秋書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外特會參會特盟參盟

外特相盟五隱二盟密隱三石門定參盟三隱八瓦屋桓十一密與

石門天下無王諸侯私相結也紀莒無足道也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春秋之初有特相盟而後有參盟諸侯合而為亂也有參盟而後

有主盟則伯者與矣自有主盟而後無外特相盟故外特相盟雖伯主不書如僖二十八年晉侯齊侯盟于欽孟宣十八年齊侯晉侯盟

于繒之類是也舍伯主亦無敢特相盟者苟無盟主則參盟復作齊桓既卒宋盟曹南中國之勢一變其後晉弗主盟而復有參盟趙訪

書外諸侯特相會二桓二會鄆定參會一定十會外特相會必開天

下之故而書會于鄆中國始懼楚世道之一變也會于安甫于洮黨亂臣而叛伯主天下自此無伯世道之又一變也趙訪屬辭參類

書外胥命相遇義與書特相盟會同外胥命一桓三志齊衛之合也春秋之初齊鄭一黨宋衛一黨齊衛之合於是始故特書之義與石

門之盟同外相遇三隱八于垂莊四子特相遇惟莊以前見之齊僖欲平三國宋公有疑請與衛侯先見是以有十年鄭宋連兵報復之禍齊襄欲滅紀與陳鄭過垂紀侯是以去國齊為楚伐鄭請會諸侯宋公請先見遇于梁邱是以緩伐楚皆有開天下之故也趙訪

隱二年秋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外相盟之始

闕文也當云紀侯某伯莒子公穀皆作伯左氏附會作帛杜注以為裂繻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上者程子○子伯二字侯

字之誤吳澂○于蔑內盟之始于密外盟之始志東遷諸侯無所統一也家鉉翁○外特盟不書此書者志諸侯之合後傳

隱三年冬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左尋盧之盟也○據傳春秋前齊鄭已有盟陳氏以石門為諸侯之合特據春秋所書立義耳元年盟蔑已特相盟然僅與附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外特會參會特盟參盟

庸同敵非開天下之故惟石門乃肇伯之端汪克寬○隱公之

世宋衛為西黨齊鄭為東黨魯則徘徊二黨之間惟利是從初比于宋至盟艾而從齊附鄭書石門之盟則知齊為鄭黨及盟

艾則知公從齊附鄭也趙訪○是時齊方盛強而鄭之仇在宋鄭莊特齊以敵之故宋與許紀諸國交受伐春秋詳書于策

見鄭莊多詐齊僖不義二國相與之固列國被其禍也張洽○志世變也鄭莊挾齊自強齊僖資鄭糾合齊鄭合天下始多故

矣劉寶○天下無王鄭為之也天下無伯齊為之也是故石門

志諸侯之合于鹹志諸侯之散是春秋終始也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焉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焉陳傳良○此伯圖

之肇也是時天下未有伯也而世道已將趨于伯矣齊侯鄭伯雄長于其間於是齊鄭為一黨魯宋衛陳蔡為一黨二黨分而



多故矣魯邾莒紀之盟特通好耳未有雄長諸侯之心也齊侯鄭伯之心豈魯邾莒紀之心哉蓋北杏鄭幽之兆自此始矣雖然齊鄭智謀勇力未能相下也則伯之權不能專魯宋衛陳蔡亦未肯下之也則伯之權不能執齊桓出而後專執之矣故曰此伯圖之肇也呂大圭○盟于石門何以書平王命晉鄭夾輔周室成王賜周公太公命藏在盟府齊侯州伯也鄭伯王卿士也奚爲而盟於是乎王伐鄭則鄭首惡也於是乎王人救衛則齊首惡也東方諸侯之變自石門之盟始莊存與○隱八年秋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秋正辭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外特會參會特盟參盟

書

於是輸平于魯齊亦爲艾之盟以平魯爲瓦屋之盟以平宋衛所謂成三國也東諸侯之交盛矣陳傳良○明年會防之後伐宋取邑信安在哉張洽○春宋衛遇垂齊平宋衛于鄭也秋宋齊衛盟瓦屋齊卒平宋衛于鄭也此左氏之文也然以經考之遇垂而鄭不聞盟瓦屋而鄭不與鄭豈受平者哉侵牧之役衛鄭怨淺長葛之役宋鄭怨深五年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報公子馮在鄭宋殤公未嘗一日忘也欲去馮而合鄭鄭莊公必不從故瓦屋之盟絕鄭非平鄭也然宋欲絕鄭齊終不與鄭絕陽尊宋衛而陰固鄭黨齊僖之誦與鄭莊同張溥○宋爲主盟與鄭絕也程子○考之經鄭實不預盟三國之怨實未得釋又明年魯齊鄭會中邱合兵伐宋齊爲之首齊既平之於前而又伐之於後何邪左氏所紀其未然歟家鉉翁○程子云與

鄭絕說是鄭王○入防之後鄭得魯援則宋不能無恐而求于齊爲急故宋序齊上主是盟也齊亦不肯從新附之宋而背入好之鄭卒叛盟而伐宋趙鳳飛○前猶兩國交盟今三國會黨馴致列國同盟其兆始此前此會盟各於其境今在王畿馴致翟泉抗盟其端亦始此王元杰○王氏樵說見內參盟總論○自參盟作各樹其黨邦交離合無常會盟侵伐益多事日講

桓二年秋蔡侯鄭伯會于鄆左始懼楚也○外特相會非關天下之故不書楚爲害中國於是始故書趙汭○舊說以鄆爲國謂地以國鄆亦與會江氏高桓十一年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外特會參會特盟參盟

書

左齊衛鄭宋盟于惡曹○謂宋與盟九月必不執祭仲左氏誤矣孫覺○經文無宋疑傳衍文趙鳳明○傳多一宋字宋鄭得宋有宋耶况宋列鄭後非次也此羨文也毛奇○趙汭曰此即戰鄭諸侯也用一事再見書人例經無宋傳衍文宋亦不當序鄭下注云經闕非朱鶴齡○愚按舊說謂卽上文三國之君貶書人駁辨見春秋之初卿大夫稱人門僖十九年夏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趙說見總論○公羊作宋人或字之譌何注欲比微者稱人之例遂援季姬事實之謂爲宋襄諱非也當以左穀爲正趙坦○定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叛音也霸道隱諸侯散離盟復見呂本中○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陳傳良○齊景圖伯之始事也而鄭實左右之自是以後有盟沙盟而濮會安甫盟



黃會率會洮皆齊鄭糾合之事可與隱公初年對看李廉○是時天王辟僭廟之難出居姑猶景公不能勤王乃今日求之鄭盟于鹹明日求之衛盟于沙強人從我豈能得諸侯家鉉翁詳說

又 齊侯衛侯盟于沙

左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即沙也○以經而言執行人而加之兵脅盟也以傳而言衛畏晉私于齊俾執其行人以侵之而後盟盜盟也若是而得諸侯易如其已家鉉翁詳說○鄭獻衛靈叛晉從齊齊可以伯而景不足望也張洽集註引許翰○此齊衛合黨之

始自此以後次五氏次垂葭次渠蔭至哀元年而伐晉矣夫當晉楚皆衰之際吳越之禍未至北方使齊景能撫伯國餘業尊事王室輯甯列國桓公之功可復矣奈何今日會明日次無非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九外傳會參得盟蓋 三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九

三

以圖晉爲事衛靈無道齊景無稱可哂也李廉○于鹹而鄭背晉矣于沙而衛背晉矣悉書之而中國自此無伯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定八年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結叛晉也注○去年公侵鄭今年二卿侵衛皆爲晉故而士鞅

又帥師侵二國故二君盟以固其謀高開集註○約背晉也晉侵鄭

衛故也侵之而愈叛晉之術窮矣故君子尙德不尙力御纂直解

定十年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前此齊與鄭衛盟今三國復爲此會無所憚于晉矣前此魯受

晉命侵衛今盟夾谷亦棄晉矣家鉉翁詳說○盟賊衛不與盟沙鄭

不與盟曲濮齊不與至是三國並會而不盟信已結也高謝然釋經

定十四年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范氏故也○齊景爲牽洮之會救范中行氏黨叛臣以敵君

大義亡矣黃仲炎通說○自齊景圖伯衛鄭魯既與同盟宋至是始

從齊家鉉翁詳說○是時衛有公叔戌之難宋有公子辰之難齊景

不能定二國之亂乃助晉之叛臣衛宋不自治其叛臣而惟齊

之從皆非也家鉉翁詳說○洮之會宋當與鹹之會鄭沙之會衛夾谷

之會魯同蓋至此而宋亦去晉即齊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中國夷狄特參會盟會黃池兩伯之辭辨

外諸侯與夷狄特相盟會不書雖參以上不書必有闕天下之故而後書惟內悉書之趙游屬辭

隱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左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戎者徐戎魯魯地戎來而我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九中國夷狄特參會盟 三

三

○諸侯私會然且不可況會戎乎會而不已必有盟盟而不信

必且肆其暴有潛之會然後有唐之盟有唐之盟然後有伐凡

伯之事故春秋惡之呂大圭或問○會戎于潛春秋之始會吳黃池

春秋之終陳傳良後傳○隱公即位不朝天王不聘諸侯而首與戎

會不貶而其失自見凌稚隆左傳註評測義○會戎於潛傷無王也東方

禮義之國出與之會非桓文之作天下其將左衽矣何焯讀書記

隱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

左秋復請盟盟于唐○書會又書盟甚之也與之會且不可況

盟乎湛若水正傳○費誓言徐戎並與東郊不開則魯之有戎患蓋

始于伯禽伯禽之賢不免設甲冑備弓矢植板幹峙芻茭而後

能禦之隱公不能制戎既與會又與盟會相見而已盟則以重

相要矣歃血要言非特不能制戎又將受制於戎矣趙游屬辭家鉉翁詳說



復集義 ○以中國禮義之鄉與戎割牲歃血責之也七年王使  
謝澠說 ○來戎敢無禮則魯與戎好適貽王室之患耳春秋所罪也高閏集注  
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

左修舊好也○隱因戎再請而後與盟彼有慕而求於此也桓  
自與戎盟此有畏而求於彼也直解 ○詩以是懲是厲頌僖  
公之功而夫子錄之則兩公盟戎之書以示譏可知張自超宗朱辨義  
僖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前年衛從宋伐齊邢狄同  
救而去年衛遂伐邢此齊狄所以至邢而盟也季本私考 ○甚哉齊  
昭之愚也桓公征楚已乃與之盟于國桓公攘狄已乃與之盟  
于邢家鉉翁詳說 ○外與狄盟何以書中國無伯華夷相亂也趙汴集傳  
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二十二年夏宋人齊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中國春秋特參會盟 宋

人楚人盟于鹿上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  
俱見宋楚爭盟門

僖三十二年秋衛人及狄盟

左衛人侵狄狄請平故盟○及夷狄盟下策也然既憐之以兵  
彼畏而盟之猶足以戢其噬螫之鋒而結其安靖疆場之好也  
蓋夷狄之情怯之則愈進迫之則奔北以兵臨之恐而求平然  
後許其平焉是乃制夷狄之術也狄之橫甚矣入衛伐邢侵晉  
侵齊邢衛皆遷而避之齊晉亦忍而不伐今衛出其不意以兵  
侵之狄恐而求盟於是即其地盟之故衛無狄患者十餘年趙汴集傳  
○衛弱狄強不盟且亡胡氏罪衛不當與盟過也徐學謨  
文八年冬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  
雜戎居雜水間戎雜處畿內而中國至與之盟甚矣程端學本義

宣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見晉楚爭盟門

又 秋晉侯會狄于橫函

左卻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服于晉○不討微舒而乃會狄晉  
卑甚矣遂使楚爲伯者之事直書其事不貶義見胡安國傳高閏集注  
宣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吾大夫始特會楚陳傳良後傳 ○餘見內特會門晉楚爭盟門

成二年冬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傳說見晉楚爭盟門○周公之裔諸侯之望下與楚大夫會辱  
已甚矣季本私考 ○始宣公欲求好于楚公即位受盟于晉楚共王  
立欲以威脅中國公懼於是先諸侯而與之會葉夢得傳

昭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胡子沈子小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中國春秋特參會盟 宋

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見晉楚爭盟門

昭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左傳孔疏見內特會門○諸夏之大夫旅見於楚於是始舉魯  
以見其餘也曷爲不書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  
陳凡舉魯以見其餘者天下之辭也陳傳良後傳 ○楚子在陳各遣  
卿往而非期會故專錄內高閏然釋經 ○自宣至昭魯三會楚以晉  
衰不足恃慮楚爲患故也則從楚之罪實晉之不德使之此舉  
哀六年夏叔還會吳于相

李氏說見吳晉爭盟門○吳在相往會之始結吳好夷狄可以  
盛強服難以衰弱御以魯政之不修而與吳親以資其力君子  
知魯有吳患矣張治集注 ○始事吳也楚強事楚吳強事吳直解



哀七年夏公會吳于郕

左會于郕吳微百牢○吳欲霸諸侯魯先往會之高閼集注○書會

吳著哀公失謀于始遺患後日也張洽集注○魯不自修其德畏強

藉勢與吳遠會卑屈甚矣卒致百牢之徵不亦宜乎湛若水正傳○

臣會之君又會之過勤矣後乃被伐失所因也御纂直解○叔還

會之公又親會之悉書以著魯之失也其盟于郕衍不書吳伯

未成春秋將終其事不足以詳也張自超宗辨義

哀十二年夏公會吳于橐皋

左吳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乃不尋盟○前未有魯獨會吳

之文哀公三會之者是時齊晉並衰楚亦隨弱罕見于經威諸

侯者唯吳而已矣魯以吳強深結其好苟紆目前之患也沈棻比事

○尋節好也吳欲求伯將合諸侯也公會之病公也御纂直解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中國夷狄特參會盟

三

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見吳晉爭盟門○公羊云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按黃

池魯地故魯獨會之耳若更有諸侯不當不序陸湛辨疑引趙匡○春

秋書會始會戎于潛志中國之親戎狄也終會吳于黃池志夷

狄之陵中國也故曰春秋謹華夷之辨余懋學義訓○愚讀公會晉

侯及吳子之言而有感焉春秋之作託之魯者以魯有可以至

道之資故也齊桓倡伯魯獨遲遲不會豈非其趨向近正邪當

時善哉人國者不曰魯秉周禮未可動也則曰周禮盡在魯矣

是魯之君臣猶知有典禮也中國之有伯雖王道之不幸而猶

世道之一幸不幸而有楚而猶幸而有晉又不幸而有吳焉晉

既不足宗諸侯而開門延盜以來被髮文身之吳於中國者乃

在周公子孫禮義望國會之伐齊使逞志於中國者魯也會于

黃池使偃然與晉為敵者亦魯也不惟依吳以為國而又導之

至於陵中國諸侯聖人望魯之意至是絕矣故春秋於是終焉

或問○黎氏曰經書及皆內及外尊及卑中國及夷狄故凡

中國與楚戰或盟會必書及今書公會晉侯及吳子是亦中國

及夷狄也謂之會兩伯非經意木訥趙氏曰晉侯惇然在會諸

侯無一介從之亦纔得魯而已何以伯為晉之所以會吳者非

以為伯忌吳之強也吳之所以會晉者亦非為伯也交中國也

程端學本義○趙木訥之說是也經不列敘諸侯不書盟此特晉吳

二國結好而魯與焉爾非伯也黃震日鈔○按黃池之會吳未嘗主

盟中國當時晉吳因魯以結好蓋吳之欲通上國將以雄長諸

侯是其夙心晉以諸侯多叛而因吳以為重亦所欲也故魯諸

而二國從之晉自顧勢力不能駕吳遜其先歟或有之而春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中國夷狄特參會盟

三

立文則不可先吳故書會晉及吳言會而及則兩大之形昭然

而於事亦未為失此所以為春秋之文也公羊以為兩伯孫氏

以為主盟在吳恐皆非姜寶事義全考○此參會也諸侯不至東方小

國亦莫有至者而謂以會兩伯為辭不然也邵寶簡端錄○此晉吳

因我以結好也公羊以為兩伯之辭非也是時吳雖強惟得魯

爾欲交中國而無由晉雖世伯至是諸侯已叛亦欲交吳以弭

患故魯一出而二國從之矣自南而北來自數千里其慕晉求

會之意實多若欲抗中國伯諸侯豈肯深入從晉則謂春秋以

伯許吳者非也朱睦㮮傳疑○愚按程黃姜邵朱諸家辨公羊兩

伯之辭証以稱及書法及當時情事甚是足破千古之誤

按僖廿一年昭四年楚與中國會二僖十九年廿一年宣十

一年楚與中國盟二僖廿一年三十二年中國與狄盟二宣



十一年盟主會狄一成二年公會楚一宣十五年昭九年內大夫會楚二哀六年內大夫會吳一七年十二年十三年公會吳三皆中國無伯與晉伯不競之事也齊桓卒宋盟鹿上以求諸侯于楚故有會孟之禍盟辰陵後入陳圍鄭憑陵北方馴至於有申之會齊桓逐狄以存邢而齊與狄盟于邢晉文卒而衛及狄盟楚盟辰陵而晉會狄皆非細故也趙汾屬辭  
○同盟服異同欲惡其反覆同心爲善爲惡諸說辨特書同以同盟者殷同之盟也殷同之禮爲官方三百安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上元下黃設六主東圭南璋西琥北璜上圭下璧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中侯伯十男皆就其旂而立天子垂龍載火旂祀方明諸侯既皆聽命因相與盟于下方伯臨之以顯昭明同盟之禮也齊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九中國春秋特會盟 同盟  
桓非受命之伯假同盟之禮以率諸侯耳劉敞傳  
古者諸侯之見天子六朝觀宗遇四時殊見也會同非時衆見也四時殊見者常也故在廟不盟非時衆見者非常也故在國外築宮四門設壇加方明于上天子各于其方之門祀方明而盟焉何以有非時衆見周官曰時見曰會衆見曰同又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朝觀宗遇以禮見王而已若有征伐命方伯連帥而諸侯從焉此之謂時會故曰贊四方之禁王十二歲巡守諸侯會于方嶽受命王不巡守則合諸侯受命王國此之謂殷同故曰施天下之政以約信故有盟司儀所謂合諸侯爲壇三成司盟所謂邦國有疑會同掌其盟約之載者也周襄王政不行諸侯不協交相爲盟而已自齊桓圖霸始假殷同之禮而行焉葉夢得春秋考  
朝觀宗遇四時更見於王常事也十有二年王不時巡而同非常事

也常事不盟無所事盟也非常事有盟不協則和之也莊十六年齊侯將帥諸侯以獎王室故假天子十有二年之禮共受命焉何以知其然此始會也後十有二年而再會則天子殷見之節也迨晉主中夏亦襲其迹而藉用之葉夢得傳莊十六年  
同盟乃盟名三家不知爲服異之名左氏於盟幽以爲鄭成蓋見鄭先被伐至此鄭伯入會故云爾然僖七年書齊人伐鄭繼書盟于甯母鄭亦入會而不書同二十八八年書晉侯伐衛繼書盟于踐土衛亦入會而不書同何也葉夢得左傳  
襄十一年同盟亳北傳曰或聞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極之正義曰盟告諸神而先稱二司知其是天神也引觀禮殷同之禮祀方明鄭元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鑑之謂之天之司盟觀正義此言則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九同盟  
以同盟爲觀禮之同盟可李康會通  
書同盟載辭若同救災患同恤禍亂同獎王室同討不服皆天下之辭然亦有天下之辭而不書同者首止甯母洮葵邱杜邱踐土翟泉七盟是也七盟皆桓文之盛不書同又以見天下之一于齊晉也故以十六盟視一時之不同者則同盟爲愈以七盟視他年之同盟者則不同爲盛齊紀  
文宣以前伯業盛而盟主重故盟不書同其或書同者則伯業未盛也文宣以後伯業衰而盟主輕故盟必書同朱朝瑛畧記○按以上二說與吳氏說合  
書同盟十有六其二齊桓其十四晉說穀梁者曰齊盟二皆同尊周晉盟十四皆同病楚說左氏者曰服異也說公羊者曰同欲也胡傳有二例或以同欲而書同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四說者通于此或不通于彼且文定于二幽則曰志諸侯同欲而書同視他盟爲愈是



聖人子之也于蟲牢則曰特書同以見其皆不臣是聖人惡之也子之而書同惡之而又書同朱子謂此後世無文弄法者之所爲曾聖人之春秋而有是哉惟劉原父曰同所以名盟焉耳一言決千古之疑矣知同盟爲當時命盟之名則書同盟不過直書其事而不書者亦當時自不以同盟爲名而非聖人創立一例以廢貶之也考觀禮諸侯不協則有盟爲壇祀方明天子使方伯臨之謂之同盟是同盟之盟昉于周禮儀禮其來舊矣非聖人特加之名也書同盟惡諸侯僭天子之禮也逮其後且以大夫而行是禮矣所謂直書其事自見也黃氏仲炎亦曰盟而加同者錄當時載書之辭爾葵邱盟曰凡我同盟之人蓋同盟之辭當時載書有之非孔子特筆凡載書曰同盟于某孔子筆之亦曰同盟無此字則不書也傳異同表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同盟

重

以尊王人晉文之盟踐土以朝天王獨非尊周乎何以不同又同外楚也然如齊桓之伐楚而盟晉文之以敗楚而盟晉昭之侵楚而盟獨非外楚乎何以不同文定曰同欲也然而何盟無欲何欲不同而有同有不同者何邪又曰惡其反覆也然而入春秋之初盟而反覆者多矣何以不同而獨于後之反覆惡之也左氏曰伐某也某服故也杜氏因以爲服異然救鄭而盟馬陵不可云服異也何以同新城清邱斷道于戚未見有異而服之也何以同有不可以通者矣惟吳氏澂曰未敢專主盟之權故曰同盟也甚得孔氏所云載書稱同之義蓋春秋之初無伯而有盟無主盟亦無同盟各盟其事而已故自參盟以上如瓦屋惡曹于折曲池穀邱于黃其載書之詞亦載其所盟之事而已至齊桓而變矣至晉靈而再變矣齊桓志在合諸侯以自伯將以一人命諸侯使諸侯尊一人也殆不欲與諸侯同者而其

始猶未能一諸侯之心故二幽之盟以同諸侯爲辭若曰予一人未敢專惟諸侯同此也其後威力既行諸侯漸服盟江黃而專之矣至於定世子于首止則諸侯不敢不推之以主是盟而齊桓亦不復讓矣自此而盟甯母盟洮盟葵邱盟牡邱諸侯皆不得而同之者矣故葵邱直以五命命諸侯而諸侯惟命是聽也欲如二幽豈可復得哉晉文一戰勝楚諸侯畏服而不敢不以尊齊桓者尊之而晉文亦儼然以伯主是處晉襄繼伯襲晉文之餘烈垂隴之盟雖以士穀會諸侯而諸侯誰敢背之乎然自茲以往乃漸衰矣外不足以制楚內不足以服諸侯於是晉靈於新城之盟不敢自尊而推于諸侯同之矣新城前後兩扈不同者諸侯既不序同不同不足論也晉景之世清邱則四國稱人斷道則諸侯主者亦少晉不足以致諸侯故蟲牢馬陵于蒲皆讓而不主況晉厲之于戚于柯陵尙不能推與諸侯同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同盟

重

哉惟是晉悼之伯不讓文襄然其爲人謹厚而寬和有謙謙之德而不爭赫赫之名虛打以致宋雞澤以懼楚伐鄭而盟戲再伐鄭而盟亳城北當亦讓而不主而諸侯亦未必以尊文襄者尊之也若夫晉平之不逮晉悼多矣祝柯澶淵不與諸侯同者何哉蓋圖齊之役晉師武競諸侯莫不稟命焉故澶淵猶振祝柯之餘威至伐齊受賂慾則不剛色雖厲而內荏重邱之盟又同諸侯矣晉昭之于平邱猶先世讓而不居之意而後復主盟于皋鼬者定公會王臣合十八國之師親臨其地雖不若桓之聲罪以討文之一戰而勝悼之三駕以爭而以視襄靈景平之不能之以一矢相加則爲極盛矣雖不能主諸侯之盟而諸侯孰敢不推之以爲主哉且是盟近楚之國皆背楚向晉其心必有畏于楚而欲託于晉則推晉主盟晉定亦儼然主之而不復與諸侯同之矣然而爲力易竭諸侯亦自此而散矣然則主盟



創自齊桓同盟之辭亦創自齊桓先為同盟之謙而後得行其主盟之侶後之視桓而起者能主則主之不能主則同之故同不同在載書之詞而非春秋有所筆削於其間也張自超宗朱辨義莊十六年○按葉氏西春秋究遺亦本吳氏為說大畧與此同不再錄葉氏又曰不敢專主盟之權故曰同盟然既以同盟為辭則其禮文儀節之間必有降等與諸侯齒而不敢獨居其尊者所用之禮異故史文亦異也又曰晉悼之謙觀長樛之盟可見其盟皆書同則吳氏之說信矣

愚按顧氏從劉原父黃若晦之說甚善與葉石林所攷合張氏自超從吳氏說更為允確足破衆說之紛紛蓋齊霸之初用同盟之禮於是其有同盟之名其後遂沿襲為故事而伯業既盛尊為主盟即不稱同盟也三傳曰服異曰外楚曰同欲蓋為服貳而盟為謀楚而盟為尊周而盟當日固有此情事而非因其服異同欲特書同也以爲特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九同盟

筆書同者說者之誤也汪氏謂衆說皆不出於公羊同欲之說亦尙未得當時情事也應以顧氏張氏之論爲斷

莊十六年同盟于幽  
按左氏曰鄭成也穀梁曰同尊周也先儒多從之以爲有不同者服而書同非也義見前○齊自北杏後屢合諸侯皆有會無盟以諸侯之心未一也至此合九國爲盟乃糾合諸侯之始入春秋未有之事未敢專主盟之權故曰同至僖二年盟貫始爲盟主不復書同吳微纂言

莊二十七年同盟于幽  
按左氏曰陳鄭服也穀梁同上舊說多從之○此時桓霸漸盛然猶不敢以盟主自居故書同盟觀其伐徐之先宋可知也若同心爲善而書同則書同者宜莫如葵邱而不然何也朱朝瑛略記

○前幽之盟猶得八諸侯今盟而衛許滕滑復不至齊桓猶未信于天下諸侯也故不敢自主而再推於諸侯同之穀梁以爲得衆而所得者四國未爲衆也汪氏以爲陳鄭心服書同以美之然得陳鄭而失衛許未可云盛也家氏以爲後有十八國不書同而於四國與其同者大齊桓之不以兵車也然齊桓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不當二幽同而其餘不同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文十四年同盟于新城  
按左氏曰從於楚者服也穀梁曰同外楚也諸說因謂前扈之盟不序此復序而書同者諸侯既散復合志同欲也非也○自幽之後於此復見同盟何也齊桓霸盛合海內而聽命則有主是盟者矣晉文繼之諸侯附從不暇則亦有以主是盟者矣襄公沒靈公幼楚駭方張諸侯皆懼汲汲爲新城之盟也呂大圭或問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九同盟  
○齊桓之爲同盟殷同之義也趙盾不知其義而效爲之程端義引王○同盟者莫適爲主也晉靈公幼趙盾以當國大夫會諸侯不敢主是盟故書同盟吳澄纂言○二幽之同齊桓同乎諸侯齊桓之謙也新城之同趙盾同乎諸侯趙盾之傲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宣十二年同盟于清邱大夫同盟自此始  
新城之後盟扈不書同晉霸猶未衰也自敗於邲楚勢益張諸侯疑懼晉人主盟載書無不言同者矣方苞直解

宣十七年同盟于斷道  
張氏自超說見晉楚爭盟門○是時楚駭大張晉辱曰甚清邱斷道二盟幸其猶能同也家鉉翁詳說  
成五年同盟于蟲牢  
胡傳謂天王崩不奔喪而會盟書同盟見其不臣按書同盟亦



通例善惡存乎其事非爲不臣而立此文趙恒錄疑○胡傳非也上書天王崩下書九國會不奔喪之罪著矣無取乎書同以示之也書同者齊侯與會晉謙不主盟與諸侯同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成七年同盟于馬陵  
胡氏曰同病楚也傳曰尋蟲牢之盟且昔服故也○同盟之義諸儒不主載書稱同立說隨事索義所見參差夫蟲牢以後齊來與盟此晉襄靈成數公所不能致而至此合之既列于宋公之上以尊異之又取魯田以饜餮之顧敢主盟而使齊受盟哉必不然矣故當以不主盟而推與諸侯同之爲說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成九年同盟于蒲  
晉不自反其失信反汝陽之非而復會諸侯同盟豈所以一諸侯哉張洽集注○于蒲平邱皆懼諸侯之貳而同盟也汪克寬纂疏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同盟

成十五年同盟于戚  
按高氏閔本伊川說謂此會計曹伯則勿與盟可也既盟而執特書同盟譏之非也同盟而執其失不貶自見非特書以譏也

成十七年同盟于柯陵  
按蘇氏曰書同盟鄭叛也程子曰同病楚也皆未是○同盟王臣與盟者三柯陵尹單雞澤單于平邱劉子也諸侯要言以不信加王官失正甚矣李廉會通○公然以王臣同諸侯之盟矣不自主盟而稱同盟以爲同諸侯之謙而忘同王臣之僭張自超宗朱辨義

成十八年同盟于虛村  
襄三年同盟于雞澤  
按胡傳曰柯陵之會夏伐鄭楚師於首止冬伐鄭楚師於汝上而諸侯皆還雞澤之盟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邱之役楚

棄疾封陳蔡而列國恐此三盟諸侯有戒心故稱同也非也  
襄九年同盟于戲

杜云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未必然也成十七年伐鄭同盟柯陵考之左氏鄭實未服也且春秋記同盟甚多而左氏皆以爲服異校之前後不能盡通宣十二年清邱十七年斷道成九年于蒲十五年于戚十八年虛打皆無新服者僖七年盟甯母鄭始服齊而不言同二十八年盟踐土諸侯始服晉而不言同襄二十五年盟于澶淵齊請成而亦不言同則不爲服異書明矣劉敞權衡○方氏說見下

襄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

李氏廉云啖子以爲戲毫二盟鄭皆不與故此盟止十二國蓋鄭未服而諸侯自同盟也以柯陵之盟觀之則杜注伐而書同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同盟

盟鄭與盟可知之說不通矣疑啖說是方苞直解○盟戲而楚子伐鄭則鄭與盟盟毫北而楚子鄭伯伐宋則鄭未必與盟也經不書楚伐鄭而書楚鄭伐宋則鄭不與盟從經可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自文十四年新城之役諸侯參盟則書同盟云者名生於不足也平公視柯澶淵之盟不書同此悼公餘烈也張洽集注引澶淵

襄二十五年同盟于重邱

按張氏洽曰列弑君之齊於盟所謂同心爲惡惡必成者也趙氏汧曰晉平之盟溴梁祝柯不言同雖澶淵服齊猶不言同此言同者以齊即楚也晉於是懼失諸侯也皆非也○稱同盟者載書之詞意不係乎書同也伊川以爲同病楚夫春秋不罪其成齊亂而顧子其治楚患哉必不然矣張自超宗朱辨義○復書同盟



者以盟主而見伐於齊其勢幾於不振故復修同盟之禮不敢以盟主自居也諸侯即會於夷儀之諸侯前目故後凡杜註伐齊稱同盟明齊亦同盟按九年于戲十一年臺城北杜注皆云伐鄭書同盟鄭受盟可知與此說同其說未確凡書同盟皆伯主嫌專主其事故謙言已與諸侯同為此盟耳非謂與所伐之國同盟也況此經書諸侯是前日後凡前目之所無者後凡安得有之是齊原不在所同之內若如杜解則柯陵之盟鄭不服何以書同乎春秋因史作經事之首尾不必備伐國書盟所伐者服不服盟不盟皆戰事之首尾不必備其辭如晉楚爭鄭而鄭及晉楚平皆不書即此義葉西○日講解義說見齊晉交兵昭十三年同盟于平邱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同盟

早

以同懼楚之故特書同也家氏謂書同盟譏王臣不當同列國之盟非也王臣與同盟不貶自見非以書同示譏○書同盟晉不敢自居主盟故葉西○自新城以來晉盟與諸侯同者歷五公矣平之伯業不逮悼悼之虛打雞澤戲臺城北皆同而平之視柯澶淵不同者平襲悼之餘烈執莒邾以討伐魯執衛石買以討伐曹實行伯主之事至合諸侯圖齊齊不敢戰威加齊衛莒邾德在魯曹視柯不得不推晉為主而晉平亦儼然主之矣澶淵而齊又來服又何讓哉其後商任沙隨失於會錮樂盈以致齊背盟而見伐楚乘隙而爭鄭一會夷儀而威喪於畏齊再會夷儀而德衰於受賄平邱之盟諸侯當不復推之為主而平亦自媿不足以主諸侯又不得不與諸侯同之也張自起宗○殊會殊盟殊吳為魯吳外吳不殊淮夷為夷楚與諸侯辨黃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殊會殊盟

聖

爵稱徐自不得以號舉楚合諸侯而淮夷來會非楚率諸侯以會淮夷也安得以殊會為文哉胡傳未得其義方苞諸儒謂申之會不殊淮夷為夷楚與在會諸侯是錮於殊會之說耳往會吳則再書會吳來會則不再書會其文則然原不以殊會吳為外吳今淮夷來會楚于申非楚就淮夷何用再書會哉楚主會諸侯諸侯從楚會即無淮夷亦為貶矣正不必齊淮夷于諸侯而後為貶諸侯也張自起宗愚按以殊吳為外吳之說本公穀先儒駁之詳於彙纂見下方張萬高邾諸論亦相發明今從之凡以為外夷狄者皆不取信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公羊易為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穀梁及以會尊之也王世



于云者王之貳也又見世子○齊不爲會主故不言會齊侯而

言及陸渚纂例○此桓致王世子于首止也不以王世子與諸

侯齊列故先言公及諸侯而後言會王世子以尊之孫復傳○

以王世子下會諸侯則陵以諸侯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書及以

會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僖九年宰

周公以冢宰兼三公祇與王人同序諸侯之上不得與殊會同

書以人臣非王世子貴有常尊可比也胡○殊會雖尊世子而

先使世子降尊出會其陵替降辱之跡不可以掩宜高氏責其

致世子以會實致天王而朝之漸流弊不可勝誅也張自趙宗

成十五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六國大夫會吳于鍾離

公穀以爲外吳非也吳未以爵通又不可稱人稱人則下從故

云會吳以成其文也劉敞○會又會非殊而卑之也又非異而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殊會殊盟

聖

尊之也便文也晉侯會狄於欒亦猶是矣吳乎首止黃池者

首止先及而後會所以別王世子尊儲君也黃池先會而後及

所以別兩伯主獨鍾離不然劉敞○先儒因再會而生外吳之

說非也諸國約集而後會吳據事直書爾若曰外吳獨不外楚

乎會楚何以不殊乎會于申淮夷亦在何以不外之乎會于戚

吳人亦在何以不外之乎王樞輟傳○吳益疆大求會于諸侯

諸侯往而從之故書往會程子○凡序吳者來會我也殊吳者

往會之也汪克寬纂○鍾離相向皆近吳晉合諸侯往會之故

曰會以會戚衛地晉合諸侯于戚吳來會焉故不殊會而說者

以爲尊吳比諸首止不知與首止及以會書法之異說者又以

爲外吳春秋未嘗外楚獨外吳乎此係晉往會吳其義甚顯安

用鑿生尊之外之之說趙鵬飛○若止書僑如會諸國大夫而

吳亦列序則往會之迹不具失事實矣且列國皆大夫吳其君

也列序則吳君居下亂名分矣惟初會首晉再會殊吳事實既

得名分亦彰矣御纂○自二傳以殊會爲外吳先儒遂謂春

秋惡吳過於楚以其同姓僭王也非也此晉合諸國以會吳與

他會異相向如之從程以爲外吳則齊之盟孟之會列楚邢之

盟列狄人申之會列淮夷均不殊之獨外吳哉戚之會列吳人

亦不殊獨外鍾離相向故蓋義繫于所會列序則其事不著首

止會王世子亦然但首止書及以會此書會以會則彼有尊卑

之辨此爲同等之辭也方苞直解○春秋於吳多殊會而楚

無之先儒遂謂春秋惡吳過于楚非也因事立文各有當耳楚

會諸侯始于孟宋公召之自曹以外皆楚之屬而僖楚子以來

不得曰宋公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楚子于孟也僖二十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殊會殊盟

聖

七年楚人自帥四國以圖宋魯懼而往會以受盟不得曰公會

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楚人盟于宋也成二年嬰齊內侵

而魯君往會之諸國之卿大夫亦各往會之而受盟焉不得曰

公會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會楚

人盟于蜀也至宋虢之會晉楚各帥其屬以至申之會楚召而

諸侯聽命焉不得以會楚爲文又明矣若成十五年會吳于鍾

離襄十年會吳于相十四年會吳于向則吳在是而晉帥諸侯

會之會吳者晉志也魯從晉而往會者也非會又會何以徵事

實見情勢也襄五年秋諸侯會于戚而吳人入聽命則不書會

吳于戚矣夏叔孫豹衛孫林父並受命于晉以會吳而非衛志

也則不書豹會孫林父會吳于善道矣故曰比事屬辭春秋教

也方苞○吳在鍾離僑如及諸大夫先行會禮乃偕往鍾離會



吳故會而又會文當然耳知兩次皆行會禮者以首止公及諸侯不先行會禮即不書會而書及故知此不書及爲先行會禮也葉西○會又會者兩會也吳強諸侯不敢致其來爲會以謀之於是相率以往曰外之非也郝懿行○襄五年內外二會吳善道不日會以會者同受命于晉不自期會也趙汝愚襄十年春公會晉侯十一國大夫會吳于柤

辨說見上劉氏駁穀梁與上同○吳子在柤晉侯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注○會吳人者吳大夫也會吳者吳子也大夫來故會于戚吳子不來故往與之會於鍾離於柤也吳子之不來非特吳子之抗亦有所疑於諸侯而不敢深入也張自超襄十四年春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十一國大夫會吳于向見上○杜注義同上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殊會殊盟

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公羊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其先晉紀常也其言及者會兩伯之辭也著盟會之實又以見夷狄之強而抑其橫也胡○中國之會吳多矣皆書會以會晉率諸侯往會諸侯從晉會吳也此獨書會以及公不主于晉主于吳也從吳而會晉侯矣然不書公及吳子會晉侯而書公會晉侯及吳子者蓋存晉所以存中國焉趙鵬飛○書公及晉侯會吳子于黃池則晉帥諸侯以通吳之辭書公會晉侯吳子于黃池則晉主會而吳入聽之辭必書會書及而後兩霸之實見也方苞○吳夫差敗越伐魯破齊師威震天下城邦溝通江淮起師北征闕深溝於商魯北屬齊西屬濟哆然會晉定於黃池言及者會兩霸辭也其先晉周班也郝懿行○襄五年會戚列吳是吳從諸侯於會也

十年會柤殊吳是晉合諸侯通吳也皆主晉霸辭而此書會書及不列序亦非殊會則兩霸辭也從公以兩霸辭書不爲吳無以徵事實非進吳也高謝然○經之言及黎氏所謂以內及外以中國及夷蠻之辭公羊就及字生義以爲會兩霸之辭不然也且公羊既曰不與南蠻主中國矣而又曰重吳言及其釋重吳之義乃曰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夫黃池之會晉吳三國而已天下諸侯安在哉程端學○愚按程積齋引黎氏解駁兩伯之辭甚是程氏本義說更詳見中國夷狄參會門並采黃姜邵朱諸說兼辨吳主盟會之說皆宜參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殊會殊盟

盟

○穀梁曰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大夫張也非也此會諸侯盟已畢而袁僑至故大夫與之盟經意乃是諸侯不與袁僑盟故使大夫豈大夫專權哉穀梁又曰及以及與之也非也再言及者所以別內臣與諸侯之大夫文當然耳何謂與之何謂不與之哉彙纂○再書及者明諸侯之大夫所以爲此盟爲袁僑耳凌稚隆○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見受命於君書及陳袁僑盟見以是結陳也兩書及所以具事實乃穀梁譏之曰諸侯盟大夫又私相盟大夫自爲盟也私盟也此則諸臣之盟異彼則諸侯會大夫盟大夫自爲盟也私盟也此則諸臣之盟袁僑者即諸君之盟鄭伯者也豈私盟哉御纂○及以及非此不足以著事實也觀此益知會又會爲外吳之說誤矣方苞○來盟泣盟者以國與之辨泣盟不言及以國與之辨書高



子議齊桓辨 屈完書于師爲前定辨 華孫書字書官貴之辨 書杞子廢之辨

公羊泣盟者何往盟乎彼也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僖三年

穀梁內之前定之辭謂之泣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昭七年

來盟泣盟皆爲盟而行故直以盟爲文若因朝聘而盟者則先書聘

書如後乃言盟如文三年公如晉乙巳及晉侯盟成十一年晉卻棼

來聘已丑及卻棼盟是也陸淳

來盟彼欲之也不書其誰不書內簡辭也 若書內盟者又須 公羊曰

來盟于我也此說是穀梁曰前定也按但以來魯卽曰來盟何必前

定乎又曰不言及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按若言及

又書內盟者則文煩辭重故從簡耳無他義陸淳文 引趙匡

來盟于我彼欲之之辭也泣盟于彼我欲之之辭也高閏集注 桓十四年

大夫因聘而盟則先書聘而後書及盟見聘而 遂盟門 非聘而特來結盟則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來盟泣盟

但書來盟江克寬集 疏同上

來盟五鄭語衛良夫稱使兩國前定之辭謂已有約言復遣使固結

之也楚屈完齊高子不稱使臨期定盟之辭謂遣使時未嘗令盟權

在二子也宋華孫不稱使未受君命而專盟也李廉會通 陳 則通提綱

書使前定也其君使之來盟也不書使未前定也大夫至其國隨宜

以盟者也程端學本 義宣七年

既書來盟則或君或大夫與之盟皆不可得而詳如鄭語以爲敵者

與之盟可也如高子僖公豈能使大夫盟之哉敵與不敵文既不著

不足深辨也張洽集傳 桓十四年

穀梁謂前定之盟不日非也盟不書日多矣前定不日豈書日者皆

非前定乎鄭語衛良夫奉使而來意主于盟以爲前定可也齊高子

楚屈完宋華孫皆臨事制宜安得以爲前定乎彙纂案 桓 十四年

來盟不日以君使爲文不得冠以日也聘而盟則日君使之聘而未

使之盟也方苞直解 宣七年

來盟泣盟皆盟于國都也於外曰泣於內曰來不列所盟統於國也

高閏然釋經 桓十四年

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左尋盟且修曹之會前年盟武父本年 公會鄭伯于曹○突之立內侍祭仲而

已國人不欲也外恃魯而已鄰國不與也春秋書來盟六皆求

盟于我也鄭非無大夫而必使弟則知諸大夫不心乎突也飛經 卷

閏二年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

王我奈何莊公薨子般弑閔公弑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來盟泣盟

與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

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

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穀梁其曰來喜之也盟

立僖公也其曰高子貴之也○閔公編書三子之來季子高子

著國人之喜而仲孫止書來乃春秋所譏李廉會通○仲孫高子之

來皆以窺魯經皆不稱使皆不稱名而傳有子奪之異者蓋仲

孫但言來則見其徒視魯國虛實不能弭其亂也高子書來盟

則見其不貪魯國土地而遂能定其難也比事觀之仲孫來之

後而閔公弑夫人孫慶父奔紛紛靡寧高子盟之後則僖公立

哀姜誅而魯國無事矣江克寬 彙纂○高子與魯盟而立君以定其

亂是誠得大夫出疆之義季子來歸喜之也高子來盟感之也

國勢則已危也人情則已急也故曰魯人至今猶望高子也



解直 ○胡傳云齊桓欲謀魯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隣此証之也既曰來盟則必主于平亂矣故公穀皆以爲善之若桓公有取魯之心當在高子未來之先不當在高子受命之日矣袁仁胡傳考誤○閔公既立落姑既盟故仲孫之來不盟僖公未立哀姜慶父甫奔魯君未定故高子之來則盟事勢不同故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張氏駁三傳責齊桓子高子及左氏魯可取之說見外臣不書使門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

公羊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序績也○穀梁不言使權在屈完也○楚子使完觀齊強弱完觀齊之盛因求盟盟非楚子之意故不稱使以自來盟爲文完之本意欲即盟于軍齊桓喜其來服退舍以禮楚言來盟于師書屈完之意也盟于召陵書實盟之所也疏○不書使與齊高子同齊桓使高子覘魯成敗楚成使屈完觀齊強弱皆非有前定之盟高子至而安魯屈完至而服齊故以權與二子穀梁之說是也但春秋內魯則高子止書來盟足矣若屈完安得不書于師哉穀梁以于師爲前定則非也李廉會通○楚子使屈完如師正與齊侯使國佐如師同然晉不能服國佐而屈完則服于齊故國佐止書如師屈完得書來盟又李廉○楚屈完來盟于師彼服而來求盟于我也袁婁之盟異是國佐如師非服而來也長晉而賂晉晉受賂而與盟我反及彼也故不曰來盟而曰及國佐盟于爰婁呂本中集解引劉綱○上書齊侯使國佐則下書如師據彼以爲文也上不書楚子使則下書來盟據此以爲文也葉西○杜氏張氏自超說見外臣不書使門張說又見齊楚爭盟門盟于師書及門盟袁婁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來盟泣盟 果

文十五年春宋司馬華孫來盟

屈完以君命出而專盟者也華耦不以君命出而擅盟者也傳○來盟曷以官舉著華族作亂而代爲司馬也華孫者華督之孫華耦也督負大惡其孫復爲亂黨故以華孫目之而不名義不繫於名也不稱使非君命也直解○宋氏以華耦爲公子鮑之黨甚有見蓋入春秋魯宋之好始於盟宿宋殤之弑桓公會稷成亂取郕鼎立華氏穀邱之盟欲平宋鄭兩會于虛于龜而宋皆辭而後怒宋結鄭一敗之于乘邱再敗之于郕而宋好絕矣故桓襄成三公之卒皆關會葬不書至此六十七年矣宋昭之時其國內亂既納司城之奔然後公子遂如宋一旦司馬至又即先公當年所立華氏之孫故請盟而不辭夫華氏世濟其惡而魯人於其來私盟之自此交聘通昏史不絕書來聘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來盟泣盟 果

之使兩見華元一見華定是魯始與宋好而立華氏繼因華氏而復成宋好魯之於宋與華氏相終始而已至於春秋書其官者司馬之官主國軍政前之司馬既殺今之司馬即弑殤公逆臣之後逾年而杵臼見弑傳稱國人因襄夫人奉公子鮑爲亂而經書宋人弑君人者衆辭是華耦亦與弑者也魯何以宋弑君而樹華氏之恩今以華耦來盟而宋復有杵臼之難及晉衛陳鄭伐宋討弑君而魯師不出固知耦之來實爲公子鮑結魯耳人但知會稷成宋亂詎知華耦來而魯再成宋亂哉夫子據當日之事仍史氏之文一以著華氏之禍宋一以著魯之黨華氏而前後皆失討賊之義也來不稱使私來也來爲私來則盟爲私盟張自超宗朱辨義○愚按舊說以書字與不書使爲善之以書官爲貴之惟趙東山論華孫有異志而來張氏論華氏世濟其



惡魯人黨奸成亂與穀梁胡傳說同顧復初亦從之以此盟爲專行無上其義甚精穀梁胡傳趙說顧說見宋大夫書官門

宣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始通且謀會晉○衛欲爲晉致魯而魯專事齊未與晉通必

有疑焉故來爲此盟集注○晉成將爲黑壤之會俾衛求魯文十

三年新城之役魯睦於晉爲晉求衛今衛成睦於晉爲晉求魯

良夫來聘足矣安事乎盟蓋晉之責衛也篤而魯之比齊也深

若陽許衛而陰外晉則衛必得罪于晉故盟以固其心趙麟飛經筵

襄二十九年杞子來盟

左晉治杞曰杞文公來盟○晉使魯歸所侵杞田故書杞子來

盟於上鞅來聘之下高開集注○此非因朝而盟蓋晉治杞田非出

于公義魯歸杞田非出于誠心故杞子親來要結之耳李廉會通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來盟泄盟

至

未有諸侯書來盟者杞夏之後而天子之事守也禮秩之降至

此左氏曰杞書日子賤之也非也賤之意不在書子齊履謙終

僖三年冬公子友如齊泄盟

左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杜注公不會陽穀故○桓將伐楚

大夫受盟季本私考○稱泄盟則遣使時命之往盟非大夫專盟矣

泄盟四惟此謀伐楚有輔伯之善如莒則小國請之而結盟初

無恤小之誠盟齊盟鄭皆結好叛伯之謀不足取矣汪克寬纂疏

穀梁以不言及爲以國與之非也書法自然無及字程端學三傳辨疑

文七年公孫敖如莒泄盟

徐伐莒莒來求援而請修洮之盟故往泄之高開集注

昭七年春叔孫舍如齊泄盟

始暨齊平盟以結好呂本中集解引許翰○與齊平矣故盟以結好泄者

前定也蓋定於平之日矣御纂直解

定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泄盟

左始叛晉也○及鄭平我欲之故鄭卿不來盟而我往泄吳棫言集注

○同叛晉也鄭未來而魯往泄魯衰可知高開集注○餘見書平

內泄盟不書

按杜注成十一年季孫行父如晉泄盟不書行父報卻鞅之聘

但書如晉不書泄盟者卻鞅行父交盟晉之君其意一也故

止書來盟舉重略輕也哀八年臧賁如齊泄盟不書賁如與

謂臧賁如國邱明

二人非卿不書

外泄盟不書

隱七年陳五父如鄭泄盟鄭良佐如陳泄盟成十二年晉卻至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來盟泄盟

至

○聘而遂盟

先書聘而後書盟受命而聘非受命而來盟也方苞直解

聘以結好盟以質疑既好則不疑好而終疑非所以爲好也趙麟飛終

聘禮也所以昭誠信也聘而盟聘爲不足固矣以講信修睦之禮爲

歃血誓神之事而交鄰之意無存矣湛若水正傳賀仲軾歸義

外大夫來聘而盟者五荀庚孫良夫卻鞅孫林父向戌皆強族也魯

陰結之以成密約私交之迹著矣季本私考

凡聘皆議聘而及盟尤爲非禮胡氏以爲大夫私盟專命遂事非也

然大夫有聘無盟以大夫盟公抗也以公及大夫盟卑也此皆當時

諸侯昧于上下之辨而政在大夫所由來也顧棟高大事表

外臣聘魯尋盟者四公皆與之盟于國都故不言地若去其國都而

盟乃晉悼所以謙接吾君者也公去國都而盟向戌弱矣趙法屬辭



成三年冬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左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

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

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古之制也

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

杜注荀庚尋赤棘良夫尋宣七年之盟○公羊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

舊盟也○庚晉之下卿良夫衛之上卿而先晉後衛畏晉之強

也高注○畏晉卑衛也左氏以爲禮不亦過乎程端學三傳辨義

成十一年春三月晉侯使卻鞮來聘己丑及卻鞮盟

公留晉九月晉侯不與公盟反公於國而使大夫盟之無禮於

公甚矣高注○公在晉受盟及行父聘又泄盟皆不書獨書卻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九聘而遂盟

聖

雙泄盟何也公自汶陽之歸貳晉晉侯因公朝而止之公請受

盟而後歸又使卻鞮來盟晉使行父往又盟之據強大之勢要

君臣之盟恥也惟雙聘而盟春秋以荀庚孫良夫例書之若公

與行父之受盟則諱恥矣張洽集注○公返雙即來聘抗公而盟蓋

晉恐公憾其見止而叛陽爲禮而陰實疑也趙鵬飛經筵

襄七年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尋孫桓子之盟桓子即成三年聘盟之○顯說見下

襄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左來聘且尋盟○劉蓋魯城外近地孔疏○聘而遂盟已爲非禮

況以千乘之君降尊失列與盟于國外乎晉悼盟公長檮乃霸

主之謙待望國非諸侯所當施于鄰國大夫汪克寬○魯於宋

衛匹也而亦使大夫盟公公又崇向戌而盟國外過矣顧棟高大事表

○高氏閱以于劉二字爲行文顧氏棟高從之見闕文門

○朝而遂盟

文三年冬公如晉公及晉侯盟

前此未有朝聘盟于國都者諸侯有不協朝會于某地而牲畝

示信已非盛世之事況因其朝而要之哉厥後荀庚孫良夫卻

鞮孫林父向戌且因聘而要盟矣又其甚則杞子三恪之君亦

即魯而畝焉始也魯君盟于霸國終也諸侯盟于魯世變可知

汪克寬○公一朝晉襄再朝晉靈皆受其盟辱甚矣張自超宗集疏

文十三年冬公如晉公及晉侯盟

左公如晉朝且尋盟

襄三年春公如晉夏公及晉侯盟于長檮

經書朝而及盟者三惟此出盟都外晉侯之謙也李廉會通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九朝而遂盟

聖

○書遇以書遇爲特貶諸侯辨以書遇爲大齊桓辨書及內

公羊遇者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隱四年

穀梁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隱八年

禮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卻地曰會會者豫謀閒地剋期

聚集以訓上下之則各重其禮遇者或未及會期或暫須相見各節

其禮若道路相逢遇然孔疏

諸侯相見不行朝會之禮曰遇非周禮冬見曰遇之遇也程子

古者諸侯或因朝覲或從王命無期約而適值於途必有兩君相見

之儀近者爲主遠者爲賓以崇禮讓絕慢易故謂之遇春秋諸侯私

爲邂逅之約有如適值於途亦謂之遇非矣汪克寬集疏

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春秋之遇私爲之約

自比於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爾胡傳



古之遇也適今之遇也預非禮之禮君子不謂之禮邵寶簡端錄隱四年  
外胥命相遇有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與外會盟同趙汭屬辭○說見下各條  
隱莊之間六書過去古未遠也自閔以後有會無遇忠不足而文有餘呂本中集解引許翰

書遇閔以後無聞蓋霸事未起諸侯之特會多故簡其禮而為遇其後特會希有不得已而為特會則其禮不可得而簡耳方苞直解隱四年

公羊曰一君出一君要之也按遇者若不期而遇耳然非一君出一君要之也穀梁曰及者內為志按及者內及外之辭遇清尋宿盟遇穀結姻好可云魯志也魯濟乃齊謀伐山戎齊志也則稱及非專為

內志矣徐庭垣管窺  
魯濟梁邱齊桓執謙就宋魯以是得諸侯也公及齊遇穀則惡其急昏及宋遇清宋衛遇垂則惡其結黨可執一字為定例乎高大有事公偶筆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書遇

諸

隱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左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來告亂故遇于清○

以下文推之宋魯合交將以謀鄭託於無約而遇秘其迹也或

以適相遇為說非也如不期而遇必有所往之處適遇於中途

經傳不載所往之處也程端學本義王樵輯傳○是時諸侯私相固結為

會為盟眾矣及倉卒而出又以遇禮見弛政無度甚矣書以著

其惡李明復集義引謝湜○書此欲見宋魯諸國好惡離合之情通前後

文以見義不以草次簡禮假託行事而特加貶也焦袁熹闕如編

莊二十三年夏公及齊侯遇于穀

以數會之煩簡其禮黃震日鈔○齊桓兩與公遇身下諸侯以圖伯

以簡便濟其勤勞趙汭屬辭○齊魯之君以昏故而相親也蓋齊求

諸侯心欲得魯故北杏之會不與而為柯之盟鄆之會不與而

受文姜之如齊也以爲求昏齊難之而公急之者非也豈高侯來盟既定莊公親往納幣而猶難其昏邪必不然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莊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左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齊桓與公會城濮而後伐衛與公

遇魯濟而後伐戎知桓之霸不自恃也呂本中集解引許翰○簡禮以議

軍事所謂定其交而後求者歟張洽集注○姚說見下遇梁邱

以上內相遇

隱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左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

之故遇丁未邱大邱即垂○宋衛素睦而宋與鄭有公子馮之怨衛

與鄭有公孫滑之怨齊將平宋衛于鄭既有會期宋衛乃先爲

此遇蓋有所謀也所謀必有所要於鄭者其在去馮乎鄭莊不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書遇

臺

從故宋不果平瓦屋之盟非鄭不會其故可知王樵傳○傳云宋

衛有怨於鄭而齊欲平之然考之經後此瓦屋止三國參盟而

不及鄭十年入鄭伐戴之師又三國為黨以警鄭則宋衛此謀

蓋有志於從齊黨無意於釋鄭憾也李廉會通○宋殤嘗從州吁之

請伐鄭以圖焉矣今衛宜立宋欲圖焉未知衛宜從否故遇垂

以謀鄭十年入鄭蓋垂之謀高閔集注○宋衛將要齊以絕鄭故爲

此遇而瓦屋之盟議在此矣以遇禮見者恐世所謀欲密其迹

耳李本私考○齊僖欲平三國宋公有疑故請與衛先見此年遇垂是故

有明年鄭宋連兵報復之禍齊襄欲滅紀故與陳鄭遇垂莊紀

侯是以去其國齊為楚伐鄭故請會諸侯宋公請先見於齊侯

是以緩於伐楚莊三十二年皆有關於天下之故趙汭屬辭

莊四年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蓋謀取紀故紀侯見難而去呂本中集○趙子謂鄭要陳遇齊請存紀然突方居樸豈能謀紀高氏謂齊恐陳鄭救紀結歡二國夫齊何畏陳鄭陳鄭去紀遠亦何能救紀而至宋衛之間為遇哉此疑鄭突求釋援紀之怨於齊假陳為介紹也卓爾康○謀紀而簡禮以遇密而不欲彰也牛運○趙說見上汪說見下莊三十二年夏宋公齊侯遇于梁邱

左齊侯為楚伐鄭故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見夏遇于梁邱○是時諸侯宋為強齊桓再伐而後得之再會于鄭以堅其心非大盟會大征伐不敢先之必推之為主所以為諸侯之倡而就伯功也幽之再盟又五年矣齊懼諸侯之離故遠遇宋公于梁邱穀梁傳梁邱在曹邾之闕去齊八百里蓋以下諸侯之從違宋無貳心則不必會諸侯也趙說○齊不以伯主自居以梁邱近宋而先之治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書遇

三

集○齊宋謀捍楚而救鄭也伯主能虛已以求人宋公能悉力以輔伯家範翁○盟會序主會者為首遇則不期邂逅莫適為主故以爵之尊卑為序爵同則以國之大小為序兩汪克齊○遇魯濟則親至魯遇梁邱則序先宋遇固簡禮齊獨執謙其能定伯宜也張傳四○宋魯輔伯故齊伐山戎而魯遇魯濟濟謀鄭而宋遇梁邱姚舜牧○趙說見上○穀梁曰大齊桓也非也相遇常事耳何大之有劉敞○齊親魯宋梁邱之遇宋即會魯于城濮遇魯于魯濟之意皆齊桓就之以示昵好不必其有事也左氏以為楚伐鄭故此時不問鄭有楚師楚伐鄭諸侯會極在三年之後於此不當云云也張自起宗朱辨義○愚按

以上外相遇

○書胥命 以為結言不盟近正辨

三傳見下

約言而不盟也有以相命故不可言會未歃血故不可言盟蘇軾胥命者交相命也相命者相推長也諸侯不稟於天子而私相命於是始桓文之事其所由來者漸矣陳傳良

荀子曰春秋善胥命程子胡文定皆善之劉原父謂自相命非正也止齋亦謂相推長也於是齊僖稱小伯黎之臣子亦以方伯責衛宣愚謂此伯者之始也其後齊魏會徐州以相王其來漸矣王應麟公羊說非也是時諸侯會遇不盟者多矣豈皆近正邪如近正則齊衛二君必有殊異之行考二國始末並非賢君據經文只譏其僭也非王者不稱命書胥命僭王也朱陸

書衛蔡齊人之殺弑君者討罪不自天子出矣書齊衛之胥命命德不自天子出矣三傳謂善胥命固非張氏治謂罪齊衛猶落第二義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書胥命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書胥命

三

私以牧伯相命也命者上施於下之詞諸侯當奉王命以行事今不惟命是奉而彼此互推目中尚有天子乎聖人以為伯事所由始而惡其以諸侯而目無天子也故以胥命書戴祖駿

恒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左不盟也○公羊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穀梁胥之為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以是為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三傳○齊東州之侯也衛北州之侯也以事相命也命于天子舊說○齊東州之侯也衛北州之侯也○此時齊僖為小伯見於國語正也諸侯自相命非正也劉敞○此詩齊僖為小伯見於國語而詩言黎之臣子亦以方伯之職責衛宣故知是以伯事相命也又意○東遷王政不綱諸侯放恣賢伯之恩自黍苗之作可也



見矣隱公而降齊衛爲列國之望欲私天下之權於已遂起而圖之西周方伯皆命於天子今欲專之事出創見必求勢力之均相遜相先布之天下耳目不以爲異然後乃敢專之蒲之胥命專伯之始所以特書而謹之也張洽○自王命不行則諸侯上僭然必與勢力之不相上下者共爲之所以布於衆而成其僭也齊衛當時勢敵故齊僭自以爲小伯而黎人責衛以方伯之事當時王不能命伯而欲自爲伯故彼此相命以成其私也逮至戰國魏齊相王其後齊秦約共稱帝自相命而至于相王自相王而至于相帝僭竊之漸勢必至此朱子語類○胥命者何自相命也其命維何相推爲牧伯也齊管仲言天子賜我先君履五侯九伯皆得征之而詩言黎之臣子作旄邱之詩責衛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是知齊衛本皆牧伯之職也爲牧伯者皆稟天子之命以令諸侯書曰王言惟作命未有諸侯而得言命也胥命何爲不盟地醜德齊兩不相服也春秋之變始于齊衛胥命而終于吳晉爭盟高閌○相命爲侯伯也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天子之事諸侯不得私相命齊太公衛康叔昔皆嘗爲伯故僖公宣公復私以相命傳以爲不盟誤也葉夢得○齊衛之相命爲伯猶漢末朝命不行於天下而州牧表其人爲某州牧也吳澄○此志齊衛之合也春秋之初齊鄭一黨也宋衛一黨也齊衛之合於是始故特書之義與石門之盟同趙汴○公穀皆以胥命爲善程子胡傳因之張氏洽申劉氏敞之說謂相命以成其私而極言其僭竊所至朱子取其說葉繁○齊僖衛宣自此年後無一事當於人心齊則詳紀衛背魯於桃邱而更助齊與魯戰則此胥命乃結黨行私爾何善之有顧棟高三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書胥命

美

○謂相結以言而不盟則凡諸侯之會而不盟者獨無相結之言邪相推爲伯疑得其義蓋舊史得之傳聞異而書之也張自  
朱辨○考衛風旄邱篇黎臣嘗責衛以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矣衛國不甚強使非嘗以牧伯相命黎臣豈宜以是責之此亦一證葉西○穀以爲近古公以爲近正荀卿善之胡傳從之獨朱子謂不由王命而相推戴譏之也春秋諸侯交政中國雖曰不盟未見其有可取也按戰國齊宣魏襄會濁澤而相王齊滑秦昭立爲兩帝後世凡王室陵夷藩國僭據多有私相推戴之事則朱子之論確然不易張尚瑗公  
○書享禮

莊四年春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邱 享公穀作饗

非禮也享者兩君之禮兩君相見享於廟中胡○鄭康成儀禮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書胥命 書享禮

美

注饗謂享太牢以飲賓則享是飲酒大禮與會小別而以享爲會者言夫人與齊侯會而設享禮故書享齊侯也定十年會夾谷傳稱齊侯將享公是享者兩君相見之禮孔○春秋諸侯相見未有言享者其因會而相享者亦不書以會爲重則享不足校夫人亦因會而享經不言會而言享者會已不可況享乎以享爲重故書享也姜氏齊侯之惡不待貶絕而見孫觀○夾谷之會齊侯欲享魯君夫子猶以儀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拒之道也張洽○古者飲食之禮有三享食燕也燕禮最輕主於飲酒而食物不盛食禮次之食物甚盛而不飲酒享禮最重飲酒如燕禮之多食物如食禮之備雖君大夫亦無行享食燕之禮於野者况婦人乎吳澂○周官儀禮有天子諸侯大夫饗燕之



禮而春秋於晉侯享齊侯宋公享晉侯楚子享公小邾子邾子  
來朝公與之宴公享宰周公范宣子享晉六卿于蒲圃宵俞華  
耦來公與之宴皆不書於策雖鄭伯享王王享晉侯亦不書也  
而書夫人享齊侯則以其非禮也汪克寬纂疏○當時魯人知其非  
禮而舊史書之亦見史臣直筆莊公不得奪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凡饗燕字古文多借用享字今文則饗燕之饗享獻之享截然  
不同二傳爲今文故作饗左氏爲古文故借用享字張壽菴古義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九 書享禮

卒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九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

大夫主會盟征伐總論

丙大夫會盟諸侯

公會盟外大夫

丙大夫會盟外大夫

伯國大夫主會盟主征伐見大夫將兵書帥師門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 目錄

一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

錢唐張應昌學

○大夫主會盟征伐總論

春秋之初有以大夫會諸侯者矣然未有若公孫敖之專會也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柔猶未命不氏也公子結遂及齊侯宋公盟猶有遂事非專會也若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則專會矣禮樂自大夫出也春秋之初有以大夫帥師者矣然未有若晉陽處父之專伐也內大夫帥師而不氏者則無駭帥師入極溺會齊師伐衛是也內大夫帥師而氏者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公孫茲帥師會侵陳是也而外大夫則未有帥師而出主名者若晉處父則帥師而出主名矣征伐自大夫出也蓋嘗思之竊謂齊桓未伯之前大夫閒有預邦交之事者矣而齊桓既伯之後則無之以大夫而交政中國自晉文公始春秋之初列國大夫閒有竊用兵之權者矣而伯主之國則無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

大夫主會盟征伐總論

一

以大夫而專征伐之權自晉襄公始晉文伯主而翟泉之盟使大夫盟王子虎齊桓之伯無此法也大夫自是交政於中國矣伐楚之役陽處父帥師出主名自是而後中國諸侯凡大會盟大征伐皆以大夫主之今攷之經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此始專會也二年及晉陽處父盟此始專盟也三年叔孫得臣會晉宋陳衛鄭人伐沈此始專征伐也八年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此二大夫專盟也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此始專會戎也九年公子遂會晉宋衛許人救鄭此大夫專救也十一年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此二大夫專會也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此內臣始專城邑也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此二大夫同如國也陵遲至於雞澤梁之盟天下之政盡歸大夫不復有諸侯可勝歎哉呂大圭或問文元年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傳曰人

臣無將夫人臣而竊其君會盟侵伐刑殺之權其為將也甚矣人臣竊其君會盟侵伐刑殺之權而久假莫之歸其為漸也甚矣臣子至於推刃君父是春秋所痛也竊其君之權是弑之漸也孔子曰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大夫出至於陪臣執國命是春秋之勢也春秋誅亂賊非止於弑君三十六也治諸侯之專也治大夫也治陪臣也唐順之荆川說又見書人總論

○內大夫會盟諸侯

凡大夫特盟公侯非禮也陸道潛例引趙匡

禮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其所由來漸矣胡傳宣十四年會穀大夫會諸侯始於單伯會齊宋衛鄭之君子于鄆而後公孫敖會晉侯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

大夫主會盟征伐總論

二

于戚至叔仲彭生會卻缺承筐則大夫自為會矣大夫盟諸侯始於柔會三國盟折而後公孫敖會盟垂隴至公子遂會趙盾盟衡雍則大夫自相盟矣然莊僖之大夫未專政也文宣以下始專政江克寬內大夫帥師自無駭始與諸侯盟自柔始有無駭之帥師然後有驪慶父公子友公孫茲公孫敖公子遂公孫歸父之帥師甚則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四卿並帥師矣有柔之盟然後有公子結公孫敖季孫行父公子遂臧孫許仲孫蔑獲何忌之及諸侯盟甚則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二卿及邾子盟于句繹矣呂大圭或問卷六內大夫特會外諸侯五教會晉侯于戚行父會齊侯于陽穀歸父會齊侯于穀歸父會楚子于宋叔弓會楚子于陳也李廉會通文元年傳家以為大夫會伯子男可會公侯不可又曰在會更有諸侯則可以盟大夫其意以大夫特盟諸侯為不可此亦傳家隨事為說耳大



夫盟諸侯豈足言禮強國行之則仇弱國行之則僭而末流之弊大

夫因是外交強國以脅制其君春秋不與也家鉉翁詳說桓

中世以後大夫多自結於伯國魯季氏衛孫氏宋華氏皆結於晉不

特外交其君又以賄結其大夫故君見疎於伯國臣反挾伯國之援

以脅其君亂亡所從始也故春秋深著人臣外交之戒又成元年

禮卿不得會公侯大夫專會公侯政安得不自大夫出乎顧棟高

桓十一年秋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大夫特盟公侯非禮也陸道集例○以大夫盟諸侯此不待貶

絕而自見者也呂大圭○書內大夫盟外諸侯九始於此李廉

莊十四年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左氏以周有單子遂誤以單伯為周大夫非也春秋內魯凡書

會某者皆魯之君大夫也稱單伯會諸侯則單伯為魯人明矣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 內大夫會盟諸侯

若是周大夫則當書單伯齊侯會于鄆不得屬會於單伯也單

伯當從公殺為魯大夫劉敞權衡李廉會通

莊十九年秋公子結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胡氏張氏李氏說見書遂門○諸侯專相為盟猶曰不可況以

大夫不奉君命而專之乎明書以示譏汪克寬纂

文元年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自隱公以來內臣嘗出會矣未有獨會一國諸侯者敖所以為

專會之始呂大圭○大夫會諸侯自柔始但盟折之後即繼以

夫鍾親會未專委之大夫也此則專委之矣故垂隴之盟公亦

不親往朱朝瑛○內政自大夫出由公孫敖始外政自大夫出

由陽處父始誤梁之盟則徧刺天下大夫程端學本○三家子

孫僖之世未見其橫蓋僖所不容也及文公之初已專盟會孟

孫氏自敖而專叔孫氏自得臣彭生而橫季孫氏自行父而侈

敖慶父之子得臣彭生皆子牙之孫行父季友之孫也趙鳴飛

文二年夏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內大夫出盟諸侯自柔始繼而公子結及齊宋又繼而公孫敖

會三國矣李廉○晉以士穀主盟魯以公孫敖仇三國之君皆

非禮也桓文歿大夫專諸侯之會盟自公孫敖士穀始顧棟高

文十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汪說見盟書弗及門

文十六年夏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邱

宣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宣公之立公子遂主之故其父子常親於齊張洽○歸父父子

倚齊以專魯而齊樂其諂事屈君之尊而下同之頃公之立歸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 內大夫會盟諸侯

父兩如齊以奉其權故十一年同伐莒今又同穀之會趙鳴飛

宣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與昭九年叔弓會楚子于陳書法事情皆同李廉

成元年夏戚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自公孫敖會晉侯于戚之後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公子遂

及齊侯盟于鄆邱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又會楚子于宋矣今

戚孫以大夫盟伯主而不愧益無忌憚矣汪克寬○以散卿盟

霸主不以為嫌政在大夫晉亦晉而不察矣往者晉盟公于國

中今乃出國而盟戚孫則晉霸益衰而急於得晉可知矣方苞

成十八年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鄭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襄公不會在喪故也呂本中集○按許氏說是盟非大夫之專

襄八年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邱



左傳杜注見晉楚爭盟門○穀梁見魯之失政也公在而大夫會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政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夕之故哉胡傳○以霸主之尊而會諸侯之大夫是時諸侯之大夫皆怙權以陵制其上正望盟主有以裁之乃與之會魯君在晉而復會季氏獎其臣而卑其君遂使季日益橫魯日益削家範○重煩諸侯使大夫聽命意非不美然以是優諸侯政反出於大夫是時君弱臣強伯主又降尊與會愈莫挽矣直解

昭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陳傳良

昭十一年夏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祿祥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 內大夫會盟諸侯

始也盟茂盟趙君親與盟今公以夫人之喪使復會盟然自是何忌盟汝州仇何忌盟句繹矣高閼

定三年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邾莊公卒未踰年而君出盟邾固罪也何忌不顧邾子之喪與之盟又甚焉胡銓○魯以大夫盟邾君素君臣之分邾隱公當喪出盟薄父子之親莊克寬○公至河乃復晉輕魯也仲孫及邾子盟魯輕邾也當昭公時祿祥之會猶未爾也呂本中集

哀二年春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內臣並使始於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之如齊而未嘗並將也內臣並將始於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之戰率而未嘗並會也內臣並會始於襄十四年季孫宿叔老之會吳而未嘗並盟也今三卿並將伐國取地二卿又並

盟國君是魯之諸卿與列國諸侯無異大夫強僭極矣莊克寬

○公會盟外大夫

愚按舊說以經書內會盟外大夫之不目公者為諱公不書而於書公會公及者又以為不足諱或且以為目公示貶其說皆穿鑿惟高氏樹然謂春秋專政之卿會盟書名氏其大夫不以名見凡不目其人而直書及直書會者皆大夫而非公也書公者為公不書公者非公其說斬盡繁曲今從之但以經書公及公會者列入

隱八年秋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莒小國非大夫敢盟公公與盟耳陸渚○入春秋與小國大夫盟者自魯隱始溴梁通刺天下大夫而浮來已見其端陳際泰

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莒

納魯人之子又屈諸侯之尊與大夫盟不貶而自見孫覺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 內大夫會盟諸侯

六

僖二十五年冬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二十六年春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諸侯有故大夫以君命受盟他國可也大夫奉君命與諸侯盟啟亂之道也其後列國政在大夫禍源於此李明復集

僖二十六年春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此為外大夫會諸侯盟而書名之始著速之專也張自超宗

文七年秋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說見書曰諸侯畧辭門

成二年冬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公及楚人十一國大夫盟于蜀

以周公之裔諸侯之望下與楚大夫會辱甚矣季本○是盟諸國之君皆不至而公獨親行降班失列與夷狄之公子會下僭

於十一國之大夫而畧無諱焉二百四十年惟此一書何也是



年季孫一怒掃境內興師奏凱而歸楚以救齊而來諸臣孰敢往者觀臧孫託辭可知獨有一孟獻子不與伐齊之役者爲請往賂之之謀不得已而公獨以公衡爲質親往行成聖人於此深惡魯之無臣以爲若有一臣見危致命當不危辱至此故一則曰公會再則曰公及亦可傷矣胡銓春秋解○楚師壓境責我之從晉伐齊宜嬰城固守以待晉援即不得已而請成則四卿安在而煩幼主親出邪行父以私而背齊向晉四卿並出非公意也行父自危而不敢出故隱與仲叔謀而迫公親往公之往得毋危哉而行父不顧也春秋於公會公盟兩書不諱論者但以背華即楚以望國之君而下比荆蠻之大夫爲成公罪而不知聖人以罪行父也伐齊則四卿並出會楚大夫則幼主親行比書於冊不深切著明哉張自超宗朱辨義○楚以鞏之戰內侵故三桓懼而以公試焉是盟不獨宋衛陳鄭之君不與也邾鄆微國皆以大夫會而魯獨君往則三桓之惡極矣方苞通論

襄二十六年夏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晉平既自替其權委之臣下而且主張失宜冠履倒置此會黨

叛臣而討君且以魯君儕之諸大夫皆悖上下之義汪克寬○

張氏說見晉楚爭盟門

○內大夫會盟外大夫

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

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

出矣胡傳宣十五年

文武不興而周道衰桓文不作而伯業微文公以前有公及外大夫盟者有內大夫及諸侯盟者皆大夫專政之漸而內外大夫無交相

盟會者交相盟會則天下之政在大夫矣翟泉一會罅隙已開晉魯二君俱怠於政晉以處父士黷趙盾當諸侯魯以公孫敖公子遂當諸侯列國大夫相視而起垂隴之盟晉魯二卿與諸侯講玉帛之好是時大夫之會猶有諸侯也至襄仲趙盾之於衡雍叔仲御缺之於承匡孟獻子高固之於無婁穀之會叔孫之敵荀首扈之會季孫之敵卻棼柯之會叔孫之敵士句則大夫敵大夫矣然不過兩國大夫也大夫猶未盜伯主之權也蓋自趙盾以一大夫敵諸侯天下之勢已向於大夫卻克以一大夫敵衆大夫天下之勢始成乎大夫鞏之役以七大夫戰一齊侯一戰而勝伯在大夫晉大夫強而列國之大夫強不可復制矣雖然是役七卿俱盟而受盟者一國佐猶未有一大夫會盟列國之大夫也鍾離之會大夫始專列國之會而猶未專列國之盟至雞澤之役諸侯既盟而復使大夫盟自此諸侯始以盟會授大夫矣邢邱之會魯君不得與向之會魯之二卿皆得從戚之會舍君而臣是助晉悼雖有五會三駕之績而以大夫之伯分之悼公沒復奚望耶卻克怒齊而盟袁婁荀瑩怒齊而會戚荀偃怒齊而會梁梁列國會盟惟大夫之喜怒是從尙謂晉有君乎雞澤諸侯之大夫盟罪諸侯與大夫以伯也梁梁書大夫盟罪大夫奪伯主之伯也諸侯以伯權與大夫則大夫以伯權與夷狄宋之盟大勢所趨欲夷狄不好伯主之權得乎城杞之役奴諸侯以事母家扈之會適歷之會黨賊臣以逐君父厭愁之會謀滅國者大夫也黃父之會謀納王者大夫也成周之城魏舒南面則三家分晉之事作矣陳則通提綱

文八年冬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內卿專盟始此自是而有袁婁之盟梁梁諸侯在而大夫自盟矣于宋于虢則晉楚大夫抑主齊盟而諸侯不復出矣其事自



衡雍之盟始也汪克寬○內大夫特盟外大夫二公子遂會晉

趙盾盟衡雍季孫行父及晉卻鞏盟扈是也皆權臣專行之事

而衡雍為造端李廉○翟泉列國大夫盟王臣也垂隴伯國大

夫盟諸侯也至衡雍則大夫自相盟而兩國諸侯無與焉此仲

遂趙盾所由弑逆而三家六卿之禍亦於是乎胚胎朱軾○

晉魯之用事者會盟政在大夫矣汪克寬○文公以國事

付之公子遂而不知一國之禮樂征伐皆自公子遂出所以釀

禍張洽○左氏謂扈之盟公後至晉人來討公子遂復為此盟

但經既書公會盟矣非後至可知傳不足信也蓋盾遂皆國之

正卿假公以締私耳遂乘文公之怠結強援以專國故基殺嫡

立庶之禍御纂○左氏非也如晉果來討非公往朝則卿往

聘矣何為趙盾出在鄭地以盟公子遂哉此為大夫專盟之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 內大夫會盟外大夫 九

晉君新立晉欲得魯盾知魯政在遂名為約盟於遂以為晉得

魯而亦結於遂以自固也遂知晉政在盾名為求盟於盾以為

魯託晉而亦結於盾以自固也此盾遂所以弑君也張自超

文十一年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大夫特相會之始

內大夫特會外大夫五會卻缺承筐高固無妻荀首于穀士句

于柯荀躒適歷是也此為大夫特相會之始李廉

宣十五年秋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高固自以國事出宣使大夫候之於途諂事外臣也家鉉翁

前後經文無相關之事當以非國事私會之說為是張自超

成二年夏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

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秋齊侯使國佐如

師及國佐盟于袁婁

齊桓末年諸侯之大夫救徐征伐自大夫出而未盟會也晉文

末年翟泉諸大夫上盟王子虎禮樂自大夫出而非征伐也今

列國大夫敗齊侯又盟國佐禮樂征伐皆自大夫出矣汪克寬

成五年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左晉荀首如齊逆女宣伯諱諸穀○穀齊地他國大夫非過晉

境使大夫會之非禮也若僑如私會尤專恣之甚鄭王○自文

十一年彭生會卻缺宣十五年蔑會高固自是大夫會大夫率

以為常汪克寬○非國事也書之如國事然政在大夫也趙訪

成十五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无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

公子鮑邾人會吳于鍾離

此列國之大夫眾會皆以名見之始也蓋其始晉大夫特會特

盟以名見而列國之大夫特會特盟亦以名見矣既而晉大夫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 內大夫會盟外大夫 十

眾會齊盟以名見而齊大夫眾會齊盟亦以名見矣而列國之

大夫眾會齊盟皆以名見矣大夫以漸而張舊史以漸而詳世

變人心正固是而可考焉是以春秋一仍其舊而不革也方苞

○鞏之戰大夫主兵而大有功遂為大夫會伐書名之始鍾離

之會諸侯不出而委大夫以通吳遂為大夫眾會書名之始蓋

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故舊史重其人而書之詳耳又

成十六年冬季孫行父及晉卻鞏盟于扈

晉不見公而盟季孫晉人下比之端兆於此矣汪克寬○季孫

獲歸與卻鞏盟晉政在大夫可知張洽

襄二年秋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襄二年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襄三年夏同盟于雞澤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袁僑後至禮不敵諸侯故以大夫盟大夫禮之正也梁盟稱

大夫文異杜預。鄭伯之來既與盟矣袁僑至而無以質之則

懷附之心不固苟復自與盟焉則袁僑實仇而霸主之權不尊

故以大夫盟之則晉無屈已之辱而僑無仇君之罪禮安而分

明此見悼公之賢也論者不達乃曰諸侯在而大夫盟大夫專

也梁盟諸侯會而大夫盟書曰大夫盟責大夫之專可也此則

諸侯盟而大夫繼盟書曰諸侯之大夫是大夫奉君命而盟袁

僑也何得為專趙彞乘。春秋褒善貶惡不失其實諸侯皆在

是稱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此大夫受命於其君之詞也異乎

梁盟梁者諸侯皆在是而大夫盟其非受命而專之明矣劉

意。或者以此盟為大夫私盟是不然緊之諸侯正非私盟君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 內大夫會盟外大夫

命之盟也再書及陳袁僑盟此盟為陳袁僑之來非諸大夫自

盟也袁僑必繫之陳盟為陳而盟非為袁僑盟也高閏。諸侯

已盟袁僑後至諸侯不專敵袁僑而使大夫別與之盟書曰諸

侯之大夫大夫受命於諸侯之辭也穀梁子曰大夫張也陳氏

曰大夫專也以今考之蓋無譏爾牛運。穀梁曰大夫張也諸

侯始失正矣按諸侯失正大夫執權久矣雞澤之會君子猶有

取焉諸侯既盟陳使始至諸侯不與大夫盟使大夫與之約束

晉悼行事動合機宜豈得曰大夫張乎齊召南。穀梁

春秋之世諸侯下從大夫大夫上仇諸侯悼公獨能別而盟之

可謂賢矣然積習則生常人皆知大夫為可盟而莫知其禮樂

自大夫出所以梁盟之會大夫自盟而不可以異者耳習聞而

目習見也故君子常慎其始程端學。晉文踐土之會諸侯既

盟而陳侯至不再盟也今雞澤亦諸侯既盟而陳袁僑至不再

盟可也奈何使大夫與盟乎大夫之專盟實兆於此是故雞澤

之會諸侯在而使大夫盟也梁盟之會諸侯在而大夫自盟也

宋之會則諸侯不在而大夫專盟也積習相因勢所必至萬斯

筆。事有以得而失者晉悼不欲屈諸侯盟大夫以為得尊卑

之禮而忘乎以大夫盟大夫為開陵替之端也此宜以不盟為

是而晉悼既喜得鄭又喜得陳急盟之使不我貶為此權宜之

事致啟大夫之專張自超。愚按諸家辨穀梁之說是也然

此盟大夫雖未張而開陵替之端亦未嘗不由此兼其義乃備

襄十四年春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蔓曹

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見大夫主會盟門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 內大夫會盟外大夫

襄十四年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蔓莒人

邾人于戚

見晉楚爭盟門大夫主會盟門

襄十六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梁大夫盟

見大夫主會盟門

襄十九年冬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

書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叔孫豹

會晉士句于柯見政在大夫動則列國事之如此鄭玉。關疑

襄二十年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

孔奭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秋約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見大夫主會盟門書曰諸侯之大夫門

襄二十九年夏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昭元年春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子號

昭十一年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愁

昭二十五年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昭二十七年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昭三十一年春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 內大夫會盟外大夫 主

還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爲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晉笑之

爲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爲人臣可知矣不待貶而罪見陸道微旨

扈之會將納公士鞅取貨於季孫而不果今晉侯欲以師納公

士鞅復使人私於意如爲此會昭公所以死於外也襄昭之際

大夫無君之禍晉人爲之也書公如晉次于乾侯公在乾侯意

如會荀躒于適歷公薨于乾侯皆罪晉之辭也陳傳良後傳呂大圭或問

晉將納公而先使荀躒會季孫是以納君之事取必于季孫也

其可哉晉侯雖有納公之志蔽於荀躒而莫之察也黃仲炎通說

昭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

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伯國大夫主會盟 主征伐見大夫將兵書歸師門

陳氏則通說見前門總論

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所

謂十世則隱桓之時也所謂五世則宣成之時也春秋始隱桓禮樂

征伐出於諸侯而王道絕矣宣成以前諸侯之大夫尙多稱人宣成

以後魯宋齊晉蔡衛陳鄭之大夫會盟侵伐名氏悉書無復更稱人

者於時六卿專晉三桓擅魯齊政出於崔高衛政歸於孫甯諸侯之

政無不在大夫矣此十世失政之時也孔子傷之作春秋自隱桓始

隱桓至襄昭凡十世諸侯不得爲政而大夫名氏悉見於春秋經意

如此其明又恐人莫之省特於梁書大夫盟以見之孫覽經解襄十六年

齊桓末年公孫敖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征伐自大夫出矣晉文末年

翟泉之盟以大夫上盟王子虎禮樂自大夫出矣晉景之世卻克與

晉衛曹之大夫敗齊侯于鞏又盟 國佐于袁婁而禮樂征伐皆自

大夫出矣厥後晉悼以復伯之賢首以諸侯之大夫圖彭城城虎牢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 伯國大夫主會盟 古

盟陳袁僑而蕭魚之後凡役皆以大夫矣汪克寬纂疏成二年

垂隴之盟不以晉大夫書而書士穀名氏以爲盟誓之權雖付之大

夫而統其權者猶在晉君是世道之一變也難澤之盟袁僑如會而

叔孫豹及諸侯大夫及之盟不列書其名氏而總以諸侯之大夫爲

言雖若大夫已專盟誓之權而歸大夫於諸侯則大夫猶諸侯之臣

也是世道之再變也迨梁之役諸侯不在大夫自盟上不列序大

夫之名氏中不係大夫於諸侯以爲爲政皆天下之大夫而天下於

是爲無諸侯也是又世道之三變也趙訪金通說

垂隴之盟晉爲伯主則晉主也春秋以士穀序諸侯之下者不以會

盟之權予大夫伐許之役晉爲伯主則亦爲之主也春秋以荀偃序

鄭伯之下者不以征伐之權予大夫又

前此未有大夫盟晉者也自處父始前此亦未有大夫出主諸侯盟



會者也自士穀始又

桓十一年春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北杏之前未嘗有大夫羣會主斷於外者也猶惡曹以前未嘗有大夫羣盟主約於外者也二者皆首亂君臣之禮田常所以能劫君取國者非一日之積由君子之柄而資之勢也故有北杏之會而後有扈之會有惡曹之盟而後有濞梁之盟劉敞意

僖二十九年夏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諸侯會同于王王盟諸國門之外方伯臨之正也大夫羣至于京師盟王城之外王人會之非正也張大亨通訓○洮之盟諸侯與

王人盟已罪矣未若翟泉近在王都之側而諸侯大夫敢抗天子之卿以歃血要言不臣甚矣王子虎下與諸侯大夫同盟失禮亦甚矣李昉復集義引程氏學○列國大夫上抗天子之卿而盟大夫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 伯國大夫主會盟

五

之犯上也天子之卿下齒列國大夫而盟王臣之漬禮也諸侯

與王人盟猶不可況大夫乎洮盟遠於王都猶曰不可況翟泉

乎又引○以大夫敵王人則諸侯敵王矣黃仲炎通說○此晉初以

大夫盟王子也文公之志荒矣大夫之交政於是始文公爲之也陳傅良後傳○文公末年功成志怠有不復重勞諸侯之意翟泉

之役始使大夫不知鋒隙一開公室弱而大夫強自此盟始卽世未幾垂隴之盟諸侯皆在士穀主之子扈之盟諸侯皆往盾

實專之至新城之盟列七國之諸侯而書趙盾同盟矣陳則通提綱

文二年夏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大夫而敵諸侯於是始晉遂以大夫主諸侯也然士穀主盟序

諸侯之下春秋不以大夫主盟也故說於宋不以大夫主盟陳傅良後傳

○伯者之大夫盟自翟泉始至此則大夫主諸侯矣禮樂

征伐自大夫出矣程端學○翟泉以列國大夫盟王臣大夫張

也諸侯輕天子也垂隴以伯主大夫盟諸侯大夫張也伯主輕

諸侯也陳際泰五經讀○此伯國大夫會盟以名見之始方苞直解○此外

大夫會盟書名之始也由是而衡雍新城之趙盾承筐之卻缺

皆以名見矣至宣十五年無婁之盟而齊高固亦以名見矣然

自宣以前盟會書名者伯國之大夫而已列序諸國之大夫無

有也至成十五年會鍾離則諸國大夫皆列序焉大夫漸張舊

史書之亦漸詳非春秋筆削所寓也葉西突遺說本方氏○此晉大夫盟

諸侯書名之始卽外大夫會諸侯盟而書名之始前此有外大

夫與諸侯之盟者矣不名而人之者大夫未專政也前此有大

夫與諸侯之盟而書名者矣非天下諸侯之公會公盟也晉以

士穀主諸侯之盟是晉之輕諸侯而委權於大夫也是士穀之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 伯國大夫主會盟

六

抗諸侯而專國政也張自超宗未辨義○晉襄紹霸業而求諸侯乃以

大夫出會宜諸侯之不從趙鵬飛經筵○存耕趙氏曰晉襄繼伯使

士穀尸其盟開後世不可救之禍左氏謂書士穀堪其事不亦

誣乎程端學三傳辨疑○杜注晉司空非卿也以士穀能堪其事故書

愚按士穀必是晉卿炎氏謂既命之卿例書名不論堪與不堪

是也司空或其兼官蓋以卿而下領司空之職耳朱鶴齡諱左日鈔

文七年秋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此晉靈初立趙盾秉政始會盟諸侯也前此垂隴之會序諸侯

而猶別士穀於其末今八國之君皆在而趙盾以晉卿而主盟

僭也春秋所以不序諸侯而曰公會諸侯晉大夫者抑趙盾之

僭也家鉉翁說○胡氏方氏高氏說見書曰諸侯畧辭門

文十四年夏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同盟于



新城

晉爲盟主大夫不可先諸侯故晉趙盾叙曹伯下垂隴之盟晉士穀會諸侯盟新城之盟晉趙盾會諸侯盟晉國政出大夫可知也士穀會諸侯盟其後晉殺士穀趙盾會諸侯盟其後趙盾弑其君大夫專權未有不爲患者也李明復集○幽之同同授諸侯於諸侯也新城之同同授諸侯於大夫也引項安世黃說見大夫主盟序諸侯之下門張說見晉楚爭盟門

宣十二年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邱

諸侯不盟於方岳之下而同盟猶以爲僭況大夫乎新城列盾於諸侯下以爲同盟非大夫所宜主也今直用之尤僭趙鵬飛

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齊侯使國佐如師及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 伯國大夫主會盟

七

國佐盟于袁婁

汪說見前總論

成十五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无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鮒邾人會吳于鍾離

外會書卿始於此高門○方氏說見前門

襄二年秋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會戚謀鄭而城虎牢天下之大計也君不出而使大夫先儒以爲大夫專政自悼公始者責之是已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襄十四年春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自蕭魚而後凡役皆大夫是年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而悼不自將荀偃樂驪一爭而大還君令多不行於大夫矣陳傳良後傳注克寬○士句春會列國大夫會吳荀偃夏會列國大夫伐秦晉委任大夫益重而列國之權皆大夫專之矣李明復集○齊宋衛稱人非卿也慢也魯使二卿過也過猶不及均非禮也悼公政尙寬簡其流弊使列國大夫專擅邦交以意爲輕重朱軾春秋又 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諸國書卿明皆林父之儔也晉大夫之黨林父罪惡具見高門集○餘見晉楚爭盟門○戚林父邑也合列國於孫氏私邑抑君而臣是助政在大夫不可反矣程端學本義○一年之間大

夫三會習見其事以爲當然遂踵而行之不以爲怪戴溪講義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 伯國大夫主會盟

六

襄十六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澠梁大夫盟

公羊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偏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

穀梁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政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賈服本穀梁說不曰諸侯之大夫者惡大夫專而君失權也孔疏○書大夫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前

年會于向十四國之大夫也會伐秦十三國之大夫也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三會皆國之大事而使大夫皆專之豈一朝夕

之故哉胡○文十五年盟扈十七年會扈霸主在而但曰諸侯者無霸也此盟君在而但曰大夫者無君也自文以下則有斥

言諸侯而不序自襄以下則有斥言大夫而不序陳傳良○君後傳



在而大夫盟則諸侯之政自此失矣三桓逐魯六卿分晉其所由來者漸汪克寬集。○文七年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志變之始也雖然猶有諸侯也此書大夫盟志變之終也言自是無諸侯也又引項。○君之所以立國者在權國之所以立權者在信權存則國存信去則權去溴梁之會諸侯會而大夫盟信在大夫也於是晉權移於六卿魯權入於三家齊權屬崔高衛權在孫甯宋權歸於罕陳權歸二慶權既下移宜信之不在君而在臣也平公承悼公之烈可以有為乃挈霸權以歸大夫何以示天下其後杞之城宋之盟皆出於大夫其失權自此始是以聖人謹之也趙鵬飛。○雞澤之盟晉伯方盛統其權者猶在諸侯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以大夫歸之諸侯以諸侯為猶能統其權也溴梁之盟晉伯已衰盟誓之權付諸大夫而諸侯失政書曰大夫盟不以大夫歸之諸侯以諸侯無以統其權也趙訪金。○春秋晉大夫皆有所繫救徐之役諸侯次匡而遣大夫帥師大夫實受諸侯之命故書曰公孫叔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已盟而大夫又受命盟袁僑故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溴梁之會若受命而盟則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而獨書大夫是大夫自相與盟非君命矣故不以大夫繫之諸侯著諸侯失政而大夫無諸侯也日講。○於是諸侯在而大夫盟是無君也夫平公初政大夫何遽敢無君平公使之也蓋是時政多逮於大夫以為盟君不若盟臣之愈也是以使大夫盟也且六卿專晉之勢已兆意必晉臣以是誤平而平遂聽之耳前此大夫猶陰竊君權此盟之後直擅之矣平自禍其國並禍諸侯之國而諸侯亦皆聽之

均難辭咎也御集。○此會諸侯在而大夫盟公穀百云權移於大夫是也蓋經書大夫而不係於諸侯與杜邱雞澤不同則君若贅旒而大夫之不臣可知矣彙纂。○夫盟者惟恐其不信而盟以信之也諸侯信則大夫不敢不信矣至於政在人夫則諸侯信而大夫或有不信故有諸侯盟而大夫渝之於是諸侯不必盟而使大夫盟矣大夫盟則大夫信大夫信則大夫守之諸侯不得而渝之也故自此以前有大夫盟者而政在諸侯皆以諸侯之命盟而大夫之盟為文而已自此以後仍諸侯盟焉如以大夫之命盟而諸侯之盟為文而已張自超宗。○按左傳及杜注孔疏曲為晉解釋云非大夫之專與公穀異彙纂亦並存其說然經於叙列諸侯下特著大夫盟三字不是無意自後平公失伯列國之大夫擅權皆自此啟則公穀之說精矣合之趙子之論則左氏尤不必泥也顧棟高大事表三傳異同篇。○高厚歌詩不類荀偃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諸侯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孔疏荀偃以君臣不敵故使大夫盟高厚君使之盟非自專也高厚既已逃歸恐。○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盟公穀胡氏皆以為權移於大夫蓋經書大夫而不繫於諸侯則大夫之不臣可知也杜注孔疏謂晉使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而大夫共盟非大夫之專西可毛氏從之夫使大夫本為高厚盟高厚逃歸自盟何為若依雞澤書例當書齊侯使高厚如會高厚逃歸戍寅大夫盟如此則大夫無專盟之嫌今俱畧之而直書曰大夫盟謂之非刺大夫之專可乎牛通。襄二十六年夏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見晉楚爭盟門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



孔與鄭良霄誦人曹人于宋 秋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弭兵之功虛大夫專盟之罪大渙梁是諸侯之意非大夫之事

大夫專盟未有如宋者也  
戴溪講義○餘見書曰諸侯之大夫門

襄二十九年夏仲孫蔑會晉荀偃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襄三十年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見晉楚爭盟門會盟書所爲門

昭元年春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

昭十一年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憇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 伯國大夫主會盟

三

魯之季孫氏晉之韓氏齊之國氏宋之華氏衛之北宮氏鄭之罕氏皆國之世卿非大夫而無權者也君之命由其出國之兵

柄在其手既會厥憇以謀救蔡而不能救春秋所責也

張自超宗朱辨

義○愚按張氏以名諸大夫爲罪其不能救蔡則誤也罪不貶而自見非以書名爲貶成襄以後改在大夫故皆稱名此張氏之言已入書人門論此處偶誤與彼矛盾今從刪節

昭二十五年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趙氏說見晉楚爭盟門

昭二十七年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昭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滕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是役也晉魏舒南面韓不信專執于京師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大夫之無王甚矣

陳傳良後傳

○城成周似亦不必諸侯躬親

薛氏重貶大夫誠爲已甚廬陵李氏之說得之若范獻子以雖有後事吾勿與知爲可是其事特苟且塞責而已

吳浩毅梁義發

補 伯國大夫主會盟論

垂隴之會宋以三恪之賓陳以虞帝之後鄭以宣王之懿親戚在列而使士穀主其盟是晉襄之待諸侯皆以大夫當之矣大夫之交政于天下自此始由是大夫皆得以名氏書矣

劉基諫意伯集

自晉士穀盟垂隴以前雖霸國之大夫不以名見也繼而內大夫與霸國大夫離會以名見繼而齊宋衛之大夫衆會以名見繼而鄭大夫亦以名見至此而諸侯之大夫盡以名見其稱人者獨微國耳大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 伯國大夫主會盟

三

夫益張列國之大防盡潰矣

日講解義襄二十七年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一目錄

內盟書及書會內為主外為主辨

書公會之下盟又書公及

會而後盟者盟書及

盟于師書及書如師

內盟不日其人而書及稱及為微者辨 證公盟大夫辨 證公盟大夫辨 證公盟大夫辨

昔公諱詞辨

會外盟不書公與大夫證不書辨 不書以君廷辨 以為微者辨

內大夫出使非卿皆不書其人

外盟夷狄會其師書及罪為主書及辨 外之殊之書及辨

會盟征伐首王臣

尊王世子不同盟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一目錄

王臣與盟不與盟踐土不書王子虎辨

列國世子朝聘會盟征伐世子不當抗諸侯辨

內卿並使並將並會並盟

內卿從公出不書有故則書之

外臣奉命之事常書人變例則書君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一

錢唐張應昌學

○內盟書及書會內為主外為主辨

愚按公穀之例以盟書及為內志書會為外志程子亦曰凡盟內為

主稱及外為主稱會在魯地雖外為主亦稱及彼來而及之也兩國

以上則稱會彼盟而往會之也孫氏覺亦曰及者以內及外因此及

彼會者以此從彼彼處某而我往會之也於內之主言公及其於外

之主不可言某及公故變其文曰及曰會也宋元諸儒多從其說其

實非也傳例又以內志之及為汲汲求盟亦非也辨見下

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進彼言會

此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劉炫云策書之例先會後盟

者上言會下言盟唯盟不書者直言及隱元年孔疏○按孔疏此條 後至而經書公會又疑稱會者未必先行會禮 今故彼傳本與經文相戾疑見另門不必疑也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一 內盟書及書會

盟有書及有書會書及者止有盟事書會者兼行會禮

及者何與也內為志外為主皆稱及其稱會者行會禮也御纂直 解隱元年 牛運震 傳同上

內主外主公穀程子所釋多未協愚謂先會後盟稱會弗會而遂盟

則稱及皆史文之宜非義例徐庭垣 管鏡

盟非聖人所貴然王綱解紐諸侯攜貳為會為盟猶有講信修睦之

意聖人非惡盟惡屢盟長亂耳隱公即位而好於邾邾通於宋皆親鄰

美事與盟戎不同春秋惡得譏之傳例曰汲汲以求盟惡隱公之私

也夫及者語辭如穀梁之說則序尊卑別內外也春秋尊內抑外可

言公及邾宋不可言邾宋及公按之二百四十二年書法皆同近人

章清臣云聖人作春秋只書一句如何有許多工夫譏人陳遷鶴 紀疑

及者公羊曰我欲之穀梁曰內為志非也史氏之文耳春秋公與諸

侯特相盟書及者四受伯主盟書及者三王臣諸侯會而盟書及者



一桓元年及鄭伯盟越上有會鄭伯于垂之文也文三年及晉侯盟  
十三年及晉侯盟襄三年及晉侯盟長檮上有公如晉之文也文十  
七年及齊侯盟穀上有齊侯伐我西鄙之文也定四年及諸侯盟皋  
鼬上有會召陵侵楚之文也惟隱及邾儀父盟及齊侯盟落姑  
則上無所承史氏於此而獨有異文夫子於此而獨有異義哉如諸  
儒說則我欲人欲內志外志但取義於書及書會而不合者多矣且  
有汲汲之盟亦當有汲汲之會春秋有及盟而無及會無及會而有  
及遇三遇皆書及者蓋兩相及之詞豈三書及遇皆我欲之而內為  
志耶張自超宗朱研義○按此辨甚通書會書及有行會禮不行會禮之別  
亦是史文之宜非義例諸儒互駁皆據傳文傳事各殊故多不合  
愚又按公與伯主盟書及者四閔元年公及齊侯盟于落姑文三年  
十三年兩書公如晉公及晉侯盟襄三年公及晉侯盟于長檮是也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一 內盟書及書會 二

趙氏訪謂稱及者從受盟例也避外辭也外辭者特相盟外為志曰  
會也趙氏之意以伯令乃外志而書曰及故曲生義此亦泥於例而  
為說也凡盟不先行會禮者書及落姑之盟不行會禮如晉及齊侯  
盟則因朝而盟其不行會禮可知也  
愚又按盟書及會內主外主之例已鑒至於公與諸侯相會全經皆  
一例書公會某於某並無書及某會于某者而穀梁傳於隱二年會  
潛九年會防亦曰會者外為主焉爾後儒亦皆仍其說尤誤也程積  
齋三傳辨疑於穀梁隱九年辨之曰外為主之義可施之於公會某  
侯盟于某公會某侯伐某今公會諸侯若以外為主為說則內為主  
者將書公及齊侯于防乎所駁誠是也  
隱元年春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公羊曰及猶汲汲也按春秋有相與及者此是也有相次及者

及其大夫孔父是也有逮及者公追齊師弗及是也文為事出  
不專汲汲而已劉敞權衡  
又 秋及宋人盟于宿  
隱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  
按顧氏棟高云書及責在內高抑崇所謂深罪中國而不罪夷  
狄也愚謂罪中國之旨言外自見不在書及若文八年公子遂  
會雒戎盟于暴書會不書及豈不罪中國乎  
隱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穀梁曰及者內為志焉爾非也若外為志可曰公會宋公遇于  
清乎劉敞權衡  
隱八年秋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桓元年夏公及鄭伯盟于越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一 內盟書及書會 三

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  
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莒  
莊十九年秋公子結賸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侯盟于防  
莊二十三年夏公及齊侯遇于穀  
莊三十年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穀梁曰及者內為志焉爾設若外為志便云公會齊侯遇于魯  
濟乎劉敞權衡  
閔元年秋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季子賢而奔陳齊侯盟而復之書曰盟于落姑齊侯之志也左  
氏以為請復季友是時閔公幼廢父專夫人為內主則未知其  
孰請之也牛通○按此解甚明可知書及不得以內主為例



文十三年冬公如晉公及晉侯盟

文十六年夏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邱

文十七年夏公及齊侯盟于穀

成元年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襄三年夏公及晉侯盟于長檮

定三年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哀二年春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以上內君大夫出盟書及

隱六年夏公會齊侯盟于艾

桓十一年秋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桓十二年夏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杞當從公穀作紀

又 秋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一 內盟書及書會

又 冬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桓十七年春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又 公會邾儀父盟于進公穀作及

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莊十六年冬公會齊侯 同盟于幽

莊二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扈

莊二十七年夏公會齊侯 同盟于幽

僖七年秋公會齊侯 盟于甯母

僖八年春公會王人齊侯 盟于洮

僖十五年春公會齊侯 盟于牡邱

僖十九年冬會陳人 盟于齊

僖二十一年冬公會諸侯盟于薄

僖二十五年冬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僖二十六年春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僖二十七年冬公會諸侯盟于宋

僖二十八年夏公會晉侯 盟于踐土

僖二十九年夏會王人晉人 盟于翟泉

文二年夏公孫敖會宋公 盟于垂隴

文七年秋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文八年冬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文十四年夏公會宋公 同盟于新城

宣十七年夏公會晉侯 同盟于斷道

成五年冬公會晉侯 同盟于蟲牢

成九年秋公會晉侯 同盟于蒲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一 內盟書及書會

成十五年春公會晉侯 同盟于戚

成十八年冬仲孫閱會晉侯 同盟于虛打

襄三年夏公會單子 同盟于雞澤

襄二十年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又 夏公會晉侯 盟于澶淵

昭十一年夏仲孫獲會邾子盟于祿祥

昭二十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郭陵

定十二年冬公會齊侯盟于黃

以上內君大夫出盟書會先會殺會伐而後盟者不列於此

○書公會之下盟又書公及

定四年春公會劉子晉侯 盟于召陵侵楚夏公及諸侯盟

于皋鼬



蜀之盟春秋不與楚主盟故書公及臯鼫之盟著晉之不復能  
主盟故書公及臯鼫汪克寬。伯者之盟先會後盟或書諸侯盟于  
某蔡邱是也目後凡或書同盟于某平邱是也是會劉子之志  
晉不復主盟而劉子復不與盟故稱公及諸侯盟以別於有伯  
之盟也參趙訪。自幽以後伯主之大盟皆書會天下有伯而  
諸侯始合也至臯鼫之盟始書及天下無伯而諸侯始散也陳  
通提綱。有晉侯在何以書公及諸侯盟非晉主盟也公會諸  
侯盟于薄公會諸侯盟于宋皆後至之文也非後至而曰公及  
諸侯盟則以魯主之也是故書及自是有特相盟無諸侯會同  
陳傳良。薄之盟公不與會孟而與於盟則書公會諸侯盟于  
薄宋之盟公不與會宋而與於盟則書公會諸侯盟于宋此年  
公與於召陵之會又與於臯鼫之盟而劉子不與則但當書曰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一 書公會之下盟又書公及六

諸侯盟于臯鼫如祝柯重邱會盟殊地之例可也而又書公及  
者所以著公之求為此盟也王克寬。侵楚諸侯也前日後凡  
爾前日後凡未有書公及者而此書公及變文以見義也昭公  
庸懦權出季氏公未嘗得一會諸侯惟平邱之會公親之而季  
孫伉公不得與盟迫居於邾得一與齊侯盟邾季氏不知也  
定公新立而得與諸侯之盟春秋特書公及諸侯盟幸公之復  
得及盟也趙曉飛。會不言公而盟書公會後至辭也會先有  
公而盟更書公及內志辭也蓋公受國於季氏如晉見卻以得  
與盟為幸故筆之以微內志從何氏。否則直書諸侯不言公及  
矣書公及特文也此與成二年盟蜀書公及又異彼於法不得  
凡舉此則宜凡舉諸侯而書公及故為特文高謝然。再舉公  
者先儒謂定公受國於意如因會而請盟以定其位故再書公

其說非也既與於會其位固已定矣復何藉於盟乎按春秋書  
會于某地之會與盟對言會有會禮盟有盟禮重旅之際無  
兼舉故有先書會于某地後書伐某國者如桓十五年會于葵  
伐鄭是也有先書伐某國後書會于某地者如襄十一年伐鄭  
會于蕭魚是也然皆會而不盟盟則皆書在侵伐後如成七年  
書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十七年伐鄭八月乙酉同盟于  
柯陵襄九年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十一年伐鄭秋七  
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十八年冬同盟于齊十九年春王正月同  
盟于祝柯是也然皆盟而不會從未有先書會于某地繼書侵  
某國又書盟于某地如召陵臯鼫會盟二禮並行於侵楚之前  
後者通春秋惟此一見其所以會而又盟者傳稱會于召陵謀  
伐楚也當其會時意本在於伐楚乃荀寅求貨楚不果伐僅遣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一 書公會之下盟又書公及七

偏師掠境於是始以伐召諸侯者不得不變而為盟蓋楚不果  
伐則召陵為虛會不可以示諸侯故假此盟以實之一若其本  
意原欲與諸侯盟非欲為蔡報怨而會者故於盟再書公及以  
別異之蓋始以伐召諸侯倏變而為盟故春秋特著其為兩事  
而傷晉之無能為徒為此紛紛也豈以公請盟云爾乎觀下文  
接書楚人圍蔡晉伐鮮虞蔡以吳戰柏舉比事屬辭而聖人之  
情可見矣葉西。思按此條諸說不同惟葉氏最得之  
○會而後盟者盟書及  
成二年冬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公及楚人等十一同盟于蜀  
蒙會于蜀文言及也趙訪。書及者繼會而盟之辭蓋前後並  
書公會於辭不順且離為二役事亦不實也高謝然  
襄三年夏公會單子晉侯等七國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



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等八國大夫于宋叔豹及諸侯

之大夫盟于宋

兩書及諸侯之大夫皆蒙上文也別盟後至者稱及以及趙武

盟于師書及書如師

成二年秋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袁婁

國佐如師與屈完如師一也然歷之役則曰來盟于師盟于召

陵葦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荆楚暴橫憑陵諸夏齊

桓仗義伐楚不待加兵而服書來盟楚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

陵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袁婁則異於是齊雖侵虐未若荆楚

之暴諸國大夫含憤積怨非有擊強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

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畝以蕭同

春秋左傳句解卷之二十一 盟于師書及書如師

叔子為質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揖而去之卻克既魯

衛之使以其辭為之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

也故反以晉人及之胡齊桓仲中國之大義屈完情屈而不

敢校書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見彼自服以求盟也卻克以不

義求多於齊反為國佐以理折之其氣遂餒書曰齊侯使國佐

如師言齊非有誠服之心也直畏晉強而請盟爾曰及國佐盟

于袁婁言汲汲在晉齊不得已而盟也張洽召陵之師齊桓

以不戰服楚退師而與盟葦之戰卻克極兵力所至去國都五

十里將及城而強與之盟退而盟盟之以其禮也進而盟盟之

以其力也書來盟及盟深切著明矣家鉉翁○書屈完來盟屈

完之意也書及國佐盟四國之欲也退於召陵齊桓不敢以臨

楚盟屈完也進於袁婁卻克必欲以逼齊盟國佐也齊桓為有

禮而四國為忿矣呂大圭○屈完服義而受盟完請之也故書

來盟國佐納賂以求息師不可則再戰未嘗請盟也故書如師

召陵不書及楚屈完以九國之君下盟楚大夫故變文以見義

也袁婁以大夫盟大夫則直書其事而已方苞○屈完來盟來

者自外而來也來盟者著其來之意本為盟也國佐如師齊侯

使之以請諸大夫之欲也兩言既成而後盟也故召陵之盟楚

之受盟於諸侯袁婁之盟晉之盟齊也張自超○不言來盟

者國佐受命於君以賂請免盟未前定也不曰國佐及諸侯之

大夫盟而曰及國佐盟以我師存焉則有內辭矣且以見四國

汲汲迫及而盟之也牛運○愚按方氏張氏牛氏之義為正

○內盟不目其人而書及言公抑大夫之仇辨斥言公議詞不

春秋左傳句解卷之二十一 盟于師書及書如師

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駁胡傳○公與大夫盟內斥言公外大

夫稱人惡在公也公及莒人盟浮來公及楚人等盟蜀是也內不言

公外大夫書名氏惡在大夫也及齊高侯盟防及晉處父盟是也

大夫盟不諱公以公自欲與之盟也家鉉翁○以大夫之卑位

諸侯之尊大夫之罪也則書大夫之名以正其罪而沒我公之號示

不與大夫之得僭及齊高侯盟防是也以諸侯之尊求與大夫盟公

之罪也則書公及以著其失沒大夫之名以人書之託於微者之稱

不與大夫之敵諸侯盟蜀是也我公有罪而大夫無嫌則變例書之

既書公又書大夫而不名公及齊大夫盟既書是也莊九年○內及

盟不書君大夫者有九盟宿宋以微者來輕公故諱公齊高侯盟防

女姜方彘公喪中圖婚故諱公處父盟公受晉之辱故諱公蘇子盟



女乘天王立而與諸侯盟卑甚矣故諱公荀庚孫良夫卻犇孫林父

向戌至魯受盟以國與之不必書公故皆不書公卓爾康辨

盟浮來書公則知盟宿非諱公矣以爲微國大夫無嫌則既之盟

齊豈微國乎何以目公曰諱公之釋怨親仇也則防之盟非親仇乎

何以又沒公又曰諱公之始求婚於仇也夫同一莊公同一仇國同

一盟大夫忽而斥公忽而沒公何所取義乎是知書公者爲公只書

及者非公兩言決之矣矣辭費爲哉高澍然釋內臣以名列會盟

者皆卿也大夫不以名見故統於國不目其人而直書及又隱元年○詳

見春秋之初大夫書人門盟宿條下○先儒本左氏卿不書公侯之

說而以公與大夫盟爲諱以全經例之殊未然成公盟蜀以楚大夫

主盟而不諱况中國大夫乎經於公之盟外大夫皆不諱公如隱

九盟然則及高侯處父荀庚孫良夫卻犇孫林父向戌盟何以不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一 內盟不目其人而書及

書公曰公與外大夫盟與境內者皆不書公非諱公與大夫盟也外

盟則書之內盟則諱之無是例也應揚謀集解○按此說與高

與外人會盟而沒其主名者其人敵也士與卿大夫與卿大夫是

之謂敵士與卿大夫卿大夫與君是之謂非敵會盟敵道也下不敵

上臣不敵君正也士敵卿大夫仇也臣敵君悖也臧宣叔曰大國上

卿當小國之君小國亞卿當大國之上大夫古之制也張大亨

隱元年秋及宋人盟于宿

說案左云公立而求成似公自盟趙氏匡劉氏散以下皆主之

胡傳從公穀謂內外皆微者以有宿國之君故志之案○不

書公諱與大夫盟也大國之卿可以會小國之君小國之卿不

可以會次國之君又趙匡

高張說見春秋初大夫書人門○公羊孰及之內之微者也

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侯盟于防

公羊齊高侯者何貴大夫也曷爲就吾微者盟公也公則曷

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穀梁不言公高侯仇也○高侯上

卿替無使微者與盟之理諱公與魯爲昏也子經說○其

魯請昏而齊先以高侯盟公不書公諱也杜氏以稱及爲內微

者當齊桓創霸其貴卿何事與魯微者盟亦豈有魯微者得盟

伯國之事趙功

非親盟故書及或謂諱與大夫盟不書公按公盟大夫未嘗

不書如盟浮來之類是也何獨於此諱未睦釋○諸儒以爲

諱公與齊大夫盟不書公然春秋君盟大夫大夫盟君習以爲

常何必諱哉張自超宗○此齊託盟請昏於魯魯以大夫與盟

故不目其人非諱公也蓋桓欲致魯而難之因而請昏因而期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一 內盟不目其人而書及

盟而齊以卿來魯以大夫往者魯尚未欲好齊也而是盟後數

數如齊以色動也何以知非魯求昏盟於魯地乃齊就魯非魯

就齊也然則何以書及初爲齊志結昏之成則內志也高澍然

文二年春及晉處父盟

說左晉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

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杜注處父爲晉正卿

不能匡君以禮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以直厭不直也○諱不

書公抑大夫之抗不使與公爲敵也適晉不書諱恥也胡

凡公如他國至河而復且書之不見公且書之何獨於此諱

之不書乎此必不然者也且公在喪中如晉來討我亦有辭何

必遽朝晉乎使得罪於晉晉將別有以責之不必使大夫與盟

以恥之也此皆左氏妄爲之辭程端學三○朝而被辱者有矣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一

內盟不目其人而書及

主

義之如楚而見留昭之如晉而不納皆未嘗諱也與大夫盟者亦有矣隱之盟莒人莊之盟齊大夫亦未嘗諱公而不書也此疑有闕文朱朝瑛○三傳義同諸儒未有易其說者晉果怒魯公既背喪往朝矣晉怒顧不可釋邪且公果如晉晉果以處父盟公親前則公孫敖會晉侯後則公子遂盟齊侯臧孫許盟晉侯則大夫之盟諸侯亦春秋之常何為恥公哉若云在其國都為恥何以不書如晉若云不書適晉為諱則何不弁及盟而削之邪張自超○程氏以書及為微者及之則正不然齊晉大夫魯固未必敢以微者盟之而如及荀庚良夫卻犇林父之盟則又決知其非皆微者也又○此內大夫特盟於外都也不言某如晉泄盟者非卿不名故只書及與會葬只書葬同三傳並云公如晉晉處父仇公故設公果爾宜從成十年晉強公送葬

沒葬不書但書公如晉例沒是盟而書公如晉矣且攷魯君如齊晉並在喪畢後宜在四年文成襄定在三年昭雖值二年冬而襄薨於六月亦已除喪則知喪未畢不朝也不朝安得盟晉都則知為大夫泄盟文也處父不氏闕也高謝然釋經

文十年夏及蘇子盟于女栗

不書公諱與王臣盟陸道○蘇子之來王使之也不書使而書及為王諱也王不能修明王度以朝諸侯而乃使大夫盟辱也故諱而書及及者我所欲也若魯及之耳不書公為公諱也公不能恪其臣職朝於京師而乃與王臣盟罪也故亦諱也金賢○公盟王臣則諱此與翟泉皆不書公使若微者受盟也諸侯事天子待盟而後信非所以示天下也趙訪○孰及之蓋大夫也大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一

內盟不目其人而書及

主

夫盟王臣翟泉已然矣何以知非沒公也公與大夫盟不諱與王臣盟何諱焉出不書反不致非公可知郝懿行○不書公闕文也說者以為諱之諱公而不諱盟讀之者未知其為君乎為大夫乎適以甚魯之罪也且莊公之伐衛納朔明抗王命未嘗諱公何獨諱此朱朝瑛○

成十一年春晉侯使卻犇來聘及卻犇盟

襄七年冬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及孫林父盟

襄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及向戌盟于劉

大夫終不可以盟諸侯也趙訪○公與大夫盟雖來泄盟猶諱之

內不書與盟之人而但言及何也凡來盟內不書與盟者泄盟不書其人以國與之也來聘而盟事與來盟類不書與盟者則不得不但言及也方苞○盟在國都之內不書公以書內事故也與內大夫出聘不書公使義同葉西○春秋達例凡列國大夫來聘且尋盟則公與之盟不言公亦不言地君不與臣盟政不言公盟於國故不言地曷為齊高侯宋向戌獨言地自長勺乘邱以來齊魯不和至是齊桓欲親魯特遣貴大夫高侯來盟齊為盟主故不與之盟於國特與之盟于防自盟之後齊魯遂和納幣結婚則是盟所以合兩國之交成兩國之好故謹而書於策宋為上公王者之後天子有事燔焉亦以敬禮盟主者敬禮宋視列國有加故齊高侯宋向戌獨言地惠士奇○會外盟不書公與大夫諱不書辨不書以著疑辨以爲微



恩按會外盟不書公與大夫者三先儒皆以為諱其說不可通於他處書君大夫者固失之鑿方望溪駁之是矣而以爲皆特文以發疑亦未必然顧氏棟高本前人說以爲皆闕文得之

盟會不書公左氏俱以爲諱不知此經文偶闕耳國惡莫大於成宋亂及文姜之如齊如莒此而不諱何獨諱此顧棟高大事表偶筆

莊十六年冬會齊侯等八國諸侯同盟于幽公羊有公字

左穀不書公闕文也程子曰齊桓始霸魯首叛盟諱不稱公惡

失信也胡傳從之以鄭詹逃來故也然詹之來齊人亦不責魯魯之

容詹未爲叛盟也僖元年八月公與邾同會於檉九月公敗邾

師於偃明係叛盟經不諱公則此從公羊經爲是胡銓春秋解○鄭

既一意從齊而魯公亦往會會者公也當從公羊以省繁言曲

說焦袁熹○齊氏履謙亦以爲左氏春秋之闕文顧氏從之見

春秋屬辭例編卷十一 會外盟不書君大夫 古

闕文門○又按穀梁云不書公以著疑其意謂諸侯以魯與齊

讐疑之故去公以見之尤爲曲說趙氏訪謂魯以微者行亦非

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公羊有公字

駁辨舊說見春秋之初大夫稱人門○顧氏說見闕文門

僖二十九年夏會王人晉人等六國大夫盟于翟泉公穀有公字

駁辨舊說同上○顧氏說見闕文門

○內大夫出使非卿皆不書其人

大夫出使位賤不合書名直書其所爲之事而已盟則云及其盟會

則云會某人葬則云葬某公孔穎達左傳疏○恩按此說與上兩

門相通故附於後

盟書會見上

葬某公自隱三年起見外諸侯卒葬門

○外盟夷狄會其師書及罪爲主書及辨外之殊之書及辨

僖三十二年夏衛人侵狄衛人及狄盟

左衛人侵狄狄請平故盟○恩按胡傳曰再書衛人而稱及罪

衛也盟已衰世之事况卽其虛帳刑牲歃血以要之哉家氏詳

說汪氏纂疏亦云書及衛所欲也再書衛人言侵之盟之皆制

於衛也說皆鑿惟高說是○不書地盟於狄都也惟盟於狄都

故不列序而言及耳高謝然

僖三十三年夏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書及晉爲主而姜戎聽役也方苞直解○恩按杜注不同陳故言及

方說勝之趙氏訪云不使夷狄與諸侯序也若師與大夫則不

言及猶仍舊說以晉人爲晉侯之誤其說亦非或又謂並有怨

則不言及戎與秦無怨惟晉命是從故書及亦不確霸者摟諸

春秋屬辭例編卷十一 外盟夷狄會其師書及 五

侯以伐諸侯豈皆並有怨哉或又曰稱及並有功也晉禦其上

戎亢其下非戎則晉雖角之而無倚之者矣是亦以傳文爲說

者皆不若方說之合史法杜注不同陳之說劉氏權衡辨之

按外盟夷狄會其師不書及者僖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

則盟於他國與衛之盟於狄都異故書法異以此知高氏說

是也僖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宣八年晉師自狄伐秦成九

年秦人自狄伐晉按傳皆二國並主兵與晉主殺師事異故

書法異以此知方氏說是也而據宣八年傳會晉伐秦自狄

爲主而經先晉與邢狄伐衛秦狄伐晉書法同此卽內中國

外夷狄之義而非如胡文定趙東山殊之外之之云也胡趙

書會戎會狄會吳皆外詞諸侯會夷狄曰會之會其師曰及

殊之不使夷狄之君與諸侯序也師與大夫不殊則不言及

○會盟征伐首王臣



僖八年春公會主人齊侯等六國盟于洮

公羊王人曷爲序於諸侯之上先王命也○穀梁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

室雖衰必先諸侯○春秋凡伯者主會必書公會而序伯者於

諸侯之上首止書公及齊侯而殊會王世子不以齊侯主會之

辭也此書公會而序齊侯於王人之下亦不以齊侯主會之辭

也後此葵邱翟泉柯陵雞澤平邱書法皆同正克寬○按先儒

以王人爲微者下士辨見書王臣門故從刪

僖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等于葵邱

僖二十九年夏會王人齊人等盟于翟泉

義俱見上

成十六年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一會盟征伐首王臣

晉爲兵主先尹單尊王命也杜注

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等伐鄭同盟于柯陵

成十七年冬公會單子晉侯等伐鄭

襄三年夏公會單子晉侯等同盟于雞澤

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等于平邱

定四年春公會劉子晉侯等于召陵侵楚

自僖五年首止始有王臣會盟之事晉文繼起乃致天子盟

王人有甚於齊桓二伯會盟皆在服楚之後蓋克服強楚威

振中國自矜其功謂雖天子之尊莫或忤矣偃然致王臣於

盟會雖假尊周之名而實以伉已也程公說分○晉悼初伯

單子同盟雞澤以諸侯未一姑假王臣爲重也自是會盟無

王人者四十年其後晉衰楚盛中國厭厭又屈劉子於會以

繫諸侯之心時當楚亂正晉復伯之機治兵邾南甲車四千

乘王人在前諸侯在後以此衆進師出有名楚可氣厭而義

傾也惜哉洪容謨

○尊王世子不同盟

僖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

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穀梁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惟王之貳也無中事

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其不敢與盟何也

盟者不相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不能朝天子是

不臣也王世子塊然受諸侯之尊已是不子也則其所善焉何

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觀桓不能朝天子亦不敢

致天王尊王世子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一尊王世子不同盟

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殊

會太子鄭尊之也稱諸侯世子不盟也齊桓翼戴天子尊崇王

室故殊貴世子杜注○此春秋尊周之微意諸侯不敢盟世子故

自盟汪克寬纂○桓有諸侯之事三于洮序王人於諸侯上而

同盟王人微者無嫌也于葵邱序周公於諸侯上而不敢同盟

是天子之宰異於微者也首止不但不同盟而殊會世子焉桓

公於是知節矣是故會有周人盟無周人書會于某某日諸侯

盟齊桓之遜也會有周人盟有周人書會于某但曰某日盟晉

厲之伉也春秋是以予桓陳傳良○又見殊會門

○王臣與盟不與盟踐土不書王世子虎辨

王臣與會不與盟則於盟重書諸侯以別之首止葵邱皋繻是也與

會而復與盟則於盟不重書諸侯以見之柯陵雞澤平邱是也李康



僖五年  
盟首止

釋例曰天子之臣不與諸侯同盟僖二十八年盟踐土傳稱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宣七年盟黑壤傳稱王叔桓公臨之杜預云臨盟不同歆故不書尊卑之別也哀十三年傳曰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杜云尊卑平公不與會故不書此三者王臣不與盟正也若天子初立命使結盟諸侯以安王室雖非正法事勢宜然蓋王室有難王勅使來盟故與盟不譏也如僖八年王人盟洮定襄王之位襄三年單子盟雞澤以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是也若僖二十九年盟翟泉諸侯新睦王室無虞而土子虎下盟列國讀大典矣凡王臣與會盟譏不譏皆從此例

孔疏傳

周禮天子巡守則有方嶽之盟不巡守則有殷同之盟皆謂諸侯既朝見受政事乃退而自相與盟王官之伯臨之而已夫盟以結信非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一 王臣與盟不與盟

六

所以施於尊者也

地訪

周鄭交質盟之漸也盟為疑起也無疑固無盟也諸侯有疑內史掌其盟司寇蒞其約此王室所以時諸侯也諸侯何疑於王室而敢與盟哉王臣下盟者五其一在齊其四在晉吾觀僖八年盟洮之舉歎齊桓不幸而首是盟也盟洮非得已也東宮危在旦夕故誤是盟王位定則合諸侯以尊事周可矣使齊桓欲陵宗周雖屈周公於葵邱之盟奚患不從會而不盟其意可見奈何重耳不察齊所以盟王人之故齊所以定王室之心既不憚於召天王又何憚於盟王子後此王臣下盟有書同者矣有王室之故而盟王臣事之權也無王室之故而盟王臣事之變也故曰齊桓不幸首是盟也其後單子會盟黃池不書春秋終不與王臣下盟之意也

陳則通

春秋自隱至閔無王臣盟會之文蓋是時齊晉未伯諸侯雖強亦不

敢抗王室也至小白始有王臣會盟之事晉文繼起乃致天子盟王人其事有甚於小白者然考二伯會盟皆在服楚之後蓋其克服強楚威振中國自矜其功謂雖天子之尊亦莫或忤矣是以偃然致王臣於盟會雖外假尊周之名而其實尊已也夫小白始會世子以定位盟王人以尊周雖不當召從盟會然以扶獎王室託於大義猶可言也至葵邱之會初非為周而坐致天子之三公與已盟會則其傲易之心已甚於前晉文襲其跡侈其惡踐土之盟溫之會皆致天王而翟泉之盟又以諸侯之大夫盟天子之大夫小白雖致宰周公而未敢召天王雖盟王人而未敢以大夫敵之也至晉則以臣召君以大夫敵王人威勢直與天子等其無君之罪尤甚於小白也馴致成襄之後晉更會王人以從侵伐假周之名以伐楚伐鄭始而會盟終而會伐則以周室益衰諸侯益強抗禮好義已極也

沈斐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一 王臣與盟不與盟

九

王臣之與會盟自齊桓晉文始首止之會以戴王世子洮之盟以謀王室葵邱之會以明王禁宰周公與會而不與盟皆正也翟泉之盟則異是矣王室有故告於諸侯而王臣與盟禮之可以義起者也王室無故霸勢方張而於畿內盟王臣使陪臣主衆會則上逼也洮明王禁書會宰周公可也盟於王所而書會王子虎不可也

方苞

陳止齋說見前門尊王世子

僖八年春公會王人齊侯

六國諸侯世子盟于洮

義見總論及會盟首王人門○周禮邦國有疑則為壇以盟之是諸侯從天子受盟也春秋王室就盟下國見列國之專王室之弱義引杜諱○王臣與列國同盟諸侯之仇也而於是盟則無譏蓋襄王告難于齊本欲藉侯伯之權以鎮撫王室桓公大合諸侯同心翊戴而推王人以洮斯盟俾以微者而列公侯之



上則子帶之黨不覺震懼而輟其邪心矣此桓公之以大義行權而不悖乎經也日講

僖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六國諸侯于葵邱秋諸侯盟于葵邱

義見總論○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職任重矣而不殊會

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常

尊之比矣胡○宰孔先歸不與盟杜○盟稱諸侯明周公之不

與盟不與盟禮也陸○桓以五命之辭約束諸侯而不敢盟

宰周公者不敢使天子之宰受諸侯約束也晉文以後非桓比

矣莊克寬○洮之盟必以王人蒞之然後可以遏亂謀葵邱

之盟必不敢與宰周公偕然後可以著臣節方苞

僖二十八年夏公會晉侯七國諸侯盟于踐土

杜氏釋例說見總論○王子虎實盟諸侯其不書何凡王人蒞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一王臣與盟不與盟

盟不書據宣七年○洮伐不書據文二年王叔桓公成十三年

劉氏曰左氏云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今案經無子虎其所言

作王官及王子虎要王之事皆虛也愚謂春秋書變不書常所

以傷世教之衰也若晉文果致天子及王子虎盟於王庭聖人

當直書其事以示義可也安得使後世見傳文而後知其不書

之意哉程端學三○愚按趙東山本陳止齋據傳謂王子虎與

盟駁杜氏未見明確程稍齋則直以傳為妄謹按日講解義

宗杜義謂虎雖蒞盟而不與歃故不書也仍當從杜

僖二十九年夏會王人晉人六國大夫盟于翟泉

義見總論○又見書人門伯國大夫主會盟門○當時周室雖

微猶託於諸侯之上今王人下盟列國汲汲若恐失之自此以

後王室與諸侯遂為等夷之國賈仲賦○此晉初以大天盟王

人也不斥言王子虎為尊尊諱也以大夫盟王人則諸侯敵王

蓋自是而晉文之志荒矣牛運震

宣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

義見總論

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六國伐鄭同盟于柯陵

義見總論○不重言諸侯議尹單與盟陸○前此征伐未嘗

出王官也未嘗盟卿士也王人亦未有書二卿者也晉假王命

討鄭重以王之二卿士去年王官出尹子會今年卿士盟無益

於鄭之叛而自取盟王官之罪彙纂高閏薛○前此屈天子之

卿為會者有之未有屈二卿者屈天子之卿為盟者有之未有

同盟者厲公之志驕悍甚矣彙纂

襄三年夏公會單子晉侯等七國諸侯同盟于雞澤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一王臣與盟不與盟

義見總論○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大

亂之道也胡○靈王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

無譏杜○案諸侯敢盟天子之臣故胡傳以為直書罪見而杜

氏以為無譏蓋是時悼公伯業方新不敢盟同列於國中長矧

與王臣盟乎則單子受王命而來盟或當如杜說也今並存之

彙纂○晉悼始合諸侯尊王室而盟單子與桓公首止葵邱異

矣故書單子諸侯同盟雖澤譏其僭王官於諸侯張洽○齊桓

始假王人為重故首止葵邱會王人而不敢固盟世變日降晉

厲之世王人同盟屢矣久而自同於列國今不待請而自至習

俗既成雖悼公之賢不知革其非可為世變歎爾黃震

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等十二國諸侯于平邱同盟于平邱

義見總論又見同盟門○不重言諸侯劉子與盟也譏也陸



定四年春公會劉子晉侯等子召陵侵楚夏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義見總論○劉子不與盟得王人與會之體家範

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云公會車平公

義見總論○黃池之盟不書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不以吳晉

同主盟也單平公不書不忍書也陳傳良○吳晉敵體而會如

今賓主對舉酒自然單子無坐位故不書且經文有及字是兩

伯之義分明也陸清辨疑○顧氏說見吳晉爭盟門

○列國世子朝聘會盟征伐世子不當抗諸侯辨

周禮諸侯適子誓於天子下其君禮一等未誓以皮帛繼子男此諸

侯世子出會朝聘之儀也誓者告於天子未誓者未告天子也曹世

子未誓故賓之以上卿齊光亦未誓晉特進之在滕薛上此霸主之

令邵既屬魯其君比附庸故世子比魯大夫如晉不書及杜預

春秋屬辭例編卷十一王臣與盟不與盟列國世子朝聘會盟征伐

書世子朝會十有二曹射姑來朝鄭巫如晉宋成同盟戚齊光雞

澤會戚會相救陳四伐鄭宋佐會申是也宋成序侯伯之下大夫之

上宋佐序子男之下淮夷之上庶幾不失位矣齊光漸進而序於薛

伯杞伯之上則其僭已極鄭巫亞於魯大夫屈辱尤甚焉汪克寬

諸侯世子代君會盟伐救皆非宜也吳敬纂言

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則曰世子周制也公之子視侯伯而執圭伯

之子視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執皮帛以繼子男其賓之

則以上卿之禮亦周制也諸侯老者疾者迫於朝聘會盟征伐天子

之命是以前世子來春秋諸侯不聞天子之命是從奔走強令以不

能往則使世子代之曹伯終生疾而使世子射姑朝宋公固疾而使

世子成會衛侯速疾而使世子臧代夫世子以朝夕視君膳奉社稷

之樂盛者也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其忍舍君父而之他乎

使蔡般許止有欲速之志有由然也齊靈怙其強大恥為晉役當悼

公五會三駕之年諸侯虞至齊世子光實來然盟戲以前猶尾於諸

侯至成虎牢盟臺北會蕭魚胡為疏賓諸小國之上齊桓之會陳欽

鄭華不聞至此世子既同於諸侯則齊君將置之何所吾讀春秋諸

侯世子之序而甚有感於周官班爵之法焉陳則通

桓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禮謂世子攝其君為急王命也至於相朝非急會矣今曹不朝

魯未為有闕而使世子攝朝非禮李昉等太平御覽百○此來

非存亡安危所係父命可辭也父疾已革而子朝於鄰邦其不

憂親之疾可見家範○世子有父則子也有君則臣也為臣

子而僭君父之禮射姑之罪也曹伯使之曹伯之罪也孫覺

公穀謂世子不當抗諸侯之禮此固不識周制而胡氏復謂世

春秋屬辭例編卷十一列國世子朝聘會盟征伐

子固有攝君朝聘之事然諸侯朝天子則攝之諸侯自相朝即

不然按周禮典命職所云已誓未誓謂諸侯世子已受天子命

者則朝聘時但下君一位公之子與侯等侯之子與伯等伯之

子與子男等未受命者則但以皮帛隨子男之後此諸侯世子

攝君朝聘天子之禮也若諸侯自相朝則不問已誓未誓槩降

君一等各以其國上卿之禮待之故傳曰賓之以上卿享曹太

子蓋諸國上卿無不下君一等者今曹伯之子下伯一等當如

子男不得繼子男之後故曰賓之以上卿此正諸侯世子攝君

相朝之禮與攝君朝聘天子相分別處而胡氏又謂世子攝君

但可行於天子而不可行於諸侯誤矣毛奇○諸儒謂世子不

能抗諸侯之禮是未讀諸侯典命職矣胡氏謂世子攝君但可

行於天子不可行於諸侯相朝又大謬禮有明文謂春秋譏之



蓋亦未審也徐卓經義○餘見諸侯來朝門

僖七年秋盟甯母陳世子欵鄭世子華序諸侯之下

景繁案見齊楚爭盟門○齊伐鄭未已鄭懼欲求成於齊故先

使世子受盟孫復尊○陳欵鄭華何以得與盟諸侯有故則世

子攝其君下其君之禮一等周道也葉夢

僖八年春盟洮陳世子欵同上

宣十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衛世子代父掌兵非子道也汪克寬纂疏

成十五年春同盟于戚宋世子成序諸侯之下大夫之上

義見上○三月世子會盟六月宋公卒蓋宋公有疾而世子出

也汪克寬○君父有疾而世子出於天理言之則不孝以國事

言之亦當虞其變亂也張自超宗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一 列國世子朝聘會盟征伐

襄三年夏同盟雞澤齊世子光序諸侯之下

襄五年夏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左穆叔觀鄆太子於晉以成屬鄆書曰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言此諸魯大夫也○鄆列國也使其世子同於我大夫晉魯俱

失正矣陸澄○鄆雖小亦國也請於晉而屬之比諸魯大夫而

觀之是推天子之禮以事霸主也外相如不書書者必有謂也

盍參譏之汪克寬纂○鄆果苦晉而欲請於晉以屬魯則鄆子

之事也鄆子安在而如晉使世子會戚又使大夫邪或世子有

不安而求託於魯是世子之私也魯受世子之屬而請晉以定

世子是魯之私也晉不以大義示鄆君臣又不以大義示鄆父

子而受魯君臣挾世子之朝是晉之私也張自超宗○又見書

如門偕行不書及門

又 秋會戚齊世子光序諸侯之下吳人鄆人之前

又 冬會救陳齊世子光序諸侯之下

襄九年冬伐鄭盟戲 同上

襄十年春會桓 同上

又 秋伐鄭齊世子光序滕子薛伯杞伯之上

見序諸侯升降門○齊光始與會序小邾子之下諸侯世子未

誓於天子之制也繼乃躋之滕薛杞三君之上又躋之曹伯莒

子之間則誓於天子攝其君之制也此禮樂自諸侯出者趙訪

襄十一年夏伐鄭盟亳北齊世子光序莒邾滕薛杞小邾之上

凡世子代父與盟會當在諸侯之下齊光代君出會十年在滕

薛上已為僭矣比會又在知莒上於是為甚見世子益驕而主

會者亦莫能制高閏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一 列國世子朝聘會盟征伐

又 秋伐鄭會蕭魚 同上

昭四年夏會于申宋世子佐序小邾子之下

宋世子在小邾子下者世子不敢敵諸侯與齊光同程端學

○內卿並使並將並會並盟

春秋以來大夫帥師者有矣未有四卿帥師者也四卿帥師自成二

年邲之戰始大夫列會者有矣未有二卿列會者也二卿列會自襄

十四年向之會始春秋之法將稱元帥使舉上客而二卿列會四卿

帥師所以著大夫之張也趙訪金

外兵則將惟書元帥如襄元年晉韓厥伐鄭不書苟偃定八年齊國

夏伐我西鄙不書高張杜注非元帥不書惟內卿悉書之趙訪

內臣並使始於文十八年如齊並將始於成二年戰邲並會始於襄

十四年會吳至哀二年伐邾盟句繹則並將而又並盟矣汪克寬纂



使必有介卿出使大夫爲介則志使不志介春秋之常也若使與介皆卿則併志之使與介皆卿非禮也張大亨

按卿與大夫春秋皆謂之大夫分言之卿爲上大夫其大夫皆爲下大夫也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就三卿分之司徒執政一人爲上卿亦曰冢卿其餘爲下卿亦曰亞卿介卿也總之皆爲上大夫如杜

洩之言季孫恒爲司徒叔孫恒爲司馬孟孫恒爲司空孟孫仲孫杜洩曰夫子聘於王王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使三官書之吾故三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書黜故三卿並將經書季孫叔孫州仇仲孫何忌是其次也然舊自成襄以來有四卿宣公弟叔肸之後爲叔氏有叔老叔弓叔鞅叔詣叔還皆書於經蓋三卿之外又有小卿亦上大夫江永卿黨圖考

非文以前無二卿在行者也聘爲介師爲佐會盟不列載書則不書耳文以後諸卿自擅君既不足以統之將事者亦不足以尸之則列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一列國世子朝聘會盟征伐三

書焉而三卿分政之端見矣高樹然釋經成六年

凡聘與會大夫爲介不書而得臣以卿而介遂叔詣以卿而介宿故並舉焉凡將獨稱元帥故晉六卿並出獨稱元帥而魯自肇戰以後

二卿三卿四卿出則並書蓋三桓無君各不相下而舊史不敢畧也孔子不削何也使削得臣之並聘則遂之逆謀不可得而見矣削叔

詣之並會則宿之僭端不可得而見矣削諸卿並將而獨稱元帥則三桓君魯國分裂之迹不可得而見矣故仍舊史之異文爲作經

之特筆方苞直解文十八年

成襄以後每大出師並舉諸卿散辭也不屬於君而無所統也又昭十年

文十八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穀梁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

范甯注上客聘主也禮大夫爲卿介遂與得臣俱爲卿是同倫

爲副使故兩言之明無差降○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

文之常體也其有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

之卒不著其實則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

人歸于齊中日子卒則見禍亂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

之罪著矣胡○公子遂將弑君謀之齊而後決陽貨將竊國謀

之晉而後發而經書子卒盜竊寶王大弓其實尙隱故原其禍

亂之始邪謀之發著之奉使之日以見非常也劉敞意林○凡使不

稱介如僖二十六年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杜氏曰臧文仲

爲襄仲副使故不書也各以事行則列序之文十八年襄仲賀

齊惠公立莊叔拜齊來會葬定六年季桓子如晉獻卿俘孟懿

子報夫人之幣皆以兩事行趙游屬辭卷十五○二卿並聘前此未有

蓋惡與視齊甥也遂之姦謀恐齊人庇之故與得臣並往以要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一內卿並使並將並會並盟三

於齊蓋謂舉國臣庶皆歸心於公子卽非已一人之私使齊人

知勢不能止而曲聽之也而遂強橫得臣同惡之罪皆見矣方

直○並舉列數著得臣之黨於遂而與聞乎弑也孔廣森公

襄仲莊叔皆卿也禮凡賓介必一卿一大夫今二卿以兩事往

襄仲賀齊惠新立莊叔謝齊來葬故兩卿並行非賓介也穀梁

不識策書誤以兩卿相爲介而胡氏遵之誤矣毛奇○愚按毛

氏據禮以爲兩卿非介副與舊說異

成二年夏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會晉卻克衛孫

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韋

諸說見大夫帥師門○是時魯猶二軍也行父與許僑如與嬰

齊蓋二軍之將佐陳傳良後傳昭十年伐魯○許佐行父嬰齊佐僑如亦猶

晉士燮將上軍卻克佐之韓厥將下軍荀息佐之也春秋之法



書主將而已今併其佐而書之著其強也趙隱飛○使舉上客

而文之末年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將稱元帥而成之二年

書四卿帥師見大夫之爭強也於是衛未有大夫將書孫良夫

曹無大夫書公子首而賞蒞之功晉於是六卿韓厥趙括聲

朔韓穿荀躒趙盾皆為卿征伐皆在大夫矣呂大圭○先王之

制大國三卿周書所謂司徒司馬司空是也次國二卿小國一

卿皆命於天子至春秋時僭禮越度宋鄭皆有六卿宋復有二

司冠晉復有散位從卿者如趙穿卻缺初命之類後作六軍通

舊將佐凡十二卿又有太師太傅亦為孤卿如陽處父賈季之

比無復先王之制今魯以四卿帥師累數之以著其僭越之罪

高閌○是後書內卿並將史以為常法孔子因之著三家之逆

萌也晉六卿在行獨書元帥統於君命也魯自歸父逐國政盡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一 內卿並使並將並會並盟

歸於三家君不足以統之矣方苞○書例凡聘問盟會雖二卿

並行止書一使其書二使者必兩事使也至於行師則諸卿並

書一則重兵事一則本國與列國有異此與後六年仲孫蔑叔

孫僑如帥師侵宋昭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獲帥師伐莒例

同王奇齡傳

成六年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二卿並書與寡戰四卿並書之意同大夫專權各自帥師而公

家微矣呂大圭○二卿並帥大夫競強兵在私室也牛運震傳

襄十四年春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等會吳于向

魯使二卿會晉敬事伯國晉敬魯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賈

○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亦卿也季孫以卿為介叔老亦不

敢避蓋兩失之胡○卿使則大夫為介大夫使則士為介昭二

十三年叔孫婁如晉曰寡君之命介子服同在嬖卿而回大夫

也未有二卿俱會者此志二卿之不當並行也汪克鏞纂疏

襄十五年夏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書大夫帥師而城者三皆三家也見文襄之際大夫張也胡鈐

解○此孟孫之邑而季孫叔孫城之者見三家之黨興役之衆

故其城堅固卒為魯患而不可墮也高閌○餘見書城門

昭十年秋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獲帥師伐莒

三大夫皆卿故書之季孫為主二子從之杜○經書三卿而傳

止平子則季氏主兵汪克鏞纂疏○叔弓非叔孫氏乃臨事所置

之帥家鉉翁○舍中軍矣曷為書三卿帥師四分公室叔弓為

意如貳也襄十年作三軍三分公室三家各將其一昭五年舍

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於是伐莒叔弓佐意如序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一 內卿並使並將並會並盟

於仲孫獲之上而叔孫婁守自是終春秋魯有四卿而權歸三

家也陳傳良○季為元帥叔弓為佐獲為戎右弓及獲雖為佐

而皆卿故書亦足見季之強一出而將佐戎右皆大夫也熊過

錄○鞏戰四卿並書蓋由怒齊掃境興師也自此以後疊書諸

卿則又以四分公室之故也四分公室者三桓叔弓何與焉蓋

季孫得二其一自帥其一屬之叔弓爾御纂○胡傳謂三家

四分公室季孫為主將二子各帥一軍為副蓋不知叔弓為叔

肸後而誤以為叔孫氏也當以陳說為正案○自舍中軍後

止二軍矣何以三卿並將考八年兔紅傳曰革車千乘以司馬

法卒乘計之當得七萬五千人每車一乘甲士三是周官六軍

之數也名止二軍而實備六軍之數然則軍制作舍皆三家自



此必自春秋末已然以五百里之魯季氏專其半二子分其半其地廣其民衆卒乘之出較昔自增其於侵伐也季子一軍已爲將而叔爲佐叔叔弓偏師而出則迭將之後凡書叔某帥師皆季氏之悉師以行則同帥之引同帥師是也二子之一軍不分將佐而各主其偏或專行或並出不相隸也專恣如此於公何有哉春秋自此於諸卿並將悉著其僭亂無君之罪也叔氏雖公臣實爲季氏之貳十三年帥師圍費可見萬斯大定六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加晉

內卿並使惟文十八年及此年遂得臣之並使仲遂邪謀所起斯何忌之並使陽虎專權所爲觀左氏所載陽虎執國命二子俛焉爲其所使猶爲國有人乎劉氏謂春秋本其禍之所構自二子之使者是矣故特書以見焉李康斯何忌並如晉者是

春秋屬辭例編 卷十一 內卿並使並將並會並盟 三

時三家各如小侯以事霸國季孫嗣位而見仲孫則會其時事也叔孫不與者據經傳帥師前後皆季孟豈州仇方稚而未能外事歟方苞○蓋報侵鄭之命亦請於晉以取卿也二卿並書以著取卿之志孟氏與季氏同故下國卿亦二卿並書也徐卓○高氏說見內大夫書如門○劉氏趙氏說見上文十八

又 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定八年秋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汪說見書侵門

定十年夏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胡傳見內大夫帥

定十二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賈

王氏說見謹強都之害門

哀二年春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三卿並將魯衆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公不與焉適越之辱兆矣胡○季氏不盟一則不屑與盟以示其汰二則包藏禍心欲入邾而未肯盟也鄭王○季孫不與盟者此自季氏之汰不屑與盟爾穀梁以爲各盟其所得季氏無得者以田歸二家而不取也夫盟非盟其所得也季氏無得何妨與盟服皮以爲季先歸說少近理先儒又有謂季氏志在滅邾不肯與盟者夫叔仲二氏已盟邾矣明年仍事圍邾邾季志未厭盟而復伐誰得而禁之邪牛運○三家伐而二卿盟穀梁以爲各盟其所得而文定取之謂季氏以田歸二家非也季氏強於叔仲蓋自尊重不降與邾子盟而使二卿盟也張自超○餘見內大夫盟諸

春秋屬辭例編 卷十一 內卿並使並將並會並盟 三

侯門伐取並書門

哀三年夏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季氏說見書城門

又 冬季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見書圍門

○內卿從公出不書有故則書之

從公不書者成公如京師孟獻子從十三年襄公如晉孟獻子從三年會

伐鄭季武子從九年如楚叔孫穆子從二十年之類有故則書之公孫敖

救徐季孫行 執叔孫豹盟袁倚之類趙汭屬辭卷十五

僖十五年公會盟于牡邱次子匡公孫敖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成十六年公會伐鄭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邱

襄三年公會盟于雞澤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外臣奉命之事常書人變例則書君

外諸侯之事凡不以身親第爲其臣之所奉命而行者皆稱人愚按

隱八年春鄭伯使宛來歸祔

書鄭伯者以天子所賜之湯沐邑而擅以與人其意以巡守之禮不復行此田無所用之也其目中尙有天子乎書鄭伯所以

著其罪也桓元年假田書鄭伯同此義葉西

桓元年春鄭伯以璧假許田

葉說見上

莊四年夏齊侯葬紀伯姬

吾女紀夫人國亡君竄而齊侯葬之故以爲非常而志之也苞

直○此非齊侯身親也目齊侯者齊侯紀之仇也國爲其所滅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一 外臣奉命書人變例書君

君爲其所逐夫人身死在殯而葬於仇人之手可憫孰甚焉目

齊侯愍伯姬也胡氏以爲著其迫逐紀侯之罪非也齊侯迫逐

紀侯之罪豈待是時而始著乎葉西

莊三十一年夏齊侯來獻戎捷

來者使人來也不書齊人而目齊侯蓋諸侯不相遺俘以齊侯

而來獻捷非禮也故正其爲齊侯而其降辱屈體之失自見非

謂齊侯自來也伐戎不親而獻捷乃親來乎葉西

爲與上文伐戎書齊人互譌見誤文門

成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三年之中子之奪之何以爲伯主乎故稱晉侯以著之也葉西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一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二目錄

主會首書

主兵首書兵首治亂賊黨與辨 賄故首兵辨 不以子愿父

春秋之初諸侯序爵不以主會主兵首書

大夫主會主兵有諸侯在會序諸侯之下 卿可以會伯子男辨

序諸侯伯主意爲升降

前目後凡

一事再序列國不再序列國 重言貶辭辨

兩事再書某人 再書褒辭辨

大夫一事再見卒名不氏稱族尊君舍族尊夫人辨 舍族尊

君行二事再書君 再書貶辭辨

大夫以二事出再見名 再稱公子褒辭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二目錄

書曰諸侯

會有王臣盟無王臣書曰諸侯

會盟間有異事再舉諸侯

略辭散辭書曰諸侯 有駁辨

諱辭書曰諸侯

書曰諸侯之大夫 有駁辨

公及外大夫盟書曰大夫不名 恕辭辨 諱辭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二

錢唐張應昌學

○主會首書

會盟侵伐重其爲首者其事善則首者之善重惡則首者之惡亦重

是故會盟以主會爲首侵伐以主兵爲首所以輕重之也孫覺經解

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也胡傳成

伯者主會序諸侯之上有王臣則序主會者於王臣之下汪克實纂

文二年垂隴士殺主盟十四年新城趙盾主盟序諸侯之下者不以

大夫主盟諸侯也陳傳良後

春秋之法會盟先主會征伐先主兵自隱元年至莊十四年諸侯之

會中國之政無伯者主之惟主會者先焉自莊十五年至僖十七年

諸侯之會中國之政皆齊桓主之凡會者十有四國而會首於齊桓

自僖十八年至二十七年諸侯之會中國之政皆宋楚爭之凡會者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二 主會首書

二十一國而會先於宋自僖二十九年至哀十三年諸侯之會中國

之政皆晉楚爭之凡會者二十國或先楚或先晉呂大圭或

北杏以前諸侯會盟皆序魯北杏以後則序伯主爲首北杏以前諸

侯有特相會者北杏以後諸侯非伯主不會矣又莊十

會盟征伐之先主者正公羊所謂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若垂隴之

後晉士穀伐許之後晉荀偃蓋春秋之初名分尙明霸王之卿不敢

位諸侯之先春秋皆因其事實而書之爾胡氏釋四國伐鄭之師齊

衛圍戚之事皆謂聖筆以意易其主兵之人豈其然哉張治

愚按春秋之初諸侯序魯不以主會主兵首書詳見另門然春秋初

序魯之諸侯亦有主會主兵者兼采入此門

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大小從禮之常也而會盟侵伐以主者先因事

之變也故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大夫主兵亦

序諸侯之上所以著事端所由起以別其善惡之所歸日講解

隱八年秋宋公齊侯衛侯盟于耳屋

傳云齊平宋衛于鄭齊尊宋使主會故宋序齊上杜○按程子

張洵說本是宋主會非齊尊宋也見外參盟門○春秋初年惟

兩國相盟兩國相伐耳前年宋衛陳蔡合兵伐鄭宋既連四國

之兵又盟三國之侯參盟會伐皆宋爲首責在宋也家鉉翁

桓十一年秋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見內參盟門

桓十二年夏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杞當作紀

紀爲主也俞皋

桓十六年春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見兵書會門桓十五會襲伐鄭是年夏會伐鄭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二 主會首書

桓十七年春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高氏說見內參盟門

莊四年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許氏說見書遇門○前者公次於滑與鄭伯謀紀鄭伯辭以難

畏齊也是時鄭伯在櫟諸侯多助之者所求而未得莫如齊故

因陳侯而請爲會欲助伐紀而修舊好齊侯喜得鄭助知魯之

勢孤不足以援紀故急於取紀先期而爲此遇是期會者鄭志

也先期而遇者齊志也故首齊侯朱朝瑛

莊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伯主主會之始詳另門以下同

莊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莊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莊十六年冬會齊侯八國諸侯同盟于幽

莊二十七年夏公會齊侯四國諸侯同盟于幽

僖元年秋公會齊侯五國諸侯于榿

僖二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僖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僖五年夏公及齊侯七國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

僖七年秋公會齊侯四國諸侯盟于甯母

僖八年春公會王人齊侯六國諸侯盟于洮

僖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六國諸侯于葵邱

僖十三年夏公會齊侯七國諸侯于鹹

僖十五年春公會齊侯七國諸侯盟于牡邱

僖十六年冬公會齊侯八國諸侯于淮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二 主會首書

僖十九年夏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又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先陳主是盟也卓爾康○直解姚氏朱氏說見宋楚爭盟門

僖二十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又 秋宋公楚子七國諸侯會于孟楚與中國諸侯並主會盟之始

見宋楚爭盟門

僖二十八年夏公會晉侯七國諸侯盟于踐土

又 冬公會晉侯九國諸侯大夫于溫

僖二十九年夏會王人晉人六國大夫盟于翟泉

宣七年冬公會晉侯五國諸侯于黑壤

宣九年秋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宣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宣十二年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邱

宣十七年夏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成二年冬公及楚人十一國大夫盟于蜀

成五年冬公會晉侯八國諸侯同盟于蟲牢

成九年春公會晉侯八國諸侯同盟于蒲

成十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瑱澤

成十五年春公會晉侯七國諸侯大夫同盟于戚

又 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六國大夫會吳于鍾離

成十六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

成十八年冬仲孫蔑會晉侯五國諸侯大夫同盟于虛朶

襄二年秋仲孫蔑會晉荀偃五國大夫于戚

又 冬仲孫蔑會晉荀偃九國大夫于戚遂城虎牢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二 主會首書

襄三年夏公會單子晉侯七國諸侯同盟于雞澤

襄五年秋公會晉侯十三國諸侯大夫于戚

襄七年冬公會晉侯七國諸侯于郕

襄八年夏季孫宿會晉侯六國諸侯大夫于邢邱

襄十年春公會晉侯十一國諸侯會吳于柎

襄十四年春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十二國大夫會吳于向

又 冬季孫宿會士句六國大夫于戚

襄十六年春公會晉侯十國諸侯于溴梁

襄二十年夏公會晉侯十二國諸侯盟于澶淵

襄二十一年冬公會晉侯八國諸侯于商任

襄二十二年冬公會晉侯十一國諸侯于沙隨

襄二十四年秋公會晉侯十一國諸侯于夷儀



襄二十五年夏公會晉侯十一國諸侯于夷儀秋同盟于重邱

襄二十六年夏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八國大夫于宋

襄二十九年夏仲孫羯會晉荀盈十國大夫于杞

襄三十年冬晉人十一國大夫會于澶淵宋災故

昭元年春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十國大夫于號

昭四年夏楚子十三國諸侯會于申

昭十一年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七國大夫于厥愁

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十二國諸侯于平邱

昭二十五年夏叔詣會晉趙鞅九國大夫于黃父

昭二十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昭二十七年秋晉士鞅六國大夫會于扈

春秋屬辭例編 卷十二 主會首書

五

昭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十國大夫城成周

定四年春公會劉子晉侯十七國諸侯大夫于召陵侵楚

定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又 齊侯衛侯盟于沙

定十年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以上三條見外特參盟會門

定十四年夏公會齊侯衛侯于奉

見內參會門又見外特會是年會泚條下

又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見外特會門

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見吳晉爭盟門殊會門

○主兵首書兵首治亂賊黨與辨 附故首兵辨 不以子圖父

孫張汪說見前主會首書

雖小國主兵序大國之上欲見伐由其國善惡所歸故也孔疏隱五年

主兵者居上亦諸侯與諸侯相從卿大夫與卿大夫相從也故卿雖

主兵猶序諸侯之下貴王爵也臣不可過君也襄十六年叔老會鄭

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鄭非主兵也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故

書會鄭伯也士穀主垂隴趙盾主新城而書會宋荀偃主伐許而書

會鄭其事一也彙纂襄十六年劉敞 許翰陳傳良李康

愚按傳義以主兵為誅首惡胡氏因穿鑿附會謂不以首謀者為主

而以從役者為主為春秋治亂賊黨與之法諸儒多從之非也辨見

下名條內毛氏張氏葉氏等說蓋凡會討首書之人有實係其國為

主者有他國推為主者有願為向導而首率者有以爵位相推者史

春秋屬辭例編 卷十二 主兵首書

六

皆紀其實耳

隱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

衛人伐鄭

左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

修先君之怨於鄭二年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

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

願也宋人許之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圖其東門五日而

還○按胡傳曰興是役者衛而以宋主兵者宋殤不討衛之弑

君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故以為首示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

其黨與之法其說非也近儒辨之○以宋主兵者當日之首先

戎行以衛衛者固以納馮爭國為名問鄭罪而加之兵非宋主

之其可以衛主之乎州吁定位之志隱宋殤忌馮之事張宋罪



固重而不可以黨惡蒙者也兩罪俱則從其重舍其輕胡氏之說殆釋本而徇末矣王介之。宋主兵胡氏治黨與之說非也春秋未有序大夫於諸侯之上者衛人大夫也自應首宋公集。據傳宋殤公之立以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故謀伐鄭而衛則以鄭莊會伐衛故欲修怨以求寵於諸侯因與宋相約遂聯陳蔡以伐鄭是首事者宋公也首在宋從在列國則自當首宋而胡氏謂衛為主而宋為輔其先錄宋公為春秋誅黨與之法則州吁告宋其自言曰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為不通矣且宋陳書爵係君自帥師而蔡衛則諸大夫帥師者故稱人所謂以賦從而親往是也則豈有主其事而不親往者毛奇齡傳。

隱五年秋邾人鄭人伐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二 主兵首書

七

左宋取邾田邾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報東門之役。邾小國序鄭上兵首也知見侵於宋當告天子方伯不當問宋鄭之隙借鄭伐宋家範翁。據傳則邾為主而鄭從之所謂敝邑為道是也道者導也今所謂向導也蓋謙言也故其序先後首邾次鄭自是史例毛奇齡傳。隱十年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伐宋入郛入許皆鄭為謀主而書首齊者鄭推齊主兵黃仲炎通說。

又 秋宋人衛人入鄭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

左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六月公會齊侯鄭伯於老桃公敗宋師于菅鄭師入郛入防秋七月鄭師入郛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宋又連衛

以報鄭鄭幸嘗之敗而不備故師還及郊宋衛已乘其虛而入之矣宋既連兵入鄭又乘勝召蔡人伐戴戴鄭所與之微國伐之所以報鄭也高開集注。宋量力未能報齊魯故借衛先報鄭陳。

又 冬齊人鄭人入郛

左蔡人衛人鄭人入郛王命冬齊人鄭人入郛討違王命也。討不會伐宋也宋以公子馮在鄭二國交惡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於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矯假以逞私忿耳程子。齊所欲者鄭也鄭所欲者許也鄭黨齊以入郛齊黨鄭以入許交相倚以侵小同一貪兵卓爾康。黃說見上伐宋排義。隱十一年秋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二 主兵首書

八

為主兵既入許鄭莊陽不有其功而讓與齊齊侯以克許非已功而不敢受乃以讓魯魯又以克許非已功而不敢受乃以與鄭鄭即受之不辭竟得遂其貪土地之志吳澂。餘見書入門黃氏說見上伐宋

桓十年冬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饋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

齊欲吞紀與鄭衛合魯則專意援紀者也三國來戰蓋為此爾考魯以援紀之故與齊不親自齊鄭如紀之後不相通已六年矣何由至齊為班耶季本。魯以周班後鄭鄭既正禮鄭雖小陸希聲。豈至與師又豈有經五年之後方合諸侯起此小怨陸希聲。



匡○按胡傳謂鄭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此主左氏而為之說爾其實非也鄭係小忿國又小於齊衛乃於五年之後報此宿怨牽動齊衛大國必不然矣且當日怒者鄭忽與莊公無預也此時鄭莊年忽又天寵明年即為突所篡莊公豈能以子之故赫然與師報此纖芥小怨乎齊之欲圖紀非一日矣累年合鄭以圖之而魯為紀納后於天王齊僖怒魯故九年紀季姜歸京師十年齊即為此戰蓋因不敢犯紀而遷怒情事顯然趙氏匡季氏本之說互相發明劉氏敞亦謂果鄭人主兵經當先序鄭以見其罪何故反首齊以蔽匿鄭惡乎顧棟高表同○齊惡魯為紀謀難則主兵者齊也鄭固與齊同如紀者衛又與齊胥命于蒲者故三國來戰卓爾康釋義○魯為紀主婚結於王齊愠之而來伐不可以聲諸口也故假鄭忽事以為辭耳焦袁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二 主兵首書

九

纂聞如編

桓十三年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此戰三傳互異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以為為紀與齊戰按內兵以紀為主而先於鄭外兵以齊為主而先於宋趙氏匡考據經文獨取穀梁之說而胡安國孫覺吳澄皆因之其說是也蓋齊紀世讐齊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戰而不地戰於紀也不然紀懼滅亡不暇何敢將兵越國助魯鄭以增怨乎左氏曰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戰非也若宋鄭相怨鄭為此戰鄭當序紀上宋當序齊上何反顛倒之乎且紀侯助鄭當戰於宋鄭之郊無為戰於紀也纂纂案於趙匡○齊欲滅紀以三國之師伐之紀要魯鄭

之君以為之敵戰在紀而紀侯主兵故不書地若書曰公會鄭伯及諸侯之師戰于紀則似鄭伯主兵不見紀侯為主又不見齊帥諸侯之師至於紀之國都而志在滅紀之罪也故必以紀主兵序其上孫覺經解○按劉氏敞以為齊與魯戰御纂直解及方氏苞葉氏酉並從之其說為長見戰不地門齊魯交兵門

桓十五年冬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桓十六年夏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並見書伐門

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齊襄會諸侯以納朔纂纂案

莊十年夏齊師宋師次于郎伯主主兵之始凡伯主主兵傳說已見另門茲不載

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二 主兵首書

莊十五年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邾

左諸侯為宋伐邾○邾宋之附庸即小邾也叛宋而宋伐之連齊人者脅伯主之命也邾者邾之所自出懼其叛而入於邾故

同邾人伐之汪克寬纂疏○宋主兵故齊序宋下伐鄭伐徐亦

同胡傳謂齊未成乎伯二十七年盟幽然後成伯則三十二年

梁邱之遇宋先於齊亦將疑齊未成伯邪纂纂案○北杏齊已序

諸國上今為宋伐推宋主兵至盟幽後無先齊者矣日講

莊十六年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左諸侯為宋伐鄭鄭人問之而侵宋諸侯伐鄭宋故也○齊桓

始霸未敢即主救患討罪之任為宋討鄭仍使宋主兵疏

莊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莊二十六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徐介魯宋問今必犯宋故宋伐之齊實伯主而饗徐者宋故齊以宋主之趙弱飛○桓伯未盛亦若伐鄭伐鄭之先宋在克克

莊二十八年秋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僖元年春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僖二年夏虞師晉師滅下陽

左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

許之且請先伐虢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

下陽○按左氏曰先書虞賄故也公羊曰虞微國也曷為序乎

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虞受賄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穀梁曰

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義皆同左諸儒因之程子云虞

假道助晉伐虢號之亡虞實致之故以虞為主胡傳云晉人造

意也而以虞首惡賄賂而滅兄弟之國也陸氏滔云晉侯貪而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二 主兵首書

忘親其罪易知也虞君受賂遂其強暴以取滅亡其惡至矣故

以為首皆依傳為說而於經無以見之胡氏甯曰春秋誅惡皆

罪其與之為惡者故以齊首石曼姑以宋首州吁以虞首晉以

子家首于公則仍胡傳之誤○左氏曰先書虞賄故也案左氏

虞請先伐虢則是虞主兵也虞主兵則魯史當先書虞非以賄

故而先書虞此即公羊使虞首惡之弊程端學三○傳曰先書

虞賄故也按傳虞起師在前故首虞非以其賄也葉西○是役

本晉主兵而虞成軍而出故亦稱師虞既用師因為晉導故先

晉其反客為主與齊魯從鄭入許同而齊魯並仇許虞受晉賂

樂為之助亦同於是反客為主之事春秋亦從實錄之而已

高澍然

僖四年春公會齊侯等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陜

又 冬公孫茲帥師會齊人等侵陳

僖六年夏公會齊侯等伐鄭圍新城

僖十年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僖十五年秋齊師曹師伐厲

僖十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僖十八年春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左齊侯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管仲卒五公子皆

求立桓公卒易牙與寺人貂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宋襄公以

諸侯伐齊齊人殺無虧○宋襄無道助少奪長因孝公宋襄公以

亂立君樹恩固交蓋假為齊桓屬立之說以惑曹衛以脅齊人

也據左氏管仲桓公屬孝公於宋襄為太子又云許立無虧內

許一人外屬一人是桓公自遺其亂也當不然矣况內許無虧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二 主兵首書

宜為國人所知外屬孝公未必國人所知許者長而屬者少長

者公而少者私長而公者何以不當立而齊反殺以受孝公哉

當是桓公多嬖六人莫適立以致身死國亂而許無虧屬孝公

之說皆不足憑張自超宗

僖二十二年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僖二十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序諸侯之上主兵故杜

僖二十八年夏齊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

僖三十年秋晉人秦人圍鄭

文二年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文三年春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

文九年春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文十六年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文十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宣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冬晉人宋人伐鄭

宣二年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宣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宣十年夏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成二年夏季孫行父等四卿會晉卻克等三大夫及齊侯戰于鞌

成三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成七年秋公會晉侯八國諸侯救鄭

成八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鄭

成十年夏公會晉侯五國諸侯伐鄭

成十三年夏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八國諸侯伐秦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二 主兵首書

成十六年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六國諸侯大夫伐鄭盟柯陵

又 冬公會單子晉侯六國諸侯大夫伐鄭

成十六年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襄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七國大夫圍宋彭城

襄二年夏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襄五年冬公會晉侯六國諸侯救陳

襄九年冬公會晉侯十一國諸侯伐鄭同盟于戲

襄十年秋公會晉侯十一國諸侯伐鄭成鄭虎牢

襄十一年夏公會晉侯十一國諸侯伐鄭秋同盟亳城北

又 秋楚子鄭伯伐宋

又 秋公會晉侯十一國諸侯伐鄭會于蕭魚

襄十四年夏叔孫豹會晉荀偃十二國大夫伐秦

襄十八年冬公會晉侯十一國諸侯同盟齊

襄二十四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加楚子於三國之上雖曰主兵亦所以惡三國也杜注

襄二十六年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昭四年秋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遂滅賴

昭五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定四年秋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定十四年春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賴

哀元年春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又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二 主兵首書

晉取棘蒲○按高氏開曰以傳考之魯及鮮虞之師在焉春秋

以齊衛首惡故沒魯而略鮮虞恐未是

哀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按穀梁曰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高氏澍然辨

之胡傳曰主兵者衛也序齊為首罪齊人之黨惡也公孫文仲

主兵以伐鄭而序宋為首以誅殤公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

為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張氏自超辨之

高氏澍然說見邑不繫國門○又按劉原父謂抑曼姑於齊以

明臣之不可侵其君亦本穀梁之誤○諸儒以先齊後衛為罪

齊之首惡而誅國夏非也夫春秋末滅以子圍父之衛而加重

於助子圍父之齊蓋齊惟恐刺憤得入而衛將從晉故有必

致師於戚之心衛喜齊之助已而推齊以為主兵也春秋惡齊



之助惡而罪齊亦不以齊之故而滅衛罪故戚不繫衛以誅衛

也如書圖宋彭城者歸功於諸侯為諸侯大夫圍宋彭城之辭

不歸功於宋華元為圖彭城之辭也此書圍戚者歸罪於石曼

姑為圍戚之辭不歸罪於齊國夏為圍衛戚之辭也故圖宋彭

城云者列國大夫圍宋之彭城圍戚云者衛石曼姑自圍戚也

張自超宗○以齊主兵者齊大衛小以國序故先齊襄元年為

宋圍彭城亦以國序先晉正與此同胡氏乃以為誅齊之黨其

說非也豈有舍為惡者不誅而惟其黨是問者哉葉西○先齊

齊主兵也戚不言衛前書納衛世子子戚則戚為衛邑可知此

不繫國省文也按齊為衛圍戚是助子圍父也此直書而罪自

見者先儒謂以齊首兵者不以子圍父也戚不書衛者不以子

制父也曲說不可從牛運○公羊不惟不罪衛而推齊以為伯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二 五

討會謂天下有無父之國哉戴溪○先國夏主兵也蒯瞶主晉

而齊景惡晉逐范氏則齊救之晉納蒯瞶則齊圍之將以求

霸也郝懿行○齊國夏序衛石曼姑上者衛請乎齊推齊主兵

也且齊嘗為盟主自當序衛上無他義程端學

○春秋之初諸侯序爵不以主會主兵首書

隱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先宋序爵也陳傳良

隱八年秋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齊侯平宋衛於鄭也齊尊宋使主會杜○宋序齊上王爵也范

○春秋之初宋先齊序爵也其後乃以強弱為次惟主會者為

之呂本中集

桓二年秋蔡侯鄭伯會于鄆

序爵也黃仲炎

桓十年冬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先書齊衛王爵也○按傳謂鄭挾小忿以齊衛來戰鄭王兵

而特先書齊衛也不知春秋之初本序爵非舊史首鄭而聖筆

改首齊衛也至傳事之不足據諸家辨說已見主兵門

○大夫主會主兵有諸侯在會序諸侯之下鄭可以會伯子男

劉許陳李說見主兵首書門總論○陳說又見主會首書門總論

文二年夏公孫叔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垂隴之會議政在大夫也桓文之霸或盟王人或致天子是天

子受制於諸侯也春秋不與之故書王人以先諸侯晉襄紹霸

致諸侯而大夫會之是諸侯受制於大夫也春秋亦不與之故

序諸侯以先士穀汪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二 六

文十四年夏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同盟于

新城

垂隴新城不以士穀趙盾先諸侯者存君臣之分也黃仲炎

襄十六年夏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春秋之例大夫主兵不得在諸侯上此正其例左曰為夷故也

非也說者又謂卿不尊公侯而可以會伯子男以為叔老可以

會鄭伯故荀偃在下殊為曲說無理王樵○鄭非主兵也則曷

為會鄭伯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春秋之大義夷夏之辨君臣

之分而已是故陳非主盟也不以夷狄主中國則書會陳僖十

鄭非主兵也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書會鄭陳傳良○鄭與許有

宿怨故君親行鄭不先國君宋稱人蓋微者高閏

附



昭二十三年秋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胡氏曰書頓胡沈蔡陳許以君大夫爲序也趙仿集傳○胡傳見諸侯之師不序

門○愚按胡趙是也家氏謂陳蔡許序頓胡沈之下賤其爲楚

役也非也○四年會申伐吳蔡陳許序頓胡沈上此列於後者

先君後臣也高則然○先頓胡沈者君也後蔡陳許者大夫也

張自趙宗○書師不序國而序君大夫觀此則春秋序戰必不

以大夫先諸侯也益信葉西

○序諸侯伯主意爲升降

序諸侯先後無常皆當者以意之向背爲升降也如蔡衛皆姬姓侯

爵而或先或後率以私意爲進退故桓十六年會曹先衛伐鄭又先

蔡而信二十八盟踐土襄二十七年會宋定四年會召陵蔡又先

衛昭元年會城衛又先蔡紛更不一莊十五年會郭莊十六年盟曲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二序諸侯伯主意爲升降

信四年侵蔡信五年會首止信六年圍新城信十三年會鹹信十五

年盟牡邱信十六年會淮文十四年盟新城宣元年會葵林成二年

盟蜀襄五年會城襄七年會鄆則陳先於衛桓五年從王伐鄭桓十

四年宋以四國伐鄭桓十五年會襄桓十六年伐鄭襄二十七年會

宋昭元年會號定四年會召陵則衛先於陳桓十六年伐鄭莊五年

伐衛納朔莊八年次郎莊十三年會北杏信十九年盟齊信二十一

年會孟僖二十七年圍宋信二十九年盟翟泉昭元年會號則以陳

先蔡桓五年從王伐鄭桓十四年宋以四國伐鄭信二十八年會溫

襄二十四年伐鄭襄二十七年會宋昭四年會申昭四年五年再伐

吳定四年會召陵昭二十三年敗雞父又以蔡先陳又其甚者許以

男而先滑伯莊十六年曹伯見其後履書至淮之會信十則又先邢

侯莒邾以子而先薛伯杞伯成五年七年盟葵字齊晉以侯而先宋

公則曰主盟也然自晉霸後齊亦以侯而先宋公矣齊世子光自襄

三年盟雞澤至襄十年會相皆序小邾子之下世子未嘗以皮帛繼

于男似也然襄十年伐鄭成虎牢之役則序滕子薛伯杞伯之上襄

十一年毫城北蕭魚之役則序莒邾之上據傳成虎牢齊太子光先

至於師故長於滕毫北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於鄭則亦以至之先

後易其序耳春秋之時王政不綱典禮廢壞滕薛朝魯爭長魯以周

班後鄭馴至季世宋號之會楚爭先黃池之會吳爭長矣然春秋於

諸侯爵次之紊從主會者之所爲而不革者所以彰其失也汪克

十六年蔡

隱桓之諸侯皆序爵也伯者作而後小國序大國之上有以子男長

於伯者矣有以世子長於小國之君者矣陳傳良後傳襄十一年

周班諸侯序爵然春秋之初魯以周班後鄭而鄭怒不待伯者出班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二序諸侯伯主意爲升降

序已亂矣凡伯者主會伯主序諸侯上桓十三年紀鄭之戰齊侯始

序宋公土外傳齊僖於是乎小伯也自桓伯後終春秋齊侯序宋公

上齊桓自會鄆後序宋上惟遇梁邱序爵蓋簡禮相見與主會不同

晉自文公終春秋序齊宋上○陳與衛蔡三國入春秋皆以蔡衛陳

爲序桓十六年伐鄭衛侯陳侯序蔡侯上杜氏以爲蔡後至亦其時

衛強齊宋黨之故也自後陳常先蔡莊十五年會鄆而後陳復先衛

杜云齊桓以三恪之客進之按是時蔡已從楚故桓公進陳以勵之

也自後陳常在衛土至襄昭之世陳蔡從楚而陳侯恒序蔡侯下蓋

楚人以蔡先服故先蔡至定四年會召陵侵楚蔡侯始復從中國故

序衛侯上○子男序侯伯上者莊十六年盟幽許男序滑伯上信四

年伐楚以後恒序曹伯上十六年會淮序邢侯上成五年盟雞牢邾

子序杞伯上六年盟馬陵莒子邾子序杞伯上以後莒邾恒在杞上



○世子序小國之君上者襄十年齊光序滕子薛伯上十一年序莒子邾子上傳以爲先至非也齊每貳於晉悼公進其世子以悅齊耳○在喪稱子降班者僖二十八會溫陳共稱子班鄭下定四年會召陵陳懷稱子班鄭上攝位受盟稱子序侯伯下僖二十八盟踐土衛叔武在鄭伯下皆主會者所爲也○凡大夫如其班隱五伐宋序鄭人下僖二十八會溫秦人序文十七伐宋陳人序衛人下衛孔成二年盟蜀下杜云非卿此皆大夫序卿下也宋卿序齊卿上莊十五伐十六伐鄭二十六伐徐僖二十一鹿上二十九翟泉是時齊卿不先宋也四伐陳齊人序宋人上宋非卿也至襄二會威以後齊卿恒序宋卿上僖二十九盟翟泉以後晉卿恒序齊宋卿上趙訪屬楚得諸侯與中國伯主之於與國不同陳蔡以下服役同於縣鄙其序於所從諸侯上者史文實錄也僖二十九盟翟泉秦人序陳蔡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一 序諸侯伯主意爲升降

蓋晉文以周班次之秦伯爵其臣不得先侯國之卿也成二盟蜀秦右大夫說序宋華元上者楚嬰齊主會崇其與國也又五等之爵固有序矣王政行於天下行人之所掌司儀之所相未之敢亂也世亂而諸侯自爲政或以小大或以強弱或以先後或以好惡其抑揚未嘗有定制皆出於主會者爲之葉夢得傳襄十年

成三年傳衛在晉不得爲次國古制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以土地之大小命數爲等差也春秋之世疆陵弱大吞小爵雖不能自改地則以力升降諸侯聚會強者爲雄宋公在齊侯之下許男在曹伯之上不復計爵之尊卑故衛雖侯爵猶爲小國以地狹小故也襄二十五年傳子產語晉曰今大國多數圻矣圻方千里是晉有方千里者三四也昭五年十三年傳皆言晉有革車四千乘計衛比於晉不過當五六分之一耳故不得爲次國其爲次國者當齊秦

平孔疏成三年  
周官國君命數以次而殺其別有五其節惟三公爲上伯爲次子男爲下若春秋之時則伯子男合而爲一故子產謂鄭伯男也而共公侯之貢孟子論周室班爵祿則又曰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位與周官春秋雖不合然五等之高下固自若也春秋所書班列之次序不與先王合禮例宗

請侯會同侵伐之事王人序諸侯上畿內諸侯之卿序列國上大夫各序其班無越次也自桓文主會霸主序諸侯之上而有子男序侯上男序子上者有世子序小國之君上者在喪稱子有居本班者有降其班者杜氏曰皆主會者爲之也諸侯之弟攝位受盟稱子衛序鄭之下則僖八年會踐土之叔武是也晉卿序齊宋上自僖二十九翟泉之盟始也齊卿序宋卿上自襄二年威之會齊崔杼始也然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一 序諸侯伯主意爲升降

周之宗盟異姓爲後王臣蒞盟其載書有與會次不同者踐土之盟齊宋先也而載書則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召期召陵之會蔡先衛也而傳稱襄宏告劉子乃先衛侯皆王臣以周班爲序也楚卿序諸國之上蔡卿序陳上秦卿序宋上則楚主夏盟而尊其所驅也左補義

周衰禮籍既亡諸侯以強弱相制班爵進退皆出於主會臨時舉聽之會子魚一言衛復蔡上澶淵之會良霄先至鄭處宋先如此之類皆非周舊因其實書之見諸侯縱恣王制敗壞也呂大圭或問莊十六年宋齊衛伐鄭

隱四年夏四國伐鄭 蔡人衛人  
服虔云衛使宋爲主使大夫將政序衛於陳蔡下詩擊鼓正義

隱十年秋三國伐戴 蔡人衛人  
桓五年秋三國從王伐鄭 蔡人衛人陳人



桓十四年冬宋以四國伐鄭 蔡人衛人陳人

定四年左傳注經書蔡在衛上霸主以國大小序之此經亦以大小爲次公羊衛在蔡上恐譌趙坦異文箋

桓十五年冬會于袤伐鄭 衛侯陳侯

桓十六年春會于曹 蔡侯衛侯

又 夏伐鄭 衛侯陳侯蔡侯

蔡嘗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杜○會曹蔡先衛伐鄭衛先蔡

當時諸侯皆以強弱利害爲先後不復用周班春秋紀實以見

當世之亂無復禮文呂本中○春秋之初凡會蔡序衛上隱四

年伐鄭十年伐戴桓四年從王伐鄭十四年從宋伐鄭至今年

會曹皆然而至此會伐則衛序陳上蔡又在陳下伯者以意之

向背爲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名分亂矣呂大圭○會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二 序諸侯伯主意爲升降

三

曹蔡先衛伐鄭衛先蔡並依載書爲序高謝然○序列先後乃

當時史文非聖人有意爲之也湛若水○按高氏閔謂蔡始服

屬於楚惡其去夏即夷抑之於陳衛之下必不然也

莊五年冬伐鄭 陳人蔡人

莊八年春次郎 陳人蔡人

莊十三年春會北杏 陳人蔡人

莊十五年春會鄆 陳侯衛侯

陳會盟在衛下齊桓始伯陳以三恪進於衛上杜○莊十四以

前衛與陳四會衛在陳上自莊十五至僖十七八會陳在衛上

疏

莊十六年冬盟幽 陳侯衛侯 許男滑伯勝子

宋爲上公當序諸侯上陳本小國每序衛侯下齊桓以宋二子

之後陳三恪之客故定其班是後弗易張大亨○齊桓序陳於

衛上欲以招之故優之非其序也王樵輯傳○許男先乎滑伯

勝子霸主以意之向背爲升降春秋因之見先王之制不復行

於當時高開集注

僖四年春侵蔡伐楚 陳侯衛侯 許男曹伯

又 冬侵陳 許人曹人

僖五年夏會首止 陳侯衛侯 許男曹伯

僖六年夏圍新城 陳侯衛侯

僖八年春盟洮 許男曹伯

僖九年夏會葵邱 許男曹伯

僖十三年夏會鹹 陳侯衛侯 許男曹伯

僖十五年春盟牡邱 陳侯衛侯 許男曹伯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二 序諸侯伯主意爲升降

三

僖十六年冬會淮 陳侯衛侯 許男邢侯曹伯

邢侯始與會而在鄭許之下者此齊次之也高開○許以男而

先於邢曹邢以侯而後於鄭許主會者之所爲汪克實纂疏○

邢未嘗與齊桓會盟何忽與會蓋邢舊屬衛附以供賦自城緣

陵後供億重煩欲自當一國之賦請從於會耳邢侯爵序鄭許

下因其賦之多寡爲差也季本私考

僖十九年冬盟齊 陳人蔡人

起僖十九年盡二十七年陳三在蔡上楚合諸侯蔡與陳六會

五在陳上晉合諸侯自僖二十八年至哀十四年大率皆陳後

次蔡蔡後次衛杜預釋例

僖二十一年秋會孟 陳侯蔡侯 許男曹伯

僖二十七年冬楚圍宋 陳侯蔡侯



僖二十八年夏盟踐土 晉侯齊侯宋公 蔡侯衛子

齊侯非主盟亦序宋上蓋伯者以強弱相上下也自是訖春秋之終齊次晉而先宋王克寬○趙氏說蔡衛見下

又 冬會溫 晉侯齊侯宋公 鄭伯陳子

陳在鄭下主會所次杜○蔡邱宋襄稱子在本班會溫陳共稱于班鄭之下定四年陳懷稱子班鄭之上杜氏曰皆主會者所為補義

僖二十九年夏盟翟泉 陳人蔡人 宋人齊人

此會宋序齊上或是王子虎以爵序國耳齊召南左傳

文三年春伐沈 陳人衛人

文十四年夏盟新城 陳侯衛侯 許男曹伯

文十七年春伐宋 衛人陳人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二 序諸侯伯主意為升降

自閔僖以下終於春秋陳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失會在衛下陳

公孫甯位非上卿也杜○衛序陳上蓋主會者降之范

宣元年秋會葵林伐鄭 陳侯衛侯

宣二年夏侵鄭 衛人陳人

成二年冬盟蜀 楚人秦人宋人 陳人衛人 鄭人齊人

楚秦列諸國之上以強大相先也舊史從赴告之文聖人亦因而書之葉集○齊序鄭下非卿杜注○按傳列諸國大夫之名而齊國之大夫不名知非卿也

成五年冬盟蟲牢 晉侯齊侯宋公 邾子杞伯

齊序宋上杞伯序於諸侯之下以強弱為大小也程端學本義引杜謬

成七年秋盟馬陵 晉侯齊侯宋公 莒子邾子杞伯

成九年春盟蒲 晉侯齊侯宋公 莒子杞伯

成十年夏伐鄭 晉侯齊侯宋公

成十三年夏伐秦 晉侯齊侯宋公

成十五年春會鍾離 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

成十七年夏伐鄭盟柯陵 晉侯齊侯宋公

襄二年冬會戚 晉荀息齊崔杼宋華元

襄五年秋會戚 陳侯衛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吳人鄆人

鄆序吳下劉氏微曰抑鄆也鄆不能國方氏苞從之謂已嘗屬魯故不得班於邾滕愚按傳云穆叔以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

聽命於會則鄆以大夫序於諸侯之末耳

襄七年冬會鄆 陳侯衛侯

襄九年冬伐鄭盟戲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襄十年春會桓 同上

又 秋伐鄭 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二 序諸侯伯主意為升降

左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於師故長於滕○周禮諸侯世子未

誓者當繼於子男之下會桓以前列於小邾之下是其止也晉

悼以齊是大國光復先至心善其恭遂進其班而在陳上非正

法也孔○齊光盟雞澤會戚陳盟戲會桓皆序小邾子之下

今序滕薛杞小邾之上明年兩伐鄭又序莒邾之上據傳皆以

其先至而進之也按成十五年宋世子成序齊大夫之上昭四

年宋世子佐序小邾子之下上公世子而次於子爵是則世子

未誓以皮帛繼子男之常例也齊光未誓於天子而可居薛伯

杞伯之上乎晉悼以私意紊周班序莒邾薛杞弱而卑齊大而

強也且自悼之霸莒邾子爵常在薛伯杞伯之上則班爵之等

又安可以先王舊制論之哉據事直書義自見矣王克寬

襄十一年夏伐鄭 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又 秋伐鄭會于蕭魚 同上

襄十四年春會于向 齊人宋人 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

又 夏伐秦 晉荀偃齊人宋人 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

襄十六年春會濮梁 莒子邾子薛伯杞伯

襄十八年冬同圍齊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襄二十年夏盟澶淵 晉侯齊侯宋公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伯

霸者合諸侯大率以強弱爲尊卑而王爵廢矣故齊侯爵也而

處宋公之上薛與杞伯爵也而位莒子邾子之下豈非齊視宋

爲強杞薛視邾莒爲弱因其強弱而先後之歟黃仲炎通說

襄二十一年冬會商邱 晉侯齊侯宋公

襄二十二年冬會沙隨 晉侯齊侯宋公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二 序諸侯伯主意爲升降

襄二十四年秋會夷儀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又 冬楚伐鄭 蔡侯陳侯

襄二十五年夏會夷儀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襄二十六年夏會澶淵 鄭良霄宋人

左曰鄭先宋不失所也此不足信於經無以見之劉敞釋衡

襄二十七年夏會宋 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 許人曹人

襄二十九年夏城杞 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 莒人滕人薛人

襄三十年冬會澶淵 晉人齊人宋人 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

昭元年春會號 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

許人曹人

昭四年夏會申 蔡侯陳侯

春秋以來蔡常在陳衛上莊十六年後以服屬於楚故未嘗先陳衛今楚合諸侯故復居陳上高開案注

又 秋楚伐吳 蔡侯陳侯

昭五年冬楚伐吳 蔡侯陳侯

昭十一年秋會厥慙 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

昭十三年秋盟平邱 晉侯齊侯宋公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伯

昭二十三年秋敗雞父 蔡先陳

昭二十五年夏會黃父 邾人滕人薛人

昭二十六年秋盟鄆陵 莒子邾子杞伯

昭三十二年冬城成周 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 莒人薛人杞人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二 序諸侯伯主意爲升降 曹兌

定四年春會召陵 蔡侯衛侯陳子 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

胡子滕子薛伯杞伯

左及盟蔡將先衛祝鮀言於其宏乃長衛侯於盟。經書會于

召陵蔡侯已在衛侯之上矣六月盟于皋鼬不序諸侯經無長

衛之文傳未足信王應麟問學紀聞。○按此傳杜注踐于召陵二會經

書蔡在衛上伯主以國大小序之也子魚所言盟歆之次趙坦異文

○前目後凡

信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

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公羊諸侯何以不序 事而再見者前目後凡也

僖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



許諸侯遂救許

皆伐鄭之諸侯故不復更敘杜注

僖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秋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

盟稱諸侯者前目後凡也且明周公之不與盟也杜注

僖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左氏曰有闕穀梁曰散辭皆不知前目後凡之例故生穿鑿耳經傳高本皆注○孫覺

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冬公會諸侯盟于薄

盟薄不序前目後凡葉夢得傳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二前目後凡

僖二十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一事再見前目後凡常例也孔疏

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諸侯遂圍許

前目後凡也葉夢得傳

襄十八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十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諸侯不序前目後凡也葉夢得傳

襄二十五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秋諸侯同盟于重邱

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

孔奭鄭良會許人曹人于宋秋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此一事再見前目後凡耳豹不氏乃一事再見卒名之例劉敞傳

定四年三月公會剡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召陵之會必序不序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之陋皋鼬之盟序與不序非義所繫則以凡舉可矣胡傳

○一事再序列國不再序列國重言貶辭辨

隱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按程子胡傳云再序四國重言其罪也惡黨惡故言之不足而再言趙氏屬辭據傳諸侯復伐鄭以為兩事再舉兵駁先儒變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二前目後凡

文特筆之說孫覺經解亦以為再伐近儒方氏葉氏並從之是也○按傳夏秋兩伐是逾時矣若不再序安知四國之中不有

辭會而不復助伐者乎宋之劉氏謂二事則異書是也葉夢得傳

○史例凡接書一國兩事或一人兩事則復舉某國某人葉夢得傳

四國夏秋兩伐鞏會伐則在秋定十年二卿圍郕經再舉正與此類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則諸侯伐宋只一次故不再舉胡

傳謂言重詞複有大美惡焉竟將經文秋字抹煞誤矣葉夢得傳

再序四國與單伯會伐宋異者此大夫與諸侯眾會之始也若但書鞏帥師會伐鄭則此義不可得而見矣先儒云罪魯之黨

惡非也魯之黨惡不待再序四國而見也直解

僖元年春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公羊此一事也易爲復言齊師宋師曹師不復言師無以知其爲一事也何休注言諸侯則嫌與緣陵同徐彥疏緣陵是賊之會諸侯歸國復來城此則爲一事○邢雖已遷無力自城再叙三師見春秋悉力存亡惟有此舉張治○一事再見前日後凡前序諸侯則後總言諸侯大夫曰諸侯之大夫惟師從其恒稱趙訪屬○焦氏徐氏說見齊楚爭盟門○再舉三師示役非更舉也使書諸侯城邢則似救邢之師既返而復興是役矣直解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按胡傳曰隱四年翟會伐鄭再舉四國今不再舉三國何也宋背北杏之會伐者齊桓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辭平主謀伐鄭而求龍諸侯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賊矣故其辭繁而不殺疾之也張氏洽曰魯因齊討宋而會之齊桓方與理當從霸異於盟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二 再書再書某人

之會伐寧亂故不再叙四國也皆非也見上方氏葉氏辨

僖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會鹹之諸侯歸而復合前目後凡爾中間書公子友如齊友受命於我君而聘齊侯則齊魯之君皆歸矣而不再序者以去年定其謀今年終其役可以簡言之也孫覺

○兩事再書某人 再書再書辨

僖三十二年夏衛人侵狄衛人及狄盟

再舉衛人兩事耳高澂

成十五年秋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蒙上文不覆書鄭良霄與此異者華元以蕩澤亂而出奔以魚石許其請討而歸宋兩事也故再

舉良霄則奔許入鄭皆與駟氏爲難一事也故不再舉葉西○奔復在一月與良霄奔許同而一蒙上一再目者彼奔而自入爲一事此因止而入從左舉奔爲二事也釋經○按家氏鉉翁云華元之出與歸再見氏名錄其能平內難也李氏廉云再書華元所以予之也非也

昭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汎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

孟之會執宋公不覆舉楚人此覆舉者春秋凡接書一人兩事則覆書某人若一事而接書其首尾則不覆書會盟與執之事不類故皆覆舉某人以其爲兩事也孟會楚子挾詐而來欲出其不意劫之於壇坫之上其執之時即其會之時一事故不覆舉如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亦不覆舉秦人也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二 兩事再書某人

此自是兩事故覆舉耳別爲之說即不可通先儒或謂若不覆

舉楚人不知執之者爲誰其說非是楚主會而執徐子豈不知執之者爲誰乎葉西○下文秋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

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不覆舉楚人者克宋方而執其邑大夫與伐吳一事也故不覆舉執徐子則會不與執爲類兩事也故必覆舉又○昭十三年書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

君虔于乾谿兩事不再書公子比者弑不可與歸對舉爲兩事也與僖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宣十一年楚子人陳納公

孫甯儀行父于陳皆不覆舉其義正同又

定四年春公會劉子晉侯等于召陵侵楚夏公及諸侯盟于皋鼬葉氏說見書公會之下盟又書公及門

定十年夏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秋叔孫州仇仲孫何



忌帥師圍郕

圍郕事同帥師人同而必覆舉者兩事也文自不得從省觀此則隱四年會伐鄭胡氏所謂書重詞複其中必有大美惡者其不可通矣葉西

○大夫一事再見卒名不氏爾族尊君舍族尊夫人辨舍族尊

顧氏說見貶不書氏辨總論

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公羊遂何以不言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何注卒竟也

竟但舉名者省文○左曰尊夫人也不稱公子夫人何以尊乎

左氏不知一事再見卒名之義妄說爾引陳助○左曰稱族

尊君命也舍族尊夫人也非也一事再見卒名之春秋之常爾

權衡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二

宣八年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卒已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

垂

宣八年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卒已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

陳岳氏曰二傳謂不稱公子是貶其殺子惡也苟殺子惡而貶

則殺之後凡書於經即貶之何以上猶連稱公子下復稱字以

卒何貶之有愚謂公羊不知前見之義而穿鑿耳程端學三

宣十八年秋公孫歸父如晉冬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趙鵬飛經筵成十四年引此爲一事再見先氏後名之證○不

言公孫前見也孫復尊

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

齊

劉說同上○春秋內大夫或稱族或舍族者以前後一事故後

從省文爾如前書叔孫豹及晉趙武楚屈建會于宋故後書豹

及諸大夫盟于宋如前書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故後書意如至自晉其稱族舍族者豈復有意義存乎其間哉左氏妄也黃

說炎通○凡大夫有事於境外皆稱族所以尊君命固不在此僑

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非舍族也蒙上逆女之文也所以尊

夫人亦不在此何焯讀

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等于宋于宋秋豹及諸侯之大夫盟

于宋

豹不氏乃一事再見卒名之例不以是爲恭也穀梁之說非也

後梁豹云者恭也請侯不在而曰蔡許失位左氏貶之今魯欲

自同人之私失位甚矣且命出季氏而曰不可違何哉左氏違

命不書族之說尤非也劉敞○公羊曰再言豹殆諸侯也非也

再見止書名省文之常體也李廉○豹云者蒙上文也僑如以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二

大夫一事再見卒名不氏

垂

夫人至自齊始至自晉皆蒙上文也陳傳良○豹非貶也公羊

所謂一事而再見是也諸侯之大夫可以蒙上文而省不復叙

則叔孫豹何不可蒙上文而省去叔孫傳言不書其族違命也

非也季氏之欲視鄉滕即其異日舍中軍之漸蓋由作三軍後

貢賦出入皆在季力有所不給故不顧其削國體而求以便已

私豹之不從是也本非公命安得以違命責之杜既阿傳孔又

狗注趙案○豹不氏省文也叔孫不肯視鄉滕正禮所謂大夫

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何貶焉

徐庭垣○若僅言諸侯之大夫而不言豹及則嫌於豹與會而

不與盟經自有一事再見卒名之例見其奉君命以始終也左

氏誤劉從祿左氏

昭十三年秋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不稱氏前見孫復傳○魯大夫以國事執皆書至何尊晉罪已之云齊人執單伯單伯至自齊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婼至自晉何以不言哉傳不達一事再見卒名之義每妄意之左傳○左氏之輕以禮許人不一矣意如逃歸而猶以尊晉罪已稱之曰禮則亦孰為非禮者哉王介之○蒙上執書至本一事故舍族從省文傳以為尊晉罪已誤高謝然

昭二十三年春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二十四年春舍至自晉一作姑公羊有叔孫氏左穀無

陳氏說見前○按公羊有叔孫字左穀無叔孫字公羊以書氏為賢左氏以舍族為尊晉穀梁曰由上致之也范注上謂宗廟致臣於廟直名而已顧氏棟高曰三傳皆不足憑叔孫雖賢不必以不去氏賢之至左氏尊晉之說尤為無理○傳述經曰二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二 突事竟者臣 君事晉書

月娒至自晉則無叔孫字可知此與前書意如至自晉正同三

傳皆誤毛奇齡簡

君行二事再書君再書君辭辨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曹衛而來告杜○兩書晉侯本兩事而曹衛又兩告無他義也

必強為之說義矣俞樾 趙氏孫氏黃氏說見不書遂門○

易為再言晉侯侵一事也伐一事也劉○齊桓侵蔡蔡潰而

遂伐楚故一稱齊侯今侵曹與伐衛異道故再稱晉侯燕○

此紀兩事之恒辭也以爲復復怨者非也季本○又見不書遂

門○按許氏提本程子說謂晉文首激楚而侵曹次激楚而伐

衛再書晉侯其用兵之語也亦未是書法但著其激楚耳非

以爲譏貶也○又按君行二事不再書君者僖四年會侵蔡遂

伐楚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襄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

伐晉是也見書遂門

成二年冬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公及楚人等盟于蜀

中無間事再目公者以君爲孤注而卿不出著三家之惡也高

○大夫以二事出再見名 再稱公子襄辭辨

文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

孫氏蘇氏說見不書遂門○左氏曰珍之也言遂權與我盟得

事之宜故褒稱公子非也若兩稱公子爲褒者僖三十年公子

遂如京師遂如晉則貶矣彼謂不貶何邪劉○曷為再言公

子遂兩之也又春○兩之也者內諸夏而外戎也此春秋所謹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二 書日諸侯 突事竟者臣 君事晉書

也呂本中集○遂本以二事出壬午乙酉相去四日非一事再

見自不應去氏何珍之云葉夢得○壬午乙酉相去纔三日而

不書遂者若使相繼而書則視雖戎與中國均矣間之以日別

之以地兩言公子遂則中外之辨截然而不可犯戴溪○按大

夫以二事出不再見名者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是

也見書遂門

○書日諸侯

凡稱諸侯必先目後凡也前有王人後無王人書日諸侯盟于某則

王人嘗不與也首止前無吾君後有吾君書日公會諸侯盟于某則

吾君嘗不與也盟未始有不與者而但日諸侯一役再有事也計

盟重耶非一役再有事則非凡辭也非凡辭者散辭也陳傳後

昭四年楚以諸侯伐吳因申之會以伐吳也不言諸侯而別序者鄭



小邾宋不在故也杜注

我例見下各條

會有王臣而盟無王臣則於盟書曰諸侯會盟皆有王臣不再言諸侯但曰盟于某注克寬注○按陸渚纂例成十七柯陵襄

三辭昭昭二十三平邱不重言諸侯見升子單子劉子與盟也

僖五年夏公及齊侯等會王世子于首止秋諸侯盟于首止穀梁無中事而覆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杜注

孔疏○若不言諸侯則疑世子亦與盟徐彥○此盟蓋會世子之禮已畢約諸侯以同戴世子也桓公此舉其義既明其禮復正此所以為一匡天下之功張洽○首止葵邱之覆舉

諸侯以王世子宰周公不與盟也平邱公不與盟而不覆舉諸侯者覆舉諸侯無以見公之不與也既明著公之不與而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二書曰諸侯

書諸侯則贊矣方苞○陳說見尊王世子不與盟門

僖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等于葵邱秋諸侯盟于葵邱

見王臣不與盟門

定四年春三月公會劉子晉侯等于召陵夏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首止葵邱王世子宰周公不盟則書諸侯柯陵雞澤平邱尹于單子劉子與盟則不書諸侯此言諸侯則劉文公不盟可知杜注○又見王臣不與盟總論

按王臣與盟不再言諸侯者三成十七年夏會尹子單子伐襄三年六月會單子晉侯等已未同盟于雞澤昭十二年秋會劉子晉侯等平邱八月甲戌同盟于平邱會盟間有異事則再舉諸侯間無異事則不再言諸侯孔疏僖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等于葵邱秋七月伯姬卒九月諸

侯盟于葵邱

夏會葵邱伯姬卒文不相比故重言諸侯杜注

僖十三年夏公會齊侯等于鹹秋大雩冬公子友如齊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諸侯不序者會賊諸侯也孫復

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等于温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諸侯遂圍許

圍許即會温之諸侯也會温本欲討許然既會之後朝天于執衛侯歸元咺而後圍許故書圍許為繼事杜預

襄十八年冬公會晉侯等同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十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二書曰諸侯

此以間有事而書諸侯與緣陵重邱同李廉

襄二十五年夏五月公會晉侯等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邱

重言諸侯間有事也陸道

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等于宋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轉出奔晉秋七月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定四年春三月公會劉子晉侯等于召陵侵楚夏四月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按會盟間無異事不再書諸侯者五成七年秋會拔鄭八月成十七年夏會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馬陵襄九年冬會伐鄭十一月夏會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平邱八月甲戌同盟于平邱略辭散解書曰諸侯駁辨見下



僖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左不書其人其闕也毛奇齡傳曰其不序諸國者以史於諸國人氏偶未詳也故傳云不書其人有闕謂是闕文而杜氏以○穀梁其曰諸侯散辭也桓德衰矣有闕爲工葉未畢誤矣

范甯注直曰諸侯無大小之序是各自欲城無總一之者非

伯者所制故曰散辭○但曰諸侯者不繫之伯者之辭也但

曰大夫者不繫之君之辭也陳傳夏○救邢者齊宋曹三國

之師城邢者亦三國之師僅三國耳不得混書諸侯盟職者

齊侯及宋陳六國之君城緣陵者亦齊侯及宋陳六國之君

國衆矣概言諸侯避繁辭耳左氏曰不書其人有闕也可疑

也穀梁曰散辭亦可疑也胡氏曰專更可疑也蔡邱申明天

子之禁曰無有封而不告桓公以此命諸侯豈有身自背之

竊意邢緣陵序而楚邱不序者邢杞小國也城之但闕一方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二 書曰諸侯

三

衛大國且康叔之後也城之闕乎天下一方之事止與數國

共之天下之事當與天下共之書曰城楚邱若用天下之公

力合天下之公心而無與列國之私者陳遷鶴○此諸侯並

以爲緣上會職之文據會職下書大雩則公歸矣書公子友

如齊則齊侯亦歸矣與前目後凡之例不合不得緣上文也

以其凡舉者令出於齊城之者諸侯而齊不與也何以知齊

不與也使齊人率諸侯以城則當如城邢之列序矣諸侯聽

令霸者不與桓德之懈見矣方苞直解高澗然釋經參○按

筆不予齊桓似非也蓋書諸侯而桓德之哀自見非特筆示讓也

文七年秋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左氏曰公後至故不書所會非也按經公與盟矣何謂後會

乎杜云公後其會而及其盟此飾非之言爾會盟同地會所

以爲盟也今及其盟不得云後會劉敞○黃氏曰諸家皆祖

左氏以爲公後至而諱之殊不可曉明書公會安得以爲後

至耶惟許氏崔氏據經爲說程端學三○凡諸侯有事前未

有見概言諸侯而不目其人者四城緣陵也兩盟于扈也會

扈也左氏於緣陵曰不書其人有闕也蓋得之矣於前扈盟

則曰凡諸侯不書所會後也與前目爲兩說至後扈盟則又

曰書曰諸侯會于扈無能爲也凡諸侯會公不預不書諱君

惡也預而不書後也于扈會曰公不預會齊難故也書曰諸

侯無功也則合二說而兼之夫諸侯會盟而公不預見於春

秋多矣未嘗不目其人何獨於此而異乎盟而後至是亦預

盟何併諸侯而不得目乎葉夢得○諸侯不序大夫不名者

大夫主盟諸侯自扈之會始日本中集○晉靈之篇諸侯會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二 書曰諸侯

美

同皆不序以靈公幼稚趙盾專之黑壤以後晉始有君復序

諸侯是則程子所謂大義炳如日星者也日講解○以大

夫主諸侯自垂隴始然三諸侯二大夫合而爲盟猶可言也

盟扈則趙盾專強七諸侯從一大夫經不列諸侯不目大夫

特書曰諸侯晉大夫正名其爲諸侯而後天下之爲諸侯者

定正名其爲大夫而後天下之爲大夫者定胡銓春○不序

不名者大夫主諸侯之盟自此始故變文以見義也垂隴之

盟士穀嘗主之矣其序諸侯而見士穀何也晉襄公時權未

下移盟者士穀而主者襄公也此會則趙盾專之禮樂征伐

自大夫出矣何以不書盾使序諸侯而目盾則諸侯與大夫

衆會之常辭而習其讀者莫之察矣方苞○傳謂公後會故

不序諸侯不名大夫非也經書公會而盟乃日後會不與盟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二 書曰諸侯

孟

可乎且不序不名何以微公之後會也又此大夫主盟先諸侯之始春秋一大變也若序於上則義乖序於下則事不實故不列書而凡舉曰諸侯曰大夫使怵然於名之不可假也而諸侯爲統辭晉大夫爲專辭并大夫主盟之迹亦未嘗不著焉高誘然○愚按諸侯不序左氏後會之說先儒辨之詳矣穀梁以爲魯之先儒多從之劉氏微謂不能治未不足序也與十五年會扈左氏所謂諸侯無能爲諸侯無功者其意相合以傳因之以爲二扈不能討齊宋之賊故畧之然於全經有所不通辨說見下陳氏傳良謂散辭也晉失伯也呂氏大圭曰夷晉於列國也趙氏訪曰無伯之辭也楚之興在中國之無伯故晉靈之會盟不序也吳氏澂曰無盟主而大夫強合諸侯故畧之也似得春秋重霸之義然是時晉之失伯固不待不序諸侯而自見且晉至平昭以後伯業更衰而會盟多序列又何邪則以爲特筆著無霸者亦未必然也惟襄陵許氏廬陵胡氏謂大夫主盟之始故與文見義眼光獨巨方氏高氏論之益明○此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十七年諸侯會于扈皆畧之而不序以事實考之所以不序者蓋莫有主是盟之辭也桓文之盛皆序齊晉於諸侯之上霸主之辭也齊桓之末盛與晉霸之不競則雖序齊晉於諸侯之上而必書曰同盟者未純乎主霸之辭也此年之盟與是後一盟一會皆不序諸侯者莫有主是盟之辭也呂大圭或問○凡盟稱諸侯者前日後凡也于扈之二盟一會皆不序諸侯此并不名晉大夫而於上事並無所承不見有諸侯之目左氏以爲公後至故不書所會諸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二 書曰諸侯

早

僞因之遂責文公之怠於政事然經既書公會何以見其不及會邪如果公不及會則當書諸侯晉大夫會于扈不當與他書公會某盟于某同文穀梁以爲畧之也而又言所以畧之之故大約諸侯會盟必有相見之禮盟必有載書之辭是時爲晉立君趙盾會諸侯于扈不敢自主無主盟則無受盟而諸侯之序不可以次盾亦不得而名非如新城之盟晉靈立已八年盾可假君命以爲同盟之主以序諸侯也至十五年之盟扈晉靈立已九年十七年之會扈晉靈立已十一年而諸侯皆不序者左氏以爲公不與則不書然春秋諸侯會盟晉君不與者多矣未有不序者何獨畧于二扈哉文定以爲齊宋結君而不能討故畧之不序然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君晉平會諸侯于夷儀受賂不討何以獨序諸侯而不畧之也蓋是時晉靈年穉趙盾專國目無少主新城之盟假君命以主諸侯之盟二扈之一盟一會晉靈雖在而主其事者趙盾也使春秋列晉靈而序諸侯則似晉靈實能自主諸侯之盟會而趙盾之罪不著矣故畧之也蓋晉靈在位十有四年惟公及晉侯盟一書晉侯其他會盟侵伐納捷舊殺大夫之類事十八見皆晉靈所不與而一盟一會晉靈既與猶不舉爵以列於諸侯之上者以著趙盾之無君而靈所以卒爲盾弒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按此說又別有見並存之列序諸侯以證兩扈之不序非以其不討賊而畧之以正先儒之誤與張氏說合觀足破宋儒臆說

文十五年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左傳見晉楚爭盟門○左氏曰凡諸侯會公不與則不書案諸侯會公不與而列會者非一則知左氏之說非也陸道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二 書曰諸侯

聖

上。諸侯不序不成其爲盟也。據左氏則蔡侯與盟蓋爲入蔡之後蔡既服而合諸侯盟蔡因遂爲魯謀討齊而實不以討商人弑君爲載書之辭也。晉既不主討弑君之盟則諸侯亦不受討弑君之盟而載書無辭故事皆從畧史氏亦因以畧之也。張自超宗。諸侯既來徵會盟又來告公雖以有齊難不與猶因其來告而書之既不與盟則不復悉知盟者之爲某國故畧舉其概也。何焯讀。此盟及十七年會扈傳皆謂晉侯親之故不序諸侯以罪其不討賊非也使晉侯在會正當列序諸侯以著其罪宣七年會黑壤襄二十五年會夷儀釋賊不討而諸侯皆序其明微也。盟扈會扈蓋晉大夫實序諸侯之上故總言諸侯而沒晉大夫以發疑而善變焉。其義與僖二十七年盟于宋同蓋楚主會乃書公會諸侯而沒楚人以得臣實序諸侯之上不可以訓也使得臣本序於下則如盟齊盟鹿上諸國及楚人列序可矣。晉主會盟乃總言諸侯而沒晉大夫以趙盾實序諸侯之上不可以訓也使盾本序於下則如盟新城列序諸侯而目盾可矣。假使沒晉楚大夫而但列序諸侯則似諸侯自爲會盟而晉楚不與也。此所謂微辭隱義也。方苞。自趙盾專晉會盟侵伐晉侯無一與者傳謂二扈皆晉侯親之誤矣。時晉君臣之隙已成盾之逆心已蓄後數年卽身爲賊豈肯討齊宋之賊既欲陰庇亂黨設靈公親會安知諸侯不有以大義相激勵助伸罰討者乎。以情事推之此二役必盾主之決矣。又。按姜氏所讀左氏傳墨守左義而傳事實不可盡信望溪實能通之。會通貫經文所謂傳有未安者皆傳者此類是也。愚按左氏固非矣杜注以爲伐齊受賂故不足序劉胡兩傳主之而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二 書曰諸侯

聖

於全經不通陳止齋曰盟扈會扈伯主在而但曰諸侯者無霸也。渠梁之盟君在而但曰大夫者無君也。胡邦衛曰不序者不予晉以伯也。亦未必合經目辨見上條何吧瞻張彝歎以爲舊史略辭則可方望溪以爲實趙盾主諸侯之盟特變文以沒大夫其論更得情事。○襄二十五年會夷儀方氏說見晉楚爭盟門。○是盟左氏載晉侯蔡侯於列非也。靈公幼沖未嘗遠出若晉侯在焉則諸侯有主當列序矣。今諸侯不序則晉人不至莫適爲主無伯之辭也。陳氏所謂散辭也。諸侯卽新城之諸侯而魯晉不預諸侯自相要結以尋盟耳。私考。按此說又別並存侯考。文十七年夏諸侯會于扈左傳見晉楚爭盟門。○辨舊說與方氏張氏義見上。○諸侯不序舊史有詳略耳與七年盟扈同。程端學。○諸侯不序畧辭散辭也。大夫強霸業衰故諸儒謂釋賊不討不足序則宣七年黑壤之釋鄭賊襄二十五年夷儀之釋齊賊何以列諸侯者三見中國之無伯也。中國無伯而楚與若序晉伯人楚君如恒時則名實相亂故於靈公盟會略諸侯不序而楚自厥貉以後君將皆稱若此拘於書傳書人序諸侯不序諸侯字例義昭爲說者而不知更失春秋尊夏攘夷之義也。陳說辨已見上。  
謹辭書曰諸侯見下  
僖二十一年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僖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



二條見書曰公會諸侯盟門○盟扈會扈之書諸侯者畧之也盟薄盟宋之書諸侯者諱之也僖五年李○公本不附楚

因宜由來獻宋捷之故不敢不與楚會而書會諸侯者以諸侯皆在是故前目後凡且見公之續至也鄭玉開疑○執宋

公釋宋公皆楚子耳前之執宋公既以諸侯共執爲文此又蒙上諸侯共釋爲文者聖人抑制夷狄不使楚子得以專執

釋中國之諸侯懲荆舒之意也又○言會諸侯者諱背中國會夷狄何焯讀

○書曰諸侯之大夫

經書諸侯之大夫三救徐盟袁僑盟宋也大夫之專始於齊桓成於晉悼極於晉平李廉會通

不獨言大夫若曰受命其君故書諸侯以統之蓋當時諸侯雖以其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二書曰諸侯之大夫

權界之大夫而春秋之法必欲其權繫於諸侯也正克寬集

一事再見前目後凡諸侯則總言諸侯大夫則曰諸侯之大夫趙汴

大夫而必冠以諸侯者別之爲外大夫也魯卿亦大夫也主魯卿書及而單言大夫何以別內外乎此文法當然先儒以爲存諸侯鑒矣

某西先道○按葉說勝舊說

僖十五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見書救門齊楚爭盟門大夫帥師門○諸侯在則大夫不列序屬辭之體也救徐盟梁皆然方苞○諸侯次匡大夫救徐春

秋非譏緩救也其書之詳者有意在蓋書盟于杜邱救徐可矣其書次匡書諸侯之大夫者著諸侯之不親往而委其事於大夫也外大夫不名者奉其君命義不係乎名之也不應序稱人者即盟杜邱諸侯之大夫義不取乎序之也名公孫敖者著孟

孫氏之始也張自超宗

襄三年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云者受命之辭也奉君命而盟袁僑非大夫相與私盟也非大夫張也諸侯不敵袁僑而使大夫盟之禮也袁梁乃曰大夫張諸侯始失正晉君方明六卿皆民譽諸侯和協而以爲失正則過矣彙纂劉敞○不書諸國者省文也

祇書叔孫者詳內而略外也毛奇

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穀梁曰梁梁之會諸侯在而不言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按諸侯在而大夫盟爲不臣大夫自爲會盟反以爲臣乎以豹爲恭又以諸侯之大夫爲恭皆妄也梁梁之盟不曰諸侯之大夫者以上既列諸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一書曰諸侯之大夫

侯之爵則不曰諸侯之大夫也宋之盟既無魯侯之爵則必須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若曰豹及大夫盟則文義又不明故必曰諸侯之大夫皆製言之體當然程端學三○或謂梁梁之盟

書曰大夫盟言大夫之無諸侯也宋之盟書曰諸侯之大夫不與大夫之無諸侯其說鑿矣按梁梁之盟中間無他事先序諸侯於其上矣故但曰大夫盟宋之盟中間有衛侯殺甯喜弟鱣

奔晉之事故再舉諸侯之大夫此書法也雞澤之盟亦中間無他事而書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何也曰雞澤之盟諸侯不與

盟若但曰叔孫豹及大夫及袁僑盟則不辭矣故書曰諸侯之大夫此自書法云爾何必過爲之說呂大圭○孫氏謂梁梁諸

侯會而曰大夫盟者大夫無諸侯也此諸侯不在而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者不與大夫無諸侯也不然也宋之盟春秋不與



大夫無諸侯然則梁之會春秋將與大夫無諸侯乎不通之論也梁之會上序諸侯之爵下言大夫故不言諸侯之大夫耳或問○穀梁云此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晉趙武爲之會也非也中有甯喜事又至者非一時爲重叙

文繁故經以諸侯之大夫諺之不如傳所云也何庫讀○按鄭氏王謂梁諸侯在會大夫盟人猶知爲諸侯之大夫也故不

書諸侯以罪其臣諸侯不在會而大夫盟人安知爲諸侯之大夫故書諸侯以存其君亦非也葉氏辨見前

○公及外大夫盟書曰大夫不名恕辭辨 詳辭辨

按孫氏覺曰書及某大夫盟者二齊襄被弑小白未入齊方無君齊之大夫不求盟以解國難則安危未可知故權宜與公盟非大夫之罪是以不盟而曰齊大夫也晉襄已葬靈公尚幼晉之大夫求盟諸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二 公及外大夫盟書曰大夫不名

望

侯以紹先君之業不幸而值嗣君幼不能盟則不可不假一時之權是以不名而曰齊大夫也春秋之法大夫抗盟諸侯皆書名以見其罪不幸其國無君若無知之亂則齊之大夫得免焉又若靈公之在抱則晉之大夫得免焉舍是二者未有不得罪於春秋者矣其說非也當從 日講解義 御纂直解李氏方氏高氏本劉原父說見下

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蔑

穀梁大夫不盟無君也左公范甯注禮君前臣名今齊國無君

要當有任其盟者不得以權通故大夫不名○公羊曰何以不名諱與大夫盟也若諱與大夫盟沒公足矣今不沒公非諱

與大夫盟也劉敞○迎于糾來者非一人故不名注○公將納

糾受盟者非一人故統言齊大夫而不曰其人耳方苞○按毛

氏奇齡傳亦從杜注

文七年秋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趙盾既廢置其君又專諸侯盟故斥而特書劉敞○以大夫主

盟諸侯自晉盾始趙盾初立靈公專執晉政強會八國之君而自止盟若晉無君然故諸侯不序而趙盾不名所以著大夫之專也日講○大夫而專主盟自此始垂隴之盟士穀嘗主之

矣然晉襄命之仍襄主之耳故序諸侯而目士穀今則趙盾專之矣故變文書晉大夫書大夫而盟國君者二此與莊七年齊

大夫是也彼時齊無君大夫自爲盟無嫌也況莊欲納糾與之盟非齊大夫敢抗公也此時晉有君大夫自爲盟則無君且以

大夫召諸侯而盟焉則亂君臣之義矣凡諸侯不序者皆一事再見此則前無所見而不序義在大夫主諸侯之盟故大夫不

舉名諸侯不序爵責晉大夫也亦病諸侯也御纂○趙盾柄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二 公及外大夫盟書曰大夫不名

吳

政政始逮於大夫故斥盟斥晉大夫而略諸侯若曰自此諸侯大夫班矣李光地○外大夫盟會不書名不書人而以大夫

係國者二既稱齊大夫以實屬辭也齊無君爵納糾而受盟者非一人也扈之盟則晉大夫主諸侯之始也使書趙盾則諸侯

與大夫共會盟之常辭而習其讀者勿之察矣何以知其非受盟者衆也晉有君而盾專晉也諸侯之不序何也列序諸侯而

晉大夫不名非屬辭之體也方苞○高氏說見書曰諸侯畧辭門○傳曰晉侯立故也便見靈公在抱無能出令不比垂隴之

士穀猶奉晉襄之命也盾當辭諸侯而公然盟扈是大夫主盟諸侯之如此書盟晉大夫之義也姜炳璋○公羊曰諸侯不

可使與公盟盟晉大夫使與公盟非也在會者皆諸侯也既與公盟矣又何云跌晉大夫乎且諸侯不欲與魯侯盟乃敢跌晉



大夫使之盟乎皆事之不然者也劉敞權衡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二

公及外大夫盟書曰大夫不名

畢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二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三目錄

會盟變文著事實以爲特筆褒貶辨

會盟書所爲用兵書所事

書會盟如會辭子非後會辨

會公來會公

書曰公會諸侯盟

書會于某而後伐救侵盟疑辭褒辭辨

曰弗遇曰不與盟曰不見公曰弗及盟曰乞盟曰逃歸不盟曰

未見諸侯諱不諱恥不恥辨

不書所會楚邱魯後至辨

會盟同地再書書重詞復有大美惡哀貶辨

會盟同地不再書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三

目錄

一

盟不地

戰不地

會盟以國地者國主與盟

兵以國地者其國亦與戰

與會不書以下四門駁辨其所見者采入

與兵不書

王臣與會與兵不書

內外會盟不書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三

錢唐張應昌學

會盟變文著事實 以爲特筆褒貶辨

僖四年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愚按汪德輔本公羊之意謂盟于召陵會于蕭魚書法不異皆特筆也一美齊桓服楚一美晉悼定鄭也又曰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襄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與屈完事相類然卻克等以力屈強齊齊非服義故國佐不言來盟而書及國佐盟以諉之袁僑則服義來會然病其以盟會授權大夫故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以貶之若桓公服楚以義而楚亦服桓公之義故序續書法特異持論似精然按經文書法則但各見其事實爾陸氏孫氏所辨爲得之牛氏所解亦是以爲譏以爲貶以爲序續未必然也故以爲變文見事實則可耳卽指爲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三

會盟變文著事實

一

特筆亦當如方氏說不書及屈完特異其文以見義也又當如張氏自超說見齊桓之苟且退師得少已足也若謂經意在序續則書師次書來盟于師已見不戰而服之績不必再以盟于召陵著之也今取陸孫等說牛氏張氏說見齊楚交兵門

公羊曰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非也若不重言盟于召陵無以示退軍之禮據事不得不爾言喜服楚何其小哉

陸孫辨疑

○再言盟者蓋屈完受命來盟于師諸侯以其服從

退軍召陵然後盟也若不重言盟于召陵則無以見諸侯退師之實故先書來盟以見楚之服從又書盟于召陵以見諸侯之

退師

○召陵之盟與袁婁同而不書及楚屈完者受盟於

師猶可言也以列侯而與楚大夫盟失位甚矣不書及屈完猶僖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楚人主之而不書楚人皆所以

發疑而見義也晉悼雖澤之盟尚使諸大夫盟袁僑齊桓乃急於要楚而降體於屈完使無異文以發之則習而不知其非矣

方氏直解○愚按方說亦非正義而別有見並存之

襄十一年秋公會晉侯 十一 國伐鄭會于蕭魚

有地會而後伐者矣如會于召陵伐楚未有伐而後地會者也地會而後伐未集事之辭也伐而後地會集事之辭也伐鄭會于蕭魚序續也陳傳良○鄭伯如會敷立以如會書乞盟歟宜以乞盟書皆沒之而獨稱會何哉悼公信義著於諸侯非一日之積鄭欲從晉亦非一日之積晉之服鄭鄭之下晉其信已在前矣至此不言而論不盟而壹故略其文以見其實也以戰伐爲事者殘人民敝財用未必能下敵也以盟誓爲信者繁犧牲費辭令未必能合眾也今示以救災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而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三

會盟變文著事實

二

遠人服矣爲天下豈可以詐力哉劉敞○鄭伯乞盟陳侯如會服人之迹者也會于蕭魚服人之心者也趙鵬飛○汪說見晉

楚爭盟門同盟于戲○愚按會于蕭魚固是序續異乎書盟于召陵也然不盟而鄭服則但書會而已又心服非力服故與如

會乞盟之文又異也其實亦是變文以著事實爾又春秋之文簡而該曰會于蕭魚則自不必再言如會且蕭魚鄭地曰會于

蕭魚則鄭已在會亦不可再言如會也牛空山謂召陵書屈完來盟此不書鄭伯如會猶不欲以蕭魚匹召陵爾其說亦未是

○會盟書所爲用兵書所事

春秋大義數十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是聖人直著誅貶春秋紀事書也而并言其意者有四事曰成宋亂曰宋災故曰釋宋公曰伐楚以救江皆不能已於言者也

鄭賈簡



會盟言其事皆特筆君臣夷夏之大變也李廉會通

會言其故者三于稷成宋亂一也于薄釋宋公二也于澶淵宋災故

三也稷之會不言其故則嫌於討督也薄之會不言其故則嫌於會

伐宋也澶淵之會不言其故則嫌於討蔡世子般也皆所謂變文以

別嫌也戴祖五測

桓二年春會于稷以成宋亂

華督亂賊也而桓與諸侯受賂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春秋凡

會未有言其所為者獨此與澶淵書其事督弑殤般弑景皆天

下大惡一則受宋賂而成其亂一則謀宋災而不能討故特示

貶貶。會未有言其所為者其曰成宋亂弑君之禍接迹於天

下於是焉始也向也合五國之大夫以定州吁而州吁訖於討

今也合四國之君以立華督督遂世為國卿弑君之禍接迹天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三會盟書所為

下四君為之也陳傳良。言公會某于某以成宋亂者惡不討

賊也本為宋討賊既而不討者桓弑隱亦懼討故反與督比周

受賂而返同惡相濟也孫復尊。元年公會鄭伯于垂蓋鄭成

魯亂也而不書成亂既書公會即知其為成魯亂矣稷之會宋

不與焉不特書成宋亂則無以明其所為也文十七年晉為屈

之盟亦成宋亂襄十三年晉為夷儀之會亦成齊亂彼無宋齊

之文何以不特舉其所為邪曰未有受賂立華氏如四國者也

故舉其尤者也黃仲炎。稷之會不書成宋亂則疑於謀討督

澶淵之會不書宋災故則疑於謀討蔡直書其所為而後是非

善惡之實著呂大圭。特書所為以決疑也不書成宋亂則疑

於欲討宋亂而不終或以他事會而無以著其受賂立華氏之

實也春秋之初臣子尚知大義鄰國尚重邦交故羽父之亂偽

討為氏而州吁陳佗無知宋萬無逃其罪者是人心未盡泯也

今三國之君受賂以成亂此莫大之變宋之亂成而天下之亂

成百世之亂成矣故聖人懼而特書以正首惡之罪焉方苞。

襄十四年會戚謀定衛也孫甯逐君晉不討而反為會以定之

此與稷會成宋亂何異不書成衛亂者稷之會宋君臣不與不

書成宋亂則疑於討亂賊之會則孫林父在列不書成衛亂而

成亂自明也萬斯大。愚按公羊云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

遠也非也葉石林公羊傳謙辨之按春秋本不諱內惡近儒多

辨正其說況此條尤所謂大義炳如日星者乎而何諱乎

成之為言平也平亂而卒納賂立華氏故特書其故以愧之有

訓成為就者直斥諸侯之惡豈所謂婉而成章者邪徐庭垣。

成宋亂諸儒多以為聖人特筆然通春秋不接事作斷語即宋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三會盟書所為

災故亦止言其所為而此成字若云遂其事之謂成則明坐四

國以罪固春秋所無也恐亦是史氏之文耳蓋史氏以立君定

國為清亂成字只作平字解兩國釋怨解兵曰請平亦曰行成

史氏以成亂書而夫子仍之者因事為文因文索義凡所以定

國人之亂者皆所以遂華氏之亂也成字即作平字解亦不沒

其黨賊獎亂之實而況春秋既不書殺宋督下文又明書取鼎

納廟哉杜氏曰成平也程氏曰諸侯當討宋亂不當平宋亂也

義自明曰胡氏趙氏以成為就言宋之惡逆自此而成轉費解

說亦與會而言故之義不合張自超宗。按成平決也即周禮

訝士四方有亂獄往而成之之成華督亂賊大司馬有殘之之

文此豈可以司寇之法治之者今公不能聲罪致討徒利其賂

率與國以平決之書成惡其假簡孚之名以寬亂賊之誅而傳



之輕典也先儒以爲成就之成則幾於譽矣聖人豈有是語案  
遺○公穀以爲成是亂左氏亦謂成宋亂者爲賂故皆非也取  
賂在後成亂在前欲成亂故會卒取賂而還自是兩事說者求  
其義不得則曰成者平也平宋亂也如其說則曷爲書成而不  
書平書成則非平亦明矣蓋成者斷獄之名王制所謂成獄辭  
也凡聽五刑之訟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史以獄成告於正正  
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以獄成告於王王命  
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於王此之謂成獄辭刑者側也側  
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謂之成秋官訝士掌四方之訟獄四  
方有亂獄則往而戍之戍者聽之也晉伐鄭鄭子反救鄭鄭  
伯與許男訟焉子反不能決曰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然則聽  
訟謂之成也惠士奇○愚按惠說與核更勝張氏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三 會盟書所爲 五

僖二十一年冬盟于薄釋宋公

宋於周爲客列國諸侯禮莫隆焉故春秋於其事必謹之於稷

曰成宋亂於薄曰釋宋公於澶淵曰宋災故皆謹之也邵寶簡

○凡盟不書所爲此特言釋宋公者楚伐宋執君魯不能正其

罪反備於獻捷之威就楚求盟以請釋是操縱之權自楚出此

天下大變故特書所爲以謹之日講

襄三十年冬會于澶淵宋災故

蔡世子般弑君大惡也則會其葬而不計宋災小事也則合十

二國歸其財可謂知務乎故特書所爲以垂戒胡○會未有言

所爲者此其言所爲何議合十二國之大夫而爲宋災故非務

也會者講禮正刑宣德蔡弑君而不謀宋災而謀之微矣劉敞

傳○災雖諸侯所當救然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財足以周其

乏粟足以濟其用則已矣非天下之憂也天下之憂者臣弑君  
子弑父也又意○會而書所以爲會之故特筆也蔡般罪大惡  
極中國所未嘗有置而不問以宋災故勤十二國之大夫以爲  
此會舍人倫之大變治天災之常事春秋所深責家茲翁○或  
謂楚額之弑亦子弑父不可以責諸侯之往正也故無異文按  
楚額弑後晉戰彭衙伐秦伐沈不能以楚爲事其事顯然故垂  
隴之盟不言所爲若稷之會不言成宋亂澶淵之會不言宋災  
故則疑於欲討亂而未能故別白之也李光地○諸侯舍蔡般  
不討而圖宋憂故春秋繫此會於葬蔡景公之下而直書宋災  
臣弑君而諸侯定之自宋督始子弑父而諸侯定之自蔡般始  
春秋兩書所會之故此一經之大書特筆非因舊史舊文也牛  
震○疑於討蔡般故曰宋災故辨疑也高謝然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三 會盟書所爲 六

公羊曰此言其所爲何錄伯姬也非也穀梁曰不言災故無以

見其善也非也一國失火自焚其財小事耳諸侯何至羣聚而

謀之以此爲善是春秋賞小惠而不貴道也劉敞

文三年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舍亂賊大罪不問而區區爲小國解紛伐不日事特繫之以救

江者議其徒取救患之名非仗大義之師也程端學○此春秋

特文與會于澶淵宋災故同義使去救江而獨書伐楚則疑於

討賊之師若止書救江則處父之師向楚而不向江故書法如

此而伐楚之後時救江之無策亦可按迹而得之聖人之文辭

約義備方苞○書伐未有言其故者此獨以救江書蓋不能討

楚弑君之罪而以救江伐之見舍其大而謀其細也葉西○書

法有二義一則商臣弑君當討如直書伐楚則後人疑於得討



賊之義故曰以救江猶諸侯會稷而曰成宋亂大夫會澶淵而

曰宋災故也一則楚橫暴於江漢之間侵蝕諸侯強兵四出內

諸侯之用師於楚者齊桓之召陵一書伐楚晉定之召陵一書

侵楚而已使於處父之師而直書曰伐楚則前繼齊桓而後駕

晉定矣故曰以救江蓋救江非不善既張皇其事以號伐楚而

但一救江而止惜乎其小而義輕也張自起宗○觀此與稷

之會書成宋亂澶淵之會書宋災故聖人請討之志見乎辭矣

高謝然○汪氏說見伐以救門

宣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侵伐多不言所事惟伐楚救江平莒伐莒指其事救江雖非其

道其名則善平莒之名雖善以不肯而至於伐取甚矣汪克寬

襄十九年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三 用兵書所事 書盟如會 七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不書其故不

問何事而皆罪也此至穀而還特書聞齊侯卒所以明喪不可

伐將得專制之意與因他故而墜君命者不同也此為春秋僅

見之事故以特筆著之朱朝瑛○孫氏本穀梁義謂其貪美名

以廢君命惡也夫不伐喪者周之舊典句能行之何至有廢命

之責故言人謂孫氏論多苛刻盧文弨抱經堂集

○書會盟如會 鄒子非後會辨

按李氏廉曰書會盟後至四鄒子陳侯陳袁僑鄭伯允頌是也會通

九呂氏大圭曰召盟後至稱會盟鄒子會盟於邾是也召伐後至稱

會伐單伯會伐宋之類是也或問今攷鄒子會盟非後會辨見下

僖十九年夏鄒子會盟于邾

按公羊曰其言會盟何後會也杜孔亦云鄒子未至於曹諸侯

已去會之於邾故書其所至而不言如會今攷程氏顧氏引劉

原父及趙氏家氏說以為非會曹南之盟所辨甚是顧說見書

執門朱氏朝瑛說與劉同見宋楚爭盟門○趙氏曰左氏以為

鄒子後會故宋公怒之又云一會虐二國之君三月執滕子六

月乃用鄒子而云一會其誤可知又云用之於次雖之社雖水

在宋據經鄒子會盟于邾何得至宋若然則宋首惡不當獨罪

邾也劉氏曰此大妄也曹南雖有邾人卻非邾子此會盟于邾

者詳驗經文是邾國自為盟會鄒子往參之因見執耳非向者

曹南之盟也若會曹南之盟應但云如會實未嘗盟何得言會

盟邪又宋為伯主而使邾子用鄒君罪乃在宋不在邾也杜氏

以為不書宋使邾者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他命非也

季姬使鄒子來朝鄒子亦南面之君春秋著季姬使之者兩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三 書會盟如會 八

其惡也若云宋公使邾人執鄒子用之亦兩見其惡豈不可平

以此推之知宋公未嘗使邾人執鄒子也若宋使邾執而越宋

責邾是首惡不誅而脅從見討也春秋豈若是哉程端學三

僖二十八年夏盟踐土陳侯如會

公羊其言如會何後會也○穀梁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

范注外乎會者明本非會內也諸侯已會乃至耳○來不及盟

故曰如會杜○陳自二十三年受楚之伐二十五年遭楚之圍

遂折而從楚蓋五年矣晉侯勝楚惠然來歸即其情而書之曰

陳侯如會喜其悔罪知反與鄭伯乞盟者有閒焉乞者辱辭也

懼不我信也如會者緩而不迫與會足矣不求盟也陳鄭之來

一也而書法異矣趙○陳穆公如會於盟踐土之後則不

與於盟如會於朝王所之先則與於朝矣晉文始合諸侯陳雖



棄異即同且疑且畏其來尚緩故不及於盟敵至于溫則其公居喪而亟會不敢怠矣汪克寬○不言會盟不盟也杜預

襄三年夏同盟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

公穀二傳語與踐土之會同○陳疾楚政聞鄭受盟亦未成於會本非召會而來又後時故曰如會參杜預○召陵之師書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誌齊桓之退而盟屈完有禮於楚也索之戰書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誌晉卻克之進而盟國佐無禮於齊也雞澤之會書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誌晉悼之以君盟諸侯臣盟袁僑服異以禮也國佐不繫齊者蒙上齊侯使之文也袁僑繫陳者對上諸侯大夫之文也戴祖啓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三 會公來會公 九

襄七年冬會于鄆鄭伯僂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鄆公羊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意也○諸侯會而我獨見外日不見公如會而不及會曰未見諸侯趙訪

○會公來會公

公在外而諸侯會之曰會公于某在內而諸侯會之曰來會公趙訪文十三年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棠左衛鄭請平於晉公皆成之○凡言公及諸侯會者皆公往與之會也今衛侯因公如晉而來會鄭伯因公還未至於魯而就會之故曰會公高開○公會彼為主而我往會也會公我為主而彼來會也二國欲公請平而公為主以會之也李明復集○前此衛鄭從楚非得已也楚伐鄭聘魯次厥貉其為謀深矣二國不忘晉伯以魯睦於晉介魯以求通季文子相魯侯紆兩國之患觀鴻雁載馳之賦其情可見矣鄭伯其公於棠子家賦鴻雁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芣

○書曰公會諸侯盟 釋其圍楚主盟而皆書曰公會諸侯不以伯權于楚也汪克寬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三 會公來會公 書曰公會諸侯盟 十

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會公於比蒲也來而不用朝禮故曰會杜○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就遇處行朝禮故曰朝此就蒐處行會禮而不用朝禮故曰會也孔○會公于沓于棠皆書地此不書地知會於比蒲也汪克寬○諸侯相見於隙地曰會今公蒐國內而邾子會之非禮也遇非所朝之地而蕭叔朝公於穀蒐非所會之地而邾子會公於蒐皆非其所李廉

○書曰公會諸侯盟

書公會諸侯盟二于薄為宋請於楚以釋其執于宋為宋請於楚以釋其圍楚主盟而皆書曰公會諸侯不以伯權于楚也汪克寬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三 會公來會公 書曰公會諸侯盟 十

盟于薄盟于宋皆書諸侯者避會楚之嫌也不然只如鄆子會盟於邾可矣何必又書諸侯乎李廉

于薄于宋皆楚為會主也然曰會諸侯不曰會楚使公從楚之罪必待攷而後見春秋之忠厚微婉也張洽集 注僖

詩碩僖公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而春秋書公會盟于薄于宋皆楚子為會主也膺狄懲荆從齊桓也會楚虐齊宋僖之功瘳矣張洽集 注又

僖二十一年冬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公本無會期聞盟而往故書公會諸侯杜○趙氏說見書執門僖二十七年冬公會諸侯盟于宋

楚子帥陳蔡鄭許圍宋公與楚有和好而往會之往年公使公子好非楚來召公公自往會之也諸侯即上圍宋之諸侯杜○晉文之與首伐衛以致楚而公為之成衛則公之附楚審矣



圍宋雖不與謀而會是盟豈有意於救宋哉葉夢得傳○公初不與

圍以受楚惠且畏其威故往會沒楚子而書會諸侯諱公惡也

直解○湛氏張氏說見晉楚爭盟門

○書會于某而後伐救侵盟疑詞變詞義

會伐會救會侵會盟皆前定之辭也未前定則書會于某而後伐會

于某而後救會于某而後侵會于某而後盟陳傳良後傳

隱十年春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夏聲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傳見內參會門

桓十五年冬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先行會禮而後伐也杜○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詞也非其疑也

非也此先會後伐耳亦何疑哉劉敞○穀梁曰疑辭蓋鄭忽雖

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於鄭日以微弱突雖不正其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三書會于某而後伐救侵盟十一

智足以結四國之援既入於機日以盛強諸侯不顧是非而計

其強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

於為義而果於為不義也胡○愚按劉氏論正而胡氏解穀梁

之義謂四國於突忽疑所助而先會以定其謀亦中當日情事

特其情事自可攷而知之而謂書先會後伐以譏之則非也○

忽在鄭而諸侯伐鄭則助突明矣穀梁以地而後伐為有所疑

非也先會後伐紀其實耳或謂宋既賂而伐突不當又納突

魯方與突伐宋不當又會宋納突衛受忽之奔亦不應伐忽納

突以是有疑不知魯軌宋馮衛明皆以不正得國其與突為黨

固宜日講○先謀於其地而後伐與會召陵侵楚例同毛詩

桓十六年春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

侯伐鄭

左傳杜說見內參會門

僖十五年春公會齊侯等七國諸侯盟于牡邱遂次于匡公孫敖

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經書盟而後救者杜邱救而後盟者馬陵一則皆率於未然一

則戒懼於已然也李鼎

宣元年秋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行會禮然後伐與會義伐鄭同孔○穀梁曰會于袤伐鄭地而

後伐疑辭也春秋舉大綱示邪正豈有為其聚謀不聚謀為例

又曰此其地何著其美也春秋未有師書地為疑之例陸清辨

○胡傳地而後伐于袤則疑辭此則著其美非也其事果善

豈待書會地而後美著邪蓋伐國有成謀而往則直書會伐中

道而定謀則先書會地袤與棐林無異義也晉師本出救陳會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三書會于某而後伐救侵盟十二

于棐林而後伐鄭之謀定安得不先書會地哉方苞

襄二十五年夏公會晉侯十國諸侯于夷儀秋諸侯同盟于重邱

陳氏後傳引此義見上

定四年春公會劉子等于召陵侵楚

齊桓之師書曰伐楚盟于召陵晉定之師書曰會于召陵侵楚

見晉台十七國之君以會徒能侵楚而已呂大圭

○曰弗遇曰不與盟曰不見公曰弗及盟曰乞盟曰逃歸不盟曰

未見諸侯諱不諱恥不恥辨

公會諸侯書弗遇者一不見公者一不與盟者一大夫會諸侯書弗

及盟者一雖無成事史猶謹書之所以尊君重國也趙汭

彼故不盟曰弗及盟此不得盟曰不與盟諸侯已會而我獨見外曰

不見公請與盟曰乞盟又



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自彼言之尊卑異之辭也同盟于平邱公不與盟自我言之尊相敵之辭也戴祖啓五測

桓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

公羊其言弗遇何公不見要也○穀梁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經意直譏其無信爾陸道辨疑○弗者遷辭惡失信

也衛初約魯會至是中變而從齊鄭於是有郎之師則桃邱之弗遇惡衛之失信明矣胡○齊以紀故與魯爲讐而衛今與齊

黨桃邱之會必魯聞衛侯適齊期戰故往會之以閉齊也而衛由他道過矣故曰弗遇若期而背約則當言弗至安得以弗遇

言哉季本私攷○衛嘗與齊齊命於魯未通至是將與公爲會以通好焉然衛先已與齊齊於此蓋將謀伐魯必有命於衛也衛得

齊命其肯棄先附之齊而從新通之魯哉趙鵬飛經筵○弗遇而猶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三曰弗遇曰不與盟等

日會者本以會禮行沙隨之會晉侯不見公而猶曰會者成十六年亦本以會禮行戴祖啓五測○餘見內特會門弗不門

成十六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左夏戰於鄆陵戰之日公待於壞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

而取其室穆姜送公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姜怒公待於壞隤申宮倣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秋會於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

告卻犇曰魯侯待於壞隤以待勝者卻犇取貨於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穀梁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

而不見公議在諸侯也○魯實有內難而晉不恤書不見公言可以見而不見議在晉也家鉉翁詳說○魯君屈辱之事惟沙隨不

得見平邱不與盟直書不諱胡傳遂謂春秋榮義不榮勢曲不在公故不諱非也凡諱恥皆舊史之文春秋無此法也恥莫大

於文姜哀姜二夫人之孫莊公之與讐狩而舊史所書春秋不削也乃以不得見不與盟爲諱乎及處父盟送晉侯葬蓋時君

以爲恥故史臣不敢斥言其事耳成襄以後季孫專國沙隨之後行父見執平邱之後意如見執季孫之執既不得不書則公

之不得見不與盟亦不敢諱也方苞直解○黑壤之盟不與不書沙隨之會不見書平邱之盟不與書非有諱有不諱也黑壤之盟

與不盟原不可攷即有之而不書亦非春秋諱之也沙隨之役有執季孫行父之文有僑如出奔之文有刺公子偃之文不書

不見公則事蹟不著矣平邱之前有如晉至河乃復之文其後有執季孫意如之文有如晉至河乃復之文有如晉止公之文

不書不與盟則事蹟亦不著矣黑壤之後無事故雖不與盟而亦可以不書也張自超宗未辨義○地沙隨已至沙隨猶之公會衛侯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三曰弗遇曰不與盟等于桃邱弗遇已至桃邱也但春秋諱內辱而此與平邱不與盟

何以不諱蓋內辱若喪師失地奔喪會葬朝不見納國史之體自不宜顯著其事而戰不書孰敗復故田邑書取書歸繼外侯

卒書公如與至不見納書至河乃復亦文諱而實不諱未嘗有一語矯誣也至不見不與盟不書則無以攷事實而盟會本衰

世之迹春秋豈以得與爲榮哉與非榮則不與非辱矣諱焉諸儒以爲曲在彼則書曲在我則諱是尙得爲春秋之筆耶高謝然釋經

昭十三年秋同盟于平邱公不與盟左邾人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

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劬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



國棄周公之後亦惟君寡君開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  
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與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  
償於豚上其畏不死奉晉之眾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鄆之怒  
以討魯罪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盂  
如以歸。晉主此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而矜兵甲之威肆  
脅持之術此得不與焉幸也非恥也沙隨之不見平邱之不與  
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我何憚乎哉胡。公  
羊曰不恥不與是也穀梁曰可以與而不與讓在公也非也  
難。或謂揭公於不與盟之上是不與盟之意主於魯非也沙  
隨不見公不可言公不見晉侯此不與盟不可言諸侯不與公  
屬辭之體然也若魯不願盟則赴會何為。日講。不見公公  
不與及屢如晉見卻春秋皆據事直書未嘗諱也後儒過信左  
氏黑壤不與不書遂謂曲在公則諱曲不在公則不諱夫以魯  
而納莒叛邑又伐莒取郟何為曲不在公哉。張自超宗。季孫  
威重過於君史書季孫之執則不得不書公不與盟以為不恥  
故直書不隱諱矣。直解。高氏說見會陽穀  
文十六年春季孫行父會晉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傳見內特盟門。公羊其言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穀梁  
弗及者內辭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內辭也楊疏以行父失辭之  
改為齊侯所非春秋惡行父之失命也。魯齊既先約盟而公  
稱疾不往使季孫會故齊侯不及盟。引程子傳。弗者遷辭  
若曰我本欲及齊盟而齊弗及我盟也。又引。齊懿之不與行  
父盟非果以大夫不抗諸侯責魯也特以勢軋魯而脅文公之  
親至及襄仲納賂則貪利而不復責公之不至故直書曰齊侯

弗及盟。正克寬。此與沙隨不見平邱不與並制於人而書法  
異者平邱承同盟之文故主公言此承我會之文故主齊言沙  
隨本未與會故直言不見。高引。餘見弗不門  
倍五年秋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會王世子以尊周盟諸侯不盟王世子以崇大義春秋會盟未  
有善於此者也鄭伯以匹夫之行逃中國之義書曰逃歸賤之  
也書曰不盟罪其違命也。李明復集。書不盟以別於既盟而  
逃也。高引。餘見齊楚爭盟門書逃門  
僖八年春盟于洮鄭伯乞盟  
穀梁以向之逃歸乞之也乞者重辭也。乞者卑遜自屈之辭  
欲與是盟未知其得與否也始逃而今乞於以見人君舉動不  
可不慎。胡。首止之盟盟之善者也安中國尊王室諸侯同志  
鄭獨貳楚背盟以至敗諸侯之伐召新城之圍及其禍連不解  
以世子受盟於洮母以卑辭屈禮求盟於洮為宗廟社稷主而  
其始若賤者負罪而逃盟其終若賤者哀告而乞盟人君之德  
侯伯之體替矣前盟書逃後盟書乞所以著其屈辱罪其不智  
李明復集。前日之逃盟不可去而去故書逃逃之為義盜賊  
之事也今日之乞盟不得已而乞求不以義乞之道也使鄭伯  
而知。則無遁逃之辱卑乞之賤矣然鄭之會陳哀逃歸直情  
不反卒為楚所得而甘心焉其罪又出於鄭文之上則鄭伯之  
乞盟猶為能自反者。趙鵬飛。書逃書乞賤鄭伯也。家鉉翁。  
陳同甫曰去就不裁於大義則舉動無異於匹夫。王應麟。國。  
不言如會則鄭伯在會矣然不序列而別言乞盟見鄭伯欲與  
於盟而不得桓公以首止之逃外之也足以見伯權之重而可



使鄭伯自反矣張洽集注汪○鄭伯親之也不書如會何也如

會者後至之辭乞則先期而請直解○楚屈完來盟于師不言

乞鄭伯書乞者以首止逃歸也向也逃則今也乞矣戴祖駿○

公羊曰處其所而請與蓋酌之也穀梁酌作灼義同謂酌所飲

之血使受於國中其義迂矣鄭伯前此之逃歸已得罪於諸

侯茲敢枵然自犬安處其所而致諸侯之灼乎王介之

襄七年冬會于鄆鄭伯見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未見諸侯是已出境臨欲相見之時爾公羊云未出境非也陸

趙巨辨疑引○先儒以為未至會誤也未至會何由見諸侯譬如公

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而曰未見齊侯可乎未見非未至也蓋鄭

伯至會因疾未見諸侯還而道卒經文甚明不書還自會者蒙

上未見而更日更地知卒於還非卒於往也高謝然○如會而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三 日弗遇日不與盟等不書所會 主

卒于鄆必書未見諸侯者蓋甫至會所得暴疾未及與諸侯相

見遽返至於鄆而卒其卒也既至會所返而卒于鄆非未至會

所往而卒于鄆也葉西○曰如會未見諸侯是已至會所也日

丙戌卒於鄆是已至會所遇疾而返未及國而卒也戴祖駿

○不書所會 楚邱魯後至辨

僖二年春城楚邱

不言齊不舉諸侯者蓋桓公分版築之役於諸侯諸侯各自受

功魯第從本國往非與諸侯同行不得書諸侯也卓爾康○不

書諸侯我往城之之辭也前城邢書二國我不往城之之辭也

不書齊侯合諸侯城之諸侯有患諸侯救之職也非異功也胡

春秋 ○左曰不書所會後也杜注魯後會諱不及期故以魯獨

城為文此蓋見城緣陵書諸侯而此不書與魯之城內邑者同

辭故云爾以詩定之方中木瓜二篇攷之則城衛者實齊桓公

然非桓公獨為之也蓋命魯為之矣左氏妄意之耳葉夢得○

城楚邱之為內辭猶成陳歸粟于蔡之為內辭也然曰成曰歸

粟雖若魯事猶目陳蔡而楚邱之書法與魯邑無異此諸儒所

以不能無疑也然三傳俱以為衛楚邱而桓率諸侯城之未可

盡以為誣也或疑楚邱之上脫衛字未審然否華學泉○成陳

與城楚邱皆受霸命遣其臣先後赴役者以霸者不在不得列

序非期集不得凡舉故專錄內觀歸粟于蔡必不能如期齊集

而專錄內可見也高謝然○按方氏通論曰霸令有事於列國

而獨書魯者四文同義異於前後文見之襄五年秋會戚冬成

陳楚伐陳諸侯救陳則諸侯同成陳可知矣十年秋會伐鄭冬

成鄭虎牢楚救鄭次年諸侯再伐鄭則諸侯同成虎牢可知矣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三 不書所會 六

若城楚邱歸粟于蔡前後無所見也果同城則如城成周書會

某某城楚邱可也果並歸粟則如會檀淵宋災故書暨某某歸

粟于蔡可也蓋定公時晉令不行於諸侯歸粟只是魯事以此

而知楚邱亦惟魯奉令往城也此說當是方氏說歸粟見下說

襄五年冬成陳

左傳見晉楚爭盟門○公羊孰成之諸侯成之曷為不言諸侯

成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在威會皆受命成陳

各還國遣成不復有告命故獨書魯成杜○書於公至之後則

知諸侯各還國而遣成高開

襄十年冬成鄭虎牢

左氏傳見爭鄭門○公羊語與成陳同○孰成之伐鄭之諸侯

成之也或以為魯獨成之魯敢以單師抗楚哉趙鵬飛

經至



定五年夏歸粟于蔡

左傳見歸物門○公羊孰歸之諸侯歸之易為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穀梁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亂也○二傳皆言諸侯歸粟其略而不序何也蔡為楚所困則環視而不能救吳既破楚入郢解蔡圍然後相率而歸之粟非救災恤鄰從簡書之道也故畧言之獨書魯而不序諸侯見其事之末矣汪克不疏引胡寅通旨○公穀以為諸侯歸粟杜注左氏以為魯歸粟二說相通蓋晉以伯令行於同盟而魯與諸侯皆奉命焉經書魯事而諸侯亦在其內也案○與書城楚邱同諸侯各自歸之非若歸宋財之會謀於澶淵故以魯自歸粟為文而諸侯之各歸蔡粟可知矣張自超宗朱辨義○與城楚邱同義蓋魯人獨歸之粟也使諸侯同歸則如會澶淵宋災故書暨某某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三

不書所會 會盟同地再書

九

歸粟于蔡或別書諸侯歸粟于蔡矣知與成陳義異者成非一國所能任也歸粟必壤地相近水道可通魯歸蔡粟以淮也告羅於齊以濟也秦輸晉粟以河也若齊晉宋衛則但能歸蔡財安能輸之粟哉直解○方氏說是也是時晉令不行於諸侯久矣不能救蔡蔡既以吳勝楚無為復令諸侯歸粟蓋淮泗通流舟漕易致故蔡告羅而魯歸之耳葉西○汪氏說見歸物門

○會盟同地再書

書重詞復有大美惡褒貶辨

會盟同一地者止書盟而不書會舉重也會盟同地並舉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葵邱尊王之事美之大也于宋平邱畏楚之事惡之大也事異文同所謂美惡不嫌同辭葉纂傳五年胡安國李廉汪克寬○胡傳傳五年曰再言首止者王將以愛易世子齊桓定其位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得於僖九年曰再言葵邱者五命以明王禁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於襄二十七年曰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列國南向朝楚故會盟同地再書以貶之

於昭十三年曰矜其威力恐迫諸侯信蠻夷之訐絕兄弟之欲為戰國罔察恐喝之漸惡其競力不道故詞繁不殺

先儒謂會盟同地再書其地必有大美惡焉非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其禮本異書會而不書盟者專行會禮也書盟而不書會者專行盟禮也既會而盟則書會又書盟所以見事實也其同地而再書者所以別於異地也襄二十五年諸侯會于夷儀同盟于重邱是會盟異地兩書其地者也異地者既兩書則同地者安得不再書其所以異於梁梁者俱梁盟之月即會之月安得再書其地首止葵邱則夏會秋盟平邱則首月會仲月盟安得不再書其地方苞直解通論○既會逾時而盟非若會盟同時同月可作一條書也作兩條書則不可不再言地非有別義張自超宗朱辨義○會盟同地重言其地者以盟與會非一事無論同地與否必志盟之地無竟書諸侯盟者徐庭垣管○會盟異時必重書其地書法不得不爾曰書之重詞之複其中有大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三

會盟同地再書

三

美惡非也陳遷鶴○愚按胡傳以書重辭復為有大美惡焉諸儒主其說者謂會與盟異日不重書地者非甚美甚惡也如新城雞澤不得與首止葵邱同梁梁不得與于宋同也方氏等駁之據經會盟異地必兩書其地故同地亦必再書以別於異地之會盟而於同地不再書者新城雞澤以為諸侯始將為會及期而改為盟非兩事也俱梁既會而盟不再書地者盟之月即會之月也異於首止葵邱之踰時平邱之踰月故也今攷經文首止葵邱于宋平邱之再書地皆隔時隔月隔事也隔久故再書之以見其盟地即會地也新城雞澤俱梁不隔時月俱梁之盟即會地自可見故不再書地而新城雞澤不言會于某與會某盟于某同文其為止行盟禮故止書一地誠如方氏張氏之言至於蜀之會盟雖不隔月而有獨會眾盟之別其各自書地係兩事又不同也會盟同地再書地者皆史文應爾無他意義



也胡傳鑿矣○又按趙氏子常屬辭之說又別亦不確今不采

僖五年夏會于首止秋八月盟于首止

會盟異月故復言首止測義○或會而盟盟而同日是會之

與盟合而為一事矣或會而盟盟而異日是會之與盟離而為

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當然也夫首止

之與葵邱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為一事矣故再書焉

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

日也平丘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紀實也非美之

大而詳其辭也制川釋義引○胡氏以為美之大者非也桓要

結諸侯私會世子雖功之首亦罪之魁同地再書以時遠耳陸

胡傳○會盟不同日者必再書其地不問同地異地也此史文

之常惟梁諸侯會而大夫盟特變其文不再書地或謂梁

春秋屬辭例編 卷十三 會盟同地再書

盟之日即會之日以傳考之並不見其同日也葉西○積齋曰

會王世子在夏盟諸侯在秋有一三月之差故不得不再言其

地乃書法當然何大美之有華學泉

僖九年夏會于葵邱九月盟于葵邱

會盟不同月不得不再書地胡氏以為有大美惡非也朱朝瑛

成二年會于蜀盟于蜀

穀梁曰會盟同月而地會又地盟以公之得其所申其事也非

也會時一國盟時十一國此乃兩會各自書地何申之有劉敞

襄二十七年夏會于宋秋七月盟于宋

胡氏以再言地為貶非也夏會秋盟間有他事故必再書若此

盟之惡不待再言宋而見陸榮胡○不同日例應再書地葉西

昭十三年秋會于平邱八月盟于平邱

再舉平邱者會盟不同日也葉西

會盟同地不再書

文十四年夏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

酉同盟于新城

襄三年夏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知子齊世子

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此二條高氏葉氏說見會盟異日門

襄十六年春三月公會晉侯等于梁梁戊寅大夫盟

地會不地盟依文義為緣上而盟會同地例宜再見如會盟于

首止會盟于宋是也此以君會臣盟同地不再見臣事統於君

事也大夫雖專春秋終以君之事為主此屬辭之體也高謝然

○盟不地

春秋屬辭例編 卷十三 會盟同地不再書

盟必書地惟他國大夫來魯盟及魯君大夫往他國盟不地各於國

中故也高開集注

衛及狄盟不地者盟於狄也就狄廬帳盟也書衛人侵狄及狄盟猶

言公如晉及晉侯盟指其所居之處故不言地傳三十二年胡

及盟而言其地者盟於國都之外也高侯之盟是也及盟而不書其

地者盟於吾國之都也荀庚良夫之盟是也趙訪金

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閔二年冬齊高子來盟

僖三年冬公子友如齊蒞盟

僖三十二年秋衛人及狄盟

文二年春及晉處父盟

不地者盟晉都杜○盟於晉之都而君不出恥甚矣張洽



文三年冬公如晉公及晉侯盟

文七年冬公孫敖如莒泣盟

文十三年冬公如晉公及晉侯盟

文十五年春宋司馬華孫來盟

宣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成三年冬荀庚孫良夫來聘及荀庚孫良夫盟

成十一年春卻棼來聘及卻棼盟

襄七年冬孫林父來聘及孫林父盟

襄二十九年夏杞子來盟

昭七年春叔孫舍如齊泣盟

定十一年冬叔還如鄭泣盟

○戰不地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三

盟不地

戰不地

重

桓十三年春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穀梁不地於紀也○孫氏胡氏皆以爲戰於紀兒主兵首書門

○左曰不書所戰後也非也公卽不及其會期而及其戰期沒

會地亦當舉戰地何故反沒戰地乎以例理推之前年我師及

鄭師戰于宋故宋來報怨而齊實主之故齊序於上戰於魯故

不舉地劉敞○此戰先儒多主穀梁謂戰于紀其實當以公羊

爲正蓋宋怨魯鄭伐之故連三國之師造於城下無四鄙城邑

可書故不地也使戰于紀則當書齊侯宋公衛侯燕人伐紀公

會鄭伯救紀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事乃明著何爲故隱其

辭使人莫辨哉日講○戰未有不地者而此戰不地使戰於

紀則當書四國伐紀戰於齊則當書公會紀侯鄭伯伐齊蓋齊

宋之怨結於紀鄭而魯居其間故四國來伐而魯援紀鄭以拒

戰也其不書伐我何也春秋之初魯爲東方貴國諸侯未有加

兵於魯者故十年書來戰于郎此年戰而不地皆舊史諱伐之

辭也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其不地者於衛也則內戰而不

地由於來伐可知矣其屬辭異於郎何也迫國都也凡伐我至

城下則不書四鄙卽此義也方苞○方氏曰四國來伐而魯援

紀鄭以拒戰也其說本公羊但謂齊宋之怨結於紀鄭乃舍紀

鄭而代魯於情理不順竊意郎之戰齊未能得志於魯至是又

結衛宋燕來伐而魯所以援紀鄭以敵之者紀與魯親而鄭與

宋仇也外兵以齊爲王故序於宋上紀侯爵故序鄭上其戰不

地城下之師公羊所謂近於圍也不書伐者兵薄國都諱之耳

葉西○穀梁曰其不地於紀也范注春秋戰無不地於紀戰無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三

戰不地

重

爲不地鄭康成謂於紀之紀當爲已字之誤謂在魯龍門城下

之戰故不地楊疏引春秋考異郵及何注公羊亦同然則非在

紀國李榕○按此數說皆以爲戰於魯其義較長公羊不地

近也正與穀梁義同故 御纂直解亦主魯與齊戰見齊魯交

兵門沈氏裴比事據郎與奚戰皆魯地書地駁先儒戰於魯不

地之說以爲或是史失其地而不書史闕失固容有之若郎奚

亦皆不書伐則如方氏以爲春秋初諱伐之辭亦通也

莊二十八年春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不地者戰於衛也孫復○不地略之也以伐日戰方至其境

耳故志曰不志地御纂

○會盟以國地者國主與盟亦有與盟者



盟地者國主不復序之於列以與在其中可知故也隱元年

凡盟會征伐以國地者國亦預焉然亦有即于國外而國無預焉者

僖二十七年書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公會諸侯盟于宋宋

公在圍則諸侯會於國外宣十五年書楚子圍宋公孫歸父會楚子

于宋宋在圍則歸父會於國外也各於事攻之則見之矣葉夢得春秋攷

愚按葉氏西春秋究遺謂齊之盟不序齊宋之會不序宋是聖人歸

咎於此二國只將下三字重讀而聖人語氣自見說似有理其實非

也盟以國地國主不復序之於列杜孔義當無庸另說

隱元年秋及宋人盟于宿

宿亦與盟魯宋俱人宿君必不親與知宿亦大夫盟也杜注孔疏

穀梁以宿為邑非李廉會通

桓十四年春公會鄭伯于曹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三會盟以國地者國主與盟

杜氏吳氏季氏說見內參會門

桓十六年春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僖十九年夏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見宋楚爭盟門。曹之南邾非其國都故不以國地未必以不

致餽之故杜注恐未確葉西

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左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

之好也。地於齊齊與盟杜注。楚有乘間伐興之志而齊孝引

之國都與盟桓之烈未遠今乃與楚刑牲歃血於其地乎葉西

僖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見中國夷狄特會盟門

僖二十七年冬公會諸侯盟于宋

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杜注。李說見下

襄二十七年夏會于宋秋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宋為主人地於宋與盟可知杜注。宋為列國樞紐晉文晉悼之

典皆以救宋卻楚成功而楚之爭伯始於宋楚之分伯亦成於

宋焉其爭伯也始焉楚成有宋之圖繼焉楚莊有宋之圖其分

伯也始焉有宋之盟終焉又有宋之盟宣十五年宋楚為平已

開天下南北之變至是向戌以弭兵為名驅諸侯而交見於楚

廷宋其春秋之罪人歟兩書宋為地主首禍在宋也李廉會通

○兵以國地者其國亦與戰

桓十二年冬及鄭師伐宋戰于宋

地以宋則宋與戰可知孫復尊王發微

○與會不書附駁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三會盟不書

成二年冬盟蜀蔡侯許男不書

左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傳載楚師救齊蔡景公為左計靈公為右

方說見晉楚爭盟門

成十二年夏會瑱澤鄭伯不書

駁辨見晉楚爭盟門

襄二十七年夏會于宋齊秦邾滕宋之大夫不書

按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

地主與盟可知故但序九國大夫杜注。駁辨見爭盟門

襄三十年冬會澶淵魯叔孫豹不書

直解高氏張氏辨說見書人門。魯大夫會諸侯之大夫乃襄

周之常左氏以為諱魯大夫謬甚城虎牢會敗皆書何獨此不

書公會荆蠻猶不諱何獨諱此是會魯不預爾袁梅清答問



傳以不書魯大夫為諱程子胡氏因之非也上明著魯之會  
蔡葬矣今諸侯之大夫衆會而以不能討蔡沒魯卿其義何居  
左氏意以伯姬魯女諸侯謀宋災魯未有不與者不知是會魯  
實不與也蓋謀歸宋財乃鄰國相卹之道魯與宋為婚姻重閔  
伯姬使卿共葬事則賻贈之禮必厚相卹之事必多不但如諸  
國之僅歸以財故是會轉不與耳直解○會無魯大夫魯未姻  
也蓋會葬時已歸財矣此會魯不與故不書傳曰諱之非也于  
稷成宋亂何以不諱公附駁辨  
○與兵不書附駁辨

隱五年秋邾人鄭人伐宋王師不書

鄭以王師伐宋不書王師蓋鄭莊是時為王卿士擅與天子鄉  
遂之兵非王室遣將故不書汪克寬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三 與會不書 與兵不書

僖二十八年夏晉齊宋秦及楚戰城濮陳蔡不書

楚告文畧也杜○陳蔡自以其師從楚右師統於楚故不書猶  
哀十年會吳伐齊不書杜○凡諸侯以兵屬夷  
狄不序城濮陳蔡伐吳宋華費遂鄭大夫吳伐齊邾子邾子  
之類趙汭屬解

文十年冬楚子蔡侯次于厥貉陳鄭宋不書

按杜注謂三君失位降爵故不列於諸侯不書高氏閻李氏廉  
從胡傳謂楚欲憑陵諸夏惟蔡首附楚故書以罪之三國厥後  
同盟新城非若蔡之堅服楚故免其從楚之罪皆非也○傳有  
宋陳鄭而經無之蓋陳鄭與會不與次從家氏宋則逆於次厥  
貉之後均不得書杜注據為左右孟以失位削之則田孟諸與  
次厥貉自二事不得混也高閻然○張氏駁胡傳見楚滅蔡門

成六年春衛孫良夫帥師侵宋晉伯宗鄭人不書  
非卿畧之也趙汭○葉說見下襄十九年按家氏謂不與晉人  
襄十二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秦師不書

傳云楚子囊秦庶長無地而秦不書楚人率秦專罪楚也高閻  
襄十九年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晉欒魋不書

晉欒魋果從孫文子伐齊經不應不書杜氏張氏以為兵并於  
林父亦不可據何則左氏曰欒魋帥師矣則非師少也不應晉  
為盟主而反并於衛程端學○傳晉欒魋從伐齊杜注兵并  
林父不別告也按聖人因史作經凡侵伐列序諸國皆魯史舊  
文此經不列晉者以欒魋非卿晉不以告故耳與成六年傳稱  
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維之戎陸渾蠻氏侵宋  
而經止書衛孫良夫不序晉其義正同葉西○餘見書伐門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三 與兵不書

昭四年秋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宋華費  
遂鄭大夫不書

昭二十六年夏公圖成齊師不書

說見內兵書君將門

昭二十三年秋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楚師不書

說見吳楚交兵

哀元年秋齊侯衛侯伐晉魯師鮮虞人不書

據傳魯及鮮虞之師在焉春秋以齊衛首惡故沒魯而畧鮮虞  
高閻○齊衛伐晉以救范中行也魯師預伐而不書為魯諱也  
黨叛而伐晉亂臣賊子同惡相濟此季氏所為也詳說○不  
書為內諱伐盟主也趙汭○經不言魯師諸說不取陸淳辨疑  
哀十年春公會吳伐齊邾子邾子不書



趙說同上。葉氏曰：邾邾不書，杜注云：兵并屬於吳，不列於諸侯，非是。邾隱公方奔在齊，豈能從吳反伐齊？其妄可見。程端學

哀十一年夏齊吳戰艾陵，不書公。

戰不書公者，書及吳我師戰不可也。書及公吳戰不可也，先言

公會吳伐齊，繼書及吳戰，則公與兵可知矣。高閏○將戰吳子

呼叔孫賜之甲，劔鉞則魯與戰矣。其不以與戰之辭言之者，諸

侯以兵屬夷狄，皆不序也。趙游○按二說以魯為與戰，不如何

劭公呂居仁高雨農以為不與戰之說為正。見書伐而戰門

○王臣與會與兵不書附駁辨

倍二十八年夏盟踐土，王子虎不書。

杜孔趙陳說劉程駁辨俱見王臣不與盟門總論及本條下

宣七年冬會黑壤，王叔桓公不書。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三 與兵不書 王臣與會與兵不書

五

孔疏見王臣不與盟門總論。○傳言盟已與經不合，所云王叔

桓公臨之及公見止，俱諱不書近誣，不取。陸道集○諸侯會盟

而王臣臨之者多矣，未有不書。柯陵雞澤平邱是也。唯葵邱之

盟，宰周公不與，則復書諸侯盟葵邱，此會王叔桓公果在焉。何

以不書？既已無據矣。所謂公不與不書者，尤非是。誠或有之，亦

當如平邱書公不與盟，何諱之云？大抵經書會而傳增言盟者，

不一皆無所考證，要之當從經也。葉夢得

哀十三年夏會黃池，單平公不書。

孔疏趙陳說見王臣不與盟門總論及本條。顧說見吳晉爭盟

以上與會不書

文三年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王叔桓公不書。

桓公不書，示威名不親伐也。杜○若王叔桓公同伐，則何以不

書於經。葉夢得

成十三年會伐秦，劉康公成肅公不書。

二公不書，譏不在王室。例在文三年。趙游○葉氏曰：王卿會

伐，未有不書。二公誠行安得不書？杜預謂兵不加秦也。既言會

則當書矣。况後言麻隧之勝，則兵非不加秦也。程端學○書劉

成於晉侯之上，則疑於朝京師奉王命而伐秦矣。方苞○書劉

定八年秋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成桓公不書。

傳士鞅令成桓公侵鄭，杜注桓公周卿士不書，監帥不親侵也。

○執蓋假王師以討貳，也不書，不予其假也。鄭文

以上與兵不書

○內外會盟不書

外特相盟，會告則書，不告不書。常事不書，非常則書。盟會於春秋常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三 王臣與會與兵不書 齊魯會盟

手

也。於王者非常也。陸三年盟石

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所以長亂。故外盟來告者乃書。程子

夷夏會盟，關天下之故而後書。非中國夷狄所以興衰不錄也。趙游

盟于鄧，隱十年盟于犂，僖元年盟于戚，襄五年公在會而不書盟，以理推

之會在盟前，知非後盟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也。杜氏

春秋所以維王迹也。會盟有見於傳而經不書者，或大故無關或煩

而可省，諸儒以為惡而削之，諱而削之，皆非也。張自超○宗朱

隱元年公子孫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左不書非

隱七年宋及鄭平盟于宿，不書。左不書非

隱十年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不書。盟于鄧，宣春宋氏曰傳載鄧

見焉。蓋傳雜諸國傳記而作也。愚案經言二月傳言正月

僖元年會于榿，盟不書。傳言盟不書



注一盟不書不告

藩衛侯三國敢拒之乎故知此傳謬甚難疑



哀十三年會黃池盟不書傳言七月辛丑盟○杜注曰吳三盟不書春秋諱之也趙訪曰哀七年會鄆傳言盟于鄆而十三年會黃池傳言盟不書者不于吳主盟也皆未是○經書會不書

盟單平公若在焉則亦當見經所謂諸侯者無有也杜預謂諸侯既盟故不擇且吳晉爭而吳先固可以為恥今卒先晉人又何恥乎經既不書盟則此言皆非實錄○吳語云吳先歆非也經但書會不書盟諱之

以上盟不書

隱八年盟瓦屋不書會于溫傳見外特盟○杜注會不以告也

隱十年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不書杜注會不書不告於廟○按傳在會伐宋敗宋之前

文十年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不書傳會于息遂及蔡侯大夫厥貉將以伐宋

成九年鄭伯會楚公子成子鄧不書傳楚以重賂求鄭故會

襄五年救陳不書會于城棣傳諸侯成陳楚子襄伐陳會于城棣以救之○杜注公及救陳而不及會

故不書會

昭五年鄭伯會晉侯于邢邱不書傳楚如晉道女晉侯送女於邢邱故鄭伯會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三 內外會盟不書

昭十一年單子會韓宣子于戚不書

哀元年齊侯衛侯伐晉不書會于乾侯傳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師虞人伐

晉取棘蒲

以上會不書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三終

卷十三補

會盟書所為門會澶淵

公羊曰會言所為錄伯姬也春秋為女子之死不得其所而錄之是何夫子之志不廣也穀梁曰不言災故無以見其為善澶淵之會中國夷狄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

如其說善宋之盟其曰宋災故而不曰弭兵故何也名賢歷代確論東坡

日弗遇等門成十六年條下

會沙隨不見公公羊以為公幼妄也成二年公之子公衡為質於楚即公衡之年至是亦不幼而況成公哉梁玉繩

與兵不書門 襄十一年秋楚子鄭伯伐宋 秦師不書

如左氏說經當書楚子鄭師秦師伐宋今不書秦則無秦師也杜氏謂秦不與伐而還夫楚伐鄭有餘力也乃乞師于秦至伐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三 補

宋而又還秦師無是理也崔端學三傳辨疑

宋而又還秦師無是理也崔端學三傳辨疑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四目錄

征伐總論

內兵君將書君大夫將書帥師書將書師書人本公羊說詳諸家辨證

師哀貶辨文公以前文公以後稱人稱師義異書書書名書人書

征伐在諸侯則君將稱君大夫將稱人用衆稱師前公羊例諸家辨說已采另編此篇於後本趙

兵之卿書名氏非卿稱人用衆稱師氏屬解據諸家以改正之

苗邦等小國秦楚不入例

承上略辭書師

君將大夫將書師沒公書師貶詞辨貶楚書師辨

書師通稱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四目錄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四

錢唐張應昌

○征伐總論

春秋紀兵曷無曲直之辭歟兵者殘殺之道滅亡之由故王者制之

王政既替諸侯專恣仇黨構而戰爭興王度滅矣紀師無曲直之異

所謂無一其罪也其差者彼善者惡甚存乎其文陸清纂例

征伐非諸侯所得專也諸侯專之猶曰不可況大夫乎隱桓之際諸

侯皆專而行之宣成而下大夫皆專而行之無王甚矣孫復尊王發微隱二年

兵以安民也救災卹患謂之仁去亂除害謂之義故古者征伐命出

於天子所以防暴橫而安邦國也周衰諸侯專征伐出不以時行不

以正或貪利以爭土田或報忿以殘都邑結怨連禍日尋干戈而生

民有糜爛之患矣春秋書伐書侵書戰書圍書人書取書滅罪諸侯

用兵之虐也李明復集義引謝混以義伐不義者治國之伐也以不義伐不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四 征伐總論

義者亂國之伐也春秋以義行伐者寡矣若夫彼善於此惡有重輕

則觀其事而得失見矣又○伐而戰戰雖有功不若伐而不戰之爲

善也況戰而無功者乎伐而入雖有義不如伐而不入之爲善也

況入而無義者乎伐而圍圍雖以直不若伐而不圍之爲善也況圍

不以直者乎伐而取取雖以順不若伐而不取之爲善也況取不以

順者乎凡書伐於前而書戰入圍取於後皆甚其惡也又

古聖王建邦分土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邦國之制焉

有千雉百雉三之一五之一九之一之城池焉有井邑邱乘縣都之

夫數焉有十乘百乘千乘萬乘之車數焉有伍兩卒旅師軍之制焉

蓋封建公天下之大端井牧均天下之大法二者並行不悖而天下

治是以等威之分立爭奪之患消周衰小役大弱役強邦國等衰城

池大小之制寢以不明王畿不能備六師牙璋不能令邦國王人會



伐惟侯伯之命王師伐救非有征之師若乃晉僭天子之制而作六軍齊更井田之舊而作內政鄭尚徒兵作邱賦楚爲偏廣賦車馬慢其經界亂厥典常夫家之法廢而民數不可詳民數不可詳而車乘漸變古先王之制日以廢壞程公說分紀征伐書序

當隱桓間雖師旅更興而諸侯之權未奪於臣下侵伐之事亦未至紛亂無節也二霸之後權雖稍移於臣下而歷晉數君猶能主中國會盟侵伐之柄當時附中國者悉稟晉命有叛盟即共討之權猶有所屬也逮定哀之間晉不足以主盟征伐四起交亂天下國君弱於大夫齊晉夷於魯衛求如悼平之時且不可得況二霸乎沈某此舉

程子言諸侯不稟命天王擅相攻伐而責受兵及戰者此語未允當時天子僅守府上告何益方伯失職即齊晉主霸是非曲直不盡公鄰國皆狡焉思啟訴之方伯鄰國亦何益小國困敝貼於危亡非與

春秋屬辭例編 卷十四 征伐總論

二

之戰坐見削弱俘執耳既被侵伐復受咎責何以服其心顧奎光隨筆

公羊傳曰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莊

年劉氏曰圍未必重於戰不可詳圍而畧戰愚謂春秋書伐而戰者

有矣如桓十二年書及鄭師伐宋戰於宋然則言戰不言伐者非也

程端學三傳○公羊說雖近是然戰圍滅入事本不同難以舉爲大

例且伐取伐圍固多兼言蓋舊史從告或詳或畧爾馬驥左傳辨例

侵伐不書戰者或服而聽命或守而不出本未嘗戰也書戰先書伐

者兵薄其城邑而後出戰也其不先書伐者兵未至而逆與之戰也

入而先書伐者攻圍久而後入也兵甫至而即入者不書伐葉西宛遺卷首

胡傳解用兵字例前人多駁之今不采

○內兵君將書君大夫將書帥師書將書師書人本公羊說附諸家辨證

文公以前文公以後稱人稱師義異辨 書師書名書人書

公羊傳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注疏將尊者謂大夫也將卑者謂士也師衆者滿一千五百人以上也師少者不滿二千五百人也隱五年衛師入鄭

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君將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旅以其可知也卿行不合師從帥領一師故師將並舉言某帥師也其師少者卿自須見故惟舉將名也大夫位卑者名氏不合見經故言師不言將也若一旅之衆則例所不書大夫位卑又名不當見則稱人與盟會卿書名氏非卿則書人同隱二年莒人入向孔疏

君行則師從君親征伐雖用大衆不稱師見師者人君所當有也卿行則旅從大夫專兵必稱師見師者非人臣之所得專也陳則通提綱

大夫與師等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

春秋屬辭例編 卷十四 內外兵君將大夫將與稱

三

師衆則並書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帥之選也宣二年胡傳

公羊稱帥師稱將稱師稱人之例以襄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徵之信然同役而或稱師或稱將則或將卑而師衆或將卑而師少

可知矣其師將並書者必將尊師衆不稱將不稱師而稱人者必將

卑師少又可知矣但自文二年晉陽處父伐楚救江然後霸國大夫

以名見自成二年戰鞏然後列國大夫以名見自成以前衆則稱師

少則稱人不辨其將之尊卑也自成以後則帥師會伐而以名見者

卿也或稱人或稱師者大夫也其稱人稱師同而所以稱人稱師者

異矣自宣以前軍旅之事百二十有五而稱師者三十有八自宣以

後軍旅之事百七十有六稱人者二十而小國居其八蓋列國君臣

無不阻兵安忍而輕用其民者矣此春秋變爲戰國之漸也方苞通論

以公羊傳例考之惟將卑師衆稱師一語確不可易其餘殊不盡然



將尊者既以名見文公以前外兵何以並無稱將稱某帥師者乎蓋大夫未張之時大夫將皆稱人所以別於君之自將非特將卑師寡者而已卽將尊師衆與將尊師寡者其詞一施之以其皆承君命以行事故槩之以人此按之文宣以前之春秋而可知者也及後大夫既張乃稱將稱帥師不復以人槩之矣葉西元遺

公羊之將卑師衆曰師將尊師衆曰某帥師然則春秋前半外諸侯多書帥不書帥師者皆非卿大夫將乎不合用大衆而悉卑其將也不可以通矣蓋不以著大夫之強則不必名其人耳張自超宗朱辨義隱五年

愚按諸家駁辨公羊例誠是也趙伯循因謂公羊例施於內師則可施於外師則不可然如宣六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成三年晉卻克衛孫良夫伐麇咎如之不書帥師劉氏敝何氏休據以爲將尊師少之證陳止齋以爲二國會伐不言帥師則襄十年何以書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又如襄二年侵鄭晉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四 內外兵君將大夫將異稱 四

宋書師衛書甯殖不可謂非將卑師衆將尊師少之別也襄十六年會伐許晉衛書將宋書人不可謂非將尊將卑之別也則趙子常指公羊例爲史法者誠有之特聖經之法有政在諸侯時與在大夫時名稱之異不可爲公羊例所拘耳今以公羊例列於前附諸家辨說而另編征伐在諸侯在大夫書法於後以上辨公羊例

有書滅而爵之者如楚子滅蕭是也若以爵爲褒滅人之國何善可哀有書救而人之國之者如齊人救邢吳救陳是也若以人國爲貶恤人之患何惡可貶春秋據事爲褒貶非以人爵爲褒貶呂大圭或問

諸儒書爵之說同一楚子伐鄭在宣四年謂書爵子之宣九年謂書爵見其陵暴中華宣十年謂書爵直辭不以楚爲罪焉書楚子入陳謂子其討賊書楚子伐徐又謂書爵非子之也以不誅誅之也卽一楚子之爵或以爲褒或以爲貶或以爲無褒無貶又如僖四年齊侯

等伐楚僖二十二年宋公等伐鄭文元年晉侯伐衛宣十四年晉侯伐鄭以書爵爲褒也而僖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文四年晉侯伐秦宣六年齊侯滅萊則又以爲書爵愧之也賤之也目其人而貶之也何其說相懸如是章漢圖書編系

諸儒忽以稱人爲貶忽以稱爵爲貶忽又以稱爵爲無貶皆非也莫善於齊桓之伐楚次陞而書爵莫惡於楚成之執宋公伐宋而亦書爵後世將何所取信哉夫諸侯非有王命不得興兵凡書伐皆譏也而其罪之輕重則各以其事見豈關稱人稱爵顧棟高大事表綱領篇

先儒每以春秋書人爲貶稱名稱帥師爲無貶於前半書人有貶之外義不可通則以爲將卑師少後半有稱名稱帥師而事極惡者義不可通則以爲不待貶絕而惡自見於是褒貶失實而是非亂矣不知春秋於外大夫前不書名者政不在大夫義不係乎名其人也後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四 內外兵君將大夫將異稱 五

則政在大夫義係乎名其人則名之其有不係乎名其人者則亦畧而人之也以內大夫言之隱之世書帥師三其二則助逆之公子翬也桓之世無專師之大夫故及齊師戰奚及宋衛伐邾皆不名大夫也莊之世書帥師一則弑君之公子慶父也僖之世書帥師五一公子友一公孫茲一公孫敖以著三家之始其二則助逆之公子遂也

文之世書帥師三敖遂皆不復著其一則季孫行父以著行父之當國其二則叔彭生以著彭生之不得其死也宣之世書帥師一則著公孫歸父之繼仲遂而用事也成之世書帥師三其一則四卿並將其二則以著叔孫僑如之專魯師而其卒至於奔也襄之世書帥師

五一季孫宿一宿與叔孫豹一仲孫速一叔孫豹一仲孫羯以著魯政之在三家也昭之世書帥師四則叔弓專師者三參季仲者一定哀之間則專將並將皆三家矣觀於內大夫之書帥師皆有義存乎



其間則外大夫之稱名稱帥師可槩以爲無貶哉外大夫書帥師自  
晉始晉大夫書帥師自陽處父始其次卻缺又其次趙盾趙穿處父  
見殺盾穿弑君其人可知矣宋始帥師者華元鄭始帥師者公子歸  
生衛始帥師者孫良夫惟齊則書帥師最後始於高厚其次崔杼華  
元孫良夫專國歸生崔杼弑君其人可知矣然則春秋於外大夫書  
帥師猶之書內大夫皆有意於其人非但以記其事也故凡書  
帥師皆以著其人之擅兵權雖如士勾伐齊聞喪而還及他書伐書  
救之類事非不善而其人帥師之專則不可以恕而沒之也其可漫  
然讀其文不尋其義而以爲春秋無貶哉張自超宗朱辨義昭十五年  
以上辨名屬褒貶例

○君將書君

隱七年秋公伐邾

公伐之文凡六而隱桓莊僖之時居其四內臣伐七而文宣以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四 君將書君

六

來居其五用見莊僖以前政出於諸侯故侵伐之事國君專之  
者多文宣之後政出於大夫故侵伐之事權臣專之者多沈氏

隱十年夏公敗宋師于菅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

莊十年春公敗齊師于長勺公侵宋 夏公敗宋師于乘邱

莊十一年夏公敗宋師于鄆

莊二十六年春公伐戎

僖元年秋公敗邾師于偃

僖二十一年冬公伐邾

僖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僖二十六年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僖三十三年夏公伐邾取訾婁

文七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宣四年春公伐莒取向

宣十八年春公伐杞

是後內不言君將征伐在大夫矣陳傳良後傳

襄十五年夏齊圍成公救成至遇

高氏陳氏說見兵書至門

昭二十六年夏公圍成

齊侯使公子鉏帥師從公不書齊師者景公怵於邪說爲義不  
終故微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齊侯之不能修方伯之

職具見胡○齊謀納公若齊侯自行當書曰公及齊侯圍成使

公子鉏帥師亦當書曰公以齊師圍成今直書曰公圍成惡齊

受賂雖得其師不足以也莊克寬纂疏引王○外畧齊師內諱及戰特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四 君將書君

七

書公圍成雖若爲國諱恥而尊尊之義愈至趙游○天子令行

於天下諸侯令行乎一國春秋時天下無王而諸侯擅命故有

王伐鄭之事陪臣擅國而權在私家故有公圍成之事高閏集注

定六年春公侵鄭 八年春再書公侵齊 十二年冬公圍成

自宣十八年後魯無君將者八十年定公一侵鄭再侵齊一圍

成皆書公則三桓既微之微也然非公室能張逼於陪臣耳李

通○令中軍以後公室無民矣而公數帥師蓋三家之兵使公

將之事畢各反其所隸猶魯盛時公室之兵使大夫將而事畢

仍歸於公耳魯之衰也君而轉供大夫之職矣方苞直解

哀七年秋公伐邾

方氏郝氏說見魯政下逮門

以上內兵書公將者二十三



隱十一年秋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桓十三年春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

桓十五年冬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移伐鄭

桓十六年夏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僖四年春公會齊侯等七國諸侯侵蔡遂伐楚

僖六年夏公會齊侯等五國諸侯伐鄭圍新城

宣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

成三年春公會晉侯等四國諸侯伐鄭高氏家氏張氏說見晉楚爭盟門

成七年秋公會晉侯等八國諸侯救鄭

成十年夏公會晉侯等五國諸侯伐鄭

成十三年夏公會晉侯等八國諸侯大夫伐秦

成十六年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四 君將書君

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等六國諸侯大夫伐鄭

又冬公會單子晉侯等六國諸侯大夫伐鄭

襄五年冬公會晉侯等六國諸侯救陳

襄九年冬公會晉侯等十一國諸侯伐鄭

襄十年秋公會晉侯等十一國諸侯伐鄭

襄十一年秋公會晉侯等十一國諸侯兩伐鄭

襄十八年冬公會晉侯等十一國諸侯同圍齊

定四年春公會劉子晉侯等十七國諸侯大夫于召陵侵楚

哀十年春公會吳伐齊

哀十一年夏公會吳伐齊

以上內會外師俱書君將者二十二內書公外夷舉號者二

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莊二十六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莊二十八年秋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以上內會外師內書公而外書人

隱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桓十年冬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僖十年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前伐山戎書齊人文定以爲齊侯貶稱人此亦齊侯何以不稱

人示貶春秋褒貶在事及前後之文不在書人書爵張自超宗朱辨義

僖十五年冬晉侯及秦伯戰于韓

僖十八年春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僖二十二年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又冬宋公及楚人戰于泓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四 君將書君

僖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僖二十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晉侯入曹

又夏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

文元年夏晉侯伐衛

前伐許張氏責其忘喪毒民今喪未滿伐衛王氏以爲克續父

功繼爲盟主春秋責之何所見各殊也總是泥於例以稱人爲

貶故曲求其所以貶之之故以舉爵爲褒故曲求其所以褒之

之故也如以爲忘喪毒民則伐許伐衛宜一例從貶如以爲克

續父功繼爲盟主則不特伐許伐衛即敗秦敗狄宜一例從褒

要之春秋之義原不以稱人舉爵爲褒貶也大夫將則稱人君

目將則舉爵陳氏以爲苟其君意雖卿帥不書亦非也舊史據



赴告傳聞而書書事非書意也其出於君之意與否史氏何從知之夫子因魯史作春秋其遠年以前之人之意又何從知之亦據其事之實而已觀下文書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則知晉侯親將也又汪氏以爲文宣以後大夫專政凡侵伐會盟君雖在而大夫任其事故經書晉侯而傳言大夫亦未盡然也文宣以後大夫專政如大夫主其事則直書大夫之名此時晉大夫尙未能專襄公之政此後垂隴之盟士穀主之救江之師陽處父帥之春秋譏襄公之失馭則直書名以著之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文二年春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

文四年秋晉侯伐秦

稱晉侯胡氏以爲貶非也君將例稱晉葉西○張氏自超說見秦晉交兵門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四 君將書君

十

文十年冬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文十一年春楚子伐麇

文十五年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文十七年夏齊侯伐我西鄙

宣元年夏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又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柴林伐鄭

宣三年春楚子伐陸渾之戎

宣四年冬楚子伐鄭

宣九年夏齊侯伐萊

齊兩伐萊皆書齊侯罪齊侯之陵小國也如以舉爵爲無貶失春秋義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宣十年冬楚子伐鄭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四 君將書君

十一

宣十一年冬楚子入陳

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 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

宣十三年夏楚子伐宋

宣十四年夏晉侯伐鄭 秋楚子圍宋

宣十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成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成四年冬鄭伯伐許

成十五年夏楚子伐鄭

成十六年夏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

成十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

襄六年冬齊侯滅萊

襄十一年秋楚子鄭伯伐宋

襄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襄十六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又 夏叔老會鄭伯晉荀甯殖宋人伐許

襄十七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襄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襄二十四年夏楚子伐吳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襄二十六年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昭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昭五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昭六年冬齊侯伐北燕

昭十二年冬楚子伐徐

昭十六年春齊侯伐徐



書爵非褒也別大夫之專兵也趙鵬飛

昭十九年春宋公伐邾

書宋公伐邾於邾人入郕之後明以晉宋公治邾入郕之罪矣

不必以舉爵爲子之也張自超宗

昭二十二年春齊侯伐莒

定四年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定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定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定十五年春楚子滅胡 夏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哀元年春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又 秋齊侯衛侯伐晉

哀五年夏齊侯伐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四 君將書

哀八年春宋公入曹

哀九年秋宋公伐鄭

既取其師又伐其國舉爵可謂無貶乎張自超宗

以上外兵書君將者六十五合前內會外師書君將二十二

共八十七

○大夫將書帥師書將將尊師卑稱帥師

將尊帥卑稱某帥師大夫專兵權者也帥帥師伐鄭終有爲氏之變

慶父帥師伐於餘邱終有子般之禍專兵之驗也僖以前書帥師九

皆內大夫文以後書帥師百有八列國大夫並強世之相去略同而

帥師多寡不侔蓋其始專權猶寡後則視以爲常克寬纂疏卷二

古者大夫家無私甲有事則授之於廟如鄭授兵於太宮魯莊治兵

於廟武王授師子之類皆可見春秋初此制尙在其後專兵皆是

家有私甲如襄十年子西聞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不聞授之於廟也此古制壞亂處呂祖謙左傳

霸國大夫與諸侯大夫會伐自伐沈始會救自救鄭始古者列國之

兵諸侯帥之以聽於天子大夫不得將也春秋初政在諸侯大夫雖

有將兵不專軍政故外侵伐稱人稱帥猶曰某國人某國師見權在

諸侯也齊桓末年不躬率諸侯救徐而委大夫自是權替蕭楚辨

攷三家強盛之迹公室陵替之由歟亂臣賊子惟得兵權而後動於

惡也其間豈無成季之勲文子之忠獻子懿子之賢穆子昭子之不

忘公室類能保其身而不能保其後人吁魯無駭其首竊權者歟繼

是輩與慶父隱閔之事俱不忍言至僖元年之公子友四年之公孫

茲十有五年之公孫敖三家鼎立已有公室瓜分之兆入杞伐邾又

加公子遂焉三家尙不得專也仲遂竊權之效卒見於文公之末年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四 大夫將書帥師書將

宣公德遂之立已也深愛其子舉國聽之伐邾會齊伐莒魯國兵權

偏其於東門父子之手三家切齒久矣一旦宣公捐魯而歸父爲路

人宜哉成公以後非三家不帥師牽之戰季孫行父將一軍而臧孫

許佐之叔孫僑如將一軍而公孫嬰齊佐之自後臧氏東門氏並不

以帥師見經非三家誰復有師哉此襄公十一年作三軍之兆也侵

宋之役叔仲偕行城成之役叔季偕往蓋以戰牽爲例成襄之世他

臣不復帥師至昭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閱伐莒叔弓乃叔肸之

子不在三家之列而執兵權在叔孫之上者季氏引以爲副也故元

年疆鄆五年敗莒十三年圍費皆使叔弓皆爲季氏也不然作三軍

而公室分爲三舍中軍而公室分爲四尺地一人俱非公有安得有

叔弓者而帥師邪他年公徒脫甲執冰以游左右皆季氏之私人無

季氏是無叔孫氏三家皆季氏之私黨也嗚呼大夫陵公室則陪臣



陵大夫吾邑吾吏至使二卿帥師圍之墮之三家其悔是哉不獨魯也晉大夫帥師自文三年始處父宋鄭大夫帥師自宣二年始華元棘戰大曹衛大夫帥師自成二年始公子首孫而魯諸卿並將亦始於是年列國兵權不屬大夫者蓋寡矣楚大夫帥師始於晉魯之大夫成六年嬰齊伐宋強而列國大夫並強不可復制矣陳則通

觀魯之軍政而盛衰之由可考也隱之世墮冉主兵而有鍾巫之變桓之篇君將者四微者之師四莊之篇君將者十三大夫將者二僖之篇君將者九大夫將者四至公子遂再主兵而權盛矣文繼以息自七年伐邾而外凡役皆大夫而三桓之勢成矣宣公休於三桓之勢獨任歸父以抗之而反為所逐於是兵柄盡歸三桓成襄之世惟霸主在行公乃親會非公能主兵三桓不敢抗霸以取罪耳其餘侵伐皆三桓更將自叔老會伐許而外五十年間未嘗假手羣臣蓋懲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四大夫將書帥師書將

於歸父之事而併力以弱公也昭公終世未嘗親將蓋中軍初毀三桓各私其眾而使公不得近也至定哀而反有親將者民之去公久矣以為不足忌故私家之兵有事則使公將之猶魯盛時公室之兵有事使大夫將之公名為主兵實供大夫之職耳且圖私邑披小弱則三桓尸之犯強鄰結讐黨則公試之據事直書其惡著矣方苞通論唐氏說見大夫主會盟征伐總論

隱二年夏無駭帥師入極大夫專兵之始傳載隱四年羽父專兵之事隱不能制其大夫矣則無駭之師亦豈君命哉書無駭帥師大夫專兵之端見矣君弱臣強之禍此其始也黃仲炎通說○外大夫書帥師始於晉陽處父而魯大夫之專師早見於此則隱公之失馭也自此輩慶父登書帥師而禍亂相尋矣僖公之世三家並書帥師而魯為三家之

魯矣此春秋書內大夫帥師之義也張自超宗朱辨義莊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

慶父莊公庶兄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魯弑君三賊皆由主兵而成公子翬再為主將專會諸侯不由公命仲遂擅兵兩世三軍服其威令久矣其釀禍豈一朝夕之故哉惡慶父之得兵權特書以誌亂之所由也桑杜預胡安國張洵彙纂僖元年冬公子友帥師敗莒師於郚獲莒挈

左傳見莒魯交兵門○書帥師見其擁兵得眾不能討慶父之罪而卒至與師以毒鄰國無罪之民也高閔集注○趙氏說見季氏專魯門

僖二十七年秋公子遂帥師入杞張氏說見此事門隱四年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四大夫將書帥師書將

僖三十有三年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遂專一軍於是再見兵不敢而佳其不為亂階乎程端學本義引趙與樞文十一年冬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穀梁曰不言帥師而曰敗直敗一人之辭也非也不言帥師者師少爾有何可疑劉敞權衡

文十四年春叔彭生帥師伐邾

宣十年秋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東門氏之強不減於季氏仲遂之專自如楚乞師始其後文公庸怠遂權日熾至於廢夫人殺太子立宣公皆遂主之始終見於經者凡一十有九專盟專會專兵專出遂喪未禪而歸父擁使命於齊矣今又帥重兵伐國取邑以自封殖聖人書之蓋為魯憂趙鼎潛○邾子十年不朝伐取其邑甚矣亦歸父欲得兵



權宜公欲以兵權假歸父耳故春秋詳之而書也張自超宗

成三年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書僑如帥師著成公之用僑如專替師也張自超宗

成六年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襄十二年春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郕

宿始繼其父卽首城賜邑季孫行父卒見襄五年經繼而作三

軍襄十取公室邱甸以爲己有今遂取邑自廣家鈔○襄公

之編書救邑二此年救台十五年救成蓋作三軍後魯益弱矣

邾莒而連年來伐况齊乎然季孫救台遂入郕而不忌公親救

成乃至遇而不敢前君弱臣強又可知矣李廉會通○餘見書遂門

襄二十年秋仲孫速帥師伐邾

襄二十三年秋叔孫豹帥師救晉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四 大夫將書帥師書將

襄二十四年春仲孫羯帥師侵齊

昭五年秋叔弓帥師敗莒師于紛泉

昭十年秋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獲帥師伐莒

昭十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內邑也命正卿舉大眾圍其城若敵國然家臣強大夫弱也

語不云乎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上毋以使下季孫意如

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而不忠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而

不禮其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見上文傳出乎爾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

春秋不書內叛而書圍費欲著其實不沒之也胡○費季氏邑

書圍書大夫帥師見家臣之強季氏之無君也家臣以邑叛不

以君命而使大夫討之則大夫非魯之大夫也季氏之大夫也

師非魯之師也季氏之師也如是而欲討則不思之甚也高閔案注

定六年冬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郕

定八年秋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定十年夏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秋再圍郕

二子之圍郕爲侯犯據郕以叛也侯犯之叛爲殺公若也公若

之見殺爲固諫立武叔也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執固諫

定使郕馬正侯犯殺成子立之而卒公若爲郕宰武叔既

公若侯犯以郕叛夫天下無道征伐自諸侯出諸侯失政征

伐自大夫出則陪臣亦叛之矣今叔孫仲孫上不能事其君下

不能御其臣擅興大眾自圍其邑而猶不克則魯之無道可見

矣湛若水○郕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郕叛不書於策書圍郕則

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郕則強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

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強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

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四 大夫將書帥師書將

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已久傾

公室以自強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

切著明矣胡○魯以諸侯而偕天子三桓以大夫而專魯侯犯

以家臣而叛叔孫皆上行而下效也汪克寬纂疏

定十二年夏叔孫州仇帥師圍郕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費

侯犯既奔齊郕可不假力而墮矣必師者恐餘黨有變也季本私考

○墮邑而至於帥師是邑之力足以相抗也高閔集注

哀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三家更將迭出無虛歲皆季氏利邾土地仲叔羽翼之家鉉翁詳說

哀二年秋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哀三年冬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哀六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以上內兵書大夫帥師侵伐者二十四帥師敗外師者二書將不書帥師一

僖十五年春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齊桓合八國之衆救徐而使大夫將桓志荒矣卒不競於楚有諸侯在而使大夫將始於杜邱齊桓爲之也有諸侯在而使大夫盟始於雞澤晉悼爲之也陳傳良○陳說又見下四年侵陳

成二年夏季孫行父賊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

四卿並出肆其忿欲政自季氏出矣故將稱元帥略其副屬辭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著堅冰之戒也胡傳○凡帥非卿不書文三

年晉救江書陽處父不書先僕襄十雖卿也非元帥亦不書據襄七年衛伐曹書石買不書孫則之類書魯四卿是各自帥也宣二年戰大棘書華元不書樂呂之類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四

大夫將書帥師書將

太

自文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佐魯三家之勢成矣於是衛書良夫曹書公子首而賞鞌之功晉於是六卿征伐在大夫不獨魯也以四國之臣戰齊君甚矣陳傳良○戰鞌乃魯卿擅兵之始凡帥師惟主帥得書今四卿並書見羣下知有季孫不知有公室三家專而公室微矣諸卿並將又見成六年侵宋昭十年伐莒定六年圍鄆八年侵衛十年圍郕十二年墮費哀二年伐邾三年圍邾邱甸卒乘悉爲三家所有君孤立而國益不可爲矣晉賞鞌之戰作六軍而六卿專晉之漸亦見衛孫氏秉政世爲卿良夫之子林父實爲亂首逐君立君書曰臣無有作福作威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卻克季孫良夫是矣家鉉翁○晉自蒐被虛作三軍僖二十八年增置三行有中行氏清原之蒐復罷三行更爲上下新軍是有五軍賞鞌之功遂作六軍而韓

厥趙括鞌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矣春秋於鞌戰魯書四卿曹書公子首皆前此所未有也齊履謙○此大夫會伐以名見之始也蓋魯卿各伐其功故並書於策而三國之大夫亦以名

見矣曹大夫終春秋皆稱人而此獨以名見則舊史承諸卿之私意而非有典法明矣穀梁傳書無大夫其曰公子以孔子不

革何也使革之而魯稱元帥曹止書人則諸卿驕恃無君之迹轉不可得見矣又按許行父之佐也嬰齊僑如之佐也蓋是時

魯止二軍故其後三軍稱作方苞○是役據左氏則晉亦四卿卻克士燮樂書韓厥春秋獨書卻克而於魯四卿並書則知其

罪四卿矣穀梁以爲行父卻克孫良夫公子首同時聘齊受一笑之辱左氏亦大略相同其事容或有之然其本意固非專爲

此也晉欲世主夏盟而齊獨以伯主之後抗不與其盟晉景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四

大夫將書帥師書將

尤

將合諸侯故假齊楚結好之名乘機而連兵加齊衛以新築之敗因諸侯之師以報之曹亦爲晉所役而已至於行父之仇齊則全不以一笑之故也宣公十八年間仲遂歸父父子相繼專國用事將無季氏矣季氏之隱忍莫敢如何者宣公在也宣公將薨歸父雖逐而猶在齊若少需以時而苟慢於事齊聽歸父之言起南陽之甲納歸父而盟成公三桓危矣於是急託於晉爲先發制人之計蓋晉有晉之私而巧借必致其死力於齊之行父行父有行父之私而巧借必欲得志於齊之晉也文定責其以一笑之故殘民毒衆猶未得春秋之義也使春秋之義在此則書季孫行父及卻克孫良夫公子首可矣而何以於魯則四卿並書哉又以爲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爲季孫一怒掃境與師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者亦非也行父明欺其主之幼



初不顧夫國之危必一戰勝齊而後齊不生納歸父之心晉德我輔伯之力三桓安而幼主在其掌握也茅堂胡氏以爲公室卑弱四卿擅命各得乎魯之兵權夫臧孫許與公孫嬰齊其能得魯之兵權哉春秋並書以見許之聽於行父而不聽於君嬰齊以先臣之近屬而亦不敢不惟行父之是從焉耳

張自超宗未辨義

成八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襄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郕

悼公此舉其功過與召陵城濮之師同然諸侯不親而大夫爲之則大夫張矣

程端學本義

襄十四年夏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蒍曹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四 大夫將書帥師書將

三

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襄十六年夏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以上內會外師俱書大夫將者七救徐書曰諸侯之大夫者蒙上文盟杜邱之諸侯故不序也

隱十年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書帥師著鞏專軍政而屢帥師所以能黨桓而弒隱

張自超宗未辨義

莊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

僖四年冬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文三年春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

文九年春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宣十一年夏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以上內會外師內書大夫將而外書師者一書人者五舊說

稱帥將卑帥眾也稱人將卑帥少也愚按文公以前外卿帥師皆書人非必將卑帥少惟內大夫帥師早著於經

隱四年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宋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書曰

鞏帥師疾之也○書帥師則鞏專兵可知故單伯會伐宋不言

帥師或問○鞏助衛黨逆也黨逆之臣必自爲逆者也

說○宋苟利於伐鄭而黨州吁無功而還怙終不悛復來乞師

魯君猶思義而不敢從其臣乃勇於輔逆而不可禁蓋鞏也有

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爲氏之禍實權與於擅兵伐鄭之時

說○天下惟大權最不可假人而兵權尤甚凡亂賊之欲動

於惡未有不專主兵權者人主誠能辨之於早逆折其心則弒

逆之萌杜矣故先儒以爲鍾巫之禍自此始

日講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四 大夫將書帥師書將

三

隱十年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僖四年冬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會侵未有書帥師者而公孫茲書帥師會救未有書帥師者而

公孫放書帥師公子牙公子慶父皆賊臣而茲與救皆世爲將

故謹志之公子友敗莒公孫茲會侵陳公孫放會救徐見三家

所從始也

陳傳良後傳

僖十五年春公孫放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成二年夏季孫行父等帥師會晉卻克等及齊侯戰于鞏

以上內會外師內書大夫帥師者五按會外師例不書帥師

莊三年溺會齊師伐衛 十四年單伯會伐宋 文三年叔孫得

臣會伐沈 九年公子遂會救鄭 宣十一年公孫歸父會

伐莒 成八年叔孫僑如會伐邾 襄元年仲孫蔑會圍若

彭城 十四年叔孫豹會伐秦 十六年叔老會伐許 若

隱四年鞏僖四年公孫茲十五年公孫放書帥師著其專兵



也成二年四卿書帥師則又著內卿並將與外大夫並強也  
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晉大夫帥師始此士穀專盟處父專將林堯叟注○處父以王叔桓

公伐楚蒐於董易中軍是故信二年荀息里克不言帥師必若

處父而後言帥師陳傳良○伯國大夫帥師以名氏見始此大

夫強也御纂○外大夫侵伐書名之始自是而卻缺伐蔡趙

盾救陳趙穿侵崇皆以名見由是宋華元鄭公子歸生衛孫免

亦以名見然自宣以前侵伐書名者伯國之大夫與一二國之

大夫而已列序諸侯之大夫無有也至成二年戰室內則四卿

並列而外大夫皆列序焉大夫漸張舊史書之亦漸詳非春秋

筆削所寓也美西突遺說本方氏

文十五年夏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四 大夫將書帥師書將

三

入書外大夫始此自伐書陽處父入書卻缺侵書趙穿以後凡

役書大夫陳傳良

宣元年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蔡林

伐鄭

宣成而下大夫專征伐蔡林之會中國之政皆在趙盾矣高閌集注

又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穿志於作難託伐崇以專兵也家鉉翁○趙穿之名一見經明

年即弑君書穿帥師猶羣帥師也張傳四○秦晉構兵如武城

少梁之役皆不書侵崇之用兵微矣可以無書而書者出趙穿

也者穿之爲卿也穿盾之族子穿弑君而書盾恐後人疑穿爲

微者而歸獄於盾矣夫穿爲晉卿嘗使之帥師侵崇矣穿固爲

盾用者也則穿之操刀盾實使之可知故直書盾弑張自起宗朱辨義

宣二年春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

戰未有書大夫者於是書宋華元鄭公子歸生大夫初主戰也

自此戰皆書大夫宋華元鄭公子歸生晉荀林父衛孫良夫魯

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晉趙鞅鄭罕達齊國書

皆大夫帥師而戰也戰不書大夫帥師者吳而已大夫之強可

知陳傳良後傳○兩稱帥師者惟此及晉鄭戰於鐵其將皆尊

其師皆衆故也徐彥疏

宣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將尊帥少書將也穀梁曰不言帥師不正其敗前事非也劉敞

宣九年秋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傳曰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

在會諸侯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胡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四 大夫將書帥師書將

三

又 冬晉卻缺帥師救鄭

宣十二年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

成二年夏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

衛書大夫帥師於是始大夫強也良夫世爲卿至林父出君以

邑叛是故孔達不言帥師文元衛必良夫而後言帥師陳傳良

成三年夏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鄭初書大夫將陳傳良○前此外志惟霸國有卿帥師至是諸

侯書卿帥師霸統微也呂本中集

又 秋晉卻克衛孫良夫伐虜咎如公羊傳將尊帥少

成六年春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又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晉欒書帥師救鄭

楚書大夫帥師始此見夷狄之盛同於中國也然楚國之權亦



在大夫而楚漸衰矣程端學○政在大夫列國皆然嬰齊固效

兀耳師纂○此及後侵蔡伐鄭三書樂書帥師以著樂書之

久專晉師也著樂書之久專晉師者罪書之不能以仁義輔晉

屈及厲見弑而又不能討賊也張自超宗

成七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成八年春晉樂書帥師侵蔡

成九年秋晉人執鄭伯晉樂書帥師伐鄭

張氏說見晉楚爭鄭門

又 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

成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稱帥師著黑背之專衛師為公孫剽逐君篡國之由張自超宗

成十四年秋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四 大夫將書帥師書將

成十六年夏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成十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襄元年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襄二年夏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晉宋稱帥將卑師眾也甯殖書名將尊師少也孫覺○穀梁曰

其曰衛甯殖如是而稱於前事也說者曰初衛侯速卒鄭人侵

之故舉甯殖之報以明稱其前事非也將尊師少書將例也此

有何異乎劉敞權衡○按穀梁謂衛報鄭侵之

襄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冬晉荀偃帥師伐許

襄五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襄七年秋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園國書大夫自公子貞始李廉○屢書公子貞帥師亦見貞之

專楚胡銓

襄八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襄十年夏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凡專將言帥師苟二國會則先序主兵者而不言帥師言帥師

是國自為帥也國自為帥自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始自是雖圖

滅亦並稱帥師矣陳傳良後傳○圖滅並稱○兩國會伐書帥

師始此蓋成師以出則書否則不書故知宣六年晉楚盾衛孫

免侵陳成三年晉卻克衛孫良夫伐齊皆未成師也高澍

○鄭從楚連兵加宋者四皆春秋所惡宣元年楚子鄭人成

十八年楚子鄭伯此年楚公子貞鄭公孫輒明年楚子鄭伯

將則舉爵大夫帥師則書名所謂實著其君大夫以貶之也宣

元年書鄭人者此時諸侯之大夫自晉陽處父卻缺外無書名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四 大夫將書帥師書將

者故也諸儒必以稱人為貶失之矣張自超宗

又 冬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襄十一年夏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襄十二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襄十四年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襄十七年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國防

襄十八年冬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襄十九年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晉士句帥師侵齊

襄二十四年秋齊崔杼帥師伐莒

自古亂臣之禍未有不由其君假以重權而任之久也趙盾崔

杼皆假威權會盟征伐一旦變生肘腋而君弗悟故聖人詳錄

其漸凡一侵一伐必謹而志之以明兵柄倒持積而為禍也故



趙盾將弑先書其侵崇侵鄆之漸崔杼將弑先書其伐莒伐魯之漸易曰其所由來者漸矣可不鑒哉訓錄崔杼自虛村同盟久專國政至是假竊兵柄遂成篡弑之禍日講解義

襄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又夏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又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楚書大夫滅國楚大夫強也自是滅國晉書荀吳蔡書公孫姓鄭書游速滅皆不書人矣滅不書大夫者吳也陳傅良後傳

又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昭元年夏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荀吳十六年又伐鮮虞十七年復滅陸渾之戎則吳亦好武功者也是時六卿日張各立功以固寵趙氏以盟會勝荀氏以戰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四 大夫將書帥師書將

夫

伐顯則吳之勝非晉之利也趙鼎案○箕與交剛皆書晉人此

書卿帥師將尊師衆也程端學本義

昭六年秋楚薳罷帥師伐吳

昭十一年夏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昭十五年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書某帥師伐某責將也鮮虞之伐始倡議者荀吳也其後再伐

三伐卒滅其國而後已者皆荀吳也家位翁詳說○文定以大夫稱

名稱帥師爲無貶故於此據左氏不納鼓人之叛以爲異於前

之稱人稱國然則此後定四年五年士鞅哀六年趙鞅之用兵

鮮虞皆稱名稱帥師又何以云邪即據左氏圍鼓至三月之久

必取鼓而執其君又烏得爲仁義之師哉蓋此以著晉之軍政

在荀吳荀吳之後則在士鞅士鞅之後凡六帥師皆趙鞅則趙

鞅之專也終以魏曼多之兩帥師而分晉之勢成矣張自超宗未辨義

昭十七年秋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荀吳以有事於維行詐罔上用兵周疆罪莫大焉與楚子觀兵

問鼎何異黃仲炎通說○荀吳在春秋最善兵其敗狄則舍車崇卒

其伐鮮虞則僞會而假道其滅陸渾則先用牲於雒乘其不虞

而從之戰國孫吳廉白之先導也洪咨夔春秋說○按胡氏謂異於闕

土服遠無貶非也誤於書名書人褒貶之例也

昭十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定四年夏蔡公孫姓帥師滅沈 秋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定五年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定六年春鄭游速帥師滅許

定七年秋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四 大夫將書帥師書將

夫

定八年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秋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定十年夏晉趙鞅帥師圍衛

定十二年夏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定十三年夏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定十四年春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

定十五年夏鄭罕達帥師伐宋

哀二年秋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

徐呂說見宣二年○春秋舍齊秦楚無能與晉戰者無能敵也

今皆稱帥師其衆敵也卑晉而罪鄭也案葉氏李養王樵家鉉翁

哀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夏宋樂髡帥師伐曹

哀五年夏晉趙鞅帥師伐衛

哀六年春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冬宋向巢帥師伐曹



哀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音魏曼多帥師侵衛

又冬鄭駟宏帥師救曹

哀九年春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邱

哀十年夏晉趙鞅帥師侵齊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哀十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

哀十二年秋宋向巢帥師伐鄭

哀十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夏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又秋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以上外兵書大夫將者八十一內書將不書帥師者三合前

內會外師書大夫將七共八十八

○將卑師眾稱師文公以前卿帥重師亦稱師

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師者眾也雖復五軍三軍皆以師名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四

將卑師眾稱師文以前卿將稱師

三

從眾辭也隱二年啓人入向孔疏

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用兵多少

其數無常重其舉大事動大眾滿師則書之輕其眾少故不書旅師

者眾也雖復五軍三軍悉皆以師為名義取其眾也馬驥左傳辨例

文宣以前外師無見大夫名氏者其稱人師少也稱師用眾也方苞直解

信元年

有以書師為褒有以書師為貶褒貶在事而不在師家鉉翁詳說隱五年○愚按家

氏說是胡傳謂有矜其盛而稱師者有若其暴而稱師者

愚按公穀謂小國無師每於小國書師別立異義劉氏敞於僖元年

救邢駁之曰穀梁云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以其不言

齊侯不可言曹伯也范甯注曰小國君將稱君卿將稱人不得稱師

夫先王之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即師也曹為次國不

宜無師也據此則小國無師之說未的

隱五年秋衛師入郕

公穀將卑師眾也○衛宣繼暴亂之後初立不以惜民保境為

事而輕動大眾入人之國罪也家鉉翁詳說○將卑師眾稱師書師

不繫褒貶褒貶在事而不在師牛運震傳

桓十七年夏及齊師戰于奚傳云齊人侵魯

莊元年冬齊師遷紀邢鄧郛

書遷人國邑三此獨稱師齊襄用大眾迫脅小國也呂大圭或問

莊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

不曰帥師師少也牛運震傳

莊八年春師次于郎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

文以前外卿大夫用眾統稱某師自卿書某帥師之後而書某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四

將卑師眾稱師文以前卿將稱師

三

師者為大夫專辭內兵於春秋之初便書某帥師則師次于郎

師救齊皆內大夫用眾專辭也高澆然釋經

莊九年秋及齊師戰于乾時

及其師非卿也程子經說○愚按文以前雖卿將亦書師

莊十年夏齊師宋師次于郎

又冬齊師滅譚

將卑師眾也程子經說

莊三十年夏師次于成左氏春秋無師字

當從公穀書師將卑師眾也張洽集注○以大夫帥師而無名則但

稱師與他國稱人例同毛奇齡傳

僖元年春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薛北救邢左作曹伯

穀梁云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以其不言齊侯不



可言曹伯也非也先王之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  
師也曹又次國不宜獨無師劉敞○曹伯當從公穀作曹師

以下文城邢書曹師也鄭玉○公羊以為諱齊侯傳云不言狄

諱也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援則桓公恥之君則其稱何

專封也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援則桓公恥之君則其稱方

微齊侯也以其不足乎揚也皆非會通○公羊云不與諸侯專

封故變稱師爾此時方始救邢邢本不滅何以言其封也稱師

將卑稱衆孔○師雖衆而大夫將也穀梁見左氏經有曹伯字

而不知其誤遂謂曹小國不宜稱師稱師必君在而不稱君者

以貶齊桓之緩救齊不侯則曹亦不伯此拘曲揉直之已甚者

毛奇齡○愚按左氏傳云諸侯救邢杜注實大夫而曰諸侯者總

衆國之辭云爾非君親行也公穀皆以為三國之君親行並誤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四 將卑師衆稱師文以前將稱師

又 夏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僖二年夏虞師晉師滅下陽

穀梁曰虞無師其曰師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傳為曹無

師虞無師之論不可曉梁彥得○稱師晉獻公不親將毛奇

○晉里克荀息稱師何是時滅未書大夫將也自襄二十五年

書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大夫強也自是滅國晉書荀吳蔡書公

孫姓鄭書游速滅不稱人矣陳傳良後傳僖二年

僖十五年秋齊師曹師伐厲

二國稱師將卑師衆前卑

僖十八年夏師救齊

稱師將卑師衆也程端學○書師則公與卿俱未行也或以為

諱公是役魯未嘗戰何所諱乎且伐齊為惡則救齊為善何必

諱乎高謝然○高氏說又見前莊八年

僖二十八年夏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

案經文齊宋秦皆稱師獨晉稱侯則宋亦遣將而左氏以為宋

公未可據也程端學○杜氏解書師云宋公以下以師屬晉

不與戰也按宋序齊下非宋公明矣其與齊秦俱不書將者時

征伐不出大夫故不書也趙訪○齊宋秦皆非君將左以為宋

公齊國歸父秦小子然果爾則宋公不宜序歸父下宋亦卿也

高謝然○楚得臣搏人而齊宋秦稱師何也齊宋秦稱人則不

知其師之衆也方苞○愚按陳氏傳良據傳以為宋公謂宋齊

秦稱師為尊晉侯子晉以霸齊氏履謙謂尊伯主而以兵屬之

稱師李氏廉以三國稱師晉獨書爵為始伯之辭皆非

又二年春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四 將卑師衆稱師文以前將稱師

戰書人敗書師屬辭之常也此書及秦師戰何也用衆也方苞

郝懿行

宣二年春秦師伐晉

書師用衆也自襄至悼秦六伐晉獨此稱師則晉靈之不競甚

矣程端學本義呂本

宣三年秋宋師圍曹

此大夫用衆稱師也若卿將則在宋書卿帥師之後宜從華元

例書某帥師高謝然

宣八年夏晉師白狄伐秦

書師非卿而用衆辭也高謝然○晉與師動衆報復無已罪一

不攘狄而用狄罪二如諸儒之例則當稱人以貶矣不稱人而

稱師文定知義不可通故又以為直書而貶自見矣張自起



又 冬楚師伐陳

書師書伐見楚強而晉不振江克寬纂疏

宣十年夏宋師伐滕

滕不事已無乃已德有所闕而用眾伐之罪也胡傳

宣十二年冬宋師伐陳

宣十三年春齊師伐莒

十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以不肯平之憾也今問歲而齊

又伐之莒何負於齊哉徒以齊魯同平莒鄰魯取向而齊未有

所獲又用大師以距小邦齊頃之惡甚於齊惠矣趙鵬飛經○十

一年之伐稱齊人此稱齊師動大眾而陵小國甚矣吳棫言纂疏

宣十五年夏晉師滅赤狄潞氏

稱師非君將方苞直解○左以爲林父則宜從荀吳滅陸渾之戎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四 將帥師衆稱師文以前卿將稱師

三

名之同一滅國而或人或名或師乎如斯之類舍傳可也高樹經

○據此則舊說謂著其暴貶林父書師非也

成二年冬楚師鄭師侵衛

左楚子重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

後可乃大戶已責連解救之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冬侵衛遂侵

我師于蜀○公子嬰齊稱師楚是時未書大夫將也趙防集傳

襄二年春鄭師伐宋

又 夏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孫說見前書將

襄十年夏晉師伐秦

襄十八年秋齊師伐我北鄙

傳稱齊侯不書齊侯未至境杜注○愚按杜說尙可通若陳氏深

以黜侯稱師爲貶趙氏訪以君將稱師爲不足詳均未是

○將卑師少稱人附辨文公以前卿將亦稱人楚秦邾莒例異不列

公羊云將卑師少稱人按經稱人以圍者凡十五若將卑師少何能

圍國陸道纂例引趙匡

文以前征伐自諸侯出則雖卿將稱人計文以前卿將稱人者三十

五莒邾而下不入例趙防屬辭詳見征伐在諸侯大夫將稱人門

自士穀專盟書大夫自陽處父專將書大夫春秋之始大夫將恒稱

人陳傳良後傳文二年

文公以前征伐稱人者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雖大夫將而皆諸侯之

事不必名大夫舊史略書人則亦從舊史略之文公以後禮樂征伐

自大夫出故詳大夫之名以見義非大夫將者舉諸侯之爵以別之

其有不必詳者亦從略書人故前則書人者十之七八後則書人者

十之二三此春秋之大義也諸儒於前之書人者概以爲貶至於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四 將卑師少稱人文以前卿將稱人

三

有差善而不可以通者則又以爲將卑師少其於後之稱名稱師師

者概以爲無貶至於事有極惡而不可以通者則又以爲不待貶而

惡自見是非予奪遂至失實張自超宗朱辨義編論

僖十五年救徐始書公孫敖及諸侯之大夫猶未應敘名氏外大夫

獨帥師書名自文三年晉陽處父始外大夫連兵書名自宣六年晉

趙盾衛孫免始至羣之戰然後內外大夫之名應書春秋之初尙未

有也胡傳每以稱人爲貶至如莊二十八年救鄭之類不可云貶則

曰將卑師少是昧於征伐自諸侯出自大夫出之時世也又莊二十八年說

公羊將卑之說按外兵書將帥師始於宣成豈文以前將皆卑乎

惟趙氏訪曰征伐在諸侯得失在其君大夫尊卑不足辨其說極精

蓋外卿未以名見統於其君弗問將之尊卑也以名見則繫於臣將

尊者爲卿已張也故名之將卑者爲大夫未張也故仍人之高樹經



隱二年冬鄭人伐衛

陳氏說見春秋之初大夫稱人門

隱四年夏會伐鄭 蔡人衛人

張氏方氏高氏說見春秋之初大夫稱人門

隱五年秋鄭伐宋 鄭書人

張氏說見春秋之初大夫稱人門

又 冬宋人伐鄭圍長葛 六年冬宋人取長葛

隱十年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張氏說見春秋之初大夫稱人門

又 秋宋人衛人入鄭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 冬齊人鄭人入鄭

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四 將卑師少稱人 文以前鄭將稱人

並見春秋之初大夫稱人門

桓十四年冬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高氏說見春秋之初大夫稱人門

桓十七年秋及宋人衛人伐邾

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高氏張氏說見春秋之初大夫稱人門

莊十三年夏齊人滅遂

說見下條

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爲政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與大衆其賦

於諸侯寡矣程子○十三年滅遂十五年伐鄭十六年伐鄭十

九年伐我二十年伐戎二十六年伐徐二十八年伐衛救鄭三

十年降鄭伐山戎閔元年救邢二年遷陽僖四年伐陳侵陳七

年伐鄭十七年伐英氏皆稱人惟次壽北城邢伐厲書師救徐

書大夫其餘侵蔡伐楚伐鄭圍新城伐北戎皆書爵則君自行

纂疏○胡傳本程子以稱人爲將卑師少揆之經文所書亦

不盡合相沿已久姑存其說至謂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爲主

將則非也夫不遣大夫爲將則以何人爲將邪案○先儒謂

未嘗遣大夫爲主將非也春秋之初惟內大夫帥師書名外則

衆稱師少稱人無以大夫之名氏見者日講○程子謂管仲

爲政未嘗與大衆而胡氏遂謂未嘗遣大夫爲主將誤矣春秋

初會盟侵伐外大夫無以名氏見者稱人即大夫爲將也方苞

莊十五年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 鄭人侵宋

莊十六年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四 將卑師少稱人 文以前鄭將稱人

莊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莊二十年冬齊人伐戎

莊二十六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俱同上

莊二十八年春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胡傳因程子以齊稱人爲將卑師少而又主左氏以王命伐衛

之說夫齊桓果奉王命討衛既不親行又不遣大夫將可乎蓋

春秋之初大夫侵伐皆不名而是非曲直則因事以見不在乎

書爵書人書師以爲褒貶也又衛書人穀梁以爲人齊不得不

人衛李氏以爲紀載之燕人城濮相舉之楚人敗皆稱師此不

書衛師敗貶衛可知然衛之及戰可罪而不以稱人爲貶也蓋

彼三戰皆與師動衆合行軍之律故敗皆稱師齊來伐衛衛



猝與戰徵調未齊約束未定不成爲師故不稱師耳觀於伐戰敗之上總紀一日可知其事之促矣魯史從實書之原非立義也張自超宗○高氏澍然說見戰敗書人門○按穀梁以齊稱人爲微之又曰人齊不可以不人衛皆非也程積齋辨疑辨之

又

秋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齊宋稱人胡傳以爲將卑師少○按楚憑陵中夏諸侯未嘗合兵一戰今以鄭故而三大國出師天下大勢所係也子元以六百乘伐鄭齊桓若卑其將少其師以往一戰不勝大事去矣攘夷安夏者如是乎子元聞師至而退以事勢度之莊公親與齊宋必非將卑師少蓋皆大夫也是時大夫帥師尙未書名耳諸儒概以爲桓不輕舉大衆亦昧於事情矣張自超宗○稱人者非其君也非其君而公會之者齊之南伐以魯爲主也朱朝瑛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四

將卑師少稱人丈以前卿將稱人

彙

莊二十九年夏鄭人侵許

莊三十年秋齊人降鄆

又 冬齊人伐山戎

稱人公羊以爲貶齊侯夫桓公滅中國不貶今伐山戎而貶乎穀梁以爲愛齊侯貶則人之愛則人之誰能識其善惡哉劉敬○公羊以爲貶夫桓之伐戎以救燕春秋之所善何貶焉穀梁以稱人爲愛齊侯謂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危之也善之也夫桓用兵豈輕舉蹈險者況爲燕伐戎燕固其因國也諸侯之從不過外張其勢非真藉其力也安見其無從即危乎徐庭垣○先儒以人爲貶皆求其說而不得也經凡用兵非有大役者皆稱人以僖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之辭觀之則伐北戎爲親往伐山戎爲道將呂大圭○胡傳本公羊貶稱

人之說以爲譏勤遠畧蓋皆謂齊桓親行而其實非也齊桓親伐山戎在伐楚之後僖十年之役桓乃親行故書齊侯是年不過遣將薄伐案○胡傳以獻捷稱侯謂此稱人爲貶齊君而非將不知命將往伐而自來獻捷未嘗不可如楚子執宋公而使宜申獻捷或執而不親獻捷或不親伐而親獻捷非有定體何以必伐山戎之爲親往也總泥於書人非貶卽將卑師少而不通於春秋初世不名大夫之義故其論多糾紛耳張自超宗○趙氏徐氏謂此齊人與下齊侯獻捷交互致誤見闕文門

閔元年春齊人救邢

伐山戎稱齊人胡傳以爲齊侯貶辭救邢稱齊人則以爲將卑師少夫伐山戎則親往而救邢則卑其將而少其師宜李氏譏其不力於救患矣是皆非也桓之救患春秋皆善之救邢書人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四

將卑師少稱人丈以前卿將稱人

彙

未必將卑師少也張自超宗○書人大夫將也毛奇

閔二年春齊人遷陽

僖四年冬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按舊說謂貶列國以貶公孫茲固非俞氏臯云書帥師將尊師衆書人將卑師少亦未是張氏辨說見春秋之初大夫稱人門僖七年春齊人伐鄭

鄭不服則失內制諸侯外治強楚之勢况仗定王世子之義以行邪又不再煩諸侯桓此舉合義文定泥於稱人爲貶於此不可通遂以爲將卑師少夫鄭恃楚救齊孤軍遠出未有不遣大

夫帥衆以往者也張自超宗

僖十五年冬宋人伐曹

僖十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此齊桓經略淮夷而令徐伐其與國更遣將監之也與四年江黃伐陳用魯監之同高誘然釋經

僖十八年春會伐齊 衛人

曹以君將先衛人是書人為卿大夫確證高誘然釋經

僖十九年秋宋人圍曹

傳記子魚之諫在國言之陳氏云宋公圍非也趙訪屬辭止齊謂君將貶人

又 衛人伐邢

僖二十年夏鄭人入滑

此鄭公子士洩也不書大夫將恒稱人也陳傳良後傳

僖二十六年春齊人侵我西鄙 夏齊人伐我北鄙

先儒謂書人為罪齊非也自隱以來凡以兵加我皆書人君將

書君自文十五年齊懿公始大夫將書大夫自襄七年齊高厚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四 將卑師少稱人又以前卿將稱人 三

始至邾莒小國則終春秋恒書人凡此皆舊史之文孔子所不能易者也日講

○餘見春秋之初大夫稱人門

又 夏衛人伐齊

僖三十年秋晉人秦人圍鄭

先儒皆據左傳謂晉侯秦伯親將貶而稱人而以經考之自陽

處父伐江以前外大夫無以名見者凡稱人皆大夫將之辭耳

日講 ○方高張說見春秋之初大夫稱人門

僖三十二年夏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報狄之圍也稱人者大夫帥師牛運震傳

僖三十三年夏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書人遣將也公羊云貶趙氏曰若貶之反稱人是乃隱其惡也

何勸懲乎程端學三傳辨疑 ○秦自圍鄭已識地形乘晉文殽踰周襲

鄭使其謀得逞將據鄭以征東夏蠶食諸姬其無王之心未必不同於荆楚晉襄要而擊之隻輪不反終春秋秦不能踰晉而東故敗般之勲等於城濮先儒乃以墨衰即戎為晉子罪誤矣

國君之孝異於匹夫社稷之役可以變禮故舍父在喪而從金

革孔子與之誓在尚書論具禮記如以書人為貶則凡言盟侵

伐以喪出稱爵稱子者乃為褒乎日講 ○稱人先軫帥師襄

不親行毛奇齡傳 ○大夫將也自陽處父救江以前雖霸國大夫不

以名見故稱人也是役實先軫主之二傳云貶稱人非也伯禽

衰經以禦淮夷君子無譏焉晉文甫沒秦人下兵畿內有窺周

室主夏盟之心非晉人一戰挫其鋒秦得鄭而通兵於東諸侯

則腹心之禍較之戎狄荆舒更烈矣然則晉子雖實主兵亦未

可厚非况經第以大夫主兵之辭書何由知為晉子乎傳亦謂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四 將卑師少稱人又以前卿將稱人 三

衰經遂發命而曰不言晉子親之也且襄果在行間從踰年即

位例宜書晉侯從未葬不稱君例宜書晉子而書人何義也或

以為貶則鄭悼於未踰年侵許書鄭伯衛惠於未葬而戰書衛

侯豈襄邪或以為諱則前年圍鄭是年敗狄伐許書晉人亦諱

邪故知誤也方苞直解鄭經行說署高誘然釋經 ○般箕伐許稱人皆大夫主兵

至喪期既畢而後晉侯自出故文元年書晉侯伐衛也方苞直解

又 秋晉人敗狄于箕

箕之役晉侯先軫在焉杜氏預以卻缺未為卿故稱人豈卻缺

實獲白狄子故以卻缺敗狄告於諸侯邪葉集案

又 冬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凡書人諸儒皆以為貶此條左氏不詳是君是大夫諸儒亦遂

無說晉襄初會陳鄭以伐久附於楚先世所不能致之許其非



可知大夫而稱人不目猶之前也則知敗秦敗狄皆大夫  
不名而非春秋貶之矣張自超宗朱辨義。張說又見前君將書君文元年晉侯伐衛

文元年夏衛人伐晉

此衛孔達也其稱人何大夫將猶稱人也陳傳良後傳

文二年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此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濤塗鄭公子歸生也曷為不序大

夫將猶稱人也自陽處父專將始書大夫傳言尊秦非經意陳傳良後傳。左卿不書。○先儒謂貶稱人非也自陽處父救江以爲穆公故尊秦也

前雖霸國卿大夫稱人自戰室以前列國卿大夫皆稱人方苞直解

○自入春秋至此此外兵非君將皆書人未書大夫名氏陳傳良後傳

文三年春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

文七年夏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四將師少稱人文以前卿將稱人

文九年春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文十二年冬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文十四年秋晉人納捷苗于邾

文十五年夏齊人侵我西鄙

文十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宣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又冬晉人宋人伐鄭

宣二年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宣九年冬宋人圍滕

宣十年夏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宣十一年夏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宣十二年冬衛人救陳

宣十六年春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成八年冬會伐邾 齊人

成十二年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成十七年冬會伐鄭 齊人

成十八年冬楚人鄭人侵宋

襄四年冬陳人圍頓

襄八年夏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襄十四年夏會伐秦 齊人宋人

襄十六年夏會伐許 宋人

昭二十三年春晉人圍郊

晉遣大夫助王圍郊也天子蒙塵晉爲方伯不躬率諸侯以赴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四將師少稱人文以前卿將稱人

其急而徐遣大夫帥偏師往援是養亂也書晉人圍郊而不能

勤王之罪見矣日講○稱人將卑師少也據實屬辭而晉之

怠於勤王見矣方苞直解○書人將卑師少也或以爲晉討賊不力

貶之然則諸侯作壁上觀者又操何道貶乎夫王室內訌嗣君

短祚勤王之師僅一見晉人圍郊而又以將卑師少了之據事

直書諸侯之坐視晉救之不力畢見豈不勝於貶邪吾故曰春

秋從實錄其事不假傳而明其義亦不假褒貶而著也高世經

哀七年秋宋人圍曹

哀十年夏宋人伐鄭

張說見外卿書名之後大夫將非卿仍稱人門

○征伐在諸侯則君將稱君大夫將稱人用衆稱師前公羊例諸家說已采

兵之卿書名氏非卿稱人用衆稱師另編此篇於後本趙氏



辭據諸家改正舊例等  
小國及秦楚不入例

按經文自隱至文大夫將悉稱師稱人無有書氏名者大夫將書氏名自文三年晉陽處父始竊疑公羊例未合王氏沿曰處父書氏名者政在諸侯則大夫皆稱人政在大夫故稱氏名以罪之也陳君舉曰大夫帥師於是始大夫始強也趙子常因二說以通之曰公羊之例當時史法也夫子修春秋征伐自諸侯出則君將稱君大夫將稱人治在諸侯也征伐在大夫則大夫將書大夫治在大夫也惟內大夫悉從其恒稱以見實也蓋史官有一定之法夫子有筆削之權史法以徵事實筆削以顯世變執是以讀春秋大勢瞭然矣內大夫何以悉稱氏名春秋魯史也萬斯大學春秋隨筆○顧氏說見書人門總論

征伐在諸侯則君將稱君大夫將稱人用衆稱師舊例而下

愚按趙氏所屬辭此句之下有苟奪其恒稱雖君將稱人稱師之語仍泥傳文及秦楚舊說未必然也今從方氏苞恭氏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四 征伐在諸侯大夫異稱

然諸家酌改

文以前征伐不自大夫出則雖卿將稱人與將卑師少者同雖卿帥重師但稱師與將卑師衆者同蓋征伐之權尙在諸侯則大夫皆奉君命以行得失在其君而大夫之尊卑不足辨也趙氏屬辭  
文二年晉宋陳鄭伐秦曷爲不序大夫將猶稱人也自士穀專盟書大夫自陽處父專將書大夫是故春秋之始大夫將恒稱人陳傳良後傳  
自入春秋以來至文初年除魯大夫帥師外外兵非君將者皆稱人如隱五年邾鄭伐宋桓十四年宋以四國伐鄭齊桓之霸伐宋伐鄭伐鄭伐英氏晉襄以三國伐許四國伐秦五國伐沈皆未有書大夫名氏者則陳氏之考據不爲無見李廉會通文二年

隱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陳氏傳良曰諸侯初會伐也君將稱君大夫稱人

隱十一年秋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桓十年冬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桓十三年春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

桓十五年冬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桓十六年夏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以上君將稱君者六春秋之初征伐自諸侯出自此始

僖四年春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遂伐楚

僖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僖十年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僖十五年冬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僖十八年春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僖二十二年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四 征伐在諸侯大夫異稱

僖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 晉侯伐衛 晉侯入曹

又 夏晉侯齊師宋師秦師戍楚人戰于城濮

文元年夏晉侯伐衛

文二年春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

文四年秋晉侯伐秦

文十五年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文十七年夏齊侯伐我西

宣元年秋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棠林伐鄭

宣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

宣九年夏齊侯伐萊

宣十四年夏晉侯伐鄭



宣十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成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成三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成四年冬鄭伯伐許

成十年夏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成十三年夏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成十六年夏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

又 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又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襄五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襄六年冬齊侯滅萊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四 征伐在諸侯大夫異稱

昭

襄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襄十年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襄十一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襄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襄十六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又 夏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又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襄十七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襄十八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襄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冬齊侯襲莒

昭六年冬齊侯伐北燕

昭十六年春齊侯伐徐

昭十九年春宋公伐邾

昭二十二年春齊侯伐莒

定四年春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又 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定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四 征伐在諸侯大夫異稱

昭

定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定十五年夏齊侯衛侯次于渠邱

哀元年秋齊侯衛侯伐晉

哀五年夏齊侯伐宋

哀八年春宋公入曹

哀九年秋宋公伐鄭

以上君將稱君者五十七僖之初年齊君將三皆桓公攘夷伐叛之事僖之中年晉及秦戰皆君將宋襄君將二齊孝君將一僖末文初晉文襄皆君將靈公不親將盟皆不序自宜之末至襄之初晉君將十六皆景厲復伯悼公中興之事自悼而後平圍齊乃諸伐同欲定侵楚則劉子之爲舍是晉無書君將者矣時征伐自大夫出已久然當晉君自將諸侯



皆親以師會過不專在大夫也齊君將二十三伐魯者七間  
晉之衰不事盟主也靈滅萊而不從晉盟會莊伐衛遂伐晉  
爲伐盟主之始還遂襲莒景伐燕伐徐伐莒而不會召陵三  
次而伐晉且伐宋舍齊諸侯無抗晉者矣成四年鄭伯伐許  
昭十九年宋公伐邾至人曹伐鄭而春秋終焉中國無伯諸  
侯自相吞滅也舍宋鄭諸侯無書專伐者矣孔子曰征伐自  
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此春秋君將書君之義也趙訪  
隱二年冬鄭人伐衛永嘉陳氏曰春秋初君將稱君大夫稱人  
隱五年秋邾人鄭人伐宋用衆稱師大夫將書大夫自晉陽處父始  
又 冬宋人伐鄭圍長葛  
隱十年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又 秋宋人衛人入鄭永嘉陳氏曰春秋之初書入皆稱人書大夫自衛缺人蔡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四 征伐在諸侯大夫異稱  
又 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  
又 冬齊人鄭人入郕  
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桓十四年冬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桓十七年秋及宋人衛人伐邾  
莊十三年夏齊人滅遂  
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莊十五年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 秋鄭人侵宋  
莊十六年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莊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莊二十年冬齊人伐我  
莊二十六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莊二十八年春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又 秋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莊二十九年夏鄭人侵許  
莊三十年冬齊人伐山戎  
僖四年冬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僖七年春齊人伐鄭  
僖十五年冬宋人伐曹  
僖十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僖十九年秋宋人圍曹  
又 秋衛人伐邢  
僖二十年夏鄭人入滑  
僖二十六年春齊人侵我西鄙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四 征伐在諸侯大夫異稱  
僖三十年秋晉人秦人圍鄭  
僖三十二年夏衛人侵狄  
僖三十三年夏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秋晉人敗狄于箕  
又 冬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文元年夏衛人伐晉  
文二年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文三年春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  
隱五年秋衛師入郕  
桓十七年夏及齊師戰于奚  
莊元年冬齊師遷紀邢鄩郛  
莊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  
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莊九年秋及齊師戰于乾時

莊十年夏齊師宋師次于郎 冬齊師滅譚

僖元年春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又 夏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僖二年夏虞師晉師滅下陽陳氏說見前書師

僖十五年秋齊師曹師伐厲

僖十八年夏宋師及齊師戰于廟

僖二十八年夏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

以上征伐稱人者四十一稱師者十四皆文以前征伐不自

大夫出之事莒邾而下不入例秦楚不入例公羊傳曰將尊

師衆稱某師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

人此史例也筆削之旨文以前征伐自諸侯出則雖卿將稱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四 征伐在諸侯大夫異稱

人雖卿師重師稱師趙汭○成公以前傳伐稱人者多不必

盡是卿將蓋遠事難詳從舊史稱人耳陸淳

征伐在大夫則專兵之卿書名氏其大夫非卿稱人用衆稱師

莒邾而下不入例○愚按趙氏汭以爲大夫將稱大夫微者稱人今從方氏高氏諸家改正又趙氏有奪其恒稱則稱人

稱師亦泥褒貶之文今亦酌改

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晉大夫書師師於是始

外大夫專兵書名之始與垂隴名士穀同士穀主盟禮樂自大

夫出陽處父帥師征伐自大夫出張自超宗○將尊稱將將卑

稱人固經之達例然外大夫稱名氏率師實至此始見可見春

秋之初征伐自諸侯出苟動大衆君必親將文宣以後征伐自

大夫出而貴卿率師始接踵矣此世變升降之端也孔廣森公羊通義

文十五年夏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宣元年秋晉趙盾帥師救陳

又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宣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宣九年秋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又 冬晉卻缺帥師救鄭

宣十二年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

成二年夏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

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大夫會伐書名之始

成三年秋晉卻克衛孫良夫伐虜咎如

成六年冬晉欒書帥師救鄭

成八年春晉欒書帥師侵蔡

又 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鄭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四 征伐在諸侯大夫異稱

成九年秋晉欒書帥師伐鄭

襄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圍宋彭城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襄三年冬晉荀息帥師伐許

襄十六年夏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襄十九年秋晉士刳帥師侵齊至穀

昭元年夏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昭十五年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昭十七年秋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定四年秋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定五年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定八年秋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定十年夏晉趙鞅帥師圍衛

哀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

又 秋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

哀五年夏晉趙鞅帥師伐衛

哀六年春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哀七年春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哀十年夏晉趙鞅帥師侵齊

哀十三年秋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以上晉大夫將書大夫者三十三皆文以後征伐自大夫出

之事晉襄公之末大夫已專陽處父爲太傅盟魯侯以王叔

桓公伐楚敗薳於董易中軍其汰已甚經書大夫帥師於是

始趙盾屢主征伐卒將趙穿以陷於罪晉不競者再世六卿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四 征伐在諸侯大夫異稱

辛

之禍遂成卻缺芮之子也傳克而益專至錡驪而敗荀林父

孫偃庚之子也傳吳至寅而敗荀罃首之子也傳盈與蹇至

瑤而敗林父之後世襲中行稱中行氏其弟荀首分族稱知

氏欒書盾之子也傳懿至盈而敗士燮會之子也傳句與鞅

至吉射而敗韓厥之子起起孫不信魏舒之孫曼多與趙鞅

三家獨彊傾范中行氏滅智氏而分晉孔子曰禮樂征伐自

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此春秋大夫將書大夫之義也屬辭

襄元年夏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杞人杞人次于郕

襄十七年秋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襄二十四年秋齊崔杼帥師伐莒

襄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昭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昭十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定七年秋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定八年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哀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哀十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夏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

以上齊大夫將書大夫者十其事獨在襄公中歲以後齊自

國高以天子命卿爲桓公內主世執其政然自孝而下多強

君威福自已出至靈公間晉伐魯而高厚始書帥師既而得

罪崔杼專國旋亦以家禍覆其宗出慶封放高止公族猶有

人焉其後陳氏得民高國爲陳氏役而已屬辭

宣二年春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

哀三年夏宋樂髡帥師伐曹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四 征伐在諸侯大夫異稱

辛

哀六年冬宋向巢帥師伐曹

哀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哀九年春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邱

哀十二年秋宋向巢帥師伐鄭

以上宋大夫將書大夫者六宋卿皆公族書帥師自華元始

後歷四世無書大夫將者蓋向戌能辭封偃陽以弭兵請賞

子罕削而投之又知其過則二子從政異於專兵微利弱公

室以自封者焉至樂髡向巢皇瑗與鄭連兵未幾敗亡屬辭

成二年夏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

成六年春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成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成十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襄二年夏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襄十七年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襄十九年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定四年秋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定十二年夏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定十三年夏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哀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以上衛大夫將書大夫者十一孔達以國故干晉見討晉人

良而免之既又背盟救陳見殺良夫子林父與甯殖出君甯

喜亡而林父叛北宮結以公叔戌之黨逐公孟彊以蒯瞶之

黨逐孔圉子惲納蒯瞶卒亦被逐石買見執伯主曼姑為輒

拒父皆無足道觀延陵季子與孔子之言則衛之末世猶有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四 征伐在諸侯大夫異稱

人焉故靈公雖無道而禍不出於世卿云趙訪屬辭

定四年夏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定十四年春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以上陳蔡大夫將書大夫者各一陳蔡國小而役於楚無大

國世卿之禍政在公族故二公孫以帥師書趙訪屬辭

宣二年春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

成三年夏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成十四年秋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成十六年夏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襄十一年夏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襄二十五年夏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定六年春鄭游速帥師滅許

定十五年夏鄭罕達帥師伐宋

哀二年秋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緱

哀七年冬鄭駟宏帥師救曹

哀十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以上鄭大夫將書大夫者十二公子歸生以首惡書鄭人討

之逐其族而穆氏大興於鄭穆公之子十一人為卿者九人

去疾字子良能以國讓兄至孫良霄而敗是為良氏喜字子

罕子豐想君於晉喜能止之子舍之孫罕虎皆賢是為罕氏

駟字子駟侵欲於人卒亡其身子夏孫偃是為駟氏發字子

國與於子駟之難子僑孫參是為國氏偃字子游子蘆孫吉

是為游氏嘉字子孔知子駟之難不告又叛起楚師以去諸

大夫見殺子豐之後為印氏是時子產之賢聞於諸侯子展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四 征伐在諸侯大夫異稱

立以為卿子皮卒授之政當晉六卿擅國魯三家不臣齊崔

慶顛覆鄭獨以禮自持內無世卿之禍外免大國之陵子產

之功也至罕達復修宋怨而駟宏救曹無功鄭亦衰焉

此外惟曹公子首以戰鞏書小國無強家不復序以上俱趙訪屬辭

文七年夏戰令狐晉人

文九年春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文十四年秋晉人納捷留于邾

文十五年夏齊人侵我西鄙

又十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宣元年冬晉人宋人伐鄭

宣二年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宣九年冬宋人圍滕



宣十年夏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宣十二年冬衛人救陳

宣十六年春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成九年冬鄭人圍許

成十二年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襄四年冬陳人圍頓

襄八年夏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襄十四年夏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臧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昭二十三年春晉人圍郛

宣三年秋宋師圍曹

宣八年夏晉師白狄伐秦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四 征伐在諸侯大夫異稱

置

宣十年夏宋師伐陳

宣十二年冬宋師伐陳

宣十三年春齊師伐莒

宣十五年夏晉師滅赤狄潞氏

襄二年春鄭師伐宋

又 夏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襄十年夏晉師伐秦

襄十八年秋齊師伐我北鄙

以上征伐稱人者十七稱師者十皆文以後征伐自大夫出時事

以上征伐在諸侯在大夫二篇辨張氏自趙方氏苞郝氏誌行高氏澍然改正趙東山屬辭按趙說本陳止高陳說並采入

愚又按春秋書楚書秦與諸國異春秋之初楚書人君臣

同辭書楚大夫將成六年始見非如列國當文以後征伐

即自大夫出也且書楚大夫將之後而襄昭定哀之世屢

書楚君親將則亦非列國大夫專政之比也又秦大夫終

春秋未強故統稱人不見名氏用衆則稱師亦與列國不

同趙氏汭於書楚另敘而以書秦誤入焉今均刪去不入

此例高氏澍然釋經文二年曰君將書魯鄭大夫將書人

故與大夫統人之用衆則稱師此又秦達例也

○承上畧辭書師

桓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公會鄭伯盟于武父十有二月及鄭師伐

宋傳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師師而伐宋

前稱君後稱師畧之也二役再見者但稱師陳傳良○欲明二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四 承上畧辭書師

置

事爲一役故先詳後畧與內事蒙上不書公同法屬解○愚按

高氏閔謂內沒公而稱及鄭不爵而書師鈞其罪也其說鑿矣

僖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五月宋師及齊

師戰于鹹

趙說同上○伐書宋公戰書宋師何也公羊傳宋公與伐不與

戰是也方苞○愚按胡氏甯陳氏傳良謂貶宋公稱師其說鑿

成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

齊師者齊侯也一役再有事畧言之齊侯伐魯反過衛衛使孫

良夫侵齊遇齊師戰焉故但言師也趙方○彙纂案曰此戰或

以爲衛伐齊或以爲新築衛地戰於衛則齊伐衛也考其情事

蓋衛與侵齊之師尚在衛之封內而齊既伐魯遂乘勝伐衛兩

軍遇於新築而戰爾謹按此條是一役再有事審矣



昭八年冬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與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宣成以後專書師爲大夫用衆之辭然觀叔弓會楚子于陳知

有楚子也滅蔡書師而前書棄疾圍蔡知此亦卿將也傳云公

奉孫吳既有君有卿而變文書師者滅與放殺君臣各尸其事

據傳棄疾奉吳圍陳是分隸之則辭贅而事亦隔故就其統同

者貫之也且是役與後滅蔡並著楚暴義係於師不係於人故

可不目高澗然○愚按先儒以稱師爲貶楚子者鑒

昭十一年夏四月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

圍蔡冬楚師滅蔡傳楚子在申召蔡靈侯殺之棄疾圍蔡冬楚子滅蔡

圍稱公子棄疾滅止稱師一事再見從畧之恒辭季本○有承

上省文稱師者上書楚公子棄疾圍蔡下書楚師滅蔡是也釋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四 承上畧辭書師

統紀○書法與滅陳同楚子在申聞既滅始至軍高澗然

○君將大夫將書師沒公書師貶詞辨 貶楚書師辨

莊八年春師次于郎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

此公將也據傳公子慶父請伐齊知公在師也稱師諱之也僖

十八年師救齊不言還史無書師還之例此公至自圍郕之變

文也趙訪○內師無用衆而非君大夫將者無君大夫將而不

目其人者此公也不言公舊史諱之也俟陳蔡而不至圍郕而

不服公以爲恥而史臣不敢斥也魯君侵伐歷三時者衆矣未

有書師還者致公故不言師還也不書公則不得致公不致公

則不得不言師還也何以知非筆削之旨也春秋意不主於諱

也凡諱敗諱辱皆魯史之私也成宋亂統朔助突不諱而諱俟

陳蔡圍郕乎以此知爲舊史之文也方苞○譏久役也公不致

而書師還重衆也終春秋未有言師還者此言師還惡其勞師

會讐也左氏以爲善之者非也牛運○愚按先儒胡氏安國張

氏洽等以爲沒公書師貶其無名不義動衆勞民是拘於一字

褒貶之陋也趙氏汭以莊公爲仇人役諱之稱師夫莊之編會

齊不諱公者多矣亦非也○又按方氏說與高氏澗然說異並

存之高氏說見前將卑師衆稱師

昭八年冬楚師滅陳

下書叔弓會楚子于陳則楚子在軍明矣而滅陳稱楚師何也

傳載棄疾帥師圍陳蓋陳既滅而後楚子至軍也其不書棄疾

帥師滅陳何也執招殺與非棄疾所得專也若滅陳日棄疾而

執招殺與更舉楚子或更舉楚人則義無所取而習其讀者疑

於得討亂之義矣方苞○愚按先儒以稱師爲貶楚子而著其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四 君將大夫將書師 書師通稱

暴夫楚之罪不待稱師而見也又或謂不正其伯討故稱師則

凡稱楚子者豈予之乎○又按陳氏傳良趙氏汭謂滅執殺皆

楚子而但稱師者以其以詐滅國故異其文滅陳蔡皆不稱楚

子稱楚子則疑於楚莊也非也春秋於楚莊書爵豈子楚莊哉

○書師通稱

師者卒乘之通稱也又戰稱人敗稱師來稱人追稱師乞師棄師取

師之類事雖不同其爲卒乘之通稱則一齊履謙統

凡卿大夫將師少稱人衆稱師專稱也敗績書師及會晉師如齊師

盟于師卒于師書師不論衆寡通稱也高澗然釋經

敗某師 某師敗績 敗某師 會晉師 追齊師 如齊師 盟于師 卒于師 乞師 棄師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目錄

書王師以諸侯之師不曰以而曰從不言會及不書戰  
鄭辨王爲天子諱伐不使天子首兵辨責桓王不當伐  
王臣會伐書王書人書國褒貶辨伐敗書不書褒貶辨  
秦晉交兵諱伐盟主書次辨  
齊晉交兵書晉書人褒貶辨書人書國褒貶辨雞父不書  
吳楚交兵書晉書人褒貶辨書人書國褒貶辨雞父不書  
吳越交兵楚敗詞辨和舉書蔡以師褒詞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五目錄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五

錢唐張應昌學

○書王師以諸侯之師不曰以而曰從不言會及不書戰

鄭辨王爲天子諱伐不使天子首兵辨責桓王不當伐

王師令不及魯不書隱九年鄭以王命來告伐宋成元年王人來告

敗傳於此二處發來告之例明他皆不告也趙游屬辭

傳載隱五年王使尹氏武氏伐翼王命號公伐曲沃桓四年王師秦

師圍魏皆不見經事在西方令不至魯也隱九年鄭以王命來告伐

宋時鄭伯爲王左卿士王臣不出王師不行故但書公會齊侯鄭伯

鞏帥師會齊鄭而已至三國從王伐鄭始見經三國來告也至齊抗

王命合諸侯以納朔魯亦與焉於是王人救衛之令始及於魯又卷七

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書戰夷狄不能抗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五 書王師

桓五年伐鄭天王猶能舉征伐之權也莊六年救衛天王猶能執廢

置諸侯之權也夫使伐鄭而鄭服則諸侯無有不臣者矣惟其伐鄭

而鄭不服然後王命不行於天下使救衛而黔牟立則諸侯無敢不

稟王命而自立者矣惟其救衛而朔卒得以自立然後王命益不行

於天下春秋之初天王能舉政刑惟此二事而僅止於此則鄭莊之

抗王五國之納朔擢髮不足數其罪矣呂大圭或問莊六年

書王師三一則傷威毀重親屈伐鄭之師一則兵寡力弱不成救衛

之功一則背盟棄信卒致徐吾之敗王綱之委靡具見齊履謙統紀

王師見經者三事伐鄭陳蔡以從王書王室猶有可與之機也救衛

王人之微以子突書猶可以爲天下共主也至徐吾氏之役不惟無

制夷狄之道而敗績大書不隱於是失政於天下也趙訪金

周衰外寇侵侮諸侯暴橫天子之師屢貽挫辱聖人書之於經者四



甚傷之也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此外寇之侵侮也桓五年蔡衛陳從王伐鄭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此諸侯之暴橫也沈氏

天討之見於經者伐鄭救衛而已伐鄭而敗績救衛而無功不書諱之也顧棟高大事表偶筆

敗績於茅戎可書敗績於鄭不可書也王伐戎而敗可書狄伐周而入之不可書也書其所可書是春秋所以施於周魯之義也李光地榕村集

周官大司馬之職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大合軍者方伯連帥各以師至而大司馬監臨之召虎南征方叔北伐傳稱

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是也又曰若大師則掌其戒令謂王親在行大司馬巡陣眠事而賞罰常武之詩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是也至春秋王師出而見挫矣方苞通論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五 書王師

昔者厲王之末荆蠻嘗背叛矣宣王命方叔征之其車三千詩人侈其盛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然後蠻荆來威也徐方嘗不庭矣宣王自將征之赫赫業業有嚴天子詩人侈其盛曰王旅嘽嘽如飛如翰

如江如漢然後徐方來同也蓋王畿千里出車萬乘論財則富論兵則強居重馭輕諸侯畢服豈有天子削弱而偏師能伸其號令者乎

周室東遷壤地褊小天子不能具六軍伐鄭而從者僅陳蔡衛之微者救衛則王室之微者鄭敗王師衛抗王命由削弱也推原本始則

由于平王棄豐鎬就洛邑地狹兵寡故也陳遵鶴紀疑

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三國以兵會伐而曰從王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戰于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存天下之防也胡○不言會及臣從君之辭也陸德明○天子得用諸侯之師故不

曰以而曰從王臣聽君之辭也程端學本義○桓十四年宋以四國伐鄭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柏舉皆曰以此言蔡衛陳從王伐鄭天子無敵故曰從

王以尊之尊桓王所以甚鄭伯之惡孫復尊王發微○穀梁曰舉從者之辭為天王諱伐鄭也非也直言從王伐鄭文順事明可不煩

解矣傳說妄劉敞○三國從王而大國不能從之罪見矣三國以卿出而君不躬親之罪亦見矣李鼎復集○天子討而不伐

諸侯伐而不討鄭伯不朝王命諸侯討之此古之制也今桓王從三國之師屈天子之尊效敵國之交兵傷威毀重微弱甚矣

沈氏○其不書王師何王為重也汪克寬纂疏○諸侯有罪天室之衰諸侯之強可知矣春秋變其文曰從王以示一令之出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五 書王師

莫敢不從之義陸贄○自隱以來天子不能命諸侯諸侯不能奉王命以討諸侯亦久矣王伐鄭而從之者僅三國三國豈誠

尊王哉蔡衛陳之讐鄭久矣隱二年鄭伐衛四年宋衛陳蔡伐鄭十年宋衛入鄭又與蔡入戴而鄭復伐三國之師取之桓二

年陳與鄭雖會於稷蔡與鄭雖會於鄧未有成也衛之隙未解也衛之隙未解則陳蔡之黨未散而讐鄭之心未已也今天討

加於鄭而三國從之亦託公義以濟其私忿爾呂大圭或問○自周室之東諸侯不稟王命者有之未有叛王者也鄭莊以周人界

號公政命祭足帥師取成周之麥禾以人臣而稱兵犯上不曰叛可乎左氏謂鄭不朝王王怒而伐之舍其大罪舉其小愆後

讀史者咎桓王不當輕於伐鄭此誤也家鉉翁○春秋不志王室事天子征伐不可見以從王伐國見之莊存與春秋正義○以人從



已曰以己從人曰從言從王者若諸侯不召而至不令而行也

孔廣森公羊通義

○書從王尊王也三國稱人微者也王自將而以

敵王也不言敗績爲王室諱也王師敗績于茅戎何以書王不

可言敗王師猶可言敗焉爾

牛運震傳

○書從王恐是國史之體宜

然孫氏不使天子首兵之說非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不書天王伐鄭者王命不至於魯從三國告辭

方苞直解

○不書王師敗績先儒謂

聖人諱之不忍言非也此係魯史不書也何則魯史之文從起

告鄭伯老好當日且使祭仲勞王問左右必不以敗王師告在

顧棟高闕文篇

○汪氏說見尊王書法門○夫鄭以情則周之懿親也以國則

周之左右藩輔也况維岳彈丸之區無山川險阻西迫秦翟南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五 書王師

四

接荆楚僅有外侮猶賴爾鄭以朝夕夾輔王家不謂世職司徒

方假王靈以雄視甸服挾王質子兩掠京畿天子震怒敢抗王

馬驥左傳事緯

師莊公之罪浮於戎狄矣

○九伐之權出自諸侯大夫

春秋所由作也大書三國從王伐鄭征伐自天子出諸侯用命

二百四十二年從未有乾綱之振如此者乃至一敗不起先儒

謂鄭不朝王罪止削地貶爵王置宋魯弑君之賊而親伐鄭故

王不稱天非也方望溪曰幽平之後欲振既墜之王綱當先之

以征誅而征誅之行莫急於討鄭鄭爲王室近親甸服之伯王

朝卿士也王崩之次月興師以伐王都其罪乃九伐之法所未

有王固知其力之不勝故繼序十有四年不敢聲言其惡且桓

王討伐非盡不能行也惟不行於魯宋以鄭莊怙亂而齊爲之

輔耳莊王黔牟之立鄭齊魯抗王師而納朔使桓王初年遽討

魯宋則齊助於外而鄭起於內王室之憂及宗社矣故咎桓王

之不能修明德政以繼文武可也而謂其不當伐鄭置亂賊於

左補義

不問非其實也

○斯時陳佗方藉鄭力弑太子有國

其從王師不過勉強應命子元獻攻瑕之策曰陳亂莫有關心

言德我而莫敢闕也觀蔡衡不支知二國猶爲王敵愾而陳則

甫接刃而棄甲矣蔡衡之奔王卒之亂皆由於此王卒大敗射

王中肩陵天子至此而寤生猶云不敢乎哉

莊六年春王人子突救衛

不稱師於例爲將卑師少以卑官帥少師救衛不能使衛朔不

入是無功也

孔疏

○救衛者存黔牟而拒朔也朔構兄篡國天討

當加春秋王旅之出合司馬九伐之法者惟此一事

張洽集注

○自

伐鄭以來王師不書其書救衛何救衛無功也救衛無功而後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五 書王師

五

王命不行於天下

陳傅良後傳

○方四國欲以兵納朔若王伐四國

而討有罪朔自不得納矣何待子突之救不能伐四國而徒救

黔牟非矣雖然四國之強非王師之所能加故不得已救黔牟

葉夢得春秋攷

○朔得罪於王王當明其罪布告諸侯乃不能明示天

子之命自同於列國之兵爭卒不能救而五國竟破衛納朔王

室不競而威令不行可悲也

吳澄纂言

○書王救則朔爲天王所不

與而五國黨惡之罪著矣

方苞直解

○五國之君抗逆王命伐天王

所立是天王之法不行於諸侯至出不得已而救衛與諸侯之

恤隣救患者等其亦陵替衰微之徵也諸儒乃以救爲善之王

師之出無可褒書救者傷天王之與諸侯敵也王人書字何足

以定義

張自超宗朱辨義

○陳氏遷鶴說見書救門

成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公羊作賀戎



左春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微戎將  
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不聽遂伐茅戎三月敗  
績于徐吾氏秋王人來告敗杜注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  
得校故以自敗爲文書秋從告○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氏

例見莊十○穀梁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爲尊者諱敵不諱敗爲

一年傳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不言戰王者無敵天下

莫敢當也莫敢當其言敗績何天下之勢大矣非有能敗王之

師者也王自敗也劉微○戰然後言敗績此不戰何以書敗績

言自敗也凡王有事譏不在諸侯諸侯有事譏不在臣子如天

王出居于鄭鄭棄其師皆以自致之文書之雖有敵國亦自致

也深亡齊人殲于遂王師敗績于茅戎無敵國之辭也陳傳良

○王者無敵於天下故不言敗績若桓五年戰于繻葛王卒大

敗祝射王中肩僂二十四年類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伐周

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昭二十二年鞏簡公敗

績于京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之類皆不書爲王室諱也

雖有狄師亦不志者母弟之難起於蕭牆惟書天王出居以見

義而公卿之獲皆不忍言也戎狄不可以君臣治故直書王師

敗績于茅戎不必諱可也趙汝愚○書法尊王之義與王自取

敗之道及諸侯之不勤王咸得而見王克寬纂○魯諱敗不諱

戰周諱戰不諱敗莫敢與王戰者也戰而勝猶恥也戰之恥甚

於敗故諱戰也李光地○鄭伯敗王不書此何以書戎敗王師

猶可言也諸侯敗王不可言也方苞

公羊曰孰敗之蓋晉敗之曷爲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

也若晉敗王師而改曰茅戎是掩惡也如何微勸乎陸范

○公羊所云晉敗之者罪晉之詞謂晉不能爲王與伐戎之師  
而平戎于王劉康公伐戎而晉不以師從王師敗績而晉又不  
以師救故爲歸獄之詞以罪晉耳啖氏駁之非是張自超宗

左氏有瑕嘉平戎之說攷定王時士會問穀烝而王能教之羣

胡獻齊捷而王能責之且爾時晉之執政爲士會卻克斷不至

有敢敗王師之事也張尚瑗公

○王臣會伐

征伐自諸侯出昉於何時乎春秋之初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於是

三國會於中邱隱九強如齊僖詐如鄭莊鯁然懼無以服諸侯借

王命以臨一宋蓋詩書所載之征伐未有不稱述王命者非王命而

伐人者叛也故平桓莊僖惠之春秋王室尙可爲也莊公以前聖人

望周之意倦倦焉伐鄭之舉京師猶有書伐者救衛之舉京師猶有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五 書王師 王臣會伐 七

書救者莊公以後經絕無之矣王命號公伐曲沃隱五立哀侯諸侯

猶有奉王命立國君者王命號公討樊仲皮莊三諸侯猶有奉王命

伐叛臣者莊公以後傳絕無之矣征伐自諸侯出蓋始於齊桓之伯

也愚按陳氏謂始於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此沿以單伯爲王臣之

也愚又謂莊二十七年王命齊討衛亦沿傳說子頊事之誤也故從

削召陵之役權移於齊城濮之役遂移於晉日久而諸侯以列國視

京師矣晉召而莫敢不來矣處父救江王叔桓公與焉晉侯伐秦劉

子成子與焉春秋猶不書也郭陵以後晉人克敵而驕成十六年之

尹子遂與諸侯同序一卿既會伐於十六年之秋二卿復會伐於十

七年之夏跋履險阻曾未息肩蓋晉厲暴虐不得不從也抑嘗論之

春秋之初王室有可爲之機而沮之者二春秋之末王室有可爲之

機而棄之者一齊僖鄭莊馳騁東周之間號爲小伯一旦天子震怒

自將伐鄭蔡衛陳皆奔走從命而寤生敢抗衡天子是沮之者鄭寤



生之罪也齊僖鄭莊既歿伯圖未與王人子突救衛又可爲之機也而齊襄又敢於伐衛敢於抗王是沮之者齊諸兒之罪也平邱以後晉失諸侯楚拘唐蔡二君唐蔡不能討楚而歸之晉晉無以合諸侯而歸之周此東周所無之機會也左氏曰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此春秋以來所未見之文也會十八國之師堂堂之陳正正之旗而止於侵楚陋矣哉有大可爲之機而自棄之者周之罪也召陵以後天下無伯而諸侯又有私伐矣天下有伯周不復興此世道之所以爲春秋天下無伯齊晉不復興此世道之所以爲戰國陳則通晉王臣會伐三會侵一愚按莊十四年單伯非王臣趙氏誤列入云會伐四今改正晉伯中衰厲公三請王臣伐鄭而鄭從楚益堅中國無伯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以謀伐楚無功而諸侯復散皆天下大故王伯升降之會也趙汴王臣與伐自成十六年晉厲公伐鄭始前此桓文倡霸徵兵討貳不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五 王臣會伐

八

閔請命於王非禮也而實霸迹之盛也及楚氛益熾中夏懾威諸侯疑貳然後援王臣以屬之禮也而實霸事之衰也方苞

成十六年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初以王卿士與伐也春秋不以諸侯用王師陽處父之救江王

叔桓公不書前年伐秦之後劉子成子猶不書也於是厲公恣

矣以尹子與齊國佐邾人序甚矣陳傳良○前此未有以王臣

與伐者桓文征伐猶以尊周安夏爲心未嘗瀆王臣以臨師旅

晉厲以私怨伐秦則挾劉成以偕行以攜貳爭鄭則要尹單而

屢往於是王臣奔走道途爲霸者之用矣春秋於伐秦不書劉

成於伐鄭書尹單苟伐秦書劉成則爲朝王請命而伐秦爲善

矣伐鄭不書尹單則無挾王臣之罪而討貳抑楚不爲過矣聖

人筆削豈不深切著明哉汪克寬○書王臣會伐假天子之威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五 王臣會伐

九

而服人也李廉○桓文之師以尊王恤鄰爲號義旣足以動人而力又足以攝之故未嘗請命於王晉霸既衰諸侯攜貳故假

王命且援王臣以誼之據左氏伐秦之役劉子成子實與焉而

經不書蓋書劉成會伐則似因朝而受命於王無以著其因伐

而朝之慢伐鄭不書尹單則霸者徵會討貳之常辭無以見晉

霸益衰假王靈以屬諸侯而終不能服鄭爲世變之尤大矣日

講解○前伐秦劉成二公不書故王臣會伐自尹子始所謂挾

天子令諸侯至是方顯然彰著李光地○諸侯有罪則天子

命方伯以討之晉主軍令而王臣與是名爲奉王命而實則役

王臣矣故春秋據其事直書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以見王臣

諸侯大夫之齊等也張自超○自此以諸侯用王師而王臣

奔走與列國大夫無異又一變也高氏閔謂其扶義以令天下

誤矣顧奎光○陳氏傳良謂初以尹子與齊國佐邾人序爲厲

公無道之甚非也桓公倡霸之初已有王臣列序者矣諸儒益

因晉厲無道每事必求其罪端不知王臣會伐非與盟之比盟

乃以不信施於尊者若彰天討而王臣泣之未爲害義也厲公

時晉霸中衰欲假王靈以振之事周之禮最謹故與師屢請王

命討罪以歸京師諸儒未察其實耳方苞

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等六國伐鄭

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杜○晉三假王命合

諸侯以伐鄭而鄭不服伯圖不振可知孫復○晉厲無道而

能數合諸侯力捍強楚者假王靈以令天下也高閔○桓文襄

成之霸嘗據諸侯伐叛矣未嘗屈王師下伐也屈王師下伐如

於晉厲陵夷甚矣厲公暴戾以力屈鄭責晉兵之後期罪誼係



之不我用於是挾天子之命屈尹單以令諸侯趙盾飛○再假

王以伐鄭而兩王臣並出則晉役王臣之罪甚矣張自超宗

又冬公會單子晉侯等六國伐鄭

定四年春公會劉子晉侯等十七國于召陵侵楚

傳曰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合諸侯至平邱而止

則是役劉子爲之劉子定內難復辟于周而楚納子朝於是合

十八國之師伐楚未有盛於此時者也以周之不競而能若是

俄而劉子卒君子深悲之陳傳良○蔡昭侯如晉請伐楚晉請

命於周天子特使其老臨之大合十八國之君若能奉辭伐罪

豈不多於齊桓召陵之功哉奈何以伐號召而以侵止也王樵

○秦晉交兵書晉書人書國衰敗辨伐敗書不書衰敗辨

車鄰一詩美秦仲也秦之強大實始於此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五王臣會伐秦晉交兵

至襄公平戎取岐豐之地受顯服駸駸爲西方之強矣然春秋七十

有五年無見經之事盟會不同聘問不通是時天下惟齊楚爲強而

晉亦未之聞也至僖十五年書曰晉侯及秦伯戰于韓增天下之強

國而四前此春秋略秦晉一旦以夷狄獲諸夏之君威動天下矣首

納夷吾繼納重耳穆公已有伯視諸侯之心豈料城濮一勝晉執牛

耳穆公已有不平之志與晉周旋一無所得大恩易怨人情之常圖

鄭之役二國兵爭自此始矣晉文艱難險阻十有九年穆公畏晉猶

隱忍不發襄公新立未免以童稚目之千里役人襄公出其不意敗

之穀陵悔過若不自容奈何又爲彭衙拜賜之師濟河焚舟之役不

能懲忿窒欲之過也至文四年晉侯伐秦始踐誓言敎兵不報康公

不願晉甥之愛納不正以伐喪趙盾不顧先蔑之請不謝秦而與戰

康公不悛又與忿兵河曲以後俱無足論自晉失伯秦爲楚援自是

秦之伐晉者四蓋以分晉人治楚之師晉之伐秦乍勝乍負無大得

志二國兵爭六十有九年至襄十四年伐秦之役兵爭始絕陳則通

秦晉之爭自僖三十三年迄宣十五年三十餘年之間無有虛歲或

以書僞書人不書將帥爲衰敗非也君將稱君大夫將稱人春秋常

辭也春秋之書秦固常稱人雖大夫將未嘗書大夫用大眾則書師

其稱秦伯者二戰韓衛聘是已秦伯使術來聘即楚子使椒來聘吳

子使札來聘之例也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此楚子會孟吳子

會黃池之例也吳楚浸盛而書子秦伯崛起而書伯皆著其實而已

若其曲直之辨則存乎其事始書秦人入滑明秦之犯中國也繼書

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二年書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見秦之不

悔而伐晉晉之志戰而敵秦也冬書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見晉

人再勝而猶用師也三年書秦人伐晉見秦人再敗而不知悔也四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五秦晉交兵

年書晉侯伐秦見報復連兵之不已也未及數年又與彭衙之師蓋

其積怨深憤務欲得報而後已至三年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封殽

尸而還然後秦人之憾得逞四年晉人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而

秦不復報彼其蓄憾特在穀函一敗之恥故自取王官雪穀恥之後

卒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秦以師納之既而晉人悔遂與秦師戰

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秦穆晉襄之讐自穀始秦康晉靈之

讐自令狐始穀之敗所以兆彭衙之戰令狐之戰又所以兆河曲之

戰自是而後晉侵崇以致秦師之伐秦伐晉以致晉人自狄之師晉

狄伐秦又以致秦桓伐晉之役更相報復閱再世而未已呂大圭

晉襄急於報秦怨不得不緩於治楚以故商臣弑君而不問滅江滅

六而不救其後卒至秦楚合而中國不競爲可惜也文公之伯秦實



輔之內諸侯會盟秦頗與焉城濮之戰又助晉以敗楚師秦交東諸侯以勤勞中夏未可以督過之也使晉實有安內攘外之心西結秦好而南抗楚師藉強隣合諸侯并力一隅則亦足以弱楚矣楚弱而諸侯安諸侯安而中國尊矣乃不忍一朝之忿怨成而兵結遂不得不釋楚而一意向秦由是楚無所忌而益肆吞併矣由是秦知東諸侯之不我與而爲自強之計矣由是而秦楚合矣秦楚合而晉事難爲矣張自超宗朱○辨義文四年晉文城濮之戰實用秦師至會翟泉秦人亦與明年伐鄭晉秦共之其怨起於秦之私與鄭盟而留成以去使晉不得志於鄭耳秦之襲鄭固爲不義之師而知鄭有備滅滑而還無損於晉也襄之凶服卽戎實報秦盟鄭之怨非有恤鄭之公心也秦恥敗穀不能忘報人情之常孟明師來急宜修詞以謝而再敗之於彭衙豈非已甚哉王官之役濟河焚舟封穀而還晉未有喪師失地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五 秦晉交兵

三

辱又與師以伐之何其忿戾之至耶兵連禍結罪實在晉又

春秋於秦晉之爭前則詳書者所以詳其結好致怨之由以著晉之有得有失也其後雖有侵伐無關於中國之故故皆從畧其書秦人秦師亦不必其爲秦伯爲秦大夫如中國之舉爵稱名稱師師也然亦非春秋畧於秦詳於楚爲有進退予奪之義蓋秦不爲中國患故其事不必詳楚爲中國患故其事不可得而畧也又襄十一年

秦晉兵爭六十九年始於穀而終於十二國之伐其在秦穆公之世與晉襄交兵五秦康公之世與晉靈交兵三秦共公之世與晉靈交兵一秦桓公之世與晉成交兵一與晉景交兵二與晉厲交兵一秦景公之世與晉悼交兵三秦厲五君晉歷六君千戈日尋疆場暴骨兵連禍結未有如二國之甚者也夫自獻穆相好再世爲昏惠文得國咸資秦力城濮之役秦之龍盾虎賁悉用輔行晉是以大破楚成

霸業秦之於晉功多矣穆不能終而靈兆於圖鄭怨結於敗穀則秦有以取之自是以後兵端相繼秦康公晉之甥也渭陽之篇克念舅氏而卽位以來日與晉構晉實不能親既求君於其國又變計而擊之晉則無禮豈能堪乎二國之怨彌深秦楚之交始合羸且坐大晉弗知也共公初立晉欲修好趙穿曰我侵崇秦必救之求成而伐其與國召戎速寇何成之有穿有異志故迂其謀而晉於是失計矣及秦桓之立晉宜釋怨結好乃又偕白狄伐秦而晉於是再失計矣輔氏以來秦楚益固蜀盟之役秦人先諸侯而首從白狄介在兩大之交戎性無常唯利是視何昏姻之可恃哉令狐懷疑要盟不信麻隧大舉敗傷孔多秦雖不競而虎視西戎徘徊侯隙固未嘗一日忘報晉也呂相之絕秦也以穀師責穆以令狐河曲責康以輔氏責桓其詞多文秦不能對而左氏特舉其背盟召狄以正其懷詐取敗之故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五 秦晉交兵

三

雖二國之曲直經不明書要之欲求成而先加兵既從盟而後食言狙詐相伺兵戈無已秦之共桓晉之靈成景厲固兄弟也晉悼復霸攘楚而兵挫於秦蓋文公親秦以戰楚故力倍而功高悼公爭楚而伐秦故勢罷而志惰下軍違命諸師遲延於是晉之報秦至是懈矣晉既不急報秦秦亦閉關自守山河四塞不與晉爭兵戰於外威著於內鍼于千乘而卒歸國包胥七日而後出師養銳觀時將有大圖其後子孫終能并六主而有天下未必不肇基乎此也馬驥左傳事紀秦誓皆以爲敗穀歸後所作史記則以爲王官之役封尸歸後所作史記是蓋敗穀悔過則不復與彭衙之役矣何至於三出王官之役亦無大捷不過晉人不復與校而穆公藉此自文及其封尸發喪不覺有媿於中而爲此誓然次年又伐戎則終未嘗踐誓也全祖望經史問答自晉主盟舍秦無加兵於晉者會夷儀之歲秦晉成而不結明年盟



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楚子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是戰國之萌也

東傳良後  
何文十年

唐荆川說見晉楚爭盟門文十六年

王伯厚曰秦自殺之敗即楚見呂相絕秦故穀梁曰秦之爲狄自殺

戰始陳止齋曰楚之霸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爲楚役余按秦晉

楚離合之故見於經傳者甚悉迨吳入郢而秦救之楚以不亡則晉

之絕秦乃所以存楚也二百四十年之樞軸轉焉張向環穀梁  
折諸卷首

晉獨當一楚猶或不敵復加以秦則晉不支矣晉與秦合而楚敗楚

與秦合而晉敗自秦晉報復紛然晉之全力在秦不在楚至楚滅庸

於是秦楚之交合矣顧奎光  
隨筆

自三晉之分力不足以支秦楚則楚之危者以安而秦之弱者以強

故晉之存亡秦楚安危強弱之繫而春秋之一大變革也秦國僻小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五 秦晉交兵

難於西戎穆康之世與晉構釁他國用兵鮮矣傳稱穆公并國十二

開地千里其所攻取大抵皆在戎翟之界方是時泗上諸侯奉盤敦

而爭長者嗷然於壇坫之上喜而朝怒而叛者紛紜於晉楚之境其

視秦若不甚可畏也秦亦漠然無所與擁崎嶇之固迴翔熟視而不

敢以爭一日之雄左氏曰秦穆之不得爲盟主宜也不知盟主非秦

之所欲也秦惟不自爲盟主故能蓄積其氣勢徐以待諸侯之衰而

乘其弊姜宸英  
湛園集

秦并天下在范雎遠交近攻之一言然其先世所以富彊坐大西陲

者則在近攻而遠者不交秦地僻遠與戎翟伍不與中國之事中國

以此輕之不知秦得志正在此使當日求好中國數盟數聘將竭財

力奔走道路之間又何暇畢力於耕戰之務坐致富彊哉魏禧叔  
于集

賈生有言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鳴

呼此周秦興廢一大機也春秋之世秦晉兵爭秦所以終不得逞者

以不得崤函也惠公之入賂秦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

蓋桃林之險在焉賂秦則晉之地險盡失蓋以空言市秦而實不與

遠戰韓後秦始征晉河東不二年復歸之晉蓋其民不服耳穆公乘

文公之沒而襲鄭苟得鄭其地反出周晉之東使衰絰之師不出秦

將包陝洛巨崤函爲患且十倍於楚幸而崤師一敗逖逃竄伏其後

迭相攻擊歷三四世終不能越大河以東成十一年秦晉爲成秦史

顯盟晉河東晉卻鞏盟秦河曲截然如天塹不可越使三晉不分以

全力制秦秦終不敢東出周室何自有窺闕之漸哉顧棟高  
大事表

世稱燭之武退秦師謂與展喜犒齊同能不戰而屈人之兵以余考

之良不然兆鄭二百年晉楚之禍者燭武爲之也鄭之大患在楚唯

秦與晉合則力足抗楚底鄭而無患城濮晉合齊秦攘楚楚力屈遠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五 秦晉交兵

遁而鄭乃得安意事晉今秦晉伐鄭其實主兵者晉也爲鄭之計宜

屈體以求成於晉晉退而秦亦退秦晉之權不失則晉之足以庇鄭

者如故也乃間秦撓晉用三帥成之未幾秦旋圖鄭使晉襄不禦之

子殺鄭蚤爲秦滅矣自殺師起秦晉之仇不解楚且乘間以合於秦

使晉力疲於西不得復致力於東楚得日翦東諸侯而無忌而鄭國

晉楚之禍亦二百年不息犧牲玉帛待於二竟猶不得免是誰咎哉

晉悼之興結吳撓楚楚之有吳患猶晉之有秦患也楚勢稍屈而鄭

亦得以稍安然吳卒肆橫齊魯且憐憫焉向使秦晉合力足以制楚

而有餘無用召吳中國不特無楚患并無吳患矣余反覆晉楚二百

年事追原禍始未嘗不歎息于燭武之一言爲之階也顧棟高燭  
之武論

秦穆非霸論趙氏汪氏說見下文三年秦人伐晉

僖十五年冬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左晉惠公之入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秦伯伐晉戰于韓獲晉侯秦於是征晉河東○秦自襄公有岐周之地七世至穆公此為見經之始是年齊桓伯衰而宋楚秦晉之變遽見李廉會通○胡氏本左傳以晉背施怒鄰專罪晉而恕秦春秋無是意也以來告而書之著秦之始強耳徐學謨春秋傳○傳載陰飴甥會秦伯一篇一面晉侯歸國一面秦官布置河東乃知秦伯伐晉全是為此姜炳璋補義○楚初見經其事則為虢秦侯秦初見經其事則為獲晉侯甚矣秦楚之強也其後楚為患中國而秦安然無事於春秋之世者有晉制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晉背惠蔑施以虛氣抗秦所以敗辱張治集注

倍十七年 傳秦歸晉河東  
蓋河東之民不服故借質太子匭之名以歸之耳顧棟高大事表

春秋屬辭例編 卷十五 秦晉交兵

太

倍二十八年夏秦從晉戰楚城濮

秦自入春秋來未嘗與中國會盟征伐今首從晉攘楚文公之力致之也是故非合秦不能勝楚非文公不能用秦顧棟高大事表

倍二十八年冬秦從晉會溫 二十九年夏從晉盟翟泉

秦與中國會盟惟于溫翟泉輔晉攘楚最合正自後如蜀之盟且從楚撓晉矣蓋自城濮以後秦已甘心為晉役秦晉合則制楚有餘使無穀穀秦晉之交永固中國之兵爭永息矣顧棟高大事表

倍三十年秋晉人秦人圍鄭 秦晉之隙始此

左鄭使燭之武說秦秦與鄭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自穆公釋韓之憾從晉城濮盟于溫于翟泉戮力同心未始有隙由燭之武一語而秦輔晉之心變矣以穆公之賢而所就止此豈非貪利忘義之失哉李廉會通○燭之武一言使秦穆背晉親

鄭非利害深中秦穆之心詎能若是乎秦穆從燭之武之言而戍鄭者非愛鄭也利在焉故也從杞子之言而襲鄭者非憎鄭也利在焉故也心無晉鄭惟利之趨使外無弦高之謀內有三子之應豈復有鄭既以利輕絕晉亦必以利輕絕鄭利心一開不能自窒宜其蔑秦叔之諫而取殺之敗也呂祖謙左氏傳議○晉文報怨而喜功故遂秦以伐鄭秦穆恃功而視利故私鄭以倍晉此一役也結怨交兵者數世晉失秦援而為楚所抗自是役始金履祥通鑑前編○秦之背晉改圖雖因燭武之說實挾晉侯勤王辭秦師獨下之憾以為異日潛師東出可藉鄭為接應耳東道主一語適中其心曲此時已萌圖晉之志矣顧棟高大事表

倍三十三年夏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秦晉兵爭始此

左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

春秋屬辭例編 卷十五 秦晉交兵

主

來國可得也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犒師孟明曰鄭有備矣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先軫曰必伐秦師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敗秦師于殽○公羊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晉人與姜戎要之殺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晉文死而秦伯襲鄭志在諸侯非直為鄭滑而已使晉稍不自強秦將觀兵中原矣幸而文公有子發兵扼之秦疲敝而晉得世其霸業而論者必責其受惠背施薄人於險以為春秋不與豈知秦晉之隙早兆於合兵圍鄭之日至是晉文身死未寒秦忽襲鄭滅滑晉襄苟置而不問是使晉襄不為忘親事楚之齊孝則為束手就執之宋襄矣家鉉翁詳說○秦人自從晉圍鄭已識地形自周而東將以襲鄭乘便入滑得利而還非晉



扼之秦將長驅及東諸侯之國矣故殺之收亦秦兵不敢東下之一機也季本私考○晉文藉秦力以勝楚始通盟會抑楚以興秦

有拒虎進狼之意當其與晉圍鄭背晉而去已有爭雄之心使

秦得志於鄭乘勝長驅諸侯必有再受其毒者幸而謀洩於滑

師敗於殺秦兵不敢東下其過在秦晉讐殺者四五世晉力衰

而楚得復橫也黃正憲翼明○秦謀襲鄭狄攻齊衛乘文公之歿爭

衡中夏也晉兩敗之霸統遂定其功甚偉而先儒多以爲病亦

未揆於事理之實耳公以前卿將稱人門○殺之戰左氏載

先軫之論是曲在秦也胡傳責晉與秦等以墨衰卽戎爲惡之

甚其於當日情理可謂頗矣秦背晉成鄭使晉文不念舊德而

從子犯之請則秦已當擊矣觀不哀吾喪之言是晉文卒而秦

不弔也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先軫非過激也至以墨衰卽戎爲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五 秦晉交兵

太

不可則古人有行之者徐淮並與魯公凶服命師費誓一篇列

於周書矣晉爲盟主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雖在遠地猶當救

之况乘晉喪踐晉境滅晉同姓晉君臣豈得晏然已乎彼固將

繼先君之志爲子孫之謀自敗殺後秦不敢越境而圖東諸侯

是敗楚者文之功而制秦者襄之力殺師之烈亞於城濮而顧

重誓之必欲晉襄守居廬之節坐視秦師馳騁四境盡諸姬而

不恤然後爲孝乎葉纂案○文公甫歿秦穆卽有覬覦諸姬之意

襲鄭未成移怒於滑使晉襄拱手聽其所爲將大肆貪心漸次

蠶食宋魯衛之國楚亦乘間而動王室危矣襄公毅然興師欺

之雖過在後日報復而此舉先折其角并王室而安諸姬厥功

甚偉陳遷鶴紀疑○殺之師晉君臣以爲不立威則無以聲諸侯而

警秦人非望之心不戰勝則無以立威也趙禮叔子集

文二年春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左秦孟明視伐晉報殺之役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

人謂秦拜賜之師○秦穆殺陵悔過未幾尋怨再致彭衙之師

是雖悔而未改也晉襄得志於殺可以已矣秦兵再至則修文

告以卻之若展禽所以犒齊師者秦必愧而反矣不此之圖而

逞志再戰襄之罪也秦穆憤於敗而不能平晉襄扭於勝而不

能屈血氣用事終於忿怨結讐黷武殘民黃仲炎通說○秦穆悔不

用蹇叔而襲鄭以致敗非悔兵之不可用也故其報晉之心必

勝乃已如悔兵之不可用而保境息民何至復有此敗哉汪氏

以不書伐晉爲罪晉而免秦者非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彭衙秦地伐

晉而戰于秦地秦師未入晉界也師未入界猶可以辭論卻之

不則固圍以自守耳邊戰而敗之知晉侯之好勝也朱朝瑛畧記○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五 秦晉交兵

九

愚按未入晉境不必書伐經文簡要但書戰可矣趙東山以爲

惡秦不自反而喪師故書其敗不書其伐與汪說之穿鑿同

又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報彭衙之役○秦以憤取敗晉可以

已矣而復伐秦報復無已殘民結怨程子經說

文三年夏秦人伐晉

左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

殺尸而還○秦穆初聽杞子之請違蹇叔之言是貪兵也愆而

不能窒也復起彭衙之師報殺函之役是忿兵也忿而不能懲

也今又濟河取郊何義哉胡傳○說者因傳有霸西戎一語子穆

公以霸考傳所記則踰二年而穆公卒其謂遂霸西戎者殊非

事實論者徒見悔過之誓列於周書遂以爲聖人子秦穆聖人



特取誓之文而已非子秦穆也夫穆公自誓之言咎既往之失冀將來之善薄勇夫而貴良士惡媚嫉而思彥聖期以保邦爲念諄諄懇惻誠可爲有天下國家者之法何乃不踐其言報復

至再平蓋書取其言而春秋責其事也趙鵬飛經筵○孔子於秦穆錄其悔過之辭於書以爲法著其窮兵之禍於春秋以爲

戒鄭王○秦晉穆公晚年悔過之書也左氏記秦晉之故甚詳而不記作誓之事書序誤以爲敗殺還歸之作惟史記繫作誓

於取王官封殺尸之後蓋穆公自是不復東兵矣金履祥通鑑前編○日講解義說見書秦門○秦穆既有悔過之言而猶兩報敗

殺之恥必濟河焚舟晉師不出而後忿洩志快非真能悔過者也文定以爲自此以後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不知此後

晉復報王官之役伐秦逾二年穆公卒使穆公而在未知其果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五 秦晉交兵

三

不報晉否也書終秦誓者夫子獨因詞之善而取其義耳汪氏以爲書取其言而春秋責其事者是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文四年秋晉侯伐秦

左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楚滅江晉之恥也王官之役與

晉何損哉乃不致役於楚而亟事於秦失緩急之宜矣伐楚則大夫往伐秦則君行失輕重之衡矣御纂直解○胡傳於秦晉之

師曲爲之說而不可通皆因以稱爵爲褒稱人爲貶而不知宣以前君將稱君大夫將稱人也秦穆次年卒故不能報晉乃以

見伐不報美秦誤矣方苞直解○秦蓄兩敗之怨一報王官未爲大過文定泥於舉爵非貶謂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其

說曲矣秦晉之怨兵連禍結罪實在晉且因競勝一時而失結秦懷楚之策非晉襄失計哉伐秦罪晉侯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愚按書晉侯是

晉將稱晉若晉秦連兵之罪自見於事張氏治以書晉侯爲罪晉侯而張氏自超因之誤也故刪節又晉襄之失在失楚而晉秦此則兩張氏所論皆得之或以報○張氏治說見比事門復無已爲晉侯罪亦尚未是義

文七年夏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左晉襄公卒晉人欲立長君趙盾使先蔑士會逆公子雍于秦秦康公送之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宣子患之乃背先蔑而

立靈公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先蔑奔秦○秦晉交兵於是再世自令狐後不悉書矣八年秦伐晉取武城十年晉伐秦取

少梁不書陳傳良後傳○趙盾宜諭秦以中悔之故引愆請罪而所立者又卽秦之自出秦人亦意釋而師退矣師卽不退而嚴兵

相拒久而不戰秦人深入晉地師老事變知必不能得志亦未有不全師以退者也師退則怨不成不敗則不思報而異日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五 秦晉交兵

三

乎是戰者是已張自超宗朱辨義○殺戰之怨已終至此欲解仇結好忽然中變棄玉帛之歡而構兵戈之禍殺戰以國故不得不然

此則出於強臣私意置君不定以大國之約立儲之重視同兒戲七十年之兵連禍結皆趙盾開之顧棟高大事表○秦晉始如而終

讐其曲全在晉惠文皆秦所立文公納王陽樊之賜晉獨專之城濮勝楚衛雍之策命晉又獨專之康公當屢戰之後承晉國

求君之使送公子雍而歸之誠是盛德事晉背秦而敗之甯我負人所爲傾險於是累世積讐以終春秋張何援左傳折諸卷首

文八年 傳秦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文十年 傳春晉伐秦取少梁

又 夏秦伐晉

秦晉再構怨而報復不已皆以其私也故不悉書趙盾



左秦伯伐晉取北徵。○傳載晉先伐秦而秦報之則當並書而曲直自見。今舍晉不書而獨書秦則傳未可信。謝王○令狐曲在晉秦之報亦恆情也不書人師闕文耳。直解○秦伐晉以號舉先儒多以為罪秦孫氏覺謂易世相讐交兵不已故不稱其人但曰秦以黜之彙集亦云殺之役釁起自秦晉方伯之職不容已乃因是相讐連兵不已且結楚為援致楚日橫而中國做皆秦為之也春秋是以罪秦也殊不知殺之報復於文四年晉侯伐秦已是結案至七年逆公子雍於秦且曰秦大而近足以為援已是歡然一家忽然改圖以德為怨則秦之報復自不能已且秦之前後伐晉多矣皆不舉號彭衙之役且書秦師何獨於此狄之乎此蓋經文偶脫一人字與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同為闕文黃氏仲炎之說是也。顧棟高大事表

文十二年冬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秦為令狐之役故伐晉取驕馬晉趙盾禦之戰于河曲交綏

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自殺至此凡六交兵秦晉亟戰而楚

伯矣。卓爾康○殺之憾曲在秦令狐之戰曲在晉殺之憾未平

而令狐之怨再結各實在晉。家範翁○范山言於楚子謂晉君

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而秦晉亟戰於是楚君將稱君矣曰晉

人秦人戰于河曲畧之也。趙訪

宣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崇秦與國

左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

穿侵崇秦弗與成。○晉欲求成于秦發一介之使述先君之好

而秦成合矣侵崇則秦愈怒而兵不可解蓋穿志於作難託伐

崇以專兵也。家範翁○趙穿繆計豈有欲求成而反加兵其與

國者乎。高開○秦自穆公結楚不復東征二國之兵稍息已而復生釁於令狐戰伐無已今晉方禦楚退而思求好於秦秦晉之交合則秦楚之好疎我無西顧之憂楚斷同讐之臂斯亦制楚一大機也胡為曲徇穿謀侵崇致怨自此一失明年即有圍焦之師至八年而晉師白狄伐秦十五年而秦人伐晉成九年而秦人白狄伐晉十三年而晉厲公八國伐秦悼公既伯秦數出師以撓之我讐愈深彼交愈固至於吳師入郢秦哀公為之賦無衣楚真得力於秦矣。嚴欽隆○秦晉自河曲之戰已結令狐之怨今侵崇以挑之釁又開於晉矣。顧棟高大事表

宣二年春秦師伐晉

左以報崇也遂圍焦。○晉文之伯秦與有功晉霸之衰秦與有

罪城濮秦從晉以弱楚是故晉伯而楚衰自文十六年春秦黨

楚以滅庸而秦為楚役楚方陵駕中國而秦復興師伐晉是故

楚伯而晉衰楚莊通秦以軋晉晉方與楚爭則通秦以軋楚可

也否則置秦勿問可也而盾之族子曰穿乃與侵崇之謀是起

秦之爭也晉與楚爭乃為秦做非自貽其戚耶。呂大圭

宣八年夏晉師白狄伐秦

左白狄及晉平會晉伐秦。○侵崇之曲在晉不知釋怨修睦乃

復興師動眾會狄伐之直書而貶自見。胡○侵崇起數七年未

已結狄伐秦晉罪大矣。李廉○秦晉爭伐不已而荆楚彊盛之

勢成矣此下即書楚人滅舒蓼比事以觀可見。家範翁○秦晉兵

爭而楚得專意於北方此晉所以不支也。日講○白狄與秦

同壤晉與為婚而結以伐秦黨非類而爭佳兵且晉已失伯今

黑壤之會諸侯方睦不思制楚而伐秦失計甚矣。直解



宣十五年秋秦人伐晉

左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土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秦復伐晉必楚人既服鄭宋有力征中夏之心故使秦出師相牽制俾晉不暇南顧耳幸楚旋卒晉得以其閒挫齊致宋尚能與楚相抗不然欲分霸不可得矣日講

成九年冬秦人白狄伐晉

左諸侯貳故也○秦楚交合同心謀晉楚伐莒以撓其東秦狄攻其西使晉力不能支日講○晉前連白狄伐秦秦久不報君子多秦桓也越二十年亦連白狄伐晉桓德不終矣此其所以致十三年之伐歟張自超宗

成十一年

傳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秦伯不肯涉河使史黶盟晉侯于河東晉卻驪盟秦伯于河西秦伯歸而晉成

九年秦與狄伐晉晉不報而更與秦爲成則前侵崇之怨又結

春秋屬辭例編 卷十五 秦晉交兵

至

至此秦伯不肯涉河歸而背晉成是釁又開自秦也顧棟高大事表

成十三年夏晉侯帥八國之師伐秦

左晉侯使呂相絕秦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五月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秦晉不和久矣十一年始有爲成之舉而旋絕之自是終春秋無復合之理夫與晉抗衡中原者楚也非秦也晉不能援楚而於暱近之秦亟絕之使秦與楚反有日親之勢是以秦委楚也故唐荆川曰晉之仇秦非特生一強敵又借盜以兵也此天下之勢一大變也趙伯

襄九年

傳秦人侵晉晉饑不能報也○趙訪曰不書淺事不足書

襄十年夏晉師伐秦

左荀罃伐秦報其侵也○家氏說見比事門○晉方圖楚不思

樹秦以爲援而反構秦以資敵非計也日講○楚通秦倚晉

與晉通吳倚楚其計同也晉知吳楚相敵爲己利乃與秦相敵以利楚計亦左矣直解○晉悼之世秦怨未結卽據左氏去年秦師之侵亦於晉無損動衆挑釁互相報復致起十三國之師而卒未有成功晉悼之失多矣張自超宗

襄十一年冬秦人伐晉

左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戰于欒晉師敗績○秦與楚婚於是爲楚伐晉報十年之伐敗晉於欒不書晉不告也日講○九年傳言秦人侵晉是時秦景公妹爲楚共王夫人蓋晉通吳以制楚楚亦援秦以倚晉耳方苞

襄十二年

傳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以報晉之取鄭

是時秦結楚以消夏罪在秦顧棟高大事表

春秋屬辭例編 卷十五 秦晉交兵

至

襄十四年夏晉侯帥十二國之師伐秦

左諸侯之大夫從晉伐秦報欒之役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驥衛北宮懿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子驥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於械林不獲成焉秦不苟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惟余馬首是瞻樂驪曰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還延之役○秦晉七十年兵爭讎兆於圍鄭怨結於敗穀禍稔於三戰大舉於九國之伐而終於此役以十三國重兵壓境而師出無律將各異心徒以煩民功績蔑有皆悼公之急欲諸臣之專也汪克寬○是役晉以軍帥不和全軍無咎秦見晉之方彊諸侯多助不敢出師自此晉秦息兵終春秋之世使偃當日忿氣進



師敗固致悔即幸而勝秦必報晉戰爭何時已哉應瑒集解

秦晉自僖三十三年為穀之師至此歷六十九年中間凡四大案穀

戰為穆公襲鄭曲在秦令狐為趙盾距公子雍曲在晉侵崇為趙盾

設謀求成曲復在晉麻隧為秦桓背令狐之盟曲復在秦大事表

襄二十五年傳秦晉為成大夫交相澁盟成而不結

襄二十六年傳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

○齊晉交兵詳伐盟主書次辨

攻齊晉兵交之由而知兩強不相立也齊桓子孫不足繼伯每不平

於晉晉文子孫雖號為繼伯而亦不敢責備於齊齊桓伯業南伐強

楚北伐山戎西會葵邱東會于淮經營天下略徧獨晉人盟會不及

避晉之強也孝公衛取穀之怨合晉師以卻楚豈料城濮一勝晉伯

遂成踐土翟泉兩會偕來齊必有勉強不獲已者自後晉人大盟會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五 秦晉交兵 齊晉交兵

齊君大夫不復從者四十有六年齊人虐辱我叔姬憑陵我西鄙魯

人兩告於晉晉不一問於齊齊之視齊猶昔日齊之視晉也齊惠結

魯以抗晉魯宜舍晉而親齊至於卻克使齊齊桓之憾始開斷道一

盟齊魯之交始散一笑與師齊以師徒撓敗之餘俯首帖耳於蟲平

馬陵之盟自是以後龜勉聽命豈其本心戚之會以國佐至虛訂之

役以崔杼會悼公五會三駕諸侯親往齊獨以世子當之蓋其平日

憤憤不平之心以勢力不至不得不來耳悼公末年伯心稍倦則有

我北鄙之伐及平公時君伐我而圍桃丘伐我而圍防非以弱魯正

以陵晉平公合十二諸侯環其城下而攻之經書同圍著齊環不道

之罪也繼是澶淵商任沙隨等會莊公又親辱矣然以勢力強大之

齊而役役於地醜德齊之晉豈甘心哉沙隨之明年伐晉以報東門

之役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于熒庭修怨之志始快矣春秋自非秦

晉世變誰敢執戈而與晉爭晉人曰晉楚齊秦匹也楚人曰釋齊秦

他國請相見宋之盟戰國之兆也景公如晉飲酒投壺晉人已有齊

君弱吾君之言至召陵侵楚以後諸侯相顧莫敢先叛齊首與鄭衛

盟與魯會又次于五氏垂葭以伐晉而諸侯遂無伯矣晉國將分莫

適為主至哀十年趙鞅始侵齊以報之亦足見晉公室大弱矣且夫

晉文之盛不及齊桓後世子孫惟悼公有聲績其餘齊晉數君不大

相遠晉獨得以世伯者由於樂卻晉原狐續慶伯韓范趙魏之徒人

才世出支持伯業與春秋終始桓有管仲而無繼所以無世伯之資

稷有晏子而不用所以無復伯之績孰謂伯業區區可無人為之乎

陳則通

前乎齊桓中國無霸桓創而晉襲之忿伎生而思復其故孝公爭之

頃公靈公莊公爭之景公繼爭之至於悼簡之衰爭猶未已爭之而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五 齊晉交兵

卒不得其不敵者不在諸侯之從違而在中國之不靖夫齊而有勿

忘先業之志無亦輯爾爾兄弟綏撫爾臣民待晉之衰布恩信於天

下不此之務而唯力是爭晉方世紹其業日與諸侯周旋拒楚而懷

忿伎以爭之其危辱也不亦宜乎景公承晉之敝而修鄭陵之盟急

沙鹹牽洮之好然不足以生諸侯之敬忌而且君移柄於權臣父偏

私於愛子齊遂終失其霸王介之四傳

齊晉兩國相為強弱晉強則齊同諸侯以附晉晉弱則齊合諸侯以

自強魯衛諸國則視齊晉盛衰而為向背者也攻之春秋自襄二十

九年至定七年晉之勢未弱於齊是後晉國既弱故齊易晉而敢與

抗衡魯衛宋鄭皆舍晉適齊矣沈崇

僖九年傳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獻公卒

笑齊立齊桓苟能正其尊嫡之罪取驪姬笑齊誅之迎立重耳晉國



數世之亂消於一旦賢於甯母之拒于華快於首止之定世子也乃桓既倦勤仲亦無志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傳曰討晉亂蓋深惜其不能討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宣十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於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緄以公子彊爲質於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晉文公卒齊不從晉盟晉是以不競於楚晉不得齊諸侯不附晉景爲斷道之會徵會於齊而齊不至於是伐齊彙纂趙孟何○齊自翟泉以來不與晉之會盟恃其強大侵暴小國晉景欲振奕世之伯業始則君率衛以伐齊既而卿偕魯衛曹以戰齊汪克寬○晉既失宋諸侯從者惟魯衛曹邾而已前日斷道之盟是也懼不足以抗楚宋陳蔡鄭既已入楚中國諸侯大者齊秦而素於晉世仇不可致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五 齊晉交兵

三

故欲得齊以壯中國之勢趙鵬飛○齊霸國之餘晉文資其力以敗楚自文公卒齊不復從晉盟至是徵會而齊不與毅然親將伐之實得繼霸之義韋之戰雖曰逞忿然自是齊服而東諸侯無貳心無會不與無役不從與楚相抗者近百年不可謂非謀國之善也日講

成二年季孫行父等四卿會晉卻克等三大夫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袁婁

左孫桓子臧宣叔如晉乞師春齊伐我取龍夏衛侵齊戰於新築皆主卻獻子獻子請八百乘許之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師從齊師于鞌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請戰癸酉師陳于鞌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晉師從齊師入自邱與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晉衛諫晉人許

之○齊自袁婁以後追悼公之終歷三十餘載無會之不同無役之不與則鞌之戰有以挫其氣而摧其強耳汪克寬○卻克之答齊師一則曰大國朝夕釋憾於魯衛再則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知是役以二國見侵之故也二傳增飾一笑之忿妄說也王樵○彙纂案鞌之戰說者多以爲忿兵然晉得齊而伯業實賴以不墜也詳見晉楚爭盟門

左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羊曷爲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卻克曰與我紀侯之疆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爲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紀侯之疆魯衛之地請諸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五 齊晉交兵

三

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爲質揖而去之卻克既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何休注逮及也反及國佐于袁婁也○穀梁案去國五百里袁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縣地五百里於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曰齊有以取之也○諸說見盟于師書及門○齊侯恃其強以伐人及其窮蹙則使重臣求免四國大夫專兵雪忿得一勝則逞無窮之欲二者皆失也程端學

襄十八年冬公會晉侯等十一國諸侯同圍齊

左秋齊侯伐我北鄙晉侯伐齊冬十月會於魯濟尋淝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魯人吾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若入君必失國子家以告公公恐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侯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



不至必施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施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十一月丁卯

朔入平陰遂從齊師魯衛請攻險已卯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

茲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郭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

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

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

揚門州綽門於東門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書同圍見諸侯

之惡齊經子○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獨於此書同圍何也齊

環背盟棄好數伐鄰國諸侯共疾故同圍之春秋於此有阻橫

逆抑強暴之意胡○齊環虐鄰殘民四年之中至於六伐鄰而

四圍邑不道之甚晉討得其罪從衆欲而非爲其私故書同王

○案之戰止於敗齊師而致賂求和君親朝晉能服齊也平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五 齊晉交兵

三

陰之戰師至城下齊君卻走而終不下晉此見晉霸之衰呂祖

○言祁嘗病魯滕薛小祁嘗屬齊今圍齊莫敢不同者晉以

大義驅之也鄭王○此義戰之善者也齊自頃公袁婁受盟恪

從霸令靈公從晉景伐鄭者一從晉厲伐秦者一伐鄭者二從

晉悼伐鄭者四沙隨柯陵雞澤齊侯未嘗不親至也于戚于戲

于粗于臺北于蕭魚世子光未嘗不同盟也盧打邢邱諸會卿

大夫未嘗不馳驅也齊晉匹敵惟期同欲故雖雞澤以來公不

親至以世子而長國君自悼公之會始越禮而躋不問周班晉

之於齊何其恭哉乃俄而構讐魯國不恤同盟四年之間六伐

其鄙四圍其邑蓋是時晉悼卒矣中國無霸齊環棄好自逞諸

侯共疾於是微會致討列國景從沈璧誓河大義昭著故春秋

侵伐圍入未嘗書同獨此書同明其爲天下之公惡也馬融左

襄十九年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左聞喪而還禮也

襄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左齊侯伐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

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

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成鄒鄒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

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追之獲晏駕○書遂伐以著齊之惡亦

見晉無政有以召齊之侮也樂盈無罪范氏以私憾譖逐之爲

兩會錮之齊光觀其政亂有所侮而動也然輔臣以敵君名不

正言不順豈惟不能有濟禍罰踵之矣家鉉翁○齊爲平陰之

役欲報晉而未有開故陰納盈以亂其國因乘亂伐之度晉方

內難力有所不能及也日譚○書樂盈奔楚不書樂盈自楚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五 齊晉交兵

三

奔齊盈之入晉不書自齊入于晉何以知齊之黨樂盈也於盈

入晉入曲沃之後書齊侯伐衛遂伐晉知之也然則春秋罪齊

之黨叛臣矣何不詳書以罪之蓋齊實非爲樂盈也齊怨魯之

不事齊而事晉因以怨晉之庇魯而加兵於齊屈於不得已強

與盟會未嘗不欲乘機弱晉盈之黨猶足以亂晉故助之入曲

沃俾爲亂於內而外以兵臨之可以得志於是伐衛而晉果不

救伐晉而晉果不出明年晉會夷儀而果不敢報使齊莊不見

弑晉齊之勝負固未可知也使春秋書樂盈之奔齊書盈之自

齊入晉不幾使人疑齊之實黨樂盈哉然則不卽伐晉而先伐

衛何也魯之背齊向晉衛居其間衛又嘗奉晉命伐齊故伐衛

之以試晉晉不救衛而乃乘勢以伐晉也書遂者著齊之本謀

在晉也張自超宗○陳氏說見書遂門顧氏說見晉楚爭盟門



襄二十四年秋公會晉侯等十一國諸侯于夷儀

左將以伐齊水不克○自盟柯陵後齊有輕晉之心會齊侯環

卒而光新立乃受盟澶淵及商任沙隨之會晉失其令齊復貳

伐衛遂伐晉又再加兵于莒故晉會夷儀將以討齊然會而不

伐是有畏也國勢不競衆志不一也曰水不克者以此爲辭爾

高閏○晉欲伐齊而不能伐大合十二國之君而無所事蓋進

則憚齊之強退又憂楚之伐鄭是以一會而徒返耳汪克寬

襄二十五年夏公會晉侯等十一國諸侯于夷儀 秋諸侯同盟

于重邱

杜注謂伐齊書同盟明齊亦與盟非也使齊果同盟當特書諸

侯及齊盟以著其失賊列姦之罪矣據經會不書伐齊而同盟

書諸侯乃中有間事之恒辭蓋晉許齊成而齊亂未定崔杼亦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五 齊晉交兵

不敢自行未嘗出受盟爾日講○餘見晉楚爭盟門

定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杜○書次者晉實大國未

左傳見書次門○不書伐者以次告杜○書次者晉實大國未

敢輕伐始盟于沙又次于五氏又次于垂葭又次于葉蔭至哀

元年而後伐其欲有所逞也久矣張洽集注○如左氏言則齊

乃伐晉不得以次書且衛與齊同次未見救齊之功齊敗之後

乃致三邑於衛必無之理伐晉致邑經所不見皆不足據程端

傳辨○不書伐而書次蓋二國雖有玩晉之心而晉勢尚強聊

次五氏以觀其費實未敢伐也日講○愚按諸說以爲未伐

是也杜注謂諱伐盟主陳止齋謂春秋重絕晉不書伐皆未是

定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左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使師伐晉○書次垂葭與五氏同高閏

定十五年夏齊侯衛侯次于渠邱

五氏垂葭之次皆爲謀晉至是復出兵觀望而明年遂有伐晉

之舉左氏以爲救宋非也鄭從齊方堅齊得衛得魯皆鄭謀之

最後宋始附齊其交未久齊不應救宋以仇鄭且鄭非疆國合

齊衛以敵之亦何懼而不果哉日講

哀元年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救范氏也取棘蒲○前此五氏之次伐夷儀垂葭之次伐河

內蓋皆遣偏師伐晉而二君次止以觀其可攻與否實未嘗親

帥師以攻晉也今書伐晉著霸統之絕受諸侯之兵且誅齊衛

之黨叛臣而陵霸國也汪克寬○齊侯謀晉久矣屢次而未成

伐今晉臣久叛齊衛遂助叛以伐晉書以病晉之不能定叛罪

齊衛之黨叛也御纂○趙鞅殺邯鄲午後午之子趙稷黨范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五 齊晉交兵 吳楚交兵

中行據邯鄲以叛齊侯衛侯助邯鄲圍五鹿至是重興師毛奇

哀十年夏晉趙鞅帥師侵齊

左趙鞅伐齊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郛侵及賴而還○吳遭齊喪

而去之晉乘齊喪而伐之會吳之不若也吳諫

○吳楚交兵書傳書人哀昭公 書人書國哀昭公 難父不書

吳自成七年見經伐鄭入州來勢與楚偏楚慮其梗三伐之襄三年

二十二年吳子遏憤而報伐門于巢卒襄十五年至於楚靈又三伐之昭四年

時楚方合諸侯而吳之兵威未甚揚於中國故吳雖屢受楚伐未遑

報復及昭十三年滅州來二十四年滅巢楚勢已衰吳始擅強中國

二十三年書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是時楚之伐吳惟定

二年一見於經而吳以四年又敗楚於柏舉入郢楚幾亡國向之大

伐吳蓋不償柏舉之一戰也自是終春秋楚不敢爭無伐吳之文而



晉頃以後晉衰已甚楚不乘其勢殘暴諸侯者有吳爲敵也

比事

何吳之太自壽夢始伐邾始見於經是秋復入州來一歲兵再見驛

疆也晉之會吳以病楚也當日能與楚敵者唯晉與秦齊既攜貳

秦自殺帥以後棄晉與楚合楚獲疆助晉勢漸孤雖鄢陵新勝終不

能服厲悼之際晉欲一舉而誅楚勢不能也吳居其肘腋之下壽夢

方銳臣啟謀伐其附庸撓之奔命楚師未出則擾其旁出則議其

後楚人畏備無暇北視此以夷制夷因時濟變之權衡也

馬驥左傳事緯

壽夢之世吳能自彊既而巢傾諸樊閼戕載吳楚康之際吳其衰乎

夷昧立而楚靈方驕入朱方執齊慶封三年之內三哥師焉楚暴吳

弱宜若不敵乃平王初立吳即乘隙而滅州來吳固非甘心下楚者

也王僚之立長岸一戰而師壓楚境雞父再役而七國喪敗楚常誦

而吳常伸豈王僚之能度越前人哉史記稱平王初立施惠百姓存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五吳楚交兵

晉

池國中傳亦稱簡兵息民然密邇譏間喪厥太子並誅伍奢幸而令

終保無患乎昭王初立吳僚被弑楚人欲因吳亂而取之不知閼廬

之發憤爲雄遠逾前代而楚昭信讒寵佞猶然平王之子也吳人一

舉而滅徐再舉而伐越既而楚瓦貪賄閼廬內因胥黠之怨外因唐

蔡之讐用孫武白喜之師長驅入郢五戰皆勝昭王出走較之召陵

之盟城濮之戰功尤加烈晉不能伐授權於吳聖人惜焉

又

甚矣晉之以計中吳也始則教吳叛楚而通其交終則俟楚釁吳而

絕其好甚矣吳之以計中楚也始則攻楚與國而令其疲終則去楚

與國而令其孤我宣公八年楚人疆舒參盟吳越吳爲楚役舊矣吳

未始叛楚也而教之叛楚吳未知戰陳也而教之戰陳吳未嘗會諸

侯也而誘之會諸侯晉方謀鄭楚驟爭之念諸侯莫可以制楚獨吳

居肘腋能爲楚患州來之入吳始挑怨於楚鳩茲之克楚復結讐於

吳相持莫下晉遂得從容服鄭而楚不敢爭蕭魚以後楚方忿吳不

復問鄭晉已得鄭不復恃吳昔也招而進之今也麾而置之晉之謀

國者殆曰吳日有事於楚若楚伐吳吳請師以救吾能與師數千里

以救之乎若吳伐楚吳請糧以濟吾能告羅諸侯以予之乎從之疲

於奔命不從易以生怨不如因其伐楚喪而退之不然無瑕可以錄

人襄之二年晉伐鄭喪向何責於吳哉此吳人墮晉人計中也孰料

楚又墮吳之計也楚無陳蔡鄭許不能抗衡北方無荊州羣蠻不能

自保其國隨人叛則不得志於漢東庸濮叛則申息北門不啟吳一

日伐巢伐徐又入州來楚之右臂幾斷一伐以子重

襄三

再伐以子

囊

襄十

大夫奔命也襄二十四年楚子伐吳無功吳自此有輕楚之志二十

五年吳子攻巢而殪吳自此有不共戴天之讐楚靈怙其強暴至大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五

吳楚交兵

晉

合諸侯以有事于吳大而若陳蔡許小而胡沈頓夷之屬疾驟而戰

之明年又驅徐越而來卒不得志而去又明年遂罷有房鍾之敗楚

人罷勞轉徙卒不能堪熊居以來吳張益甚向者伐巢今遂滅巢向

者伐徐今遂滅徐向入州來今遂滅州來而楚之藩籬空矣一戰長

岸而楚敗再戰雞父而六國敗楚之黨與盡矣吳且用伍員之計多

方以誤楚柏舉之役遂入郢吳方在楚越又入吳越之仇吳楚實使

之楚靈伐吳則越大夫常壽過會其役舟師略吳疆則越大夫胥犴

出勞王昭之三十二年吳始以伐越書定之五年越始以入吳告句

踐歸玉帛於吳歸臣妾於吳如參牂牢俟日而用之黃池之爭未已

越已輕兵問道造其國都此又非越之以計中吳邪吳以計中楚越

又以計中之吳以力勝楚越又以力勝之春秋書於越入吳於柏舉

之後再書於越入吳於黃池之後好兵亟戰者宜鑒此矣

陳則通提綱



晉以吳敵楚楚乃復以越敵吳迨吳越相并楚復兼并之而益大春秋之楚遂爲戰國之楚矣王傳

晉通吳亦制楚善策然不能自強於政治楚雖敵吳亦爭雄日講

吳入春秋嘗服屬於楚至壽夢而遂不可制此申公巫臣教之也考左氏知吳地水行其性不能以陸故其會晉也于蒲則不能至于鍾離而後至于雞澤則不能至于戚而後至晉徵平邱之會吳以水道不可辭哀九年敵師伐齊則先溝通江淮矣十三年會晉黃池則闕爲深溝于商魯之間矣是知吳之利在舟楫也然以此與楚角則不能勝何也長江之險吳楚所共楚居上流故吳之用兵嘗棄舟楫之用而爭車乘之利考其前後數百戰鳩茲之役楚勝而吳之報之也取駕方方之役楚勝而吳之報之也取棘櫟麻蓋舍其習用之技而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五 吳楚交兵

美

嘗從陸路瞰之當其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也贏糧越險深入內地轉戰千里自非熟練車乘不能爲用向非巫臣教以乘車射御則楚舟師自漢口順流而下譬如屋上建瓴水注之地而吳以舟師仰攻勢必不勝向之甘於役屬者職是故耳古之善戰者因地制宜隨時適變吳舍舟用車而卒破楚晉毀車用卒而能勝狄顧棟高大事表

宣八年夏楚人滅舒蓼

左楚伐舒蓼滅之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如傳所載是時

吳越與舒絞州蓼相似耳至巫臣教吳而始大呂祖謙左傳說○是時

吳越俱聽命於楚楚所以橫行不可制晉用吳制楚所謂使蠻

夷內自相攻吾乃可以乘其間也顧棟高大事表○又案楚莊爭伯首

先滅庸庸滅而楚西北之患息矣次盟吳越吳越就盟而楚東

南之隙彌矣根本既固然後與強晉爭鋒此孫叔敖之謀也

成七年春吳伐郢

楚初主盟于蜀而吳已伐郢入州來異時入郢之禍已兆於此

汪克寬纂疏○此志吳敵楚之始張自超宗引項安世

又 秋吳入州來按劉氏敵孫氏後諸說小國也

左楚申公巫臣奔晉請使於吳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教

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吳始伐楚伐巢伐徐馬陵之會吳

入州來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吳

楚交兵不書據傳伐楚伐巢伐徐至是始書之始大而通上國入

州來不可不錄其始也陳傳良○州來迤南而西則楚吳得州

來可以窺楚楚控州來可以禦吳吳楚之扼吭也嚴欽陞○林

之奇曰楚人禦吳以江故用舟師吳人撓楚以淮故用車戰吳

伐巢伐徐淮西也入州來淮北也吳楚爭淮自此始自難父敗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五 吳楚交兵

美

而吳得入州來滅巢及鍾離矣是則亡郢始於入淮朱鶴齡讀

成十七年冬楚人滅舒庸傳載吳圍巢

左舒庸人以楚師敗去年敗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楚襲舒

庸滅之

襄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書楚伐吳七始於此

左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於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

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子重歸吳人伐楚取駕○楚

自鄆陵之敗其勢稍屈畏吳乘其間也故先伐吳以張其勢高

注○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也使吳楚合而從事於中國何以禦

之晉厲率諸侯大夫會之於鍾離一會而吳無仇晉之心楚有

忌吳之意故楚伐吳以其不與已而與中國也楚之兵力既分

於吳不能專向中國諸侯之患得以少紓吳既受楚兵則亦不



能無求於中國故五年戚之會吳不召而至吳附中國則楚孤

終春秋之世楚無一日安枕者吳倚其東也趙驥飛○鳩茲爲

今之蕪湖此楚從水道勝吳也而吳之報楚取駕駕在今無爲

州境則從陸道蓋吳楚共長江之險而吳居楚下流仰攻難勝

故吳之用兵嘗從淮右北道前此巫臣未通吳以前吳不諳乘

車之法不能陸戰故入春秋踰百年嘗役屬於楚至此乃得射

御長技與楚角逐中原平地楚既失長江之險不得不堵截淮

路以塞吳北來之衝至州來失按州來杜注淮南而入郢之禍

兆矣此吳楚用兵之大略也顧棟高○此書吳楚交兵之始秦

楚合而中國勞吳楚爭而中國息然則吳楚相爭誠中國之利

哉然既屢與吳會則宜合謀併力以弱楚而又與楚爲交見之

盟是但爲偷安旦夕之計而非有強中國之長策也使中國諸

侯因吳楚構兵及其休息之時崇禮義而靖于戈中國日強則

吳楚罷於戰鬪請服不暇矣惜哉張自超宗

襄十三年秋楚子審卒傳載吳侵楚

左吳侵楚養由基奔命于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

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

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

襄十四年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楚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帥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敗

以吳爲不能而弗傲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大敗楚師○

楚不得志於北方吳爲之梗也故楚康即位置朱鄭不問而首

伐吳伐而未得志故二十四年復親伐之其讐吳深矣趙驥飛

○傳載是年冬子囊卒遺言必城郢則吳爲楚患迫矣日講

襄二十四年夏楚子伐吳

左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楚三伐吳矣襄

三年以附晉也十四年以助晉也今晉吳不交十年矣何以伐

吳晉伯既衰楚將復事諸侯故先制吳也前兩伐皆命將此則

自將御○吳楚相攻可以不書書楚子伐吳者錄吳楚之

構兵以著荆蠻之所以息患於中國也張自超宗

襄二十五年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吳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令尹子木伐之

吳救之及離城大敗吳師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滅之

又 冬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左吳子伐楚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射之卒○自入州來

至是而書伐楚略之也陳傳良○吳伐楚必徑巢巢爲楚捍吳

必下巢乃可向楚故先攻之門于者攻其門也士句門于郭門

公門于陽州皆攻之也不言伐巢不爲巢與兵也王夫之

襄二十六年 傳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

昭四年秋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左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克之○楚昔之所仇者在

晉今晉既遜之爲盟主則所仇者吳耳故一出而執徐子者以

徐子爲吳之出也伐吳而殺慶封以慶封吳所封也而又滅賴

亦以示威於吳也黃震○淮夷亦至者以東諸侯由淮通吳而

徐賴胡沈居淮上流亦要地也故併與之會以斷吳通中國之

道皆所以爲伐吳計李本

又 傳冬吳伐楚入棘樛麻以報朱方之役

昭五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左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報棘旆麻之役遂射以師會于夏  
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遂敗疆帥師從  
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鵠岸遂射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  
汝清吳不可入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吳自襄十四  
年至是四受楚兵其間惟吳過伐楚而卒於道實未有以報楚  
也而楚兵無歲不行於吳境吳非怯也養鋒戢銳以坐敵楚師  
州來之滅長岸雞父之兵漸奮起焉至柏舉之役遂一戰及郢  
僚與閭閻之謀深矣彙纂趙鵬飛季本○此楚通越制吳之始李廉會通

昭六年秋楚薳罷帥師伐吳

左楚子使薳洩伐徐吳救之令尹子蕩伐吳吳敗其師于房鍾  
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三書伐吳見楚終不得志於吳也  
高閭○楚雨以諸侯之師伐吳所以誇諸侯之從己以示威於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五 吳楚交兵

卑

吳也而卒不能得志於吳故復使薳罷專師伐之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十二年冬楚子伐徐

左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楨尾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  
之援十三年夏楚子弑于乾谿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  
徐吳之姻國楚疾吳故遷怒於徐既執其君又伐其國高閭集注

昭十三年冬吳滅州來

左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而用民  
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州來近楚小國  
吳楚中間要害處成七年吳入之今又殘毀之其地卒歸於楚  
吳不能有也十九年傳楚城州來見吳之不能有也彙纂王葆家疏翁

昭十七年冬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左吳伐楚陽句為令尹戰于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

長岸之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  
侯威服天下卒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譏賤貨使費無極以譏勝  
襄瓦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為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  
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強而楚削矣  
胡○五年吳嘗敗楚於鵠岸不書六年敗楚於房鍾不書書伐  
吳而已於是始書戰則以吳楚敵言之陳傳良後傳○不書吳伐楚  
長岸在今太平府當塗縣邇吳遠楚敵未至而迎之也高樹然釋經  
○楚稱人吳舉國從略之辭非進楚以外吳也楚之稱爵稱大  
夫已久此而稱人者以其與吳戰無關於中國之故故略之也  
吳亦會稱人矣此而舉國者以其與楚戰無關於中國之故故  
略之也既無關中國之故可以不書而亦書戰書地者以著吳  
自此而強楚自此而弱中國所以得息楚患而吳漸有陵駕中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五 吳楚交兵

卑

國之勢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春秋不以楚及晉外之也何為以楚及

吳皆外也有大小焉蘇轍行說略

昭十九年傳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

昭二十三年秋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左吳伐州來楚薳罷帥師及諸侯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  
公子光請分師先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  
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從之戰于雞父三國敗獲胡沈之君  
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謀而從  
之三國奔楚師大奔○吳師先犯胡沈陳後破許蔡頓六國敗  
奔楚師大奔是六國敗後楚師怖懼不得成陳望風而奔故傳  
云不言戰楚未陳也服虔云楚諱敗不告故不書劉炫從之非  
也疏○令尹既喪楚師已屠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楚師未與吳



接故不書楚胡傳汪克○以傳考之吳人禦楚師于鍾離而六

國敗于雞父其地自不同當是子瑕卒楚師止于鍾離不進吳

獨與六國戰于雞父楚實不與故不書葉夢得○楚師大奔而

經不書何也吳敗諸國而楚則全師而退也以傳考之蓋楚令

尹死師燔羣帥爭寵邀功故迫諸國共出陣而心實畏吳故陣

而不戰是以諸國敗奔楚轉得全師以遁若書吳敗楚頓胡沈

蔡陳許之師則似楚人主戰諸國從之而非其實矣方苞○州

來始為吳有楚之藩籬撤而入郢之禍兆矣顧棟高○愚按不

書楚胡汪葉方說是家氏謂不與六國之從楚非也

昭二十三年傳楚囊瓦城郢沈尹戊日子常必亡郢杜註畏吳也

昭二十四年冬吳滅巢

左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

離沈尹戊曰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書吳

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四鄰封境之守既

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

沈尹戊以為亡郢之始胡○吳謀楚先并小以剪除其枝葉然

後一舉而拔之州來伐矣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敗矣而又滅巢

其黨衰其與寡郢雖未入已在吳掌握中洪谷○文十二年

楚圖巢則巢猶自為國至襄二十五年吳伐楚門于巢則巢服

屬于楚矣汪克寬○滅巢而楚之內蔽撤矣滅徐而楚之外援

翦矣楚能不病哉張自超○楚所築三城俱為吳有顧棟高

昭二十七年傳吳伐楚圖潛楚救潛聞吳亂而還

昭三十年冬吳滅徐

左傳見書滅門○徐在江淮間實為句吳通中國適荆楚之路

四年楚虔執徐子以斷其道則徐久服於楚而吳深憾之矣今

楚勢衰吳欲伐楚故先滅徐黃正憲○滅州來敗胡沈滅巢執

鍾吾子遂滅徐楚之與國畧盡入郢之勢成洪谷○張說見上

昭三十一年傳吳伐楚伐夷儀侵潛六楚救潛吳師還吳師圍弦

所謂亟肆以疲之也顧棟高

定二年秋楚人伐吳

左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

見舟於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報雞父之役而

召柏舉之敗趙聘飛○經書楚伐吳七止此七伐僅一克于朱

方他皆無功張治集注○所謂多方以誤之也顧棟高

定四年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吳入郢

左蔡侯吳子唐侯伐楚陳于柏舉夫繁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

常之卒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從楚師及清發半濟而擊楚又敗

之五戰及郢楚子奔隨申包胥以秦師至大敗夫概王于沂秦

師又敗吳師又戰于公婿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楚子入于

郢○楚雄江漢地大兵強有方城濮水為之險蔽雖桓文二霸

不能以兵入之今吳人乃能擣其都邑幾於覆祀者何哉囊瓦

貪虐柄政不惟諸侯怨之國人亦莫不怨之觀柏舉之戰夫繁

謂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鬪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蓋不仁

而失眾此吳人所以席捲楚都得逞其志也不然以楚之強豈

一戰不勝即不能保其國哉經書楚囊瓦出奔鄭吳入郢其為

有國者不用仁賢以致敗亡之戒明矣黃仲炎○楚為中國患

久矣受其荼毒者蔡為甚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吳人

亦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



楚蓋自桓文之盛不能加兵於其國都雖劉文公合十八國于召陵不能問其罪據中國積憤者吳也故春秋特詳焉趙訪。此匡正天下之大機也數百年僭王之強楚一旦破滅難矣吳姬姓之子孫也雪漢陽諸姬之恥誅蠻夷猾夏之罪撫輯其人民疆理其土地請於天子為存亡繼絕之義求諸亡國之子孫而復之以分其土將桓文讓烈矣顧乃舍大爭小班處楚宮猶之以燕伐燕而已賀仲賦。○蔡復其世仇兼紆中國之積憤其事偉矣第楚敗吳與中國日衰矣書之傷之也直解。○楚昭復國能任賢修政而復強蓋楚敗而懼是以不亡吳勝而驕是以遂滅又哀。○入郢之後貪暴不仁剽掠四出是以秦人得乘其驕楚人得鳩其眾而吳無一卒可用也吳事事驕溢楚歸郢後錄忠良棄舊怨事事脩省正吳楚興亡關鍵也胡辛料吳之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五 吳楚交兵

言傳聞辛聞吳人之爭官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深中吳人病根傳載之見楚人歸國亦由吳戮可乘非盡秦人足以制吳以深惜吳人之無以成功也姜炳璋讀。○入郢奇功也吳倘能收楚人之心定全楚之勢一舉而除僭王猾夏之毒豈非千古一快惜乎吳本無得楚之志伍子又非天下才不過期洩其忿耳趙佐。○据左傳唐蔡俱從吳伐楚而經獨書蔡先儒謂蔡受楚毒最深善其能報仇雪恥故特書曰以乃余深考當日地里知吳之入郢全憑蔡為之鄉導唐不得與聖人亦第據實書而非有意於褒之也案吳楚俱澤國皆善水戰而楚地居上流吳常不勝故入春秋百年以來吳屈服于楚為屬國者職是故也逮申公巫臣自晉使吳教以乘車射御吳始用陸道與楚角逐而楚始駸駸患吳矣楚既失長江上流之險迺更於淮右北道

築州來鍾離巢三城以禦吳吳於楚之水師克鳩茲克朱方悉置不問而第日擾於廬壽淮潁之間逮克鍾離巢而楚患始棘然猶未敢懸軍深入也至滅州來今江南壽州與蔡密邇蔡更道吳舍舟從陸從淮汭即州來歷光黃逕義陽三關之險至漢江北岸與楚夾漢而陣當是時吳歷楚境一千一百餘里深入死地亦未敢必能入郢故其戰當且勝且卻收軍至柏舉今湖廣麻城縣去小別漢川縣三適會楚瓦不仁人無固志而夫槩身先死戰遂長驅入郢五年楚復國即滅唐報怨而不敢動蔡者夫亦以蔡近吳有吳以為之援故也則當日吳楚之赴告自必以蔡為兵首魯史從而書之聖人亦從而書之而豈有意褒之也哉顧棟高定六年傳吳太子終累敗楚舟師于郢又敗師于繁陽楚圍由南而北遷以避吳也顧棟高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五 吳楚交兵

哀六年春吳人伐陳

左吳伐陳楚救陳將戰昭王卒于城父。○陳楚與也吳之入楚使召陳侯陳侯不來吳人怨之元年侵陳今復伐陳修怨也陳自是與吳成高問。○元年吳侵陳不書猶小用師也至此而伐陳蓋既得蔡又欲爭陳吳駸駸乎有駕中國之勢矣張自超宗哀十年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左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乃還。○楚之敗陳叛楚從吳六年吳伐陳九年楚伐陳陳固弱矣朝吳暮楚勢非得已矣救者非善也兩書之者見中國衰微夷狄爭諸侯也趙勝哀十五年 傳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

○吳越交兵



越以伯禹苗裔受會稽別封入春秋百九十餘年始見經以吳楚之  
其極盛也猶得書子越於春秋之世不過以國稱豈非僻陋之甚  
獨勾踐與吳之事可爲振偷激懦之勸蓋越自楚靈之強常從之以  
伐吳而圖應之立遂因之以仇越是以夫差敗于檣李而懷必報之  
忿及勾踐困于夫椒遂成不釋之讐然二十年間越不爲沼吳其泯  
矣吁深於仇人者無躁謀巧於用國者無近功當太王之時而不殄  
其愷不隕厥問以駭昆夷可也當秦襄之世而四牡孔阜伐駟孔羣  
以討西戎可也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經綸之餘力足以祀夏務材  
訓農通商惠工則漕之餘民足以造衛此皆已事之驗夫五千之甲  
衆至少也會稽之棲地至褊也參吳之計蓄於臥薪嘗膽之時而沼  
吳之志卒逞於生聚教訓之後豈非種蠶之善謀歟李琪列國世紀  
陳氏提綱說見吳楚交兵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五 吳楚交兵 吳

昭五年越從楚伐吳爲楚通越制吳之始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定  
五年書於越入吳十四年書於越敗吳於檣李哀元年吳夫差敗越  
於夫椒勾踐行成既歸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至黃池之後又書於  
越入吳至哀二十年而越滅吳李廉會通昭五年  
吳越之事吾讀左氏內外傳吳越春秋越絕諸書詳哉其言之也夫  
吳不有越越將有吳此亦勢之必然者也二國兵端始於魯昭之三  
十二年釁自吳起既而闔廬入郢九常乘虛以造其國都越獲報矣  
檣李之役勾踐敗吳闔廬傷趾而卒夫差嗣位臥薪嘗膽奮志圖報  
戰于夫椒吳遂入越子復父讐抑何壯也越會稽保師國存一綫若  
滅越而楚國可定吳霸可成以之尊周固同姓也春秋進霸亟許齊  
晉甯獨外吳不虞夫差驟勝而驕輒許行成伍員諫而不聽釋之歸  
國於是觀兵上國老師陳齊越人生聚教訓朝夕欲襲其後而夫差

不知至魯哀十三年而入吳二十二年而滅吳越未有吳土號稱霸  
王然則夫椒之勝適以驕吳而斃之耳馬騶左傳事  
智小而謀大力轉而任重積之薄而發之驟未有不速其敗亡者此  
吳越之所以速亡也魏禧叔子集

世嘗恨吳王不聽子胥滅越致越卒沼吳余以爲不然吳之亡以驕  
淫驕武耽樂忘禍輕用民力馳騁數千里之外雖微越吳亦必亡若  
使守其四境和其人民任賢使能增修其政越亦懼伏不敢動且吳  
之會黃池聞有越師遽遷奔歸太子戰死國之亡者如髮而越未  
嘗不與吳平此時若能效勾踐會稽之志則越能覆吳而吳亦能覆  
越猶越之國數句踐背德之罪而戮之天下其孰敢議乃因循至十  
年之久再受越帥卒迷不悟則非越之能滅吳吳自滅耳顧棟高大事表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五 吳越交兵 吳

昭五年冬楚子蔡侯等越人伐吳越始見經  
左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於瑣  
○此爲楚通越制吳之始李廉會通  
昭二十四年 傳楚子爲舟師以畧吳疆越公子倉壽夢帥師從王  
昭三十二年夏吳伐越

左吳伐越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  
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前此越從楚伐吳故始用師焉高  
○越楚之與也吳欲報楚宜結越以離楚黨則吳從事於楚  
無虞也今未伐楚而先伐越是又生一楚矣故入郢未反而越  
亦入吳宣公八年  
○此著吳越之始事也吳方抗楚越議其後自  
是吳楚越不相爲下而齊晉一大國之患專在疆臣天下之勢  
又一變矣日講  
○吳當規楚不當構越構越則先增一內顧  
之憂雖不犯歲亦凶也故傳言其始用師以譏吳之失策趙佑



定五年夏於越入吳

左吳在楚也○吳一出則內虛越襲其國如反掌而吳不之慮前之伐越豈忘情哉伺釁而發矣越襲吳○吳入郢而越即乘

虛入吳申包胥以秦師至秦特吳之前越議吳之後吳欲不歸得乎顧棟高○書越入吳著吳所以不得志於楚也張自超

哀十四年夏於越敗吳子樛李吳子光卒

左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樛李大敗之闔廬傷將指還卒于陘夫差使人立於庭荷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

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吳子輕於伐越玩兵以滅其身樛李吳地越追及此敗之義全考○五年於越入吳

至此敗吳而傷吳子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春秋悉書之哀元年吳子敗越棲句踐于會稽不書文定以為會稽之役夫差復父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五 吳越交兵

吳

讐而非報怨春秋以為常事不書非也吳能弱楚能弱楚則中國賴以休息而卒至於敗亡者越議其後也使不書越之入吳

敗吳則吳之所以不能抗楚不能得志中國之實不著矣而吳之敗越則吳越之勝敗無關於中國不足以書也張自超

哀元年

傳吳敗越于夫椒報樛李也遂入越不書吳不告變越不告敗也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

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許之伍員諫不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吳赦越未為大失惟其意不出於哀矜而出於驕盈其致敗在此不係於赦越也若赦越之後修備治國桓文之業也越其如

吳何魏禧左傳經世○樛李之役夫差使人立於庭出入必微是其欲得句踐而甘心者非一日矣今既入越宜可復讐而願

釋而不誅者何也亡國之君意氣用事欲之以大欲誘之以甘言即可倏忽轉移毫無定執由其不以義理為權衡耳又附彭家屏說

○胡傳謂吳敗越應告而不書疑聖人削之以為復父讐常事

其說非也既沒其事何由見常事不書之義哉蓋昭公娶於吳季氏逐君而替其夫人邦交方惡故赴告不及柏舉之戰乃蔡

告克吳子之卒乃越告克而書之耳方苞哀十一年傳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王及列士皆有饋贈子

哀十三年夏於越入吳

左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子黃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大敗吳師獲大子友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冬吳及越平○吳自柏

舉以來憑陵列國黃池之會遂及兩伯可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

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五 吳越交兵

吳

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垂戒切矣明○吳以東夷之雄憑

陵中國黃池之會遂霸諸侯然身未及還而越入其國兵敗於郊太子為虜不數年而滅何其亡之驟也魏文侯問吳之所以

亡於李克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何故亡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禦疲民未有不亡者也

故春秋書於越入吳以戒後世好戰而無備者黃仲炎○吳太子既獲吳國又虛何故越不滅其國蓋吳兵在外尚強未敢遽

滅之耳呂祖謙左○於吳入郢之後書於越入吳以著吳之卒不得志於楚也於黃池之後書於越入吳以著吳之卒不得志

於中國也凡吳之不得伯皆越為之張自超哀十七年傳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吳師敗

哀十七年



哀二十年 傳十一月起圍吳

哀二十二年 傳冬十一月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從

句踐可謂有志矣奮於僻陋卒滅強吳其忍苦雪恥君子有取焉惜其自是遂安於蠻夷忘意於中國

程公說 越臥薪嘗膽

吳極欲窮奢越推賢任能吳戮忠從佞越視民如子吳視民如仇越養銳待時吳驥武自困吳之亡徵決矣然吳棲句踐于會稽而許越成越棲夫差于姑胥而不許吳成絕人宗祀覆人社稷句踐殘忍甚矣

魏左傳經世鈔附彭家屏說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五 吳越交兵

季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五終

卷十五補

吳楚越交兵論

春秋之季吳國天下莫強焉及其亡也忽諸世之尤之者以為會稽之成一也艾陵之師二也黃池之會三也向微是者吳當遂霸天下然此皆自事之已形者言之而非其元氣之所由削福命之所由傾夫吳之亡始於通晉成於入楚而其構怨於越則由此兩事而起吳建國於江淮之間其疆隅不足當楚之十以形勢言則大江之與長淮楚皆踞其上流江東四戰之地不足與之爭衡是以自壽夢以前俯首而附楚者非特其風會未開抑且勢不得不然晉霸既衰思出奇策以制楚巫臣又藉手以洩私忿其通吳於晉者非能確然謂吳之必可以制楚以為即令不果勝而楚之一歲七奔命已大病矣晉特利其目前之為助而不暇遠慮於吳之即楚也而楚亦不幸而適在中替之日當國如子重子瑕之徒皆庸材是以吳得起而乘之然以累世強大之楚植根已固即令不競豈能猝亡其國而諸蠻視吳素屬等夷其中必有倔強而不相下者斯越禍之所生也楚不可猝亡又生與國之患則吳之國危吳之國危其旁固非中原救援所能及是則輕其社稷之計而受人發縱指示之愚以結歡於鞭長不及之地失策未有如是之甚者且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蹟武者造物之所忌也吳自諸樊以至王僚無不好戰玉帛外竭干戈近訐民力幾何而不困也強水師為車戰違地利也凡若此者皆吳人墮於巫臣之計而不自知當是時非以王者之師臨之必不足以及亡楚夫王者之師何如當囊瓦臨陣之際宜其脅留列侯殺害忠臣之罪正告於楚之三軍以及其近郊遠郊之民則楚人自瓦解而倒戈繼遣一介上告天子及中原諸國宣其累世憑陵諸夏之罪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五 補

季



或許以反其侵地或許以繼絕九縣之封盡還其故則小國向風楚人將反爲吾用於是分兵歸吳以備不虞休士於楚以鎮新國則秦人必不敢出而數年之後入朝周室一匡天下大業可得而成矣今觀於吳則反是遲其封豕長蛇之習恣其倒行逆施之狀決漳水以灌紀南決赤湖以灌郢則民其魚矣夫繁王與子山爭處令尹之宮則在下之遭蹂躪又可知矣楚人痛心廟社之荼毒切齒家室之播蕩卽無秦人吳亦安得有楚卒之內變起外援至踴躍而去所得不償所失而過此以往楚人之讐雖百世不解豈不懼哉晉人以吳固楚而楚人卽以越窺吳昭公五年越大夫常壽過始以師會楚伐吳二十四年圍陽之役楚師畧吳疆越遣大夫胥犴勞之公子倉及壽夢帥師從之其相結如此三十二年吳始用師於越而是役也越遂乘虛入吳夫吳旣素有不快於越而入郢之時全不爲備是亦可以

宋本屬辭辨例編卷十五補

至

外編

見其疏矣卒之擣李之役反隕其身以致貽患於其子其後句踐與師中包胥實在焉則楚自遷郢而還雖不以一矢修怨於吳而吳實亡於楚也嗟夫天道好還故禍機之倚伏如轉轂焉可不懼哉

全祖望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六目錄

宋鄭交兵

桓十五年公羊說辨

齊魯交兵

襄十五年左氏說辨 迫齊師胡氏說辨

宋魯交兵

邾魯交兵

取須句左氏說辨 哀八年左傳辨何氏胡氏說辨

莒魯交兵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目錄

一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六

錢唐張應昌學

宋鄭交兵

桓十五年公羊說

東遷諸侯仇好不常朝從夕變隱四年宋殤以子馮在鄭爲衛主兵五年和鄭伐宋報之是年宋復伐鄭圍長葛而取之十年鄭與齊魯伐宋鄭取郕防二邑歸于魯宋旋偕衛入鄭稱兵交惡至桓二年鄭會于稷以成宋亂立馮以親鄭自是十餘年間兩國無侵伐之文桓十一年雍氏宗恃宋莊公之寵執祭仲納厲公以求賂故厲公之入宋鄭不和魯平宋鄭爲突求援於宋而宋不受魯遂及鄭伐宋明年鄭與紀魯戰宋敗之十四年宋以四國伐鄭報怨及突奔忽入魯復修好於宋連兵以病鄭原宋魯二君之心皆非爲鄭也宋以利故欲立厲公以取賂魯以怨故欲助厲公以拒忽二國始則相親終則相怨無非懷讐圖利耳二霸之與中國諸侯稟命盟主故宋鄭皆與盟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

宋鄭交兵

會同心修好無有侵伐至文十七年鄭始從晉伐宋宣元年鄭又連楚侵陳及宋是年宋會陳衛曹伐鄭又獨伐鄭自是以後宋鄭二國侵伐交好多見於經襄十一年蕭魚之會鄭服晉中國帖然宋亦解仇於鄭者二十年大抵宋一于晉而鄭多附楚方鄭歸楚則必連楚侵宋宋晉之與國叛晉則仇宋理之必然也宋既爲鄭所侵則晉必爲宋釋怨亦倚晉之強間鄭而伐之故終晉之世宋或獨伐鄭或連晉以伐鄭鄭或獨侵宋或連楚以侵宋其間惟鄭叛楚歸晉則兩無侵伐矣或曰春秋中國諸侯交附晉楚不一而從違強國交鋒抗衡獨多宋鄭何也蓋宋鄭壤地相比疆場之事玉帛之使易成仇好況當時鄭恃楚以強宋恃晉以強晉楚既不相下則肘腋之國稱兵相陵宜矣

比事

春秋之初宋鄭號中原大國宋紹微子之封而鄭取號檜之地地既

逼近力又相將故其勢實至於鬪爭吾觀春秋宋鄭之故而知天下

不可一日無伯也宋鄭凡四十九交戰其局凡三變其初齊晉楚宋與犬牙相錯者惟宋魯鄭衛而鄭莊善用兵嘗結援於齊繼以結魯宋合衛陳蔡以指之不能當也至宋馮之世始立突繼又賁路而魯突後復助突以求入交戰尤數是時魯桓衛惠鄭厲宋莊俱負大惡相與逐利棄信結黨崇奸干戈相尋生民塗炭此一大變也齊桓興而兵爭息桓歿而宋襄以爭伯一戰而敗晉文襄起而兵爭又息宋鄭之君共玉帛於壇坫之上間一用兵但帥敝賦從大國之後無兩相對壘者亦足見霸功之有益矣迨晉悼時其事與桓文異晉楚爭鄭鄭患楚之數來惡於宋以激諸侯之兵使楚不敢爭而後固與晉時交戰尤數十年十三戰此宋鄭之事又一變也蕭魚以後至晉平之初海內嬉恬至向戌弭兵宋鄭僕僕於晉楚之廷息兵戎者六十八年民不苦於戰鬪而苦於供億至春秋之末晉楚俱衰宋景妄意爭伯伐邾滅曹與鄭以隙地啟讐驟興兵革卒至彼此全軍覆沒此又一大變也春秋將夷而爲戰國矣統計伯功始於齊桓之北杏訖於晉昭之平邱每當伯功之息則宋鄭首發難春秋於列國戰爭不悉書獨於宋鄭兩國自隱桓至定哀取邑取師無不備載蓋以地踞中原關於天下之故伯功視兩國之向背爲盛衰而兩國又視伯功之興廢爲休戚聖人思王不得已而思伯其亦有見於此乎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

宋鄭交兵

隱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傳見主兵首書門○按傳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服虔謂殤公

又 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秋諸侯復伐鄭宋來乞師公辭之羽父固請而行諸侯之師



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按此服虔謂即位之再戰也顧棟高大事表

隱五年秋邾人鄭人伐宋

左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爲道鄭以

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按此服虔謂即位之

四戰也第三戰謂取邾田係宋邾交兵與鄭無與顧棟高大事表

又 冬宋人伐鄭圍長葛

左報入郛之役○此服虔謂即位之五戰也顧棟高大事表

隱六年冬宋人取長葛

宋自去冬圍長葛經年不解志於必取宋殤雖若得志而後日

終受鄭莊報復蹇國喪師張洽集注○按服氏以隱九年會防謀伐

宋爲第六戰然謀伐尙未有其事如何成爲一戰而是年取長

葛與前年之圍自是兩事似應列此爲當顧棟高大事表

春秋屬辭例編 卷十六 宋鄭交兵

隱十年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公敗宋師于菅取郛取防

左傳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九年秋鄭人以

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十年春公會齊侯

鄭伯于中邱盟于鄆爲師期夏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六月

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郛辛

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魯隱自受輸平入防

志於昵鄭而讐宋鄭復以不王之罪加於宋則與兵有名而亦

可以招齊會防所以謀也左氏見其名不察其實直曰宋公不

王殊不知鄭莊特假此以誑齊魯耳觀繻葛之役則宋殤之不

王豈至如鄭莊之甚張洽集注○鄭莊姦黠爲王卿士際王室之衰

視齊魯宋衛之君皆庸瑣不足有爲奮其詐力有霸諸侯之志

方宋人圍取長葛乃待之以不校豈真不校哉所謂鷙鳥將擊

必斂其翼當不校之時正深爲計之日也以訪田餌魯因魯連

齊而後用兵既敗宋師又取宋二邑與魯擯人之有而爲己惠

既以報魯又將以終役魯爾其與晉文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

使之納賂齊秦而藉以濟城濮之師者同一詭道也而左氏乃

稱其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得正之體豈不悖哉黃仲炎通說

左氏傳云以王命討之據經所書不見其爲王討也王臣不行

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觀其前則有取麥取禾之悖觀其

後且爲繻葛之戰矣春秋之不主孰有過於鄭莊者左氏蔽於

其迹不究其情當以程子之說正之日講解義○按此服氏謂即

位之七戰也顧棟高大事表

又 秋宋人衛人入鄭

左傳見主兵首書門○鄭結齊魯以伐宋宋結衛入鄭報復不

春秋屬辭例編 卷十六 宋鄭交兵

已由於王政不綱諸侯放恣也程端學本義○按此服氏謂即位之

八戰也顧棟高大事表

又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左傳高氏說見主兵首書門○鄭師在郊而宋衛入鄭擣其虛

也宋蔡衛移兵伐戴而鄭還師伐取制其德也洪咨夔春秋說○宋鄭

兵端起於宋隱四年宋助州吁稱兵於鄭故五年鄭連邾兵伐

宋宋繼取鄭長葛故有前日之報伐取郛取防則勝負相當得

失相償宋可以已矣今鄭師還未及國而宋以兵入之又連蔡

衛以伐其附庸亦已酷矣鄭兵乘之戴闚其前鄭扼其後一舉

而取三師則三國之敗非不幸也趙鼎飛經筵○按此服氏謂即位

之九戰也顧棟高大事表

又 傳九月鄭伯入宋



按此服氏謂即位之十戰也顧棟高大事表  
隱十一年傳冬十月鄭伯以豹師伐宋大敗宋師宋不告命故不

按此服氏謂即位之十一戰也顧棟高大事表

桓二年春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左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太宰督因民之不堪命弑殤公召公子馮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郕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

按十年十一戰正義引服虔說惟取郕田非是其餘皆宋鄭

交兵事也立莊公以後宋鄭已解仇釋結至莊公立突責賂

復興兵顧棟高大事表

桓十二年冬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左宋執鄭祭仲使納厲公亦執厲公而求賂厲公立宋多責賂

于鄭公爲之二盟四會以平鄭宋宋公餗平公遂與鄭伯盟于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 宋鄭交兵

五

武父同伐宋○宋莊貪得鄭賂而不許魯桓之請鄭突忘立己

之恩與魯結黨爲伐戰之舉魯桓棄屢會屢盟之好乃與舊怨

之鄭興兵以仇宋交道之翻覆不常甚矣吳棫之曰○宋莊本以賂

魯鄭得立今責賂于鄭是以己之前日望鄭也春秋書郕鼎之

取見宋魯鄭之交以賂合書宋之戰見宋魯鄭之交以賂離李

通○宋鄭息兵十年至是以多責賂之故鄭遂背恩而結魯伐

宋足見宋莊無恥而鄭突無恩也顧棟高大事表

桓十四年冬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左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折之盟陳

蔡在焉紀之戰齊衛在焉皆與宋同惡者也今皆合爲一黨宋

公執人之卿易人之君怨突之背已而力不足敵之於是以四

國之兵伐鄭宋公之罪重矣高閌集注○宋立突以篡忽突在國而

宋合四國伐鄭怒突之合魯以伐己也其後突入櫟又兩台諸

侯以伐鄭惟恐忽終有鄭不若突猶爲我之所立也張自超宗

桓十五年冬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左鄭厲公謀殺祭仲不克出奔蔡入居于櫟會于袤謀伐鄭將

納厲公弗克而還○或疑宋既責賂於突而伐鄭不當又納突

遂謂伐突救忽然魯桓方與突伐宋亦不當會宋伐突忽奔衛

而襄之會衛與焉突奔蔡而曹之會蔡與焉衛不應伐忽以納

突蔡亦不應伐突以救忽春秋諸侯離合不常可勝辨哉但據

經伐鄭二字則突在櫟忽在鄭爲伐忽明矣呂大圭或問○案公會

諸侯兩伐鄭左氏以爲納厲公是也注公羊者謂善諸侯征突

不知忽方在鄭突尙居櫟安得以伐鄭爲征突葉集○十二年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 宋鄭交兵

六

十四年之交伐宋與突已成仇今復助突伐忽蓋前日之伐突

爲多責賂也故反親而爲仇今日之助突冀後之傾國以償也

故復忘仇而盡力而爲之左右糾合者魯桓一人而已顧棟高大事表

桓十六年夏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左春會于曹謀伐鄭也夏伐鄭杜注納厲公○突之未出也宋

欲有所責故嘗伐之突之既出也宋懼無所得又欲納之始鄭

不和魯嘗以鄭伐宋及突既出魯又與宋伐鄭反覆皆私也胡

王棫○前日之伐突與今日之助突蔡衛陳皆與何倏合倏

離若是三國惟宋是聽而宋馮惟利是圖獨魯桓始終無異心

蓋桓與鄭厲同惡相濟故甘爲盡力而不辭建魯桓歿而伐鄭

之師不復舉矣顧棟高大事表

按齊桓未伯以前鄭厲宋莊之世交兵凡四顧棟高大事表

莊十五年秋鄭人侵宋 十六年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左傳見齊楚爭盟門。鄭突之初入鄭與再入櫟皆倚宋師爲援以突爲宋雍氏出也。自宋莊卒突居櫟久而宋不一顧至是乘宋師在鄭而遂侵之。毛奇鄭突以宋得國入櫟之後宋猶捐前怨會諸侯伐鄭謀納之在櫟人而不爲忽釐子儀所圖者猶諸侯之力也。今既有鄭卽出師掠宋境不道之甚矣。張自超義。○鄭突處櫟二十年一旦得志遠興修怨之師于宋又背是年鄭之盟齊欲得宋之心而弭鄭之驕與諸侯伐之使宋自主兵明年鄭卽聽命于幽自是訖齊桓之世宋鄭兵息。顧棟高僖六年夏宋從齊伐鄭圍新城。大事表

春秋屬辭例編 卷十六 宋鄭交兵

七

僖二十二年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左傳伯如楚宋公伐鄭楚伐宋以救鄭戰于泓宋師敗績。○自莊十六年至此宋鄭未嘗以私怨交一矢新城之役乃從伯令則齊桓之績偉矣宋襄嗣伯不能抗楚鄭如楚朝宋不量力而遽伐鄭橫挑強楚軍敗身傷此宋自取釁非鄭之罪也。顧棟高僖二十七年冬鄭從楚圍宋。宋襄敗後諸侯靡然從楚魯曹衛且然鄭不足責矣。顧棟高目僖十七年齊桓卒至二十八年晉文踐土之盟中間隔十二年宋鄭交兵凡一。顧棟高文十七年春鄭從晉伐宋。左傳見晉楚爭盟門。自僖二十七年至此二十有四年宋鄭未嘗交兵此伐亦從伯令非私怨也則文襄之績俾齊桓矣而晉貪賂立宋文致鄭穆公以晉爲不足與而從楚由是宋鄭兵爭復起。顧棟高宣元年秋鄭從楚侵宋。

按前日鄭從晉伐宋晉取賂而還則此舉從楚侵宋楚必以討爲君爲名自是楚直而晉曲楚強而晉弱而宋鄭之兵爭無已矣。顧棟高○鄭之從楚連兵以伐宋一見於宣元年再見於成十八年三見於襄十年四見於襄十一年。李康會通又 宋從晉會棠林伐鄭。又 冬宋從晉伐鄭。晉報北林之役鄭從楚侵宋宋會趙盾伐之亦可已矣而復伐之故有大棘之戰。俞樾○以上左傳並見晉楚爭盟門。宣二年春宋華元及鄭公子歸生戰大棘宋師敗績。左傳見書戰。○楚未嘗伐鄭鄭穆無憂而從楚晉再伐而不反固已悖矣今乃爲楚伐宋可勝責乎書敗書獲甚楚鄭也。趙鶴○元年鄭人與楚子侵宋宋既爲棠林之役報之又與晉人

春秋屬辭例編 卷十六 宋鄭交兵

八

伐鄭一役而兩報之遂起此役。高閌○自伯統興後宋鄭交兵俱從晉楚無兩國自合戰者今宋鄭爲敵國公然受楚命伐宋兩軍對壘厥其主將鄭罪重矣。顧棟高○鄭附楚侵宋宋報之宜矣鄭不自反而率大眾伐之是鄭之罪也宋既兩請晉師報一侵之恨鄭師之來宜稍自引咎以平鄭怒而遽出大眾敵之宋之罪也兩軍相遇忿怒以戰則華元歸生之罪也。張自超又 夏宋從晉侵鄭。報大棘之役趙盾實無意侵鄭特因禦秦救焦之役姑以爲名以悅宋耳其實畏楚乃託爲大言以班師自後不復以雪宋恥爲事。顧棟高鄭穆宋文之世宋鄭交兵凡六。顧棟高宣十年夏宋從晉伐鄭。鄭從楚故成三年春宋從晉伐鄭。討鄭之役



成十年夏宋從晉伐鄭計其貳楚

成十六年夏鄭公子喜帥師侵宋鄭叛晉故侵宋

成十七年夏宋從晉伐鄭冬宋從晉伐鄭

晉景厲之世宋鄭交兵凡六願棟高大事表

成十八年夏鄭從楚伐宋納宋魚石

又 冬鄭從楚侵宋楚子重救彭城

襄元年秋 傳鄭從楚侵宋

襄二年春鄭師伐宋楚令也

又 夏宋從晉侵鄭

襄九年冬宋從晉伐鄭

襄十年夏鄭從楚伐宋以宋受僑陽故

又 秋宋從晉伐鄭晉三駕之一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 宋鄭交兵

襄十一年夏鄭公孫舍之侵宋從子展之謀使疆場之司惡于宋宋向戌侵鄭鄭子展侵宋

又 宋從晉伐鄭晉三駕之二

又 秋鄭從楚伐宋兩犯宋以致晉師

又 宋從晉伐鄭晉三駕之三

自成十八年至此凡十二年宋鄭交兵凡十三蕭魚鄭服晉

而楚不敢爭於是宋鄭之兵爭息願棟高大事表

定十五年夏鄭罕達帥師伐宋

左敗宋師于老邱○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

處之杜○鄭納叛而又助叛其罪大矣二國構怨不解自此始

直解御纂○自此有哀七年皇瑗之侵九年雍邱之取其秋宋公

伐鄭十年夏宋人伐鄭十二年宋向巢伐鄭至十三年罕達取

師于岳而後已李廉會通○二國構兵與隱公初年公子馮事正相

類霸統既絕諸侯無所繫屬各競其私而莫能禁也日讀解義

自襄十一年蕭魚之會至此六十八年晉悼之世至平公初

年宋鄭俱列盟會至向戌弭兵宋鄭俱僕僕晉楚之庭行役

繁而兵爭息矣至此復以隙地啟釁如春秋初年時願棟高大事表

哀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報定十五年罕達之師也左氏以為鄭叛晉故夫洪之會宋亦

叛晉矣何以責鄭朱朝瑛○左云鄭叛晉故也但自定六年晉

執宋行人晉宋之好已絕何緣為晉討叛哀九年宋又伐鄭趙

鞅且欲救鄭豈宋為晉伐鄭晉反助鄭耶左氏非也趙鵬飛曰

報罕達之伐也罕達之師已七年矣其時宋鄭皆從齊而鄭尤

與齊厚宋雖仇鄭而不敢報今齊景歿而內亂宋始報之也御

直解○天下無伯宋鄭復以私怨興兵兵連禍結報復無已隱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 宋鄭交兵

桓之世於茲復見願棟高大事表

又 秋宋人圖曹冬鄭駟宏帥師救曹傳言救曹侵宋

哀九年春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邱

左鄭圖宋雍邱宋皇瑗圍鄭師取鄭師于雍邱○趙氏程氏說

見取師門

又 秋宋公伐鄭

鄭雖不義宋覆其師盡取之惜矣而又君親伐明年偏師再伐

十二年向巢又伐卒至十三年鄭復取宋師然則宋鄭喪師皆

其自取征克寬○取其師又親伐之驕而不戢喪師之道牛選震傳

哀十年夏宋人伐鄭

既取其師伐而又伐鄭非弱國豈肯相下喪師于岳與雍邱得

失相當兵驕者敗宋之謂也卓爾康辨義



哀十二年秋宋向巢帥師伐鄭 十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左宋鄭之門有隙地焉曰彌作頃邱玉暢岳戈錫子產與宋人

為成日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曰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岳戈錫

宋向巢伐鄭取錫遂圍岳鄭罕達救岳圍宋師遂取宋師于岳

以六邑為虛○宋鄭之怨雖造端由於罕達然宋自皇瑗取鄭

師之後宋又兩伐鄭亦可以釋憾矣而向巢之師復起何邪全

師覆沒亦蹈鄭之覆轍佳兵不祥其事好還信哉莫纂朱睦 釋李康

自定末年鄭為宋公子地伐宋厥後宋屢伐鄭雍邱之役盡取

鄭師亦太酷矣至是向巢帥師圍岳為平元之族奔鄭鄭為城

岳故也鄭救岳而盡取宋師鄭之報宋抑又甚焉朱賦春 秋欽

哀十五年夏鄭伯伐宋續經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 宋鄭交兵 齊魯交兵

定哀時伯統已絕宋鄭交兵凡九與隱桓初年對照顧棟高 大事表

○齊魯交兵戰即左氏說辨 追齊師胡氏說辨 戰案胡氏說

春秋之初齊魯為敵國齊不弱魯不足以強齊春秋之中齊晉為敵

國魯不恃晉不足以庇魯春秋之末齊吳為敵國吳不得魯不足以

伯吳齊強則魯之衰也晉強則齊之衰也吳強則晉之衰也此三變

不特係之魯王室諸侯中國夷狄之盛衰皆於此係焉陳則通 提綱

晉伯既衰齊當伐魯而失之者一魯當伐齊而失之者亦一季氏逐

君公孫於齊使齊人鳴鐘鼓以討意如之罪復昭公於國則天下之

伯不在晉而在齊奈何信讓而止為惠不終此齊之失也陳恆禍齊

夫子沐浴而朝請討使魯人建旂于齊問簡公之故以魯之眾加齊

之半何患不克天下之伯不在諸侯而在魯奈何制於三家而止見

義不為此魯之失也孟子所以言春秋無義戰也又

孔子言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稱到于今

則知此言非特子齊桓并子晉文吾嘗觀齊魯之故而歎春秋之天

下不可一日無晉晉伯息而齊魯俱受其敝矣夫霸之局非齊桓管

仲不能創而非晉則不能維持以至於百年齊桓之子孫至春秋之

末凡八九世獨惠公稍安靜而景公有志爭伯觀釁而動故二公之

世齊魯兵爭較少其餘若孝公懿公頃公靈公莊公類皆如獬犬之

狂噬其時魯一有齊難則乞師於晉晉師出而魯得安枕者數十年

追晉稍有間或新君初立未遑諸侯之事則齊患復起故齊之於魯

如切膚之錮疾所恃者晉晉伯息則魯無所控想故晉文未與僖公

至以楚伐齊晉伯既去哀公至以吳伐齊夫至以吳楚伐齊天下幾

無復有中夏此夫子所以有被髮左衽之懼也世徒見夫子有誦正

之言謂聖人或伸齊而抑晉豈識春秋之旨哉顧棟高 大事表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 齊魯交兵

桓十年冬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此齊魯交兵之始

傳說見主兵首書門○隱公之始魯與齊鄭黨而桓公懼以篡

弑見討以賂結鄭以昏求齊與二國九親未嘗相戰伐也至是

齊欲圖紀紀為魯姻其來戰當以此故左氏之說非也顧棟高 大事表

桓十三年春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

衛師燕師敗績

魯與齊戰也自戰郎以來齊不忘紀魯不忘齊二年之間三盟

四會懼齊故也魯結宋以敵齊反因鄭而伐宋齊人因之遂結

宋而連衛燕以伐魯焉燕本與宋魯同盟見桓背盟伐宋故從

宋也魯急而請救於紀鄭待紀鄭皆來而始能決日以戰故先

會而後以已已戰也戰不地於魯都也今日之戰丁未之戰激

之也已實致寇而戰焉齊怒愈甚非所以存紀也直解 御纂



桓十七年春公會齊侯盟于黃 夏及齊師戰于奚

左傳見內參盟戰書及門○春盟而夏戰齊無信也魯桓自齊

信時為紀有求及襄之立申前請為盟襄不惟不從遽以兵加

魯慢魯甚矣家範○魯欲平齊紀蓋恃前日父之盟十五謂

齊能屈已與和或能存紀為魯推愛耳豈知齊襄包藏禍心何

有於一紀桓不悟而明年遂及夫人如齊卒陷其禍顧棟高

桓公之世齊魯交兵凡三專為存紀一案顧棟高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魯莊之伐齊似矣惜乎其以納糾也使移此為復讐之師則可

矣春秋書其故以其非讐齊而德齊也程端本

又 秋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 齊魯交兵

莊十年春公敗齊師于長勺

觀長勺之勝則魯與齊戰魯豈盡出齊下使莊公移乾時之戰

於魯桓遇狄之時移長勺之戰於齊襄未死之日則勝敗俱榮

乃不用之復讐而用之以納讐人之子可勝歎哉金寶

又 夏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邱

齊之忿魯始于子糾之納宋之忿魯始於公之侵而其實則齊

桓拔宋以圖伯也李廉○陳說見齊楚爭盟門

莊公之初齊魯交兵凡四專為納糾一案顧棟高

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廩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冬齊人

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結在鄆聞齊宋有會遂與二君盟非公意故冬來伐杜○結以

遂事召寇故三國有辭來伐孫覺○齊桓始伯責魯不共其事

故來伐經說○自十三年盟柯及齊平之後齊桓倡伯魯無役

不從兵爭息矣惟此年以魯不恭而來伐魯方聽命之不暇而

不敢與交戰至信二十六年齊孝與魯為難侵我西鄙復起兵

端其間歷四十八年顧棟高○餘見齊楚爭盟門

信二十六年春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按傳係討魯與衛為洮向之盟○顧之戰孝公將入而魯救無

虧孝公之有怨宜也然十九年既為齊之盟當已釋然齊乃因

其不備而潛師略之非義師矣趙聘○追齊師至鄆大之也

大其張國之威也二百四十二年中魯服役於齊不能伸其氣

惟敗齊長勺最武而追師至鄆亦武若事事皆然何至如楚乞

師子孫見辱於齊屢見止於晉楚乎鄆齊地造齊地方謂之追

若在境內何追之有胡傳以為譏深入恐非魯為齊弱此二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 齊魯交兵

少有生氣若以為貶則是以為魯為可弱不可強之國也陳遷

○齊孝爭立有憾於魯以魯旋會盟于齊無辭復為兵端及宋

既敗遂欲爭霸故伐宋則日討其不與盟於齊而再加兵於魯

亦以洮之盟為辭方苞

又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

左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

受命於展禽齊侯還○前日鄆之役齊首兵也首兵侵魯魯追

而未報齊也又與師來伐不義甚矣趙聘○洮向二盟衛平

莒魯非齊之所當問也乃連與侵伐之師其致衛與魯之伐自

取之也吳棫○衛忌齊而結魯其伐齊亦乘齊師在魯而擄其

虛耳魯衛構難于齊遂皆屈志從楚亦舍義而務不義矣然魯

衛之從楚亦齊驅之也張自



又 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實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魯欲報齊伐安可引豺狼之楚以伐親隣之國高閭集注○齊魯之爭自盟柯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無伯也推其事迹乾時長勺之兵由於納糾西鄙北鄙之怨始於救齊本非有深憾者然桓公卒能屈已於柯盟而孝公不知自反構怨連兵遂使楚得乘間而肆毒矣李廉會通○魯倚楚得齊邑公自以爲得計不知倚楚必事楚事楚者以國與楚也以國與楚而博齊之一邑可謂不知類矣受德於楚結怨於齊楚將責報無已齊亦將報怨無已向非晉文之伯魯其危哉御纂直解

僖公之世齊魯交兵凡三專爲無虧一案結怨甚至乞楚師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 齊魯交兵

五

伐齊不念齊桓攘楚之功引盜入室冠履倒置甚矣幸而晉

文勃興諸侯受盟踐土齊魯復和天下可一日無伯哉顧棟高表

○齊孝與魯絕好比相侵伐魯伐齊取穀幸而孝公卒未

及報怨晉文既伯昭公與公同盟踐土齊魯俱爲受盟之國

齊不敢背晉盟而報怨故魯聘齊講好而釋怨二十八年秋公孫如齊

國歸父來報聘兵爭復息三十三年而公朝齊因晉文既卒

欲改事齊也自後魯事齊益恭至文十五年而齊商人侵我

兵爭復起則專爲子叔姬事其間息兵二十一年參詳輪吳

文十五年秋齊人侵我西鄙

按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商人弑舍魯使單伯如齊齊執單伯又執子叔姬復侵我○商人大逆無道弑舍而執其母又執單伯今纔釋單伯而又伐我罪可勝誅乎趙鵬飛經筵○齊弑我甥

不敢問單伯請子叔姬乃執辱之又侵我侵不敢敵晉盟厲謀齊公不敢與齊雖歸叔姬侵師又繼至齊暴如虎魯弱如鼠不能自強也洪谷襄春秋說

又 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

左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郭討其來朝也

○諸侯會扈謀伐齊晉取賂而還商人知諸國無能爲益無顧

忌一歲再侵魯惡魯而及曹暴橫甚矣高閭集注○齊魯之爭齊桓

未霸之先有長勺次郎之役晉文未霸之先有至鄆取穀之役

至此而齊三弱魯矣雖以子叔姬無寵之故而實晉霸不振也

李廉會通○齊歸單伯即有西鄙之侵歸子叔姬即又有西鄙之侵

者所以示己之無畏於魯也伐曹者因諸侯盟扈不敢加兵於

晉宋衛大國而陳鄭許遠伐曹以示無畏於諸侯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 齊魯交兵

六

文十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夏公子遂

及齊侯盟于鄆邱 十七年夏齊侯伐我西鄙公及齊侯盟于穀

左十六年春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

侯不肯六月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盟于鄆邱十七年夏復伐

我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穀之盟齊以公不親盟來討而齊

公出盟也高閭集注○齊魯皆千乘之國齊能伐魯魯豈不能扞齊

况直而壯者在魯曲而老者在齊彼以其力我以其義吾何嫌

乎彼而行父襄仲乞盟不得至納賂求盟魯之君臣有愧甚矣

且初伐之而盟其臣再伐之而盟其君齊之無道極矣魯之不

振甚矣家鉉翁詳說○魯至此屏弱甚矣商人弑君執子叔姬嚙不

敢討其罪坐受其侮三年之中三受伐而再乞盟請盟不可而

至納賂使其臣盟不可而終至親盟皆由文公內寵敬肅外任



襄仲置國事於不問所以至此魯之弱文公爲之也大事表

文公之世齊魯交兵凡三

成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取龍遂南侵及巢邱○齊頃不義於四鄰諸侯哆然外之獨

魯宜以援立之故不忘惠公之好折節事齊末年始叛齊使歸

父如晉而齊猶未加兵於魯者冀魯猶未絕齊也既而成公立

臧孫許及晉侯盟赤棘始知魯決意事晉故有此伐趙鵬飛

齊爭魯於晉也赤棘朝盟齊師夕至志在與晉爲敵也詳說

齊自懿公受盟之後魯宜以援立之故曲事齊惠至頃公初

年未絕也至成公改事晉而齊魯兵端復起幸是年晉即有

鞏之勝齊不至爲患計文十七年至此歷二十二年大事表

又 夏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會晉卻克衛孫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 齊魯交兵

七

良夫曹公子首及齊師戰于鞏齊師敗績

左晉卻克將兵救魯衛師陳于鞏齊師敗績晉師從齊師齊賂

晉人秋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歸我汶陽之田○胡傳譏季

文子不能懲忿以取辱所謂忿者一笑之事本不足辨蓋魯背

齊結晉齊將出楚師以伐魯爲日久矣赤棘受盟臧孫急繕守

備見元而未幾齊兵壓境取龍侵及巢邱此敵加於已不得不

應者也非忿之不懲也王介之

成公之世齊魯交兵凡二○田既歸于齊齊以女來媵釋怨

通好至十一年僑如往聘齊婚遂成張自超宗

襄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左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郭杜注遇魯地公畏齊

不敢至成○鞏戰之後齊兵不至魯畏晉故也於是再見晉悼

衰矣三年之間伐魯者六而有同圍之師李廉○齊爭魯於晉

自敗鞏後屈於晉而相忘者三十年此時晉悼不振復起釁端

四年而兵六至齊環不道雖以陵魯而實以抗晉也張自超宗

襄十六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齊既叛晉是年會梁聞公在會將討邾莒故復來伐前年北

鄙之伐爲莒伐我邾實附齊故亦伐我南鄙十五年晉會梁以

討貳莒邾畏晉往會而齊獨不至晉執二君齊乃益復伐我三

年之間齊師五至魯矣高閭○朱說見邾魯交兵門本年條下

又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齊叛晉而屢伐魯欲致晉而與之戰志在爭伯也家鉉翁

襄十七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左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三年之中君臣加兵于魯者五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 齊魯交兵

六

詳書之著齊環之惡也張自超宗

襄十八年秋齊師伐我北鄙

四年六伐鄙而四圍邑又縱邾莒助虐諸侯陵暴未有若是之

甚者十四年晉人侵我東鄙十年是以動天下之兵幾亡其國本

中集解○晉悼既歿齊思爭伯挾莒邾以病魯以爲魯服則東

方定可以與晉爭衡不知無德禮而爲暴未有能濟者直解

又 冬公會晉侯十一國諸侯同圍齊

左傳諸說見齊晉交兵門

襄十九年城西郭城武城

既城西郭又城武城皆懼而備齊也是必齊尚未釋然於魯也

張自超宗

齊屢陵魯至襄二十年盟澶淵始平夏盟秋叔老如齊修好



汪克寬纂○齊魯自圍成之役五年之間干戈不息齊之伐

疏引王葆魯者五晉衛之伐齊者三齊靈公卒晉士句聞喪不伐振旅

而還齊人德之求成于晉晉爲合十三國之君歃血于澶淵

小大協和疆弱相比天下之民賴以少安趙鵬飛經生

襄二十四年春仲孫羯帥師侵齊

左晉故也○去年齊伐晉魯使叔孫豹救之無功故孟孝伯復

爲晉報焉蓋懼晉之疑也高閏集注○齊六伐魯魯不敢報此而動

侵齊之師者雖牽迫於爲晉之故而亦倚晉爲強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自平陰之役至此歷七年

襄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報孝伯之師也○同圍之後叔老往聘怨稍平矣至是復伐

我則以仲孫羯之侵故也雍榆之救固已兆怒又從而侵之豈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 齊魯交兵

九

吾所得已哉皆晉之故此其所以訖不能振也葉夢得傳

襄之世齊魯交兵凡九○是年崔杼弑莊立景晉會夷儀伐

齊齊人以莊公說由是兵爭復息景公有志爭伯觀釁而動

至定七年與晉爭魯而國夏伐我其間歷四十五年顧棟高大事表

昭七年春暨齊平

齊自靈莊再世暨魯北鄙無日安靖景公繼故而立改先君之

轍修好四鄰故即位之初嘗來聘今魯內睦於晉南連於楚東

婚於吳齊實懼焉故欲平趙鵬飛經生○魯向背齊晉之間自襄公

堅事晉齊靈七伐魯之後齊魯之好不通齊景即位使慶封來

聘至此十二年魯不往報蓋夙怨尚未釋也今齊間晉之不悅

於魯而來請平魯亦因晉之督過於已而喜與齊平張自超宗朱辨義

定七年秋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東夏諸侯惟魯事晉故齊伐之張治集注引許翰○昭公失國惟齊是

依不能爲之出偏師討季氏今乃與無名之師加魯失方伯之

道矣家鉉翁詳說○自襄二十五年崔杼伐後四十餘年兵不至魯

至是再見晉伯不振也國夏兩伐晉救無功於是及齊平李廉會通

○國鄆以後齊魯之兵六見齊書伐魯書侵強弱可見日講解義

定八年春正月公侵齊

左公侵齊門於陽州杜注報國夏之伐○張說見季氏專魯門

又 二月公侵齊

左公侵齊攻廩邱之郭杜注未得志故

又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

左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杜注救不書齊師已

去○報此春之再侵也高閏集注○魯倚晉而侵齊齊懼晉之援欲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 齊魯交兵

三

結魯之好遂及魯平魯自是背晉從齊沈棻此舉○春秋書內伐十

六宣以後七內侵七宣以後六伐我二十一宣以後十七侵我

五宣以後一用兵則侵多而伐少被兵則伐多而侵少蓋魯自

中世衰矣而欲與齊構怨以侵易伐其能久乎呂本中集解引許翰

定公之世齊魯交兵凡四則以齊景爭伯一案

定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齊魯相仇始於陽虎至是虎敗孔子用魯講信修睦而與齊平

齊景求霸亦欲親魯以爲援遂歡然釋憾日講解義○魯始叛晉

從齊也齊景將伐晉得鄭衛而乃伐魯公再侵齊齊亦再伐魯

齊之所欲得者莫急於魯也盟曲濮次五氏鄭衛從齊益堅魯

亦及齊平而會夾谷晉失諸侯久矣使齊景能修桓公之業豈

惟魯從之將天下諸侯莫不從之惜乎齊景無足望也趙鵬飛集傳



按是年齊服義歸田兵爭息矣至哀八年季康子以伐邾啟  
釁致齊來伐取譚閭兵端復起其間歷十有四年顧棟高大事表

哀八年夏齊人取譚及閭

傳說見書取門

哀十年春公會吳伐齊

左八年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秋及齊平冬齊  
人歸譚及閭且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  
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九年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十年二月  
公會吳伐齊南鄙師于郎郕公卒吳師還○齊爲邾故取魯邑  
又請師於吳既而魯歸邾子齊歸魯邑乃止吳師吳遂伐齊齊  
義而吳不義矣魯忘伐己之怨背歸邑之惠助吳以猾夏書公  
會責魯也直解○按魯以虐邾之故致吳齊交伐魯貽齊而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 齊魯交兵

主

不及吳故齊得地而辭師于吳吳人遷怒移伐魯之師以伐齊  
且徵魯會伐夫齊受平而歸譚閭則齊於魯爲有恩矣以辭師  
之故而吳遷怒伐齊則齊之受伐爲魯所累矣魯宜感齊之德  
而婉以謝吳可也而竟反噬惟強是從此何理邪皆由季康子  
之狂悖而公坐受不義之名耳顧棟高大事表○吳以邾故伐我齊以  
邾故取我二邑我之受侮于齊與受侮于吳一也怨則宜均怨  
之釋則宜均釋之若欲釋一而怨一則宜釋齊而怨吳蓋齊內  
而吳外也齊猶歸邑以相好而吳徵百年以臣屬我乃魯反會  
吳以伐齊者是時齊稍弱而吳方強也以強弱爲向背不義甚  
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哀十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齊爲邾故伐我及清魯師及齊師戰于郊師入齊軍右師奔

齊人從之陳璫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師獲甲首八十  
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  
會吳伐齊故也不書戰勝負敵也去歲會吳伐齊魯誠有罪然  
吳實主之齊畏強陵弱又以見齊之肆暴而失計也直解○  
諸說見伐我不書鄙門

又 夏公會吳伐齊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克博至于贏戰于艾陵大敗齊師  
獲國書公孫夏問邱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  
獻于公○魯與齊姻戚也吳外夷也姻戚不睦可援外人以伐  
之乎湛若水○齊伐魯魯致之也不反其所爲而使吳禍及  
於中國誰之咎也是雖強家所爲而公與於會何以辭其責御

解直 ○公結怨於齊以致來國書之伐宜自悔過引咎以謝齊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 齊魯交兵 宋魯交兵

主

既不能然而又會吳以伐之非禮極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哀公之世齊魯交兵凡四則以伐邾一案而交兵亦止於此

顧棟高大事表

哀十五年 傳及齊平

○宋魯交兵

愚按魯宋皆大國勢相敵而諸侯於是觀禮兵爭最少惟春秋初無  
霸之前樹黨好勝至霸興而兵息矣信乎觀禮之徵也成公時一侵  
乃奉伯令其離合皆有闢天下之故緝之以補顧氏大事表所未及  
隱元年秋及宋人盟于宿

左傳見內特盟門○惠之季年敗宋桓宋出也隱公懼宋故與

宋合書此又見公始與宋合終以干戈相向反覆不信也高開集注

隱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秋翬帥師會宋公等伐鄭



左傳見書遇門大夫帥師門○此以志是時魯尚與宋好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隱十年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公敗宋師于菅取郕取防

左傳見宋鄭交兵門○盟宿遇清和好非一日忽加兵者始為

宋謀鄭既得鄭利又為鄭謀宋欲得宋利也惟知貪利不復顧

義高閏集注○魯宋無嫌徒以鄭輸平歸祊為之役會防會中邱從

齊鄭伐宋取邑貪利不仁甚矣張自超宗朱辨義○三國會伐魯獨敗宋

又取二邑書之甚魯也魯宋世為婚姻隱之適母生母及妻桓

之生母皆宋女一旦反面為仇喜功而貪利如是乎張自超宗朱辨義

桓十一年秋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公會宋公于闕十二年秋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公會

宋公于虛冬公會宋公于龜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戰于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 宋魯交兵

傳說見內特會盟門○魯宋舊好自菅之師絕宋絕而親齊鄭

今以紀之故欲與宋陳蔡合以抗齊耳未必為宋責鄭賂而為

鄭求解於宋也或者既盟之後為平宋鄭之舉將示德于鄭以

撫齊鄭之交宋既不從鄭亦怒宋而合魯以圖宋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桓十三年春公會紀鄭及齊宋衛燕戰

桓十五年冬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十六年春公會宋

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自鄭突入國之後即比魯而擊宋十二年之戰十四年之伐其

怨深矣及其出奔乃能使魯宋悉力伐鄭突亦善結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莊十年春公侵宋

公以僥倖得志於齊遂舉無名之師以掠宋境所以致郎之師

張自超宗朱辨義○魯自合鄭敗宋之後宋未嘗一報我也十餘年來各以

無事而忽以勝齊之師侵之春秋所以惡而書之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夏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邱

左傳見內敗師門○李氏說見齊魯交兵門

莊十一年夏公敗宋師于郕

左傳見內敗師門○兵以侵宋而構怨以乘邱而深宋師又至

引過請釋可也而再敗之罪益甚矣自此宋之好絕張自超宗朱辨義

文十一年秋公子遂如宋

左氏以為言蕩意諸且賀楚師之不害宋必然也魯久與宋絕

好承筐之會晉欲得諸侯之從楚者通宋而合諸侯拒楚故後

有新城之盟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文十五年春宋司馬華孫來盟

張氏自超說見來盟門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 宋魯交兵

成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魯宋之好自華孫來盟復通宋鮑在位二十二年既無相惡之

事而又往會其非故嗣君新立來修聘禮且通昏姻張自超宗朱辨義

成五年春仲孫蔑如宋

報宋聘若是之速魯急欲圖宋交也而齊忌之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成六年春衛侯來聘師侵宋夏公孫嬰齊如晉秋仲孫蔑叔孫僑

如帥師侵宋冬季孫行父如晉

魯宋嘗會聘同盟晉命伐之不敢以義論晉而遽伐其國可乎

直解○張自超說見書侵門衛侵宋書如門嬰齊行父如晉

成八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魯侵宋而宋不報故知魯之屈於晉命也再盟馬陵既歸齊田

而華元復聘遂通昏姻故知衛魯之侵宋皆晉聽齊以解魯宋



之交也張自超宗未辨義

又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華元來聘之後書仲孫蔑如宋蔑如宋之後書侵宋侵宋之後書盟馬陵馬陵之後書歸齊田歸齊田之後再書華元來聘來聘之後即書公孫壽納幣若春秋不再書來聘不即書納幣至明年二月始書伯姬歸宋則亦不見齊之忌魯宋而間于晉既而歸田相釋魯宋之昏始成矣張自超宗未辨義

又 冬衛人來媵 十年夏齊人來媵 致女晉人來媵 十年夏齊人來媵 夏季孫行父如宋

書三國來媵是因事以誌五國通昏姻之好見其歧而復同非譏媵女非爲賢伯姬而錄也張自超宗未辨義

襄二二年秋叔孫豹如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 宋魯交兵 魯初莒交兵總論

襄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及向戌盟于劉

昭十一年春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十二年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使卿會葬是魯之加禮于宋也故嗣君逾年即來聘張自超宗未辨義

○魯初莒交兵總論

春秋魯初莒之事凡三變魯立國於曲阜其南則邾其東則莒地小而偏其勢不得不爭然邾列在附庸而莒介於蠻夷故春秋之初魯嘗陵邾而畏莒隱桓皆再盟邾而再伐邾邾不敢報而莒則隱與其微者盟于浮來矣莊以叔姬女其大夫矣魯隱桓莊三世魯莒未嘗交兵僖公首年一敗莒師旋即再盟以弭其隙而邾則僖公之世戰伐無已則以邾近而莒差遠邾弱而莒差強故也至文十二年行父城邾而爭鄆之禍起襄四年魯屬鄆莒滅鄆而爭鄆之禍又起晉悼方霸諸侯屏息聽命魯不敢陵虐弱小而邾莒反恃齊靈而肆橫十

年之間莒四伐我邾再伐我魯不伐邾反爲修平講好蓋邾莒倚齊以軋魯魯之所恃者晉晉遠不若齊之近又是時晉方以楚鄭爲事無暇理邾莒故也至昭元年莒有亂季孫以大盜竊國取邾不已而取邾取邾不已而取邾而邾則連歲四納其叛人昭公以後莒不復見哀之世無歲不與邾爲難竟伴其君以歸獻於亳社陵蔑弱小之禍至此極矣嗚呼以邾莒之密邇於魯得終春秋之世不亡者以大國林立環視而莫敢動也然其民之塗炭於戰爭已甚矣顧棟高春秋初年魯於邾先盟後戰隱元年盟於莒先戰後盟隱二年入二國俱不下魯干戈相尋自北杏從霸邾既同盟莒亦結好僖元年敗邾于偃獲孥于鄆則以邾匿姜氏莒匿慶父黨惡故也而自是以後取須句戰升陞邾擊魯矣伐莒取向莒擊魯矣兩國伐鄆戰于狐駟則邾莒交讐魯矣莒每助邾捷魯梁之會二君俱執邾悼初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 魯初莒交兵總論

而復不逞宜督揚之再辱也莒既守盟邾亦來朝數年之內式相好也然自是以降魯政逮大夫政在公則其爭在上政在私則其爭在下邾近于費季氏所急而莒魯之怨復起盜竊漆閭季氏受之而邾魯之怨復起既利其土復蓄其賊牟夷庶其界我快黑肱接踵而至魯盡納之季孫乃邾莒之連逃藪也邾莒何堪哉藪之會莒怨而叔孫豹被執平邱之會莒再怨而季孫意如被執武城之役邾怨而叔孫婁又被執則二國亦好兵怙強者也馬驥事錄

○邾魯交兵 取須句左氏說辨 哀八年左事辨何氏胡氏說辨

春秋內兵伐國僅二十而書公伐邾者六書大夫伐邾者八止書伐邾者一邾在魯之宇下陵弱侵小之兵史不絕書如此李廉會通隱七年隱桓之世其曲在魯以衆暴寡也襄之初年其曲在邾邾恃齊也其後邾日削而其臣多叛齊亦日衰邾雖自卑以事魯而三家伐邾不



已則咎在魯臣非君之故而魯亦非昔日之魯矣趙訪

魯之於邾三罪焉黨強而陵弱不義聞大而伐小不仁舍內而圖外

不智藐焉一邾介於齊宋魯之間將恃大國之安靖已翦為仇讐豈

惟邾之罪吾讀春秋初年之簡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七年公伐邾

深歎春秋之盟不足恃也春秋之初宋魯一黨五年邾鄭伐宋故為

宋伐邾以媚之豈其顧盟桓十七年盟趙春盟而秋又伐之左氏於

隱七年之伐邾曰為宋討於桓十七年之伐邾曰宋志然則魯宋役

耳邾人兩受魯盟無一足恃自後凡伯主齊盟之外不復受盟於魯

者一百六十有五年則黨強陵弱不義之罪隱桓二君實當之北杏

之會邾人實來齊伯三十餘年邾魯之境得以少事宋襄代與曹南

之盟邾首從之恃宋以憑陵小國執鄆子討須句公乘宋之有楚患

兩伐邾邾可伐也魯獨為無罪邾果以伐邾為是則僖公宜得崇明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 邾魯交兵

三

祀保小寡之衰矣今其書法與伐國取邑之罪同則魯利之耳升陞

之役僖公自取喪師之罪追晉文告終之明年公伐邾取訾婁猶未

快也又有襄仲之師晉襄告終之明年文又伐邾取須句猶有懼也

又有城邾之役未免間大國以陵小國文十四年邾有南鄙之伐我

有惠伯之師二國之憾未釋也不五年邾子來朝邾豈忘前日之怨

而下魯哉宣公折節事齊而邾亦齊屬也以齊故邾魯釋憾僅僅十

年乘齊有惠公之喪伐邾取繹遽使子家如齊謝伐邾之罪則間大

陵小不仁之罪僖文宣三君實當之成公以後邾嘗役於齊齊服晉

則邾亦服魯五年齊與蟲牢之盟明年邾來聘十七年齊與柯陵之

盟明年邾又來朝齊叛晉則邾亦叛魯襄十五年齊伐魯邾之北則

邾攻其南十七年齊伐魯邾之北則邾又攻其南夫受命於齊而來

伐魯邾之罪猶減於齊魯告於晉晉人為執邾子亦足矣魯何為而

奪之地取邾田自鄆水亦多矣魯何為而又伐其國襄二十仲

時三家專政公若不聞襄公在晉季孫敢受庶其之地二十昭公在

乾侯季孫又納黑肱之邑三十襄公以後邾多叛臣

年邾惟魯受之春秋書之歷見其以惡黨惡之罪邾隱公朝於魯奔

喪於魯奉魯至矣哀元年一卿伐之二年三卿復伐之向取邾田猶

以鄆水為限今自鄆以東并取之且曰及沂西田取而言及浸淫無

厭之辭也不思公室四分為日久矣舍內圖外不智之罪襄昭以下

之君實當之嘗論魯之取邑於邾為多魯卿伐邾於哀為多至哀公

七年書曰公伐邾嗚呼魯自宣公十有八年公自出伐之文絕矣今

公伐邾不知公之為季孫歟季孫之為公歟吾不忍言之也陳則通

隱元年春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此年書及邾盟七年書伐邾見信不由中未有不背者黃仲炎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 邾魯交兵

三

隱七年秋公伐邾

左為宋討也杜注公距宋而更與鄆平欲以鄆為援今鄆復與

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故曰為宋討○宋取邾田故邾入

其鄆五年邾人伐宋魯則與儀父盟蔑矣邾人何罪可聲而為宋討

非義甚矣胡○書公伐邾擅與背盟之罪不可掩矣湛若水

桓八年秋伐邾

桓自弒立恃其強惡以陵小國小國皆畏而從之故紀邾鄆穀

滕杞或朝或會惟邾恃舊好而不顧至是遂伐之高閌

桓十五年夏邾人卑人葛人來朝

桓十七年春公會邾儀父盟于趙

隱公初與邾盟于蔑其後躬自伐邾桓公今與邾盟于趙未數

日即與宋衛伐邾無信義若此戴溪



又 秋及宋人衛人伐邾

正月與齊盟黃而五月戰焉二月與邾盟趙而八月伐之詩曰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豈不然哉呂本中集○春與齊邾盟既而  
皆背之見桓公之瀆信而好亂不仁而佳兵也張洽集注

僖元年秋公敗邾師于偃

左傳杜注見內兵敗某師門○隱桓之世邾魯有怨背盟在魯  
由莊訖閱三十餘年繼好釋怨去年慶父弑閔公哀姜與知之  
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哀姜孫于邾夫僖公與  
姜氏俱適邾者以與邾和睦藉以託庇也邾既受僖公則不宜  
復受姜氏故逢僖之怒而有偃之役惟公不請於會而討之乃  
既會而敗其師背大國之盟結小國之怨以致終僖之世兵連  
禍結高問集注顧棟○八月會邳公與邾盟九月即敗邾師直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 邾魯交兵

三

書而義自見胡○偃邾地魯兵至邾敗其出禦之師也季本私考

僖二十一年冬公伐邾 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左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司太皞有濟之祀邾人滅須句須句  
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禮也若  
封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也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  
其君焉禮也○鄆魯姻也而邾執鄆子用之故怨邾特邾與宋  
盟未敢伐今宋爲楚所伐故乘間伐邾黃震○須句邾邑也果  
以國滅來奔反國經宜悉書此伐邾者自以邾用鄆子故也鄆  
子僖之壻也劉逢祿左氏○愚按胡安定孫莘老葉石林黃東  
發諸說皆駁左氏以須句爲邾邑此劉說所本也詳見書取門  
僖二十二年秋及邾人戰于升陘

左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戰于升陘我師

敗績邾人獲公胃懸諸魚門○隱桓伐邾邾未嘗敢報今大挫  
魯師則以前日所爭者虛禮而今日所爭者土地也觀此則公  
之取須句非有崇祀保寡之公心直貪其土地而已矣顧棟高  
僖三十三年夏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于遂帥師伐邾

左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襄仲復伐邾○升陘之  
役十年矣今報之然君取其邑臣復伐之報亦甚矣黃震○公  
懷夙忿以晉伯未敢興報復之師今晉文沒間有事而伐以取  
利張洽○齊桓之沒宋楚爭霸魯乘之以伐邾今晉文沒秦晉  
交兵魯又乘之而伐邾每乘霸國多事侵陵小國家鉉翁

僖公親伐邾取邾邑者二大夫伐邾者一蓋邾本魯附庸自  
列五等爲諸侯不屈於魯故魯欲服邾邾終不服也趙鵬飛  
文七年春公伐邾三月取須句遂城邾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 邾魯交兵

三

左伐邾間晉難也取須句宣文公子焉非禮也是年爲晉靈元  
杜注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今邾文公子叛邾在魯故公  
使爲守須句大夫絕太皞之祀以與鄰國叛臣故曰非禮城邾  
備邾難也○諸家辨左見書取門

文十四年春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僖公之世疾於邾也深矣文公復修舊怨伐取之至是公如晉  
踰年而反邾蓋伺魯之隙而伐我不知公之既至也兵未返而  
彭生伐之其報怨速哉雖小國不宜犯大國而自取禍然魯不  
取須句則邾亦未敢輕犯魯也趙鵬飛○邾有先君之喪居喪  
而伐人與伐人之喪其罪一也張洽集注○家氏說見書伐門  
宣元年秋邾子來朝

邾在桓十五年一同牟葛來朝應莊閔僖文之世邾不朝魯矣



近以須句之怨文十四年猶與南鄙之師繼逾五年而來朝

君者齊魯請好而邾人懼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宣十年秋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公立邾子首朝何負於魯而伐之又取邑焉暴且貪矣御集直解

○宣公之爲此者蓋以晉伯之不振而強齊爲魯援耳觀下書

歸父爲邾故如齊則魯之爲魯可知矣汪克寬纂疏

成六年夏邾子來朝

公卽位而始朝也汪克寬纂疏

成十八年秋邾子來朝

左邾宣公卽位而來見也

襄元年秋邾子來朝

公卽位故季本私考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 邾魯交兵

襄四年 傳 冬邾莒伐鄆臧孫紇救鄆侵邾敗于狐駘

按是年冬公如晉請屬鄆故臧紇救之也魯爲邾敗而明年會

臧魯與邾莒皆與不聞與師報怨者以晉伯方盛不敢梗盟會

而擅征伐也又不請于晉以討邾莒者以方請屬鄆旋以鄆故

而爲邾敗悔而諱之不告敗魯史不載故經亦不書顧棟高大事表

襄六年冬叔孫豹如邾

左聘且修平。按自入春秋以來魯屢伐邾未嘗請平於邾今

大受挫衄反納聘修好豈非畏晉悼嚴明不敢背盟侵伐又不

敢明言其故請兵伐邾故諱言其敗而更與講和以匿其迹使

若今日之聘爲報元年之朝中間若無狐駘之事者知此則知

經文所以不書之故矣謂夫子削之者妄也。○又按是年襄公

甫十歲季孫行父卒仲孫蔑爲政專務睦鄰多通使列國不獨

一邾也蓋前日之構怨行父主之此日之修平蔑主之孟孫賢

者以解仇釋怨繼好息民爲事惜其爲政不久甫三年而卽及

叔孫豹約三年而卽及季孫宿至襄十二年遂有入鄆之役矣

使獻子常執政何至與邾莒交兵無已哉顧棟高大事表

襄十五年秋邾人伐我南鄙

左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

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邾於成公之世再朝於魯又朝襄

公於卽位之年至今未有怨也忽起南鄙之伐者魯素弱邾而

陵之禍齊莒之交惡于魯而亦因以抒其積忿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按自六年莒人滅鄆魯慙屬鄆之言而懼晉之來討不敢請兵

討邾莒而反與邾修好晉亦方以楚鄭爲事十年之間十餘盟

會魯與邾莒咸在列噤不敢發聲首於是大肆猖獗四侵東鄙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 邾魯交兵

而邾亦效尤則皆魯之太弱爲之招也顧棟高大事表

襄十六年春會淇梁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左以我故。○齊叛晉莒邾黨齊莒邾連年伐我齊命之也莒邾

畏晉來會而齊不至晉不得志於齊而執二國之君齊又以晉

執二君之故怒魯而伐我蓋齊晉爲難而禍遺於魯也朱載堉春秋

襄十七年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爲齊故也杜注齊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之。○邾先君爲晉所

執今嗣子叛晉從齊修先君之怨此祝柯之會所以復仇高閌集注

○文宣之世魯屢伐邾而邾數朝魯自襄四年後魯未嘗報怨

而邾屢來伐其故何也前此魯與齊合而邾畏齊今邾與齊比

而魯所恃者晉晉遠齊近故雖執邾莒之君而猶未止顧棟高大事表

襄十九年春諸侯盟祝柯晉人執邾子取邾田自漚水



左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  
上疆我田取邾田自鄒水歸之于我○邾之病魯信有罪矣魯  
以諸侯之力前既執其先君此又執其嗣君取其田甚矣高開集注  
○自春秋以來魯之取於邾多矣僖公一舉而嘗婁入魯文公  
一舉而須句入魯宣公一舉而繹又入魯前會渠梁命歸侵田  
今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馬驥左傳辨例○餘見取田門書執門  
襄二十二年秋仲孫速帥師伐邾

左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祝柯之會既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已甚矣  
背澶淵之盟乎張治集注引計翰○會澶淵公甫至而仲孫速以兵加  
邾襄公屏君也豈知爲此蓋三家擅魯挾晉之援以陵暴小國  
爲逐利自豐之計耳詳家說○齊莒知同時伐魯伯主執莒邾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 邾魯交兵

三

之君合十二國之師以圍齊所以治三國虐邾之罪也而治邾  
爲甚既執其先君又執其嗣子又割其田亦已不平矣而魯之  
於三國則盟莒以釋怨是年春聘齊以通好如齊獨不釋然  
于邾何哉蓋齊爲大國雖六伐之怨而不敢報莒小而強即四  
伐之恥而亦不復洗惟邾最弱小故欺陵之耳張自超宗宋辨義○自  
四年以後魯凡十六年不伐邾而邾數伐魯至齊平陰敗後邾  
失所恃魯乃復橫澶淵而即伐之庶其異我相繼受叛人  
之奔又蹴踏如前日矣顧棟高大事表○據傳則是報伐之師而經未  
書邾伐我春秋何以不著邾人之暴而但著我之暴且重背盟  
棄好之惡邪重品經傳辨疑○愚按童氏之所疑洵然傳當有誤附存其說  
襄二十八年春邾子來朝

左時事也○魯取邾田又納其叛邾益弱矣不復能報故修好

來朝朱朝瑛○邾近於魯不能以小事大忽起伐魯之謀以致  
君辱地削迫無可如何而仍朝於魯亦不善謀國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十一年春仲孫纁會邾子盟于祿禚

左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祿禚修好禮也○自襄二十五年同  
盟重邱齊晉既睦襄二十八年邾君來朝昭元年魯會悼公之  
葬故盟以修好汪克寬集疏○魯既仇莒是以盟邾猶襄二十年盟  
莒于向以仇邾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十三年同盟平邱邾人莒人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魯已睦邾亦不朝夕伐莒邾鄭之故又非公意信邾莒之怨曰  
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執意如意在貨財豈伯討乎傳  
昭二十三年武城人取邾師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姑  
傳說見書執門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 邾魯交兵

三

定三年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傳說見內特盟門  
定十四年邾子來會公會公于此蒲  
定十五年春邾子來朝 夏邾子來奔喪  
以去年來會爲未成禮故復來朝未幾奔魯之喪卑屈甚矣汪克寬集疏○昔魯虐邾邾猶怨於晉而來討今晉不主盟故知懼而  
曲事魯而魯臣之欲無厭卒伐取晉其君姚舜牧疑問○定公時季  
孫叔孫困於家臣不暇陵弱暴寡而邾滕懷德遂來奔喪會葬  
小國可閔如此方苞直解○邾滕之奔喪會葬始見於春秋之季何  
也春秋中葉邾滕視魯未如齊晉之強大也故邾屢與魯鬭爭  
魯亦未敢以屬國處之至襄之季昭之世季氏專政屢侵奪邾  
莒以自益而虐邾尤甚故生畏諂以求免儼如魯之事齊晉矣



非畏魯也畏季也畏季而魯益弱聖人書之以志世變顧棟高大事表

又 冬城漆

謀伐邾也張洽集注○漆卽邾庶其邑襄二十一年以之來奔者今

將伐邾故城之固其所已得者而後可圖其所未得者此三家

之謀也朱朝瑛○夏奔喪而冬謀伐之其死先君亦亟矣定公

在位十五年諸大夫不敢伐邾公薨而卽城邾邑則定公猶能

整飭其下不至如昭哀之孱弱也顧棟高大事表

哀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觀定公之末邾之事魯至矣去歲邾子來奔喪今逾年而遽伐

之三家利邾之土田不復知有禮義也高閌集注

哀二年春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鄆東田及沂

西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 邾魯交兵

左傳見伐取並書門○邾之事魯恭矣而前年仲孫何忌伐邾

今又三大夫取其田要之盟又四年而公又親入以其君來此

邾人所以弗堪致吳之伐我齊取我田也程端學本義引石介○季孫不

盟志未厭也明年遂復圖邾直解○前取邾田自鄆水矣今又

取鄆東併及沂西以盡爾之邾三納其叛邑而三取其田幾何

而不盡也恐邾控于大邦而加兵復要而盟之季爲主將不親

蒞而使二卿往甚矣其橫也御纂直解○餘見取田伐取並書門

哀三年夏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季氏說見書城門○觀此則知季孫前歲不盟之故矣顧棟高大事表

又 冬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句繹之盟踰年而逾之魯之棄信甚矣張洽集注引許翰○來會來朝

來奔喪猶不免伐取鄆沂田受繹盟猶不免圍不至於以邾子

益來不止也諸侯無伯小國困于水火甚矣李廉會通

哀六年春城邾瑕

瑕邾邑城之見魯之迫邾也是年冬伐邾明年遂入邾高閌集注

又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魯必欲伐邾而後已自公卽位以來四用兵於邾矣高閌集注

哀七年秋公伐邾八月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季康子欲伐邾大夫諫不聽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

衆保于繹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邾茅夷鴻請救於吳○伐邾

本三家而公自爲之不得已也三家歸過於上也汪克敏集注引薛季宣

○諱不在公是以直筆而不諱王樵集注○邾竟滅矣使非齊吳之

救邾將遂爲季氏私邑茅夷鴻之功不在申包胥下顧棟高大事表

哀八年夏歸邾子益于邾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 邾魯交兵

左春吳爲邾故伐魯景伯負載造于萊門吳人盟而還夏齊侯

使如吳請師將伐我乃歸邾子○魯以不道肆虐於邾物極必

反於是吳攻其國齊取其田不勝困挫乃歸邾子易之所謂不

威不懲者也黃仲炎通說○左氏言季姬事齊伐我及齊平審實有

此伐與平安得皆不書以經考之先書公伐邾繼書齊人取謹

及闢繼書歸邾子益于邾末書歸謹及闢其序甚明蓋邾子齊

出旣爲我所執故爲之取謹闢以求歸邾子邾子反國故復以

謹闢歸公羊穀梁爲近實皆無與季姬事葉夢得左傳○益齊甥也

齊爲是取我邑復如吳請師將伐我乃歸邾子是有其畏而歸

之豈仗義而歸之乎胡傳以爲能去其惡而與之謬矣屬辭比

事上書齊取邑而下書歸邾子魯人畏強陵弱之罪見矣袁仁胡傳

○胡氏銓說見此事書法門○書於吳來伐齊取邑之後是



前之虜邾子魯之惡此之歸邾子魯之恥矣何休以爲善魯之能悔過豈真能悔過者哉張自超宗朱辨義

哀十年春邾子益來奔

魯虐邾而吳救之乃吳之虐邾更甚於魯故忘魯怨而來奔亦

大可憫矣未朝瑛

哀二十七年

傳 邾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郕上杜注欲使魯還邾田封竟至駭上也

案邾之國賴吳而得存邾之封竟賴越而復以周公之後而肆

虐於邾反使藉蠻夷之力可哀也哉顧棟高大事表

戰國之鄒卽春秋之邾也哀七年魯貢八百乘之賦於吳邾

亦六百乘是其賦僅少減於魯耳故構怨不相下竟與春秋

終始至戰國猶有與魯開之事閻若璩四書釋地又續

○莒魯交兵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 邾魯交兵 莒魯交兵

莒

莒子諡號與其臣名氏不登於春秋之版微之也春秋之初未有書諸侯入人國者而入國自莒始隱二未有書諸侯伐國取邑者而取邑自莒始隱四天王不問方伯不討馴致其強浮來隱曲池二之盟魯甘心焉雖然盟猶愈於爭無傷也莒以慶父之故求賂於魯季友帥師敗之俘之莒人二十八年不敢逞憾於魯者以齊伯興而魯未可動也僖公二十五年衛人始平莒於我自後魯莒得以少事者三十二年宣公不繼前好莒有數不道以文辭書公及齊侯平莒及邾有狹大陵小之意要盟無禮之形平而不得則怒怒而不已至于伐國取邑魯本欲釋邾莒之憾反不能自釋其憾不七年歸父會齊人伐莒怒莒未怠至此邪無他貪功謀利之志有餘大公無私之道不足也成公七年公孫嬰齊如莒棄惡同好以幸東鄙之無事至襄六年莒人滅鄆臧紇救鄆敗諸狐駘莒人遂謂我之不能師也稱兵以

伐我者三年襄八年潛師以掠境者一襄十四年而季孫於十二年救台

遂入鄆則亦怒蹇田而奪之牛者夫伐國圖邑固春秋小國之所未

嘗受命救台不受命而入鄆亦春秋臣子之所不敢是救者之罪甚

於伐者之罪矣莒人爲是報入鄆之役干戈相尋直至二十年盟向

二國始懲其忿以相宥也魯又不祥背棄盟誓莒人有密州之禍季

孫有取鄆之師鄆利於季孫而不利於叔孫也非趙孟之請則見戮

於會誰實使之又五年季孫受牟夷之邑叔弓敗蚡泉之師牟夷利

於季孫而不利於公也非范宣子之言則見執於晉誰實爲之季孫

專利不顧君親何暇顧一莒哉按魯莒之爭不過向鄆二邑隱二年

莒入向桓十六年我城向向猶有爭也宣公乘莒邾之怨而取之向

於是屬魯文十二年城鄆襄十二年入鄆鄆猶有爭也季孫乘密州

之禍而取之鄆於是屬魯取向取鄆矣季孫又伐而取鄆小人之腹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 邾魯交兵

莒

其有屬厭乎平邱之執惜晉人不以爲戮而歸之也陳則通

齊魯皆大國莒介居齊之南魯之東魯有敗莒伐莒取向取鄆之事

莒亦有伐我侵我之師若齊則侵之伐之襲之而莒不敢少陵齊焉

則知以勢相加以力相關魯之弗敵于齊久矣程公說分紀莒國篇

隱二年夏莒人入向

穀梁以向爲我邑汪氏克寬謂不書伐我則非我邑也愚謂向

雖非我邑而莒魯之兵端自此始桓十六年城向宣四年公伐

莒取向向實爲禍階故列于莒魯兵爭之首顧棟高大事表

又 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左魯故也杜注莒魯有怨紀侯既昏于魯盟莒以和解之○按

左氏云魯故以子帛爲履綸字附會之說也見闕文門

隱八年秋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左成紀好也。○魯莒有未平之怨。前此紀爲平之而魯莒之好猶未合。今隱公降心以平二國之患。而莒之君卒不至。家鉉翁詳說

桓十二年夏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

桓十六年冬城向。

向界莒魯之境。上莒魯交爭。互以爲己有。而其交爭自城向始。故謹志之。趙鵬飛經筵

僖元年冬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

左慶父弑閔公季友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挈。○黨惡責賂罪在莒也。汪克寬纂疏

○魯莒始一交兵。顧棟高大事表

僖二十五年冬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左衛人平莒於我。杜注莒以鄆之役怨魯故平之。○莒慶魯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 莒魯交兵

五

塔因衛爲平遂來會盟。汪克寬纂疏

○莒與我舊怨入春秋以來因紀君娶魯女盟莒于密莊二十七年莒大夫慶娶莊公女叔姬始相和好至閔元年公子慶父奔莒季友賂莒得慶父而莒復

以師責賂故僖元年敗諸鄆至是衛文欲修好於魯因之平莒而衛文又死其子成公修成之。毛奇齡傳

僖二十六年春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左尋洮之盟也。○先盟其大夫而後盟其君公之屈意就莒至矣。顧棟高大事表

○趙說見內參盟門

文十二年冬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郕。莒魯爭郕。始此前此莒魯無爭且未嘗有事於郕。今行父帥師城之以啟爭端。魯莒之讐自此始。書帥師城郕行父也。張洽集注

○城其國邑宜無待於帥師也。而帥師何也。歎於義也。案莊二十

九年城諸及防則知諸魯地也。襄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救台遂入郕則知郕莒邑也。莒邑而魯城之應莒必爭於是將兵以往故曰歎於義也。黃仲炎通說

○按隱桓莊三世皆屈體於莒至僖之元年一交兵旋即兩會以弭其隙。魯之待莒至矣。而季孫忽以封殖費邑之故造孽于莒遂終魯之世。顧棟高大事表

宣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莒邾相怨而邾乃魯婚姻之國公欲爲邾平莒而挾齊爲重公之義不足服莒之心。莒所以不肯也。曰莒人見其不肯者非特其君也不知自反而取邑於人其矣。高閏集注

○向在莒魯之間隱二年莒人向遂滅地屬莒至是爲魯取。趙鵬飛經筵

○孟子曰行有不獲者皆反求諸己可也。怒而伐之且不可况因以爲利乎。黃仲炎通說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 莒魯交兵

卑

宣十一年夏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趙說見書伐門。○前伐邾取繹此會齊伐莒皆歸父爲國生患求多於小國書之所以誅也。家鉉翁詳說

襄四年 傳 邾人莒人伐 六年夏莒人滅邾

案是年冬魯屬邾知莒卽於是時伐邾賊紇救邾侵邾敗于狐貍至六年莒人遂滅邾八年以疆邾田伐魯此又爲莒魯交兵

之始。顧棟高大事表

○書莒滅邾見莒之強觀八年伐我可見至昭四年書取邾見莒之衰觀繼書牟夷來奔叔弓敗莒可見。顧棟高傳

襄八年夏莒人伐我東鄙。左以疆邾田。○莒滅邾而魯不敢爭伯主不討所以興兵伐魯疆邾田也。張洽集注

○莒小國數爲魯抗初入春秋卽有入向取牟夷事亦小國中之驕悍者也。晉文盟會始列於諸侯晉厲以來



會盟以子爵列杞薛之上蓋伯主以強弱為先後則莒之強可知宣公之世藉齊以平莒鄰而莒不服今藉晉以列郕於會而莒滅之又因以伐魯至四莒之抗伯主而弱魯甚矣蓋晉悼之政因循苟且方有事於秦楚既牽於莒之從已而又恐生變於齊故不治滅郕之罪而魯之連年受伐亦不問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十年秋莒人伐我東鄙

左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莒屢同晉悼之盟而乘間加兵于魯無忌憚甚矣。正克寬。○張說見上

襄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莒人間歲伐我公五與莒子會宜其釋然同好矣而見伐不已則魯弱可知高閼。○莒再伐魯伯主不計不自斂戢更與伐國圍邑之師宜其失郕而卒招見執之辱歟張自超宗朱辨義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 莒魯交兵

又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郕

文十二年帥師城郕即此也魯不能守復為莒所取今雖入郕而未能有之昭元年季孫宿伐莒取郕則又屬魯矣高閼。○時公微弱季孫因救台而遂入郕以自益其邑何休

襄十四年夏莒人侵我東鄙

報入郕杜。○季孫入郕非兵首也而首猶以為憾使我以報之至十六年魯訴於晉晉人執而釋之然後少悛故二十年為向之盟而魯始無東鄙之患趙鵬飛。○張說見上

襄十六年春會淇梁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左以我故執莒邾此公。○朱說見和魯交兵門

襄二十年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左傳杜注趙說見內特盟門。○自是十五年不交兵高閼。○及

莒平也莒侵魯為齊也晉執莒為魯也今齊將從晉故莒先平御纂。○莒四伐魯晉雖執之于淇梁未見莒人如何屈服而魯亦竟釋之不報但為向之盟以締新好蓋莒雖小而強魯不能如之何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元年春取郕

左晉楚會于號尋宋之盟季武子伐莒取郕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潰齊盟請戮其使趙孟請諸楚曰莒魯爭郕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尤也固請諸楚乃免叔孫。○此季氏所為也蓋救台入郕之時欲取未得至是取之家鉉翁

又 秋叔弓帥師疆郕田

左因莒亂也上文莒去疾自齊入。○魯因莒亂而取得之為易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 莒魯交兵

今欲固其所得則莒必來爭故帥師疆之正克寬。○疆之豈獨有虞于莒雖郕民亦不服所以必欲帥師程端學。○按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郕後復為莒所取成九年楚子重圍莒入郕此時郕蓋屬莒也至此年疆郕出則與莒人分明疆界莒訴晉楚大國而俱不問甘心讓魯自知其力不能爭也自是郕長為魯有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郕以居公即此趙鵬飛

昭四年秋取郕

傳說見書取門

昭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夷及防茲來奔

公在晉季孫受之欲陷其君也左傳莒人懇于晉晉人欲止公范獻子請歸之而以師討焉是時季氏通於范氏范之言非為公乃為季也恐益重季氏之罪爾顧棟高。○魯二歲之間取郕



取鄆今又誘莒叛臣攘其二邑莒日削矣然魯亦何強哉開疆拓地則三家實蒙其利藏亡匿叛則魯君虛被其惡趙鵬飛經筵

又 秋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左莒人來討不設備叔弓敗諸蚡泉。晉人方以納牟夷之故欲止公而叔弓又敗莒師不顧伯討以成君禍鄭王。魯既受叛來討又敗其師黨叛怙姦冒恥嗜利為惡甚矣趙鵬飛經筵

昭六年夏季孫宿如晉

左拜莒田也杜注謝前年受牟夷邑不見討

昭十年秋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獲帥師伐莒

左平子伐莒取鄆獻俘始用人於亳社杜注取鄆不書公見討於平邱魯諱之。取邑納叛敗其師又三卿並將伐之季氏專橫甚矣朱朝瑛畧記。○是時莒益弱矣國內有亂而季氏方與晉大

夫比雖取邑納叛而不討故益無忌憚顧棟高大事表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六 莒魯交兵

星

昭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 十三年秋同盟平邱公不與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左取鄆之役莒怨于晉故辭公會平邱邾莒怨于晉晉侯不見

公辭公盟晉人以平子歸。晉於十二年辭公十三年執意如則討得其罪矣惜乎強家同惡相庇終佚其罰也顧棟高大事表

昭二十三年秋莒子庚與來奔

魯弔去疾之喪故以魯為託而來奔季本。○按自此後莒魯交

爭之事不見於經傳二十五年昭公孫齊二十六年莒邾從齊

盟鄆陵謀納公蓋明知兵端始於季孫而無惡於公也顧棟高大事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六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七目錄

齊晉楚爭鄭宣三年以書伐為敗鄭從楚以不書平為勝鄭從

鄭伯歸國刑不書辨宣十年以不書晉救為責晉辨 成七年

晉楚吳爭陳襄七年會鄭罪陳辨 哀十年書吳救為罪楚辨

晉鄭楚伐許鄭滅許始末

齊滅紀始末公年復讐說辨 葬紀伯姬書魯喪紀辨

宋滅曹始末

楚滅蔡始末齊晉侵蔡伐蔡次厥貉恕宋陳鄭不書辨 哀元年書圍恕楚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目錄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七

錢唐張應昌學

○齊晉楚爭鄭宣三年以書伐爲敗鄭從楚以不書平爲敗鄭從晉  
鄭伯歸國削不書辨 襄七年公穀說齊 成七年

鄭其春秋要領之國陳鄭蔡許皆邇楚然伯主謀鄭之事詳謀陳蔡許之事畧夷狄爭鄭之事多爭陳蔡許之事少楚之有陳蔡許猶晉之有宋魯衛也鄭獨介然居二大國之間晉不得鄭不敢過而問陳蔡許信二十八年之圍許文十五年之入蔡宣六年之侵陳是時鄭役於晉故也楚不得鄭不敢過而問宋魯衛信二十七年之圍宋公會盟于宋宣十四年之圍宋歸父會于宋成二年之侵衛遂侵我師于蜀是時鄭役於楚故也蓋其國有北制之險有京櫟之固五霸用武之國南北必爭之地也齊桓成召陵之績以有鄭晉文獻城濮之捷以有鄭楚莊竊辰陵之盟以有鄭宋伐鄭而不濟則身辱於強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七 齊晉楚爭鄭

楚秦襲鄭而不克則霸止於西戎得之者強失之者弱鄭於春秋其關於中國夷狄盛衰之變豈淺淺哉東遷之初鄭莊虎視諸侯荆人不敢輕犯自荆敗蔡于莘晉亡齒寒鄭爲之次春秋於莊十六年書齊宋伐鄭又書荆伐鄭志南北爭鄭之始也鄭決計從齊莊二十八年荆伐齊救齊桓待鄭之意甚勤繼又楚伐者三僖元年楚伐二年楚伐三年楚伐堅壁不動鄭之不從楚畏犯不義天下諸侯共兵之也召陵得志鄭當知齊伯之可依何憂何懼而欲從楚哉乃首止之役王語鄭伯吾撫汝以從楚前此楚屢伐而鄭不從今也楚不伐而鄭從之所幸召陵之後楚不敢北向故齊人來伐而桓勉乞盟矣僖七年齊桓即世鄭始朝楚使宋不得伯而楚得會諸侯則鄭爲之也城濮一役鄭始受盟豈忍舍時昔久要之楚而從一旦新至之晉邪勢不得已也晉文尚在已懷反側至勤圍鄭之師狼淵之役文九年鄭及楚平此如飽鷹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七 齊晉楚爭鄭

廢去之時曾公于葵宴公于葵宣三年猶作飛鳥依人之態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辭氣懇懇此果無意於晉而爲之哉新城之會文十四年出幽遷喬春秋以是許鄭伯也乃伯主之權移於大夫齊宋之賊不討二扈之會無成失鄭之罪職晉之由晉君不在諸侯而楚莊日夜激厲北向之師不得鄭不止自宣公之三年至十有二年楚師加鄭者六三年楚人侵四年楚子伐五年楚人伐九其中楚子自行者四加以徵舒失討楚遂得竊伯權始入陳而次入鄭矣觀鄭人守陴以大臨復修城以固守不得已乃肉袒以逆此時此情晉獨不諒之邪鄭之戰皇武子告於晉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我克則來乃鄭之心不克遂往豈鄭之罪哉宣十二年鄭之後晉人懲前日大夫之失律每伐多君自行一伐而鄭懼宣十四年再伐而鄭服成三年會伐四年盟宣十四年鄭自是不貳晉者七年成十六年鄭陵一勝正鄭人從晉之機奈何鄭陵以後



不幸霸業不興荆蠻暴橫則委身於楚當齊霸方興楚勢未盛中國可恃而荆蠻可卻也然鄭厲公雖兩與會盟而會鄭之後猶伐鄭侵宋致莊十六年齊衛之伐盟幽之後猶慢而不朝致十七年鄭詹之執不純服霸主也鄭文公即位倚齊爲重莊二十一年厲公卒文公立至莊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固齊好也明年楚伐鄭齊救之僖元年楚復伐鄭齊又會榿謀救之二年三年楚又比歲侵伐鄭伯欲成孔叔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故四年從齊伐楚然是時齊雖霸而楚亦強鄭又懼楚之不能釋憾故五年首止之會逃歸不能堅事齊之心捐好背盟致六年之圍七年之伐於是殺申侯以說又使世子華盟甯母八年又乞盟于洮自是一於事齊莫有二心是以九年葵邱之盟十三年鹹之會十四年緣陵之役十五年牡邱之盟十六年淮之會皆奔走奉事而楚亦服齊霸不敢犯鄭也逮小白沒鄭處楚之蓄憤修怨故十九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齊晉楚爭鄭

三

年與楚盟于齊二十一年又會于孟盟于薄二十七年盟于宋去華卽楚苟免一時之難而已宋欲圖霸而惡鄭之從楚二十二年合四國之師伐鄭故是年冬楚敗宋於泓報伐鄭之役也暨二十八年晉文與霸城濮敗楚踐土之盟溫之會陳鄭諸國罔不率從而明年翟泉之盟獨不至故三十年晉人圍之三十二年晉文卒襄公立是年鄭文公卒穆公立是年鄭文公卒霸業雖衰尙能主盟諸侯故僖三十三年從晉伐許文二年從晉伐秦三年從晉伐沈七年與晉盟盟皆聽命于晉九年楚伐鄭而晉救之猶足以抗楚未至於失鄭故十二年鄭會公于棗十四年同盟新城十五年盟扈十七年從晉伐宋又盟于扈此穆公從晉之迹也然十五年扈之盟十七年伐宋之役晉受齊宋之賂而止兵盟主伐叛而受賂以貽諸侯羞穆公遂謂晉不足與而受盟于楚宣元年與楚侵陳宋四國會晉師于棗林伐鄭晉人宋人又伐鄭蓋宋晉

之與國也鄭既附楚勢必病宋宋有鄭患必連晉衛報之也明年宋鄭戰大棘鄭大敗宋師獲其臣則宋不敵鄭可知矣晉宋懲此之敗連四國之師侵鄭鄭又及晉平蓋鄭穆公時晉之襄靈尙能糾合諸侯去晉文之弱未遠也故楚不敢易晉而爭鄭連鄭襄公時宣三年襄公卒四年襄公卒值晉成景之世威柄不施楚於是數爲鄭患鄭雖欲堅事晉而不能宣五年九年楚兩伐晉雖以卻缺救而不能解禍難遂致鄭宋成於楚十年晉宋衛曹其伐以討其貳鄭復請成于晉鄭襄未忘盟主也奈何楚復致伐十年晉之力不能急鄭襄公始會楚子結盟辰陵十一年然亦非其願也既而背之傳云既受盟于辰陵又微事于晉楚子遂大舉圍鄭之師當此之時晉苟能一戰敗楚鄭將欣然從附不幸鄭戰大挫楚勢愈張自是以後一於附楚成二年從楚侵衛又同盟于蜀與楚同好晉雖以宣十四年成三年兩加兵于鄭而終莫從晉者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齊晉楚爭鄭

四

揆晉之勢不足以捍吾國耳晉景復修霸業諸侯稍稍歸晉鄭以訟許不勝五年盟蟲牢悼公遂背楚歸晉至成公之世成四年鄭襄公卒成公立兩國交伐而從晉爲多則楚不敵晉故也成六年楚公子嬰齊伐鄭晉欒書救之七年嬰齊再伐晉侯合九國救之遂同盟馬陵以固鄭九年晉爲汝陽之田諸侯貳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楚人間諸侯之貳以重賂來鄭鄭會楚公子成子鄧晉以鄭叛執鄭伯而欒書伐之十年復合五國伐鄭鄭又歸晉十二年會晉伐秦十五年同盟于戚會于鍾離至十六年楚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遂叛晉歸楚故是年同楚侵宋又合楚戰晉于鄆陵鄭雖敗師猶未服晉十七年晉合八國伐鄭同盟柯陵是年又再伐之十八年鄭合楚子伐宋襄元年韓厥伐之鄭終成公之世不歸晉矣自鄆陵之後晉三伐而終不從者知晉之不足恃也厲公敗楚伐秦摧折



勁敵兵威非不盛強然暴虐無柔服之德而三族擅權國內難爲  
鄭之計與其從晉不如附楚之安也釐公繼立襄二年釐公立值晉悼  
與霸自襄二年晉連宋衛侵鄭始服晉三年盟雞澤五年會戚  
以堅鄭好也是年晉救陳鄭與焉七年會于鄆釐公未及會而卒簡  
公嗣位初畏楚見偏而叛晉者三襄八年因楚公子貞伐一叛九年  
晉會伐而盟之楚再伐而再叛十年晉又會伐城虎牢以逼之同盟  
毫城北既而復叛十一年又會伐同盟於是會于蕭魚楚不能與晉  
抗自此不背晉者二十年服鄭之功此爲特盛十五年楚執鄭良晉  
十八年伐鄭二十四年二十六年兩伐鄭兵屢加而終不向楚以晉  
霸可恃也然晉霸已浸衰中國之權晉楚狎主二十七年盟于宋至  
昭四年楚子主會于申中國之事皆專于楚鄭始交事兩國無純附  
晉之心以中國無霸也厥後晉楚益衰楚拒吳之不暇不敢謀鄭而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齊晉楚爭鄭

五

晉尚能糾諸侯以申盟會故昭十三年盟平邱二十五年會黃父三  
十二年城成周定四年侵楚盟皋鼫鄭定公獻公皆從焉昭十二年  
公卒定  
公卒定  
公立定九年獻公卒聲公立及聲公立晉德愈微會盟侵伐蔑然不  
講鄭始東結齊魯與晉爲敵背霸主而不顧矣晉之衰也亦鄭之罪  
也節參沈  
案此事

觀一鄭之叛順而夷夏盛衰之機判矣中國之能得鄭者有三召陵  
屈楚新城服鄭則齊桓之威也城濮之戰踐土會盟則晉文之烈也  
虎牢城成蕭魚同會則晉悼之謀也夷狄之能得鄭者亦有三泓之  
戰中國不振旅而鄭從楚一也邲之戰荀伯不復從而鄭從楚二也  
申之會晉伯不主盟而鄭從楚三也而中國可以得鄭之機亦有三  
焉辰陵之盟鄭既背之使當楚子圍鄭之時能一戰卻之鄭將欣附  
不暇奈何三帥異謀卒自取敗而鄭決於從楚矣邲陵之戰晉既勝

楚能增修國政以來之鄭將俛首從命奈何三卻擅權國內多艱而  
鄭無意於附晉矣召陵之會十八國之師大集此尤勝楚之一大機  
奈何君衰弱而無政臣驕貨而無厭一失諸侯不可復合而鄭於是  
東結齊魯無復事晉之心矣呂大圭  
或問

鄭邇於周畿介乎齊晉楚之間一舉動而係王朝之輕重一向背而  
關夷夏之盛衰也而盟幽未幾亟有鄭詹之執召陵既退尙勤新城  
之圍戰城濮之明年遂敢於背翟泉之盟城虎牢之十載始襲命於  
蕭魚之集何以難於背楚易於棄晉若是平王命文侯曰與鄭夾輔  
周室毋廢王命以先王之訓攷之鄭非霸者之罪人歟李琪列  
國世紀  
陳蔡許始終爲楚役而鄭之謀國異焉蘇氏轍曰子駟子展惟其來  
者與之鄭幾於亡子產以禮自固晉楚之暴不能加焉吳札謂子產  
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子產用之而鄭安劉氏安世曰鄭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齊晉楚爭鄭

六

最爾國又時有君臣之亂得子產國乃安爲政時晉楚漸衰能事晉  
楚之大夫故終其世無事傳稱其善相小國信然程公說分紀  
鄭世本後論  
桓文所以有功王室者當時楚最强而爭鄭鄭在王畿之內向非桓  
文有以遏之則周室爲其所併矣朱子  
語類

鄭爲畿內諸侯而與楚接伯主之所必爭得鄭則可以屏周而扞楚  
失鄭則夷狄迫而王室震洪咨夔春秋  
說莊十六年

鄭罷於奔命幾不保社稷其故在介晉楚之交然所以不卒滅者亦  
在是當時晉楚皆欲分鄭而其勢有所不能蓋晉不肯以界楚楚亦  
不肯以界晉是以晉伐鄭則楚救楚伐鄭則晉救鄭得保其國而不  
至如江黃虞虢之滅於晉楚也魏世微  
略士集

世嘗謂鄭莊公鍊事而黜宋襄公喜事而狂然此二者兩國遂成爲  
風俗向戾貪兵之功而使天下諸侯僕僕楚廷馴至晉伯熄而楚



氛熾其狂之禍遂中于天下至鄭則不然明事勢識利害常首鼠晉楚兩大國之間視其強弱以爲向背貪利若鶩棄信如土故當天丁無伯則先叛天下有伯則後服其先叛也懼楚也齊桓公以僖十七年冬十二月卒而鄭文明年春正月即朝楚鄭之戰鄭首先叛晉堅事楚者十二年中間以與許訟不勝改而從晉至成九年貪楚之重賂復從楚未三年復從晉至成十六年貪汝陰之田復從楚投骨於地就而食之搖尾乞憐者鄭之謂也其後服也欲以諸侯之力斃楚使楚不敢與爭也莊十六年與齊桓同盟於幽明年即不朝歷十三年復同盟于幽至僖五年首止之盟復逃而從楚晉文之興踐土甫盟而明年翟泉復不至燭之武復問晉事秦旋召杞子之謀不得不從晉未及五六年復與陳蔡偕楚爲厥貉之次矣每間伯主之事則侵伐小國以自益晝伏夜行竊食益盜常懼人覺者鄭之謂也然亦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七 齊晉楚爭鄭 七

因此得保其國常倔強於諸侯間以中國四戰之地迭受晉楚之侵伐而能國威不挫民力不疲雖當晉楚之伯已衰猶能與宋相鬪爭者蓋亦地勢使然其大臣執政如子良子驪子展之徒遞掌國政五十餘年其謀議具見於左傳子良之言曰晉楚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子驪之言曰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強者而底民焉子展之言曰吾伐宋晉師必至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晉其揣量兩國之情形點矣國勢亦頗以少安子產繼之能折衷於大道適遇向戌弭兵兩事晉楚能事楚而不受楚害事晉而不爲晉屈本之以禮而善其辭令故仲尼稱之蓋委蛇以從時權宜以濟變又非點之謂矣竊嘗以春秋列國情形譬之秦楚如虎狼鄭如黔鼠宋如獬犬鼠之噬物也以漸鄭莊以隱十一年入許旋使許叔居許東偏卒還其國後屢侵伐之直至定六年游速因楚敗而

始滅許首尾歷二百餘年犬之噬人也以暴宋襄甫嗣齊伯而卽執滕子嬰齊用鄆子於次睢之社宋景當晉楚之衰天下無伯伐邾侵鄭遂執曹伯以歸殺之狂飢四出不可遏邇蓋終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宋鄭立國之大較也顧棟高大事表 鄭執政表叙

莊十四年冬鄭伯會于鄆

莊十五年春鄭伯會于鄆

左齊始伯也

又 秋鄭人侵宋

不誠於服齊而背二鄭之會鄭反覆於齊楚之間始此張治集注

莊十六年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南北爭鄭之始

左諸侯伐鄭宋故也○鄭背鄭之會侵宋故也然伐鄭不止爲宋而已蓋鄭不服則諸侯之心未一也黃集賢復張治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七 齊晉楚爭鄭

八

又 秋荆伐鄭

齊方圖伯楚亦浸強北侵不已而鄭尤必爭之地汪克己纂疏引王葆

楚將憑陵中國蔡鄭實當其衝首蒙其害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齊桓雖患之然力未能制也趙鵬飛經筵

拒楚楚得鄭則可以窺中國故爭鄭自此始日講○楚伐鄭之始蓋既入蔡而漸及於鄭也楚得鄭則窺中國故中國必不肯使鄭失於楚終春秋遂成南北爭鄭之勢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冬鄭伯同盟于幽

左鄭成也

莊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左鄭不朝也

莊二十七年夏鄭伯同盟于幽



左陳鄭服也

莊二十八年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此救鄭制楚之始齊伯主魯望國宋王看之後蓋天下大勢所

在汪克寬纂疏○十六年楚伐桓伯國初就人心未孚未敢輕

救至是幽盟再同伯業定而楚復伐於是救之黃正憲附

莊三十二年夏宋公齊侯遇于梁邱

左爲楚伐鄭之故

僖元年秋楚人伐鄭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左傳見齊楚爭盟門○左氏云謀救鄭也然此後不見諸侯出

師蓋楚速去鄭而諸侯謀所以制楚耳不然楚師在鄭鄭伯聞

出與會則其待救宜急而何以竟不出師邪張自超宗朱辨義

僖二年冬楚人侵鄭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七 齊晉楚爭鄭

九

僖三年冬楚人伐鄭

左鄭伯欲成孔叔曰齊方勤我秦德不祥○三年之中鄭歲受

楚兵使無伯主必屈於楚矣故明年有次陘之師趙鵬飛經筵

僖四年春鄭伯會侵蔡遂伐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又 冬鄭人會侵陳

僖五年夏鄭伯會首止 秋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左傳見齊楚爭盟門

僖六年夏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秋楚人

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諸侯伐鄭以逃首止之盟故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

還○鄭欲於楚以楚近齊遠近易伐而遠救難待乃決計從楚

齊率六國伐之以固中國諸侯之心折強楚憑陵之氣御纂直解

僖七年春齊人伐鄭

左孔叔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姑少待我對

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鄭不服則諸侯心搖而首止之盟不

固故急於服鄭趙鵬飛經筵○前以救許解鄭圍未得志故程端學本義

又 秋鄭世子華會盟甯母

傳說見齊楚爭盟門

僖八年春盟于洮鄭伯乞盟

自莊十六年書荆伐鄭二十八年荆又伐鄭僖元年楚人伐鄭

二年楚又侵鄭三年楚又伐鄭召陵之役楚始懾服則楚之不

復加兵于鄭桓之力也鄭伯易爲背齊而附楚邪春秋備書其

逃盟乞盟之事以罪鄭伯之見義不明也自此至齊桓之終楚

人絕迹于鄭桓之伯功盛矣高問集注○餘見書乞盟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七 齊晉楚爭鄭

十

僖九年夏鄭伯會盟葵邱

僖十三年夏鄭伯會鹹

僖十五年三月鄭伯會盟牡邱

僖十六年冬鄭伯會淮

自乞盟後鄭服者終桓公之世汪克寬纂疏

僖十八年 傳鄭伯始朝于楚

齊桓冬死而鄭伯春朝楚矣何焯讀書記

僖二十年夏鄭人人滑

齊桓卒鄭首從楚稱兵周疆高攀龍孔義

僖二十一年秋鄭伯從楚會于孟孰宋公以伐宋

僖二十二年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鄭伯如楚宋公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杜注怒鄭如楚故伐



○鄭知宋伯不可成遂朝楚宋不自反乃怒鄭與師所以挑楚

又 冬宋公及楚人戰于泓

左楚伐宋以救鄭

僖二十七年冬鄭從楚圍宋

僖二十八年五月鄭伯會盟踐土

左傳見晉楚爭盟門

又 冬鄭伯會于溫

僖二十九年夏盟于翟泉

左傳見晉楚爭盟門

僖三十年秋晉人秦人圍鄭

左以貳于楚也秦與鄭盟晉亦去之鄭立公子蘭求成于晉○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齊晉楚爭鄭

十一

翟泉謀討鄭而鄭不請服故是春晉人侵鄭猶不服復偕秦圍之汪克儉○吳氏說見晉楚爭盟門盟翟泉餘見書圍門

僖三十三年冬鄭從晉伐許

文二年夏鄭伯會盟垂隤

又 冬鄭從晉伐秦

文三年春鄭人會伐沈

文七年秋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鄭伯與盟見傳

文九年春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傳見晉楚爭盟○楚自城濮後十五年不敢窺諸國以文襄之烈尚存也今狼淵之師正其簪試之時趙盾當力援其始以振霸國之威乃視為常役而緩不及事師及鄭而楚已囚鄭公子而去使之得志于鄭得志于陳明年遂有厥貉之次葉集張洽李康

文十年冬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文十一年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左傳俱見晉楚爭盟門

文十三年冬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

左請平于晉○晉襲沒楚伐鄭聘魯次厥貉於是伐麋圍巢寢寢然兵及衛鄭衛鄭舍晉從楚豈得已哉而晉未之察故衛因公之如晉會公于棗鄭因公之還自晉會公于棗蓋以魯睦于晉知晉強弱從違之計卜於魯焉故明年遂為新城之盟春秋詳志之見公一出而二國附如此惜乎晉之自怠也葉集趙鵬飛高閏

文十四年夏鄭伯同盟新城

左從于楚者服

文十五年冬諸侯盟于扈鄭伯與盟見傳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齊晉楚爭鄭

十二

文十七年春鄭從晉伐宋

左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于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晉鞏叔行成于鄭

宣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林伐鄭

左傳見晉楚爭盟○晉與師為救陳宋既而楚師去宋故宋陳二國得會晉師伐鄭孔疏

又 冬晉人宋人伐鄭

左傳見晉楚爭盟○鄭既即楚矣宋人弑君晉不能討棗林之役見挫於楚鄭益輕晉今又與不戢之師而偕負罪之宋以臨之其不服也宜哉直解  
宣二年春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



左歸生受命于楚伐宋。○鄭附楚侵陳宋晉為宋故再伐鄭皆無功鄭受楚命一戰未而乃大勝楚之氣益張矣。吳微○楚未嘗伐鄭鄭穆無憂而從楚又為楚伐宋可勝實乎  
趙鵬飛經案

又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見晉楚爭盟門

宣三年夏楚人侵鄭

左晉侯伐鄭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晉靈失鄭成公繼世而鄭遠棄異即同此非威驅勢迫所能得也不然趙盾合諸侯之師屢伐無成功今鄭何為而自至平。家翁詳  
○不書晉人伐鄭與晉鄭平者以晉鄭不告故也胡氏謂鄭人即楚則書伐以貶之。○人歸晉則不書平以褒之誤矣晉楚兩人大爭宋陳鄭三國枝忌之心兩不相下朝接之而夕棄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齊晉楚爭鄭

三

小國何辜腐儒妄謂朝從晉則朝襄暮從楚則暮貶不知春秋書事以論世晉楚爭國係文宣以後一大變局春秋但責晉楚而並無責宋陳鄭之理。毛奇齡傳  
○鄭與晉楚平皆不書春秋因舊史作經凡事之首尾不必備聖意只欲著晉楚之爭鄭耳至鄭及晉楚平乃戰事之首尾固春秋所不必備其辭者也。葉西亮道

宣四年冬楚子伐鄭

左鄭未服也。○前年楚侵宋未成故注。○呂東萊曰自宣四年以後鄭遂南北兩屬子良曰與其來者可也鄭終始謀策只出於此子產所謂玉帛待于二竟惟其強者從之與此說一般。黃震日鈔

宣五年冬楚人伐鄭

鄭三年三被楚兵不屈而晉不能庇之。黃震日鈔  
○傳云厲之役鄭伯逃歸蓋楚取成于鄭欲盟鄭伯而逃歸不盟故明年鄭與晉

有黑壤之會而九年楚復伐鄭也。義綱補讀左補義

宣七年冬鄭伯會黑壤

左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

宣九年秋鄭伯會扈

鄭自晉靈以來服楚晉成立始歸晉故黑壤此會皆在焉。胡紘解

又 冬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左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莠子良曰是國之災也。六年楚伐鄭取成于厲既成  
○葉氏曰按經及傳皆無厲役之事杜預以六年楚人伐鄭取成而還當之然傳不言厲何以知其即此役十一年傳言厲之役鄭伯逃歸杜預復指前六年事皆無據特附會以成其說爾且既取成而還則何罪復伐此書在九月會扈之後蓋既與楚成復叛而從晉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齊晉楚爭鄭

四

故討之傳橫出厲役之事以相亂。程端學二傳辨疑  
○卻缺士會之救鄭徒有其名而已不但楚人不憚鄭亦厭之故其言曰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是以卻缺九年十月救鄭鄭旋從楚而諸侯討鄭之師十年六月已在城下十一年冬士會救鄭諸侯之師戌鄭而十一年之夏鄭已與楚為辰陵之盟。賀仲載歸義

宣十年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伐鄭

左傳陸氏家氏說見晉楚爭盟門。○晉霸之衰皆由趙盾專政庇其同類齊魯宋鄭亂賊皆不問故諸侯離心今陳弑君晉若能討桓文之功立就矣何患鄭不服乃爭鄭而以討賊遺楚晉可謂無人矣。日講

又 冬楚子伐鄭

左晉士會救鄭遂楚師於潁北諸侯之師戌鄭。○傳言救鄭成



鄭諸儒遂以爲經削晉之救責其不能得鄭也竊疑楚莊橫行中國伐鄭伐陳中國不能救故二國從楚使晉能逐楚師諸侯能成鄭則必喜中國之振而大書特書何爲反削之中國兵力足以敵楚何爲陳鄭服楚盟辰陵平據經是晉不能救故鄭從楚耳傳辨疑○觀明年之盟則鄭服楚而左氏救鄭逐楚師成鄭之事皆不足據歷此僅二時諸侯成鄭之師皆安在而鄭遂舍之而會楚子盟辰陵邪張自起宗朱辨義○謹按直解宣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左傳季氏張氏說見晉楚爭盟門  
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

左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微事于晉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廕入盟子良出質○鄭自此從楚至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齊晉楚爭鄭

五

成五年蟲牢之盟方向晉李廉○楚自宣三年至十年侵伐鄭者凡五至十一年盟鄭辰陵而鄭又微事於晉於是圍鄭入之敗晉于邲而後鄭服楚晉之不振久矣張洽集注○鄭用子良之謀與其來者鄭之不信乃其累世相沿故智豈待子駟犧牲玉帛有二竟之待哉其得罪於晉而見侮於楚宜矣李本私考

又 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左晉師救鄭及河間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羗子不可師遂濟○呂氏程氏焦氏說見晉楚爭盟門

宣十四年夏晉侯伐鄭

左傳見晉楚爭盟門○晉君將久不書邲之役楚莊身履戎行晉景不出楚得陳鄭且將圍宋楚之得志未有甚於此時者今景公一出躬擐甲冑雖無能爲而興復之志有足多者景公家

○晉景奮然自將伐鄭自是合諸侯以伐鄭者一同盟者四皆君親之於是齊魯從而鄭亦服是以爲國貴自強也解義

成二年冬楚師鄭師侵衛公及楚人等盟于蜀

成三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見晉楚爭盟門○此邲之後晉再伐鄭而不服也李廉○陽橋之役鄭從楚侵衛及魯至是魯衛并曹宋會晉師伐鄭左氏誤謂討邲之役夫邲戰在宣十二年晉以救鄭致敗與鄭何憾至十四年鄭以晉敗故如楚於是晉討鄭貳故經書晉侯伐鄭今楚鄭伐衛故又合諸侯報之而曰討邲之役誤矣毛奇齡傳

成五年冬鄭伯同盟蟲牢

左四年冬鄭伯伐許取鉏任洽敦之田晉救許伐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子反不能決也五年許靈公愬鄭伯于楚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齊晉楚爭鄭

六

鄭悼公如楚訟不勝鄭伯歸請成于晉秋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鄭以訟許不勝急而求合非力屈心服也盟何能固顧奎光

成六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冬晉欒書帥師救鄭

左傳見晉楚爭盟門○公羊作欒書侵鄭者明年楚復伐鄭諸侯又救鄭則非侵明矣汪克寬○鄭自辰陵從楚蟲牢之盟始服而楚爭鄭未已也今年救鄭明年合九國之衆復救鄭而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邲晉於是執鄭伯而鄭不急君晉於是歸鄭伯使鍾儀合晉楚之成矣陳傳良○據傳欒書未戰退師似不成乎救然始遇於繞角而楚師還繼遇於桑隧而申息之師亦未能逞則不可謂無功矣日講

成七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等救鄭同盟于馬陵



左傳趙說直解說見晉楚爭盟門

成九年春鄭伯同盟于蒲

左傳見晉楚爭盟門○晉不自反其失信反汶陽之非復以威制約束之自此鄭魯俱叛執鄭伐鄭止公盟公紛紛甚矣張洽集注

又 秋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傳見晉楚爭盟門○向使晉能制楚使之不能危鄭則討鄭可也今楚潰莒入鄭晉不能救而禁鄭之貳于楚鄭獨能無懲於肉袒牽羊之禍乎呂本中集解引許翰○自邲之戰鄭從楚者十年其後晉侯伐鄭更盡車馬陵之會然後鄭伯受盟及蒲之會所以尋前日之盟而晉乃執辱鄭伯又使欒書伐之明年又使衛侯鄭又會諸侯伐鄭是時楚適備吳未暇爭鄭故鄭之在晉者亦五年及楚求成于鄭鄭即甘心于楚蓋以晉弗恤小國之難而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齊晉楚爭鄭

七

輕辱其君故也高閏集注○晉不能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怒鄭之貳

拘其君伐其國戮其行成之使暴矣汪克實纂疏○會蒲鄭方從晉

楚以重賂求鄭鄭畏楚貪利竊會于鄭信有罪矣然旋復如晉

是終未背晉也而遽執君伐國何以服鄭御纂直解○書欒書帥

師則欒書當國也執鄭伯殺行人又帥師伐之春秋并罪欒書

也文定泥於書卿書帥師為無貶而專歸罪於鄭之受賂會楚

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非也使春秋罪鄭則前宜書會鄧以著

晉執鄭伯之端後宜書楚侵陳救鄭以著鄭伯所以致執致伐

之實今春秋皆不書祇若鄭無罪焉者故知其罪晉也張自超宗未辨義

義

又 冬鄭人圍許

君見執而用兵圍許張氏以為大臣之罪者是矣雖用公孫申

之謀示晉以不急君然如晉人之請盟於秦穆以歸晉惠未嘗

不可以得君也乃鄭人忌於行人之見殺鋌而走險立公子緡

而又殺之以致國亂於內亦左計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成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伐鄭

左傳命也○晉以無道執鄭君衛當陳大義以匡晉而釋鄭伯

既不能然而又助桀為虐尤為不義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夏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見晉楚爭盟門○晉執鄭伯以伐鄭鄭卒不求復其君欲

歸其君而鄭不求欲殺其君而鄭不服視顏合諸侯伐鄭而歸

之以勢扼鄭而必其入也初執之以一夫之力今歸之晉六國

之師何執之易而釋之反難哉義不足也執之以義則鄭傾國

聽晉求歸其君安用伐之而後歸執之不義則鄭抗晉而晉無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齊晉楚爭鄭

六

如何霸王舉措其可忽諸趙鵬飛經筵○鄭伯歸不見經舊史所無

非削也傳曰鄭改立君晉歸鄭伯若然經何不書高閏然釋經郝懿行說

成十三年夏鄭伯會伐秦

成十五年春鄭伯同盟于戚

又 夏楚子伐鄭

左傳見晉楚爭盟門○觀鍾離之會鄭公子鮑與則此楚子雖

伐鄭而鄭未即楚矣據左氏則鄭非但未即楚而且侵楚取新

石也使晉肯勤于鄭則鄭亦或不終即楚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冬鄭公子鮑會鍾離

成十六年夏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服中國五年矣楚求成於鄭遂叛晉附楚且加兵中國高閏集注

○鄭既背中國即楚又奉楚命侵中國無道極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六月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郟陵楚子鄭師敗績

左傳見晉楚爭盟門○晉侯恃力而不修德其不見公執行父皆非所以來諸侯之術宜鄭成雖敗而不服也趙鵬飛經

又 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左公會尹武公諸侯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胥楊不敢過鄭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諸侯遷于賴上鄭子罕皆軍之宋齊衛皆失軍○晉敗楚師鄭卒不反又以王命伐之而鄭不顧恃力以屈人人不屈也趙鵬飛經

又 成十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左鄭子駟侵晉衛北宮括救晉侵鄭

又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等伐鄭同盟于柯陵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齊晉楚爭鄭

九

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六月同盟柯陵尋戚之盟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晉乘戰勝後假王臣之重討鄭至於再三而終不能服者蓋鄭感楚君親集矢於其目又晉雖倖勝而內政不修楚雖偶敗而其勢實盛也日講解義

又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左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貞救鄭師于汝上十有一月諸侯還○晉自鄆陵以後兵威非不振霸事非不舉而鄭卒不服者厲公無服人之德也李廉會通○勝楚而卒失鄭內治不足也三請王臣而遇楚師輒還不能一戰鄭所以堅從楚趙鵬飛經

又 冬楚人鄭人侵宋

襄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等圍宋彭城

又 夏晉欒黶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等次于郟

傳說見晉楚爭盟門

襄二年夏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左傳見晉楚爭盟門○侵凌事也合三國之師而侵之要其服而已非志乎伐也或以伐喪為不義然鄭成終身陷於楚今新君苟朝楚為楚所化未易服也故侵之要其速從中國趙鵬飛經○鄭雖以黨楚為罪然易世矣因喪侵之豈禮也哉趙鵬飛經

又 秋仲孫蔑會晉荀躒等于戚 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齊晉楚爭鄭

十

立僭朝楚為楚所羈則未可以文告致之也是機會之不容失者不然一歲之間三合兵車何諸侯之不憚勞哉趙鵬飛經○城虎牢所以扼楚亦所以制鄭三駕而楚不爭鄭不叛者實由於此陳際泰○霸者爭鄭久矣或頓兵城下以脅之或蹀血中原以爭之乃陘亭已服楚而鄭為首止之逃城濮已敗楚而鄭猶取汜水之討近者鄆陵之挫晉威張矣鄭終懷集矢之恩而依楚不舍無他晉遠阻并汾隔以大河限以太行南下而有事於鄭也難故鄭救其不易出而恐其難終恃也虎牢者大河之南太行之東迫鄭而拊其背者也城之成之則鄭背我攻之易鄭親我而楚攻之救之亦易則是役也不必有召陵城濮赫赫之功收鄭於指掌矣王介之○鄭當南北之衝故禦楚必先服鄭而虎牢乃鄭之要塞城之則鄭不敢南嚮楚不得北師日講解義



襄三年夏鄭伯同盟雞澤為鄭服故

襄五年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時陳已服楚人不暇爭鄭故鄭得少寬而修禮於鄰國方苞直解

又 秋鄭伯會戚

襄七年冬會于鄆鄭伯髡頑如會卒于鄆

據傳鄭僖公以不禮子罕子駟在道被弑因以瘡赴此原可疑特公穀謂公欲如晉而鄭大夫俱欲從楚相爭不下因以被弑則直是造事叛經之言而胡氏又恪遵之夫鄭之服晉見於前經鄭大夫之欲從晉見於前傳當鄭成公臨卒時子駟請從晉而公不欲及公卒晉來伐喪諸大夫又欲從晉而秉政者徒以公遺命而不即許及晉城虎牢而鄭諸大夫即羣然歸晉聽命焉是欲事楚者鄭君欲事晉者諸大夫也縱左氏作傳多用晉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齊晉楚爭鄭

主

策書張揚晉事劇不足信然經具在也經於二年城虎牢後則三年盟雞澤五年盟威歷歷書鄭於晉侯衛侯之下即成陳救陳鄭皆與焉鄭固堅事晉而楚亦時以伐吳失利無意爭鄭安得有從楚之爭忽生其間向使鄭僖之弑果由如晉則鄭僖平後諸大夫正叛晉歸楚之時而考之經又則今日葬僖公明日即諸大夫並侵蔡而伐楚疆獻楚捷焉經書夏葬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明明在也公穀道聽塗說誣經甚矣毛奇齡傳

襄八年夏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左傳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甯矣○鄭侵楚與國以挑釁此子產所以獨憂而不旋踵致楚之師賈逵日鈔

雞澤之盟鄭至陳亦至以陳鄭唇齒也今陳逃而即楚莫將從之則無變而叛故伐蔡以怒楚楚兵至藉以叛晉故冬公子貞伐而遂與成趙鶴飛○鄭介大國之間若任仁賢明刑政守禮法親四鄰必能保其封竟荆楚雖強何畏焉而無故怒楚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故子產弗順胡○鄭無故用師於蔡蔡堅事楚為楚所庇鄭既背楚又加兵于蔡是擣楚怒而授以來伐之名也如謂侵蔡以信於晉則知楚必來伐當為備楚計不當楚來又從楚矣然則鄭欲致楚以絕晉之說或不誣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夏鄭伯會邢邱

鄭子以日五會之信今將背之蓋鄭從晉始于雞澤故三年雞澤五年威又會城棣七年鄭八年邢邱皆與會自邢邱之後子駟不從子展之言而鄭從楚李廉○公在晉不與而鄭獨不以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齊晉楚爭鄭

主

大夫來君親與者鄭僖不與鄭之會故鄭簡親會以釋晉悼之疑也晉悼列鄭簡於會亦堅其志使不復戴于楚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子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其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不如待晉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請從楚驂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駟告于晉○此鄭又從楚之始至十一年蕭魚始從晉李廉○鄭及楚平不書以鄭從楚則晉伐從晉則楚伐書晉楚之伐則鄭之反覆相從不待書而可知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九年冬公會晉侯等十一國伐鄭同盟于戲

左諸侯圍鄭鄭人恐乃行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乃許鄭成同盟于戲鄭服也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驂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知武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乃盟而還○此盟在五會之後三駕之前晉方失陳北方之勢未振鄭又侵蔡楚人之辭稍直故諸侯不欲戰獨幸五會之信人心未忘而荀瑩又得善勝之道悼公既歸修德息民於是成三駕之績則此盟乃晉楚盛衰之機歟李康通○伐鄭書同盟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七 齊晉楚爭鄭

又 楚子伐鄭

左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惟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觀明年諸侯會吳而鄭不與則其從楚可知張自超宗朱鼎義

襄十年春公會晉侯等會吳于柵

謀制楚以服鄭也雖然晉悼虎牢之城先識地勢扼鄭咽喉又三分四軍楚疲晉逸三駕莫爭豈獨會吳倚楚之故哉卓爾康辨議

又 夏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師伐宋

宋亦界鄭楚之隣故楚欲窺中國不伐鄭則伐宋楚不足怪鄭從夷伐夏辱中國甚矣鄭玉關疑○爲鄭計者一心中國鑿池築城修政輯民以固守備楚雖強暴亦不爲吾患矣乃反覆二心晉至則從晉楚至則從楚子孔欲守盟子駟欲背盟徒使禍連兵結春秋前書盟戲後書伐宋著其反覆生禍也李明復集義引謝堤

又 秋公會晉侯等伐鄭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與楚師夾潁而軍子矯曰諸侯必不戰矣

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七 齊晉楚爭鄭

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不如從楚宵涉穎與楚人盟荀瑩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不如致怨焉而還諸侯之師還楚人亦還○戍虎牢者駐師拒險兼斷荆楚之路也城而不戍猶不城也楚來爭鄭徐合諸侯以救之無及於楚而勦民猶不救也戍則宿兵峙糧退可守進可戰鄭服則保鄭以拒楚鄭貳則我制其肩臂南向足以禦楚反向足以臨鄭矣陳宗之備考○頓兵虎牢爲久駐計拒鄭而使自服肆楚而使自疲嚴敬隆傳註

襄十一年夏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



之夏子展侵宋。○案鄭之謀國有二犧牲玉帛待於二竟欲惟強是從者子駟也欲仗信以待晉者子展也至是子駟既亡子展遂堅於從晉然猶必侵宋以致諸侯之師使晉師驟來而後固與晉卒之晉師三駕而楚弗能與爭王熊傳○鄭從晉則伐蔡或晉命之伐蔡以絕楚或鄭自伐蔡以信於晉也鄭從楚則伐宋或楚命之伐宋以絕晉或鄭自伐宋以信於楚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公會晉侯等伐鄭秋同盟于亳城北

左四月諸侯伐鄭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隨鄭懼行成同盟于亳○擣虛以救宋亦以虎牢先有戎兵易為聲援也卓爾康○亳北之盟謀楚也程子胡氏皆謂鄭服然左氏記盟誓之辭止云十二國則非鄭服而同盟可知矣蓋三駕之兵皆為鄭出初駕以楚公子貞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七 齊晉楚爭鄭

鄭公孫輒伐宋而舉再駕以鄭公孫舍之侵宋而舉三駕以楚子鄭伯伐宋而舉迨蕭魚後楚執鄭行人然後見鄭服之實苟以亳北為鄭服鄭何以又從楚伐宋邪重品朱陸

又楚子鄭伯伐宋從子展之謀

左子囊乞旅于秦秦大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伐宋

又公會晉侯等伐鄭會于蕭魚

左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會于蕭魚敖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禁侵掠使叔肝告于諸侯○公羊其言會于蕭魚何鄭與會爾○晉悼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瑩而不與楚戰故三駕楚不能爭鄭服而請會則推至誠以待之鄭自此不背晉者二十四年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胡○三年

五合兵車何晉之速於得鄭哉蓋鄭不服則兵不息必得鄭以為外禦然後諸侯得安枕無虞然鄭自子駢之死君臣皆有歸晉之心戲之盟亳城之役既服而復叛以楚逼之不置耳悼公屢出而屢擾之楚知鄭不能久為楚也數發應兵不勝其疲故置而不問而鄭得決意事晉焉寸兵不折隻牲不敵書曰某侯某侯伐鄭會于蕭魚而鄭默與其列悼公制楚服鄭之功豈不比於桓文邪趙鵬飛○上言伐而繼言會見兵不加鄭鄭遠服而來會也高閏○言伐言會得鄭之辭也又書楚執鄭行人于

伐鄭之下更可知汪克寬○晉楚所爭者二陳也鄭也悼公城虎牢而鄭服盟雞澤而陳來然陳卒從楚而晉不能爭鄭卒從晉而楚不能爭何也無他鄭近晉而陳近楚也觀范宣子之言曰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七 齊晉楚爭鄭

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吁此晉之所以不能爭陳與觀子展之謀曰吾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吁此楚之所以不能爭鄭與夫惟陳近於楚而民朝夕急也故其望於晉也緩夫惟晉能驟來而楚將不能也故其從於晉也急自鄭之會陳侯逃歸而中國之會盟不復有陳自蕭魚之會鄭伯實與而楚之威令不能行於鄭者二十年由此故也程端學○晉悼三駕勢足以舉鄭而卻楚且中行偃禁厲之徒欲以戰勝者眾矣惟知瑩為中軍將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三與楚遇皆遷延稽緩不與之戰卒以敵楚而服鄭此不用兵之功也蘇軾

又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左鄭使良霄太宰石癸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



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鄭告絕于楚楚不能出師以與晉爭故執鄭使以舒其憤懣不平之氣書楚執良霄見楚之力盡於是矣高注。

悼公四伐鄭于戲則楚子伐鄭成虎牢則公子貞救鄭毫北則楚鄭伐宋或伐或救或挾宋以與晉爭獨至於蕭魚僅能止鄭

一卿而不能出師蓋知不敵而不敢抗也汪克寬纂疏

襄十四年春鄭公孫董會向 夏會伐秦 冬會戚

襄十六年春鄭伯會澠梁 夏會伐許

襄十八年冬鄭伯同圍齊

又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楚師伐鄭門于純門而反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南風不競楚必無功重叔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齊晉楚爭鄭

三

曰南師不時必無功。蕭魚之後歷今八年鄭之事晉無會不與無役不從未有微隙可乘而楚欲得志於鄭必不能矣子孔

一人之私其能抗諸大夫逆君命而叛晉哉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二十年夏鄭伯會盟澠淵

襄二十一年冬鄭伯會商任

襄二十二年冬鄭伯會沙隨

襄二十四年秋鄭伯會夷儀

又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楚子伐鄭以救齊門子東門次子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幣躡蹠致楚師楚子自棘澤還。楚戰晉霸之衰諸侯之貳也然蕭魚之後楚再至鄭而無功則悼公餘澤也葉某李本李廉。棘澤之次無功即還者楚患失也故春秋於

前書楚子伐吳以著楚之所以不能爭鄭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二十五年夏鄭伯會夷儀

又 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鄭再伐陳取成而還陳不能報楚不敢問以子產方明其政刑不可侮也日講。蕭魚而後國無外敵入陳而後國有兵威

子產為政正鄭國化弱為彊之時也馬驥左傳事緯

襄二十六年夏鄭良霄會澠淵

又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十六年晉伯自行故許欲報之 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伐鄭子

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是故昧于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子展從之不禦寇入南里墮其城泝於樂氏門于師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齊晉楚爭鄭

天

梁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蕭魚而後楚三伐鄭十八年公子午不得志于鄭二十四年諸侯救之今諸侯不救楚得以逞是時晉平晉庸大夫專恣楚知晉不在諸侯復為陵駕之舉

也鄭雖未服楚明年晉楚為成北方諸侯皆朝楚矣汪克寬纂疏

自蕭魚以來鄭三被楚禍而猶未忍叛晉則悼公推誠之效也

日講。以鄭之罷敝自子產得政楚不能威陳不能敵苟有

人焉國無不可為也方苞。楚合陳蔡伐鄭諸侯之救不至鄭

猶未受害害者楚以應許男之求而志不在得鄭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二十七年夏鄭良霄會于宋秋盟于宋

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列國南向朝楚及申之會大合十有一國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自宋之盟始也明傳



襄二十九年夏鄭公孫段會城杞

襄三十年鄭人會漘淵

昭元年春鄭罕虎會虢

昭四年夏鄭伯從楚會申

昭十一年秋鄭罕虎會厥憇

昭十三年秋鄭伯會盟平邱

昭二十五年夏鄭游吉會黃父

昭三十二年冬鄭國參會城成周

定四年春鄭伯會召陵侵楚盟于皋鼬

是會蔡陳鄭許頓胡服役於楚者皆病楚歸晉與於會晉可以

復霸而失其機晉自是無復宗諸侯之望矣呂大主或問

定六年鄭滅許鄭叛伯之始至是晉楚俱弱春秋以終李廉會通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晉楚吳爭陳

○晉楚吳爭陳 襄七年會鄆罪陳辨 哀十年書吳救爲罪楚辨

陳胡公之國神明之後也卒汚於荆蠻以無伯也攷其國在禹貢豫州之東地勢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楚若有事於陳朝發夕至晉有鞭長不及之歎其初中國有陳則伯主之勢強其次中國與夷狄爭陳則伯主之勢弱又其次夷狄與夷狄爭陳則伯主之勢去此春秋夷夏盛衰之由也春秋之初陳蔡一黨借諸侯以伐鄭隱四桓四桓十六伐衛五列國血刃陳不受兵第惟豺狼之與鄰漢陽諸國存食殆盡陳亦何恃而不恐一聞齊桓創伯欣然從北杏之會與蔡侯偕大抵畏楚故也二幽以後無役不會無盟不同陳亦藉齊以鎮撫其社稷是時楚已入蔡伐鄭圍許四國逼楚三受其禍陳獨孑然孤立其間將有無厭及我之患自僖六年楚圍許後陳每有諸侯之事皆不至使其世子來葵邱大盟諸侯陳又不至稟稟畏楚矣遲疑不敢正視

伯主者六年宣公卽世穆公黽勉從諸侯於會僖十三會僖十五

旦齊桓告終陳遂釋然舍齊從楚僖十九年齊之盟陳與鄭蔡實羣

贊之也原齊桓之伯陳未嘗蒙患於楚則中國有伯所以有陳也至

二十三年楚遂伐陳二十五年楚遂圍陳城濮之役陳與鄭蔡且左

楚人之袒執干戈與晉周旋晉敗楚師蔡鄭震恐脂車踐土之會以

求免於晉而陳獨後至何邪去晉遠而自拔於夷狄難也文襄屢會

惟晉是從楚不敢爭者伯主之勢強也自壺邱侵陳文九楚人遂敢於

玩晉陳及楚平同陳人遂敢於從楚新城之會文十陳侯實來南北

爭陳之勢已自此始宣元年楚鄭之侵晉盾之救南北爭陳之勢已

成六年晉衛之侵八年楚師之伐南北爭陳之勢未決至九年中行

桓子之伐將厭陳而思棄之矣無他爭陳之事楚常得而晉常失晉

常勞而楚常逸故也且晉不得鄭不敢問陳故甯舍陳而謀鄭自荀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晉楚吳爭陳

林父伐陳以後晉不復有事於陳以其志於謀鄭也然借曰謀鄭急

於謀陳微舒之罪安可不問使楚得以藉手辰陵一盟陳人不復從

會於晉晉人亦聽其服役於楚者二十有八年虎牢城而鄭服鄭服

而陳亦來踐土之役曰陳侯如會雞澤之役曰袁僑如會君大夫之

來也緩去晉遠而自拔於夷狄難也而晉亦得一鄭已足無暇謀陳

書戍陳於會戚既至之後諸侯之散無意於陳也襄五年楚書伐而

晉救緩七年楚書圍而晉不救楚之謀陳者寔重晉之謀陳者寔輕

鄭役逃歸晉不復討非幸其一去而不復來邪晉人曰有陳非吾事

也無之而後可魯人曰陳不服於楚必亡中國與夷狄爭陳而卒不

能爭者伯主之勢弱也厥後陳之於楚若鄙邑然弟黃之歸二虞之

戮楚得以行其令弟招之放孔奐之誅楚得以行其威熊虔之滅蔡

蔡之封楚得以行其權申之會率陳以伐吳雞父之役率陳以戰吳



於是區區之陳又以從楚挑吳哀六年吳伐陳夷狄與夷爭陳之禍又自此始矣一陳也昔爲中國之所有次爲中國夷狄之所爭今其爭者乃出於夷狄之與夷狄不知當時之伯主安在哉陳則通提綱

陳國於荆河之地適強楚而遠齊晉試考之經其靈以前陳之事中國者十九成哀以後陳之事中國者十一陳之堅於事楚非其得已而中國之易於失陳自不能以有陳爾何者陳在春秋之始從王伐鄭猶修勤王之職盟折會稷猶與諸侯王帛之好伐衛伐鄭猶借諸侯兵車之會齊桓之伯自盟幽以至於會淮其從齊者九晉文之伯自踐土以至翟泉其會晉者三濤塗雖執而首止之盟猶列陳侯穆公雖卒而溫之會猶序陳子獨宋襄之暴陳始從楚而會孟之後屢動楚人之兵晉靈之懦陳再與楚而秦林之後始勤晉師之討非其靈以前陳之從中國嘗十九歟自少西之難晉不加討楚遂得以專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晉楚吳爭陳

三

辰陵之盟於是陳一意向楚矣會戚以戊陳會城棣以謀陳悼公之勤陳也而圍頓之師雖勇於從晉逃鄆之行乃快於與楚何邪異時歸黃於陳惟曰楚故戮二慶於陳亦惟曰楚故招之放過之誅亦惟曰楚故伐鄭伐吳惟楚是贊會申會蕪惟楚是從甚而陳之滅陳之封亦惟楚令是聽蓋無異楚之鄆邑矣末年夫差爭伯陳不從楚則又從吳終春秋之世獨召陵一會暫從於晉他無聞焉非成哀以後陳之從中國者十一歟楚人爭陳之迹不見於齊晉方盛之時而陳人從楚之事頻見於晉楚爭衡之日則亦可以求其故矣李琪列國世紀

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顧氏說見卷首總論

僖二十三年秋楚人伐陳

左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曹南陳不從宋伐鄭

陳亦不從宋盟齊則陳從楚會孟伐宋則陳從楚考之經惟見陳之服於楚不見陳之貳於宋也今楚討陳之貳楚蓋以伐宋之後鄭畏而朝楚而陳未朝楚即誣以貳宋之罪伐之而取其

二邑吳微纂言

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

左秦晉伐鄆圍密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頓介陳楚之間陳欲兼併故前年楚伐陳城頓今納頓子保全微國以示恩責義於陳以示威皆爲圖伯之地汪克寬纂疏

僖二十八年夏盟踐土陳侯如會

趙氏任氏說見書如會門

宣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晉楚吳爭陳

三

又 晉趙盾帥師救陳

見書救門

宣六年春晉趙盾孫免侵陳

左五年冬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晉成得鄭失陳陳所以從楚者以楚強而晉不足庇也晉不修德而徒恃兵以服陳果能得陳乎黑壤之盟陳卒不與其後乍歸晉而楚又伐之陳復爲楚有晉楚爭陳自此始趙彥飛經筵○傳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者以書晉衛侵陳則陳及楚平可知矣晉晉救陳宣元又再與之連兵伐鄭宣元今而即楚矣乃於已有闕自反可也不內省德遽以兵加之非義矣胡○向也楚侵陳晉救之陳遂從於侵鄭陳非忘晉也鄭以晉故三年三被楚師晉無一矢之救此陳所



以畏而平楚也晉不自反而侵之晉可知矣程端學本義

宣八年冬楚師伐陳

左傳見晉楚爭盟門。陳以見侵從晉故也晉不能救陳復即

楚高開。楚未能得志於陳苟有桓文之君陳固不樂從楚晉

成庸庸何足抗楚宜陳之不能自固而復為楚也趙鵬飛

宣九年秋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左傳見晉楚爭盟門。晉因陳即楚而先會扈蓋侯陳服也不

服始伐之晉嘗救陳所宜與也而卒不至故列序諸侯而繼書

伐陳深責陳也直解。陳背中國即楚不為無罪晉主夏盟

不能救楚之伐一不會扈而即興師動眾豈得為仗義之師哉

張自超宗

宣十一年冬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七 晉楚吳爭陳

左傳見晉入門黃說見書納門。亂臣不誅而反納焉蓋二人

以陳餌楚故任為腹心納之以制陳而陳自是不敢背楚直解

襄三年夏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晉及陳袁僑盟

左楚子辛為令尹侵欬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請服。陳

自辰陵即楚二十八年今聞鄭伯受盟求成於晉本非召會來

又後時故書如會高開。鄭同盟雞澤陳不能安枕然念背晉

已久恐晉加罪故遣大夫嘗之悼公招攜懷遠與之盟以安反

側而示招徠黃正憲。踐土陳侯如會未嘗再盟此則盟者陳

自宣九年會扈不至久不與諸盟會今臣會而君不親猶有

疑畏之意故與盟以安其心朱朝瑛。餘見晉楚爭盟門

襄四年冬陳人圍頓

家氏李氏說見書圍門。陳以晉為可恃故修怨于頓自是連

兵數年卒困於楚不度德量力之過也直解。前雞澤之盟陳

人背楚歸晉冬楚使司馬公子何忌侵陳為其叛也今年之春

楚師獨駐繁陽幸陳侯初卒楚將伐陳聞喪而止而陳反圍頓

以敗楚聲且受命于晉而晉不之禁是禍小非恤小也書陳之

圍頓以見後此之被伐皆陳自為之晉成之而楚無與焉毛奇

襄五年秋陳侯會戚冬戊陳

傳見下。戊陳有恤諸侯之義惜其以為有陳非吾事人心不

協而不卒戊遂至失陳汪克寬。陳為北方衝要陳不守則鄭

不固晉悼爭鄭之艱皆由失陳之故陳失而楚得長驅中原悼

公始則戊陳及子囊伐陳即救之固已灼見其故而韓厥昏耄

士句失策云無陳而後可不知霸者之勤諸侯非求自安也有

陳非吾事將無鄭不更無事乎一言畏國者句是也姜炳璋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七 晉楚吳爭陳

又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等救陳

傳見下。戊者戊戌無事之時救者救於被兵之日既戊之又

救之其謀周矣冬伐之冬救之其赴勇矣諸侯皆至睦也楚不

戰避之也然則晉力足以濟矣乃士句不能將順君美倡言有

陳非吾事以致人心不協卒至失陳不亦謬乎直解

襄七年冬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公會晉侯等于鄆陳侯逃歸

左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于囊必疾討陳陳近于

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五年冬諸

侯成陳子囊伐陳十一月會于城棣以救之七年冬子囊圍陳

會于鄆以救之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

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執公子黃矣君若

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會鄆謀救而



不成救故不書。杜○楚圍陳將歷一冬悼公始合諸侯遷延鄭地。鄭地是畏楚而不急陳也豈有意懷陳者哉此陳侯所以逃歸也。季本○自是凡會同無陳矣直至宋虢之會始與則以晉楚分霸故。汪克寬纂疏○陳困於楚師之虐晉不能恤於是逃晉即楚以舒其患勢之所驅豈情所樂哉經書陳侯逃歸於會鄒之下明晉悼不能恤陳而傷陳之不得已也責在晉也。黃仲炎通說○說者以背晉從楚為陳罪觀范宣子之言其實晉之不欲有陳已早有成算鄒會逃歸邢邱不至晉皆置若罔聞晉謀陳者日以疎而楚之謀陳者日以迫則陳之從楚乃晉之棄陳也。彙纂○晉欲救陳宜率諸侯見於城下而遷延鄭地陳侯出重圍赴會其望晉迫矣而晉終懷避楚之心以致二慶附楚先儒皆以逃歸責陳侯誤矣春秋書逃乃見事情之實以見晉人救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晉楚吳爭陳

三

患之不誠陳侯善後之無策耳觀范句之言則方五年救陳晉已無意於陳矣陳自是遂委身於楚。方苞直解○楚十月圍陳至十二月陳侯於圍城中出告急于晉晉不即救徒留陳侯會鄒以待諸侯之師以楚之強圍弱小之陳豈能遷延時日無怪陳侯之逃也胡傳歸罪陳侯而舍晉不問豈通論哉。左補義陳之比楚久矣惟重耳定霸始來會盟自後一於附楚雖間從晉好不旋踵而叛之今悼公加兵于鄭僅得就盟於陳不舉一戰乃能使慕德悅義背強楚而即中國亦云盛矣雖然陳之勢不可與鄭等益其地遠國弱皆制於楚中國盛強可使暫來而不可使久故鄭可爭也陳不可得也然則陳之叛晉非悼公罪蓋勢有所不可也。沈葆楨○論者以范句之棄陳為失策此不審時勢之論也夫陳蔡與許近楚服楚已久必欲致三國之服從此

如齊桓之伐楚合江黃而適以速楚之滅也當襄昭之世中國至服鄭而止以鄭為南北之界使曹衛魯宋常服晉而陳蔡與許常服楚各共犧牲玉帛以事其大國豈至於使晉楚之從交相見帥天下之諸侯僕僕哉吾善悼公之能識大勢也。顧棟高○愚按先儒皆責晉棄陳沈說顧說獨異而於時勢獨合襄十七年春宋人伐陳

家氏說見書伐門

昭八年冬楚師滅陳

左傳見書滅門。○自春徂冬七書陳事。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楚人執陳行人于微師殺之。陳公子招出奔鄭 秋陳侯溺卒其大夫公子過冬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言之重辭之複閱陳而罪楚也。詳說○陳自鄒會逃晉從楚而卒滅於楚不能自立而失所從可責而亦可哀晉與諸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晉楚吳爭陳

三

皆坐視而莫救更可責矣。御纂直解

昭十三年秋陳侯吳歸于陳

左楚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

哀六年春吳伐陳

左傳修舊怨也。杜注元年楚子救陳師于城父楚子卒。按元年入楚也。召陳懷公○隔十六年復修怨者以陳附楚耳。朱朝瑛哀九年夏楚人伐陳

左陳即吳故也。○陳固滅于楚而僅存者也今從吳亦以楚之屢伐而求自託耳楚不自反而憤其背已今年伐陳明年公子結復伐之十三年公子中又伐之陳之困於楚終春秋之世楚之暴橫罪不勝誅矣。汪克寬○六年吳伐陳楚救之不克何怪陳之即吳而伐之數數不已宜陳之終不服也。朱朝瑛



哀十年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陳未服楚故再伐之高閼集注○吳不扶陳以叛楚則楚陳無憂何

用救哉陳之禍吳爲之也救庸足多乎此當與楚救鄭同蓋志

在爭諸侯非扶危恤患之義也延陵季子亦自言之矣胡傳謂

吳以號舉爲深著楚罪殊失經旨集案

哀十三年夏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楚畏吳無如之何故乘吳出會上文會伐陳高閼集注○間吳出會

而爭陳畏強陵弱也然楚猶能師而晉遂衰聖人傷之御案直解

按哀十七年楚子西之子公孫朝滅陳

○晉鄭楚伐許鄭滅許始末

陳蔡鄭之所畏者惟楚許不惟畏楚而又畏鄭故許人始役役於齊

終役役於楚多方以圖免者惟鄭之故也齊之勢力足以及許則許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七 晉楚吳爭陳

不甘心於楚而事齊晉之勢力不足以有許許始甘心於楚而背晉

蓋越鄭謀許晉人所難鄭若來伐晉未必救楚大而近足以威鄭底

許許亦惟強可底者是從耳攷鄭人仇許之事蓋自桓十五年許叔

入于許始前此太岳之祀不絕如綫不遷其重器不係累其子弟存

許以俟其他日鄭莊也痛生云亡忽突爭國無暇問許許穆直入許

而爲之君自此鄭與許仇矣齊桓創伯許七從會盟三從征伐鄭欲

有事於許未免畏齊於莊之二十九年潛師侵許猶不敢聲罪討之

也齊之勢力足以底許彼楚憑恃其衆而迫以從夷豈許所甘心哉

觀壁之事傳近於誣盟挑以後許猶在會可見其不從楚矣齊桓沒

而許從楚於孟之會自後助楚憑陵諸夏晉文三會諸侯而朝王所

許於踐土河陽不爲不近不能自拔於荆蠻之中文公率會溫之諸

侯乘勝圖許而不舉襄公不忘前怨借陳鄭以伐竟以無功則晉謀

許之意意矣救鄭之後新城之會晉人聽許之自北二層等盟許又

不至晉人聽許之自南僖三十三年以後晉不復加兵於許者五十

六年君臣朝夕謀陳謀鄭不暇安有餘力及許邪直至雞澤之盟鄭

服陳來始敢與師問許荀翟伐於襄之三年荀偃伐於襄之十六年

晉得鄭始敢問許也許君之謀國曰吾適楚而遠晉許若從晉未必

釋鄭之憾反以召楚人之怨萬一楚伐其外鄭應其內危矣故從楚

可以免禍於楚亦可以免禍於鄭鄭人從伯討以後畏楚不敢發陽

橋之役靈公爲右於蜀之盟鄭知許之不見重於楚成三年使子良

伐許以嘗楚之救與否也一伐而不救則再伐而不救則三伐衰

經以興戎不恤也卒使鄭許交訟不之晉而之楚諸侯無伯乃以子

反聽其詞至成十四年子罕來伐不得叔申之封不止也襄十六年

諸侯之伐許皆以大夫行鄭獨以國君會忍哉鄭伯之爲此行也許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七 晉楚鄭伐許

是用痛心疾首告於楚庭以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襄二十六年楚伐鄭

傳此言可哀矣一旦楚有亡郢之憂鄭遂有滅許之師鄭之罪無可

逃而楚亦不爲無罪也鄭之敢伐許爲楚不救耳遷葉不能免則遷

於夷夷不能免則遷於白羽白羽之患如初則又遷之容城四遷之

勞不如一救之力紀特魯而談於魯黃特齊而談於齊許恃楚而誤

於楚此可爲恃人而人不足恃者之戒也春秋之初書曰鄭伯入許

春秋之終書曰鄭游速帥師滅許滅許之罪在鄭誤許之罪在楚恃

楚不恃鄭之罪在許聽鄭滅許之罪在晉陳則通提綱

許介楚鄭之間鄭逼于楚以許爲藩蔽鄭宜厚於許教許并楚而鄭

援之許藉鄭以全鄭得許以安鄭不解此而與許爲讐許畏鄭而遷

楚地許既入楚則楚襲鄭如入無人之墟是鄭自撤藩蔽也趙明飛

許與鄭隣鄭莊并吞之志久矣隱十一年之伐特以三國共伐難於



專利故外假存許之義內結許人之心而又使公孫獲鈴制之則許固鄭之內臣矣未幾莊公薨許叔因鄭亂入許於是鄭許之釁復啟然齊桓既伯許之事齊尚謹齊之救許亦至鄭無能為也及晉伯以後許專事楚無復中國之顧晉文圍以諸侯晉襄伐以三國悼有苟瑩之伐平有荀偃之侵而以區區之鄭伐之圖之至不亡許不止何邪是知莊之入許乃後日滅許之開端也李廉會通隱十一年

隱十一年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遂無王定六年鄭滅許而齊鄭之黨又合天下遂無晉又定六年

齊晉之霸鄭服則次治許霸少衰則許即南嚮附楚而從猾夏之師以是知桓文襄悼慮深謀遠也方苞直解莊二十九年

許自齊桓沒即恃楚而楚未嘗庇許是以許無歲不有鄭師楚皆不問許靈在位十受鄭兵靈公之卒僅一出師姑以慰死者而已許悼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七 晉楚鄭伐許

三

即位凡楚盟會無役不從而楚何嘗為許報哉厥後國四遷蕩析播述而卒為鄭滅春秋惡鄭之暴傷許之愚也馬驥左傳事緯

許于春秋之世凡三變齊桓之伯無役不從至諸侯伐鄭而楚圍許救鄭許於中國親矣逮晉文之興許堅從楚至合諸侯討之猶不服

僖二十八年書諸侯遂圍許與僖六年書諸侯遂救許為書法之對照蓋齊桓能服許而急於赴義以救之晉文不能服許而窮兵黷武

以圍之觀兩遂字桓文優劣見矣然此役之後許復從晉兩列會盟至遷葉以後許始自絕中國雖澤不會而會盟遂無許於楚之猾夏

則無不從此固鄭為之亦由晉之不能懲鄭以庇許也顧棟高大事表

曹許得延至二百年之久者亦藉桓文之力焉自突出入而許叔入許至厲公再得國而齊桓已霸宋鄭曹許俱受職壇坫之上雖有桀黠無可復施桓歿曹許俱折而入于楚晉文執曹界宋合諸侯圍

許宋鄭于此欲私攘尺寸之地莫敢先動至成之三年晉景中衰鄭兩歲三伐許且彌許田其意以為許余俘邑也成十五年遷於葉而許之本境盡屬鄭亦足快兼併之志矣乃許至四遷流離顛越而鄭如鷹鷂逐兔楚師一敗即俘其君以歸其暴甚矣至曹之事大恭謹尤非許之甘心從楚也齊桓之世曹宋比肩同事晉伯微召曹皆在列以地偏于宋而畏宋桓文以存人國為事而宋至殄文昭之裔斯又足悲也曹許之亡當伯事已息天下豈可一日無伯哉顧棟高又

隱十一年秋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左傳見書入門○吳氏說見主兵首書門○此年齊佐鄭入許桓五年鄭偕齊如紀兩國朋比吞滅列國齊鄭合而天下始多

故矣顧棟高大事表齊侯以許讓魯隱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則齊之志也鄭伯先登遂入許則鄭之功也讓魯而魯不敢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七 晉楚鄭伐許

早

受固也與鄭以酬其功宜矣而鄭亦不有何也鄭以齊魯之師伐宋故齊亦以魯鄭伐許齊之志魯與有力而鄭有之必以此

致隙安保齊之不爭故曰況敢以許自為功又曰其能久有許乎然則何不歸之齊歸齊則恐其終逼已也故曰無滋他族

實逼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傳者謂其度德量力豈其本心哉內防其患而外利其名爾金履祥通鑑前編○按仁山說與諸家以為鄭志者異亦有據

桓十五年夏許叔入于許自許東偏入於許國疏○乘突忽爭國之亂也孫覽經解

莊二十九年夏鄭人侵許許不與盟幽之會鄭之侵或齊之命歟張洽集注○張氏以為齊桓盟幽而許不與鄭人或受齊命而侵之觀於書侵不書伐理當

然也許叔入許之後鄭人陵許之端再肇於此張自超宗朱辨義



僖六年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氏云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案楚本圖許以救鄭諸侯救許楚師即退許有何懼乃隨蔡為滅國之禮乎若爾許已從楚齊何故不伐許乎陸渙辨疑○是後許常與諸侯會知其初不降楚左氏妄也劉敞○秋楚圍許諸侯救許乃還則楚師已還未聞及冬又至許也武城楚地豈有圍許不降而師在楚境反從而降者乎且師未入許又何用面縛含璧之戚也以上傳證之可知必無之事左補義

僖二十八年冬會溫諸侯遂圍許

許能從齊而不能從晉何也齊桓自北杏之會十有七年而後侵許服之又九年而後從於伐楚又二年許受圍救而後定白桓公沒諸侯從楚衆矣前日從楚者今俱從晉獨許負固不至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晉楚鄭伐許

聖

蓋許在鄭南密邇於楚服楚之威令久矣是以難變也葉其許

僖三十三年冬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討其貳于楚○許從楚最堅雖晉文不能致蓋深信楚之可恃也卑爾康○許自此服晉至宣十二年敗鄭復事楚最敦隆

成三年夏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鄭自撤藩蔽以開楚寇也許近楚楚越許而後至鄭鄭以許為蔽而北事晉連諸侯以抗荆楚楚亦未遽得鄭也鄭蓋釋許以為外扞乃逼許不已其後許畏鄭益甚遷入楚地倚楚抗鄭故楚兵一出直履鄭郊襄公之後鄭歲有晉楚之兵腹背受敵其患皆起於自撤藩扞之故趙鵬飛○鄭許自桓公以來久輯兵戈文公九年許昭從晉以救鄭新城之盟鄭許同與至此忽興伐許之師以後加兵不已

必滅許而後甘心鄭屈於晉楚而圖伸於許已不恤小而何辭於晉楚之不恤已哉張自超○自隱十一年鄭莊入許之後至是歷一百二十四年矣此肩以從盟曹召陵之役許亦與焉問一二與師俱從大國之命未嘗私相侵伐也伯令方行無敢萌并兼之志至是晉伯衰陵起我心謂許東偏之地是吾祖所敗之故境復謀侵奪其謂恃楚不事鄭者乃欲借為兵端耳鄭方事楚之不暇安敢與楚爭許乎不過利許之土地耳大事表

又 冬鄭伐許

鄭事楚而絕晉復馮弱犯寡一歲再伐鄰國不亦甚乎日講

成四年冬鄭伯伐許

左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晉欒書救許伐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鄭自隱十一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晉楚鄭伐許

聖

年入許至此又四侵伐矣李康

成九年冬鄭人圍許

左晉執鄭伯伐鄭鄭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圖許為將收立君者晉必歸君○鄭以晉執其君追咎於許而圍之高閏

成十四年秋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左子罕伐許敗焉鄭伯復伐許入其郭許人平以叔申之封杜注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以是所封田求和於鄭○鄭逼許楚固鄭大小強弱更相吞噬張洽集○此著許所以遷高閏○許附於楚鄭附楚時不忌楚而伐之鄭不附楚時亦不忌楚而伐之鄭志在亡許也張自超○鄭莊使許叔居許東偏公孫獲處許西偏至許叔入許則自東偏而入居故國西偏之地復為許有此所謂疆許田者蓋經畧



西偏之地而許國半屬於鄭矣顧棟高大事表

成十五年冬許遷于葉

左傳見書遷門。自三年去疾伐許四年鄭伯伐許九年鄭人

圍許十四年公子喜伐許今遂遷焉畏鄭而依楚鄭罪著矣高

義○書許遷葉罪許之託於楚亦罪鄭之偏許以遷也張白起

後而晉之會盟侵伐無許楚則無役不有許矣顧棟高大事表○許四

遷皆出楚命葉在方城之北楚既遷之既而楚欲以葉為方城

外蔽又命遷夷楚又欲城章華之臺而有之則又命遷白羽後

又遷于容城剪荆楚室歲無甯居不能復國故亡許者鄭致許

亡者未必非楚也張尚瑗左傳折諸

襄三年冬晉荀瑩帥師伐許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七 晉楚鄭伐許

左許靈公不會雞澤故○晉既得陳鄭其比楚者許也故夏盟

陳鄭而冬伐許然許遷葉逼近楚必不能近叛楚而遠事晉也

晉能服楚則許可得不然徒征之無益矣趙應飛○新城盟後

許不從中國四十餘年今遷葉依楚矣宜其終不服也高攀龍

襄十六年夏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傳高說見晉楚爭盟門○許為鄭所虐遷于葉倚楚以避鄭

遷葉之後未嘗與中國會盟襄三年晉荀瑩伐之而不可得蓋

附楚為固也然中國失許實鄭之尤今晉不察復聽鄭伐許是

從鄭之虐何益於晉哉故十六年楚公子午帥師伐鄭許故也

四國皆大夫而鄭獨躬行則伐許之意出於鄭可知趙應飛○

許欲遷晉左氏因許久屬于楚晉必不無故爭許故為此說然

魯晉衛皆卿宋人又不名而鄭獨君親則仍為鄭之請晉以求

遂其陵許之志也即有許男欲遷之言亦必鄭假為許男有此

志以動眾而興師耳張自超○鄭借晉力以洩私憤身自請

行恣其蹂踐宜許之銜恨也二十六年許靈如楚請伐鄭日師

不與孤不歸矣遂卒于楚楚為之伐鄭而後葬許靈公顧棟高

襄二十六年秋許男甯卒于楚

許受侮于鄭晉不能以德懷之反助鄭伐許於是即安于楚

至是乞師伐鄭以死要之亦可哀已朱朝瑛○書許甯之卒為

以惡鄭虐之甚而憫許男之死不得其所也張自超

昭九年春許遷于夷

左傳見書遷門○前遷葉猶在方城之外鄭患未息也故更遷

夷即城父蓋在楚之東北顧棟高大事表

昭十八年冬許遷于白羽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七 晉楚鄭伐許

左傳見書遷門○按地蓋在楚之西北顧棟高

定四年夏許遷于容城

許四遷皆受楚令經以自遷為文蓋違鄭害而樂遷也王克寬

○許之屢遷蓋日見迫逐欲保其社稷不可得矣程端學

○容城蓋在葉之西顧棟高○方說見書遷門

定六年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左傳滅許因楚敗也前年吳○許四遷而附楚今吳入郢楚幾

為墟許復何恃哉此所以卒為鄭滅也趙應飛○鄭圖許幾二

百年矣今列國無盟主遂肆其不道滅同盟之國剪太岳之後

鄭罪大矣家鉉翁○哀元年以後許復見者楚又存之也張洽

○許事楚而楚存之許歸晉而鄭滅之晉不問鄭之罪以復許

而楚乃封許使許再得見於春秋孰謂中國義而楚不義哉甚

第一冊續修四庫全書第31版反外



矣晉不足以撫諸侯宜諸侯之散也張自超宗○楚敗而許滅

楚復而許封并吞弱小出於中夏而與滅繼絕反自蠻夷聖人

詳書於策惡鄭而憫許傷中國之無伯也顧棟高

○齊滅紀始末公羊復讐說辨非紀伯姬書而喪貶辨

紀微國也介齊鄭之間其始也齊侯鄭伯謀襲之書齊鄭如紀惡之

也滅之前年遷其三邑書齊師遷紀邾邾甚之也先以鄭入齊繼

書紀侯大去其國閔之也然魯之於紀婚姻之國伯姬叔姬皆魯女

也天王之於紀后戚之國桓后季姜紀出也齊謀紀非一日紀求援

非一朝六年書公會紀侯于成冬又書紀侯來朝庶乎魯能救也八

年書逆王后于紀九年書季姜歸于京師庶乎天王足依也已而魯

不能救天王不足依齊所以無忌憚也呂大圭或

春秋於紀何致意之深也紀季以鄭人齊不以爲叛紀侯大去其國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七齊滅紀始末

不以爲奔蓋王政不作諸侯以力相并者不可盡誅也故以紀一見

之以爲雖齊之強有終不可以滅紀雖紀之弱有終不可以滅於齊

者而天下之爭息矣與滅國繼絕世孔子之志也葉夢得傳

春秋時紀鄰於齊許鄰於鄭曹鄰於宋三國有狡焉啟疆之計必首

及焉顧曹許之滅在春秋末季而紀之亡轉盼在十餘年之內其故

何也曹許猶差遠於宋鄭而紀與齊近在卧榻之側齊不得紀不能

展舒一步故雖桓莊竭力援之爲之結昏於天王求介於莒鄭而僅

勉延旦夕之命也此則其勢爲之也夫曹許之亡當伯事已息而紀

之亡當伯事未興天下之不可一日無伯此非其明效哉顧棟高

紀侯諸殺齊哀公事二傳無見獨公羊言之史記齊世家取之公羊

者也然襄公承哀公母弟獻公之後非哀公之後也使紀侯誠諸哀

公紀侯不過誅及其身而已何至遂滅其國禮所謂父母之讐不共

戴天者各以其身言之爾豈有百世而賁之復讐者乎葉夢得公

公羊賢齊襄復仇之說非也烹哀公者王也仇紀侯是仇王也且襄

公獻公之子孫也按史記周景哀公而立其弟靜爲胡公胡公之弟

山攻殺胡公自立爲獻公獻公奪兄之國喪公顧援受國之義修九

世之仇於紀乎襄公親殺魯桓聖人不責報於齊桓之世紀侯一言

之譖必滅其國利其土地以爲快春秋又從而與之乎況紀季姜爲

莊王之后襄公滅母后之族而毀其社稷悍然不復知有天子其無

王莫此爲甚而謂聖人從而與之亦悖謬不通之甚矣華學泉

隱二年秋紀履緌來逆女冬伯姬歸于紀

隱七年春秋叔姬歸于紀

書伯姬之逆與歸又書叔姬之歸見魯紀昏姻之好此後桓之

世爲紀謀而卒不能助紀敵齊又不能平齊紀以延其祚使紀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七齊滅紀始末

終滅於齊以致伯姬卒而不及葬葬於齊侯叔姬無所歸而歸

鄰皆不得其所也張自超宗○諸說見昏禮內女門

桓二年秋紀侯來朝公穀作紀

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爲之主胡○齊謀紀而鄭助之紀以魯與

齊鄭睦故來求庇吳澂○齊鄭於五年如紀而紀於二年即來

朝先事防患知齊之蓄謀久矣顧棟高

桓三年夏公會紀侯于廊左穀誤作

凡稱紀侯者皆當作紀紀侯懼齊欲親魯爲援冀抗齊鄭觀六

年復與公爲廊之會而冬又來朝則此會之爲紀明矣日講

桓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傳吳季說見外相如門○著紀侯去國之由也紀魯昏姻之

國故來告而史書之呂大圭○自二君如紀之後紀百計求援



六年會于成又來朝謀於魯也深矣九年季姜歸京師託於周也至矣十一年鄭莊卒後齊鄭之黨散故十三年紀侯得魯鄭而僥倖於一勝然怨愈構矣十五年齊僖卒襄公立魯為黃之盟平二國而襄公方襲小伯之勢豈顧一盟至莊元年而遷都鄆部三年而紀季入鄆四年而紀卒去國李肅會通桓六年夏公會紀侯于鄆

左紀來諮謀齊難也○紀逼於齊而託於魯魯與齊不睦則附魯以為敵於齊魯與齊相好則藉魯以求解於齊故公既與齊為燕之會而紀急結成以會公張自超宗朱辨義○餘見內特會門

又 冬紀侯來朝

左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家氏說見來朝門○自二年後或紀朝而公會或公會而紀朝往來諮謀皆以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齊滅紀始末

畢

齊難至公告不能而紀病矣張傳四○紀所以僕僕朝魯會魯亦曰紀之於魯暨魯之於齊皆比鄰婚姻或可助耳比事而觀魯不能救急齊肆意吞噬皆不貶自見汪克寬纂疏○程子謂紀不能上訴天子近赴諸侯而求援魯桓宜其不能保國然紀託后族之尊求庇天家至矣天子不能保其后族於紀何責顧棟高大事表

桓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王使魯主婚故杜注○此魯為紀謀結皆王家以自固也而魯不得保其姻家天王亦不能保其后族春秋之世可知顧棟高大事表○紀魯之婚姻也齊逼之紀乃附魯求援通婚王室故書祭公之來以著事由於魯也詳書逆后季姜歸著紀通婚而王亦不能庇紀其後魯不得已盟黃平齊紀齊卒不肯釋紀凡紀姜歸京師王姬歸齊伯姬卒葬悉書者見天子諸侯婚姻不足相固而

齊之強暴周魯之懦弱也諸儒但於祭公之來紛紛議卿逆公監之禮專命遂事之罪猶未悉當日情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桓十二年夏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

吳氏說見內參盟門○前之盟宋陳蔡後之盟宋燕皆為紀故也兩盟宋者諸國惟宋為大可敵齊耳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秋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

黃氏張氏說見內參盟門○此燕人南燕也盟燕以斷齊道而陰援紀也十三年齊及魯戰燕與焉則燕背盟而合齊也牛道震傳

桓十三年春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見主兵首書門○齊鄭本一黨及武父之盟鄭魯合矣齊欲滅紀魯援之故魯與紀鄭合以戰齊日在會後見其以會定日志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齊滅紀始末

哭

在我也季本私考○齊以三國之師伐紀公與鄭救之而勝遂免禍至十七年乃會黃以平之陸淳辨疑○以持重為萬全之道者國家方盛而外寇竊發待其自敝而敝之善於勝者也若夫狡焉啟疆之巨敵成乎不可解之難孤弱自守日漸衰亡則出萬死一生以與爭存亡之命其勝也或猶可激臣民之氣以與胥效死也即其不然而亦足以報先王先公於地下矣存一日之宗祏盡一日之人事束手待盡豈復有生人之氣哉胡氏謂其倖勝以召亡則過矣春秋以紀為主壯其戰喜其勝也王介之四傳贊

桓十七年公會紀侯齊侯盟于黃

左平齊紀也○高說見內參盟門○魯為紀謀納后於王而僖公果不取加無禮於王后之國故紀雖從魯鄭敗齊師齊不敢報怨僖公之世不敢犯紀則僖公猶為畏義也若齊襄之姦且



庸其能奉魯言乎故春盟于黃而夏有奚之師齊紀於是不容  
平矣。趙鵬飛○魯平齊紀義也正月及齊紀盟五月及齊師戰  
見魯桓反覆不常誤紀之託紀侯不擇所主以自誤也。黃仲炎

莊元年冬齊師遷紀邢鄆鄆

齊欲滅紀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孔疏○紀齊乃同姓之國况  
天子娶后於紀而王姬又歸于齊豈無親親之愛今乃背黃之  
盟一舉而遷三邑齊襄之惡大矣。高問○餘見書遷門

莊三年秋紀季以鄆八于齊

左紀於是乎始判○說見書入門

又 冬公次于滑

左將會鄭伯謀紀鄭伯辭以難○穀梁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  
而不能也○公度其力不能救紀故次師于滑將以鄭之不會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七 齊滅紀始末

兕

而辭於紀非實有救紀之心也書次見師出無名以深譏之。張

集○公豈能為紀背齊哉聊以塞紀之望而實不能解齊之交

也觀於前後之曲從齊侯而文姜無年不會則其次滑徒次而

已此紀侯所以望絕而決於去國矣。張自超○又見書次門

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

此為紀侯大去齊侯葬紀伯姬張本見伯姬死甫踰月紀侯棄  
其殯而急去也。顧棟高○詳伯姬之始末所以詳紀之始末也

詳紀之始末所以詳紀託於魯不能存之之始末也。張自超

又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蓋謀取紀是以紀侯見難而去。呂本中○前齊僖謀紀時原

與鄭伯同如紀其因循至今者徒以紀與王室為婚耳今紀王  
已窮無所顧忌故元年即遷紀三邑三年而紀季以鄆歸齊我

公次滑以齊鄭有舊謀求一見以解紀之難而鄭不與見則其  
約於齊而恐以我貳情可知矣至是則復相會以終前如紀之  
案。毛奇○鄭與魯謀會以存紀則辭以難反與齊遇以謀取紀  
蓋鄭突險人惟利是視知齊志之必不可同與其媚魯不如媚  
齊遇垂之後紀侯不及葬其夫人而遂去比事書之而齊侯迫  
逐之慘鄭伯陰狡之行俱可槩見。顧棟高

又 紀侯大去其國

左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穀  
梁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以鄆入齊猶不得免焉則有去  
而已矣。陳傳良○紀侯圖存不獲委宗廟於其弟而去之特書

大去而不曰出奔所以責強暴閔小弱而寓與滅繼絕之志也  
張洽○書紀侯大去罪之乎許之乎曰孟子語滕文曰鑿斯池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七 齊滅紀始末

至

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勿去又曰昔者大王居邠狄

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邠人從之者如歸市君請擇於斯

二者使紀有太王之德則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委而去之

可以為仁使紀侯明乎世守之道則築城鑿池與民守之效死

勿去可以為義今紀侯未有強為善之實則其仁不足稱也又

不能效死勿去則其義不足稱也聖人之書此也非罪之也亦

非許之也直傷之而已矣夫紀之見疾于齊久矣紀之所以圖

免亦至矣倚魯以為重而魯不足倚倚天王以為安而天王不

足依書大去其國悼紀也惡齊也病魯也又以病天王也。呂大

問○胡氏以為異於太王去邠不知太王國於邊方空濶之境

雖經屢徙尚可立國春秋之世尺地一民莫不有主紀侯徙將  
安之執此以責紀侯泥矣。楊于庭○春秋諸亡國之中惟紀侯



無失道朝於魯昏於天王繼而會盟繼而會戰其盟全宗社至矣迨事勢危迫以國予季脫身而去既得延宗社之祀又不苦戰以殘民命卒之紀季能成其志叔姬能守其節聖人特書曰大去而伯姬叔姬之卒葬無一遺其憫之也至矣顧棟高大事表

又 六月齊侯葬紀伯姬

見齊襄迫逐紀侯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齊襄之罪著矣或曰葬之禮也而以爲著其罪何也滅國而葬其夫人是猶加刃於人以手撫之也胡○并人之國而葬其妻是豺狼之行而爲婦人之仁陸湛微旨○書齊師遷紀邢邵邵又書紀季以鄒入齊又書齊侯鄭伯過于垂又書紀侯大去其國又書齊侯葬紀伯姬滅紀之罪著矣汪克寬纂疏引胡常通旨○書曰齊人則疑齊之微者往紀會葬揭齊侯之爵則知齊襄躬造紀之國都迫逐其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齊滅紀始末

至

君而徒葬其夫人以示恩也汪克寬纂疏○不斥齊之逐紀侯反錄齊之葬伯姬者所以著齊之詐也齊之取紀不直取也而漸逼之邢邵邵遷矣鄒人矣於是紀侯不得不去紀侯去而爲之葬其妻以爲說於魯曰紀侯自去耳吾未嘗不因魯而恤紀也此齊侯之詐也此事觀之可見朱朝瑛○春秋書法君身書爵大夫稱人並無以褒書爵公羊與以貶書爵之例胡氏此直書齊侯者向以爲紀侯之去國如太王之遷岐走馬自行今而知齊侯之親在紀也則非自去也逼逐之也毛奇齡○杜注齊侯加禮以崇厚義如杜說則春秋褒齊得禮也非也逐人之君葬其夫人此春秋所惡何謂以崇厚義乎劉敞○案聖人書此罪齊亦以責魯也魯爲伯姬父母之國既不能救其國恤其喪反使齊侯假以爲名居然告魯魯又靦然會葬可恥也顧棟高三傳異同表

莊十二年春紀叔姬歸于鄒

紀君奔國滅紀侯之沒尚不書叔姬何以得書春秋因叔姬之行以明紀季之義見季之以鄒人齊非利之也欲存國耳劉敞

○此見紀季非叛也衆人疑其迹春秋明其心故因叔姬之歸以見之高閌集注○紀侯去國而叔姬歸鄒然後知紀季之賢也惟

紀季能存宗廟惟叔姬能歸宗廟兄失國而弟存之夫人卒而娣攝之國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廟禮也苟君不能死社稷則下而死宗廟如紀者春秋錄焉張溥四傳

莊二十九年冬紀叔姬卒 三十年秋葬紀叔姬

紀亡已二十七年此特紀季葬之于鄒而魯往會葬爾聖人特繫之于紀蓋以鄒存則紀存也春秋滅國不書葬妾媵不書卒叔姬以亡國之妾媵而卒葬俱得書者閔而存之之意深矣顧棟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齊滅紀始末

至

高閌○紀侯卒葬無聞叔姬卒葬得書者魯女故也亦可以傷紀君失國而卒葬不得聞於諸侯矣張自超

○宋滅曹始末

曹文之昭也其國趨於奢陋其君安於媮弱事大國最謹與小國無怨藐然在宋之宇下不幸從齊討北杏之會以府宋人之怨幾二百年此豈曹之罪哉齊桓始伯召師於曹不從則移伐宋之師而加之曹從之則以從齊之故而蓄怨於宋進退罪也二幽之役宋既在會曹不得從厥後齊桓進曹於會盟之末其爵宜班在鄭伯之列何乃抑於許男之下末年伯業稍衰曹已蒙伐齊桓朝赴於諸侯宋師夕至其城下僕僕然驅一曹而來從宋伐齊宋既修怨於齊肯釋怨於曹哉曹南之盟曹人雖在未幾伐之圍之向非執于孟賁于泓則宋人得志入曹之事豈待春秋末年而後見邪宣之三年又問晉之有楚患



而圍之是宋雖無曹猶憚伯主曹猶恃晉庇其國也至臯鼫盟後諸侯瓦裂鄭敢於滅許蔡敢於滅沈陳敢於滅頓而宋猶隱忍於曹者諸侯惟宋事晉故也洮之會宋既無晉豈復有曹一伐以樂髮再伐以向巢伐而不已則圍圍而不已則入振鐸之宗社墟矣自宋人憾曹以來一百八九十年加兵於曹者三會洮以至入曹相去九年而加兵於曹者四吾是以悲天下之無伯也陳則通提綱

僖十五年宋人伐曹傳曰討舊怨也敵惠敵怨不在後嗣何怨之討僖十九年宋人圍曹傳曰討不服也伐齊之役曹南之盟曹既兩從會矣何不服之責宣三年宋師圍曹傳曰討武氏之亂也武穆之禍宋實爲之豈曹之罪至曹伯陽之衰宋景用師益亟六年之間卒以亡曹蓋曹偏於宋宋以彊而求多於曹不至并吞不已也李琪列國世紀

曹在春秋事夏盟謹與諸侯睦惟偏而無禮不能自立病於戎困於晉亡於宋黃震日鈔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宋滅曹始末

陳止齋曰檜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夫子刪詩繫曹檜於風之末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無王也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無伯也案此說甚精天下無伯王迹熄矣陳詩觀風之典不舉矣國風遂於是止故曰王者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趙坦寶贊齋札記

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伐宋而同陳曹皆宋之鄰不動遠國亦簡便之規模也張洽集注

僖十五年冬宋人伐曹

左討舊怨也○宋曹之爭始此自曹以齊命會伐宋遂與宋爲不釋之憾夫伐宋非獨一曹而獨讐曹豈非壤地相接欲吞噬乎李廉○齊霸時內諸侯無相侵伐者宋忽伐曹何也曹弱近

宋往時必屈事宋今以齊桓獨役其師伐屬必善事霸主將有以抗宋故嫉之也以爲釋前會伐之憾不必然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僖十九年秋宋人圍曹

左討不服也○曹南之盟宋襄以威迫曹故不心服吳棫臧言○左云討不服夫伐齊而從約盟而聽曹固服宋矣蓋宋必欲服曹以屬已前乘齊之伐厲以擣其虛今又因其既盟以攻其不備則知盟曹南時已挾詐懷僞以愚曹爲取曹之謀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宣三年秋宋師圍曹

左宋文公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圍曹報武氏之亂也○宋不能內睦九族而興兵圍人國不亦左乎高閏集注

哀三年夏宋樂髡帥師伐曹

曹奉樂大心入蕭以叛宋方有亂故未暇討於是修怨李本私考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宋滅曹始末

宋始親曹曹不量力而奸彊國適足取亡而已張洽集注引許翰

哀六年冬宋向巢帥師伐曹

樂髡伐之未服故高閏集注

哀七年秋宋人圍曹冬鄭駟安帥師救曹

左宋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救曹公孫彊言霸說於曹伯悅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邱揖邱大城鍾邛○傳謂曹背晉而奸宋爲宋所伐此強求其罪耳諸侯之棄晉者多豈惟一曹書圍罪宋也書鄭之救愧齊晉之不能救也家鉉翁詳說

哀八年春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宋伐曹滅之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前冬圍曹築五邑於郊曰黍邱曰揖邱曰大城曰鍾邛曰邛蓋先爲邑名焉不



滅也至春遂滅之左氏謂宋師將還曹人止訴之因反兵滅曹  
似乎以訴致滅者非實錄也若史記又云曹倍宋又倍晉故宋  
伐曹晉不救遂滅曹而有之此亦襲左氏倍晉奸宋故晉不救  
諸語然無實事可據毛奇傳曰曹人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  
晉人不救以迄于亡以時考之晉霸絕矣自救不暇又焉庇曹  
曹人不修厥政而辨言是聽田代是崇孫彊一用宗祀忽諸賁  
羈不用而乘軒三百欣時功高而其子奔亡德之不建君子知  
曹祚之不長也有自來矣馬驥左傳事緯

自僖十五年宋伐曹至哀八年滅曹凡一百五十九年顧棟

○楚滅蔡始末齊晉侵蔡伐蔡哀元年書圍蔡楚滅蔡

蔡叔康叔之兄也則蔡固宗盟之長也然邇於楚而蒙楚禍最深遠  
於中國而貳中國最甚中國亦無力以及蔡凡方伯之糾合夏盟諸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宋滅曹始末

侯狎至而蔡獨不附凡楚之撲敗王畧諸侯莫從而蔡獨先與入春  
秋以來蔡宣桓二公時嘗從王伐鄭猶修勤王之職也會于鄧盟于  
折會于曹猶交諸侯玉帛之好也伐鄭伐衛伐戴猶同諸侯兵車之  
會也自敗莘以來五年兩被荆伐齊桓稱伯蔡僅一從北杏之會自  
是而後蔡皆不與蓋折而從楚矣召陵之師僅得楚人屈服而不能  
革蔡人從楚之心齊桓終不得置蔡於盟會也齊桓沒楚成抗衡北  
方則蔡必預盟齊會孟圍宋皆從焉城濮之役楚既大創蔡始改圖  
踐土之載書曰晉重耳蔡甲午晉文既沒而中國之盟會蔡復不與  
至厥貉之次遂從楚穆窺宋文十五年晉卻缺討之而蔡未即晉成  
八年欒書方侵而楚救已至自以附楚為良圖也晉悼之與列國悚  
焉聽命而蔡安於楚之宇下襄八年鄭欲媚晉侵蔡獲公子變而楚  
與子囊之師為蔡讐鄭終悼之世不能得蔡也晉平之世蔡之大臣

病於楚令無常將改事晉以利蔡可謂忠計矣當時反曰異謀誤國  
而殺之則蔡之君臣去順效逆不知其非宜其錮於黨楚而不返矣  
是以襄二十四年二十六年兩伐鄭二十七年會宋昭元年會統四  
年會申伐吳皆從焉未幾而楚虔誘殺蔡般矣又刑其士七十人矣  
又用隱太子於岡山矣又滅蔡以封棄疾矣蔡之蒙禍未有若靈公  
之甚也方蔡誅公子變自以事楚為百世之利豈知君戮國廢家嗣  
俱屠至於如是乎晉昭大合八國于厥慙不能振旅反卑辭請蔡於  
楚楚虔方張晉不能弭蔡之難楚虔既殞晉又不能復蔡之祀終焉  
蔡廬以棄疾之命復國則蔡之存亡興廢皆宅命於楚矣蔡朱東國  
之廢置楚之小臣且得以制之矣蔡昭以裴佩之微遭三年均止之  
辱沈璧以絕楚質子以請晉而召陵之役晉人求貨而辭蔡諸侯侵  
楚之師不出而楚人圍蔡之師反至柏舉之戰遂使蔡人假手於吳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楚滅蔡始末

楚禍方深蔡憂未艾哀元年楚復圍蔡使蔡人男女以辨疆於江汝  
之間蔡人傾覆是懼謀徙州來哭墓而遷迄春秋之後而蔡終為楚  
并其從楚最先其事楚最堅而蒙楚之禍最甚蔡之五禍皆楚實為  
之楚文執獻舞蔡十五年無君禍一楚靈殺蔡般蔡祀嘗絕禍二平  
逐蔡侯朱禍三子常執蔡昭于郢禍四楚昭遷蔡于江汝禍五此蒙  
禍最深也晉之失蔡者三厥慙之會不能救蔡其失一平邱之會蔡  
廬失國不能繼絕其失二召陵之會質子請師而乃辭之反以伐沈  
遺蔡之患其失三此中國無力及蔡也蔡之始從楚也在荆入蔡而  
齊桓不能救其再從楚也在晉文沒而晉伯不能競其終去中國而  
歸吳也在晉伯既衰而不能有蔡也蔡之始錄於經則會鄧以懼楚  
終錄於經則遷州來以避楚楚之始錄於經曰敗蔡終錄於經曰圍  
蔡晉言之伯其極盛則侵蔡以伐楚其極衰則會召陵以救蔡而不



能終於柏舉之戰吳操中國之權又以蔡故焉原一蔡之始終而中國消長之形荆楚強弱之端皆可見矣李琪列國世紀參莊十四年呂大圭或問

近楚之國自申息諸國既亡惟陳蔡為密邇故二國屢受侵伐且見滅而僅存蔡之君自獻舞以降死於楚者三焉春秋書楚患始之以荆敗蔡而終之以楚公子申伐陳聖人蓋傷之也汪克儉蔡疏莊十年

桓二年秋蔡侯鄭伯會于鄧

傳說見外特會門

莊十年秋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左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過蔡蔡侯止而見之弗賓息侯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左氏好紀異聞喜談女德以蔡禍委之息媯殊不知蔡者楚所由病中國之要道也苟非得蔡不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楚滅蔡始末

五

能長驅中原此天下大形勢季本私考。史記楚厲蔡哀侯以歸留

九年死于楚觀哀侯之卒不見于經其去而不返可知姜寶事義全考

莊十四年秋荆入蔡

左蔡哀侯為莘故緇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

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

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

月楚入蔡。是時齊桓之力未盛方得魯而旋失宋是以委蔡

於不問蔡遂一折而入於楚不復與齊之會盟其後越二十六

年始侵蔡伐楚而卒不能得蔡顧棟高大事表

僖四年春公會齊侯等七國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

蔡楚與國故先侵之孫復傳。或謂桓霸之初不能救蔡蔡從

楚實不得已桓之伐楚不當先侵蔡今考侵蔡之後蔡終不與

齊桓之會晉文僅能致蔡於踐土于溫翟泉而厥後專意事楚則桓之討蔡豈曰過乎汪克儉蔡疏

文十年冬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宋陳蔡皆從獨書蔡者陳鄭從楚而來宋以逆楚而至其與楚

子其次而謀伐宋者惟蔡春秋據實書非諒三國之不得已也

胡傳非葉西。蔡在齊桓時一意附楚城濮後懼而內屬晉文

卽世又附楚書楚子蔡侯見蔡之一于楚也若陳鄭則來會楚

子因同次厥貉而宋則會于厥貉者也其不當比而與蔡侯書

次固其事之實也文定以為原其不得已貸之非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文十五年夏六月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傳見書入門高氏張氏家氏說見伐入並書門。晉襄嗣霸

威令不能懾楚蔡為楚役十五年矣今趙盾為新城之盟蔡獨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楚滅蔡始末

五

不至所以加兵然霸主能服楚則蔡不伐而順今晉不足以制

楚近而陳鄭尚虞其叛安能得蔡故中國疆而楚懼則纔侵蔡

而蔡潰中國弱而楚疆則雖伐而入其郭蔡且不服勢使然也

趙鑄飛。厥貉蔡從楚窺中國新城又不至故伐之焦袁熹經筵

成八年春晉欒書帥師侵蔡

高趙戴張說見晉楚爭盟門家氏說見書侵門

昭十一年夏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冬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左傳見書殺書圍書滅門。蔡侯之於楚子一會于申再從伐

吳可謂同惡相求矣弑君之討聲於會申之日君子猶惡其非

無瑕而侈人也乃歎好踰八年之久忽動於惡誘而殺之名雖

討罪實則因滅陳之易更欲大肆其毒也萬斯大隨筆。楚之滅陳



師至卽降滅蔡則歷三時使蔡能城守不下諸侯仗義以救蔡猶可以不亡也故特書圍蔡以望諸侯之救問書諸侯之大夫會厥慙以罪其不能救也張自超宗○陳氏說見書圍門○師

氏趙氏說見書滅門○參看晉楚爭盟門是年會厥慙傳說

昭十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

傳說見書歸門

昭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

傳說見諸侯出奔門○蔡爲楚滅復爲楚出廢置子尊皆聽諸

楚洪谷夢

昭二十三年夏蔡侯東國卒于楚

楚平復蔡僞於爲善者也朝吳之奔朱與東國之死雖復猶不復也春秋書以著楚人之無狀家鉉象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楚滅蔡始末

美

定四年春蔡會召陵侵楚夏蔡滅沈秋楚人圍蔡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左蔡昭侯爲兩佩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

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蔡人固請

獻佩於子常乃歸蔡侯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

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而

請伐楚春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

侯弗得辭蔡侯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使蔡伐之楚爲沈故圍蔡

蔡侯又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于吳冬蔡侯吳子唐侯

伐楚○會召陵孫高諸說見晉楚爭盟門圍蔡趙氏說見書圍

門○楚憑陵諸夏陳蔡尤被其毒陳嘗滅而夷之爲縣蔡則誘

殺般用隱太子逐朝吳出侯朱東國客死至蔡侯吳又爲囊瓦

所拘數年而後歸之讐恥極矣發憤請師於晉晉不足與請師於吳吳子爲之與師敗楚於是蔡人累世之讐憾少申王樵

定五年夏歸粟于蔡

石氏汪氏說見歸物門胡氏說見不書所會門○蔡爲楚圍不

能救乃輸之粟畏吳也郝懿行

哀元年春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楚蔡交兵止此

左傳諸說見書圍門○楚徙蔡於江汝之間不書遷蔡實未遷

也胡氏安國乃謂遷蔡而書圍見楚子復讐爲可恕此夫失春

秋之旨入郢者吳也楚不能報吳而擄二一小國以釋憾於蔡

既已悖矣且楚誘殺蔡侯般而滅其國用隱太子拘蔡昭侯蔡

之讐楚豈在入郢下豈蔡宜得報而楚獨不宜得報乎觀楚頻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楚滅蔡始末

本

耳而以復讐之說恕之誤矣日講○柏舉之戰至是十三年

而始報蔡亦見楚之衰弱不振矣雖遲至十三年而卒報亦見

楚之蓄憤不釋矣張自超宗

哀二年冬蔡遷于州來

傳說見書遷門

按昭十一年蔡靈公時爲楚所滅十三年平公復國至獲麟

後三十四年蔡侯齊卒滅于楚

附顧氏春秋時楚始終以蔡爲門戶論

楚北向爭中夏首滅呂滅申滅息其未滅而服屬於楚者蔡蔡爲今

汝甯府上蔡縣汝甯諸小國盡屬於楚獨蔡存故蔡自中葉以後於

楚無役不從而中國攘楚必先有事於蔡齊桓召陵之師經云侵蔡

蔡潰遂伐楚蓋齊不伐蔡則不能長驅而至陞也吳闔閭之入郢經



云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吳入郢蓋吳不得蔡爲嚮導則不能深入要害直造郢都也蔡居淮汝之間在楚之北爲楚屏蔽然知楚里道春秋時服楚最早從楚最堅受楚之禍最深而其爲楚之禍亦最烈始以楚爲可恃故甘心服從逮不堪命而反噬則楚亦幾亡讀春秋者必熟曉地理而後可知春秋之兵法聖人之書法後儒以一字爲褒貶者則曰侵蔡爲蔡姬故書曰遂是聖人貶之也蔡用吳破楚報怨書曰以是聖人褒之也皆不考實事懸空臆斷殊不知齊桓以天下之故而伐楚積謀二十餘年豈爲一姬或借此爲兵端若非討蔡之從楚者使楚不忌固得輕行掩襲疾驅至陘而吳自舍舟淮汭今壽州過蔡境蔡來會之道吳自江南壽州陸行經義陽三關之險至湖廣漢川縣小別山深入敵地一千一百里此非唐侯所能與故雖與唐偕而獨書蔡侯此皆當日實事豈有貶褒於其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七 楚滅蔡始末

聞哉自哀三年吳遷蔡州來汝南之地全爲楚有中國始無事於蔡而蔡亦旋爲楚滅自定公以上蔡爲中國與楚之利害歷歷可驗也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七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八目錄

書侵伐總論 三傳及趙氏胡氏說辨 有罪無罪有名無名辨  
 書侵 書侵皆貶其無名辨 傳言伐經書侵從告詞辨  
 侵不書 傳言伐經書侵從告詞辨  
 書伐 傳言伐經書侵從告詞辨  
 伐不書 傳言伐經書侵從告詞辨  
 內被侵伐書某鄙不書某鄙 春秋之初尊魯春秋之終卑魯辨  
 內被兵不書侵伐 責魯不書辨 不與戰不書辨 我有辭彼退師不書辨 兵未加不書辨 貶背盟來伐不書辨 賂敵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八 目錄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八目錄



春秋屬辭例編卷十八

錢唐張應昌

書侵伐總論

三傳及趙氏胡氏說辨

有罪無罪有名無名

左傳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莊二十九年

公羊易為或言侵或言伐者曰侵精者曰伐何注將兵至竟侵責

意尚嚴侵責之不服推兵入竟

穀梁苞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林木壞宮室曰伐莊十年

趙氏纂例駁三傳侵伐之說而謂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然

齊桓侵蔡劉子侵楚豈可謂無名大司馬九伐曰賊賢害民則伐之

負固不服則侵之而以爲無名行師可乎胡傳汪克寬

合三傳及趙子說考之左氏蓋聞聲罪之說而誤以爲鐘鼓之聲也

不知春秋書侵如齊侵蔡晉侵楚皆用大師而總數國若無鐘鼓何

以行師則左氏之說非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其爲苞人民驅牛馬

春秋屬辭例編卷十八 書侵伐總論

斬木壞室者皆用兵必至之禍固無分於侵與伐若齊桓伐楚不戰

而服初無斬木壞室之舉則穀梁之說非也侵伐雖異辭均之爲挾

私逞忿爾若謂侵爲無名則伐豈有名乎當時諸侯如齊侵蔡晉侵

曹必謂其有附楚之罪而侵之亦非無名也則趙子之說又非也惟

公羊以爲備曰侵精曰伐其說近之而未盡也夫奉辭稱罪而討敵

敵必請服不服則必出師以禦之是以經書伐者多至於戰如齊伐

衛衛及齊戰宋伐齊齊及宋戰之類是也不奉辭稱罪而但侵擾其

疆場故敵國不暇請服亦不及禦之是以經書侵者未嘗至於戰如

齊人侵我公追齊師至鄆弗及蓋疆場之事知之後時追之已去矣

應曰稱罪而討其國曰伐不稱罪而掠其境曰侵黃仲炎通說

書侵有言獲言潰者以非顯然舉兵不覺其來故見獲或致潰也未

有言圍言戰者以不深入也伐則不然以其顯然舉兵深入也蕭楚

三傳言侵伐各不同李氏駁之極是文定以爲聲罪致討曰伐潛師

掠境曰侵亦未盡當也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以討爲伐固

爲不可而所云聲罪者亦非受伐者果有可伐之罪乃伐人者欲加

之罪不患無辭爾蓋伐云者執言而來陳兵於境必服而後去之不

服則戰不戰則守守之固則圍之守之不固則入之故春秋書伐之

後有或戰或圍或入之事而書侵無之無所執以爲言入其境而即

去志不在於服之不及其戰何用其守不暇於圍何至於入哉乃文

定以爲潛師則又不然也晉定會王臣合十八國有事於楚而己陵

書侵非潛師可知文定於左氏言伐而經書侵左氏言侵而經書伐

者謂爲聖人筆削褒貶所係是蓋以書侵爲不予其伐而侵爲貶辭

也然如易稱利用侵伐則侵與伐皆用師之名而皇矣之稱文王曰

侵阮徂共武王誓師亦曰侵于之疆司馬九伐之法有侵則侵非不

春秋屬辭例編卷十八 書侵伐總論

善之辭也書伐書侵魯史據事之實夫子仍史之文初何係乎褒貶

哉張自超宗朱辨義總論 ○先儒以書侵書伐爲有罪無罪有名無名爲是非

子奪所寓又以傳言伐經書侵者爲聖人不與其伐然則戎伐凡伯

爲聖人與其伐哉通乎此則知春秋書侵書伐爲因乎舊史而舊史

之書侵書伐亦因乎事之大小人之淺深時之久暫名之有無之實

也聲罪致討潛師掠境有鐘鼓無鐘鼓鳥足以爲定義哉又隱七年

兵薄城邑謂之伐侵則不必攻其城邑第入其境係累其民人蹂躪

其禾稼以患苦之謂之侵故侵與害連文非無鐘鼓之謂葉西先通

愚按聲罪掠境之義黃氏李氏張氏說至當不易可以補正三傳其

辨胡傳以侵與伐爲褒貶辭駁證亦甚明賡蓋侵伐皆當事出師之

名行軍之制有不同而非有子奪於其間也

凡書侵伐不書勝敗殺掠而還也陸清纂例隱五年引趙子



凡奉伯主之命或爲伯主而與師者皆書侵成六年魯二卿侵宋十年衛黑背侵鄭皆晉命也襄二十四年羯侵齊定六年公侵鄭八年二卿侵衛皆晉故也蓋本非有怨但屈於不得已故無志於深入但淺侵其境歟李廉會通

無王命而專征伐雖有言可執猶王法所禁况於修怨乎經書伐者非皆有言可執有罪可聲也石光齋書

凡伐而不言戰汪氏以爲皆受伐者自服而不待戰不盡然也有服者有不服而嬰城固守聽其自去者有既去而以師追之者亦有戰而勝負微不書者不可一例論張自超宗朱辨義隱二年

○書侵晉文侵曹書其無名辨傳言伐經書侵從告詞辨

莊十年春公侵宋書侵之始

說見宋魯交兵門

莊十五年秋鄭人侵宋

傳說見宋鄭交兵門

莊二十四年冬戎侵曹

莊二十九年夏鄭人侵許

許鄭鄰也諸侯救鄭而許不至故侵之高閏集註

僖二年冬楚人侵鄭

左楚人伐鄭闕章四鄭聘伯。傳言伐當以經爲正程端學辨疑

僖四年春公會齊侯等侵蔡蔡潰遂伐楚

穀梁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胡陳氏則通說見齊楚交兵門

又冬公孫茲帥師會齊人等侵陳

左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上文見前。陳近於楚伐而未得其成則陳必不服故以列國之師再侵待其服而後已張洽集注。王氏顧氏辨左說見齊楚交兵門

僖十三年春秋侵衛

前年狄滅溫溫子奔衛今狄侵衛以衛納溫子也伯主豈容安視不討乎趙鶴飛經。楚滅黃而莫恤狄所以肆行也張洽集注

僖十四年春秋侵鄭

狄數犯畿內諸侯入衛伐邢滅溫而至此著齊桓之怠也張洽集注

僖二十一年春秋侵衛

狄與邢伐衛衛因邢之黨狄伐已而伐邢報怨狄又援齊而盟以爲邢謀至此遂爲邢侵衛吳澂纂言

僖二十六年春齊人侵我西鄙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八書侵

四

左衛人平莒于我二十五年冬盟于洮二十六年春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一盟也

○說見齊魯交兵門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左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侵曹伐衛皆是文公論處所以致楚師朱子語類。曹衛邇宋之國也楚之圍宋所以敢於橫行者實以得曹而新昏於衛故也

問或。侵曹伐衛胡傳以爲讎復怨者據左氏晉文出亡不爲曹衛所禮爾然宋人告急于犯已定侵曹伐衛之計蓋取賊定

霸實出於此豈得僅以爲復怨而讎之桑案

僖三十年夏狄侵齊

左傳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問晉之有鄭虞也侵齊



又 秋介人侵蕭

介再來魯而次年遂侵蕭求援而後舉兵也張洽集注

僖三十二年夏衛人侵狄

衛畏狄疆遷都避之今乘其亂始敢以兵攻其境吳棫齋集注

僖三十三年夏狄侵齊

左因晉喪也○以下數條俱見書狄門

文四年夏狄侵齊

文七年夏狄侵我西鄙

晉襄既沒霸業陵替秦晉交爭狄人窺伺其間大肆內侵故侵

魯侵齊侵宋侵衛之事漸見張洽集注

文九年夏狄侵齊

文十年冬狄侵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八 書侵

文十一年秋狄侵齊

文十三年冬狄侵衛

文十五年秋齊人侵我西鄙 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見齊魯交兵門

宣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傳說見晉楚爭盟門宋陳受盟于晉故

又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見秦晉交兵門

宣二年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傳見晉楚爭盟○大棘之役晉不救宋今乃區區援三國侵

鄭徒塞宋人慟哭之請而慰其敗歟之傷也趙賜飛經箋

宣三年夏楚人侵鄭

傳說見晉楚爭鄭門

又 秋赤狄侵齊

楚侵其南狄侵其北此中國棟樑之時也張洽集注引許翰

宣四年夏赤狄侵齊

以齊之強而連年為狄所侵惠公之無政可知高閌集注

宣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見晉楚爭陳門

成二年冬楚師鄭師侵衛

傳說見晉楚爭盟門

成六年春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五年冬同盟于蟲牢諸侯謀復會宋公使辭以子靈之難六

年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維之戎陸渾蠻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八 書侵

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左氏載晉帥鄭衛侵宋晉師過衛欲襲

衛伯宗止之師還衛人登陴葉石林曰與經絕不相類且晉衛

侵宋而反欲襲衛亦首尾自相戾愚按此止當依經文衛師侵

宋黃震日錄○如左傳所云當以晉為主傳與經不合從經可也品

辨疑○宋既受晉盟魯衛又與同盟蟲牢甫散而侵師即至左

氏以為宋辭會故夫辭會非罪也當是晉齊方合齊既仇晉而

又懼魯宋之新好故間魯宋于晉晉欲拒齊則恐失齊欲罪魯

則晉方勤于事晉故因宋辭會假為之罪使衛侵之以示其意

也此後公孫嬰齊之如晉必以此為解而晉即命魯侵宋以難

其交逾年魯衛陳宋為馬陵之盟又逾年歸汶陽之田于齊而

後齊之怨釋齊怨釋而後晉之意解齊晉不忘而後華元再聘

魯宋之昏姻始成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晉命也○前書宋魯之聘後書宋魯之婚則知侵宋非魯志

也呂本中集○春秋聯書晉衛兩侵責晉也叔仲帥師又責晉

也晉爲不道既命衛侵宋復命晉繼之魯爲晉迫止當持偏師

以往不當用大兵命二卿俱將以出是魯亦有責焉耳家鉉翁

○李說見總論○胡傳謂伐也貶而書侵實有是理說略

成八年春晉欒書帥師侵蔡

左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政楚與國所以報伐鄭也然蔡近楚

而服楚晉未能制楚而侵小國春秋不與也家鉉翁○經言侵

蔡傳言遂侵楚又侵沈獲沈子揖而皆不書傳不足信野編

成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晉命也○受大國之命而輕用其師與六年侵宋同高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八 書侵 七

成十六年夏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左鄭子罕伐宋未敗諸洧敗鄭人覆之敗諸洧陵○鄭叛晉故

然則經不如傳之實所告變易顛倒皆從之何足爲經葉夢得

成十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左鄭子驪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於高氏○木訥曰

使晉彼鄭兵而衛救之則有援霸主之功何得不書而書侵邪

愚謂此經文之所無但據經文謂衛侵鄭足矣黃震○據傳鄭

侵晉衛救晉經不書未必然也鄭即背晉何敢抗晉高開

成十八年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傳李說見晉楚爭盟門

襄元年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傳說見晉楚爭盟○楚憤宋復彭城○二援鄭攻所必救汪克

襄二年夏晉師未師衛甯殖侵鄭

左傳見晉楚爭盟門說見爭鄭門

襄八年夏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傳說見晉楚爭鄭門

襄十一年夏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傳說見晉楚爭鄭門○將以致諸侯也杜

襄十二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晉

既得鄭而楚欲得志於宋故侵之然楚兵加宋每無功焉蓋爲

晉人不戰所屈而樂喜謀國之功亦不可少也季本

襄十四年夏晉人侵我東鄙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八 書侵 八

見晉魯交兵門

襄十九年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襄二十四年春仲孫羯帥師侵齊

見齊魯交兵○當齊伐晉不能擊齊既退而侵何損於齊葉夢得

定四年春公會劉子晉侯等子召陵侵楚

左傳見晉楚爭盟門○書十八國諸侯之衆見其勢足以有爲

也終之以侵楚志卑而義不勝終之以無能爲也而晉自此微

矣張洽○齊桓之師書曰伐楚盟于召陵晉定之師書曰會于

召陵侵楚侵淺事也晉合十七國之君以會徒能侵楚而已呂

○實不能聲罪致討而但侵之耳程子明氏以爲無功而

還書侵陋之非也湛若水○諸儒以春秋不書伐楚而書侵楚



而又止淺掠其境不成其爲伐故以侵爲用師之名而非春秋不書伐書侵以鄙晉定也張自超宗朱辨義○餘見晉楚爭盟

定六年春公侵鄭

左傳周僖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於是伐

馮滑胥靡負豸豸人闕外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杜注胥靡周地周僖因鄭人以作亂鄭爲之伐胥靡故晉使魯討之○定公親討鄭之黨亂人

固有獎王室之義然不能聲罪致武僅潛師以掠境觀季孫獻俘於晉則實迫於霸令而非有獎王之實矣况是時陪臣執國

命兵權亦不屬公也汪克寬○是時晉霸既失令不能行此師

雖出晉命實陽虎主其謀欲微禍鄰國危魯師以逞其欲於書

侵見其挾私啟釁非有輔霸討亂之實日講○高氏閔以爲

討鄭滅許思按鄭之警許晉霸時猶不問况霸已失乎說恐非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八 書侵

九

定七年秋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左傳齊侯鄭伯盟于鹹微會於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

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欲以晉師懼諸大夫齊侯從之

乃盟于瑣○衛侯欺其羣臣以給晉殘其百姓以奉齊齊固非

伯討而衛之無良又甚焉劉敞意林

定八年春正月公侵齊

左傳公侵齊門於陽州杜注報國夏之伐○傳言魯無軍政士

無圖志傳載傳鄭頗高之弓領息射不能乎伐故侵耳郭駱行

又 二月公侵齊

左傳廩丘之郛○未得志故也○三月之間兩侵鄰國無尺寸

之功重邱山之怨輕用其忿而不恤其民甚矣程端學本義

迨月再侵雖曰修怨公何甘蹈危險如是哉蓋有晉命耳觀齊

再伐而晉師至瓦可見矣從晉令豈公志哉陽虎之謀也季以媚晉爲事虎踵而甚之虎作亂而逃終倚晉是其驗也大夫專政盡公之國陪臣專政危公之身再書侵書至病公也直解

又 秋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左傳晉師盟衛侯于鄆澤自瓦還鄭將歆涉佗授衛侯之手及旋

衛侯怒叛晉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七年

爲周外晉遂侵衛○臯鼫之後晉不能一出而主諸侯齊盟鄭

衛乃以兵爭之衛鄭叛晉益堅冬又爲曲濮之盟不事晉也趙

其罪不能取服高開○齊之始伐盟主書伐衛遂伐晉晉之始

討與國書侵鄭遂侵衛齊伐而晉侵見晉霸衰甚汪克寬○討

其從齊也侵畧卽還蓋不修德而用力力復不競也直解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八 書侵

十

晉失諸侯不修德禮而以兵脅之又僅僅侵焉宜乎諸侯既不

懷德又不畏威而魯宋皆去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李氏廉謂晉自召

陵以後凡役皆書侵義不足以服人故春秋以爲無名之師非

也至是晉公室卑諸大夫各固其私不肯盡力國事故凡公討

皆小有侵畧而遂還耳直解○書伐書侵皆從實錄或云書侵

者義不足服人比諸無名之師則凡書伐豈皆善之邪高澍然

又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傳故也○成六年蔑僑如侵宋傳云晉命也今斯何忌侵衛

傳亦云晉故也二卿並將以虐婚姻之國譬兄弟之邦甚矣汪

以爲國張自超宗○陽虎媚晉以自固故爲晉侵衛姜炳璋

哀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左鄭叛晉故也○宋之叛晉久矣豈復爲晉討鄭左氏非李康

○老邱之役宋鄭始起兵爭卒致各取師以逞志所以詳其交

爭之實也張洽○報罕達之師也左謂宋爲晉討非也牛通

又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左衛不服也杜注五年伐 ○衛輒拒父至今六年矣猶未納也

晉不以此致討而乃以范中行氏加兵於衛高閼○晉自五年

趙鞅伐衛俱以范中行之故凡三帥師而衛不之服余應學

哀十年夏晉趙鞅帥師侵齊

左傳見齊晉交兵○齊衛救范氏與鞅爲難故乘喪侵之鄭文

哀十三年秋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此霸國侵伐之終事晉之盛威行天下今其衰也趙鞅魏曼多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八 書侵

數修怨而卒不服豈力不足哉鞅曼多志不在求諸侯志於怙

權自私而已宋鉉翁○再書侵衛疾權臣之脩私怨也牛通

○侵不書侵我不書

僖三十年晉秦圍鄭 侵不書

傳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侵鄭不書舉重在圍趙汭

僖三十三年傳 楚子上侵陳蔡 晉陽處父侵蔡

文九年傳 夏楚侵陳

說見伐不書是年伐陳

成六年晉欒書救鄭 侵蔡侵沈獲沈子捷不書

成九年晉欒書伐鄭 楚子重侵陳以救鄭不書

成十五年楚子伐鄭 遂侵衛不書鄭侵楚取新石亦不書

成十七年衛北宮括侵鄭 鄭子驪侵晉不書

襄元年晉伐鄭 次于郕 侵楚焦夷及陳不書

襄三年傳 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 四年傳 楚彭名侵陳又

皆不書者下書伐陳圍陳舉重也趙汭

襄九年傳 秦人侵晉

襄十年楚公子貞鄭公孫輒伐宋 侵不書

鄭子然侵宋不書下書伐宋子耳侵宋不書上書伐宋皆舉重

也趙汭

又 傳 鄭皇耳帥師侵衛不書

與成十五年楚伐鄭不書侵衛同 同上

愚按趙子常據傳所載侵事而經不書者於前後別有書圍書

伐之事則以不書侵爲舉重其前後無文者則又別爲說恐未

必盡然或當有不告不書者耳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八 侵不書

○書伐 僖二十一年楚伐宋成十七晉伐鄭不書圍鄭 僖二十一

書戰 襄二十四秋伐鄭文三救江傳事辨 成九晉伐鄭不

隱二年冬鄭人伐衛 書伐之如

左討公孫滑之亂也 元年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

○聲其罪曰伐衛服故不戰鄭之擅與師王法所不容也程子

隱四年春莒人伐杞取牟婁 左無傳

伐國取其土明伐不以罪而貪其利也范甯○自入春秋首加

兵於向天下無敢誰何者僻處海上時出而搏噬於是扼杞之

弱稱兵而攘其封邑趙汭○餘見伐取並書門外取邑門

又 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鞏帥師會伐鄭

左傳見主兵首書門○宋以公子馮在鄭故與諸侯伐之也據

諸侯以伐諸侯固爲罪矣而衛弑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修



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程子經說○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

黨之始於是齊鄭一黨魯宋陳蔡衛一黨東諸侯分黨而天下

始多故矣林堯叟注○史記衛桓公十二年弟州吁驕奢公繼之州

吁出奔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

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襲殺其兄自立鄭段欲伐鄭請宋陳蔡

與俱觀此則州吁伐鄭蓋與段比謀朱鶴齡讀左日鈔

隱五年秋邾人鄭人伐宋

左傳家氏說見主兵首書門

又 冬宋人伐鄭圍長葛

左報入邾之役也○宋穆公受國於宣公及其卒也復以歸宣

公之子而使已子馮出居於鄭殤公不仁日以殺馮爲事卒諸

侯伐鄭有東門之役自是兵連不解書伐書圍明年冬書取深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八 書伐

主

著其黷武之罪而宋殤末年卒以兵不戢致禍家鉉翁詳說

隱七年秋公伐邾

傳說見邾魯交兵門

隱十年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傳說見宋鄭交兵門○齊僖鄭莊圖伯石門盟後齊鄭爲一黨

魯宋衛陳蔡爲一黨而宋衛其首也自鄭來輸平納祊以離魯

宋之黨齊又盟艾來聘魯於是背宋而從齊鄭齊鄭既得魯又

欲平宋衛以伯諸侯於是爲五屋之盟宋衛未能俯首以從故

齊鄭會防會中邱以謀伐宋則此師是齊鄭之謀也呂大圭或問

隱十年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左傳見主兵首書門○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取

三國之衆其殘民也甚矣程子經說

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

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

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戰於繡

葛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

肩○桓王親伐拒而不服鄭伯之罪不容誅矣孫復尊王發微

桓八年秋伐邾 無傳

高氏說見邾魯交兵門

桓十二年冬及鄭師伐宋戰于宋

左傳見宋鄭交兵門○鄭突藉宋之力以篡國宋人責賂則背

之而結魯魯比突而欲平宋宋辭平則遽反之而連鄭伐宋戰

於宋同惡而助逆亟爭而殘民皆罪也張洽集注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八 書伐

西

桓十四年冬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經宋之戰

桓十五年冬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桓十六年夏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以上傳說並見宋鄭交兵門○十五十六兩年之伐納突伐忽

也突篡國諸侯當伐突恤忽今乃反之廢嫡立庶其罪大矣高閌

○書會伐鄭則列國擅兵納邪逐正之罪見矣湛若水正傳○忽

出五年莫有仗義而助之者突甫出而入櫟五國翕然來會爲

利而已矣突以賂結諸侯而宋則弑與夷而立之馮也魯則弑

息姑而立之允也衛則殺伋壽而立之朔也同惡相比惟利是

圖陳蔡率於大國時先後逾年鄭即有高渠彌之禍則忽之

不終突之坐大五國爲之矣御纂直解

桓十七年秋及宋人衛人伐邾



見和魯交兵門

莊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

前後未有邑言伐者當依杜注為國陸渾辨疑○書伐國也蓋

邾附庸汪克寬纂○莊公立寢苦枕戈莫先於警不義之齊乃

命將帥師先有事於無罪之小國兵與無名而慶父遂主兵得

政矣張治○於餘邱左氏無傳公穀以為邾邑杜氏預獨以為

國詳考經文伐人之邑未有不繫國者則杜注為勝案

莊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

衛朔奔齊齊欲納之也然天王已立公子黔牟齊黨罪人抗天

子之命魯與兵會警伐同姓其罪大矣案○齊黨罪人

固不足責而莊公新立不率國人以同警乃偕警國而往伐故

左氏以為疾之也李康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八書伐

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納惠公也○前年伐不克納今又會兵納之吳○衛朔殺

兄自立王召而不往罪大惡極天王廢之正也朔奔國人立黔

牟王師禦朔救衛五國乃敗王師納亂賊卒使黔牟以放洩職

以死無王之罪可勝誅哉金賢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

趙說見齊魯交兵門○齊不受子糾而公必納之故先書公伐

齊見齊不受子糾也次書納糾見公黨警之子也胡

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傳說見齊楚爭盟門

莊十五年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鄆

見主兵首書門齊楚爭盟門

莊十六年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見主兵首書門

又 秋荆伐鄭

左傳鄭伯自櫟入援告於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

莊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諸家謂怒結抗君而來若止怒結不受其盟足矣伐我者其素

謀耳黃震○蓋以受鄭詹故也謂以結之盟不恭非也魯大夫

盟外諸侯多矣獨於此怒其不恭乎案○餘見齊楚爭盟門

莊二十年冬齊人伐戎

見齊楚爭盟門

莊二十六年春公伐戎

為迫於齊西之恥報怨也張治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八書伐

又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趙氏以為齊為宋伐見主兵首書門○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

徐州之域為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必戎與徐合

兵表裏為魯國之患也故齊宋遣將而公獨親行胡○按此

莊二十八年春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左傳及辨說見齊楚爭盟門

莊二十八年秋荆伐鄭

子元師出無名鄭示以開暇而不敢入聞諸侯之救遂遁張治

莊三十年冬齊人伐山戎

左以其病燕故也上文連於○見齊楚爭盟門

莊三十二年冬狄伐邢

狄初見經三年之間塗炭兩國首以伐書著其強也張治



僖元年秋楚人伐鄭

僖三年冬楚人伐鄭

並見齊楚爭盟門爭鄭門

僖四年春公會齊侯等侵蔡蔡潰遂伐楚

傳說見齊楚爭盟門

又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左公二傳見書執門齊楚爭盟門王氏顧氏說見齊楚爭盟門

僖六年夏公會齊侯等五國諸侯伐鄭圍新城

左以逃首止之盟故○見伐圍並書門

僖七年春齊人伐鄭

見齊楚爭盟門

僖八年夏狄伐晉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八 書伐

左報采桑之役也是年里克敗狄采桑

僖十年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薛氏說見齊楚爭盟門

僖十一年冬楚人伐黃

左黃人不歸楚貢故○桓公息心楚已規之遂與是師張洽集注

僖十五年春楚人伐徐

左傳徐即諸夏故也○徐首僭王楚次僭王齊桓匡天下徐革

面而為楚所伐可歎也吳微纂言○徐在江淮間亦楚所利之國也

僖三年從齊取舒舒則楚之與國其能不甘心於徐乎季本私考

僖十五年秋齊師曹師伐厲

左以救徐也○說見齊楚爭盟門

又 冬宋人伐曹

傳說見宋滅曹始末門○自齊桓之霸至是三十年諸侯無有

擅相侵伐者服於桓也今桓德衰矣趙彞乘經筵

僖十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莒氏

傳說見齊楚爭盟門

僖十八年春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見主兵首書門宋楚爭盟門

又 冬邢人狄人伐衛

左傳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園衛侯師於訾婁狄師還○狄嘗伐

邢邢至遷國則狄者邢之仇也今乃偕狄以伐同姓邢之罪大

矣亦為衛伐邢滅邢起文也程端學本義○邢衛均患於狄二國俱

遷則相援而抗狄可也今乃從讐自伐其援邢之為邢虞公之

流也故不數年而為衛所滅狄書人便文耳穀梁疑狄不當書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八 書伐

人而書人以為進之又無可進之理遂謂伐衛所以救齊宋人

夏敗齊師無虧已死孝公已立威公已葬今冬伐衛何與於齊

況伐齊者四國何獨伐衛邢趙彞乘經筵參程端學三傳辨疑○狄之伐衛其

來已久向徒以齊桓救恤故衛稍安枕今桓死而伐又至矣穀

梁非也毛奇齡傳○顧氏張氏黃氏駁穀梁說見夷狄稱人便文門

僖十九年秋衛人伐邢

左報菟園之役○左氏曰衛大旱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

豐今邢方無道天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兩邢之無

道未應如紂衛侯之賢不可比武王皆餘妄之辭也陸滄澣疑

僖二十年冬楚人伐隨

左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闕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隨

本漢東姬姓國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闕伯比曰漢東之國隨



爲大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敝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想此時隨向能率小國以拒楚而漢陽諸姬尙聽命於隨也八年而敗隨于速杞十一年而隨絞州蓼又欲伐楚師卒以鄖師之敗而止至莊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師以伐隨其年楚子卒隨人行成楚文卽位不復有事於隨蓋隨已屈服於楚也李廉會通

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等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見宋楚爭盟門○公羊曰此圍解也不言其圍爲公子目夷諱也經言伐不言圍公羊億其爲圍轉輾摘摩無理程端學三傳辨疑

又 冬公伐邾

爲鄖故也季姬雖卒鄖子猶魯之孫邾倚宋用鄖子魯乘宋公執于楚爲鄖報之邾滅須句經無其事左氏未可據張自超朱辨義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八 書伐

五

僖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左傳辨說見邾魯交兵門書取門

又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見宋楚爭盟門宋鄭交兵門諸國爭鄭門

僖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左傳顧說見宋楚爭盟門○孝公之立宋襄納之何爲以怨報德蓋齊孝有志繼霸齊之盟陳蔡楚鄭咸在宋獨不與其圖霸之意有以中孝公之忌欲乘釁而動久矣旣敗泓遂伐之葉西災遺

僖二十三年秋楚人伐陳

傳說見晉楚爭陳門宋楚爭盟門

僖二十四年夏狄伐鄭

左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卽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師

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執二子王怒以狄伐鄭取櫟○傳不足信鄭在王畿王所倚賴類叔桃子將欲叛王故先伐鄭此蓋爲叔帶謀爾伐鄭果出王意是年王出居于鄭伐鄭而依鄭無是理也朱睦㮮諸傳辨疑○按葉氏西說與朱氏同

僖二十六年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見齊魯交兵門

又 冬楚人伐宋圍緡

左宋叛楚卽晉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前年宋成公忘父讐與楚平而往朝之今而卽晉可謂能速於徙義楚伐其國而圍其邑書以著其橫吳澂言○餘見伐國並書門

又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見齊魯交兵門以師門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八 書伐

三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見書侵門晉楚爭盟門

僖三十三年夏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見邾魯交兵門

僖三十三年冬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見晉楚爭盟門

文元年夏晉侯伐衛

左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晉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於溫先且居晉臣伐衛圍戚取之○石林藏日經言晉侯則非先且居晉臣矣或曰因討衛而後朝王非朝王而後伐衛故著其伐而沒其朝恩按此亦據左氏爲言今月以經文爲正黃震日鈔



又 衛人伐晉

左晉伐衛衛人使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左氏曰君子以爲古者越國而謀非也古者所謀必義事今陳與衛謀畔命何以謂之古劉敞○衛之見伐無禮故也陳不勉以敬事大國又使報伐以重得罪既而晉怒未怠乃執孔達以求成皆非也陸績○春秋與國伐伯者三衛人伐晉齊侯伐衛遂伐晉齊侯伐晉皆有關於衛李康

文二年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見秦晉交兵門

文三年春叔孫得臣會晉人

又 夏秦人伐晉

春秋屬辭例編 卷十八 書伐

見秦晉交兵門

又 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傳說見晉楚爭盟門伐以救門○經但書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而已而左氏謂冬以前晉先僕伐楚以救江至冬而又告于周故王叔桓公陽處父復伐則是先僕自爲一人伐楚處父自爲一人伐楚一事而爲兩事豈足據哉程端學三

文四年秋晉侯伐秦

見秦晉交兵門

文七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見邾魯交兵門

又 冬徐伐莒

左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泄盟○魯有徐患自伯禽費

誓之師入春秋服齊桓之令不敢仇於諸侯今霸主不作伐莒蓋以據魯公孫敖於是往盟協謀以備徐趙彞飛○徐本戎也自進於中國數與盟會僖十五年楚伐齊桓救之爲其去夷即華不復侵犯中國也今輒興兵以中國無盟主是以敢爾高閏

文九年春楚人伐鄭

見晉楚爭盟爭鄭門

文十年夏秦伐晉

左傳晉人伐秦取少梁秦伯伐晉取北徵

文十一年春楚子伐麇

左厥貉之會麇子逃歸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楚不得志於天下則伐其近國季本○厥貉之役逃歸是不可以無禮加也楚

子伐之一敗於防渚再迫於錫穴終不聞與楚成是不可以威

春秋屬辭例編 卷十八 書伐

却也守義不屈書楚子伐麇見麇爲楚所注意之國也賈仲賦

文十四年春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邾報魯七年之伐取也左氏乃謂邾人討魯往弔之不敬彼小國安敢責禮於大國亦修怨耳春秋聯書所以交致其責家鉉

說○趙氏說見邾魯交兵門

文十五年夏晉郤缺帥師伐蔡

左傳諸說見晉楚爭盟門伐入門

又 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傳說見伐入並書門書遂門

文十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見晉楚爭盟門

又 夏齊侯伐我西鄙公及齊侯盟于穀



見齊魯交兵門

宣元年秋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棠林伐鄭

見晉楚爭盟門

又 冬晉人宋人伐鄭

見晉楚爭盟爭鄭門

宣二年春秦師伐晉

見秦晉交兵門

宣三年春楚子伐陸渾之戎

見晉楚爭盟門○何以書近王都也趙涉集傳

宣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左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魯挾齊以平莒邾假力以爲義也及其不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八 書伐

服取向而還假義以爲利也王元杰○平莒邾書公及齊侯伐

莒獨書公明以著此出公志非齊志也固未知所平爲何事及

莒邾曲直若何然觀莒人受伐不受平則可以知魯之有所偏

矣觀於齊不怒莒則亦可以知曲不在莒矣邾爲魯所自出魯

必有私於邾也張自超宗○餘見書平門莒魯交兵門

又 冬楚子伐鄭

左傳杜注見晉楚爭盟門○鄭弑其君諸侯不問而楚伐爲有辭雖楚志於得鄭非爲討罪而來然未必不以是爲辭趙鵬飛經全

宣五年冬楚人伐鄭

見晉楚爭盟門

宣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

萊在齊東魯在齊西魯於萊中隔一齊素無嫌隙以齊欲伐之

而往助耳葉集○四年公偕齊平莒邾公伐莒取向而齊無所

得故會齊伐萊以償之萊去魯遠蓋彼此各國取其近地以爲

利傳曰不與謀言非公本意也襄六年齊遂滅萊顧棟高見魯政下逮篇

宣八年夏晉師白狄伐秦

見秦晉交兵門○晉伐秦啟釁自是秦晉報復不已晉主夏盟

宜攘夷狄安中國反結戎狄以伐秦適足示中國之弱陳探讀春秋編

又 冬楚師伐陳

見晉楚爭盟門爭盟門

宣九年夏齊侯伐萊

赤狄比侵齊不敢報萊不伐齊而齊亟伐之齊患畏強陵弱也

張洽集注○萊近齊故齊必欲服之前會魯伐今又自伐戴溪引許翰

又 秋晉侯等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八 書伐

見晉楚爭盟門○傳謂以諸侯之師伐陳恐不然杜邱書諸侯

之大夫帥師救徐則此爲晉卿獨伐可知方苞直解○按程

又 楚子伐鄭

左傳見晉楚爭盟門

宣十年夏宋師伐滕

左氏謂滕恃晉而不事宋然晉伯方不競滕固微國何恃之有

宋去年因其喪圍之今年又興師伐之其爲陵蔑小弱以逞所

欲明矣陸九淵○問晉之不競也滕小國介於大國之間上無

天子下無方伯則爲之私而已齊桓卒而宋人執其君晉伯衰

而宋人圍其國大國之無伯小國之憂也葉集引○滕自宋執

嬰齊之後遂爲宋私屬故宋之盟叔孫豹曰滕宋私也成周之

城仲幾曰滕宋役也小國之偏於彊暴非一日矣李康會通



又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見晉楚爭盟門爭鄭門

又 公孫歸父伐邾取繹

左師伐邾取繹子家如齊伐邾故也侵小惡齊討○說見邾晉交兵

○與宋之間晉伐滕同胡氏皆責以不能討陳夫禁暴誅亂王者之師霸王猶能假之魯宣宋鮑篡逆豈可責以討賊日講解義

又 楚子伐鄭

見晉楚爭鄭門

宣十一年夏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四年平莒邾莒不肯齊魯不自咎而更以爲仇公伐莒得向齊未有所獲故亦加兵齊頃不修父之好而修其怨結憾四隣矣趙鵬飛經全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八 書伐

圭

宣十二年冬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傳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陳附楚者也宋以清邱之盟而伐之衛背盟而救之伐者義而救者不義矣黃仲炎通說

宣十三年春齊師伐莒

左莒恃晉不事齊故○向也宣公會齊侯伐萊其後齊自伐萊向也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今則齊自伐莒蓋二國近齊齊欲并吞始猶資助於人終則自專於已不廢其欲不已也戴溪講義○公羊作伐衛証之經文前後皆無齊衛交怨之事莒則四年平之不肯而魯伐之十一年齊又伐之則此爲伐莒無疑汪克寬集疏

又 夏楚子伐宋

左以其蒞蕭也○按諸家皆云以其伐陳也說見晉楚爭盟門宣十四年夏晉侯伐鄭

見晉楚爭鄭門

宣十五年夏秦人伐晉

見秦晉交兵門

宣十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傳說見齊晉交兵○齊懿惠以來怙強虐小罪亞於楚晉伐之亦足聳聽家鉉翁詳說○斷道之盟謀楚頃公不與曲在齊矣金賢記愚

又 公伐杞

莒萊邾杞凡近魯小國無不被伐公之惡悉矣徐彥疏○杞自文公十六年來朝而不復至故伐之已不修德而欲人朝已不思之甚矣高閏集注○杞桓終宣之世不朝宣何以忍之十八年而始加兵邪或因叔姬之不安于杞而與師問其故耳張自超朱彝尊

成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八 書伐

圭

魯絕齊而與晉盟齊遂即楚而伐我高閏集注○餘見齊魯交兵門

成三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見晉楚爭鄭門爭盟門○左氏云鄭公子偃率師禦之獲諸鄭敗諸邱與又云鄭皇成如楚獻捷則曰覆曰敗皆指鄭而言非諸侯之敗鄭也汪克寬集疏○毛奇齡曰陽橋之役鄭從楚侵衛衛請大國之師台諸侯以報之左氏以爲討鄭之役非也牛運震傳

成三年夏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傳說見鄭滅許門○晉方怒鄭之不服國憂未已也乃怒許之不事已而使大夫動大眾以伐之不度德量力矣張治集注

又 秋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厲咎如

左討赤狄之餘焉○克與良夫得志於鞏不知自戢更爲此舉春秋書之誅善戰也楚方躡藉中原晉不修明伯業圖其遠大



既滅潞氏又殄留吁以爲未快復興此役惡之也家鉉翁詳說

又 冬鄭伐許

成四年冬鄭伯伐許

並見鄭滅許門

成六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見晉楚爭盟門

成七年春吳伐鄭

見晉楚吳晉爭盟門

又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去冬欒書救鄭而楚師還師未得志於鄭故復伐之高問集注

成八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鄭

見晉楚爭盟門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八 書伐

毛

成九年秋晉欒書帥師伐鄭

見晉楚爭盟門○穀梁曰不言戰以鄭伯也非也春秋伐而不戰多矣豈伐則必戰乎又曰爲親者諱疾亦非也執其君以伐其國無道甚矣方事貶之何故諱乎劉敞權衡

又 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邱城惡衆潰奔莒楚師圍莒莒城亦惡莒潰楚遂入鄭莒無備故也○說見晉楚爭盟門

又 秦人白狄伐晉

見秦晉交兵門

成十年夏公會晉侯等五國諸侯伐鄭

傳說見晉楚爭盟門

成十三年夏公自京師遂會晉侯等伐秦

見晉楚爭盟秦晉交兵門

成十四年秋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見鄭滅許門

成十五年夏楚子伐鄭

左傳見晉楚爭盟門○楚子伐鄭鄭有以招之也前年鄭公子喜無故伐許許楚之與也鄭昔嘗伐許而楚不問以鄭在楚耳今鄭從晉而伐已之與國能不惡乎故伐鄭爲許也趙鵬飛經筵

成十六年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經但言齊邾無宋衛侵陳侵蔡事皆無有左氏未可信程端學辨疑

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等伐鄭

又 冬公會單子晉侯等伐鄭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八 書伐

毛

成圍而還杜注○伐與圍二事春秋舉重圍重于伐故言圍不言伐設有見焉則圍伐並見者有之矣未有舍圍而言伐也杜預

謂不成圍而還若是則未嘗圍矣傳安得言圍哉葉夢得左傳識○汪氏姚氏說見晉楚爭盟門

成十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傳見晉楚爭盟門

襄元年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傳說見晉楚爭盟門

襄二年春鄭師伐宋

左楚令也○按傳曰侵杜注書伐從告非也義見書侵成十六襄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見吳楚交兵門



又 冬晉荀鑒帥師伐許

見晉鄭楚伐許門

襄五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等救陳

見晉楚爭陳門

襄八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見晉楚爭鄭門

襄八年夏莒人伐我東鄙

見莒魯交兵門

襄九年冬公會晉侯等十一國伐鄭

又 楚子伐鄭

俱見晉楚爭鄭聯盟門

襄十年夏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朱

春秋屬辭例編卷十八 書伐

左傳見晉楚爭聯盟門○以宋受偪陽故也高閌集注

又 晉師伐秦

見秦晉交兵門

又 秋莒人伐我東鄙

見莒魯交兵門

又 公會晉侯等十一國伐鄭三駕

襄十一年夏公會晉侯等十一國伐鄭三駕

秋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等十一國伐鄭三駕

俱見晉楚爭鄭門

又 冬秦人伐晉

見秦晉交兵門

襄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見莒魯交兵門伐圍並書門

襄十四年夏叔孫豹會晉荀偃等十二國大夫伐秦

見晉楚爭聯盟門秦晉交兵門

又 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見吳楚交兵門

襄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見齊魯交兵門

又 秋邾人伐我南鄙

見邾魯交兵門

襄十六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見齊魯交兵門

又 夏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春秋屬辭例編卷十八 書伐

見晉楚爭聯盟門

又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見齊魯交兵門

襄十七年春宋人伐陳

左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阜宋也○宋撓楚也十一年楚鄭伐

朱撓晉也今宋伐陳以撓楚春秋責之家鉉翁詳說

又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左衛孫蒯田于曹飲馬於重邱毀其祊重邱人閉門而詢之曰

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

取重邱曹人怨於晉○賢方伯在上無敢妄加侵伐衛無故而

伐曹晉之累也故明年晉執石買趙鵬飛經堂○孫蒯犯上之臣宜

遭曹人之辱乃挾貴卿將重兵以攻其國不亦甚乎汪元寬纂疏



又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見齊魯交兵門○慮十年輩會伐宋公敗宋師取郕取防臣伐其東君敗其西雖內惡厚書而不諱疾之也今齊侯高厚與魯

又 冬邾人伐我南鄙

見邾魯交兵門

襄十八年秋齊師伐我北鄙

見齊魯交兵門

又 冬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傳見晉楚爭鄭門○問鄭伯之從晉圍齊也乘人不備而迄無成功黷武而已矣汪克寬纂疏引薛季宣

襄十九年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八 書伐

左晉樂鮒從衛孫文子伐齊○經不書晉師傳未可信衛衍爲林父所逐奔齊蓋爲衛割伐之耳重品經傳辨疑○又見與兵不書門

襄二十年秋仲孫速帥師伐邾

見邾魯交兵門

襄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見齊魯交兵門晉楚爭盟門書遂門

襄二十四年夏楚子伐吳

見吳楚交兵門

又 秋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傳齊侯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啟疆如齊聘且請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遠啟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去年齊侯襲莒已與莒平今

崔杼因帥師送楚使而復伐是見利則乘齊人之無信也高開集注

又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見晉楚爭鄭門○楚雖救齊而乃伐鄭伐無罪不義矣湛若水正傳

襄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見大夫帥師門○兵凶器弗戢必自焚齊莊連歲伐衛伐晉伐莒伐魯又援兵於好亂之夫宜其及禍程端學本義引趙與峕

又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左傳子產獻捷於晉冬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陳之叛晉卽楚幾年矣晉不問而鄭伐之至再得成乃已蓋以楚之侮我謂我怯耳故推陳以奪其心也朱朝瑛

記○鄭於六月已入陳至冬又伐之一年再加兵亦不義矣春秋此書以深惡之也家氏以春秋不人公孫夏爲無貶辭謂陳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八 書伐

叛華卽楚鄭能再出師以伐陳撓楚爲春秋子之然則宣成之間鄭屢用兵於許于再伐許則甚其罪于再伐陳則又嘉其義是非曲直不當若是其懸也如謂子從晉之鄭伐從楚之陳則

去年四國伐鄭蔡陳許之君同楚子舉爵又何義邪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吳子遏伐楚

見吳楚交兵門

襄二十六年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見晉楚爭鄭門○棟澤之役四國之君皆至今此許獨不與者

靈公卒於楚國弱不能以兵會也汪克寬纂疏

昭四年秋楚子等八國伐吳

左傳諸說見晉楚爭盟門○傳稱圍朱方克之而經不書者克而不有其地書執齊慶封足以概之故葉西充遺



昭五年冬楚子等八國伐吳

見吳楚交兵門○伐吳之役胡傳以爲善楚而進越不知楚度恃彊逞暴何善之有越從楚甘爲之役亦何爲而進之乎案

昭六年秋楚遠罷帥師伐吳

見吳楚交兵門

又 冬齊侯伐北燕

左齊侯如晉請伐北燕晉侯許之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師出有名也然仗義而往納賂而反不能成功詳說

昭十年秋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纁帥師伐莒

見莒魯交兵門

昭十二年冬楚子伐徐

見吳楚交兵門○信十五年楚敗徐之後徐世從楚至是再伐

辭例編卷十八 書伐

則以吳故也李東○圍徐者非楚子故書伐而不書圍案西

又 晉伐鮮虞

左因肥之役也是年秋荀吳假道於鮮虞滅肥○楚滅陳蔡而晉不救力誠不能不罪也能伐鮮虞而不救陳蔡力非不足也棄諸侯也蘇解

昭十五年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左傳見書狄門○案傳則荀吳不納叛不急利誠爲善矣然征者正有罪也不知無罪而征人爲非義而徒以不納叛不急利

爲善是猶終兄之臂而奪之食姑徐徐云爾莊若水○十二年伐之今又伐晉不能加於楚則從事於鮮虞而已呂大圭○滅

鼓不書不告也案西

昭十六年春齊侯伐徐

左傳齊侯伐徐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齊侯盟於蒲隧

賂以申父之鼎○景公之時吳楚方爭晉既不能遠畧以齊之

強務德修政復霸可也而區區務爭徐伐莒之利志亦卑矣呂

中集解○徐自齊桓之霸內附宣成襄之世不見於經蓋從楚

爾昭四年申之會徐人在焉楚以其貳於吳即會執之故明年

徐從楚伐吳其後世比於楚今楚大亂之後楚平新立齊侯伐

徐僥倖其或從也無桓公之德而欲服徐吾見其不自量耳趙

飛經○徐在齊南鄙桓公救之非但爲徐計亦自爲齊計今齊

景睥睨晉霸而不能志其遠者乃伐徐以爲左右望之計視桓

公之保徐有愧多矣詳說○此爲晉霸既衰齊景爭霸之始

事李疏

昭十九年春宋公伐邾

左邾人襲邾入之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甯請師宋公伐

春秋屬辭例編卷十八 書伐

邾圍蟲取之盡歸邾俘邾人邾人徐人會宋公同盟於蟲○此

聲罪執言之兵也歸俘善也胡○邾最爾國侵魯邾用鄆子黠

驚素甚故宋元親討之以懲暴橫不第爲向戌報怨也卓爾康

又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左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郭使孫書伐之七月丙子齊師入

紀○莒不事齊故高閏○齊景爭伯徒計近功汲汲有事於徐

莒晏子不能匡正所謂以其君顯者何足稱哉汪克寬○莒無

可聲之罪徒以其不事已而伐之非義舉何以爲盟主湛若水

昭二十二年春齊侯伐莒

左齊北郭啟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牟收之諫曰齊師曉其求

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於壽餘齊侯伐莒

莒子行成司馬懿如莒蒞盟莒子如齊蒞盟盟於稷門之外莒



於是乎大惡其君。○兩伐因其殺意恢也。蓋假是以虐首耳。明年而莒子來奔。齊迫之也。趙應飛○莒素服於齊。自庚寅以郊公在齊之故。遂與齊不相能。高發北郭啟伐之。反敗齊師。於是景公親帥師致伐。始得行成。然猶彼此泣盟。兩不相下。卓爾康

昭三十二年夏吳伐越

見吳越交兵門

定二年秋楚人伐吳

見吳楚交兵門

定四年秋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謀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救。唯中山是伐。威不行於強暴。而行於寡弱也。張洽集注○杜注無傳。按三年傳稱秋九月鮮虞

人敗晉師于中平。獲晉觀虎疑是此經之傳誤。載三年下。葉西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八 書伐

定七年秋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見齊魯交兵門

定十二年夏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左伐曹克郊。○再書衛伐曹。著列國無盟主也。家鉉翁○是時

曹伯陽好田。弋公孫彊為政。又非睦鄰者。必有辭於伐矣。季本

定十三年夏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衛比伐曹。曹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在軍旅之事。亟戰如此。高閏

定十五年夏鄭罕達帥師伐宋

見宋鄭交兵門。○鄭納宋叛。又伐以居之不貶罪。見胡廣大全

哀元年秋齊侯衛侯伐晉

見齊晉交兵門。齊景爭霸門。○為救范中行氏也。晉為盟主而

諸侯伐之。特書之。傷中國之無伯也。牛惠○據經無晉師本衛

侯而非孔圉。又無鮮虞人。又不書取邑。傳不足信也。杜氏謂晉師不書非公命也。鮮虞狄師賤。故不書。皆附會之辭。程端學三

又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哀二年春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並見邾魯交兵門

哀三年夏宋樂髡帥師伐曹

見宋滅曹門

哀五年夏齊侯伐宋

齊宋會洮。距此六年。未有釁端。而景公忽興師伐宋。殆以宋恃

強陵弱。託是討之。以圖伯也。然景公內不能正其國。區區脅制

以爭伯權。是以鄭衛魯宋雖從之。而不心服也。汪克寬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八 書伐

左范氏之故也。圍中牟。杜注衛○晉至定公時。公討皆書侵諸

卿各顧其私。而怯於公鬪也。其書圍伐者。則趙氏之私怨也。此

年伐衛。明年伐鮮虞。傳皆曰范氏之故是也。方苞○晉納蒯聵

不得入衛。故此伐之後。又侵之。所以然者。衛嘗會齊伐晉。蒯

聵將以定衛。使離齊而從晉也。至范氏之故。則于書入朝歌後

未嘗見經。張自起

哀六年春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治范氏之亂也。杜注四年鮮虞納荀寅於柏人。故。○前屢伐

鮮虞。貪兵也。今以鮮虞助荀士而伐之。忿兵也。晉臣惟以貪忿

與兵。晉豈惟失伯殆將失國。直解

又 吳伐陳

左復修舊怨也。楚救陳。○見吳楚交兵門



又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見邾魯交兵門

又 宋向巢帥師伐曹

見宋滅曹門

哀七年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見邾魯交兵門

哀八年春吳伐我

左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又問於子洧公山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三月伐我武城克之克東陽而進會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明日舍於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屬徒三百人有若與焉吳子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八 書伐

三

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吳人盟而還○說見伐我不書邾

哀九年夏楚人伐陳

見晉楚爭陳門

又 秋宋公伐鄭

見宋鄭交兵門

哀十年春公會吳伐齊

見齊晉交兵門○會夷狄伐中國惡莫甚焉蘇軾集解

又 夏宋人伐鄭

見宋鄭交兵門

又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見爭陳門書救門吳楚交兵門

哀十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傳說見齊魯交兵門伐我門

又 夏公會吳伐齊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

左傳見齊魯交兵門

哀十二年秋宋向巢帥師伐鄭

見宋鄭交兵門

哀十三年夏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見爭陳門○聞吳之出會而伐其與國也牛運震傳

○伐不書伐我不書戰韓責晉辨彭衙罪秦辨更儀不予書另門辨取鄭爲內譚辨次五氏詳伐盟主辨

凡侵伐而不應主人不但書侵伐侵伐而敗之書其重者荆敗蔡師

應而敗之但書敗應兵見之勝敗相當但書戰趙訪屬辭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八 伐不書

三

僖十五年晉秦戰韓 不書秦伐晉

按胡傳謂責晉不書秦伐非也○韓爲晉地則秦伐晉可知既

已戰矣何必書伐省文也卓爾康○戰不言伐戰於國境見伐

不待言也方苞○兵未薄國都而逆與之戰故不書伐葉西

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 不書楚伐宋

不書伐楚來救鄭而襄公與之戰也李昉復集

文二年晉秦戰于彭衙 不書秦伐晉

彭衙秦地秦師未出境而晉禦之故不書秦伐高謝然○辨程

子趙氏說見戰書及門

文八年傳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不書

文十年傳春晉人伐秦取少梁不書

趙氏訪說見秦晉交兵門



文九年傳 夏楚侵陳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

楚再侵陳公子朱伐陳不書必楚既得鄭侵陳又侵宋而後書

宣元○趙訪 蜀辭卷九 ○愚按以上三條應是不告不書

宣二年宋鄭戰大棘 鄭伐宋不書

不書鄭伐未至境而逆之也高謝然 ○不言伐以及戰見之也

牛運

宣三年傳 晉侯伐鄭及鄭鄭及晉平 經不書

宣五年傳 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經不書

陳氏說見晉楚爭盟門宣十一年楚子入陳胡氏說見晉楚爭

陳門宣六年晉衛侵陳

成二年 會戰鞏 不書伐齊

成四年 鄭伯伐許 晉欒書救許伐鄭不書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八 伐不書

五

成十六年 戰鄢陵 不書晉伐鄭

不書伐鄭未及鄭而與楚遇也葉西 ○高氏說見戰書及門

襄二十四年秋會夷儀 不書伐齊

傳說見齊晉交兵門

襄二十五年夏會夷儀 不書伐齊

按諸家皆本左氏謂晉會諸侯伐齊齊以莊公既弑為解因納賂以求成故不書伐又謂此會晉報朝歌之役乃反惑弑莊之說受賂而還故以伐齊出而經不書蓋書伐齊則疑於能討賊也據傳為說義自正大然於經均無以見之經則本無伐事似程氏辨疑說為勝也詳見晉楚爭盟門

昭元年春取鄆 不書伐魯

胡氏以不書伐為內諱使為內諱則沒而不書不愈乎左氏謂

嫌子季孫以討賊故不書伐若上書伐魯下書取鄆亦祇見其

因利而動何嫌之有熊過明 ○不書伐魯者鄆為魯魯所爭其

初蓋屬於魯公羊以為內邑是也書取者譏乘亂而因以為利

也朱朝瑛 ○鄆本魯邑故不繫魯而兵止於鄆故不言伐高謝

經 ○李廉辨胡氏說方氏說見內取邑門 ○按方氏高氏說是

○又按賈逵以為楚以伐魯來討故諱伐亦非

昭十七年楚吳戰長岸 不書伐楚

高氏說見吳楚交兵門

定四年蔡以吳及楚戰柏舉 不書伐楚

張氏說見書及戰門

定九年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不書伐晉

伐晉也經不書伐而書次或以為諱伐盟主則襄二十三年齊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八 伐不書

早

遂伐晉何以不諱或以為春秋重絕晉則文元年衛人伐晉何

以不重絕晉蓋齊衛是時尚未敢訟言伐晉不以伐告凌稚隆

○杜云諱伐盟主劉炫規之以為不告伐故不書蓋齊衛雖有

玩晉之心而晉力尚強未敢言伐且聲討盟主亦名之所不敢

居惟有告次而已邵瑛規 ○不書伐晉猶未成乎伐也牛運

定十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不書伐晉

傳稱師渡河伐晉河內以無晉師乃止不果伐故不書朱朝瑛

○內破侵伐書某鄙不書某鄙春秋之初尊魯春秋之終卑魯辨

穀梁傳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九年

鄙者邊垂之辭何休注

郊外曰都都外曰鄙凡伐皆先鳴鐘鼓以問罪服而行成則見伐不

見戰不服而戰則見戰不見伐內伐言鄙詳內也有伐而圍邑然後



言國有伐而至城下然後言我我內辭也葉夢得傳同上

內被兵遠不及國則言鄙近國則書其地耶乘邱是也至言伐我則冠深矣程端學本義引趙與權同上

莊公文公時齊侵伐我皆在西鄙魯在齊東故伐西爲便伐北則必

繞出其後僖公時嘗侵西鄙不得志尋用詭道趨於北蓋魯之備齊

西密而北疎避堅攻瑕故出于此洪咨夔春秋說成二年

齊齊伐伐十四莒邾各三狄一皆書鄙惟哀公時吳齊兩伐不書鄙

辛康會通

高郵孫氏謂春秋之始內魯而外諸夏故魯被侵伐必曰某鄙哀公

時同魯於諸侯故書伐我竊以爲春秋詳內而畧外故外之侵伐止

書國而魯書四鄙非尊魯而卑諸侯也其書伐我不言地者著兵加

國都也汪克菴纂疏哀十一年。孫氏經解曰他國但言侵某伐某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八 內被侵伐書某鄙不書

聖

言侵伐而不言其至國都所以親之尊之而備責之也穀梁云不

使難遇我國此深於春秋者之說也哀公時言伐我不言其鄙者魯

秋之終而聖人之微旨也恩接穀梁諸亦第詳字義耳豈謂禮法

入而亦書某鄙乎其書鄙書地書伐我自是春秋詳內之辭亦見魯

政之實葉程黃江諸說得之

讀春秋而知魯之爲國始末三變焉魯始受敵國之兵如戰郎戰奚

不言伐我某鄙者蓋邊鄙有備敵至則戰故言戰不言其伐也觀奚

之戰傳云齊人侵魯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盡所備焉事至而戰

又何謂焉以此知當時魯之邊鄙尚有備也其後疆場之備弛故敵

兵得以乘之而書曰侵伐某鄙然猶見鄰敵之寇止爲邊患而不能

直造國都也至哀公之世吳齊之師直言伐我見其直造我國都也

夫使敵兵得踰越邊鄙而直造國都則其爲國可知矣黃仲炎通說哀八年

自襄以前莊僖文成之伐我者各一皆齊而已至文而邾復見伐於

襄而莒復見伐終其世三國見伐者十有三甚乎襄之不能爲國也

齊伐其北莒伐其東邾伐其南齊侯之師遂至圍成圍桃園防莒亦

而國台則非特及其鄙而已葉夢得傳襄二十五年

皆見侵者四伐者二十侵伐皆討罪之名外諸侯侵伐無言戰者蓋

服而行成則與之和解而去也不服而請戰則以戰書魯亦猶是也

不服而至於戰或勝或敗勝則書敗某師敗則書及某師戰國已異

兵文別見矣則於此四侵二十伐者皆行成而得免也夫以堂堂大

國每爲其鄰問罪而求成之不暇非弱而不能自立則必實有罪而

無以藉口聖人雖爲內辭以致意然豈可專著人之罪而以侵伐爲

非乎凡魯見侵伐惟莊始著齊宋陳三國伐自僖以後大國非齊吳

則小國邾莒蓋皆其鄰也孟子曰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

葛文王事昆夷夷使魯而知此則邾莒不足畏也曰惟知者爲能以小

事大是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使魯而知此則齊吳不足懼也今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八 內被侵伐書某鄙不書

聖

既不能強又不能弱國有四鄙而每迫於其鄰其誰之過歟葉夢得春秋考

襄十年秋楚子囊鄒子耳伐我西鄙不書者蓋伐宋之師聲言伐魯

志在還兵取蕭魯不受兵故不書於策也趙游屬說卷七

愚按不書某鄙爲造國都此的解也而哀八年吳伐我胡氏以爲諱

城下之盟李氏以爲曲在我特筆也哀十一年胡氏以爲欲省致師

之由而躬自厚故特書伐我皆非也

莊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前此伐我不書至是而不諱何也書戰而後伐可諱也不然則

事有關矣書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則四國伐我不書可也書齊師宋

書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則三國伐我不書可也書齊師宋

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邱則二國伐我不書可也是役霸者

討貳魯不敢校而聽命焉若諱伐是沒其事也故直書而不隱

討貳魯不敢校而聽命焉若諱伐是沒其事也故直書而不隱



焉自是以後伐我無不書者矣方苞直解

僖二十六年春齊人侵我西鄙○夏齊人伐我北鄙

文七年夏狄侵我西鄙

文十四年春邾人伐我南鄙

文十五年秋齊人侵我西鄙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

文十七年夏齊侯伐我西鄙程端學辨疑曰經書西鄙傳曰北鄙當從杜杜云經誤非也

成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襄八年夏莒人伐我東鄙

莒人滅鄆有鄆地與魯為鄰故頻伐我東鄙爭疆界也朱執春秋鈔

襄十年秋莒人伐我東鄙

襄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襄十四年夏莒人侵我東鄙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八內被侵伐書某鄙不書

襄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又 秋邾人伐我南鄙

魯之四鄙而莒伐其東齊伐其北邾伐其南魯之微弱不振可知

注克實纂○荀偃為政諸侯多貳故莒齊邾迭伐魯經屢書之著言窮之哀也

襄十六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又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襄十七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又 冬邾人伐我南鄙

襄十八年秋齊師伐我北鄙

襄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定七年秋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哀八年春吳伐我

左傳見書伐○前此侵伐言四鄙邊垂猶有守也至是直抵城

下則魯之四境屏藩蕩然不足為國矣注克實纂○魯滅邾以召

吳魯為自取且不聽懿子之言而與之決戰又弗從景伯之言

而盟于城下其辱甚矣胡氏以為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諱之也

非也蓋直書吳伐我則讀其文考其實而其召魯之出城下之

辱並見矣其能諱乎注若水○不言戰魯服也盟於城下也

解○書伐我何也城下之師不可言四鄙也左傳吳師克東陽

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景伯曰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

盟則不可以書四鄙明矣定昭以前公室雖卑而三家協心尚

可以捍禦外侮故鄰國侵伐及四鄙而止至是陪臣數叛三家

異心莫肯為國任患故敵至則從薄國都莫為之蔽也方苞直解○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八內被侵伐書某鄙不書

據傳舍於庚宗在今泗水縣東去曲阜近遂次於汭上在曲阜

縣北八里即魯都又云城下之盟皆兵加國都之證高澐然釋經

哀十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傳見齊魯交兵門○不書敗勝負不殊也杜○傳載老幼守

宮次於雩門之外師及齊師戰於郊冉求曰一子帥師背城而

戰又曰右師奔齊人從之至於涉泗則兵實加國都矣故直言

伐我無他說也夫前此無兵及近郊者八年吳師克東陽而進

次於汭上弗從子服景伯之言而為城下之盟此年齊師在清

冉有請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不可居封疆之間不可一子

帥師背城而戰孟氏始龜勉以右師從從而又後戰而先奔微

冉有在左師則魯事敗矣是時政在季氏生事啟釁故二家不

肯同力前之吳師後之齊師召之而來傳國都而止春秋兩書



伐我傷魯之益衰也汪克寬纂疏○吳伐我薄國都齊伐我又

王充寬纂疏

薄國都魯連年蒐兵城築而冠來無閑防之固三家之心內難

人莫與守故禦諸境不能使非再有倡其勇未必不再為城下

之盟也洪咨夔○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善策也而不用一

春秋說

子帥師背城而戰勝算也而不能遠巡畏縮使國書一旅之師

深入無人之境直書伐我見受伐之深而傷其弱也傳以傳說

規高宗干戈省躬之語論魯事誤矣王介之○不書四鄆胡氏

四傳質

安國謂曲在我特書伐我非也兵加國都故直言伐我明與他

伐異耳兩書伐我著魯不能守其四封而至見陵之甚也請解

義○不書齊敗以右師奔也然不書我敗以左師勝也其日伐

我不日某鄆以戰於郊也胡氏以不書四鄆但書伐我為魯罪

夫戰於郊矣而猶鄆乎毛奇○定哀之世凡七城邑而敵兩薄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八 內被侵伐書某鄆不書

都城由諸臣私自封殖重外輕內故也高澗然按傳所載兵

釋經

及國都審矣胡氏乃謂非有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我者

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豈未讀左邪葉西○左傳作戰於

郊蓋近郊也擅弓作戰於即非也如其說則當言四鄆書伐我

城下之師也鄭行○愚按汪氏克寬謂哀公即位七年加兵

於鄆者五而且入其國俘其君自入春秋魯恃強陵弱未有若

是之甚受吳之伐有由故哀公之經兩書伐我若曰我能入鄆

吳能為鄆而伐我能會吳伐齊齊能興師而伐我書法有反

已自咎之意焉是即胡氏曲在我省厥躬之說也非正旨也

○內被兵不書侵伐賁魯不書辨不與戰不書辨我有辭彼

賁魯不書辨

退師不書辨兵未加不書辨賁魯不書辨賁魯不書辨賁魯不書辨

比敗某師皆不書侵伐內兵侵伐彼國而敗其師或彼來侵伐我而

為我所敗不待書侵伐而可見也外相敗及戰亦同趙湯○愚按趙

說是也而諸說有異義可取者併采之

莊十年春公敗齊師于長勺

胡傳謂不書伐意在責魯非也舊史至是尙以伐我為諱耳至

於魯不復讐而用私忿小怨則書其事白見意不在是也直解

莊十年夏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邱

公羊其言次于郎何伐也伐則其言次何我能敗之故言次也

何注二國纔止次未成於伐魯即敗宋故不言伐而言次公

羊云齊與伐而不與戰故不言伐案經文實未伐而敗故不言

伐耳陸清辨疑○其書次何也舊史諱伐之辭也直解

莊十一年夏公敗宋師于鄆

傳言侵我經不書侵與長勺義同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八 內被兵不書侵伐

文十一年冬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左鄭瞞侵齊遂伐我

昭五年秋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汾泉

左牟夷來奔莒人來討○不書莒來伐逆而擊之也直解

以二書敗某師不書侵我伐我

桓十年冬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不書伐錄戰不更錄伐也高澗然○按左氏云我有辭也鄭以

周班之故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杜注明魯

直諸侯曲也蘇氏謂不稱侵伐而稱來戰無辭也即左氏之義

傳事本不可信辨見另門書戰則不必書侵伐無庸更立別義

○方氏說及辨孫氏胡氏說見內兵書來戰門

桓十三年春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



方氏本公羊說見戰不地門

桓十七年夏及齊師戰于奚

按林氏謂齊背黃之盟公以信待故不書侵我伐我趙木訥因之謂不與齊之背盟來伐故不書我未然

僖二十二年秋及邾人戰于升陘

以上書戰不書伐我

哀八年夏齊人取譚及開

不書伐兵未加而魯與之邑杜注○直解說見外取邑

以上書取不書伐我

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

左不言其來諱之也○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公追齊師至鄆先言侵而後言追此不言侵伐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書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八 內被兵不書侵伐

畢

者譏內無備孫復尊○不言來者言追而來自見猶公敗齊師于長勺言敗而伐自見毛奇○愚按書追而來自見固也

追齊師書法異者則春秋之初戎狄侵我尚諱不書也至文七

年乃有狄侵我之文可見左義是也孫說亦通不如左義正大

成二年冬楚師鄭師侵衛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不書侵我諱國辱也此文例也毛奇○愚按毛說是也蓋至春

秋之終方書吳伐我若楚以兵加我則始終未嘗筆於經尊魯

外夷之義可見此正與不言戎來義同杜注云公賂之而退故

不書侵伐是不知內諱之義或謂兵未加魯故不書據傳師于

蜀侵及陽橋皆魯地不得云兵未加也或謂楚師至蜀而公遽

出迎不成乎侵故不書師已至境內不得云不成乎侵也即云

未成乎侵何以不從次于鄭之例書次也以此知是史諱也○

愚又按襄十年傳載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經不書葉石林左氏諫云內被兵未有不書者此不書於義例無考疑傳非實愚謂趙子常以爲聲言伐魯實未受兵之說得之見前即果來伐亦當從內諱不書楚兵之義也

以上不書戎楚侵伐我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八 內被兵不書侵伐

畢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九目錄

書戰總論

戰書及不書及別客主直不直辨書及戰不戰辨 于韓于泓城濮彭衙令狐于邲新築于臺胡氏說辨大棘

外兵伐而敗者不書必交戰而後書敗績

外戰不書敗績或并不書戰君獲師未敗不書敗 勝負敵不

內兵書來戰及戰罪從罪內辨 戰即左說辨以來戰為前

書敗其師又書獲其君將

內兵勝書敗某師書君大夫不書戰皆陳未陳辨 詐戰疑戰

內兵敗則但書戰一書敗績為羨文書敗績以為榮魯罪魯辨

外兵書敗某于某偏戰疑戰陳未陳辨 不結日不偏陳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九目錄

楚敗徐穀梁疏辨 雞父三傳說辨

書伐而戰國而戰 伐衛戰宋甚伐者之罪辨于蘇惡宋城

戰稱將敗稱師或變文敗稱君稱人齊伐衛公殺說辨 敗衛

追齊師穀梁胡傳說辨 鄆陵稱君罪楚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九

錢唐張應昌學

書戰總論

經書內外之戰二十三書敗績十五左氏皆陳曰戰胡氏曰兩兵相

接曰戰左氏曰大崩曰敗績何氏曰績功也皆通李廉會通

會伐會侵不言勝敗侵伐討罪之名也古者雖有征討必以文告之

辭威讓之令先焉若服而行成或有援來救皆不至於戰而解自不

得以勝敗言惟不服而交兵則以戰見然後勝敗可言圍亦不言勝

敗者不服而進逼之亦未必於戰也圍而入之書入圍而滅之書滅

不服而戰焉則書戰不然苟如伐而免者則亦圍而已矣葉夢得

兵有克有敗春秋書敗不書克者蓋不書克所以抑戰功書敗所以

為天下戒李明復集義 桓

戰之為禍大矣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皆戰之由也故仁者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九 書戰總論

之兵有征無戰以兵誅罪服則舍焉以兵定亂順則止焉未嘗以戰

為事也用兵至于戰皆好功嗜殺而輕民命也又莊二十

兵法利於攻瑕然亦有攻堅而利者城濮之戰先攻右師左師而皆

潰中軍遂收其卒而止此所謂攻瑕者也時楚未甚競可以攻瑕

而敗也春秋戰書楚人敗則書楚師言所戰者少所敗者衆也鄆陵

之戰楚之良在其中軍晉以三軍萃於王卒敗之而王傷所謂攻堅

者也是時楚已大橫必攻堅而後可以懾其心也春秋戰書楚子鄭

伯敗則書楚子鄭師言所戰者同而所敗者有獨重也朱朝瑛

敗績言楚子者君傷重于師敗變文也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不言晉侯敗績者君獲重于傷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以歸

重于獲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君滅重

于以歸國滅君死之不言君死者國滅重于君死戴祖啓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以其不奉天子之命擅興討伐故罪之為伐人者言之也故曰征者上伐下也又曰據諸侯以伐諸侯者也至於受伐者孟子言未之及揆之於義固不悖歟蓋敵臨於已而不戰但告之天子則天子號令久不行矣告之方伯則有方伯未興之時方伯衰弱之時不能為援矣論以文辭使自去萬一不去惟有乞盟城下乞盟而不得唯有肉袒牽羊以迎迎而不許唯有聽其剪為臣妾以賜諸侯豈先王教人立國自強之道哉由是言之孟子之言無義戰為伐人者言之也非為受伐者言之也是故戰於城濮據楚也戰於彭衙斥秦也戰之彼善於此者也邲之戰因救患也泓之戰鄆陵之戰因楚橫侵而扞之雖敗皆不可罪也柏舉之戰以蠻攻蠻紀其事而已功罪之所不加也其他則孟子所云不義者矣東遷鶴紀疑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九 書戰總論

春秋於齊伐我展喜犒師齊師還當有異文而經書齊人伐我北鄙與常文同則遇敵不戰而修文辭豈春秋法哉又

戰書及不書及別客主直不直辨書及既不既辨胡氏說于韓于泓城濮彭衙令狐于邲新蔡于牽胡氏說辨大特

趙子曰戰書及以主及客也以華及夷也不言及交為主也中國之

戰以主及客者主人服罪則不戰戰由主人而成故中國戰悉以主

客言之華夷則以內外為文陸淳

何休云戰言及以別客主直不直按及者別異客主耳不施於直不

直也直不直自在事也殺梁集解信十八年引鄭元起廢疾

戰之直不直自在事鄭說固足以辨何氏之失然兵凶戰危何得汲

汲欲戰在主而及客非處已息爭之道在客而及主又豈仗義執言

之師乎李廉會通信十八年○愚按此義經意自具然是不貶而義見非特貶書及也

莊二十八年齊衛文二年彭衙七年令狐昭十七年長岸此以主及客也信十八年戰鄆此以客及主也莊九年乾時成二年戰棠此以內及外也信二十八年城濮內晉而外楚也定四年柏舉內蔡而外楚也此以華及夷也其有不言及者文十三年河曲兩志乎戰交為之主也呂大圭或問莊二十八年參齊履謙統紀晉紀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九 戰書及不書及

經書及戰者二十胡傳或以為貶或不以為貶然及之為言不過為志乎是戰而非褒貶所繫汪克寬纂疏莊二十八年

凡戰欲戰者及之宋伐齊宋師及齊師戰宋欲戰也齊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欲戰也及齊師戰于奚我欲戰也三國來戰于即彼欲戰也河曲之戰不言及莫適為主兩國皆欲戰也崔子方經解文十二年

凡戰以主及客以內及外以中國及夷狄皆曰及某戰公羊傳例伐

人者為客被伐者為主陸氏曰主人服則客不戰戰由主人而成故

以主及客以受伐者為主也若以內及外以中國及夷狄則城濮鄆

陵邲外楚而內晉柏舉內蔡而外楚不以受伐者為主內及伐言戰

于某桓十從內錄亦不得以受伐為主也苟內會夷狄伐中國而戰

則從外辭哀十艾陵以齊主之不以夷狄先諸夏也趙訪屬辭卷十五

凡戰以主及客設主人完守不出則戰無由接獨戰以客及主罪



在宋也方苞直解

公羊謂及者我欲之穀梁謂內為志釋經者遂以及為主乎是戰以  
為貶詞不知其是非曲直因事自見非有所褒貶也城濮之戰文公  
力摧強楚匡濟大勳而胡氏謂及在晉侯誅其意也夫晉文之誦而  
不正是其霸術之卑而一戰之功安可沒也徐庭垣

胡傳有與聖意相反處如兩國接戰例以受兵之國主兵主之者內  
之也胡氏乃謂聖人以其不告天子方伯而忿與之戰為罪果如其  
說則凡魯與外兵接戰皆以魯主兵豈皆譏在魯乎葉西堯遺卷首  
本程子說曰春秋書戰以戰之者為客受戰者為主蓋彼無義來戰  
則必告之天子方伯不如是而與之戰春秋深責之若不得已而與  
于郎及齊戰乾時是也

凡書伐不書戰者彼此皆不欲戰戰則以主客辭分之主志戰則書  
主及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是也客志戰則書客及宋公伐齊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九 戰書及不書及

四

師及齊師戰于廩是也內戰亦然戰奚書及內志於戰也于郎書來  
外志於戰也亦主客辭也其主客均欲戰者則列序而不書及晉人  
秦人戰于河曲是也內戰則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是也其曰及  
鄭師以客及客非以客及主也高謝然釋

經桓十年

愚按注氏云及之為言不過為志乎是戰是也高氏所謂主志戰客  
志戰主客均志戰書辭之異推之內書及戰來戰亦然至於吳楚變  
文則華夷之辨也而主戰者之罪則不貶自見以為春秋貶之書及  
非也○又按趙陸以下諸儒皆云以主及客以內及外故葉氏西申  
其旨曰外兵兩國接戰例以受兵之國主兵內與外戰以魯主兵主  
之者內之也以其為地主故有內之之意焉而於戰于廩來戰于郎  
不通則又以為變例不若崔氏子方高氏謝然說為合

桓十三年春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

穀梁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

桓十七年夏及齊師戰于奚

左傳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

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謂焉○皆陳曰戰

注○春方會盟而夏遽交戰彼以疆事而來魯宜有以論之凡

戰由主人主人服罪則不戰矣高問○高氏謝然說見前下同

莊九年秋及齊師戰于乾時

莊二十八年春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左公二義願說見齊楚爭盟門左云討立子類○齊伐衛以衛

有可伐之罪也衛有辭不服故與齊戰焉以力服人者非心服

也上書伐下書戰以著衛人無服齊之心也觀衛人心不服齊

而齊桓無服衛之德可見春秋戰分主客戰而為主者其罪大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九 戰書及不書及

五

戰而為客者其罪輕以戰由主起故也齊人以兵來伐謹守而

勿與爭可也求助以解其危可也不恤民命而戰罪矣李明復

謂○前年盟幽衛不至齊之來伐有辭矣衛能引咎齊當自退

乃不反已遂與齊戰以至敗績衛之罪也程端學○公羊曰曷

為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非也苟林父及楚子戰于邲公羊以

晉師夷狄之不若則何以不使楚主之是自相反也穀梁曰衛

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非也衛欲戰

則衛及齊齊欲戰則齊及衛不為國大小也劉敞○以主及客

此是書例而胡氏以書衛及為貶衛非矣毛奇

僖十五年冬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左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曰必獲晉君三敗及

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



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乘小駟鄭入也慶鄭諫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闕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忿秦奮倍猶未也公使請戰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泞而止秦獲晉侯以歸○戰言及者主之者也猶曰晉侯爲志乎此戰爾劉敞傳按胡傳云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爲主此不書秦伐書晉及專罪晉而怨秦也非也

僖十八年春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宋師及齊師戰于廩丘

左傳見宋楚爭盟門○無虧既死曹衛邾先去故宋師獨與齊戰不稱宋公不親戰也○公羊曰曷爲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非也晉卻克及齊侯戰鞌亦可以與卻克乎劉敞權衡○程氏說見書伐而戰葉氏說見宋楚爭盟門○愚按公羊以書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九 戰書及不書及

六

及爲子宋固非穀梁曰惡宋也不與宋襄之伐喪也諸儒多從之亦非按范注所云及者別異主客耳是也所云凡伐者爲客受伐者爲主因其伐喪故反客爲主以宋及齊則未是也宋襄志在爭霸伐與戰皆其志也客志平戰以客及主乃其事實豈春秋既宋故反其支乎夫其伐喪好戰奉少奪長之罪固不貲自見以爲惡宋書宋及誤矣義見前總論及宋楚爭盟僖二十二年秋及邾人戰于升陘

左傳見邾魯交兵門○義見前○魯取邾邑致冠僖公不自責而驅民以戰始終皆罪程端學本義○按胡傳以諱公書及爲貶非

又 冬宋公及楚人戰于泓

左傳見宋楚爭盟門○楚子以詐而執宋公又敗其師而春秋書宋公及楚人戰崇宋而卑楚所以明夷夏之分也家鉉翁詳說○

按胡傳請宋襄虐鄆滕圍曹而愛重傷與二毛故書及貶之張氏治謂罪其悞諫求欲昧大義而徇小節故以主是戰皆依傳立論也此自是內華外夷之義論事亦是宋志乎戰奚庸多說僖二十八年夏晉侯齊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

左傳見晉楚爭盟門○胡文定謂子玉請復衛侯封曹亦釋宋圍未有必戰之意而先軫怒楚激之戰故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其說過矣晉文攘夷狄安中夏在此一舉是時敵入腹心欲坐視不問不可得然猶退避三舍以避子玉不爲止而後與之戰謂楚無必戰之心晉激之戰殆不然也凡戰我爲主而彼爲敵則書某及某戰襄貶不在是也晉楚三大戰皆以晉及先儒謂外楚而內晉是也中國及外夷戰書法固當爾持一及字爲例謂春秋不與晉何其偏歟家鉉翁詳說○說者謂書晉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九 戰書及不書及

七

及爲責晉夫及者以尊臨卑之詞非貶也城濮之戰安中國正夷夏功偉矣而乃罪之不亦矯枉過正乎朱陸樸諸傳辨疑○春秋內晉外楚故以晉及楚不以楚及晉胡氏之說非也葉西文二年春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

左傳見秦晉交兵門○以晉及秦者春秋內霸主內晉故以之主兵例也胡氏說非葉西○按程子謂秦乃忿兵故不稱伐晉不論秦而與戰故書晉及胡傳因之非也

文七年夏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左傳見秦晉交兵門○令狐晉地晉主兵也胡氏之說不確葉西○愚按胡氏本程子謂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並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是晉人爲志乎是戰者也故晉書及其貶之如此者使後世臣子慎於廢立之際也論雖正而實



穿鑿。又按趙東山謂背約立君其曲在晉嫌書敗秦師與殺同故變文書及戰以異其事亦未免曲生意義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左義乃史例也當以此別之

宣二年春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

左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四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敵百人。○愚按書宋及是宋志乎戰爾趙本謂諸家謂鄭伐宋而以宋主之春秋被伐者為主例之常也是春秋特以宋及鄭拘于例爲說未是也至若俞氏臯曰宋之報復無已故鄭有此師宋不論以辭命而與之戰故書及以責之汪氏克寬曰胡傳於釋之戰云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經不書伐事責晉也此亦不書歸生伐宋則責宋之意重於責鄭說皆鑿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九 戰書及不書及

八

宣十二年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郟

左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僇子不可以中軍佐濟韓獻子謂桓子曰僇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受命誰之罪也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郟晉師在敖郟之間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僇子以爲詔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遷大國之迹於鄭日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九 戰書及不書及

九

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卻獻子曰二戰往矣弗備必敗僇子不可士季使鞏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驍而告曰晉師至矣遂出陳孫叔日進之逐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日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潘黨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隨季殿其卒而退不敗及晉楚師軍於郟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楚重至于郟遂次於衡雍祀於河作先君官告成事而還。○公羊云林父稱名氏先楚子惡林父也則城濮後子玉爲善子玉乎徐邈云先林父者內晉外楚是也。○楊疏。○春秋于中國諸侯與楚戰必以諸侯及之者罪其僭亂抑之也。○王。○書晉及徐邈云內晉外楚是也胡氏謂戰以晉主之責其非觀釁之師敗以林父主之責其不能制命皆非本義。○以晉及楚以內及外也。○直。○以臣及君何也內晉外楚也昔者齊伐衛以衛及齊豈亦內衛外齊乎彼蓋屬辭之體也先書齊伐見主兵在齊後書衛及明主戰在衛傳者緣此謂凡戰及皆爲主乎是戰非也艾陵之戰吳主戰也而以齊國書及之則以內及外明矣。○胡氏謂以晉主戰釋楚不貶非也城濮不亦以晉及楚乎蓋春秋以晉及楚不以楚及晉。○按胡氏曰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又曰郟之戰不欲勦民者三帥也違命濟師者先穀也而獨罪林父者仗鉞臨戎專制閭外雖君命有所不受況其屬



乎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師也故以林父主之張氏洽曰晉本為救鄭鄭已服而強從楚師春秋所以不書救鄭而特以林父主此戰著其敗師之罪是不知春秋內華外夷之大義而拘於傳事之末節也李氏廉曰中國與楚戰不以勝負皆以中國為主得之矣而又曲取胡氏之說謂雖以中國為主然息爭之道當責之中國故楚書子而不貶以其退師之情可恕罪林父而不書救以其敗師之罪難逃則仍就傳以說經泥一字褒貶以說經者也

成二年夏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

左衛將侵齊與齊師遇齊伐魯遠相遇於衛石子欲還孫子曰以師伐人

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關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眾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九 戰書及不書及

十

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于桓子是以免○新築衛地戰於衛則齊伐衛也宣十八年衛世子臧同晉伐齊故齊報之齊不伐晉而伐衛者蓋怯晉之疆而不敢加也前日伐魯今日敗衛二國憾深故求晉以報齊也趙鵬飛○是戰或云衛伐齊也或云戰于衛地則齊伐衛也考其情事蓋衛與侵齊之師尚在衛之封內而齊既伐魯遂乘勝而伐衛兩軍遇於新築而戰爾案○傳稱衛侵齊蓋乘齊伐魯而搗虛耳齊知之即以伐魯之師禦之新築則衛計不行矣衛書將書帥師事起於衛明矣齊止書師其為伐魯之師明矣直解○齊伐魯遂乘勝伐衛衛禦之而敗齊之驥兵虐小其罪甚明傳者以及戰責衛誤矣未睦○按胡氏張氏謂春秋善解紛惡兵又相接良夫不從石稷之言喪師辱國故齊師雖侵衛而以衛主此戰非也

又 夏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

左傳前半見齊師至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日子以君師辱於

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

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與師

流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癸酉師陳於鞏郕夏御齊

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邱緩為右卻克傷於矢曰余

病矣張侯曰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左并轡右援枹而

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逢丑父與

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韓厥執繁馬前奉觴加璧以

進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茨為右載齊侯

以免晉師從齊師入自邱與擊馬陘○書季孫行父等會晉卻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九 戰書及不書及

十一

克等及齊侯戰者蓋春秋內魯又以伯主內晉也葉西○按胡氏曰經例受伐者為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毒眾幾獲其君而怒猶未怠故以四國主之為憤兵之大戒非也

成十六年夏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

左晉侯將伐鄭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楚子救鄭五月晉師渡河六月晉楚遇於鄢陵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蹇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蹇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呂錡夢射月中之及戰射其王中目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至從



春秋屬辭例編 卷十九 戰書及不書及

主

鄭伯其右弗翰胡曰謀賂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鄭石首乃納旌于弢中楚師薄於險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晉將伐鄭鄭告於楚楚子遽引師而來於是晉不暇俟諸侯之兵先與之合戰而敗之我既未致伐於彼彼志非來伐於我故直言戰而已高閏集注○諸侯之師未至而已合戰鄭伯與戰而自成軍從左傳故書晉及楚鄭與城濮錄宋秦而削陳蔡相反皆紀實也高閏集注○按劉氏曰戰言及主戰者猶曰晉侯爲志乎此戰云爾此義卽所謂主客之辭也非春秋屬辭例編

昭十七年冬楚人及吳戰于長岸以書及爲貶也又按孔廣森公羊通義曰晉侯伐鄭楚子救之鄭爲主人而戰言晉侯及者以楚陵諸夏鄭附僭夷善晉之能敗之故使爲主其說又誤不知春秋內華外夷之大義者也左吳伐楚陽句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尙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鬬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公羊曰詐戰不言戰此言戰何敵也按實戰則書戰春秋無詐戰不言戰之法也穀梁曰進楚子故曰戰春秋豈有進蠻夷之意

春秋屬辭例編 卷十九 戰書及不書及

主

邪且楚久與中國並豈至此而進之劉敞權衡程○令尹陽句卜戰公子魴欲戰故以楚及吳言楚之主戰也葉夢得傳○此大江義水戰之始長岸楚地蓋吳以舟師溯江伐楚至長岸也姜夔補注

定四年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左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必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史皇謂子常曰不如速戰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十一月庚午二師陳於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大敗之子常奔鄭○書法如此是蔡因楚圍請援于吳吳師出而楚退蔡以吳師追及柏舉而戰敗之也不書伐者非再舉也不書救者吳本欲有事于楚非專爲救蔡出師也張白超宗朱辨義書及義家氏呂氏趙氏說見前

哀二年秋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

左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弼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卜戰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不事君也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鄭人擊簡子中肩髀於車中獲其纛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罕達以師來客也書及所以辨主客謂鞅爲兵首而書及其不然歟晉國盛時兵行天下莫之敢撓今鄭以偏師至幸而勝之書晉鞅帥師及鄭達帥師戰言其敵也卑晉而



鄭也家說○春秋舍齊秦楚外無能與晉戰者蓋無能與晉

敵也今最爾之鄭而晉趙鞅及之戰雖勝不武矣夷晉於列國

矣李廉○杜氏曰鐵衛地在成城南則是鞅納蒯聩之師遇空

達致齊粟之師于鐵而戰也鞅奉命納蒯非奉命敵鄭師可以

不戰而戰焉鄭同黨叛鞅亦以亂禦亂也張自超宗○此鄭人

救范中行氏而趙鞅以入威之師遇之也戰而書及主客之辭

也以爲趙鞅主乎是戰爾牛運○按胡邦衡謂以鞅主此戰干

戈省厥躬之意也汪氏纂疏亦云鞅不思致亂由已而黷武勦

民構亂與國以鞅主戰是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非也當從家

氏

哀十一年夏公會吳伐齊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

左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王申至於麻將戰公孫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九 戰書及不書及

夏命其徒歌虞虞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王公孫揮命其徒曰人

尋約吳髮短東郭書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

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於艾陵大敗齊師獲國

書公孫夏問邱明陳書東郭書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於

公○不從內會兵使吳爲主者不與夷狄主中國也如戰室內

卿會外卿皆得序于上今吳爲會主若序齊上則是夷狄主中

國是以退之序齊下何休注○趙氏訪說見前總論○戰不書

魯或以爲魯未接戰非也凡師會伐皆大國主兵接戰餘不過

爲之聲勢耳如鞅之役魯衛皆不見有接戰之事何獨於此而

不書魯蓋春秋內魯外齊不可云齊國書及我師吳師戰若云

會吳伐齊及齊國書戰又以吳及齊失內中國而外吳之義矣

故沒魯不書窮於辭也葉西○按不以吳主戰與內晉外楚同

公羊注疏得之趙葉說皆與公羊合李氏廉疑何休說非而從  
劉原父說以爲齊人知吳不可禦不能屈之坐困之而以伐魯  
方歸之疲兵快一朝之忿師敗身獲故以國書主是戰罪之誤  
矣

以上書及

文十二年冬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秦伯伐晉取驪馬晉人禦之從秦師于河曲與驪曰秦不能

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

出其屬曰與驪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有

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十二月戊午

秦軍掩晉上軍趙穿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秦以勝歸我

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懋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九 戰書及不書及

也明日請相見也與驪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秦

師夜遁○趙子曰不書及交爲主也秦初伐晉而退而晉復追

之至河曲而戰也陸清○穀梁曰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畧

之非也蓋兩欲之自不得言及葉夢得○穀梁意謂秦晉六

七戰故畧之而稱人不言及夫春秋別是非明曲直七戰之文

罪各有所指歸今因其亟而畧之則是非亂曲直混矣何以爲

春秋程端學○李氏齊氏高氏說見前總論○按程子曰凡

戰以主及客秦曲故不云晉及胡氏因之謂前年秦伐晉晉已

報矣今又爲此役秦曲甚矣暴兵連禍皆貶稱人而尤罪秦不

書晉及趙氏驪飛蕭氏楚又謂二國之怨易世不解不別其主

客曲直以浪戰目之而一其辭皆曲說也

桓十年春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尚氏說見前書戰總論○穀梁云不言及爲內諱若果諱則但當不書敗何須不言及引趙臣

以上不書及

○外兵伐而敗者不書必交戰而後書敗績

左傳大崩曰敗績莊十年杜注師徒獲敗若沮岸崩山喪其功績故曰敗績

孔疏云敗多存少乃稱敗績敗少存多則不稱敗績據城濮傳杜云師未大崩以爲書師敗不書師敗之別思按師敗何嘗不書敗績但言君敗不言師敗耳書敗非專爲師敗亦非敗少則不書敗也

外兵伐而敗者不足書止書伐不書敗宣九年楚伐鄭師敗之

之邱與之必交戰而後言敗績惟內兵悉書之勝則書敗某師敗則宣九年楚伐鄭師敗之

但書戰必會他國之師而後從外辭言戰言敗績陳傳夏後傳

績之爲言猶績然用工多而效可必者也聖人之於兵教之以四時

之田故之以三年之比人徒車輦無一物不備其用于戈弓矢無一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九外兵交戰而後書敗績

器不中其度坐作進退亦無事不當其法然後出而用之則固無往

而不可試夫誰與吾敵乎故其不勝也謂之敗績葉夢得

績績也積累以成功猶績然也戰之勝非一人一日之力其敗亦非

一人一日之不幸其所由來漸矣萬軍政於農講武事於田射御擊

刺時練習之甲冑器械校閱之號令素嚴誅賞信宿且詢謀于

學禱祀于廟候風雲之氣律軍旅之聲上順天時下盡人事戰則必

勝是其勝也豈一人一日之力猶績之成也故周官以戰功名多其

敗亦非一人一日之不幸猶績之壞也故春秋戰敗曰敗績莊十年

哀十一年書齊敗績傷之也楚敗晉則傷之吳敗齊則傷之春秋內

齊晉而外僭王之吳楚天子之事也御纂

桓十三年公會紀鄭及齊宋衛燕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莊二十八年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僖十八年宋齊戰于鹹齊師敗績

僖二十二年宋楚戰于泓宋師敗績

僖二十八年晉楚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文二年秦晉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宣二年宋鄭戰于大棘宋師敗績

宣十二年晉楚戰于邲晉師敗績

成二年衛齊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又魯四卿會晉衛曹大夫及齊戰于鞏齊師敗績

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定四年吳楚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哀二年晉鄭戰于鐵鄭師敗績十年齊吳戰艾陵齊師敗績

○外戰不書敗績或并不書戰君獲師未敗不書敗 勝負敵不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九外戰不書敗績不書戰

僖十五年冬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公羊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穀梁

民未敗而君獲也○不書敗績晉師未大崩杜注○獲晉侯不言

師敗績者君雖獲而師未敗也謂君獲不言師敗績非也荆敗

蔡師以蔡侯歸吳敗頓吳沈蔡陳許之師胡子沈子滅皆君獲

而書師敗也徐庭珪○秦獲晉侯鄭獲蔡燮君將見獲而師徒

不至大崩也韓之戰晉戎馬還渾而止是以見獲是君雖獲而

師未動也顧奎光○愚按劉原父取公羊謂君重於師也然諸

徐氏顧氏說則穀梁杜氏爲勝則非也劉氏辨之

文七年夏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公羊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外兵言戰不言敗三勝負敵也



或畧之也令狐河曲長岸是也○按諸儒多責晉張氏治  
日據左氏則當書晉人敗秦師于令狐今書晉及秦戰而不書  
秦敗二國之兵晉曲尤甚故秦伯趙盾皆稱人而特以晉及且  
不書秦之敗深罪晉人置君不定也家氏曰趙盾初欲立長君  
後變計立靈公而禦秦盾苟知舍嫡嗣之爲不可當以國中議  
論馳告於秦秦必反施今適以先人奪人爲心遽出師敗之秦  
之受詐甚矣故春秋專責晉莊九年魯納子糾納而敗者也春  
秋書公伐齊納子糾敗於乾時僖十八年宋納齊孝公納而勝  
者也春秋書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戰于鹹濟師敗績書伐  
書戰書敗兩責之辭也今秦人以師及晉境不書秦人伐晉晉  
實召秦非秦之來寇也不書敗著晉人挾詐而勝也皆因傳立  
義未必即經旨且所論稱人稱敗諸家多辨之見另門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九

外戰不書敗績不書戰

大

文十二年冬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公羊同上○不書敗績交綏而退不大崩也杜注

昭十七年冬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不言敗勝負敵胡傳○楚以詐敗吳獲餘皇吳旋以詐敗楚取餘

皇所謂敵也河曲之敵兩無勝也長岸之敵兩有負也孔廣森

以上書戰不書敗績

成十三年夏公會晉侯等伐秦

秦師敗績不書杜注以爲闕文詳闕文門○經伐而不戰則書  
伐而不書戰伐而戰則書戰而不書伐惟桓書及鄭師伐宋戰  
于宋戰伐並見蓋以別嫌非常法也今經但書伐秦審有麻隧  
之勝安得反志伐而不志敗乎杜預謂經文闕漏傳文獨存此

不知戰伐不並見之義妄以附傳而說經也葉夢得  
齊日戰而敗績但書伐畧之也戰于麻隧秦師敗績但書伐秦  
戰于櫟晉師敗績但書伐晉以爲不足詳焉爾趙東山屬辭申  
明其義曰戰麻隧秦敗戰于櫟晉敗經皆不書夫晉人求成于  
楚而用兵于秦雖一戰勝秦不足以取威定霸徒堅秦楚之交  
而已秦委志于楚而世修晉怨雖戰勝而歸無益于國徒自損  
於蠻夷而已故其戰敗皆不足書不足詳也此亦所謂畧之之  
義也然當以從杜爲正卽以爲畧之亦舊史畧之而非孔子畧  
之也至葉氏駁左杜據經書法亦有理並存之

以上並不書戰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九

外戰不書戰不書戰

五

附襄八年夏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燹

不書敗績者曰侵未戰也未戰而獲爲游兵所得也高澍然

此本非戰故但書獲

○內兵書來戰及戰罪彼罪內辨戰即左說辨以來戰爲前定

按胡傳曰來戰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罪在內戰于宋是也非也

說見下蓋好戰者固爲春秋所責而春秋非以加責用特筆但以主  
客之辭別之而罪自見也高氏泐然說獨得之見戰書及門總論又  
按蕭氏辨疑曰春秋書戰二十有三內始于郎外始于宋故聖人於  
此二役誅首惡以示戰之不可輕用亦仍舊說罪彼罪此之誤  
及某師戰與敗某師于某皆敵一國之辭及者猶言我主此戰而敗  
者猶言我能敗之也惟郎之役齊衛鄭深入我地非我所主不可言



及變文曰來以三國之自外至志乎為此戰猶來聘來盟者也葉夢得

文公以後內被兵者未有書戰者何也桓莊以前政在君而國勢強敵至而戰無所牽制也文宣以後政在三桓而國勢弱無肯為國任患者是以敵至而不能戰也方苞直解莊十九年

桓十年冬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齊公魯助紀偕衛鄭來戰趙汭○趙氏匡辨左傳事見主兵首

書門○左說不足信以周班後鄭魯之所持者正且事甚小鄭

忽若以是請師是自輸其不直矣齊亦安肯助此無名之舉哉

蓋魯生於紀也齊國紀久矣乃桓與之再會於郎紀又兩朝於

魯魯又為紀謀納女於王齊怒甚而加兵於我非鄭主兵也葉

○班次後鄭乃周制也鄭即怒魯不當若此之甚且鄭怒小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九 內兵書來戰及戰

三

事耳齊魯婚姻顧曲聽鄭言伐其婚姻以洩鄭之小忿哉蓋齊

以紀故怒而來戰其不書伐竟書來戰者凡伐人國必受伐者

不服而後戰此以著來者志主乎戰雖修辭以謝亦不聽也張

○穀梁曰來戰前定之戰也不言及為內諱也葉氏曰

凡內書自外至皆言來來非前定之辭別內外也此言來戰正

以不期而至故不言及愚謂既曰來戰自然不言及何得為內

諱而不言及哉程端學三○來戰變文也以外為志乎此戰也

家氏以為討亂之師夫桓之弑隱十年矣烏有至是而始討亂

者乎牛運震傳○其書來戰何也春秋之初魯最為東方望國諸侯

未有加兵於魯者有之自郎始故舊史不書伐我而以來戰為

文直解○愚按解來戰之義張氏方氏最得之趙氏匡孫氏覺

亦駁穀梁但謂書來戰所以責三國所以見內無罪則即胡傳

罪彼罪內之說張氏治謂此戰以無辭伐有辭故罪三國趙氏

汭謂不書及戰識不在魯其說皆同夫書來戰則罪自見非以

特書來為貶也經之要義又豈在是○又按孫明復謂三國無

故加兵不道之甚言來戰不言侵伐不與齊衛鄭加兵於我也

胡傳因之非也不書伐我以黃氏方氏高氏說為勝○黃氏說

見內被兵門總論高氏說見內被兵不書伐門葉石林說見前

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戰于宋

胡氏曰來戰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罪在內戰于宋是也此

說似是而非郎之戰魯則有辭宋之戰宋本首惡非無罪者其

書戰于宋乃史氏錄內之法辭蒙及伐以內為主耳趙汭屬

胡傳罪彼罪內之說誤矣內師外師之非義有過於二役者矣

而獨于二役特文以罪之則輕重之衡失矣戰于宋與衛人及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九 內兵書來戰及戰

三

齊人戰相類既書齊人伐衛復書衛人及齊人戰於衛則贅矣

既書及鄭師伐宋復書宋人及我師鄭師戰則亦贅矣方苞

愚按葉氏西參訂方氏之說曰春秋序戰例以受兵之國主兵

今宋為受兵之國既不可云我師鄭師及宋師戰而春秋以內

及外又不可云宋師及我師鄭師戰也故以戰于宋為文蓋辭

有所窮也非避其文之贅也按聖經未見有以受兵者主兵之

例書及鄭伐而戰當如高氏澍然說是魯鄭並志乎戰是以客

及客見戰書及總論經文簡潔上文已云及鄭師故其詞不繁

謂宋主戰者似未是○左氏曰宋無信也杜氏云尤其無信故

以獨戰為文非也向令不以是為文可云及鄭師及宋人戰于

宋乎劉敞○此公及鄭伯伐宋也曷為不言及宋師省文爾穀

梁誤以為魯與鄭戰又曰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按下文魯鄭



合戰四國則以爲不和者誤矣牛運。○經文明書及鄭師伐宋矣穀梁乃曰不言與鄭戰則文義且不通何以傳經程端學三傳辨疑

桓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

黃氏說見內被兵門總論

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

小白既入齊襄既葬齊之君已定矣魯當自度其力之不足勝齊而挾糾與全師以歸矣乃猶殘吾民而與之一戰何哉此蒙上文伐齊納糾來以著戰者公也非公之不以戰復仇而以戰納糾也張自超宗朱辨義。○葉氏西謂序戰例以受兵之國主兵此獨以魯主兵者春秋魯史故以魯及齊不以齊及魯內魯也按序戰例本不確史文固內魯而此戰自是魯志當從張說

莊二十二年及邾人戰于升陘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九 內兵書來戰及戰

見內兵不書主帥門

○書敗其師又書獲其君將

兩軍接刃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辭不贅乎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衆並書於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眾又重將帥之選胡傳宣二年

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于師也惟大夫兼言之宋華元師重與大夫等也也地防言獲不言師敗績重之義非也蔡侯胡子沈子皆兼言獲不言師敗績者師未敗也說見前外義不書敗績戰韓

君獲不言師敗績舉重也即君將不書帥師之義卿獲者書師敗其

重均也即大夫將書某帥師之義力苞直解宣二年上見

彙纂案語見下宣二年

莊十年秋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公羊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曷爲不言獲不與夷

狄之獲中國也。○穀梁中國不言敗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僖元年冬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郕獲莒挐

季氏本說與前趙氏訪問

宣二年春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

獲宋華元

穀梁曰盡其衆以救其將先言敗績後言以三軍敵華元雖獲獲知師衆盡力

不病矣趙子曰軍敗身獲而云不病非也緣師先敗身乃見獲

依次第書之有何褒貶陸清辨疑。○穀梁以戰于韓不書師敗績而

書獲爲晉侯失民此先書師敗績而後書獲爲華元得衆趙氏

匡駁之而李氏廉以爲亦有理今求之全經凡不書敗其師而

書獲其君與將者二戰韓與襄八年鄭獲蔡公子變也先書敗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九 書敗其師又獲其君將

其師而後書獲其君與將者五是役與莊十年荆敗蔡師以蔡

侯歸僖元年魯敗莒師獲莒挐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

許之師胡子沈子滅獲陳夏徵舒十一年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也蔡變固未聞其所以失民者獻舞夏徵舒國書亦未聞其有得

衆之實似當以師將並重之義爲長今刪穀梁而主胡傳彙纂

○趙說見宋鄭交兵門○愚按范注引鄭氏起廢疾曰將帥見

獲師敗可知不當復書師敗績此兩書之者明宋師力救而不

勝見華元得衆故變文兩書敗績是亦附穀梁爲說者也

昭二十三年秋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沈子逞

滅獲陳夏徵

夷狄自相敗也夷狄自相敗不書諸侯以師從夷狄不書以其

從夷狄而師敗君滅大夫獲則書之哀中國諸侯從役於夷狄



以取滅亡而莫之救故舉其重也筆削之義明矣趙芳集傳

哀十一年夏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內兵勝書敗某師書君大夫不書戰皆陳未陳辨 詐戰疑戰 各係胡傳責魯辨

內師勝則書敗某師敗則書戰必會他國君大夫而後從外辭言戰言敗績陳傳長後 隱十年

戰而勝言公言敗某師不勝不言公不言敗劉敞傳杜

為左氏之說者曰皆陳曰戰謂偏戰也未陳曰敗某師謂疑戰也非

也魯與外書敗者八未有言敗績者豈魯皆詐戰乎外諸侯書戰者

十有回未有言敗其師者豈諸侯皆偏戰乎吾是以知春秋之義在

內外不在偏戰疑戰也葉夢得傳 隱十年

公敗某師於某內勝外之辭也經言勝敗魯與諸侯異辭中國與外

夷異辭故內勝外言敗某師內敗言及某師戰左氏以皆陳未陳為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九 內兵勝書敗某師

辨矣矣又左傳 莊十一年

凡內戰言戰於某皆不書敗績言敗其師皆不言戰左氏於莊十一

年發例曰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是未嘗知

內外之辨也春秋內魯而外諸侯內辭與外辭異況兵之勝敗乎公

羊穀梁以戰于某為內敗以敗某師為內勝內敗諱不言故曰內諱

敗舉其可道者也內勝舉其重故曰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又春秋 左氏曰未陳而薄之曰敗某師公羊謂之詐戰皆非也書魯敗外師

凡八豈魯專能未陳而薄人乎豈皆詐戰乎長勺之役傳言齊人三

鼓則皆陳而戰明矣蓋戰者兩國列陳彼此相敵也魯史據內為文

故凡魯勝悉書曰敗某師是不使外師得敵于我也敗則但書戰是

彼得敵于我之辭也得敵于我則內敗明矣不言敗者諱之也王哲 論孫覺經解

○愚按詐戰之說非矣若未陳

書敗者間有之當分別看見另門敗般方說

左氏例未陳而戰曰敗公羊例不期而戰曰敗胡氏例詐戰曰敗長

勺之役三鼓作氣非未陳也又非不期也待齊之衰非詐也夫以詐

取勝莫如城濮之曳柴偽遁而經不曰敗楚師于城濮惟曰楚師敗

績則敗某師之非詐戰明甚陳遷鶴 紀疑

愚按張氏自超亦駁左例而謂言敗某不言戰者是戰有大小如野

戰薄戰之類不成乎戰亦未必然內兵書法劉原父陳止齋說為正

隱十年夏盟師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公敗宋師于營

穀梁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據傳公先會齊侯鄭伯于老桃

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杜 注○公主兵而書盟會伐左氏以為

公後至也敗宋師者獨公二國會伐而不與戰也方苞 直解○按呂

氏大圭謂臣會伐而君率輕師敗之是奇道之兵也許也非也

莊十年春公敗齊師于長勺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九 內兵勝書敗某師

左齊師伐我戰于長勺齊師敗績○以為詐戰者此左殺凡例

之樊也左氏於十一年公敗宋師于鄆曰凡敵未陳者曰敗某

師皆陳曰戰既為之凡例又撰詐戰之事以實之此傳則記公

將戰用曹劌之言齊三鼓魯一鼓則是皆陳而非詐戰明矣何

以又書曰公敗齊師乎此左氏自相矛盾者程端學 或問○曹劌論

彼竭我盈之可克輒亂旗靡之可逐兵法宜然不可謂之詐大

敵歷境國之安危係焉而曰善陳不戰是與宋襄何異胡傳非

也陸聚期 傳辨疑○長勺乘邱胡氏一則曰實魯一則曰交謾之泥于

詐戰之一言耳齊實魯魯彼不來猶將敗之兄入我境而敗之

何讓袁仁胡 傳考誤○用兵不廢權誦此用曹劌之計初稽其陳列後

覘其伏莽雖制奇而實用正焉胡氏謂善陳取勝非王者事則

必拱手讓敵兵刃不接然後為王者事乎以魯之積弱強魯來



侵加之齊桓管鮑銳師初出自非長勺乘邱操奇制勝則魯鮮有能圖存者故夾谷之會夫子必先請備兵具左右司馬然後與會蓋聖人未嘗忘戰也故曰我戰則克宋儒不讀書好侮聖言動輒以不戰立說誤本國誤天下後世毛奇。胡傳責魯詐謀取勝夫以魯之積弱苟非長勺乘邱二戰幾不能國雖用詐謀亦非兵家所廢况長勺之戰本非詐謀邪牛運。傳曰詐戰曰敗凡書敗者譏之非也譏不譏視其事耳非以書敗為譏行說。謝氏說見下條。愚按胡傳又云不書伐我而書敗某師責魯也亦非也辨見另門

又 夏公敗宋師于乘邱

左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九 內兵勝書敗某師

三

師于乘邱齊師乃還。劉氏敝曰魯不能推忠信奉文告以止齊宋之師而出奇計覆滅其軍次者不以義勝者不以道也胡傳。非也二國合師勢盛用謀乃能制勝不敗則不退豈區區文告所能止邪陳深。齊桓殺子糾再以師加魯又挾宋與俱此桓公初年之過舉書齊師宋師次于郎見其兵勢之盛魯莊能自將禦之敗宋而卻齊無貶也家鉉翁。深攻遠入者其師勞恃眾不戒者其師怠莊公敗齊長勺敗宋乘邱責劇謂彼竭我盈公子偃謂宋師不整信矣李明復。戰必好謀而成兵法有正有奇用奇取勝未為不可胡傳曰齊宋輕舉魯用詐謀交譏之非也湛若水。檀弓記莊公戰于乘邱馬驚敗績縣責父死之與傳互異陳君舉以為易車之後因御士死敵轉以敗宋記與傳互相發明也然傳言公子偃竊出雩門先敗宋師

與檀弓所記情事不相入必有一誤張尚瑗左

莊十一年夏公敗宋師于鄆

左宋為乘邱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鄆。左云未陳此不知內辭之異但見直書敗某而意之云爾葉夢。宋敗不知懲魯勝不知止黷武甚矣汪克。程說見上僖元年秋公敗邾師于漚

左虛邱之戌將歸者也杜注虛邱邾地邾人既送哀姜還因成虛邱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要而取之。胡傳見邾魯交兵門

又 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

左傳見莒魯交兵門。季友奉僖公適邾及僖公立邾固謂有德於魯慶父奔莒莒逐之亦謂有討賊之功二國有輕魯之心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九 內兵勝書敗某師

三

責報之意舉兵求賂使魯人恐懼聽命則四鄰外侮不足以為國矣奮起敗之乃可以立國兩書敗師大其功也戴溪。僖公承大亂之餘位未定也魯於斯時岌岌乎莒不能為魯討賊而與師來伐季友擊之斬獲其將國以安威以建故詳紀而序續左氏曰嘉之公羊曰大之是也而胡氏責之誤矣王介之。莒不為陳桓之殺州吁而為陳宣之納宋萬莒豈無罪又徵賂不已至于用兵季友敗之厥功可嘉諸儒猶責其詐何也張蔣。此戰曲在莒胡氏謂譏不能論以詞命故以季友主此戰非也凡內與外戰皆以魯主兵葉西。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左傳見書狄門。公羊其言敗何大之也。劉氏辨穀梁說見大夫帥師門。春秋書敗狄四皆不書戰不與狄之抗中國也



高附○不言戰內勝不言敗也不言帥師將尊而師少也獲長狄僑如不書敗則獲矣舉其大者也牛運○愚按書敗某于某本中國敗戎狄之例公羊曰大之蓋即尊內之意非如何注所謂大戰也

昭五年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汾泉

見莒魯交兵門

○內兵敗則但書戰一書敗績爲誤文書敗績以爲榮魯罪弗辨

陳說見上

內不書敗言戰即敗也爲內諱也趙聘飛經至

魯言戰不言敗內辭也敗所恥也戰非所恥也故以戰見王言敗不

言戰天下辭也自敗可言也戰而敗不可言也故以敗見葉夢得傳

書內戰四書敗外師八言敗者勝彼言戰者爲彼所勝也汪克寬纂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九 宣公八年二書魯爲要

无

不書敗非必諱敗也或勝負微不足紀或勝負敵也程子謂小小勝

負不書與左氏大崩曰敗績之意合可見微事不紀也石光霽書

內戰不言敗舊史諱之也何以知言戰即敗也侵伐猶有未成乎戰

者戰則必有勝負而魯之戰內勝畢書以是知不書勝者即敗也外

戰不言敗者二先儒以爲勝負敵也或曰以傳聞書而不知其孰爲

勝負也方苞直解

按乾時書敗績先儒或謂與讐戰雖敗亦榮或謂納讐喪師深惡魯

故不諱皆橫生議論惟孫明復謂是誤文傳授者誤增當從之

桓十年冬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公羊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穀梁同

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戰于宋

穀梁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公羊同上條○爭恨小故不忍

憤怒謂之憤兵兵憤者敗魯桓鄭突此役是也張治

桓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

穀梁同上

僖二十二年及邾人戰于升陘

穀梁同上○左傳見邾魯交兵門○魯大邾小不能以德服邾

而及之戰魯爲卑矣而况以爭須句乎故用再見蒙上文之法

不申言公并兩事爲一役也比而觀之上言公伐邾取須句下

言及邾人戰則能取地而不能服邾之意見矣趙訪○傳稱邾

人獲公胄記稱邾復之以矢是兩敗解胡銓○據左傳魯敗據

檀弓邾敗蓋相敵也則是役不言敗績非僅諱內恥也高澍然

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左公喪戎路傳乘而歸○何氏謂言敗者與讐戰雖敗亦榮也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九 宣公八年二書魯爲要

无

按公以納糾與齊戰爲讐定國非復讐也其戰何名其敗何榮

正以見戰之非義取辱耳朱睦㮮○按公羊以納讐爲復讐

固非趙伯循曰書敗者納讐喪師以惡內也趙本訥因之謂內

不書敗績諱也今忘父讐爲齊納君大惡不足爲諱故不諱說

亦曲鑿謝氏湜謂主兵非公故不諱則忘上文公在軍中矣當

從孫氏復以我師敗績爲誤文見闕文門

勝敗兵家之常智者不諱謂內不言敗不必然也小小勝敗則

畧之此蓋大敗也朱朝瑛○按此說異而

畧之此蓋大敗也與前石氏說合亦通○存之

○外兵書敗某于某偏戰疑○陳未陳辨

楚敗徐穀梁疏辨難父三傳說辨于穀罪素子晉責晉辨

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語本穀不與夷狄當中國也趙聘飛

十二年○於夷狄不書戰以力治之之意也劉敞意



中國夷狄不言戰彼此俱書敗某必夷狄稱將稱師而後言戰趙氏  
中國於夷狄以直敗爲文不言戰者明夷夏之分也劉氏意林以不  
結日不偏陳爲直敗則拘矣中國與夷狄戰亦豈無結日而陳者乎  
家鉉翁詳說○於夷狄不言戰者謂四夷非中國之敵也楚亦夷也  
何以書戰楚本先代之後以僭王故夷之與戎狄異矣又僖三十三年  
氏此說在僖卅三年敗秦條下意亦從秦之說然秦楚等耳秦  
狄則異也謂楚先代之後秦非先代之後乎亦當與戎狄不同也  
春秋之法內敗外師不言戰不使外敵內也中國及外裔不言戰不  
使外裔敵中國也外裔相敗不言戰不爲重輕也若內之於外中國  
之於外裔近尊者爲之嫌不使之敵也外裔之於外裔不嫌其敵不  
嫌其同於內同於中國也孫覺經解  
公穀皆別偏戰與疑戰偏戰先爲師期結日成陳亦謂之前定之戰  
疑戰乘其不備掩擊之左氏曰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皆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九 外兵書敗某于某 三

則結陳以戰故於殺不得言戰於彭衙不得專言敗也方苞直解  
按胡傳詐戰曰敗之說辨已見前黃若晦從胡傳謂晉敗秦于殺擊  
之於險也敗狄于大鹵誘之困諸阨也皆就傳鑿生議論  
僖三十三年夏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殺秦下左殺  
穀梁曰不言戰而言敗狄秦也非也此傳云晉人及姜戎要而  
擊之殺夫要而擊之則非戰矣春秋可得強書戰乎劉敞○愚  
按要而擊之所謂未陳曰敗某師也方氏說同總論穀梁曰不  
言戰而言敗狄秦也以書敗某爲狄之援中國與夷狄不言戰  
之例然春秋書秦與吳楚有別吳楚始見書號秦始見書爵謂  
春秋狄此傳說而未必是經旨○又按陳止齋趙東山謂外  
相敗不書據成三年諸侯伐鄭鄭敗諸邱與此何以書惡晉也  
晉之伯秦有力焉要而敗之秦晉之構怨自此始晉遂不競而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九 外兵書敗某于某 三

楚伯是故外會師特書及晉侯貶稱人此說亦恐未然書及書  
人泥一字褒貶爲說辨見另門所據鄭許敗師不書此等小小  
勝負或不告或史所略不足爲外相敗不書之據也孫莘老又  
以敗秦爲甚秦之惡于晉之勝則仍襲穀梁之義

以上書晉敗秦一

又 秋晉人敗狄于箕

中國敗夷狄不言戰夷狄無敵中國之道來斯敗之而已孫覺

○中國敗夷狄不書據隱九年鄭敗戎師問唯晉特書之特書

晉者皆病晉也晉帥天下諸侯以攘戎狄存中國也前年狄侵

齊去年狄侵衛而晉不能救於是伐晉蓋僅而後勝之也以是

爲盟主病矣陳傳良後傳○按陳氏此義未必即

成十二年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中國敗夷狄皆不書惟晉特書之病晉也楚方聘魯平宋台諸侯之大夫子蜀討陳夏徵舒觀兵于雒矣而晉區區爭地於羣狄是故宣成之春秋晉有事於秦楚或略不書而甚詳於滅狄以是爲晉衰也晉之衰也諸侯之憂也陳傳良後傳

昭元年晉荀吳敗狄于大鹵

左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因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言五陳以相離翟人笑之則已陳矣安得爲未陳乎蓋傳不知戎狄書敗之義故強爲之說以附其未陳之例葉夢得左傳藏

以上書晉敗狄三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九 外兵書敗某于某

三

莊十年秋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穀梁曰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蔡侯其見獲乎非也但言敗蔡師何足以見其是獲乎設直言獲蔡侯何害於義而諱獲爲敗乎劉敞○穀梁曰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愚謂王師敗績于茅戎聖人猶書之豈有中國不言敗之理哉程端學三傳辨疑○不言戰而言敗者穀梁曰夷狄中國不言戰也趙訪○荆始猾夏至於敗蔡以其君歸夷夏之大變也故書之若定三年鮮虞敗晉於平中晉失諸侯而甘心於羣狄於是見敗不足書矣又○夷狄交相敗不書據襄十三年楚敗吳師中國敗夷狄不書○夷狄二年公敗戎于桑田十四年吳敗楚師之類必敗中國也而後書春秋爲夷夏而作也荆敗蔡師于莘是猾夏之始也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則諸夏之不亡者寡矣故書荆自此

始而春秋以吳終焉聖人之所甚懼也陳傳良後傳○不言戰敗績不成乎戰也至泓而後得言宋敗葉夢得

昭二十三年秋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左傳見吳楚交兵門○穀梁曰中國不言敗范注據宣十二年其言敗釋其滅也范注若師不敗則君無由死社稷非也辨見總論葉說○公羊曰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詞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非也王室亂非蔡胡沈頓所能任其憂也何故責之爲夷狄乎於吳則誣以詐戰之惡於中國則罔以夷狄之行而強詆以罪此弊由以日月爲例也劉敞○吳伐州來楚人帥六國之師救之于是吳人禦之盡敗其師凡直以敗爲文者不分君臣舉師爲重頓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十九 外兵書敗某于某

三

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是以此次如此高開集注○不書楚師楚未與吳接也不書戰楚未陳六國之師俱未陳也朱朝瑛○夷狄自相敗不書諸侯以師從夷狄不書以其從夷狄而師敗君滅大夫獲則書之哀中國諸侯從役於夷狄以取滅亡而莫之救也趙訪○諸侯之師與小國之從楚者經每不書今從楚諸侯師敗君滅大夫獲於是吳入郢沈許頓胡相繼亡滅楚盡失其所從之諸侯而春秋終焉是故詳之也又屬○敗不言楚者楚令尹死其師未與吳接吳敗六國楚師自奔難言敗楚也直解○是役楚帥六國禦吳以將卒師燔未陳而吳敗其與國故不書楚據傳先敗胡沈陳次奔許蔡頓是六國亦未合戰而吳敗之故不書戰高開然○不言戰從便文言敗則戰可知也牛運震傳○按傳云戰于雞父則此說勝高說



以上夷狄敗中國之師二

僖十五年冬楚人敗徐于蕪林

夷狄交相敗不書據傳襄十三年楚人敗吳必敗中國而後書

徐戎也何以書病齊也齊帥天下諸侯以援夷狄存中國也楚

伐徐桓公合七國之衆盟于牡邱次于匡以救徐爲之伐厲而

徐卒敗於楚以是爲盟主病矣陳傳良○徐之舉號本其夷狄

之稱耳李廢會通○愚按穀梁楊疏謂夷狄相敗不書以起禍亂之

原謹兵車之始特書恐未然

定十四年夏於越敗吳于檣李吳子光卒

左傳見吳越交兵門○於越敗吳于檣李吳子光卒見其傷於

敗也凡夷狄交相敗不書此爲吳子光以敗卒而書趙防○不

言爵不言師不書戰皆夷狄略之也程端學本義引石氏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九 外蕃敗某于某書伐而戰

以上夷狄敗夷狄之師二

○書伐而戰圖而戰○伐衛戰宋甚伐者之罪辨于蘇惡宋城

愚按書戰不言伐者桓十三年公會紀鄭及四國戰成二年衛孫良

夫及齊戰于新築魯四卿會晉衛曹大夫及齊侯戰于鞏哀二年晉

趙鞅及鄭罕達戰于鐵四事本非侵伐也僖十五年晉秦戰于韓二

十二年宋楚戰于泓文二年晉秦戰于彭衙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鄆

陵四事書及戰亦不書伐凡伐不必皆戰主人不服然後戰故言戰

則以主及客上書來伐下舉應兵主客之辭也韓之戰不書秦伯伐

晉泓之戰不書楚人伐宋彭衙不書秦人伐晉鄆陵不書楚子救鄭

蓋書及戰則主客之分已明以無他義不悉書也惟莊二十八年齊

伐衛僖十八年宋伐齊書伐而戰則一以見兵至之日即戰公羊說

是而陳氏傳良貶齊人甚伐者之說趙氏訪奉王命書伐之說未必

然也一以見三國同伐不同戰郝氏說是而本穀梁以爲惡宋者未  
必然也至于戰城濮先書楚救衛所以著晉文致楚之兵謀戰鄭先  
書楚圍鄭所以著楚已得鄭又將得宋之事實而趙氏以爲正楚罪  
則鄆陵不書楚救鄭爲不罪楚乎

莊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公羊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言伐何至之日

也○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以是日

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也明傳○按何休以至

誤○愚按文十五年穀梁楊疏謂此經伐戰兩舉者初伐其境

內戰在國都故也不如公羊以至之日戰解伐戰並言爲的

僖十八年春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宋師及齊師戰于廩

此戰與伐各是一事故不得連舉又曹衛邾同伐惟宋獨戰須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九 書伐而戰

先書伐也公羊謂宋公與伐不與戰不知事跡故穿鑿耳趙防

引穀助○公羊戰不言伐此其言○穀梁曰戰不言伐客不言

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穀梁曰戰不言伐客不言

及言及惡宋也伐而戰則言伐言戰矣客而志乎戰則言及矣

謂戰不言伐客不言及非也程端學三傳辨疑○穀梁楊疏謂

故傳以○戰而言伐有不與戰者也陳傳良○四國伐齊戰獨

稱宋三國同伐不同戰也趙防○愚按公羊以伐書宋公戰

書宋師遂謂宋公與伐不與戰然觀上下文紀事則陳郝說得

之非以宋公不親戰也穀梁以並書伐戰爲特貶更非蓋惡宋

之意自在言外非以加貶特書也

僖二十八年春楚人救衛夏晉侯等及楚人戰于城濮

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

辨見前



哀十一年夏公會吳伐齊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

戰不言伐舉伐者魯與伐而不與戰也何○戰不言公齊國書

帥師而來主與吳戰不爲魯也呂本中○公會伐而不與戰也

蓋自季孫擅魯陵暴小國披其田邑皆三桓共之而危辱之地

則使公試焉由來舊矣齊怨已深復假吳師以挑其禍故迫公

自行叔孫以世行從而季孟不出蓋敗則公受其殃勝亦公主

其怨也魯師不出公徒寡約不足以戰而從吳司馬如陳蔡之

君附於楚乘故特書公會吳伐齊於前復大書齊國書及吳戰

於後以發疑端見情實而著季孫之惡也○公會伐不

與戰何也齊魯積怨將致死於我季氏迫公出而不以師從其

意實欲陷公於難也魯師少不足用故吳獨戰齊吳交戰魯師

不行故不致夫差問叔孫州仇以戰事對曰從司馬○從司馬則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九 書伐而戰

美

魯師不行之驗也直解○公同伐而吳獨戰觀十年會吳伐齊

致伐此敗齊師獲齊卿反不致則不與戰之證也○按

薛氏季宣曰戰而書伐者難乎公之會吳戰齊也會伐則戰見

矣昔以邾故齊取譚聞齊魯始睦齊歸二邑固知罪矣我又合

吳勝齊書公會伐而不言會戰難言而有以見之也似有理而

非也以何呂義爲正高氏證之確矣謹按 日講解義說別方

氏苞義同亦極合魯國情事○又按趙氏汴據傳以爲魯與戰

惟諸侯以兵屬夷狄者不序故辭與不書門然即以爲與戰而

不序亦以葉氏西權衡書法之說爲允葉說見戰書及門

以上外兵書伐而戰三圖而戰一救而戰一

桓十二年冬及鄭師伐宋戰于宋

戰不言伐舉重也此書伐又言戰者若但書及鄭師戰于宋則

似與鄭戰故變其文所以見與鄭同伐而爲宋所敗也公羊曰

嫌與鄭人戰是也穀梁以爲與鄭戰非經解○按陳氏謂甚伐

者而薄宋之罪非是

以上內兵書伐而戰一

○戰稱將敗稱師或變文敗稱君稱人齊伐衛公穀說辨說衛說

追齊師穀梁胡傳說辨 鄆陵稱君罪楚辨

戰稱將敗稱師重衆也十三年

戰稱將敗稱師是史策之常法也師是將之所帥故戰則稱將也敗

則稱師者言其師衆盡敗非獨將身敗也○孔穎達疏

戰稱公者君行師從師不待言也敗稱師者言衆敗也○程端學本義

敗皆稱師惟鄆陵楚敗書君衛及齊戰稱人見本條下

桓十三年春公會紀侯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

衛師燕師敗績

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穀梁曰其稱人以敗何也不以師敗於人也○范注人輕而師重

以此戰齊書人謂衛不以師敗於人也○范注范氏注意

人故不稱師以敗而稱人以敗也○非也設令齊將尊師衆而敗

衛將卑師少而勝齊豈得不書師哉○公羊曰敗何以不

稱師未得乎師也何三十四戰而獨此未得乎師敗苟衛未得

成師曷爲書以偏戰之辭是妄意之也○葉夢得攷○敗必稱師

而衛不稱師何也齊甫至而遂戰未得集衆而成軍耳○日講

○敗何以稱人齊甫至衛境疆場之吏出兵拒戰君大夫不在

行間亦未嘗與大衆故也觀戰以伐之日則可見矣○直解○齊

人非君將也敗績不書師書人以鄆陵書楚子敗績例之固將

傷而敗也○高注然○敗績例稱師重衆也少則稱人○張

○敗績例稱師重衆也少則稱人○張



氏自超說見大夫將書人門○謹按 日講解義說及方葉諸說得之趙氏匡謂罪衛之不服王命故異其文貶稱人非也

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汪氏謂宋公身傷不言宋公敗績爲宋諱辱張氏自超駁之是也見宋楚爭盟門

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鄒弗及

戰稱人敗稱師通例也戰稱人者兼將而言也敗稱師間亦稱人者別衆寡也侵曰人追曰師亦此例也穀梁謂以公之弗及

大之非也胡傳謂齊爲諉以爲少稱人衆稱師前書人是以弱誘魯後書師是伏衆邀魯亦非也方苞直解○如胡氏說伏

其強以邀魯何爲追至鄒而弗及也袁仁胡○凡卿大夫將師少稱人衆稱師專稱也敗績書師及會師如師等類通稱也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九 戰稱將敗稱師或變文敗稱人

是經侵書人從專稱追書師從通稱高澍然○侵稱人追稱師

者人指其將而言追則自追其全師非止追其一將而已葉曰

僖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

李氏說見下

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

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成二年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成二年季孫行父等會晉郤克等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成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公羊敗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夷也○穀梁不言師君重於師也○韓之戰不言晉師敗君獲則師敗矣鄢陵之戰楚敗不稱

師君傷則師敗也孫覺○泓之戰不書宋公敗績宋人告敗而

諱君傷也此則晉人告克而並告楚子之集矢於其目耳方苞

○宋襄稱師敗者既敗而後君傷此因君傷而敗也高澍然○

按宋睦樺辨疑謂敗績皆書師未有書爵者楚再稱子誤也附

存其說又按蕭氏楚曰春秋書戰師敗而君死則曰滅沈子胡

子是也師敗而君亦傷焉以衆爲重亦止曰師敗績而已于泓

于橋李不稱宋公吳子敗績是也獨此斥言楚子之敗者所以

甚其惡也趙氏汭曰宋襄言師敗爲中國諱也楚則不爲諱矣

皆鑿生議論

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此條戰書楚人敗書師奔書名與城濮戰書人敗書師殺其大

夫書名同一書法蓋子玉子常之罪固同而楚之輕於任人以

致敗師亡衆前後一轍矣李康

哀二年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九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目錄

書圍邑不言圍辨圍書人既辭辨 楚人鄭書圍楚辨楚人鄭書圍楚辨

圍蔡楚辨同圍齊同心疾齊辨 圍郊不與伐周辨圍郊不與伐周辨

內邑書圍不書叛罪上辨 昭公圍成大公辨

伐圍並書伐不言圍辨 伐言圍聚辭辨伐圍美惡同辭辨

書戍

書襲

書入殺梁內弗受說辨 滅而書入辨楚人陳不書取恕辭

伐入並書入不言伐辨

書降卿降公穀說辨 降郭公羊蘇氏說辨

書遷遷紀邑諱言取辨 遷之者不地為亡辭辨自遷者書

不書遷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目錄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

錢唐張應昌學

○書圍邑不言圍辨圍書人既辭辨 楚人鄭書圍楚辨楚人鄭書圍楚辨

圍蔡楚辨同圍齊同心疾齊辨 圍郊不與伐周辨圍郊不與伐周辨

綴其城邑曰圍胡傳隱二年

公羊謂邑不言圍非也圍之為義施於墮守而已無擇於國與邑也

苟有告者則書之何為不言乎劉敞權衡

自僖公以後外圍邑不書春秋之初猶以圍邑為重也方苞直解

按李氏廉本胡傳謂書人以圍國者十一圍非將卑師少所能辦皆

貶辭也非也辨見書人門

隱五年冬宋人伐鄭圍長葛

左傳見書伐門○圍者綴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採之

途城守不下至於經年不解誅亂臣討賊子可也長葛鄭邑何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

書圍

罪乎胡傳○餘見伐圍並書門

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

書及齊師者親仇讐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鄭降于齊師者見伐

國無義而不能服也莊公之惡著矣胡傳○春秋書圍國二十五

始於此而終於宋人之圍曹李廉會通

僖六年夏公會齊侯等伐鄭圍新城

見爭鄭門伐圍並書門○公羊謂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疆也

非也若謂圍者為疆則桓公伐鄭合六國以圍一邑久而不舉

其不恃力亦明矣而以疆目之可乎彙纂

又 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張氏說見書遂門○左

氏云蔡穆侯將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案楚本



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鄭圍以解楚師亦退許有何懼乃隨蔡侯爲滅國之禮乎若爾許已從楚齊何故不伐許乎陸渚纂例引趙臣

僖十九年秋宋人圍曹

傳說見宋滅曹始末門○按陳止齋謂此宋公也其稱人何凡

僖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見宋楚爭盟門伐圍並書門

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左傳見晉楚爭陳門○頓子迫於陳而不能有其國故楚圍陳乃能納之此見中國諸侯不能卹小反使夷狄行其義也張治集注

僖二十六年冬楚人伐宋圍緡

見書伐門伐圍並書門○公羊曰邑不言圍化其言圍何刺道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 書圍

用師也按圍非旬日所能爲者或累年或累月公又安能得其衆伐齊取穀乎劉敞權衡

僖二十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圍宋

左傳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子玉復治兵於蔿冬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湛季焦諸說見晉楚爭盟門

僖二十八年冬會于溫諸侯遂圍許

見晉楚爭盟門

僖三十年秋晉人秦人圍鄭

左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鄭使燭之武見秦君秦與鄭盟乃還晉亦去之○翟泉之盟不至故孫復傳王發微○以其貳於楚非專爲釋私忿也然諸侯不見德惟虐是聞豈服貳之道哉汪克○孫氏復胡氏瑗俱援經文以爲責鄭不與翟泉之盟左氏

云無禮且貳謂其不與盟也鄭在王畿於翟泉爲近伯主盟於近地而不至是亦無禮不必指出亡時事也況王享晉侯鄭伯爲傳又屬同盟會豈晉至此時猶修舊怨哉故不錄胡傳案

僖三十一年冬狄圍衛

狄以閔二年入衛齊桓救之自此狄不敢加兵於衛齊桓卽世衛文忘齊之大德從宋襄伐齊狄人乃假義伐衛敗狄之寇蓋始於此自晉文興不復相攻矣今復迫衛致其遷都此胡傳所以罪晉文不能攘夷致爲中國患也張洽集注○趙氏說見書遷門

文三年秋楚人圍江

江黃以近楚之國從齊桓故楚憾之前既滅黃未加兵於江者江猶能守其國也至今遂有圍江之師吳澄集言○滅不言圍此其書圍何病晉也言圍見其久也久之所以病晉也陳傳良後傳○方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 書圍

三

說見齊楚爭盟門僖十一年楚伐黃○高黃說見晉楚爭盟門

文十二年夏楚人圍巢

左楚成嘉爲令尹羣舒叛楚子孔執舒子遂圍巢○巢之爲國遠矣書稱巢伯來朝古諸侯也前日楚伐麇列國不能救於是又圍巢趙鵬飛集注○巢與舒接壤圍巢則巢服而羣舒服李本私考

宣三年秋宋師圍曹

見宋滅曹門

宣九年冬宋人圍滕

左因其喪也○宋執嬰齊之後滕入屬於宋今必有逆宋之故而圍之圍之不服而又伐之然而伐襄其矣張自超宗未辨義

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

左傳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



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陣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於達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惟命其躬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惟命若惠顧前好邀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公羊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衢路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耄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攜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莊王曰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據左氏公羊所記鄭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 書圍

四

襄公屈服於楚禮卑辭異以求免則楚之陵暴亦甚矣然其能不聽左右之言而退師許平薄於利而不邀其土則比於狡焉思啟封疆者猶有改過遷善之美意汪克寬○胡傳謂楚滅陳而止書入入鄭而止書圍夫楚實未滅陳何得書滅雖入鄭但及達路鄭請服即退未嘗擾其人民犯其朝廟何得書入賈仲義○言圍不言入入者急詞也直造國都無可禦者也圍者緩詞也經時環攻未下可以救者也晉優游河上坐失事機不急拯以解其圍使鄭君臣哭臨於廟不得已而降楚迨乎子良質潘廙盟乃始南轅而猶參差退縮以取敗故書圍者著晉之怠也非以寬楚之愛書而掩其惡也胡傳非也王介之○以傳考之凡入國者必陵暴殘毀有所俘獲楚子入鄭門至于達路而退師許盟秋毫無犯義不得書入胡氏安國謂即其國都而書

圍為從輕典非也日講○文定謂滅陳書入入鄭書圍春秋之從輕典為子其有討賊之義而因以恕其憑陵諸夏之罪非也據左氏楚莊善申叔時之言乃復封陳是楚原未滅陳又據左氏楚莊退三十里而許鄭平是楚原未入鄭春秋書入陳圍鄭據其實也何為未滅楚罪哉使楚莊有討賊之義入陳而不圍鄭則殺徵舒葬靈公即齊晉霸王不能及也一圍鄭而楚莊利陳鄭之心著矣一書圍鄭而誅楚莊利陳鄭之旨著矣張自朱辨○書圍者未成乎入也先儒以為從未滅非也若謂退師與盟其情可恕則楚兵似此者多矣何不悉從未滅乎葉百先○非經傳互異也據傳云楚圍鄭旬有七日又云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則楚之必欲得鄭鄭之力敵請服均於書圍見之舍圍書入其事不著故只書圍高澍然○家氏說見晉楚爭盟門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 書圍

五

宣十四年秋楚子圍宋

左傳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我則必死王曰殺汝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屢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楚子圍宋○楚莊始而滅蕭以逼宋繼而伐宋以聲其救蕭之罪又遣使不假道以激怒於宋於是親將環其國而攻之志在陵暴其惡甚矣汪克寬○伐宋甚也圍已甚也伐有名也圍無名也直書其事而輕重自明必恕鄭而苛宋責晉而寬楚豈春秋之旨哉陳際泰○責晉之不能救也胡傳於衛人救陳以為著宋之罪而伐宋圍宋皆以為宋所自取而責宋為深非經旨葉纂○晉坐視不救咎在晉耳胡氏失經旨晉之失謀莫過於置宋不收蓋果能悉師救宋固宋以守雖勝不可必而



楚人糧盡師老無功而退天下諸侯畏楚之殘服晉之義必將改圖北嚮而霸事可成乃比之雖鞭不及不知宋既折而入楚則餘威震於齊魯矣日講

成九年冬鄭人圍許

見鄭滅許門

襄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等圍宋彭城

見晉楚爭盟門

襄四年冬陳人圍頓

左傳楚人使頓閒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傳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陳畏楚不敢討頓子恃楚不事陳今陳復從晉而頓爲楚間故圍之自雞澤之會而書伐許圍頓著晉與而楚誣也高閏集注。陳既遣袁僑如會故圍頓治楚之屬國也家鉉翁詳說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 書圖

六

○陳圍頓以甚楚之忿與鄭獲公子受以激楚之爭二事相類其後皆連兵不息且楚嘗圍陳而納頓今陳圍頓以怒楚禍患安有已哉逃歸之兆在此矣李廉。陳之於頓猶鄭之於許頓苦於陳而屬楚陳屈於楚而釋頓袁僑甫受雞澤之盟而即圍頓者示已之絕楚以信晉而亦藉以舒積忿於頓也張自冠宗朱辨義

襄七年冬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左傳見爭陳門。前書伐陳此書圍陳楚之憑陵極矣胡銓解

襄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見伐圍並書門

襄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見齊魯交兵門書至門。此墮成不服之始事也春秋書齊之圍成者二此年及明年公之圍成者二昭二十六年定十二年

始則疆事之無備終則家臣之恃強李廉會通

襄十六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見齊魯交兵門伐圍並書門

襄十七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見齊魯交兵。舍成圍桃出魯不意分圍二邑使不相顧御纂

襄十八年冬公會晉侯等十一國諸侯同圍齊

左傳程子胡氏說見齊晉交兵門。同圍之者猶曰環之也諸侯之軍四分或焚其郭或攻其門劉敞傳。環而攻之焚其四郭故謂之圍曰同圍齊言得罪於天下也張洽集注。諸侯不義

齊魯共謀伐之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又焚東郭北郭十二國之師皆盡其力而齊之四面無不及焉是以謂之同也葉夢得傳。圍書同春秋惟此一見蓋春秋時侵伐皆主兵之國接戰餘不過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 書圖

七

爲之聲勢而已獨此役諸侯之師皆用命故書同葉西。元儒謂同心疾齊而書同此一字褒貶之弊也六國圍新城十一國圍許九國圍彭城皆不言同豈必同心而能成圍哉邪莒黨齊而伐魯見於經者詳矣今皆迫於晉命而圍齊亦豈與諸侯同心疾齊者乎春秋非以同心之故而書同圍也同圍者其圍而已耳而同怨齊之意在其中矣程端學。齊環無道合十二國圍之內諸侯無有不至者故書同以見非但魯之藉晉以報怨亦非但晉之惡其異已而伐之也諸儒以爲同心圍齊夫齊固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而莒亦屢加兵於魯蓋與齊合者亦在會圍之列是迫於晉命而來非果同心也張自冠宗朱辨義。書同圍以其有異故欲同之耳夫悼公脩德於初則可以服橫行之楚其季德衰則不能制弱主之齊而況平公乎張大亨通訓。



高氏曰凡侵伐圍入未有言同者此書同圍何也以爲諸侯皆不義齊乎則邾莒亦嘗病魯矣以爲諸侯皆睦於晉而貳於齊乎則滕薛小邾既屬齊矣然則謂之同圍何猶同盟也澄曰凡合諸侯而爲盟必有一國主盟同盟則諸國同歃血而無適主盟者也合諸侯而用兵必有一國主兵同圍齊則諸國同主兵而無適主兵者也惟其莫適爲主故諸國之兵雖甚盛而不相統一各行其志環而攻之然竟莫能聲罪致討以服齊之心而取其成故書同圍齊而不書伐也

吳澄纂言

魯爲齊弱未有若此數年之甚者也藉晉據怨十二國之師四面環之魯人盛大其事而書同圍春秋因之

李光地榕村語錄

○圍未有書同者此獨書同魯人積怨於齊而快其病也

方苞直解

愚按程胡劉許二葉諸說固是正解而同心之說則程積齋張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 書圍

八

自起辨之確矣吳草廬解同字正與所解同盟之旨合張大亨說與吳同於霸國時勢最得李方說別有見解亦得魯人情事至黃氏仲炎疑經文圍字略如同字重寫之誤則無證據也○穀梁曰非圍而曰圍非也若然則春秋豈得爲信史

劉敞權衡

昭十一年夏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左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胥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而遂縣之今又誘蔡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滅不言圍此言圍病晉也韓起合八國大夫於厥憇以謀救蔡而蔡卒滅於楚言圍所以病晉之不能救也

陳傳良後傳

○陳之滅傳稱棄疾圍陳而經不書何也奉孫吳以討其滅也速未嘗告圍

故第書滅蔡則城守三時而請救於諸侯則以圍告必矣

昭二十三年 晉人圍邲

左傳見書王室亂門○討子朝也

杜注

○邲朝之邑也邲所以圍邲也朝始作亂以邲要餒三邑之甲逐劉子焉

晉蒞問周故然後辭朝不納其使則是時向未察於嫡庶是非之辨是以助敬王不力

汪克有纂疏

○亂未弭而王告問必二卿不親也明年晉侯使士景伯蒞問周故乃辭子朝不納其使則前此豈無觀望之罪既而徵會諸侯則曰明年明年會黃父謀納

王則又曰明年怠於勤王如此故書晉人圍邲於此而下書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以著其罪

趙汭屬辭

○公羊云不與伐天子按此非伐天子也若實伐周豈爲其揜惡哉

陸道靜疑引趙匡

定四年秋楚人圍蔡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 書圍

九

左楚爲沈故

是年夏蔡滅沈

○諸侯侵楚不足以救蔡而適爲蔡招楚蔡受圍不救安事盟主哉故蔡求於吳知晉不足與也

趙汭屬辭

定五年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報觀虎之役也

三年鮮虞敗晉師於平中獲觀虎

○晉以土地之故縱兵橫加鮮虞而不能服則又圍之兵益忿義益不勝

張洽集注引許論

定十年夏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報夷儀也

前年齊爲衛伐晉夷儀故伐衛以爲報

反役晉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殺涉佗成何奔燕○

使晉有以報齊則衛可無用兵而服也今圍衛而不能服則徒堅其從齊而已

張洽集注引許論

○討五氏之次也然不討齊而圍衛晉固怯大而陵小也

趙汭屬辭

○七年衛始叛晉爲沙之盟八年晉士鞅侵鄭遂得衛衛復欲與晉爲盟趙鞅不善撫納乃使賤



者盟以辱之衛侯怒遂絕晉而即齊九年偕齊侯爲五氏之次  
伐晉夷儀固恥也晉不能治齊而圍衛以報愈貽誚於諸侯而  
叛者益衆詳說○以伯玉而圍與國者惟宋襄圍曹趙鞅圍  
衛而已李康○晉既衰凡役皆侵而此獨圍者衛嘗伐邯鄲午  
於寒氏趙氏之私怨也故圍以求逞焉趙鞅之罪不容誅矣解  
直○晉主夏盟伐衛不服至於圍之伯業衰矣張自超宗

哀元年春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傳報柏舉也里而裁裁設板築爲圍壘廣丈高倍壘厚一丈

夫屯晝夜九日夫猶兵也壘未成故蔡人男女以辨使疆於江

汝之間而還蔡於是請遷於吳○人郢者吳也不能報吳釋憾

於蔡前年滅頓去年滅胡今又以兵加蔡其志在於蠶食小國

耳詳說○胡傳謂聖人怨楚復仇故書之昭夫男女以辨蔡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 書圍

自請服楚實未入何得書入疆於江汝楚特令之蔡人聽令其

實未遷何得書遷則非經之略也且禍楚者吳也蔡何能爲又

何復讐之可言黃仲軾○按諸儒執傳生義家氏謂蔡民降楚

蔡君固守不屈故不書入王氏樵謂不書降不書遷與縣陳不

書滅入鄭但書圍同不使楚盡其虐而滿其辭也皆非經旨

哀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衛輒以子拒父大惡也齊景公爲衛輒圍刺賈於戚是助子圍

父也故孔子論衛政以正名爲先答齊景之問政亦以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爲扼要劉敞○公羊以輒爲可立謂不以父命辭

王父命胡傳辨之以爲輒未受靈公之命二說皆非也即使受

靈公之命便可拒賈賈而不容其入乎胡氏又謂輒辭位避父

則衛之臣子當拒賈賈而輔之尤爲悖理輔其子而拒其父天

下豈有無父之國哉案○助輒拒父逆亂人理莫甚于此公

羊以齊爲伯討以輒爲尊祖甚非前章○按衛輒拒父齊助其

子直書罪自見矣公羊謂爲伯討謬極教梁謂子不圍父是矣

但以齊先之遂得免於圍父之意乎亦迂甚矣顧棟高三○案

十六年刺賈自戚入于衛在戚十有三年未嘗有一矢相加遺

也蓋衛不迎亦不距父子等於行路殺梁說固謬謂哀三年圍

戚爲拒父亦非也齊衛聯兵以救范氏如謂刺賈在戚而圍之

曷爲哀五年范氏既平之後未聞齊衛復圍戚也据定十四年

衛刺賈既奔宋矣然奔宋非奔晉也晉趙鞅怨衛靈之助范中

行而救朝歌入棘蒲也思有以報之聞衛立輒藉納君爲伐喪

之舉是其兵構皆范趙之故也徐卓經義未詳說○愚按此

又 冬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 書圍

見邾郢交兵門

哀七年 宋人圍曹

見宋滅曹門

內邑書圍 不書叛罪上辨 昭公圍成大公辨

凡內自圍者皆叛邑陸道騷例

內邑言圍成三年始見僞如圍棘取汶陽之田不服猶之可也至昭

十三年叔弓圍費吾大夫之邑而不能服則醜矣吾大夫之邑以一

軍圍之猶之可也至定十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圍郕以二軍圍之

則醜矣吾大夫之邑以二軍圍之猶之可也至昭之二十六年定之

十二年公圍成則國之爲國者無幾醜不足言也程端學本義或

復本國之邑而書之如攻他國之邑者見不能修德以服其民也討

本邑之叛而書之如復舊邑者見不能正己以馭其臣也江克寬



愚按蕭氏楚曰魯自圍其叛邑書辭與圍外國邑無異者君失政刑專以罪上故不書叛而直書圍某非也夫不能服其民賦其臣此義言外見之耳若怨下之叛而專罪上之失春秋有是哉

成三年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杜注棘汶陽田之邑○公羊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環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邱甲稅役益重棘所以不願為之民歟○魯民而復歸魯何以不服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也公改助而稅成公以邱賦甲為其民不其難哉○趙鵬飛○議魯人不當用師而取也土吾土民吾民特齊人在棘者猶為其國守非百姓罪也還與師歸之如攻境外之寇故以為護家鉉翁

春秋屬辭例編 卷二十 內邑書圍

圭

昭十三年春秋弓師師圍費

左傳叔弓圍費去年南郭以費叛魯事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其其之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南郭奔齊齊侯使鮑文子來歸費○費本季氏邑家臣據以叛致帥師圍之若敵國者然足可見向來之專擅有所以教家臣之叛者又可見今日之圍有不足以服家臣之叛者疑費敗○胡氏高氏說見大夫帥師門○陸氏說見不書叛門

昭二十六年夏公圍成

左傳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適適齊師子猶受之言於齊侯齊侯從之使公子組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告

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敵室也用成已甚請息肩於齊齊師圍成○穀梁言圍大公也非也公失國而圍封內之邑此小之甚者不可謂大○劉敞○書取鄆圍成見意如據有魯國之士賓制魯國之民而使公不得入也取鄆不書公而圍成不言取又見昭公無德於國無恩於民而魯人皆不附也既不書公以齊師圍成又不言公及齊師圍成圍成不服而公終居于鄆則齊景救患不力而昭公之主齊失所因矣或謂昭公當討意如不當圍孟氏之成夫是時舉國皆聽順季氏成近於齊故能圍之猶不能取況能入竟討季氏邪莊克寬○經書公圍成二昭公圍成見季氏之彊定公圍成見家臣之彊李廉○獨書公圍齊無戰心也方苞○書公圍成不言取與克則公之不克季氏之拒公明矣齊以師從公而季與之戰是與公戰矣皆不忍書也不書

春秋屬辭例編 卷二十 內邑書圍

圭

公以齊師而作公自圍又惡齊之不果助傷公之無援也趙佑

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鄆貳於齊故杜○鄆自昭二十五年齊侯取之以居昭公三十年鄆潰遂貳於齊至是二卿圍而欲復取之蓋陽虎欲傾季氏以謀政也季孫圍而曰陽虎者虎專季氏季氏專魯也高魯當以善辭告齊請復舊疆以景公之賢必將歸之不應遽用師也明年國夏伐西鄰自是連歲交兵蓋始於此役宋鉉翁

定十年夏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左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使公若為郕宰武叔既定使郕馬正侯犯殺公若侯犯以郕叛武叔懿子圍郕弗克○犯以不能討武叔之命故叛杜○湛氏說見大夫帥師門



又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左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郕弗克叔孫謂郕工師駟赤曰郕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駟赤謂侯犯曰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郕人為之宣言於郕中曰侯犯將以郕易於齊齊人將遷郕民眾兇懼駟赤謂侯犯曰眾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郕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郕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郕○大夫攻叛邑自夏至秋再圍以兵春秋離其文而書之不待貶而貶著胡廣大全引杜謬

定十二年冬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左將墮成公欲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 內邑書圍

十四

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成魯之邑也非若外國圍之不能下而遂釋之也書

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內叛而不能討何以爲國家鉉翁詳說

○伐圍並書伐不言圍辨 伐言圍取邑之詞辨 伐圍美惡同辭辨

外兵書伐國圍邑者四伐鄭圍長葛宋殤忌馮遷怒兩書伐宋圍緡

楚賴肆虐齊孝忘德皆見其暴也齊侯伐鄭圍新城則著其討從楚

之罪而無貪地之心辭同而義異矣參隱五年李廉會通傳 二十三年汪克章傳

外伐之圍邑僅四魯一國而被伐圍邑有五何也趙子曰內事詳故

悉書外事不告則不書李廉又

穀梁曰伐不言圍非也有伐有圍當並書不得以輕重相覆劉敞傳 隱五年

春秋書外相伐圍邑者四自僖以後則不書書之於春秋之始舉其

重者也他則畧之猶書伐不書取之義爾牛運震傳 隱五年

按穀梁以伐言圍爲貶諸儒多從之其實非也是伐圍並告據事直書耳方氏曰僖公以後外國邑不書春秋之初猶以圍邑爲重也是也以圍爲重故並告也陳止齋趙東山謂伐國不書圍邑有關於天下之攸則書所立各條之義未免曲生議論當以李引趙子說爲正

隱五年冬宋人伐鄭圍長葛

穀梁伐言圍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宋以此

冬圍之至六年冬乃取之古者師出不踰時重民之命愛民之

財乃暴師經年無仁隱之心而有貪利之行矣范○伐國言圍

者九此爲之首書伐書圍書取春秋惡之汪克寬纂 疏引杜謬○宋殤以

邦鄭伐已之故報怨於鄭聲其罪而圍其邑經年取之暴虐四

兵之甚張洽集注○前書莒人伐杞取牟婁一加兵即取其邑取之

易也宋取鄭邑難圍之經年乃得取吳棫齋○公羊曰邑不言圍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 伐圍並書

十五

此其言圍何強也愚謂春秋圍邑曰圍據事而書而已程端學三傳辨疑

○按先儒謂伐不言圍舉重也伐圍兼書兩重也著其惡也

非也是伐圍並告耳其惡不貶自見非重貶之而特筆也下同

僖六年夏公會齊侯等伐鄭圍新城

左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齊桓

尊崇王室綴合諸侯翼戴世子盟之美者莫盛於此而鄭伯逃

歸還叛是以伐而圍之范○蓋鄭未服罪未遽加兵於鄭而施

之於新城此霸主之令也葉夢得○公羊曰邑不言圍此其言圍

何強也非也苟曰邑不言圍則隱五年何以書宋人伐鄭圍長

葛僖二十三年何以書齊侯伐宋圍緡程端學三傳 辨疑引陳岳○此條與

圍長葛圍緡不同左設胡傳皆以爲予桓公獨公羊以爲惡桓

公之強爲無義蓋拘於不得意致伐之例而云爾不可從李廉會通



○伐以服鄭不服故圍然以六國之刀圍一邑而不舉以德緩  
泉志不在爲暴也王熊傳○按陳止齋曰伐國不言圍邑此言圍  
何以垣公合六國之衆徒圍其邑焉耳亦誤從公羊者也○又  
按穀梁曰伐而言圍著鄭伯之罪也此是兩事據實書耳書圍  
而鄭罪自著豈以罪鄭特書乎

第二十二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公穀云邑不言圍非也書圍長葛是邑可言圍程端學○穀梁

云伐國言圍不正其以惡報惡也范注宋伐齊喪是惡齊非也

假令但書伐宋豈不惡之哉劉敞○書伐書圍因其事書之也

胡氏以齊孝伐宋圍緡爲貶而於齊桓之伐鄭圍新城則解之

曰美惡不嫌同辭也既同辭而美惡異焉是孔子設覆以俟人

之射恐不然徐學謨○愚按胡傳本穀梁謂宋襄方敗齊侯不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 伐國並書

主

恤災患而又伐之故書伐圍以著其罪非也此是伐圍並告耳  
齊罪則不貶自著也胡氏既以伐圍並書爲貶而於襄有不通  
者又云不嫌同辭欲周旋而多爲之說也要之僖公以前僖公  
圍邑爲重故伐圍並告至於美惡各在其事非於書法有義在  
僖二十六年冬楚人伐宋圍緡

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以吾用其師目其事也  
非道用師也非也楚自以人伐宋公自以師伐齊人之與師異  
矣豈一哉劉敞○按公穀刺道用師之說謂楚以師與魯又中  
道用之所以責楚劉氏辨之是矣○吳說見晉伐門  
以上外兵

襄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伐我未有言圍邑者書之自此始高閌○公羊云伐而言圍者

取邑之辭也非也伐一事也圍一事也取一事也三者不相亂  
○公羊云邑不言圍因以言圍爲取邑之辭考之於經有  
言伐言圍而不言取者有言伐言圍而言取者其事各不同下  
云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郕若已取台則無事於救是我亦未  
嘗失台也葉夢得○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舉重也原穀梁  
意謂此但當書伐不當言圍因下季孫救台而言圍爾非也經  
書伐圍多矣圍是圍救是救豈爲救書圍哉程端學○按趙氏  
訪曰伐我不書圍書圍台以病晉也昔滅鄆晉不問伐我東鄙  
又不能討於是圍台也亦橫生議論

襄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愚按穀梁注於莒伐我圍台云圍不足書爲下文救台起此下

三條穀梁無傳據左氏傳云齊圍成於是乎城成郭則書圍成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 伐國並書

主

似亦爲下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起文然明年復圍成  
又明年圍桃圉防無引起下事陳趙說則皆以爲病晉關天下  
之故要之皆是舊史據實之文耳不可泥偏見曲義以求之也  
襄十六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去年伐我圍成而壞其郭今再伐圍甚之也高閌

襄十七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齊君臣同伐分兵圍二邑恃衆暴暴如此高閌○愚按李氏廉

云齊戰後齊兵不至魯三十餘年畏晉也於是再見晉悼矣矣

則趙氏病晉之說亦未嘗不見此義而非以病晉持書伐圍也

以上內兵

○書戍

凡戍不書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晉文之與魯猶爲是戍衛諸



侯皆從楚矣一侵曹伐衛而魯急殺其成公子以說焉見晉文得諸侯之易悼公成陳而卒失陳成虎牢而僅得鄆見晉悼復伯之難皆天下大勢所關故書之據桓六年諸侯成齊閔二年齊公子無虧成衛僖十三年十六年諸侯成周皆備我狄之難不書雖晉在不書至宣十年諸侯成鄭備楚事淺不足書也趙訪○僖十三年齊桓成周為不書狄滅溫不能救楊拒泉皋伊維之戎犯京師不能斥而相與致成于周方伯之所以蕃王室者如斯而已乎故雖成周不書不足書也趙訪○愚按書成者恐亦是從告辭耳趙說似泥

僖二十八年春公子買成衛不卒成刺之

左公子買成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成也○懼晉而殺買者其實也謂不卒成而刺之者以解於楚也蓋成衛楚命也張洽○書成衛著魯黨衛附楚背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

書成

華即夷之非莊端學本○不卒成之文非魯人以為買之罪案而史錄之也蓋紀成衛之事著謀國之陋也俄而成之俄而撤

之既遣成之又從而殺之尚足以有國而君人哉方言成旋言不卒成著其反覆之速也書刺之著其忍也王介之○據傳是

魯刺買以悅晉而以不卒成誑楚也然此時晉楚勝負未決而楚救衛在刺買之後不當謂楚救不克而魯懼也當是晉師在

衛衛成懼而散公子買歸魯魯實以不卒成之故刺買以悅於楚故春秋直書以著魯此時從楚之志猶堅耳張自超○按張說勝

襄五年冬成陳

左傳見晉楚爭陳門救陳○自桓文以來所以服陳者未聞以兵守之也士句知成陳非策是以有喪陳之歎張洽

襄十年冬成鄭虎牢

左傳陳氏說見爭鄆門○伐鄭不下頓兵為久駐計非遣兵往成若成陳者比也成之與國其用不一圖則勞而或則逸是以我兵方成而鄭即平昔日之城所以為今日之成地也晉師城梧及制皆虎牢旁邑城之所以翼虎牢其事細故不書嚴啓隆

○書襄

襄二十三年冬齊侯襲莒

左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於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莒子重賂之華周對

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華周即華○襲之者何掩之也以疆攻弱又掩其不備焉罪之尤者也劉敬傳○凡用兵皆聲罪執辭若乘人不備掩而取之則盜賊之事耳春秋獨此書襲者罪齊侯以諸侯之

尊為盜賊之事也高閌○杜氏曰輕行而掩其不備似已然潛師以掠境非掩其不備邪何以書侵隱十年宋衛入鄆僖二十三年秦人入滑之類非皆掩其不備邪何以不書襲蓋侵者無志於深入也入者罪其已甚而書其重者也齊侯有入莒之志不得但加以侵莒之名既不加以侵莒之名而又不可見有人莒之實銜枚載鈴而來掩旗息鼓以去從輕而書侵不可從重而書入又不可則變文書襲而已矣張自超○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

書襲

○書入穀梁○內弗受說辨滅而書入辨○楚入陳不書取楚解弗地曰入左傳○襄十三年○杜注謂○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又文十五年○杜注勝國絕其社稷○入者何得而不居也羊

年○造其國都曰入明○克內曰入程端學○木義公羊說是與左義同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以歸入之例解用兵之



入誤王樞轉傳凡例○有入人之國而可以受之者乎穀梁所言者歸入之例也妄并之矣劉敞權衡○書入有二有用兵之辭有諸侯大夫復國之辭復國者或內無援或不應得歸以為內弗受可也攻國而入未有內受之者豈可以是以為例哉而傳一施之誤矣穀梁傳  
隱二年○按諸家辨說意同穀梁以用兵之入與歸人之入為一例非也王氏樞云惟隱八年我入訪可用內弗受之義  
人者直入國都見吾無所畏難而彼莫之禦我也呂大圭或問  
人之罪下滅國一等然入有二例有入而遂有之者宋入曹魯入極之類是也有入而不有之者衛入邾鄭入許魯入杞之類是也入而遂有之蓋滅也家鉉翁詳說同上  
諸侯以強陵弱以眾暴寡而後有入人之國者凡入之志皆惡也夢得傳隱二年

愚按書入書滅願氏棟高之論為通傳說不可泥也願論見書滅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書入

隱二年夏莒人入向

左莒子娶於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是後向不復見於經至宣四年公伐莒取向則向卒為莒所滅地入於莒也莒之暴戾甚矣趙鵬飛○穀梁以向為我邑然不書伐我則非我邑也據後書公伐莒取向則向為小國而莒滅之耳汪克寬○僖二十六年會處宣四年伐取皆此地也則向實滅而書入者起以入則書入故曰其文則史熊通明○莒子不能正家而怒其姻國以兵入之向之民何罪焉黃仲炎通說

隱二年夏無駭帥師入極

左司空無駭入極費序父勝之○師大衆極小國以大衆入小國殘虐甚矣李明復集義引謝澣○外莒人入向內無駭帥師入極天子不能誅周室陵遲可知王發俊○劉李說見大夫未賜族門

隱五年秋衛師入邾

左衛之亂也邾人侵衛故○邾被鄰國之師自衛始至隱十年齊鄭連兵入邾莊八年公又及齊圍邾而邾降於齊文十二年邾伯來奔自此不復見經計失地而奔國遂滅矣黃震○衛與邾皆支王之昭莒入向魯入極且不可況入兄弟之國乎吳穀

隱十年秋宋人衛人入鄭

左傳見主兵首書門○鄭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故二國入之程子○鄭幸營之敗而不備故師還及邾宋衛已乘其虛而入之春秋無義戰未有奇譎輕捷如宋衛之入鄭者高閌集注  
又 冬齊人鄭人入邾

左傳程子說見主兵首書門○傳云鄭以王命討宋而邾不會入邾討違王命也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辭胡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書入

主

○莊八年鄭降齊則此乃齊欲并邾故帥邾人入之傳云討違王命於經無所考朱陸○掩其不備而入之也家鉉翁○報伐戴也戴邾所與也而三國伐之邾衛所與也而齊鄭入之是效尤也高閌○自五年衛入邾之後邾遂服屬於衛故為衛之與國吳澄○五年衛師入之十年齊鄭又入之小國困于水火可知李明復集義引謝澣○邾近齊蓋藉力以弱邾而謀并也邾以郕與防媾魯又以邾媾齊也云不會王命者強加之罪耳黃仲炎通說

隱十一年秋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左公會齊侯鄭伯伐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登弧以先登鄭師畢登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傳曰鄭莊有禮非



也許若有罪鄭破其國即當請于王而立君許若無罪鄭固不當妄破其國逐其君今許罪不可知而專為威福私其邊國之固大罪也何謂知禮權衡○鄭入許而不有許此一段看得王綱初解紐諸侯猶未敢放手滅人國如後之滅霍滅耿滅魏略無顧忌呂祖謙○書入者許君既奔他國鄭雖專有其地而使許君之弟居於東偏奉其宗祀也吳澄○鄭伯入國逐君擅使大夫守之無君甚矣且設為姦詞內防其患而外利其名所謂刺人而復捫之以手也王錫爵○方氏說見諸侯出奔不書門桓二年秋入杞

按七月來朝者紀也今入之者杞也左氏誤以紀侯為杞遂附會為不敬之說或因其事與僖二十七年杞桓公來朝而公子遂入杞相類而誤乎蘇家氏詳說○入杞微者也其事弗詳然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 書入

主

則何以書曰天子在上諸侯擅入人之國罪之大者日本中

莊十四年秋荆入蔡

左傳見楚滅蔡門○蔡以女子啟戎荆以強暴虐小誠有罪也蔡從齊為北杏之會而荆入之齊桓坐視而不卹不亦病乎經書荆入蔡參譏之也彙纂○趙說見齊楚爭盟門

閔二年冬狄入衛

左狄人伐衛衛懿公及狄人戰於崇澤衛師敗績遂滅衛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入立戴公以廬於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書入不有其地也杜○書入者或不有其地或雖

有其地而不絕其祀也狄入衛秦人入滑楚子入陳吳入郢皆不有其地者也公及齊鄭入許雖有其地而不絕其祀也注見

疏○一舉而盡有其都邑其君臣或死或奔乃謂之滅狄不能據有全衛故宋桓立戴公廬于漕滑衛邑也左氏所謂共滕之民共滕亦衛邑也蓋狄但入其國都而已法當書入不當書滅如鄭處許叔于許東偏未有全許故亦書入不書滅也先儒以不書滅為諱齊桓之不能救范非也狄伐邢而齊救入衛而齊不救即不書滅亦不能諱其不救之跡或狄來而衛不告難又喪師失國甚速不若邢之力支以待齊援雖欲救之亦無及矣何必為桓諱滅哉又以不書滅為美齊桓之能存之者陳亦非也滅而存之乃見其功苟沒其滅之實何以著其存之之實且下書城楚邱而不書齊人則春秋亦未有美之之義也趙宗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 書入

主

朱○滅而書入或曰不以夷狄滅中國也或曰不以累齊桓也然狄入衛而不有其地則實非滅也牛運

僖二十年夏鄭人入滑

左滑叛鄭服於衛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此記天王出居於鄭之始也張洽○滑與鄭為鄰齊桓時與鄭同盟幽今列國無霸鄭首從楚長驅入滑無忌憚甚矣注見鄭與滑同爵滑服於衛遂入其國必欲滑為已屬強之陵弱如此閔○滑嘗同盟於幽又在畿內而鄭入之故書以罪之直

僖二十七年秋公子遂帥師入杞

左氏曰責無禮也非也是年春杞子來朝矣魯反責其無禮乎無是禮也直陵弱耳且八人之國其罪何如而以無禮釋之不可以訓程端學○弱國來朝而用師以報之杞魯乃甥舅之



國伯姬在焉魯人不義其矣高門○杞既朝而且伐之若其不朝何以自存邪魯怯於齊而虐於杞怯者吾乞師必取其邑微者吾偏師直入其邦魯之爲魯可見矣僖公自公子友卒而用公子遂善惡判矣趙鵬飛○伯姬託其子於魯今嗣位來朝執禮恭矣而師入其國憑弱犯寡已實無禮何以責人直解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入曹

左晉侯圍曹三月丙午入曹○晉侵曹不服罪故入曹孫復傳王發微  
僖三十三年春秦人入滑

左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滑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及滑鄭商人弦高犒師使遽告於鄭孟明日鄭有備矣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滅而書入不有其地也左氏曰虞虢焦滑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蓋秦人去而滑不守故晉取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 書入

書

也未朝○鄭自二十年入滑滑已爲鄭屬秦之入滑所以逼鄭也不言侵鄭兵未加其國也不言滅滑入而不能有也高  
○經書入傳言滅相去遠矣况入滑書王二月晉人敗秦書四月傳言還時滅滑不應在四月然後邀其歸路而敗之也此必別是一時之兵左氏誤合爲一事耳程端學三傳  
文五年夏秦人入郿

左郿叛楚即秦又貳於楚秦人入郿○秦不能以德柔之而將兵入之穆之謂西戎以威勝而已趙鵬飛○秦入滑以窺東諸侯而不得乃入郿以窺楚李本○厥後楚昭王復國去郿而都郢都定六年傳楚令尹子西遷郢于郿則郿終併於楚矣是時秦不滅之者亦以郿鄰于楚不能越國而郿也姜炯○秦穆既入滑又入郿固知秦穆自晉乃悔一時不聽蹇叔之過非有

撫字弱小之義文定所謂以王事責秦穆者誠非也張自超宗  
文十五年夏六月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諸說見伐入並書門

又 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

左傳見書伐○公羊云入郭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非也入郭殆矣幾乎入矣不輕於圍豈得不書因其侵我遂入曹故得詳其事非爲其動我也陸道○齊懿以不道侵魯又遷怒於曹兵暴甚矣書侵曹入罪之也書遂著其橫也李明  
○郭外城也侯國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葉夢○餘見伐入並書宣十一年冬楚子入陳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 書入

書

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申叔時諫乃復封陳○誅其罪義也取其國惡也程子○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存亡與滅其若是乎王○上言楚人殺陳夏徵舒下言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於陳惡楚子行義不終也討賊正也因而入國以納淫亂之人甚矣孫復傳○楚莊具有討賊救患之心則辰陵之盟執微舒誅之一匹夫力耳奚侯以重兵造其國都而後戮之哉蓋本無是心而假其事以爲功也汪  
○罪人既得無事於入矣入則有欲取之心焉然卒不取也故不曰取邵○入者不有其地胡傳謂不書取爲美其討賊未滅而書入非也楚實未嘗取陳杞其實耳方苞  
○楚子入陳書日明是先殺徵舒而後入陳也左氏入陳殺徵



舒者屬筆之誤文定以左氏先入後殺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為與楚子之能討賊是信傳不信經也楚莊果真心討賊則徵舒既殺而陳可以無入既殺徵舒而又入陳是其志在入陳矣春秋直書殺徵舒於前是與其殺徵舒直書入陳於後是辨其入陳是非不掩予奪俱見矣張自起宗朱辨義○方氏說又見稱人以殺門○賀氏張氏駁胡傳說見書圍門十二年圍鄭

成七年秋吳入州來  
傳說見吳楚交兵門○州來小國世服於楚左氏以為楚邑非也劉敞○至昭十三年吳滅州來李廉會通○按傳稱巫臣通吳于上國則州來之入必吳以告於魯是以書葉百先通

成九年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莒潰楚人入郕  
左傳見書伐門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 書入

美

襄十二年春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郕

傳說見書遂門

襄二十五年夏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初陳侯會楚子伐卿當陳隨者并堙木刊鄭人怨之于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挾其太子奔墓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壘以待於朝子展執紼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傳而出視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去秋夷儀之會楚與陳蔡許三國同伐鄭今歲復會于夷儀鄭慮楚之復來也故先帥師入陳以奪其心高閏集註○伐人而至入其國都為已甚矣書公孫舍之書帥師書入亦所以罪之也商氏據左氏子產子展之有禮以春秋無貶者非也張自起宗朱辨義

昭十八年夏邾人入郕

左邾人藉稻邾人襲郕遂入之盡俘以歸郕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邾夫人而舍其女○邾見削於魯今少安其巢則肆其毒蓋以前日失郕失郕東田故饒倖於邾取此以償彼也趙聘飛○書以惡邾且為明年宋公伐邾起也汪克疏○邾宋姻也宋為大國近邾南事大猶恐獲戾而無故入邾非召兵之道乎李本○晉伯既衰楚患暫息雖邾亦肆入邾之虐嗟乎小國不相恤而責大國之不相恤小邪張自起宗朱辨義

定四年冬吳入郕  
左傳見吳楚交兵門○入皆書國而不書地獨此年不書吳入楚而以楚之國都地名書之恐因昭三十一年吳其入郕之文而誤也左傳於是後十五年楚滅胡亦稱吳之入楚也而不日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 書入

毛

入郕當從公穀作入楚於義順通汪克疏○凡書入者皆破其國都也楚地數千里若書入楚則不足以見破其國都之實矣日講○不日入楚而日入郕者楚為一國之總稱郕乃楚都吳自柏舉而入楚之國都謂之入郕則可謂之入楚則不可以柏舉楚地吳師至柏舉即已入楚境故也葉西○王方麓曰左作入郕誤入國都當稱國楚之郕猶晉之絳也當日入晉不日入郕張自起宗朱辨義○愚按前儒皆從左氏性汪氏謂當從公穀作入楚近儒方氏葉氏從左張氏從公穀說並有理並存之○趙氏劉氏說見不書滅門  
定五年夏於越入吳  
見吳楚交兵門  
哀七年秋公伐邾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傳見邾魯交兵門蘇氏說見不書滅門○內惡不諱公魯於天下也以邾子益來歸邾子益於邾雖欲掩之焉得而掩之春秋○據傳邾魯保於繹則未滅也故書入高誘然○胡傳春秋隱君之惡滅國書取今書以邾子益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爲能去其惡而與之非也無故入國執君及強大來討不得已而歸之未見其有改過之美也春秋書公不諱所以深著三桓之罪三桓屢伐邾拔削其土待其將滅使公主兵以受惡名而抗大國之討公惟所命不敢違其惡極矣方苞直解

哀八年春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傳見宋滅曹門諸說見不書滅門○經書入不書滅則入原有據地不據地兩義入而不據地入之已耳衛師入邾是也入而據其地即是滅秦人人都是也此書例也胡氏以爲有義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 書入

天

則不然王奇○杜注滅非本意故以入告按是年至孟子去齊時百有餘歲而曹交尙爲曹君之弟則曹未滅矣葉西○或曰此實滅矣書入者曹亡春秋之終天下無霸聖人傷之蓋不忍書也非也滅則書滅不滅則不書滅安有沒其實乎經言入傳言滅從經乎從傳乎謝○自是曹不見經而十四年續經書宋向邾入於曹以叛則曹爲邑之證也孟子時言曹交蓋居邾以國爲氏者未見其爲曹君之弟不然何不假館本國乃云得見邾君邪即據此爲曹復國之證以陳蔡許書滅例之亦宜書滅如云附庸於宋其祀未絕則宜從取舒取郕例書取或據其地別置亦宜從遷陽遷宿例書遷而書入均無以見事實也竊合春秋書入者推之如隱十一年鄭入許閔二年狄人衛是年魯入邾皆類於滅者而許書入以許叔居東偏也衛書入

以戴公廬于漕也邾書入以邾魯保于繹也則此書入烏知非類是歟蓋有一區未折入於敵即不得書滅否則如陳蔡許旋滅旋復亦必書滅無書入者此之謂實錄而諸儒以自滅咎曹以不救同姓責魯皆妄生支節非經旨且背馳也高誘然

哀十三年夏於越入吳

見吳越交兵門○吳子方會越乘其無備而入之也孫復尊

○伐入並書 入不言伐

入而言伐伐之不服而後入也陸績集例

伐入兩舉者伐而不即入故兩舉之也楊士勛疏

愚按兩舉並書蓋其事其文如此趙楊說是也或云入不言伐言伐甚伐者也則似春秋特加重貶矣恐未然

文十五年夏六月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 書入 伐入並書

五

伐之不服而後入也所以惡蔡陸績集例○蔡與楚次厥貉不與新城之盟伐之斯有名矣不服然後入焉晉不脩德以服楚而暴小國以爭諸侯欲使區區之蔡捍楚而不貳亦難矣高誘然○君弱不可以怠脩德以來蔡上也徒示武暴而終不心服謂之能佐霸主服諸侯可乎張洽○齊桓潰蔡而後臨楚意不專在蔡也今晉不能敵楚雖入蔡而益見其無能爲耳家鉉翁○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晉有辭也新城之盟蔡不與以是爲宜討也牛運○愚按蔡背晉而伐之受伐不服而入之故趙氏高氏牛氏以爲兼惡蔡也晉不能據楚以庇蔡既伐又入暴矣故高氏張氏以爲甚晉也要之惡蔡甚晉之義不待貶而自見以爲惡之甚之而特兩舉之恐非

又 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



伐蔡之師晉陵弱也伐曹之師齊遷怒也入其郭者夫至國都也猶愈乎入也張大亨○隱五年鄭伐宋入其郭襄元年韓厥荀偃伐鄭入其郭皆不書晉襄卒齊獨為亂階晉遂不競而諸侯貳故特書之趙訪屬辭○按襄元年孔疏晉先以鄭罪令於諸侯故書伐既敗鄭不復告故入郭不書耳餘見書遂門

文七年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傳見邾魯交兵門○康子被子服景伯道破伐小國不仁乃仍推公出伐無故入人之國處其宮晝夜掠此何異大盜象祀義之國而忍為之是皆季孫恃強陵弱貪利專恣而無忌憚也明年吳來伐齊人來取邑然後歸邾子自貽其辱矣陳深讀春秋編○公羊云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辭也使若他人然非也邾魯相近故初秋伐之八月又入之此自兩事理當並書無取於內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 伐入並書 書降

三

辭也以邾子來可云他人乎劉宗○入而先書伐者累日而後入之也公羊以為內辭若使他人然其說迂迴不可通葉夢得

○書降 鄭降公穀說其 降邾公羊蘇氏說辨

服從內附曰降陸清集例○降之者齊服之辭明

降者在邾故曰鄭降降者在齊故曰降鄭書降邾不曰鄭降者齊之

強閉鄭之弱責齊不責邾也而抑強扶弱之義見矣李明復集義引謝堤

書降二以兵迫之使服故不言取不絕其祀故不言滅趙訪

降者對叛之辭有叛而後有降先儒以密人不恭敢拒大邦為說以

為此附庸或已邑或方伯連帥之所統有所繫屬而不服者必請之

王而伐焉服罪而後降之故環人環四方之故降圍邑實居其一諸

侯各守封土不相為叛服則無降諸侯而擅納降罪也葉夢得春秋考

按劉原父曰降者何降之者何降者未失其國家者也降之者失其

國家者也未失其國家者復見失其國家者不復見也竊謂此泥于復見不復見而為說似未確國家失未失此書悉例也降與遷異

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

公羊曰成者何盛也曷為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曷為不言降吾師辟之也非也實其國盛改謂之成實滅其國改謂之降實降于魯改言降齊則春秋非實錄矣穀梁曰其曰降于齊師何不使齊師加威于邾也其意欲以貶齊其實乃縱失齊師之惡矣劉敞○邾降于齊師齊人降邾其罪一也而文不同邾降于齊師前既言我師及齊師圍邾矣不可復言齊師降邾又無以別降于齊不降于我不得不隨事變文然言降于齊師不言降於齊是亦以力脅之也葉夢得春秋考○或謂魯欲取邾而結陳蔡同伐陳蔡不至乃藉力於齊夫齊豈肯為魯役魯亦何敢役齊哉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 書降

三

齊欲圍邾而徵兵於魯與陳蔡邾畏齊而不畏魯故齊魯同圍而邾獨降齊也吳棫○邾降于齊穀梁以為諱滅同姓然則邾

果降魯而夫子改其事實以脫魯而罪齊邪文定以為伐國無

義而不能服然則魯果以齊伐邾而邾服齊不服魯以是為恥

邪皆不然也春秋書邾降齊者以著次即治兵圍邾以至師還

無非曲意從齊滅一同姓之國而并於已無利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莊三十年秋齊人降邾

穀梁降猶下也○公羊云邾紀之遺邑計紀侯去國至此二十

七年則邑不得獨存此蓋附庸小國若邾鄭者也其不言侵伐蓋

以兵威脅使降附孔疏○邾降于齊師先言圍而後言降此直

書齊人降邾者見齊強脅且見邾微弱不能仇齊之甚也葉夢得

按○邾降於齊師不曰齊師降邾者齊魯會圍邾邾不降於魯



而自降齊耳齊人降鄭非鄭欲降也齊強降之耳孫覽○鄭受

圍而後降此但書齊人降鄭者必齊師將出鄭自度不能支及

其未至而降之以免攻圍之害然不書鄭降於齊而書齊人降

鄭者以未見侵伐而降書鄭降於齊則似鄭無故自降而齊人

迫降之惡不著也張自超○按顧廣蘇氏以爲紀之附庸齊

降之後爲齊附庸故不言滅紀已八齊鄭無所附故不言取近

儒江氏謂小國不得有附庸乃因昭十九年傳紀鄭而誤也

○書遷遷紀邑諱言取辨遷之者不地爲亡辭辭自遷者書

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公羊傳

徙其朝市曰遷胡

言遷有二義曰某人遷某移其國於國中爲附庸也曰某遷於某則

係自遷猶爲列國故言所遷之地以明其移國都而已陸清渠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 書降 書遷

能以國遷曰某遷徙而臣之日遷某又引

遷者其國家復見者也遷之者其國家不復見者也劉敞

遷之者三米遷宿齊遷紀邾邾遷陽是也皆強遷之而取其地者

也自遷者七邾遷夷儀衛遷帝邱許遷葉夷白羽容城蔡遷州來是

也遷而不滅則曰某遷遷而遂滅則曰遷某汪克有

以上總論自遷爲人遷者

遷亡辭也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穀梁莊

日亡辭不言滅者滅則滅其宗廟社稷就而有之不遷其民也注

遷之使未失其國家以往其義猶有所難則是王澤之未竭也傳文

以後有滅國無遷國矣張治集注莊

土地人民盡有之日取逐其人有其地曰遷汪克有

猶以爲附庸也故不言滅穀梁莊

遷國重事也懷土常情也雖避害就利猶或恐沈於衆不肯率從而

況迫於橫逆非其所欲棄人宅之田里刈新徙之蓬蓬道途之困營

築之勞起怨咨而傷和氣不仁甚矣書遷者不貶而惡見矣胡傳莊

書遷與書取異取者取其土地耳未若遷其民之酷也遷其民則父

子兄弟離散而民失其常居矣呂大圭

遷滅三王之刑也舜典言竄三苗于三危而皋陶謨謂何遷乎有苗

則舜亦遷矣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召公

作將蒲姑此成王之遷也諸侯所不得爲故見貶焉大司馬九伐之

法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而無所謂遷者蓋伐得之而後遷非以師

直遷尤以見先王之慎乎遷人非如有苗亦不爲也葉夢得

以人遷者驅之以師遷者脅之凡遷之志皆惡也又傳莊

遷國者奪其地利形勢而徙其國都於他所或又以爲附庸也不言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 書遷

遷於某地者葉氏曰以遷人爲罪義不在地也程端學

其降之遷之何也重滅國也自莊以後無以降與遷書者矣隱公之

初書外取邑二而後此無聞焉蓋列國交爭疆場之邑攻奪無常以

爲不足赴告焉耳此世變之尤著者也方苞

春秋之初書遷者三蓋周室始衰諸侯猶未敢擅相滅故遷其國未

遷絕其祀也方苞

以上論爲人所遷者

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穀梁傳

自遷不書穀梁傳

某罪遷之者也書曰某遷于某罪遷者也陳傳

諸侯有道守在四鄰何遷之有不知出此而惟偏是畏惟地利是擇

偏者無已遷者亦無已非善爲謀也周有西戎之難以東遷而遂衰



楚有羣蠻之叛以不從而復振書曰遷者可以無遷也黃仲炎通說

遷皆議遷國至大事也國有人民社稷之重而遷焉以益下而利

民故也故易利用為依遷國取象於益損上益下為益書載盤庚涉

河而遷恐民盡劉不能胥匡以生禮遷國必大詢于眾非獨便已而

已也春秋之時王政不綱強大兼并其以國遷皆國小畏逼懼亡苟

擇地利圖保社稷耳書遷者七邢衛蔡各一許居其四皆非大國也

國無小道用之則存不道用之則亡若上有道揆下有法守政事修

舉人民和輯遠邇競親則國為之歸矣夫何遷之有蕭楚

自遷不書書者有關於一國之存亡也邢遷夷儀衛遷帝邱皆違狄

難也許遷者四偪於鄰也蔡遷者一避楚仇也皆關存亡也趙訪

邢衛俱迫而自遷也邢遷如歸齊桓獨得與滅繼絕之義二百餘年

之善者後莫有繼之者矣汪克寬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書遷

自遷者必迫於外患震蕩播越而後書蓋必如是而後其國以遷告

也左傳晉遷于新田楚遷于郢都遷于繹皆不見經蓋擇地而居無

為赴告于鄰國故舊史無其文耳方苞直解

以上論自遷者

莊元年冬齊師遷紀邢鄆部

直取其地不取其民故云遷不云取孔疏引○公羊云遷之者

何取之也曷為不言取為齊襄諱也以其志在復讐也案取人

邑非善事若為之諱是掩惡也陸湛辨疑○公羊非也有遷而

不取者有取而不遷者有且遷且取者春秋據實而書耳非諱

也劉敞○穀梁云紀國也邢鄆部國也非也並遷兩國自當分

別以見滅兩國之惡不當合之也邢鄆部者紀之三邑穀梁又

云或曰遷紀於邢鄆部也亦非也下有紀侯大去其國明此時

紀未遷也

又○此紀邑也邑不言遷遷不啻師其以師遷之者

見紀民猶足守而齊人用大眾以迫之也胡○遷邑不書此何

以書紀自是亡也葉夢○諸侯之國皆受之於天子封域有定

分人民有定居不可以力并術取也紀之土地人民受諸天子

齊烏得而遷之哉呂大圭○餘見齊滅紀門

莊十年宋人遷宿

宿介宋魯之間屬於宋而親魯宋人以爲貳於魯而遷之高閌

○宿雖微國天子封之而宋遷之其惡可知孫復尊○穀梁曰

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葉氏曰有自遷者有遷之者皆未失其國家以往自遷者必見

其地故地遷之者以遷人為罪義不在地故不地今穀梁見宿

不地遂以爲失其國家而不復見謂之亡辭若然乃滅也安得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書遷

為遷愚謂穀梁既曰未失其國家則非亡辭矣何為自相背哉

程端學○非滅也故不書滅然自是宿不復見則遂滅矣先

王建國而已遷之非義使民流離失所不仁書之罪宋也御

解○此脅而置之取其地也不言滅者猶以爲附庸爾牛運

閏二年春齊人遷陽

蓋齊人逼徙之杜○齊桓遷邢義也為其有狄難擇善地輔而

遷之霸者之事也遷陽事不見於傳以書法而觀亦宋人遷宿

之類蓋遷小國以爲附庸并兼之與名春秋所惡曰降曰遷疆

其所不欲之辭家鉉翁○啖氏曰移其國於國中而爲附庸蓋

強力施於可取者張洽○陽國天子所封也桓公以尊王爲名

而遷天子所封之國則其所以尊王者假之而已程端學○滅

譚滅遂桓公初年之事也降鄭遷陽則不絕其祭祀矣存邢存

紀未遷也



衛存祀則興滅繼絕之意也伯者功過不掩如此王克寬纂疏

以上爲人所遷者書某人遷某

僖元年夏邢遷于夷儀

左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穀梁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程氏辨說見下許遷○因邢之欲遷而遷以定之與前邢鄆鄆陽宿之逼遷強取者不同張洽集注○邢遭狄攻伐不復可立國遷之然後得以復存吳澂纂言○參看不書遷門城楚邱條下

僖三十一年冬衛遷于帝邱

左狄圍衛衛遷于帝邱○帝邱亦衛地也衛前爲狄滅東徙渡河齊桓有之今又爲狄所圍其遷避狄難也衛侯不能自強晉文無安列國之功莫不見矣明傳○齊侯城楚邱以遷衛至是三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 書遷

三

十年矣衛雖遷而狄未艾齊桓未沒僖十三年已侵衛十八年及邢人伐衛二十一年侵衛狄爲患於衛甚矣今又圍之衛不得已遷而避焉晉文坐視不恤德衰矣趙鵬飛經義○國之興亡在德不在險社稷之主不可輕動周有西戎之難東遷而遂衰楚有羣蠻之叛不徙而復振唐西幸而亂宋南渡而弱書遷帝邱垂戒遠矣直得纂○衛再遷矣皆狄難也而又適當桓文定伯之時桓惡其不與幽盟而不救文怨其出亡不禮而不救固以見桓文之編而亦罪衛無自強之道狄至則遷舍社稷邱墓而輕去其國都也張自勉宗朱辨義○衛遷帝邱無復楚邱之功矣楚邱書城帝邱書自遷無預於晉與諸侯之辭也俞汝言平義引羅解○俞氏說又見晉楚爭盟門朱氏說見比事門僖元年成十五年冬許遷于葉

左傳許靈公畏僂于鄭請遷于楚公子申遷許于葉杜注許畏鄭南依楚○穀梁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

○許畏鄭遷葉葉近楚倚楚以抗鄭也趙鵬飛經義○穀梁言其地

爲許復見非也凡自遷皆書其地惟他人遷之有不地者以其

義不在於地而在於遷人國故也程端學三傳辨疑○中國盟主不能

安小國使之昵蠻夷以求安春秋深著小國之失所也張洽集注○

許以此年遷葉昭九年遷夷十八年遷白羽定四年遷容城皆

避鄭也又二年而滅於鄭游速矣觀其所主而成敗見許逃而

主楚其亦不善擇所從哉李廉會通○以許自遷爲文與邢遷夷儀

同詞然邢遷上書救邢則知其自遷者自安之也幸邢之不失

所也許遷上不書救則知其自遷者自救而已傷中國之不足

恃也朱朝瑛纂言○張氏尚按說見鄭滅許門○以下五條俱參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 書遷

三

鄭滅許門

昭九年春許遷于夷

左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

舉授許男田○許畏鄭欲遷都近楚楚從其意遷之故以自遷

爲文若許不欲遷而楚強遷之則當云楚人遷許如宋遷宿齊

遷陽孔疏○夷一名城父本陳地楚滅陳遂遷許於此王克寬纂疏

昭十八年冬許遷于白羽

左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

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

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

國方城外之蔽也士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營不可啟君

其圖之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杜注自葉遷也孔疏



成十五年許遷于葉是後許常以葉爲都九年自葉遷於夷十三年傳曰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注云荆荆山也滅蔡在十一年許又從夷遷於荆山平王復之復其本國許又歸於葉也故知此年遷是自葉遷也且傳云葉在楚方城外之蔽也明其欲遷之時許在葉也楚雖發意遷許亦畏鄭樂遷○是時許猶以舊國不專心事楚以不專心事楚之許而不禮方有令政之鄭鄭得晉助而伐之不難矣此所以欲遷許也鄭實簡

定四年夏許遷于容城  
許四遷皆受楚令悉以自遷爲文遺害而願遷也然不能修德固圉而遷徙無常何益汪克寬纂○楚以吳故不暇於諸侯許雖遷白羽而召陵猶不敢違晉徵召故又遷之以自近歟方苞直解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 書遷

吳

哀二年冬蔡遷于州來

左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眾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駒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於州來○蔡倚吳以避楚也州來近吳吳滅州來而墟其地蔡從而居之趙曉飛○叔度初封於汝南上蔡及平侯卒徙於新蔡至昭侯乃徙九江下蔡即州來是也高閏集注○州來已滅於吳而不書吳人遷蔡何也凡書某人遷某國者雖未絕其祀已失位而等於其國之私邑也許蔡之遷猶列於諸侯故以自遷爲文直解○蔡與楚有柏舉之怨而吳之入郢皆蔡所致前四國之圖雖解而惟恐楚之必得蔡而甘心故謀遷於吳蓋蔡之于楚有殺般用有之仇于吳則有柏舉戰勝之德去仇而附德則州來之遷未可爲非而亦蔡所願也張自超宗○按胡傳曰蔡請遷於吳而中悔吳人如蔡納

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駒以說哭而遷墓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爲文者楚既降蔡使疆於江汝蔡人復請遷於吳而又自悔也背楚誑吳及其事急又委罪於執政故罪之非也

以上自遷者書某遷于某

僖二年春城楚邱

此魯奉伯令城之也曾史書城事城畢而衛人自遷則法不宜書考之於經杞遷于綠陵不書徵之以傳知遷於綠晉遷於新田不書是也然則邢遷夷儀何以書自遷而告於諸侯以求城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直解○不書衛遷舊史略之高謝然釋經○愚按三傳專封之說先儒多從之其實非也駁辨見外城門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 不書遷

吳

僖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按不書杞遷當亦如城楚邱方氏高氏之義

文十三年 傳蔡遷于州來

陳說方說見前自遷總論

成六年 傳晉遷于新田

陳說方說見前

哀元年春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賀氏說見書圖門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一目錄

書取總論 易辭辨 不用師徒辨 內諱滅書取辨

外取國邑田 疾始取則書桓以後不勝書則不言辨 以久而

外取邑不書 宋伐邾邾訖不書辨 齊取邾胡傳說辨

內取國邑田 易辭辨 內諱滅辨 兩取須句傳事辨 根牟

內取邑不書 鄭邾為邑辨 取邾不書伐諸說辨

伐取並書 兩書伐取特彰其惡辨

書取某師

不書曰取

書滅 用大師曰滅辨 入滅異義辨 罪見滅者辨 名不名別

滅 滅有罪無罪辨 滅項三傳各有得失辨 滅同姓名辨

不書滅 紀不書滅公穀說辨 徐取舒忽詞辨 執虞公不言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一目錄

十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一

錢唐張應昌學

○書取總論 易辭辨 不用師徒辨 內諱滅書取辨

力得之曰取不當取也雖復取本邑無異辭不予其專奪也左氏曰

書取言易也穀梁亦曰取易辭也按取者收奪之名何關難易假令

取之難而得之將如何書又云克邑不用師徒曰取經文云伐何得

云不用師徒蓋不論難易亦不論以師威逼或招收而得之一切稱

取取之非正皆為力得春秋之義在辨其得之邪正而已陸潛象例

取者言非其有而恃力兼井之也張洽集注 歷四年 引趙匡

取國曰滅有宗廟君長焉毀其宗廟燬其君長故謂之滅取邑曰取

攘其地以有之其為國者自存也故謂之取葉夢得 春秋考

左氏例用大師曰滅不用大師曰取按衛侯滅邢因禮至昆弟殺其

守臣而取之可謂易矣何以不書取邪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以魯之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一 書取總論

衆又加以楚而公親將可謂用大師矣何以不書滅邪劉敞權衡 信三年

左氏以為易辭如宋取長葛連兵經年何易之有胡傳說取字悉處

而俘之曰取取師于雍邱于岳是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取部鼎之

類是也取者收奪之名取牟婁長葛之類是也義俱相通李隆 會通

凡書取有恃兵力攻得而有之者有因其微弱掩其無備掠得而有

之者有以威脅或不義得而有之者而皆云取者著其本非已有也

言伐言取罪其取者不罪其見取者著其力不足也直云取者著其

無備而見取交惡之也取邾大鼎於宋則貪賂而縱罪取濟西田則

齊以戰敗而賂我齊人取濟西田則我篡立而賂齊取邾田自潯水

則晉執其君我取其田此所謂以威脅不義得而有之賂我而言取

專罪我也取邾大鼎于宋者專惡魯也賂齊而言齊取專惡齊也

賂齊而執其君而取其田惡又甚矣又公在乾侯取閭闔魯邑也書



曰取者見國內皆叛公不能有之則昭公之爲君可知矣臣子之惡  
又可見矣又齊侯取鄆齊爲公取也齊居方伯之職承霸者之後有  
甥舅之親不能討季氏反昭公顧爲是瑣瑣長賊臣竊國之權廢方  
伯救患之義書曰齊侯取鄆觀其文若無故取邑然惡之也三傳以  
取爲易辭夫公敗宋師而後取鄆宋圍長葛而後取易乎凡直言取  
不言伐者謂之易辭可也取鄆之類不可通以爲例也左氏又曰不用  
師徒曰取經文云伐何得謂不用師徒特取濟西田取邾田自鄆水  
齊人取濟西田此三者皆齊賂我或我賂齊或人執其君使我得有  
其地可謂不用師徒爾不可以凡言也三家之說俱未盡其旨齊人取濟西田此三者皆齊賂我或我賂齊或人執其君使我得有  
取國爲附庸曰取如內取邾取根牟皆是而乃云內書取爲諱滅外  
書取爲滅之易是滅與取無定詰并凡書滅者可易言取矣豈春秋  
筆哉竊約其旨詰之絕其祀曰滅徙其君曰遷服其叛曰降不有其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一 書取總論

二

國曰入取爲附庸曰取皆指國言也取爲己邑亦曰取不有其邑亦  
曰入徙其民而據其地亦曰遷皆指邑言也此內外同辭無所爲諱  
亦無難易之殊也高誘然釋經信三年  
諸侯疆域有常限人民有常居不可擅與不可強取雖方伯不得擅  
黜地易封以國與人者猶以爲舉况不義而取之乎孫寶綸解  
諸侯田邑受於天子受於先君強者不可取弱者不可與也春秋諸  
侯恣橫紆一時之難者挾地與人而不取貪一時之利者并人之地  
而不恤凡取一邑一田必備錄之戒貪發微衰憊而存王法也沈斐  
○外取國邑田疾始取則書桓以後不勝書則不書辨以久而  
外取邑不書自隱以前則書之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爲重也桓十四  
年宋伐鄭取牛首而後皆不書蓋自隱以後不勝書矣子產曰天子  
之地一圻列國一同今大國已數圻矣若非侵小何以至焉由此言

之則春秋取人邑者多矣聖人安能盡書之邪陳傳良後傳呂大圭或問  
曰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爲重也得之矣據桓十四年宋伐鄭取  
牛首僖二十三年楚伐陳取焦夷文八年秦伐晉取武城十年春晉  
伐秦取少梁夏秦伐晉取北徵之類皆不書雖成二年齊侯伐我北  
鄙取龍不書春秋重滅國自書齊鄭入許而後取邑不復書傳曰疆  
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書之不勝書故書其重者而已趙汴  
外伐一百二十有八惟隱之世莒宋並書伐取蓋中葉以後爭地爭  
城今日奪之於此明日并之於彼得失無常不足悉書故傳言取地  
經多不書蓋以擅與殘民爲重而土地之攘奪不暇論矣汪克有疏隱四年  
陳趙謂自桓以後不勝書而不書夫書取邑所以著取者之罪如因  
其相習爲常以多而貸之恐非春秋之義當是來告則書來告者或  
有望於鄰國之平其曲直而歸之也桓以後爭奪日甚告亦無從故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一 外取國邑田

三

不相告或與魯無關而魯史不書孔子亦無從而書也張自超宗宋  
○方望溪說同見書遷  
愚按永嘉陳氏新安趙氏二論與杜注孔疏異杜注以桓十四年宋  
伐鄭不書取牛首爲告伐不告取孔疏以文三年秦人伐晉不書取  
上官及郊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不書取朝歌爲告伐不告取皆謂  
不告則不書也張氏自超折衷之其說最得方氏義同  
外取內田邑不書故濟西汶陽前日他國取之不書而齊取濟西謹  
闡何以志爲其卒歸我也齊侯取鄆何以志爲其欲居我也張大亨  
隱四年春莒人伐杞取牟婁  
杞邑莒伐取之是後常爲莒邑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是  
也疏○公羊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非也伐國  
取邑有告不告爾劉敞○杞夏後在周爲三恪莒入春秋首加



兵于向又扼杞之弱壤其封邑其橫甚矣黃震曰○其後莒牟夷

以牟婁來奔以不義得之以不義失之徒爲叛人之資耳戰義

○牟婁近魯杞失邑來告事勢必然張自趙宗○餘見伐取門

隱五年冬宋人伐鄭圍長葛 六年冬宋人取長葛

公羊曰外取國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劉氏駁之義同上○諸

說見伐取門宋鄭交兵門

僖三年夏徐人取舒

舒本附庸之國舊服於楚徐人取以自屬先儒以爲滅而書取

誤矣日講○餘見不書滅門

以上書外取外邑二外取國爲附庸一

宣元年夏齊人取濟西田

左爲立公故以賂齊也○公羊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弒子

春秋屬辭例編 卷二十一 外取國邑田

四

赤之賂也○穀梁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也○賂

齊爾何言乎齊人取之諱也劉敞○魯致賂而書齊取田所以

著齊罪齊不能聲罪致討貨賂公行是利其爲惡而助之也胡

○齊侯之罪隱而難見故明書取田以著其罪孫覽○桓立求

援於鄭而誘以許田宣主齊以自立而賂以濟田以利自固前

後一轍使鄭莊齊惠不食其利則桓宣必不能以自立矣曰假

曰取蔽罪鄭齊誅其貪利而成亂也張帝○桓之弒入許田於

鄭春秋書鄭伯以璧假許田宣之弒入濟西田於齊春秋書齊

人取濟西田書法不同何也魯桓弒君鄭不預也魯畏其討而

賂之故書假諱之也魯宣弒君事實成於齊惠故直書其事以

兩討之公既篡國又割先祖之土疆爲賂齊惠輔人之篡又受

其賂此所謂盜竊之取其罪大於侵伐之取矣家鉉翁○此我

歸之也爲魯諱賂故言取趙訪風○春秋內失地不書如襄二

十六年齊取我高魚之類以其不能保先祖之土宇故諱之也

獨此書齊取者已以賂齊非齊之疆取也李廉○言齊人取之

諱也然則何以知爲賂齊比事書之而可見也牛運○外取內

田邑不書此與哀八年取謹聞書者病內也或曰因後來歸故

書陳氏則鄭謹聞陰田亦來歸者何以不書也高澍然

昭二十五年冬齊侯取鄆

左齊侯圍鄆杜注不書圍鄆○公羊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

公取之也○齊景有志脩霸當納昭公穀意如乃惟取鄆以處

公而已其無意於納公而忽遠略可知呂本中集解○書取見

季孫據國叛君也下言公至自齊居於鄆則齊取之以居公可

見趙訪風○齊景不伐魯以納公而取鄆以居公書以譏之集

春秋屬辭例編 卷二十一 外取國邑田

五

案○齊雖以居公實爲已有也故鄆潰而鄆田屬齊觀定十年

齊人來歸鄆田可知季本○外取我邑諱不書齊取鄆以居公

則不必諱矣張自趙宗○胡傳書齊侯取鄆是公已絕於魯

非也後書公居於鄆則不忍絕公於魯明矣爲公取則公必同

役而第書齊取者鄆魯地不得書公取且傷周公封略盡爲叛

臣所據雖邊境小邑非假鄰國威力公亦不得而居之也方苞

哀八年夏齊人取謹及闕

左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卽位而逆之季鮒侯通

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鮒牧帥師伐我取謹及闕○公

羊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以邾子

益來也○穀梁惡內也范注邾子益齊之甥也畏齊故賂之○

不書伐兵未加而魯與之邑杜○公穀以齊爲邾故左氏以季



姬未歸故觀齊之兵端當從二傳家鉉翁詳說○左氏以邾子益爲

齊出則齊之取二邑家氏所謂要魯以存邾是也以益來而取

我謹聞歸益而亦即歸我謹聞非念甥舅之情而何而左氏又

以取二邑爲季姬未歸之故自相矛盾義全考○公穀謂齊爲

邾故與左氏不同程子及家氏並主公穀於情事甚合然春秋

事據左氏苟無大謬則存以俟考故並錄三傳案邾故也

邾子蓋齊甥魯入邾而執邾子致齊以爲辭故致賂以悅之在

此爲賂據彼則言取婉其辭以諱國惡也然不書伐則非兵取

可知而魯之爲賂見矣雖諱而不沒其實也御纂○季姬之

事左氏本文或有之以此釋經則出附會蓋經例外取內邑非

內有大惡不書滅邾而取復邾而歸假外警內之明文也劉逢

氏春秋○上書取邑下書歸邾子則公羊之說得其實案○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一 外取邑不書 六

魯擅興入邾而虜其君固可罪而齊爲邾來討乃取其非有之

二邑其罪均矣何以伐人乎張自超宗朱辨義○高氏說見上宣元年

○外取邑不書 宋伐邾恕誠不書辨

杜孔陳趙及張說見前總論

桓十四年冬宋以四國伐鄭 不書取牛首杜注告伐而不告入

高曰鄭厲自負材武藉宋得國今見伐而至取邑以爲恥

信二十三年秋楚人伐陳 不書取焦夷

文三年夏秦人伐晉 不書取王官及郊

文八年 不書秦人伐晉取武城

文十年春不書晉伐秦取少梁

又 夏秦伐晉 不書取北徵

文十二年冬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不書秦伯伐晉取羈馬

成十五年夏楚子伐鄭 不書鄭侵楚取新石

成十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 不書取朝邾取幽邱

襄元年秋楚公子壬夫侵宋 不書鄭侵宋取大邱

襄三年 不書吳伐楚取駕

襄二十三年秋齊侯伐晉 不書取朝歌孔疏見外

昭十九年春宋公伐邾 不書取蟲杜注不書國取不以告

邾之罪而免其取邾之罪而免其取

哀四年 不書齊伐晉取邢任欒郤逆時陰人孟壺口入邑

哀十二年秋宋向巢帥師伐鄭 不書取錫

以上外取外邑不書

文七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僖公嘗取之其後復爲邾取不書方

氏說見內取外邑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一 外取邑不書 內取國邑田 七

成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不書取龍

以上外取內邑不書

○內取國邑田易辭辨內諱滅辨 兩取須句傳事辨 根牟

內取之邑不繫國者皆本是魯邑曾爲他國所奪今卻取之既是本

國邑不可繫之他國爾陸清集例

凡有邑稱邑無邑稱田蓋田繫於邑有邑則稱邑舉事也無邑自當

稱田又○愚按趙說較公羊田多邑少

諸侯土地受之天子不可取也言取惡內也孫復尊王發

釋例曰乘其衰亂或受其潰叛而不頓兵勞力則直言取如取如擄

言其易也左傳○左氏曰凡書取言易也非也春秋褒善貶惡示後

世法非記難易而已也難易何足紀乎劉敞權衡○二條

凡力得之日取不當取也惡其專奪雖復取本邑亦無異辭蓋取人



之有其惡易見而取已之舊不以其道者其罪難知故濟西汶陽本魯地而亦書取日本中集解三

或曰諸侯土地受之天王傳之先祖聖王不作諸侯放恣強者多兼

數圻弱者日以侵削當是時有取其故地者夫豈不可然信公嘗取

濟西田矣成公嘗取汶陽田矣亦書曰取何也苟不請於天王以正

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春秋之義不以

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義也胡傳隱四年

內取邑悉書昭十年伐莒不書取鄭不足詳也自是定六年取鄭匡

哀元年取晉棘蒲不書陳傳良後傳

鄭師入郛入防歸于我曷為以內取書之蔽罪於魯也春秋嚴義利

之辨苟以為利書吾取而已是故郛防書取譏不在鄭也濟西田書

取汶陽田書取郛田書取譏不在晉也又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一 內取國邑田

八

書內取十有七以兵力取他國之地則書戰伐若敗宋師取郛取防

伐齊取穀伐莒取向伐郛取須句取訾婁取繹取潮東田及沂西田

是也藉大國之威不以兵力而復故地則不書侵伐而止書取取郛

取濟西汶陽之田是也非故地則繫之國取郛田自潮水是也取附

庸小國則諱不書侵伐而亦止書取取根牟取郛取鄭是也若

取閭則昭公在外而取內邑又春秋之變例也參汪克明傳三

小國為隣所并魯復取之與取邑同文者其國已邑之也須句向是

也鄭鄭已邑於莒而取鄭取鄭不言伐莒何也魯嘗屬鄭而莒滅之

魯嘗城鄭而其後為莒所得魯人蓋曰吾取鄭鄭而非取之于莒也

與向之本并于莒須句之本并于郛者異矣故舊史無伐文也季孫

宿救台遂入鄭不言伐莒亦此意也方苞通論

按孫明復伊川文定謂內諱滅書取諸儒皆從其說其實非也今采

方氏郝氏高氏辨論於後

凡取外邑必先書伐某國敗某師而根牟鄭鄭無所繫此以知其為

微國也取者取為附庸也謂內滅書取非也方苞直解成六年

胡傳以取鄭取郛取鄭為諱公滅國滅項則信公在會乃季孫所為

故不諱非也凡書取者取為附庸也徐人取舒是也滅而書取則非

其事之實矣文姜之會齊侯莊公之與齊狩不諱而諱滅國乎又傳七年

胡氏謂內諱滅曰取滅項不諱者公在會也非也實滅言取非事實

也內之惡有大於滅國者矣而不諱獨諱滅國何也若滅國實當諱

公雖在會猶在國也罪豈末滅乎郝懿行說畧倍十七年

取邑曰取取國為附庸亦曰取書取為邑國同辭高誘然釋經倍二十二年

隱十年夏六月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郛辛巳取防

左傳見宋鄭交兵門○公羊一月而再取甚之也○非其有而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一 內取國邑田

九

取之盜也胡○左氏以鄭莊公為正非也諸侯擅取他國之邑

與人罪之大者而云合正何其妄乎陸道辨疑引趙匡○鄭莊以齊之

背宋從已魯之力也故以二邑讓魯春秋書取著魯之無名而

擅據也張洽集注○魯於宋本無隙徒以賄賂之故為鄭所役一月

取其二邑所以著其暴家鉉翁詳說○書取郛取防則擅取之罪見

矣書辛未辛巳則貪取之罪已甚矣湛若水正傳○陳止齋說見前

傳二十二年春公伐郛取須句

左傳見郛魯交兵門○按劉氏微辨左氏之妄諸儒皆從之○

傳曰郛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若然經何以不書郛杜氏曰須

句雖別國而削弱為魯私屬故滅奔及反其君皆不備書非也

傳曰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非魯私屬明矣假令

為魯私屬亦不得稱來奔奔者皆列國也今傳稱須句子來奔



是非私屬也且魯亡其私屬則自宜救之又何待成風爲之言哉成風爲之言是又見非魯私屬也須句非魯私屬其國滅其君來奔經不宜不書也以經不書知無有此事也左氏曰反其君焉非也若誠有之經何以不書哉劉敞○滅國未有不書於經者諸侯來奔亦未有不書於經者審如傳言經安得不見乎滅須句謂不告不書猶可也來奔則無不書之理公伐邾取須句猶言公伐邾取訾婁則須句蓋邾之邑也陳世子吳復歸于陳蔡世子廬復歸于蔡楚滅其國而後能復之猶見書于經須句滅于邾而魯反其君此孔子所謂興滅國繼絕世而天下之民歸心焉者也而經反與伐國取邑之辭一施之乎左傳○如左氏說則邾是一國須句是一國既是復須句之君則經不應言取書曰伐邾取須句則是伐國而取其邑明矣然則是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一 內取國邑田

十

須句前滅于邾其國已爲邾之邑公伐邾而取之爾呂大圭○左氏謂須句國也邾滅之公伐邾而取之反其君木訥曰若是則魯之美事春秋當書邾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公伐邾歸須句子于須句如書歸邾子益之文然後明白今按書法與昔人伐杞取牟婁之文無異則須句乃邾邑愚按胡安定於此後升陞之戰亦曰魯伐邾之國又取其邑致此戰則安定已指爲邾邑黃震○取須句之事若以昭十九年宋公伐邾之例觀之則胡氏之說殊相反春秋不應罪魯若此左氏事不見經恐未可信須句子既來奔魯史何得不書滅邾若如杜說則卽亦魯私屬何爲又書滅邾故劉氏謂此年無滅須句來奔事亦無反其君事直是邾人滅其國爲邑魯取之耳李鑒○如傳所云國滅而與君奔而反皆事之大者且有關於魯而經不書其無此事可

知王王雱○傳語與昭十九年宋伐邾取蟲而歸卽停事正相類然彼不書取此則書取胡氏於彼則曰善善長惡惡短於此則曰不請於王以亂易亂自爲矛盾如此朱朝瑛○書法直取邾之須句而已矣僖公取之邾人復之迄文公而又取之猶卽爲莒之已文十二年城之莒人復之迄昭元年而又取之此不待傳而明者也若如左氏邾滅須句而僖公封之僖公封之邾人復滅之封之者有罪而書取滅之者反無罪而不書滅乎不罪邾之滅須句而專罪魯之取須句又歿其存須句之功而兩書其取須句之罪竟於邾而刻於魯春秋必不然矣華學泉○左氏或因文七年又有取須句之文乃謂此爲反其君於國非取爲已有也然春秋外取內邑不書安知須句不復爲邾所取至文公時再取之於邾邾文定以爲崇明祀保小寡而書取者爲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一 內取國邑田

十一

母家報怨取人國而反其君以亂易亂與收奪無異也夫銅強暴扶弱小復已失之國納出亡之君雖無王命猶爲義焉春秋於城邢城杞城楚邱城緣陵悉書皆善之也魯有存須句之義而反變其文沒其事實坐以取國之不義豈理也哉張自超○僖二十六年冬公伐齊取穀見書以師僖三十三年夏公伐邾取訾婁見邾魯交兵文七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左傳杜注見邾魯交兵門○惡再取也孫復○左氏曰宣文公子焉非也僖公反其君義事也經不喪文公取以封叛臣惡事也經不貶不喪而巳又畧無所見豈春秋之實邪劉○趙氏曰若實如左氏則經文當書以示譏經既不書何惡爲實葉氏曰文公子審叛其父我取其邑而封之辭不應無所



貳蓋傳誤須句以爲國也使實有此絕太傳之祀以與鄰國叛臣其罪又大於取邑亦不應無異文程端學三○如以前次之

取爲反其君則此之取是邾再滅之而魯再取之也不書邾滅而再書魯取寬邾罪而嚴治魯何邪且遂城郛明是備邾而保

須句可見前是取須句於邾中間復爲邾取今再取之於邾惟恐其不保而急於城郛耳張自超宗○兩書取須句于邾而中

間爲邾得無文蓋外取邑舊史皆諱而不書也方苞直解高宣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左傳見書伐門○趙說見莒魯交兵門宣九年秋取根牟

左氏曰言易也非也根牟雖小不以兵革不能取也能取其國何謂易乎劉敞○根牟小國昭八年莒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衡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一 內取國邑田 三 卽所取根牟地汪克寬○公羊以爲邾邑母喪未期而取邑故

諱不繫邾非也居母之喪縱非邾邑豈容無諱當如左傳以爲國名楊士○邾在魯南根牟在魯東北邾小國也邑豈能到此

傳異同篇三不言滅非滅也不言伐某據杜注根牟東夷國則非取邑也以徐人取舒例之蓋取微國爲附庸者以其存祀與

滅國異以爲己屬與取邑同故書取爲邑國司辭焉取邾取邾如之諸云內諱滅及言易者皆臆說不可從高澆然○愚按顧

氏駁公羊謂魯自中葉以後凡取邑皆不書言不以取邑爲重也然則宣十年取繹昭元年取邾何以書乎故刪之

宣十年秋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詩保有鳧繹邾文公卜遷於繹皆此山之地爲邾魯二國之境

必更遷取繹是滅邾矣孔疏謂別有繹邑亦因繹山爲名則邾國小邑少不應更有同名之邑也疑公羊作繹爲是葉集

成六年春取邾邾爲微國左氏穀梁同公羊以爲邾邑不繫之邾諱也非也

李廉○公羊於根牟邾邾皆曰邾邑然春秋未有取他國之地而不繫國者苟以諱亟而不繫邾則信公取須句嘗婁可謂亟矣何以繫之邾邾汪克寬○高氏說見上方駁胡傳見前總論

襄十三年夏取邾左邾亂分爲二師救邾遂取之○晉始息民是以楚侵宋而不報魯取邾而不討取無大亂而已呂本中集○公羊以爲邾邑

然不書伐邾則非邾邑明矣汪克寬○邾國也取者取爲附庸也故不言滅邾高澆然○高說見上○魯以削弱之國公然取邾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一 內取國邑田 三 而無忌者晉既不討滅邾之莒其能討魯之滅邾乎張自超宗

襄十九年春取邾田自鄆水左傳見邾魯交兵門○取邾田以鄆水爲界杜○穀梁自鄆水

軌辭也范注委曲隨鄆水言取邾田之多○其曰取邾田自鄆水非所取也魯人之君而制其國介人之威而私其利晉魯之

惡甚焉交誼之劉敞○成二年取汶陽田不言齊魯地也今以晉命取田於邾故書曰取邾田自鄆水言非魯地也蘇軾○言

取邾田則非魯之舊可知異於濟西汶陽之取而特顯威以強取明矣張洽○後此襄二年取鄆東田則又不止自鄆水矣於

此見魯之陵弱小而爲利也汪克寬○齊之戰取汶陽之田於齊書曰取汶陽田不係之齊此孰邾子曰取邾田自鄆水者何

也汶陽本我田也邾田乃晉侯惡邾之伐魯而割其田以與魯



也非反魯侵地也况邾人伐我執之足矣又取其田不幾於蹶田奪牛之誦乎此書法所以異於取汶陽田也楊子庭○家氏謂魯因復舊疆挾伯主之威多取田於邾若是則晉未命取邾田而魯強取之矣非也左氏曰次於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鄽水歸之於我次於泗上者晉侯次於泗上也歸之于我者晉侯命歸之我也然春秋書取邾田自鄽水祇若魯自取之者所以罪魯也其于晉則書執邾子罪之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元年春取邾

左傳見舊魯交兵門○文十二年城諸及鄆實舊魯爭鄆之始汪克寬○取邾之事季武子爲之也春秋直書取邾則貪殘之心非其有而取之與其君之弱其臣之專且並著矣湛若水季孫宿伐莒取鄆與歸父伐邾取鄆何異而書法不同程氏胡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一

內取國邑田

主

氏以爲乘亂故隱諱然則不乘亂而取者不貶乎陳氏傳良云歸父伐邾猶公命也此專取邑而已說亦未當李廉會通○事與歸父伐邾取鄆同而書法異李氏廉歷辨先儒之失而謂書伐莒取邾亦足以見其無討賊之心而有懷奪之實矣蓋釋本邾邑魯人固曰吾取之邾也邾則魯管城之而其後爲吾所得魯人固曰吾取邾而非取之於莒也舊史本無伐莒之文孔子豈得而益之哉不書伐莒則與取小國何以別乎其爲莒邑已前見矣乘亂而襲據其地不用大師故不書某師師直解

昭四年秋取鄆

左取鄆言易也莒亂著邱公立而不撫鄆鄆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其言取之何取附庸之辭也鄆也曷爲

謂之附庸莒已滅之矣爲附庸乎莒也劉敞○公羊云諱滅也非也莒已滅鄆矣此又能重滅之乎公羊謂鄆未滅故因而爲之辭耳劉敞○魯乘莒亂而有之也書取鄆者明魯人苟貪其土無與滅繼絕之義也黃仲炎○義與取鄆同不嫌與取鄆取鄆同文者莒人滅鄆與鄆爲莒邑均已見于經矣方苞○不書伐莒者傳稱鄆叛而來本未嘗以兵取之也葉西○鄆舊屬魯故不繫莒不言伐與取鄆同春秋取邑曰取爲附庸亦曰取是時鄆久屬莒爲邑則此從取邑例書之特以取舊屬不言伐莒爲異耳高澍然○取之於莒也公羊以爲內諱滅非也鄆一滅無再滅也牛運震○魯嘗屬鄆鄆爲莒滅其後不堪去疾之虐叛莒歸魯若因其念舊之誠爲繼絕之舉擇賢而立之則大義著於諸侯矣乃彼乘亂而來此乘亂而受聖人以爲不義也觀女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一

內取國邑田

主

叔齊以此事爲利人之難罪昭公可知季享其利而公受其名姜炳璋○哀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伐邾取邾東田及沂西田殺梁取邾東田邾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前取邾田自鄽水矣今又取其邾東之田猶以爲未足又取沂西之田則其貪欲無厭必至於盡取而後已可知也以區區邾國而魯兩納其叛邑三取其田時無王霸疆陵弱之亂至此張治集注以上書內取外邑七內取外田二內取國爲附庸四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

左分曹地也○左氏曰使臧文仲往非也若文仲往不應不書注謂請田非聘享會同故不書亦非也告糴乞師弔葬致女皆書請田非常自應書又曰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於濟若然當



之取曹田自濟水不得云取濟西田而已劉敞。左氏以爲謂言地然經書與汶陽田無異則本魯田見侵於曹者孫觀。公羊曰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於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也晉班曹田在二十八年距此已久事不相承若云取濟西田于曹直似我取同姓之田不顯伯者所班故不言曹耳孔廣森。公羊通義。○取之曹也不繫國者吾故田也復吾故田而謂之取何也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胡。○復舊地亦與其有而取之者同蓋無王命以正疆理皆取之不以其道也况晉奪曹與魯本以其私憾乎張洽。○曹非天討而被削地之誅魯非王命而受加地之賞出於晉人之私而已黃仲炎。○濟水出齊魯之間故有齊濟魯濟今日濟西則自濟以西之田耳內取田無不繫之國惟成二年取汶陽田與此取濟西田不繫之國本魯田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一 內取國邑田

也趙鵬飛。○汶陽濟西言取鄆謹陰謹陽言歸言取非彼所欲也非彼所欲我取之曰取言歸其所欲也非我強之而彼自歸曰歸呂大圭。○非天子不得削人土地晉以曹地分諸侯晉之分魯之取皆非也趙訪。○復故田而謂之取呂氏以爲非彼所欲者近是文定謂爲以亂易亂者罪其爭而復之也蓋外取內邑不書魯史諱我邑之爲人取也若復故田而謂之復是章我田先爲曹取矣故書取謂若新取之曹者又曹本不欲以田歸我不可書曹人歸濟西田也張自超。左氏謂晉文以曹地分諸侯按救宋諸侯齊秦先之魯未與也是時魯方助楚與楚盟圍城之下又拒晉而使公子買成衛晉何愛於魯而畀以田經書取必此時乘曹之危以力取之與襄十九年取邾田哀二年取鄆田例同毛奇齡。按此說辨左傳異亦有理並存之

成二年秋取汶陽田 公羊汶陽田者何牽之路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胡。○內取外邑曰取如取郕取防取特婁是也外歸魯地曰歸如濟西龜陰及謹陽是也汶陽田魯地也齊人歸我當日歸今日取者因晉力取之也此年齊歸我田書曰取八年齊取我田乃曰歸者取之自晉歸之自齊見魯國之命制於晉而已故雖我田也而不得僥然有之其猶寄爾齊歸我田書曰取猶若取之於外也齊取我田書曰歸猶若齊之所有也汪克不。○取汶陽濟西其事同故書法不異濟西爲曹所侵汶陽爲齊所侵皆晉命歸魯春秋不以爲歸而以爲取爲其同伯國之力得之也伯國不稟命於王分正疆理而擅其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一 內取國邑田

子奪所以書取家鉉翁。○力得之曰取齊歸汶陽而稱取言晉晉力以復之而得之之難也易辭曰歸齊取汶陽而稱歸言奉晉命以反之而失之之易也汪克不。○內邑而不言齊人來歸者呂大圭曰歸者其意也取者我也非其志也孔廣森。昭三十二年春公在乾侯取闕 公遣人誘闕而取之杜。○闕魯地卽定元年所云將葬昭公季孫使役如闕者也公羊以爲邾邑非孔。○闕者魯羣公墓之所在此公不得奉宗廟祭祀而先君墳墓所在特以取書著賊臣之罪家鉉翁。○闕有羣公之墓在公意若曰吾不能守宗廟猶將保墳墓也思保墳墓蓋始絕望於入也洪咨。○書取郕取闕見季氏據國公無尺土矣雖得魯邑猶取之於外云爾吳。○公旅寄乾侯久矣非有兵力可以得邑蓋魯人以闕與公而公



取之也書取闕著其微弱也○公在乾侯取闕案乾侯非公之有而書在闕本公之有而書取皆闕公也惡魯人之外公於魯也賈逵謬以為季氏取疏駁之是○案

以上書內取本國之田邑三

○內取邑不書

昭十年秋季孫意如等帥師伐莒 不書取鄭

取鄭不書公見討于平邱魯諱之○杜

定六年春公侵鄭 不書取匡

取匡不書歸之晉○杜

哀元年秋齊侯衛侯伐晉 不書我師取棘蒲

○伐取並書 兩書伐取特彰其惡○杜

穀梁傳言伐言取所惡也范氏既伐其國又取其土明伐不以罪而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一 內取邑不書 盜葬 大

貪其利兩書伐取以彰其惡○四年○下數條同

伐而後言取者先聲其罪以伐之又奪其邑以為已有也○經解

諸侯土地有所受伐已有罪矣而奪其土地惡又甚焉○程子

伐者問罪之師服則止矣從而取其邑是利之也○葉夢

諸侯擅興兵侵伐罪也又取其地其罪又加於伐一等○家鉉翁

昭元年伐莒取鄭書取不書伐昭十年伐莒取鄭書伐不書取者元

年兵未加莒而鄭服故不書伐十年晉以取鄭來討故不書取也○孔

愚按先儒謂兩書伐取特彰其惡非也兩伐取則皆書亦據事直書

耳外伐取則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為重伐取並告也陳趙張方說見

前外取總論其惡皆不待取而自見也牛空山曰伐取並書惡之也

書之於春秋之始而惡之之義見矣此後不勝書故書之有詳略也

以為不告取不書者固也似不如陳趙諸說

隱四年春莒人伐杞取牟婁

穀梁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餘見○二年莒人入

向天子不能誅遂肆然伐取○孫復尊○取者收奪之名伐人而

強奪其土惡矣○杜○杞二王之後天子猶不臣之而莒敢伐之

取其地王法所當誅也○高閏○餘見前總論又見外取邑門

隱五年冬宋人伐鄭圍長葛六年冬宋人取長葛

左傳見書伐○取不繫鄭不舉伐者承上文也○何○長葛鄭邑

天子所封非宋所得取也言伐言圍言取其惡甚矣○孫復尊○

宋圍長葛歲且周矣而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鄭視其民危困而

不能保有赴訴卒喪其邑皆罪也而宋不可勝誅矣○程子○春

秋有獨言伐者公子慶父伐於餘丘是也有直言圍者叔孫僑

如圍棘是也言伐言圍而又繼之以取此年伐鄭圍長葛明年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一 伐取並書 五

取長葛是也伐者聲罪致討也圍者環其城邑也取者取其土

地也此其義自不相妨如莒人伐杞取牟婁則取之也易故不

言圍宋人伐鄭圍長葛則取之也難故先言圍而後言取書圍

者又以見鄭之有城守也書圍而後言取者又以見宋之志於

必得也○呂大圭○餘見宋鄭交兵門

隱十年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左傳程子說見書伐杜注孔疏吳氏說見書取師○按此係取

師義與伐國取邑同觀杜注孔疏可見

以上書外伐取止於此其後皆不書見前外取邑總論

隱十年夏會齊鄭伐宋公敗宋師于菅取郕取防

左傳見宋鄭交兵門諸說見書內取

僖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見書內取門。言伐言取惡伐非以其罪利其土地也。孫復傳

傳二十六

僖三十三年夏公伐邾取訾婁

傳說見邾魯交兵門

宣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宣十年秋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用貴卿為主將舉大眾以征伐而陵弱侵小是為盜也。明

哀二年春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伐邾取鄆東田及沂西田

左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鄆沂之田而受盟杜注

絞邾邑。定公之夢邾子奔喪事魯恭矣而諸卿相繼伐之既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一 伐取並書 書取某師 主

取其田又疆與盟詳書以著其罪。傳邾子知三家欲并其地

故事魯不敢不恭然卒不免元年伐邾至是三卿同伐而取田

入春秋未有伐國取田者也。高閌集注

以上書內伐取八

○書取某師

覆而敗之曰取某師。左傳莊十一年杜注覆而敗之謂威力兼備若羅網所

掩覆一軍皆見禽也甚其誦惡其盡也。○覆隱也設伏而敗之謂攻

其無備出其不意敵人不知敗之易故曰取。隱十一年孔

隱哀之篇取師者三齊桓既興之後晉霸未衰之前幾二百年未有

書取師者蓋懼霸討而不敢亟暴也故王迹熄則天下為春秋霸統

散則天下為戰國春秋之不遽變為戰國亦霸者之功。方苞直解

胡氏例悉虜而俘之曰取。按陸氏集例亦曰取某師鄭取三師春秋書之惡

其誦且惡其盡也桓文既興以後未有書取師者則列國猶有所憚

而不取肆至春秋之末而書宋鄭取師志二國之與春秋相終始聖

人欲不與桓文得乎。鄭據高大事表

隱十年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左傳見宋鄭交兵門。○書伐用師徒也書取克之易也。杜

十一年注云若羅網所掩覆若非前敵之易何能覆而取之故

凡言取者皆易辭公羊曰其言伐取之何易也。疏○取猶哀九

年宋取鄭師哀十三年鄭取宋師謂敗其兵而悉俘其眾也。吳

言○或疑鄭孤兵不能取三國之眾更以為取戴鄭之附庸

何必取哉三國入鄭不克移兵戕其附庸不然三國伐戴何損

於鄭哉以是知其非取戴也取三師也。趙聘飛○外取師不書

侵伐必伐與取異事乃悉書之宋衛入鄭是一事蔡人從之伐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一 書取某師 主

戴是一事鄭伯圍戴取三師又是一事故悉書之。趙聘○案公

穀謂鄭因三國之力以取戴胡傳謂四國已圍鄭乘其敝一舉

而兼取之俱未合情事獨程子用左氏取三師之說以為鄭戴

合攻盡取三國之眾而趙氏李氏汪氏互相發明於經旨為近

案○愚按鄭取三師左氏可據彙纂斷之甚明參看吳說及

哀九年李說更無疑義其書法之不同則趙氏汭說是

左傳見宋鄭交兵門。○公羊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

也。○穀梁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此師也其言取之

何覆之也覆而敗之不遺一人之辭也。劉敞○春秋之季日尋

干戈詐力相傾奇變滋起於是始志取人之師。張洽集注○定

十五年鄭罕達首禍而伐宋哀七年宋復以皇瑗報之則怨固



償矣宋人圍曹鄭駟宏救曹非救曹也警宋也則鄭疾宋者再而未侵鄭者一今鄭復伐宋師在雍邱雍邱宋地則鄭已三疾於宋其義固曲然宋之禦鄭亦不可謂義因在其雍邱而取之亦甚矣不曰敗非敗而奔也不曰潰非潰而散也出其不意劫而取之矣趙氏○取鄭師于雍邱直云取者譏鄭之無備也取宋師於曲直書取者譏宋之無備也蕭楚○師氏曰鄭人圍宋雍邱宋皇瑗圍之雍邱應於內皇瑗圍於外腹背受敵無以支持而為宋所得故曰取愚謂鄭有罪矣然不書鄭伐宋而書宋取鄭師者書其甚者也程端學○傳載使有能者無死而止以二人歸則殺人多矣春秋之末特書取師者二謝氏所謂著其禍之大者是也長平之坑所由來漸矣此當與隱十年鄭莊取三國之師同看李廉○隱十年鄭伐取三師伐者聲其罪也曰取之猶難辭也此直書取易也諱而掩其不備也尚詐嗜殺生民之禍烈矣春秋所以胥為戰國御集○取師之慘春秋之初一見鄭伯取師二百年來無之矣而以宋鄭各取其師終焉前則諸侯為之後則大夫為之張自超宗○宋取鄭師鄭取宋師佳兵不祥其事好還蘇轍行○趙氏訪說見下

哀十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曲左傳見宋鄭交兵門○公穀同前○曲宋鄭隙地鄭城曲以處宋之叛族向巢圍曲鄭罕達取宋師獲其二大夫以六邑為虛則宋之免者無幾矣葉夢○鄭圍宋雍邱故皇瑗圍鄭師而取之宋伐鄭圍曲故罕達圍宋師而取之經不書伐國圍邑但書取某師則食土地以喪師者自見其罪矣趙汭謝氏曰鄭師不戒入宋雍丘而未取之宋師不戒入鄭曲邑而鄭取之用

兵寡謀則有全師覆沒而不反者可不畏邪高氏曰師出而不設備者皆棄師之道故春秋著之以為戒鄭王○書取師罪其以多殺為功不仁之甚也宋鄭悉其詐力盡敵而後已此春秋將變為戰國之勢也日講○公羊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何注行詐相報償故曰詐反反猶報也孔廣森公○不書曰取

莊三十年齊人降鄭

公羊曰降之者取之也不言取之為桓公諱也非也取則曰取降則曰降非可相假借為諱避也劉敞

僖十九年梁亡

民罷而潰則國已亡矣國亡而後秦取其地非因秦取之而後亡也故春秋不得言秦取而以自亡為文黃仲炎

宣十一年楚子入陳

邵氏說見書入

○書滅用大師曰滅辨入滅異義辨罪見滅者詳名不名別滅國三傳各有得失辨滅諸氏胡傳說辨滅鄭公穀說辨

公羊傳滅者亡國之善辭也上下之同力也何休注王者起當存之故為善辭滅者臣子與君戮力共死之辭也傳二年

毀宗廟社稷曰滅明左氏之例用大師焉曰滅非也用大師者多矣豈盡滅國當從趙子孫覺經解

據宗廟社稷已亡而君見獲于敵君身雖在與亡無異皆以滅為文若社稷宗廟不亡君身見獲則云以歸如蔡獻舞是也莊十年孔疏引杜預傳例

滅國有三辭以歸臣之之辭也奔猶弗臣之之辭也不言歸與奔死



之辭也陳傳良後傳見昭三十年

君奔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莊十年譚子奔莒公羊傳

雅之六月采芑江漢常武皆美周宣中興之詩于猷猷則曰伐于蠻

夷則曰征而止未聞以滅之爲是也高宗之于鬼方虞舜之于有苗

亦曰征曰伐而止未聞以滅之爲是也蕭楚辨疑

滅國大惡也然孟子言周公滅國五十而天下大悅則滅未必皆不

善也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不得已而至於夷其宗廟廢其社稷

以爲不如是政教無以行於天下而民有受其害者固先王九伐所

不能免也春秋之初自莊十年始見齊師滅譚則小白也以傳致之

齊侯出過譚不爲禮及其入諸侯皆賀而譚又不至故討無禮而滅

之果如是譚之罪不至於滅也雖天子且不得滅而況齊乎葉夢得春秋攷

晉女叔齊對平公治杞田之問以爲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一 書滅

然則晉蓋吞滅之首也固無以正諸侯之相滅也張洽集注襄六年

中國滅夷狄宣十五年潞氏十六年甲氏留吁襄六年萊昭十七年

陸渾是也昭十二年晉滅肥以肥子縣歸歸二十二年滅鼓以鼓子

馘歸歸皆不書者肥鼓嘗服屬於晉既而皆叛晉屬鮮虞非潞氏甲

氏之比故告命策書皆主伐鮮虞而不及肥鼓之滅其族微也趙時

夷狄滅中國楚滅江六蕭賴陳蔡頓胡吳滅巢徐是也蠻夷相滅楚

滅夔庸舒蓼舒庸舒鳩吳滅州來是也定五年楚滅唐不書者唐微

國久服於楚邲之役傳始見唐侯柏舉之役從蔡吳伐楚以此見滅

莫爲之告諸侯故耳同上

入春秋楚滅漢陽諸姬在齊桓未伯前晉滅耿霍魏在桓伯後告命

皆不及魯故史不書而齊桓滅譚遂爲書滅國之始陳氏因謂不書

晉楚滅國蔽罪於伯主其失與二傳均矣趙訪屬辭卷七又

凡曰降曰遷曰取者皆得其國之辭也降者服而臣之也遷者徙以

自近也取者有其境土也如是則其國亦滅矣而不謂之滅者以爲

附庸存其宗祀也夫侯國之有附庸蓋受之天子詩頌魯侯曰錫之

山川土田附庸孔子云顓臾先王以爲東蒙主末世諸侯并吞寡弱

大國多數圻矣春秋惡其得之多術故異其辭焉張大亨通訓

但書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滅而奔是不能死社稷也執

而以歸則失身辱國罪又甚矣方苞直解

見于經者齊滅國二晉滅國五楚滅國十有四吳滅國三衛莒蔡鄭

滅國各一虞晉滅國一楚秦巴滅國一自周之衰諸侯相兼并者多

矣而自莊以前無一見經者楚則與魯未通也列國則不敢告滅也

晉獻武兼國甚多而下陽以外皆不書隱二年莒人入向宣四年魯

伐莒取向而向亡不見于經則知滅國而不告者多矣左氏傳曰雖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一 書滅

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吳楚之告滅以威中夏也萊

之滅齊告之也潞氏甲氏留吁陸渾之滅晉告之也衛之滅邢則邢

告也莒之滅鄆則鄆告也蓋邢周公之裔而鄆魯之屬也衛莒滅之

不宜以告于魯沈許則陷于楚而與夏不通久矣其滅必蔡鄭告之

也僂陽之滅則魯人同役歸而志之也惟下陽虞晉同役而譚遂之

滅庶方仇魯告者何國不可得而推矣方苞通論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春秋於是三者之亡皆書曰滅社

稷猶存而君死焉則曰滅狄滅衛胡子髡沈子逞滅是也社稷與君

猶存而邑民盡矣亦曰滅虞師晉師滅夏陽吳滅州來吳滅巢是也

屠城字荀子議兵始見之蓋以前謂之滅姚鼐經說○按狄滅衛乃傳語春秋則書入此稍誤

顧氏入國滅國論

公羊曰入者得而不居此微之秦入滑楚入陳吳入郢魯入邾之事



信爲得之矣然合於此者不可通於彼皆合前後反覆觀之而知其非然也隱二年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此爲書入之始考極地在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西近魯之棠地而終春秋極不見經則極爲魯滅明矣莒人入向而宣四年公伐莒取向則向已爲莒邑而隱二年爲莒滅明矣且即公羊創此例而於無駭不氏又曰疾始滅穀梁又云以滅同姓貶則一傳之中前後自相矛盾如此而謂入非滅乎且秦人入滑而秦不能有後入於晉衛侯燬滅邢而衛亦不能有後亦入於晉同一得而不居也而於秦則曰入於衛則曰滅而謂滅與入有異乎無異乎楚莊縣陳聽申叔時之言而反之鄉取一人焉曰夏州以是爲得而不居信矣楚靈王滅陳蔡而平王復封之亦未嘗遂有陳蔡之國而書曰滅陳滅蔡者何故哀八年宋景公滅曹執曹伯陽以歸殺之曹入於宋爲邑後向難入于曹以叛此其爲滅斷斷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一

書滅

美

無疑而反書曰入曹則入與滅無分輕重顯然矣乃公羊創此例於隱二年春秋之始而復回護其說于哀八年春秋之終于宋入曹則曰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蓋謂魯力能救之而不之救以致見滅爲魯諱然此時魯方自救不暇春秋豈宜厚責其救同姓之滅且欲爲魯諱而反縱釋宋公滅國之大惡于法尤倒置蘇子由氏又謂曹伯陽無道自取滅亡與晉人執虞公不言滅同例則春秋何責曹太刻待宋太寬或又謂曹亡於春秋之終夫子嘗以興滅國繼絕世爲言故於此不忍書滅尤爲穿鑿總之皆誤於公羊之一言欲牽合其說輾轉入於支離也然則春秋之或書滅或書入或書遷者何曰此各就其實書之耳無他義也固守力屈而就斃則書滅空虛無備而直入則書入空其地易其民毀其宗廟則書遷均爲貶絕之甚辭而要非輕重之所在知此而於春秋之全旨無不合矣

項棟高大事表論

駁辨舊說

凡滅國直書滅者罪來滅者不責見滅者也著其力屈而亡能死社稷也書滅又書奔者兩罪之責其不死社稷也書滅又書以歸者則名之責其不能死位又無與復之志也奔則不名位或未絕也隨而歸則名之位絕也陸渚微旨○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爲重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與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爲輕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爲合於時爲不幸胡傳傳○滅有三例國滅而其君死之者書滅莊十三年齊人滅遂是也國滅而君奔者書奔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是也滅其國以其君歸者書歸僖二十六年楚人滅夔以夔子歸是也強大以兵加弱小滅人之國殺人之君其罪不容誅也國滅身死者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一

書滅

毛

非無罪聖人方深誅滅者之罪不得不少緩死者之責故滅而其君死之者但書曰滅不更出死者之名以深罪滅國殺君也土地不能守宗社不能全愛其死而奔亡於外者則書滅書奔罪其不能死社稷也民人爲之有宗祀不能全是不共天之讐而乃苟完一身隨之歸而爲之臣其罪不可勝誅矣故書滅書歸又書名也滅人之國者其罪則一爲人所滅者其罪之輕重有三科焉此春秋所以辨罪惡之深淺而示誅責之輕重也孫覺○凡滅國直書滅罪滅者書滅又書其君奔者兩罪之責滅又書以歸又書名者既責其不死又無與復之志也以偏陽子歸不書陸渾子奔楚不書免其罪也胡髡沈盈一戰而身國俱亡也夔子不名無罪也徐子書名已屈節也以上胡氏皆用啖子之說李廉會通俱見莊十年○啖氏以爲凡書見滅者皆罪之何待聖人不宏也當時見滅者皆



小侯弱國雖或政亂失民未可在滅之典周官曰內外亂鳥獸行者則滅之言行如鳥獸內外交亂則人道絕矣故滅之因其敗倫而自絕故也非是則不滅辨疑○胡傳用啖說以不名者謂其無罪而見滅名者謂其屈服而出奔非也僖公以前國滅君奔及以歸者俱不名至宣十五年書以潞子嬰兒歸其後君奔及以歸者均名蓋年遠者紀載略年近者紀載詳非褒貶所存也葉西充遺

莊十年冬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左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觀左氏所載是以私忿滅人國也昔者湯征自葛始天下信之爲匹夫匹婦復讐也豈爲已私哉王霸之分公與私之間耳黃仲炎通說○孟子言周公滅國五十而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一 書滅

天

而先滅譚又滅遂遂卒不服而齊人殲焉其亦異於天下大悅者矣而或者以爲軍譚遂而不有諸侯稱寬焉者妄也葉夢得傳齊桓非特不能興滅繼絕而以私憾覆滅小國其罪大矣張洽集注○管仲相桓霸諸侯譚有憾遂滅之邾可取便降之若聖人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汪克己集義○齊桓圖伯之初滅譚滅遂降鄆遷陽專以威力陵暴小國恐懼天下之諸侯其後雖能存三亡國而功不足掩過矣春秋書刑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則齊桓亦能貴之爲耳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汪克己集義○齊桓滅人之國其罪大矣而左氏爲之文其過曰譚無禮也不可以訓程端學三○春秋之初諸侯擅與取邑者有之而滅先王之建國猶未敢也以傳考之惟晉楚有滅國而無見逐者楚則故鄭入許而許叔猶居東偏與魯未通晉則雖滅而不故告也

齊遷紀而紀季得後五廟鄭降于齊宋人遷宿皆有所顧忌也滅國自譚遂始故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方苞直解莊十三年夏齊人滅遂

左傳會於北杏遂人不至齊人滅遂而戍之○齊桓示威小國以脅大國此齊侯之術也然未見救中國之功先恃強以覆人宗社聖人深責之高閏集注○滅譚譚子奔莒著其君不誅也滅遂齊人殲於遂著其民不歸也孟子謂伯者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賄也荀子謂桓公詐邪襲莒并國三十五則所滅蓋不盡書書滅譚滅遂上下一見之也呂本中集解莊十七年引許翰○北杏之會魯遂皆不至也齊於魯有納糾之憾有敗師之怨比於遂之可疾輕重較然矣然齊桓能忍於魯而會盟之不能忍於遂而殲滅之何歟蓋遂小國也利其易虐則借以立威魯望國也知其難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一 書滅

天

圖則結以爲助凡其恩威異用大率聽於力放於利而已黃仲炎通說○於此見齊桓無惻隱之心故凡其合於仁者孟子皆以爲假也張洽集注○左氏以爲不會北杏之故夫北杏會者四國而已小國自邾以外無聞焉何爲獨罪遂哉齊桓所求於大國者會而所求於小國者非會也徵兵則兵從索餉則餉入歲朝於庭而爲之役名爲列國而實則外邑也世稱齊桓滅國甚多春秋獨書譚遂者必譚遂之於齊素以列國相抗故滅之以爲小國之威不必怒其不會北杏也張自超宗朱辨義○不書奔者國滅君死之正也滅愈乎奔奔愈乎以歸以歸愈乎執郝懿行說○遂虞後也陳胡公遂之小宗齊人滅遂故集齊者卽爲陳氏何焯讀書記傳二年夏虞師晉師滅下陽左傳見主兵首書門○公羊下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爲不繫於



郭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穀梁非國而曰滅重下陽也  
○邑書滅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有盧陽蜀有劍閣皆國  
之門戶也潼關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胡○書  
鄭伯入櫟不書入鄭書虞晉滅下陽不書滅虢觀物有要矣胡  
○非國而曰滅此穀梁穀義也而所得未富林氏曰不曰取  
者天子之地非諸侯所得取故云滅使若國然得經意矣蓋虢  
公者天子三公也下陽其所封國邑也畿內之地天子所制不  
可與列國相爭奪者同文故變伐取言滅與夷狄執天子之使  
變執言伐同虞晉之罪大矣趙訪屬○夏陽滅而虢滅矣號天  
子之大臣也號公鄭伯同爲王卿士而王實私執定子頹之難  
號賞特隆樊皮不臣號公討罪凡周室之事號必與焉晉滅虢  
晉無天子矣馬驥左○莊二十六年秋虢人侵晉冬又侵晉荀  
息云保于逆旅以侵南鄙非誣也是晉爲報復之師猶情之常  
而虞與虢無惡忽爲晉先驅是晉之陰謀其罪後而虞之貪賄  
其惡先也姜炳璋讀○下陽之滅公羊以爲虢君在焉據左氏  
則虞虢並滅于五年之冬蓋滅下陽執虞公以告而書虞虢之  
滅則不告而不書舊史所無雖知其事不能益也方苞○諸儒  
以爲罪虞是也滅虢滅虞晉之罪春秋欲罪虞故下陽書滅而  
晉之滅虢不復著其滅虞亦書執虞公而已使書滅虢虞則下  
陽祗宜書取書取下陽而虞之貪璧馬以自取滅亡不若矣至  
於晉之滅人國則於書執虞公見之張自超宗○滅者蕩然泯  
然不復有所留遺之謂猶言屠也故伐國而夷其宗社曰滅言  
其國遂不復有也邑之所以不言滅者奪彼之所有而歸之於  
此其邑固自在也今下陽一邑蕩爲邱墟故謂之滅葉西○葉

纂案見不書滅門晉執虞公○愚按諸家本公穀以爲邑書滅  
重邑罪虞也相沿已久趙東山則謂取畿內之地言滅此諸執  
天子之使言伐論新而通葉氏西解滅字亦別並采焉  
下陽虢附庸也從方氏故書滅高樹然釋經○愚按方高郝  
三家以爲附庸國雖未詳所據而於魯史書滅之例則相符又  
與公羊國之也之義相合古蹟難徵以例斷之固可從也  
僖五年秋楚人滅弦弦子奔莒  
左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  
備故亡○惡桓不能救也十年狄滅溫十二年楚滅黃義同孫  
尊王○楚外受盟于召陵而內懷負固之心至此因王問鄭而  
帥師滅弦黃弦同壤而黃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黃自此始焉桓  
公於此時因弦子之奔而率諸侯以討楚復弦豈不足以立威  
而制楚歟故詳書以罪桓公也張治○江黃之睦於中國非楚  
之利也故滅弦以孤之使齊人是時能出偏師合江黃以爲之  
聲援弦必不亡而黃與江亦無後日之患惜哉家珍翁  
僖十年春秋滅溫溫子奔衛  
左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  
王不救故滅杜注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國於溫故曰溫子○  
案蘇子無信一語左氏自言也蘇子若叛王即狄豈特無信而  
已又曰王不能救既叛王矣何以救爲由此觀之皆不然也程  
學三傳○弦江黃近楚楚滅之諸侯不救以其尙遠也溫黃天  
子之近國而狄滅之不能援而正之所以病齊桓汪克寬纂  
僖十二年夏楚人滅黃  
左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



害我夏楚滅黃。○不書奔君死於位也。黃仲炎通說。○江黃之滅皆不書以其君歸及其君奔者蓋效死以守而待救也故滅不書伐而黃則書伐江則書圍齊不救黃其罪可知晉雖救江所以救之者非其道與不救無異。汪克寬纂疏。穀梁傳見齊楚爭盟門僖十七年夏滅項。

左氏謂公未歸而滅項胡傳及諸家多從之公穀以為齊滅者以城楚邱例之於理亦通不書齊者蒙上伐英氏之文也蓋會淮之後齊以淮夷之事委魯統率而自與徐人伐英滅項故僖公經略之久至於九月乃歸爾泮水閭宮之頌言魯僖有服淮夷之功其在此役未可知也若胡安國謂滅項為季孫所為是時季友已卒子無佚早亡行父年尚幼稚然則滅項之季孫何人邪。案○外事各言其國內事不言我外事如齊師滅譚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一 書滅

三

齊人滅遂之類是也內事則取汶陽田取鄆取邾之類是也。汪克寬纂疏。○胡氏謂經未有書外滅而不言國者如齊師滅譚是也亦未有書內取而直言魯者如取鄆取邾是也由是知項為魯滅其辨公穀之誤極是但以爲季孫所為故書滅則未安僖公時政未下移且行父幼稚安能擅兵滅國蓋魯宋因桓志之衰故杜邱會罷而未伐曹淮會罷而魯滅項耳。方苞直解。○按項係陳州府項城縣北距曹五百里齊更在曹北去項甚遠而魯去今項城縣尚全隔歸德一府宋實介其間項地居宋之西南魯不假道於宋無由滅項也意宋襄此時窺齊桓之衰急於代齊霸故杜邱會罷而未即伐曹旋即誘魯滅項欲分罪於魯以掩伯鬻耳。顧棟高三傳異同表。○孰滅之齊人也不言遂踰時也。羅喻義野編。○英項皆楚與國齊桓伐英滅項以報襄林之役承上文故不再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一 書滅

三

舉齊也或以爲魯滅季孫所為非也行父尚稚年未專國政焉得擅爲此事。朱睦㮮傳。○取鄆取邾皆魯近國魯未能興師遠而滅項也公穀以為齊滅之是也。牛運震傳。○項與沈隣項當即今之項城縣沈當即今之沈邱縣俱屬河南陳州陳州即陳國也距魯實遠魯越滕鄆徐而滅項何利於已乎公穀之說不爲無徵矣又如襄十年書遂滅偃陽于諸侯會桓之下昭四年書遂滅賴于楚子及諸侯伐吳殺慶封之下故皆書遂以著其滅國之罪此滅項于齊徐伐英氏之後如書遂滅項則似齊與徐滅之而諸侯同滅人國之罪不著矣而又不可復舉諸侯滅項之文故但書滅項以著桓與諸侯之罪而未可疑於不書遂爲魯滅之也。張自超宗朱彝尊案。○公穀謂不言齊滅爲桓公諱非也齊桓雖賢滅項非合義安得爲之諱且春秋豈可爲齊諱而使魯受惡名。顧棟高本。○齊伐英氏今之英山項今之項城自英還師而北因滅項耳。王夫之說。○左氏謂齊以滅項止公非也魯齊如也又最相親孰滅項齊不問宋伐曹齊不計而乃以滅項執魯君乎。方苞直解。○項英氏並淮夷與國一伐一滅皆服淮夷之迹也蓋齊桓東畧淮夷既遣其臣合徐伐英氏復遣魯臣專滅項之役不言孰滅大夫將也與四年及江人黃人伐陳同文而彼有江黃故書及此特將故直書事也或以爲齊徐滅之則繼事宜書遂如會桓滅偃陽之例以爲諸侯滅之則離事宜凡舉以爲公滅之則會淮之後間以齊徐不得緣上以爲魯自滅國與會淮無涉則項去魯于餘里不能越國鄙遠滅之何爲而公在外叔季方卒執主其事邪四者均與事辭不合故從是說而魯頌言服淮夷亦於是可攷焉。高澍然釋經。○愚按高氏說於



書法於情事極合可合彙纂兩說而折衷之矣方顧之說猶未  
的也○又按權衡衆說三傳皆有得失左氏以爲魯師是也以  
爲內卿專兵齊兄討而止公則非也公穀以爲齊滅亦是也以  
爲不言齊滅爲桓公諱則非也以會權後繼書城楚邱召陵後  
繼書伐陳之例比之斷爲魯受齊命可爲定論矣

僖二十五年春衛侯燬滅邢

始則邢連狄以伐衛固可罪矣今衛遂舉兵滅之抑又甚焉高  
集注○衛之讐狄也非邢也邢衛親則兄弟勢則輔車可以揖狄  
藩衛乃自去其蔽而爲狄所快春秋所惡也張傳列○邢衛皆  
爲狄所滅而邢遷夷儀衛遷楚邱齊桓皆城之則二國本宜協  
力拒狄互相援援而前十八年邢反挾狄以伐衛圍莒園及狄  
退而邢獨留師不去則邢惡過矣越明年衛乃伐邢報莒園之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一 書滅

三

役未得志于邢又明年齊孝因邢欲報衛盟狄於邢以謀衛則  
邢實爲主而狄反爲客於是衛文用開使大夫禮至昆弟先陰  
仕于邢以爲內應而後一舉滅之毛奇○凡蔣邢茅胙祭周公  
之允於魯相關魯不能請於大國存其社稷亦罪也衛滅同姓  
爲伐本魯不救同宗爲無親姜齊事義全考○愚按衛燬滅邢  
書名三傳以爲滅同姓蓋據傳文惡其使禮至仕邢陰謀以取  
人國故劉氏敵比諸秦穆謀鄭張氏洽例以楚虔誘蔡也然戴  
記滅同姓名之語本出於漢儒而春秋實無此例諸家辨說見  
另門朱子謂諸侯滅國未嘗書名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  
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傳寫之誤此說是也彙纂亦取之

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麇以麇子歸  
左麇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麇以麇

子歸杜注麇楚同姓國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  
祝融十二世孫○楚祖鬻熊鬻祖能擊麇於祀典不得祀祝融  
與鬻熊也楚以是責而滅之貪而不義其罪大矣張治○麇子  
不名與弦子同不以有罪無罪論春秋書此見彼殘滅同姓之  
國楚勢張甚耳焦袁○楚書人麇子不名辨各見另門

文四年秋楚人滅江

左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日同盟滅雖不能  
救敢不矜乎○江之不祀晉襄之無遠謀也張洽○江之滅晉  
之恥而處父之罪也方江受國乃以區區之師伐楚欲楚兵釋  
江以自救宜其不能滅楚而致江之滅也趙鵬飛○公羊云入  
不言圍書其重者黃書伐而江書圍著齊晉之不能救也江黃  
之君不書奔不書以歸則能固守待援而死於其位矣汪克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一 書滅

三

文五年秋楚人滅六

左六人叛楚即東夷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燹滅  
麇滅文仲聞六與麇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  
無援哀哉○邦滅須句楚滅六麇須句司太皞之祀六麇實皇  
陶之後此皆先王所封諸侯唐虞三代綿延不廢何故緣入春  
秋便見屠戮蓋向時間有聖賢之君相與維持故得世守其國  
祀至此先王德澤既斬故先王之諸侯亦不能自存此最見得  
天下大勢呂祖謙○楚若滅麇經當書之若曰不赴滅六何以  
赴若曰聞其事而史書之則滅文仲兩聞之矣魯史安得不書  
魯史既書其事既同孔子安得削一筆一哉皆所不解者也程  
學三傳○上古建國入春秋而後蕩滅無遺蓋不獨周綱解紐  
自古聖王之政教至是盡廢故不足以相維持也日講



又十六年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楚大饑戎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庸人帥羣蠻以叛楚糜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於版高爲賈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糜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師叔曰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於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胡傳謂庸有取滅之道楚不稱師蓋滅楚之罪非也啖氏曰直書滅罪來滅者其於見滅者言力屈而死故也今直書滅庸是罪楚不罪庸矣又曰凡書滅又書其君奔者則兩罪之攷莊十年齊滅譚譚子奔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一 書滅

美

首是兩罪之也而齊反稱師莊十三年齊滅遂不書其君奔是專罪齊也而齊反稱人安見稱人不稱師爲滅楚罪乎景案

宣八年夏楚人滅舒蓼

見吳楚交兵門晉楚爭盟門土地名門○杜氏以爲二國非也果爾則宜如晉滅甲氏及留吁書及高誘然

宣十二年冬楚子滅蕭

左楚子伐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楚莊入陳伐鄭敗晉滅蕭憑陵諸國甚矣左氏於滅蕭尙歸曲於蕭之殺二囚而歸善乎楚之拊三軍大抵左史楚人而左傳多楚人之言也黃震○蕭既滅亡必無赴告蓋楚莊既服陳鄭挫晉師遂有鞭笞天下之心故以滅蕭告於諸侯以相震攝耳日講○傳言潰而經書滅傳聞異也胡傳以滅陳因討

賊未滅而書入入鄭因退師未滅而書圍至是強暴赦其罪不得故書滅也非也圍入潰滅事之實也變易事實以爲襄貶豈傳信之書方苞○蕭書滅則國也其後爲宋邑辰佗疆地入蕭以叛豈楚滅之不能有其地猶屬於宋歟高誘然釋經

宣十五年夏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左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伐之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赤狄未嘗侵掠晉境而恃強暴以滅之不仁甚矣且伐國討其罪人斯止矣爲晉計者執酆舒輟諸市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胡○晉侯欲伐狄諸大夫皆以爲不可而伯宗乃曰必伐之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而申固其命若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一 書滅

美

何待之嗚呼是誠何心哉其爲謀不過陵陽畏強耳晉侯以是賞桓子士伯又獻狄俘於周君臣之間矜然德色可歎也已大問主或○胡氏謂上卿爲主將畧稱師者著其暴也滅而舉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甚滅之者之不仁也潞嬰兒不死社稷而書爵免其責也不知稱師稱將各從來告書師不必皆暴書將不必皆仁言潞氏而不言赤狄無以辨其種言赤狄而不言潞氏無以辨所滅故曰赤狄潞氏耳豈謂滅其罪甚其不仁乎書爵亦滅而見執之常例戎蠻子書爵豈亦免其責乎徐庭垣

宣十六年春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傳杜注見書狄門○甲氏潞之餘種留吁其殘邑也伯禽征徐夷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獫狁至於太原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餘豈仁人之心王伯之事乎胡傳○按胡氏以稱人爲門○



楚禍逼人晉乃貪拓地於狄以自肥規模如此其何能伯程端  
義引王○自此以後滅國以君歸皆名世近紀載詳也葉西

成十七年冬楚人滅舒庸

左傳見吳楚交兵門○見楚之拓大疆場日侵中國也趙鵬飛

襄六年秋莒人滅鄆

左傳恃賂也○昭四年書取鄆此而言滅者蓋莒滅之以爲附庸爾孫復

庸爾孫復○病晉悼也晉爲盟主受魯之託乃不能庇一部

烏在其爲盟主也趙鵬飛○鄆懼莒而求庇於晉晉與之爲戚

之會矣坐視其滅而不問伯業所以卑也程端學○四年公如

晉請屬鄆晉以鄆屬魯其冬邾人莒人伐鄆滅孫紘救鄆侵邾

敗於狐駘五年穆叔覲鄆太子巫於晉九月會於戚穆叔以屬

鄆爲不利使鄆大夫聽命於會六年莒人滅鄆晉人來討季武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一書滅

子如晉謝亡鄆此左傳鄆事之本末也李廉

公羊此年無傳五年傳云莒女有爲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按五年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傳曰叔孫豹易爲與之俱蓋舅

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莒女有爲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注疏謂莒者鄆前夫人襄公母姊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舅

出鄆更取後夫人于莒而無子有女還嫁于莒有外孫鄆子愛

後夫人欲立其外孫爲鄆嗣穀梁曰非滅也立異姓以泄祭祀

滅亡之道也此蓋因昭四年書取鄆以爲今若滅之不合如此

所以云立異姓也案莒今滅鄆以爲附庸後魯取得之何妨書

取鄆乎且定六年鄭滅許哀元年許復見經則鄆之滅而再見

亦何足怪若鄆人實取外孫爲嗣罪在鄆非莒之過經當如梁

亡之類書鄆亡不得書滅陸渚○陸氏所駁是按二傳之

意蓋莒人欲立其子鄆不從莒遂滅之非立異姓爲後也朱睦

爲後而自滅其嗣書曰滅擊矣豈有以舅出爲後之事而指之

曰滅者哉楊子庭○公穀立異姓之說太疎矣獨不思去年書

鄆世子巫是時鄆子尚存世子早定乎借曰立異姓猶當存其

國之虛號春秋於鄆子朝聘會同能廢而不書乎而自後不復

見則國滅明矣童品經○莒人滅鄆經文甚明襄八年莒以鄆

鄆田代魯東鄆則鄆爲莒滅無疑也左氏以爲鄆恃賂蓋鄆之

託魯必有賂而魯不終其託故爲莒滅耳公穀以昭四年取鄆

遂疑鄆未嘗滅而有立異姓之說趙氏匡駁之精詳故不取二

傳案○此條胡傳從公穀案左氏前後載莒滅鄆魯取鄆之

始末情事瞭然公穀之說不知何據鄆取莒公子爲後罪在鄆

不在莒不正鄆之罪以爲立異姓亡宗祀之戒而乃以滅國之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一書滅

○經明言滅鄆公穀之說固誣即云莒取之爲附庸亦誤蓋爲

附庸宜從徐人取舒例書取今書滅則直邑之也高澍然

又冬齊侯滅萊

左萊恃謀也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埋之環城傳於堞王湫帥

師及正與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入萊萊共公浮乘奔棠

正與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陳無宇獻萊宗器於襄宮晏弱圍

棠滅之遷萊於鄆○公羊不言君奔國滅君死之正也○呂氏

曰晉悼爲盟主而莒滅鄆齊滅萊莫之恤也愚謂晉女叔齊對

平公之問晉蓋吞滅之首也固無以正諸侯之相滅也張治生

見前○齊圖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自是遂滅之高問○晉文

襄之世諸侯無敢相滅者成景以後開地於狄數滅小國故雖

悼公復霸不能禁諸侯之相滅山請



襄十年夏遂滅偃陽

左傳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國請內貢圍之弗克諸侯之師入於偃陽荀偃士句請班師知伯怒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以偃陽子歸獻於武宮謂之夷俘偃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遷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又見晉楚○左氏以爲禮夫擅滅諸侯又擅以其地子人罪孰大焉謂之禮何哉○偃陽國及相地皆在沛縣乃吳入北方之要衝悼公蓋謀通吳也齊桓之霸滅譚滅遂降鄆遷陽晉文之霸執曹伯遂衛侯悼公之霸滅偃陽皆功不揜過汪克有○晉自土霸以後未嘗滅國偃陽必介吳晉之間而附楚者故因會吳滅之而特著於諸侯之冊也觀左傳獻俘之辭可見方也直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一 晉滅

罕

襄二十五年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傳見吳楚交兵門○楚不能制吳而殘暴小國以逞其敗衄之憾春秋惡之家範第詳說

昭四年秋楚子等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左楚子以諸侯伐吳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街壁士袒與戰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家氏說見書遂門

昭八年冬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左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孫吳偃師之子惠公冬滅陳使穿封成爲陳公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於齊而後陳卒亡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

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楚宜誅罪人立孫吳而返今乃先滅其國縱首惡而殺其黨蓋志得國不在討賊也姚舜牧○不書圍張說見下條○愚按舊說楚虔本懷滅心非有討賊之義故先書滅與楚莊先書殺後書入吳竊意兩事異文是其事之先後不同耳不必曲生義又以後書陳災爲不予楚滅亦非

昭十一年冬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左楚子滅蔡用隱太子於岡山○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胡○春秋書滅國多矣未有如此其暴者詳其始末而記之書誘書殺書圍書執書用深惡之也汪克有纂○楚虔圍蔡頓兵八月蔡城守不下則以世子有不肯服也城陷就執虔忿其淹楚師也執歸用之經詳其事窮楚惡也程端學本義○前圖陳未逾時則書滅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一 晉滅

罕

不書圍此逾八月而間有事故既書圍而又書滅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十三年冬吳滅州來

左傳見吳楚交兵門○州來近楚小國楚嘗取以爲附庸及茲楚亂吳遂出其不意滅之汪克有纂疏引王葆

昭十七年秋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左晉侯使屠剛如周請有事於維與二塗襄宏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於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陸渾自秦晉遷之伊川膺而遠之豈無其道豈猶草薶使無遺育過矣况晉既滅潞氏又滅甲氏留吁既滅肥又圍鼓今又滅陸渾肆欲于戎狄而楚之橫行曾莫之問謀左甚矣洪咨夔○信二十春秋說



一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非戎人侵犯王畧自外居內也  
寄跡內地歷歲滋久不聞爲中國患而荀吳忽襲滅其國慘矣  
若謂其貳於楚則諸侯莫不皆貳何獨於陸渾有伐乎家鉉翁詳說  
○罪之也無王命動大眾不顧郊甸之震驚不貳而見矣王樵王錫爵  
○使非襄宏先見戎備素警則爲王室之震驚也大矣日錄  
○晉不能乘虞弒比殺之時合諸侯以弱楚而徒區區殘滅貳  
楚之戎又況動于戈于王畿之側尤爲不義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二十四年冬吳滅巢

左傳胡汪說見吳楚交兵門○杜氏曰巢楚邑非也勝國曰滅  
君死其位曰滅國大而君重也書曰巢伯來朝巢爲諸侯審矣  
非楚邑也劉敞○巢吳楚間小國楚取之以爲附庸汪克寬  
○傳吳滅巢及鍾離鍾離不書告辭畧杜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一 書滅

聖

昭三十年冬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左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年奔故二公子奔楚

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大封與土田定其所徙之居吳子怒冬吳子執鍾吾子

遂伐徐防山以水之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擗其夫人以逆吳

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適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

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以徐不執二公子而使之奔也

一怒之間暴其師而滅其國奔其君而絕其祀虐之甚者湛若水

○按先儒以書名爲貶徐子之既服而奔也辨見另門

定四年夏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左沈人不曾於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齊桓先侵蔡  
而後伐楚故小者懷大者畏今此先侵楚而後滅沈故大者不  
服而小者不懷汪克寬纂疏○書滅沈於會召陵之後盟皋鼈

之前責蔡也亦責晉也晉大合諸侯辭曰伐楚不能損楚之毫  
毛乃以沈子不會命蔡伐之伐之猶可而蔡不道襲而滅之慘  
矣故書滅書殺以正其罪家鉉翁詳說○許頓胡沈皆從楚小國三

國從蔡歸晉會召陵沈獨不會畏楚也晉不能制楚乃遷怒於

小國使蔡人甘心焉其後頓胡亦滅於楚不從者吾滅之從我

者吾不能全之是召陵之會徒以亡三小國而已趙訪○沈屬

楚未始通晉何以責其不會且會於召陵者衆矣何能爲哉不

能制楚而逞虐小國晉之罪也滅其國執其君公孫姓之罪也

蔡君屢殺於楚乃效尤而殺沈子蔡侯之罪也書滅書殺哀沈

子也惟書以歸則病其不能死位耳直解○召陵兩會皋鼈

未盟晉即怒沈命蔡何以用師若是之遽邪使蔡無怨于沈何

以滅其國而殺其君若是其毒邪是必沈嘗倚楚肆虐於蔡也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一 書滅

聖

觀於文三年晉以六國之師伐沈則沈必恃楚而強爲晉之所

不悅故蔡人無忌於君之在會而致師於沈滅其國殺其君以

絕楚而悅晉也春秋書之所以罪蔡而兼惡晉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定六年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見鄭滅許門○沈不受令而使蔡滅沈許已受盟而不能禁鄭

滅許知晉之失諸侯矣呂本中集解引許論○季氏曰滅當作入蓋字誤

也按哀元年十三年書許與兵卒葬知未滅也朱睦㮮

定十四年春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左頓子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楚滅頓○頓蓋楚之與也世役

於楚定四年晉乘楚亂合諸侯而侵楚頓亦叛楚而從之雖十

八國之君不能損楚之一毛而頓子胡子皆因是而滅趙鵬飛

○楚至是始貳諸侯無從楚者而陳猶比而從之春秋書楚陳



連兵誅楚而罪陳也詳說○書陳作人于楚結之下見楚之滅頓實陳之所主也疑說○柏舉既敗楚威始載陳助楚滅頓自是楚威復振滅胡疆蔡克戎蠻以通少習晉而晉至以京師事楚越十有八年及潁公之身而為楚所滅矣春秋書之以罪楚之肆虐而陳助強滅鄰實自斃也日講○楚固怒頓之附晉而陳遂助楚不顧舉趾之盟其罪均矣義張自超宗朱辨義定十三年

定十五年春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左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又不事楚楚滅胡○召陵之會頓胡之君皆從侵楚去年滅頓今年滅胡蓋吞噬小國以快其宿憾也家鉉翁詳說○頓胡世屬楚四年晉會召陵二國始歸晉為晉所誤兩書滅深罪晉也毛奇傳○江黃從齊而楚滅之齊不能救頓胡從晉而楚滅之晉不能救小國何利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一 不書滅

於內屬哉故書楚子滅頓楚子滅胡皆以罪中國也張自超字朱辨義

○不書滅紀不書滅公穀說辨徐取舒想詞辨孰虞公不言滅諸說辨宋入晉不言滅諸說辨

隱二年夏莒人入向

宣四年公伐莒取向蓋自莒人入向至是遂為莒邑而其滅不見於經故知春秋之初滅國者多不告也方苞正義宣四年

隱十一年秋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使許叔居之故不言滅杜注

莊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

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滅大去者不反之辭杜注○其不言滅何未至乎滅而去也劉敞傳○晉滅虞而修其祀紀侯去國宗社猶存于鄆故經書紀叔姬歸于鄆待之猶國也是二國皆不書滅宗社未絕故也蕭楚辨

○齊於紀晉於虞號皆存其祀祀存

則非滅或見經不書滅以為賢襄公責虞公夫以齊襄而賢之移晉罪以罪虞公其非聖人之心必矣李光地移晉罪以罪虞公其非聖人之心必矣移晉罪以罪虞公其非聖人之心必矣移晉罪以罪虞公其非聖人之心必矣○公羊云不言滅為襄公諱也何賢乎襄公復讐也襄公之遠祖哀公烹平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為此者事祖禰之心盡矣遠祖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案春秋復九世之讐聖人何嘗有此意公羊之說全無義理無足深辨顧棟高三傳異同表案劉原父蘇子由俱駁

公○公羊非也春秋於紀事歷記其求庇王室求救宗國而卒不能庇之救之則其恤紀惡齊傷王室之卑痛宗國之弱為何如者而謂賢齊襄而子之乎毛奇傳○穀梁曰紀侯賢而滅不言滅而曰大去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非也改齊之滅紀為紀侯自去則齊襄之惡得以匿矣程端學辨疑○紀以鄆入齊請後五廟本不滅安得言滅若滅而言大去是反諱滅之罪矣葉夢得穀梁傳識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一 不書滅

莊十年春宋人遷宿

范氏蘇氏說見書遷總論

閔二年春齊人遷陽

義同上遷宿

又 冬狄入衛馬融詩載說以君死于位曰遷解生傳載衛之語未的如昭二十三年傳例君死曰某君死不曰某君遷也此據義從經不曲為傳解

懿公雖死於戰然狄人去之而不有戴公文公皆在焉則非滅也入而已章夢得春秋考○衛立戴公而齊成之衛未絕也故不言滅

集傳○實未滅也詩載驅歸唁衛侯弔其失國而已非滅也而曰言至于漕則衛侯在漕安得云滅熊過明志錄○汪張說見書入

信三年夏徐人取舒

凡得國不言滅者不絕其祀也陸淳纂例○舒楚附庸徐取之使屬徐也不言滅宗祀存也孫寶瑤引趙匡○趙氏曰凡得國而不書滅

使屬徐也不言滅宗祀存也孫寶瑤引趙匡○趙氏曰凡得國而不書滅



者不絕其祀也愚謂先王建國而諸侯取之罪不容誅矣但比之滅國爲少聞耳程端學○外書取國惟此左氏公羊皆以爲易趙氏以爲不絕其祀也夫用兵雖有難易而滅人之罪無重輕何得以易而減其滅罪乎以爲不絕其祀則書降書遷足矣以爲舒自取滅亡則書潰書亡足矣何得稱取李廉會通○按是矣而其辭以爲徐始見經而得書人滅國而書取是未滅之辭故先儒林氏以爲舒者楚之黨徐人取舒爲齊桓通伐楚之徑春秋以其效順故書人○取者取爲附庸也或曰書取者恕辭爲其奉霸命披楚黨也非也實滅言取豈春秋乎郝懿行○先儒以爲滅按文十二年傳有舒子平則舒未滅也蓋取爲附庸故曰取高澍然釋經○又

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

左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一 不書滅

吳

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爲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吾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將虢是滅何愛於虞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晉侯圍上陽冬十二月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公羊曰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善辭也非也不絕其祀故不書滅耳陸績○傳云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此蓋釋所以不言滅修虞祀若紀季後五廟之類齊履謙○晉人蓋修其祀而不以滅告也不告滅因不書滅然其實已滅矣下陽書滅虞公書執以比於滅國執君之例則兩國之亡俱見焉葉集○虞虢之滅不

元於經故三傳各爲之說然舊史從赴告謂曰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舊史所不書孔子不得而益也虞虢不以滅告而所告獨執虞公耳日南○滅夏陽執虞公晉人必將有辭以告於諸侯故得而書之也滅虢滅虞晉人諱其事而不告故不得而書之也李光地○虞虢之滅不書不告也晉武獻兼國如霍揚韓魏之屬無一見於經況虞虢屬尊位重畿內三公晉首敗宗盟滅畿內同姓故以修虞祀歸職貢之辭自飾其不肯以滅告明矣方苞○突入機而鄭舉矣入鄭不書不告也下陽滅而虢舉矣滅虢不書不告也虞不書滅亦不告也傳曰脩虞祀歸職貢于王則不以滅告可知不言以歸亦不告也郝懿行○按伊川曰不言滅自取也陳止齋曰不言滅以爲晉人徒執其君焉爾而虞自亡也劉原父曰不言滅虞之滅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一 不書滅

吳

於晉久焉非一日之積也趙東山曰諱滅天子家內之國也汪氏克寬曰下陽不當書滅而書滅虞當書滅而不書滅下陽者虞虢之捍蔽下陽失則虞虢亡書虞師同晉滅下陽著虞之自滅也書執虞公不言滅以虞之滅不必待此時也皆未是○張氏洽說見下條蕭氏說見上紀侯條張氏自超說見前滅下陽僖十九年冬梁亡

左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公羊其言梁亡何自亡之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穀梁自亡也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梁君隆刑峻法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魚爛從內發故云爾何休○秦取人國沒而不



書者乘人之危惡易見自取亡滅者其事微春秋明微也胡○  
變文以自取滅亡者有二晉人執虞公猶言兵已加於豎而不  
知也梁亡言國自亡而不覺也張洽○舊史以傳聞書也秦取  
之不書不告也時秦魯尚未通也凡滅國勝者或告克焉梁自  
潰而秦取之梁亦必不告於他國也方苞○按方說勝胡傳  
僖三十三年秦秦人入滑

見書入門○自秦人滅滑而滑或屬周或屬晉或屬鄭屬周者  
曰馮滑屬晉者曰虛滑屬鄭者曰費滑蓋滑介于周鄭之間仍  
為附庸於晉鄭故至戰國而鄭邴邴費猶號小國之君曹滅于  
哀之八年復見于哀之十四年宋向離入于曹以叛杜注曹宋  
邑非也蓋宋雖滅曹仍為附庸于宋故至戰國尚有曹君然則  
曹與滑皆滅而仍存者也故春秋言人不言滅惠士奇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一 不書滅

定四年冬吳人郢

楚君尋反國國不絕祀故不言滅陸清辨○穀梁曰何以不  
言滅欲存楚也非也楚實未滅豈春秋固存之哉劉敞

哀七年秋入邾以邾子益來

不言滅者明年魯復邾子故也蘇轍

哀八年春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公羊曰不言滅諱同姓之滅也非也此時魯自救不服春秋豈  
以不救同姓之滅遂責之且責魯不救而諱曹之滅縱失宋公  
之惡反責無罪之魯其無理也劉敞○楚滅蔡衛滅邢春秋不  
諱公羊之說非也李康○或謂滅者亡國善辭上下同力曹亡  
與虞同故不書滅言自滅也按曹之與虞事既不同書法亦異  
難以例觀或又以為曹亡於春秋之終太子與滅繼絕之心不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一 不書滅

忍言滅義失之巧鄭玉○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與公伐邾入  
邾以邾子益來其文實同而傳者皆以為實滅而書入非也宋  
入曹與楚入陳狄入衛無異入其國虜其君然未墟其宗廟毀  
其社稷故不書滅也趙彥○不曰滅不以滅告也凡滅國而  
弗有其地者不以滅告故狄入衛吳入郢公入邾以邾子益來  
皆不言滅宋入曹以曹伯陽歸而鄭方救曹侵宋宋人猶未敢  
言滅而有其地也故不以滅告趙彥○傳言滅經書入蘇轍因  
謂不言滅自滅也夫曹久困於宋非有大惡不幸而亡與諸國  
之滅無異何獨文致其罪以為自滅蓋取其地而不絕其祀故  
止書入直解○不絕其祀故不以滅告日講、虞不書滅  
晉存其祀而不以滅告也宋之入曹或亦當然孟子時猶有曹  
交為曹君之弟則戰國之世曹尚未亡蓋滅而復存如陳蔡許

之類

之類案○毛氏說見書入惠氏說見前入滑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一終







宋襄齊桓攘狄一旦身死內亂宋襄禍致煩狄人之救聖人蓋傷之杜少陵詩云豈謂盡煩同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其意正同例之不可拘如此事表偶筆

愚按胡氏例凡書救皆善陳氏例救而無功然後書均不然也諸家辨之矣李氏廉汪氏克寬皆囿於一字褒貶之例者也

莊五年冬公會四國伐衛六年春王人子突救衛書救始此

左伐衛納惠公也六年春王人救衛○王者有征無救書救王室微矣高閏集注○王師不言救諸侯相攻而諸侯救之夷狄內侵而方伯連帥救之可以言救今諸侯擅兵伐國王不能令而以兵救之見當時諸侯之無王也家鉉翁詳說○公羊云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胡氏曰襄救衛也皆非經本旨天子討而不伐安可以救言言救則與列國敵體矣春秋書此傷王室之不復興也

春秋屬辭例編 卷二十一 書救

是故書王人救衛以志王室之衰書楚人救衛以著城濮之績書楚公子貞救鄭以著蕭魚之善陳還鶴紀疑○張氏自超駁穀梁說又張氏洽陳氏葉氏方氏說並見書王師門

莊二十八年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左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鄭人將奔桐邱諸侯救鄭楚師夜遁○楚是陵弱暴寡之師救之而遁得救急恤鄰之義胡傳○經書齊桓之救五此年及閔二年救邢僖元年救邢六年救許十五年救徐也此爲安攘之始事李廉

會○書救二十有三而齊桓居其五視他伯者爲愈矣汪克寬纂疏○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公亦善相齊桓矣我公不顧荆人一聘之私而勇往於伯主之義春秋所予也李廉會通

莊三十二年冬狄伐邢 閔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

左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說者謂邢被伐踰年齊方往救罪其緩也案經莊三十二年冬書狄伐邢此年正月書救邢則桓之救未爲緩矣救邢之初齊獨出兵既而狄人又入衛其勢益張齊恐其乘勝遂滅邢也於是帥諸侯之兵其救之汪克寬纂疏○說者猶以書人爲譏桓公不力於救患此求之過深而反失之也桓公量狄勢之強弱遣人救之耳余光存候

僖元年春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左傳見外城門城邢諸說見書次門○莊三十二年狄伐邢之後雖不逼邢然兩年之間以兵蹂躪邢衛之境二年冬破衛則狄勢愈張既入衛又移師於邢故桓率諸侯次聶北救邢邢不能支狄衆潰而出奔就諸侯之師諸侯遂以師逐狄人而退之

春秋屬辭例編 卷二十一 書救

吳微○救徐之舉先書楚伐徐而後書次書救則緩於救患也纂言○救邢之舉未見書伐者而直書曰次于聶北救邢救徐在楚既伐徐之後救邢在狄將伐邢之時此其所以異也呂大圭或問○齊

救邢而不救衛何也衛以失衆無與守戰狄一至而渙然離非齊所及料也方苞直解○凡書救前必書伐上文不見狄伐邢而書救邢者是時狄尚在衛邢衛壤地相接狄既入衛勢必及邢故預出師以救次于聶北以爲聲援於是狄不敢逼而邢遂得遷皆此一次之力也先儒譏救之不速非然也然則桓何以不救衛狄至即潰赴告不及也葉西○公羊以書次爲邢已亡不及

事又謂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君稱師不與諸侯專封也皆非也經有救邢又有邢遷救邢則邢未滅之辭也邢遷則邢自遷之辭也邢能自遷諸侯城之而已非邢亡又非專封也劉敞權衡○



穀梁曰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其不言曹伯可以不  
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不足乎揚也非也非  
救曰救以遂齊侯之意則是經欲成小白之美而虛設救文可  
乎遂齊侯之意是裏也不足乎揚是貶也則經於小白其進退  
安在哉葉夢得穀梁傳。按先儒以次而救為譏緩救又以三國書  
師謂動大眾而無志於恤患深罪齊桓又謂始緩於救過也終  
能救邢功也功過不掩皆誤也辨已見書次

僖六年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張氏說見書遂門。救稍緩  
則楚人許據其要害與鄭同為犄角以制我矣故遂釋圍以救  
之知前緩於救衛而急於救邢皆伯主權時應變之衡耳黃正憲翼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二 書救

四

僖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公會齊侯等盟于牡邱遂次于匡公孫敖  
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左盟于牡邱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於  
匡以待之。合八國之眾以救徐而僅使大夫將桓志荒矣卒  
不競於楚陳傅良後傳。次于匡止而不進也大夫帥師諸侯不行  
也救師如解焚溺八國已受盟矣諸侯止而不進大夫帥師以  
出書遂書次書大夫罪之也李昉復集義引謝湜。楚之伐徐以其取舒  
也舒楚之與國徐取之為齊也桓公招江黃取舒庸目奪楚之  
援前年楚滅黃齊不敢救於是揚兵伐徐正月伐徐而齊三月  
出次固已緩矣尚何次邪是幸其自退而已次於匡而楚不退  
於是命大夫帥師以救之是示怯於楚也宜徐有斐林之敗也  
趙鵬飛經筵。經書盟而後救者牡邱救而後盟者馬陵一則督率

於未然一則戒懼於已然也李鼎會通。以七國之眾不能敵楚千  
里之孤兵春秋書諸侯之盟之次大夫之帥師於前書齊曹伐  
厲宋人伐曹於中書楚人敗徐於後則齊桓之無志諸侯之解  
體救徐之不力其情自見矣程端學木義楚敗徐斐林條下。餘見齊楚爭盟  
門

僖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等伐齊夏師救齊五月宋師及齊師戰  
于麻濟師敗績狄救齊

左傳見書戰。按舊說皆本穀梁善救齊之說。狄自桓公壞  
斥而後不敢為患者數十年至是齊國被伐我師救齊狄亦救  
齊則是感桓公遺澤而來義可取也讀春秋者合前後事蹟觀  
之善惡自著若但于一行之內數字之間求褒貶於是有穿鑿  
附會以成其說者矣陳遷鶴紀疑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一 書救

五

僖二十八年楚人救衛

此書救者非善之也著衛國附楚之罪又見晉之伐其必救能  
致楚師之出而成服楚之功制之得其道也高閭案注鄭玉聞疑。書救  
衛惡楚也胡氏以為譏晉謬甚曹衛親楚則晉伐為伯討何譏  
之有顧奎光。趙氏吳氏說見晉楚爭盟門

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左傳見書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文九年春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見晉楚爭盟門

宣元年秋楚鄭侵陳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左傳見晉楚爭盟門。左氏以為救陳宋蓋意之爾楚之伐宋  
必越陳而後及宋故救陳則宋自解何用分兵往救哉趙鵬飛經筵



○張氏治謂陳無罪蒙伐當救宋有弑君之罪不當救故畧之此見左氏有救宋之文而經不書故爲此言不知晉與師救陳之時楚未侵宋也且春秋書其事以見義不聞畧其事以見義者也程端學○楚初侵陳晉卽往救趙盾之出原爲救陳故春秋祇書救陳文定乃以春秋不書救宋爲聖人削之若晉果救

宋聖人果惡其前不討宋弑君而今又救之則當明書救宋以罪趙盾之黨惡不當反沒其事爲盾隱惡張自超宗○楚鄭之師以侵陳出晉師亦以救陳至本未救宋而楚鄭已歸觀下會

晉師于萊林去陳猶遠可見胡傳以爲善救陳而削救宋放之未詳也高澍然○救宋不書顧氏從杜注以爲闕文見闕文門

宣九年冬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左傳見爭鄭門○郤缺救鄭與五年荀林父十年士會之救鄭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二 書救

六

等耳彼不書而此書胡氏以爲惡楚汪氏以爲前不討鄭歸生

故不書今歸生已誅故書皆非也蓋有告不告故葉西

宣十二年冬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見書伐門○清邱之盟討貳宋爲盟故伐陳以陳貳于楚也而

衛救之同盟之國自相矛盾據事直書蓋以著晉之不競於楚

也先儒以春秋書救皆善辭卽此可見其不然矣葉西

成六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晉欒書帥師救鄭

左傳見爭鄭門○救公羊作侵誤蟲字鄭服晉故楚伐晉救七

年亦楚伐晉救比事可知吳棫公羊義疑○按阮元校勘記亦云字誤○按胡氏以

下諸家謂傳載晉軍欲戰武子還師疑其非善而許之以救者

嘉其息兵愛民故以救書而免逗撓之責皆誤於以書救爲喪

辭也

成七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等救鄭同盟于馬陵左傳見爭鄭門餘見晉楚爭盟門○按家氏以爵諸侯而書救爲襄誤於一字襄貶例也

襄五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等救陳

左傳陳氏說見爭陳門

襄十年冬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傳見爭鄭門○楚數救鄭矣宣元年爲賈二年闕叔成九年

子重十六年楚子十七年子重公子申皆不書至是始書以爲

晉悼復霸楚欲救而不能也是故書救陳見晉之終失陳書救

鄭見楚之終失鄭云爾林堯○書楚救鄭與僖二十八年書楚

救衛義同蓋以見晉伯之方興而楚不能爭耳胡傳謂以救許

楚非也葉案○書救鄭非善楚也著諸侯戍鄭而鄭未服也張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二 書救

七

超宗朱○書楚救鄭著鄭人從楚之罪耳胡傳謂書救未有不

善過矣顧棟高

襄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郕

李氏說見大夫帥師門

襄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見書至門○李氏說見大夫帥師門救台

襄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魯不能抗齊久矣豹豈不知之何待至雍榆而後止邪蓋昔日

魯有齊患晉爲之合諸侯以圍之今晉有齊患魯於義不容忍

出師以爲名而已矣黃仲炎○書救晉何晉遂失霸也以區區

之魯何救於晉書救晉天下益多故矣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

蓋於是焉始故謹而書之是故自救盟主之後晉以諸侯之師







不書救鄭楚與齊爭鄭耳不足謂之救也御纂直解○按汪氏云不與楚救未是

僖十五年秋齊師曹師伐厲

此伐厲以救徐與伐楚救江正同然春秋不書以救者厲近徐而楚遠江則齊桓之用兵猶愈於陽處父也汪克寬纂疏

僖二十二年冬宋公及楚人戰于泓

左楚人伐宋以救鄭○宋以衛侯許男滕子伐鄭而泓戰止書

宋公者蓋夏首伐鄭之師既歸及秋楚救鄭不及因遂伐宋克

疏○按不書楚救鄭史畧之耳張氏以爲惡楚非也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攻楚之必救以救宋也不言救宋其事關繫中國甚大非特救

宋存宋也家範翁詳說○攘楚之事起於此救宋不足言也牛運震傳

宣元年秋宋公等會晉師于棗林伐鄭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二 救不書

左楚爲賈救鄭

宣二年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鬬椒救鄭○按趙盾救焦當書也而經不書春秋稱人微者

也而左氏以爲趙盾楚鬬椒救鄭當書也而經亦不書經傳不

同信經捨傳可也程瑞學三傳辨疑

宣五年冬楚人伐鄭

左晉有林父救鄭○救鄭何以不書以下有侵陳之文故不書

也家氏謂歸父弑君宜討不宜救如是則以弑君之晉而救弑

君之鄭爲同惡相濟春秋宜急書之以著其罪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晉救鄭不書未嘗救也聊以張虛聲示諸侯耳故楚師既退然

後自將侵陳朱朝瑛畧記○葉說見書救宣九年卻缺救鄭

宣十年冬楚子伐鄭

先儒謂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此信

傳之過而不顧夫理者也夫夷狄猾夏晉能救之雖不免大夫

專兵之罪然猶有攘夷狄之功焉救鄭而敗猶當書之况救鄭

而逐楚師經豈有不書者哉程端學或問○按九年楚子伐鄭晉卻

缺救鄭經既備書之此士會救鄭而又逐楚師諸侯之師又伐

鄭經豈有不書者乎若晉既勤於鄭鄭宜附晉曾未數月而楚

鄭爲辰陵之盟何哉惟晉不救鄭而鄭遂盟楚無疑也左氏附

會程端學三傳辨疑○左氏稱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

成鄭先儒據此謂經削晉救不以楚爲罪皆由誤以稱爵爲褒

故曲爲之說耳經所不書有可據傳以爲義者必於經有考也

下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則是冬傳稱晉師救鄭逐楚

師諸侯留戍非其實矣日講○士會救鄭不書胡氏以爲責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二 救不書

晉非也五年楚伐鄭晉荀林父救鄭亦不書又何說乎蓋春秋

只欲著晉楚之爭霸耳至伐者固皆陵弱暴寡之師救者亦非

有扶危定傾之義告則書不告則不書原不以書救不書救爲

褒貶也胡氏必以書救爲善辭無怪乎其不可通矣葉西

宣十二年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郟

救鄭不書不及事也方苞直解○城濮書楚救衛鄭書楚圍鄭錄晉

楚台兵之由也郟陵鄭已與楚合謀會戰不必再書救鄭也

○不書救鄭非因救而戰也晉聞鄭與楚平復濟河若書救鄭

及楚戰似楚圍未撤鄭守未下晉以戰爲救皆非事實矣高

經○按諸家以爲不書救鄭是予楚以伯者固謬以爲責晉後

救而不書者亦非也方高之說允矣

宣十二年冬楚子滅蕭



左宋華椒以蔡人救蕭

成四年冬鄭伯伐許

左晉救許伐鄭楚子反救鄭

成九年秋晉欒書帥師伐鄭

楚侵陳以救鄭不書○不書楚救舊史略之耳非削也高誘然

○文定泥於凡救皆善之以爲春秋不書救鄭無可救之善楚

不得有能救之名者非也晉文伐衛書楚救之明衛之附楚而

晉伐之爲伐有罪也此之伐鄭不書楚救者沒鄭之附楚而晉

伐之爲伐無罪也張自超宗

成十七年夏諸侯伐鄭楚子重

姚氏說見晉楚爭盟門

成十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二 救不書

左鄭侵晉衛救晉侵鄭杜注不書救以侵告

成十八年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救宋不書

汪氏以爲不曰救彭城者彭城不可救也然則晉侯師于台谷

以救宋不書又豈宋不可救邪春秋不書老佐華喜圍彭城則

楚鄭不書救楚鄭之師書侵則晉侯之救亦可以無書蓋事繁

而可省則省其文非有別義也張自超宗

襄元年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楚子辛救鄭不書○自鄢陵之戰楚子救鄭楚子重救鄭楚公

子申救鄭皆不書汪克寬

襄七年冬公會晉侯于鄭

左傳杜注見爭陳門○此本以救陳爲會而經不書救陳者以

無志於救徒舉諸侯之師而觀望不前也此文例也七奇

襄二十四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楚子伐鄭以救齊諸侯救鄭○左氏曰諸侯還救鄭然則何

以不書於經邪諸侯相會而救患義事也春秋豈諱之哉且救

許救徐何以得書劉敞○汪氏以不書救齊爲不予楚救者非

也晉會夷儀實未伐齊何以書楚救齊乎又謂諸侯去齊救鄭

救不及事故不書救鄭亦非也楚寇未深卽解鄭而去諸侯無

功無罪是以不書非救不及事也張自超宗○楚伐鄭志在救

齊然此時諸侯本未嘗伐齊何待救乎何以不書救鄭曰亦未

嘗救鄭也諸侯不能伐齊安能拒楚蓋楚人門于東門師已臨

其城下忽次于棘澤則鄭有以御之而後諸侯至也左補義

昭十一年秋會于厥慙

左傳見晉楚爭盟門○不書救蔡不果救杜注○晉既失伯楚圍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二 救不書

蔡而莫之恤八國之大夫自爲會天下之勢可知矣程端學

春秋書八國大夫會厥慙於楚師圍蔡之後滅蔡之前則失救

患之義矣故厥慙之大夫不能救蔡不待貶而罪見汪克寬

昭二十一年夏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左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翰胡救宋○晉師畧不書以

其有畏于楚討之不力叛者皆逸去也家註○公子城以晉

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大敗華氏圍

諸南里華登如楚乞師楚遠越帥師逆華氏諸侯之成謀曰不

如出之以爲楚功乃固請出之晉合諸國救宋而絀於遠越是

故救宋不書不足書也趙訪○陳氏說見書救門襄二十三年

叔孫豹救晉○按汪氏云不予以討叛故不書救非也

昭三十年冬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左楚沈尹戌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陳氏說同上  
定四年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穀梁曰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謂夷狄未可同於中國此妄矣  
狄救齊穀梁以為功近而德遠會謂吳不如狄乎其賞爵之  
偏也劉敞○胡傳謂不書救救大矣吳懷謀楚之心非有救災

恤鄰之實也非也據左傳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自豫章與楚夾

漢則柏舉楚地也蔡圍未解吳獨伐楚以救蔡書可也蔡圍既

解與吳子合兵伐楚而戰於楚地安得書救蔡哉若以救為大

則楚救鄭衛亦可云大乎方苞○其不書救蔡者師至而圍已

解吳深入楚境不可以救書也若如胡傳之說又無解於哀八

年之書吳救陳矣葉西○張說見書戰門牛氏說見書以師門

定八年夏齊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五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二 救不書

左傳見公會師門○將來救我公逆會之救不書齊師已去

○士鞅趙鞅荀寅救我經不書齊師已解未逮救也書會師而

不目士鞅義繫於會師也使書晉救似齊師因救而解書會晉

士鞅似期會而非因救我必如是而後見事實也宣元年趙盾

救陳亦未逮救而書者不書則不知裴林之晉師為救陳而至

以四國同會無適主也此言公會則知為救我雖不言救而救

已明也彼書四國會于裴林雖言救而未逮救亦明也高澍然

○按家氏謂晉不以師納晉昭而今赴齊患不與之以救非也

定十五年夏齊侯衛侯次干渠餘

說見書次門

哀六年春吳伐陳

楚救陳不書略之也牛運

哀八年春吳伐我

不言救志在服魯盟而遂還不成為救御纂

○書次救書次與辭辨次即公穀說辨次成穀梁說辨齊

絕晉辨齊伐盟主辨貶辭辨莊公穀梁公羊杜氏說辨齊衛三

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左傳莊

兵事尚速老師費財不可以久故春秋告命三日以上必記其次兵

未有所加則書所次以示遲速公次于滑師次于郎是也既書兵所

加則不書所次諸久兵而不書次是也既書兵所加而又書次者義

有取於次遂伐楚次于輕盟于杜邱遂次于匡是也杜預

次者師止舍之名君行師從故君所止舍亦言次趙訪屬

易師之六四曰師左次无咎行師之法欲左背高故城濮之戰楚師

背鄆而舍晉侯患之背鄆者右背山陵而師在其左故曰左次次猶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二 書次

舍也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一宿再宿不書過信乃書一宿

再宿不書者師無不宿之理故不書惠士奇

次者何止也易為或以事書或不以事書以事書者止之以事者也

不以事書者止之不以事者也君舉於正師舉於義止不以事者亂

之道也劉敞傳

伐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侯而次者

有無名妄動之意胡傳莊

次而言救者非直救也為之聲援而敵已解伐而言次者非即伐也

先之威責而敵已服因次以為救故先曰次未伐而遂止故先曰伐

因次以為救者任謀不任兵也未伐而遂止者恃德不恃力也此謂

以律之師均救也次匡之救為弗專故不能勝裴林之敗均次也

論之次為有畏故不能止襲莒之師張大亨



胡氏云伐而次者其次為善次而伐者其次為貶蓋伐而次有抑鋒止銳以待其服之意次而伐者久師藏禍將致毒於人也張洽集注文十年

伐而次如齊師次陘修文告以威敵善之也故上書伐楚以著其美

次而伐如楚次厥貉藏禍心以憑夏貶之也故下書伐麇以著其惡

以伐楚次陘推之則晉悼之伐鄭次鄭亦為善之矣以次厥貉伐麇

推之則齊衛之次以伐晉亦為貶之矣李廉會通文十年

敵未至而前為之備則先言次而後言救次其意也救其事也敵已

至而後為之援則先言救而後言次救其事也次其意也葉夢得傳信元年

次而救見其終能救救而次遂不能救矣汪克寬集傳信元年

師之出次仁義存焉伐國問罪而不次是怨兵也兵忿者暴非所以

為義故伐楚次于陘義也須其服而已楚危救患而次是疑兵也兵

哭者怯非所以為仁故救徐次于匡非仁也幸其退而已趙鵬飛經莊十五年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二書次

次滑之後紀侯去國即及齊狩禮次成之後齊人降朝即及齊遇魯

濟是葉公倖為救患而實無志於救也師次即而率有圍郕之役齊

宋次即而隨有乘邱之敗齊衛三次楚蔡大厥公而終有伐晉伐麇

之舉是其次乃稔惡伺便也救者不書其救譏其實不能救伐者遂

書伐圍者遂書圍戰者遂書則誠其不克悔過以遷善也若夫齊桓

伐楚次陘晉悼伐鄭次鄭則不忍殘民其次為善如次匡救徐救晉

次雍榆雖曰緩於救患然比於欲救不能者有間矣汪克寬集傳莊三年

杜氏曰次在事前次以待事也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按凡次皆以

無成事書也書救晉為次雍榆言故實不成救也若成十六年我師

次于督揚不書者會伐鄭以成事書也師行近者歷月遠或踰三時

如悉書次將不勝書矣趙汭屬辭卷七

外次不書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齊宋師次者一齊衛君次

者三春秋之初諸侯不王荆楚志吞中夏齊桓既得國即圖伯郎之

次特書之晉世主夏盟諸侯宗之王室賴焉及其衰也齊景公欲代

興故五氏垂葭渠陳之次屢書之是皆有關於天下之故矣若晉悼

公既卻楚師討宋叛者以伐鄭之師侵楚及陳而晉侯衛侯次于威

非伯業之所以興衰則不書也○書楚次者一晉靈少楚欲圖北方

及蔡次厥貉將伐宋此中國夷狄盛衰之機也陳氏以內次合而論

之既非經意又以次郎次厥貉均為圖伯未集失之趙汭屬辭卷九

次于郎齊制伯之難也次于厥貉楚爭伯之難也人心之始不忍於

無王而從伯故齊桓制伯之為難人心之終不忍於無伯而從夷故

楚子之爭伯為難惟齊桓之制伯難故以次于郎書惟楚子之爭伯

難故以次于厥貉書蓋次者人心不決于去就之義也趙汭屬辭卷九

內書次有師次有公次君將不言師公次師亦在焉葉夢得傳莊三年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二書次

次而救者次而方救也卒成乎救之辭也救而次者救而仍次也不

成乎救之辭也戴祖敬五則信元年

伐而書次善其節制齊桓大陘晉悼大鄭是也次而書侯惡其妄動

次即侯陳蔡是也救而書次惡其怯懦觀望救徐次匡救晉次雍榆

是也外裔書次惡其窺規中夏楚蔡次厥貉是也又如公次于滑譏

其救紀無功齊衛次五氏垂葭渠陳志其攘伯生事合上下文觀之

則褒貶各見但執一次字為例何從得見聖人之意顧棟高大事表偶筆

穀梁子云言次非救也啖子曰凡救當奔命而往言次失救道也胡

氏曰救而書次其次為貶此數說者以之論兵則非是夫救而次未

為失也率師以拯與國之難多者革車五六百乘少亦不下三四百

乘過都越鄙行役經月士卒勞頓必休養數日使士氣安閒然後可

用且初至其地山川險易未知敵人虛實未悉亦必周詳審慎不可



輕率急赴是故次非春秋所議但當論其有功與無功耳如大于葭北終能城邢則有功矣其他或濟或無濟紀其事而已劉氏曰有救而次者有救而不次者有次而救者有大而不救者事自如此春秋明書之耳立論簡當高於諸家陳運鵠

莊三年冬公次干滑

左傳穀梁張說見齊滅紀門。晉紀有昏姻之好於齊有父之仇苟能救紀抑齊一事而兩善并矣見義不為而有畏春秋所惡也。但書次若無故而自出者焉高閏。公不能報齊讐安能謀紀自知不能竊救之名而次焉甚無謂也書此不惟見公不能救紀亦見不能憾齊呂大圭。公行不言次必久而無名而後言次言君嘗久外矣閏元年召季友于而莊之編言次者三甚矣莊之不競於齊也謀紀而齊滅紀及齊圍鄆而鄆降於

春秋易辭例編 卷二十一

書次

太

齊救鄆卒不免師出何名哉陳傳良後傳。欲會鄭伯謀紀鄭伯不會遂中止焉書公次于滑讓師出之無名也日講

莊八年春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公羊次不言俟此言俟何託不得已也。穀梁次止也俟待也。期陳蔡共伐鄆杜。賈逵及說穀梁者皆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陳蔡於魯境絕路遙未嘗構怨何因輒伐魯也又俟者相須同行之辭非防寇拒敵之稱若是來伐當謂之禦不得稱俟下有師及齊師圍鄆故知期共伐鄆耳孔。魯與鄆未嘗有憾無故出師而次郎此何名哉故陳蔡不從故鄆甯降齊不降魯趙鵬飛。春秋無義戰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人來會已不得已而會之猶可言也至於先出而俟之罪在我矣不可言也甚苦水。次而言俟露師于外齊約未合而汲汲以待陳蔡以正傳。

公之滅同姓爲已亟矣牛運。陳李說見上

莊十年夏齊師宋師次于郎

陳氏說見齊楚爭盟門。外次有關天下之故乃書齊桓圖伯宋既從次當服魯特書之趙汭。公羊曰其言次於郎何伐也伐則其言次何我能敗之故言次也前書公敗齊師于長勺亦我能敗之也曷不言次乎穀梁曰次止也畏我也畏我則不與師矣程端學。長勺不書伐此書齊師次于郎何也長勺祇齊師書敗者而伐者見此齊宋兩師但書敗宋則齊伐不可見也牛運

莊三十年夏師次于成左無師字

穀梁謂欲救鄆而不能夫魯之事齊不遺餘力齊欲降鄆魯欲效其力者安敢言救譚義。穀梁以爲欲救鄆趙氏曰據齊伯

春秋易辭例編 卷二十一

書次

九

已成魯爲之弱何敢議救蓋欲會圖鄆至成待命聞鄆已降故不行耳然疑事無質但存而勿解愚謂若助齊圍鄆經當書之如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之類此必別有所爲而弗果用故春秋責其無名輕次耳程端學。穀梁救鄆之說未必然也是時魯與齊親魯明知力不能救何故虛爲德未鄆而問齊好蓋魯師欲會齊師聞齊師已降鄆而遂止耳葉西。陳李說見前

僖元年春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葭北救邢

次于葭北按兵觀釁以待事也杜。屯兵便利以援邢而懼狄拒用兵之規每主於持重故不遽決於一戰而持久以待之張。三國兵力雖強必以狄師方壯未可遽戰故特爲之聲援適邢人潰出遂逐狄人使邢更依險阻護其遷徙而城之與救



晉次雍榆異矣不然強敵在後無援師邢能自遷乎傳稱邢遷如歸有以知齊之救患也

胡銓奉

○先儒謂書次譏救邢不力

非也是時狄尚在衛故次聶北以爲聲援狄不敢逼而邢得自

遷焉耳知然者以經未書邢之有狄師也狄未至邢曷爲救邢

狄觀邢衛久矣莊三十二年狄伐邢以齊救退今既入衛勢必

及邢故預遏之方苞○據經救在正月遷在六月相距幾半載

見齊桓終始急邢以狄之去來條忽慮師還狄必斃邢相與遷

其國而助之城然後邢可安而師可罷是則存邢之功在救與

遷而所以得觀其變善其謀使邢得安於無事者非久次不爲

功也先儒以救而次爲貶果春秋定例乎

萬斯大

○論者以次

爲緩詞譏救之不速不知救援之師必察形勢審虛實攻其所

必救出其所不意則自解耳若以速爲貴以摧鋒陷陣爲能恐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二

書次

手

勝負未可知也或謂三國稱師兵力有餘怠于進兵以致邢潰

不知狄入衛困邢伐晉滅溫一時未有制之者而謂師速進狄

即望塵奔竄恐未必然

徐庭垣

○愚按公羊曰救言次不及事

也邢已亡也邢實未亡趙氏匡駁之穀梁曰言次非救也非救

而曰救遂齊侯之意也劉氏敞駁之胡傳因公穀以救而書次

爲貶諸儒和從苛責齊桓誤矣惟胡邦衡得之而近儒說更勝

○葉氏西說見書救門戴氏說見齊楚爭盟門

僖四年春公會齊侯

等

侵蔡遂伐楚次于陘

楚人方強齊將緩之以德故次以待之既而楚來求盟因而許

之雖有諸侯之衆而不用也晉文城濮退三舍避楚不得已而

後戰蓋伯者之師求服人而已非若後世必戰勝爲功也

蘇轍

○止師以修文告之命也古者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

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

則修刑故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伐國者蓋資

之也非殘之也次于陘義矣

劉敞

○古之伐罪者必有威讓之

令文告之辭不遽加之兵也齊命於楚楚蓋未之服焉進而次

于陘屈完來盟始退而盟于召陵以是爲伐之道也

葉夢得

次者有制之師用見桓之不戰而詘楚也

牛運

○伐而次者整

兵慎戰之意惟襄元年伐鄭次節意與此同齊桓晉悼爲庶幾

矣

李廉曾通

○何氏休陳氏則通說見齊楚爭盟

僖十五年春公會齊侯

等

盟于牡邱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

侯之大夫救徐

穀梁次止也有畏也○言次譏緩救

何休

○徐嘗爲齊取舒以

披楚之與國故楚伐之是徐爲齊受師也况楚人憑陵東夏其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二

書次

手

勢漸張援徐以遏其鋒當如救焚拯溺且青徐地接無餽餉越

險之難桓公乃逡巡牡邱遂止於匡而使大夫救徐何其志之

衰氣之餒也

日講

○餘見書救門齊楚爭盟門○何休以言

次爲譏緩救又不自往而遣大夫其說非也楚人伐徐帥師者

非楚君也則使大夫救之而桓與諸侯駐軍近地遙爲聲援何

不可之有遂者繼事之辭而有歸重之意書遂次于匡與下救

徐連文正著其急於援手而會盟之本意原在救徐也諸儒顧

以救而書次即非善辭不特暗于事勢其於聖人語氣亦太憤

憤矣

○聶北于匡皆次而後救亦不可並論聶北終成救

邢之功于匡則委救患之權於大夫卒不能免徐妻林之敗則

可罪也

石光霽書

○愚按二傳皆以爲譏衆說多同近儒張氏

方氏顧氏高氏亦並從之然玩葉說誠有獨見蓋桓德之衰



功之隨在救徐而終不能保徐若其赴救之初未為緩懈觀一遂字可見又大夫無功即當君親起而逾一時之久專委大夫忘荒之過又在於是而謂示譏於書次之一字恐經意未然也文十年冬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左傳陳說見晉楚爭盟門。楚將求諸侯欲前而未敢次者遲疑不前之意著楚子包藏禍心欲憑陵諸夏而未敢遽前也高集。○春秋書伐次救次師次書次者必有兵楚蔡之次蓋亦次也明矣然不書伐不書師則其兵之未加乎中國也其書次則有窺中國之志矣呂大圭。○是役也宋鄭陳蔡皆從獨書蔡者宋鄭陳預會不預次也預會脅從也預次同惡也罪之輕重著矣家鉉翁。○傳曰將伐宋也不言伐蓋宋服故郝懿行。○襄元年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等次于鄆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二 書次

左傳見爭鄭門。晉以韓厥已足當鄭不欲重動東諸侯之師故使次于鄆以震鄭心且備楚師之出也高閌。○伯主伐鄭必連諸侯之師扼之畏楚故也使鄭外無楚援則偏師可以入其郭何以多為今晉之圖鄭可謂有謀矣以韓厥獨攻其前以五國之兵援其後楚兵不出一韓厥足以挫鄭而有餘楚兵出則五國足以敵楚而不懼謹用諸侯而不忍輕用其民也趙鼎。○次于陘不欲速戰以勝楚次于鄆不欲速圍以虛鄭皆霸者不輕用兵而重民命之意法克寬。○次止也料前軍能獨當鄭諸侯之師且止晉悼舉止安閑同符齊桓伯亦有真也羅喻義。○伐者討貳也次者援伐也郝懿行。○襄二十二年秋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穀梁言救後次非救也。○凡言救者救急之名不當次止陸道

○君命救晉豹畏齊廢命而止故曰次于雍榆以惡之孫復。○不救則懼晉之討往救則畏齊之疆孫覺。○聶北先言次而後言救按兵待時卒能救邢故以救終之雍榆先言救而後言次以救出兵而不及於事故以次終之蘇轍。○次而救匿其救之之形也救而次宣其救之之聲也陳傅良。○亦見三家之專而晉君威命不行也程端學。○外傳記子服惠伯之言曰欒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甯處使叔孫豹悉師徹賦踣踐畢行無有虞人以從軍吏次于雍榆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掎止曼萊焉齊師退而後敢還則穆叔非無功於晉也然春秋不著救患之功但曰次于雍榆蓋穆叔與趙勝皆畏齊師不敢敵待其已去而躡其後耳汪克寬。○杜云待命故書次非也救者赴急之師也受命以出又何待焉公羊曰先救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二 書次

後次先通君命也非也大夫受命而出豈有君命而不通哉劉。○伯國被伐魯自當救救而書次則遲回觀望非能救者也春秋譏之左氏以為禮公羊以為先通君命皆誤矣葉繁。○定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左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先登東郭書犂彌從之晉車千乘在中牟救夷儀。○衛侯將如五氏齊侯在五氏。○卜過之龜焦衛至五氏。○畏晉故卜龜焦焦兆不將往助之。○衛侯曰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衛侯。○成不可以行事也。○衛侯曰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衛侯。○以身當五百乘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圍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城謂。○師謂東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祿婚杏於郭書。○衛意。○外會書次自厥貉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列國無伯也陳傅良。○陳氏曰傳言伐晉而經書次重絕晉也愚



謂是時春秋固無望於晉矣齊能修桓公之業春秋將姑與之  
豈云諸侯不當即齊而重絕晉乎乃齊不能尊王安夏晚晉衰  
而求逞則非義矣書次乃譏齊也家鉉翁○外次必有關於天  
下之故而後書齊結鄭衛以叛晉乃伯業之衰也趙訪○自盟  
沙衛人叛晉晉不忘討衛與齊合欲備之所以有五氏之次季  
私○經自師次于成以下單書次者鮮矣定公之季乃三書次  
就傳言之未有得其要領者夫經言公次于滑師次于郎師次  
于成又言次于蕭北次于陘次于匡次于厥貉次于雍榆言次  
則非伐言伐則非次可知而傳乃曰齊侯伐晉夷儀且先登則  
其告於諸侯者直言伐晉取夷儀可已胡復仍以次間乎蓋齊  
衛叛晉而晉勢尚強未可輕伐將以觀釁於夷儀而未能聊次  
五氏以聲之耳嚴啟隆○齊挾衛以爭伯而晉力尚強未敢顯  
言伐之故次于五氏五氏晉地也蓋有所窺伺而未能矣御  
○齊衛三書次至哀元年而後書伐晉此齊衛憚於伐晉而  
為虛張之勢以觀晉之變也杜氏以為諱伐盟主故不書伐固  
非陳氏以為有盟主非美事無盟主非細故故春秋重絕晉亦  
不盡然也春秋凡書次皆非有侵伐之實跡也張自超○是  
役有夷儀之克中牟之敗東郭書之為師伐述顯然而只書次  
者克夷儀敗中牟皆東郭書而齊侯衛侯實次于五氏且是時  
晉伏齊衛事由晉赴晉為霸國必不以伐赴而夷儀中牟小有  
勝負亦不足錄獨赴五氏之次而已是書次從實錄也高澗然  
○杜氏任氏說見齊晉交兵門○愚按書次不書伐當是不以  
伐告以杜氏預高氏澍然說為正任氏公輔嚴氏啟隆張氏自  
超以為次而未伐從經舍傳亦可也陳氏傳良以為重絕晉許

氏翰以諱伐盟主謂春秋重之諱之諸家已疑其不然至李氏  
廉所本胡氏罪其包藏禍心而書次又取謝氏罪其無名妄動  
而書次則鑿矣  
定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左傳見齊晉交兵○使師伐晉次垂葭以為援杜○按義與五  
氏同○再以謀伐晉而爭伯也齊景宜先治內請命於周號  
召諸侯晉衰而內難方作烏能與齊爭乃亟事於晉其計左矣  
據傳謀伐河內其臣惟耶意茲以為可益料晉不救也此僥  
倖苟且之計由是軍中或言晉師至或言無晉師齊侯恐動故  
次而未敢伐計既左而進退復失據以是求伯不亦遠乎御  
定十五年夏齊侯衛侯次于渠蔭上文鄭字連帥師伐宋○渠蔭傳作蘧寧公作蘧蔭  
左謀救宋也○不果救故書次杜○五氏垂葭之次皆為伐晉  
此亦疑為謀晉而出故明年有伐晉之舉李廉○李說為是使  
果救宋則當書救書次以示譏不當但書次也觀明年齊衛伐  
晉則為謀伐晉無疑蓋齊衛憚于伐晉三次以謀而後乘晉亂  
以伐也張自超○李氏堯俞曰五氏垂葭皆謀伐晉此大疑  
亦謀晉故明年遂伐晉時鄭從齊齊肯救宋以仇鄭邪其說於  
情事極合左傳恐未足信葉西○謹按 御纂直解亦取李說  
○書至 誠深入辨 幾不敢進辨  
僖二十六年春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鄰弗及  
書至二至鄰識其深入鄰齊境也救成至遇譏其不進遇魯地  
也江克寬○愚按書弗及是畏齊見弗則書至識深入似未是  
襄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公羊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魯是時三分其民公室卑弱不足當敵故也高閔集注○自宣之季年內不言君將於是載成而不敢進無惑乎三家之專魯也陳傳良後傳○蓋至遇齊已解圍也傳語似誤若畏齊不敢進當書次不當書至崔子方○日至遇非不敢進也蓋至遇聞圍已解故不復至成耳不曰弗及者圖救

有定在言所至而弗及已明也高閔然釋經○師至中途止而不進曰次此不曰次而曰至者殆至遇即還未次止於其地歟葉西

○書追 公穀以為大之辨

追者寇已去而驅之也陸道集例引張助

敵勝而去則不可追追者敵之敗者也敵緩而去則不必追追者敵之奔者也先王之法從緩不及逐奔不遠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緩不及則難陷故敵知畏而遁斯止矣弗追也高閔集注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一 書至

君子之衛其國也非恃已之戰能勝敵也敵未戰而敗斯止矣非矜已之力能卻敵也敵知畏而遁斯止矣此所謂不嗜殺人者今齊鄆遠矣魯猶追之其不至于喪師幸矣張大亨通訓

胡傳謂書追者在境內則譏其不預追戎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師是也僖二其說泥外寇至而至於追皆由不預董品

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

左不言其來諱之也○穀梁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我通於我也○僖二十六年追齊師弗及先言侵而後言追此不言侵伐者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書者譏內無

戎備孫復等○既不克預修戎備過於未來至於戎至境內又不克隨時應變命將出師以勝敵及其已退乃輕千乘之費驅

後而逐之何足取哉汪克寬○公羊以為大其未主而豫禦之

也非也若未至而禦何得謂之追穀梁曰於濟西者大之也亦非也既不言戎之來又不言濟西但云公追戎未知追之於何所邪劉敞○其言于濟西何不及也曷為不言其不及戎已遠矣又春○公羊云大其為中國追也非也追非美辭過我而驅之秋傳○此與追齊師書法詳畧不同者齊孝公討洮向

二盟既侵我西鄙復伐我北鄙故有以楚師伐齊取穀之役為中國之變故詳言之於戎則畧之言追則見侵可知趙訪○言

追不言其來不與戎狄侵我宗國之疆也於他國則直書於宗國則不書尊內也陳遷鶴○既去可以無追追亦不必親往故

書以示譏張自超○愚按春秋之初尚不書戎狄侵伐我也當以左氏諱之之義為長所謂諱者非諱其無備也穀梁不使

戎遁於我蓋即左義陳介石說尤明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一 書至

僖二十六年春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公羊曰其言至鄆弗及何侈也穀梁曰大之也趙子曰直書之

譏內無備爾何用曲為義陸道集例引趙匡○穀梁云人微者也侵淺

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案穀梁例苞人民驅牛馬曰侵今齊為無道如此追之是也反蒙不正之貶乎劉敞○所謂弗及者非

弗能及也弗敢及也寇至不能禦追又不敢及是舉百姓而棄之也劉敞○餘見書至門書弗門陳氏遷鶴說見齊魯交兵門

○書克 公穀以克為殺義 罪第伯忽殺第

隱元年夏鄭伯克段于鄆

左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



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  
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  
必自斃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欲  
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  
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  
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  
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  
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於鄆段不  
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  
出奔難之也○穀梁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  
弟曰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段失子弟之  
道矣拔二傳以克爲殺以爲○人臣無敵君之義故君敗臣不  
言敗不許其有師徒以敵君也鄭伯敗段曰克即其義也陸道  
引○左例云得雋曰克非也凡勝敵無非得雋何獨克平克  
爲致力取勝之名傳以爲如二君故曰克近之矣不得更爲別  
義葉夢得○穀梁謂克爲能是春秋書鄭伯能段于鄆也文乎  
否邪既又繼之曰能殺也是克爲敵後是殺爲言外意也然乎  
否邪黃震○叔於田大叔於田二詩皆刺段也曰巷無居人不  
如叔也言無叔之橫也叔在藪火烈具舉禮穢暴虎獻於公所  
言叔之暴也二詩無一言及莊公左氏曰稱鄭伯譏失教也特  
以爲莊公失教以致段之愚非謂莊公之罪重於段也凡諸侯  
之弟稱弟親之也或稱公子宗之也段不言弟不稱公子比於  
路人也此段於路人庸謂之怨段乎蓋莊公不幸有悖逆之弟  
如舜之待象可也禮以繩之仁以字之祿之而不任以事富之

而不寵以兵而鄭伯請邑不拒縶兵不禁至不可制然後以兵  
克之左氏所謂譏失教是也克者勝之之辭言段疆暴幸鄭伯  
之勝也趙彙○春秋國君以母弟召亂者多矣見於始年則  
晉文侯之弟成師及鄭莊之弟叔段是也成師陵其兄劫其兄  
之子而受封於曲沃曲沃浸以盛強晉國浸以微弱昭孝哀三  
立而三見弑至於武公遂篡晉國段之京猶成師之曲沃愚觀  
曲沃之篡而知鄭莊克段有不容已者木訥趙氏曰論者甚鄭  
伯而恕段非也子段之說本於詩序之誤叔於田大叔於田之  
辭皆刺段也而序詩者乃曰刺莊是兄不可以不已弟可以不  
弟也此論頗得經意方鄭莊封段於京以其母故耳請制弗與  
請京而後與之此時此心亦豈有殺弟之意而胡氏曰與之大  
邑縱使失道以至於叛然後以叛逆之罪討之無乃失當時事  
實乎據傳叔段得京之後收貳以爲己邑繕甲兵將襲鄭夫然  
後不得不討莊不克段段則克莊彼成師之封於曲沃亦豈晉  
侯有以稔其惡而甚其罪積習之漸遂至於此或曰如子所言  
鄭莊其無過乎曰君人者制與奪者也與奪在我而使人得以  
請之請之而遂與之則將何所不至矣曰姜氏欲之不與則傷  
慈母之心將若何曰否鄭莊始也從母之命封段於京以是爲  
孝卒之以段之故誓母於穎孝安在哉使鄭莊於請制請京之  
時裁之以義論之以禮感之以誠予其所當予勿予其所不可  
予則段不至於逆公不煩於討而鄭無事矣家鉉翁○春秋稱  
克者惟此克者兩敵相角力勝之辭也稱兵作亂據邑叛君孰  
有過於宋辰者辰何以不言克宋公之力不足以制辰鄭伯之  
力足以制段也黃仲獻○段稱兵襲國顯然叛逆春秋但據事



直書而叛逆之罪見其或責公失教者此說經餘情夫子未嘗有是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討不臣不弟而開卷定律便使君父與叛逆彼此交責已非正義又况縱亂賊而專誅君父邪其稱鄭伯而以爲罪伯引晉侯殺世子申生爲據則又全不知例者春秋之例凡君於子弟直殺之而不稱兵則皆書君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宋公殺其世子痤天王殺其弟佖夫是也其必書君者以君實殺之不得謂國人殺之也莊欲殺叔移師加其誰拒之而莊則舍段不追叔既奔其子公孫滑亦奔衛邀衛師以取故邑及鄭伯伐衛而衛服伯此時何難滅其殺叔乘衛服之際取滑殪之絕其根株而乃舍其舍滑不治至十年之後猶惓惓念弟之餽口四方且段之孫公父定叔預雍糾之亂出奔衛猶招而歸之曰不可使其叔無後於鄭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二 書克

三

是段滑父子相繼稱亂而公並卹之使其子孫仍得爲公族大夫然則莊之恩亦厚矣毛奇齡傳○書曰克勝之也善其勝之而不殺也若謂譏失教不早裁制則周公大聖不能得之于管蔡而可以責鄭莊乎蓋莊之克段正是緩追逸賊得親親之道者胡氏深文以爲絕其屬籍非持平之論也張尚瑗數梁折諸說亦本毛氏○自來說春秋者皆歸罪于鄭伯而段從怨辭此一偏之論也康誥曰子弟弗念天顯大不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不友于弟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乃曰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兄弟並受其責也鄭莊公事母不從義而從令致敗其弟信有罪矣使爲段者稟其法度守其名分暨安從生乃始則命西鄙北鄙貳于已既又收貳以爲已邑既又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莊公其能已乎春秋書法蓋兩罪之書鄭伯罪莊公也段不稱弟罪在

段也于鄆譏段據邑以叛兄也曰克志段之強也此義明然後漢景帝之於七國唐太宗之六月四日事皆有以斷其是非曲直不然將偏罪于景帝太宗非其義矣應陵李氏曰兩譏之也其說是也陳遷鶴疑○春秋初年列侯僭侈多封樹子弟以僭擬王室而卒自受其弊同時衛有州吁晉有成師鄭有叔段皆擁強兵謀奪宗其後桓公立而州吁弑其君成師莊伯至武公凡五弑君而卒滅晉獨莊公克平大慙宗祧無恙論者謂莊公養成段惡志在欲殺其弟此信傳而不信經之過也愚獨謂莊公之爲人狙詐猜忍無一事不干天討獨其處段未爲過當夫段之作亂路人皆知形勢已成使莊公稍孱弱不爲衛桓之駢首就夷卽爲晉之三世有亂且以莊公之雄才其欲殺段宜無難者而莊公未嘗窮追極討如齊桓之殺子糾楚平之殺子干子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二 書克

三

皆仍使之餽口於四方則所謂緩追逸賊於親親之道正合教梁訓克爲殺既於實事不符而左傳謂稱鄭伯譏失教嗚呼莊公豈能教段使不爲亂哉段恃母愛常謂莊公擯奪其位其心每憤恨不平使莊公而稍禁戢之適足以子以兵端而反噬故母氏請京則聽收貳至廩延亦不發露隱忍至二十二年之久蓋猶有畏名義念母與鞠弟之心非可謂養成其惡也莊公之罪在晉母黃泉爲得罪名教耳若其處段固未甚害義也春秋之世篡弑相尋往往寬假臣子苛責君父於稱人以弑則曰君無道也又曰君惡甚矣於莊公之誅亂臣則曰養亂臣之使君父於凡焚驚悖逆之臣子真有進退維谷之勢如此則春秋乃助亂之書豈可訓乎書鄭伯克段於鄆稱鄭伯爲無譏段不言弟爲削其屬籍書曰克大鄭伯之能戡亂也韓棟高大事表鄭莊



1

附

五九三



僖元年不書邢潰者畧之也邢既遷矣則可以不言其潰也牛運震傳

僖四年春公會齊侯等侵蔡蔡潰

左穀例見前○穀梁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為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陳氏則通說見齊楚爭盟門文三年春叔孫得臣會晉人等伐沈沈潰

左見前○晉無懷服小國之道沈無效死弗去之民李明復集義引謝堤

○兵加而民散君之不能可知矣蔡潰沈潰皆潰是也汪克寬集說引

○蔡潰遂伐楚齊桓所以盛沈潰不伐楚晉襄之不足有為也御纂直解

成九年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莒潰楚人入鄆

左傳見書伐門○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效死而民不去為國之本莒恃其陋不修城郭決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二 書潰

然兵至而民逃不能使民效死不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陸莒之城何益乎胡傳○書被伐而潰者明不能固結其民心也能使民效死豈有逃其上者哉左氏謂莒城惡而潰楚遂入鄆非知本之論也黃仲炎通說○書莒潰責晉也馬陵與蒲莒同盟而不救小國豈足抗楚其無備之罪可畧也左氏責莒無備非春秋意矣御纂直解○穀梁曰大夫潰莒而之楚非也經但云莒潰不云之楚此似不曉潰之說凡潰者取其如水之決耳劉敬傳

昭二十九年冬鄭潰

穀梁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公羊曰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郭之也曷為郭之君存焉爾非也潰者民逃其上若水之潰散也國可言貴邑亦可以言潰也豈有君存而改邑為郭之理程端學三傳辨疑○公自二十六年以來常居于鄆此時公既如晉必

留人守鄆鄆人潰叛使公不得更來當是季氏道之使然孔○李孫專魯民不附公故鄆潰孫復傳○昭公居於國而國人逐之出居于鄆而鄆潰見魯民但知畏季氏也高問集註○論者多咎公之失民此季氏凶威所脅非民之罪亦不可盡責魯君家鉉說○公雨如齊不得命矣兩如晉不見納矣久于乾侯而不返此鄆人所以失望于公之復國惟恐季氏不利于已而潰也自

○不書季氏伐鄆而書鄆潰猶不書鄭敗王師而書蔡人衛人從王伐鄭也公穀胡傳皆謂昭公無德於鄆蓋以鄆為自潰其實非也前年左傳所載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戰敗當為此條下錯簡或往年戰敗今公如乾侯懼而潰耳方苞直解○愚按公穀胡氏歸過魯君決非聖意不若孔氏高氏家氏之旨為勝而方氏考傳文錯簡竟斷為季氏加兵創解獨得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二 書潰

莊十七年夏齊人殲于遂

左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成醉而殺之齊人殲焉杜注齊人成遂遂人盡殺之故以目盡為文○公羊潰者何潰積也眾殺成者也何注潰之為死積死非一之辭故曰潰積賈疏曲禮四足曰潰鄭注潰謂相潰汚而死是也○穀梁殲者盡也○左穀作殲蓋盡殺之也公羊作潰何氏休以為積死非一徐氏彥謂相潰汙而死皆言其死之多也字雖異而義實相近案○公羊作潰音同義通說文歹部殲盡也水部潰潰也趙坦案○殲啖氏謂自滅之義蓋見齊人文在上以梁亡鄭棄其師例推之耳然殲非自滅也殲厥渠魁殲我良人豈自滅乎穀梁以殲為盡者是也盡為遂人所殺而無遺耳葉夢得春秋攷○古之王



者遣皮以守衛而采薇極慰勞之情徂征以求定而軍食見欣  
迎之意其重民命得人心如此齊桓以廣地之故覆滅小國勞  
師反守至于五年之久以起警疾而致殲殘此諸王者之事何  
如也黃仲炎○不曰遂人殲齊人者已無遂之辭又以見齊人  
之自取也解義○春秋時強大侵陵小國橫見夷滅者不可  
勝數卒未聞有報怨雪恥之舉今遂之戍卒固當與申包胥茅  
夷鴻北列者魏世微  
○書獻捷書獻捷○書使內齊侯辨不書宋捷謹辭影辭  
穀梁傳捷軍得也信二十  
捷勝也戰勝而有獲獻其獲故以捷為獲也釋例曰歸者遺也獻者  
自下奉上之稱遺者敵體相與之辭傳曰諸侯不相遺俘齊侯楚人  
遺俘失禮稱獻失辭故因其來辭見自卑也此經言獻捷傳言遺俘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二 書獻捷  
則是獻捷獻四俘也襄八年邢邱之會傳稱鄭伯獻捷於會又曰獲  
司馬變獻於邢邱是獻俘謂之捷也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帥師  
入陳傳稱司空致地司徒致民是不以俘囚歸也亦云子產獻捷於  
晉然則無囚而獻其功或空有器物亦稱捷也孔穎達疏莊  
軍獲曰捷獻者下奉上之辭蠻夷戎狄方伯征之獻其功于王王以  
警於夷禮也諸侯相遺俘非禮也參劉敞胡  
兵得曰俘器物兵囚曰捷俘曰歸捷曰獻趙汭屬辭  
古者諸侯出師則由王命伐國則為王討既戰而勝則獻俘于王禮  
也春秋諸侯跋扈不臣出師不由王命伐國不為王討所獲之俘又  
不歸王而反獻之弱國焉其意欲夸大已功使之畏威而屈服也故  
春秋書獻捷皆在齊楚夫以齊楚雄強魯臣事之不暇何為獻捷以  
奉晉故徒欲夸功而耀威耳沈業

中國可以俘夷狄夷狄不可以俘中國春秋於齊獻捷而書戎者著  
其實也著其實者以中國俘夷狄也於楚獻捷而不書宋者沒其實  
也沒其實者不以夷狄俘中國也趙汭  
書獻捷二於齊書戎捷於楚不書宋捷尊中國賤外夷也晉景公獻  
捷于周天子猶責其好先王之禮況以蠻夷暴虐中國乎汪克  
一年○舊說混一字襄貶故汪氏又云齊書魯著其誇服○按成二  
戎之功而謙之楚書人微其挾滑夏之威而抑之今明節○按成二  
年傳晉鞏朔獻齊捷於周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  
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  
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曜禁淫慝也  
莊三十一年夏齊侯來獻戎捷  
左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  
否諸侯不相遺俘○公羊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戎捷威我也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二 書獻捷  
旗獲而過我也何注旗獲逮旗懸所獲以過魯也○齊不知禮  
魯不當納皆罪也張洽○先王於夷狄除其害而已非矜其功  
也山戎未有稍夏之罪而遠征之以所得誇示魯器小哉黃仲  
說○齊伐戎有功當獻於王今乃分遺諸侯不過欲威示同盟  
之國失其所以為霸之道矣家鉉翁○魯濟之謀莊公與焉捷  
獲因歸功於魯敵愾獻功諸侯事天子之禮也齊與魯皆失之  
日鈔○穀梁以為內齊侯而不稱使蓋拘楚人使宜申之例不  
知此乃齊侯自來也李廉○李氏廉以為道經魯非也齊在魯  
北燕與戎又在齊北伐戎而過魯此說之不可通者案○趙  
氏匡疑齊侯係齊人之誤見闕文門方氏以為齊深結魯紆道  
而來見齊楚爭盟門○愚按軍禮本有獻捷之名書齊侯獻捷  
而其非禮自見矣胡傳謂特書獻以抑齊侯似非也○說苑云







圖入戰取之文不可勝數而書平者終春秋纔六爾然則釋怨結平

雖未盡講信修睦之道而彼善於此蓋亦春秋之所喜歟沈氏

鄭來渝平為春秋之始我及鄭平為春秋之終鄭在崇陽成皇間為

中原之要領天下之所必爭故鄭從楚則楚興鄭從晉則晉霸晉與

楚爭鄭百有八十餘年至吳強楚弱晉失其霸鄭先叛晉晉亦從之

二國平而天下諸侯皆散矣蓋當桓文二霸之盛春秋不書平二霸

盛而諸侯皆合又焉用平春秋之書平也志諸侯之散也是故晉霸

始衰而宋及楚平晉霸益衰而燕暨齊平按當作齊晉失其霸而魯

及齊平復與鄭平三國合為一黨遂同叛晉而晉霸終矣惠士奇春秋說

平或稱國或稱人稱國者邦交也魯及齊平及鄭平是也稱人則義

各異鄭人來渝平以來者而言也宋人及楚人平則眾辭也君民上

下同欲之也蓋被圍三時不獨宋人苦病而求息肩即楚人亦饑疲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二 書平總論

而思反役若書宋及楚平則邦交之常辭似君大夫專之而無以見

二國之人皆困於攻守之實矣然則平言及鄭稱晉人不肯何也使

書莒子無以見公及齊侯以強晉弱而拂眾情也方苞通論

隱六年春鄭人來渝平輪左作渝

左鄭人來渝平更成也杜注渝變也公有怨於鄭五年鄭伐宋

公欲救宋宋使大詞公怒而止忿宋則欲厚鄭鄭因此而來故

曰更成孔疏變更前惡復為和好變即更之義成即平之訓故

傳解渝平謂之更成○輪者納也平者成也納成於魯以利相

結離宋魯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元年及宋

盟宿四年遇清其秋會師伐鄭宋魯為黨與鄭有怨明矣五年

鄭伐宋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鄭伯知其有

間可乘也是以來納成爾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讐固所

善也輪平者以利相結則既矣易為知其相結之以利也後此

鄭歸而魯入之會鄭伐宋又取郕防二邑是知以利相結也

○公穀以為墮其往來之平陸渚曰與魯絕其平按此以前

無會同朝聘之事此以後歸而會兵則以為墮絕非也因左

氏誤字公穀誤解故爾紛紛孫覽經解○輪平猶致成也為伐鄭故

致成也何致致於田也何以不曰暨鄭平猶未得乎與鄭平也

鄭人以口請之矣而未入也其曰輪有挾也何以不曰鄭人來

輪訪言平則訪見言訪則平不見劉啟春秋傳○渝變也蓋魯先與

宋好鄭來變渝舊盟以從新好也公穀作輪言輪則渝之義自

在其中朱子語類○輪猶輪栗然有物以將之也葉夢得傳○趙木訥曰

輪平者致平之意而已蓋許八年所歸之訪也意若曰魯能不

從宋而救我當以訪饋也鄭言之而訪未入魯故魯雖不從宋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二 書平

亦未救鄭有所要也按此論甚精觀鄭急於求魯而魯緩於許

鄭至歸而後魯鄭合可見黃震日鈔○輪如呂刑輪而字之輪我

無欲平之意而鄭輪其平於我莊克寬集○鄭莊非有請信修

睦之心而深為合黨敵宋之計是以不懼屈已求和繼以納訪

而後即求許所以為敗宋入許之權與張洽集注○書平六此獨書

來輪何也宋及楚平蓋出於不得已也魯及齊平則齊知救魯

而魯亦不欲加兵於齊也若夫來輪平直出於鄭伯之意耳言

來輪則有自屈損之意豈誠敬魯畏魯欲與魯釋其舊憾哉特

以魯宋方合而幸其有可乘之隙於是乎自屈損以求成爾

○渝之為言如易所謂不克訟復即命渝之渝盡棄風傳

也家鉉翁說○若與鄭平二國之願當主我而書曰及鄭平如不

得已而相及當曰暨鄭平今不言及不言暨而曰鄭人來輪平



者用見鄭有所輸而求平也魯鄭兄弟之國魯不顧兄弟同姓之親會宋伐之俟其有輸於我然後與之平惡甚矣故變常例書之曰鄭人來輸平蕭楚○來者彼來求我非我往求彼也輸謂輸寫其情也輸平猶曰納款也吳激○輸平淪平三傳互異左氏以淪平爲更成公穀以輸平爲淪成考前年公子翬伐鄭有憾而未平則更成之說於義爲近但左氏謂變前惡而爲和好則淪與平爲二意葉氏胡氏諸儒多主公穀作輸而訓輸爲納言其納平於我而變更前惡之意亦在其中矣文從公穀義從左氏似爲得之景纂○公穀以輸平爲淪成非也前此魯鄭未嘗結好不宜言淪左氏作淪謂變前惡而爲和好以前年翬會伐鄭證之於情事爲合故胡氏安國用左氏之義而不從其文主公穀作輸而易其詁曰納也日講○伊川用公穀淪成不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一 書平 聖

果成之義以爲鄭來絕交然未入春秋之前魯於鄭有孤懷之怨又前年會宋衛伐鄭魯與鄭原未嘗交不必使人來絕也且此時宋方圍長葛鄭豈復出惡言召魯以動魯師乎觀後之歸祔入祔則文定以爲納成解怨離宋魯之黨者得其情實矣朱子以爲變淪舊盟以從新好善會左氏更成之說於義尤精張○淪輪不過字形之誤雖異詁而義實可通淪者變也輪者納也變怨爲好所謂更成亦所謂輪成也公穀改輪而仍解作淪曰輪墮也且又以淪成爲不果成則不特字義乖即事實亦變毛奇齡○服虔曰公爲鄭所獲釋而不結平於是更爲約束以結之故曰淪平是服亦訓淪爲更惠棟春秋左傳補注○戴氏震曰古字淪淪通接輪寫也輪寫其誠意以求成也葉西○公自元年以來並未與鄭平則不得爲淪其成淪淪音近義同從

左氏以更成釋淪平爲允趙世春○他平不言來輸此獨言來輸者以見鄭之屈已請和而魯亦爲其所使而不悟也是亦聖人之特筆也牛運○陳氏說見前

宣十五年夏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陳氏曰氏方氏張氏說見晉楚爭盟門○平非一人之所能也上下同心均釋厥憾暨齊平及鄭平內平也皆以國舉之鄭人來輸平宋人及楚人平外求平也皆以人舉之國舉之人舉之詞異而義司皆上下欲之之意惟內不得書魯人故概書國焉楚之圖宋九月矣宋告愆楚兵力亦疲獨患二君不能平其忿羣臣不能成其善今華元倡之子反和之上以成其君之善下以濟其民之欲均書曰人穀梁所謂上下同欲之謂也說者以爲華元子反不稟君命擅平故貶人之非也二子尊君安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二 書平 聖

民而得貶非聖人意也趙鳳飛○外平不書彼既事解不來告也此以宋得平而來告故載於史王樞○不書宋及楚平而曰宋人楚人衆辭也君臣上下同欲之也蓋宋之力屈而楚師亦幾頓矣故皆以得平而息師爲幸也文九年陳平不書宣十年鄭平不書卽僖二十四年宋及楚平猶不書也至是年乃書陳蔡鄭許已若楚之內臣宋復不支而南北分霸之勢成矣日○外平不書此何以書被圍三時環視不放使力屈而受盟於楚特書以著霸主及諸侯之罪也其不書宋及楚平何也見二國久困於攻守不得蘇息不獨宋人迫欲其君之行成卽楚人亦願其君之罷役穀梁謂衆欲之是也及齊及鄭平內不書君大夫故亦不稱齊人鄭人而但稱國內外異辭也鄭人來輸平據來魯言則書人爲專辭此據兩相及言則書人爲衆辭也



公羊謂平者在下貶稱人非也方苞直解高○書宋楚平傷中

夏無盟主而譏晉也說者乃以專政罪華元子反豈識輕重筆

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三月叔孫舍如齊泣盟

左暨齊平齊求之也○穀梁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不得已

也以外及內曰暨○齊及魯平非魯欲之不可言會齊平又不

可言齊及我平故書曰暨以明外及內陸淳○我所欲曰及不

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婚疆吳外附荆楚其與齊平無汲汲

之意乃齊求於魯而許之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

結大國之怨見復必矣其與齊平乃魯求於齊而欲其平也故

曰及胡○襄公時齊靈數侵伐魯自是盟好中絕及景公一使

慶封來聘魯方附楚而齊亦方與楚睦是以與之平齊欲平而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二 書平

我與之之辭也高閏○定之及齊平出於我欲昭之暨齊平出

於不得已惟其出於我欲故既平之後公會齊侯於夾谷惟其

出於不得已故既平之後叔孫姬僅如齊泣盟而已義○春

秋內魯故魯與他國有事多言及然有事起他國不得以魯主

之者多言會至於平非可以會言矣故變文言暨暨者意起於

彼而此從之也暨魯久相仇齊景立使慶封來聘魯未嘗聘聘

及慶封來奔而魯受之齊人讓魯是仇未解也今魯既睦於晉

且南連楚東婚吳齊實懼焉今之平蓋齊求於魯故曰暨義

○按傳文十六年稱及齊平襄二十年稱及晉平哀八年稱

及齊平經皆不書獨此年書暨齊平定十年書及齊平十一年

書及鄭平先儒或以文十六年書行父會齊侯于穀襄二十年

書會莒盟於向哀八年書齊歸譚則其平可知故從省文不

書平其說非也定十年下書會夾谷上仍書及齊平何不從省

文邪蓋凡彼為我所侵伐而有怨於我者與之平則書若我為

彼所侵伐而有怨於彼者與之平則不書考傳文十六年商人

執子叔姬又伐我晉不能救故公與之平襄二十年以督揚之

盟與莒平哀八年以齊討入邾而與之平或以勢不能抗或迫

於大國之命雖與平而非所願故其平不書者魯史之舊文以

非所願而諱之也魯史所無聖人安得益之正月暨齊平三月

叔孫姬如齊泣盟與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泣盟事王相

類其為魯暨齊平無疑變及言暨者穀梁謂不得已曰暨殆齊

卑詞厚幣以請成在外曰輸在內曰暨而齊強魯弱亦遂有不

得已而從其請者歟葉西○愚按呂氏大主說暨字謂魯強齊

與平與諸說獨異然以下書如齊泣盟觀之當是齊強魯非魯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一 書平

強齊也○又按張氏自起朱氏賦辨得已不得已之詁義更渾

成張說見下條朱說見書暨門總論

以為齊燕平者誤也不知外平書法宋人及楚人平是也襄二

十四年我侵齊二十五年齊伐我齊魯之好遂絕至是平而泣

盟足明齊魯為此平也孫覺○左傳齊求之也乃正解暨齊

平之義後乃及齊燕之事而杜氏預遂謂燕暨齊平誤矣書暨

齊平正與及齊平及鄭平之文同且叔孫姬旋如齊泣盟則此

為內平審矣若外平則當用宋人及楚人平之例日講○許

惠卿說此為燕與齊平推尋經文下有叔孫舍如齊泣盟與定

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泣盟情事正同且以僖公之篇衛人

侵狄秋衛人及狄盟較之彼間無他事而重舉衛此伐在隔年

而不重舉北燕其非燕齊平審矣孔廣森公羊通義○按燕明年春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二 書平

果

燕齊平去燕字不書。杜預謂合齊侯伐北燕爲一事不知則紀事不明意與。燕及齊平所謂外平不書也。即燕齊平亦當書北燕伯及齊侯盟如僖三十年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矣。彼不隔手猶復書衛人書盟以別內及外平之文。則此之內暨齊平甚明也。劉逢辰春秋考證。春秋內暨齊平求齊可云及齊齊求齊不可云齊及我。故特曰暨若外平則以欲之者爲主齊求燕則曰齊及燕燕求齊則曰燕及齊何必曰暨哉。張用星左氏春秋卷首左辨。愚按杜元凱從許惠卿之說因上文書齊侯伐北燕左氏此傳又連敘燕人行成之事誤以爲燕暨齊平劉氏改李氏廉駁之曰杜注齊伐燕燕人賂之齊反求燕而與之平杜說與傳意自相反傳云齊求之者指齊求魯爲平也其下乃云癸巳齊侯次于號燕人行成此載然兩事若齊已暨燕平下文何得又云燕人行成且燕人行成是燕求之何得又以爲齊求之邪左氏本無誤而杜爲許所誤也又推之經例則暨齊平之文王與及齊平及鄭平書法同而下文書叔孫舍如齊蒞盟則魯與齊平之據與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蒞盟之事無異也劉李所辨甚明。顧棟高杜注正義。永嘉陳氏以齊與燕平黨亂臣賊子爲闕天下之大故而書平是又因杜而誤矣。又按空山牛氏主燕齊平之說駁齊魯平之說據齊平在正月蒞盟在三月中有間事謂平與盟兩事辨以蒞盟証齊魯平之非又據別傳有燕齊平之月一語爲燕齊平之證其說甚辨然不若孫李劉孔辨證精確也。

定十年春及齊平

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范。與齊釋怨而齊受之故書及。胡逢辰春秋解。魯與齊鄭邲年交侵非有大過特一念不自克耳夫子用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二 書平

聖

於魯所以謀五國格吾君而行乎季孫者以平爲先務。洪若葵說。○前此魯數侵齊齊數伐魯至孔子爲相以德親懷隣國講信修睦而二國於此平焉。李廉會通。季氏倚晉而構怨於齊且再使公主兵陽虎在齊必謀挑禍故孔子與聞魯政急與齊平其曰及魯志也。方苞直解。○鹽鐵論曰孔子仕于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孔廣森公羊通義。○暨與及異文但穀梁以暨爲不得已文定以我及齊平非不得已則又皆泥於文也齊之請平於昭何所不得已而定既以侵齊召怨又將叛晉顧可謂其得已哉。趙宗朱辨義。○書及內志也是時晉失霸齊攘霸而齊魯比壤不勝其援故平之以紓外患而陪臣執國命並倚齊爲援故平之以紓內憂。高適然釋經。○暨齊平之後我往蒞盟而齊不報使及齊平

定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蒞盟

左始叛晉也。○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杜注。○六年公侵鄭爲晉也今日及鄭平爲齊也昔魯親晉而鄭附齊故爲晉侵鄭今魯與齊平而鄭睦於齊故爲齊平鄭。趙鵬飛經筵。○此條當與鄭輪平同看。李廉會通。隱之世鄭輪平鄭來求平於我援我爲黨以自固也今及鄭平我往求平於鄭援彼爲黨以自固也世變之不同如此。姚舜牧疑問。○侵齊侵鄭非公意也今及齊平又及鄭平者孔子行乎季孫故公爲政而三桓亦知與鄰構怨之非而從之也左氏不明大義以叛晉爲說夫春秋貴尊王其有取於從伯者



以伯假尊王爲名耳然猶罪伯者無尊王之實而徒知從伯者亦不得無罪也今晉失道猶以叛晉爲說不亦誤乎○平齊而州仇如齊平鄭而叔還如鄭臣從令也定君臣之分結四鄰之好內外無事矣聖人之聯天下也以仁而定天下也以禮解○前之侵鄭受晉命也既背晉不事則不得不平鄭以釋怨修好矣書及者魯志也張自超宗○鄭附齊今魯及齊平即與鄭平皆夫子用魯睦鄰之道也葉西

宣四年者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左傳見書伐門○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釋惟小人不能宅心若是雖以勢力強之而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邾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繫失平怨之本耳以利心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二

宋

國成雖強大不能行之於弱小也胡○宣公平莒邾而伐莒取向正與桓公平宋鄭而伐宋戰宋相類蓋二公皆不義失平怨之本也李廉○邾魯姻國公欲爲邾平莒夫平不可偏重亦非可用勢書公及齊蓋借勢於齊也書莒及邾蓋責重於莒也故莒人不肯見同心不服非獨其君也公不自反怒而伐之暴矣况因以爲利乎書取向深病公也御纂○平莒及邾義也挾強齊以要平非義也莒人不肯非有罪也伐莒取向利之非君子之道也君子平國以禮不以亂牛運震傳

平不書陳葉說見前

隱七年 宋及鄭平 陳及鄭平

僖二十四年 宋及楚平

僖二十五年 盟既及莒平

文九年 陳及楚平

文十六年 及齊平 宋及晉平見宣元年傳

宣三年 鄭及晉平

宣五年 陳及楚平

宣七年 鄭及晉平

宣八年 白狄及晉平 陳及晉平

宣十年 鄭及楚平

宣十二年 鄭及楚平

襄八年 鄭及楚平

襄十年 鄭及晉平

襄十九年 齊及晉平

襄二十年 及晉平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二

宋

襄二十五年 陳及鄭平

哀元年 越及吳平

哀八年 及齊平

哀十二年 吳及越平

補隱六年輸平

愚按昭四年左傳曰寡君將隨幣焉敢謝後見陸德明音義隨許規切布也服云輸也杜注訓隨爲布云諸侯布幣乃相見孔疏亦引服注謂隨是輸之義又以公羊此傳輸平猶隨成也爲證是二傳所謂隨成者隨字應作輸字解正與左義相合而二傳誤解之爾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二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三目錄

內會外兵書及書會 內志外志與謀不與謀辨

內會外兵會及並書

會盟而後伐救會侵而再有事亦先書會後書及

兵事後會

書會師 不敵公君不敵大夫辨 不書大夫重帥辨

內兵不書主帥 微者不書 承上省文不書 變文不書

外兵不書主帥但書國闕文 狄之外之辨

諸侯之師不序 惡之賤之畧之辨

書以師 穀梁范注辨 公以楚師襲魯蔡以吳襲蔡辨

書乞師 不以王命特貶辨 卑之抑之辨 以晉乞師為卑屈辨

書棄師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三目錄

書師還 穀梁說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三

錢唐張應昌學

○內會外兵書及書會 內志外志與謀不與謀辨

左氏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非也安有連兵合眾入君親

將而曰不與謀者故以左氏考之先謀而後伐者稱會多矣不必云

及也 劉敞權衡

愚按內會外兵書及書會舊說內志外志之例與內盟誤說同劉氏

辨左傳與謀不與謀之說是矣或者曲全其說謂左氏所謂謀者始

事之謀也劉氏所謂謀者臨事之謀也亦非確義趙東山謂君大夫

將言會微者言及攷之全經亦多不通蓋侵伐入救等事有先行會

禮者有不行會禮者與內盟事同書法亦同義見內盟書及會門

隱十一年秋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按舊說皆以為內志惟趙氏屬辭以為書公及蒙上文會時來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三

內會外兵書及書會

與桓十二年及伐蒙上文會盟武父同例○伐可稱會入不可

稱會故書及拘內主之說過矣 徐庭垣管窺。按此又一說亦通。

桓十二年冬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參看內兵及戰門○趙說見上

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師及齊師是蒙上文次郎治兵見其役之久而專為圍郕也諸

儒泥于書及不書會謂魯欲取郕結陳蔡同伐陳蔡不至乃藉

力于齊非也吳氏辨之是矣若書會齊師則讀者必疑次郎為

他事而治兵又安知其非於國內乎 張自超宗朱辨義 ○按吳氏徵論

齊欲圍郕非魯欲取郕甚確 見書降門張氏謂書及是蒙上文更通

宣四年秦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以上內會外師書及



隱四年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隱十年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桓十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

桓十五年冬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桓十六年夏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莊二年春溺會齊師伐衛

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莊二十六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莊二十八年秋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僖四年春公會齊侯等七國諸侯侵蔡遂伐楚

又 冬公孫茲帥師會齊人等六國侵陳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三 內會外兵書及書會

僖六年夏公會齊侯等五國諸侯伐鄭圍新城

文三年春叔孫得臣會晉人等五國伐沈

文九年春公子遂會晉人等四國救鄭

宣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

宣十一年夏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成二年夏季孫行父等會晉卻克等及齊侯戰于鞏

成三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成七年秋公會晉侯等八國諸侯救鄭

成八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鄭

成十年夏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成十三年夏公自京師遂會晉侯等八國伐秦

成十六年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等伐鄭

又 冬公會單子等伐鄭

襄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等八國大夫圍宋

又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等次于鄆

襄五年冬公會晉侯等六國諸侯救陳

襄九年冬公會晉侯等十一國諸侯伐鄭

襄十年秋公會晉侯等十一國諸侯伐鄭

襄十一年夏公會晉侯等十一國諸侯伐鄭

又 秋公會晉侯等十一國諸侯伐鄭

襄十四年夏叔孫豹會晉荀偃等十二國大夫伐秦

襄十六年夏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襄十八年冬公會晉侯等十一國諸侯同圍齊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三 內會外兵書及書會

定四年春公會晉侯等十七國于召陵侵楚

以上內會外師書會

○內會外兵會及並書

愚按李氏廉謂一事始書會後書及者皆所以著內外之志家氏鉉翁趙氏訪說同皆誤於內為主書及外為主書會之例而曲為說也舊例既辨破則會及並書者亦只是先期行會禮而後舉兵爾

隱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桓十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

成二年夏季孫行父等帥師會晉卻克等及齊侯戰于鞏

○會盟而後伐救會侵而再有事亦先書會後書及

桓十二年十有一月公會鄭伯盟于武父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

僖四年春公會齊侯等侵蔡遂伐楚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僖十五年春公會齊侯等盟于牡邱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恩按趙氏屬辭曰救徐言及蒙上文諸侯之會言之也是也則及鄭伐宋及江黃伐陳書法亦然也與會而後盟者盟書及同

○兵事後會

隱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秋擊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李說見下

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公羊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本不預謀後聞乃遣大夫往會

傳○非既約而後期與袁僑如會同○魯自盟柯已平

於齊而未從其役故因齊討宋命上卿帥師往會示從伯之意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三 內會外兵會及並書

張洽○伐宋之役齊止用近宋之陳曹而不煩遠兵然魯方從

伯故齊雖不徵于魯而魯自往會之○內大夫會伐者入

獨單會四國伐鄭與單伯會伐宋皆先列諸侯之伐然後稱會

蓋後會之文

○書會師 鄭不敵公君不會大夫辨 不書大夫重師辨

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

左傳見齊魯交兵門○晉師至而齊師已退故晉救不書夫魯

三家合力豈不足以禦齊特以此時政在陪臣制於陽虎而使

公出境求師非道矣况晉伯已囑師出後期無濟於事何足恃

平則不若與齊平之善矣○土鞅不書辭當然也使書會

晉士鞅則似以他事會而不知晉以師來與救之後期矣

義○書會士鞅則似別行會禮而不知其以師來救也

杜云卿不書禮不敵公也攷春秋以大夫列於諸侯下者多矣如盟新城趙盾盟洮莒慶盟向甯速盟戚圍佐會召陵國夏皆卿也何以書邪○愚按胡傳謂裴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不書士鞅而書晉師見人臣不可主兵權而有眾非也陳止齋曰不書士鞅蓋師也亦非也張氏自趙辨之宣元年秋晉趙盾帥師救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裴林伐鄭

不言會趙盾者兵會非好會也

○公羊曰此趙盾之師也曷為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

辭也案春秋諸侯會大夫者非一穀梁曰列數諸侯而會晉趙

盾大趙盾之事也其曰師以其大之也按晉師先已書今四國

會之爾有何義乎○胡傳謂列數諸侯於帥師之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三 書會師

而又書大夫名氏則臣疑於君而不可以為訓其曰會晉師乃

謹禮於微之意此蓋本公羊君不會大夫之說而考之春秋則

有所未合也謂臣不可疑於君故君不會大夫則會所然會盟

亦宜然乃文十四年盟新城以晉趙盾列數於諸侯之下而不

嫌其疑於君何邪僖二十五年盟洮有莒慶二十六年盟向有

衛甯速成十五年盟戚有齊國佐定四年召陵侵楚有齊國夏

皆以君會大夫經文列叙而無異辭何邪然則此書晉師而不

書趙盾者其義安在蓋師與大夫等耳好會以同會之人為主

征伐則同行之師並重義繫之大夫則必書大夫義繫之師則

師可書不必大夫也杜氏以為兵會非好會者是也

言晉會四國而言四國會晉嘉四國也諸侯多從楚而四國去

楚即晉家鉉翁○上書趙盾帥師救陳此言四國之君會晉師



方起兵時楚已移師宋境及其逗留道楚已掠宋退師故宋

陳二國得借曹衛以會盾耳黃正憲○獨將救陳者急也合將

伐鄭者緩也陳際泰○會稱師乃一事再見從畧之常辭觀昭

十一年楚棄疾帥師圍蔡下書楚師滅蔡亦承上之辭季本○

會伐故書會師若書會趙盾則似盾與諸侯先行會禮而後伐

矣方苞○其不曰晉趙盾帥師救陳遂會宋公等于裴林伐鄭

而以諸侯會晉師為文者晉師先在裴林故也葉西

○內兵不書于帥微者不書系上省文不書變又不書

桓二年秋入杞

不稱主帥微者注○將卑師少外則稱人內則止云入某伐某

經說○將尊師少稱將尊師眾稱某帥師內外所同也惟將

卑師少稱人內與外異以本國之史不可言魯人故內微者不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三 內兵不書主帥

言將屬辭○愚按謂不書公貶桓者非

桓八年秋伐邾

不出王名不言帥師微者葉西○愚按謂不書公貶桓者非

桓十七年夏及齊師戰于奚

傳云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姑盡所備事至而

戰又何謂焉則及齊人戰者疆吏也此微者不言其人之例趙

○或以沒公為公之恥齊無故而伐我我有詞也何恥之有

凡師將卑師少稱人內不書魯人故沒之趙○不書其人

微者也內卿帥師自入春秋即以名見故知為微者方苞○不

稱齊人而稱齊師則齊用衆兵恐亦非疆吏所能敵也當是大

夫其不名者桓公之時不名大夫也張自超○愚按穀梁云

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孫氏復程氏端學家氏鉉翁因之非也

又 秋及宋人衛人伐邾

微者及之也宋衛稱人亦微者也孫○張說見上

僖四年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穀梁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內言及外稱人皆微者孫

○時江黃之師在其國伐楚之役未嘗勞之以其國近於

陳故令伐陳也必使魯人及之者江黃遠國不可無魯主兵也

○高氏謂書及者蒙上齊人執轅濤塗之文乃齊及之非

魯及之也然求之一經書法他國再有事必書遂如遂滅偃陽

遂滅賴之類此不言遂實魯及之爾孫齊氏以為蒙上公

會伐楚省文不書公見後○蓋諸侯還師而江黃來會用地傳

陳而以魯大夫監焉如會淮而伐英氏有徐人會召陵而滅沈

用蔡公孫姓皆在會別遣將之証高○以上內會外兵微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三 內兵不書主帥

者書及二內會外師君大夫將言會微者言及蓋合謀者君與

國卿之事也及則受成命於國微者之事也左氏曰凡師出與

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豈有為人出師而不與謀者劉氏議其例

與事非魯及趙○按張氏自超本高氏說以為蒙上文是齊

及之違是也之然汪氏所辨為有據仍從之

僖二十二年秋及邾人戰于升陘傳公及邾人戰

舊穀梁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邾人以須句故出師春公伐邾

公卑邾不設備魯既敗績邾亦幾亡輕用師徒害及兩國故諱

不言公而書及內以諱為貶胡○公不道伐取邾邑以起此戰

惡之大者故諱不書公王○春秋之義內不言敗言戰即

敗敗則不言其人穀梁曰不言其人以吾敗也孫

據左傳公實親戰而書法與戰奚同其為微者之戰或諱公敗



要之皆舊史之文也謂孔子以諱為貶則義無所處方苞不書孰及大夫將也或謂諱公之敗經不言我師敗績已諱之矣更諱公無義可據高澍然

宣九年秋取根牟

陳氏傳良曰取不言公非公命也自宜以下征伐在大夫其說似矣然何以不書大夫帥師觀明年書歸父帥師伐邾取繹明著大夫之專伐專取矣張自超宗不目公非公也不目將非卿也以徐人取舒例之蓋取微國為附庸也高澍然

成六年春取鄆

襄十三年夏取邾

昭四年秋取鄆

義俱同上

春秋屬辭例編 卷二十三 內兵不書主帥

昭元年取鄆

不稱主帥將卑師少杜○按以不書某帥師為魯諱者未是

以上微者將不言其人

桓十二年冬及鄭師伐宋戰于宋

舊此公及鄭伯伐宋也不言公諱之也不與公及鄭伯伐宋也發微○孰及之公也不言公戰而不勝也劉敞

內兵不書主帥凡九內省文者三先書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次書及鄭師伐宋先書公伐齊納糾次書及齊師戰于乾時先書公會諸侯伐楚次書及江人黃人伐陳皆一出而再再事故事省

文統紀 ○不言公蒙前文也間有異事何以蒙之衛侯晉卒與盟武父同日故亦為間無異事也凡一事而再見者畧之

略 ○孫氏以為諱何必為公諱乎高氏以內沒公而稱及鄭

不爵而稱師為均其罪然內即目公鄭即稱爵如戰即諸侯皆稱爵又豈非均魯鄭之罪哉稱鄭師必非鄭伯魯亦必非公諸侯盟而大夫帥師伐戰事之常無足異者張自超宗

莊九年秋及齊師戰于乾時

舊胡傳以為不復讐而納讐人之子故沒公以見貶孫氏復以為不言公者納讐喪師惡之大者故諱之皆本公羊說

辨公羊曰不言公不與公復讐也戴氏曰莊公所納者正讐人之子而名復讐可乎程端學三○緣上文公伐不再書公乃屬辭之法書公則疑與納糾異役也非諱也高澍然○此公戰也曷為不言公一事而再見蒙上文也趙訪○不言公蒙上也文定以為貶納讐則上文伐齊納糾何以不沒公應瑒諱

僖四年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春秋屬辭例編 卷二十三 內兵不書主帥

齊說見上

僖十七年夏滅項

按高氏澍然謂蒙上會淮魯受霸公下特將之說最得見書滅

僖二十二年秋及邾人戰于升陘

不言公蒙上文也趙訪集傳○上文公伐邾取須句

以上承上省文不書

昭三十二年取闕

其不書公取何也圍成可書公也魯地而書公取則其義舛矣何以知非鄰國之臣而魯取之也上無侵伐之文也方苞

以上變文不書公

外兵不書主帥但書國闕文 狄之外之辨

說夷狄舉號君臣同辭狄之也若秦伐晉鄭伐許晉伐鮮虞亦同於



夷狄舉號者秦穆叛晉報復再世終春秋秦為楚役使楚得志故春秋晉侯伐秦稱爵而秦伯伐晉稱人令狐而後秦晉交兵不悉書而秦伯伐晉但書秦絕之同于夷狄而已鄭自辰陵竊盟于楚從楚拒晉又一歲再伐許以怒楚反覆晉楚之間誠狄道也稱國言非復中國諸侯也晉為盟主楚會申伐吳滅陳蔡而晉方甘心羣狄稱國責其棄中國於楚非復諸侯之盟主也狄秦則諸侯之從楚者絕意於中國矣狄鄭則諸侯反覆晉楚之間者不足賴矣至於狄晉則天下諸侯惟楚是從矣此筆削之旨也

趙訪屬辭本先儒孫氏陳氏諸說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三  
外兵不書主帥但書國闕文  
十  
定四年晉伐鮮虞猶昭十二年伐鮮虞也而以晉荀吳及士鞅書何為而不狄之哉此可見其說之窮矣

黃仲炎通說文十年

不稱人或曰貶也非也伐國多矣何以獨於此焉貶此直畧辭耳猶之殺大夫或稱國或稱人文有詳畧非義例所在也

杜預行說

文十年夏秦伐晉

秦伐晉以號舉先儒多以為罪秦者蘇氏轍家氏鉉翁王氏樵皆主闕文之說而黃氏仲炎尤暢言之

案

○黃氏說見前顧氏棟高從黃氏駁罪秦之說見秦晉交兵門○以為狄秦者程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三

外兵不書主帥但書國闕文

十

西戎秦穆內交中國晉文之伯秦穆助之自敗于穀而秦晉為仇是晉之絕秦非秦之絕晉也秦穆悔過而卒秦康嗣世正兩國釋先怨講新好之時趙盾謀國外謬敗秦令狐秦之仇晉益深是晉之開釁于秦非秦之構怨于晉也其後秦交于楚而晉齒相依則中國為叢驅晉而又何罪于秦哉且不貶秦于前後伐晉之師而貶于報納公子雍之怨尤為苛也

張自超宗

○杜注不稱將帥告辭畧

成三年冬鄭伐許

杜注同上○鄭舉號闕文也同一伐許不外之於前不外之於後獨於此焉外之決非春秋之義也以一年再伐為甚惡則明年又伐而且忘喪其為惡益甚何不外之而反爵之

朱朝瑛

○伊川以為一年再伐故外之然襄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年齊再



伐魯襄二十五年鄭再伐陳何以不外之邪何氏以爲惡其比楚故外之范氏以爲伐衛之喪又叛諸侯之盟故外之文定則曰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鄭之敗始專意事楚不通中華其所以異于楚者幾希若是則當於事楚外之於背晉外之於伐衛外之於叛諸侯之盟外之何獨外於伐許哉文定又以爲馮弱犯寡再動干戈于鄰國夫春秋諸侯大陵小強兼弱衆暴寡率以爲常當比二百四十二年之諸侯而外之何獨外於鄭之伐許哉鄭不以道義自強附楚亦外朝晉暮楚亦外當比鄭君臣終春秋之世而外之何獨外於是年之伐許哉陳氏以爲諸夏之變於楚鄭爲亂階至于辰陵鄭帥諸夏而事楚敗晉于邲盟十有四國之君大夫于蜀皆鄭爲之若是則當於盟辰陵外之於盟蜀外之不當外其伐許張自趙宗朱辨義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三 外兵不書主帥但書國闕文

昭十二年冬晉伐鮮虞

杜注不書將帥史闕文孔疏或是告辭畧史闕不得書亦得言史闕文也。鮮虞杜氏謂白狄別種在中山者公穀欲附會狄晉之說或以鮮虞爲中國或以爲晉同姓國皆非也此與文十年秦伐晉成三年鄭伐許二處皆春秋闕文爾統紀。案三處不稱人蘇氏輟程氏端學王氏樵皆主闕文之說而黃氏仲炎言之尤暢此條齊氏履謙所駁公穀狄晉之說尤爲有理夫欲以晉爲狄道而反以鮮虞爲中國本夷狄也而中國之本中國也而夷狄之顛倒夷夏如此何也其爲闕文更無疑也顧棟高。闕文也以爲行詐而外之春秋之行詐者可勝外乎朱朝。劉氏以爲悖信明義中國之道懷利尚詐致亂之道晉恃中國之道反行致亂之事故貶然春秋之不尚信義久矣秦因

戊而謀鄭楚秦孫吳而滅陳重幣甘言以誘蔡齊僖朝于紀而襲紀衛禮至仕于邢而滅邢何獨貶乎晉晉之執虞公也館于虞而襲虞何獨貶乎伐鮮虞哉陳氏以爲楚虐弑君之賊執慶封放陳招殺蔡般假討賊之名以盟中夏而晉方連年有事于狄鮮虞然商臣以弑君之賊滅江滅六而晉襄方連年搆兵于秦陳鄭受盟于辰陵十二國盟于蜀楚人入陳圍宋而晉景方連年用師以滅赤狄襄景之不實而平昭是誅哉張自趙宗朱辨義。諸侯之師不序惡之賤之畧之辨

昭二十三年秋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三 諸侯之師不序

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爲別皆所以辨上下也胡。諸侯之師未有畧而不序者今畧而不序何也頓胡沈皆君也蔡陳許皆大夫也將言及其君與大夫戰歟則未陳也將言敗其君與大夫歟則胡于沈子滅陳大夫獲不可止言敗也故畧言敗其師而詳其滅獲於後記事之宜也蘇轍。桓十三年書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此不每國書師而總云師者是史畧文非義例也賈逵云不國國書師惡其同役不同心按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傳云宋衛與蔡不和而敗亦是同役不同心彼不變其文何邪賈說妄孔。愚按孫明復以不序六國爲賤之非也趙東山曰諸侯以師從夷狄畧之也不若胡氏蘇氏說精

○書以師穀梁范注辨 公以楚師襲魯蔡以吳襄蔡辨



左傳能左右之曰以僖二十六年傳○公羊以者行其意也穀梁以者不以者也僖十四年傳

能左右之者專制其用征伐進退牽意而行故變會及之文曰以若伯主之命則上行於下非例所及孔疏僖二

凡不用我師而用彼師曰以言用他國之兵而不自交鋒也何以知其然經書以者三柏舉之戰左氏所敘事迹皆吳楚自戰都不言蔡

經文云吳入郢亦不言蔡可見蔡不交鋒也穀梁范注云本非所得制而今得制之蓋言宋不制齊而今制之則莊十五年宋齊邾伐鄭

何不言以又定四年蔡侯以吳子豈是能制之哉陸績纂例外伐門引趙匡

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以行已意也列國之兵有制皆統於天子非諸侯所得私用也私用則兵出不復有制矣大亂之道也私用之與私為之用皆罪也故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桓十四年胡傳及李明復集義引程子謝澣說參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三書以師

四

春秋諸侯主兵四百一十有七而書以者三蓋諸侯自相讐敵報償雖總十數國之師亦各自伸其意也言以則是以我之故而諸侯舉

兵從我也侵伐入滅之類但書主兵者為首倡率諸侯之罪已重矣書以其罪又重於主兵之罪也若但主兵居首則不見諸侯之師本

無侵伐之意也公羊曰行其意也是也孫覺經解桓十四年

桓文之用諸侯不言以公用之也用之以公則人自用之也用之以私則我用之也蘇轍集解

伐何以言以已不能敵而假人以為用也德不足服於人而以人義不可服於人而為人所以是謂以私濟私皆失正也葉夢得傳同上

春秋諸侯合他國之兵以濟其欲者但書主兵者以首罪未嘗皆書其所由合也惟宋以齊蔡衛陳魯以楚蔡以吳三見書夫合他國之師而主兵與乞師于人而已用之其罪固不相遠何獨志于此三者

蓋宋二王後而上公也魯之所以者楚師也蔡之所以者吳子也自入春秋會盟征伐皆以宋公居先是時天下無霸宋公乃諸侯所聽命者也不能合諸侯行天子之命而反以四國之師償其私怨信公蔡侯乃恃夷狄之疆捨中國而求之其罪又大于宋矣此春秋擊是二舉而特見也葉夢得春秋攷

書以師三以者能左右之而行已意也齊蔡衛陳本無意於伐鄭而伐鄭者宋以之也楚本無意於伐齊而伐齊者魯以之也吳子本無意於伐楚而伐楚者蔡以之也春秋擅征伐皆惡之况於以人之兵

伐人之國哉呂大圭或問桓十四年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者矣書以此伯之所由興也伯者之令行於天下自是無書以者書以者必中國用夷狄者也陳鶴良傳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三書以師

五

公之時楚惡賜張安肯曉進退於弱魯蓋公子遂如楚乞師至而公執鞭弭以從之者也定公之時吳勢大熾豈仰指揮於蔡昭蓋昭

侯以其子乾及大夫之子為質于吳吳師出而昭侯為之負弩前驅者也春秋定名分植綱常宋為上公牽四國伐鄭紀其事以著其非

而已至魯隨楚蔡隨吳以周室焚親而借兵力于僭主之國辱已甚矣聖人為中國存體統不少假僭王者以權大書公以楚師見宗邦

之用南蠻而非聽命于南蠻也大書蔡侯以吳子見諸夏之用勾吳而非聽命于勾吳也昌黎子曰春秋謹嚴此類是也陳遷鶴紀疑

用他國之師而書以者藉所以而後能戰伐也故霸國會討列國連兵皆不書以必以弱假強而後書以方苞直解桓十四年

以者恃人之謂弱以強寡以眾也故霸者不書以諸侯首兵亦不書以高澍然釋經同上



王師不書以見王師門

桓十四年冬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公穀見前○宋公不道執人之卿易人之君又求賂無厭怨突

之背已自量力不足以加之私用四國之兵宋公之罪斯爲尤

重故書以高閭○鄭突賴宋得國而背其賂宋因仇之魯桓平

之宋人不從鄭遂與魯伐宋戰于宋宋以鄭突背德且至見伐

積其忿怒乞師以行其意夫宋不自反其黨庶孽徇貨賂之失

而擅用列國之兵以泄私忿有甚于搜諸侯以伐諸侯者矣治

集○東遷之後諸侯雖會伐非一國之志也雖主兵亦非一國

之志也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陳傳良○春秋坐宋以

兵首責宋亦責四國也四國以其民爲宋人役賊其民者也家

翁詳○前此諸侯有會伐者矣非一國之意故以爵序卽小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三 書以師

去

主兵而序乎大國之上亦非一國之意不得書以也齊蔡衛陳

與鄭無怨徒以宋怨鄭突之背已而出師以聽宋所爲故書以

自此始霸事既興則微兵於諸侯雖能左右之而不復書以矣

其書以者如魯以楚師伐齊蔡以吳子伐楚皆以弱假強也日

解○書以者歸罪宋之主兵以著前之齊衛燕師雖均改績於

鄭而三國不怨突怨突者獨宋也亦以著後之兩伐鄭爲齊衛

陳蔡之皆欲納突而非特宋之欲納突也張自冠宗

僖二十六年冬公以陳師伐齊取穀

穀梁同上○不用魯師而用楚師雖能取邑而辱國莫大焉將

以刷西鄙北鄙之恥而適所以甚其恥吳說○以夷狄伐中國

而又取其地焉書以惡公孫復○已之師不以義動猶不可

况人之師乎軍政不修求援友邦已非立國之道况下求荆蠻

平齊雖無道乃引楚以殘錫鬬之國非義也示弱啟侮且使楚

禍遠及於齊非謀也直解○邢伐衛則邢人狄人並書晉伐

鄭則晉人秦人並書此不曰公及公會楚人而曰公以楚師者

見楚原無仇于齊而伐齊取穀之師全爲魯出所以專罪魯也

文定以爲能用其師進退在已汪氏以爲楚以師付魯使自用

者皆非張自冠宗

定四年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左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太宰以謀楚蔡

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于吳冬蔡侯吳子唐侯

伐楚○吳爲蔡討楚從蔡討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

也注○吳敗楚師而春秋書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者大蔡侯

攘夷之功而黜晉霸也晉合七十國之君上勤天子之老無成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三 書以師

主

績之可書而蔡昭侯一念之烈士復世嚭遂以吳師伐楚敗而

入之爲中國刷數十年之積憤爲蔡先君復三世不共戴天之

讐其功大矣家說○書蔡侯以吳子志中國無伯也蔡爲楚

虐請師于晉晉合諸侯不能制楚而反爲蔡致寇於是蔡告急

于吳吳因之收攘楚救蔡之功則以中國無伯也趙訪能以

人者必其能制人也蔡何能以吳哉吳與楚相持數十年其思

吞楚也久蔡偶挑之而動以速耳豈果爲蔡而興師乎半濟而

擊非蔡謀也五戰及郢非蔡力也春秋冠蔡於吳之上而歸以

之權於蔡不與吳之成乎霸也傳謂善伐楚解蔡圍豈知彼自

逞志而與蔡無涉何爲與之乎王介之○其言蔡侯以吳子者

吳師而蔡用之主在蔡也書蔡侯貴蔡侯也爲中國伸數十年

之憤爲先君復三世不共之讐故特書蔡侯以之以大其事也



其不言救何言蔡以則不得言救蔡也牛通。顧氏以爲從實書耳非褒蔡也見吳楚交兵門愚按蔡子之意自在言外非以褒而特書以也

○書乞師總論不以王命特許辨 卑之抑之辨 以晉乞師爲

公羊乞師者何卑辭也曷爲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

穀梁乞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

杜注見下成十三年○兵凶器戰危事用師必有死傷不可必全得歸本不可謂之假借故皆以乞爲名孔疏

天子在上而諸侯自相請師非禮也陸績例○以上俱見僖

公子遂如楚乞師內接外之辭也晉卻鉤來乞師外接內之辭也晉

秋無不輕外而重內至於乞師內外同辭者以兵爲重也故伯主之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三 書乞師總論

尊猶以乞師爲文劉敞傳

書乞師皆有報怨復讐貪得之心也若夫誅亂臣討賊子以大義聖

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此垂戒之深切著明者也胡傳成

世之治也兵甲悉統之天子征伐不出于諸侯不得妄舉不得私假

世亂反是故晉之大命晉之興師一書曰乞呂本中集解二

春秋霸主之令小國其意橫有甚於天子之令諸侯者而猶以乞師

爲名則是先王之禮意猶有髮髯存者惜乎習之而弗著行之而弗

察不能襲其號以求其意而反人道之正也呂本中集解成十七年

愚按乞師之辭應是當時自有此名杜注所謂謙辭是也二傳云卑

辭重辭恐亦是舊史之文本如此而非孔子特筆之辭也程子曰不

以王命與諸侯師故書乞二劉胡氏以下論同然抑強僭正王法之

義自見於言外謂以此特書曰乞殆不然家氏謂魯以望國請兵備

無立志書乞以卑之晉以勸國逞欲貪於武功書乞以抑之更諒

書外乞師

外乞師不書必伯主而後書成公之編書伯主來乞師者四凡徵師

諸侯以伐叛討貳乃伯者之義所得爲晉至厲公諸侯每貳於楚於

是伐秦伐楚恐伯令不足以風動列國故五年之中三遣貴卿乞師

於諸侯悼公初立亦襲其禮蓋晉之伯業日卑矣若列國相乞師則

無足議者故隱四年宋公使來乞師不書趙訪

晉厲之乞師三卻雙爲伐秦欒黶爲戰楚荀偃爲伐鄭厲公不德人

心未服矯以求諸侯也晉悼之乞師一士魴爲救宋悼公初與伯事

未定謙以接諸侯也李廉會通成十三年

霸主帥諸侯討伐諸侯必以師從無待乞也其乞師者必有迫切之

辭如楚申包胥乞師於秦曰使下臣告急之類黃仲炎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三 書外乞師

襄十一年傳楚子囊乞旅于秦不曰乞師者蓋旅則不多五百人爲

旅呂祖謙左

伯主徵兵賦有常數不須乞也乞者殆欲增多于常數之外耳觀士

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于臧武仲可知其數之無定矣葉西成十三年

成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將伐秦也侯伯當召兵而乞師謙辭杜○以私怨起秦義不足

以令諸侯可見張洽○外乞師不書必盟主而後書乞卑辭也

見晉之無以令與國也陳傳良○晉爲盟主遣使召兵而曰乞

者杜氏預以爲謙辭是也胡傳謂卑伏屈損則誤矣是時晉方

無禮於晉朝則留而不歸會則拒而不見盟卻擊以輕之執行

父以辱之安有卑屈之意乎葉○無王命而用人之師已爲

罪矣自伯主興而徵師於諸侯是直竊王之權其罪益大然事



苟合義春秋錄之功首罪魁不相拚也今晉將報私怨恐諸侯不從以乞爲辭以濟其秋春秋如其辭以書之因以正從來微師者之罪尊王也又以重民也直解。胡傳云不以王命書乞非也桓文以後徵兵不出王命多矣晉不能救鄭庇鄭辱晉君以送葬歸田諸侯皆有貳心故伐鄭之役魯請緩師蒲之盟議晉不德晉自料不足屬諸侯故卑禮異辭以請耳直解。伊川文定謂晉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故書乞然兩伐鄭皆有王臣是假王命以伐鄭何以亦書乞邪齊桓以來伯主用諸侯之師多矣不必皆奉王命何以不書乞邪當是晉厲急於報秦戰楚伐鄭而伯業既衰不足以致諸侯又諸侯憚於伐秦楚大國恐其不從故遣使乞之重之以禮俾諸侯不可辭也悼公初立因有先世故事未可遽變故亦踵而一行之張自超宗。晉儀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三 書外乞師

魯師多矣至卻錡之來書乞者無義而徵諸侯患其不至卑其詞請以私而曰乞自是以後雖有義舉必襲爲之至晉悼之業成而後一變李光地格

成十六年夏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左晉侯將伐鄭卻鞏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僑如將作難師出後時不及期晉侯憾之沙隨不見公趙鵬飛。晉乞師于魯則并徵諸侯之師可知而戰者獨晉即此見晉致諸侯之難矣故厲悼之間屢書乞師也直解

成十七年秋晉侯使荀息來乞師

晉厲三乞師於諸侯伐秦遠役也戰楚強敵也此則以連年伐鄭也蓋知諸侯之艱於出師而加禮以請之又惟恐諸侯之不出師而加禮以脅其不得不從也張自超宗

成十八年冬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左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歲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悼公復興伯業乞師救宋猶邊厲公故事元年而後遂無乞師則召兵而已矣張洽集注

書內乞師

內乞師不書據成二乞諸夷狄則書志中國之誦於夷狄也陳傳夏書內乞師一齊桓攘夷狄以安中國天下被其賜魯君蓋無役不從也桓公卒僖公有齊怨遽乞師于楚以伐齊此夷夏之大變故特書之若乞諸中國則無可議者故成二年臧宣叔如晉乞師不書趙鵬飛僖二十六年夏公子遂如楚乞師

左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國之大小師之眾寡皆有王制不可乞也書者惡魯不能內修戎備而外乞師孫復尊。齊再伐我雖不義以魯之眾仗義而報之何患不克乃召兵於楚以爲天下患罪可勝誅乎趙鵬飛。我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所以造周而魯之家法也僖公自卽位以來會楚凡再今又以小小利害下楚以求苟安其不爲周公魯公之羞乎家範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三 書內乞師

是年展喜犒師受命於柳下惠而公子遂如楚則臧文仲爲之介夫展禽一語足以卻齊則所以折衝必有道矣有賢臣不用乃遠乞師於強楚以逞忿於齊是損盜賊以困姻鄰也孔子弱位之歎其因此而發歟李廉。一僖公也先任公子友而智晚任公子遂而愚其始也從齊伐楚頌于詩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其終也以楚伐齊春秋書曰公子遂如楚乞師張傳四。書乞卑辭也荆楚僭王陵暴列國僖公不忍



齊人侵伐之怨乃自屈於楚以報齊害義孰大焉日講

○書棄師

閔二年冬鄭棄其師

左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公羊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穀梁惡其長也兼不反其眾則是棄其師也○鄭師眾散而歸非師潰也鄭棄之也國以師爲本師存則國安師亡則國危師而棄之是棄國也李明復○鄭人禦狄之師也禦狄國之重事用其所信所重之人猶恐弗克勝任今乃以所惡欲遠之者而使之書法責鄭君與其用事之臣也高克何足責哉家鉉翁○不書高克出奔而獨志棄師蓋鄭伯所惡者高克爾師何罪焉凡戰而敗績雖君將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三 書棄師

圭

猶稱師以眾爲重也今以禦狄爲名而出高克遂并其眾不返夫誰與爲師哉葉夢得○如書鄭人棄其師則似專罪高克如書鄭伯棄其師則似鄭伯自棄師而高克之事不著故以國稱而鄭伯之咎難辭高克之故亦可推求而得張自超○何楷毛詩古義曰是時狄入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故使高克將兵防禦河上張尚瑗○餘見示人自責門○書師還穀梁說

莊八年秋師還

春秋用師多矣未有言師還者此書師還惡其與強讐覆同姓踰時還也孫復○書還不書至無功而返何辭而告廟也王發○莊公之伐衛納朔與僖公之侵蔡伐楚伐鄭圍新城成公之如京師伐秦定公之會召陵侵楚皆歷三時而返不書師

還者考其時而久役自見也獨此無名與戎師出無功苟不書師還則不見其久役大衆也汪克○師還者何幸之也公欲取邲而力不足藉力於齊而齊取之忘讎恥而虐同姓暴師之久危辭也季宣○穀梁曰還者事未畢也還也云欲避滅同姓之國示不卒事非也邲雖降齊國實未滅劉敞○愚按此乃以不得書公至故變文承上書師還爾汪薛說非方氏說是見君將書師閔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三 書師還

圭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三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四目錄

諸侯書爵總論

諸侯爲時王貶爵進爵春秋專制勝辨 貶朝桓辨 自貶以勝當喪辨 杞用夷禮辨

附庸未王命不書爵

諸侯宋書公外惟天子三公稱公虞公穀梁說辨

國人稱君曰公係通稱非爵杜氏未葬稱子既葬稱君

嗣君稱子不稱子稱爵不稱爵總論杜氏未葬稱子既葬稱君

嗣君未踰年不書爵附變文從未成君之稱不書爵

嗣君未踰年書爵非禮稱爵爲特貶辨 以王事出書爵辨

嗣君未踰年當書子不書曹壽公羊說

嗣君踰年當書爵不書曹壽公羊說

國君爭立之際稱君不稱君辨人君突不君忽辨 春秋錄失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四目錄

爲子儀辨鄭忽貶詞辨 公子取哀詞貶詞辨 陳佐公

國無二君則雖立未踰年未會諸侯遇弑亦稱君

國無二君而得列於會則雖其人爲逆賊亦得稱君

國有二君而皆管列於會則皆得稱君

國有二君而其一未列於會則在位雖久亦不稱君

未成君者不稱君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四

錢唐張應昌學

諸侯書爵總論

五等之爵公侯伯子男以王命爲諸侯者也其例稱爵下此爲諸侯

附庸未命無爵不得謂之諸侯其例稱名春秋朝聘會盟之國宋爲

公魯晉齊衛陳蔡邢紀鄧爲侯秦鄭曹薛杞穀滑北燕爲伯楚莒吳

越邾小邾滕徐郕鄆沈胡頓爲子許宿爲男是二十四國於經最

顯云二邾初爲附庸其後稱子滕薛杞初稱爲侯其後降稱子薛

杞降稱伯或曰時王之所進黜也魯爲本國在內不可自稱魯侯故

書曰公從臣子之辭五等皆稱公死則諡曰某公是以傳文於列國

皆稱公經於墓皆舉諡稱公禮之常也蔡葬或書爵史氏異辭爾夷

狄雖大爵不過子吳楚稱王僭而不典若葬則宜書某王是以不書

葬也馬驥左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四

諸侯書爵總論

諸侯爲時王貶爵進爵春秋專制勝辨 貶朝桓辨 自貶以勝當喪辨 杞用夷禮辨

春秋之初諸侯猶稟命於天子大夫猶稟命於諸侯故滕侯稱子薛

侯稱伯訖春秋不復焉而曲沃伯之爲晉侯詩人爲之賦無衣則天

子適有黜陟也陳傳良

先儒論滕書子曰貶其朝桓不知書朝桓即見黨惡之罪不待降爵

也以降爵爲貶凡不降爵皆無貶乎鄭伯會桓杞侯朝桓皆爵以侯

伯何滕之獨見削哉且滕終春秋稱子豈罪其朝桓併其子孫不赦

邪或曰自貶以殺貢賦也當時五等爵貢在人耳目平邱之會子產

爭承鄭伯男而從公侯之貢不可爲公侯而貶從伯子男其誰信之

惟杜氏云時王所黜是矣或疑周衰豈能黜陟諸侯不知周之失政

正在此不能施於強大之邦而區區但用於杞滕小國也黃仲炎

舊說以爲時王所黜胡氏不取以爲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可以不



作不然也時王之令但能施於稱小之勝而不能施於強大之齊楚

此正威令不振東周所以不復興也舊說是蔣生五

勝稱子謂貶朝桓非也躬為逆者書爵而貶朝之者罪在一入而貶

及子孫其義頗矣謂列尊貢重降爵以從殺禮亦非也春秋於吳楚

徐越之自尊者從周禮而稱子則其自降者無為徇其私意以亂名

實也蓋降爵見經者獨勝薛杞皆小國也春秋之初晉曲沃之亂周

厲伐之衛朔之篡邾婁術叔之立皆聲討焉則小侯為時王所黜理

或然也夫強大之國逆命王靈不加且降禮焉而小侯獨見黜是即

王法之不行春秋所以作也方苞直解

春秋無貶諸侯爵之事吳楚徐越四夷雖大必曰子非孔子貶之也

勝薛杞之爵時王貶之也或謂時王能貶諸侯春秋不作矣曰否周

德雖衰典物猶在三晉之侯尚請命焉况東遷之初哉李光地拾村集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四諸侯為時王貶爵進爵

春秋書爵悉從實錄僭如吳楚而還其舊爵以王所命也賊如楚商

臣蔡般而因其本爵以王未黜也是可以觀矣高樹然釋經

隱七年春勝侯卒 十一年春勝侯來朝 桓二年春勝子來朝

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蓋時王所黜杜○稱子時王貶之也王

政不行於諸侯何以能加於勝小國猶有聽命者也故杞於桓

以侯見至僖而書子薛於隱以侯見至莊而書伯與是為三皆

微國也大國則莫見焉杞於僖以子見至文則復書伯亦以是

進之也自文以後雖三國亦莫行則周益衰矣或以為進退皆

春秋夫爵王命也春秋而可專之乎或曰小白伯而正王爵杞

薛終小白之世未嘗與齊通也葉夢得傳○或以春秋惡其朝桓特

削而書子自此後勝常稱子豈惡其朝桓而并後代子孫削之

乎或以為當喪未君前又不見勝侯卒皆不通之論朱子心沙語類

隨程氏謂小國自貶以省貢賦引子產爭承為證朱子極取之

然考諸經諸侯降爵惟勝薛杞勝初稱侯至桓二年稱子薛初

稱侯至莊三十一年稱伯以為自降可也杞於莊二十七年稱

伯而僖二十三年卒稱子文十二年稱伯而襄二十九年來盟

又稱子其升降不一則前說又不通矣考二邾皆自附庸升而

為子傳者以為齊桓請於天子命為諸侯則時王黜陟之說是

矣李廉○胡傳非徒刻也又復頗甚貶勝若是則前此伐鄭之

四國後此成宋亂之四國罪有大焉何無此峻刑陳際泰五經讀○勝

稱子趙氏匡以為當喪未君程子以為後臣屬於楚胡氏安國

以為貶朝桓朱子皆駁之獨取程氏迥自貶以省貢賦之說而

亦有不可通者五等之列固有定制春秋不聽其自尊而獨聽

其自貶邪故惟杜注左氏楊氏疏穀梁謂時王所貶為得其實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四諸侯為時王貶爵進爵

案葉集○卓氏爾康曰瀘甫曰樂正子記勝薛旅朝隱公桓王閔

之微朝皆黜焉則信而有微矣口講○胡傳以為朝逆賊貶

爵此由過泥春秋天子之事一語謂聖人假魯史奉天討以進

退諸侯誣聖人自咄於為下不倍之義其妄甚矣黃永年南

自是以後僖十九年春秋 二十二年春秋 文十二年春秋 宣九

年春秋 成十六年春秋 襄五年春秋 六年春秋 九年春秋 十

年春秋 十一年春秋 十八年春秋 二十年春秋 二十四年春秋

二十五年春秋 昭三年春秋 四年春秋 十三年春秋 十八年春秋

定四年春秋 十五年春秋 哀二年春秋 四年春秋 十一年春秋

皆書勝子

隱十一年春勝侯來朝 莊三十一年夏勝伯卒

薛前稱侯今稱伯諸傳皆無文蓋亦時王所黜李廉會通



自是以後襄五年秋會九年冬同盟十年春會相十一年夏秋  
鄭十六年春會十八年冬同盟二十年夏會二十二年冬會二十四  
年秋會二十五夏會昭二十三年平邱三十一年夏君定四年會  
昭十二年春君哀十年卒皆書薛伯

莊二十七年冬 杞伯來朝

杞稱伯蓋時王所黜穀梁范注左武王求禹後得東樓公封

之九世至成公見經注公羊者拘於王者之後稱公注左氏者

泥於桓公編杞侯之誤謂自桓以來本稱侯爵竊嘗考之周封

三恪獨微子為三仁之賢得以統承先王修其禮物故其命之

曰庸建爾于上公杞雖王者之後然東樓本無大功德豈遽錫

以公侯之上爵乎入春秋莒以微國尚伐杞取其邑則杞之微

可知是故論三恪則宋以微子之賢作賓王家陳以二王之賴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四 諸侯為時王既爵進爵

其利器用妻以元女故宋爵公而陳爵侯杞之稱侯本無所據

也李廉○杞宋二王之後宋為公而陳則稱侯不知何以降爵

桓公朝左氏所書杞侯皆當從公穀作紀侯杞君今始見經稱

伯其降公而侯降侯而伯皆無可攷或是三國同為周賓而爵

有差等宋為公陳為侯杞為伯原來如此耳此後之降而稱子

則或為時土所貶張自超宗○伊川曰杞稱侯皆當作紀桓二

年來朝六年會鄭者皆紀侯也左氏誤以杞為說故前則云杞

侯來朝不敬是年入杞則云討不敬也後云杞求成也然杞為

王者後入春秋稱伯降而稱子後以附晉而復稱伯未見稱侯

也又桓

氏之說是也杜孔誤從左氏以莊二十七年來朝之杞伯即桓

二年來朝之杞侯不可從至杞之或稱伯或稱子為時王所黜

陟與驟薛同則無疑而其受封本爵已難確考李氏論之詳矣

僖二十三年冬君二十七年春來復稱杞子

杞稱子天子貶之劉敞○謂春秋貶之是不然春秋謹名爵土

升降天子之任也而春秋專之則名亂矣劉敞○左氏謂書曰

子杞夷也非也或子或伯史文爾豈聖人黜伯而子之邪水正

傳○杞稱子時王黜之也左氏似謂孔子黜之非也春秋有喪

貶而無黜陟孔子惡諸侯之僭天子者而乃以黜陟諸侯之權

自子乎杜氏於滕子既以為時王所黜此乃曲徇左傳誤矣鄭文

案○左氏云惡其用夷禮春秋無用夷禮貶爵之例鄭文

文十二年春來復稱杞伯

僖二十七年稱子今稱伯蓋時王所進范甯

是後成四年春來五年冬同盟七年秋會九年春來又同盟于蒲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四 諸侯為時王既爵進爵

年秋來襄九年冬會十年春會于相十一年夏冬兩十六年春會

十八年冬同盟二十年夏會二十二年冬會二十三年春君二十四

年秋會二十五夏會皆書杞伯

襄二十九年夏來盟復書杞子

此杞子是杞伯之謬蓋文以後杞無稱子者是時杞為晉婚姻

王必不黜而前四年會夷儀後八年卒並稱伯豈黜此數年乎

左傳以為賤之是誣春秋帝制自為矣亂道之言也高澍然

子蓋伯之誤以卒稱杞伯不合生稱杞子杞伯卒見昭六年

昭六年春君復書杞伯

杞伯益姑即襄二十九年所書杞子也說見上

是後昭十三年秋會平邱二十四年卒二十六年秋盟定四年春會

年夏君哀八年卒皆書杞伯



隱元年知儀父見前未王命不書爵莊十六年邾子克

穀梁其曰子進之也范甯注附齊而尊周室王命進其爵○王

命之說三傳皆無明文然據左氏此年冬王使虢公命曲沃伯

以一軍為晉侯則天子猶有黜陟也李康會通○張說見下

莊五年鄭黎來來朝僖七年小邾子來朝

邾魯附庸前此未爵曰儀父而已齊霸始與北杏之會從伐邾

越二年而以爵通小邾宋附庸前此未爵曰鄭黎來而已越二

十有五年而以爵通皆霸者請而封之也張大亨通訓

○附庸未王命不書爵

隱元年春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左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杜注王未賜命以為諸侯其後

儀父服事齊桓以獎王室王命以為邾子故莊十六年經書邾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四附庸未王命不書爵

子克卒○穀梁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於周也

莊五年秋鄭黎來來朝鄭公作倪

左名未王命也○鄭之上世出於邾國邾挾之後夷父頑有功

於周其子友別封為附庸居於鄭會孫黎來始見春秋從齊桓

尊周室王命為小邾子故僖七年書小邾子孔公羊倪者何

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為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其名何微

國也○穀梁鄭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邾者何小

邾也小邾曷為謂之鄭未成國謂之鄭既成國謂之小邾劉微傳

僖二十八年春介葛盧來

義同上

○諸侯未書公外惟天子三公稱公虞公穀梁說辨

公羊傳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隱十○以爵書公者宋公是

也以官書公者祭公周公州公虞公是也其官天子三公也黃仲炎通說同

○內諸侯稱公者三周公州公祭公為三公食采畿內也外諸侯

稱公者二郭公虞公入為王三公者也葉夢得穀梁傳鄭僖五年

恒五年冬州公如曹

州公嘗為王三公故稱公程子程說○州襄內采邑也州公王臣也

州邑其初蓋蘇忿生采地至是為州公食邑左氏乃以為涇于

公涇于公則杞公耳杞後遷於涇于世或以地稱之如東樓公

之類是也左氏不知見涇于公事偶同年遂以涇于公為州公

不知諸侯非二王後非天子三公無稱公者趙彥肅經筵○周列爵

五等上公不以封外諸侯惟滅殷封宋以公蓋賢微子而慰殷

遺民之心異數也以周召之親賢太公之勳勞出而受國不過

侯伯外侯之無公也明矣王之三公為公其子孫有命之世爵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四諸侯未書公天子三公稱公

者春秋則書曰公若王卿士爵未及公傳記亦謂之公然春秋

猶不曰公惟葬稱公如外侯葬必稱公為其臣子辭也若春秋

所正書周州虞郭之公皆王畿世爵之公也周規雍冀豫三州

之地得方千里以為王畿故虞在河東州在河內皆畿內之諸

侯也周衰勢散與外諸侯無異獨其稱名尚存王嘗以州田與

鄭鄭不能有而州亦侵於狄不能自立故州公以國危奔曹左

氏謂之涇于公其故不可知而必非城陽之涇于以城陽之涇

于在魯東由魯東奔魯者必不反越魯西而至曹而後東入於

魯惟自河內以東故必先曹後魯也說者誤以城陽涇于為州

則州不得為畿內州不為畿內而遂疑周建公若是之多誤矣

姚鼐說○高氏說見王臣書法門

桓八年冬祭公來



公羊杜注孔疏俱見王臣書法門

莊二十四年 郭公

或云春秋時無郭國疑即東郭也張傳四

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

虞公會為三公故謂之公陸氏○嘗為天子三公也何休以為

稱公者奪正爵義不可通李廉○穀梁曰其曰公何也猶曰其

下執之之辭也晉命行乎虞民矣非也豈有貶之而反崇其爵

哉且欲見虞公不仁猶其民執之當書虞執其君今日晉人執

虞公非其下矣何謂其下執之邪劉向

僖三十年 宰周公會葵邱

胡傳見王臣書法門

成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四 諸侯宋齊公天子三公稱公

○國人稱君曰公係通稱非爵

魯君以侯爵而書公論者以為僭爵愚以為公者諸侯在國之通稱

亦猶大夫之稱子非爵也何以言之周家盛時齊魯諸大國固有稱

公者齊之丁公乙公癸公魯之考公幽公揚公皆生以為名歿以繫

諡不自東遷始矣若魯侯僭爵稱公春秋必將為之正名必不仍其

僭遂以公書之也五等諸侯歿皆稱公因其存時在國之通稱而繫

之以諡也亦猶大夫之有文子武子之類皆以諡繫于夫豈僭爵而

稱子乎愚以子非子男之子而知公非公侯之公耳家鉉翁詳

聘禮大射儀燕禮五等諸侯皆稱公而公食大夫禮又以名篇則謂

君為公周制也故外諸侯卒各以其爵而葬必稱公方苞直解

○嗣君稱子不稱子稱爵不稱爵總論杜氏未葬稱子既葬稱君

一年不可以二君故未踰年之君不以爵見內外皆稱子子般子野

卒宋襄公以宋子會葵邱陳懷公以陳子會召陵是也未踰年雖既

葬內亦稱子不名子亦卒稱子卒外亦稱子衛成公以衛子會盟于

洮是也曠年不可以無君故踰年之君既葬稱爵鄭厲公以鄭伯會

武父是也雖未葬亦稱爵衛惠公以衛侯會諸侯及魯戰宋共公以

宋公會諸侯伐鄭是也葉夢得傳○按葉氏又云未踰年有事於諸

侯而書爵乃書爵而其失自見耳義見下齊國伐宋聘師伯伐許和

子盟拔又云未踰年不周乎喪出奔則奪其子以敗之非也未成

爵以敗之非也不終為君則不書爵義見下曹國伐齊

嗣子未葬稱名莊三十二年十月子般卒閏元年六月葬莊

子文十八年六月葬公羊傳曰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

子文公十月子卒公羊傳曰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

踰年稱君何注稱子明繼父也名者尸柩尚存如君前臣名也既葬

不名者無所屈也一年不二君故稱子踰年稱君不可曠年無君也

此說合經意說左氏者以為未葬稱子既葬稱君誤○未踰年會諸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四 不稱爵總論

侯稱子僖九年宋子二十五年傳曰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

曰子此諸侯在喪出會稱子之例出奔則稱名鄭忽曹驁子者嗣君

在喪之稱失國非復在喪之子故不得比出會諸侯稱子也趙汾

諸侯居喪稱子緣人子之心當創巨痛深之時不忍即先君之爵而

稱之也自稱曰子猶曰父在云爾其不稱子者亦據實書之見其無

忽於君父而忘恩之速也孫覺經解

忽之出也曰鄭忽及其歸也曰世子友之執也亦曰世子留之出也

曰公子比之死也亦曰公子是皆喪未踰年未成君之稱禮嗣子未

沒喪不稱君而春秋之制踰年則君之未踰年先君雖已葬不改元

不稱君所以明繼體之義為君親之愛也鄭忽桓十曹驁莊十四衛子

僖二十子惡文十王猛昭十二是也既踰年先君雖未葬改元正位所以

明君道不可曠國命不可廢也魯文公成公定公並元衛惠桓十衛



定未其成是也晉獻之卒九傳經不志葬里克殺兩嗣君未踰年則曰君之子既踰年則曰君知不繫乎葬也齊頃宣鄭悼成邾隱三既葬而免喪未踰年而稱君不知君親之愛繼體之義也張大亨通訓

凡繼立之君踰年正月乃書即位然後成之為君未踰年則稱子未踰年又未葬則稱名先君初沒人子之心不忍亡其父也父前子名故稱名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襄公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已葬則

子道畢而君道始矣子而不名文公十八年子卒僖公二十五年衛子二十八年陳子定公三年邾子是也踰年則改元國不可以曠年無君故有不待葬而即位則已成之為君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定公元年夏六月戊辰公即位桓公

十三年衛侯宣公十一年陳侯成公三年宋公衛侯是也所以敬守而重社稷也此皆周公之制魯史之文而夫子遵之者也公羊傳曰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四不稱爵總論十

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得之矣未葬而名亦有名者僖公九年宋子定公四年陳子是也所以從同也盟會之文從同而書不已葬而不名亦有名之者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是也所以示別也嫌于敬王王子朝

桓十三年及四國戰杜氏云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按春秋諸侯踰年即位則稱君如宣十一年盟辰陵是時陳靈被弑賊未討君未葬已稱陳侯是踰年稱爵乃常例顧炎武杜解補正

王崩諸侯薨世子稱子某成王崩世子稱子釗莊公薨世子稱子般者繫諸父也父前子名屈于尸柩故未葬稱名既葬稱子文公既葬世子惡卒仍稱子而不名無所屈故不名猶在喪故稱子諸侯薨世

子在喪而出會盟征伐或既葬或未葬皆稱子而不名惠上奇春秋說諸侯在喪稱子稱爵皆從即位不即位實錄以為未葬稱子誤也蓋

未踰年不可二君不以葬不葬論說之會僖二衛成既葬未踰年而稱子禮也紀之戰桓十衛朔踰年未葬亦得稱爵會葵邱僖九宋襄會溫僖二陳共會召陵定四陳懷未踰年未葬稱子禮也宋共衛定會伐鄭成三踰年未葬鄭悼伐許成四既葬未踰年皆稱爵非禮矣春秋據事直書而衛朔之奪喪從戎鄭悼之於薨年即位義自見矣高樹然經○按逾年稱君則書爵乃常例未葬亦稱君高氏云未葬從喪屈不以踰年未踰年論稱爵誤今從刪

周制公侯為一等伯子男為一等公侯在喪未葬稱子降一等也未成君稱子僖二十八年盟踐亦降一等也伯子男雖在喪雖宋成君不得稱子故鄭忽曹驪曹展與皆名戴祖政五傳九年○按此說與左傳凡在喪公侯日子稱伯

按通典引五經異義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在國稱子以王皇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則不稱子以讓之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稱子以王事出稱爵諡於王事不敢伸其私恩也鄭氏據葵邱書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四不稱爵總論十一

子是未踰年以王事書子駁之思按陸氏消曰以喪禮行書子以吉禮行書爵其說為得經據實書耳王事非王事不須論也

○嗣君未踰年不書爵段鄭忽辨子卒衛子陳子杜解辨

桓十一年秋鄭忽出奔衛是年五月鄭伯寤生卒

不書爵未踰年也葉夢得不稱爵穀梁以為罪失國不知紀侯大去且書紀侯忽止失位豈宜削爵鄭文蘭鄭莊已葬忽不稱爵說公羊曰從質也殷道尚質父前子名夫父骨未寒兄弟相篡奪猶以此著親親之質乎穀梁曰罪失國也夫失位與失國不同忽未嘗喪鄭國也不幸有劫其位者亦復何罪胡氏曰惡其失強援也夫不取非耦不挾功伐不假強大為聲援此豪傑所為而反以此為罪狀未之前聞毛奇齡不稱鄭伯未成君也無貶辭趙曦明讀未成君之辭也杜云鄭人賤之以名告



非也解補正。出奔而名者在喪未即位不可以稱爵既不稱爵而又不名則知奔者為鄭之何人邪如以不稱爵為議其不能嗣先君然則突之奔而稱爵為予其能嗣先君邪張自起宗朱辨

○按伊川云不能有其位稱爵亦誤從穀梁

桓十五年夏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鄭伯突出奔蔡者已即位之君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者已葬

未踰年之子也此臨文不得不然非聖人抑忽進突也顧炎武日知錄

僖九年夏會葵邱 宋子 是年正月宋公衛侯卒未葬

左傳見前總論。凡諸侯在喪而出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惡之淺深也君子不奪人之喪齊為伯主而使宋子與會失正矣陸賈。按穀梁以子為未葬之稱誤

僖二十五年冬盟洮 衛子 是年四月衛侯般卒既葬未踰年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四 嗣君未踰年不書爵 主

杜云衛文既葬不稱爵者述父之志降名從未成君故書子以善之未也諸侯逾年即位即位稱君不即位不稱君此乃常禮

以年為限不以葬為限若以葬為限葬畢可以稱君則何待明年乃改元邪劉敞。未踰年也春秋之例踰年即位然後稱公

文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稱爵稱子繫

平踰年未踰年而不在乎葬與未葬也杜解誤顧炎武杜

僖二十八年冬會溫 陳子 是年六月陳侯款卒未葬

按杜注未葬稱子誤。陳共公稱子在鄭下陳懷公稱子在鄭

上蓋主會所次注。陳共稱子班鄭下與衛叔武同吳澄

定四年春會召陵 陳子 是年二月陳侯吳卒未葬

文十八年子卒

杜云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弑以未成君書之非也假令

諸侯在喪有意外之事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其失也陸

不諱遂書公薨乎一年不二君之義何所施劉敞。已葬未踰

年之君也已葬未踰年即位猶稱子猶衛文公已葬未踰年洮

之盟成公稱子也僖二十未葬踰年而公即位猶衛宣公未葬

踰年惠公稱侯也桓十未葬又未踰年則宋子僖九陳子僖二

年殺其君之子也僖九數加數五

莊三十二年子般卒

襄三十一年子野卒

按此二條是未葬未踰年書子之義同上

附變文從未成君之稱不書爵

僖二十八年夏盟洮土 衛子

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

伯之下杜。稱衛侯非叔武之志也故從未成君之辭稱子公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四 嗣君未踰年不書爵 主

說分紀。衛侯猶在而叔武以未踰年之君稱何也晉人君之

而叔武讓焉不可以稱爵又不可以稱公子故舊史以子書而

孔子因之以著其不安於位之實也若書公子武或衛侯之弟

武則大夫受盟之常辭而晉侯之專叔武之讓反不可得而見

矣公羊傳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

侯之不得反也此為得其情實蓋叔武若如鄭突之志乎篡則

天子臨之方伯命之何難泰然居位而稱衛侯乎又按定四年

傳載踐土載書之辭曰晉重耳申衛武蔡甲午則當時以武為

衛君矣而武不敢居故列國之史猶以子稱方苞

○嗣君未踰年書爵非禮以稱爵為特設辨以王事出書爵辨

諸侯在喪有意外之事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其失也陸

趙匡



未踰年有事於諸侯不周乎喪而用吉禮稱爵齊侯使國佐來聘鄭伯伐許邾子盟于拔是也葉夢得傳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

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誦於王事不敢伸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非也不見會葵邱之宋子踰年以王事出而稱子邪鄭元駁五經異義

既踰年雖未葬亦得書爵與內之書即位同三年伐鄭書宋公衛侯是也未踰年雖既葬亦必書子以其未即位也僖二十五年盟洮書衛子晃也朱朝瑛畧記成四年

成三年魯伐鄭按宋衛二君既踰年改元葬期又過固無嫌於稱爵矣踰期不葬而從事金革其罪可責但不必以稱爵爲貶胡傳不盡然也產品經傳辨疑

即位之禮必於踰年之正月即位然後國人稱之曰君春秋之時有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四 嗣君未踰年書爵非禮

先君已葬不待踰年而先即位者矣宣公十年齊侯使國佐來聘成公四年鄭伯伐許稱爵者從其國之告亦以著其無父之罪顧炎武曰知

桓十一年冬衛侯晉卒十三年春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侯燕人戰三月葬衛宣公

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卒纔三月耳朔以吉服從金革書之罪見胡傳參孫賢經解○衛侯稱爵背殯從戎可見或曰喪制有從金

革而無避者何歟曰爲寇在門庭宗廟社稷存亡所繫者從權無避如伯禽征徐戎有不得已焉者矣黃仲炎通說○惠公踰年即位書爵史書之常與成三年書宋公衛侯同非譏也徐庭垣管窺

成二年秋宋公鮑卒衛侯速卒三年春宋公衛侯會伐鄭葬衛穆公葬宋文公

義見上○按踰年得書爵非貶其背殯之責在言外與上條同

桓十四年冬齊侯祿父卒十五年四月葬齊僖公五月公會齊侯于艾

僖四年夏許男新臣卒秋葬許穆公五年夏許男會首止僖七年秋曹伯班卒冬葬曹昭公八年春曹伯盟洮

僖十二年冬陳侯杵臼卒十三年夏葬陳宣公陳侯會鹹成九年秋齊侯無野卒冬葬齊頃公十年夏齊侯會伐鄭

成十年夏晉侯驪卒冬葬見傳十一年春晉侯使卻犖來聘成十四年冬衛侯臧卒十五年二月葬衛定公三月衛侯盟戚

成十七年冬邾子貜且卒十八年秋邾子來朝襄十五年冬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三月晉侯會渠梁

襄十九年秋齊侯環卒冬葬齊靈公二十年夏齊侯盟澶淵襄二十三年春杞伯句卒夏葬杞孝公二十四年秋杞伯會夷儀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四 嗣君未踰年書爵非禮

以上皆踰年稱君書爵也書於既葬者十惟葬邾子不見經傳計其時當亦既葬書於未葬者二雖有背殯之譏然其稱君書爵固常事也

宣十年夏齊侯元卒六月葬齊惠公冬齊侯使國佐來聘居喪而聘鄰國考之於禮雖無明禁然以春秋所書按之王聘

及求金不稱王使而齊侯稱使則惡其即吉而親命聘使可知矣日講○稱齊侯者高氏曰著其惡也似猶爲夫子書以著之者然如葵邱之會稱宋子當是載書之辭則然此即齊使之

來在喪稱子而魯史不敢稱齊子夫子亦第仍之而已張自超宗朱辨義○未踰年稱君薨年即位也與成四年鄭伯同同謝然釋經按在喪而有會盟征伐之事以喪禮行者書子以吉禮行者書爵居喪遣聘於禮雖無屬禁然將命之際必準大臣居攝之辭今書齊侯使是即吉之速故高氏閱謂著其惡日講解義從



之張氏自超以爲魯史不敢稱齊子論亦甚近情高氏謝然謂稱君是當年卽位更爲允當要之卽吉之速未逾年卽位之非禮不貶自見或以稱爵爲貶者乃誤以一字褒貶說經也

成四年春鄭伯堅卒夏葬鄭襄公冬鄭伯伐許

葬年卽位故書爵不必吉服從戎始著之也高謝然○按舊說謂稱爵貶其吉禮從戎非也其非禮不貶自見非書爵特貶也

定三年春邾子穿卒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胡氏汪氏說見內大夫盟諸侯門

○嗣君未踰年當書子不書

桓十一年秋鄭忽出奔衛

未踰年之君也不稱子蓋未嘗君也蘇轍○不稱子而稱名爭國之辭曹鞅鄭忽雖立未成君也未成君者國人未之君也未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四 嗣君未踰年當書子不書

之君則與突何異焉忽之名與突無異而係忽於鄭則異矣呂大

圭或○竊疑未踰年稱子者如魯新君未卽位而卒爲臣子之辭列於會盟爲從諸侯未爵之辭皆非常稱也張自超○按

舊說以不書子爲責其不能嗣先君非也○戴氏祖啟說見前

僖九年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穀梁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予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

也○經書其君之子公羊曰未踰年君之號也非也公羊以子

般爲未踰年之君而曰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其例甚明蓋子

般子野稱子稱名君薨故也子赤稱子不稱名既葬故也從子

般之例則但稱子奚齊可矣何以稱其君之子邪故以穀梁國

人不子之說爲正穀梁○殺未踰年之君四以內則子般子赤

以外則奚齊齊舍其三待之如成君其一獨異其文者子般子

赤書子以喪稱也齊舍書君同成君也奚齊則異是稱子係於其君以明國人不子之也言君而曰其君之子以明國人不君之也呂大圭○其君之子者正里克之罪名又明奚齊非於位

見殺也陸德明○遇弒雖未踰年稱君此國史定法若齊商人弒其君舍是也此當書與齊舍同而特與恒辭異者里克弒逆

之罪易見而獻公首惡之名難知故特筆正之士以明申生無

罪見殺之由下爲萬世匹適之戒見里克之不臣由獻公之不

父也以殺世子申生比而觀之則春秋之教明矣趙汭○辭特

○在喪稱子奚齊不稱子非正也高閔○茶與奚齊同而不曰

君之子何也曰君之子者不與奚齊之爲君也謂其殺世子而

立之也茶羣公子耳非申生奚齊類也李光地○未卽位不

稱君未成君也奚齊稱子卓稱君以是別之矣奚齊宜從子般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四 嗣君未踰年當書子不書

子野例書晉子奚齊而書君之子者以子繫國國之公也以子

繫君君之私也高謝然

穀梁國人不子之說誤也未葬故奚齊不稱君既葬故卓稱君

章如愚○穀梁國人不子之說非也先君既以爲子國

人安得不戴以爲君若先君子之國人可以不子之則權自下

操大亂之道矣張氏云齊舍未踰年而稱君以舍之正而與之

也亦非也舍立五月被弒君臣之位定故稱君獻公甫卒而奚

齊弒於喪次未立乎位而爲君則稱其君之子而已設奚齊亦

在位數月則亦必書弒其君如卓子之例矣顧棟高○其君

之子未成君之稱也獻公甫卒里克殺於喪次可言君之子不

可言其君卓立踰年君臣之分已定故正其名曰弒君聖人只

是據實而書當書君之子則書君之子當書君書弒則書君書



殺穀梁曰國人不子胡傳曰里克君之皆非也華學泉

其君之子者明非世子也胡經春。其君之子云者猶言晉子

也據經書宋子之例當云晉里克弑晉子奚齊而曰其君之子

不曰晉子者亦以見本非世子也段玉裁經韻。未即位而已

居嫡次則異于眾公子矣稱子則嫌于世子稱公子以嫌于眾

公子故曰君之子也傳言荀息立公子卓而並未言公奚齊可

證其未即位矣徐廷垣。愚按先儒多從穀梁陳氏顧氏所駁

固通然何以不稱晉子則胡氏段氏徐氏所解獨得可以為定

解矣。愚又按曲禮正義引五經異義云左氏說未踰年之君

未葬繫於父殺奚齊于次稱其君之子時父未葬也成為君不

繫於父商人弑其君舍父已葬也公羊則云未踰年之君皆繫

於父鄭氏從左愚考未踰年皆當稱子不以未葬已葬論公羊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四 嗣君踰年當書爵不書太

說是至奚齊但應稱子而何以曰其君之子則許鄭未詳其義

矣

昭十一年冬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胡氏蘇氏說見書世子門

○嗣君踰年當書爵不書曹驥公羊說辨

莊二十四年冬戎侵曹曹驍出奔陳

驍蓋曹世子也不稱爵者微弱不能自定曹人以名赴杜。公

羊曰驍曹大夫也曹無大夫驍之書戎侵曹三諫曹伯不從而

去賢之也以爲曹無大夫則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何也以爲

有大夫乎則賢驍而不氏何也故驍是世子而非大夫蘇轍。○

按舊說以不稱爵爲不能嗣先君非也見下莒展與張說

桓六年秋蔡人殺陳佗

炎氏云佗踰年之君也不曰陳侯以賊誅也陸

桓十五年夏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見書世子門

昭元年秋莒展與出奔吳

胡文定曰曷爲不稱爵爲弑君所立既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

則是與聞乎故也非也展與之爲弑君者所立與否討賊與否

皆不可知但春秋書法與鄭忽出奔衛曹驍出奔陳同則不罪

展與也其皆不書爵者鄭莊卒葬未逾年忽不當舉爵曹莊以

前年十一月卒明年三月葬而驍以冬奔莒羣比公以前年十

一月弑其葬必在此年而展與以秋奔莒不舉爵則展與亦不

爵不終爲君則不舉爵以亂名實也張自超。○國君爭立之際稱君不稱君鄭人君矣不君忽辨春秋錄矣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四 國君爭立稱君不稱君太

爲子儀辨 鄭忽與辭辨 公子瑕與詞駁詞辨 陳佗公

春秋之法國無二君則雖立未逾年未會諸侯亦得稱君國不可無

君也齊君茶是也國無二君而得列於會則雖其人爲篡弑之賊亦

得稱君國不可無君又諸侯已君之也曹伯負芻是也國有二君而

皆嘗列於會則皆得稱君以諸侯皆君之也衛衎與剽是也國有二

君而其一未列於會則在位雖久亦不稱君以國既有君諸侯又未

嘗君之也鄭忽與儀是也衛公子瑕與子儀正同國既有君已又未

列於會故子儀不紀弑而瑕不稱君也彙纂案見

諸侯篡立得與諸侯會者以成君書之齊商人蔡侯般之屬是也若

未得接於諸侯則不稱爵楚公子比蔡陳佗齊無知衛州吁公子瑕

之屬是也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又云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此

以會爲斷也至于國內策名委質君臣之分已定故諸殺不成君者



亦與成君同義也杜預

春秋之初州吁陳佗無知或列於諸侯之會或既立踰年春秋以討

賊書不成其爲君也又有討賊而不正其罪者不以本罪討也齊商

人蔡般魯桓既爲國人所君及其死也曠歲歷年假手於盜賊夷狄

而正天討春秋雖欲奪其爵土同之於賊有不可得也家鉉翁詳

鄭厲公出奔入櫟使傅瑕弑子儀而後得反國衛獻公出奔入夷儀

使甯喜弑剽而後得反國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二

事正相類而一則書弑書歸一則皆不書何也春秋之世篡立未嘗

諸侯則史不稱君鄭突奪適宋魯輔之故魯人終始君突雖忽以世

子復歸其見弑史猶不書而况子儀乎子儀雖爲國人所立未嘗一

列於諸侯之會鄭忽復歸夫子既正其名則適庶之分已明諸侯輔

篡之罪已著魯人既終始君突故鄭歷三君皆不見於策也子儀之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四 國君爭立稱君不稱君

弑不書則鄭伯之歸亦不足論矣故書其入邑不書其歸國也衛剽

之立也晉人爲戚之會以定之渠梁以來無伐不從也既而晉侯又

使人逆衍於齊使衛與之夷儀此剽所以被弑而入夷儀獨不名也

夫剽列於諸侯之會七則其見弑史固以君書與子儀異矣春秋皆

不沒其實爾趙訪屬辭方氏苞直解曰以突爲鄭

諸篡立者諸侯定其位則列于會而稱爵故未會諸侯者皆名之不

成之爲君也姜衡事義全

春秋之法諸侯不受命先君而篡立得與於諸侯之會者則以成君

書之被弑被殺書爵與成君等文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昭十一

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是也若未接於諸侯則謂之未列於

會不得書爵在國不曰弑其君在外不曰殺某侯隱四年衛人殺州

吁于濮莊九年齊人殺無知昭十三年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桓六

年蔡人殺陳佗是也馬驥左

年蔡人殺陳佗是也馬驥左

自諸侯爲政篡立者苟得與於諸侯之會則以成君書爵侯伯不復

致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昭元年莒展與出奔吳不稱爵未列會也

故宣元年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成十六年傳曰先君若有罪則

君列諸會矣以此知列會則定位定位則書爵王政不行而諸侯自

相推戴誠變局哉又

國無二君則雖立未踰年未會諸侯遇弑亦稱君

文十四年夏齊侯潘卒 秋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穀梁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

○春秋之作懲姦惡也若未踰年之君被弑而不曰君則亂臣

皆以未踰年而肆其凶惡也故原其情以立此義陸淳○舍未

踰年其曰君何也所以正商人弑君之罪也君未踰年稱子緣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四 國君爭立稱君不稱君

人子之心而立其義弑未踰年稱君緣臣民之義以正其名牛

傳○舍卽位纔四月而稱君者未踰年但不以爵稱耳君臣之

分則已定也葉西

僖九年秋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十年春晉里

克弑其君卓

哀五年秋九月齊侯杵臼卒冬葬齊景公六年秋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弑其君荼

總論見前

國無二君而得列於會則雖其人爲逆賊亦得稱君

桓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夏四月公及鄭伯

盟于越

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夏公會齊侯于平州



凡篡弑之賊春秋皆成之爲君歐陽永叔曰魯桓公弑隱公不  
自立者宜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  
公孫剽逐其君衍而自立者春秋皆不絕其爲君夫欲著其罪  
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矣然所以得  
成爲君者亦以國無二君也季本私考○孔疏見下曹伯

文十四年秋九月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十六年春季孫行父會  
齊侯于陽穀夏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邱十七年夏公及齊侯盟  
于穀十八年夏五月齊人弑其君商人

商人固當討之賊然齊人不以爲然北面而君之者三年以爲  
賊則不當事以爲君則不可弑今亂作於大分已定之後故曰  
弑其君也張洽集注○春秋位號從主人不以正不正未嘗有國雖  
鄭忽不可不謂之世子嘗有國雖商人不可不謂之君陳傳良後傳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四 國君爭立稱君不稱君

成十三年夏會伐秦曹伯廬卒于師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  
其太子而自立十五年春會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傳曹成  
冬葬曹宣公十六年秋曹伯歸自京師晉晉歸之十七年夏曹伯會  
伐鄭同盟柯陵冬再會伐鄭襄五年秋會于戚冬會救陳

七年冬會于鄆九年冬會伐鄭同盟于戲十年春會于桓  
秋會伐鄭十一年夏會伐鄭同盟亳北秋再伐鄭會于魚

十六年春會于梁十八年冬同盟齊曹伯負芻卒于師  
春秋弑立者既列於會便成爲君鄰國不得復討晉侯既列曹  
伯于會盟後執之故曹人以爲無罪也宣元年會平州以定公  
位既得與會即爲黨接晉若討魯齊必救之於是晉竟不伐是  
由會齊而位定也孔疏成十六年

襄三十年夏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昭四年夏蔡侯會于申又

會伐吳五年冬又會伐吳十一年夏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  
蔡般稱侯罪蔡人與之爲君諸侯與之盟會也胡銓春秋  
國有二君而皆嘗列於會則皆得稱君  
僖二十八年夏衛侯出奔楚衛子會盟踐土衛侯鄭自楚復  
歸于衛

鄭之出兩月而復國衍之出十二年而復國內外二君不以爲  
嫌者國人既君之諸侯既會之不謂之君可乎雖謂之君而外  
君不沒是不與其爲君也夫國人君之非國人之罪也國人有  
奉命之義也諸侯會之諸侯之罪也諸侯有討罪之責也所以  
責諸侯也張大亨通訓

成十四年冬衛定公滅卒十五年爲獻襄十四年夏獻公出奔  
公衍元年齊自成十四年至襄十四年屢書衛侯列于會獻公出奔  
陽公即位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四 國君爭立稱君不稱君

襄十六年春會于梁十八年冬同盟齊二十年夏盟澶淵二十一  
年冬會商任二十二年冬會沙隨二十四年秋會夷儀二十五  
年夏會夷儀書衛侯此皆稱  
公則也襄二十五年秋衛侯入于夷儀獻公二十六年春衛甯喜弑其  
君剽衛侯衍復歸于衛

鄭厲晉文之入國忽昭公與國公皆不書殺書殺是有二尊也衍  
列於諸侯之會十有三而後出剽列於諸侯之會七而後弑衍  
入稱侯剽弑稱君春秋皆不沒其實不得而廢也必若鄭忽晉  
圍乃得而廢陳傳良後傳襄二十五年○剽賊也以爵預於會著其篡國之  
罪耳衛侯鄭之奔也叔武攝位不敢以君位自居故春秋如其  
志而書衛子今剽也受國於賊臣即以君位自居而預於盟會  
故春秋亦如其志而書衛侯以著其篡竊之罪家鉉翁詳說



國有二君而其一未列於會則在位雖久亦不稱君

桓十二年冬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鄭伯突也突篡兄而立春秋以君許之何也內外君之則以君

書之不沒其實也不能君者則否州吁陳佗是也蘇轍以篡

得國苟其大臣君之其國人君之諸侯亦與之會盟以為彼國

之君也春秋亦從而君之從其實也武父之鄭伯是也苟其雖

正適而未成君也其大臣不之君列國之諸侯亦未以為彼國

之君也春秋亦從而名之從其實也曹驪鄭忽是也呂大圭或問

桓十五年夏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秋鄭伯突入于

櫟

忽奔不爵未即位也突奔而爵已為君也春秋非崇突之不正

而卑忽之正也從其實而已忽歸君鄭卒諡昭公無一事見經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四 國君爭立稱君不稱君

未交政於諸侯也突保一邑不得主宗廟社稷十餘年而垂之

遇稱鄭伯突交政於諸侯也春秋非黜忽子儀而錄突也亦

從其實而已先儒謂國人君突不君忽者誤也張自超宗未辨義桓十五年

○又曰忽子儀不得一事見經者舊史不書夫子不得益也

舊史所以不書者諸侯始終以突為君魯始終以突為君故也

蓋鄭突與衛衍不同鄭忽與儀與衛則不同春秋紀事之書因

會盟侵伐而書諸侯則忽與儀之不與者不可得而書則之與

會者不可得而削從其實也不然以忽之正而不爵以削之亂

而爵之春秋其為鋤正扶亂之書哉又莊二一年○突稱鄭伯以諸

侯君之也君突改忽與子儀子儀之殺殺俱畧而不書徐庭垣

桓十七年傳 鄭高渠弒弒昭公而立公子重杜注重昭公弟

桓十八年傳 齊殺子廩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杜注鄭子昭公

莊四年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蘇子由以鄭伯為子儀謂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衍

衍與鄭是也突衍始終為君子儀鄭十有四年則君衛十有

一年皆能君者也春秋皆君之其說辯矣然此鄭伯實屬公也

春秋於世子忽猶不書爵而况子儀之微者乎書鄭伯非與屬

公也不沒其實也張洽集傳引○杜預蘇轍以此為子儀非也

突之奔入書名爵爵雖寡而實君雖君而實尊不沒其實也忽

雖世子出奔不稱子復歸不稱爵以其實不能君也而况子儀

分紀○桓十五十六年兩伐鄭齊陳一君皆納突者以突為

君也故會者突也惟子儀未與諸侯會故莊十四年被殺不書

弒而突亦不書復歸若衛則與諸侯會則書弒而衍自夷儀入

書復歸矣徐庭垣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四 國君爭立稱君不稱君

十四年傳 鄭厲公自櫟侵鄭六月傳取殺鄭子緡厲公

愚按鄭子儀不見於經凡經書鄭伯諸說斷以為厲公是也厲

公列於諸侯之會諸侯君之故稱君忽與子儀未列於會諸侯

未嘗君之故不稱君皆舊史據告辭之文也程子謂忽不能保

其位故不爵未是

桓十六年冬衛侯朔出奔齊傳公子 莊六年夏衛侯朔入于衛

按點牟未列於會不見於經○點牟之放不書何也魯既黨朔

不以點牟為君若書放點牟於周則放大夫之辭義不可也故

闕焉朔為天子所黜而入仍與爵何也春秋於竊國之賊苟國

人及諸侯君之則書爵不沒其實也使朔之入衛突之入櫟不

舉其爵則疑於當時不以為君後此會盟侵伐交政於中國者



不知其爲何人而亂賊公行之迹轉不日於後世矣方苞直解

僖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瑕立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杜○公子瑕立已逾年不成之  
爲君而止稱公子胡傳謂不與衛同者是瑕能拒咺雖爲咺  
立辭其位而不爲君也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爲國人  
所惡也此以瑕爲賢褒而稱公子也王氏沿則疑瑕與咺比謂  
叔武爲君命奉之以受盟故稱衛子若瑕者元咺君之非君也  
與咺同戮而稱公子不與咺君之也此以瑕爲惡貶而稱公子  
也二說皆未達春秋之例也惟杜氏以爲未會諸侯故不稱君  
爲得之蓋衛公子瑕與鄭子儀正同國既有君已又未列於會  
是以皆不稱君也然則瑕賢邪惡邪褒之邪貶之邪曰瑕既無  
曹賊之節亦未有宋馮之謀則書曰及公子瑕而已矣景集○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四 國君爭立稱君不稱君

瑕立踰年不稱君非君也爲咺私立也無義行○衛侯雖出咺  
之君也瑕雖得立咺之私也出者正以義立者奪其名而後天  
下之爲君臣者定其異於剽之稱君者剽既列于會諸侯已成  
之矣因而稱君勢所定也既立而弒衛諸臣先君之矣因而  
稱君分所定也使瑕見殺于咺亦當曰弒其君而此則衛侯殺  
之故異也高謝然○瑕元咺所立不得比于衛人立晉也立雖  
踰年未列于會不得比于衛衛喜弒其君剽也然君出代立又  
非衛人殺州吁之比也故變其文曰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  
瑕數祖改五則

未成君者不稱君

隱四年秋衛人殺州吁于濮  
義見下條

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無知不稱君已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胡○其曰齊人殺無  
知何是不成君之辭也向也州吁之弒衛人爲之變不踰年而  
卒討之今也無知之弒齊人亦爲之變踰年卒討之是故無知  
不成君而雍廩得書人是國有臣子也陳傳良○春秋初年三  
罪三討衛人殺州吁蔡人殺陳佗齊人殺無知皆名其爲賊不  
以爲君善其能討賊也乃若齊之商人楚之虞曠歲歷年然後  
假手他人以迄天討既爲臣民所君雖欲用州吁無知之例名  
之曰賊有不可得也家鉉翁○正其爲賊則以賊討之州吁無  
知是也凡弒君之賊見殺稱君稱爵者不正其爲賊不以賊討  
之也齊商人蔡般是也國人以賊名之則春秋亦以賊名之國  
人不以賊名之則春秋亦不以賊名之據事直書而褒貶見矣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四 國君爭立稱君不稱君

呂大圭○亂賊稱君者見本國臣子鄰國君臣皆不能討而成  
之爲君也苟有一人明討賊之義則名之爲賊而不成之爲君  
矣州吁無知陳佗是也吳敬○無知弒君雖踰年止數月耳未  
成爲君其不當稱君宜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桓六年秋蔡人殺陳佗

佗弒太子而代其位至是踰年不成之爲君者以賊討也書蔡  
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爲賊善陳者  
以陳國不以佗爲君也不以爲君故稱名稱名當討之賊也魯  
桓弒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弒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爲  
賊矣齊商人弒君及其見殺而稱位蔡般弒父及其見殺而稱  
爵則齊蔡國人皆以爲君矣聖人之抑揚與導深切著明故曰  
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胡○陳佗既踰年矣而不稱君何也齊



無知亦踰年而不稱君蓋當時一國之人異邦之人猶知其爲弑逆也呂大圭○春秋之初先王之澤未泯人心正理猶存故

蔡人不以仇爲陳君而殺之直解○仇君陳一載書法與州吁

無知同與商人負芻異者既伏誅則正其爲賊誅一人辭也未

伏誅仍成其爲君譏一國辭也既君之而復弑之則與弑君同

科春秋名分之嚴如此高澍然○穀梁曰陳佗者陳君也其曰

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淫獵于

蔡與蔡人爭禽其說與公羊賤佗淫于蔡之意同皆非也夫齊

襄文姜之淫亂可謂匹夫行矣齊襄何以稱侯而不名乎及其

被弑何以曰弑其君諸兒乎程端學三傳辨疑

昭十三年夏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未成君義同上○杜義見總論張大說見前嗣君書法總論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四 國君爭立稱君不稱君 无

以上亂賊未成君者

僖九年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說見前未踰年不書子門

僖二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杜義見前總論

昭元年秋莒展與出奔吳

杜義見下

昭八年夏陳公子留出奔鄭

公子留莒展與書名者篡立未列于會也諸侯卽位上有王命

次則列國以爲班然後成君故凡不受先君之命者雖已踰年

不與諸侯會而出奔皆不稱爵杜預○曰公子世子皆未成君

之稱張大亨○留立於招不書子者立非其正不成爲君則猶

是公子也直解

昭十一年冬楚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張說見上又見前嗣君書法總論

以上爲人所立未成君者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四 國君爭立稱君不稱君 无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四終



卷二十四補

嗣君稱爵不稱爵總論

踰年而後改元卽位於內稱公於外書爵未踰年於內稱子於外書某子世變相尋未踰年既葬卒哭而卽位焉踰年乃改元此諸侯之失禮也春秋因其既嗣爵則書爵彼未嗣爵者而我以爵書可乎彼既嗣爵者而我以爵書可乎是故先君雖未葬既踰年則書爵桓十三年衛侯成三年宋公衛侯是也書爵與國內稱公同文公成公皆先君未葬書曰公卽位踰年也未踰年雖既葬曰子文十八年書子卒僖二十五年書衛子未踰年也是故諸侯卽位以踰年爲斷不以葬未葬爲斷有既葬未踰年而書爵者宜十年書齊侯成四年書鄭伯既卽位嗣爵矣春秋不得而書子也文十四年齊弑其君舍先君未葬未卽位而書君義素定者也書君不與書爵同不可以爵書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四補

辛

者正其君臣之分則可也僖九年晉殺其君之子奚齊義不素定而未卽君位也十年弑其君卓哀六年齊弑其君荼踰年卽君位而後得爲君此義明而嗣立之際嚴矣戴震文集春秋改元卽位考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五目錄

書王臣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內曰子辨名字貶褒辨  
爲下大夫辨祭伯以伯爲字祭叔以叔爲名或以爲字辨  
渠糾名字並書辨子突名字辨王人微者辨貶辭辨

王臣書某氏子

宋大夫書官特筆文八年左氏公羊鄭氏說辨十五年左氏

書世卿附經書魯世卿之始

諸侯國卿僭制論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五

目錄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五

錢唐張應昌學

○書王臣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畿內五等爵辨畿內曰子辨 名字既異辨以字為上

為下大夫辨 祭伯以伯為字祭叔以叔為名或以為字辨渠糾名字並書辨 子突名字辨王人微者辨 駁駁辨

說王之公卿皆書爵祭伯九伯是也大夫稱字南季榮叔是也元士

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洮是也其或稱祭

公舉官而言也杜預釋例會 ○何氏曰天子三公氏采稱爵祭公周

公是也上大夫稱字祭伯南季榮叔之屬是也次大夫稱字家父之

屬是也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即宰渠伯糾是也上士以名氏通石

尚是也次士以官錄宰喧是也下士略稱人王人是也其劉單之屬

不稱字而稱子者謂諸侯入為天子大夫不得氏國稱本爵又以所

受采邑稱氏稱子非王臣之常稱也周公僖九年特加宰者為政者

也公羊陸元年桓八年襄十五年徐疏 ○王之下士為王人中士錄名宰喧是也上士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五 書王臣

加氏石尚是也下大夫以字書家父叔服渠伯糾是也中大夫以伯

仲書祭伯南季仍叔等是也上大夫以子書尹子單子劉子是也三

公稱公周公祭公虞公是也孔廣森公 ○大夫始仕以字繫氏而不

名南仲仍叔之類皆下大夫也字進則爵下大夫以字繫氏則中大

夫宜以氏繫爵劉子單子之類皆中大夫也爵進則邑中大夫以氏

繫爵則上大夫宜以爵繫邑周公召公毛伯芮伯之類皆上大夫也

以是差而下之下大夫以字繫氏則上士宜以氏繫名劉夏石尚皆

上士也上士以氏繫名則中士宜去氏稱名實中士也中士去氏稱

名則下士名氏俱不足稱而稱人王人皆下士也葉夢得傳隱元年祭伯下 ○天

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此王官之數九卿三孤在

焉書稱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三孤貳公宏化則亦必待得其人而

後任之故周官三槐九棘有三公三孤之位而無其職六卿蓋六官

之長皆以上大夫為之則在二十七大夫之內其爵列為三等公曰

公卿曰伯大夫曰子其見于經則周公祭公祭伯毛伯召伯劉子單

子是也未有功德皆食采于王之畿內所謂內諸侯也有功德而出

封於外則皆加一等大夫四命出封為子男則加五命公八命出封

為上公則加九命所謂外諸侯也外諸侯之地公百里侯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故卿大夫食於畿內者公視公卿視侯伯大夫視子男

其元士視附庸不及五十里則周官載師所謂近郊之地士田而王

制言天子縣內開國之外其餘以祿士以為開田者也葉夢得 ○

案氏此說所引乃秦周以後之書恐未足據春秋攷 ○按

所謂卿曰伯大夫曰子未知何所據而云然○畿內諸侯皆曰子殷

制已然箕子微子是也周因之王臣稱子皆畿內諸侯也蘇子劉子

單子尹子是也陸清集例 ○高氏閱說又別不備載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五 書王臣

舊史之例邪抑夫子作春秋之例也如為舊史之例則來贈仲子之

宰來聘桓公之宰必不書名矣如為夫子作春秋之例變例書名示

貶則舊史原不書名夫子亦無從得其名而書之也豈舊史於王臣

之來者官爵氏族名字備詳於策故夫子得以考核而寓筆削也然

則何以聘桓之王臣又不盡書名以貶而使後儒強為從同同之說

邪皆不可通也張自超宗朱 ○周語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其餘以均

分公侯伯子男孟子曰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

地視子男秦周以前之書無言畿內有五等爵之請侯者戴記言內

有五等有等 惟公羊傳曰襄內諸侯蓋據春秋所書周公凡伯尹子之屬

而為言也王制曰分天下為左右曰二伯蓋據公羊氏陝以東周公

主之陝以西召公主之並周南所稱召伯而為言耳不知詩稱召伯

以行次言非爵也召公在文王時而稱伯則非爵明矣據周以前書



無內諸侯之名畿內無五等之爵知詩稱召伯申伯與南仲同春秋書祭伯凡伯召伯與祭叔榮叔南季同皆行次也記云五十以伯仲周道也其稱伯多於叔季者承嗣多長嫡也周公祭公稱公天子之三公也蘇子尹子單子劉子以與諸侯列序爲是稱以尊異之子非爵也尹單劉皆執政使有五等之爵豈宜居卑列哉且王臣見經者何以獨有公伯子而無侯男哉又何以自文以前王臣無一子爵自文以後會盟征伐無一非子爵者出會哉此可知書伯子非爵也蓋天子之卿本當以行次稱如二雅所稱南仲申伯召伯周誥所稱契仲是也春秋之初會稱王人者皆王朝卿大夫以不可爵諸侯而斥王臣之名與行次故但稱人至文之世晉卿會盟皆以名見不肯稱人王臣無轉稱王人之理故女栗之盟特稱蘇子以尊異之而自是王臣會盟皆稱子矣列於會盟稱子而居畿內亦稱子矣赴告於諸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五 書王臣

三

侯亦稱子矣于朝之亂單劉稱子而召伯毛伯奔楚從其恒稱皆據王室之告辭也召毛得罪於王則告辭不復尊異之明矣閔之篇書齊高子昭之世城成周傳稱魏子南面是子乃時人相尊異之稱而非先王之典法明矣家父子突叔服劉夏石尙皆天子之大夫也知然者諸侯之命卿比於天子之卿而稱行次則天子之大夫比于諸侯之卿而稱名固其所也傳稱內史叔服內史於周官爲中大夫則稱名者爲王朝之大夫審矣其在於詩家父作誦未有自舉其字者而以父名者屢見於經則家父之爲名也審矣方苞通論直解參○王朝卿大夫稱爵稱行次稱名稱人皆舊史之文也以爲褒貶所寓非也使其人當褒而舊史以名書無從而得其名也春秋魯史也外諸侯則魯君之史以爵與行次書無從而得其名也春秋魯史也外諸侯則魯君之匹敵也故以爵書王朝卿士兼王公者亦魯君匹敵也故亦以爵書

宰周公是也王朝卿士與諸侯之卿不可以無別也故以行次書凡伯榮叔南季之類是也王朝之大夫則書名子突劉夏石尙是也傳以爲下士非也齊晉霸時王使來魯者皆公卿王子至石尙歸賑其時王室卑甚矣而乃使下士乎况救衛逆后乎稱王人者三子突書名則大夫也洮與翟泉之王人則卿大夫未可知也蓋洮盟諸侯皆爵翟泉諸侯之大夫皆稱人而王臣乃以名書以行次書非所安也故稱王人蓋辭有所窮也何以知其爲卿大夫也使兼三公則如宰周公之稱爵可也其不如尹單劉之稱子者文以前尙未有是稱也子突稱名而並稱王人者亦辭有所窮也使書子突救衛則不知其爲王臣也書王使子突則伐救無此文也傳以子突爲字非也又通論○王臣有封國而入爲王卿者則繫國書爵尙書願命有衛侯齊侯其例也先儒謂王臣無五等之爵據未有國者言也若召伯蘇子尹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五 書王臣

四

子劉子單子皆以邑氏則伯子非爵也至祭伯凡伯毛伯建國在周初則伯卽爵也王臣繫氏者非爵繫國者爲爵當以是斷之高澍然釋經隱元年○王朝之卿有爵者書爵繫國無爵者以伯仲繫氏別於大夫此達例也伯仲繫氏如南季仍叔榮叔召伯宣成以後王臣以伯仲爲常稱於是變而稱子如劉子單子此緣周末文勝見於稱謂間如此而伯仲非字子亦非爵益無疑矣又隱九年○王朝之卿視諸侯故書爵與伯仲而不名宰三公書官舉重也太夫視諸侯之卿周制諸侯孤卿班同王朝大夫稱名上士下士如之尊王臣也惟王人爲卿大夫通稱子突大夫也王子虎卿也並書王人以名不名別之則特例也蓋義專於王非臣所主者不目王則不著故書人繫王猶之外卿大夫書人繫國皆統於君之義也又○愚按郝氏懿行駁方氏曰伯是爵叔季是名均非行次也如鄭伯爲王卿士而稱伯則自是爵也知叔季乃名者公



羊隱元年何休注云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稱人則榮叔南季亦天子之士以名氏通耳所辨似有據而實非鄭雖為王卿士而實係外諸侯不得以為王臣豈若方氏引證召伯非爵之確至以叔季為名引何氏休為說按何氏謂上士以名氏通而於南季榮叔並未注明是名即其所謂中士以官稱者指是宰嚭以宰為宰夫先儒已辨之詳矣則以叔季為名亦無據惟方氏據秦周以前之書無內諸侯之名載記言內諸侯亦未有五等之爵春秋王臣又無稱侯男者並引詩以證春秋斷伯叔季為行次語皆有微第以為王朝卿大夫竟無封爵恐未必然竊意以伯稱者本有爵則伯即是爵其無爵或爵非伯者則伯即是行次高氏亦以方氏之論詳而有微悉遵從之而更參一語曰繫國者為爵繫氏者非爵更為允當。又按陸氏潛云畿內諸侯曰子既皆應稱子矣何以又有以別爵書者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五 書王臣 五

邪且當時本無內諸侯之名此語未可據以釋經。又按張氏尚瑗穀梁折諸辨杜注以伯子為爵引書序之芮伯榮伯詩之南仲張仲方叔謂以字配氏西周已有此稱以證王臣之伯子非爵所見亦同惟以伯仲叔為字猶不若方氏高氏以為行次之允也王制天子縣內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夫以王畿之地割封大半其何以待諸侯乎此漢儒之謬也按孟子天子之卿受地視侯方百里大夫受地視伯七十里元士受地視子男五十里此畿內受地之數也周官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大夫采地也以小都之田任縣地卿采地也以大都之田任置地公采地也此畿內食采之制也嘗攷周之封邑不過周召劉單祭凡蘇毛諸國及鄭之始封而已其先世皆有功德故得國於畿內也然則入官而受祿者視二等君受田先王待臣之常數也

其子孫繼之世祿而官不世孟子仕者世祿是也世官乃周有功德而受地者祿三等建國先王優臣之特典也其子孫繼之亦世祿而爵不世王制天子之縣內諸侯祿是也豈有九十三國之理哉董豐垣隱元年秋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春秋於大夫莫書其官至冢宰則書之此見任之最重宰者尊稱非中士所當冒或以為士或以為氏皆非劉敞。說公穀者以宰為士或引小宰宰夫為證然周官三百六十他官未嘗見經何獨於小宰而書之或以宰為氏引宰子為證然宰周公宰渠伯糾豈可亦以為氏汪克寬。孔疏以宰周公為冢宰以宰嚭為宰夫謂周禮天官宰夫職曰凡邦之甲事掌其禁以宰渠伯糾為王官之宰不指小宰宰夫謂天官有太宰小宰宰夫比之宰僖九年疏云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於四海其意言宰者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五 書王臣 六

六官之長官名通於海內而宰嚭宰渠伯糾非長官亦稱宰者自宰夫以上皆通也按王臣見經者惟宰書官蓋冢宰紀法之守聘亂逆之君贈諸侯之妾故特書其官若宰夫以下則如劉夏石尚書名可矣何必具官正義說非也顧棟高。王朝之官惟宰四見于經劉原父謂獨書冢宰見任之最重與穀梁義合公羊以嚭為士渠伯糾為下大夫孔疏亦以嚭為宰夫皆非又未附錄。愚按以嚭為宰夫服虔已有是說見周禮大行人疏不始於孔氏。王使書官惟三宰蓋冢宰位尊任重下泄侯國非其事也重臣而輕使之故書官以著其不當使也他如凡伯南季之屬以卿士充使於義無疵則不書官王朝卿士稱行次而冢宰反稱名者既書其官不得不書其名也葉西。按江氏永羣經補義謂宰非冢宰亦踵誤。胡氏謂以天王之尊下贈諸侯之妾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



則成風亦莊公之妾榮叔歸含昭伯來會葬又何以不名蓋名不名史文有詳畧聖人但舉其事而書之其義自見矣趙若水正

○諸儒謂王朝公卿例書爵上士中士書名則宰不應書名

矣又謂變例貶書名則舊史原不名夫子何從得其名也豈舊

史于王臣爵氏名備載夫子得以筆削邪則何以聘桓之王臣

不盡書名以貶也此必天王重歸聘桓之事而使宰宰自謙

抑而稱名舊史據直書之夫子仍而不削以著天王之命使同

於諸侯啗糾之來使同於侯國之大夫而魯之不辭而受又竟

書于國史爲交有罪也張自超宗○天王不當贈而贈贈不當

使宰而使宰宰不當稱名而稱名當時演亂本自如此魯史既

書之夫子仍之使後人攷知惠公之寵仲子桓爲仲子所出隱

所以攝位而志存乎讓桓也其天王來聞宰啗稱名及魯不辭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五 書王臣

而受之非禮則因事以著而已而豈爲天王特貶哉又○韓子

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以天子之貴下賄諸侯之妾以聘

問之禮寵篡弑之人大書特書王法昭矣不屑屑于誅啗與糾

也陳遵鸞○宰周公官而不名宰啗名而不氏渠伯糾氏而且

名蓋皆因舊史之文非褒貶所在郝懿行○愚按諸儒貶名之

說前人應辨之矣胡傳又云成風之卒葬榮叔召伯不名者於

前則仲子則名冢宰於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尤爲穿

鑿

隱元年冬祭伯來

公羊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祭伯諸侯爲王卿士者杜預

二十四年傳富辰說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屏周而云邢茅胙祭

則祭之初封畿外之國也穆王時有祭公謀父今有祭伯蓋本

封絕滅食采於王畿是祭於此時爲畿內之國故言諸侯爲王

卿士也孔○春秋有祭伯祭公祭叔杜氏於祭公則曰諸侯爲

天子三公者徐邈注穀梁又以祭叔爲祭公來聘則意以祭叔

爲祭之大夫范氏既以叔爲襄內諸侯而又以叔爲名公羊疏

遂以公爲爵伯爲字而以爲一人兩無所據李廉○祭伯書伯

諸傳皆以爲爵公羊獨以爲字當以左注爲是彙纂○祭周公

之允本公爵穆王時有祭公謀父入春秋書祭伯則六命稱伯

也書祭公則八命稱公也又書祭叔則四命也亦由本封絕滅

世事王朝食采畿內故爵亦異數程公說○方氏苞曰伯行次

非爵也高氏澍然以祭伯凡伯毛伯之伯爲爵俱見前總論

隱三年夏尹氏卒

左氏謂是隱公之母聲子全無義理公羊立義極精與昭二十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五 書王臣

三年尹氏立王子朝照應其說是也季氏本更謂是魯之大夫

卽隱公四于鄭之尹氏與尹氏歸而立其主者據此則是羈旅

之臣僅一見無甚關係如何便書於策補棟高五禮源流口號

○左傳以爲君氏其說支離公穀以爲周之尹氏近是或援

劉卷之例謂王朝卿士必書名然其赴書佚其名聖人有所不

能益姑以尹氏書之如諸侯之卒例書名而宿男不名之例也

書齊崔氏疑亦類此何瑋樵○餘見書世卿門書王臣卒門

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杜預○凡伯周公之允詩板與瞻印皆其

所賦蓋世爲王臣汪克寬○愚按詩序謂凡伯刺幽厲自幽厲

至是起五十餘年而板之篇曰老夫曰耄則別是一人可知凡

國伯爵世襲之稱瞻印箋引此年凡伯證其爲天子大夫耳不



以爲一人也詩節南山正義已辨之矣

隱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采邑文王之昭有昭南季載白虎通義作南季載則南即昭也

季或載之後孔廣森公○白虎通引詩傳文王十子末云南季

載左傳作昭季史記作冉季冉與南同音故亦作南周公爲太

宰康叔爲司寇昭季爲司空周康南皆畿內地司馬遷云冉季

載後世無所見未之攷耳經古義○氏南而次季王朝之卿不

名有爵者書爵繫國無爵者以伯仲繫氏別於大夫仍叔榮叔

如之高澍然○按穀梁以季爲字先儒宗之是不知春秋無書

字之法○又按昭季史記作冉季見管蔡世家

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家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夫咺贈仲子糾聘桓公其事皆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五 書王臣

三綱所繫也然咺獨書官糾兼稱爵何也咺豈初得政猶未受

封而糾則或以諸侯入相或既相而已封者乎公羊以爲

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非也理不可書名而又書字禮○宰

糾書名左氏云父在故名直讓其攝父職以出聘已昧於仍叔

子之文公穀皆以宰爲官氏渠爲名糾爲字而以伯爲老稱則

單伯祭伯亦老稱乎李康○左氏以宰周公爲例言宰渠伯不

當言糾爲父在之辭凡春秋世其爵代其政如武氏子如仍氏

之子皆正其爲子未嘗貶以名而何以獨名糾乎葉夢得○渠

周邑昭廿六年傳劉子以王出次于渠注云周地然則伯糾蓋

氏於邑者左傳補注○渠氏伯行次糾名也王朝卿士皆書行

次以宰之尊而書名者惡之也亂賊不討又加禮焉然使舊史

不書名孔子亦無從而得之方苞○左氏云父在故名非也或

曰書名孔子貶之亦非也桓宣惡同王季子聘宣何以無貶

行說魯○渠氏伯糾名從也○書官書名與咺同但咺無氏

此有氏耳如舊說一人而備三稱雖魯史不若是貴況經聖筆

乎且伯禽伯夷並是名未見伯非名也高澍然○杜注伯糾名

殆伯達伯适之類歟葉○愚按渠是采邑書伯方氏謂是行

次高氏從杜謂伯糾是名並可通疑非爵也諸儒泥於舊例皆

以書名爲貶胡傳又言榮叔錫桓公命何以不名始而來聘家

宰書名以見貶終而追錫王不稱天以示譏尤爲穿鑿

桓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宣王時亦有仍叔以伯仲之稱非名非字故不嫌同也高澍然

○雲漢鄭箋引春秋仍叔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

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歲若當初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五 書王臣

年則百二十年矣引之以證仍叔是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

詩節南山○案因學紀聞云家父仍叔二雅舊人歷汾王之亂平

王之遷猶在其未考及年月邪何氏焯錄詩疏駁之是

○仍叔穀梁作任叔按史記索隱云仍任聲近或是一地甫呂

號郭之類地理志東平有任縣蓋古仍國張壽恭

又 冬州公如曹

趙子以爲王臣譏外交故書之考隱十一年傳載王與鄭人蘇

忿生之田凡十二邑其一則州也蓋州公食采於畿內而爲三

公故曰州公孫○州東周畿內邑後入晉爲州田則知州公

蓋以邑爲氏者其稱公王朝二公非五等公也按惟二王後於

周爲客虞虢於武王爲伯祖父叔父封公以示異數此外雖周

召之賢太公之勲止於侯伯耳左以爲消于是時消于即杞都



安得稱州乎高湖然

桓八年春天王使家父來聘 十五年又使來求車

孔氏曰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而詩節南山云家父刺幽王古

人名字或累世同之雲漢詩序仍叔美宣王桓五年又有仍叔

蓋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也陳深讀春秋編○家父周之世臣詩

紀家父刺幽王之昏亂與尹氏之不平而不憚激怒於君相蓋

竭忠於王室者也桓公之經兩書家父亦家氏之子若孫耳一

則聘所不當聘一則求所不當求皆徇於王命而依阿苟且以

從於非義其視節南山之誦能無愧乎汪克實○家父王朝大

夫之名也古有以某父名者經所書齊侯祿父箕鄭父儀行父

皆是也方苞直解○以父繫氏非名非字詩有家父則世以父稱也

皇父世稱父亦一證也有世稱則從世稱無世稱則從伯仲其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五 書王臣

不名從同焉高湖然○愚按方氏以父為名高氏謂以父繫氏

非名非字均有證據而高說為勝杜注及諸儒以父為字則春

秋無書字之法也○士冠禮注周大夫有嘉甫疏證以天王使

嘉甫來求車嘉與家字異音同或鄭氏所據古本如是武德堂經義疏

桓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公羊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諸侯為天子三公者杜○隱

元年云祭伯今而稱公知其為天子三公公不獨行必有卿從

卿不書舉重畧輕也襄十五年劉夏逆后傳曰卿不行非禮也

知祭公如紀時有卿也疏○日講解義彙纂案見昏禮門

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方氏說見總論高氏說見上南季○按杜注以叔為字非

莊六年春王人子突救衛

朱子曰當時自有個子突春秋從而存他名字以為王人本不

書字善其救書字者何必如此牽強俞樾○子突名也如子孔

子朝之類或以字為號或以名為貶皆非是褒貶在王師不在

王人趙鵬飛○書王人子突救衛則列國抗王之罪見矣抗王

者非則救衛者是不待稱人稱字乃見也書衛朔入于衛則王

人不能勝列國而列國與衛侯抗王之罪亦著矣胡傳謂衛朔

書名著其惡王人書字著其善泥矣王傳○古有以子某名

者陳子亢介子推是也必曲為之說過矣方苞直解○子突名也王

人會諸侯不名而此名者在會諸侯皆稱爵無為王人獨名也

此獨王人所有事無為不著其名也或名或不名便文耳非褒

貶郝懿行○以子為名與宋子哀同王朝大夫書名則子突大

夫也書王人者凡王臣以王事出義統於王非臣所專者書人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五 書王臣

繫王猶文宣以前外卿大夫書人繫國也書人繫國者不名洵

翟泉書王人如之此目子突者王人特見皆目也書王人只三

者凡伯諸人以蒙上王使文祭公諸人家下逆后宰周公諸人

以非王事兼制於臣故皆不書高湖然○顧氏辨說見書字書

名總論○愚按朱子趙氏以下所駁甚是非字則亦非褒即書

名亦非褒非貶自杜氏伊川文定以下或本左氏以為王人微

者不字嘉救衛而書字或從公穀以為王人卑者不名尊王命

而加名又或以為救衛無功人子突所以微王室皆泥名字褒

貶之例與王人下士之例乃先儒鑿說為例而非經例也論並

見前○又按公羊云王人微者也穀梁云卑者也左氏杜注亦

以為微官孔疏云諸侯之卿再命三命皆書名一命乃稱人諸

侯之臣既然則王朝之臣亦然周禮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



下士一命故杜以爲劉夏石尙稱名氏者上士中士也稱主人下士也注疏亦以意推之爲是說耳於經無證李氏廉於翟泉王子虎書王人非下士又謂貶之同於下士之例則更曲矣莊二十三年春祭叔來聘

春秋書使人來聘未有止稱其君而不著其臣者或曰祭叔乃祭公之臣果其臣而不言使則是隱私交之迹矣注克寬○祭叔爲王朝大夫假聘禮私行故不稱使此正義也杜氏預本徐氏邈之說謂祭叔爲祭公來聘蘇氏亦謂祭叔爲祭公之屬劉氏敞則謂祭叔自使人來聘其臣不達於春秋故不稱使皆無確據案○私交與祭伯同王朝以世族用人如祭伯祭公祭叔之類皆公營私外交侯國黃仲炎通說○祭國也以叔繫國與祭叔許叔同蓋祭公之弟次當承立者故爲是稱高樹然釋經○愚按

春秋屬辭例編 卷二十五 書王臣

三

劉氏敞以叔爲字謂天子之下大夫氏邑而字不知春秋無書字之法而所謂下大夫者亦先儒意測無證於經

僖八年春公會王人齊侯等盟于洮

書王人而不曰義繫於王非臣所專而諸侯列序書爵亦不得

獨名王臣也高樹然釋經○高氏說又見上方氏高氏說又見總論

○按公穀杜孔以王人爲微人下士辨已見前汪氏克寬泥於先儒例說謂盟洮書王人常例也盟翟泉書王人貶也於諸侯皆書爵而翟泉諸國大夫稱人則王子虎爲貶可知皆曲說也僖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等于葵邱

公羊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地三公兼冢宰杜○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

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爲師又位冢宰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胡○宰周公見經者二此會宰孔也三十年來聘宰閔也李廉會通○齊桓明天子之禁晉侯服禮歸化將與葵邱之盟共捷荆楚豈非諸夏之幸哉宰孔路過遽止其行黃東發曰伐山戎伐楚桓桓之大功而孔反以爲非意襄王雖立而叔帶旁睨孔固貳於帶者也是說深知孔矣觀其從王亂命召鄭從楚叔帶堅奪嫡之謀王室生肘腋之變是周之罪人公旦之不肖裔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僖二十九年夏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自成以前諸侯之大夫無以名見者諸侯之大夫稱人不可斥王臣之名與行次故稱王人先儒以稱人爲貶蓋以王子虎不可謂微者而不知王人本非微者之稱又自成以前列國之大

春秋屬辭例編 卷二十五 書王臣

四

夫皆不以名見也方苞直解○諸國書人則魯亦非君翟泉隸京師而諸人盟王臣於此無王也故王子虎繫王書人存王也而晉文之霸業荒矣高樹然釋經○方氏高氏說又見前總論○按胡傳曰王子虎下盟列國是上替諸大夫上盟王子虎是下陵貶諸大夫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正其本也陳氏傳良曰不斥言王子虎爲尊尊諱也以其人王子虎不可不偏人諸大夫以其偏人諸侯之大夫不可不沒公諸儒多宗之非也辨見書人門僖二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見上

以宰周公而躬行人之事非所使也鄭玉蘭疑引薛氏文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王朝大夫例書名叔服爲周內史中大夫秩也高樹然釋經○叔氏服名杜注以爲字非葉西○按杜注謂叔氏服字孔疏云天子



大夫例書字故知服是字是不知本無天子大夫書字之例也

又 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毛國伯爵諸侯爲王卿士者杜注。○僖二十四年傳有原伯毛伯

杜云原毛皆采邑此與彼計是一人而注不同者文王之子封

爲畿外之國於時諸侯無復有毛或是世事王朝以後絕滅國

名尙存仍爲伯爵必受得采邑爲畿內諸侯故注彼云采邑此

云國也封爵既存故云諸侯爲王卿士者孔。○見前總論

文五年春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此榮叔非莊元年錫桓命者而同稱叔其非字明矣高。○然

又 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伯天子卿也召采地伯爵杜注

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五 書王臣

文十年秋及蘇子盟于女栗

蘇子周卿士傳十年秋滅溫蘇子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杜注

○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也國於溫故曰溫子尙書立政云司

寇蘇公成十一年傳曰昔周克商蘇忿生以溫爲司寇以此知

蘇子司寇蘇公之後也國名爲溫所都之邑名蘇故溫蘇兩稱

又僖十年杜注。○蘇子王朝之卿其稱子非五等爵蓋至是大夫張

晉卿盟會策書皆以名見不復稱人則王朝之卿無轉稱王人

及斥言行次之義故特爲是稱以尊異之此後會盟征伐王臣

與諸侯列序皆稱子赴告於諸侯亦稱子如以爲五等之尊則

前此百餘年王臣無一子爵而後此會盟征伐將王命以出無

一非子爵者其義不可通矣然則此後召伯來賜命召伯毛伯

奔楚復仍其恒稱何也會盟則據載書赴告則據簡書若承使

而來者其號名不見於公之命策魯史無爲私易其恒稱也至

子朝之亂召毛從其恒稱而單劉稱子則皆從王室之赴告可

知矣陸氏謂謂畿內諸侯日子股制已然非也自周以前史記

無徵何以知徵箕非五等之爵乎方苞。○傳稱溫子蘇忿生之

後狄滅溫王以其地賜晉則失國久而爲王朝之卿者歟又

方氏所謂尊異之稱是也至成八年召伯仍以行次稱者上書

天子使故下不可以子稱也葉西。○此王朝卿易伯仲稱子之

始而以子繫氏知非五等之子也蓋舊史從時稱春秋因之高

然釋

宣十五年夏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成八年秋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成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五 書王臣

公羊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不名天子三公也不繫之宰

則不居要職矣自位而奔曰出熊通。○奔例殺例並名此周

公及召伯毛伯不名闕也高。○然

成十六年秋會伐鄭 尹子

王卿士子爵杜注。○方氏高氏以爲非爵見前。○自是以後王臣

會伐會盟皆目其人無書王人者王朝之政亦逮下矣高。○然

成十七年夏會伐鄭 尹子單子

杜注單襄公王卿士。○成王少子孫食邑於單至襄公世爲王

卿上汪克。○杜預謂單伯稱子蓋降爵非也葉西。○然

又 冬會伐鄭 單子

襄三年夏同盟雞澤 單子

襄十五年春劉夏逆王后于齊



立王子朝者尹圉也不稱名而蒞氏胡傳謂著世卿之擅權亂國以爲後戒其說非也稱名則無別于列國之大夫非所以尊

主

及召氏之族奔楚以經爲誤按經稱尹氏非謂其以族奔也以族奔稱氏豈立子朝亦以族立乎尹稱氏召毛稱行次耳杜氏信傳而欲改經誤甚又○不曰王子朝及尹氏召伯毛伯而曰

定四年春會召陵 劉子左傳杜注獻公之子伯蠡卽劉狄按昭二十二年見傳

不曰劉子卷而曰劉卷則方氏所謂子非爵乃時人相尊異之

書名非鄉方苞直解高  
澍然釋經 ○按公穀云天子之土也何以知其土

隱三年 武氏子

公羊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穀梁未爵使之非正也○曰武氏子見非大夫

太

也何以書魯賻不入來求不可以不錄也陳傳良後傳○曰某氏子

者有父在焉故家鉉翁詳說。稱子者父老而以子攝行卿之事吳澂。

子異辭何也使書武氏之子來求賻則似武氏有喪而其子私求賻也

方苞直解○武氏子仍叔之子皆王朝門子也

從惠氏士奇說門子

非官而因父以從政左氏傳云同盟于戲鄭六卿及門子皆從是也其書法宜繫於父此父沒從公故繫於氏也高尚然釋經○按

武氏子公羊以爲大夫陳氏以爲非大夫家氏吳氏方氏以爲父在高氏從公穀以爲父沒似未爲大夫陳氏方氏說勝父歿

則高氏說勝

桓五年 仍叔之子

左公穀見書世卿○加之字者起子避一人何休注○此譏子弟



預國政耳如仍氏之子已為大夫經自當以官氏名字見今日

仍叔之子知其未命也卓爾康○古者公卿大夫必由於學俟

其成德達材而後用之必四十而後從政則其未仕之前涵養

通練多矣周衰政教廢失公卿大夫老不堪政即使其子代之

如武氏子仍叔之子以乳臭之童任邦國之事此子產所謂未

能操刀而使割也黃仲炎○使仍叔之子者仍叔為大夫因使

其子為使也不使大夫而使大夫之子子弟預國事矣此不特

譏世官也父為大夫父死子亦命之為大夫是謂世官今仍叔

在其子未命故曰仍叔之子則是父為大夫而子弟干政也豈

特世官而已程學本○武氏子仍叔之子或言之或不言之

何也蓋言武氏之子則似武氏之子自來求聘若仍叔之子不

言之又不見其父尚存聖人之文所以如化工之賦物也日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五 王臣書某氏子

○書仍叔必仍叔尚在書子而不書官必未嘗官既未嘗官

則王不宜使仍叔不宜任使王與仍叔交誼也故以為世官者猶

疎也如世官則其子也官當以其官來舊史必書其官而不煩

錄其父使舊史不錄仍叔夫子何由知其父為仍叔乎張自超

○公羊曰父老子代從政非也父既致政而子代之則宜專

舉其子不當更及其父程子曰父受命而子代行亦非也非身

受命不當書王使按左氏遠啟疆對楚子韓襄為公族大夫韓

須受命而使矣是時韓起為政故其子方幼未有職司而奉命

以使蓋世卿專權欲任其弱子以收威柄而其君亦曲徇之仍

叔之子未有職司於王室故不得不曰仍叔之子耳使有職司

斷列雖卑亦當從石尚之例書名方苞○父在子從政也牛運

○高氏說見上

○宋大夫書官特筆宋八年左氏公羊鄭氏說十五年左氏

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春秋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

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其不備書者省辭程子經說

列國大夫未有書官者宋卿何以書程氏云宋王者之後得自命官

故獨書爾不備書省詞也所謂因事之變者書之汪克儉纂文八

二王後得脩其禮物之舊是以諸侯大國三卿而宋獨備六卿其在

成公則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樂豫為司馬鱗曜為司徒公

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矣其在共公則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

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司寇矣其在

元公則公孫忌為大司馬邊卬為大司徒樂祁為司城仲幾為左師

樂人心為右師樂輓為司寇矣葉夢得傳

右者上公九命得置孤卿一人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視小國之君猶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五 宋大夫書官特筆

列卿大夫之位以其親君也故不名以其猶卿大夫也故以官舉周

之封國惟宋為上有孤卿焉孤卿一人而已今司馬司城同見則

末世之衰也孤卿以官舉之而又稱其氏族者既命氏者也司馬若

天子之三公宰尹則雖命氏猶不稱也此所以辨名分也張大亨

諸侯大夫未有不名而以官稱者而宋昭公之大夫不名且稱其官

此特筆也春秋弑君者多矣未有上通君祖母下結六卿公族國人

盡殺大夫之忠於君者而使其黨為卿以成其篡弑如公子鮑者夫

公子鮑之弑械動於昭公未即位之前而成於十年之久皆貴戚強

家囊橐其間也屬辭比事求之則宋人殺其司馬而使華孫代之且

來盟然後弑其君則知身為世卿外結援鄰國內假手於襄夫人以

成鮑之篡者華氏之族也華元司寇華御事之子也而代公子成為

右師此蓋鮑與夫人所位置者如華元者固知晉大夫可以貨取於



是使華耦來盟於魯既而晉衛陳鄭伐宋討亂而魯不與晉人受賂  
立文公而還華元卒相宋公皆華氏之始謀也夫于於此深致意焉  
是故特書其官子哀不書官者其為卿與晉卻缺趙穿同杜氏所謂  
散位從卿者也左氏舍所錄之事而妄解書法陋矣趙氏解特筆以正名篇  
愚按趙說義本穀梁發明聖人特筆甚合當日情事與顧氏大事表  
萬氏隨筆之論正合後見大勝從左氏諸說宋之書官此義為獨得經  
旨即程子宋王者後書官之義猶其淺焉者也程子之說未嘗不是其不備書之故胡弗通論駁之似誤○愚又按穀梁無君之辭一語其旨不顯鄭注歸咎  
昭公則謬矣穀梁之旨得趙顧二論而始明

文八年冬宋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穀梁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左氏云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  
節以出公以其官逆之故皆書官非也無智力以禦亂握節而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五 宋大夫書官特筆

死人臣之常耳效節而出自求免罪而已未見可貴也公羊曰  
宋三世內娶無大夫非也傳二十五宋殺其大夫不舉召氏  
若實無大夫都無所舉是矣或官舉或不舉何哉鄭康成解穀  
梁無君之辭謂無人君之德皆非也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犛卻  
至並尸三卿亦可謂無君德者則曷為不以官稱之劉牧傳稱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六卿皆卿官而獨使司城者以司城與司馬相屬其掌營壘則兵亦兼之也程公說○宋司馬亦曰司  
武襄六年傳平公曰司武而格於朝謂司馬華弱也又○司城  
司空也宋以武公名司空諱之故曰司城張洽集注○大夫者階也  
司馬司城者官也宋殺其大夫司馬司城來奔猶云殺其大  
夫中之司馬而大夫中之司城來奔耳大夫貫下司馬司城言  
攷之周官卿非一人有大宰大司空大宗伯等大夫亦非一人

有小宰小司徒小宗伯等可以知矣彙纂○司馬典兵之官而  
殺之司城扞禦之任而來奔則主勢孤矣宜昭公被禍程頤學  
黎○宋人將弑其君先殺其司馬而以華耦代之司馬既死則  
兵非昭公之兵矣宋司城者司空也司空既出則國非昭公之  
國矣既殺其司馬又出其司城則六卿在位者皆公子鮑之黨  
而弑成矣是故特書其官穀梁傳曰以官稱無君之辭也趙  
傳○是年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十五年書宋司馬華孫來盟  
屬辭以觀則知既殺公子印華孫即代為司馬華孫來盟踰年  
而宋弑昭公則知印乃忠於昭公者而華孫則公子鮑之黨也  
左傳乃謂孔叔鍾離印皆昭公之黨噫君臣也而可以黨言乎  
蓋逆徒誣飾君惡以成其弑反斥忠君者為黨豈知聖人於春  
秋前後再書司馬一忠一賊分明邪說豈得亂之哉萬斯大○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五 宋大夫書官特筆

義繫於官則以官書之觀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印公孫壽辭  
司城使意諸為之而一殺一奔是當時二官處必禍之地又一  
握節以死一效節而出皆能守其官者故曰義繫於官也高誘  
經○左傳所謂貴之者魯史之情非春秋之法也方苞○春秋  
因事而見義宋王者後得自命官故因司馬殺司城奔而書官  
則知列國之不書者僭也李光地格○王氏引之說見下條  
文十五年春宋司馬華孫來盟

穀梁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左氏曰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  
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杜注卿行旅從春秋時多不能備儀  
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典魯尊而禮焉故貴而不名非也盟會  
而備其官何足善乎殆不然也孫覺○左氏非也諸侯相聘使  
介有常數矣不聞其官皆從以為典也劉敞○司馬主兵之官



稱華孫者自督弒虢公諸侯受賂失賊不討使棄宋政世掌兵權故傳載其承命亞旅之言而經書曰司馬華孫其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不書名義不係於名也不稱使以是為專行無君矣胡○宋穆襄之族為亂剪君之羽翼幾盡奉公子鮑為魯國之計華耦鮑之私人亂黨使之歷使諸侯孫自結以免討春秋書宋司馬華孫來盟言不以君命至也左傳乃謂與其官屬偕來故貴之以字書其不然與穀梁曰以其官稱無君之辭得之矣家鉉翁詳說○為為以官稱不稱官無以見其代公子印也其不稱使且不名何非君命也非其君命而來盟必有異志於其君者矣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國人因襄夫人以殺其大夫公子之忠於君者而盟以鮑之黨為卿是故華耦為司馬華元為右師於是使華孫來盟於魯明年宋人弒其君晉衛陳

氏鉉翁謂稱實公子鮑之私人使於諸侯豫自結以免討與愚意合三傳異同篇○傳曰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蓋謂其擅權專國不知有君故曰無君范泰曰錄其不臣因曰無君故書官以見專然則經八年之書司馬司城亦謂其事擅無君明矣而鄭氏乃云殺其司馬無君人之德非也王引之經義述聞○宋司馬再見與前殺司馬文義相發明高誘然釋經○萬氏說見上條○書世卿開經書世卿之始言氏者見其世繼也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是以俊傑在位周衰士皆世官政由是敗程子經說尹氏武氏仍叔榮叔家父曰氏曰叔曰父皆世稱也如晉稱趙孟世世稱之故詩有仍叔家父尹氏春秋亦有仍叔家父尹氏齊履謙統紀司上大夫稱氏者惟尹氏武氏崔氏皆世卿也時世卿既多不可勝譏



於外宜不得傳其後也而傳之十五年公孫敖已見帥師救徐則慶父之子也是世其爵者亦已久矣季友身見兄弟之禍幾亡其國雖使世祿且猶不可而乃仍其爵而與之乎魯之爲魯皆三桓之子孫而季氏特其甚焉則季友立茲與救之罪也○公子牙以莊三十二年卒其子公孫茲以僖四年見公子慶父以閔二年卒其子公孫放以僖十五年見其世祿猶在數年之後至襄五年十二月季孫行父卒六年冬其子季孫宿如晉十九年八月仲孫蔑卒明年正月其子仲孫速會晉人于向二十三年八月仲孫速卒明年春其子仲孫羯帥師侵齊皆未畢喪而父死子代葉夢得春秋攷

三代既以世次而有天下其相與簒造人紀而維持其國家者亦欲其代修祖父之業而君臣相保與國無窮也惟其子孫族屬舉不足以當賢者之選而後廣求天下之賢聖春秋譏世卿蓋譏其不擇世

春秋屬辭辨微

卷二十五

書世卿

三

臣之賢者而用之甚者遂使世其官故懷德於一世之賢者悉使之附見於冊書如蔡季紀季楚屈完齊高子魯季友叔盼宋子哀之徒往往非公族則其世家之舊也使皆得若人而用之則何厭於世臣而欲求天下特起之賢於不可知之際故故孟子以爲故國必有世臣至於不得已而後使卑踰疏踰戚陳亮龍川集

古者置卿惟賢德是選有世祿而無世官春秋之初猶爲近古故無駭與挾皆書其名不氏其後大夫無不賜之族如魯三桓鄭七穆以字族也宋戴氏衛齊氏以諡族也晉士氏中行氏以官族也韓氏魏氏以邑族也子孫相繼世其官而不改而先王之禮亡矣故其弊至於三家專魯華向亂宋六卿分晉諸侯失國而出奔者相繼惟不遵先王世祿不世官之禮是以至此極也日講解義隱八年

三代之宗法原於封建先王建樹屏藩其嫡長嗣世爲君支庶則推

恩列爲大夫掌國事食采邑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世世不絕若異姓積功勞用爲卿世掌國政各以官邑爲氏然此非先王令典也孟子曰立賢無方又曰士無世官故春秋譏世卿世卿之禍小者淫侈越法隕世喪宗或族大能多權逼主上甚者厚施竊國如陳氏篡齊三家分晉禍與封建等顧棟高卿大夫世系表王制鄉舉里選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春秋魯之三桓鄭之七穆齊之國高宋之桓戴非世卿不爲政故公羊貶之張尚瑗公羊折諸春秋之時皆世卿故以庶姓起者甚少管子之後不見於齊孫叔儀得慶邱之封孔子則不終於位蓋世卿之勢重也兵柄皆在世卿故高子之鼓國子之鼓與君分將而管仲不得豫也陽處父爲太傅其力足以易置中軍而賈季殺之甚易亦以無兵也孔子繫都亦終是三家主兵則世卿之勢自難動然而世卿終是有益於國故卒不能

春秋屬辭辨微

卷二十五

書世卿

美

廢要之果有賢主則世卿自無從竊柄而庶姓亦無難於參用苟無賢主則皆不足恃特以其極言之晉亡於三家齊亡於田氏而魯衛之任用宗室不過爲其所專擅未聞有他則世卿差勝矣全祖望程愚按毛西河據尚書世選爾勞孟子所謂故國有世臣謂周制立宗專向氏族一日行封建一日不絕世卿駁公羊譏世卿之非抑思周雖重宗法何嘗不曰任官惟賢位事惟能書云選爾勞者即大夫不世爵之義也孟子又曰仕者世祿士無世官與世臣之語不悖也程氏本義說見內大夫卒總論

隱三年夏尹氏卒

公羊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易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尹氏世執朝權爲周階亂因其告喪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爲後鑒也胡○尹氏世爲王官於其卒書曰尹氏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五

書世卿

主

見其世繼也程子○詩節南山朱子傳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以為譏世卿者即此也今案詩常武王謂尹氏指吉甫也家父云尹氏大師又云赫赫師尹則尹氏當幽王時為三公矣此書尹氏卒則來討於魯也五年傳稱王使尹氏助曲沃伐晉僖二十八年王命尹氏策命晉侯為晉伯文十四年王使尹氏訟周公於晉成十六年十七年尹武公會伐鄭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以子朝奔楚則尹氏始終秉權又攷宣王時吉甫已稱氏春秋惟尹武公兩伐鄭書子其餘經傳所紀悉曰尹氏注克寬○尹氏不平此幽王所以亡春秋於平王之末書尹氏卒見權臣之繼世也於景王之後書尹氏立王子朝見權臣之危國也詩之所刺即春秋所譏王應麟因學紀聞○節南山詩家父刺尹氏而春秋隱三年書平王崩是年即書

尹氏卒則春秋之尹氏即詩所云尹氏公羊於尹氏卒為譏世卿其說與家父之詩合驪山之禍作詩示誠故曰既斬曰滅之其為平王時詩無疑劉公瑾謂節南山正月雨無正皆東周之變雅是也惠周惕詩說○赫赫師尹師尹太師尹氏也吉甫之族宣王初年尹吉甫為元老故六月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幽王時用尹氏為太師卿士故詩人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氏阮元研經室集○左作君氏先儒多非之案劉向封事云尹氏世卿而專恣與公羊同且王子虎劉卷皆以周卿書卒於魯史則公羊信矣牛運震傳又秋武氏子來求賄

公羊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武氏王之卿士稱武氏見其世官程子○稱氏義與尹氏同吳敏○隱五年王使尹氏武氏助曲沃伐晉則武氏之子亦命為卿而尹氏皆為世卿可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五

書世卿

主

克寬○其曰子蓋未命者未命而且出使則世可知程子方和子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梁作任

左仍叔之子弱也杜注仍叔天子之大夫稱仍叔之子本於父幼弱之辭也○公羊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穀梁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范注錄父使子者謂不氏名其人稱父以言子也蓋參譏之○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春秋書武氏子仍叔之子者戒後世人主狗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也胡○詩雲漢序云仍叔美宣王則仍叔世大夫可知注克寬○左氏以為弱公穀以為父老子代從政胡傳以為譏世官○左氏以為弱公穀以為父老子代從政胡傳以為譏世官其義蓋相因也程子謂仍叔承命而使子代行則是仍叔自使其子何以稱天王使邪汪氏克寬駁之是矣葉集○古者官有世祿但使之食租衣稅而不界以政事先王所以優恤功臣而防其敝者至矣周衰官人以世而大臣固位頑寵惟恐失之欲及其尙存而見子孫之進用故未有職司者或承王命有事於諸侯春秋書武氏子仍叔之子成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用其子弟而任之不以其賢使之不以其能也日講○晉樂書專政而其子驪亦以名通是驪與父書並列於卿也成十六年書樂○梁作任叔古仍任通用趙坦異○餘見前王臣書某氏子門桓八年春天王使家父來聘陳氏汪氏說見王臣門



桓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宣十年夏齊崔氏出奔衛

公羊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穀梁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特書其氏見崔杼之宗彊於

齊故勢足以偪高國今日雖逐之而尚能復歸於齊如崔成之

徒後日卒自遺滅宗之禍豈非族大勢張卒至凶於家禍於國

也歟張洽集注○世而賢是世濟其美也世而專是世濟其惡也春

秋之書崔氏尹氏武氏固非所謂賢也皆專也趙鵬飛經義○崔氏

出奔左氏以爲高國畏其偪公羊以爲譏世卿穀梁以爲舉族

而出之胡氏安國以爲其宗彊其實皆可通也惟世卿故其族

彊惟族彊故高國畏其偪惟畏其偪故舉族而出之無異義也

春秋屬辭例編 卷二十五 書世卿

无

案○氏恐是譌字明豐氏謂僖二十八年左傳有崔天氏天

篆文相近蓋字譌耳按萬氏充宗陳氏壽祺均主此說可以備考穀梁謂舉族

以行則春秋書尹氏凡再見皆指一人言而奔例有稱暨稱及

者即義繫於族似亦當從稱及例也高澍然釋經○愚按書崔氏則

見其爲世卿不貶而自著非特貶書氏也公羊及范甯俱未是

高氏以崔氏非辭疑爲譌字亦通附存之

昭二十三年秋尹氏立王子朝

孔疏見地名門周尹邑○大夫稱氏者皆譏世卿也時世卿既

多不可勝譏因尹氏私赴不以名武氏以子代父尹氏立王子

朝奔楚皆以世卿亂王室故從而書之陸德明例○節南山之詩曰

尹氏太師維周之氏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世權之盛民怨之

切已見於幽王時至春秋初年尹氏卒又著世卿之譏越二百

年其官猶世根據深而氣餒盛威約素而風指行軋嫡扶庶胎

禍起爭皆世執國柄之爲也故以氏書夫以子朝之立問於介

衆而民不與用寶子河而神不受特尹氏一族君之耳故書立

惟尹氏洪谷義春秋說○稱尹氏舊史之文也世執周政周人稱爲尹

氏列國之史亦因之方世直解

昭二十六年冬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尹氏獨欲立子朝耳兼言召伯毛伯者敬王在外四年而後入

則二子爲之也然則曷爲不以二子首惡有奉子朝者矣以二

卿序尹氏之下則從之者而已陳傳良後傳○立朝獨書尹氏奔楚

并舉毛召者明罪本在尹氏先誅逆首後治其徒也孫復尊王發微

附經書魯世卿之始

隱元年公子益師卒

春秋屬辭例編 卷二十五 經書魯世卿之始

手

大夫書卒者世卿也益師何以卒衆仲之先也無駭何以卒展

氏之先也程端學本義

隱五年公子彊卒

此記臧氏之始彊之後臧孫達臧孫辰臧孫許臧孫紇魯史記

其卒聖人因錄之以見世卿之始也程端學本義○又

隱八年無駭卒

程氏說見上益師卒

莊三十二年公子牙卒

高氏曰牙卒其子乃公孫茲茲之後則有叔孫得臣叔孫僑如

叔孫豹叔孫姬叔孫不敗叔孫州仇皆執魯國之政者是以謹

志其卒愚謂此記三桓之始與季友卒同義皆譏世卿也程端學本義

義○程氏說又見內大夫卒總論



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 文八年公孫敖奔莒 十四年公孫敖卒于齊 襄十九年仲孫蔑卒

程氏說見內大夫卒

僖十六年春公孫季友卒

此記三桓之始友之後李孫行父季孫宿季孫意如季孫斯皆執魯政至意如而遂昭公是以謹志其始程端學本義○又見內大夫卒總論

宣八年夏仲遂卒于垂

劉氏曰譏世卿言自是世仲氏也愚謂春秋有大義兼小義者此章本為猶釋書而因以見世卿之義而遂則東門氏之始也遂之後公孫歸父仲孫嬰齊亦執魯政故志之程端學本義

宣十七年冬公弟叔肸卒

稱弟未為大夫而用事者也此記叔氏之始也肸文公子惠伯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五 經書魯世卿之始

也肸之子公孫嬰齊嬰齊之子叔老老之子叔弓弓之子叔輒

叔輒輒之子叔詣叔弓之曾孫叔還皆世卿此亦譏世卿而肸

其始也亦書公子牙公子季友卒之意也程端學本義

○諸侯國卿制論

王制天子六卿諸侯之國半之大國則皆命于天子次國則命其二小國則命其一餘悉命於其君魯於周次國也當有二命卿而戰鞏四卿並見何也春秋之世諸侯放恣無復遵先王之法魯宋晉鄭皆置六卿魯文公時城孫辰公子遂公孫放宋復有二司寇二宰晉復有散位從卿者初命之類後作六軍通舊將佐凡十二卿矣又有太師太傅亦為孤卿如陽處父賈季之比不皆命於天子聖人因其實而志之所以誅其僭也張大亨通訓周衰侯度不謹官制僭越諸侯擅其命不復請于天子卿職多其人

不復考于古制宋雖先代之後得自命官固異他國然安可復備天子之制乎太宰列于六卿之外正卿有右師左師之名較諸殷典亦復不合魯仲叔季三卿秉政而臧孫東門子叔三氏無非卿職齊立三宰見管而司寇之置成十踰常法豈周制哉晉並建二孤有太傅太師文六以三軍將佐為六卿及增為五軍而卿之數十又益以新軍而卿之數十有二僭禮敗度尤不可訓陳卿有三鄭卿亦六效尤大國秦之不更庶長楚之令尹莫敢義莫得聞國異政家殊俗甚矣其衰也程公說分紀職官書序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五 諸侯國卿制論

先王之制天子六卿皆六命其大夫四命諸侯三卿公侯伯大國次國之卿皆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土一命小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此周官典命之制也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二卿當為三卿土脫一卿命于天子一句此禮王制之文也故有王命之卿有君命之卿命卿或謂之亞卿或謂之少卿君命之卿雖出於其國然王既許之則非其私也以傳攷之列國之臣未必皆命于王與其君如禮所言其命焉者亦未必皆如古制即魯而言公子慶父公子結公子牙臧孫辰以四卿見莊公孫敖公子遂叔孫得臣季孫行父叔彭生以五卿見文季孫行父仲孫蔑叔孫豹叔老叔弓仲孫速仲孫羯仲孫何忌臧孫紇以九卿見襄叔弓叔孫姬仲孫矧季孫意如公子慙叔輒叔詣仲孫何忌以八卿見昭雖其間不無死而代者然不應如是之多也晉禦秦師趙盾荀林父卻缺與駢黶盾胥甲皆在傳謂六卿相見于諸浮則晉有六卿焉韓起聘鄭子驥子產子太叔子游子旗子柳皆從傳謂六卿皆餞于郊則鄭有六卿焉非直六卿而已卻至獻楚捷于周單子謂至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晉又有



八卿矣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等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  
鄭又有七卿矣由是言之諸侯之卿蓋無復先王舊制春秋書之不  
加貶而自見矣葉夢得  
政卷四

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明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也僖十二年晉仲  
離饗禮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宣十六年晉侯請于王命士會爲  
太傅是卿命于天子之證也晉鞏朔以上軍大夫獻捷于周而王曰  
鞏伯未有職司于王室是大夫不命于天子之證也周制諸侯兼官  
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故左傳曰季孫爲司徒叔孫  
爲司馬孟孫爲司空而魯復有羽父爲太宰夏父弗忌爲宗伯此出  
當時之階非周制矣太宰之名陳宋吳楚俱有之陳宋爲三恪之後  
吳楚則僭王顧棟高列國  
官制表敘

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五 諸侯國卿制論

於天子此劉原父說大國卿三命大國卿再命小國卿一命其於王

朝皆士也韓宣子解三命以名氏通再命名之一命略稱人春秋初

周制猶存故魯鄭有未命之卿秦楚多稱人其後皆通名氏顧炎武  
知錄

魯自成襄後司徒司馬司空常以三家居之戰鞏季孫行父臧孫許

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四卿並行併同時見經之仲嬰齊仲孫蔑兩卿

爲六卿惟臧孫許知是司寇餘二卿不可考耳秦惠田五禮通  
考二百十六

檀弓王制疏引崔靈恩云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

兼司寇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三卿之下則五小卿爲五大夫司

徒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空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司馬下一人小

司馬但春秋侯國多不遵三卿之制臧宣叔武仲皆以世卿爲司寇

此豈猶是小司寇之職乎梁玉繩史  
記志疑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五終

卷二十五補

王臣總論

王臣私交諸侯用王師春秋謹書之記世道之變也鄭號爲卿士  
置在王樊皮之叛旋就執焉未有如匡定簡靈以後爭訟繁興專殺  
相尋也周公天子之三公也召毛周室之世臣也自王孫蘇亂之一  
朝而尸二卿經曰王札子傳曰蘇實使之春秋著兩下相殺之文明  
平殺二臣者在下不在上也嗣是以後單子甘鞏皆相繼弗獲考終  
矣大臣爭政惡偏不安其位怒而不反春秋書周公出奔嗣是以後  
王叔原伯皆相繼而越在侯國矣景王初立儋括爲亂佞夫弗知王  
殺其弟甚矣暮年儲位不定致生子朝之亂日見兄弟之戕害大臣  
之分爭終乎春秋亂靡有止尚可爲哉周之衰不在諸侯之不睦而  
在大臣之不和不在大臣之不和而在骨肉之相殘也大臣之顯者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五補

王

十餘族奔亡者九自莊迄敬二百年王子之亂者六總由王室之無  
政也馬融  
釋史

世卿總論

國家衰亂必先隕墜其世族大家八姓十族亡而晉室卑國高二惠  
弱而陳氏熾皆世族凋亡之故也孟子曰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  
是故觀世臣之興衰可以決國家之隆替賀仲軾歸義  
卷二十一年  
世臣之禍至春秋末幾遍天下此勢之極也勢之極者其事必變故  
春秋以後凡世家之強者不能安於爲臣率取而自有之其稍弱者  
雖能廢置出納其君然日見侵削迄於君臣皆爲人役也齊與三  
強而自取者也魯衛宋鄭弱而自墜者也強者既自取必痛懲  
不能復置世族弱者勢既不振且夕救死亡臣虜不暇焉取無  
其否乎故世族之害訖於春秋後此雖襲之不能也胡承詒  
釋志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六目錄

書王季子王季子胡非叔服辨不書爵辨王季子穀梁說辨王季子朝穀梁說辨

書王世子王世子胡非叔服辨不書爵辨王季子穀梁說辨王季子朝穀梁說辨

書諸侯世子諸侯世子胡非叔服辨不書爵辨王季子穀梁說辨王季子朝穀梁說辨

內書世子生內書世子生三傳義疏辨未嘗不稱世子辨

書諸侯兄弟諸侯兄弟胡非叔服辨不書爵辨王季子穀梁說辨王季子朝穀梁說辨

諸侯之兄弟諸侯之兄弟胡非叔服辨不書爵辨王季子穀梁說辨王季子朝穀梁說辨

公子大夫公子大夫胡非叔服辨不書爵辨王季子穀梁說辨王季子朝穀梁說辨

公子書子公子書子胡非叔服辨不書爵辨王季子穀梁說辨王季子朝穀梁說辨

討世子母弟討世子母弟胡非叔服辨不書爵辨王季子穀梁說辨王季子朝穀梁說辨

殺兄弟世子殺兄弟世子胡非叔服辨不書爵辨王季子穀梁說辨王季子朝穀梁說辨

書盜書盜三傳義疏辨昭二十一年左氏謂辨胡傳說辨哀四年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六目錄

討世子母弟討世子母弟胡非叔服辨不書爵辨王季子穀梁說辨王季子朝穀梁說辨

殺兄弟世子殺兄弟世子胡非叔服辨不書爵辨王季子穀梁說辨王季子朝穀梁說辨

書盜書盜三傳義疏辨昭二十一年左氏謂辨胡傳說辨哀四年

書聞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六

錢唐張應昌學

○書王季子王季子胡非叔服辨不書爵辨王季子穀梁說辨王季子朝穀梁說辨

凡王世子凡王世子胡非叔服辨不書爵辨王季子穀梁說辨王季子朝穀梁說辨

後稱名後稱名王季子爭立則名朝王季子穀梁說辨王季子朝穀梁說辨

文三年夏王季子卒

周王以同盟之例赴也周王以同盟之例赴也杜注○王季子虎者公穀以為即叔服然左

氏於叔服稱內史於子虎稱王叔文公而後此星季入斗之時

叔服復見於傳則非王季子虎明矣叔服復見於傳則非王季子虎明矣日書○王季子若是叔服則

元年來會葬何不書王季子乎元年來會葬何不書王季子乎陸渚辨疑○如是叔服後十四年

星季之變又引叔服之言何也星季之變又引叔服之言何也朱陸辨疑○莊王之子僖王之弟

虎之後別為王叔氏虎之後別為王叔氏程公說○不爵本無爵也蓋虎未建國不

得有爵得有爵高樹然○觀王季子虎劉卷卒不書爵則王臣無五等之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六

爵明矣爵明矣經於劉卷之葬稱文公傳於虎稱王叔文公蓋卒加之

諡而後稱公與外諸侯卒稱公同耳諡而後稱公與外諸侯卒稱公同耳直解○愚按孔疏云赴以

王子為親故不言其爵王子為親故不言其爵臆說也

宣十一年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左劉康公來報聘左劉康公來報聘杜注即王季子○公羊王季子者何天子之

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穀梁其曰王

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非也若不尊之但云王季乎季者少

也猶言王少子耳也猶言王少子耳劉敞傳義參○晉頃王而下王室無聘魯

者於是再聘而王季子實來則已尊矣者於是再聘而王季子實來則已尊矣後傳良○不可言天王

使其弟來聘使其弟來聘兼斥尊也稱王季子則王弟可知趙訪○王室聘

大夫來聘則或爵之或名之母弟則名之不可也大夫來聘則或爵之或名之母弟則名之不可也爵之何以別

於卿大夫故不名不爵是貴王母弟之義也於卿大夫故不名不爵是貴王母弟之義也又集傳○頃王之



子匡王之弟也先君之母弟稱叔季加子者王之貴屬殊於蔡叔紀季也稱王使而君前不名者從內錄尊敬辭孔廣森公羊通義○

王季子時王之弟而為卿者蓋王卿例不名不得稱王子某而

王子王孫例無氏又不得繫氏故變文曰王季子稱季不氏知

為弟稱王子不名知為卿也使弟而未命宜從齊年鄭語例書

其弟某使命而非卿宜從公子友莊公子遂傳例書王子某故

知時王弟為卿者當如是書高謝然○案經下解云王季子者

公羊以為天王之母弟則是定王之少弟匡王之季子而通志

氏族畧三以為成王封王季之子於劉邑以邑為氏世為周卿

士愚謂劉康公若是王季之後春秋不當稱王季子此王季子

者亦如王叔文公之類通志以經書王季子遂謂是王季之後

謬已梁履繩○程氏說見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六 書王子

宣十五年夏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公羊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何休注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

所以尊之不稱伯仲者辟同母兄弟也據宣十年王季子為王

母弟○穀梁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

文倒札字即王子捷也杜○傳作王子捷捷札聲近當為王子

札傳訛為捷經倒其文皆傳寫之謬也高謝然○頃王四子曰

匡王曰定王曰札子曰季子季子之後別為劉氏程公說○愚

按胡文定高氏閱本穀梁說謂矯王命以殺大臣宜名之以著

其罪然書札而不書王子則與內臣柔溺之類無異書王子札

則與王子虎無異故變文以別之立義迂曲不如高氏謝然從

杜注之直捷趙木訥以札子為字亦未必然

襄二十年夏天王殺其弟佖夫王子瑕奔晉

左尹言多劉穀單蔑甘過肇成殺佖夫括瑕廖奔晉杜注括廖不書賤也○佖夫靈王子景王弟程公說

昭二十二年夏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公羊云其稱王猛何當國也非也王猛乃王矣未逾年不可稱

天王而又不可以諸侯例稱子也何則獨言子則似魯之子冠

王於子則又與他王子相亂故稱王繫猛者明是乃王者在喪

之常稱也穀梁云王猛嫌也非也若王猛嫌豈得云居于劉

○猛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

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胡○傳注皆不

明言王猛為太子壽之母弟然春秋於猛直稱王而不書立於

朝則書立而稱王子於句則直稱天王則猛句與朝嫡庶之分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六 書王子

明矣太子子猛敬王皆后所生子猛適子之長子朝庶子之長

猛當立而朝不當立也汪克寬○書王成猛之為王也且以別

乎子朝也家說○正其尊稱而繫以在喪之名以別於羣王

子之爭立者所以決嫌疑趙汾○天子諸侯嗣子未葬稱名稱

子則居皇入王城王下皆當稱子以所稱與羣王子無別特去

其子字景王穆后太子壽早卒猛其母弟也王寵庶長子朝欲

立之單劉欲立猛會王崩子朝作亂魯史書曰王室亂而已諸

侯未知孰為正也二十四年晉使士景伯蒞問周故乃辭子朝

不納其使則前乎此晉人猶觀望未能辨其曲直也子朝在王

城時謂之西王敬王居狄泉時謂之東王則雖周人亦未知適

從也春秋以王猛實宜立者而其在喪之稱與後書王子朝無

異故於二簡特去子而稱王則猛當為王而朝實為逆不待加



一辭矣趙汭屬辭特筆以正名篇○在喪未稱王也其遂稱王何成猛之為

王也單劉奉猛尹召奉朝未知其誰宜立也成猛之為王則猛

宜立者也陳傳良後傳○景王四子曰王子壽曰王子猛曰敬王曰

子朝程公說○太子立未踰年不宜稱王書王猛者為王子朝

而變文耳故於其居王城也書王而於其卒也仍書王子從其

本稱顧棟高○猛名而劉單不名何也猛名在喪也劉單不名

卿也易之則事不實辭不順若劉單名而猛不名且將疑劉單

非卿而猛未踰年即位矣故一仍舊史之文而不革而君前臣

名之說不可施於此焉方苞直解高○書名復繫王著其止也

猶鄭忽曹驪之繫國高謝然釋經又

又冬王子猛卒

未成為君繫父言之故稱子猶魯之子般子野也孔○不言崩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六書王子

而繫之子未成君之通例葉夢得○生則書王明實為嗣死乃

稱子正未踰年汪克寬纂○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子所

以見未踰年之君也言猛所以別羣王子也孫復尊○成之為

君則稱王猛於其卒也從其恒稱為王子猛不沒其實而已陳

良後○居皇入王城稱王明其當立也卒從恒稱不沒其實也

陳氏之說最合使一槩稱王子則無別於子朝之不當立使卒

不稱王子則無別於敬王之既成為君義自了然張自超宗○

生稱王正大號且對劉單言也卒稱子從本稱專據猛言也使

第書子猛與子般子野混第書王子不知為猛即如前書王猛

而不繫子又與喪卒義不合於是知前之稱王從劉單為君臣

辭此之稱王子因喪卒為父子辭唯變所適焉其異於朝稱王

子者彼前後概稱則王子猶侯國之公子庶孽同之此稱於喪

卒則王子猶在喪之宋子嗣位者專之高謝然○公穀以猛為

篡非也猛稱王朝稱王子嫡孽可知鄭說○顧氏說見上

昭二十三年秋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穀梁曰別嫌平尹氏之朝也范注若但言尹氏立朝則嫌朝是

尹氏之子故言王子以別之非也春秋豈嫌乎尹氏之朝哉衛

晉不曰公子君位定矣朝已僭位號猶稱王子言莫之君也衛

權○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謂之東王子朝在王城謂之西

王書曰天王居于狄泉黜子朝也陳傳良○衛晉不稱公子承

國辭也朝稱王子爭立辭也高謝然○猛稱王句稱天王而朝

稱王子則立之為尹氏之私明矣方苞直解

昭二十六年冬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義見上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六書王子

○書王世子

僖五年夏公及齊侯等會王世子于首止

公羊世子猶世世子也○穀梁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天子

世子世天下也○諸說見殊會門尊王世子不同盟門

○書諸侯世子晉于天子稱世子辨楚商臣有公羊說辨

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受爵命於天子所以名之為世子

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白虎通

書世子著其正也鄭忽蔡友衛蒯聩皆失位者也得罪者也春秋不

以其失位而奪其號不以其得罪而削其名劉敞傳

鄭忽疑於失國蔡友疑於不立衛蒯聩疑於出奔春秋正父子之親

臣之禮貶姦逆退不義謂三人當世其國也劉敞

忽蔡有衛蒯聩曰世子明當立也陳留楚比曰公子明不當立也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六



張大亨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突雖君世子固忽也納衛世子蒯瞶于戚輒雖君世子固蒯瞶也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世子猶太子也後儒以誓于天子爲世子則楚商臣書世子矣未聞楚人而誓于天子也左傳正義

桓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左傳杜注穀梁傳楊疏見諸侯來朝門○諸經稱世子及衛世叔申經作世字傳皆爲太世與太字義通○十年正月曹伯終生卒然則九年冬曹伯固已有疾而使世子來朝是危道也

大位姦之窺也危病耶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病而世子出豈不危哉使世子來朝曹伯之非也從曹伯之命以來世子之非也交讓之李明復集義○君父在而世子行朝會之事是國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六 書王世子 書諸侯世子

有二君也父使之非義也子行之非孝也黃仲炎通說

桓十五年夏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公羊其稱世子何復正也○曰世子明世嫡當嗣也孫復尊王發微○

忽雖失道固君之世子也若側庶得逐而奪之則天下之姦臣縱矣故正其名子之繼世蒯瞶得罪乎母見逐乎父疑於不可

繼世春秋子之蔡有父死國滅亦疑不得繼世春秋子之復歸者以其世也故可言復以其不世也故不可言復意林○忽之

復歸于鄭稱世子何也突雖君而忽世子之位終不絕也忽世子之位不絕則突之不當君明矣呂大圭或問○忽未踰年而失國

不成爲君故其歸復曰鄭世子且見忽之當立故也崔子方經解○

有世子而無突有天王而無朝名正於此義顯於彼邵賈簡端錄

嗣世而未即位不得稱爵既除喪不得稱子若仍前無稱而名

之又無以見其當立故雖先君既卒而葬不得復稱世子而亦

不得不仍其世子之稱以示忽之宜有鄭益使出奔而稱世子則疑於無先君之命而未嗣世復歸不稱世子則疑於羣公子

爭立矣張自超宗朱辨義○忽稱世子舊史據告辭也突君鄭數年矣忽之歸稱爵以告稱子以告終無以別於羣公子之先立者必

稱世子而後可以正突之篡也何以知非孔子特筆也舊史不承告而書世子孔子無從得之也方苞直解○鄭伯突出奔蔡鄭世

子忽復歸于鄭爲不稱鄭伯而稱世子忽突爭國兩稱鄭伯則無以辨其孰爲適孰爲篡也故特正之以世子之名惠士奇春秋說

○杜氏解云逆以太子之禮非也忽未踰年而出奔奔四年而復國未即位不得成之爲君曰世子者當立之辭也顧炎武杜

○奔不稱子失位也歸稱世子正名也郝懿行○忽於奔繫國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六 書王世子 書諸侯世子

以君道正突之篡也於歸繫世子以嫡道正突之篡也歸則成君而猶以世子繫之者當喪而奔未即位書之爲忽正始也高

然釋○突已書鄭伯則忽嫌于不正故變其文曰鄭世子忽戴

僖七年秋盟甯母 陳世子款鄭世子華

彙纂案見齊楚爭盟門

宣八年春盟于洮 陳世子款

成十五年春同盟于戚 宋世子成

襄三年夏同盟雞澤 五年秋會戚冬會救陳 九年冬會伐鄭

同盟于戲 十年春會于相秋會伐鄭 十一年夏會伐鄭盟毫

北秋伐鄭會蕭魚 齊世子光



襄五年夏叔孫豹卽世子巫如晉

卽棄王爵而屬魯魯無王命私請於晉晉遂許之皆罪也世子不宜後於大夫次內臣之下不書及自比魯臣非禮矣  
御集直解

昭四年夏會于申 宋世子佐

以上俱見世子朝會與兵門

僖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襄二十六年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昭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見討世子書君不書君門殺世子門

文元年冬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頌

不日其父曰其君者君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言世子所以明有父之親言君者所以明有君之尊並責臣子也  
何休注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六 書王世子 書諸侯世子

氏曰楚無大夫言世子者惡弑父也非也楚後書大夫多矣豈無大夫乎故從刪

襄二十年夏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昭十九年夏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俱見書弑門

昭十一年冬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公羊云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夫不成其子而稱

世子義與文反矣  
劉敞  
以爲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非也楚

度殺蔡般棄疾圍其國凡八月而見滅世子在窮迫危懼之中

固未暇立乎其位安得以爲未踰年之君而稱子也世子繼世

有國之稱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

顧則有之爲世子之道得矣  
胡  
父既死矣猶稱世子者君死

而國被圍未暇以禮卽位故國以世子告  
傳  
不稱蔡子而稱

蔡世子何也蔡侯死於楚不獲歸于蔡不斂不葬其子雖立不

成君也是以稱世子而已君沒既葬稱子未葬稱子其喪未至

而稱世子固其宜也

蘇轍  
○般死於四月則有宜稱子而君喪

未歸卒被楚師未獲成喪故猶稱世子紀實也  
高誘然

定十四年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經書世子有二就君父起義以明國本晉申生宋痤是也就臣

子起義以正大逆蔡般許止是也若書奔非大逆比也以繼體

而獲罪至無所容子固不子然有子而不能明至撥國本父亦

不父其書世子蓋兩罪之辭逆靈卒而輒立趙鞅納蒯聵猶書世

子直與鄭忽歸鄭同文矣世有欲殺母而可始終稱世子者乎

卽云奔失子道然不去而見殺更陷父於大惡其奔固未可深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六 書王世子 書諸侯世子

世子則不知蒯聵爲何人蓋從其實而書世子則世子之不安

於國與致世子之不安於國是非之義可考而知矣  
張自超

○世子爲嫡嗣本稱不以有罪無罪論觀晉申生之共楚商臣

之逆並稱世子則知非筆削所存也使以名繫國如鄭忽曹驩

乃君已卒之稱以名繫公子如陳公子留公子御寇乃庶孽之

稱於蒯聵均不合是舍世子無以屬辭也左傳欲殺母之說固

不實而諸儒以稱世子證其誣則非定論也  
高誘然  
○或曰稱

世子明位未絕非也蒯聵罪狀未明而奔靈公又未有命復之

而卒假使位猶未絕其不可立亦明矣死父之謂何而背之也

豈有無父之國哉蒯聵雖無父輒不可以不子生父之謂何而

兵之也豈有無父之君哉爲輒者效死不立可也傳曰輒不以

父命辭王父命非也輒不有父安有王父  
鄭  
○二劉張氏



辨崩曠無弑母之事其說固善然皆泥於經文書世子之義因疑左氏之說夫經之書世子特從其本稱而不絕其屬爾非喪之也南子本非崩曠之母而崩曠上忘其父下奪其子則其恥南子之行而欲殺之固有是事左傳所載未可盡廢也牛通哀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

其言于戚者為輒所拒不得入於衛也靈公既卒輒已立猶稱曠日之世子著崩曠當嗣惡輒貪國叛父也孫復傳○崩曠必無殺母之事二劉氏辨之是也見世子出奔觀春秋再以世子書則知崩曠為無罪故春秋正其名而謂之世子張洽○崩曠稱世子明正也左氏載殺南子之事妄也公羊不知其事而妄意之乃以輒為受命於靈公而為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之說夫靈公卒南子欲立公子郢為太子以為君命郢辭曰亡人之子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上十六 書王世子 書諸侯世子

十

輒在靈公未嘗立輒也安得為受命於王父乎葉夢得傳○書世子三突雖立而忽之位終未絕也楚雖滅蔡而有之位終未絕也輒雖立而崩曠之位終未絕也觀所書之旨則崩曠之名不可掩矣或問○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夫靈公黜其子而子其孫出公不父其父而禍其祖崩曠爭入曼姑圍戚至此人倫之不正甚矣故夫子因子路之問而啓之然此言也雖專為衛輒而發攷春秋所書衛事若州吁若惠公若公孫剽本其禍亂無非不知正名之故然後知夫子之所言包者廣非止於一人一事而已也齊履謙○崩曠之出與納春秋再以世子書則知崩曠為無辜而被此名以出故正其名而謂之世子所謂與之繼世者也書納于戚見為輒所拒而不得入於衛也程子謂縱令崩曠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

父而不與其國為輒計者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殺梁尊王父之說非也日講○書世子者見

公未嘗廢崩曠而別立世子也于戚病晉不能聲輒之罪而使

崩曠不得入也葉西○奔書世子為恒辭納書世子為特義蓋

靈公未卒舍世子無以屬辭靈公既卒正則從齊小白例繫國

不正則從納糾納捷菑例不繫均可不稱世子而此與鄭世子

忽同文一以正突之奪嫡一以正輒之禍祖也但春秋書爭立

竝以繫國不繫國為斷而忽與崩曠獨稱世子者以突奔書鄭

伯非一出入之常輒為衛嫡孫非一嫡一庶之別使僅繫國

而沒世子其實不著故特文見義而左氏之誣亦不待辨而明

矣蓋崩曠果有殺母之事當削世子示絕何反以承國辭與之

商臣等之袂以稱世子為紀實此爭國以稱世子為承國辭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上十一

書王世子 書諸侯世子

十一

異則義異不得以彼駁此高洪然○胡氏方氏說見書納門

○內書世子生三傳義說辨朱誓不稱世子辨

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

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繙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

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

父為類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君嫡子生以太

子生之禮接之則史書之陸道○春秋生子禮惟此一書

者以十二公皆非夫人所出獨文公哀姜以夫人生惡而是時

未得行接子之禮即不書故此傳云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

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因名同杜預所

請以其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於策是也毛奇論屬○初生時



有接子之禮內則所謂國君世子接以太牢者行此禮即書不行此禮即不書而杜氏謂十二公惟子同是適夫人長子故書於策則文公子惡亦適夫人哀姜所出亦是長子不止子同也然而不書生何邪毛奇○啖叔佐云君嫡子生以太子之禮接之則史書其不書者或非嫡子或生於未即位之時也或曰文公子惡出姜所出何以不書蓋文公頽情婦至不告於廟子惡之生不以太子之禮舉之故惡弑而國為廢孽所奪姜嬀璋讀左補義公羊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歟何休注所以書莊公生者感隱桓之禍生於無正故喜之○家嫡之生國之大事故書程子○世子國之大本也古者世子始生接以太牢負以士見之名之其禮皆與眾子不同所以尊之也嫡子始生書之

而世子之位定矣春秋之亂嫡長之分不明東宮之位不正或寵庶以陵嫡或私幼以先長是以魯有公子慶父之亂宋有公子馮之亂衛有公子州吁之亂周有王子朝之亂方是時嫡長子生而知以世子生之禮尊之者子同一人而已故謹書其生所以窒亂源而固國本也李明復集義引謝浚○王者之法立子以嫡所以杜爭奪之患而正嫡庶之分也嫡長之生一著於史則少不得陵長庶不得加嫡爭奪之患消而愛憎之心息矣春秋十二公子同之生特書之所以明史書之常法也餘公之生或非嫡或舉不備禮或舊史不書春秋載一可以見二著是可以明非者此之謂也孫覺○書世子生以明正始私愛之所不能行孽孽之所不能干所以定國本息亂源也張治○世子生必書所以尊宗廟重正統蓋國史遺制春秋因之以存策書之大體也

自世子而下為適子為庶子為眾子其禮每降不得與世子同書于策名分一定則自始生至受誓為世子其物采等衰固殊絕矣匹適奪正之事無所從起此策書言外之旨也趙訪○庶出之子不書生故子同生特書庶出之女不書致不書媵故伯姬歸于宋特書鄭炎武穀梁疑故志之范注文姜淫於齊襄疑非桓子○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子同生十八年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朱子○同有威儀仗勢而不能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故正其辭焉張大亨○先儒皆謂嫡長始生即書於策此舊史之法非春秋書子同生之義也文公成公皆嫡嗣何以莊之生獨書文姜禽獸行故書之以正周公之後決後世之疑而朱子按經以核其事迹謂桓三年姜氏至自齊

六年子同生十八年桓公乃與姜氏同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以正二傳之妄也日講○書子同生乃爲先君表其疑非疑先君爲齊侯之子也觀夫人之至自齊及與夫人如齊併子生皆詳書年月聖人未必不有意朱子之言亦自於穀梁有取倘若不書後世不成疑案乎又按趙氏謂曰生子不書此何以書蓋是時皆以同爲齊侯之子故聖人因其生正其名而書之高氏問曰齊襄文姜之淫蓋在同生之後此時未嘗亂也使不書其生則事不別白程氏端學或問曰先儒皆謂嫡家始生即書於策春秋明與子之法在於正始所以正國本息亂源而余獨取穀梁之說者蓋家嫡生而書於策國史之常也春秋則以爲常事不書莊文成襄四君及文之子惡襄之子野六人皆嫡子而莊獨書於春秋者假此以明非齊侯之子也郝氏故曰



當時疑莊公非桓公子故特書所生年月以折其議數家並從穀梁之說則趙氏劉氏駁之非也三傳異同篇○按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始與齊侯亂中間文姜未有如齊之事六年書子同生明同為桓子此聖人微意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齊有猗嗟之詩為莊公狩而作其詩曰展我甥兮亦嫌文姜之亂而證其為齊甥夫子刪詩存之正與書子同生一例春秋左傳○適子生舊史必備書於策而獨子同見經何也穀梁之說是也自桓以及齊魯之人皆曰同為齊侯之子故獨存而不削以正其為周公之裔也直解○按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子同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天下後世不疑莊公為齊侯之子者賴有春秋也史例世子生必書于策孔子修春秋皆削去此獨存而不削者必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六 內書世子生

古

非無意也穀梁曰疑故志之殆有得於聖人之旨公羊以為喜有正啖助以為舉接子之禮則書者皆非也牛通○愚按詳釋顧氏所引各說蓋穀梁子傳意謂春秋志之以釋時人之疑耳是聖人辨疑非聖人志疑也范注楊疏誤解傳文趙氏劉氏應駁范甯誤駁穀梁耳○又按齊侯之子一語見公羊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夫人謂公於齊侯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愚按三傳義各不同從左氏者啖氏以下諸儒也從公羊者程子胡氏以下諸儒也程積齋牛山諸家駁之而從朱子獨主穀梁顧復初引諸說尤詳於誤解誤駁穀梁者辨正明晰日講解義亦本朱子以正二傳經旨於是大明益左公之義魯史常法也穀梁之義聖經特筆也史法其義之正大經旨見義之精微並存兼備至高氏澍然駁穀梁謂文姜歸於三年至是生

子本無疑處姜之惡十八年始著預於子生之日辨其誣非春秋旨也其於生獨書同者舉其禮則書其餘不書者未行是禮也所駁似誤蓋記禮而書魯史本有是文因舊史而不削聖筆第存其舊而自別具妙義以本有之史文而修史時存之非預為辨其誣而讀其文則但記禮之文釋其義則非一端而已使其誣正有不辨自明者此正所謂微而顯也

其不稱世子者魯史凡適子與支庶而為儲子者皆祇稱子此與後子卒子般卒子野卒稱例並同毛奇○曷為不稱世子而稱子孔疏以為待其長大特加禮命初生之時未得即稱世子豈其然乎春秋書子同生者謹其始書子般卒者慎其終一始一終皆稱子繫諸君父也推而上之雖王世子生及卒亦稱子書顧命曰乙丑王崩逆子釗於南門之外明王崩世子稱子天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六 內書世子生

古

子然諸侯亦然書稱子釗春秋亦當書子猛而變其文為王子猛者以猛非適子云爾惠士奇○愚按劉氏葉氏謂不曰世子未替於天子也其說未是春秋諸侯無王其子豈必稟命經凡書世子豈皆已替邪毛說得之

○書諸侯弟兄母弟母兄辨賈之賢之辨議寵愛義薄恩辨

公羊左氏說辨弟兄不得以屬通辨齊年衛黑青胡說辨

先儒母弟之說左氏宣十七年傳益緣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

其曰同母弟蓋謂嫡兩非以同母為加親也程子辨說

公羊左氏同母之說程子力辨之陸氏亦曰聖人之教雖及兄弟之

子猶引而進之安有異母即見疎外乎李廉會

凡書弟者諸侯之弟不為大夫者也不為大夫故不曰公子曰賢曰

貴曰母弟皆非也俞樾辨義



書兄弟之例有二書盟書帥師稱兄弟者有以見其厚寵愛之私書  
出奔書歸稱兄弟者有以見其薄反愛之義齊年來聘鄭語來盟黑  
背帥師之類皆私也盜殺衛繫秦鍼宋辰出奔皆薄也仁人之於兄  
弟也絕偏係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矣呂大圭或問卷七年

左氏公羊之例以為母弟稱弟庶弟不得稱弟謬矣又莊二

春秋書弟有二義皆責在兄也弟而賢乃至於不相容兄之過也是  
弗友也弟而不賢乃至於不能制亦兄之過也是失教也惟鄭之段  
則兄之過為輕而逆在段故不書弟如陳侯之弟黃出奔楚是不相  
容者也若宋公之弟辰入於蕭以叛是不能制者也趙鵬飛經

春秋凡言弟言兄者皆以親貴稱之也國君雖母弟庶兄既列為卿

佐則稱公子而沒其兄弟之稱者全其君臣之道也將以君臣之義  
責之也其來聘來盟帥師稱弟者著其親貴而未推政為臣也未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六 諸侯弟兄

三

政為臣而使之非止也鄰國交好帥師動眾皆國之大事在擇賢能  
非任於親貴也殺世子以邑叛而稱弟者著至親而為國惡甚之也  
出奔而稱弟者譏干乘之國不能容其親也盜殺衛侯之兄罪衛侯  
也或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非也人道莫重於親豈有同母則曰兄  
弟異母遂絕其兄弟之稱邪趙楚辨疑

年語黑背以君弟而任國事不以其貴而以其親弟之寵也年生無

知語為子人氏黑背生剽無知實弑君子人實達君命剽實襲國陳  
侯之弟黃權偪其卿衛侯之弟鄭處廢置之任天王之弟佖夫能使  
眾臣立已秦伯之弟鍼如二君陳侯之弟招殺適立庶衛侯之兄  
繁能奪大臣官邑宋公之弟辰能挾大臣去君是皆寵以任之之過  
也張大亨通訓

公羊以稱弟兄為母弟母兄何休云親厚當異於羣公子夫一父之

子而以同母不同母為親疎此時人至陋之見以同母為加親則知  
有母不知有父是禽獸也顧炎武日知錄

諸侯之兄弟見經者十傳曰母弟母兄也奔者譏其薄於恩也盟聘

帥師譏其過於寵也夫經書兄弟未言其為母兄母弟也豈奔異母  
之弟遂無害於恩乎若譏過寵則未見齊年衛黑背之以聘與帥師  
階亂也以無知與剽之逆而預譏年與黑背之寵義不可通矣按左  
氏秦鍼懼遷也衛繫弱足也公弟叔肸不義宜公而不仕也他如齊  
年鄭語衛黑背陳黃衛繫宋辰無一有職司者而經凡書公子者多  
執政然則稱公子者大夫也稱兄弟者不任職也蓋公子之屬無職  
者其事不著於冊惟君之兄弟特書之至盟聘帥師則見其未有職  
司而任國之大政耳獨陳招前後稱公子而殺世子稱弟則著其以  
親屬忍為大惡也使非殺僇帥師則竟不以弟見矣是弟而為大夫者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六 諸侯弟兄

三

固稱公子不稱弟也以是知稱弟不稱公子者為無職也會與盟聘  
帥師等也會號招稱公子則年語黑背聘盟帥師獨不可稱公子乎  
然則弟為無職之稱審矣經書兄弟十而傳獨於陳招稱司徒則公  
子為大夫之稱審矣不為大夫則以其屬稱王季子亦其類也方苞通論

傳云母弟稱弟母兄稱兄非也兄弟者以屬稱耳未見為母弟母兄

也且薄於恩者豈以異母貸其罪厚於寵者豈以同母倍其責乎方  
氏苞曰書弟者公子而不為大夫也是也郝懿行說畧  
謂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則公弟叔肸又何以云哉下不敢以  
屬通上則未嘗不以是親親也何焯讀書記  
杜氏謂為兄而害弟者稱弟以彰兄罪然如陳招之稱弟豈亦為兄  
之害弟邪而衛繫之奔亦非衛侯有害繫之意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昭元年  
書弟書兄皆公子未命之稱也高樹然釋經昭二十年



說經者皆以爲稱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夫諸侯愛弟未見其可罪也不愛則以爲薄愛之則罪其私必如之何而後可以無議也胡氏又以爲僖公私年遂成無知篡弒之禍故於來聘書弟以示貶夫以兄寵弟而貶其兄以子篡弒而貶其父春秋之法恐不如是牛運愚按書公子爲已命爲大夫之稱書弟兄爲未命爲大夫之稱俞氏皇方氏苞郝氏懿行之說確不可易可以斬盡葛藤母弟之說前賢屢辨矣伊川文定謂稱弟或罪其私或責其薄諸儒多主之亦非也徇寵愛之私薄友恭之義因事自見不貶自明此義未嘗不著於春秋而豈特書弟兄以示貶哉故附采呂張趙蕭諸說而論正之

隱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僖公弟夷仲年也未命例書弟俞氏○書弟未命辭也若已命

宜從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陳僖二十八年公子遂如齊例書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六 書諸侯弟兄

公子年以友爲莊弟遂爲僖弟可例也高謝然○齊有大夫爲

行人不遣大夫而遣弟私也知有恩不知有義也趙鵬飛○聘

大夫之事古者大夫五十而後爵異姓以名氏書同姓以公子

書年不稱公子非大夫也而任大夫之事以齊侯爲愛其弟而

非公天下之道也葉夢○以年爲病齊僖以黑青爲病衛定逆

探於後追論於前于文太深于事無據羅喻義○齊不使大夫

來而使弟來是齊侯之寵用其弟也卽無後日之事亦爲不得

其道矣書弟是著其實非以不稱公子爲貶也張自超○其

不稱公子史例如是而胡傳謂惡夷仲之子卽無後成篡弒遂

責僖公寵夷仲之故而削其氏號夫以兄寵弟而削弟氏子篡

弒而削父氏連坐之法春秋無有況無知之弒在莊八年此時

篡弒未形而豫戮其父於三十八年之前不已急乎毛奇○按

公羊云母弟稱弟母兄稱兄穀梁云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胡傳本程子謂以寵任之過成篡弒之禍變文示貶前采駁辨之說詳矣故凡諸儒宗公穀程胡者皆不錄

桓三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鄭結魯以敵諸侯上年七既懼諸侯之莫敵又虞魯之不相信

而終惡也故會曹之後急於求盟不使大夫而使弟者以最

親者來示己之誠意於魯也張自超○語後爲子人氏鄭昭

公之禍以羣弟之多寵也今屬公奪嫡又復私愛子人使交政

諸侯何不鑑覆轍乎觀爾母之役鄭子華言於齊桓曰洩氏孔

氏子人氏實違君命則子人氏之專可知矣李康○子人氏鄭

厲公弟子人之後以字爲氏僖二十八年有子人九梁履繩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六 書諸侯弟兄

族氏○語穀梁作禦音同假借字史記禦兒正義云今作語趙

異文箋張○按穀梁傳同隱七年辨見前

宣十七年冬公弟叔肸卒

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如傳此言者是謂母弟

稱弟也母弟稱弟公子友如陳不稱弟何耶劉敞○成二年書

公孫嬰齊帥師自是終春秋之世世爲大夫蓋叔肸辭祿不受

而宣公以母弟穀親命其子爲大夫耳汪克實○不曰公子公

孫而曰公弟者以見肸無祿而卒也凡稱公子公孫皆大夫也

肸不食宣公之祿非大夫也故曰公弟孫復○凡內稱公子

皆卿也卿卒禮也凡公族不爲大夫者不卒公弟未命之稱也

何以知其未命爲大夫也使爲大夫則當書公子肸卒而不稱

弟矣觀公子牙卒於莊公之世書公子不書公弟其證也未命



何以書卒公爲之變而加禮故特著於策書以卿禮卒之而書

猶之內女因公爲制服而書卒也肝不義宜公終身不食公之

食而其子世爲魯卿則公有作焉而於其卒加禮爾方苞直解

○親愛其弟使有後於魯而世爲卿則宜公之私也春秋直

書著宜公之私其母弟耳張自超宗○愚按胡傳本穀梁之文

宜弑而肝非之兄弟無絕道雖非之而不去終身不食宜祿得

弟道故稱弟宋儒多從之是不知未命不書公子之義也左氏

傳曰月稱弟皆母弟也辨已見前○又按左傳凡太子之母弟

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說者本之謂友稱公子而肝稱公弟者

友卒於僖公之時爲僖之叔父不得以弟稱也義似可通而按

全經書兄弟公子大例則凡書公子者皆命爲大夫之稱而非

以先公之繫稱之也凡書弟兄而不書公子者皆未命爲大夫

有差等非徒爲國遠慮亦以善全其所愛耳鍼有車千乘則其

人亦非能守禮秉義者然既奔之後能自知其過必有令圖是

以終得返國與日講○按左氏胡氏皆曰罪秦伯也先儒咸

主其說謂鍼有寵於桓公而富景公立異不能容乃出責景公

之不能友故不曰公子而曰弟家氏鉉翁以爲兼貶鍼之汰侈

景兼取二說要之兩義皆不貶而自具而非特書弟以示貶

也

昭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穀梁卿曰陳公子招今日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

招也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此公子招特以弟稱

者著招憑寵稔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以公子爲司徒乃

貴戚之卿親則介弟尊則叔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致亡國



春秋屬辭例編 卷二十六 書諸侯弟兄

三

敗冢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貶之也胡○招以叔父之親不顧宗社之重家嗣以立庶孽致楚滅陳皆招之由也故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以甚招之惡孫復等○招何以不稱公子而稱弟曰稱弟者果乎其兄之詞也見偃師之死哀公與招爲之耳夫哀公以留屬二公子私之也雖曰私之而未有立之之意也無意立留則無殺偃師之情矣何以知之以聞招之亂而自縊知之也招貪位固寵逆兄之邪逞君之惡遂殺嫡立庶致大寇覆宗祀招之惡可勝誅哉雖然無哀公之屬亦無招之禍矣曰陳侯之弟交罪之也金賢○招過同殺而春秋專罪招者招爲司徒當國而又爲陳侯之母弟招不爲主過豈敢邪招以介弟之親叔父之尊忍於殺世子以立庶者此即公子仲遂之所爲也故春秋於招前後書公子此書陳侯之弟所以別招於過以見招非過之比而親爲介弟尊爲叔父也亦以見殺世子非國君自殺則其親以介弟尊爲叔父者殺之而非他人所敢也張自超○會說放越皆稱公子此獨稱弟見其以親屬而忍爲大惡穀梁所謂盡其親以惡招是也包○陳公子招既爲三命之卿而以氏名通矣今又曰陳侯之弟招何也蓋曰陳公子招殺陳世子偃師則似兩下相殺之辭令曰陳侯之弟招則見其挾叔父之尊而賊其兄之世嫡也吳○據傳招官司徒非未命於朝者故會於號繫公子放於越亦繫公子而稱弟只一見是公子其本稱弟其變文與諸稱弟者自別何以變文有嫌辭也何以嫌一稱世子一稱公子如兄弟也凡春秋有嫌辭者必變文以斷之如奚齊以未踰年之君遭弑宜稱晉子以有當立嫌辭故變文曰君之子由是獻公寵

春秋屬辭例編 卷二十六 書諸侯弟兄

三

庶孽而殺世子之迹著矣齊舍之弑亦宜稱齊子而商人稱公子舍稱子有兄弟爭立嫌辭故變文曰其君由是商人以非舍兄弟而攘位之迹著矣此依達例招宜稱公子留不宜稱然書曰陳公子招殺陳世子偃師陳留出奔鄭讀者必以招爲偃師之弟因爭立而殺又必以留於次當立故繫國而招并逐之也不唯事實不明即義法亦亂故於招變文曰陳侯之弟以別夫世子公子於留變文繫公子以別夫世子由是知留爲偃師庶弟招以援立而殺世子從左其迹明矣且招之放越爲本事之究竟仍稱公子則亦不疑於弟而未命者也高謝然○按書弟惟陳招與前後書公子招異爲全經之別義其爲大夫嘗稱公子傳有明徵特書弟以罪之與他稱弟者異方氏之論確矣故采先儒罪招之說列焉至陳侯之過不貶而自見所謂兩貶文罪累乎其兄者尙非正旨當從方氏書弟特以罪招而高氏澍然論嫌辭變文與吳章廬說同更窺見筆削之至當不易招於此處書法必宜如是足補先儒及方氏所未及也○又按趙訪屬辭曰稱兄弟以錄恩寵若嘉好之事序於諸侯大夫之間公子招亦不得獨異其文稱弟此但論會說則可耳而後之執放亦書公子何邪非爲大夫之證邪惟卿大夫乃與盟會非卿大夫則不出會此益見招前後書公子之以大夫書而此書弟之特異其文也

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不稱公子而曰衛侯之兄無位之稱也弱足而居無位可知傳曰衛侯縶也非也盜陰賊也何足累之方苞直解○盜何以殺縶宗魯不洩其謀故盜得而殺之也而致此者在北宮喜喜



衛之上卿執政者喜能治亂未萌盜可不作繫可不死乃喜以公孟欲去已與盜同謀則盜之敢於殺繫出君者喜爲之也故傳於齊豹後即敘北宮喜名宗魯小人耳知豹之謀不發其姦雖爲公孟死猶爲豹黨而况喜爲執政實與之作亂乎齊氏既滅大賞功臣舉譽于石獨不思兄與母皆不保其身而種種得意恬不爲怪衛靈公之無道此其大者也美炳璋讀○按穀梁曰其日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先儒皆本此謂衛侯不能保其兄而盜得殺之責其不能親親而無刑政故曰盜殺衛侯之兄以深罪之非也

定十年冬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其三目宋公之弟從書弟恒辭諸儒云罪宋公則公子地亦宋景之弟曷爲不稱弟也以地證辰以辰證諸稱弟者其爲未命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六 書諸侯弟兄

之稱直斷之也高謝然○昭二十年傳取太子樂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杜注樂景公也辰地皆元公弟孔疏定十年經書

宋公之弟辰當景公之世辰及弟不得爲元公弟當是轉寫誤按程氏分記世譜曰傳日母弟者自太子樂而言杜預誤指爲

元公母弟云梁履繩補釋○按先儒劉氏胡氏謂罪宋景以嬖嬖之故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故目弟非也

定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定十四年秋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按宋儒本劉胡之說謂三書宋公之弟罪宋公不能容其弟使爲奔叛之臣亦非○穀梁曰辰未失其弟也非也棄親出奔挾黨爲亂而謂未失其弟妄甚劉欽

○諸侯之兄弟不書兄弟爲大夫稱公子不稱兄弟變文

季友陳昭杜孔說辨陳昭公羊說辨書鄭段取鄭伯辨書紀季不貶紀侯辨稱叔季爲字爲名實之嘉之辨莊三十二年 公子慶父師伐於餘邱○莊公庶兄

莊三十二年 公子牙卒○莊公弟

陸氏辨公羊說見書公子門

莊三十五年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莊公弟

友莊公母弟宜如齊年鄭語以弟書而書公子已爲大夫得政也洪咨夔○按杜孔云嘉好之事史有異文非也

僖二十七年 公子遂如楚乞師入杞如齊○僖公庶弟

成十六年 公子偃被刺○成公庶弟

僖三十年 衛公子瑕被殺○衛成公鄭之弟

定十一年 宋公子地奔陳入于蕭以叛○宋景公弟

昭元年 陳公子招會葬○陳哀公弟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六 諸侯之兄弟不書兄弟

招不稱弟者稱弟因事而特稱也公子者恒稱也牛通○按此係爲大夫之常稱經書陳侯之弟一條立義各別見上書弟門

杜孔以爲嘉好之事史有異文則於執殺義不可通公羊曰何以不稱弟貶也招之罪在殺世子迎其未然之事而預貶之劉

氏敵已辨之矣趙氏鵬飛謂書弟志其私書公子志其公亦非

昭八年 陳公子過被殺○亦哀公弟

以上命爲大夫稱公子不稱兄弟

隱元年 鄭段克于驪○鄭莊公弟

左穀見書克門○凡殺子弟目君以目鄭伯知其爲弟也稱兵爭國則不書弟與公子以不稱弟知其爭國也直解○段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春秋之始公子爭國者獨稱名齊糾鄭突曹赤是也以段之獨稱名知其爲弟也凡放殺大夫稱國不目



君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弟而不書弟段不弟也曰弟段則似專罪鄭伯矣方苞直解○愚按方說為允程子謂鄭伯失為君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鄭伯而不言弟於義未當

以上變文特筆不書弟

桓十一年 蔡叔 盟于折○蔡侯封人弟

桓十七年 蔡季 自陳歸于蔡○同上

叔季弟之稱也蔡叔許叔蔡季紀季是也李明復集義引謝湜○蔡叔蔡

侯之弟也蓋蔡侯無子立弟以繼世使直書曰某侯之弟則不見其繼世直書曰世子則不見其為弟故變文而謂之叔以見之崔子方直解○蔡季蓋蔡侯之弟而繼世者故封人卒則季歸于

蔡而為君蔡叔蔡季叔與季皆次也豈兄死而弟及乎而傳者謂凡稱季稱叔者皆字也嘉之也賢之也考蔡所事未有以取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六 諸侯之兄弟不書兄弟

出於春秋然則何為字之賢之嘉之乎其不然明矣又愚按引高氏閑說以為諸侯之弟或君者即崔氏之義皆與望溪說合前儒已先得之

諸侯之兄弟不稱名而以行次書者四許叔也紀季也蔡叔蔡季也許叔則復國也紀季則君將去而使後五廟也兩人皆以兄弟承國者皆書行次則蔡叔蔡季亦相同以經考之季即獻

舞當從杜注以為兩人者非也按其情事叔季皆蔡侯封人之

弟封人無子將以叔承國故使之會盟其後叔又死乃召季于

陳而立之以次承國焉諸侯之兄弟將承國者以行次書別於

公子為卿大夫者叔非卿大夫也故不稱公子承國非承嗣也

故不得稱世子而以行次稱正與許叔紀季類耳世子列會皆

書名叔不名何也世子以名見固知其為世子也使以名繫叔

則與外大夫無別矣杜預以叔為名古未有以伯仲叔季為名

者且于季曰字于叔曰名非所安也其不稱蔡侯之弟何也經書某氏之子某君之弟皆無位之稱也然則叔為蔡侯之弟而將以承國也審矣至蔡季若書名則與公子之入而爭國者無

以別矣紀季若書名則疑於以邑叛矣許叔若書名則疑於公子爭國且無以見其中并於鄭而至是始復矣故皆以行次書所以示兄終弟及之義而明其非逆也季即獻舞若別立獻舞

則季位非國卿出非奔叛其歸也蔡不宜告無由見於魯史如曹子臧之出人不書是也胡傳謂季不有國蓋以後書獻舞而云然也不知歸國書行次見執書名義各有當本並行不悖也

方苞通論直解○封人之弟也以伯仲繫國明其序當立封人無子次當及叔而迎季是叔已前卒也季即獻舞從杜氏說春秋依事

取義方其歸自陳也書行次為兄弟承國善辭及其獲於楚也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六 諸侯之兄弟不書兄弟

書名為諸侯失位通例其曰自陳者迎立之辭也諸儒以叔季為字何所取義而字之邪高澍然釋經○許叔許男新臣也蔡季蔡

侯獻舞也父子繼也兄弟及也故稱叔季爾以為賢其讓國書字則曹臧衛鄧吳札何以不書羅喻義野編

恒十五年 許叔 入于許

許叔許君之弟也不曰許男之弟而曰許叔繼國之辭也猶蔡

叔之稱爾崔子方直解○方說見上○叔以行次稱示當復國而以

承立之辭與之也高澍然釋經

莊三年 紀季 以鄒入于齊

紀季以行次書紀侯將去而使承國也以鄒入于齊者請為附

庸以後五廟也方苞直解○又見上條○季以鄒存祀故從兄弟承

國辭書行次高澍然釋經○按陸氏渚曰不書弟言兄無惡也李氏



廉曰不書弟明非紀侯之薄也皆沿書弟以貶兄之舊說非也  
又先儒以叔季爲字謂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亦非

莊二十三年 蕭叔朝公

蕭叔蓋與許叔紀季蔡季同義彼三者皆入而爲君繼兄當國

惟蕭叔其後不經見以理考之而知也傳謂小國之君未命者

於例自當稱名郊儀父鄭犁來是也未有稱字者知傳之誤矣

經解 ○據宣十二年楚滅蕭則蕭亦國也以叔繫國與蔡叔

許叔一例蓋蕭君之弟次當承國攝其君來朝也承國之弟與

世子同故得攝其君而以行次稱異於列國之君高澍然釋經

以上承國之辭書行次不書弟

按僖元年公子友敗莒獲莒單左氏以爲莒子之弟非卿也

孔疏因謂非卿故不書弟公穀則皆以爲莒大夫不云是弟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六 諸侯之兄弟不書兄弟

左氏之語於經無微且考經例小國卿大夫本不書但以事

接我則名之而已又經例爲大夫者書公子不爲大夫者乃

書弟孔疏並與經背此傳本不可據疏義又舛故不采列

○公子大夫貶不書氏繫駁辨未命爲大夫不稱公子不

亂賊貶不書氏不書公子公孫辨 內外大夫貶不書氏各

傳說辨 諸外大夫貶皆稱人內大夫貶則去族紀事之體他國可言某人

而已魯之卿佐不得言魯人所以異也杜預注見隱四年 自古篡弑多

公族蓋自謂先君子孫可以爲君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

秋之初弑君者多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爲大惡自絕於先君豈得復

爲先君子孫哉大義即明於初其後弑立者則皆以屬稱或見其以

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親屬而爲寇讐立義各

不同也程子經說隱四年州吁 ○弑君之賊例應從同而獨於衛州吁齊無知

宋督萬削之其後或氏族之或世子公子之何也不削之則無以著

其弑逆之罪不氏族之不世子公子之則安知非盜與微者而無以

著其弑之實程子所謂大義既明於初其後皆以屬通也孔氏頴達

以爲史有詳略亦似有理葉案

辨劉侍讀曰諸弑君稱公子公子而爲大夫者也公子而不稱公子

公子未爲大夫者也趙訪集傳 ○隱之篇贊獨舉名至桓之世稱公

子權盛也以是知春秋之初獨以名見者舊史輕其人而略之也書

氏族乃舊史重其人而詳之也自僖以後魯及列國之卿無不書氏

族者大夫皆張而不敢略也舊史之文隨世以變者皆如此若以義

理求之則無一可通者矣然則孔子不革何也其氏族之未書者不

可增也其已書者若削之以歸於一則世變物情轉不可得而見矣

方苞通論 ○傳曰弑君之賊不氏輩隱之罪人故終隱之篇不稱公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六 公子大夫貶不書氏繫駁辨

子非也未有貶于未弑之前而不貶于既弑之後者且自釐以至宋

萬去氏以示貶而自慶父至經之終弑君者皆氏則皆無貶乎況小

國之大夫如邾庶其邾快遠國之大夫如秦術吳札有至春秋之終

而不以氏見者矣以弑君之賊而去氏以爲貶則罰不稱罪貶弑君

之賊而與無罪者同稱則名不當物以是知其不可通也蓋宋萬以

前外大夫皆不氏故弑君之賊亦不氏慶父以後內外之大夫皆氏

故弑君之賊亦氏皆舊史之文隨世以變而孔子因之者也其義即

于輩見之以一人之身而當隱之世則獨以名見矣當桓之世則稱

公子矣其勢未張雖無罪稱名其勢既張雖有罪稱公子以此知爲

舊史之文而非褒貶所寓也通論 ○州吁不稱公子無知不稱公孫

未賜族也督萬不稱氏未賜姓也春秋之初多未賜族此後無不賜

族姓者公子則公子之大夫已賜姓者則姓之蓋亦各從其實並無



別義若曰以此爲貶夫人而至於弑君何待去其公子公孫與姓然  
後謂之貶乎陳遷鶴○春秋之文不書族者有二義無駭卒挾卒未  
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溺會齊師伐衛未賜氏也遂以夫人婦姜  
至自齊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豹及  
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意如至自晉姑至自晉一事再見因上文而略  
其辭也左氏不得其解於溺會齊師伐衛則曰疾之於歸父還自晉  
則曰善之豈有疾之而去族善之而又去族者乎顧炎武○諸儒以  
書公子不書公子書氏不書氏爲褒貶然攷於春秋內惟釐前不稱  
公子而後稱公子外惟陽處父前不稱氏而後稱氏其他則爲公子  
者始終稱公子有氏者始終稱氏未嘗因事之美惡忽削忽書以示  
義蓋以公子而有後於國世爲卿以專國政積漸爲大夫用事之天  
下聖人因其實以著之而豈以書不書爲褒貶哉故春秋之初內有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六 公子大夫貶不書氏繫駭辨  
不稱公子不稱氏之大夫非以奪之者貶之也春秋之後外無不稱  
公子不稱氏之大夫非以予之者褒之也褒貶在事不在氏族名字  
張自超宗朱○入春秋大夫但書名者未命也隱桓及莊之初年內  
大夫無駭柔溺皆不氏外大夫紀裂繻鄭宛鄭詹皆不氏內而單不  
稱公子外而齊年鄭語不稱公子其後強家悍族世專國政史臣依  
世變稱公子公孫稱氏矣說春秋者以書名爲貶然則何貶於前數  
人而獨不貶於後之數百人乎即以弑君言之州吁不稱公子無知  
不稱公孫宋督宋萬不稱氏而自里克以後楚商臣許止蔡般稱世  
子齊商人鄭歸生楚比稱公子趙盾夏徵舒崔杼甯喜陳乞無有不  
氏者非前貶而後無貶可知也又桓○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接  
慶父罪惡至重出奔猶書公子則知春秋褒貶在所書之事不在爵  
號名字及日月之詳略也齊召南公羊

隱元年夏鄭伯克段于鄆  
穀梁曰不稱公子段失子弟之道非也非命卿例不書公子趙匡  
辨疑引  
隱二年夏無駭帥師入極  
劉李駁公穀說見大夫未賜族不氏門顧說見內大夫卒門無  
駭卒○以去氏爲貶非也觀後無駭卒不氏明未賜族也以無  
駭之卒推無駭之生實無氏可書耳呂祖謙東萊別集  
隱四年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公穀謂鞏有弑隱之罪故貶不氏未弑而先貶無此理李康會通桓三  
年○程子以爲鞏於隱世不稱公子隱之賊也於桓世稱公子  
桓之黨也是鞏於隱時逆惡未見反先去其公子於桓時逆惡  
已成反完其公子與奪反易而不通矣湛若水○左氏曰羽父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六 公子大夫貶不書氏繫駭辨  
請師公弗許因請而行故書曰鞏帥師疾之也非也鞏之固請  
有異於元年公子豫之遂行乎豫不書於鞏鞏書而不氏當罰  
頗矣何以爲春秋權衡○鞏於桓公時方賜族稱公子春秋之  
初尚惜名器也若曰削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然則未弑君  
之先絀其公子以貶之已弑君之後反書公子以榮之於鞏  
之義無乃傾乎左氏曰鞏帥師疾之也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  
自見不在削去其公子陳遷鶴○杜氏曰公子者當時之寵號  
宣元鞏之稱公子桓賜之也隱之篇不稱公子者未賜也若專  
命之罪則直書自見顧炎武○鞏不稱公子是爾時原未稱公  
子非因弑隱而削亦非因帥師而削也未弑而預削示貶固無  
是理若以惡大夫之專將則無駭之帥師入極不書氏亦爲削  
之以示貶矣然觀無駭之卒不氏則原未有氏而非春秋削之



何以獨削翬之公子邪翬至桓之時稱公子者桓得其助已弑君而寵之以公子之命也觀翬之前不稱公子後稱公子則知命爲公子與命氏同其未命爲公子未命有氏者雖爲大夫不敢有稱史家亦不得而稱之也張自超宗○愚按左氏云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蓋疾其專兵以書帥師罪之非以不書公子罪之也杜注非陳止齋謂大夫會伐於諸侯於是始故不稱公子亦非也

隱十年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義見上○按孔疏胡傳謂先期會伐不待公命貶去公子非也桓十一年秋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之以大夫盟諸侯蔡之以弟與盟皆直書以示義如以柔不氏爲貶然則蔡叔之稱爲賢之邪張自超宗○按陳止齋謂大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卷二十六公子大夫貶不書氏繫

夫會盟諸侯於是始故貶非也

莊三年春翬會齊師伐衛

左氏云疾之也蓋疾其黨有罪逆王命也而杜預謂疾翬去氏非矣和懿行○左氏云疾之杜云疾其專命非也專命如公子

豫何以都不書翬何以書名而去氏賞罰不可知誰能通之哉柔會宋公非專命也侯卒非專命也又何以不氏邪劉敞○穀

梁曰會仇讐伐同姓故貶不稱公子非也春秋之初未命大夫不氏書法貶在會齊伐衛不在去氏書齊則父讐也書衛則同

姓也會仇讐伐同姓不貶而義自見不必以去族言也家鉉翁以上駁辨內大夫不書氏繫

隱四年春衛州吁弑其君完秋衛人殺州吁于濮不稱公子是告辭不同自莊公以上諸弑君皆不書氏閔公以

下皆書氏亦足明時史之異同孔○州吁不稱公子非命卿也

吳語○公羊謂不稱公子當國也非也諸弑君稱公子公子而爲大夫者也不稱公子公子而未爲大夫者也當國與不當國

何足辨乎宋督朱萬豈當國爲君者哉公子商人豈不當國爲君者哉乃曰宋督爲馮取國故使氏國然則齊陳乞亦爲陽生取國何不使乞氏齊哉又曰商人次正當立故氏公子然則陽

生亦本正當立何不氏公子哉穀梁曰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非也宋督朱萬亦可云弑而代之乎公子商

人豈非弑而代之者而不氏國何也劉敞○商人稱公子州吁無知何以不稱公子曰再命稱名三命稱氏常法也無氏者孔

子不得而加有氏者孔子不得而損有求其同則凡例與而春秋晦矣程端學三○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已賜氏也衛州吁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卷二十六公子大夫不書氏繫

弑其君完未賜氏也胡氏以爲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及其身此求其說而不得爾顧炎武○伊川以爲春秋之初

弑君不稱公子公孫者身爲大惡自絕於先君不復得爲先君子孫也大義既明於初其後弑立則皆以屬稱立義各不同也

文定以爲削其屬籍特以國氏罪其君不待以公子公孫之道使主兵權而當國也非也春秋之初先公之子公子之子猶未

公然稱公子公孫以用事於國交政於諸侯也內稱公子自翬始外稱公子自公子歸生始故春秋前不稱公子不稱氏後則

相因而稱州吁在國未嘗爲公子以用事交政衛不稱公子以水告舊史亦不得以公子書矣張自超宗○不稱公子先儒謂

孔子削其屬籍非也鄭歸生楚比皆稱公子而獨削州吁無知朱萬之屬籍其義何居蓋朱萬以前外大夫本不書氏族故亂



賊亦不書氏族慶父以後內外之大夫皆書氏族故亂賊亦書氏族此舊史之文隨世以變不可以義理求之者也苟以是爲褒貶設其人可褒而舊史不載氏族孔子何從而得之邪方苞直解  
○州吁不繫宋督不氏先儒並謂春秋削其屬籍夫弑逆大惡一削屬籍遂足蔽辜乎春秋取義不如此也不繫者未命不氏者未賜族也高謝然釋經  
○顧氏說見大夫未命不氏門又 冬衛人立晉

晉不繫公子承國辭也若王子朝則繫矣此可見也高謝然釋經  
公子者大夫之稱也故兄弟代立者不稱公子若楚比棄疾之稱公子比右尹也棄疾縣公也其爲大夫舊矣故不與兄弟代立者同文方苞直解  
○張氏自超說見書立門○按程子謂不稟命於天子先君故去其公子非也○顧氏說見大夫未命不氏門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六 公子大夫既不書氏繫數辨

隱八年春鄭伯使宛來歸祔

劉氏說見大夫未命不氏門

桓二年春宋督弑其君與夷

義與州吁同又見大夫未命不氏門○高氏說見前

桓六年秋蔡人殺陳佗

義與殺州吁同

桓十一年秋突歸于鄭

杜氏曰不稱公子從告非也諸侯之子未爲大夫自不稱公子也稱公子皆已爲大夫者也劉敞直解  
○穀梁曰曰突賤之也按名者所以別忽不氏未三命爾若或貴之可以不名乎葉夢得直解  
○突不稱公子突原未稱公子也如以爲賤則楚比歸楚稱公子顧無貶邪朱自趙宗直解  
○自宣以前列國無以公子書者突與曹

赤不稱公子亦舊史之文方苞直解  
○高氏說見公子公孫門總論  
○愚按方高說是程子以爲突不可以有國削其公子非也  
莊八年冬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說見前州吁劉氏權衡辨穀梁與州吁一條同○按先儒謂不稱公孫絕其屬籍非也胡傳謂州吁不氏責衛莊不待以公子之道無知不氏責齊僖不待以公孫之道貶及先君持論尤謬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六 公子大夫既不書氏繫數辨

公羊曰糾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非也糾非魯臣何以責君前臣名乎且若稱公子糾可謂非君前臣名乎劉敞直解  
○按伊川以糾不書子爲非君之嗣子也文定曰明不當立也其說未然也

穀梁范注糾不書公子繫在於魯故挈之也說亦牽強愚按左氏作子糾正義云唐定本有子字近儒徐氏段氏據傳從孔疏

證子糾二字是名王氏夫之以糾爲齊襄之子書子爲在喪之稱皆有依據疑公穀納糾糾勝子字其說勝於張氏治李氏廉臧氏琳此諸家疑唐定本誤詳見下公子書子

小白入齊不書公子左氏未著其說按後漢書鄭興云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與習左氏春秋此必左氏先師之說錢大昕潛研

○公羊曰曷爲以國氏當國也按小白不氏未三命也非當國葉夢得直解  
○愚按小白不書公子葉氏未命之說與傳

稱公子小白未符合趙子常萬充宗高雨農謂公子入國不稱公子別於大夫之入國也見下直解  
其說爲通胡傳以爲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故以王法絕之陸淳集例曰自以爲君而爭國者皆不言公子公孫言非復人臣也小白陽生捷菑去疾所以不氏也皆非也



莊十二年秋宋萬弑其君捷冬宋萬出奔陳

方氏說見上州吁○穀梁謂萬爲卑者則萬已爲大夫其說不可通案○按傳云南宮萬南宮非君賜之氏也家氏鉉翁謂

以討故去其族非也參看大夫未命不氏門洪氏說

莊二十四年冬赤歸于曹

義見前鄭突或以爲突挾亂臣赤挾戎皆去其公子以誅之非也

文二年春及晉處父盟

按左傳杜注晉卿不能匡君以禮親與公盟故貶去族公羊傳何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皆非也駁辨見內盟不目其人書及門○陳氏岳曰苟諱之沒其盟而不書矣安有止去其族而爲諱也○處父初見經及盟不氏而救江氏安知不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六 公子大夫不書氏駁辨

美

鞏之前不稱公子後稱公子命之公子而後公子賜之氏而後氏乎諸儒謂削氏以治其抗夫春秋內大夫之盟諸侯公之盟外大夫多矣而獨削處父之氏其義不可以通也○張自超不

文十四年秋晉人納捷于邾

按捷苗不書公子義同鄭突曹赤

宣八年夏仲遂卒于垂

杜○不書公子因上文而省之

也○張自超宗○仲遂之卒上書公子下書氏及名互詳之也未

嘗貶也遂之惡無待于貶也○顧奎光○按公穀以不稱公子爲

貶其弑子亦然於全經義不可通案纂亦云杜注近理當從之

成十五年秋宋殺其大夫山 傳日子山即蕩澤

左蕩澤爲司馬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出奔晉魚石自止華元

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

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杜注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

故去族以示罪○伊川本杜注以爲山去族害公族也文定亦

云然據左氏云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又云攻蕩氏殺子山曰

澤日子山似澤名而子山字者春秋何以不書其名而書其字

邪若澤與山兩人則宋不罪殺公子之澤而殺蕩氏之山爲失

刑矣○張自超宗○愚按山不氏左以爲背族何休以爲譖華元

孫氏以爲未命大夫顧氏棟高三傳異同表辨之曰擅殺命卿

素亂國典乃必誅不赦之賊不止背族與譖華元而已左氏失

之晦何氏失之小隱桓以後列國無不命之大夫况魚蕩向鱗

皆桓族豈有三族皆稱氏而蕩獨未命不氏者所辨誠是惟顧

氏取趙氏鵬飛之說謂聖人削奪其族以罪亂臣論亦未的春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六 公子大夫不書氏駁辨

毛

秋之季亂臣多矣肅喜弑其君者也春秋復書曰晉人執肅喜孫林父逐其君且叛者也春秋復書曰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宋華亥向甯華定叛矣復書其奔晉趙鞅叛矣復書其歸其帥師皆未嘗去氏也何以諸人皆不削奪而獨罪山邪方氏謂宋人惡之告不以氏亦無據石氏以爲闕文此安知非脩成後之闕文乎釋張氏自超說則傳文本難憑此等處只宜闕疑耳

襄二十九年夏吳子使札來聘

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杜○胡氏謂季札遜國事聖人不

取故於札來聘貶不稱氏族不知春秋之紀事皆爲戒而已矣

不以稱氏族爲衰亦不以不稱氏族爲貶也遜國之事自是季

札之善聘魯之役自是吳子之謀二者不相關也豈因其聘魯

而致不足於其遜國哉○胡傳謂因其辭因生亂而貶



之札之辭國在聘魯二十九年之後何得預貶之於二十九年  
之前季本○常山康侯元德諸儒謂貶不書公子非也札讓國  
在後安得預貶春秋卽事論事者也未嘗因此事而論他事之  
臧否也如楚公子貞侵宋猶夏也公子重公于慶父逆賊也皆  
不去公子札讓國而乃去公子乎程端學○札以名書當以杜  
注孔疏爲正非廢貶所係也公羊以札能讓國而賢之穀梁以  
吳能使賢而善之皆非經旨胡傳謂札以讓國階禍書名示貶  
而不得比於季友叔肸之例則鑒之甚矣案○書法與楚椒  
秦術同固無賢札讓國之義亦無貶札辭國生亂之義春秋但  
著楚秦吳之聘上國有何褒貶於其間張自超○杜注不稱  
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此說是也公穀以使札爲賢胡氏以去  
公子爲貶皆非也經書吳子使札來聘見吳驟強耳與楚子使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六 公子大夫貶不書氏繫微辨

美

椒秦伯使術何異緣一札字安生褒貶於經無當郝懿行

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與出奔吳

公子恒稱公子必篡與爭國而後名之莒黎比公生去疾及展  
與展與弑君而立莒人召去疾於齊則去疾宜入者也曷爲稱  
之與爭國同也春秋美惡不嫌同辭展與已立矣而去疾自外  
而入則固書之與爭國者同也苟曰公子去疾則與大夫之以  
惡入者無辨矣趙游○去疾不稱公子別於大夫之奔入也高  
然釋○春秋於公子之入國而爲君者皆不稱公子齊小白  
生稱公子則與大夫之去國而還者無辨也若楚公展與既未  
能君而出奔則與宋萬蘇開之奔陳無別故書法同高斯大○  
胡傳去疾何以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有國遂立乎其  
位而無所稟非也果爾則當書公子以見義矣春秋於兄弟爭

國者皆不稱公子公子者大夫之稱也惟楚比稱公子以楚國  
定位已十餘年故從大夫弑君之常辭耳方苞  
哀六年秋齊陽生入于齊

書陽生入陳乞弑則罪自見矣胡氏謂不稱公子以弑先君所  
立之子爲不子所以誅陽生者反譚矣湛若水○文定以陽生  
不稱公子爲春秋誅其不子然則楚比奔稱公子歸稱公子爲  
不誅其不子邪陽生非適而長不稱公子楚比非適非長而稱  
公子於義何取此皆泥於稱公子不稱公子爲春秋筆削之  
以示義故其爲論如此而不知公子之稱彼原稱公子則仍之  
彼原不稱公子則亦仍之也蓋雖皆公之子其國寵以卿大夫  
之貴使用事於國交政於諸侯則稱於春秋不然則春秋亦不  
書也卽以此比與陽生言之比已列卿大夫而貴尊爲公子其名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六 公子大夫貶不書氏繫微辨

美

當見於經故比之出奔書陽生未列於卿大夫而名未貴秩未  
尊其名不當見於經故陽生之出奔不書蓋春秋非大夫不書  
故也又卽楚比得書公子陽生不得書公子之實而可以定此  
弑虔陳乞弑荼之獄矣比惟列於卿大夫而貴尊爲公子則其  
在國用事已久必有爲之黨者其勢可以脅楚之人使奉已爲  
君故弑虔之獄不歸觀從而以歸比也陽生雖於諸子爲長在  
國未爲公子以列於卿大夫名未貴秩未尊國之政事未嘗一  
日得與國之兵權未嘗一日得操雖欲入國爲亂而無助之者  
陳乞召之則得入陳乞君之則得立故弑荼之獄不歸陽生而  
以歸陳乞也張自超○愚按穀梁范注引鄭氏起廢疾因傳  
文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謂小白取國于子糾陽生之取國  
于荼與小白同故皆以國氏不稱公子其說非也



以上駁辨外大夫不書氏繫  
附 公子書子

莊九年秋齊人取子糾殺之

賈逵云稱子者駁之案定本上納子糾已稱子則此言子非駁

之也沈云齊人稱子糾傳云子糾親也請弟討之故魯史從其所稱而經書

子糾孔○公羊云稱子糾宜爲君也或因公羊而益之曰此殺

未踰年之君也夫子糾小白爭國未知孰宜爲君也納而未得

入而以爲未踰年之君可乎蘇解○上文納糾唐定本左經有

子字按傳鮑叔語是其人名子糾矣段五裁左氏古經注○觀鮑叔來言

日子糾親也則知子糾其名也如子華子臧以子繫名者也公

羊謂貴其宜爲君也非也糾未得爲君非君而以爲君春秋無

是例徐庭垣○舊史書子以罪齊也齊大夫既與魯盟奉糾力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六 公子書子

不能奉則聽其隱身於魯可也桓雖忌克使高國世臣爲之內

主者以大義勸勉而力持之可以無動於惡乃聽其迫而殺之

諸大夫猶有人心乎故於糾稱子以正其君臣之名殺稱齊人

以著其悖逆之罪義各有當而非以糾爲當立也何以知書子

非春秋之特筆也使舊史不書子孔子不能益也方苞○於桓

入繫齊復於殺糾繫子者一明桓當立一明糾不可殺也如以

書子爲桓兄則當繫於納糾不當繫於殺糾高澍然○左傳載

鮑叔言及記殺于生實皆直稱子糾則直以子糾爲名非書法

所存也又○公羊云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非也下言取

子糾則明是脫文何焯讀○顧氏奎光說見公子繫國門齊小

白桓兄糾弟諸說王氏夫之以糾爲襄公子說並見書入門小

白入齊○愚按孔疏引古義據傳語子糾二字是從齊人所稱

徐氏本其說謂二字是名確有依據段氏攷論古經與孔疏同

何氏亦疑上文納糾脫子字糾二字是名可以直斷之矣王

氏以糾爲齊襄之子桓之從子書子爲在喪之稱亦確有考證

與公羊何注君薨稱子某之說合勝於桓糾兄弟舊說其義亦

得高氏又謂於殺繫子明其不可殺於納不繫子是不與其納

方氏謂書子以罪齊人立論亦本賈景伯胡康侯然使舊史不

書子則孔子不能益而以爲聖人所筆削則非也○又按程子

據公穀書納糾以左氏作子糾爲誤又以殺糾左氏書子爲罪

齊人今攷諸說子糾是二字名傳有確證書納糾者脫文無疑

張氏治疑左氏古本亦作納糾並誤

○討世子母弟稱君稱君其之葬

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鄆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六 討世子母弟稱君

左傳殺梁見書克○凡君討其臣但舉國名而已不稱其君

今段之不弟乃是鄭伯養成其惡特稱鄭伯以譏失教陸清

康侯胡氏穎濱蘇氏以下皆從此說

辨稱鄭伯鄭伯帥師也非殺世子母弟目君之例也牛運

君子子弟直殺之而不稱兵則皆書君其必書君者以君實殺

之不得謂國人殺之取殺之也鄭伯之克段則稱兵而不殺之

者稱兵之例君親帥師亦當稱君以稱鄭伯爲責失教者此說

經餘情非聖人意也毛奇○顧氏棟高鄭莊論見書克

僖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舊公羊易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穀梁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何也春

秋端本清源之書也內龍並后嬖子配適亂之本也明○父子



相賊其端非起于妾媵之奪正則起于庶孽之干嫡使妃妾之分定嫡庶之名正安有相賊之禍哉春秋書君父殺世子者二晉獻殺申生宋平殺子痤晉獻以驪姬及奚齊宋平以芮棄及佐驪姬與棄皆以色奪正奚齊及佐皆以愛干嫡用是知妃妾嫡庶之不可不定也故春秋皆斥稱君君之罪也趙鵬飛經筵駁殺弟及世子未有目國者殺大夫公子未有目君者以大夫公子對國言以弟世子對君言屬辭之審也高澍然釋經襄一十六年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殺世子母弟直書君者甚之也宋寺人伊戾為太子內師無寵譖于宋公而殺之譖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嫡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援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眾矣胡○晉獻驪姬而殺申生宋平聽伊戾而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六 討世子母弟稱君

望

殺子痤漢武帝唐明皇猶蹈之自古讒人之患雖其君之父子不能相保況臣下乎高澍然集注○宋寺人伊戾內連宮禁外結大臣共造譏而殺太子宋平尋知其子之無罪僅烹一伊戾而芮棄之寵愛向戌之權任不為之憂更立棄之子為太子殺梁所謂目君以著其惡者也家範○按諸說毛氏所謂說經餘情也襄三十年夏天王殺其弟佖夫

左傳見書殺門○殺梁天王殺其弟佖夫甚之也○稱君者甚之也僖括將作亂立佖夫弗知誅僖括并殺佖夫非親親之道也劉敞傳○佖夫無罪五臣以王故殺之而王弗察猶王殺之也故書曰天王殺其弟蘇轍集解○按程頤○春秋之義天子得專殺故無天王殺大夫文惟殺弟則書書稱堯親九族見景王不能容一母弟也王說微○王殺大夫不見經則知書國

殺大夫者見專殺非刺頗刑也而殺弟則書重人倫之變也高澍然釋經

○殺兄弟世子不稱君 陳御寇劉氏說辨

莊九年齊人取子糾殺之

殺兄弟目君常也然目小白則齊人之罪隱書齊人則小白之罪不能隱觀楚公子比之死專目棄疾則知子糾之死兼罪諸大夫矣方苞直解○張氏說見書殺門殺公子母弟

莊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劉氏說謂不目君而曰陳人病御寇也非也不目國非假國法殺之也不目君凡殺弟及世子目之公子則不目也高澍然釋經昭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經書殺世子者三晉獻驪姬奚齊卓子而殺申生宋平變佐而殺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六 殺兄弟世子不稱君

望

痊陳哀嬖留而殺偃師皆嬖子配嫡之禍也然申生痊之誅權在於晉宋之君故目君偃師之事以春秋書法而觀招實為之耳如傳所言廢太子本哀公意何為憂殞其身意者招與二姬謀廢嫡立庶如敬嬴襄仲之所為而哀公未之知是故書招殺也汪克寬集疏○不書陳人義在自其人也書陳人則不見其家範翁詳說○張氏說見書弟門

○書盜 賤者不名辨 昭二十年左氏說辨胡傳說辨 哀四年

春秋書盜者不罪為盜而罪致盜者也夫不罪為盜者非以盜為無罪也為不足罪爾苟為國者能修禮義之教明刑政之防其德足以愛而人不忍其威足以畏而人不敢則安有盜犯其上者哉禮義不立刑政不脩其德不足愛而怨叛起其威不足長而侮慢生此盜所由作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即春秋書盜之義也黃仲炎通說襄十年



凡盜皆潛賊或出不意多不得主名雖有主名而其人微不合見經者皆書曰盜王樵輯傳

殺君大夫書盜者陰賊而不知為何人也凡此類當以經文為斷不

可以傳汨之蓋苟得其主名雖異國之人亦當書某人如邾人戕鄆

子於邾是也如本國亂雖未得其主名亦當書國人如宋人弑其

君梓曰宋人殺其大夫司馬是也盜殺蔡侯申不書弑是并不知其

為本國之人與異國之人也方苞直解

書盜之義有三則賊以快己之私尉止齊豹是也竊殺以欺人之所

不見陽虎是也性本凶桀而事出倉猝非有逆志成謀公孫綏是也

既皆盜行則有書盜而已張自超宗朱辨

書盜與書人書名異人眾殺也名敵殺也盜則以下賊上之辭也高

然釋經即義昭二十年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六書盜

書盜殺者據其告詞本無主名也書盜竊則以陪臣賊故葉西宛

襄十年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軌

左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馳其車尉止獲又與

之爭弗使獻初子駟為田洳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

故五族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

司徒冬十月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侯帥賊以入晨攻執

政於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書曰盜言

無大夫焉杜注大夫謂鄭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子產聞盜為門者庀羣司開府庫

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

矯率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侯盜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

臣尉駟司齊奔宋子孔當國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

請焚書以安眾乃焚書於倉門之外眾而後定○孔疏見書殺

門○君殺大夫稱國鄭殺其大夫申侯之屬是也大夫相殺稱

人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之屬是也今此士殺其大夫故言盜矣

傳云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語見公羊傳文十盜乘機

而至者也苟無機隙盜豈敢犯哉三子者不能佐時憂國日尋

干戈何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乎如此則盜之招也胡鉉○易

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鄭

三卿之禍其近是乎汪克寬纂○為大夫而見殺於盜則其所

以在人上者可知也高閏○發與輒作田洳已奪司氏五族之

田驛復與尉止爭故五族聚羣不逞之徒入西宮之朝而殺三

人不言大夫大夫非盜所得名也盜賤之賤也故弑君不目君

不使其得接於上也殺大夫不目大夫不使其得接於下也葉

傳○以盜而一日殺三卿鄭之失政甚矣傳曰言無大夫焉春

秋之季小臣圖柄其甚者陪臣執國命矣陳傳良○既稱盜即

不稱殺其大夫與盜殺蔡侯申同文李氏謂宜稱盜殺鄭大夫

某某方合殺蔡侯申例者非也據左氏則尉止聚羣不逞因公

子之徒以作亂何以不書國人哉按春秋稱國人以殺者陳人

殺御寇其故未詳至宋人之兩殺大夫左氏以為昭公欲去羣

公子而公族為亂晉人之殺先都殺士穀箕鄭父則三人有擅

殺之罪陳人之殺公子過則過有殺世子之罪其所殺之是非

有關於國人此及衛繫則出於尉止齊豹之私故不可以書國

人而書盜也張自超宗○凡兩下相殺稱名不得其主名則稱

盜盜者陰賊之辭也何以不曰盜殺鄭大夫嫌也大夫者對君

之稱非所施於盜也然則盜殺蔡侯申何以稱爵不稱爵則不

知為蔡君也邦彥行○以下賊上而無列於朝及不得其名者



統謂之盜不書殺其大夫君大夫之稱不可施於盜也故盜殺蔡侯申不目君高誘然

昭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左衛公孟縶弒齊豹奪之司寇與野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蒞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肅實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閔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閔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駟馳驅乘於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於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六 書盜

果

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實出徒行從公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飭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左氏說見昭三十一年胡氏不取昭三十一年左傳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章微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胡氏曰天下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新此名而不與者哉胡氏以爲非齊豹也乃宗魯然春秋書盜者四尉止也齊豹也公孫翻也陽虎也皆大夫也故任公輔以爲豹非卿故曰盜而陳氏亦曰既奪之司寇則非卿矣恐其說亦是會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益而名章左氏之妄說也縶之禍審出於齊豹等此與鄭尉止西宮之難何異豹若未嘗爲司寇則史誤也或實嘗

爲司寇而縶奪之不在其位既與北宮喜褚師圃等同作亂自當例書爲盜以私怨殺其君之兄是何足以爲名而求之乎杜預附會其言以爲豹殺衛侯兄欲求不畏強禦之名此尤可笑夫不畏強禦如孔父之於宋督是也豹挾黨專殺致其君出可爲不畏強禦者乎知庶其苦牟夷邪黑肱以地來奔法自當書若書地而不書人則來奔者誰乎必以爲盜邑叛君以微大利而著其名則知昇我知快來奔彼不竊邑何以亦名其說自不能行蓋諸侯之大夫出奔未有不書名者所以目其人此常法也左氏但疑知首爲無命大夫前未有以名見者而忽見三人以地來故繫爲之說不復顧昇我快之自相戾不知知首無命大夫若以事來自當與秦術吳札同以名見葉夢得○傳謂求名不得故書盜考當時之事豹實怒公孟之奪其官邑率羣失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六 書盜

聖

職之人起而爲亂殺縶遂君彼自快其私怒耳何名之求哉家說○陸氏說見小國大夫接我門邪黑肱條下○齊豹稱盜微之也春秋但責衛侯之不能庇其兄豹不足當春秋之法也胡氏不審乃舍手刃之盜而蔽罪於與難之宗魯過矣王介之○公羊傳曰縶者窮諸盜先儒曰謂齊豹已奪司寇非卿改謂歸獄於宗魯皆非也果爾則書衛人可矣其曰盜陰賊而無主名也方苞○左氏求名不得之說固非胡氏謂蔽罪宗魯亦無此理齊豹首謀宗魯與聞其事雖不爲無罪然既以身死之矣乃舍豹責魯恐聖人斷獄不如是之煩也葉西定八年冬盜竊寶玉大弓

左季康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僖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



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  
所焉辛卯禘於僖公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  
癸巳至成宰公欽處父告孟孫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  
林楚御桓子庚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昨謂林  
楚曰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孟氏選國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  
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  
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欽處父  
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於棘下陽氏敗  
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於謹陽關以叛○公羊  
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叛者也  
○穀梁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  
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六書盜

吳

弓玉魯受封重器失之必書虎又家臣不合書名故書爲盜盜  
疑○虎陪臣也取周公之分器以出魯莫之禁書曰盜竊寶玉  
大弓魯無人之辭也是故陪臣皆不書書陽虎爲盜是治陪臣  
也春秋治至於陪臣斯極矣陳傳良後傳○書盜者不罪爲盜而罪  
致盜也使爲國者紀綱立刑政明安有盜竊公行之事哉今以  
陪臣之賤行亂國中脫甲公宮竊魯先君之分器以出魯之無  
紀綱刑政於此極矣故書曰盜竊寶玉大弓非徒罪分器亡也  
罪紀綱刑政之亡焉爾黃仲炎通說○明堂位以大璜爲天子之器  
大弓爲天子之戎器蓋成王以是賜魯是先君之分器也周官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王鎮大寶器藏焉若有  
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然則寶玉大弓宜藏之祖廟有禁  
令焉今因從祀先公出而陳之遂爲盜所竊則國亂無政可知

矣聖人以國之分器陪臣得取而莫有抗之者故書曰盜凡盜  
人皆可得而執之也高閏集註○陽虎陰使人竊而無主名也虎既  
敗何暇入公宮傳未可據方苞直解○諸儒多謂曹邾無大夫如繫  
勸懲則雖曹邾夷邾快以賤而得書於魯之叛臣又以爲以賤  
而不書何以曹邾之叛有繫乎懲而魯之叛無繫乎懲邪論之  
不可以不通如此陽虎非卿而其強取寶器是亦盜行不謂之  
盜而何哉故春秋五書盜不盡以其賤而不名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馮氏景說見魯政下逮門總論

哀四年春盜弑蔡侯中從公穀作弑

左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承音魯公孫翩逐而  
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眾莫敢進文之錯後至執弓  
而先翻射之中肘錯遂殺之遂公孫辰殺公孫姓公孫吁吁卽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六書盜

吳

○曰盜不得其人者也使知盜之在內邪則將曰蔡弑其君知  
盜之在外邪則將書曰某人戕蔡侯于蔡崔子方經解○春秋弑君  
有稱國者有稱人者有稱名者未有書盜者書盜不知其名是  
以曰盜耳鄭玉闕疑○一國之君行有軍從居有衛兵而爲賊所殺  
蔡之無臣子甚矣義引石介○亂黨眾不容悉書蔡目之曰盜  
詳說○公穀胡氏皆以稱盜爲賤微又言蔡侯不能以禮信  
自衛夫人得而害之故變文稱盜以警人君如是則使弑君之  
賊得遂其罪名將何憚而不爲乎湛若水正傳○公羊曰稱盜何賤  
乎賤者也執謂謂罪人也以盜爲罪人無據穀梁曰稱盜以弑  
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如閏不得君其君之比內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道  
道也尊內其君而疏外弑者故不說尤無理疏外弑者而反寬  
其罪尊內其君而反爲佚其賊何見疏者之幸而見尊者之不



幸也如左氏說則姓霍皆弑君之黨宜以討賊書矣殆不足信至胡傳謂蔡侯背楚誑吳謀國不臧夫人得而害之故變大書盜副略其名氏姓與霍皆不去其官此尤背理之甚君即無道臣不可以行逆况蔡侯非大惡乃於君父求備爲亂賊解免是春秋爲助亂之書矣豈可訓乎獨趙氏鵬飛以爲蔡侯之死既出於盜則賊不可名必得真盜而始可加之罪不得其真而妄指以誣人則爲失刑辰與姓霍皆非真盜而以弑見誣者也家氏鉉翁以爲亂黨眾不容悉書故槩目之曰盜此兩說得之三傳異同表刑賞表合參○又按公孫翩非賤者杜孔謂翩賤故稱盜亦非也當日既已殺翩則罪人已得不書公孫翩弑其君而曰盜者不可得而指名之辭也又異○無主名及賤者乃稱盜左氏曰公孫翩則是明有其人且係貴族何爲不明正其弑君之罪而諱之曰盜乎公孫辰三人以賊黨而猶列其名公孫翩以首禍而顯免於罰乎大抵是奸人卒起不意眾疑是三人所爲逮後或殺或逃而姑以姓霍二人當獄耳其實不可得而指名也甯信經而舍傳爲是又大事表○左傳恐未得其實闢殺吳子不書盜况公孫之貴乎凡書盜者必陰賊而未有主名也惟無主名故辰以懼禍而奔姓霍以見疑而殺也方苞直解○春秋五盜左氏於此不詳盜爲何人如以爲賤而書盜則左氏所云尉止齊豹公孫翩陽虎者多不足據如據左氏則齊豹之爲司寇翩之爲公孫皆不賤或當以不知誰何之人而書盜爲得春秋之義也張自超宗○左傳謂公孫翩弑夫翩爲公孫則非賤者宜書名未辨義○今日盜則不得其名之稱也高樹然釋經

哀十三年冬盜殺陳夏區夫

區夫微舒之後微舒弑逆楚人殺之而陳人猶使世執國政春秋因其爲盜所殺而書之與華孫同意盜殺蔡侯申盜殺陳夏區夫當春秋之季世變之極至於盜興而專殺國君卿大夫則亂已極矣高閌集注○春秋書盜四殺君者一殺兄者一殺大夫者二以盜之賤而及君大夫之貴國無政刑矣趙鵬飛經筵

○書闕

春秋書盜一字所以戒小人竊權書闕一字所以防刑人之弄權王明梅侯集對策

襄二十九年閏弑吳子餘祭

不名闕不得稱名略之也牛運震傳○餘見書弑門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六 書盜

季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六 書闕

季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六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七目錄

姓氏總論 隱八年左傳誤字辨

大夫書氏不書氏總論 小國無命大夫辨 以為筆削褒貶辨

諸侯之子為大夫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穀梁說辨 筆削

魯公子穀梁說辨 公子穀左氏程胡說辨 公子牙公

曹公子首公穀說辨 公孫會公穀說辨

陳公子御冠穀梁說辨 公子招公羊說辨

齊公子商人胡傳說辨 莒公子意恢穀梁說辨

楚公子嬰齊穀梁說辨 衛鄭蔡宋

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賜族書氏未賜族不書氏

內外大夫未賜族不書氏

魯無駁公穀說辨杜說辨 單左說辨 游左穀說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七目錄

衛州吁公羊說辨 晉胡傳齊無知胡傳說辨

鄭完穀梁說辨 詹公穀說紀履綸穀梁說辨

秦術公羊說辨 楚椒公羊說辨

宋莒邾吳

內外大夫已賜族書氏

魯單伯左說辨 更伯左說辨 仲嬰齊公羊說辨

宋孔父以孔為字以父為字辨

齊仲孫公穀說辨 崔氏左說辨

衛晉蔡陳楚

王臣書氏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七

姓氏總論 隱八年左傳誤字辨

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曰氏使

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

在下也 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鄭駁異義

禮記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言

子孫當共姓也其上文云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是言子孫當別

氏也氏族一也所從言之異耳釋例曰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

則曰族例言別合者若宋之華元華喜皆出戴公向魚鱗蕩共出桓

公獨舉其人則云華氏向氏并指其宗則云戴族桓族是其別合之

異也記謂之庶姓者以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亦氏族之別名也

姓則受之於天子族則稟之於時君周之子孫皆姬姓賜姓者少惟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七 姓氏總論

外姓嫡滿之徒耳賜族者有大功德宜世享祀方賜之胙土命氏據

封建諸侯言其王朝大夫不封國者亦當賜族尹氏武氏是也諸侯

之臣卿乃賜族或以才舉功德猶薄未足立家雖為卿不賜族諸侯

以字字有二等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則二十加冠之字及

伯仲叔季長幼之字二者皆可以為氏 孔疏隱八年

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賜氏不得賜姓降於天子也天子因諸侯先

祖所生賜之姓杜預云若舜生馮洸賜姓姬封舜後于陳以所封之

土命為氏也諸侯賜大夫氏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

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於公以王父字為氏適夫人之子以

五十字伯仲為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庶子妾子以二十字為氏

若展氏臧氏是也異姓以父祖官及所食邑為氏以官氏司馬司城

是也以邑氏韓趙魏是也子孫不為卿不賜者自以王父字為族氏



族對文爲別散則通故左傳上云問族下云命爲展氏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皆姓而云氏也禮記大傳正義

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昏姻也故紀世別

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爲重人倫也姓者生也人稟

天氣所以生者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

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其德也或氏王父字者何所以別諸侯之後

爲興滅國繼絕世也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諸侯之子

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爲氏班固曰

古者有姓有氏有族姓出於一百世不可易別其支派各取以爲號

者謂之氏合而言其一派之所自出謂之族後世姓氏淆亂失其所

從來今之所謂姓卻是古之所謂氏呂祖謙左傳補注

姓以繫百姓之正統氏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蓋別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七 姓氏總論

姓則爲氏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族故八元八愷出於高

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商氏徐氏徐氏之類

謂之六族陶氏施氏之類謂之七族宋氏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

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王暉玉堂嘉話卷六○方以智通雅亦載

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古之詛辭多曰陞命亡氏

跽其國家亡氏與齊爵失國同可知其爲賤也言姓氏者皆本世本

公子譜二書二書皆本左傳鄭樵通志○居於姚墟者賜以姚居於

虞濱者賜以虞姬之得賜居於姬水也姜之得賜居於澧水也故曰

因生以賜姓又○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無字者以名魯孝公之

子曰公子展其孫則曰展無駭展禽鄭穆公之子曰公子豐其孫則

曰豐卷豐施王朝亦然王子狐之後爲狐氏王子朝之後爲朝氏是

也無字者以名然亦有不以字而以名者如樊皮字仲文其後以皮

爲氏伍員字子胥其後以員爲氏皆由以名行故也亦有不以王父

字爲氏而以父字爲氏者如公子孫之子曰公孫歸父字子家其後

爲子家氏是也又如公孫枝字子桑其後爲子桑氏者亦是也亦有

不以王父名爲氏而以父名爲氏者如公子牙之子曰公孫茲字

伯其後爲茲氏是也又如季公鉏字子彌其後爲公鉏氏者亦是也

以名字爲氏者不一而足左氏但記王父字而已以次爲氏者長幼

之次也伯仲叔季之類是也次亦爲字人生其始也皆以長幼呼及

乎往來既多交親稍遠則長幼有不勝呼然後命字焉長幼之次可

行於家里而已此次與字之別也所以魯國三家皆以次命氏而亦

謂之字焉族近於次族者氏之別也以親別疎以小別大以異別同

以此別彼孟氏仲氏以兄弟別也伯氏叔氏以長少別也遂人之族

分而爲四商人之族分而爲七此枝分之別也齊有五王合而爲一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七 姓氏總論

謂之五王氏楚有列宗合而爲一謂之列宗氏此同條之別也公孫

歸父字子家襄仲之子也歸父有二子一以王父字襄仲爲仲氏一

以父字子家爲子家氏公子郢字子南其後爲子南氏而復有子郢

氏共叔段之後有共氏又有叔氏又有段氏凡此類無非辨族又

氏族莫繁於古而知之者甚易氏族莫簡於今而知之者甚難三代

之時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者也百世而不變者也曰氏者別

其子孫之所自分者也數世而一變者也枝分派別千塗萬轍初若

參錯紛亂而難考及徐而視之有綱有條猶指諸掌焉孟仲季臧東

門子叔同出於魯也游國豐印公父伯張同出於鄭也向華蕩樂鱗

魚仲老同出於宋也樂高崔國叔仲東郭同出於齊也尋其流可以

知其源尋其葉可以知其根抑何易邪自秦漢以來氏族之制出於

上之所賜下之所更者絕無僅有至於世守一氏傳千餘年而不變



者天下皆是也其變非若古之屢其列非若古之多可謂簡而易知矣然人罕有能辨氏族之源者蓋由諸牒之明與廢而已呂祖謙左氏傳義上古所稱氏是國號如陶唐氏有虞氏氏族至周始有定名三代時姓氏分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氏以別貴賤姓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後世以氏為姓無復分別矣方以智通雅姓分為氏者如魯與鄭皆姬姓此姓也而魯分桓公之子為三桓一為仲孫一為叔孫一為季孫鄭分穆公之子為七穆或為罕氏或為駟氏或為國氏此姓之分為氏也乃魯又分三桓之後為子服氏南宮氏叔仲氏公彌氏鄭又分七穆之後為游氏馬師氏子南氏少正氏此氏之分為族也則自姓而氏自氏而族歷歷分明毛奇齡經問隱八年傳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陸氏案按鄭康成駁五經異義引此傳云諡當作氏傳寫誤也朱子曰以字為氏如鄭之國氏本子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七 姓氏總論 四

國之後則氏本子嗣之後是也顧炎武杜解補正○愚按史記五諸侯以字為諡諡當作氏傳寫之誤杜能解之謂或氏其王父字或即先人之諡以為族大誤也孔疏證春秋以諡為氏者曲以宋戴惡論齊惡二人當之考宋戴惡蓋宋戴公之後傳中稱戴族者是也非其臣之諡衛齊惡齊為其臣之諡與否亦無定據按傳公問族於眾仲對曰以字為氏因為族公命以字為展氏傳文本是氏字甚明何須強解傅遜左注辨誤

正義引服虔云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為氏貴嫡統也伯仲叔季是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為氏尊公族也展氏展氏是也玩服注諡為氏之誤甚明陳樹華集○按正義則服虔本亦作以字為氏洪頤煊讀書記

○大夫書氏不書氏總論小國無命大夫辨以為筆削褒貶辨古者諸侯之卿命於天子春秋之時諸侯自命已賜族者則書族不

書族者未賜也賜族者皆命之世為卿也程子經說大夫未爵命于天子不氏春秋之初尚謹此也無駭蠻挾柔溺宛詹之見隱桓莊篇是也自齊桓後列國皆命大夫無不稱族者蓋不復請命于周也呂本中集解

無駭挾皆卿也無駭挾書卒不書氏以明未有族也柔溺皆卿也柔溺書會不書卒以明既老不為卿也卿者輔相公侯一國安危係之故必選賢德老而倦政則以禮致其事於朝春秋初遺法猶在其後國卿賜氏世爵而權臣執命之禍成矣李明復集義引謝說

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受命天子三命者氏再命者名隱桓之世猶有以名見者僖文以後無復請命皆自賜氏此可以觀世變程端學本義隱元年古者使以德爵以功大夫不世爵也春秋之初猶為近古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而賢德之選蔑如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職此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七 大夫書氏不書氏總論 五

由也禮天子責內諸侯世祿而不嗣然則諸侯之大夫嗣其位不易豈禮也哉觀春秋所書是非之迹著矣治亂之效明矣胡傳隱八年

僖公而後大夫皆書族且世為卿是故魯有仲孫叔孫季孫臧孫齊有高氏國氏崔氏陳氏衛有孫氏甯氏晉有卻氏欒氏韓氏趙氏魏氏鄭有罕氏駟氏游氏皆世卿也先王禮制蕩然矣呂大圭或問

穀梁曰大夫不稱名姓者無命大夫也非也天子建國諸侯立家雖尊卑不同而豈無命哉諸侯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于天子其於王朝皆士也三命以名氏通再命名之一命畧稱人隱桓之間去西周未久制度頗有存者是

以魯有無駭柔俠鄭有宛詹秦楚多稱人至其晚節無不名氏通矣而邾莒滕薛等日益削轉從小國之例稱人而已說者不知其故因謂曹素以下悉無大夫是不知王者之制度班爵也劉敞權衡莊二十六年



魯之輩挾柔溺名見於經而其後無聞是或不得族也士會之帑處秦者為劉氏伍員之子在齊為王孫氏外傳稱知果知伯之將滅自別其族為輔氏如此之類皆是身自為之非復君賜疏

春秋之初內大夫皆書名惟卒則稱公子於後則皆稱公子矣外大夫亦書名於後則外大夫皆書公子及氏矣弑君之賊皆書名於後則皆以氏見矣是時之變也呂大主或問

自莊以前魯卿或獨書名或并書繫自僖以後無不書繫與族者列國之卿事接於魯或獨書名或并書族自僖以後無不書族與繫者僖以後列國之卿皆書族繫而楚椒秦術獨名自成以後楚卿無不書族與繫而吳札獨名此國勢邦交隨世以變而舊史因之者也獨書名者略之也并書繫與族者詳之也重其人則詳之輕其人則略之而先儒必求以筆削之旨是以終不可通方苞直解隱元年。方說又見駁不氏駁辨門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七 大夫書氏不書氏總論

太

春秋之卿大夫死則賜族公子牙卒而傳曰立叔孫氏是也亦有雖為卿而死竟不賜族者挾柔溺之後無聞者是也其未死而稱族者華督傳稱立華氏則因弑君懼討諸侯而求為此非例也其餘如臧僖伯臧哀伯叔孫戴伯之徒皆傳家據後追書之耳顧棟高大事表內大夫卒

○春秋重世卿為之立後則置氏非公族盡皆有氏也故春秋之初魯之輩挾柔溺鄭之宛齊之年皆無氏又姓氏表敘

三代之宗法原於封建蓋先王建樹屏藩其嫡長嗣世為君支庶則推恩列為大夫掌國事食采邑稱公子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世世不絕若異姓積功勞用為卿世掌國政則各以其官或以邑為氏然此非先王令典也孟子曰立賢無方又曰士無世官故春秋譏世卿世卿之禍小者淫侈越法隕世喪宗或族大寵多權逼主上甚者厚施竊國陳氏篡齊三家分晉故世卿之禍幾

與封建等然論者謂先王親親報功之典於是乎在儀禮喪服傳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又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戴記謂別子為祖繼別為宗有自卑而別于尊者則國君之支庶別為大夫所謂大夫不得祖諸侯者是也有自尊而別于卑者則單寒之庶姓積功勞用為卿子孫世世宗之者是也嗚呼先王之立法豈能百世無弊哉在後之人因其勢而去其積甚者可矣出乎親親之義而言之則展親睦族為國毘輔而不能無尾大不掉之弊由于選賢之意止其疎者則齒於士族使各得以材能自進而其在位者則束之以禮法使有大故不得免於罪戾用此權衡輕重雖傳諸百世豈有弊哉以余觀春秋卿大夫其得失俱可概見晉欒黶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故文公諸子皆出仕於外晉無公子秉政者而權卒移於趙魏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七 大夫書氏不書氏總論

七

魯之孟孫叔孫再世有大罪宜絕其屬籍而子孫仍列於貴位所以卒兆乾侯之禍出彼入此厥害惟均惟楚之令尹俱以親公子為之一有罪則必誅不赦所以權不下替而國本盛懼又世系表敘

小國大夫不氏未有氏也夫國之臣當春秋之初亦鮮氏以後皆專志命氏而小國終春秋不氏未能專命也觀晉君無諡足以徵矣高澍然傳經義二十一年

○諸侯之子為大夫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穀梁說辨 筆削

公子者氏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羊何注 隱三年

公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公子之尊視大夫大夫三命則氏劉綬傳 隱元年

穀梁曰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為大夫者也然則凡公子未命為大夫皆得稱公子矣非也公子雖親然天下無生而貴者是以命為大夫則名氏得而通未命為大夫則稱名不得稱公子觀小白



去疾可以見之矣劉敞傳莊二十二年

公子公孫亦必爲大夫賜氏乃有是稱未賜氏而爲大夫則但稱名與異姓之臣未賜族爲大夫者同公孫之子賜族而使之世爲大夫則稱族程公說

凡公族必待命之爲三命之卿而後諸侯之子得氏之曰公子公子之子得氏之曰公孫公孫之子得氏之以其王父之字而曰某氏不然則雖公子公孫皆不得稱氏而況於公孫之後乎吳徵纂言

繫公子公孫則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之義未命則義全於子若弟故不繫以統於尊既命則義兼夫臣故繫之以別小宗也以經所書合證之宣十七年書公弟叔肸卒與書公子某卒異文彼已命故繫公子同於族肸未命故但書弟也莊二十二年書陳人殺其公子御寇昭十四年書晉殺其公子意恢與書其大夫公子某異文彼已命此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七漢書卷之二十七

未命也然則齊年鄭語衛黑背之承使秦鍼陳黃衛鱣宋辰之出奔鄭突曹赤之爭立或弟或名隨事立文而不繫公子爲未命則一也州吁無知不繫亦如之高澍然傳

無駭爲公子展之孫卒而不氏未賜族也夫慶父牙友之孫皆稱氏而公子展之孫不稱氏則必賜而後敢稱不賜而不敢稱可知矣氏必賜而後敢稱則不命爲公子而敢稱公子不命爲公孫而敢稱公

孫乎若凡子不命而可稱公子凡子之子不命而可稱公孫則凡子之孫不賜族而可以王父之字爲稱矣何以無駭又不氏邪傳載眾仲之言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諡

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則知大夫而賜族者皆許其有後於國也其稱公子者及身而許其有後於國其子不待命之爲公孫而稱公孫其孫不待賜族而可以王父之字爲氏而稱氏此

慶父牙友之孫稱仲孫叔孫季孫不若公子展之孫不氏而稱無駭也通乎此則公子輩前不稱公子後稱公子可知矣慶父牙友之稱公子而許其世有後於魯可知矣齊侯之弟年鄭伯之弟語爲未命爲公子可知矣州吁不稱公子無知不稱公孫爲未許其世有後於國可知矣諸儒紛紛削公子書公子示貶示褒之義豈定論邪張自

春秋稱時君之子曰子其先君之子必爲大夫乃稱公子所以然者公子乃國人尊奉其君之子之公稱故必爲國之大夫乃稱之未爲大夫則君之私屬止宜從其君私稱故曰某侯之兄某侯之弟齊年衛繫之類是也兄弟不爲大夫即不稱公子而第以屬稱則凡先君之子不爲大夫與時君之屬少疏者必第以名見可知葉西充遺

愚按高氏張氏葉氏說是呂朴鄉曰稱公子者公子而非大夫也稱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七漢書卷之二十七

大夫者大夫而非公子也稱大夫公子者公子而爲大夫也義本莊二十二年穀梁傳其實非也姜氏炳璋謂公子公孫是繫非氏不待於賜亦誤也劉吳張葉論之明矣

上世卿選賢德不必以公子公孫之貴既不世官有老而不爲卿者矣春秋初猶爲近古自是以還官人以世經於卿卒書族以志變法亂紀之端而貽權臣執命之禍也李明復集義引○益師公子爲卿者卒書公子志其以公子專國政也王者不以官假人故宗室有富之以祿無私之以位有貴之以爵無寵之以政後世私勝害公恩過

害義公子公孫以親得政所以權歸私室而亂亡隨之又引謝湜古者諸侯貢士天子命之還其國爲卿大夫蓋以賢選也春秋列國大夫惟取公族不以賢選故春秋書內卿之卒公子公弟公孫叔仲季孫無他姓者見專用公族而成三桓世執國政之勢也黃仲炎通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七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七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七



公子蓋

晉公子穀梁說辨 公子左氏程胡說辨 公子子公

隱元年

公子蓋師

孝公子字敬父後為

稱公子者為卿也

高閭

○公子者先公之子也 毛奇

隱五年

公子彊

孝公子滅信伯生威孫

三命大夫也

葉夢

○穀梁曰隱不爵命大夫曰公子彊何也先

君之大夫也非也隱雖讓國實魯君爵命大夫何不可哉 劉敞

桓三年

公子翬

如齊逆女 魯大夫羽父系未詳

輩於此稱公子者先公之子命為正卿也

高閭

○杜氏曰公子

者當時之寵號

宣元

輩之稱公子也桓賜之也其終隱之篇不

稱公子者未賜也

顧炎武

○左氏曰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非

也春秋非修先君之好而稱公子者多矣何必修先君之好乃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七

諸公子為公孫公子字稱公孫

稱公子哉

劉敞

○輩至是始進為三命之卿故以氏見傳以前

帥師不氏為疾其專命今逆女稱氏為褒其修好並非 葉夢得

○伊川以為前不稱公子隱之賊也後稱公子桓之黨也諸儒

多從之是天子削公子於未弑君之前書公子於弑君之後恐

後人不知其為賊而故反其名實以發後人之疑使思而得之

也亦太曲矣何不書公子於未弑君之前削公子於弑君之後

為更明白直捷乎蓋輩在隱時君眷未深已威未立未嘗命之

為公子也桓威其戴已以公子命之史臣亦以公子書之矣隱

桓及莊之初年內大夫無駭柔溺皆不氏外大夫紀裂繻鄭宛

鄭詹皆不氏內而輩不稱公子外而齊侯之弟年鄭伯之弟語

不稱公子自輩稱公子而後三桓之子孫稱公子公孫久而外

亦稱公子公孫矣此世風之變終春秋之世強家悍族世專國

政有崛起者無非公子史臣依世變例雖欲不稱公子不稱氏

不可得也觀乎此則知史因世變而輩之前不稱公子非夫子

故削之後之稱公子非夫子故筆之明矣 張自超宗

莊二年

公子慶父

仇於餘邱

桓公子莊公庶兄傳

莊公庶兄也公羊以慶父牙友皆莊公母弟莊公時年十五計

慶父年歲未能統軍按傳曰孟氏經稱仲孫蓋慶父為庶長而

以仲為字子孫以字為氏是以經書仲孫時人以其庶長稱孟

故傳稱孟孫也劉炫云慶父自稱仲欲同於正適言己少次莊

公為三家之長故以莊公為伯而自稱仲 杜注

弟杜氏以為庶兄然為弟則不當稱孟為兄則不當稱仲劉氏

之說理或然也 葉夢得

○書公子書帥師志其得兵權也如以書

爵書人書名書氏書字為褒貶則書公子子慶父邪 張自超宗

莊三十二年

又 如齊

閔二年

又 出奔莒

莊三十二年

公子牙

桓公子莊公弟叔孫

杜氏曰牙慶父同母弟友莊公母弟是慶父牙同母莊公與友

同母也 李廉

○公羊云不稱公弟殺也非也書公子命大夫常

例也不得引叔孫書弟以為義 陸淳集

莊十九年 公子結 于野及齊宋盟 系未詳杜注魯大夫

愚按書公子是命大夫常例胡傳謂書公子而曰媵婦譏其以

貴戚臨禮之輕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以大夫當禮之重未是

莊二十五年 公子友 如陳 桓公子莊公母弟傳又

公子為大夫三命者例書公子某 俞卓

○辨杜孔見不書弟門

莊二十七年 又 如陳葬厲仲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七

諸公子為公孫公子字稱公孫

莊三十二年

又 如齊

閔二年

又 出奔莒

莊三十二年

公子牙

桓公子莊公弟叔孫

杜氏曰牙慶父同母弟友莊公母弟是慶父牙同母莊公與友

同母也 李廉

○公羊云不稱公弟殺也非也書公子命大夫常

例也不得引叔孫書弟以為義 陸淳集

莊十九年 公子結 于野及齊宋盟 系未詳杜注魯大夫

愚按書公子是命大夫常例胡傳謂書公子而曰媵婦譏其以

貴戚臨禮之輕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以大夫當禮之重未是

莊二十五年 公子友 如陳 桓公子莊公母弟傳又

公子為大夫三命者例書公子某 俞卓

○辨杜孔見不書弟門

莊二十七年 又 如陳葬厲仲



僖元年	又敗莒師	僖元年	又敗莒師
僖三年	又如齊蒞盟	僖三年	又如齊蒞盟
僖七年	又如齊	僖七年	又如齊
僖十三年	又如齊	僖十三年	又如齊
僖十六年	公子季友卒	僖十六年	公子季友卒
僖十四年	舊說以書季爲生而賜氏顧氏辨之論見後	僖十四年	舊說以書季爲生而賜氏顧氏辨之論見後
僖四年	公孫茲 會侵陳 叔牙子叔孫戴伯公羊作 慈趙趙日慈乃慈省文	僖四年	公孫茲 會侵陳 叔牙子叔孫戴伯公羊作 慈趙趙日慈乃慈省文
僖五年	又如齊	僖五年	又如齊
僖十六年	侵陳已專兵又如牟其專曰熾仲孫叔孫之僭基於此趙勝飛	僖十六年	侵陳已專兵又如牟其專曰熾仲孫叔孫之僭基於此趙勝飛
僖十五年	公孫敖 會救徐 慶父子 孟穆伯	僖十五年	公孫敖 會救徐 慶父子 孟穆伯
僖十五年	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葉夢 得傳	僖十五年	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葉夢 得傳
文元年	又會晉侯于戚 如齊	文元年	又會晉侯于戚 如齊
文二年	又會盟垂瓊	文二年	又會盟垂瓊
文五年	又如晉	文五年	又如晉
文七年	又如晉蒞盟	文七年	又如晉蒞盟
文八年	又如齊 不至而復齊	文八年	又如齊 不至而復齊
文十四年	又卒于齊	文十四年	又卒于齊
僖二十八年	公子買 戍衛 晉大夫子叢系未詳	僖二十八年	公子買 戍衛 晉大夫子叢系未詳
僖二十六年	公子遂 如楚乞師 莊公子傳又曰襄仲東門 襄仲東門遂仲遂東門氏	僖二十六年	公子遂 如楚乞師 莊公子傳又曰襄仲東門 襄仲東門遂仲遂東門氏
僖二十七年	又入祀 如齊 如齊師遂如晉	僖二十七年	又入祀 如齊 如齊師遂如晉
僖三十年	又如晉	僖三十年	又如晉
僖三十一年	又如齊	僖三十一年	又如齊
僖三十三年	又伐邾	僖三十三年	又伐邾

文二年	又如齊納幣	文二年	又如齊納幣
文六年	又如齊	文六年	又如齊
文八年	又盟衛莊盟暴	文八年	又盟衛莊盟暴
文九年	又會救鄭	文九年	又會救鄭
文十一年	又如宋	文十一年	又如宋
文十六年	又及齊侯盟鄆邱	文十六年	又及齊侯盟鄆邱
文十七年	又如齊	文十七年	又如齊
文十八年	又如齊	文十八年	又如齊
宣元年	又如齊 遂如 許駟襄慶集曰慶者謂襄仲宣伯有 罪不氏而氏者爲公逆女尊君命 也按莊周以來大夫無不氏雖大惡 皆以此爲何獨於子而以氏立義 仲遂子傳又曰 子家曰東門氏	宣元年	又如齊 遂如 許駟襄慶集曰慶者謂襄仲宣伯有 罪不氏而氏者爲公逆女尊君命 也按莊周以來大夫無不氏雖大惡 皆以此爲何獨於子而以氏立義 仲遂子傳又曰 子家曰東門氏
宣八年	又如齊至黃乃復	宣八年	又如齊至黃乃復
宣十年	公孫歸父 如齊葬齊惠公 仲遂子傳又曰 子家曰東門氏	宣十年	公孫歸父 如齊葬齊惠公 仲遂子傳又曰 子家曰東門氏
宣十一年	又會齊侯于穀	宣十一年	又會齊侯于穀
宣十四年	又會齊侯于穀	宣十四年	又會齊侯于穀
宣十五年	又會楚子于宋	宣十五年	又會楚子于宋
宣十八年	又如晉還自晉齊齊	宣十八年	又如晉還自晉齊齊
成二年	公孫嬰齊 會戰鞌 文公孫叔肸子傳又曰鞌 伯子叔聲伯子叔嬰齊	成二年	公孫嬰齊 會戰鞌 文公孫叔肸子傳又曰鞌 伯子叔聲伯子叔嬰齊
成六年	又如齊	成六年	又如齊
成八年	又如齊	成八年	又如齊
成十七年	又卒	成十七年	又卒
成十六年	公子偃 被刺 偃鉏二公子公 庶弟宣公子	成十六年	公子偃 被刺 偃鉏二公子公 庶弟宣公子
昭十二年	公子絅 出奔齊 傳又曰子仲系未詳 趙 世曰公羊作整聲之謂	昭十二年	公子絅 出奔齊 傳又曰子仲系未詳 趙 世曰公羊作整聲之謂
僖三十年	公子瑕 被殺 傳又曰子適系未詳 按陳曠 武子適子儀皆文公子成公弟	僖三十年	公子瑕 被殺 傳又曰子適系未詳 按陳曠 武子適子儀皆文公子成公弟



取立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注○彙纂按見國君不稱君四

襄元年 公孫剽來聘 子叔黑背之子穆公

成二年 公子首會戰擊 首公殺作手趙坦曰擊同假借也 應氏公羊言義一本作午

公羊云曹無大夫書公子手憂內也影梁云以吾四大夫在焉舉其責也皆非也春秋豈黨內而輕重於外乎此與公孫會二

人之外其他無事不見于經不得云無大夫也陸道辨疑○曹

昭二十年 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宣公之孫 于滅之子

公羊以為叛殺梁以為不叛公羊曰不書叛為公子欣時之後諱也非也豈有賢其祖而諱其子孫惡者且大惡至叛君專地猶為之諱乎殺梁曰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言其以貴取之而不

春秋屬辭辨微 卷二十七 陸道辨疑 市

以叛也非也臣不叛君常事爾何足哀哉劉陸○欣時季札皆讓國者以吳札不書公子為貶以曹會書公孫為褒以吳亂豫貶札數十年前以會奔追褒欣時數十年後有是理乎 宋陸

蔡

襄八年 公子變為鄭獲 莊公子傳又曰司馬變殺榮變

襄二十年 又被殺 公子履奔楚 履亦莊公子 變之母弟

襄二十七年 公孫歸生會于宋 程氏分紀文公子公子朝生 歸生後為朝氏歸生生朝誤

昭元年 又會于號

定四年 公孫姓滅沈 公羊作歸生趙坦曰左殺無歸字 或闕文會權者歸生生姓通假字

哀二年 公子駟被殺

哀三年 公孫獵被放

哀四年 公孫辰出奔吳 公孫姓公孫霍 被殺 以上系皆 未詳

蔡嘉謨世本輯補案曰蔡之卿族惟朝氏可攷餘如公子變公孫姓公子駟公孫辰公孫霍其氏無攷蓋蔡多用公族為卿也

宣二年 公子歸生戰大棘 傳又日子家

宣四年 又裁君

成三年 公子去疾伐許 穆公子子良 後為良氏

成十四年 公子喜伐許 穆公子子罕 後為罕氏

成十六年 又侵宋

成十五年 公子鱄會鍾離

襄五年 公子發來聘 穆公子子產之父 子國也後為國氏

襄十年 公孫輒伐宋 見下

襄十年 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 盜殺 穆公子子騂後 去疾之子耳後為良氏○趙坦與文姜日 騂為騂旁馬故字子騂公殺作斐聲之誤也

春秋屬辭辨微 卷二十七 諸侯子為妾所公子子騂騂

襄十五年 公孫舍之入陳 公子喜之 子子展也

襄十四年 公孫奮會于向 會伐秦 穆公子子展之子 子騂也後為騂氏

襄十九年 公子嘉被殺 穆公子子孔 後為士孔氏

襄二十五年 公孫夏伐陳 公子騂之 子子西也

襄二十九年 公孫段會城杞 穆公子子豐 子公 之子後為豐氏

昭二年 公孫黑被殺 公子騂之 子子哲也

宋

成八年 公孫壽來納幣 桓公孫公子蕩之 子蕩意諸之父

或謂納幣不當使公孫凡諸侯之大夫孰非公孫者昏禮稱父兄師友父兄猶稱之而况公孫乎劉敬 意林

定十年 公子地出奔陳 元公子公羊地作池趙坦 曰池地古皆讀若駘音通

定十一年 又自陳入于蕭以叛



經書公子地米公之弟辰傳亦稱公子地母弟辰是未嘗直指  
地爲景公弟也杜氏因辰有廷吾兄之說遂指地爲景公弟則  
何以一書公子一書弟乎蓋地雖爲景弟非同父之弟也李康  
陳公子御寇殺梁穀公子招公羊說辨

莊二十二年 公子御寇被殺 宜公子御 公穀作樂

左氏以爲太子張氏謂未嘗于天子不稱世子然春秋時已無  
尊王命請誓世子者故經無未嘗稱公子之義如書晉申生宋  
陳陳偃師亦未嘗誓于天子也春秋書公子只當以公子論不  
必論其實世子也張自超宗○愚按穀梁曰言公子而不言大  
夫公子未爲大夫也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非也命  
爲大夫乃稱公子耳

宣十一年 公孫宿楚納之于陳 傳文十七年伐宋見又曰 孔富見宣九年系未詳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七 諸侯之爲公稱今字之稱公孫

昭元年 公子招會于號 成公子哀公弟

公羊曰此陳侯之弟招也不稱弟貶也非也招罪在殺世子不  
在會號豈迎其未然以爲貶哉劉敞○招稱公子者方列數諸  
侯之大夫不可獨曰陳侯之弟也崔子方○餘見不書弟門

昭八年 又被楚執放

又 公子留出奔鄭 哀公庶子

偃師曰世子留曰公子別嫡庶也高開○曰公子者留立於招

耳未成爲君也蘇轍○偃師既書世子則留雖不書公子亦可

以知其爲庶子矣然不如鄭突曹赤去疾之書法書陳留者

以著前既未成爲君後又不終爲君始終公子而已張自超宗

○書公子留對上世子偃師言殺者世子奔者公子而殺適立  
庶之迹著矣蓋春秋屬辭各從其類如鄭忽曹驍以蔡國著正

故突亦以不繫別之令偃師以世子著嫡故留以公子別之而  
是時經書陳三公子各異招目陳侯之弟過目大夫則知留爲  
奪嫡之公子矣招放越仍稱公子亦不疑弟而未命矣高澍然

又 公子過被殺 君公說分紀成公四子 曰哀公曰黃曰招曰過

定十四年 公孫佗人僭楚滅鄭 公羊作公子 系未詳 譌也趙坦云

齊 公子商人胡傳說辨

文十四年 公子商人被殺 桓公子懿公也

州吁不稱公子商人稱公子因其無稱而不稱因其有稱而稱  
之春秋原不以稱不稱示義也文定謂州吁以國氏者累土之  
辭商人稱公子誅止其身其說曲矣張自超宗○至是外大夫  
無不命不氏族者故弑君者亦書繫與族舊史之文也方苞  
楚 公子嬰齊穀梁說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七 諸侯之爲公稱今字之稱公孫

成二年 公子嬰齊會于蜀 穆王子莊王弟子重

穀梁曰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元也傳以處父不書族  
爲亢今以書族爲亢何自矛盾也陸道謙○楚靈王稱公子

圍昭元而又稱王子襄二十九年傳至平王時有王孫由余白勝則

遂稱王孫其弟曰王孫燕吳闔廬稱公子光至夫差而有王子

地王孫彌庸偕稱皆在晉失霸之後至於戰國無一不稱王子

者孟子之書亦有齊王子矣張向爰穀 梁折諸

成七年 又兩伐鄭

成九年 又伐莒

成十六年 公子側被殺 嬰齊弟子反

襄五年 公子壬夫被殺 子反弟子辛

襄二年 公子申被殺 系未詳成六年以申 息之師救蔡見傳



襄五年	公子貞	伐陳 莊王子子襄後為襄氏
襄七年	又伐陳	
襄十年	又伐宋	
襄十二年	又伐宋	
襄十八年	公子午	伐鄭 莊王子子庚
襄二十二年	公子追舒	被殺 莊王子子南後為子南氏
公子不為大夫者不稱公子既稱公子矣則其為大夫可知必以大夫書者公子親屬而其為國體之所係者大夫也文自不得從省		
昭元年	公子圍	會于號 共王子麇王
又	公子比	出奔晉 共王子子干
昭十三年	又	自晉歸楚伐君被殺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七 隱公六年公孫之子孫孫		
昭十一年	公子棄疾	圍蔡 共王子子平王
昭十三年	又殺公子比	
非討賊也殺而代之也見比墮棄疾之謀以深罪棄疾也		
定十四年	公子結	傷陳滅頓 平王子子期
哀十年	又伐陳	
哀十二年	公子由	伐陳 平王子子西
昭十四年	公子意恢	被殺 黎比公之子
按穀梁云言公子不言大夫莒無大夫也非也公子即命大夫殺梁又云莒無大夫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葉氏穀梁辨之		
○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賜族書氏未賜族不書氏 公子未命書諸說見前總論		

內外大夫未賜族不書氏	
魯 無駭公穀說詳杜說辨	○魯左說辨 謝左穀說辨
隱二年	無駭 入極
公子展之後駭穀梁作修 趙世日音義近古通用	
不氏未賜族也於其卒賜族展氏	
○當是公子展之子為公孫以未三命不得書公孫羽父請而公命之者無駭之子左氏誤以無駭為展之孫也	
○公羊以入為滅諱內惡書人而去氏以貶之此亦去氏之義不得而強為之辭也穀梁既以入解之又以為滅同姓貶去氏亦非也入則不得謂之滅春秋文不害實改滅為人 是文害實矣大夫未命不氏輩挾無駭皆然以隱八年傳賜氏之說考之則公穀為無據矣	
隱八年	又卒
左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于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七 內外大夫未賜族不書氏	
昨之士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杜氏以無駭為公孫之子誤也禮云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展稱公子無駭稱公孫無駭之子未有稱也此所以請之也則無駭固公孫也如杜說則公孫之子死然後賜氏則無駭為終身無所氏矣	
○穀梁謂隱攝位不爵命大夫非也傳稱司空是大夫特未賜族耳	
隱四年	再命之大夫也
桓公時進為三命乃書氏	
○不稱公子未命也桓公立乃為卿	
○左氏曰宋來乞師公辭之羽父固請以行	
○軍帥師族之也按春秋之初公室猶強若公實不許臣何敢固請而行蓋左氏不知未命不書族之義造此事	
端爾穀梁曰不稱公子貶其弑公也豈有未弑而先貶乎	



未命爾後有此義皆同陸清辨疑引。○咳超辨駁極精經意重

在帥師不重疊之氏不氏言帥師則專兵可知隱公不能早罷

其兵權是以及禍與莊二年公子慶父宣二年鄭公子歸生之

書帥師同為炳飛書法不重公子與非公子也春秋之初諸侯

猶不自命大夫故多不氏莊公時始論制故慶父稱族顧棟高

隱九年 挾卒 二傳作俠趙坦吳文箋曰音義通張壽恭

○穀梁云所氏與師古義曰漢書叔孫通傳失姓顧注俠同挾

伐木遂以爲氏愚按所氏木聲本說文詩伐木許許所字通

公羊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穀梁俠者所俠也范注俠

名所氏○公羊以爲未命是也穀梁隱不冒大夫之說非也隱

攝政會盟侵伐不絕書何以獨不主魯無駭之展氏非隱賜歟

卓爾康辨義○凡卿書卒挾不氏而書卒與無駭同程公說

和敬直解○魯卿之嗣不見於經者三人然益師之後傳有眾仲無駭之後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七 內外大夫未賜族不書氏 圭

傳有展禽展喜展瑕展莊叔展王父惟俠之後無見齊履謙

桓十一年 柔會盟于折 按氏族諸柔溺皆公子

公羊同上○魯大夫未賜族者杜

莊三年 溺會伐衛

公羊同上○溺不氏未賜族也後不書卒未爲卿也春秋之初

公子未有以族世官觀柔溺生不賜族死不書卒而先王任官

擇賢遺風可見李昉復集○不書公子與無駭柔挾同未命爾

左穀以爲貶然會仇讎伐同姓納衛朔抗天子直書其事而罪

自見不必以去氏示貶也顧棟高

宣十七年 叔肸卒 文公子宣公弟

方氏高說見書諸侯弟兄門

衛州吁公羊說辨 晉胡傳說辨

隱四年 州吁殺君 莊公子州穀梁作祝超

公羊云曷爲以國氏當國也非也諸弑君稱公子是公子而爲

大夫不稱公子是未爲大夫劉敞○不氏未三命爾如公羊說

弑君如宋督不氏謂之當國可平齊公子商人書氏謂之不當

國可乎葉夢得○衛州吁齊無知宋督宋萬四人不書氏程

子謂聖人削之也身爲大惡自絕於先君故削之大義既明於

初其後弑立者皆以屬稱立義各不同愚謂同一弑君前後何

忽異例此蓋未命不書族也春秋初諸侯猶不自命大夫如無

駭暈挾柔溺皆不稱公子初非以其弑君削之也莊公以後皆

自命大夫故其弑君亦稱公子此乃時世之異非聖人有意嚴

於前而寬於後也顧棟高○餘見駁辨貶不書公子明

隱四年 晉立爲君 莊公子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七 內外大夫未賜族不書氏 圭

晉不稱公子未三命也葉夢得○晉非衛人所得立文定本公穀

謂不承國於先君稟命於天子取謂宜立而遂自立專有其國

罪也其說當矣獨謂絕其公子則非也不氏自未命爾顧棟高

成十年 黑背殺鄭 穆公子定公弟字子叔子公孫大事表

襄二十七年 鱗出奔晉 定公子顧公弟

高氏說見前總論又見書諸侯弟兄門

昭二十年 勢被殺 襄公子公兄其後氏

方氏郝氏說見書諸侯弟兄門

齊無知胡傳說辨

隱七年 年來聘 莊公子弟夷仲年也子公孫無知

高說見前總論又見書諸侯弟兄門

莊八年 無知被殺 見上



不命之卿也引趙氏○顧說見上○文定以無知不稱公孫

罪信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春秋果有罪齊僖寵無知之義

當明書公孫以著其過弑之由不當反沒其實也且春秋於州

吁之爲公子無知之爲公孫未嘗於他事先見之於弑君書名

何以使人知其爲公子公孫而喻其削之之義邪張自超宗

按齊小白莊陽生不氏或以爲未命與傳稱公子不合方望

溪高兩農云公子入國爲君者皆不稱公子以別於大夫之復

國奔入者若去疾例同其說得之見辨不書氏門另自爲例故

不列入又按齊糾莊是子糾之脫文亦別見公子書子門

陳

桓六年 佗被殺 文公子 義同衛州吁

襄二十三年 黃奔楚 成公子哀公弟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七 內外大夫未賜族不書氏 圭

高說見前總論又見書諸侯弟兄門

宋

桓二年 督弑君 命氏在弑君之後子孫

按公羊注督未命大夫故國氏之疏謂舊本無此注且與下文

何注違阮氏校勘記云當是別家注竄入者愚按穀梁注云采

之卑者故以國氏正是未命之義兩說相合又左氏傳是年會

稷立華氏杜注以爲賜族會在弑君之後亦弑君時未命之證

莊十二年 萬弑君 系未詳傳又曰南宮萬南宮長萬按穀

賈氏曰未賜族也正義辨之云傳稱南宮長萬則爲已氏南宮

不得爲未賜族今攷春秋時族有不由君賜者如士會之孥處

秦者爲劉氏伍員之子在齊爲王孫氏外傳智果自別其族爲

輔氏則南宮之族或因所居之地以自稱如襄仲居東門曰東

門氏非由君賜亦未可知蓋南宮實非君賜之氏也洪亮吉春

定十四年 辰奔陳入于蕭以叛 元公子景公弟

高說見前總論

按成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杜世系桓公子司城蕩生公孫

即山也 經不書氏傳曰子山又曰蕩澤似澤名而子山字何

以不書名而書字張氏辨之左氏公羊以爲貶去族諸家辨之

或以爲未命大夫則其時宋國桓族無不命者何以山獨不命

顧氏又辨之傳既難憑經或有闕故闕疑焉說見辨不書

按文二年書晉處父三年書晉陽處父或疑前爲未命後爲已

命然無証據近儒皆斷爲闕文見內盟不目其人門今亦闕疑

鄭 宛穀梁說辨 詹公穀說辨

隱元年 段克于鄆 武公子傳又曰太叔段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七 內外大夫未賜族不書氏 圭

趙氏說見辨不書氏門

隱八年 宛 來歸勅 系未詳

公羊宛者何鄭之微者也○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杜○穀

梁云各宛所以貶鄭伯非也魯爲大國猶有未命大夫况鄭小

國其爲不氏未命無疑劉微○穀梁以紀履緌名爲進之鄭宛

名爲貶之自相歧異葉夢得○鄭伯之事而貶宛失刑矣程頤

桓十一年 突歸鄭 莊公子

方氏張氏說見辨不書氏門高說見前總論

桓十四年 語 來盟 莊公子厲公弟傳曰

高說見前總論

莊十七年 詹爲齊執 公羊作詹趙坦曰詹

詹不氏未命也孫復尊○公穀但見書名疑微者不得書遂指



之爲倭人夫鄭宛邾快莒擊秦術何嘗不得見經而獨疑於詹  
平按甯母之會鄭子華請去鄭三氏管仲謂鄭有叔詹堵叔師  
叔三良爲政未可問也則詹未可謂倭人也葉夢○以爲微者  
非也春秋未有微者得書於經者詹乃未命大夫程頤○若  
是微者則權不足以主鄭事無用執之也張自超  
紀履綸殺梁說辨

隱二年

履綸來逆女

此穀梁文左作裂繻公作履綸  
趙坦曰裂履聲轉繻古今字

左卿爲君逆也○非命卿皆書名程子○春秋初大夫恒稱人  
必有好事於諸侯則書其大夫已命氏之未命名之陳惠良  
穀梁曰以國氏者爲其來交接於我故進之非也昏姻聘使往  
來常耳何妄得進之劉敞○大夫不氏則書名而已非謂不氏  
其氏而以國爲氏也而公穀每爲國氏之說皆無義理葉夢得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七

曹

曹

莊二十四年

赤歸于曹莊公子

義同鄭突高說見前總論

莒

莊二十七年

慶來逆叔姬

僖二十五年

又會盟于洮

莒慶不稱氏未賜族杜○不氏小國無命卿也高閏

僖元年

挈被獲

莒子之弟杜注不書弟  
非卿鄭公羊古本作茹

昭五年

牟夷以邑來奔

按莒去疾不稱公子昭義別說見上

邾

文十四年

捷菑

晉納文公庶子公羊捷作接  
趙坦曰捷接音同義通

襄二十一年 庶其以邑來奔

春秋小國大夫不書微也以事接我則名之胡

襄二十三年

卑我來奔

公羊作卑我趙坦曰假音字  
也公羊古義云古鼻界同音

昭二十七年

快來奔

昭三十一年

黑肱以邑來奔

肱公羊作弓趙坦  
曰以音近而誤也

秦術公羊說辨

文十二年

術來聘

公羊作遂傳稱西乞術林寶元和姓纂  
秦將軍百里術字西乞孫以王父字氏

公羊曰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  
以爲能變也按外大夫未命皆書名無他義陸道○公羊以爲  
賢繆公而不知道術乃康公也汪克寬○孫說見下楚椒  
昭元年 鍼奔晉 桓公子景公弟

高說見前總論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七

楚

楚椒公羊說辨

僖二十一年

宜申來獻捷

元和姓纂若敖之後闕班子伯比  
孫子文世爲楚卿○宜申系未詳

闕氏司馬子西也不書族與椒同引王沿箋義

文十年

又被殺

僖二十八年

得臣被殺

成氏○子玉若敖之曾孫見晉語注  
僖二十三年爲令尹子大心亦令尹

文九年

椒來聘

穀梁作藉○闕椒字伯比若敖之子○  
良之子闕伯比之孫伯比若敖之子○

通穀梁作藉釋文或作藉按藉椒古並通

公羊曰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穀梁曰楚

無大夫其曰款何也以其來我喪之也按未命之卿來魯皆書

名無他義陸道○椒未命故不氏秦術吳札同孫復○愚按

趙東山謂椒不氏札不稱公子吳楚之有大夫未盡同中國也

此義尙欠分析吳札當中國大夫無不書氏之後而不稱公子



謂夷禮未同可也若楚椒秦術在春秋初正與中國未命者同

吳

襄二十九年 札

義見上○史記壽夢子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按季札襄十四年見傳

內外大夫已賜族書氏

書氏見經者單氏夷氏臧氏仲氏○單伯夷伯左說辨氏叔氏仲孫氏叔孫氏季孫氏○仲嬰齊公羊說辨

莊元年

單伯逆王姬

左氏云王使單伯如齊非也若單伯為周大夫何以明年書單

伯至自齊乎劉敬○左氏以為周大夫故以逆為送然以書會

齊至例攷之實是魯臣當從公穀案○單伯魯之命卿其出

自何族雖無可考而可以鄭之祭仲例之也高澍然釋經○單

伯凡三見非必是一人但經其職者則稱單伯爾姚舜牧

莊十四年

又會伐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七 內外大夫已賜族書氏

美

此公使單伯會伐宋也三國稱人獨書單伯者吾大夫不可言

魯人故也孫復尊○左氏以為王臣杜氏附會謂齊請師而王

臣會之誤矣若為王臣當書曰天王使單伯會伐宋今先書春

齊陳曹伐宋則知齊主兵也夏單伯會伐宋則知魯臣會伐也

與隱四年宋主兵而單會伐辭同則為魯臣確矣周有單子非

單伯也俞樾○左氏非也成十六十七年尹子單子三會伐鄭

不書會伐定四年侵楚亦書公會劉子則此書單伯會伐為魯

大夫明矣日講

又

又曾于鄭

若是王臣應書單伯齊侯會于郵何得屬會於單伯則為內臣

明矣鄭王○劉李說見內大夫會諸侯門

文十四年

又如齊齊執之

左氏以為周大夫何以明年書單伯至自齊乎劉敬○自莊元

年至是八十餘年未必一人或其子若孫歟張洽○如晉樂書

樂縣父子同稱樂伯士渥濁士彌牟祖孫同稱士伯世稱之也

春秋因其本稱而稱之若高子是也正克寬

文十五年

又至自齊

僖十五年 夷伯 震夷伯之廟

左氏云展氏有隱隱如此則夷為展氏之諡非也君前臣名縱

不可名之猶當繫字於氏豈有稱其諡遂舍其族哉君繫諡於

國臣必繫字於氏別尊卑也原仲裔子皆繫氏臣無有舉諡於

君側者也劉敬○全經未有書大夫之諡者夷當從劉說作氏

案○夷氏伯名杜注展氏夷諡非也原仲何以不稱諡也或

曰字亦非也春秋無書字之法或曰大夫沒稱諡若字禮也然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七 內外大夫已賜族書氏

美

而春秋無大夫稱諡若字者也謂原仲亦字非也郝懿行○是

夷氏非展氏也若是展氏柳下惠之聖何至有隱隱為天所罰

大事表○唐書宰相世系表魯孝公子夷伯展以展為夷伯亦

誤補釋○愚按陸氏案附注辨鄭樵氏族略公子展之子公

孫夷伯其孫展無駭之說為妄是矣仍以為展氏祖父則非也

莊二十八年 臧孫辰 告

公子昭字子臧孝公子信伯見隱

莊三十八年正義引世本孝公生信伯信伯生哀伯達達生伯

氏稱臧伯信伯於達即解臧哀伯蓋傳家追書也見前總論服虔

云庶公子以配字為氏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禮記大傳正義

則以字氏之說可信姓纂通志略謂以邑氏恐誤

文十年

又卒

成元年

臧孫許盟赤棘 辰之子宣叔

成二年

又會戰于



成四年 又卒

襄二十三年 滅孫紇 出奔邾 許之子武仲

滅氏世為司寇主兵賦如宣叔命修賦繕完及毀中軍成諸滅

氏是也出為軍帥卻克伐齊宣叔為道是也馬宗璣左傳補注滅紇救邾

成十五年 仲嬰齊 卒 仲遂子公孫歸父弟

按公子遂亦稱仲遂亦稱東門襄仲至嬰齊始以仲為氏未儒

以仲遂為生而賜氏非也顧氏辨見後○公孫歸父奔齊仲遂

之後遂絕魯不欲絕仲遂之後使嬰齊後之故曰仲嬰齊孫覺經解

○公羊謂嬰齊為兄後何休以為弟無後兄之義孫氏覺謂命

嬰齊後仲遂故曰仲嬰齊非為歸父後也其說勝胡傳或曰歸

父嬰齊均仲遂子何以於歸父書公孫於嬰齊書仲夫襄仲一

人之身公子遂仲遂先後異稱而又何疑於歸父嬰齊乎蓋以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七 內外大夫已賜族書氏 未

父字為氏非禮也故於其生也書曰公子公孫從其本稱也而

於其卒也繫之以氏則所以著其以父字為氏之非禮也案

○遂與行父比而為遂歸父欲去三桓故逐歸父而立嬰齊以

後仲遂一逐一立皆行父操之也御纂直解○嬰齊後仲遂非後

歸父猶之叔孫僑如奔而立豹也傳拘於孫以王父字為氏之

說而以為弟後兄亂昭穆矣非也顧炎武日知錄○公羊謂後歸父非

也歸父欲去三家乃季氏之仇豈為立後而於襄仲固無嫌也

其後襄仲而不後歸父斷斷明矣顧棟高禮記○薛魯叔曰公羊說

蓋泥孫以王父字為氏之文也夫命氏至春秋素矣豐施之為

豐以公子豐孫仲之為孫以公子惠孫則以王父名為氏者也

慶封之為慶以慶父驪之為驪以公子驪施伯之為施以公

子施父是以父之字為氏也胥甲父之為胥以胥臣是又以父

之名為氏也氏不必王父嬰齊何必後歸父乃得氏仲邪且歸

父自有後子家其字也子家歸父之孫此正以王父字為氏

也以此益知嬰齊之後遂不後歸父也左補義○嬰齊不稱

公孫而稱仲者以襄仲卒時賜氏以仲故宣八年書仲遂卒于

垂蓋賜氏不必王父即本身之字亦可賜但生不賜氏必身死

而後賜之宣公德仲立已乘仲之死而賜氏焉觀仲遂之子稱

仲嬰齊明是父子相承之氏公羊但知孫以王父字為氏造為

嬰齊繼歸父之說夫歸父奔齊並未絕嗣原不必為後即欲為

後亦無弟為兄後子為父孫之理毛奇齡傳○愚按顧氏辨書

氏此論而○方氏苞謂是時魯有二嬰齊皆公孫此若書公孫

與十七年卒者無別故魯人別其稱而舊史因之說本非也卿

卒皆書氏而嬰齊獨以與人同名變而書字則非義所安若二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七 內外大夫已賜族書氏 未

嬰齊果皆公孫氏於其卒皆書公孫嬰齊亦何嫌為非兩人而

必瑣瑣然別之也說略

襄十四年 叔老 會同 文公子叔肸惠伯子公孫嬰齊聲伯

叔氏傳亦稱子叔嬰齊曰子叔聲伯成叔老曰子叔齊子襄十

叔弓曰子叔子昭曰子叔敬叔昭叔輒曰子叔昭二檀弓正義

云子是男子通稱故以子冠叔也樂慶補○宣弟叔肸之為

叔氏猶桓弟季友為季氏僖弟仲遂為仲氏大宗之後世為宗

卿也毛奇齡屬

襄十六年 又會伐許 如齊

襄二十二年 又卒 如齊

襄三十年 叔弓 如宋葬宋共姬 叔老子

昭元年 又加晉 田



昭三年	又敗晉師	仲孫獲如齊 為子惠子
昭八年	又敗晉師	又敗晉師
昭九年	又敗晉師	又敗晉師
昭十三年	又敗晉師	又敗晉師
昭十五年	又敗晉師	又敗晉師
昭二十一年	叔輒卒	叔輒卒
昭二十二年	叔輒卒	叔輒卒
昭二十五年	叔輒卒	叔輒卒
定十一年	叔輒卒	叔輒卒
哀六年	叔輒卒	叔輒卒
宣九年	叔輒卒	叔輒卒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七	內外大夫已賜族書氏
宣十五年	又敗晉師	又敗晉師
成六年	又敗晉師	又敗晉師
成十八年	又敗晉師	又敗晉師
襄元年	又敗晉師	又敗晉師
襄五年	又敗晉師	又敗晉師
襄十九年	又敗晉師	又敗晉師
襄二十年	又敗晉師	又敗晉師
襄二十三年	又敗晉師	又敗晉師
襄二十四年	又敗晉師	又敗晉師
襄二十八年	又敗晉師	又敗晉師
襄三十一年	又敗晉師	又敗晉師

昭九年	仲孫獲如齊 為子惠子	仲孫獲如齊 為子惠子
昭十一年	又敗晉師	又敗晉師
昭二十四年	又敗晉師	又敗晉師
昭三十二年	仲孫何忌 會戚成周 獲子懿子	仲孫何忌 會戚成周 獲子懿子
定六年	又敗晉師	又敗晉師
定十年	又敗晉師	又敗晉師
定十二年	又敗晉師	又敗晉師
哀六年	又敗晉師	又敗晉師
文元年	又敗晉師	又敗晉師
文三年	又敗晉師	又敗晉師
文十一年	又敗晉師	又敗晉師
宣五年	又敗晉師	又敗晉師
成二年	又敗晉師	又敗晉師
成五年	又敗晉師	又敗晉師
成六年	又敗晉師	又敗晉師
成十四年	又敗晉師	又敗晉師
成十六年	又敗晉師	又敗晉師
襄二年	又敗晉師	又敗晉師
襄四年	又敗晉師	又敗晉師
襄五年	又敗晉師	又敗晉師
襄十四年	又敗晉師	又敗晉師
襄十六年	又敗晉師	又敗晉師
襄二十三年	又敗晉師	又敗晉師



襄二十七年	又會于宋	昭四年	又卒	昭七年	叔孫姑如齊范墨	昭十年	又如晉葬晉平公	昭二十三年	又如晉又被執	昭二十五年	又如宋	定五年	叔孫不敢卒	定十年	叔孫州仇	哀三年	又城陽	文十一年	叔仲彭生	文十四年	又伐邾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七	文十六年	又城陽	文十八年	又會陽穀	宣十年	又會陽穀	成九年	又會陽穀	成十一年	又會陽穀	襄五年	又卒	襄七年	季孫宿	襄九年	又會陽穀	襄十二年	又會陽穀	襄十四年	又會陽穀	襄十五年	又會陽穀	襄十六年	又會陽穀	襄十七年	又會陽穀	襄十八年	又會陽穀	襄十九年	又會陽穀	襄二十年	又會陽穀
昭二十七年	又會于宋	昭四年	又卒	昭七年	叔孫姑如齊范墨	昭十年	又如晉葬晉平公	昭二十三年	又如晉又被執	昭二十五年	又如宋	定五年	叔孫不敢卒	定十年	叔孫州仇	哀三年	又城陽	文十一年	叔仲彭生	文十四年	又伐邾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七	文十六年	又城陽	文十八年	又會陽穀	宣十年	又會陽穀	成九年	又會陽穀	成十一年	又會陽穀	襄五年	又卒	襄七年	季孫宿	襄九年	又會陽穀	襄十二年	又會陽穀	襄十四年	又會陽穀	襄十五年	又會陽穀	襄十六年	又會陽穀	襄十七年	又會陽穀	襄十八年	又會陽穀	襄十九年	又會陽穀	襄二十年	又會陽穀

昭二年	又如晉	昭七年	又卒	昭十年	季孫意如	昭十三年	又會陽穀	昭十六年	又會陽穀	昭二十一年	又會陽穀	定五年	又卒	定六年	季孫斯	定八年	又卒	哀三年	又卒	文十四年	又卒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七	文十六年	又卒	文十八年	又卒	宣十年	又卒	成九年	又卒	成十一年	又卒	襄五年	又卒	襄七年	又卒	襄九年	又卒	襄十二年	又卒	襄十四年	又卒	襄十五年	又卒	襄十六年	又卒	襄十七年	又卒	襄十八年	又卒	襄十九年	又卒	襄二十年	又卒
昭二年	又如晉	昭七年	又卒	昭十年	季孫意如	昭十三年	又會陽穀	昭十六年	又會陽穀	昭二十一年	又會陽穀	定五年	又卒	定六年	季孫斯	定八年	又卒	哀三年	又卒	文十四年	又卒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七	文十六年	又卒	文十八年	又卒	宣十年	又卒	成九年	又卒	成十一年	又卒	襄五年	又卒	襄七年	又卒	襄九年	又卒	襄十二年	又卒	襄十四年	又卒	襄十五年	又卒	襄十六年	又卒	襄十七年	又卒	襄十八年	又卒	襄十九年	又卒	襄二十年	又卒



成三年 又伐麇於如  
成六年 又侵宋  
成七年 孫林父出奔晉 夏夫子文子傳曰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孔孫武公至林父八世  
成十四年 又自晉歸于衛  
襄二年 又兩會于戚  
襄五年 又會吳于善道  
襄七年 又會于戚  
襄十四年 又會于戚  
襄二十六年 又入于戚以叛  
宣六年 孫免侵陳 系未詳  
衛卿莫強於孫氏而孫免首以名見固衛政逮下之始亦林父出君之漸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七 內外大夫已賜族書氏  
宣十四年 孔達 被殺 系未詳達文元年見傳達孫成子孫叔謂已立元余使焉之子衍孫相之○程氏分紀孔嬰齊生達按嬰齊見閔二年傳達論莊子○鄭名世辨證衛孔氏出自姑姓孔嬰齊仕衛為大夫陳孔氏出自姑姓公孫當謂之孔南後有孔氏梁履繩補釋潘夫論以衛孔氏為衛同姓則孔國何以娶孔氏乃姑姓禮記正義謂為異姓大夫是矣晉大夫論誤  
定四年 孔圉 伐解廩 稱之孫公羊作固趙坦曰古字通  
襄十七年 石買 伐曹 石碯子厚並見隱四年傳碯四世孫○通志略石碯靖伯之孫碯有大功于衛世為衛大夫又據晉鄭有字伯石者謂此亦必以字氏路史則云邑氏非字氏孫劄欲伐曹買為之役石碯討賊而買黨賊愧其祖矣  
襄二十七年 石惡 出奔晉 買子悼子  
哀三年 石曼姑 圍戚 惡子○哀十八年傳逐石  
成十七年 北宮括 侵鄭 成公會孫○公羊作結趙坦曰字也○元初姓系衛公族頃子生

襄十四年 又會伐秦 去疾孫括鄭名世姓氏書括別以昭十一年 北宮佗 會厥慝 所居為北宮氏世為衛卿昭二十七年 北宮喜 會黃父 傳杜注佗括之子  
定七年 北宮結 被齊執 喜子  
襄二十九年 世叔儀 會城柁 世叔儀入世孫文子別為世叔氏昭三十二年 世叔申 會城成周 杜注儀之孫或云即太叔懿哀十一年 世叔齊 出奔宋 悼子傳作太叔疾梁履繩曰當是名齊字疾  
定十四年 公叔成 來奔 公叔發見襄二十九年傳按應引子獻公孫名拔或作發論語疏引世本獻公生戌請諡鄭注拔生朱為公叔氏又按檀弓有公叔木鄭注當作朱春秋作成當生拔即公叔發也以父字為氏世本云朱始氏公叔非也  
定十二年 公孟彊 伐曹 杜注孟彊于昭七年傳衛襄公嬖衛之子叔公孟宋之石氏皆以父字為族蓋賜氏之法漸替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七 內外大夫已賜族書氏  
哀十年 又自齊歸于衛  
昭元年 元咺 出奔晉 系未詳○通志略咺食邑於元豹○公羊作石惡毛氏簡書刊誤曰咺是公羊傳寫之誤  
定十四年 趙陽 出奔宋 系未詳○杜注趙陽孫孔疏引世正義據世本有明證公穀改衛作晉誤 趙氏為衛公族晉書氏見經者荀氏魏氏土氏又里平陽氏先氏狐氏  
僖十年 荀息 被殺 荀息被殺 竹書紀年有荀息伯伐曲沃杜注荀國名孔疏世本荀國皆姬姓晉滅之以賜其大夫故晉有荀氏貫氏



六九一







僖九年 里克 殺奚齊 被殺 志略告殺為義理官子孫遂  
為理氏商末有里微改姓李里氏亦本理氏春秋改焉晉  
有里克晉有里革鄭有里析國語注克晉大夫里季子  
僖十一年 不鄭父 被殺 注疏系未詳通志略平氏亦作  
鄭注氏克寬曰鄭父名也或以為字非是傳但言鄭者省文如  
經書樂和鄭而傳言樂和鄭仲以爲名字通稱父者而傳止稱其鄭  
晉甲恩按江說鄭通仲以爲名字通稱父者而傳止稱其鄭  
男子之美稱自稱平鄭人稱之曰平鄭父非也 鄭子約見  
文三年 陽處父 伐楚 二年見經不氏六年傳云陽子黨  
注疏系未詳通志略陽國見閔二年齊遷之子孫以國為氏晉  
有陽處父魯有陽氏高氏略以陽為食邑漢太原陽邑縣是  
文九年 箕鄭父 被殺 箕子國在太原陽邑南後為晉邑  
鄭氏見經者祭氏良氏游氏詳  
桓十一年 祭仲 宋執 傳曰祭封人仲足有寵于莊公使為  
守為氏通志略以祭為王畿封邑近於鄭地封人守封疆者以所  
地容有之而是時王臣屢書祭伯祭公國夫失地并據鄭并周  
襄十一年 一頁霄 楚執 見經七穆之始子公孫輒子耳良霄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七 內外大夫已賜族書氏 卑

襄二十六年 又會于宋 輒之子伯有也  
襄二十七年 又會于宋 輒之子伯有也  
襄三十年 又奔許復入鄭被殺 伯有子良止  
昭二十五年 游吉 會黃父 穆公子子偃字子游偃子公孫  
良襄二十二年傳子展廢長而立太叔吉即子太叔取之  
弟也襄二十六年傳子太叔為令正昭二十年太叔為政  
定六年 游速 會安南 吉子字子寬  
昭三十二年 國參 會城成周 穆公子子發字子國孫公孫  
僑字子產參子產之子子思也  
昭元年 罕虎 會于訖 穆公子子孫參字子罕襄二年當  
十九年當國並見傳虎子展之子子皮也襄二十九年子展卒  
子皮代父為上卿見傳注。罕公羊作軒趙坦曰字音近耳  
定十五年 罕達 伐宋 昭十六年傳子孫杜注子皮之子嬰  
齊也達子孫之子子康公羊作軒達  
哀二年 又戰于鐵 取宋師子  
哀七年 駟宏 救曹 穆公子子孫駟字子駟襄二年為政  
並見傳夏子駟帶子士帶子駟假子游昭十九年傳子游生孫  
駟其父見立子駟杜注子駟假子游叔父亦公孫夏之子即駟乞

也乞子駟字子駟子太叔為政見定入  
年傳子太叔游吉也宏微之子字子駟  
按鄭七穆印氏豐氏俱不見經孔氏惟公子嘉見經  
僖七年 申侯 被殺 系未詳通志略申國子孫以國氏後  
申楚文王滅申以為縣其族以國氏楚大夫申侯是也  
蔡書氏見經者惟朝  
昭十五年 朝吳 出奔鄭 按襄二十六年傳楚伍參與蔡太  
杜注雙子朝之子又於此傳歸生聞之句注云歸生雙子名  
朝為公子而吳以王父字為氏也此歸生鄭公孫歸生也子  
朝之子系未詳耳通志略族略朝氏不入以字為氏門而不  
得所系入分歸生雙子朝未改耳  
公羊作昭吳趙坦曰假音字也 朝氏姓氏書蔡文侯申生  
宋書氏仲氏魚氏向氏石氏 孔父以孔為字父為字辨  
桓二年 孔父 被殺 昭七年傳曰孔邱聖人之後也其祖  
佐戴武宣杜注孔父何宋公之子厲公之兄孔父嘉之高祖  
此即孔父嘉也隱三年見傳詩商頌序正義引世本末魯公生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七 內外大夫已賜族書氏 聖

弗父何弗父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為宋  
司馬華督殺之曾孫防叔奔魯為防大夫是孔子之曾祖也  
孔父名也劉敞曰君前臣名是也 直解 ○愚按杜注孔疏以  
孔為氏父為名教梁以孔父為字啖氏助則云孔字父美稱也  
春秋名嘉者多字孔是其證也然據孔疏引傳文曰督攻孔氏  
是孔為氏之明證疏又引春秋之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  
父衛孫林父皆是名是父為名之明證更證以劉氏君前臣名  
之義見書當無疑矣○又按陸氏祭左傳附注引家語闕里世  
系唐宰相表諸書皆以父為字嘉為名謂世無以父名者非也  
莊十二年 仇牧 被殺 系未詳  
文十五年 華孫 來盟 世本戴公子好父說說之子華父督  
督生世子家生華孫鄭事為司寇見文七年傳華元華耦皆  
督曾孫此華孫即華耦文九年見傳十八年傳又稱司馬子伯  
父說食采于華因氏焉







哀十一年 轅頗 出奔鄭 唐書世系表宣仲生選選生  
宣十一年 夏徵舒 弑君 十一一年傳注少西徵舒之叔子夏  
宣十一年 又 被殺 年傳徵舒字子南程公說分  
昭二十三年 夏徵舒 弑君 紀國公之子少西後為夏氏  
哀十三年 夏區夫 盜殺 系未詳程公說分紀國生也  
莊二十五年 女叔 來聘 區公作張趙坦日音近假音字也  
莊二十七年 原仲 會葬 同夏有遺臣女艾魯有大夫女賈  
以邑為氏魯有原壤陳有原仲其族散在他國以本國為氏  
師古急就篇注原伯封地在河內後為晉滅陳之國因稱  
氏而晉更以原封其大夫先軫鄭名世辨證陳原氏所謂南方  
之原者按詩陳風日南方之原毛傳原大夫陳引原仲為證  
宣九年 洩冶 被殺 系未詳亦作泄通志略人名氏未詳  
宣十一年 儀行父 楚納之 九年傳注陳卿系未詳通志略  
襄二十三年 慶虎 慶負 被殺 衛大夫儀封人之後徐有儀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七 內外大夫已賜族書氏  
襄二十四年 鍼宜咎 出奔楚 杜注鍼子入世孫系未詳  
襄二十七年 孔奭 會于宋 系未詳杜注非上卿故在石惡下  
昭八年 又 楚滅陳被殺 與公羊作張趙坦日聲之誤  
又 干徵師 楚執殺 杜注陳大夫系未詳通志  
齊國氏崔氏慶氏梁氏陳氏 仲孫公羊說辨 崔氏左說辨  
閔元年 仲孫 來 年傳云仲孫仲孫氏未詳其系屬按昭四  
仲孫公孫無知事在莊九年又按莊八年傳日信公之母弟日  
夷仲年生公孫無知則仲孫是夷仲年之後莊九年無知不書  
氏未賜族為大夫也至閔二年仲孫書氏已賜族也傳云仲孫  
之難蓋追稱之仲孫非是無知當是無知之子以王父字為氏  
公穀云是公子慶父疏之故言齊仲孫以齊仲孫為魯公子謬  
矣且孫以王父字為氏此乃慶父之身也而可稱仲孫乎此無  
理之尤者 助劉敬 公羊日慶父也繫之齊外之也穀梁日疏  
之也春秋亂賊未有隱其名而外之者且前書慶父如齊奔莒

而於其入隱之必不然矣 章如愚書考 前後皆稱慶父何  
以此獨改稱仲孫其非慶父可知 羊義疑 無論慶父不可繫  
齊慶父先不可以仲孫書也公孫之子始以王父字為氏魯仲  
孫氏至穀難始稱之也公穀此傳支離極矣 崔應麟 吾  
莊二十二年 高侯 盟于防 莊九年見傳注日教仲見襄二十  
世孫文公生公子高孫侯為齊上卿食采于盧以王父字為氏  
通志略云以王父名高氏似誤高之名特無效兩邱名世孫氏  
辨證唐書謂侯佐管仲有功桓公命氏以為上卿然侯十二年  
傳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享之辭日臣侯有司也行天  
子之二守國高在杜注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  
也則國高之命為卿久矣不始於侯管仲也故莊九年齊桓入  
國師叔薦管仲於公日管夷吾始於高侯  
是時侯已為高氏其得氏在桓公前  
傳云天子之二守國高王制日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  
命於其君正義云次國侯伯也齊侯爵故二卿命於天子命於  
天子者皆謂上卿命於其君者謂之下卿 傳小疏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七 內外大夫已賜族書氏  
閔二年 高子 來盟 即高侯  
宣五年 高固 來逆子叔姬 高宣子也世本敬仲生莊子  
宣十五年 又 會無婁 莊子生頃子頃子生宣子  
成十五年 高无咎 會鍾離 秦嘉謀世本補補以爲固子  
襄十七年 高厚 伐我圍防 固子見襄六年傳注  
襄二十九年 高止 出奔杞 厚子傳又日高子容 唐世系  
昭十二年 高偃 納北燕伯 杜注侯元子孔疏謂即襄二十  
昭十九年 高發 伐莒 系未詳程公說分紀  
昭二十九年 高張 來唁公 偃之子昭子  
昭三十二年 又 會城成周  
哀六年 又 來奔 按齊有兩高氏子尾之子高偃為一城昭十年傳齊惠樂高  
氏杜注樂高二族皆出惠公是也高偃亦日于夏氏見昭八年







六九七

此家父之祖父也



榮氏 莊元年榮初來錫命

叔氏 按武王時有榮公屬王時有榮夷公此蓋其後同叔氏之元年叔服來會葬

叔氏服字 注○見書王臣門

石氏 定十四年石尚來歸張

石氏尚名 注杜

補姓氏總論

姓以統祖宗所自出歷世不移氏以別子孫所自分隨時而易故姓可以稱氏氏不可以稱姓氏同而姓不同者昏姻可通流雖合而源實分也姓同而氏不同者昏姻不可通流雖歧而源則一也三代以上男子稱其氏婦人稱其姓如榮叔毛伯皆氏子氏姜氏皆姓也三代而下姓氏混爲一至秦滅六國子孫爲萌隸故以國以姓以字以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七 補

辛

名爲氏姓氏之消始此姓亦稱氏氏亦稱姓往往有亂宗而陷於不知遠嫌而誤於弗考者以此故也 彭維新墨香閣集姓氏淵源序

又內大夫已賜族書氏門仲嬰齊條下

公孫歸父乃襄仲長子謀去三桓三桓惡而逐之立其弟嬰齊爲襄仲後襄仲賜氏仲故春秋所書父曰仲遂子曰仲嬰齊何嘗以嬰齊稱襄仲也何休亦云弟無後以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其說更明也 胡承詒釋志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七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八目錄

名字貶褒駁辨總論

諸侯書名不書名駁辨總論

諸侯失地名不名駁辨 詳各條下

諸侯入國歸國名不名駁辨 詳各條下

諸侯滅同姓名駁辨 詳各條下

諸侯相殺名不名駁辨 詳各條下

附庸書名書字書人駁辨 詳各條下

諸侯命大夫書字駁辨 魯單伯鄭衆祭仲陳女叔

諸侯兄弟書字駁辨 蔡叔許叔蔡季紀季蕭叔

公子大夫書字不名駁辨 魯季子齊仲孫高子朱子哀華孫

書死難君前臣名 孔父仇牧荀息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八 目錄

小國大夫不名專則名以事接我則名有故則名 辨詳各條

大夫生而賜氏駁辨 季友仲遂叔肸

大夫卒名字並書駁辨 同上

大夫已卒不名 夷伯原仲

顧氏春秋無書字之法論

外諸侯卒名不名辨見凶禮門

殺大夫名不名辨見書殺門闕文門



○名字貶褒駁辨總論

先儒以名字爲褒貶非也春秋魯史也史之所無聖人不能加史之所書聖人亦不革聖人所因革者義也非名字之謂也呂大圭或問閔元年

名字褒貶有不吝不辨者及儀父盟傳者曰書字所以褒也或曰附庸之君稱字以爲別蕭叔是其例也然鄭黎來亦附庸也而傳以爲書名鄭之於邾同所自出均爲附庸其後皆以預齊桓會盟之故得封爲子以儀父爲字謂春秋褒之以黎來爲名謂春秋夷之儀父無可褒之善黎來無可夷之惡大率書父書仲書叔即以爲字否則皆以爲名因字而求褒因名而求貶此說經一大弊也宋鉉翁詳說隱元年

名與字千載之下本不可深辨傳者以爲褒書字貶書名害義實甚如孔父仇牧荀息錄死節也杜氏於孔父則曰內不能正其閭門外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八 名字貶褒駁辨總論

取怨於百姓於仇牧則曰不警而遇盜於荀息則曰從君子昏故皆名之夫荀息固當有責而仇大義凜然無瑕可指以書名之故強求其罪豈聖人錄死節之意哉又如祭仲逐君論事罪實在仲公羊乃謂賢仲而字之豈聖人誅亂賊之旨哉又如書洩治死著陳之亂由於殺諫而杜氏謂直諫於亂朝取死不爲春秋所貴故名之直諫死者春秋不貴必緘默自全乃爲春秋所貴乎又詳說綱領篇

宰渠伯糾公穀注以糾爲字左氏胡氏以爲名子突穀梁以爲名胡氏以爲字祭仲左穀以仲爲名公羊胡氏以爲字孔父穀梁以父爲字胡氏以爲名大抵古人或以名行或以字行隱桓時史官不知後有作春秋者其時不過因所告稱名則名之字則字之初無定據孔子立定哀以指隱桓代久年遙舊史書名無從稽其字而改之舊史書字無從稽其字而易之是故不當以名字爲斷當以事爲斷陳澧說

胡傳云王朝命大夫例書字附庸之君例書字案尊卑有定位若諸侯書名而大夫書字侯伯書名而附庸之君反書字聖人之立法疑倒置矣此不過因邾儀父及王人子突稱父稱子有類於字耳不知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皆名也無以見儀父之爲字也齊子糾鄭子儀子臺子臧子華皆名也無以見子突之爲字也春秋無書字之法邾子克是儀父之子不得爲儀父之名方氏苞曰克與儀父非一人儀父之卒不書至克而後書卒耳儀父之卒當於桓之末年顧棟高大全○按胡傳謂王朝大夫列國命大夫諸侯之兄弟中國之事表偶筆○附庸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按是非定褒貶則有例當稱字無而書字其變也

王侯國卿大夫書伯仲叔季者皆行次而非字也記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則伯仲與字別爲二矣而說春秋者一之是文王之子十人其六稱叔爲兄弟同字晉趙孟世稱孟知伯樂伯世稱伯爲父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八 名字貶褒駁辨總論

子同字有是理乎蓋伯仲者所以代名與字爲尊稱也故五十以伯仲尚齒也而王朝之卿視諸侯諸侯非卒與失國則不名不字而稱爵故祭伯凡伯毛伯如之其無封國而爲卿者既無爵可稱又不可降於諸侯而斥其名與字舍伯仲曷稱乎在禮爲尚齒在春秋爲貴貴其義一也王卿以伯仲繫氏如南季仍叔榮叔召伯是也其諸侯兄弟次當承國者以伯仲繫國未立稱之如蔡叔許叔祭叔蕭叔蔡季紀季是也侯卿以伯仲繫諡沒則稱之如經書夷伯陳原仲傳載魯共仲戴伯成季齊高敬仲國懿仲衛孫武仲陳轅宜仲皆是也內卿加禮者以伯仲繫名於卒稱之如季友仲遂叔服是也凡此皆非字也即家父以父繫氏從世稱祭仲女叔單伯以命卿比王臣稱伯仲皆非字可例也高樹然釋經隱九年

諸儒以稱字爲褒內如季子外如子哀之類是也顧於析邑歸仇之



紀季賢之而於因亂復國之許叔又罪之於蔡季歸國賢之而於肅叔朝公又罪之於高子來盟賢之而於仲孫雍難又罪之至於華孫來盟義不可通又以爲義不係乎名說終不得而定朱子曰如救衛當時有個子突夫子因存他名字如何卻道王人本不書字緣救衛故書字邪推此則知名稱皆因舊史耳張自起宗朱辨義總論○先儒以字爲褒例而季子高子書子仲孫華孫書氏亦曰貴之是褒不專於字也又云王朝大夫附庸之君例書字是字不專褒辭也夫同一字而或爲褒或爲通例同一褒而忽字忽子忽氏春秋不若是之紛也六年又王朝卿大夫外諸侯附庸之君諸侯之兄弟列國之命卿或稱爵或稱行次或稱名或稱人皆舊史之文也以爲褒貶所寓非也使其人當褒而舊史以名書無從而得其爵與行次也其人當貶而舊史以爵與行次書無從而得其名也王朝之史外諸侯皆稱名踐土載書

春秋屬辭例

卷二十八

名氏褒貶辨總論

三

之辭曰晉重魯申是也而春秋魯史也外諸侯則魯君之匹敵也故以爵書王朝之卿士兼三公者亦魯君之匹敵也故以爵書辛周公是也其餘卿士非匹敵而與諸侯之卿不可以無別也故以行次書凡伯榮叔南季之類是也記五十命爲大夫又曰附庸之君諸侯之兄弟將承國者上不得僭於諸侯下不可同於諸侯之卿故從王朝卿士之例而書行次蕭叔紀季之類是也列國之命卿不可無別於不命之卿故亦從王朝卿士之例而書行次單伯祭仲女叔之類是也王朝之大夫則書名子突劉夏石尚是也傳以爲下士非也見王臣門論以子突爲字亦非也古有以子某名者見於傳記陳子亢介子推之類是也有以某父名者經所書齊侯祿父儀父父箕鄭父是也春秋未嘗有書字之法也其當名而不名不當名而名皆舊史之文也當名而不名如齊高子仲孫宋華孫不當名而名如宰咺宰渠伯糾

殺伯綏鄧侯吾離皆史文隨事以變而不可以義理求之者也如邾牟葛三國之君來朝而稱人則殺鄧之稱名不足異舊史所稱無義理可求而孔子不革何也邾牟葛之書人無從而得其名也宰咺之稱名無從而得其爵與行次也則安得不一仍其舊哉仍之而世變邦交於是可考焉則義存乎其間矣方苞通論

○諸侯書名不書名駁辨總論

諸侯未成君則名鄭忽曹驪是也失國則名鄭伯突衛侯朔是也失國復入亦名之衛侯鄭曹伯襄是也舍是惟卒則名之呂大圭或問聖人作春秋不以名字爲褒貶也諸侯不生名卒則名失國則名爭國則名見滅則名皆所以別也初非有褒貶於其間也後儒以名字褒貶而聖人之意不可見矣自其以名字爲褒貶質之經而不合則曲爲之說以通之故多失之鑿如衛侯燬滅邢漢儒有滅同姓則名春秋屬辭例

春秋屬辭例

卷二十八

諸侯書名不書名駁辨總論

四

之說然以經攷之則諸侯之滅同姓者多矣何以皆不名而獨名衛侯邢至於楚子虔則滅同姓之名又不通矣謂其誘而殺之故名之邪則楚子之誘戎蠻子亦誘之也又何可以不名說者又曰以夷狄誘夷狄猶可也以夷狄誘中國不可也此言近矣然觀聖人所書以誘稱之固所以著楚子之罪矣又豈以中國夷狄而有異乎然則衛侯燬楚子虔之所以名皆衍字耳先儒或謂衛侯燬滅邢之下有衛侯燬卒因此而說遂以滅邢之上亦加燬字此言是也愚謂楚子虔亦恐誤加一度字蓋般之所以名非以罪般也此與胡子髡沈子遲徐子章羽沈子嘉胡子豹蔡世子有潞子嬰兒同一例爾又禮曰諸侯不生名失地名滅同姓名此非知禮者之言楚公子圍即位赴于鄭鄭人問應爲後之辭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則諸侯即位之初即以名告矣故其死也亦必以名赴所以正其死者之君爲誰也



諸侯何嘗不生名乎則謂不生名者非春秋之義也出奔而名非以其奔而罪之也諸侯失位必有迫逐爭國者則內亦一君也外亦一君也不名何以別乎凡奔而見經者皆錄其赴告之辭彼亦將使諸侯曉然皆知君者之爲何人出者之爲何君而不得不以其名來告史從而錄之衛鄭出而叔武攝自不當爲君故鄭不名非以是爲美也則失地名者非春秋之義也滅同姓名非以衛文公滅邢書名鄭滅同姓固罪矣然諸侯族姓之別天下孰不知之苟有滅焉固不待貶絕而自見也果以滅同姓爲貶楚滅麇齊滅萊何爲而不名乎則滅同姓名非春秋之義也凡名者皆所以別二君爾葉步得春秋左傳諸侯卒名所以別其一死一生也諸侯失地名所以別其一出一入也其不名者闕文也程端學或問襄二十五年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八 諸侯失地名不名駁辨 五

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其有不名者何也世衰道微諸侯放恣強陵弱寡寡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治其有壤地偏小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焉非其罪也若譚子弦子溫子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修道以正其國自底滅亡如蔡獻舞邾益曹陽皆其自取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強爲善自暴棄者之勸戒矣胡傳桓六年○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爲其服爲臣虜故絕之也若蔡獻舞邾嬰兒沈嘉許斯頓許胡豹曹陽邾益之類是矣楚以麇子歸獨不名者麇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爲臣虜其義直其辭初不服也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也杜預○無取滅之罪爲橫逆所加至於出奔亦不幸焉爾矣故憫憫子弦子溫子不比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也然則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何以獨名按傳徐子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已屈服而後奔

豈有與復之志乎獨書名所以絕之也又○諸侯不能嗣守先業以墜厥緒上下乖離播越失地自取奔亡之禍者皆生而名之鄭伯突出奔蔡蔡侯朱出奔楚莒子庚與來奔邾子益來奔之類是也孫復

○陸氏滄孫氏覺李氏廉說見書滅總論  
衛鄭出奔不名鄭突蔡朱等皆名者從彼告辭釋例曰衛赴不以名而燕赴以名隨赴而書之也桓十五年○凡諸侯去國辨二君則名鄭突辨於忽衛朔辨於黔牟蔡朱辨於子國莒庚與辨於邾公邾益辨於革齊侯將納簡公晏子曰燕有君矣則其出不可無辨也衛鄭使元咺奉叔武受盟則非二君也既而晉侯列叔武於會疑於二君矣故歸自楚名之既又見執元咺立公子瑕故再歸名之衛衛之出無二君也既而則列於會則不可無辨矣故復歸名之趙汭○奔君書名以其嘗失國也衛侯朔名鄭伯突名宜也而僖二十八年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八 諸侯失地名不名駁辨 六

衛侯出奔楚何以不名襄十有四年衛侯行出奔齊又何以名曰奔而名者國非其國矣奔而不名者國猶其國也叔武攝位國猶鄭之國也故其奔不書名衛侯行出奔齊而則已立則是國有二君故其出奔名之不然則無以別二君也鄭之出也叔武立其從會也稱衛子見武之未嘗爲君也武雖未君而鄭嘗失國故其入于衛書衛侯鄭以見其嘗失國也行之出也則立其從會也稱衛侯見鄭之篡也則雖篡而行之位終未絕也故其入于夷儀也稱衛侯呂大圭或問桓十六年○諸侯失國常名之不名者或曰無罪也其說未遑案經諸侯被執以歸者未有不名蔡侯獻舞邾子嬰兒沈子嘉許男斯頓子牂胡子豹戎蠻子赤皆名而楚人滅麇以麇子歸則不名外諸侯之卒未有不名者而秦伯歸伯滕子杞子卒則或不名滅而奔者亦名蓋失地之君也名之欲使後人知其爲某君也如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是



也而譚子奔莒莒子奔黃溫子奔衛不名由此觀之以歸書名奔書名卒書名皆一義也其不書者則史失之而聖人不能增之也蓋莒溫譚皆小國也國小則其紀載有未備者矣若夫中國之諸侯其奔或名或不名則另有史義執稱曹伯而歸稱曹伯襄執稱衛侯而歸稱衛侯鄭衛侯出奔楚不名而歸於衛則名衛侯衛侯出奔齊則名之而衛侯人于夷儀則不名蓋不名則其位未絕名之所以見其爲失地之君也不名所以正其位而名之所以別於二君也又與小國之紀載未備者不同矣又莊十年○書以歸不一然皆書爵書名如宣十年以潞子嬰兒歸定四年以沈子嘉歸六年以許男歸十四年以頓子歸十五年以胡子豹歸哀八年以曹伯陽歸之類皆是惟僖二十六年以莒子歸無名則以夷國來告失名或亦史文有闕逸耳而胡氏謂有罪則名無罪即不名則弱小受侮者皆罪人矣毛奇氏傳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八 諸侯失地名不名數辨 七

一○諸侯奔執何以名自是而不返也諸侯卒必名奔執而不返則自是終矣其奔執不返而不名者不知其名也猶卒而不知其名者第書某君卒也方苞直解○凡諸侯卒名之告終也出奔失國名之亦告終也名者正也不名者史失之郝懿行說○凡諸侯出奔而名者非國有二君則去國而不反也國有二君非名無以別也鄭伯突名以忽也衛侯朔名以黔牟是也去國而不反則是君之終也蔡侯朱莒子庚與是也若其國止一君或非是君之終則無事舉其名也衛鄭衛衛侯伯出奔不名是也奔而反國執而反國則必名者已嘗失位矣至是而復不得不目其人也衛侯鄭出奔不名而歸名衛侯出而叔武攝非二君也故不名於歸名之從復位辭也曹負芻復國獨不名者歸自京師其位未嘗絕也凡去國不反例當書名而間失其名者赴告畧也方苞通說○諸侯失國名別二君名凡出奔皆

名之衛侯鄭衛侯衍出奔之不名以不絕於衛也曹伯負芻之不名以歸自京師也其餘皆名之小國之不名者史失之戴祖微五訓○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然有滅同姓而不名者如齊侯滅萊楚子滅麇晉滅虞虢是也有失地而不名者如譚子奔莒莒子奔黃溫子奔衛是也載記乃出公穀之後拾三傳之緒餘以成文耳據禮以論春秋過矣滅同姓書名獨衛侯燬然朱子疑爲義文失國書名獨徐子章禹華氏希閔曰且闕之闕之無傷於春秋大義不得以一事著爲定例惟滅國而以其君歸者則書其君之名蓋滅國但以得地告至其君則但云奔某國不必及其名也以其君歸則須有厭俘之禮不名則不可以告宗廟因而赴告列國魯史書之聖人因而弗削初非名之以甚其罪亦非不名以滅其罪也夫遜逃苟免與身爲囚俘其失守宗祧之罪等耳直書而義自見何用名與不名以別其輕重乎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八 諸侯失地名不名數辨 八

○葉氏西說見書滅總論華氏霞峰論奔滅名不名說見卷首總義  
桓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鄭侯吾離來朝  
公穀葉氏彙纂案及方氏說見書朝門○謂貶朝桓而名非也春秋書其事即見其罪不以名爲貶也以名穀鄧爲貶則不名者無貶歟其名失國也黃仲炎通說○傳言賤之既以侯伯成禮復賤之而書名非人情也趙汝談○失地曷爲或言奔或言朝來奔者寓於我之辭來朝者非寓於我之辭孔廣森公羊通義○此朝也何以不名不復國也從公穀不復則從告終之辭書之也如鄭伯髡頑名於如會吳子過名於伐楚皆不宜名而名而彼詳其卒故人不疑此不詳其不復故不得其解也何以不復逼於楚也二



國在今襄陽南迫郢北控申呂楚欲啟申呂不得穀鄧其道不通故鄧尋為楚滅而穀可知是二國知其將亡假朝晉以行從飛說而遂不復也不然二國日逼於楚方乞命不遑豈能越二千里交好於晉乎徵諸書法按諸本事按諸國勢道里其為去國無疑也高澍然釋經○愚按方氏苞駁公穀郝氏懿行從之謂失地當言來奔不當言來朝故郝氏斷以為附庸來朝書名非失地書名也見附庸書名門而高氏仍斷為失國謂假朝禮以行遂不復其國是以名之二說一按時事一按經例其論並通故兩存之張氏自超引曲禮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必穀鄧以見天子之禮稱名朝桓桓不辭而受之舊史書之其說亦臆度耳○又按朱睦㮮辨疑引豐氏說謂石經二朝字俱作奔字桓十一年秋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八 侯失地名不名駁辨

九

穀梁云曰突賤之也忽名失國也愚謂突固可賤然不稱名不知其誰非賤而名之也忽固失國者然史法稱名別其人非以失國責之也程端學辨疑○春秋於公子爭國已君未君皆名不名不辨也高澍然釋經○按書名別二君耳胡傳謂不能君名之非也桓十五年夏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諸侯出奔未有不書名者非貶也別二君爾惟衛侯出奔楚不名以叔武未成君也公穀以突為奪正則凡正而名者為何所奪乎葉夢得公穀傳微○公穀皆云名譏奪正也按諸侯失地皆名不可強為義陸道集傳辨疑○奪正何待於譏突立已五年不譏於立而至其出乃譏乎徐庭垣傳

桓十六年冬衛侯朔出奔齊

朔何以名奔而名者見有君也公子黔牟也劉敞傳○公羊曰何

以名絕之也得非於天子也穀梁曰朔名惡也天子名而不往也按失地諸侯皆名之不可強生義陸道集傳辨疑○諸侯出奔而名者國有二君也衛侯朔名以黔牟也黔牟之立何以不書晉助明故黔牟之立與奔不書猶助突而忽之祇置儀之立與弒不書也其文則史此其驗也方苞直解

莊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

夫守天子土疆承先祖祭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貶歟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則當效死弗去以道言之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亦可以去而不守斯二者顧所擇何如耳然則擬諸太王去邠之事可乎曰太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則何太王之可擬哉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八 侯失地名不名駁辨

十

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鄆而不錄紀侯之卒胡傳○紀為齊迫未嘗不謀保其國或會盟或會戰來朝於魯結昏於周其用心至矣其如齊襄吞噬之志未已既遷紀三邑紀季又以邑入齊為附庸而齊侯且遇于垂謀之紀侯知力不能抗又不能下齊故大去以避齊難聖人以其無所失道迫於強暴不爭而去異乎失地之君而不名也陳深讀春秋編○程子以大為紀侯名從失地書名之例蓋國君以死社稷為正若書大去則疑聖人許之而張其辭故以大為名良有以也然愚竊以大去者是傷憫之辭亦非張大紀侯也紀之圖全宗社至矣不得已而去大去者一往不返之辭其傷之也至矣顧棟高大事表○大直名耳不煩曲說困學紀聞云大是名本劉質夫說陸榮明傳辨疑○按劉綸弟子○如穀梁言民之從者不遺一人四年而後畢則不知所



從之民何所止乎如此何以不復興乎且以大去爲盡去則伯姬不葬叔姬歸鄰均不可通矣大直是名耳朱睦㮮○大名也國君去國皆名如告終之例不以賢不賢論也先儒連大去爲辭以爲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不顧夫曰去其國已盡所有去之豈土地人民儀章器物在國外乎高澍然○按穀梁以大去爲不遺一人之辭後儒多主之程子以大爲名諸儒亦多從之顧氏兩取之方氏直解亦兩采之以其皆可通也今亦並存兩說而終以從程子說者爲是觀朱高二說可見

莊十年秋刺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按公穀曰獻舞何以名絕也曷爲絕之獲也後儒皆本此非也

○如公穀說秦獲晉侯何以不名劉敞○公穀非也或名或不名名者不復者也不名者復歸其國者也各以其事考之可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上十八 諸侯地名不名駁辨

葉夢得公羊傳公○失國故名胡氏以爲責其不能死位者非也牛運

又 冬齊師滅譚子奔莒

不名不知其名也方苞○不名史失之君卒君獲君奔並具爵

書名告終之辭非筆削所存春秋於舊史佚者因之耳惟奔而

復者以名不名見義高澍然○按以不名爲無罪者非辨見前

莊二十四年冬曹驪出奔陳

義同鄭忽○胡氏於鄭忽曹驪皆曰不能君非也卓子庶孽甫

立即弑猶正其君臣之稱而於鄭忽曹驪不與爲君何義哉方苞

解○按劉氏以名爲貶驪不子謂君臣交爭兄弟爲讎上有失

故下得是以忽突驪赤一眇之無異文亦非也

僖五年秋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義同譚子○按張氏治謂追於楚尙可望以興復故不絕之

名非也。不名小國紀載不備不可考其名也吳棫

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

執而不復不名史失之也高澍然○按陳氏傳良謂滕子

嬰齊執書名遂失國也虞公失國則其不名何也虞自亡矣晉

人之罪徒執其君焉爾不於執加以遂失國之辭所以見虞之

自亡也論雖有理而總當從史失之說。葉說見下滕子嬰齊

僖十年春秋滅溫溫子奔衛

義同譚子

僖十五年冬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晉侯不名旋反國也知子益亦反國何以名既俘獻而後反之

也高澍然○楚初見經厲蔡侯秦初見經獲晉侯蔡侯名而晉

侯不名者蔡侯卒於楚北失國之君故名晉侯反國故不名名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下十八 諸侯地名不名駁辨

蔡侯以著蔡侯之不歸不名晉侯以著晉侯之復國張自起

僖十九年春宋人執滕子嬰齊

被執失地則名不然則否陸滄○名者遂失國也孫復

○執君不名歸然後名之執稱曹伯歸稱曹伯襄執稱衛侯歸

稱衛侯鄭此執也則其名何遂失國也陳傳良○諸侯卒書名

名者終事也執而不返終於執矣故亦書名直解○胡傳謂

齊桓之盛九合諸侯而滕不與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書

名著其罪也此說非也齊桓會盟之事屢矣大國如秦晉小國

如薛莒杞鄭蕭宿小邾之屬皆未嘗與何得以不書獨責一滕

邪諸侯罪之大者如曹負芻殺太子自立猶不書名若鄭之從

楚莒之病魯罪皆浮於滕猶不書名滕乃以區區之故而書名

邪劉公是曰執而名不反之辭滕子自此不反國與卒書名同



陳氏所謂失國者卽不反國之謂也。義案參顧氏刑賞表。名自是不反國也。故從告終例書之。力也直解高。執君失國名與君卒名同。蓋此君被執其嗣君將見于策書名見執者以別於其嗣君也。戎蠻子亦義同。然則晉人執虞公何以不名國滅嗣絕不以名別之可也。故文宣以前史文殘闕滅君或名或不名。概削之以歸于一。葉酉。愚按顧氏駁失國之說謂勝此時未嘗失地稍誤。失國者不反國也。非謂失地。

又 夏邾人執鄆子用之。  
不名者微國之君史多失其名。戴祖啟

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以夔子不名為義者不一其說。趙氏謂時未與魯通也。孫氏謂略夷狄也。劉氏謂黜楚而伸夔也。夫楚滅夔已赴於魯矣。不可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八 諸侯失地名不名駁辨

主

謂未通也。晉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子既名不可謂略夷狄也。楚滅同姓其罪顯矣。夔不死社稷亦不為無罪。使春秋伸之亦不在不名如蔡侯獻舞亦無罪而名數說皆不通。則所謂史有詳畧與春秋脫之者近之。程端學。以歸不名胡傳以為無罪蓋據左氏楚責不祀祝融鬻熊之故耳。然晉滅潞氏左氏以為鄆舒為政傷潞子之目若是則嬰兒無罪又何以名邪。史失其名非別有義。張自超。夔子不名不知其名史闕之也。方苞。直解。謂非其罪不名非也。滅君名者多矣。豈皆其罪也。略行說

僖二十八年夏衛侯出奔楚

令叔武攝位而去故不名。陸清。諸侯去社稷有代之者則名之無代之者則不名。衛侯有代之者矣而不名者叔武非奪之

也。乃將復之也。故正其號謂之衛子。劉敞。諸侯失地則名未

失地則不名。衛侯之出也使元咺奉叔武受盟則國固衛侯之

國也是以不名也。其歸也疑叔武為篡已而殺之是自處於失

國也是以名之也。胡傳謂晉文修怨故不名。衛侯以著晉罪夫

晉文君臣特欲致楚戰而敗之以為取威定霸之大計。故致師

於曹衛爾未嘗一言及於修怨也。是故未與楚戰則衛侯不可

許盟而曹伯不得不執。既敗楚師則執者可釋而出者可反其

不為修怨亦明矣。故衛侯不名之說以陸氏劉氏之說為主。而

胡傳張注皆不錄。葉纂。衛侯奔不名者不絕于衛也。衛叔武

稱子是以知成公之不絕于衛也。復歸曰衛侯鄭者別也。戴祖

文十二年春鄭伯來奔。測。按葉氏夢得謂不名衛侯以賢衛子之不有其國亦未是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八 諸侯失地名不名駁辨

主

失地之君例書名若以兄弟之國不名曹伯陽衛侯衍何以書

平公羊以為兄弟辭非也。陸清辨疑。不名史闕之。程端學。

按葉氏曰鄭伯不名內未有君也。何以知鄭無君。衛侯鄭令叔

武攝國而奔踐土。書衛子不君之也不名衛侯不嫌也。諸侯奔

而不名惟此兩見。以類求之知其然也。非也。傳云鄭人立君不

可竟謂無君。奔君不名尚有衛衍亦不止兩見。又按方氏直

解引孫氏復說莊八年鄭已入齊為附庸今為齊所逼故不名

其說非也。附庸亦君也。何以失國得不名又引一說謂舊史畧

之尚可通而實當從程氏斷為史闕高氏謝然亦同

宣十五年夏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按潞子謂書以歸而名者責不能死位又無興復之志。又謂奔

者不名位或未絕以歸者名之位必絕也。並非辨見前。自此



後滅國以其君歸及其君奔皆名世近紀載詳也葉西

襄十四年夏衛侯出奔齊公羊作衛侯

從左穀無衍字趙氏說從公羊有衍字呂氏說見前總論○顧

氏棟高從石林葉氏以爲闕文宜從公羊見闕文門○出奔必

書名此不書闕文耳觀公羊經文可驗毛奇○按許氏翰謂逐

君未有如林父者故不名衛獻所以抑強臣劉氏微謂奔而名

者兩君之辭惡烈故絕其兩君之稱以見之皆鑿生議論

昭元年秋莒展與出奔吳

方氏郝氏之義見前總論○鄭忽曹驪展與之立國方內亂異

國之史安知其位定與否不可以稱爵不可以稱世子又不可

以稱公子故獨書名也然則何以知其爲正也忽驪展與承國

於內而突赤去疾自外入與之爭則不問而知其爲正矣然則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八諸侯失地者不名駁辨

展與無罪乎居位不能討賊不待貶而惡自見者也方苞

昭三年冬北燕伯欵出奔齊

凡諸侯出奔而名者國有二君不可以無別也以衛侯朔鄭伯

突例之北燕伯欵之名必此類也方苞○奔而不復例名其後

納于陽雖得邑而未得國猶之不復也高澍然

昭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

蔡侯朱書名不復也蓋朱奔而東國立自二人也穀梁朱作東

誤而以去半名爲貶尤怪迂可笑高澍然

昭二十三年秋莒子庚與來奔

書名不復也高澍然

昭三十年冬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劉氏石氏諸儒皆謂書名與弦譚溫三子異者三子力不勝而

奔故不名徐子則既服而後奔故名此以名字衰貶之弊也凡

諸侯夫地者皆名則徐子之名固當三子之不名史闕爾程端

問○徐子名者蓋災赴以名也或曰先服後奔絕之非也滅國

而名告終也其不名者史闕耳郝懿行○書名不復也高澍然

○按劉氏本啖子之說陳氏傳良亦從之非也趙氏汧云弦譚

溫皆奔中國故不名徐臣服蠻夷故名之亦鑿

定四年夏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呂氏毛氏說見前總論

定六年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呂毛說見前總論○按趙氏鵬飛曰書名不死社稷也非也

定十四年春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呂毛說見前○按啖氏謂書滅書以歸又書名爲罪至重非也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八諸侯失地者不名駁辨

定十五年春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呂毛說見前○胡傳罪豹不死位故楚子爵而胡子名予楚子

不可訓也豹書名諸侯失國之常楚書爵君親將之常賀仲

哀四年夏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執君不名戎蠻子滕子名皆死而不返者也齊履謙

哀七年秋公伐邾入邾以邾子益來

雖復國而俘於魯則虜也故名高澍然○以歸例稱名在內曰

以來葉西○按劉氏微曰名賤之也虜服也獻于臺社囚于負

瑕愚謂虜而書名當從顧說行獻俘之禮則名前非賤之而名也

哀八年春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以上二條義見總論

哀十年春邾子益來奔



奔而名者見有君也傳曰邾子無道吳討之囚諸樓臺府之以  
棘使諸大夫奉公子革以為君劉敞○奔而不復故名高出然

○諸侯入國歸國名不名駁辨

執君歸國而名非以其惡也名不名以其位之絕不絕也衛鄭曹襄  
之惡不大於曹負芻而其歸書名何也負芻歸於京師而天王釋之  
則其位未絕晉文深怨曹衛則必請於天王而絕其位矣故歸國書  
名與蔡侯廋陳侯吳同鄭突衛衍亦聞天王絕其位而書名者有二  
君所以別也方苞直解傳

執君歸書名而曹伯負芻之歸不名或曰責王之縱釋有罪若名負  
芻以正其罪不更可以著王之釋有罪乎或曰不名史失之也顧棟高  
可也事表綱領

執君書歸衛侯鄭曹伯負芻曹伯襄而已獨負芻不名曹伯襄何以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之十八諸侯入國歸國名不名駁辨主

名胡傳曰貨筮史也然則貨筮史之罪甚於負芻篡立之罪哉故知  
執君歸書名例也亦失地書名之意爾負芻不名闕文也華學泉

執而復歸者於其歸名之於其執則否執而不復歸者即為失地之  
君於其執名之晉人執虞公不名者歸王貢修虞祀蓋旋釋為附庸  
若鄭伯入許而使許叔居東偏也曹伯歸自京師不名者京師許之  
歸則不得日之為失地之君也戴祖五測

突書入櫟不再書歸于鄭故入櫟時不可不名衛侯入夷儀其後書  
復歸于衛故於復歸名而入夷儀不名也文定以為有歸之道故不  
名者非也春秋奔君書名惟衛鄭衛衍不名二君子義原未絕然亦  
於復歸書名故奔可以無書燕欵為齊卿所納不名故奔書名蔡朱  
莒庚與邾益不復歸故奔書名忽突獨未有奔有入若不書名則於  
兩人無別鄭伯奔而不名者國微而史失之也張自超宗未辨  
襄公二十五年

見納不名頓子北燕伯是也諸侯不相名也復國繼絕則名蔡侯廋  
陳侯吳從繼故例也趙訪

呂氏郝氏高氏說見上失地名總論

桓十一年秋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高氏說見前門鄭忽○按公羊曰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穀梁  
曰賤之也非也名所以別二君耳其正不正則於繫國不繫國  
別之說見另門○忽突皆名別嫌也以爲賤之非也顧炎武

桓十五年夏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忽何以名不名不知其爲忽也高謝然○稱名別二君也方苞  
又 秋鄭伯突入于櫟

突之入鄭不書與衛衍異者突入櫟之後自以爲鄭君諸侯皆  
以突爲鄭君故入鄭不告而史無其文耳然衛衍不名於入夷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之十八諸侯入國歸國名不名駁辨本

儀而名於復歸此於入櫟名之後書鄭伯突卒則突之再君鄭  
已明亦不嫌於略也方苞直解高○方氏說又見上總論○因

突復國不書故入櫟特名葉西充遺○葉說詳○按趙氏鵬飛  
曰諸侯奔而復入不至於國者惟鄭突入櫟衛侯入夷儀而已  
然突名而衛侯不名衍書復歸而突不書歸鄭此正不正之辨  
也衛侯之出國固其國也入于夷儀待剽之死而已非篡也故  
不名以別之突之出位固非其位宋立之也突入于櫟逼忽而  
出之篡也故名之以見其惡按其所論書歸不書歸是也以名

不名爲褒貶則非又葉氏夢得曰突何以名疾之也因櫟人殺  
其大夫檀伯而竊居之以是而求復國雖曰盜可也亦非  
莊六年夏衛侯朔入于衛

不書復歸不與其復也至書名以嘗失位與諸復國同非筆削



所存高祖。公羊曰朔何以名絕易爲絕之犯命也穀梁曰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按失地例名不可別爲義陸渚辨疑莊二十四年冬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義同鄭突

僖二十一年冬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諸侯見執而不失國者於歸名之書曰某侯某歸于某此不名而言釋先儒惟蘇氏轍云書曰歸於某而名自名也書曰釋宋公而名則以諸侯名之也皆諸侯也而可以相名乎此說亦迂夫諸侯雖見執而歸豈有自以其名赴於同列者以諸侯而釋諸侯亦未必以被執者之名赴於同列也然則宋公之釋而不名奈何曰曹襄衛鄭執於盟主故其歸也名之宋公執於荆楚故其釋也不名是則春秋之義也彙纂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八 諸侯失國歸國名不名駁辨

九

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失地出奔則名他國納之不名以諸侯不得相名也故頓子北

燕伯皆不名汪克寬纂疏引王葆

僖二十八年夏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穀梁鄭之名失國也。趙氏方氏郝氏高氏說見失國名總論方氏說又見上總論。衛侯出奔不名復歸名何也出奔未失國託之平叔武也復歸而名嘗失國也郝懿行。衛侯出奔不名則復歸何以名別二君也牛運震傳。按先儒自文定以下皆謂衛成以爭國爲心殺無罪之弟故名非也

又 冬曹伯襄復歸于曹

執君不名歸然後名之執書曹伯歸書曹伯襄名之者失國之辭也陳傳良。執不名復歸名義與衛侯鄭同郝懿行。方氏

說見失國名總論方說又見前總論。按文定曰何以名以略得國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諸儒從之謂衛侯以殺叔武而名曹伯以略免而名惡不同而貶則一皆泥名字褒貶以爲說者。謂因賂而貶名夫不責受賂之晉而專責乞命之曹以臣子不得已之苦衷而適貶君父以斥名之辱豈理也哉姜炳璋讀左補義

僖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

凡執而言歸危不得歸也是故執君不名歸然後名之執書衛侯歸書衛侯鄭執書曹伯歸書曹伯襄名之者失國之辭也陳傳良。拘於京師而歸不書復內京師也與曹伯負芻同其異者曹成釋於王故不名而書歸自京師衛成釋於晉故名之而書歸于衛一位復而後歸一歸而位始復也高謝然。按文定

謂衛侯始歸殺叔武再歸殺公子瑕惡之故再書名以名字爲褒貶非也趙氏鵬飛謂曹成無罪故不名衛成有惡故名亦非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八 諸侯失國歸國名不名駁辨

十

成十六年秋曹伯歸自京師

諸侯在他國則是失地之君故反國則名之今曹伯在京師而王不黜之是不失國故不名陸渚微旨。曹伯不名不稱復歸

王未嘗絕其位也程子。突忽爭立故出入必書名以爲別曹成之位久定不待書名爲別耳黃震。公羊曰曹伯何以不名不言復歸易也公子喜時在內也按諸侯出奔名所以別二君

曹伯負芻雖見執公子喜時不爲君而逃於宋曹內無君故負芻不名與衛叔武在內不立衛侯鄭奔楚不名同也豈難易之

謂哉葉夢得。曰歸自京師言天王釋有罪也觀衛侯鄭亦歸自京師而不書自京師則知彼釋於晉而此釋於王也釋於

晉則未入國猶失位之侯故名釋於王不待國復已成之爲君



故不名高誘然。○愚按孔疏云曹伯無罪不名固非陸氏淳謂負芻罪大王不能治故不名曹伯以深譏王而不罪負芻胡傳因之以爲累乎天王亦非也蓋書歸自京師則天王之釋有罪自見非以不名累及也

襄二十五年秋衛侯入于夷儀

衛侯不名闕文程端學。○衛侯衍出奔左穀不名者闕文也公

羊則名固當以公羊爲正矣及其入于夷儀三傳皆不名安知

其非闕文哉何以知之衛侯之入與其復歸其義一也入不當

名則復歸亦不當名入當名則復亦當名今復歸而名則入而

不名可知其爲闕文矣億度穿鑿之辭生於一字之喪貶經之

不明良此由也程端學。○此衍也是年夏會夷儀者則也衍何

以不名下書衛侯衍復歸于衛則入夷儀不名可也突入櫟名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八 衛侯入夷儀國名不名駁辨 圭

者後不書鄭伯突復歸于鄭則入櫟名可也或曰突不正故名

衍正故不名非也名與不名何足以見正不正或曰名不名從

告辭也鄭駁行。○衛侯奔不名入夷儀不名者不絕于衛也復

歸曰衛侯衍者別也戴祖啓。○按胡傳謂鄭突奪正故入櫟特

書名著王法以絕之衛衍失國有歸道焉故不名及復歸乃名

之呂氏本中曰入夷儀不名所以正其名復歸名之所以正其

失國之罪皆鑿說也家氏鉉翁曰春秋之世內外二君者鄭忽

與突衛衍與剽也忽之君國正也祭仲以突篡之則突乃賊也

故突入櫟名衍之君國正也孫林父以剽篡之則剽乃賊也故

衍入夷儀不名及剽死衍入然後名衍以著其失國論雖通而

不如程氏郝氏之允愜程以爲闕文郝以爲省文並可從○又

按方氏以不名爲著其正又取劉氏敞說奔而名者兩君之辭

剽已立矣而衍不名何也剽逐其君而自取之故絕其兩君之稱以見所惡也叔武攝位而鄭不名剽篡國而衍不名其不名也同而所以不名異叔武稱子而剽稱侯稱子者讓之意也稱侯者篡之實也論亦有理恐未必合於經

襄二十六年春衛侯衍復歸于衛

衛侯歸書名者剽弑衍歸有二君名以別之也黃震。○復歸例

稱名與衛侯鄭曹伯襄之復歸同胡氏謂責其不改過夫不改

過僅見於右宰穀之臆言有何實事而可作罪狀乎毛奇。○奔

君不名則不知其爲何君衛鄭衛衍奔不名者以復歸書名見

之也衛衍入夷儀不名復歸名者兩見而卒名之也文定謂其

歸國之後失信無刑是以名之然使衛衍不殺甯喜春秋既書

弑其君剽而衛衍不名何以見兩君之名實哉使春秋以殺喜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八 衛侯入夷儀國名不名駁辨 圭

之故而名衛衍豈不殺喜即宜舉爵以子其構臣弑君以納已

哉張自超宗。○執當其罪無如曹負芻者而其歸自京師獨未

名以是知歸而名者著其嘗失位也使衍之歸不書名則疑於

曹負芻之位未絕矣書復歸者有不復之勢也剽之立也列於

諸侯而國人戴之久矣方也。○按胡傳之謬前人已辨之宋儒

皆以衍不足爲君且入不以正道甯喜行逆故名以罪之並非

昭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納成君不名與頓子同與糾捷苗剽曠見高誘然。○燕伯何以

不名穀梁傳曰不以高偃擊燕伯也蓋執大夫不目君大夫賤

也大夫納君則君不名君尊也不以君之名而子乎大夫也趙

鞅納世子蒯瞶則名以非君故也或曰燕伯不名正也非也正

不正不繫乎名不名鄭駁行。○王氏說見上頓子○按張氏洽



曰燕伯出奔名而納之不名其罪未至如衛朔鄭突家氏絃翁  
曰燕伯入陽與衛獻入夷儀皆以亂臣迫逐而出故其入皆不  
名所以正君臣之分皆鑒生議論也方氏從趙說謂燕伯正故  
不名郝氏駁之是也郝氏獨取穀梁恰得經旨劉氏敵穀梁  
引僖二十五年納頓子以楚陳挈頓可矣何以亦不名不知經  
書楚人正是大夫非君故亦不名頓子郝說可取而王氏葆諸  
侯不相名高氏澍然納成君不名之說亦可並存

昭十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陳蔡已滅矣不名則無以別其爲廬與吳也葉夢得傳稱名比失

國之君也此亡公子耳稱侯者爵固其爵也楚不得奪亦不得

封也郝懿行○昔絕今續故書爵書名書歸與諸侯奔復執復

同昔未君國今始立故不書復歸少異高澍然○趙說見總論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八 諸侯復國名不名駁辨

哀八年夏歸邾子益于邾

穀梁名失國也○諸侯復國例書名葉西

○諸侯滅同姓名駁辨

僖二十五年春衛侯燬滅邢

舊說左同姓也故名○公羊何以名絕焉爲絕之滅同姓也○穀

梁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春秋不生名滅同

姓則名者謂其絕先祖之裔蔑骨肉之恩故生而書名示王法

不容誅也然則晉滅虞楚滅夔亦同姓也曷爲不名曰諸侯滅

同姓則名其常也有名有不名例之變也邢雖與狄伐衛衛人

曾不反思而遷怒於邢又遣禮至昆弟往仕誘其守而殺之於

外與虞公會璧馬以易鄰國者其情異矣故春秋原情定罪衛

燬獨名若荆楚則僭號稱王於滅夔乎何誅胡○滅人之國春

秋之所惡也於所惡之中又有甚焉秦穆公衛侯燬是也兩君  
皆出詭計險謀使臣反其君下畔其上以快已兼并之欲豈得  
與他滅國者等哉故秦穆見貶而衛侯燬名劉敞

辨黎氏曰因下文燬卒致誤爾謂滅同姓名虞滅虢晉滅虞楚

滅夔何以不名且書滅惡已著安用更書名呂大圭或問○按

實本○滅國未有名者滅同姓如晉滅虞虢無道甚矣而不名

此條趙氏本謂謂下文書衛侯燬卒此以連文之故傳錄誤也

此說爲然家鉉翁○下有衛侯燬卒之文以類誤耳且書滅其

惡自著而同姓非同姓後世自辨不在書名而後知其滅同姓

也且衛之滅邢固甚矣而邢之滅實有以致之邢衛均有狄

患均受齊桓之德遷而城之二國既安則比以抗狄可也而邢

乃叛衛從狄又脅狄以伐衛衛抗狄猶懼不支邢狄合而攻衛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八 諸侯滅同姓名駁辨

衛蓋危矣衛固無以制狄故滅邢所以奪狄之援紓國之病也

雖然謀則善矣其如滅國之罪何聖人自十八年以至於今書

邢衛之事甚詳所以著邢不當附狄伐衛衛亦宜從而遂滅

之哉若曰滅同姓而著其名則是春秋用法不原情而徒以同

姓爲輕重矣故曰書名以滅文之誤也趙彞飛○三傳皆謂滅

同姓故名夫異姓之不可滅猶同姓之不可滅爾况晉滅虢齊

滅紀楚滅夔皆同姓而未嘗名也苟以爲惡衛侯而名之則晉

齊楚皆無惡乎黃仲炎○三傳皆謂滅同姓名至於晉滅虞楚

滅夔不名又謂例有常有變何其支吾也湛若水○朱子曰經

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傳寫之誤此說

有理葉集○春秋滅國三十無書名者此獨書衛侯燬傳遂有

滅同姓故名一語而曲禮遂引之二十六年經書楚子滅麇注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八

書

云同姓或以爲待夷狄之禮故不名若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則下陽號也虞虢與晉皆同姓以兩同姓滅一同姓而虞與晉皆不名何也若晉獻滅虢并滅虞則以一同姓滅兩同姓然又不名故胡氏亦知難通乃曰晉滅虞不名而此獨名者虞公會壁以易難與邢之挾狄以伐衛罪有輕重夫不責虎狼之挾羣而責蟲魚之貪餌非平情矣經有闕文又有義文先仲氏曰桓十二年丙戌盟武父又云丙戌衛侯晉卒下之丙戌由上之丙戌而義之者也此云衛侯燬滅邢下文云衛侯燬卒上之衛侯燬則由下之衛侯燬而義之者也此確論也毛奇○滅國之罪豈以同姓不同姓爲輕重哉虞食豎馬胡傳遂以晉滅同姓爲可末滅亦失於義理之衡矣此嘗以朱子所云下書燬卒傳寫因誤爲是張自超宗○按葉氏夢得辨傳說而又以書名爲

僖二年夏虞師晉師滅下陽

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

舊胡傳見上條

辨義見前

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麇以麇子歸

說滅同姓何以不名人而不名春秋待楚之體也○麇有不祀之罪故不譏楚滅同姓杜○不名楚子以爲人楚子甚於名楚子也蘇轍○滅同姓名楚額之名非過弑未登於春秋故滅

麇不名陳傳○不名者蓋欲削其爵故不得而名之案

辨杜解非也麇雖有罪楚亦非得專滅也且麇不祀祝融鬻熊禮也非罪也○滅同姓書名獨衛侯燬誘殺書名獨楚子

禮也非罪也劉敞○滅同姓書名獨衛侯燬誘殺書名獨楚子

禮也非罪也劉敞○滅同姓書名獨衛侯燬誘殺書名獨楚子

禮也非罪也劉敞○滅同姓書名獨衛侯燬誘殺書名獨楚子

虞疑者以爲義文蓋以齊滅紀滅萊晉滅虞虢楚滅麇皆滅同姓未嘗書名楚誘殺戎蠻子亦不書名也然春秋書衛滅邢雖不書名而滅同姓之惡著矣書楚誘殺蔡侯雖不書名而猶夏之惡著矣不以書名而罪增不以不書名而罪減雖謂之義文可也顧棟高○顧說又見前失地門總論○陳氏泥於滅同姓不名之說以爲楚子名未登春秋故略之夫以略之之故而貸其滅同姓之罪失其義矣然則何不書楚滅麇以示名不登於春秋之義邪如謂嘗稱楚子此復人之以示義則滅遂書齊人又何義邪衛侯燬滅邢傳寫之誤春秋無此義張自超宗襄六年冬齊侯滅萊

王氏謂齊滅同姓不名者萊居東鄙事在所略此泥衛燬之文也燬名傳寫之誤春秋無滅同姓貶名之義如晉滅虞虢不書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八

書

又何義而沒其事以滅其罪哉張自超宗○義又見上滅邢

○諸侯相殺名不名駁辨

昭十一年夏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舊公羊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兩罪之故兩名之陸清○虔心欲圖蔡不爲討賊舉也而又詐誘執殺肆行無道流毒於後傾危成俗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給魏

將秦人以是劫懷王故聖人深惡而名之胡○蔡般弑逆雖當討而楚子亦弑逆之賊也況楚子志在滅蔡乎故兩斥其名以

見其罪同高問○楚子名者夷狄之君殺中國之君故罪之其自相殺則不名集傳○蔡般大惡誅之是也而楚子志滅蔡非

志討賊其殺般亦利其國而託於義耳既利之而復以爲名春秋所惡也故與般同名比於敵殺言懷惡而討從公雖大逆如

秋所惡也故與般同名比於敵殺言懷惡而討從公雖大逆如

秋所惡也故與般同名比於敵殺言懷惡而討從公雖大逆如

秋所惡也故與般同名比於敵殺言懷惡而討從公雖大逆如

秋所惡也故與般同名比於敵殺言懷惡而討從公雖大逆如

秋所惡也故與般同名比於敵殺言懷惡而討從公雖大逆如



般亦不受誅所以奪其託義而懲貪詐正人心也至誘殺雖行

局謝然

說道果志討賊而非利得國春秋何譏焉

程端學朱

辨公羊非也邾人用鄆子楚人用蔡世子至惡也而未嘗名何

陸樸樵

獨於此貶之朴鄉呂氏曰楚子名衍

陸樸樵

其深惡痛絕固不得言但書楚子名例所不解杜氏謂從蔡所

陸樸樵

告則此時蔡人當君亡國滅之際未必有告胡氏謂惡其以詐

陸樸樵

滅人國則未有以書名責詐者即惡其滅國然滅國多矣未嘗

陸樸樵

書名也且楚虔是舉罪大惡極豈書名便足蔽辜大抵春秋國

陸樸樵

君死與被弑無不書名間有不書如宣十八年邾子貜鄆子于

陸樸樵

鄆其事原無可考僖十九年邾人執鄆子用之其用之者為宋

陸樸樵

襄為邾君亦俱無明徵因略其文比之夷蠻相殺如楚子殺戎

陸樸樵

蠻子之例而其他諸國則無分大小無不實書名者是蔡侯之

陸樸樵

春秋屬辭例編卷二十八 諸侯相殺不名

陸樸樵

必書般所固然也祇楚子不名則似以尊戮卑非敵體之例而

陸樸樵

敵體相殺列國無有因特為創例亦加殺之者以名使兩君相

陸樸樵

殺記有同等此亦因事成文而即可以立例者或謂蔡侯般曾

陸樸樵

弑父宜討而虔又弑君之賊故兩名併罪則不知蔡般之名其

陸樸樵

闕之也說略。高氏謝然曰誘殺同蔡般而楚子不名知名者待文不名者達例晉執戎蠻赤書名而殺反不名又知名者達例不名者史失之接高氏以戎蠻子不名為史闕文則安見前楚子虔名非史衍文乎公羊舊義究嫌一字褒貶之鑿。戎蠻子與蔡般同被誘殺或名或不名從赴也胡氏曰般弑父與君蠻氏亂而無質罪之輕重差矣鑿也義係於誘不在名不名

徐學謨

○附庸書名書字書人駁辨

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其常也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其變也

胡傳隱

於天子不得從五等邦君例稱爵而從卿大夫例稱名大者稱字本附庸至儀父強大比於列國魯人喜其來盟不以名命之蕭者宋

元年

春秋屬辭例編卷二十八 附庸書名書字書人駁辨

附庸書名書字書人駁辨

附庸叔者其君之字邈迨朝公亦不以名命之故稱字

趙訪屬辭

辨春秋之初小國之君常稱名而其後乃稱爵猶成宣以前列國卿大夫常稱人而其後卿以名見也殺鄆國小而遠故視之如邾儀父

從主人篇

鄭黎來之屬而書名桓十五年邾牟葛來朝君也而稱人則殺鄆之書名不足異也此舊史之文隨世以變不可以義理求之者也傳以

儀父為字黎來為名

儀父為字黎來為名而有所差別非也經所書齊侯祿父箕鄭父儀父皆名無以知儀父之獨為字也且以平邱之傳考之邾與

鄭介所也而強為差別可乎

儀父蕭叔是也夷狄之附庸例稱名邾黎來介葛盧是也以名字分中國夷狄無據且同一附庸同一邾子之後而分儀父黎來為中國

夷狄豈不可怪

愚按繁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

毛奇齡傳



說本公羊公羊說及非  
先儒或本此立說則邾儀父邾人邾子克先  
字後人後名豈其國忽削地忽加地邪是亦因稱字稱人稱名之例  
而誤者也

隱元年春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桓十七年春公會邾儀父盟于越

三傳蓋見莊十六年邾子克卒以爲同盟故書遂以儀父爲字

耳不知儀父亦名也與魯季孫行父晉荀林父以父爲名同未

得王命止是附庸之君故卒時不書至其嗣君克以王命爲子

故書卒耳陸清辨疑○邾本魯附庸附庸國小爵秩僅當大國

大夫故書名侵伐則言人齊霸後屢從桓公始加子爵而別爲

一國孫覺○儀父名也微國之君未王命例不書爵而名介葛

盧邾黎來是也且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宰石尙皆元士而名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八 附庸書名書字書人駁辨

之則附庸之君未王命而書名者蓋其宜也傳乃謂始與公盟

襄而字之則桓公與儀父盟又何以襄之邪崔子方○隱之元

年能與魯盟則儀父在位固已久矣至莊十六年書邾子克卒

又四十五年矣據此決非一人也左氏以儀父之卒不見於春

秋遂以克爲儀父非也又莊十○三傳以儀父爲字非也春秋

諸侯未有書字者儀父名也黃仲炎通說○愚按黃氏以爲邾

引戴氏說與黃同四庫提○先儒據莊十六年書邾子克

卒以儀父爲字克爲名不知小國諸侯之卒不見於魯史者多

矣蓋克與儀父非一人儀父之卒不書至克而後書卒方苞○

儀父名也從黎氏附庸則介之君皆名知儀父亦名也蔡侯考

父齊侯祿父稱父非字知儀父亦非字也何以名未爵也然

經○儀父名也時爲附庸故稱名後爲諸侯故稱爵莊行○

愚按三傳既誤以儀父爲邾子克之字又謂附庸例稱名以書  
字爲襄左氏曰貴之公羊曰襄之劉氏歟云諸侯安盟何貴之  
有李氏廉云首開私盟之端何善足褒蕭氏楚云專盟始於此  
乃取責於春秋邪以爲襄則盟雖亦美之邪所辨是已而猶取  
程子胡傳書字之說泥定是字則不知春秋無書字之法也

桓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或以爲貶朝桓而名或以爲失地而名夫桓誠弑逆之人也然

中國之諸侯既與爲會盟矣何責於穀鄧之小國乎攷春秋夷

狄之附庸皆書名蓋因夷狄附庸之例也以夷狄附庸之例名

之則卑而遠故也呂大圭○以名書者趙子曰用外裔禮也二

國屬楚故也左氏曰賤之若但以僻小而賤之則強大者可貴

豈春秋法歟孫覺○國遠近楚故魯人視之如介葛盧邾黎來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八 附庸書名書字書人駁辨

而以名書傳謂失地故名非也失地之君不可言朝先儒謂貶

朝桓而名亦非也朝桓不名者多不宜同罪異罰方苞○穀鄧

在南地屬衡岳密邇於荆皆荆之與國莊二十三年書荆人來

聘荆稱人穀鄧稱名皆以其南蠻耳惠士奇○附庸之君來朝

稱名介葛盧邾黎來是也不知其名則人之邾牟葛是也其有

爵者稱爵穀鄧是也有爵豈復附庸乎春秋時有之也鄧子子

也而魯請屬之滕侯侯也而宋請屬之是附庸於宋魯也穀鄧

近楚蓋是楚之附庸竊疑遠夷不媚禮文自以其名相通魯史

因而書之春秋因而不革爾傳曰失地故名非也失地當言來

奔不當言來朝或曰貶稱名非也滕子紀侯朝桓何以不名莊

行說○高氏謝然說見諸侯失地書名駁辨門

桓十五年夏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附庸之君特見則名蔑之盟是也眾見書人邾牟葛來朝是也蓋專見則名眾見則人以別於有爵者先儒以為貶朝桓而勝則爵之穀節則名之此則人之春秋不若是之紛也高樹然釋經本年及五○此三國之君也何以稱人附庸之君名之不多者史失其名也凡稱人稱名或便文無義例杜預謂附庸之世子降而稱人非也附庸雖君恒稱人說略○蔑之盟稱邾儀父三傳皆以為未命爵故不書爵既云未爵命不得書邾子此條如仍稱儀父則未必牟葛皆有名可舉故舊史於公會稱人而明年盟進仍稱儀父也如以稱人為貶僖元年會稽諸侯皆舉爵而邾獨稱人豈諸侯皆無貶而獨貶邾邪豈大國皆君而邾敢以大夫與會邾則邾未爵命不稱子明矣至晉文列邾於溫之會而稱子必晉文請而爵之故自此終春秋會盟書子張自超宗朱辨義

春秋屬辭例編卷二十入 附庸書字書人駁辨

三

○公羊云卑之稱人何休謂以朝桓卑之果爾則桓二年何以書滕子紀侯來朝程端學辨疑引陳岳

○愚按劉氏敵陳氏傳良諸儒以為貶者皆非杜注以為附庸世子則杜氏謂辨之曰安有三國同遣世子邪是也吳氏徵謂牟葛夷國其君稱人邾附庸當稱名以借夷國族見亦降從其稱牟葛之為夷無嫌且以一國降從二國必無是理方氏苞謂儀父前稱名今與牟葛俱稱人桓公惡其伐而不服久而後至故史承其意而卑之以一國累及二國亦豈有是事說亦鑿

莊五年秋邾黎來朝

左公穀孔疏見未王命不爵門○案宋仲幾云滕薛邾吾役也則邾蓋宋之附庸集注○附庸之君春秋例以名書以其爵秩裁能當大國之大夫春秋諸侯大夫例書名故附庸未有爵命

者亦稱名桓十七年盟趙書邾儀父是也邾是後從新者征伐齊桓請王命加邾以子爵始目為小邾子自稱子之後遂不復稱邾春秋亦不見其名也孫覺○邾邾皆附庸小國儀父似字傳者以為貴之書字黎來似名說者以為微之故名儀父初無可書之善黎來亦無可名之惡皆以名字臆測強生褒貶家鉉翁說○邾黎來書名三傳說同胡傳別自立義比於介葛盧探以宋仲幾語不合案○邾邾後進進爵稱子是時無爵故皆名從左而既爵之後邾更號小邾亦所以榮朝命也高樹然釋經○愚按孫氏復謂附庸例書字此以微賤賤之而名劉氏敵以生名為貶蕭氏楚曰附庸之君比天子大夫稱字邾以僭陋比之列國大夫稱名並非也春秋無書字之法天子大夫亦稱名也莊二十三年夏蕭叔朝公

春秋屬辭例編卷二十入 附庸書字書人駁辨

三

穀梁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叔蕭君名杜○蕭宋附庸叔其君名也釋例云伯仲叔季固人字之常然古今亦有以為名者此說是也說略○按蕭叔左氏穀梁皆以為名而劉氏敵駁之乃從胡傳中國附庸稱字之例非也孔疏曰蕭本宋邑宋桓公之立蕭叔大心有功焉宋人封為附庸恐春秋之初無諸侯專封之事○又按方氏高氏以稱叔為蕭君之弟承國者非蕭君也於經書叔季書法合論亦通見諸侯兄弟不書兄弟門信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

穀梁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葛盧介君名杜○按三十年介人侵蕭徐彥公羊疏謂來朝稱名今稱人者退之也非也應泰夷秋書人門張氏說○諸侯命大夫書字駁辨



舊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不名穀梁莊元年傳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親

命之使還其國爲大夫者不名范○列國大夫王賜之畿內邑歸國

者皆書氏書字同於王大夫如魯單伯鄭祭仲陳女叔是也陸渙

辨女叔二傳以爲字惟劉敞以爲名是也穀梁以爲命大夫不名非

命大夫則名若以女叔爲天子之命大夫則當時列國若晉宋齊衛

來聘之卿豈無命大夫者而經皆稱其名何獨於女叔稱字哉左氏

以爲嘉之故不名然諸侯來聘結好者多矣何獨嘉女叔也然則女

叔之爲名也審矣宋人執鄭祭仲傳者皆以爲天子命大夫也惟穎

濱蘇氏以爲且方名其二君而可以字其臣乎故祭仲名也非字也

女叔亦名也非字也呂大圭或問

先儒稱列國命大夫止魯單伯宋祭仲陳女叔然二百四十年無止

三命大夫之理卽以魯言之以三家之強豈皆不屑王命而獨命單

伯如叔孫豹王嘉其有禮賜之大路豈其不命而不獲稱字齊國高

稱天子二守而高侯高固高无咎高厚高止高偃高發高張國歸父

國佐國夏國弱國書皆名而不字何也杜氏范氏皆謂祭氏仲名獨

公羊以爲不名賢其知權也此大謬不通之說胡氏知其不通而變

其說以爲命大夫而不名所以大祭仲之罪亦屬無理則命大夫稱

字之例非也應據謙

穀梁謂命大夫不名案春秋命大夫者皆名無不名之例也陶正靖

方氏苞論列國命卿書行次說見書名書字駁辨總論

桓十一年秋宋人執鄭祭仲

祭氏仲名杜○公羊曰祭仲不名賢其知權也以出君爲知權

亂之道也蘇轍○宋公以諸侯之尊爲詭賊以脅人祭仲以國

相爲弑遂以從賊其罪自不可掩不在乎泥一字以爲說也公

羊以不名祭仲爲褒固謬胡氏又以不名祭仲爲貴命卿以大

祭仲之罪而聖經之義反隱矣潘若水○祭仲不能執義守節

因宋劫而立突又因雍糾之故致突出奔鄭爲之不靖者數世

而以知權貴之謬矣俞汝言○胡氏以仲爲命大夫兩字按

列國命大夫未有書字如齊國高爲天子之二守而國歸父高

侯俱不字何獨於祭仲字之徐庭垣○祭氏仲名杜有明註此

與孔父仇牧君臣連稱並同未有名君於後而字臣於前者自

公羊誤認作字遂有斥突賢仲之解夫祭仲足可稱祭足亦可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人諸侯命大夫書字駁辨

氏不名別於諸卿之未命者而其人賢否不存乎此高澍然

○仲名也釋例云伯仲叔季古今亦有以爲名者此說是也宰

渠伯糾蕭叔大心皆以伯叔爲名杜○愚按以仲爲名爲

行次均可通公穀立褒書字貶書人之例以爲賢祭仲之知權

而不名惡宋公之脅鄭而不爵泥一字以爲說非矣諸儒或駁

公羊賢仲不名之說而又謂不名者貴命卿以大祭仲之罪胡

國或云仲專廢置褒貶名號不足盡意則仍從其恒稱不名陳

良亦仍泥書字之說也夫經書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

出奔衛卽其事可以見其義矣待以書字書人爲貶哉況春秋

無書字之法也

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

公穀單伯者何吾大夫命于天子者也按穀梁曰命大夫不名

義可通范注以伯爲字



則春秋無書字之法○單伯魯命卿從公以伯仲繫氏與鄭祭仲陳女叔同而文之世再見單伯則世命卿也高謝然○按當從方氏說伯是行次○單伯亦名也據祭仲蕭叔伯糾皆名可知郭說文十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十五年夏單伯至自齊義同上

莊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穀梁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左氏云嘉之故不名案聘者常事爾有何可嘉陸渚辨疑○女叔命大夫也公羊注以

為敬老而書字非也李廉○原仲女叔為名為字有不容辨以是為褒貶則鑿矣家鉉翁○劉氏曰名也程端學○女氏也以

伯仲繫氏與祭仲單伯同從穀春秋之初諸侯之卿尚多命于天子者其見經者三非止于三也高澗然○女氏叔名郝懿行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八 諸侯命女書字駁辨

○按啖氏駁左傳李氏駁公羊是矣而仍以叔為字則非以為書字之誤自杜注始而杜氏不知與注祭仲已自相矛盾

○諸侯兄弟書字駁辨

諸侯兄弟貶則書名宋辰秦鍼之類是也不貶則書字蔡季許叔之類是也胡傳莊○先公之子當稱公子諸侯之兄弟當稱字其稱

弟稱名若齊年鄭語衛黑背陳招之類者罪其兄有寵愛之私亦罪其人之恃寵而當國也陳光秦鍼宋辰衛鱣倭夫之類罪其兄薄友

愛之義亦罪其人之不能盡道以取禍也蔡季許叔紀季蔡叔魯季子等稱字者春秋之正例無貶辭也無貶即賢之也蔡季等繫國季

子不可稱國則以子繫之美之也叔貽書字而書弟所以異於其餘稱弟者也李廉會通○許叔之復蔡季之歸紀季之去叔貽之不仕

季子之來歸皆書字以貴之又見桓十七年

蔡叔許叔蕭叔此三叔者三家多不言其義惟許叔為許莊公之弟見於左氏杜預范甯皆謂蔡叔為大夫而以叔為名何休以蔡叔為蔡侯貶而從字例許叔穀梁謂許之貴者何休謂春秋前失爵從字例蕭叔杜預謂以叔為名穀梁謂微國之君未爵命者此皆不明

先王之制而妄意之也古者天子之子稱王子孫稱王孫諸侯之子稱公子孫稱公孫王子王孫公子公孫皆氏為大夫然後得以其氏

見經則王子取王子朝與凡以公子公孫見者是也若天子與諸侯之叔父出封為侯伯或附庸或有食邑者不可繫曰王子公孫周法

伯仲季之外皆稱叔故文王之弟號仲其次為號叔而武王以伯昆考為兄則武王為仲其次自管叔周公蔡叔霍叔康叔曹叔皆為叔

而其未惟許季一人而已許叔為莊公之弟鄭伯封之許西偏為許附庸則蕭叔蔡叔者非弟而有封邑者歟葉夢得○杜氏以伯仲叔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八 諸侯兄弟書字駁辨

季皆字書字皆褒此以加於紀季蔡季許叔可也他如蕭叔朝公何以書叔宋人執鄭祭仲何以書仲杜氏又云叔與仲皆名然則紀季

蔡季許叔何以見其獨為字乎方望溪曰凡書伯仲皆行次也叔貽宋子哀皆名也可云斬盡焉餘矣顧棟高○愚按杜孔以為褒書

字李氏以為不貶者例當書字皆不知春秋本無書字之法也蘇見以伯仲叔季稱者當從方氏行次之說見不書兄弟凡貶則書名不

貶則書字貶則書弟兄不貶則書字褒貶穿鑿說皆非

桓十一年 蔡叔

愚按孫氏復謂諸侯之弟未命為大夫者皆字蔡叔蔡季許叔紀季是也陸氏例曰以國連字者與君一體也以叔季為字不

如方氏以為行次之當穀梁杜預皆以叔為名謂是蔡大夫未命故名毛氏奇齡從之亦不及方說



桓十五年 許叔

先儒謂許叔能復其宗社賢而字之不思叔遲徊於外十五年不能復仇今幸鄭之亂乘間入國何以謂之賢哉鄭莊吞噬許國身後二子爭國許叔因其亂而後還舊都亦可以見有天道也春秋紀事爲戒而已矣其於名字無擇也王錫桓公命是龍纂逆而書榮叔宋公陳侯蔡叔盟折是以臣敵君豈皆賢而字之邪朱子謂春秋非字字皆有義者此類是也黃仲炎○前三國入許書人不書滅則許固未嘗滅也許叔因亂入許社稷亡而復存方其居許東偏以伺鄭觀變待時相機乘勢不藉外援克復舊土不可謂非許叔之謀勇也使其無有爲之志又失可爲之時太岳之裔其不祀矣而猶罪其國亂竊入非復國之義何哉但許莊奔衛而經不書奔衛之後存亡莫攷豈無嫡嗣或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入 諸侯兄弟書字駁辨 圭

庶子生存者乎方許之亡也許叔甘心受鄭之撫存及鄭之亂也許叔則幸其災禍乘其危急而因以爲利則知春秋未必賢之也特以紀許所以有君有國之實耳故書許叔者以著非許之故君亦非許君之嗣子不得比於蔡廬陳吳之稱爵也書入者祇若許原有國而叔自入之以著前之所以不書滅許莊之所以不書奔而許之故土尚存亦不得比於蔡廬陳吳之書復歸也張自超○叔非字也以行次稱示當復國而以承立之辭與之也否則反國之辭書入者宜書爵爲公子爭國之辭宜書名高樹然○愚按杜注云許人嘉之以字告孔疏謂與小白陽生八國稱名異故曰嘉之以字告陸氏消孫氏覽葉氏夢得諸儒盡宗其說以爲有與復之美故書字陳氏傅良謂凡入皆議此書字所以別有罪皆泥於以叔季爲字也

桓十七年 蔡季

愚按自公穀何休范甯以下先儒說說無不以季爲字以蔡季爲讓國以書字爲褒其讓國謂春秋入國者或爭奪爲謀或國人不順惟季潔身遠禍以道而去聞召復國以禮而歸故鄭英嘗亦陳黃楚比皆名而季之書字獨貴於春秋其誤皆由於以一字褒貶說春秋又誤以季與獻舞爲二人鑿生事論竟成故實豈知春秋並無以一字爲褒貶之義並無書字之例讓國之事於經無徵季即獻舞杜注所見甚確得方氏苞高氏樹然承國以行次書之論而益確然不可易舊說宜掃盡矣○蔡季讓國三傳未詳說經者皆以稱字爲賢然伯夷叔齊太伯仲雍之讓去而不返而後中子季歷以安今封人之存也而季辟亡也而季歸嫌疑之間非讓國者所宜處也蔡季始末不可詳季之復國於國亦不見有內亂而究不得其所以讓之道也顧謂春秋賢之哉張自超○方氏高氏說見諸侯兄弟不書兄弟門朱辨義莊三年 紀季

賢之歟曰非也王政不行小弱無庇以先王之建國而聽命於強暴蓋亦不得已焉耳閔之也未見有可賢之實也御纂○方氏高氏說見諸侯兄弟不書兄弟門○此紀侯弟也諸侯之弟類以仲叔季稱鄭文蘭○愚按自公羊傳及左氏杜注穀梁范注均云賢之書字先儒並宗之謂季保存宗廟先祀不廢故予之也其以爲未嘗賢者則謂貶者書名不貶者書字季非賢也不貶而例書其字耳不書奔叛不書名非罪也與於宋辰秦鍼和庶其甚矣夷之類也此胡安國李廉說舊說雖不同而皆誤於一字褒貶以季爲字之穿鑿得方高卓論厥可息矣



莊二十三年 蕭叔

見諸侯兄弟不書兄弟門

公子大夫書字不名駁辨

閔元年秋季季子來歸

得季子者朱子以爲魯國內亂得一季子歸國國人皆有慰望之意故魯史喜而書之夫子直書史家之辭其說最合如書仲孫高子司馬華孫之類皆可通矣若以爲春秋嘉之而書季子嘉其能討賊邪則哀姜慶父如故也嘉其能已亂邪則閔公再弑也何賢乎季友而嘉之哉夫友豈不知慶父將爲難不與國之卿大夫護嗣君而還亂人失於計矣不能消難於未萌難作而出奔謂之賢而能斷不可也蓋書公子友來歸於般弑之後閔弑之前則混於慶父之出入而無以定弑君之主名如并來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八 公子大夫書字不名駁辨

義

歸則而不書則友之立僖公以定魯隱而不著故仍舊史書季子以示別而情事可以推而得之也蓋自起宗未辨義之張說來○季子高子仲孫皆舊史之文皆魯人喜其事重其人而不名先儒謂孔子賢之非也季友之名非若高子仲孫之無考也而孔子不正春秋於爵次名氏一仍舊史內卿之或稱公子或不稱公子外卿之或氏或不氏皆舊氏之文也惟明知季子之名而不正然後知當名而不名如齊高子仲孫宋華孫司城司馬不當名而名如宰咺宰糾皆舊史之文而非有典法也直解○大夫公子亦有稱子者其在大夫與下二年齊高子來盟例同其在公子與宣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例同毛奇○先君之母弟稱季子王季子是也後不恒書季子者其帥師盟聘並以君命君前則名也孔廣森○牙及慶父皆書公子矣若書

公子友與彼何別哉故別其稱陳遷鶴○愚按左氏曰季子來歸嘉之也傳意即魯人喜慰之情並未云嘉而字之也杜注爲此說而孔疏解之但云季是字國人得其還魯喜而呼曰季子來歸史因其言而書之是孔解杜義非以賢而書字亦非聖筆特文也後儒誤會杜注而公穀二傳又曰其曰季子賢也貴之也先儒多宗其說謂莊公薨子般弑慶父未討國家方危公子友賢而在外魯盟落姑請復之以安社稷欲著其賢故不書其奔而特稱其字異其文以嘉之皆泥於書字例褒貶例也朱子云成風聞季友之繇乃事之自是大惡春秋不貶之而反褒之邪其書季子或是聖人因史舊文張氏方氏說正與朱子合又 冬齊仲孫來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八 公子大夫書字不名駁辨

甲

仲孫勸親魯而高子卒來盟魯人懷其德高其義故與高子同不書名春秋因之以著情實若以爲春秋特文則季子高子之不名爲賢而仲孫之不名爲譏義無所處矣日講○魯人重之故舊史不書名至孔子修春秋則名無可徵而事不可削故仍其舊方苞○據傳仲孫名湫此不書名字而書仲孫以史例原有書某氏子某氏孫一例此與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聘文十五年宋華孫來盟並同毛奇○張氏自超說見外臣書來門○外臣來聘來盟來乞師書名爲其接乎我君也君前臣名外臣猶內也仲孫以省難來非有聘問交接之禮故不書名異時高子來盟國無君矣所盟者諸大夫也主人不以名見則客亦不稱名禮之稱也陶正靖○愚按左氏傳書曰仲孫嘉之也先儒從之或曰問魯可取者齊侯之心俟其自斃者仲孫之策善於視國而不能輔君行方伯之義以其猶曰務實難而親之是



以雖讓仲孫而仍書字不名以爲猶異於傾險乘釁者之可誅也或曰齊桓使覲國非有省難恤鄰之實心故不稱使仲孫秉義據正道其君於善以存魯故嘉之不名是皆以傳說經者也趙氏訪謂魯公幼不見公不名吳氏徵謂以兩臣之禮相見而不見君故不名陶說本之論亦通而不如方氏張氏之說爲協閔二年冬齊高子來盟

不討慶父之亂而使侯來定僖公則桓公之情亦可見矣爲齊桓者宜具其事告諸天王討魯之賊命可立者立之則安危繼絕之義庶矣乃命高子一來其心不過仗義服諸侯成伯業耳僖公者莊公之庶子也上不受於天王下不承於先君內倚成風屬季子而立外邀大國之臣以定位擅王官之盟專廢置之權說者謂侯能因事制宜故夫子稱高子以著其善者過矣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八 公羊大夫書字不名駁辨

蓋魯人當危疑之際幸侯來盟以自安故書之曰高子云爾夫子因而不革付天下後世公論朱子以爲如季子來歸之類是也在端學本義○稱高子者魯人喜之從公而舊史因之也朱子季子高子一時皆異其稱故知爲魯人之情春秋因舊史以著事實高子然○高國齊世卿齊人尊之皆以子稱猶詩之稱尹氏也魯人喜其來盟舊史即以齊人尊之之稱載於冊書耳方苞○張氏自超說見外臣不書使門○按公羊曰何以不名喜之也穀梁曰其曰高子貴之也傳意即言魯人當日喜而稱之之情舊史即從魯人之情書之如程氏方氏高氏張氏所論是也程子云有安危存亡之功特書子子者男子之美稱胡傳云稱子賢之也平魯難定僖公特書高子以著其善則似聖筆特改不知舊史無名聖人不能增也趙吳兩說與上條同

文十四年秋宋子哀來奔

公羊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穀梁其曰子哀失之也○杜氏以子哀爲字強求其可貴諸儒從之謂奔亡之美無過子哀愚竊惑焉宋亂作矣子哀若不在其位無官守言責潔身而去可也既爲卿矣臨難自免爲臣不忠罪莫大焉而以爲貴而不名豈春秋垂法之旨哉公穀二傳皆以爲失其氏族無可考置不論後儒不必強爲之說家鉉翁○左氏謂書字貴之諸家皆主其說獨家氏謂臨難自免未有可貴持議甚正葉集○書宋殺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又書子哀來奔以著宋昭之所以見狄也子哀之是字非字原不必論若以昭公欲用子哀爲卿是猶能知子哀之賢而用之未爲無道之甚也以子哀之賢因昭公有人之明起而輔其不逮匡正其失以靖國人豈非宋之幸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八 公羊大夫書字不名駁辨

哉見幾而作潔身以去未必春秋急予之也如以爲春秋予其奔而稱字則華耦來盟不名而字氏亦春秋予之邪張自超○左傳謂子哀書字爲貴之非也子哀名也古有以子某名者陳子亢介子推是也春秋無以字書者方苞○子哀名也從家與子突同左傳以爲字並司城來奔皆曰貴之夫同一宋卿同一事宋昭同一來奔同一貴之而忽以官忽以字一何紛也高○愚按左氏傳云高哀曰宋子哀貴之也杜注因云大夫奔例書名氏貴之故書字先儒多主之稱其見幾而作明哲保身能貴愛其身以存道家氏張氏辨之詳矣方氏高氏斷以子哀爲名引古人以子某名爲證直截確當可破書字書名之鑿說矣至黎氏錡以爲宋公之子如子同子糾之類不知子例乃世子未誓之稱子糾乃在喪之稱儼似非倫孫氏復以子爲宋



姓哀爲名不知諸侯同姓之臣稱公子公孫異姓之臣稱氏從國姓者惟婦人則然所見尤疎謬趙氏鳴飛已後之矣

文十五年秋宋司馬華孫來盟 傳云華孫

書司馬華孫者著其爲華督之孫世執兵柄如武氏子仍叔之子之類不書名意在因族以見義不繫於名也不言使自請之也華耦蓋與穆襄之族黨公子鮑豫結諸侯疑子哀在魯或問其好故因是求盟其事行無君與屈完高子之來盟異春秋美惡不嫌同辭以事實具見於前後也屈完來盟而楚帖高子來盟而魯定華孫來盟而昭公弑其迹固較然異矣 日講 ○文定每以春秋書字爲要於華孫義不可通則又以爲義不係乎名然則此之不名義不係乎名則彼之書字又何以見其義係乎字哉故當以不稱君命不持國書舊史原不稱名爲是也 自張

春秋屬辭條例 卷二十八 今大史書字不名駁辨

聖

起宗朱 ○愚按方氏直解謂魯人以爲敏而貴之舊史不稱其名猶齊之仲孫高子也按仲孫高子爲定魯難而來國人自有喜慰之情華孫乃爲宋事結納外援而至情事各別且其禮節之敏有何足貴此亦誤以傳說經也張氏辨說爲協 日講 立義所見九草並宜參看宋大夫書官門諸說

○書死難君前臣名

桓二年春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春秋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宋公茲父季孫行父衛孫林父皆是名則孔父亦名也父既是名孔則爲氏猶仇牧荀息被殺皆書名氏蓋孔父先世以孔爲氏故傳云督攻孔氏也 疏 ○穀梁臣死君不忍稱其名孔氏父字也或曰爲祖諱也非也趙氏匡曰孔父是史冊所書何關君之不忍春秋非夫子家傳安得諱

劉敞 ○君前臣名也杜云孔父內不能治其家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君故取稱名非也春秋雖以字爲褒然已名其君於上不得字其臣於下也又 ○穀梁以孔父爲字趙氏駁之是矣左氏以父爲名杜預因爲罪孔父之說亦非也惟劉氏君前臣名之說最爲精當故程子蘇氏韓胡氏安國皆用之 案 ○公羊得表章死節之義杜注左氏誤於名字之例鑿生議論詎屈忠節謬矣 家鉉翁 ○穀梁於孔父曰爲孔子祖諱稱字於宋殺其大夫 傳 二曰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謬甚 俞汝言

正 ○孔疏歷引春秋之世以父爲名者確有證據劉氏之義尤精如桓八年來聘之家父與幽王時作詩之家父亦是名而非字節南山詩自謂家父作誦豈有不自稱其名者乎則父之爲名益信 顧棟高 ○父與甫通傳稱孔父嘉孔父之字嘉猶唐杜

春秋屬辭條例 卷二十八 書死難君前臣名

聖

甫之字美 朱朝瑛 ○以父爲字不然也死未有不書名者諸侯卒書名况大大乎 應揚謙 ○焦氏李氏說見書紂門 ○愚按高氏對然以孔父爲字引大夫既歿稱字之文謂殤之弑孔父先死故從既歿之辭此從傳立說而攷之經則與仇牧荀息無異文故仍從諸家 ○又按牛氏空山謂孔父二字皆是字非氏孔字父也其稱孔氏者自其得氏之後追稱之以華父督之稱華氏爲孔父是字之證引孔氏之先弗父何弗父字何名爲孔父字嘉名之證又謂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本未有稱字者大夫則有稱名稱字之異君臣不嫌各從其例以辨名君不可字臣之說雖有根據然終以正義以經證經爲確

莊十二年秋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書弑君及其大夫者三人皆錄死節也杜氏以名字爲褒貶乃



曰仇牧不能豫警而遇盜無善可竄是以書名死君之難而曰無善可竄其誤甚矣傳注每因書名而求其書名之故曲爲說以貶之因書字而求其書字之故曲爲說以褒之其病甚大君前臣名禮之大節劉氏之義正矣宋鉉翁詳說。○焦氏說見書弑門僖十年春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焦氏說見書弑門。按杜注荀息從君于昏故名謬與孔父仇牧同諸儒謂春秋進荀息以甚荀免之惡亦非

○小國大夫不名專則名以事接我則名有故則名

小國無大夫故但舉名而略其氏穀梁昭二十七年范注

凡小國大夫不名以事接我則名高閼集注僖元年

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以事接我則書胡傳襄二十一年。按

胡傳又云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昏接我不以禮者也知庶其以地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八

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大夫

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此則橫生議論辨說見下

公穀云曹莒無大夫高郵孫氏以爲小國之大夫當大國之士春秋

士不書名故曹莒大夫不名又以爲事係懲勸法當書名則知庶其

黑肱莒牟夷意既雖賤而名之其說非也莒慶莒季曹公子首何係

懲勸而名之邪蓋小國之事不詳其同會盟從侵伐而稱人者其人

非如大國大夫世卿用事專國交鄰不足以詳故不名也不然楚簡

與邾莒同顧以知莒之大夫當楚之士邾曹與鄭同爲伯爵鄭大夫

登見於經而顧賤曹大夫而黜之邪如諸儒之說是春秋之於諸侯

不以周爵爲大小而以強弱爲大小矣豈不善義之甚張自超宗朱辨義

小國大夫會盟侵伐無以名見者其事接於魯不得不名亦無以氏

見者觀此則舊史以意爲詳畧而非有與法審矣方苞直解襄二十三年

專則書名高氏說見下僖二十五年  
隱二年秋紀履緌來迎女

小國之大夫不書製繻來迎女則書以其接我也蘇軾集解見襄二十一年

條下。○謹按 四庫提要辨程端學本義之說曰此自直書

其事無褒貶端學謂非命卿紀不當使迎魯不當聽其迎夫履

緌爲命卿固無明文其非命卿又有何據

莊二十七年冬莒慶來迎叔姬

高氏閱說見前。○公羊云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

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竟迎女非禮也按春秋非以譏貶書名

僖元年冬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挐

殺梁莒無大夫其曰莒挐何也以吾獲之目之也。○高氏閱說

見前總論。○左氏曰非卿也嘉獲之也非也就令非卿但是主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八

將亦當書也劉敞。○公羊曰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

也此莒挐死於敵之辭非爲季子言何大之有葉夢得公羊傳。○凡

不命之卿事接於魯及執殺奔放皆書之莒慶鄭宛之類是也

陸淳辨疑。○愚按傳所云挐非卿以魯獲故書之此即

以事接我則名之義耳陸氏辨之謂于獲劉生義似誤

僖二十五年冬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春秋小國大夫會盟無以名見者莒慶何以名以魯婚姻主平

二國著其專故名之凡大夫專皆名高澍然釋經。○莒慶魯婿故因

衛成公爲平來盟汪克寬纂疏。○趙氏高氏說見內特盟門又見書

八門小國卿大夫稱人總論。○愚按穀梁曰其曰莒慶何也以

公之會目之也此即以事接我則名之義耳劉氏敵辨之過矣

成二年夏曹公子首會戰韋

高氏說見書人門小國卿大夫書人總論



襄二十一年春邾庶其以漆聞邱來奔

庶其牟夷黑肱者邾莒之大夫也惟大夫得食采邑故以邑奔非大夫不得以邑奔矣左氏以爲庶其非卿以地來雖賤必書

妄也春秋非大夫不名黃仲炎通說○小國大夫不名而以地來奔則其事不得不名左傳公羊傳以爲重地胡傳以爲謹之皆非

也非重地與謹之將不目其人乎不目其人辭將何以屬乎方苞○小國之卿專事則名春秋達例也傳以爲重地則邾莒我

邾快非以地奔而名不可通矣高澍然釋經○愚按以利相接及竊邑叛君之罪不貶而自見其義未嘗不著於春秋而傳云重地

先儒曰謹之則謂因是書名誠有如諸說所辨者矣

襄二十三年夏邾莒我來奔

莒我是庶其之黨來奔故書杜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八

昭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義同邾庶其左氏曰非卿而書尊地也公穀曰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非也○莒大夫以邑來奔不書其人則不知其爲

何人故書其名耳且小國一卿其有大夫可知也豈爲尊地而始書名程端學三傳排疑○左氏以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爲三叛人

書名邾莒雖小國再命之大夫自得見莒有慶有拏邾有界我有快皆非以地叛者何謂而亦名也葉夢得左傳

昭十四年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昭二十七年冬邾快來奔

義同界我○公羊曰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夫小國

近者多矣而獨書快邾程端學三傳排疑

昭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昭三十一年冬黑肱以濫來奔

邾大夫也不書邾闕文杜注○按左氏曰賤而書名重地也非也辨見前○左氏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若艱難其身

以險危大人而有名彰微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趙子曰據例兩下相殺非大夫卽書盜於例既不合書名左氏謂齊豹求名不

與其名而書爲盜豈諸相殺書名者皆是與其名乎且據傳豹是怒繫而殺之凡殺人者皆懷怨爲亂耳何得有求名之義乎

又云三叛人欲蓋而名彰言其賤必不書其名夫子矯其心而書爾若如此則三人豫知夫子修春秋賤者不書其名乎何言

欲蓋也妄說可怪陸道辨疑○左氏稱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夫黑肱大夫不得爲賤春秋書名並無賤之例卽邾快亦以賤書名

又初非以地來也牛運震傳○左氏賤而必書以懲不義之說非也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八

孔子於此亦屬辭之常體耳竊邑出奔此一人之事而國人不與其罪也苟書邾人以漆聞邱邾人以濫得乎其人已接於魯

矣又不得書之曰盜然則非書其名無以書也賤人者固當爲盜齊豹曰盜三叛人名皆史體耳彼忍爲不義者豈因名與不

名而有所懲懼哉姚鼐經說

○大夫生而賜氏駁辨

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

宣八年仲遂卒于垂

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

案春秋公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

爲氏此定制也而胡文定於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發傳云魯

之大夫有生而賜氏者若季友仲遂是也宣八年書仲遂卒于垂

蓋季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人

大夫生而賜氏駁辨

果

於僖有擁戴之功仲遂於宣有援立之恩二君報之故生而賜氏俾世為卿春秋於此特書以志壞法亂紀之始謹履霜之戒其論甚正而其實不然三家稱仲孫叔孫季孫氏未嘗單舉仲叔季也莊三十二年傳立叔孫氏未嘗云立叔氏其有稱叔氏者則另為一族宣公弟叔肸之後經所稱叔弓叔鞅叔輒是也論語孟孫問孝於我檀弓云此季孫之賜也俱有孫字若生而賜為季氏則其子孫如季孫行父季孫宿當云季行父季宿矣何以復多贅一孫字乎且叔氏與叔孫氏又何分別也以是知季友賜氏之說非也仲遂之仲本是行次若已賜為仲氏則其子歸父當稱仲歸父不當更稱公孫歸父公孫者未賜族之稱也况仲遂父子止稱東門氏不稱仲氏宣十八年傳有遂逐東門氏可證至仲嬰齊乃更受賜仲氏耳以是知仲遂賜氏之說春秋屬辭辨例編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人

大夫生而賜氏駁辨

果

門氏若果生而賜為仲氏豈復舉其所居之地乎又姓氏表論○愚按胡傳於季友仲遂皆以為生而賜氏於叔肸則極辨其非以肸非貴戚用事之卿也彙纂則云肸卒後其子嬰齊即帥厥後世為大夫蓋肸不受祿宣公加恩于其子疑賜氏之說未可斷以為必無近儒高氏澍然亦以肸為生而賜氏其實非也以顧氏之論仲遂者論叔肸若使已賜之為叔氏則其子嬰齊當稱叔嬰齊不當更稱公孫嬰齊矣夫肸不受祿宣公加恩於其子用為大夫誠然矣惟嬰齊用為大夫而未氏故書公孫否則不為大夫當如魯無駭齊無知不書駭矣惟肸不為大夫故不書公子否則當與公子季友卒書法同矣○又按昭二十年傳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杜注皆未死而賜諡何氏焯陳氏樹華並見朱樂本云死而賜諡無未字陳氏春秋屬辭辨例編



公羊曰其稱季友何賢也穀梁曰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劉氏曰書季友云賢則書仲遂亦可謂賢乎陳岳氏曰若以時君賢之故史字之則公子驅卒隱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是隱公賢強也何以不字之乎愚謂史法當稱公子則稱公子當稱公孫則稱公孫當稱大夫則稱大夫何有不言公子公孫為疏之哉程端學三傳辨疑大夫卒書名其兼書行次者季友仲遂叔肸三人而已友為傳之叔遂為宣之叔其行次先君之行次也肸為宣之弟其行次今君之行次也序行次者其君所厚喪有加禮也御纂○愚按胡傳以季友仲遂為生而賜氏先儒多從之方氏苞亦從其說而高氏澍然並謂叔肸亦係生而賜氏方氏則但曰叔氏也及讀顧氏棟高春秋大夫無生而賜氏論見辨胡傳之失甚明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八 大夫卒名字並書駁辨 季

而季友仲遂叔肸從三傳注疏以季仲叔為字似得之矣又讀顧氏春秋無書字之法論見論本方氏其說亦甚足破舊說之謬則以季仲叔為字亦未安也按顧氏曰仲遂之仲是行次此解較得之叔季亦當是行次耳及恭讀 御纂直解說則已明白揭示勝於彙纂舊案以為名字雙舉之說可為定論矣

宣十七年冬公弟叔肸卒

舊說穀梁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繼履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稱字賢也宣弑而非之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終身不食宣公之祿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

明傳○季友叔肸皆內兄弟之賢者也友有定亂之勳肸有通恩

之美其賢相等春秋於其卒皆書名書字以褒之也集解直解說愚按見上

宣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仲遂卒于垂舊說為書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宣公德襄仲援立故生而賜氏使為世卿○大夫卒但稱名仲者字也其兼字之何識世卿也自是仲氏世為卿世卿多矣曷為獨識乎此因其可識而識也是弑子赤者也穀梁曰其曰仲疏之也春秋欲疏之何不但書遂卒乎劉敞權衡陳傳良後傳

駁直解說愚按見上○又按以削公子為貶遂則何以又與友肸名字並書同其襲乎總之以仲為字為生而賜氏皆非也至不書公子亦非削見另門駁辨吳草廬纂言亦曰上文已有公子史文從簡不再書公子爾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八 大夫卒名字並書駁辨 季

○大夫已卒不名

莊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氏仲字禮大夫既卒不名杜注○記云士於君所言大夫沒則稱諡若字桓二年穀梁傳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是臣卒不名禮也陳人不稱其名故魯史亦書其字疏○原仲字也大夫既沒之稱或以原為氏則仲其行次也要之稱字稱伯仲在既沒皆以代名無別也高澍然釋經○愚按郝氏懿行曰原氏仲名夷氏伯名疑杜注以伯仲為字以夷為諡之非並疑大夫既卒不名之說謂春秋無書字之法無大夫稱諡之法其謂經無書大夫諡者以原夷為氏說本劉敞亦是一義至以伯仲為名未知所本而既卒不名乃是禮經今攷伯仲實是行次非字說見下條仍采杜孔以下諸家而辨正之



僖十五年秋震夷伯之廟

夷謚伯字魯大夫也大夫既卒書字按公羊曰夷伯季氏之字也其稱夷伯何大之也天戒之故大之也何注僖公蔽於季氏季氏蔽於陪臣陪臣見信得權僭立大夫廟故天意欲去之按公羊之說非也豈有為天所罰翻乃書字殊為非理至以夷伯為季氏之信臣尤謬是時季氏尚未得政又安有陪臣專權僭廟之事乎大夫既死不稱名如原仲是也參趙氏。劉氏微謂君前臣名不宜稱謚非也在禮大夫歿雖言於君所稱謚若字故以他事著於史冊與生卒稱名之義異無可疑者方苞。大夫既沒稱字則夷伯字也不書氏與原仲同高澍然。○愚按傳以為展氏故杜注以夷為謚彙纂從劉氏微謂全經無大夫書謚者以夷為氏非謚義亦甚正兼採其說於書氏門方氏從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八 大夫已卒不名

筆

杜孔以為謚與字高氏以兩字皆是字義均可通郝氏以為氏名非字恐非論見上。○又按伯仲實是行次非字高氏日記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蓋伯仲所以代名與字為尊稱也故五十以伯仲尚齒也推究此義生而尚齒尊之卒而諱名尊之故皆以行次稱也春秋固無書字之法也

○春秋無書字之法論顧棟高論本方氏

蘇老泉春秋論曰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胡文定因為之說曰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春秋書法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則褒貶係焉嗚呼大夫為諸侯之臣附庸之君下公侯伯子男一等今君稱名而臣稱字公侯伯子男稱名而附庸之君稱字於崇卑之分不幾倒置乎為上說者不過欲以名字見褒貶爾

於是存以殺大夫之書名為貶至以洩治之直諫而死與里克甯喜之弑逆同科以大夫出奔之書名為貶至以公子愁之為國除惡與良霄樂盈之叛臣同罪而春秋之旨愈晦善乎方氏望溪之言曰春秋從無書字之法舊以王人子突為字非也古有以子某名者如陳子亢介子推之類是也以邾儀父為字非也古有以某父名者如齊侯祿父儀父儀父之卒不書至克而後書方氏之言得之矣且邾儀父與介葛盧邾黎來均為附庸則不宜有差別今以儀父為字而以葛盧與黎來為名可乎夫大夫之殺與出奔無不以名赴而以字赴之理列國不以字赴魯史何從而得其字魯氏既不書其字孔子於百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八 春秋無書字之法論

筆

年後更何從追書其字邪杜於凡書名者皆曰惡之必當日俱有字書于簡冊聖人特以惡之而斥其名殊不知大夫既已正典刑與逃竄其本國方深惡痛絕之不暇豈更有褒嘉之辭而以其字赴於諸侯邪且春秋之法果以稱字為褒稱名為貶于貢之徒當必習聞之哀十六年績經何不書曰仲尼卒而書孔丘卒邪見杜注正義篇後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八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九目錄

書人總論 哀貶例說辨

微者稱人 大國下大夫士稱人

春秋之初外大國卿大夫亦稱人 各條辨說

文公時外大國卿專政書名之後會盟征伐大夫非卿亦仍稱

人會鍾離以前眾會齊盟卿會猶稱人戰葦以前會師卿將

猶稱人 各條辨說

眾詞稱人

略詞稱人

夷狄便文稱人 以爲進之辨

將卑師少稱人另門

附庸稱人另門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九目錄

稱人以弑另門

稱人以殺另門

稱人以執另門

夷狄書人另門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九

○書人總論 哀貶例說辨

錢唐張應昌

書人之例公羊以將卑師少稱之不足以盡春秋之義蓋春秋之法

小國稱人莒人邾人介人是也有故而後書大夫莒慶來迎子叔姬

知庶其以漆聞邱來奔是也春秋之初雖大國之大夫亦稱人惟內

大夫則不書人而書名蓋春秋之初猶未有專權之大夫也故征伐

將者是爲專權之大夫也其書某帥師者是專權之大夫而又用大

衆也夷狄初亦書人荆人是也至楚子使椒吳子使札然後吳楚之

大夫著於經若夫列序數國而或書爵書人則爵者其君也人者其

大夫也列序數國之大夫而或書大夫名氏或書人則書名氏者大

夫書人者微者也以專權之大夫與未專權之大夫對言則書專權

之大夫爲詳辭而書人爲略辭以小國之大夫有故而後書其名則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九 書人總論

其書名爲詳辭而書人爲略辭以夷狄之大夫浸交於中國而後書

大夫則書大夫爲詳辭而書人爲略辭以諸侯有大征伐而詳其大

夫之名氏則有故而詳之爲詳辭而書人爲略辭故有以小國而略

之以夷狄而略之以君對大夫則略大夫以大夫對微者則略微者

以關於盛衰者詳之則不足爲輕重者略之凡此皆書人之義

周隱五年○愚按方氏苞高氏謝然謂文公以後專政之卿書名氏

而大夫仍書人其說是也蓋卿與大夫之別也呂氏以爲大夫與微

者之別猶仍舊說之誤

孫氏覺襄十六年說見伯國大夫主會盟總論○唐氏說補于後

諸傳以爲書人皆貶也而於討賊稱人則曰人人得而誅之也夷狄

稱人則曰慕義而進之也此又以爲予之之辭而其他稱人又有所

謂寡辭衆辭貶辭諱辭者竟無定義何足據哉 章漢圖書編

春秋小國卿大夫皆略稱人然春秋之初雖大國之卿大夫亦略稱



人胡傳多以為貶或以為微者非也陳氏傳良考辨最當蓋後半春秋政在大夫故名其人以著之其初雖有會盟侵伐之事義不係乎名之則從略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隱二年

○張說又見大夫帥師門總論

文公以前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雖大夫將而皆諸侯之事故不必名大夫不必舉諸侯之爵而義自見文公以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故詳大夫之名以見義非大夫將者則舉諸侯之爵以別之其有不必詳者亦從略書人故前則書人者十之七八後則書人者十之二三此春秋大義也諸儒於前之書人者概以為貶至於事有差善而不可以通者則又以為將卑師少於後之稱名稱師者概以為無貶至於事有極惡而不可以通者則又以為不待貶而惡見是非予奪遂至失實朱子曰夫子只是直書此人當時之事見者自懼若云去其爵子其爵賞其功罰其罪卻是謬也

顧棟高大事表綱領篇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九

書人總論

二

會盟征伐或書人或以名見皆舊史之文也謂諸侯貶稱人者據左氏所傳而不知其為大夫也謂大夫貶稱人者不知其為舊史之文而以為春秋之法也自文以前會盟侵伐內大夫以名見而外大夫悉稱人蓋大夫未張奉君命以行事第稱為某國之人而不必詳其名氏也文二年晉士穀盟諸侯于垂隴是外大夫盟會書名之始也由是而衡雍新城之趙盾承筐之卻缺皆以名見矣至宣十五年無婁之盟而齊高固亦以名見矣文三年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是外大夫侵伐書名之始也由是而卻缺之伐蔡趙盾之救陳趙穿之侵崇皆以名見矣由是而宋華元鄭公子歸生衛孫免亦以名見矣然自宣以前盟會書名者不過霸國之大夫而已侵伐書名者不過霸國之大夫與一國二國之大夫而已會伐會盟而列序大夫之名氏者無有也自成二年戰于鞏內大夫四人並列而晉卻克衛孫良夫

齊公子首皆列序焉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而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鮑皆列序焉自是以後不以名見而稱人者惟曹許邾莒滕薛杞鄭小國之大夫而已而大國之臣亦有不以名見者則非卿也襄十四年春會吳于向晉士句鄭公孫薑以名見而齊宋衛稱人夏伐秦衛北宮括鄭公孫薑以名見而齊宋稱人是也夫始皆稱人繼而霸國之大夫以名見繼而列國之大夫皆以名見而小國之大夫終春秋無以名見者以是知大夫漸張則舊史書之亦漸詳而非春秋之法也秦雖強而比於小國者晉晉而遠於東夏也自文以前外大夫盟會皆稱人而僖二十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二十六年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蓋莒慶吾邾也故特書其名而甯速因例焉終春秋小國之大夫皆稱人而秦之戰曹公子首以名見蓋三桓自喜其事而史不能正也以爲褒貶所寓則義無所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九

書人總論

三

處矣然舊史以私意爲詳略非有典法而孔子不革何也其略者不可得而詳也其詳者革之以定于一則世變刊交轉不可得而考矣

方苞通論

春秋書人其義不一會盟戰伐稱人舊史之文也成公以前外卿大夫皆稱人成公以後列國之卿稱名大夫稱人而小國卿大夫前後皆稱人此隨世以變不可更易者也其餘稱人者或舊史之文或孔子所定皆屬辭之不得不然者也來聘歸田取田輸平歸俘獻捷若稱國是以號舉也春秋以號舉者惟楚之先及吳越徐耳何以別也若目其君則疑於其君自來矣執諸侯大夫若皆與晉侯執曹伯同文則疑於伯討矣故不得不稱人也杜君稱人者亦辭當然也何也赴告有主名者稱名雖有主名而非其實者稱國以志疑若倉卒生亂國人本未得其主名而第知賊由微者則非人無稱也殺大夫公



子而稱人者亦辭當然也何也非以國法殺之不得稱國曰其人則  
疑於兩下相殺也討賊稱人者亦辭當然也國人討之稱國則無君  
目其人則疑於其人之私隣國討之稱國以殺則非其國之人目其  
人則疑於其君之私是亦非人無稱也然稱人同而於討賊則別寓  
人盡得誅之義焉知然者以殺之不以其罪則不稱人見殺者或稱  
君或稱爵或稱大夫公子而不獨以名見也此非春秋特起討賊之  
文乃事殊而義自別也

以稱人爲貶者春秋無是法也篡弑之君會盟侵伐無不書爵乃以  
微罪貶而稱人乎方苞直解宣九年

春秋書人有三義一衆辭國人也一專辭卿大夫也一渾舉辭君也以其事其國別之如諸侯相執及執大夫書人爲渾舉辭屬君會盟侵伐歸田邑係其人專事書人爲專辭屬卿大夫討賊立君書人爲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九

書人總論

四

衆辭屬國人弑君殺大夫無主名亦書人從衆辭焉此以其事別之也附庸旅朝書人楚始通書人此以其國別之也高樹然釋經隱四年愚按舊說論書人一字而兼多例大半穿鑿今刪擇辨正之

○微者稱人

大國之下大夫小國之卿及一命之士皆稱人謂之微者孫越汾國  
薛陳深請  
春秋編○按襄二十一年左傳孔疏引劉賈預氏說  
謂春秋三命以上乃書于經再命稱人二說不同

大國下大夫士稱人

下大夫名氏不登於策故內事則不著其人外事不可沒也但書人

而已趙訪  
屬辭

外微者以事來但書人凡書人來皆不言使不以賓禮接也辨莊六年齊來  
歸俘文九年秦來歸從文十五年齊來事無專使者言歸不言來辨  
歸于叔姬定十年齊來歸驛謹龜陰田文  
十五年齊歸公孫敖之喪宣十年齊歸濟西  
田哀八年齊歸謹關○又存策書之大體簡

隱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人微者也。葉夢得傳○凡書來係其人專事不名非卿也。高澍然釋經

孫張說見內兵不書主帥門

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齊人微者也傳云齊侯非也卽齊侯者何故人之傳云諱與讐  
狩也非也方將諱之何故諱之且讐讐狩者謂與齊侯狩也讐

與齊人狩也亦譏今日賁齊侯稱齊人則是與齊侯不可狩與齊人即可狩與警狩即譏與警之人狩即不譏是豈春秋之法

乎且全經亦無以侯稱人之例郝懿行說略○齊人決非齊侯先儒

感公羊說不知其不可通也前書齊侯葬紀伯姬後書夫人姜氏如齊師則齊侯尙疆紀禾歸而紀在齊東禚爲齊西境如何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九 復者稱人

五

能與公狩此况春秋變文見義乃所以著事實未有變其文而沒其實者以齊人爲齊侯則與微者狩將何以別邪假若與齊侯爲盟會又何以書邪若書齊侯則公羊之說不信若仍書齊

人習其讀者又焉知爲齊侯而決其非微者邪故曰不可通也

莊六年冬齊人來歸衛俘

趙氏說見前

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

陳人微者傳

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會無主名內卑者四國稱人外卑者注

億十年私齊人狄人盟于邢



書人微者也齊為主俞集

文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秦之微者蘇解○趙說見前

文十五年夏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冬齊人來歸子叔姬

外微者以事來但書人此與歸俘歸田例同劉紹放

宣元年夏齊人取濟西田 十年春齊人歸我濟西田

成八年冬衛人來勝 九年夏晉人來勝 十年夏齊人來勝

定十年夏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趙說見前○曰來歸有將命者也鄭伯使死來歸是也茲不

目其人何也宛鄭卿而齊微者也方苞

小國卿大夫稱人

小國之大夫微恒稱人趙訪○小國之卿與大國下大夫等故盟會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九 微者稱人

侵伐皆書人必接我然後書名氏又屬○小國之卿稱人邪莒滕薛

等會盟征伐稱人者皆其卿也穀梁所謂曹莒無大夫指書人而言

也啖氏謂無命大夫非也又屬○小國之卿稱人

公羊曰曹無大夫非也曹伯伯也鄭伯亦伯也若以小國故無大夫

鄭亦宜無大夫豈獨曹哉公羊但見曹之大夫著於經者少耳非確

語也劉牧權衡莊○劉說又見大夫書氏門總論

卿大夫士臣爵之等差也周制公侯爲大國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

其臣準之以分尊卑時至春秋漸已改變所稱國之大小皆據當日

土地人民不依班爵之舊傳稱衛之于晉不得比大國則莒邾滕薛

固甚微矣諸侯必有命卿凡有事於會盟侵伐必列名書氏晉齊

楚宋衛鄭陳蔡所常書也微國則不得列會者衆列會亦不能備禮

成列惟略而書人爾公穀謂曹莒邾無大夫謬說也馬瑞左

小國卿大夫終春秋稱人未張也觀鍾離之會諸國大夫書名氏而

邾獨書人益知莒慶二曹公子首成以專其事特名耳高澍然釋

隱二年夏莒人入向

莒人其大夫也小國之大夫微非君將恒稱人趙訪

隱四年春莒人伐杞取牟婁

隱五年秋邾鄭伐宋 邾稱人

隱八年秋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公羊曰公曷爲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劉氏曰無故貶莒

子爲人意以爲當使微者隨公不使公隨小國之君也夫公及

小國君盟何不可而反欲隨微者卑稱乎穀梁曰可言公及人

不可言公及大夫春秋言公及大夫多矣莊九年盟于蔑之類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九 微者稱人

是也且穀梁自言稱人爲微者既不可言公及大夫反可言公

及微者乎程端學三

桓十二年秋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杜注南燕大夫

桓十三年春公會紀鄭及四國戰 燕稱人

莊十三年春會北杏 邾人

莊十四年春伐宋 曹人

莊十五年秋伐邾 邾人

僖元年秋會榿 邾人

僖二年秋盟貫 江人黃人

公穀以爲是君以遠國降稱人賈云侍齊背楚終爲楚滅貶稱

人當從杜是大夫齊桓謙以接遠人也疏○江黃畏齊而不敢

違又畏楚而不敢自盟書人蓋其臣也朱朝瑛



僖三年秋會陽穀 江人黃人  
僖四年秋伐陳 江人黃人  
又 冬會侵陳 許人曹人  
僖十八年春伐齊 邾人  
又 冬伐衛 邾人  
僖十九年夏盟曹南 曹人邾人  
僖二十二年秋及邾人戰于升陘  
文九年春會救鄭 許人  
文十四年春邾人伐我南鄙  
宣十年夏會伐鄭 曹人  
宣十一年冬盟清邱 曹人  
成二年冬盟蜀 曹人邾人薛人鄆人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九 微者稱人  
成八年冬會伐邾 邾人  
成十三年夏會伐秦 邾人滕人  
成十五年春盟戚 邾人  
又 冬會鍾離 邾人  
成十六年秋會沙隨 邾人  
成十七年 夏兩會伐鄭 邾人  
襄元年春圍宋彭城 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又 夏會鄆 曹人邾人杞人  
襄二年秋會戚 曹人邾人  
又 冬會戚 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  
襄五年秋會戚 邾人 傳云魯大夫  
襄六年秋莒人滅鄆

襄八年夏會邾邾 邾人  
襄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  
襄十四年春會向 曹人邾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又 夏會伐秦 同上  
又 冬會戚 莒人邾人  
襄十七年冬邾人伐我南鄙  
襄二十年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襄二十六年夏會澶淵 曹人  
襄二十七年夏會宋 許人曹人  
襄二十九年夏會城杞 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  
襄三十年冬會澶淵 曹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昭元年春會號 許人曹人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九 微者稱人  
昭十一年秋會厥貉 曹人杞人  
昭十八年夏邾人入郕  
昭二十五年夏會黃父 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  
昭二十七年秋會扈 曹人邾人滕人  
昭三十二年冬會城成周 曹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  
○春秋之初外大國卿大夫亦稱人 各條辨說  
總義見下隱元年盟宿方氏高氏郝氏說僖二十八年會溫陳氏說  
文九年會救鄭十七年會伐宋宣元年晉宋伐鄭宣十二年盟清邱  
成二年盟蜀方氏說  
愚按春秋外大國卿大夫書人舊說多拘繫宋儒已有駁正者近儒  
方張高郝諸家論之益明此門分春秋之初文公以後時勢書法之  
不同爲二段詳按各條參攷諸說似瞭如指掌矣其各事變文書名



之始拈出於此查檢更明○外卿特會盟諸侯書名自僖二十六年  
盟向衛甯速始以著速之專也見下本條張說伯國之卿主會盟書名自文  
二年士穀始見下僖二十二年獨伐偏師書名自文三年陽處父救江始會師盡  
鍾離始見下成二年獨伐偏師書名自文三年陽處父救江始會師盡  
書名自成二年戰鞏始見下隱二年人伐衛陳說文九會發鄭  
隱元年秋及宋人盟于宿

隱元年秋及宋人盟于宿

舊穀梁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客主無名皆微者

杜○外微者稱人內微者稱及不可言魯人故也孫復尊王發微

辨先儒以為皆微者非也自信以前外卿特至於魯然後以名

見其會盟侵伐皆稱人而不辨其為卿為大夫也自外卿以名

見之後列國來盟魯盟列國無非貴卿而隱公即位之初使微

者盟宋人非情也方苞直解○陸氏劉氏呂氏皆以為公及之諱與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九 春秋之初外大夫亦稱人

宋大夫盟故沒公不書然及戎盟唐及莒人盟浮來不諱而此

諱殊無義理公穀伊川文定皆以為微者夫使春秋之初陪臣

已專盟則不待至梁而始遍刺天下之大夫矣此當是內大

夫及宋大夫也內大夫不名者義不係乎名內大夫宋大夫不

名者春秋之初會盟侵伐尚不名大夫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此大夫

與盟也大夫不以名見故統於國不目而直書及別於卿也宋

人亦外大夫也僖以前外臣與會盟侵伐統書人蓋春秋之初

會盟侵伐制於諸侯而卿大夫皆稟君令以出無事以名見故

書人繫國統於君焉文宣之世君柄下移始霸國次列國次楚

並諸卿執國命故名之繫於臣焉皆紀實而非以為褒貶也又

會盟侵伐例公行書公卿行書名而大夫則不目蓋春秋刺諸

卿之執國命者於大夫無議焉故內外大夫皆不名而內大夫

又不得從外辭書人故沒之只書事觀卿會葬書某如某葬某  
其餘只書葬者非卿可知也卿逆女書某如某逆女其餘只書  
逆者非卿可知也卿將書某帥師其餘只書入某伐某取某及  
某師戰者非卿可知也諸儒以為諱公與微者盟豈此類皆諱

公沒之邪則知不目者大夫也凡書及而不目即以是法通之

也在內則不目在外則以人舉文宣以後外卿以名見其有書

人者皆大夫也內卿入春秋即名謹下逮之漸也外卿至

文宣時始名著卿張之始也內外大夫及小國之卿迄春秋不

名未張仍統於君也惟莒慶曹公子首專則名之耳高澍然釋經

此或卿或大夫不可知春秋之初外大夫會盟侵伐皆稱人自

士穀盟垂隴外大夫會盟始書名陽處父救江外大夫侵伐始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九 春秋之初外大夫亦稱人

例所在也郝懿行說略

隱二年冬鄭人伐衛

書左氏曰討公孫滑之亂也鄭莊克其弟而不字其子使栖栖

然僑繫於衛而又加兵焉故斥人之趙鵬飛經筵

辨書人非君將耳高澍然釋經○外大夫侵伐稱人據詩衛州吁使

公孫子仲將是大夫也如文元年衛孔達伐晉書人之類侵伐

書大夫名自晉陽處父始陳傳良後傳

隱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辨文定以為衛稱人取也指國人從州吁號令從公孫文仲南

行也然則不稱衛人將稱公孫文仲邪不知春秋之初大夫將

固不書名也且以衛大夫不名為貶則蔡大夫不名又何義邪

且宋以公子馮之故黨亂賊而與之會伐以定其位陳助宋殤



而親州吁如諸儒之說則皆宜貶何以兩君舉爵邪張自超宗未辨義

○蔡衛書人卿大夫將也自宣公以前外卿大夫將恒稱人如

以為貶是役豈專獄蔡衛乎方苞直解高○春秋初會伐君將

稱君大夫將稱人各從其恒稱陳傳良

隱五年秋邾鄭伐宋 鄭書人

辨茅堂胡氏以為將卑師少按春秋之初用兵非君將者多稱

人不盡將卑師少也張自超宗○愚按陳氏深以為貶其窮兵

以逞稱人亦非也

又 冬宋人伐鄭圍長葛

舊稱人貶也高閏○書人以圍者十一圍非將卑師少所能辦

皆貶辭也李廉會通

辨高氏以為圍人城邑其師必衆而稱人者貶之也然而恃衆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九 春秋之初外大夫亦稱人 主

虐鄰即稱師又安得以為非貶邪張自超宗

隱六年冬宋人取長葛

隱十年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舊齊鄭稱人非卿也程子

辨伊川以為非卿夫鄭蓄謀連兵以伐宋何等重大安有不使

卿行之理張自超宗○左傳以為齊侯鄭伯則後伐取王師書

爵而此書人無義可據如此類舍傳可也高閏然○愚按陳止

齋趙東山以為即上文齊鄭之君一役再見略之稱人亦非也

又 秋宋人衛人入鄭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

辨宋衛蔡卿大夫將鄭親將故目鄭伯皆紀實也高閏然

又 冬齊人衛人入鄭

前役齊助鄭伐宋此役鄭助齊入鄭皆非君將高閏然

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詩伯公序○書人非君

將也高閏然○王親行而三國之君不從不臣也和說略陳

蔡與衛君不親往第以無何有之人帥寡少之師勉強從王以

致覆敗罪亦不小又况我魯之袖手觀望者乎毛奇○公羊何

休謂實三國之君稱人從不疑非也若實國君則天子非微弱

今諸侯不能從所以見微弱也且若實國君從天子者春秋方

書之以見衰何為乃損其名哉劉敞○愚按陸氏直以為微者

亦未是

桓十一年春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舊即上三國之君既不以道與師為耶之戰又結怨固黨為惡

曹之盟故前書其爵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以尊爵示貶明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九 春秋之初外大夫亦稱人 主

辨人者大夫也三君既釋兵使大夫更結盟胡氏以稱人為貶

非也春秋不以人為貶和說略○宣公以前會盟侵伐外卿大

夫皆稱人先儒謂貶三國之君非也某賦皆稱爵而微罪乃稱

人乎又或以稱人為卿大夫貶辭其說無一可通方苞○宜以

前外卿大夫與會統稱人而惡曹與鄭異地人與爵異稱非戰

即諸侯明矣又按諸侯以兩事出者其繼事不列序雖踰歲如

泓柯之盟猶緣上圍齊之文凡舉諸侯則知此列序非同役也

其書人卿大夫也高閏然○愚按高說以為非戰即三國之大

夫與邾氏方氏異而謂宣以前大夫稱人則義同○又按陳氏

傳良趙氏訪以為戰稱君盟稱人承上一役再見之略辭與隱

十年齊鄭同亦非也

桓十三年春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



其意自見也高則然○四國稱人恐是大夫帥師如以抗王命

伐衛而貶稱人然則三國從王伐鄭而亦稱人何也謂三國之

伐鄭為大夫又安知四國之伐衛非大夫邪張自超宗

莊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朱辨義

其意自見也○四國稱人恐是大夫帥師如以抗王命

伐衛而貶稱人然則三國從王伐鄭而亦稱人何也謂三國之

伐鄭為大夫又安知四國之伐衛非大夫邪張自超宗

莊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朱辨義

其意自見也○四國稱人恐是大夫帥師如以抗王命

伐衛而貶稱人然則三國從王伐鄭而亦稱人何也謂三國之

伐鄭為大夫又安知四國之伐衛非大夫邪張自超宗

莊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朱辨義

其意自見也○四國稱人恐是大夫帥師如以抗王命

伐衛而貶稱人然則三國從王伐鄭而亦稱人何也謂三國之

伐鄭為大夫又安知四國之伐衛非大夫邪張自超宗

莊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朱辨義

其意自見也○四國稱人恐是大夫帥師如以抗王命

伐衛而貶稱人然則三國從王伐鄭而亦稱人何也謂三國之

伐鄭為大夫又安知四國之伐衛非大夫邪張自超宗

莊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朱辨義

其意自見也○四國稱人恐是大夫帥師如以抗王命

伐衛而貶稱人然則三國從王伐鄭而亦稱人何也謂三國之

伐鄭為大夫又安知四國之伐衛非大夫邪張自超宗

莊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朱辨義

其意自見也高則然○四國稱人恐是大夫帥師如以抗王命

伐衛而貶稱人然則三國從王伐鄭而亦稱人何也謂三國之

伐鄭為大夫又安知四國之伐衛非大夫邪張自超宗

莊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朱辨義

其意自見也○四國稱人恐是大夫帥師如以抗王命

伐衛而貶稱人然則三國從王伐鄭而亦稱人何也謂三國之

伐鄭為大夫又安知四國之伐衛非大夫邪張自超宗

莊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朱辨義

其意自見也○四國稱人恐是大夫帥師如以抗王命

伐衛而貶稱人然則三國從王伐鄭而亦稱人何也謂三國之

伐鄭為大夫又安知四國之伐衛非大夫邪張自超宗

莊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朱辨義

其意自見也○四國稱人恐是大夫帥師如以抗王命

伐衛而貶稱人然則三國從王伐鄭而亦稱人何也謂三國之

伐鄭為大夫又安知四國之伐衛非大夫邪張自超宗

莊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朱辨義

其意自見也○四國稱人恐是大夫帥師如以抗王命

伐衛而貶稱人然則三國從王伐鄭而亦稱人何也謂三國之

伐鄭為大夫又安知四國之伐衛非大夫邪張自超宗

莊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朱辨義

其意自見也○四國稱人恐是大夫帥師如以抗王命

伐衛而貶稱人然則三國從王伐鄭而亦稱人何也謂三國之

伐鄭為大夫又安知四國之伐衛非大夫邪張自超宗

莊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朱辨義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九 春秋之初外大國卿大夫亦稱人

言○先儒以四國稱人齊侯書爵為始霸之辭非也齊以侯爵序宋上雖書宋公亦知主會者齊也至謂四國之君貶而稱人以誅亂始益誤矣謂桓非受命之伯諸侯不宜私相推戴以為盟主則首亂者齊也許首亂者以霸而罪推戴者以無王聖人之賞罰乃若是其無章乎况據經所書乃諸國之大夫聽命於會之常辭無以知宋人之獨為君也穿鑿支離皆由稱爵為喪稱人為貶之說誤之耳日講○列國皆以大夫至桓初與霸諸國未經信從宋亂倉猝不能急至書爵書人皆是書例并無褒譏于其間胡傳非矣論傳○四國皆大夫也齊桓圖霸恐諸侯未肯服從故降尊卑與諸大夫會穀梁以人宋公為疑宋亂未定未必君會也徐庭垣○稱人以為貶辭以為眾與皆未合劉氏做謂為大夫是也是時諸侯猶未尊齊故桓自主會而四國之君不至且會以定宋亂而宋首不共故明年伐宋也顧奎光○先儒以北杏獨書齊侯為始伯之辭蓋據穀梁會者宋公以經義推之恐不然宋桓嗣位其出會以喪服見當書宋子以吉服見則當書爵以著其尊喪即吉之罪無為沒而不書也如日以尊齊霸則齊以侯爵序宋上書宋公齊之始霸益明矣不書則宋非君也宋非君而序三國上則三國亦非君也是齊侯書爵四國大夫皆從實錄以為始霸之辭誤矣至曹南無傳何以知曹邾非大夫城濮左氏雖曰宋公果爾則不宜序齊國歸父之下經書齊師宋師則齊宋素皆非君將矣李氏廉謂曹南城濮皆始伯辭亦誤矣始伯獨書爵之說事不實而義尤支傳者單辭片言未可據之以汨經義也方苞直解○齊稱侯君也四國稱人大夫也謂獨書齊侯始霸之辭非也始霸不待書爵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九 春秋之初外大國卿大夫亦稱人

而見解略○文定泥於齊侯舉爵為衰四國稱人為貶謂與桓者權也誅諸侯者正也既以推戴為無君則受諸侯之推戴者尤無君誅諸侯當先誅齊桓從正可也既以合諸侯安中國之齊桓為有功則從齊桓安中國之諸侯為無罪與齊桓當并與諸侯從權可也乃從權以與齊桓從正以誅諸侯春秋用法若此其曲哉陳蔡近楚蔡君方為楚虞新君未立大夫來會宜矣蔡為大夫陳亦未必其君來也宋御說初立內難甫平新君亦未必出會然則稱人皆大夫無疑張自超○何氏休以稱人為微者亦非也桓率諸侯平宋亂宋決不以微者會邾小國尤不敢以微者會公侯也汪克寬又 夏齊人滅遂 見文以前卿大夫將稱人門○愚按孫氏復以齊桓之師稱人皆貶其以力制諸侯其說未的 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同上○伊川謂管仲未嘗與大眾稱人者將卑師少然自莊十三年後侵伐遷滅書人屢見豈無大夫帥師蓋春秋之初政不在大夫故不名其人而從略書人也張自超 莊十五年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 鄭人侵宋 莊十六年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莊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莊二十年冬齊人伐我 莊二十六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俱同上 莊二十八年春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齊稱人貶也以王命討衛取賂而還也陳傳良○立子頹者

朔也朔存不討令其嗣子不與盟幽以私憾伐又取賂焉故貶

家鉉翁詳說○三傳皆貶齊桓獨胡氏子齊罪衛竊原其意

春秋書伐而戰者三廬戰以宋及齊艾陵之戰以齊及吳此不

以齊主之則非貶齊可知春秋戰書人敗書師者三紀戰之燕

人城濮柏舉之楚人敗皆稱師此獨書衛人則貶衛可知然考

之去年盟幽衛懿不至桓實怒衛而假王命以伐之當衛立子

頹之時桓不討今而討之其事何足詳哉此齊所以亦書人也

李廉○衛敗書人貶逆王命也十九年齊不救子頹之難越八

年乃加之兵又不能正其罪所以與衛同貶上並貶齊衛○以○

愚按諸說皆本左傳而傳事實未可信也顧氏論之詳矣

張氏說見文以前大夫將稱人門○顧氏說見齊楚爭盟門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九 春秋之初外大夫卿大夫亦稱人

又 秋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莊二十九年夏鄭人侵許

莊三十年秋齊人降鄆

義同上

僖四年冬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同上○以為貶而人之非也如諸僑之例以稱名稱帥師為無

貶以稱人為貶則貶諸國大夫而不貶魯大夫於義尚可以通

平六國大夫從略書人而名公孫茲者著叔孫氏之始也張自

朱辨○愚按舊說貶齊桓之驕兵虐小責楚略而罪陳深高氏

問謂書公孫茲知諸國皆大夫貶諸國大夫稱人知公孫茲亦

與貶非也是時外大夫猶未以名氏見而內大夫書名氏者所

以著三家之始張說是也

僖七年春齊人伐鄭

僖十五年冬宋人伐曹

僖十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九 春秋之初外大夫卿大夫亦稱人

僖十八年春會伐齊 衛書人

俱同上

僖十九年夏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又 秋宋人圍曹

方氏高氏說見上會北杏○曹邾稱人蓋宋襄威德未著曹邾

使其臣會之孫寶○曹邾書人非君也若以獨爵宋為子宋伯

則去年伐齊曹伯而人衛邾又何說也高崑

又 衛人伐邾

見文以前大夫將稱人門○愚按陳氏傳良曰宋公也其稱人

何凡國雖雖君將貶人之張氏洽曰衛不省其從宋伐喪之罪

而以報復為事故罪之皆非也

又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九

春秋之初外大夫卿大夫亦稱人

九

七三五



舊說此乃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也曷為內沒公外書人諱也齊桓既沒鄭首朝於楚其後遂為此盟春秋謹其始故沒公人諸侯而以鄭列其下深罪之胡楚初與諸夏盟也內不言公諱也以人楚不可不人陳蔡以人陳蔡不可不沒公陳傳傳○齊桓卒宋襄暴虐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楚得與中國盟會於是始宋襄又求諸侯于楚為鹿上之盟至有孟之執辱泓之敗績於是魯挾楚以抗齊為東諸侯事楚之始陽橋之役納賂請平公會楚嬰齊十一國之大夫盟于蜀夷夏之分蕩然矣故二盟列國大夫皆奪其恒稱責其墮中國之大義也至晉楚為宋之盟南北諸侯交相見乃從其恒稱者當齊孝時召陵之烈未泯蜀之盟雖曰東方諸侯皆在而猶有晉也故示義焉至晉霸衰不競於楚遂以諸侯與之春秋將何

春秋屬辭例編卷二十九 春秋之初外大夫卿大夫亦稱人

三

所辨乎但從其恒稱以見實而已趙注辨文定以為諱是盟大夫既明書會陳蔡楚鄭盟于齊矣又何諱哉又諸儒以稱人為貶觀二十七年圍宋楚稱人而陳蔡鄭許之君舉爵是日四國之君以罪其從楚然則於此何不目五國之君以罪其盟楚而必以稱人為貶哉竊思楚之盟中國自此始然楚子必不敢輕身深入齊地其必使大夫來無疑陳蔡鄭來盟者不可知舊史但從略書人耳張自超宗四國書人皆非君也陳蔡先楚鄭後楚者蓋陳蔡使卿楚鄭使微者秩異則從尊秩均則論國是時楚初與夏盟不敢以卑秩加於卿也而僖以前外卿大夫統書人則凡書人固卿大夫同也不書孰會魯亦非卿也方氏苞以為四國大夫盟齊魯之君乃大夫抗盟諸侯之始故沒公大夫抗盟諸侯已前乎此矣高誘然胡氏

曰諱也楚與諸侯會盟之始也非也後此盟齊會蜀矣不諱而諱齊何也云惡惡疾其始惡莫大於蔡弑而一一書之何不亦疾其始也胡○楚以屬國視陳蔡楚之貴卿必不肯序陳蔡大夫下此蓋陳蔡皆卿而楚以微者往故序陳蔡之下與蜀盟齊大夫序鄭下同皆非卿也不書公會非公往也考齊桓盛時亦無列侯會盟于齊之事况魯有救四公子之嫌終孝公世僖公未嘗如齊其後卒為仇敵則此盟決非公往內稱會者為微者無疑趙注○春秋公出會諸侯書公大夫出會書名氏其但曰會曰及皆微者也先儒多以不書公不書名氏為諱殊可疑如僖十九年盟齊以內沒公外書人為諱楚與中國會盟也然二十七年冬楚圍宋公會諸侯不之諱也成二年公會楚嬰齊于蜀公及楚人等盟于蜀不之諱也掩於前而彰於後尚

春秋屬辭例編卷二十九 春秋之初外大夫卿大夫亦稱人

三

得為諱乎以其時考之十八年魯師救齊拒孝公也故終孝公之世彼此交伐公未必至齊則十九年往會者蓋微者也今三傳無其文而後儒以臆斷之不可從應○陳蔡楚鄭俱稱人則不當公會公羊有公字衍文也趙坦春秋僖二十年夏鄭人滑又齊人狄人盟于邢齊書人僖二十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舊是宋公也何以稱人齊桓攘楚以安列國宋襄盟楚以求諸侯王克○欲霸諸侯而求之於楚故人之以著宋襄之自取敗辱張洽三國大夫之盟也方苞○宋因諸侯盟楚于齊故約楚於境內以盟之又將以脅諸侯也盟于宋地楚子必不至吳氏以為



楚君稱人者非也楚既得陳蔡齊魯惟宋有爭伯之意故始與之盟以患之而後乃于孟軻之孟鄭地近楚而楚子乃親至耳

信二十六年春齊人侵我西鄙 夏齊人伐我北鄙

○三國皆大夫也以爲貶非

○宋欲求諸侯而難於齊楚故遣其臣爲是盟要之

○齊孝親至也胡氏遂以爲齊孝服展禽之言而諱之其言曲

矣凡春秋書人若此之類是君是大夫不可知其書人或舊史

略之或實是大夫帥師也何必於一字索義以爲是貶是諱乎

○傳稱孝公經書齊人蓋使大夫來伐而孝公特駐

軍近地通爲之援耳故書人齊侯未入境杜注得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九 春秋之初外大國卿大夫亦稱人

按陳氏傳良謂自文以前以兵加我君大夫將皆書人亦因左

氏傳而爲是說耳

又 夏衛人伐齊

信二十八年冬會溫 秦人

秦書人非君也

○按文二年公孫叔會宋公陳侯鄭伯

晉士穀盟于垂隴陳氏後傳曰晉遂以大夫盟諸侯也大夫而

與諸侯敵於是始故書大夫專盟自士穀也自書士穀而後凡

役書大夫桓文之伯也會盟有大夫但稱人

則得次小國之君自垂隴主士穀新城主趙盾而後大夫與諸

侯序於是成之盟書齊國佐

信二十九年夏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會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之大夫入王畿雖貴曰士而於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故諱公不書貶諸國之卿稱人

人以諸侯會王人爲敵也翟泉以大夫而抗王臣是待已與天

王均矣故貶書人

○不斥言王子虎爲尊尊諱也人王

子虎不可不徧人諸大夫徧人諸大夫不可不設公

公侯爲信公降班而諱則於成公蜀之盟何以不諱

六國皆稱人則知魯亦使大夫而傳云公會於是有諱公之說

大卿有罪當書其名以顯示其惡而左氏以罪之不書卿劉氏

已謂其非矣夫列國大夫上會王人又盟于天子之側瀆大典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九 春秋之初外大國卿大夫亦稱人

矣而左氏但謂在禮卿不書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可謂舍重舉

輕况此盟無魯侯平

川文定皆從左穀以爲諱公伊川不從左氏以爲諸侯貶稱人

文定從左氏以爲列國之貴大夫貶稱人按左氏同盟者爲王

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秦小子憖六國皆

大夫魯何以獨君其非公而亦爲大夫無疑成二年盟蜀十一

國皆大夫而魯獨君者公方會楚魯齊于蜀故遂同盟也此爲

魯大夫而不名者以不目六國之大夫故亦不名魯大夫也後

半春秋會盟目大夫者著大夫之專政也此時伯主在上列國

未有敢干大政之卿故從略書人而內大夫亦不名諸儒以爲

盟迫王城而貶夫踐土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是盟于天子之

側矣尚不示貶此盟在王城之側未若天子之側之逼也而顧



以稱人爲貶邪然春秋非無譏也齊桓尊宰周公而不盟此以王子下盟諸大夫以諸大夫上盟王子書之而罪已見矣齊桓雖盟王人于洮而序侯伯之上此以大夫敵王臣天子之臣諸侯之臣一體書人而陵替之實又不可掩矣張自趙宗朱辨義○獨善君至當是傳誤焦袁熹○自成以前諸侯之大夫無以名見者諸侯之大夫稱人不可斥王臣之名故稱王人先儒以稱人爲貶蓋以王子虎不可謂微者而不知王人本非微者之稱又自成以前列國之大夫皆不以名見也方苞直解○內不曰公外稱人皆卿大夫也王人與諸侯會可也與諸侯之大夫會不可也晉文爲之也或曰內諱公外人諸卿貶也非也諸國皆人矣何知會必有公也郝懿行○諸國書人則魯亦非君也不言孰會并非卿也高樹然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九 春秋之初外大國卿大夫亦稱人

僖三十一年秋晉人秦人圍鄭

舊說晉文以私忿動民動衆不禮之怨圍人之國秦伯惟利是向從燭之武之言不以義舉從此二國結讐連兵故俱貶稱人○鄭一不預翟泉之盟晉即加之兵秦伯苟知義之不可則當相率俱去不當私及鄭盟而徑歸故俱貶而人之宋慈翁○傳有顯與齊晉軍函陵秦軍汜南各使微者圍鄭故稱人杜○傳有顯與經異者不可據以釋經宣成以前大夫主兵常稱人傳以爲晉侯秦伯誤也方苞直解○書人非君也夫晉侵曹伐衛圍鄭皆報怨之師而或謂或人何所取義邪至秦從戰城濮會翟泉傳皆以爲小子慙此乃以爲秦伯不惟背經且自背也高樹然○侵曹伐衛再稱晉侯文定謂譏其復怨於此又以爲私忿動民貶而稱人皆繫說也蓋據左氏以爲晉侯秦伯自將而稱人故爲是

說然據經文前後攷之未必君親之也秦穆輔晉以伯戰莫大於城濮會莫大於溫盟莫大於翟泉而與之者小子慙也自此以後取穀及彭衙者百里孟明也何獨圍鄭而穆公親至哉左傳燭之武見秦伯安知非身踐秦庭邪秦人非秦伯則晉人亦非晉侯左氏雜取各國之史爲文語多舛誤未可據也晉文假公義以伸私憤謂之不正則可若盡沒其事之公而但誅其心之私則不禮者既怨之禮者宜德之矣觀其不辜於楚德而以攘楚爲義則亦不當屑屑以出亡不禮之故罪其以私怨虐曹衛與鄭也張自趙宗朱辨義○先儒謂晉侯秦伯貶稱人非也傳稱晉軍函陵秦軍汜南函陵在今襄城縣汜南在今中牟縣然則兩君特駐師近地遙爲之援而圍其國都者乃大夫也故稱人葉西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九 春秋之初外大國卿大夫亦稱人

僖三十二年夏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僖三十三年夏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舊說陸氏洵謂稱人諱晉子也諸侯之孝在保社稷故聖人許其以權變禮程子以書人爲衆辭謂秦爲不道衆所共憤故書晉人○嗣君在喪行師者稱爵譏其得已而巳也晉伯國也而秦撓之非小小利害之比略之稱人不使與得已不已者同文也趙翁詳說

又 秋晉人敗狄于箕

晉侯雖在師敗狄者實卻缺也一命之士故稱人吳澄○僖三十三年晉敗秦師書人說者謂貶晉之背秦惠也及敗狄又書人說者又謂狄侵齊圍衛晉不能救僅於其見伐而敗之亦貶



詞也此皆爲人字所拘求之不得其情曲爲之說也朱子云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凌雅陸。陳氏家氏謂晉但自救而不救狄之病齊衛故貶書人非也狄圍衛衛旋侵狄及狄盟矣狄再侵齊一則曰狄間晉之有鄭虞一則曰狄因晉喪皆非無故不救也案。○張氏自超說見書狄門方氏說見文以前大夫將稱人門貶秦○愚按以爲貶者固非趙氏訪集傳曰此晉侯也其稱人何孔子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狄伐晉而敗之以其有爲爲之故略而稱人不與得已不得已者同文其說亦未的當以方氏說爲是

又 冬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張氏說見文以前大夫將稱人門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九 春秋之初外大夫亦稱人

文元年夏衛人伐晉

舊霸主聲罪致討不自反其不仁無禮之罪乃稱兵報伐故書人以罪孔達張洽。春秋所宗者霸主衛成抗霸主而伐之故春秋於晉伐衛書侯而衛伐晉書人貶衛與晉趙鵬飛

駁陳氏說見文以前卿大夫將稱人門。稱人略之耳晉雖在所子不以書爵爲子衛雖在所貶不以稱人爲貶焦袁熹

文二年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舊左氏曰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非也於經何以知其非微者稱人乎劉敞

○晉人再勝秦師亦可已矣復與此役是不務德而專欲力爭結怨勤民報復無已故貶稱人胡

辨左氏尊秦之義非經意胡氏說本程子但自入春秋以來至

此外兵大夫將皆稱人未有書名氏者以陳氏之論爲確李。○二陳氏古氏說見文以前大夫將稱人門。自入春秋至此惟晉大夫帥師以名見外師非君將恒稱人外大夫自士穀專盟始以名見陽處父專將始以名見而餘猶稱人大夫雖張而未甚也至晉秦結怨勤民以復無已則不待貶而惡見矣

○晉之殘民結怨春秋所譏而非以大夫稱人爲貶也張自超

義。○晉卿自處父書名後皆名上文及晉處父盟而與諸卿列序猶人之其時諸國之卿未以名見故蓋其稱焉高謝然

文三年春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鄭人衛人鄭人伐沈

舊伐沈之役五國皆稱人先儒之說以爲威福下移而政在大

夫者王氏葆高氏閔胡氏銓也以爲諸侯失所伐而晉襄舍大移細不足有爲者孫氏覺家氏鉉翁趙氏鵬飛也蓋皆以書人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九 春秋之初外大夫亦稱人

爲貶也范

駁晉不討楚商臣之罪而連諸侯虐弱小之沈其貶何疑而王氏以爲貶而人之不與大夫之專政則非也春秋後半正以名大夫著其專政之實非惡其專政而沒其名以示不與之意也

張自超。○日講說李高說見上條

○文公時外大夫卿專政書名之後文二年垂隴書士穀會盟征

伐大夫非卿亦仍稱人會鍾離成十以前衆會齊盟卿皆猶稱人戰鞏成以前會師卿將猶稱人各條辨說

文公之世始書大夫帥師文宣兩公三十六年間書帥師者十有二

十有九書人者十有一則多少懸矣蓋大夫用事積漸而甚故春秋亦書其事以著之通春秋內大夫會盟侵伐前後名者詳內大



夫用事之始末也外大夫自文宣以後名者詳外大夫用事之始末也其有不名而稱人稱師者義不係乎名其人則亦不名也諸儒泥於舉爵稱名書師之例則褒貶失實而是非亂矣張自超宗朱陳人圖○會鍾離爲大夫衆會齊盟稱名之始如諸儒褒貶之例則以僭王之句吳中國往與之會非禮甚矣當人諸大夫以示貶而皆書名豈春秋與其通吳邪必不然矣又成十五年

文七年夏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舊說公羊此晉先味也其稱人何貶○程氏謂晉不謝秦秦納不正故皆稱人蓋使後世臣子慎於廢立之際不可忽也胡○趙盾始求長君而中變秦知晉立君而強納庶孽皆罪也不然釋秦而專罪盾矣汪克寬○趙盾稱人不與大夫專廢置也劉敞稱人大夫將也不稱師師少也郝懿行○書及晉人志乎是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九 文公以後外大夫專廢置法

无

戰之罪見矣諸儒謂秦伯趙盾貶稱人夫送公子雍必非康公親至傳云多與之徒衛當是大夫在軍則秦書人非貶秦伯也若趙盾既謀逆雍又謀敗秦可謂事專而謀亂宜書名顯罪之不宜稱人反若爲之諱者則知晉稱人非專罪盾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文九年春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說左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殺也以懲不恪○楚無故憑陵列國故楚子親將貶稱人晉宋衛皆卿亦稱人者晉救不及不在諸侯以心故

亦罪之胡○兵將嘗書大夫矣此曷爲貶而稱人

楚莊伯也陳傳良○稱公子遂以見稱人皆大夫諸國稱人亦

所以人公子遂汪克寬

書楚伐即書會救未嘗應時逾月何得爲緩又不書次何以

見爲懲其不恪哉一月之內鄭告於晉晉告於諸侯而會救但見其神速不見其怠緩而謂春秋譏之失其義矣左氏泥於稱人爲貶而文定兼罪趙盾皆非也文定又謂楚子親將貶而稱人然則此後次厥貉伐麇侵陳宋稱楚子爲褒邪張自超宗朱辨義○會師自鞏戰以前策書未有載大夫名氏者故雖霸國之卿亦稱人陽處父救江嘗以名見矣係獨伐非會師也方苞

文十二年冬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舊說秦伯趙盾暴兵連禍皆貶稱人胡○辨文定以爲秦伯親將晉卿趙盾禦之其稱人爲令狐之役而貶也然自此以往大棘郤窆鄆陵柏舉于鐵艾陵之戰君將皆舉爵大夫將皆書名豈褒之邪故知秦人必非秦伯稱晉人亦非以趙盾而貶穀梁所謂秦晉之戰已極而略之者是已張自超宗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九 文公以後外大夫專廢置法

无

義○宣成以前卿大夫將常稱人而先儒每以傳伯之曰此君將貶而稱人是以經釋傳也孔子作經時豈有傳哉方苞文十四年秋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說公羊傳此邾缺也其稱人何貶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

○穀梁是邾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長穀五百乘餘地千里入于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公穀以爲邾缺邾克左氏則趙盾也是時晉權在盾以大夫而置諸侯故稱人葉集州安國

○左氏云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按如傳說經不應但言晉人也杜云趙盾雖有服義之善然所與者廣所害者

衆故貶稱人又安知非趙盾取不能納而以微者告乎劉敞

三傳皆言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聞義而還夫春秋



書納諸侯者五其四皆書其君之爵與其臣之帥師公伐齊納子糾楚子圍陳納頓子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何獨於此沒其實而稱人乎苟曰惡之正當書名以惡之苟曰善其還正當書名以善之且以八百乘之衆而不書帥師此其師少可知矣程端學三○前此陽處父伐楚以名見後此卻缺伐蔡以名見而此稱人則主兵者非卿耳左傳帥師者趙盾公曰卻缺穀曰卻克則知舊史本未得其主名傳以爲貶稱人非也曰弗克納其罪已見何待貶方苞直解○文公以前侵伐皆稱人不應此獨以稱人爲貶陸績辨疑○文定以趙盾稱人爲諱其能改過謂外以諱爲善然於他處稱人皆以爲貶此處獨見其善不可通矣晉雖屈于邾人之辭而弗克納不過不遂其不義之舉而已何嘉之有張自超宗○此晉人

左以爲趙盾公穀以爲卻缺卻克以經證之是時晉卿特見皆名則書人大夫也三傳所問異辭未見確據高謝然釋經

文十五年夏齊人侵我西鄙按高氏闕謂商人篡弑執我大夫罪不勝誅而反加兵於我故貶稱人非也○以商人之逆惡豈貶人所得盡其辜哉此必非商人親將張自超宗

文十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舊說左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甯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行天討而成其亂故貶傳  
駁左氏曰卿不書失其所也按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以伐齊齊人賂晉晉師遂解杜云不讓晉受賂者齊

有喪師自宜退也與此相反矣夫宋齊俱弑君而一以不伐喪雖受賂猶免於譏一以不伐喪雖不受賂不免于貶是受賂者賢乎何其頗哉劉敞權衡○至是霸國之卿獨伐以名見而與列國大夫會伐猶稱人與九年救鄭之師同傳曰卿不書失其所也非也外卿大夫恒稱人非貶也方苞直解○諸儒以稱人爲貶然桓二年討宋督直書成宋亂而不入四國之君何獨貶於此年四國大夫說如謂前既書成宋亂則目四國之君以治其罪此不書成宋亂則人四大夫以著之抑又非也外大夫連兵伐國書名自宜六年趙盾孫免始此時尚未有雖稱人無以顯示貶之義也夫名大夫者著大夫之專耳此奉君命以討猶爲扶義以行者也至失賊之罪在諸侯非四大夫之罪也張自超宗  
義○啖子曰案春秋不命之卿例書人非貶也若命卿失所即

貶稱人不命者貶又如何書之陸績○先儒多從左氏以卿不書爲失所獨啖氏助以爲春秋不命之卿例書人非貶也考是時晉之當國者趙盾而荀林父僅佐中軍衛之當國者甯俞而孔達未嘗執政陳公孫甯抑置衛下其尤卑可知鄭石楚亦無間於時似啖說未爲失葉西○傳說非也宣以前會伐會盟未有列序大夫之名者葉西○愚按葉氏夢得以書人爲微者元帥不行而遺裨將也如方叔諸說勝

宣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舊說鄭書人貶也受盟於楚隨楚以病列國胡  
駁鄭稱人君不行也是役左傳亦無鄭伯在師之文而胡傳必以爲貶過矣方苞○鄭非君耳以爲貶鄭則成十八年襄十一年並書楚子鄭伯伐宋豈襲鄭乎高謝然○鄭貳于楚若其君



實從楚子則當如次厥貉之直書蔡侯以罪之不當稱人反授之也張自超宗○張說又見大夫帥師門襄十年楚鄭伐宋又冬晉人宋人伐鄭

舊宋弑君而晉與合兵故人之稱○討鄭即楚公也受宋賂而輔逆私也故秋伐鄭名之爵之今爲宋伐鄭則人之家鉉翁辨胡傳非也自文以後霸國之卿獨伐以名見與列國會伐仍稱人自宣以後卿將以名見而大夫將則稱人皆舊史之文因時勢以爲詳略也盾方內憂不在諸侯實將卑師少耳秋救陳伐鄭盾方在行冬穿又侵崇豈能爲宋復勤大師遣貴將乎直○是年晉師三出書名二趙盾書人此一此卿書名大夫書人之微也卽以爲皆卿亦特見書名列序書人之微也高澍然○鄭從楚虐宋伐之不爲非義裴林趙盾宋公親與則從實書此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九 文公以後外大夫卿專政書法

大夫故從略書人非以宋弑逆晉黨逆之故而貶也張自超宗

宣二年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侯鄭

舊鄭爲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與諸侯之師爲宋報恥乃畏楚而還失霸者之義故貶稱人杜○晉主夏盟盾既當國何畏乎楚何避乎闕叔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惟取賂釋宋不討故不競於楚是以卿不氏而書人師書侵而不言伐胡辨是時盾將謀弑必無心於外事諸國書人皆非卿也方苞○是時列國之卿皆以名見凡書人者皆非卿列序亦然觀下書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其證也高澍然○晉不能撫鄭致鄭卽楚晉不自反而徒威脅力制兩伐之又再侵之春秋烏得無譏然不在不名大夫以爲譏也張自超宗

宣九年冬宋人圍滕

舊說圍非將卑師少所能辦必動大衆而使大夫將稱人貶也擅兵圍國又乘其喪故貶胡康侯杜恩按此條亦當從方氏高氏爲是時大夫將之恒稱其說屢見於前

宣十年夏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舊按左氏諸侯伐鄭也稱人貶其不以德撫而徒以力爭胡稱人貶其不討亂賊之陳而動于戈於無所適從之鄭也張洽辨胡傳謂諸侯親行非也左傳稱諸侯之師而未見帥師者之名氏則皆非卿也直○文定于會扈之後荀林父帥師伐陳以爲子晉罪陳今卻缺救鄭之後鄭又卽楚四國伐之又釋鄭而罪晉何邪總泥于前稱林父帥師爲褒此稱人爲貶故多舛耳夫晉不能制楚而但責陳鄭不討陳亂而但討鄭貳春秋皆譏也而豈以稱帥稱人爲褒貶邪張自超宗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九 文公以後外大夫卿專政書法

宣十一年夏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舊稱齊人以示貶人齊亦人魯也罪其挾強陵弱也葉集杜辨杜氏以稱齊人爲貶非也使齊侯親將則在喪卽戎宜舉爵以貶使謀出於高國諸卿挾新主以用兵宜書其名氏以貶而皆不然則書人從略耳齊魯平莒鄭莒不肯魯伐之伐而不服再會齊伐之此役魯爲主故齊大夫不名張自超宗

宣十二年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邱

舊左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邱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杜注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敗諸侯懼而同盟既而皆渝故貶書人程子○是時楚黜陵諸國甚矣諸侯不能自強而徒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口血未乾敗其盟好國卿貶而稱人譏失職也胡○晉以原穀主盟而衛人



背盟救陳不足主諸侯矣故奪其恒辭稱人趙訪

辨傳謂卿不書不實其言也春秋之世不實其言者衆矣奚獨

此權衡○稱人以爲貶非也自成十五年會鍾離以前大夫衆

會皆稱人間有以名見者霸國之大夫也然必在會有諸侯而

後霸國之大夫以名見方苞○稱人皆大夫非卿高澍然釋經

又 冬衛人救陳

說陳不與盟清邱宋伐之是也而衛叛晉附陳敵宋故宋書師

于其問罪衛書人責其叛亂趙鵬飛

辨宋之伐從晉也衛之救附楚也一書師一書人以師衆寡別

之耳其將卑同也高澍然

宣十六年春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說士會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辭也甲氏潞之遺種留吁其殘邑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九 文公以後外大國專政書法

也必欲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故貶胡○滅

國不可以無貶故士會不書與荀林父滅潞氏書師同陳傳良

辨文定以爲貶士會非也如書士會乃是貶士會今但書晉人

則罪晉而已張自超○書人必非卿將且非用衆故不名不

稱師耳左氏不可從高澍然

成二年冬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

人鄆人盟于蜀

說左傳卿不書置盟也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置盟蔡侯許男

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書公及楚人知主盟者楚公子嬰

齊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甯衛孫良夫鄭去疾皆國卿也

何以稱人楚雖強盛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堅事晉室

何畏焉乃服從與之盟不亦恥乎故皆人之不諱公者既諱於

僖十九年齊之盟故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蔡

胡安○曷爲貶稱人楚大夫初會盟也曷爲不諱公公固與

齊夷矣無足諱爾陳傳良○會書嬰齊而盟稱人參議之趙訪

辨成十五年會鍾離以前列國大夫之特會特盟有以名見者

衆會齊盟猶稱人也方苞○卿大夫稱人恒辭耳傳曰卿不書

置盟也非也高澍然○嬰齊之盟而諸國大夫聽之魯君聽之

其爲春秋所惡何疑而以不名大夫爲貶則非也凡大夫書名

所以罪大夫之專也大夫而不書名則所以罪其君也夫以中

國而受楚大夫之盟即書名何嘗非貶而受楚盟之罪又豈待

貶而人之始著哉若于宋爲諸侯交見之盟則名諸侯之大夫

春秋罪之尤深也此惟不名諸大夫則亦不名嬰齊也又左氏

以蔡許乘楚車不得列於諸侯亦非也蔡許屬服於楚無煩於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九 文公以後外大國專政書法

盟故不盟耳非春秋惡其乘楚車而削之也張自超○左氏

以此爲置盟置盟者竊盟也言畏晉之知而竊與楚盟則不然

天下無十二國共盟而猶謂晉不知者且楚師實臨我晉不能

救而禁我之求成不得也况書法無貶例也此與隱三年公及

莒人盟于浮來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蔑例同毛奇

成八年冬會伐邾 齊書人

齊書人非卿也稱書人小國卿大夫同辭也諸儒以春秋書人

爲貶豈是役專罪齊邾乎此足以徵矣高澍然

成九年冬鄭人圍許

說國非將卑師少所能鄭稱人貶也君在外而與師復怨大臣

之罪也張治集注汪

君在外是大夫將耳故曰鄭人湛若水



成十二年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按趙氏謂飛謂是時狄未害中國而晉厲嗣位首敗之非也

晉人是大夫將耳

成十七年冬會伐鄭 齊人

齊書人非卿也自成以後列國之卿會盟伐皆以名見其不

名者非卿也直解○前伐鄭名齊國佐此伐鄭書齊人則名者

為鄭人者為大夫義例甚明無煩辭費也

於十八年冬楚人鄭人侵宋

說前楚鄭伐宋魚石入彭城今復黨叛臣而侵之荆楚不足責

也鄭亦崇姦故貶人之序鄭於楚下以著其惡

楚鄭之伐國前書大夫帥師者多矣此書人者前軍遇晉師

而即還于重未至宋也非貶詞也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九

然不貶於前之伐宋入魚石而貶於後之侵宋救魚石邪李氏

以為前舉爵而今稱人晉漸盛而楚漸衰然明年侵宋又稱公

子壬夫何盛衰之云邪蓋前既舉爵以實著兩君之罪此為帥

師之大夫不必復名耳

襄四年冬陳人圍頓

襄公之世諸侯專用兵于鄰國稱大夫帥師十有九稱人者止

陳人圍頓言人滅鄭鄭人侵蔡秦人伐晉宋人伐陳五事秦晉

大夫本未見經其三則陳以內屬而圍附楚之頓鄭以內屬而

侵附楚之蔡宋以附伯而伐逃會之陳皆從略書人耳凡書名

帥師者著大夫用事也義不係乎名其人則不名不可以書人

書帥師為襄貶

襄八年夏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鄭人侵蔡欲求媚於晉既無晉令又無直辭動而無謀以生國

患故貶稱人

○鄭欲從楚侵蔡以致楚然後告絕於晉而與

楚平春秋惡之故稱人

○鄭公子發也稱人惡其

叛中國

杜氏非也安知非告辭略

○張說見上○李氏廉謂子

產子展之入陳同於子國子耳之侵蔡二子之心不同故舍之

稱名子國稱人非也即以用師言之侵罪輕而入罪重矣諸儒

以稱人為貶以舉爵稱為無貶大失春秋之義

○會邢邱 齊宋衛稱人

○左傳會邢邱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

厚宋向戌衛甯殖知大夫會之卿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

不書尊晉侯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反

使諸侯失政後此渠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盟豈一朝夕之故

哉貶而稱人謹其始也

○其稱人何不以大夫敵盟主也不

以大夫敵盟主桓文之盛也自同盟于戚而大夫與諸侯序矣

於是再見其再見何復于晉以霸也傳曰尊晉侯也

○會而使大夫聽命自齊桓北杏始春秋大夫會諸侯必人之者

所以嚴君臣之分謹上下之交而革伯者苟且之政也

○晉悼使大夫聽命而諸侯失政此當貶晉悼不當貶大夫也

不名齊宋衛之大夫義不係乎名也

○鄭伯獻捷于

晉故親聽命餘即使諸國大夫聽之時公尚在晉觀經書公至

自晉在此會後而公不與會者不敢以朝聘之數使諸侯親聽

命也宋儒無學蘇轍謂晉悼修文襄之業定朝聘之數諸國稱

人所以誇眾而胡氏又謂朝聘大事重煩諸侯而但命大夫為



大夫執國之漸則不知此朝聘者非天子朝聘可以坐王朝而使四方諸侯類首聽命者也晉僭創事大之禮自為典制使諸國稟朝晉聘晉之節四年定貢賦此年定朝聘則雖各國大夫類首聽命亦甚無禮而况諸侯乎晉悼惟自知無禮故公尚在晉而不使與會而胡氏反謂大夫與會若贅旒則必魯君臣相率稽首於壇坫之下方為得禮乎毛奇 韓傳○大夫稱人恒辭也傳曰尊晉侯也不以大夫敵盟主也非也大夫敵盟主多矣何獨此或曰貶也諸侯在而大夫會也非也大夫稱人不為貶行說○此命朝聘之數而鄭前未與會故君親之魯政在季故卿聽之齊宋衛皆非卿故書人左以為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不書尊晉侯也成十五年盟厥名齊國佐十六年會沙隨名宋華元獨非晉侯在會子曷為不尊之也高誘然 釋經○齊宋衛稱人非卿也凡經義之蔽晦皆先儒以傳目之耳方苞○春秋並無尊晉侯之意伯主不尊周室聖人何為尊晉侯哉晉侯親發令鄭伯親聽命則書君無所庸其尊大夫則書人而已無所庸其貶顧奎光 隨筆

襄十四年春會于向 齊人宋人衛人序晉士句之下鄭公孫蠆之上 夏會伐秦 齊人宋人序晉荀偃之下衛北宮括鄭公孫蠆之上

舊說左傳齊崔杼宋華閱仲江不書情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杜注能自攝整從也○左云情也攝也按經意以事之邪正褒貶不為小小怠情生文陸道深 疑○左義趙氏不取然齊宋書人諸傳皆無成說以為未命大夫則不當序衛鄭上觀成二年盟蜀齊大夫列鄭卿下則此非微者

審次姑從左氏李服○左氏謂是二會齊為崔杼宋為華閱衛為北宮括皆以情而書人惟衛括先情後攝故獨得復見于戚嘗攷此年三會魯見季孫宿叔孫豹晉見士句荀偃衛見北宮括孫林父皆中易人惟鄭蠆未易耳則安知齊宋衛之初皆崔杼北宮括華閱乎左氏意為之說耳葉夢得 春秋攷○諸大夫一歲三會以傳考之似國各一人三與會以經考之則未必然也傳以公孫蠆三見于向之會伐秦之役崔杼華閱不書以情也北宮括不書于向書于伐秦以攝也是直以一人偏與此三會耳夫三會之間魯晉衛嘗更人矣豈此三國獨以一人三與邪蓋晉悼之興欲加禮諸侯獎成霸業諸侯之世子卿大夫惟以國之大小為次不復守先王之常是故會向伐秦雖齊宋非卿猶列命卿之上聖人不刊其失所以懲其過也張大亨 通訓○人者大夫也名者卿也或疑人齊宋衛而序蠆之上不應大夫先卿然當時之序主盟者為之大較以強弱為先後齊世子光先下於附庸矣後乃列諸侯上况卿大夫之間哉李光地 榕村語錄○晉士句鄭公孫蠆以名見而齊宋衛稱人以是知成公以後稱人者非卿也鄭伯也曹薛杞亦伯也鄭卿以名見而諸小國之臣終春秋無以名見者以是知舊史以勢之強弱為詳略而非有典法也方苞 直解○李氏廉以成二年蜀之盟齊大夫序鄭卿下決齊宋非微者非也會盟序列以霸者之意為先後而史從載書未可以彼而例此也如十年春會相齊世子光後列至秋而先滕薛杞小邾矣十一年伐鄭則又先邾莒矣此役宋大夫先衛卿十六年代許宋大夫又後衛卿矣左傳以大夫不宜先卿而有情之說李氏又從而為之



辭皆誤矣方苞直。此皆大夫矣或名之或人之蓋舊史之文有詳略耳非義例也傳曰情也攝也非也春秋不以書人為貶刑貶行。○會向書衛人伐秦書北宮括卿與非卿之別明矣左傳以齊宋不名為情北宮括書于伐秦為攝皆求其說不得彌為之辭而向之會專名公孫薑彼亦不能釋也高澍然。

襄十六年夏叔老會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宋書人次衛甯殖下大夫不名之證也高澍然。

襄二十六年夏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舊左傳見下。趙武貶稱人助孫氏也鄭良霄不貶者按傳云鄭伯為衛侯故如晉則知其不助孫氏矣胡。○鄭不助叛臣故良霄獨從其恒稱此子奪之義趙汝。

駁左氏曰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九 文公以後外國卿專書法

聖

于謂皆不足信於經無以見之劉敞。晉宋曹稱人微者也鄭先宋卿也程端學。○晉宋皆微者鄭獨以卿行良晉也趙鶴飛。

○先儒謂貶稱人助孫氏也此左氏之說而不見於經者也且趙武貶稱人為助孫氏如左氏言宋人為宋向戌亦助孫氏者

乎曹人不知為誰又不知其助孫氏否也善乎啖氏之論曰時

會者非趙武別是未命之大夫而左氏曲解之耳程端學。○晉

宋書人鄭書良霄以為貶趙武向戌不貶良霄為子產新得政

鄭伯為衛侯如晉為不助孫氏者春秋無此義也如以人趙武

向戌示貶則亦當沒公以示貶今觀于公則公之人則人之名

則名之固非屑屑於名某不名某以為貶某不貶某也且使以

鄭伯為衛侯如晉而不貶良霄則晉之執衛侯春秋不書未嘗

著晉執衛侯之罪何以示書良霄為子鄭伯不助孫氏之義哉

著晉執衛侯之罪何以示書良霄為子鄭伯不助孫氏之義哉

張自超。胡傳子產新得政鄭伯為衛侯如晉知鄭君臣獨不助孫氏故良霄無貶非也鄭伯如晉子產得政事不見經良霄書名何足以發此義哉蓋為孫氏疆域田事本微細諸國會者非卿故良霄獨以名見耳晉厲悼以後諸卿益汰獻捷于周猶使鞏朔則疆域田命卿不行無足怪者如左傳果信宋向戌豈肯序鄭良霄下哉方苞。○高氏說見魯政下逮門

襄三十年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舊左傳謀歸宋財既而無歸于宋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不討蔡般而謀歸宋財是之謂不知移故諸大夫貶稱人魯卿諱不書事。

駁左氏云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故不書其人非也失信者如清

邱之盟直貶其人而已矣今書其事又貶其人豈特惡失信而已乎公羊云其稱人卿不得憂諸侯也亦非也大夫受君命以出者也何以必其非諸侯之命乎穀梁云善之也其曰人救災以眾也亦非也一國失火自焚其財諸侯何至羣聚而謀之以此為善是春秋貴小惠而不貴道也劉敞。○宋不戒於火自亡其財小事耳大台諸侯不討賊而謀歸宋財不亦慎乎左乃云謀歸而無歸故諸國書人而曰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夫謀而不歸晉之失耳於魯何諱焉且會而不踐其約者多矣他皆無尤特於歸財一事揭其故以尤之是春秋貴惠不貴道也蓋諸國書人以歸財事細卿不行也魯為宋姻卿共葬事相恤之事必厚故此會轉不與也御纂。○謀歸宋財事淺故諸卿不行魯方遣卿共葬故是會可不與然則諸國書人紀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二十九 文公以後外國卿專書法

聖



實也魯本未會非諱也釋經○先儒謂翟泉以大夫盟王城

之側于蜀中外大夫推楚主盟澶淵不討蔡殷而歸宋則故皆

貶稱人夫三事誠當貶矣但必人之而後為貶則他之舉爵稱

名無貶乎不可以通也翟泉大夫盟王城之側踐土諸侯盟天

子之側孰近孰遠不人踐土而人翟泉知春秋義不繫乎此也

于蜀為楚所迫耳于宋晉楚合成爭先諸侯北面朝楚矣不人

于宋而人于蜀知春秋不以人不人為義也蔡殷弑君諸侯謀

宋災崔杼弑君諸侯會夷儀以報朝歌而反解齊而去不人夷

儀之諸侯而人澶淵之大夫知春秋不必以書人為貶不必以

不人為非貶也左氏有叔孫豹文定遂以為諱魯卿不書陳氏

以為諱不在魯不書皆不然也共姬魯女既使叔弓會葬則賻

遺有禮諸侯歸宋則穆叔雖在而不與矣蓋春秋既書宋災故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九

聖

則其釋蔡殷不討而徒為宋故失于本末輕重之義了然矣何

必以書人示貶哉張自超宗○為宋災其事微故會者非卿與

疆敗田同胡傳以為貶稱人誤矣直解

昭二十三年春晉人圍郊

案左氏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侯氏箕遺樂徵濟師軍其東南

正月二師圍郊是時天子蒙塵晉君不奔問官守徐遣大夫往

焉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胡○晉人大夫也見晉侯不親往

也見勤王之不力也湛若水○方高說見將卑師少書人門

哀七年秋宋人圍曹

振高氏問以為屢伐又圍故貶稱人非也

哀十年夏宋人伐鄭

按趙氏鵬飛以為宋取鄭師又再伐鄭不義已甚故人之非也

○宋之伐鄭至再至三豈至是而始書人以貶邪此後向巢又

稱名稱帥師矣張自超宗

○眾辭稱人稱人以執稱人以放

隱四年冬衛人立晉

左書曰衛人立晉眾也○公羊晉者何公子晉也其稱人何眾

立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碯立之石碯立之則其稱人何眾

之所欲立也眾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諸侯受國於天子非

國人所不得立孫復尊○晉非有天王之命先君之傳徒以衛人

推而立之衛人立晉者言下人得置君也下人置君大亂之道

也黃仲炎○書尹氏立王子朝則知非周人之公也衛人立晉

則知非石碯之私也然衛之臣子可以討賊而不可以立君直

書其事功罪俱不掩矣直解○傳說殺州吁稱人眾詞也討賊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九

聖

之詞也立晉稱人亦眾詞立者不宜立者也命討皆天子事也

如傳所言是國人僭天子之命則不可僭天子之討則可也於

說無乃偏平愚謂討為天子之事大書衛人殺州吁于濮見天

子之不能誅有罪也命為天子之事大書衛人立晉見天子之

不能命有德也陳遷鶴

莊十七年夏齊人殲于遂

稱人者眾辭也不書戍將帥者封內之兵故不書何休

宣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

曰莒人見其不肯者非特其君也高閏○書人眾詞與宋人及

楚人平同彼眾欲平此眾不欲平也高閏

宣十五年夏宋人及楚人平

說公羊傳莊王聞宋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



璽而出見之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吾軍亦七日之糧耳將去而歸爾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焉非人君之義也故貶胡

按公羊非也駁辨見書平門○宋之見圍凡九月外無隻輪匹馬之援內有析骸易子之變宋人知怨之不可以結也故請和於楚以求平楚人知忿之不可以恃也故受宋之和而與之平二國之平衆之所同欲也故宋及楚皆稱人李明復集義引謝澥○文定

較量華元子反之是非以稱人爲貶是爲傳作傳非爲經作傳矣如春秋有貶兩人義則當直書華元子反以著其事不當反沒其名也張自超宗義○趙氏經筵方氏高氏說見書平門○高說見上○劉氏敞曰穀梁曰人者衆詞衆欲之也非也暨齊平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九 略辭稱人

何以不曰暨齊人平乎按劉氏所駁非是內及齊及鄭平不書人者屬辭之體也平者一國之事目君大夫則嫌於一人之私內既不目君大夫而外書齊人鄭人則贅矣外及內平外及外平一皆稱人於義無嫌鄭人來渝平及此書宋人楚人是也鄭行說略

○略辭稱人前門亦有略辭之義已列者不復重錄

莊十九年秋公子結駁陳人之婦于鄆

駁書者爲遂事起也陳稱人者駁不當書故略言之孫復尊王發微○鄆衛地鄆之巨室必衛之公族陳人亦必陳之公族公羊以陳人爲陳侯固非文定以爲微者亦非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僖元年秋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說見稱人以殺駁辨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夷狄稱人便人以爲進之辭

僖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衛

趙氏鵬飛曰狄晉人便文爾如襄五年成之會書吳人鄆人蓋不可曰吳鄆人也故十四年向之會復書吳而已今狄與邢伐衛書人至二十一年狄獨伐衛則復書狄而已案○胡傳從

穀梁謂善其伐衛救齊故稱人進之非也不可曰邢狄伐衛故加一人字以別之耳趙棟高大事表○穀梁非也以經考之狄救齊齊

亂定而後葬桓公今又踰時矣邢人始與狄人伐衛安得爲救齊也鄭王○春秋之文有從同者僖公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

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並舉二國而狄亦稱人臨文之不得不然也若惟狄而已則不稱人十八年狄救齊二十一年狄侵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九 夷狄稱人便文

璽

衛是也穀梁傳謂狄稱人進之也何以不進之於救齊而進之於伐衛乎則又爲之說曰善累而進之夫伐衛何善之有昭公五年伐吳不稱於越而稱越人亦同此例顧炎武日知錄○狄果惡諸侯之伐齊則伐喪者宋何以伐從宋之衛邢與衛皆與狄仇桓亡而邢失所恃屈已和狄狄得邢助遂假大義聲罪於衛以濟其私而謂春秋進之哉張自超宗朱辨義○穀梁以書人爲善狄之救齊按狄嘗滅衛齊存之今狄之伐衛以桓既卒可以復快其夙怨耳以爲救齊主兵者宋何不伐宋邢邢人狄人亦自然文勢狄一國單辭可也狄救齊是也今不可曰邢狄伐衛也黃永年南莊類稿

僖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伐衛盟邢與邢齊並序則稱人獨侵衛則止稱狄吳澄○何氏



以爲狄嘗與中國故稱人張氏以爲從中國以救災卹患故人  
以進之夫楚狄一也楚不可盟而狄獨可盟邪諸儒泥于狄不  
稱人而盟邪稱人則以爲進之楚後稱爵而盟齊盟鹿上人楚  
則以爲諱之不因事以論是非而但於書晉書人論發貶春秋  
之義失者多矣張自超宗○張氏治以爲衛欲滅邢狄能謀之  
故進之非也

襄五年秋會于戚 吳人節人

公羊傳程氏說見書吳門

昭五年冬伐吳 徐人越人

蘇氏趙氏說見吳越交兵門○徐越稱人非君將也御纂直解

僖二十九年秋介人侵蕭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九 夷狄稱人便文

聖

介稱人如牧誓稱庸蜀羌髻微盧彭濮人蓋中外小國之通稱  
也諸儒於狄之忽稱狄 稱人其稱人爲嘉其慕義而進之然  
則介侵蕭而稱人豈亦進之邪通乎此則入後於吳越之或書  
吳人越人或書吳書於越非有進退于奪之義明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九終

卷二十九補

書人總論

周自東遷而諸侯橫變禮易樂馮衆暴寡大小相朝強弱相劫無一  
不出於諸侯者而天子曾不得尺寸之權文宣而下諸侯又不能自  
執其權而大夫交政中國矣天下之勢愈下春秋之治之也愈詳桓  
僖以前列國之大夫惟特使而與魯接者則名之而會盟侵伐未有  
以名見者救徐大夫特將也翟泉大夫特盟也春秋但曰人曰大夫  
而已不以名見也若此者非略也以爲不繫乎大夫也文宣而下侵  
伐會盟大夫未有不以名見者雖梁之會其君在而大夫盟書雞  
澤之會君既盟而大夫盟書若此者非煩也以爲繫乎大夫也不繫  
乎大夫雖夷吾隰朋狐偃趙衰之勳且賢未嘗以名見焉繫乎大夫  
雖劣如欒黶荀偃高厚華閱則瑣瑣以名見焉不繫乎大夫雖其君  
不在而大夫特盟則亦弗詳焉翟泉是矣繫乎大夫雖其君在而大  
夫從盟則亦詳焉梁雞澤是矣其弗詳大夫者以專治諸侯也其  
詳大夫者以併治大夫也說者不達其義以人爲貶夫書人爲貶彼  
繫閭之徒以名見者乃爲褒邪曹許滕薛之大夫始終書人說者又  
曰小國無大夫非也其君且爲人役之不暇而未嘗敢執天下之權  
也而況其大夫乎蓋不繫乎其大夫是以終始人之而弗詳今日書  
人爲貶則齊晉諸大國之大夫偏受褒而曹許滕薛之大夫偏受貶  
唐順之邪荆川集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九 補

聖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目錄

天王書出書居書入魯公書孫書次書居書在天子不言出辨

書諱辭辨 襄王書出貶辭辨 王猛書入公穀說辨 三

書出奔總

王子王臣出奔自周無出辨

王子王臣出奔不書

諸侯出奔舊史書臣逐君春秋歸過於君辨 襄二十二年傳文

諸侯世子出奔各條歸罪人君之說辨 鄭伯左氏說辨

諸侯出奔不書非其罪不書辨 微之不書辨

魯公出奔書唁

公子大夫出奔內大夫非其罪不書必有罪而後書辨 書名

說辨 齊崔氏左穀說辨 公孫歸父左傳趙頤說辨 宋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目錄

華元魚石傳事辨 齊高止左傳說辨 秦鍼

公子大夫出奔不書鄭段杜解辨 季子陸劉胡趙說辨

內書夫人孫

失地之君書法變例紀侯衰辭諱辭辨

已滅復書示存亡繼絕之說辨書送事穀梁注氏說辨 書紀

滅國復見於經不著其所以復

外大夫以邑叛來奔不書叛為內諱辨 公穀以地正國說辨

李氏說辨

外大夫不書叛

叛不書惡季氏張公室特創叛字辨 分器重於地不書陽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

錢唐張應昌學

○天王書出書居書入魯公書孫書次書居書在天子不言出辨

書諱辭辨 襄王書出貶辭辨 王猛書入公穀說辨 三

王者至尊故不曰奔雖在外皆曰居諸侯奔在境內亦曰居皆言猶

居其地但不得其所耳陸清集例

居者有其土地人名之稱也昭公失國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

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

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

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胡傳昭二

曰居雖非所宜居猶吾土也曰在者非吾土矣吳澂集

天子所在稱居王者以天下為家也諸侯于其境曰居境外曰在

諸侯以國為家也汪克寬纂疏昭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

天王出居于鄆則書復入則不書天王居于狄泉入于成周皆書從

舊史文也按左氏天王適鄭使來告難是魯知其事而史載之故書

追諸侯納王而魯會無人帥師往會則是魯但知天子之出而不知

其入史無所載也史所不載孔子安得益故入王城不書昭二十六

年天王入于成周雖納王者知蹀趙鞅然前此會于黃父叔詐與焉

後此城成周仲孫何忌與焉是魯始終皆與其事而載之史者也故

居狄泉則書城成周亦書陳遠鶴

襄王之復左氏紀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而經不書史之所無夫

子不得而益也路史以為襄王未嘗復國王子虎為之居守此鑿空

之論邵氏曰襄王之出也嘗告難於諸侯故書其入也與夫惠王之

出入也皆未嘗告於諸侯策所不載若子朝奔楚且有使以告諸侯

況天王乎故狄泉書成周書簡策昭如夫子述而不作也顧炎武



出居于鄭書出居于皇居于狄泉不書出者在畿內也顧棟高

信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辟母弟之難也按傳鄭入清王為滑諸鄭不聽命王使類叔出狄師伐鄭而德狄人立其女隗氏為后太叔帶通焉王族之類叔懼狄之怨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

王雖自出鄭伯莫敢有其土故曰居禮天子適諸侯諸侯避正

寢納筮鑄而館於廟禮云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此之謂也

趙訪集傳○春秋書王在畿內曰居于狄泉出王畿曰出居于

鄭諸侯在境內曰公居于郕出境曰公在乾侯唐鑑用春秋書

法中宗宜曰帝居房陵不宜曰在項安世家說引程迥○按王伯厚國學紀聞亦引程迥

說謂沈既濟書中宗曰帝在房陵孫之○此著天王敬狄師以

召禍失其所居且罪諸侯之不赴其難也夫周公之於羣弟流

言不以爲吾弟而不討也子帶以狄兵犯王其罪大矣襄王乃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天王書出居于鄭書孫公居在

以先后之故不忍討而往避之非所出而出非所居而居其哀

弱甚矣鄭玉蘭疑○不書天王入何也王室禍亂魯不與聞則

史不書王出居鄭告使及魯故書魯不勤王王入不居故不書

入方苞直解鄭○王室三大亂有詳有略蓋舊史以魯與其事

則詳之不與其事則略之子朝之亂作於叔執如京師終於仲

孫何忌城成周故本末獨詳而此以奔問官守故詳之舊史錄

其出不錄其入春秋即其事其文取義非備記載之書不必具

首尾舊史所無不增益也高澍然○愚按傳載天王出入三事

而春秋經有書有不書家則堂謂惠王出入皆不書猶爲周諱

也至襄王之出不得詳矣猶書出不書入至悼敬之出入記之

不遺問周室傾覆將無以爲國不得已而書也定六年敬王再

出不書知其無與復之望也陳止齋謂子頹之難惠王未有過

也鄭號圖之執燕仲父殺子頹逾年而復辟故諱之也襄王以

狄伐鄭富辰諫弗聽以狄女爲后諱又弗聽子帶以狄師攻王

於是適鄭書曰天王出居于鄭以是爲無足諱焉爾悼王敬王

之書入幸之也王室亂矣亦無足諱焉爾其說皆非也春秋因

舊史者也舊史書不書以魯與聞不與聞也以陳介石顧亭林

方望溪高雨農說爲是陳顧說見前○又按水經注汝水東南

逕襄城縣故城其城南對汜城周襄王出鄭居汜卽此京相璠

曰襄王居之故曰襄城

天王出居于鄭志出入之實耳三傳鑿爲異論曰天子無出又

曰王者無外不言出出失天下也夫一視同仁王者之心此所

謂無外也豈謂王者一出而遂有外乎一舉足而出天下遂非

其天下乎書曰王出郊天乃雨反風易曰王用出征聖人書出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天王書出居于鄭書孫公居在

居于鄭志天王出而天下無勤王者非謂王不可出而出也曲

禮有天子不言出之文蓋漢儒雜取春秋三傳之說非春秋三

傳之前先有是言也不可以此反證春秋且春秋書天王在外

者三王猛敬王不書出而獨襄王書出者王猛立于皇未得入

成周也敬王立于狄泉亦未得入成周也是二王者非出居于

外安可言出今襄王實自內出豈可不書出斯二者文各適其

事非故書出以外襄王不書出以內王猛敬王也不考其事以

察聖人之言因謂聖人書出所以貶襄王噫襄王之出豈得已

哉自古有兄弟之難者二舜於象則封之周公於管蔡則誅之

周公上無母氏之愛而下有宗社之危故誅之以存宗社舜以

頑嚚母之所愛誅之則傷孝心故封之以慰父母今叔帶者惠

王陳嬀之所愛也當避之而出居于鄭文武之神靈未泯天下



必有勤王者此襄王之心也以此貶襄王可乎貶襄王者自三傳天子無出之論始故吾援書易聖人之言而正之施氏飛○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直書以示譏耳豈於出字更加貶乎三傳以書出爲貶絕夫天王雖不能以禮制其弟而有何惡遽貶絕乎子朝尹氏奔楚子瑕奔晉不書出惟襄王周公書出若以出爲貶絕之辭則是襄王之惡重於子朝周公楚之罪甚於子瑕尹氏也夫書出者言去其境耳王猛居皇敬王居狄泉皆畿內故不言出鄭在畿外故言出耳王哲皇○襄王之於叔帶有孝友之心而未得孝友之術也奔齊十年而必復之於周雖未合於有庫封象之制然其心不可謂非友以狄來攻而不敢忘先后雖未合於東征滅親之義然其心不可謂非孝顧先儒多議之者則以經書出居而三傳亦有天子無出之說也獨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 天子書出居入書公書諸侯居在

四

趙氏鵬飛釋出居之義異於衆說其論襄王亦頗平允葉集案○愚按王氏哲說○出之爲言所以辨內外也天子以天下爲家雖無與趙氏同○往而非內然自千里之畿言之則凡至于諸侯之國者皆出也故巡守言出則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祫所征之地出則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祫助對事引天子何嘗不言出乎葉夢得○漢以春秋決事嚴助對事引天子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王應麟○傳曰天子無出謂天子不宜出則書之非謂天子不書出出即貶之也公羊與曲禮不解春秋謂天子不言出增一言字便與夫子書法有未通矣書金縢王出郊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未嘗不言出故同命曰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胡氏以爲貶而書出非矣毛奇○趙東山謂天王蒙塵不書苟自取則書莊二十年子頽

之亂惠王處於鄭定六年周僭嗣之亂敬王處於姑猶經皆不書以惠王遜子頽敬王避嬴嗣非王自取而襄王召狄伐鄭立狄女爲后復王子帶以生亂其失位由自取故書其出此論殊未然據左氏惠王亦未得爲無過也以敬王避嬴嗣爲非自取而王猛之居皇敬王之居狄泉豈其自取乎禍由景王安可以其父而咎其子也夫襄王召狄立狄女又不謹於內廷以致亂惡得無罪第不以書出而見其罪耳顧棟高○書此見諸侯當勤王也至尊蒙塵於外藩翰之臣泄泄自安是春秋所誅絕者爾若夫天子不能守位禍亂由其自取理勢固然然春秋之義專責臣子不以貶絕之文加之君父也况襄王以不忍殺弟甯使諸侯圖之正可謂觀過知仁者又無可以貶絕之義諸家之說皆非聖意焦袁惠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 天子書出居入書公書諸侯居在

五

昭二十二年夏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居于皇言失京師也入于王城言始得京師也陳傳良○書入者不入無以冀王於位也入王城未能正位與子朝分國而處也家範翁○公羊曰其言入何纂辭也非也下書天王入于成周亦可謂纂乎穀梁曰內不受也非也天王入於成周亦弗受乎劉敞○王城有子朝之黨在曰入難辭也郝懿行昭二十三年秋天王居于狄泉 言未得京師也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謂之東王子朝在王城謂之西王書曰天王居于狄泉黜子朝也陳傳良○不得居于成周而居狄泉者子朝之黨據成周避子朝而立子狄泉也趙鳴飛



昭二十六年冬天王入于成周

日入難詞也王起師于滑遂次于尸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王入于成周晉師戍周而還則書入而已集傳○言始得京師也陳傳良○晉不早出一師以定

難關塞之役晉頃又不親至而使知躒趙鞅晉固無功也故以天王入于成周爲文而知躒趙鞅之克鞏不書旣不以歸功于晉而亦隱著劉單之功也張自超宗

昭二十五年秋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穀梁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次止也○內諱奔曰孫次于陽州者不得入于齊也孫復尊○次陽州待齊命也次不敢直前之辭陽州齊魯境上邑能通明○公不能安於國其孫也亦公之自孫而已稱公孫諱公亦責公也若季氏之惡固不待貶而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 天王書出居入魯公書孫次居在

兄顧棟高大事表

昭二十六年春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居于鄆者公爲意如所拒不得入於魯也孫復尊○昭公雖出奔而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處者存君也黃仲炎○居於鄆志公之失位也失位而猶書至書居所以存魯君而抑亂賊也自

是每歲書至書居凡五見焉及鄆潰乃書公在乾侯亦所以存公而繫魯國臣民之望也家範翁○鄭突取櫟以居衛衍取夷儀以居皆書曰入此言居者內辭也汪克○居者有其土地

人民之稱若曰魯地非意如之所得有所以存公也日講○居其所不言居言居則失所矣且周公封界盡爲賊臣所據雖

邊境小邑非假人力亦不能有亦可哀已直解

又 秋公至自會居于鄆

昭二十七年春公至自齊居于鄆

鄆陵之盟逾年不見齊景納公固知其徒約莒邾杞以爲名而實無意於納公也公不得已而如齊請之而卒不如所請還居於鄆而已春秋再書如齊居鄆責齊景者深矣張自超宗

又 冬公至自齊居于鄆

昭二十八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公如晉將如乾侯于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卽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卽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公前年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如晉旣不見禮於齊又不得入於晉其窮辱如此孫復尊○次者止而有待之意于陽州者不得入於齊也于乾侯不得見於晉也汪克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 天王書出居入魯公書孫次居在

自公孫後書居于鄆者四在乾侯者五如齊者三如晉者再皆所以存公也又書次于乾侯責晉也齊猶致恤患之文晉則拒而不受矣家範翁○昭公之春秋五書如晉至河乃復傷其見

拒於晉而徒返也兩書如晉次于乾侯傷其不得入於晉亦不得返其國也書至書復外雖見辱內猶不失其國書次則止於

是而已矣次于陽州猶齊魯之竟次于乾侯進退維谷則羈旅之人耳書次于乾侯而後書在乾侯是僅存視息而已矣汪克

疏○昭公失國之後往來居處書之特詳所以繫魯國臣民之望而深誅季氏之無君也胡氏甯以爲全罪昭公者誤矣葉集

○傳稱公如乾侯而經曰公如晉次于乾侯者著公之如晉其本意原欲至晉都而乾侯特其所次止之地耳乃至明年正月

而公仍在焉則晉臣黨季氏以沮公其罪不貶自見矣葉西



昭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次陽州而書至自齊者齊景禮於公也次乾侯而不書至自晉書至自乾侯者晉頃不禮於公也責晉頃甚于齊景

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復如晉而晉復不受故次于乾侯諸侯出奔狼狽未有如公之甚者

高閔集註

○公既絕望於齊而再如晉晉復不見納而仍次于乾侯於是并絕望於晉矣

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穀梁存公故也○公去社稷於今五歲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具矣

胡傳

○此時鄆潰公無所容寄在乾侯既非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

王書出居入魯公書孫次居在

八

其地不得書居故書所在

汪克寬纂疏引陸渙

○其言公在乾侯何以存

公也曷為存公公在外也公在外久矣曷為於此乎存公居于

鄆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無公春秋以為猶

吾君也

劉敞傳

○季氏蓋以為無君聖人曰此吾君也有君而在

乾侯其誅季氏重矣

趙鵬飛經筵

○杜氏云釋不朝正於廟非也自

公孫于齊之後不朝正已五年何待此時猶書夫魯之諸君不

朝正者多矣惟襄公之留於楚昭公之次乾侯特志所在以繫

臣民之望也

王克寬纂疏

○在鄆曰居在乾侯曰在別內外也居者

據而有之之辭在者止焉於是之辭

葉夢得

○昭公之失德久矣

豈至是始非之而言其過乎左氏妄矣杜預附會鄆潰不用子

家之事益見其妄

又左傳

○歲首三書公在乾侯左氏曰非公且

微過也又曰言不能外內也又曰言不能用其人也蓋不知春

秋存君之義

黃真廉疏

○前數年已與魯公之居鄆次乾侯矣

然猶往來于魯也此專書公在乾侯以見流離失國傷之至也

又以示魯君自在斥季之專魯也杜氏沾沾以朝正為言賈逵

更為季氏以公在告廟之說則全失旨

趙佑

○此聖人特筆注

但作釋不朝正于廟非也

齊召南左傳注疏

○前此居于鄆歲首不

書公在者公在境內也今羈旅他國特書公在所以挈一國之

事託首月以繫臣民之望

牛運震傳

昭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昭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三書公在存公所以誅季氏也左氏各為之說鑿矣

趙鵬飛經筵

在乾侯同一辭而三為說左氏之妄益可見

葉夢得左傳

○諸儒以

每歲書公在乾侯皆聖人存君特筆其義甚正然昭公孫國而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

王書出居入魯公書孫次居在

九

意如不敢立君其書公居公在或舊史云然如襄公如楚書

公在楚聖人仍之而存君之義自見者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按此說亦極允

襄二十九年春公在楚

公于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穀梁閔公也○成十年

七月公如晉十一年三月公至自晉昭十五年冬公如晉十六

年夏公至自晉皆不書所在公在中國猶可在夷狄則甚矣故

詳而錄之

孫復尊王發微

○胡傳云歲之首月公在他國者有矣此獨

書公在楚者外為楚人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內為強臣所

迫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愚謂上書十有

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下書春王正月公在楚不奔

天子之喪而奔楚人之喪據事直書而罪見矣故歲首之月公

在他國不書而此獨書所以正名分也豈以楚人所制強臣所



追哉袁仁明 ○正月之在晉不書獨在楚則書之外楚也此與

公在乾侯之義不同乾侯以失國而書公在此以謹內外之防

而已朱朝瑛 ○魯周公之後子乘之國明其典禮修其政刑足

以雄長諸姬何畏乎楚則不然睦其鄰封庇於伯主亦足抗捍

外患何至折入異類書曰公如楚如者不當如而如也不得朝

正于廟楚人迫使親視抑又辱矣書曰公在楚在者不當在而

在者也文定謂畏權臣而不敢歸此則至下方始聞之方在楚

時未有是此專責魯君而季氏未之及焉陳遵鸞 ○公如齊晉

歲首闕朝正之禮亦多矣而經不書惟此獨書以是知凡君在

行國之守臣月朔必以公不朝正之故告於廟孔子修經以爲

常事而削之耳日講 ○書公在楚者以示公不宜在楚而在

楚也而上又有天王崩之文有楚子卒之文天王崩則當急奔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天書出是魯魯孫公居在

天王之喪而何以在楚楚子卒則朝楚之禮可已而何以在楚

哉文定兼罪季氏取下而著人臣不可一日忘君非經義也張

趙宗朱 ○昭十五年冬公如晉亦歷春而始歸於正月不書

公在晉則此特文也何以特文言失所在也釋經 ○書公在

楚傷天下之無伯也何焯 ○正月在齊在晉不書而在楚書

傷公之在外夷也牛運震

○書出奔總

凡自內出王者內京師諸侯大夫內其國在外不言出敬王自劉居狄泉公孫敖

在外而奔也南里在宋城國滅不言出無所自其邑奔曰自某出曹

孫曹○趙

內諱奔謂之孫莊元年公羊傳

○王子王臣出奔自周無出辨

趙氏屬辭曰王子奔非其罪不書以叛奔而卒討之不書必佚賊而

後書桓十八年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

奔燕主謀者黑肩也天子既討有罪則克出奔不書僭括欲立王子

佖夫括瑕廖奔晉瑕廖益與括同謀者既書殺佖夫則瑕書奔以佚

賊也僖十二年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子帶奔齊其後又以狄師伐

周襄王復辟卒討之則其奔齊不書者以能討也子朝之亂敬王反

正而不能討其罪則其奔楚亦以佚賊書也觀殺周公與王子克之

奔不書則殺佖夫與瑕之奔所以書者可見矣觀王子帶之奔不書

則王子朝之奔所以書者可見矣愚按史有書有不書以魯與閭不

與閭之故耳趙說未必然也

周衰天子之權不行卿士無服職之心諸侯有容姦之罪見於經者

或因罪出或以亂奔隱桓以來周卿士雖以私事外交然未有以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王子王臣出奔

出奔者也至襄成之間王子瑕因釁成亂負罪出奔然猶未有篡奪

之大惡其所奔之地且未離乎中國也下至昭公尹氏毛召之徒始

有篡逆之事及其敗而出奔則又轉入于荆蠻矣豈非衰亂之極哉

沈某

襄三十年夏天王殺其弟佖夫王子瑕奔晉

左傳見書殺門○括廖不書賤也杜○書此交譏之也罪取之

逃王而王不能存之也湛若水○瑕者佖夫黨奔不言出蓋自

外也傳言自周無出非也鄭○瑕者佖夫黨奔不言出蓋自

書出而王子瑕王子朝及尹氏召伯毛伯之奔不書出者子朝

與敬王分國而居三族奉之敗而奔楚不可以言出也子瑕於

傳無考而以赦歸父先蔑之奔不書出例推之必在外而奔者

也方苞



昭二十六年冬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傳見書王室之亂門○子朝謀亂王室兵敗而奔其罪不容誅矣然由三子所黨助故曰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言子朝之罪由三子所致也先書天王入于成周後書子朝奔楚天子反正然後罪人咸服也汪克有集解○宋萬出奔陳宋卒請萬於陳醢之王子朝奔楚定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皆不書者敬罪於所奔之國也亂臣賊子無可逃於天地之間其誰可受之莫甚于黨惡逆故經於亂賊出奔雖卒殺之不書敬罪於受之之國也趙訪○子朝知不容於諸侯以奔楚然亦託於楚之強將以敵晉而謀入也故晉急合諸侯城成周以爲之備張○奔不書出不以王城與朝也高澍然○方說見上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 王子王臣出奔

成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左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惠王襄王之族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王卿士奔復之不書必不反而後書莊十六年周公忌父出奔號惠王立而復之不書宣十六年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不書蓋以王命復之則奔者之罪與復之由皆不足辨以王命爲重也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且與伯與爭政不勝而出王使劉子復之三日而復出以天子之命不能安其大臣於是始書之趙訪○王朝大臣與強族爭政王不能裁則引而退可也今以爭不能勝怒而出王既復之與之盟盟而入入而又奔是其心欲挾霸國以脅天子也家鉉翁○王室遁逃之臣諸侯敢受之其罪昭然矣高澍然○以天子三公而私

奔列國書之志周替也徐學謨○王臣有罪誅放流惟王所命未聞有罪而自奔也王之所棄天下同棄之所至之國自執以歸司寇今王與周公要盟既盟而周公復奔王政不綱周公之伊悖所不待言而晉受通逃罪亦不可追矣日講○自周

無出之說三傳因天王居皇居狄泉及子瑕子朝尹氏召伯毛伯之奔皆不書出而誤也皇與狄泉皆在畿內子朝及尹召毛與敬王分國而居不可以言出也惟子瑕於傳無考然攷大夫自外奔者皆不書出子瑕必此類也若以爲議則周公之失道豈反過於尹召毛之屬哉方苞○襄王書出居周公書出奔謂自周無出者妄也而子朝與瑕之奔不書出者朝立于王城鄭也書出是朝得有其王城矣是獎逆矣瑕事雖無可考以先蔑奔秦歸父奔齊例之知由外奔也高澍然○愚按舊說謂自周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 王子王臣出奔

無出以出字爲貶過矣王氏晉趙氏鵬飛駁之是也見前天王出居條下此方高二說亦得之

以上王臣書奔

○王子王臣出奔不書 襄十年傳例不告不書

桓十八年 傳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

莊十九年 傳爲國邊伯石速屠父子禽祝曉奉子頑伐王不克出

僖十二年 傳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

定十六年 傳爲毛召之難故王孫奔晉晉人復之

襄十年 傳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晉使士句平王室王叔與伯與

○諸侯出奔 舊史書臣逐君春秋歸過於君辨 襄二十年傳文

春秋惟弑君書某弑其君至於君爲其下所出止書出奔而已胡傳謂舊史書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而仲尼筆削稱衛侯出奔恐無此理



出之爲言不容而見逐之謂也臣子施於君父而史官直書於策則非辭也故但言出奔而已言出奔則或君無道或臣強皆可推上下比事而見之者以爲歸罪其君者害教之言也王樵輯傳襄十四年

杜預以爲諸侯自取奔亡之禍不書逐君之賊以責其君此說悖甚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如預言則亂臣賊子益無所忌憚而肯將逞志於君矣何懼之有惠士奇春秋說

襄二十一年傳衛甯殖曰吾得罪于君名藏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逐其君逐君在襄十四年論者遂謂魯史舊文本書臣出君之名而夫子改爲出奔刪沒其臣名以轉見君過謂君不能端本也此說開於杜氏而唐陸淳與胡氏並張大之非春秋誅亂賊之義矣按史書有二

一是簡牘今之經文是也一是策今之傳是也蓋簡者牒也牘者方版也策者連合諸侯簡牘而共編之故又名曰冊言合兩爲一也簡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 諸侯出奔

所容祇一行字耳故又作簡省之簡而牘則稍廣於簡可並容數行若策則所容者廣經文書簡如南史書崔杼弑君執簡而往可驗以

其祇有目也傳文書策如莊二十六年傳所載饒人侵晉諸事但有傳而並無經稱爲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可驗以傳策雖存而經簡

亡也則策書屬傳傳屬簡經明明可據若然則甯殖所云逐君之名藏之諸侯之策者此傳文非經文也傳文在魯史自書逐君而經文

在魯史則原書出奔夫子修春秋但修簡目而謂夫子修策書謬矣毛奇齡傳桓十五年○愚按廣雅釋器大竹名策小竹名簡儀禮既夕禮疏編述爲策不編爲簡左氏春秋序孔疏單執一札謂之爲簡連諸簡乃爲策蓋文多者書於編連大竹文約者書於不編小竹也謹按四庫提要論毛氏以簡書策書分別經傳爲武斷蓋經文連簡而編者亦謂之策毛說誠拘泥然策長而簡短經疏有明微傳文則固屬載于連編之策而不書于短約之簡者也則毛氏所解左氏傳名在諸侯之策而

愚按杜注謂書諸侯出奔責其不能自固皆以自奔爲文陳止齋後

可謂荷其道足以失國雖有權臣亦以自致之文書之蘇氏集解謂言其出不言其出之者君實有國而至於失國自取之也張氏集註謂失位者皆以自出書之罪其道之自失邦之自喪皆不可以訓近儒惠仲儒顧復初亦第論以臣出君之不可訓書以臣出君之非體而猶誤會衛甯殖語謂列國之史皆書孫甯出君孔子修春秋改爲自奔之文亦誤也惟王方麓謂史官之辭本如是其說最得毛西河以策書簡書辨傳文經文之異更精核

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

左宋誘祭仲而執之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突篡位四年而出奔昭公以桓十五年入國其秋突入櫟諸侯會豪會曹以納之弗克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亯十八年齊人殺子亯祭仲逆子儀於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 諸侯出奔

陳而立之莊公十四年突自櫟侵鄭傳瑕殺子儀而納焉李康會通桓十五年夏鄭伯突出奔蔡

左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堵雍糾殺之雍姬告祭仲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君苦權臣之逼與忠義之士謀之亦可憫矣而杜預以爲造賊盜之計是何言也如彼邪說以爲諸侯自取奔亡之禍不書逐君之賊以責其君不知聖人大書鄭伯突明其

爲君也其冬人櫟仍書鄭伯突未嘗不以爲君也焦循春秋補疏○按胡傳本陸氏洧謂以自奔爲文所以警乎人君其失與杜氏同桓十六年冬衛侯朔出奔齊

左初衛宣公恣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宣姜與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日我之



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  
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公羊以爲朔不能守  
衛得罪天子而至于出奔穀梁以爲天子召而不往當春秋時  
天下無王久矣安得有召而不往天子能加諸侯以罪之事乎  
此當事據左傳孫覺經解○杜注朔讒構取國故不言二公子逐罪  
之也非也攷朔以桓十三年立至此爲君已四年已君之而逐  
之猶已君之而弑之春秋於衛剽齊商人皆與以爲君而書齊  
人衛甯喜弑其君蓋君雖由篡弑而得身既事之則弑之卽是  
弑其君此孔子作春秋所以息邪說使亂臣賊子懼也焦循春秋補疏  
○按陳氏止齋謂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篡公子亦  
以目致之女書之是故衛人立黔牟而朔出蔡人立東國而朱  
出邾人立君而朱儒出書奔而已矣其說未是辨見前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

諸侯出奔

実

莊二十四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鄭忽言展與皆以突去疾入而復出今羈聞赤人而先奔則弱不能立又甚矣

戎以篡嫡爾公羊謂羈爲曹大夫三諫不聽事屬無據顧棟高

○陳氏說見書歸門赤歸于曹

僖二十八年夏衛侯出奔楚

左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晉雖私

許復衛衛侯終懷疑而不敢信故懼晉害已而出奔

文十二年春郕伯來奔

左卿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鍾安處也夫國人弗徇徇順也十二年

春，麇伯卒。麇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麇邾來奔。麇邾亦邑。○左氏曰：

公以諸侯逆之故書曰鄆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非也魯以

七五八

諸侯逆之春秋遂沒其專土叛君之罪反謂之諸侯而尊之則何以稱不登叛人哉意者太子卽位之後不能自安遂出奔耳此乃真郕伯矣以其卽位日淺或謂之太子而左氏則誤以爲太子出奔也

劉敞權衡○諸侯嗣位未踰年稱子豈有君父病而不視死而不喪身未卽位以邑出奔而稱郕伯者哉且鄭忽舊弑莒展皆已卽位及其出奔猶但稱名况未嗣位乎左氏之說非也

陸道辨疑引趙匡○莊八年郕降于齊至是七十二年若初許之平則國固在若屬之以爲附庸則後或能自復其國如許叔入于許則郕亦當復存也

葉夢得春秋攷○左傳郕太子以夫鍾與郕邾來奔公以諸侯逆之故書曰郕伯若然則竊地之臣子而子之以爵君在而世子擅其位而子之以君之尊稱是獎亂也烏在春秋爲正名之書邪以是知此實郕伯來奔非郕太子也

牛運震傳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 諸侯出奔

七

襄十四年夏衛侯出奔齊

左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爲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於邱官孫子皆殺之四月公如郵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子鮮從公齊人以邾寄衛侯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林父自衛定公時以罪奔晉挾盟主之令而返其國跋扈之萌已兆衛獻繼世不深思按御之道又從而激之及林父稱兵犯上一朝殺四公子衛獻請盟不從遂委宗社以出其不能君甚矣然春秋非歸過其君略賊氏名而不書也自



林父歸衛至入戚以叛備書不遺皆所以討也若夫師曠所以告晉侯者彼爲其君諷耳安可以此律春秋之法胡氏責君太過非也家語○杜注孔疏皆以不書逐君之賊而以自奔爲

文爲責其君胡傳因之非經旨也人臣而出其君罪莫大焉乃謂聖人事責其君有是理乎彙纂○春秋凡逐君皆書出奔不

必書見逐而逐在其中是以策書書逐君簡書書出奔此舊時書例固然非夫子有更易也胡氏惑杜氏之說見襄二十年傳

有名藏諸侯之策曰孫林夫甯殖出其君之語因謂策書書逐君而夫子改之且謂夫子有歸罪於君之意非也子逐父必

不問不父之罪君被逐而反治君罪則爲君危矣此策書逐君簡書出奔夫子何曾有改策書之事故曰此書例非文例也毛詩

○逐君之亂臣不幾隱而不著乎本文雖不明言必於上下傳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諸侯出奔

父見之逐衛君者孫林父也諸侯會于戚謀定衛也而孫林父在焉衛喜弑剽而林父以戚畔其爲林父逐君可知矣朱武春秋

○此年衛侯奔剽立二十年甯殖遺命其子喜納衛侯二十五年晉人令衛與之夷儀衛侯入夷儀其冬使與甯喜言求復國

二十六年喜弑剽衍復國二十七年殺喜子鮮奔晉李廉會通○王氏說見前總論

昭元年秋莒展與出奔吳左莒展與立奪羣公子佚公子召去疾於齊齊納去疾展與奔

吳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展與爲弑君者所立與聞弑者也書展與出奔吳猶朱萬出奔陳也奔吳罪吳也應鳩議

昭三年冬北燕伯欵出奔齊左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相親

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案燕大夫相與比而殺其君之外嬖威脅其君而出之厥罪大矣左氏乃以書出奔爲罪欵胡傳及諸儒皆主其說是何刻以繩君而緩於誅逆乎彙纂

昭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左費無極取貨於東國東國魯太子之子平謂蔡人曰朱不用

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不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立東國○楚慶誘殺蔡般執用蔡有蔡不共戴天之讐也朱乃奔而

親之非矣胡銓○顧氏本呂說以朱爲東國之闕文見闕文門昭二十三年秋莒子庚與來奔

左莒子庚與虐而好劍荷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與來奔齊人納郊公杜注庚與者小公

之弟郊公著邱公子十四年奔齊○十四年傳公子鐸殺意恢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諸侯出奔

逐嗣于郊公迎君之弟庚與立之不書者蓋古者敵國不廢喪紀莒魯雖怨而去疾之卒意恢之殺向來告及魯不會葬莒人

銜之故郊公之出庚與之入不告其後庚與來奔而魯受之嫌怨益深故郊公之入亦不告也胡安國曰庚與入國不書而出

奔則書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夫庚與以叔篡姪是奪嫡也入國何以不惡之意恢以公子書豈郊公反以召而微

之乎御纂○郊公出奔不書而庚與書者以其來奔故充遠昭二十五年秋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左公若祁昭伯怨平子大夫怨平子公若與公爲謀去季氏公爲告公季公責公果公責使侍人僚祖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

乃走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



邱孫邱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譏人以君後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九月戊戌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計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眾矣日入應作弗可知也弗聽邱孫曰必殺之公使邱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驪戾言於其眾曰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邱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 諸侯出奔諸侯世子出奔

三

襄謀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穀梁見前門○曰孫使若自孫位而夫也未敢直前故次于竟杜注○次于陽州待齊命也胡○昭公失好于晉故不奔晉而奔齊張自超宗

哀十年春邾子益來奔

左八年吳為邾故伐我我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太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梟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錫也故遂奔齊○為魯所俘而又來奔不知貳其矣高閏○邾子返國未期年而復出奔罪在吳也家懿伯

○諸侯世子出奔 左傳傳事辨

定十四年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左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過宋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豨太子羞之謂戲陽述曰從我而朝

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日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日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張出奔鄭自鄭奔齊○左氏敘蒯聵欲殺母事余謂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殺母蒯聵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殺母為惡愈大反不知羞乎蓋蒯聵聞歌心慙以謂夫人八人惡其斥已淫而誣之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劉敞○靈公聽南子之譏謂蒯聵欲弑其母不能為辨明以致其出奔靈公之罪也張洽集注○考二劉之言足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譏言而非當時之實錄也集注○此條公穀亦無殺母之事張氏取二劉之說極得事情李康

○諸侯出奔不書 非其罪不書辨 微之不書辨

隱十一年秋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許莊公奔衛不書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 諸侯出奔不書

三

桓十六年許叔入許則前此君奔而國為鄰敵所據明矣而不書何也平桓之間王綱初墜羣侯擅興伐國取邑者有之尚未有迫逐其君強據其國者自入許始而魯實助之故許君之奔與鄭之貪賴其土舊史皆諱不書第書入許以比於入其國而不留者舊史所無孔子不能益也先儒謂奔非其罪不書非也春秋小國被逼而奔非其罪者多矣豈書奔者盡有罪乎方苞桓十年 虢公出奔虞不書 虞公出奔共池不書 僖五年 晉滅潁潁公醜奔京師不書

不書不告也杜○虞虢之滅晉人蓋脩其祀而不以滅告彙纂

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子奔楚不書

頓子出奔不書不告也杜○說略

襄六年冬齊侯滅萊 萊共公浮柔奔棠不書



襄三十一年冬言人弑其君密州公子去疾奔齊不書

昭十四年冬言殺其公子意恢郊公奔齊不書

郊公出奔不書者去疾卒而魯不會葬故郊公出奔庚與入立皆不以告不告故不書杜注微之非也去疾之入展與之奔見經屢矣何獨於郊公而微之案西

○魯公出奔書唁

昭二十五年秋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

左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是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於平陰齊侯曰自昔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胖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公羊昭公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魯公出奔書唁

三

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高子執簋食與四庭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餒饗未就敢致糗於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近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社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噉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苗以幣為席以鞍為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其辭足觀矣○穀梁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公在齊地故不書來陸清○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孔子曰其

禮與辭足觀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

也昭公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齊侯來唁方伯連帥之職未脩也又豈所以為禮哉書曰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責也胡

○唁慰安之詞不能討意如於魯國徒能唁昭公于野井齊侯之惡可見孫復尊○書齊侯唁者再非與其能唁也識其無救

災恤患之實也王發微

○凡唁皆造其所居其曰于野井者齊

侯將唁公公自陽州逆之蓋為恭也以齊侯之疆納公易為力

爾今徒唁之以虛辭相恤而已高閏○書唁公識其不能討季

氏之罪而但以虛文慰安之耳左氏不達春秋之意而以為

豈知言哉程端學○葉說見季氏專魯門

昭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左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魯公出奔書唁

三

侯○穀梁唁公不得入于魯也○唁公至晉而不見受也杜○書唁罪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也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之先世嘗主夏盟而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又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主於其朝不能陳師境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得禮乎胡○齊侯高張荀躒之唁悉書所以譏齊晉之徒能唁公而不能納公也正義○唁于野井齊地也唁于乾侯晉地也今在鄆乃魯地故但書來高閏○書齊侯唁公于野井猶有禮也不罪齊景之不欲納公也書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則罪齊景之不終納公矣兩如齊而齊師不出一如晉而高張來唁唁公之不見納于晉而實恥公之不見納于晉也宜公之絕望于齊矣張自超○昭三十一年夏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穀梁同上○晉爲盟主昭公寓於其國而晉侯恬然無納公之意乃使大夫會其叛臣而空言唁公書法所以見晉侯空言無實陰交其臣而陽唁其君也釋義

○公子大夫出奔內大夫非其罪不書必有罪而後書辨書名

說辨齊崔氏左穀說辨公孫父公羊說辨宋子哀左氏華元魚石傅事辨襄衛傅說辨齊高止左傳說辨秦鍼公羊說辨秦朝吳胡傅說辨曹公孫會公穀賈孔陸劉說辨

左氏傳曰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杜注思好不接不告○宣十年

穀梁傳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襄二十一年

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隣不以禮出也放者受罪黜免有之以還也杜預

凡言奔而不言出者從外奔也公孫敖如京師奔莒歸父至筓奔齊杜預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 公子大夫出奔

是也先蔑奔秦不言出亦此例呂大圭或問

春秋書內外大夫奔者凡六十君之股肱故重而書之高閏集注

大夫有見幾而作以道去國者矣有義不當去見危授命者矣至於持祿固位厄於利害之私而出奔者皆其不道者也程端學本義

書內大夫出奔六公子慶父公孫敖歸父叔孫僑如臧孫紇公子愁是也慶父弑子般成季奔陳不書外大夫書出奔者三十有五蓋自元咺而後大夫益專其出入必有關乎一國之故也故自僖以前外

大夫無以出奔書者政不在大夫也趙氏又云內大夫

書據慶父弑子般成季奔陳不書以國難非其罪也外大夫出奔則有罪無罪悉書之愚按春秋內外大夫出奔皆書固不論其有罪無

罪季友奔陳之不書張氏自趙高氏說然以爲避嫌其義極當見後出奔不書閔元年條下趙說曲生議論從刑

成襄以還晉楚兩大諸侯主於晉者不特其君聽之其臣亦倚之爲

重主乎楚者不惟其君恃之其臣亦藉之爲姦故宋衛事晉則大夫

之出小奔晉陳蔡從楚則大夫之出亦奔楚各倚其國之所畏以脅其內也趙氏又云

自僖二十八年衛元咺出奔以前外大夫公子之奔皆不書隱桓莊

閔僖五公時近百年外大夫公子豈無奔者而無一見於經蓋大夫

未張故其國不告或告而魯史不書也鄭突曹赤奔歸而奔不見經

則公子之奔不書審矣宋萬奔陳則志失賊而非志大夫公子之奔

也方苞○自曹公孫會而外小國大夫之奔無見經者亦魯史畧之

也其奔我則書詳內事也又通

顧氏論大夫奔例書名辨杜注以名爲貶之謬見書殺大夫總論

莊十二年冬宋萬出奔陳

左秋宋萬弑閔公子蒙澤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設奔毫

南宮牛猛獲帥師圍毫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 公子大夫出奔

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

宮萬奔陳以乘車蓋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歸

之亦請南宮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

此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書萬奔陳著陳黨惡之罪陳

論秦○不書宋人殺萬而止書宋萬奔陳者責陳受賂且取賂

也或稱罪宋緩討逃賊則未察當日情事無以服宋臣子之心

矣萬勇而多力又執大權弑君殺大臣立子游而遣師圍毫勢

強若此蕭叔叔與五族以曹師伐之搆兵兩月然後殺子游而立

桓公豈能禁萬之逸也用昭請於陳而戮之宋可謂有臣子矣

何得與陳並譏乎案○書萬之奔宋猶有臣子也然宋之殺

萬此於衛之泄殺州吁有間矣不書畧之也書奔不書殺責失

賊而不子宋以討賊也牛運



閔二年秋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共仲使卜齋賊公子武闔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穀梁云其曰出絕之也按大夫奔皆言出不可別為義陸渙○公子出奔譏失賊也胡○公子慶父夫人姜氏同惡之人也夫人孫于邾故慶父奔莒孫復尊○季友當正慶父之罪致辟于甸人以伸兩弑其君之討乃以賂求于莒不許其入而已又為之立孟氏豈非邦憲之大失張洽○宋萬奔陳慶父奔莒陳莒皆受賂而後歸之不書宋萬慶父之誅以逋逃生罪陳莒也李康○慶父繼弑兩君勢傾魯國而避罪出奔者蓋自知罪大惡極畏魯國之討伯國之誅而不得不奔爾然魯人求共仲於莒既至而縊當書刺慶父以正討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 公子大夫出奔

三

賊之法今但書奔而不志其死則見魯人之不能以賊討矣沈○慶父弑二君季友使之自盡而立後君子猶謂罰不蔽辜而公羊以緩追逸賊親親之道褒之不亦甚乎俞汝言四傳糾正

僖二十八年夏衛元咺出奔晉

左傳見復歸門衛侯鄭復歸○晉既有復衛侯之意奈何於踐土以君禮待叔武當時元咺奉武以行不能勸武辭列致啟率疑及武受禍又不為剖白願乃外奔以訴君悖逆甚矣萬斯大

文六年冬晉孤射姑出奔狄

三傳俱見書殺大夫門○先書晉殺處父繼書射姑出奔則實殺處父之罪自著矣高閔

文七年夏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左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使先蔑士會如秦

逆公子雍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穆嬴曰抱太子以啼於朝宣

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僖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收諸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秦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弗聽○穀梁不言出在外也○林父戒先蔑平心之言也故卒不逃其所料先蔑觀視立君之功而不暇擇焉將以求福乃更得禍黃仲炎

文八年冬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晉

左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公羊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穀梁不言所至未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未復而言復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惟奔莒之為信○敖廢君命而徒返文公容其復而奔無政刑矣張洽

又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司城來奔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 公子大夫出奔

三

左傳見書殺大夫門

文十四年秋宋子哀來奔

左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子哀非字左氏以為貴之書字夫既書來奔何可貴之有呂大圭○來奔則不安其國可知子哀以懼而奔耳曰貴之非也徐卓

宣十年夏齊崔杼出奔衛

左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僞公卒而逐之奔衛告以族不以名○公穀見譏世卿門○穀梁云三傳胡氏各執一說皆可通余按穀梁之說最謬左氏亦未得蓋稱氏者亦只

一人春秋時有此稱號非謂舉族也如隱三年書尹氏卒豈舉族皆死乎詩稱尹氏太師豈舉族皆為太師乎大抵強家而為世所指名則稱曰氏如晉韓氏趙氏之類當日崔宗強高國惡



之故起告特曰放某氏于魯魯史亦順而書之耳非能舉族盡出之也如使舉族出之則當其入高國仍在何又聽其舉族復入乎約略是崔杼之祖父不必定其為何人左氏以爲崔杼則村弑君去此五十一年誠有如趙氏所駁者且既曰崔杼矣弑君之罪何足矜憫而特書崔氏以明其非罪乎左氏泥於稱名不稱名之說故多此謬解顧棟高三傳異同篇○家氏曰繼齊惠之死書崔氏出奔誅高國也君肉未寒而逐君之黨併及其族惠死而齊人棄崔氏宣歿而魯人逐歸父皆忘其無君不爲崔氏與歸父書也更得之又○明豐氏云僖二十八年傳有崔天氏天篆文相近疑氏爲天之訛高謝然釋經○愚按顧氏所云稱氏比諸韓氏趙氏以放某氏計告亦殊爲不辭恐經文有訛誤仍當闕疑宣十八年冬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 公子大夫出奔

夫

左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卽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歸父以君命出使未反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於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今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魯君臣忘君父也○黃氏仲炎汪氏克寬引箴尹克黃以律之其說非也克黃使還之時君尚在也君在則殺之者君也安可逃乎歸父則君已薨矣君薨則殺之者用事之臣也何必輕身以死乎○愚按左氏云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非也程積齋辨之見書大夫還門又按趙子常謂大夫出奔非其罪不書顧復初申其說謂歸父似無罪然不量力而欲張公室與強家爲難卽不得爲無罪若果無罪當如

季友奔陳之例不書矣其說亦誤出奔非罪不書春秋本無是例季友亦非無罪不書義詳前論及侈不書出奔季子條下成七年冬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衛定公惡林父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杜注戚孫氏食邑林父奔後戚隨屬晉○林父亡七年而恃晉反衛復專衛政又十九年遂逐其君卒以邑叛則定公可謂知所惡矣高集○林父爲良夫之子衛侯惡之不安而奔也良夫曾盟侵伐自專其後林父逐君其父子非循法奉公之臣可知據左氏晉反戚是林父以戚奔矣林父實非叛故以戚不書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成十五年秋宋華元出奔晉 宋魚石出奔楚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 公子大夫出奔

无

石何眾不可以勝罪罪其甚者魚石以楚師伐宋國入彭城爲宋患是以甚魚石也陳傳良後傳○五大夫同奔同入但書魚石至華亥向甯華定宋公弟辰仲佗石驅公子地出入悉列名氏者蓋魚石首惡舉重書之餘不足紀陳氏所謂罪其甚焉是也亥甯定辰佗驅地其罪皆同故備錄之耳正克寬集疏○山黨也懼及政奔君子雖違不通仇國宋爲中國之樞楚所必爭而魚石託焉楚因助魚石而入彭城幾至覆宋則魚石之罪大矣御纂直解○同奔四人不見經觀出奔例有並列及書暨書及之別是同奔皆書此不書或非卿也高謝然釋經木訥曰左氏載元之奔也魚石止元于河上而經實書奔晉又載魚石請討山既討山則魚石何用奔楚考其言無一合於經愚按傳與經異但當信經凡依傳而生說以釋經者不必也



日○宋討蕩澤魚石等可以不出者也當日先誅澤而止華元  
上也或華元殺澤後自拘司敗次也何為出舍雖上及華元再  
止又遠巡不反以自貽出奔之威冒亂臣之誅哉魏禧左傳注  
與○顧氏從趙子駁左傳說見書自某歸門華元自晉歸于宋  
成十六年冬叔孫僑如出奔齊

左戰之口

晉楚戰

公出於壤墳宜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

其室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會晉伐鄭曰請反而聽命

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壤

墳申宮微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後晉楚戰秋會于沙隨謀伐鄭

也宣伯使告伯棼曰晉侯待于壤墳以待勝者卻棼取貨于宣

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七月會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

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卻棼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

公子大夫出奔

三

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甯事齊楚

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

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荅邱公還待于郵使子叔棼伯請季孫

于晉卻棼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

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

寡君也范文子言于欒武子乃許魯平秋季孫冬十月出叔孫

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諸大夫共盟十二月季孫及卻棼盟于

扈歸刺公子偃偃與鉏俱為美所指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僑如之惡魯不即誅於不見公之時至再辱國又不能誅而縱

之奔魯國無政可知程端學

成十七年秋齊高無咎出奔莒

齊高無咎

左齊慶克通於聲孟子齊高無咎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閔鮑

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告夫人曰國子  
誦我夫人怨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代高鮑處守及還孟子訴之  
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明鮑率而逐  
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畔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高無  
咎出奔書殺國佐書以晉高國之所以出奔崔慶之所以得國  
齊光之所以見弑也張自超宗

襄六年夏宋華弱來奔

左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楛華

弱於朝平公見之曰可武而楛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華弱來

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

亦逐子蕩○來奔蓋魯與華氏有好故也張自超宗

襄十七年秋宋華臣出奔陳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

公子大夫出奔

三

左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臣閱之弟臯比聞使賊殺其幸

華吳宋公聞之曰臣也不惟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

之左師合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益之

乃舍之十一月國人逐瘳狗瘳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

懼逐奔陳○華臣暴其宗室而亂宋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陳

乃宋警遂而適之尤可誅也高問○左師畏華臣之強勸君益

其惡而舍之而諉曰大臣不順國之恥也細人姑息之論耳吳

日者瘳狗入而華臣出顯不恥歟王陽

襄二十一年秋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左傳見殺大夫門○履燮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

禍而奔非也初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左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二慶陳卿也黃偪奪其政想諸楚日與蔡司馬同謀司馬卿上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自楚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異姓大夫不得於君有可去之義同姓無可去之道况兄弟乎爲人弟而出奔天倫絕矣程端學。蔡履陳黃皆奔楚以爲苟奔中國但足以容身而已奔楚以想于楚則變之宛可伸而二慶之專可去故黃卒能殺二慶而復國夫其君臣兄弟之是非一質之於楚而生殺榮辱皆爲楚所制亦可慨矣張自超宗。二慶怨陳黃於楚陳侯不能爲之辨明而使之出奔是以一國之大不能庇其弟也黃見惡於楚而反奔楚蓋方是時諸侯畏楚欲隱身於他國恐楚人以爲討故赴楚自理與蔡履同可哀也日南。春秋時罪人以族而通臣多極

春秋屬辭例編 卷三十 公子大夫出奔

之於所往蔡變以欲從晉見殺而履奔楚與二慶怨陳黃於楚而黃亦奔楚同蓋楚強陳蔡世服焉若奔中國恐楚以爲討中國不能庇而本國戮其宗以說於楚故反奔楚以自解耳方苞。襄二十一年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欒桓子左娶於范宣子生懷子左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十年左使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盈與其老州賓通欒盈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懷子患之祁懼其討想諸宣子曰盈將爲亂范鞅爲之微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逐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奔疆大之國有作亂之志今日可恃以逃難他日可挾以復歸也高。君子進不適晉國楚晉之讐也盈之奔楚欲因楚力以復國此無君之罪也季本。士鞅之言曰欒厲汰虐已甚而盈又

自言厲不能保任其父之勢則欒氏之稔有自來矣注京寬。傳載欒祁以母譖子致滅其宗恐非人情晉語云平公六年其遺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羣賊問於陽畢畢曰欒者實覆宗弑厲以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威國安遂逐欒盈觀此則因循遺諸人以及盈非因盈以及諸人也朱朝瑛。襄二十三年夏祁界我來奔

書界我來奔惡內也既受祁叛邑今又納祁叛人孫復尊。界我庶其之黨庶其之來魯寵安之宜界我之繼至也趙鵬飛。是冬臧孫紇奔邾邾亦受之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鄭玉蜀葵。又冬臧孫紇出奔邾

春秋屬辭例編 卷三十 公子大夫出奔

左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季子欲立之訪於臧紇紇爲立之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讐臧氏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遂立羯孟氏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初臧宣叔娶於歸生質及爲繼室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歸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季宿自亂嫡庶又蔽罪臧紇而逐之紇固有罪宜



之恣睢不度亦甚矣家鉉翁詳說○武仲除道東門本非為亂而甲

從則疑於為亂納蔡請復本非要君而據邑則涉於要君蓋持

論有餘而守道不足動而見尤乃所自取智士然乎哉王鈞

乾阿季氏擅廢立以取亡罪也以防不書者魯不知以是罪絕

特以犯門斬關盟之故舊史惟紀其奔而聖人因之日講

武仲奔邾之後復入據防納龜請後得請奔齊春秋但書奔邾

而防奔齊不復書者叛亂未成也故夫子平日之論以防求

後罪其要君而不筆之于經非以恕武仲也可見春秋於奔大

夫必有叛亂之跡而後書之以著其惡張自超宗○愚按杜注

謂阿順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書名罪之非也而大夫

奔未有不書名者杜以名字為褒貶誤

襄二十四年冬陳鍼宜臼出奔楚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 公子大夫出奔

左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宜咎以慶氏黨逐其

人可知矣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張洽集註○陳大夫鍼子

入世孫也其後在楚為箴尹宜咎汪克實纂疏引王雱

襄二十七年夏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左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乃攻甯氏殺甯喜及右

宰穀戶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

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逐出奔晉公使止

之不可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終身

不仕○公羊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為出奔晉為

殺甯喜出奔晉也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甯殖將死謂喜曰

汝能固納公乎喜曰諾使人謂獻公獻公曰子苟納我吾請與

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子鱄曰甯氏將

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為

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繫執鉄鎖從君東西南北則

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

也獻公怒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

挈其妻子而去之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味雉彼視

何亦注味割也時割雞以為盟日說○穀梁專喜之徒也君不直

日視彼割雞負此盟則如彼矣○穀梁專喜之徒也君不直

乎喜故出奔晉微約邯鄲終身不言衛○書弟罪衛侯也書鱄

出奔於殺大夫甯喜之後見鱄為甯喜出奔亦以罪鱄也衛侯

無君兄之道喜不以其罪死使鱄至於出奔其罪昭矣其罪鱄

奈何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甯喜不願盟而願得子鮮之一言

重其義也欲堅其意豈無君臣之大義可指陳以感動而乃從

獻公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之云乎此信之不義言必不可復者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 公子大夫出奔

也殺甯喜者曰政由甯氏之一言也且言必信行必果而不惟

義所在未有不至于賊者也重於夫信而不知兄弟之恩之尤

重也不忍負甯氏而不知君之尤不忍離也不已甚乎王雱

先儒深許衛鱄按鱄之出奔以殺甯喜也甯喜之殺以專政也

喜之專政以鱄與之約言也則喜之殺豈獨衛侯之過鱄實成

之也夫諸侯之有政國之治亂係之宗社之存亡係之生民之

休戚係之奈何以大夫而計之專政乎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之

言信不近義矣吾謂致喜之殺者不在喜專政之日而已在鱄

約言之日時以為其言之必當踐乎將舉衛國之政聽之生殺

子寧惟命雖社稷傾覆而不暇恤乎設生殺子寧惟命以傾覆

其社稷較之失約於甯喜之罪孰大而孰小孰輕而孰重乎鱄

知衛侯之無信而要之必踐其言而不知斯言之必不可踐也



故曰喜之殺鱣實成之也喜殺而鱣奔固必致之勢矣新安俞氏曰鱣以喜之見殺懼禍將及而出奔耳何合乎春秋之義哉華學泉○鱣稱弟非大夫也信不近義言不可復鱣之約非義矣君兄無絕道至于誓衛不反過矣說略○衛獻之復國內於甯喜甯喜之納君由於弑剽甯喜之弑剽由於鱣之約言殺梁氏曰已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殺其君是亦弑君者也責之是矣而又以爲衛鱣之去合乎春秋則非也蓋鱣之去以殺甯喜而去知信之不可失而不知君之不可弑知納我者不可殺而不知弑君者不可用使衛獻不殺甯喜而鱣願可與弑君之賊比肩事主哉知大義者苟知不殺甯喜而與之同朝之非義亦可以知既殺甯喜而憤然去國之未爲義也張自超宗○按以上諸說是也先儒子鱣者非也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 公子大夫出奔

襄二十八年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衛人討甯氏之黨石惡出奔晉○既殺甯喜羣臣必有後言石惡用事之臣宗強黨附尤衛侯所疑以通而奔耳李本○衛衍復國逾年弟奔再逾年卿奔其不見直於國人可知晉方庇林父而仇衍二人皆奔晉亦不免於違難適仇之罪張自超宗又 冬齊慶封來奔

左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子舍封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嬖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歸嬖氏難出奔者莊公之黨嬖氏以之爲賊辭難出奔者莊公之黨嬖氏以之爲賊辭難出告者莊公之黨嬖氏以之爲賊辭難出求寵於慶氏欲爲莊公報讐使執廢戈而先後之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慶舍曰或卜攻讐敵獻其兆子之曰克見

血冬十月慶封出於萊慶封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子家速歸弗聽十一月乙亥嘗於太公之廟慶舍治事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國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桐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楸動於甃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慶封歸遇告亂者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獄請戰弗許遂來奔○癸何莊公之倖臣也殺慶舍逐慶封而戮崔杼卿大夫無能爲君討賊復讐者而倖臣乃能之卿大夫之恥也家鉉翁○慶爲崔黨崔氏亡則慶宗無所恃李本○慶封來奔齊來讓而後奔吳則魯已受其奔矣慶封與弑其君來奔而受魯之黨惡不能免春秋之譏也張自超宗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 公子大夫出奔

襄二十九年秋齊高止出奔北燕

左齊公孫薑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放與奔異奔者避罪或避難自出放者有而違之或有罪或無罪然未有不出於君者今經書奔而傳謂之放是傳誤葉夢得○許翰云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奔書非也放者論罪之辭必請於君書奔則非放也傳失實信經可也鄭集○實放書奔左氏以爲罪高止杜注云所以示罪其意以出奔甚於放故云示罪不知放者以罪放之奔則不必皆有罪也杜注未是蓋放者上施於下之詞高止爲二公孫迫逐不可謂之放故以出奔書葉西○高止奔燕於前後事無關可以不書而春秋書者著齊魯族之衰而陳氏所以弑君得國也張自超宗○思按陳止齊謂苟不足免於罪雖放以



自奔書之亦泥傳說穿鑿與許氏同病

襄三十年秋鄭良書出奔許

左傳見書入門

昭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選數也恐其罪而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公羊曰秦無大夫仕諸晉也有千乘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非也如傳所說當書曰秦伯放其弟鍼於晉今經言奔何以見秦伯仕之於晉乎劉敞

又 冬楚公子比出奔晉

左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擊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冬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竟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 公子大夫出奔

美

聞王有疾而還弑之右尹子干出奔晉官廐尹子哲出奔鄭殺

太宰伯州犁于郊○靈王弑立比爲右尹力不能制而出奔春

秋書之爲十三年乾谿事起也高問

昭六年夏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既盟十七年齊衛

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合比

弟之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聞合比欲

公使代之代合比左師向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

有人亦於女何有爲二十年華○宋公寵信閹寺殺世適座而

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

可畏矣胡○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宋華合比出奔衛皆著寺

人讓隱敗國爲世戒也張洽集注○伊戾與柳譖太子與右師

皆坎用牲埋書以售其檢謀如出一轍而華亥之比柳與向戍

之比伊戾適亦相似而不公不之悟也嗟夫閹宦禍人國家必

廷臣與之合而其譖乃售伊柳戍亥之事可不戒哉詳說

昭八年夏陳公子留出奔鄭

左傳見殺世子門○留爲昭所立未成君而出奔杜

昭十年夏齊樂施來奔

左齊惠樂高氏樂高二族皆出惠公皆嘗酒信內多怨強於陳鮑氏而惡

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旌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

而如鮑氏則亦授甲矣使人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

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

樂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 公子大夫出奔

美

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

姑鉅率吉戰于稷樂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樂

施高彊來奔○高彊不書非卿杜○樂施與高彊以兵攻君宮

欲挾君以伐陳鮑遂與君戰不勝而出奔其罪大矣魯方通聘

而受其亡臣非義也高問○高氏以魯受亡爲不義然春秋受

亡皆以爲常彼此不必其相惡也惟欲爲難於國者則多適仇

敵其未有大故而於義可歸者則雖奔他國或仕於其朝或藉

以請復皆未有異也張自趙宗

昭十二年冬公子愁出奔齊

左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愁吾出季氏而歸其

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公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

仲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



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搆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  
子曰然故使昭子使昭子朝而命吏曰婦將與季氏訟書辭  
無顧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愁謀季氏  
愁告公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閭  
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杜云書名謀亂故余謂愁  
患季氏強公室弱與公謀去季氏此季氏之仇而魯忠臣也豈  
謀亂者哉苟使愁無罪而奔遂書其字乎劉敞○季氏之臣將  
去季氏而立愁不克而叛愁遂奔齊君子譏其妄而哀其志高  
○愁亦不量力輕以君國爲嘗試者亦不得爲無罪劉敞  
昭十五年夏蔡朝吳出奔鄭

左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惟信子故  
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 公子大夫出奔

卑

惟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吳之如也而在其上亦難乎弗圖  
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惟信吳故實  
諸蔡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  
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朝吳蔡之忠臣  
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棄疾以其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  
可謂知所信矣而費無極害其寵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  
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  
辱及宗廟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兆矣胡氏因費無極  
誘朝吳之語而遂以爲罪吳者過也楊千庭○公羊無出字開  
文也何休以不言出爲奪其有國之辭謬甚劉氏辨之

昭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鄭公孫會之邑也言自鄭出奔者以別從國都而去爾孫復尊  
王發微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 公子大夫出奔

卑

○其言自鄭何自鄭待放也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  
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劉敞○春秋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畔  
其國者能使其眾無不要其君者臧武仲之智猶據防求爲後  
於魯若公孫歸父之至程奔齊公孫會之自鄭奔宋賢於臧武  
仲遠矣劉敞○會子臧之子鄭子臧之采邑高開○會曹大夫  
出奔傳不詳其故公羊揣爲子臧之後以邑叛爲賢者之後諱  
不書叛春秋豈有賢其祖而諱其子孫惡者况子臧之節春秋  
不錄何從爲諱乎劉敞○公羊曰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  
自何叛也叛則曷爲不言叛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非也春秋  
之法莫重乎君臣之義臣以君之邑叛以先世之賢而諱之則  
春秋之法廢矣凡據邑入他國謂之叛舍邑而出奔豈得云叛  
然奔未有言自者此言自何也自國出奔不言自自邑出奔安  
得不以自書之戴溪○春秋書大夫自其叛邑出奔者皆先書  
叛故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南里出奔楚先書入南里以叛宋公  
弟辰自蕭來奔先書入蕭以叛此書自鄭出奔而先不書叛則  
非叛也穀梁曰自夢者專乎夢也蓋鄭乃公孫會繼其父之食  
邑而得專制之者得罪待放君無赦命是以自其所食之邑而  
奔他國也王克寬○正義云與二十二年華向自宋南里出奔  
楚其文正同華亥等入南里以叛又從南里出奔則此亦應爾  
叛不告故不書而胡傳引劉敞說以爲待放二說未知孰是葉  
○案公羊以爲叛穀梁以爲力足以叛而不叛二說正相反  
愚謂春秋止紀一奔大夫爾其曰自鄭者猶鄭詹自齊逃來爾  
春秋無叛文使從知其叛更何從知其力足以叛而不叛也陸  
氏滴以爲先據以叛力屈而奔比之魚石自宋南里奔宋辰自



諸來奔亦屬硬坐彼二人叛逆顯有可據此無明文烏得以自之一字偶同遂加以叛逆之罪乎黃氏仲炎云春秋叛則書叛奔則書奔未有奔而可誣為叛叛而可諱為奔者蓋自其國都出止于鄆又自鄆而奔宋故以自鄆書爾此說近之顧棟高○外卿書自某奔者皆先書入于某以叛此獨無之則非據邑也非據邑而書自以別夫從國都奔耳高樹然○鄆者會之邑也其言自鄆者別於從國都而去也劉敞以為待放夫待放三年而後出奔此自臣子之禮經書自鄆者蓋得罪而出由邑而奔爾未見其待放也總之大夫出奔於例當書傳雖不詳其故經文本自可解不必曲為之說牛運○宋虐曹而會奔宋亦有違難適仇之罪張自趙宗○愚按書自劉氏以為待放於私邑夫會之奔非宋辰華向之比以為待放固亦近於事情然無

又

冬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

左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甯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劫取太子樂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甯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鄆甲出奔鄭入子皆公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甯曰惟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

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華氏族為大司馬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悲殺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討也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甯欲殺太子華亥曰子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使少司寇輕以歸孫亥庶兄以○入子奔鄭不書但書三子何罪其甚者也入南里以叛乞師於楚為宋患日久是以甚三子也陳傳良○書三卿奔不惟誅華向其君亦有責焉華氏自督以來世為亂族黨與盤錯宋君又以無信多私啟之致三叛同日而作幸而討之克華向俱奔而公又入多僚之讒將加誅於無罪者致諸華內外合勢以叛家鉉翁○陳宋讐也往奔欲依陳為亂也季木私考昭二十二年春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去年傳見左以邑叛門楚遠越帥師逆華氏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甯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華向公族故稱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惟命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亢高也以獎亂人孤之望也惟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因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救宋而除其患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宋華亥向甯華定華龜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杜注華龜以下○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太子母弟為質又求助於吳楚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救之於外楚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今楚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怠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從之則皆罪也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而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絕而亢



不衷獎罪人之惡自見矣胡傳○三叛奔陳又自陳入宋往來三年出入自如無能討之者三叛之罪著矣陳楚納叛之惡明矣而宋公之爲國亦可知也程端學○齊慶封衛公孟彊再奔皆不書慶封奔齊又奔吳必嘗入叛也而後書晉欒盈鄭良齊猶及殺之矣書奔譏佚賊也書奔猶可也書歸若晉趙鞅甚矣  
陳傳良○二十一年傳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登如楚乞師楚遠越師師逆華氏二十二年春諸侯之成請出之以爲楚功宋人從之經以四國之師救宋而懼楚不能一戰乃出叛者以說之其事不足書惟書三子奔楚罪楚爲天下逋逃主也趙訪諸侯之師成宋逾年而不能去宋之患豈諸侯之力不足哉皆諸侯之大夫相與縱弛之也宜乎昭公之遽難以齊宋晉大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 公子大夫出奔

而不能如大夫之黨季氏何也張自趙宗朱辨義

昭二十七年冬邾快來奔

界我庶其與快三叛俱以魯爲主聚其逋逃書以示譏穀梁○

大夫來奔者邾獨多蓋邾本魯附庸自受王命叛服不常魯憾之虐邾者屢矣其後邾嘗訴於晉晉蓋畏晉而不欲顯疾於邾

特陰誘其臣而弱之故來奔者四竊邑來者二魯實利之也趙

飛經○庶其界我來奔季孫宿始納之今意如復納快世濟其

惡誘人之臣使叛其君而已爲之逋逃主罪可勝誅乎家鉉翁

定四年冬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左傳見職書及○楚昭舉國事付之囊瓦囊瓦無厭殺人不忌

內外離散莫有關心成入郢之禍國破君逃瓦不能死又不能

與君俱行爲偷生之計罪不勝誅矣繼師敗書出奔誅大臣敗

國而以身免也家鉉翁○楚敗城濮殺得臣敗鄢陵殺公子側其用法嚴也今敗柏舉而法不行於囊瓦楚其衰矣張自趙宗朱辨義

定十年秋宋樂大心出奔曹

左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欒祁之尸辭僞有疾乃

使向巢如晉子明謂桐門右師曰吾猶衰經而子擊

鐘何也大心子明族父也子明怨其不逆父喪責其無同族之恩右師告人曰已衰經而生

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

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宋景信讒

而刑罰無章固可罪矣大心挾詐以避事不能任國家之難亦

不忠也胡廣大全引王氏孫○經書奔與左氏所記事差一年有半恐有

誤按經此下書公子地奔陳辰仲佗石彊奔陳明年辰等自陳

入蕭以叛大心亦自曹入蕭則大心之奔蓋與辰地一黨童品經傳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 公子大夫出奔

○一年而奔二弟三臣宋之無政可知張自趙宗朱辨義

又 宋公子地出奔陳冬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左宋公子地變遠富微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

白馬四公變向離離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

徒扶離而奪之離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

分室以與離也而獨卑離亦有煩焉子爲君禮禮從不過出竟

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吾廷

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宋大夫公子母弟奔者三樂大心以讒逐也公子地母弟辰

以嬖臣故翦公族也奔者固有罪宋景亦少恩矣家鉉翁○宋

公以私寵向離之故使母弟國卿羣然奔叛君不君則臣不臣

也黃仲炎○經書公子地宋公之弟辰傳亦止稱公子地母弟



辰未嘗直指地爲景公弟也杜氏因辰有廷吾兄之語遂以地爲景公之弟辰之兄然則書法何以一則曰公子一則曰弟乎疑地非同父之弟也李廉會通○宋公取地之馬與嬖人地怒而奪之君固失道地亦無君地聽辰之言而奔欲公止之也而不止地與辰固爲要君公亦重嬖而輕親矣御纂直解○以地馬與向魋固宋公之過地扶燧而奪之不已甚乎地奔而宋公不止或猶可周旋以冀他日之歸而辰岸然挾仇強俱去不尤甚乎推其出奔之由數人者已不能無罪况又入蕭以叛邪張自超宗朱辨義定十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夏衛北宮結來奔左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鮒而告之史鮒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鮒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戌也驕其亡乎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爲亂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夏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戌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之而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成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戌又以富見惡於衛侯使成積而能散不爲怨府以保其爵位倘庶幾乎胡○衛靈公君南子不婦成以宗國之老起而正之乃戌之所得爲而非戌之所能爲也欲正其君者先正其身今成怙富而驕乃欲以正君自任事不克而速禍宜也春秋書三大夫之奔所以著亂所從始家疏翁詳說○宋奔一母弟一公子三大臣衛奔一世叔一世子三大臣悉書於冊即不必考其事之實而懸論其義使奔者皆有罪而縱之奔則兩國爲無政使奔者皆無罪而迫之奔則

兩君爲無道國無政君無道則亂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秋衛公孟驅出奔鄭

左傳見世子出奔○衛國用事之卿也此年帥師靈公疑其爲蒯瞶之黨而逐之屢書大夫之奔著靈公之無道也高閌集註○世子逐大臣出皆以南子也嬖於內龍其數世亂也宜哉御纂直解

又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書公弟見宋公失兄之道也書自蕭罪辰據邑以叛也書來奔罪魯納叛臣也胡銓春○仲佗石彊公子地樂大心不書何也奔不同時時不同地皆未可知既不忍告故略而不書胡銓行

哀四年春蔡公孫辰出奔吳

蔡昭侯之弑辰爲正卿必蹤跡可疑者也故奔吳李本私考○辰非與聞夫弑者也或以書慶父出奔於公薨後爲與聞夫弑例此

不知彼但以書薨不地發疑則繼薨書奔罪人斯得矣此明指爲盜於辰奔何涉據傳蔡侯因如吳見殺而辰復奔吳則非與君異心者其出奔或他故或請討不可知也高閌集註哀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左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驟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僂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偏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特得君而欲謀二三子盍及其未作也先諸大夫從之夏六月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於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國強施來奔杜預集註○陳乞將立陽生先逐國高國高奔而後弑君之謀得肆矣呂本中集○高國世臣從君於昏受其顧命又不能以死奉荼委君而逃曾何足



不若二人奔而茶不可存矣張治集注家世子國之本也大

臣國之餘也齊景公廢長立少輕其國本屬諸高國既愚且懦

陳乞逐之如振槁葉使景公早定樹子擇任忠賢則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雖百陳氏豈能盜其國乎春秋書國高來奔於前陳

乞獄君於後其爲輕國本託國非人之戒者至明切矣王維

哀十一年夏陳轅頗出奔鄭

左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封內之田有餘以爲已大

器大器鐘國人逐之故出○書轅頗之奔爲人臣附上以刻下

託公以營私者之戒也呂本中集

又 冬衛世叔齊出奔宋

左衛太叔疾出奔宋疾卽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奔

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犁而爲之一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 公子大大出奔

官如二妻女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尊其妻或淫於外州外

州人奪之軒以獻學外州皆衛邑軒恥是二者故出○春秋之

末何大夫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專始則相猜相

忌終則相攻相逐也高閏

○公子出奔不書鄭段杜解辨季子陸劉胡趙說辨

宣十年左氏傳例見書大夫出奔總論

春秋爲大夫者乃記其奔齊子糾不爲大夫故不書其奔蓋重非嫡

嗣官非大夫皆事例所略故蔡季小白重耳通不書出范甯注

愚按公子大夫出奔不書者甚多不能枚舉大旨賤者非卿則不書

舉其重而餘不足書則不書不告者不書皆例所略也

隱元年夏鄭伯克段于鄆段出奔不書

按左氏傳曰不言出奔難之也陸德明音義難乃且反而杜解

謂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難讀如字且爲貶鄭伯之說諸家

新之見書克門杜解殊未協也○春秋之初公子出奔不書殺

據邑抗君以爲非常而志之其敗而奔則不足志耳方苞○不

書出奔舊史所無非削也高謝然○公孫滑出奔衛趙汭曰凡

賤者奔史不書大夫非卿名字不登於策朱鶴齡

桓十七年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侯封人欲立廢舞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去年小白出奔

范氏說見前總論

閔元年秋季子來歸前奔陳不書

季友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避難先奔史記魯世家○友之

兩出奔皆不書固不必書亦不可書也閔之再弑方以書哀姜

孫慶父奔著其爲賊若并書季友奔則疑於友之與聞故矣張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 公子大大出奔不書

○高說見書歸○季友因君弑國亂出奔其出奔乃君

弑之餘事耳書世變之甚者其餘事可以概之所謂春秋舉重

也齊弑諸兒糾來奔魯史未有不書者春秋削之卽此義蓋聖

人作經非爲魯國脩史其事之首尾不必備者以有舊史在也

至魯史不傳固聖人不及料也葉西○按陸氏痛謂慶父之難

季子遠而去之權也君立見召而來義也故善其歸不譏其去

劉原父因之謂書奔者治之不書奔者子之胡文定因之謂賢

季子而沒其恥故不書奔趙子常謂非其罪不書皆非也

閔二年冬鄭棄其師高克奔陳不書

高克奔陳不書不足書也是故以鄭伯克段爲義則太叔不書

奔以天王出居爲義則王子帶不書奔陳傳良○傳曰鄭人惡

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準魯史



恒法不過書曰鄭高克出奔陳而已孔子以文公失馭臣之道而重於大夫故特書鄭棄其師而高克之奔不足志矣趙注  
高克奔陳不書自僖二十八年以前大夫之奔皆不書也趙注  
僖五年傳晉重耳奔狄不書

范氏說見前總論

文十四年秋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菑奔晉不書

文十八年冬莒弒其君庶其莒僕來奔不書

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先辛奔齊不書

宣十一年冬楚入陳 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二臣出奔不書國亂不告故葉西○按汪氏克寬謂甯行父不

書奔書奔則是甯行父請討於楚也未是

成二年 楚屈巫奔晉不書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 公子大夫出奔不書

成十年 鄭公子班奔許不書

成十五年 曹公子欣時奔宋不書

又 秋宋魚石出奔楚大司寇向為人少司寇鮑朱太宰向

襄八年 鄭孫擊孫惡出奔衛不書

襄十九年秋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子革子良出奔楚不書

襄二十一年 齊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不書

又 晉欒黶之黨知起中行喜州裨那剛出奔齊不書

襄二十五年 莊公之亂聞申鮮虞歸公來奔不書

襄二十六年 楚伍舉奔晉不書 齊烏餘奔晉不書

襄二十九年秋齊高止出奔北燕高止奔晉不書

襄二十年鄭人殺良霄羽聞出奔晉不書

昭七年 鄭罕朔奔晉不書

昭八年 齊子成子工子車來奔不書杜注非卿

昭十九年夏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止奔晉不書

哀姜慶父弒閔公書曰公薨夫人姜氏孫子邾公子慶父出奔

莒則罪人斯得矣許悼公飲世子之藥而卒世子奔晉世子止

但不嘗藥爾春秋爲後人戒書弒君不言奔可也陳傳良

昭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公子朝補師圖子玉霄子高鮒出

又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廐向宜向鄭出

昭二十七年夏吳弒其君僚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不

哀五年秋齊侯杵臼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

哀六年 齊卿意茲來奔不書

○內書夫人孫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 內書夫人孫

穀梁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內諱奔公夫人皆曰孫孫復

微○魯人以桓公之弒實由夫人故怒羣諱夫人不安而出奔

也吳啟○公羊云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子齊念母也蓋見無

夫人至文故云爾不知夫人隨喪而歸矣陸渚辨疑○文姜與

弒桓公哀姜與弒三君皆罪大惡極哀姜去而不返齊人討而

殺之得討賊之義矣文姜復歸于魯而或會或享如齊如魯

書之深惡魯之臣子不能仗大義以誅之也汪克寬○次年有

會燕之文則不久而復還於魯不書還蓋夫子削之顧炎武杜

閔二年秋夫人姜氏孫于邾

左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穀梁同上○按先儒

以此稱姜氏爲不貶文姜不稱姜氏爲貶非也辨見闕誤門

○失地之君書法變例紀侯喪詞諱詞辨



桓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葉氏說見書朝門

莊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

左傳見齊滅紀門杜注見不書滅門。杜云不見追逐故不言奔非也。若不見追逐何故去劉敞不言出奔非奔也。奔者猶有其國家在焉。大去其國者身與俱亡之辭也。孫復尊○大去者舉國而去之之辭也。紀季以鄒入齊事之以土地猶不得免焉。故舉國以違其難。此智者之事。畏天者所爲也。與書奔者異矣。楊時龜○三年使季以鄒入齊。迄今乃去。蓋須季之安於鄒社稷有託而後去也。則紀雖亡。蓋與亡國異。亡國之君必書奔。而此不書奔。蓋釋然而去。實非奔也。然則紀侯在所褒歟。曰不幸而至此。尚何以言功區區之謀。僅足以贖覆宗滅嗣之罪。其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 失地之君書法變例

至

何褒然聖人必異其文者。所以傷紀侯爲國之難。僅能存祀。疾齊陵暴之惡。而重誅其心也。趙鵬飛○孟子對滕文公之問。其意以爲民與吾共守。則吾可守。民不與吾共守。而吾強守焉。則是以所養人者害人。故以太王去邠之事言之。以爲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如是則諸侯有去其國之道矣。其後復言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其意以爲民雖去。吾不可以不守。雖死焉而不避也。是二者孟子之所不能決也。以禮攷之。國君死社稷。此道之常而不可易也。乃王政不行於天下。強陵弱。眾暴寡。徒闕其民。則不可身死國滅。而喪其宗廟。亦不可孰若爲太王之爲。以待其後世之子孫乎。故曰苟爲善。後世必有王者焉。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此春秋所以與紀侯大去其國者歟。葉夢得○季以鄒奉紀祀。故侯雖失紀而不謂之亡紀。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 失地之君書法變例

至

雖無國而不謂之滅。鄒雖入齊而不謂之遷。齊雖得紀而不謂之取。紀雖屬齊而不謂之降也。紀侯委國而去。紀季以地附仇。雖非正道。然與其死社稷。孰若保之爲貴。與其覆宗祀。孰若存之爲貴。事不得已。歸於忠恕可也。張大亨○太王遷邠。不以養人者害人。權也。鑿池築城。與民死守。弗去。經也。紀無太王轉敗爲功。以屈爲伸之勢。又不能守土誓死。拱手避敵。其事固無足取。特其不能下齊之志。則殊有可悲者焉。聖人以其不爭而去爲無罪。故不以失國之君待之。蓋寓與滅繼絕之義於言外也。日講○凡書奔者。倉卒出亡也。紀侯委國於季而去之。故不言奔。不書所適。不告也。紀侯大去。未知其國之誰屬也。下書齊侯葬紀伯姬。則知爲齊所并矣。若書齊滅齊。取則似以攻戰得之。非當日之情實也。邢昺謂既遷鄒。繼入紀侯大去。於是齊人安坐而撫有之。故書法如此。方苞○春秋諸侯失國。或言滅。或言亡。或言執。或言奔。未有言去者。特言去其國。惟紀侯一人而已。國滅君死之正也。去之非正也。然失國未有若紀侯去之之善者也。紀侯非輕於去國。蓋嘗自計以圖存矣。自桓五年至莊四年。歷十七年而後去國。非不能下之也。與其下之而目於齊。不若去之而爲高公於他國。非不能死之也。與其死之而爭鬪。其民不若去之以安民。君子憫其亡。悲其去。故書之。特詳愚士○不書滅者。齊師未至而紀侯先去也。不書奔者。已不自有其國。不得謂之出此而奔彼也。不書紀亡者。不因其亡之實而沒其去之實也。故以不書滅爲齊襲諱者。非也。以不書奔爲不加紀侯之罪者。非也。不書亡爲紀侯無亡之道者。非也。春秋紀其實耳。齊以強暴逼一諸侯委國而去。卽不書滅而齊固不能



無罪也不自強於前不效死於後齊師未至脫屣棄國即不書奔書亡而紀侯亦不能無罪也張自超宗○或疑聖人許之而張其詞愚竊以大夫者是傷憫之辭非張大紀侯也紀之圖全宗社至今不得已而去之無所失道此與太王去邠何異夫去者蓋一往不返之辭其傷之也至矣顧棟高○不書出奔而書大夫之也公羊以為為襄公諱謂襄之九世祖哀公被紀侯譖逐乎周襄能復讐故為之諱至漢武帝欲困胡下詔引春秋復讐義至兵連不解殫財喪師流血千里公羊一言流毒至此又五禮源○去而不反曰大夫猶之歸而不復曰大歸言去之至也鄭文蘭

○已滅復書示存亡繼絕之說辨書述事穀梁汪氏說辨書紀莊十三年夏齊人滅遂 十七年夏齊人滅于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 已滅復書示存亡繼絕之說辨

穀梁何為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存遂也○穀梁謂無遂而存遂乃春秋存亡繼絕之意亦猶紀已滅而書紀叔姬卒葬紀叔姬存紀也陳已滅而書葬陳哀公書陳災存陳也汪克實○穀梁曰存遂非也齊人實死於遂自當記其死所遂國雖滅遂地猶存理合必書豈強存遂乎劉敞○汪氏從穀梁以為存遂者非經意蓋春秋滅國多矣使非因事而書如殲戍陳災之類春秋能一一搜其事以存之哉此獨以著齊滅人國之不義耳張自超宗○遂滅至此五年而復見經蓋春秋憫其遺臣舊族猶能為國窮仇雖無救於遂之亡而遂猶有人如未滅者然珍重其事以存其志耳趙佑莊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 十二年春紀叔姬歸于鄒 二十九年冬紀叔姬卒 三十年秋葬紀叔姬

義同上下條。按陳止齋曰書紀叔姬存紀也國滅復見善辭故紀亡書紀叔姬陳亡書陳災恐經旨未必然

昭八年冬楚師滅陳葬陳哀公 九年夏陳災

滅國不葬今書葬者以楚無道滅人閔陳之滅故書葬以存之楊士○公羊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穀梁胡傳見書外災門○公穀二傳以為存陳非也災作於陳地不書陳災當稱楚災乎若謂國亡其災當削而不志而不削為存亡尤非義所安方苞○滅而旋復與諸滅異故一例書災觀下書陳侯吳歸于陳一似君留於楚而國未嘗滅者不以亡國視陳明矣以為志災存陳設陳無災何以存也高謝然

○滅國復見於經不著其所以復

宣十二年楚子滅蕭 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等入于蕭以叛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 滅國復見於經不著其所以復

襄六年莒人滅鄆 昭四年取鄆

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哀元年許男圍蔡十三年許男成卒

滅而復見者經皆不載其所以復蓋不告也蕭本宋邑蕭叔大心以平宋亂功得封為附庸事在莊十二年至宣之十二年書楚子滅蕭然定之十一年復書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則蕭仍為宋邑蓋楚去蕭遠不能有其地雖滅之復以其地歸宋而宋以為邑也襄六年書莒人滅鄆而昭四年書取鄆蓋莒屬鄆以為附庸為魯所取爾凡取邑必繫國取而不繫國者皆附庸也定六年鄭游速滅許哀十三年許男成復見卒蓋後亦再封之或不告或史失書也葉夢得○許本周舊封不得以專封罪楚且許滅於鄭非黜於周其爵所自有并不得言封也高謝然



○外大夫以邑叛來奔不書叛爲內諱辨公穀以地正國說辨  
以奔以叛以者不以者也穀梁傳三叛書名傳說辨三叛之說詳

以邑出書叛適晉言來奔內外之辭杜注襄二○愚按啖子謂以邑  
來奔不書叛爲內諱受叛臣也非也此未思內外異辭之史例耳

專祿以周旋雖無危國害主之實皆書曰叛襄二十六年孔  
諸侯之地皆天子所封爲天子守之也諸侯之臣皆王之臣故曰天

子之陪臣也周衰諸侯之地有侵軼者必志而罪之臣有奔叛者必  
錄而貶之汪克寬纂疏襄二

凡叛賤者不書必卿佐而後書陳傳國後傳據傳成十七年齊高无  
止之子豎以虛叛之類○愚

按此亦不書不書之例耳  
書以邑奔叛自襄始大夫盛強故也呂本中集解襄二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 外大夫以邑叛  
經書叛五叛人十一衛孫林父宋華亥向甯華定宋弟辰仲佗石彊

公子地晉趙鞅荀寅士吉射也陳氏曰書叛必不能討者也春秋之  
季家有藏甲邑有百雉之城矣故書叛始此李廉會通襄

地者君之邑也臣之祿也專祿以周旋據邑以犯上天下之惡莫大  
焉公穀二傳創爲以地正國之說于是後世跋扈之臣假託春秋與

兵犯順除君側之惡人實公穀二傳作之俑也惠士奇  
公羊曰國曰潰邑曰叛夫潰者民散而去叛者舉城而屬他人疆大

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穀梁以者不以者也范注人臣無  
專祿以叛君之道穀梁傳皆同○人臣之奔必適晉國樂盈

之奔也必楚秦鍼之奔也必晉而庶其之奔也必魯豈非以南  
鄙之怨歟魯之於邾也既執其君取其田又伐其國而納其叛

人甚矣呂大圭○魯受三叛臣皆非君命襄公如晉而庶其以  
漆閭邱來昭公如晉而牟夷以牟夷防茲來昭公在乾侯而黑

肱以濫來然則實爲賊淵者惟季氏黃震○三傳皆以三叛人  
不當書于春秋其得書者重地故也非也春秋之法明大分正

大義也人臣以地叛大惡也招納叛亡貪其土地大分失大義  
亡矣安得不悉書之豈爲重地而書歟戴溪○左氏以三叛人

書名齊豹不書名爲使欲蓋而名章求名而不得非也夫豹以  
正卿而殺其君之兄是何足以爲名知莒三人之奔亦何以知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 外大夫以邑叛  
其欲蓋其惡歟且豈有殺君之兄而人不知竊邑以叛君而可

以隱者也左氏不知小國有得名之大夫如若有慶有罕卿有  
異我有快皆非以地叛者何爲而亦名也夫名不名春秋固有

常法大夫而以其邑叛此與衛孫林父晉趙鞅荀寅士吉射何  
以異其惡蓋不待貶絕而自見者春秋未嘗加之辭何於庶其

三人而獨異哉葉夢○左氏謂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皆以地  
來奔求食而已不求其名故春秋皆名之以章其惡夫庶其牟



臣恰值君皆不在國李氏廉遂以為春秋不書呂僕之納寶玉而書三叛之以地來不書者為公諱其書者以罪季氏也然而聖人未必有此意也寶玉非盜邑之比原不足書而左氏以為行父使司寇出僕於境則魯未嘗受僕之奔其事亦不應書也三叛之納其書以罪季氏何疑如公在國而有以地來者春秋其將不書邪必不然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啖氏曰不書叛為內諱非也叛者從其國言之如衛孫林父宋華亥宋弟辰晉趙鞅等是也書來奔者辭繫於魯而不繫於何由書叛顧奎光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

外大夫以邑叛

妄

左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著其據土背君之罪胡傳○獻公之奔齊也林父逐之今甯喜納獻公故林父懼而叛孫復傳○叛甚於奔前此諸大夫有不利於已則奔父懼而叛王發微○叛甚於奔前此諸大夫有不利於已則奔而己未有若林父之叛者故書叛自林父始高門集註○魚石入彭城築盈入曲沃未可以書叛必若林父而後可以書叛書叛必不能討者也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邑有百雉之城矣故書畔始於此陳傳良○林父逐其君君入又據邑以叛其罪豈止如傳所云專祿周旋已乎王錫爵○書孫林父入于戚而曰以叛則罪林父過樂盈矣謂盈仇范中行氏而林父與君敵也李光地○張說見比事門成七年林父奔晉不書以戚張氏說見出奔門

昭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卿會號方盟而伐莒取郕公如晉未返而受莒牟婁防茲惡季氏之專也張洽集註○魯納三叛諸儒以為乘魯君之出招納叛人叛邑以為已有然以季孫宿之專公即在國亦不能止其

不納也觀於此則行父之逐呂僕為賢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二十一年夏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左宋華費遂生華龜華多僚華登多僚與龜相惡謂諸公曰龜將納亡人華亥等去年冬出奔陳公召司馬之侍人宜僚使告司馬司馬

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龜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

張句尤之句華龜臣曰必有故使子皮華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句欲殺多僚五月子皮將見司馬而行遇多僚

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華向入華氏居廬門以南里叛六月宋城舊

鄆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費遂子

齊烏枝鳴戌宋齊師宋師敗吳師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

出奔廚人濮曰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眾從之公自揚

門見之下而巡之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

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裝裹

首而荷以走日得華登矣遂敗華氏於新里十一月公子城以

晉師至城以前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與

華氏戰于精邱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擗膺而呼見華龜曰

吾為樂氏矣龜使華登如楚乞師二十年傳華亥等出奔陳傳見大夫出奔門○按

左氏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曰亡愈於死先

諸乃誘羣公子殺之遂劫公取太子及其母弟以為質公怒攻

之華向奔陳至是入于南里以叛凡書叛有入於戚者而不言

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此獨言宋

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南里則宋國城內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

外大夫以邑叛

妄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

外大夫以邑叛

卒

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壙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詞也明○書叛誅姦之極典華向首禍於國討而奔奔而復乃挾吳楚將覆宗國叛狀既著始書叛宋鉉翁○書自陳以著陳人助逆奉叛之罪南里繫之宋以著入于國都以叛非外邑之比洪容斐○三卿雖以大罪出奔然華氏蟠據要職者皆在費遂爲大司馬驪爲少司馬多僚爲卿皆華氏之內應也華向之奔也上無討賊之師下有援賊之黨欲使奔者不復爲亂難矣此三卿所以關於腹心之地也李復集義○前此華向奔陳亂已結局而多僚諸兄發難費遂曲從君命前既逐登後將逐驪臣道無虧也驪欲安其父甯亡以避子道無虧也亂何從生乃張句一怒而驪爲陪臣所劫與之誅倖據司馬所統之卒以叛自華向驪句合而華氏遂不可制姜炳璋讀○文定以林父入戚不言衛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不言晉辰入蕭不言宋一例此論此亦有不同者林父趙鞅荀寅士吉射皆自內入其私邑本不當言衛戚晉陽晉朝歌也惟辰自陳入蕭不言宋可比事以觀耳張自超○入戚入蕭入朝歌入晉陽皆邑也故不繫國南里城內里名從杜氏非邑也故繫國蓋不繫疑于據邑而華向逼君都城之罪不著不書南里疑得全宋而宋分國以守之勢見左亦不著梁盈矢及故既目國而復以里別屬辭之辨也高澍然○穀梁云南里宋之南鄙非也凡書叛不言四鄙必書其邑此不言邑而繫之宋則爲宋城內之里名無疑汪克寬

昭三十一年冬黑肱以濫來奔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

外大夫以邑叛

卒

穀梁來奔內不言叛也○知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張治集註○書黑肱以濫來奔則黑肱叛君之賊季氏納叛之罪皆可見矣正傳定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十四年秋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左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難故也○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故不書叛而書入于蕭入逆辭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曹之罪亦著胡○宋南里繫宋而蕭不繫宋其文與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趙鞅入于晉陽以叛等同戚晉陽朝歌皆孫趙荀范私邑則蕭亦辰私邑蓋楚滅蕭後宋復有之而以爲辰采邑故後又書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與昭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文同林注以鄭即會采邑是也趙佑○大心託疾辭使遭譏被逐其出奔非得已也亦入辰黨以叛何邪然則亦非抱貞守義者也張自超○衆看書暨及門諸說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左晉趙鞅謂鄭午曰鄭大夫名鄭午大夫名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十年鞅圖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鄭鄭衛其與鄭親而實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後齊當宋報欲四懼齊而使則衛與鄭鄭衛其與鄭親而實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後齊索其謀謂午遂殺午趙穆子涉賓午以鄭鄭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圖鄭鄭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鄭鄭將作亂攻趙董安子聞之趙氏告趙孟



曰先備諸趙子曰晉國有命始禍者乃爲後可也待其先發秋而後應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專土與君爲市是簒獄之階堅冰之戒也故書入叛入者不順之辭叛者不赦之罪胡○寅吉射伐趙氏鞅奔晉陽韓魏伐范中行氏寅吉射奔朝歌鞅非始禍而以叛書者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都邑皆百雉之城矣鞅必奔晉陽寅吉射必奔朝歌則是皆叛也陳傳良○據土背君曰叛鞅殺邯鄲午范中行氏以姻親之故攻鞅故入晉陽以拒范中行而不知投鼠忌器之義直名曰叛著其不由君命專土與兵之罪高開○按邯鄲午無罪而鞅專殺不忌其心己無若矣荀范不請於君而擅伐之信有罪也鞅不恕於君而遽與晉陽之甲抗晉人之圍非叛而何是時強臣皆強其私邑以耦國無事則專士以白豐有事則據邑以背叛鞅之欲歸衛貢五百家於晉陽也封殖私邑之計也邯鄲午慮絕衛親奉命不速而遂殺之荀范始禍鞅不聽君大夫平其曲直而遽據私邑罪豈容誅哉王樵○公羊以清君側之惡曲庇趙鞅一言流毒萬世叛逆之情無所不至而猶有所顧忌者以犯天下之大惡人無與助天下萬世且操公論以推其後也此言出而亂臣賊子公然正告於天下曰吾效忠社稷而冀生民遺禍豈有窮哉寅吉射在君側鞅亦在君側互相噬以自強爲吞晉計耳春秋等三卿而書曰叛大義昭矣王介之○鞅始欲奪邯鄲之民以自封殖終則據君之邑與同列相攻使得逃於王法則亂賊無所懼矣日講○據傳則趙鞅以避難奔晉陽而經直書叛何也夫晉陽者晉之邑也鞅據爲己邑而欲遷民以實之既

又視若敵國而直據以抗本國之師則是晉陽非晉有也晉陽非晉有叛也趙氏自此欲分晉矣毛奇○趙氏與荀氏范氏相構而皆書叛何也有無君之心而後動干戈於邦域也方苞○參看下條王氏家氏說○胡傳洪氏說見晉卿專國門又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左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梁嬰父嬖於知文子荀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荀相惡魏襄子魏曼亦與范昭子射相惡故五子范臯夷梁嬰父知文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无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鞅入晉陽私邑也寅吉射入朝歌公邑也三人之罪若有等差俱書曰叛者臣之邑君所賜也據其私邑則專祿以周旋矣趙鞅貪情專戮寅吉射與兵首禍均爲無君故三臣之奔俱以叛書胡大全引○人臣不忌其君未有不終於爲亂者也晉大夫不忌其君爲日久矣衛孫林父逐君晉大夫從而羽翼之魯季孫意如逐君晉大夫又從而羽翼之羽翼他國之亂臣者皆有欲爲亂之心也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鞅之專殺寅吉射之與兵其罪不同所以不忌其君則同也家鉉翁○荀寅士吉射敗于伐君罪浮於鞅矣春秋未見末減趙鞅而加重荀士者其無忌於君一也張自超宗○外大夫不書叛莊三年秋紀季以鄒入于齊



春秋之法以已之邑入于他國者曰叛鄭紀邑紀季以之入齊而不書叛者紀侯不能自下于齊聞其民之無辜而念宗社之不祀使其弟以邑入齊請事焉求以生其民人存其宗祀故變文曰入見季受兄命能存其祀也孔穎達疏○葉氏說見書入門成十八年夏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胡氏蘇氏說見復入門總論陳止齋說見以邑叛門襄二十六年直解說見不書納門○不稱叛不止於叛也王樵輯○不書叛何也叛者自叛其君也魚石導楚鄭以伐故國據嚴邑以逼舊君主楚而敵宋非但如他大夫之自叛其君而已故書法異張自超宗○按趙氏訪謂大國納之故不書叛未是

襄二十三年夏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 外大夫不書叛

奎

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五人皆得罪於國而出奔者也及其入也華亥向甯華定書以叛而二人不書叛至其死也不曰殺其大夫而曰晉人殺欒盈鄭人殺良霄與殺君討賊之辭一施之何也叛之爲言自絕於其國而附於人者也至反而爲亂則叛不足言也華亥向甯華定之入從曰任鄭嗣之謀將以外求於人而已華亥始奔向甯欲殺太子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則二人之志可見矣而欒盈之入也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盡入絳而乘公門欒樂死欒魋傷而後始遁良霄之入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乃自墓門之潰入因馬師頡介於襄庫以代舊北門攘國兵而向君所使幸而皆勝則將何爲乎其異於衛州吁齊無知者無幾矣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春秋之法也此其所以不嫌與弑者同辭葉夢得○不言叛非直叛也

劫虜以敵君直亂而已矣日講襄三十二年秋鄭良霄自許入于鄭

不書叛者良霄乃一狂惑嗜酒之人其冒冒旋出旋入適足以殺其軀而已不可以叛言也葉西○胡傳云良霄不書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如其說則春秋書叛者其罪輕不書叛者其罪重顛倒甚矣且駟良交爭而謂其有滅國之志不亦誣乎又云不言復入位未絕也亦非大夫出奔位已絕矣良霄之罪輕於欒盈其力亦弱於欒盈故不言復入惠士奇○按趙氏訪謂志復私讐雖入國都不言叛未是又按論良霄葉說爲正見上定十一年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 外大夫不書叛

奎

左傳見前以邑叛○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杜○四叛在蕭大心入焉是亦叛矣不書叛者蓋辰叛首也二卿與地皆同謀也樂大心非同謀聞叛而附叛耳附叛與叛微有間矣春秋書法各如其罪纖悉不爽彼以深刻釋經者謬矣御纂○曰入蕭則知其從叛與以叛自別故不書叛高謝然○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也不書叛叛非大心之始謀也牛通○內叛不書惡季氏張公室特削叛字辨○分器重於地不書陽丙不言叛言國皆叛也陳傳良後趙設辨趙氏屬辭曰獲麟後書成叛而以前無書內邑叛者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定十年侯犯以郕叛論語公山弗擾以費叛皆不書者家臣叛其大夫非叛君也愚按當是魯史例書內叛孔子春秋以家臣叛不合書而改之是以絕筆之後魯史仍以書叛見也疑趙說未必然成三年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陳說見上

昭十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凡家臣以邑叛悉不書叛人之名何也家臣賤後名不合登於史冊也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陸酒○費叛而後圍之而不書叛何也是時尺地一民皆非公室所有南蒯侯犯陽虎叛

季孫叔孫非叛公也三桓竊國若家臣以叛書則本末名實紊矣故削而不書謂書圍則叛可知義猶未盡也方苞直○徐仲

山日記曰春秋國書也家臣叛家不叛國書叛則疑於國矣又公史也私人叛私不叛公書叛則疑於公矣故南蒯以費叛陽虎以譚陽關叛經皆不書而第書圍費則費何以圍第書盜竊則盜何以竊於是觀策書而其情見焉若謂夫子惡季氏特削叛字以爲張公室之勸則大不然夫子於論語曰公山弗擾以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 內叛不書

空

費叛而於春秋則從例以書凡史各有體如此毛奇

定九年盜竊寶玉大弓

陽虎以邑叛不書而書竊寶玉大弓蘇氏以爲分器重於地然而先王賜履先公受之以世其子孫尺寸不可以不守分地分器固有輕重哉其謂陽虎以譚譚寗陰叛奔齊與侯犯以邠南蒯以費叛皆以賤不書然書竊寶玉大弓而竊邑奔可以不書猶之書公子愁奔齊而南蒯之以費叛可以不書南書圍邠而侯犯之以邠叛可以不書也張自超宗○蘇氏輟謂陽虎南蒯侯犯之叛皆以賤不書而竊寶玉大弓書以分器重於地非也中軍既毀尺地寸土皆歸三家若以叛書是爲三家討賊也而舍叛又無以屬辭故書圍以著陪臣據邑之實而不書叛以寓三家竊國之誅若寶玉大弓則竊之公官不可以不志也方苞

定十年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邠

侯犯不書叛義見上○此家臣以邑叛而不書者義不在於家臣之叛而在於大夫敎家臣之叛也諸侯僭天子則大夫僭諸侯是諸侯敎大夫之僭也大夫叛諸侯則家臣叛大夫是大夫敎家臣之叛也家臣而叛大夫則極矣此所以不書家臣之叛而書大夫之圍其私邑也此春秋所以爲謹嚴也程端學

補以邑叛論

天子於庶其牟夷黑肱責之薄而於魯罪之深彼其竊邑叛君爲穿窬之行安足重辱君子之譏哉魯周公之後守天子之東藩招聚小國叛亡之臣與之爲盜竊之事孔子傷之故三叛直書無諱蓋罪魯之深也先儒之說區區於叛人之過惡其論固已狹矣各賢歷代唯論東坡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 內叛不書

空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終